修真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子部・類書類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九十卷（卷六十三至卷九十）〔宋〕劉達可輯……一
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四十二卷〔宋〕陳元靚等編……二一三
自號録一卷〔宋〕徐光溥撰……四八一
歷代蒙求一卷〔宋〕王芮撰〔元〕鄭鎮孫注……四九五
敏求機要十六卷〔元〕劉實撰劉茂實注……五一三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一百卷（存二十七卷）（卷三至卷四、卷五十至卷五十一
卷五十三至卷五十四、卷五十九至卷六十）……五八一

2148403

武事門

兵制 附

名流舉業

禁衛兵　州郡兵　邊兵

立意發端 兵政不可不修○有兵制有兵政今昔殊時損益異尚因革殊宜此兵制也故不必泥乎古禁令貴嚴調度貴簡簿給貴廣此兵政也則不可矣乎古之兵制莫善於周也井田之中卒伍具焉耒耜之暇干戈屬焉鄉遂之制車徒寓焉時平無事則執耒以耕一旦有警則荷戈以戰故曰兵制莫善於周然時殊事異則勢不容以強同世易人更則理不得以強合故世之兵制不必泥乎古之兵政亦莫善於周也起以牙璋統以司馬禁令若是其嚴密伍徐以鼜追貊以鞮而縣役若是其簡約居有積倉行有裹粮而資給若是其充足服人心以壯國威懾外侮以強兵力故曰兵政亦莫善於周然政之不存雖湯武不能以為治法之不立雖韓白不能以用衆故後世之兵政則不可矣乎古蓋得其政則制雖殊無害也失其政則制雖存無益耳

兵權軍政軍心○論兵制不若論兵權論軍政不若論軍心五材並用誰能去兵衛國衛民惟兵之力則兵制不可以不立也然有兵之制有兵之權師屯所聚百萬成群坐作進退悉聽命於將馬衆之所擁權亦歸之古者命將出於六卿事已則歸諸朝固無擁兵之患後世則異是矣故權實其分不貴其專分則有統屬之意而無桀驁之憂專則有桀驁之而失統屬之意至其甚則陸梁而不顧故曰論兵制不若論兵權有國有軍勢既並立紀綱律令尤貴素張則軍政不可以不修也然有軍之政有軍之心平居無事列屯坐食一有警急則使之征行焉用命與否心實主之古者起軍出於井田有相友相助之義有患難相扶持之心固無不用命之患後世則異是矣故心貴其一不貴其離一則捐軀徇國而冒死一生之難離則全軀背上而有委兵棄甲之虞至其甚則離上而不恤故曰論軍政不若論軍心

內外重輕之說（古者中國有常勢故制兵之意常重在內而不在外後世中國無常勢故制兵之意雖重在內而或在外蓋古者天下有道夷不亂華中國自治其中國夷狄自安於夷狄而內兵之居重也宜其有定制及乎後世中國不能無夷狄之患兵備於東而患或生於西將聚於此而患或起於彼因時制宜而內兵之不能以常重也宜乎無定規

續論摘議 漢兵制得古意○兵制之善自三代以還宜莫如漢以其制放之且民年二十則傅于籍而歲及立秋嚴兵法之肄公卿子弟執戟以衛宿直而博士郎中皆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未有不閑於軍旅者故或為卒更或為踐更或為過更而民皆已練之兵或取於大農或取於宗正或取於大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以是推之大抵漢之善在於兵不常聚而將無常有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檄召否

則罷歸衛霍動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夫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彼其綱維大體猶有先王遺意也

唐初兵制之善○隋既代周開十二衛唐有天下其法益備凡置府八百餘所而關中居其半於是有折衝果毅之目武衛翊衛之名粮糒有蓄器械有備訓練有法番休有時二十而免丁六十而免其籍兵之制如此多者千二百少者八百人其立府之制如此或時夷狄內侵盜賊興起命將飛檄而數十百萬之衆畢出於田畝之間及其疆宇既寧禍難已息使馳一詔而功臣猛將復歸於宿衛之內國無養兵之費將無握兵之重蓋自三代以還兵制之善未有如此者也故杜牧以爲天下之大命豈不然哉

法祖憲獻祖宗內外相制○藝祖立極制兵立武具有本末聖算聯然毫髮無隱三百年間絕無內外之警我太祖貽謀之善也收諸鎮之權而萃京師舉京師兵而屬殿司內而宿衛外而禁廂百萬貔貅皆在掌握三衙之權若重矣然兵之尺籍雖在三衙兵之大權實在樞密故三帥有握兵之重無發兵之權彼此相制罔敢異志內安得而不固乎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五七指揮小郡三五指揮平時除戎器備城隍修武備得以便宜從事郡守之權若重矣然軍儲給餉屬之運司統制軍馬貳之郡倅上有轉運以警其志下有倅貳以分其權上下相維罔有偏失外安得而不壯乎

祖宗內外之法○祖宗之法在內有三衙皇城司之兵在外

時文資設古者兵將之法○古者寓兵於什伍之政寓將於公卿之才是以治田獵從禽獸之人未嘗言兵也而為兵之方在焉執射御舞干戚帶玦珮璲之人未嘗言將也而為將之方在焉其君而蒞之也以為大夫師長皆正以施法行教朝夕臨之而其出而帥之也以為司馬卒長軍師以治軍旅之政其為吏一也無事而教之也以為教治禁令飲食祭祀為之讀法以勸其德行糾其過惡及其有事也以為賞罰號令誅殺斬戮其為事一也是故兵有常將士有常法嗚呼此先王之時所以威制四夷守衛中國而干城其民由此道也不使民知有兵○古之制兵不使民知兵後之制兵惟恐民不知兵先王所以不使民知兵者非以兵為可去也兵凶器戰危事明民以凶器危事則適以成其乖爭陵犯之習是故

蠻夷猾夏之事此兵事也而委曲諱晦寄之五刑不以兵名焉伍兩師旅之事此兵法也而與吉凶賓嘉並稱五禮四時田獵實習戰也而神天下以蒐苗獮狩之名井田經畫皆軍政也當屬司馬而乃屬掌教司徒神其機藏其用使天下莫測其用而戰守之備隱於斯民日由不知之中此先王所以為善制兵也

漢兵制亦近古○儒者論兵率稱唐制而遺漢焉雖歐陽之論亦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而蘇明允遂斷之言兵民之分自秦漢始噫誠然耶非耶愚聞先儒言漢兵民大略似唐而尤近古惟唐之知而不知有漢故漢制之未審者也雖然非論者之罪也自孟堅作漢志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甲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無害也前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稽焉噫孟堅蓋過矣

綺語騈珠

制兵有相維之勢　無事則耕兵皆農也

掌兵無偏重之權　有警則戰農皆兵也

古之為兵也將以禁暴　諸藩重兵悉歸京師禁令嚴也

後之為兵也懼其為暴　沿邊屯戍更番送上繇役均也

起徒役於家固無日費千金之慮　三都藏甲魯國日蹙寓士卒於甸亦無餽糧千里之憂　王蘇擁兵晉鼎幾搖周輕內勢楚子問鼎　武備不可弛弛則無以懾奸雄之心漢重東南七國激變　軍律不可廢廢則無以張國家之威

當今獻策　內外之兵貫精○朝廷東南太半之賦以贍中外百萬之師亦欲得其一旦之死力也今也簡汰不嚴教閱不習有老弱者有投巧者有供官吏厮役者有為將帥營運者精銳不能什一罷冗至不勝算一有調發往往涕泣不以勝敵自期先以敗衄自處氣餒若是何以任戰比年兩淮荊襄之境時奏凱捷冒萬死蹈重圍皆民兵實為之而官軍無頓焉至於臨淮之役禁旅為多前鋒未接後騎已遁自相蹂躪可為於邑兵之不精其弊至此

軍政不立之弊○比年以來軍政不立紀律不明恩不足使之懷威不足使之畏減尅其俸給雖甚勞而不恤苦役其筋力雖甚勞而不憫至於訓習武藝則漫不加意甚而還附虛籍者冒戰功而反獲上賞効死行陣者徇私意而不與奏聞怨氣滿腹憤意塡胷緩急之際胡可倚伏

今之兵有四弊○今之兵其弊非止一端有罷兵有浮兵有驕兵有虛兵精銳鎗鎲執兵而踞矣志氣凋喪棄甲而走矣此罷兵也坐坊賣餅負販為業矣技巧雜優嬉戲為適矣此浮兵也節制難施常虞其反吠憑陵成習不憚於操戈此驕兵也士馬物故名數猶挂於伍符招旗塡刺口券尚費於廩給此虛兵也

結語收結　兵制當法國初○雖然立國以兵制兵以權內外相維本末相制庶能籍兵以立國矣藝祖受命懲唐季五代之弊聚重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節度之權而藩鎮

亦不曰無威周興漢唐藩鎮之兵強秦郡縣之兵弱兵強故
足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
其中者惟吾宋也故論兵之制善惟願守藝祖之法
不恃治以去兵○嗚呼兵非聖人之所恃也而亦非聖人之
所去也聖人以道治天下無精粗無巨細在治道中皆所不
可缺故兵雖凶器亦素具也嗟夫兵不為黷武設也若之何
其以武而吹釁也國家太平之後雖使弓弊於橐矢弊於箙
干戈消於虎皮之中顧且何害而周之君臣則曰不然國之
設此非果恃此也而亦非敢曰吾果無恃乎此也道德仁義
禮樂教化所以漸磨民心為子孫萬世之計者固自有在抑
勿使其有所缺敗以啓民之亂心耳卒伍之法蒐閱之時擊
刺之器侵伐之典修明於國家閒暇之日是謂有政夫有政
而國可亂者喪矣故禮官之政官繼之今日修政於閒暇
盍亦加之意歟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
兵兵之設又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傳仁人之兵所存
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將降莫不悅喜揩兵為王者大事
存亡係焉持大兵如擎盤水一致差跌求止可得哉唐魏元忠
疏

歷代事實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帝有共工之陳
荷戈所以修復古制劉黃自高宗武后時府兵之法浸壞番
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
號曰彍騎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六軍宿衛皆市人
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
皆命卿禮官覆齊威公任用管仲廼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
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
福共之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至魯成公作丘
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之後滅
弱吞小並為戰國齊愍以技擊強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
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漢興踵秦而置
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
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前志刑法文帝即位即日夕
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本唐紀李揆曰漢以
南北軍相統捍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唐府兵之
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高祖武德初始置軍
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於關中為十二道太宗貞觀
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
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
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
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唐兵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
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陸贄傳太宗
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閒歲則蠶弓力穡有事則釋耒
荷戈所以修復古制劉黃自高宗武后時府兵之法浸壞番
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
號曰彍騎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六軍宿衛皆市人
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前刑凡制軍萬二

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其後肅宗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　夫所謂天子禁軍者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永泰元年吐蕃入寇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卒非他軍比　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

皇朝典彙 太祖收節鎮兵權置諸司軍額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二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御前忠佐軍頭司領步騎之額四皇城司領步騎之額三十二（編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凡禁軍之最親近者執役殿陛宿衛宮省皆從乘輿號諸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戍其出戍邊或諸州更戍者謂之屯駐非戍諸州而隸於總管司者謂之駐泊非屯駐泊而以米賤留便廩給謂之就糧諸司敓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廂兵教閱者為教閱廂兵蕃更內附糾合其人而用之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繼治平三年詔河北戰兵三十萬一千餘人陝西戰兵四十五萬九百餘人并義勇令本路都總管常加訓練聖初祖宗兵籍開寶總三十七萬而禁軍十九萬至道總六十六萬而禁軍三十五萬天禧總九十一萬而禁軍四十三萬其數皆有奇自慶曆以來九總二百二十五萬而禁軍八十二萬視祖宗時募兵浸多嘉祐七年宰臣韓琦言祖宗之兵有征伐則募事已則省今西北二邊屯兵待敵竭天下之力不能給宜先慮而速救之開寶至道天禧之兵祖宗所以定亂守成者也惟慶曆兵乃自西師增置於是詔中書樞密院掇其制裁為定額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吳芾言今天下之兵內外何啻三十萬大農養兵之費幾十之九若更加募何以贍之今欲兵之足莫如核實鏟弊

先正建論 范祖禹上哲宗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二十年無兵變也自唐衰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廢也　神宗熙寧二年蘇轍言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二十萬自咸平景德以來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實元慶曆之間沿邊所屯至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近世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

文獻通考 蘇子由云天下之變常伏於有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禦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

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開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盛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未有如唐制之得也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至犯京師而文子云漢之兵制與三代異唐之兵制與三代略同成周之世鄉遂二百里之內而天子十二軍備焉蓋常有十五萬衆隱於民伍之間天下有變鄉遂不足乃取之邦國是兵在內也啓征有亳但召六卿誓之是未嘗輕出侯國之人也今漢京師置兵絕寡一旦有急則以虎符召發外郡是其制不與三代同也惟唐置府六百所而在關內者殆半關內府幾三百而在京兆者又居其半此惟得居重馭輕之勢又以無事而耕有事而戰是與三代略同也然唐之初制雖同三代而與漢異一再傳後府兵內弱邊兵外作伐叛討逆多倚鎮兵此與漢之調發郡國何以異哉而其京師乃始招募勇士以衛左右謂之禁軍與南北軍又無以異是知唐兵一變乃與漢略同然漢用郡國兵而無方鎮之變制南北軍而無監軍之禍而唐所謂方鎮之變大者舉兵內向小者握兵顓制乍樓乍興殆無寧日而所謂監軍之禍又有不可言者定策國老門生此何等語耶然則唐之兵初與三代略同與漢絕異其變也與漢略同而北胥受禍也同乎漢而又不得同其治而其亡皆同乎漢而又不得同其亡崔垂休召朱全忠之所同也蓋何進召董卓董卓至而漢亡崔垂休召朱全忠全忠至而唐亡異世同馳如出一轍其豢內難皆以閹寺其進亡皆以外兵故方鎮之禍萌於漢末熾於唐中季而熄於皇朝其制度不與三代同而與治同道有志於斯者可放焉　陳季雅云漢初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所謂北軍即郡國材官騎士番上於衛尉而屯衛天子未央宮門者也大抵北軍則居長安宮闕之下而南軍則居京師城門之中繼而兵漸增置而南北之名遂不可見而可見者衛尉有公車之屬號曰北軍其名尚存耳自文帝以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其後張安世以車騎將軍特改為衛將軍而以城門及北軍兵屬焉豈非城門兵為南軍之明驗乎武宣而下兩宮八校尉期門羽林所置不一武居王闕或居京輔是以南軍之制不可縣舉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極是蓋漢初兵制本欲內外相維關中居天下三分之一卒然變起一隅而勢無以相抗亦難立國是故周勃得據北軍而誅諸呂巫蠱之變戾太子在長安城內發長樂宮衛武庫精兵以反卻是北軍屈強在外受詔發三輔近縣兵及引長水宣曲胡騎以入長安與戰卻是南軍丞相附兵寖多而太子敗走則知高祖創

業之規模遠矣北軍足以制南軍則周勃以之定宗社三輔之卒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省兵制大抵於京師宮闕之兵蓋五校虎賁羽林北宮衛士之屬皆北軍也而南軍則不置蓋中尉不隸京輔之兵卒而城門亦不留置兵但於正南曰平城門不置候而置司馬一人曰主兵耳蓋北軍衆而南軍絕不置是時北軍多為宦者所親賀武以大將軍謀誅宦官發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其時宦者矯制以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帥五營士討武而自將虎賁羽林光祿勳兵廄騶太僕及都候劒戟士屬衛與武對陣大呼武軍曰汝皆禁軍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於是武軍盡皆歸王甫而武遂敗蓋無南軍以為相制之法而北軍多親宦者故也後何進只得召外兵可見東漢無南軍也南北二軍猶曰以相表裏又曰以相制然南軍有郎衛有兵衛掌出入宮禁為天子宿衛彼北軍止於護城耳豈得而侔之哉　林賢良云古者兵無常聚故將無常守一方有警則朝廷遣將其方之兵以從事及事既畢兵散於野即緣畝之吏也自春秋以來將帥已各有其卒矣雖喪吾子犯之徒不能撓其制故各分三軍則公卿各將其軍矣西漢之制凡兵皆屬於天子而命將屬於臨時茲其所謂尤近古歟　錢文子云唐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而唐所以處內之制何其曲而詳而處外之制何其疎且戾也人以為府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內而方鎮遂成於外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而於軍鎮城戍之兵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持待時而張爾且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於衛將軍矣此何足以係廢興大致至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析而為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曰軍曰守捉曰城曰鎮焉者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為大下之重鎮而撫以都督其品略與十六衛將軍同所謂官志注初置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以沁邊置十節度經略使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疋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當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彍騎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不復受甲更此之壞無餘於是外鎮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鎮兵以外兵定外寇豈一旦而能集者哉杜牧公謂府兵內虧邊兵外作言二者適相值耳要知府衛之法方備而方鎮之形已萌凡天下之物極於成衰而老老而亡者此其常也府兵方壯而鎮兵猶稚府兵已

亡而鎮兵方壯其成其壞自不相侔而相為消長者亦勢之必至也今為唐兵三變之論者謂府兵變而為彍騎則可謂彍騎變而為藩鎮特未之攷耳雖然唐之置兵徒以外柄受人末大本小乃區區自為捍衛之計方其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既非天子之有號令征伐又非天子之有甚至無尺土以自庇史臣因得以寘其勿戢自焚之戒可不哀哉

禁衛兵

總論 為京邑暫安之圖易為京邑常安之計難枝葉將瘁而謹根本此暫安也藩籬已固而壯堂奥此常安也京邑果何地乎所以控扼邊方者在是所以鎮御戎狄者在是是為四方之根本是為中國之堂奥其可不使之愈久愈安而但危

附 以禁衛宿兵立說

中求安乎故天下之勢鄰於危不必為京邑暫安之圖此誠謀國者所當究心也夫中國之藩籬已固其安也屹然於斯時而為京邑常安之計增唐府於關輔而振國威靈蓄頗牧於禁中而為國羽翼此人情之所難而其勢安苟四方之枝葉將瘁其危也凜然於斯時而始為京邑暫安之圖上陸贄之章而備衛宮苑返李晟之旆而全徙禁軍此人情之所易而其勢危難而安可乎

總說 京邑之兵衛何如哉有殿司之兵有步司之兵而人有禁衛諸班直閤門皇城司等之兵兵衛不可單弱也祖宗全盛時猶且選才力過人者備宿衛擇河陝禁軍以備闕額況今果何時耶而二司之兵不滿十萬諸司之兵僅及五千使人人勇銳邑邑精明緩急之際猶可倚伏若乃老弱未汰虛已糜廩驕脆難制動欲脫身及今少安盍亦思為根本計乎切謂今日之京邑當乘天下之安而久其安不當臨天下之危而求其安今天下果安耶抑危也將以為安則蜀首已隕上流之風寒迫身襄腰已斷長江之天塹悚齒枝葉半瘁根本將不護乎將以為危則遼塵清蕭而羽檄稍緩於烽飛江沱莫安而狼烟少稽於警籬已固守堂奥將不壯乎處天下不安不危之時正當為四方護根本為中國壯堂奥隩區上腴王氣所會天命固在京邑也然非人則不支銀山雪屋風潮効靈地險固在京邑也然非人則不守金城萬雉壯觀上都城非不堅也城可獨恃乎群公列辟羽儀天朝官非不衆也官可自為乎以是而論則圖京邑之常安者誠不可無兵誠不可無將誠不可不蓄將而增兵也

事考 黃帝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史本紀 周宮正以時比宮中官府次舍之衆寘國有故則令宿宮伯授八次八舍之職事禮天官 虎賁氏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護漢南軍在京城門內衛尉主之北軍在宮城門外國有大變北軍亦繞宮也衛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後漢志周以鉤陳北位衛以嚴更六署虎賁羽林廬設卒周衛以直宿有仗司注皆衛宮禁門戶周廬設卒周衛以備闕額況

也徼道循禁道也　唐制左右千牛衛掌衛及供衛兵伏
腰衛一府勳衛二府凡五府三衛儀衛　本朝自五
代禁旅無復舊制梁太祖始制侍衛馬步軍周世宗置殿前
軍募天下猛士簡其技擊精絶者為殿前諸班直太祖受禪
悉因其制詔殿前侍衛二司簡驍勇者升為上軍弱者退
為軍員又令諸路選所部兵送闕補其缺上每御講武殿親
臨試之由是禁旅精銳事開寶五年上遣使者分詣諸道選
揀精兵凡才力枝藝有過人者悉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
衛屯其粮賦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　要　乾德三年
二司上嚴宸極事體至重非他司比也今軍籍視卑陵時浸
損恐非強本之道鄭節卿云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
所以為宿衛之政令者其目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
武並彍侍衛司　長文宗每朝罷即於便殿或後苑親閱禁卒
以精強　殿前司馬軍司步軍司謂之三衙禁軍之親近者
執役殿陛宿衛宮省看邕從乘輿號諸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
頭司皇城司駐蹕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戍　浜高宗紹興
元年臣僚論奏增禁衛上謂輔臣曰此論與朕意不同彼但
見承平儀衛之盛今殿陛侍衛人亦不少一衛士請給可贍
三四矣朕命揚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措
畫增修鞍馬器械乃為先務　攽張方平奏仁宗言國初循周
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士屬殿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其宿
衛之法殿外則相間設廬更為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為
親兵也然慕道之法則異於古皆情游無狀帶莫容其身者
乃來應募前此變故卒生意外誠恐當有以懲創之　寶慶
奏劄祖宗之時留意軍政殿前侍衛馬步三衙合十餘萬人
強幹弱枝厥慮甚遠崇觀以後利其額闕浸虧舊章政宣之
間才三萬人而已高宗渡江所存無幾於是稍裒外軍以備
三衙至紹興丁巳始復祖宗之舊乾道初詔定其額合十二
萬四千人既而移騎軍三萬屯於建康議者不以為是然殿
步二司猶九萬四千人足為京邑之壯迄孝宗之時有闕則
補未始憚其勞費也夫省兵以省費於國計甚便矣然殿步
二司上嚴宸極事體至重非他司比也今軍籍視卑陵時浸
損恐非強本之道鄭節卿云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
所以為宿衛之政令者其目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
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為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
掌是也行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
路門之右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率趨以從視朝則
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閑匪正人是也
執其兵器服其兵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
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翟之隸是也　鄭節卿云
漢之環衛有以諸侯及公卿大夫子弟之為郎者郎中令掌
之有以郡國之材官騎士更給於中都者衛尉掌之均之為
衛也而有二等焉屬於郎中令者為郎衛初無定員更直執
戟宿衛門戶出則充車騎光祿勳歲以四行察其茂庶而升
擢之亦猶周官之宮伯所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也屬

於衛尉者爲兵衛亦無常卒郡國調發爲衛士周廬設徼警夜入晝戒盡則更觀以角抵而罷之亦猶周官宮正所掌王宮之斜禁會其什伍而教之以道藝者也二者皆宮城內之宿衛武帝以來廼選六郡良家子爲期門羽林郎又以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爲羽林孤兒平帝又置虎賁諸郎將父死子代襲屬之光祿勳故向時所謂郎衛者兼以兵衛而衛尉所掌持宮門衛士巡徼之士與南衙兵一等耳攷之於史東方朔楊雄皆以執戟爲郎而李廣趙充國馮奉世皆以良家子爲羽林期門其才美忠義特著於時而扈從左右之際不爲無補於君也豈今所謂衛士者比哉　鄭節卿云昔先王之時自縱衣之賤虎賁之冗侍御僕從之衆咸以正人居之區區

漢猶能置三省郎執戟陛下而以多聞博學之士參居之以至詔郡國賢良方正者充其選入則典秉輿出則備顧問一有潘郎不法者皆得以言之故武帝說宴於宣室則東方朔辟戟而力爭成帝不嚴於禋祀楊雄奏賦以諷焉逮唐制雖失視漢爲甚遠然猶能立五府之衛而以宮之子弟居之國家其人尤甚宮殿諸門悉以宦者領之環列者又皆武人力士雖勇鷙過賁育一有怒心何所不至爲乎觸瑟之事所宜鑒也

州郡兵　附

以州郡宿兵立說

案有兵制有兵權隨方建置因事分合此統兵之制也然統兵雖有其制而制有不必拘者則以郡守兼之教閱有時

案先王之制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召諸侯兵耳或遣王師出征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而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鬼方蓋裒荊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會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由洛成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能堪況夫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齊威東討陳濤塗及江黃北伐山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戰以秦師從諸侯之後蓋惟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

今大州郡之謂禁兵者非廂兵弓兵鋪兵比也給之優而用之靳也而枝巧工匠者若人也蓋借占留者若人也又或執

法物備呵導以為衛也若是而謂之禁兵其不習於驕且惰乎求其所以教之則有兒戲而無法制有賞賚而無黜責當教之日長吏晨起而閱兵堂然而陣填然而鼓荷戈被甲者有數也至其所則升其堂供張既具幕官兵佐環而君也兵卒勞午紛而列也器械之相角不能無精而不能皆精弓弩之發不能無中而不能皆中督力無爭戰之苦而賞賚已有必得之例日未及昃而官吏歸兵卒休矣獲賞者如戰勝解甲者如釋負固所貪而被甲喘汗皆所不樂也如是而責其精欲其強乎

事類 漢高祖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漢刑法志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漢官儀漢初則以羽檄召兵於郡國至于孝文則以銅虎符羽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以徵召其有急則以鳥羽插之以示疾速高祖十一年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帝瀾上　武帝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內carry征西羌　昭帝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邊東　宣帝本始二年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吏三百名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紀並本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建武六年初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本唐高祖武德初始置折衝府六百三十四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上之本城內總備戰衛為禁衛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隸其州之本城內總于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隸於其部又以廂軍教閱者號廂禁軍後皆以為下禁軍其給使於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焉"馬王銳王銳兵部郎中"兵逐州置軍招營兵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有五七指揮下郡不下三五指揮每指揮率以四五百人為額其使衛餉給悉在邊司其統制馬乃隸守倅一方有盜賊不處州郡有兵有財足以聚人率眾界鎮王室平時除戎器備城隍訓武事皆有其資此乃祖宗待州郡禁兵之意制逐縣置尉專捕盜賊濟以縣巡檢之兵不足則

會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則資之守宰兼提舉兵甲賊盜公事與一路帥臣兼兵馬鈐轄者故兵威強盛鼠偷草竊尋即除蕩盜內外相維上下相制若臂運指如足應首靡不相資也國朝孝宗淳熙二年上曰諸路揀中禁軍上軍之手須常令教閱其在守臣如有違戾當坐其罪虞劉昌祚南人素號剽悍春秋吳楚之鬬六朝晉宋之捷不聞資兵於異代也今酒古也豈獨不可用哉特用之不得其術耳目今諸將之兵雖足戍守然國家養兵額衆費大不應艱難之際使之坐食比年以來訓練不精士氣怠奮臣欲望將諸路禁兵自遠及近更番出役別立統帥不隸他屬分屯險隘不當虜衝連營締壘張大形勢使之耳聞目見漸熟征戰秋出

春歸不戀鄉土歲月積久習以為常緩急調遣人情不震可以集事　蘇老泉云有禁軍有廂軍有土軍飽食於營狂遊於市老與壯相半也名隸尺籍身處廛肆者十之三也公府之為從隸厮役者十之五也卒之堂然而陣填然而鼓奔則蹶召則喘迎刃而殪逢敵而走皆兵也　蘇子由云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士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多其廩愈厚其才愈薄以實較之士兵一人其才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士人之蓄以此權之則士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　呂東萊云州縣之兵重於招填利於虛券而額缺不復問廂禁軍盡人家子弟執業市廛名隸軍伍並以供厮役居官者利於目前之用而不復問老弱者厚賂管軍增減年甲有司憚於生事而不復問春秋教閱僅同兒戲辰入教場填刻而退或當緣而幸免或嬉笑以旁觀而技藝之能否不復問一軍之利害計幾千或以應副人情或因垂滿納賂有孩兒軍工匠營之目獨不思兵備而不閱謂之費既閱而賞罰不明謂之戲乎　李太伯云平沙淺草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雙帶兩鞬左右騎射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險阨草木翁鬱江流吞天巨浪時起行人疑惑飛鳥不渡徒步相搏短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　胡致堂云項籍八千子弟橫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陵步卒力扼虎射命中當單于數十萬以荊楚人也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無敵皆江南人也　陳同父云項籍以會稽兵八千而角鉅鹿之戰令荊楚之兵是也晉君吳芮以百粵之兵佐諸侯令江湖之兵是也粵王無諸以閩中兵共滅楚令福建之兵是也東甌王搖與無諸同率兵以佐漢今永嘉之兵是也此則東南之兵自古而精也然則今果不如西北乎

邊兵　附　以邊地宿衛立說

策頭　國家不能無邊備故國家不能無邊兵夫中國之與夷狄如陰陽晝夜之不能相無也備其一方而禍作於他方者容可慮防其一道而難生於他道者尚可憂窒塞亂萌在在有備謹固封守處處申嚴是之謂不可無邊備然國家之嚴兵備如金城湯池之不可失也王公設險而志在於守國重門擊柝而慮詳於禁暴貔貅拊道莫敢誰何虎視耽耽望風退避是之謂不可無邊兵以邊防而險設又以邊兵而守險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而人險又所以維持天地之險則疆場永久無虞也宜矣哉

策踐　漢懲秦調民遠方征戍之弊其備禦四夷之計凡一方有警即調近地兵以討之是以有鴈門雲中諸郡兵以專備匈奴有巴蜀等郡兵以專備西南夷有會稽豫章等郡兵以專備兩粵南越有渤海遼東等郡燕齊等國兵以專備朝鮮邊境無事則歲戍於中都與中都之民同制而遠近優異則

有別矣如虜入雲中則發北郡兵東甌告急則發會稽兵西南夷反則發犍為蜀郡之兵是時一方受敵止一方興發賈誼所謂一面病一方搖是也

夫塞下之民非他軍比也耳熟鉦鼓目稔金革男子操刀女子彎弧三尺之童以介胄為樂非其俗異人也習俗使然也秦人銷郡縣之兵器漢高得以掉臂而入關唐人弛郡縣之武勇祿山得以折箠而破河北是皆郡縣之無備不足以鎮壓盜賊之憑陵震慴妖雄之窺伺也雖然此特論其守備耳若夫睢陽得一張公足以為江淮保陣河北得一顏眞卿足以為河朔金城又在得人而守之也善論兵者蓋放於斯

禹立百里綏服二百里奮武衛禹漢有卒更踐更過更

天下人皆直戍邊一歲貧者或一歲再行昭帝紀注文帝十四年發車千乘十萬騎易有謫乃戍邊一歲二曰雖丞相子弟亦在戍邊之調後遂改軍長安旁以備胡匈奴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後四年漢使三將軍也北地句注飛狐口不能附遠是以邊境也戍未息本紀光武建武十二年遣杜茂將衆郡施刑也北邊築亭堠修烽燧紀本唐文宗時李德裕徙劍南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民無聊生德裕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貧勿市綾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總十一軍由是二邊安懼南詔所俘掠四千餘人史本本朝眞宗景德二年曲赦言邊兵應緣爲弓箭手者皆習障塞蹊隧解羌胡語能爽若有警可參互正兵爲前鋒而信其死力請給以境內閒田永蠲其稅作之詔人給田二頃緣任宗慶曆五年韓琦言西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近裏州軍又逐路所抽就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下性減節邊上粮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國神宗熙寧元年詔京東武衛四十二指揮並分隸河北都總管司先是此軍本備河北戍卒近歲分屯諸路朝廷將減冗遂止兵以省三司餽餉故有是詔

其樞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四

武事門

民兵

名流舉業

【宣德治略】義勝則民皆兵〇得人心易作義氣難義氣之不作而欲人心之樂為我用者未之有也夫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兵之用誠急矣然兵以氣為主有是氣則為鷹為大為在山虎豹為當道豺狼無是氣則為狐為鬼為立仗馬為輦下駒爾氣之一作固有願操一戈願發一矢者固有椎壯萬夫誓效一死者亦有捐妻子身蹈白刃者其敢如秦越之肥瘠乎其敢如枘鑿之方圓乎又其敢如

行路之人相遇而不相顧乎氣乎氣乎激之則奮沮之則消而所以作而起之使天下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者亦在乎上之人加之意況田中之辛出死斬生苟非義氣何以使之哉古今兵民分合〇自周公畫井田而兵民之制始立自管仲作內政而兵民之制始詳後之言兵民者無出於此矣蓋古者兵民不分而寓其兵於農無事則執耒以耕有急則操戈以戰公家無供給之費私居無盜賊之警以捍鄉井以衛國家其為策莫善於此者自秦人開阡陌以來而兵民之分既籍而為兵矣則室廬居於營伍之中姓名書於官府之籍而耕稼織紝未嘗過而問焉而為之民者迫於仰事俯育之勞奪於耕田鑿井之事責之以征伐教之以守禦則初不

知也兵自為兵民自為民蓋不能無偏勝之患則以農而養兵者其勢不得不然耳

【增古備論】府兵兵農之分〇前輩論府兵常以為兵農之合及細考之則府兵之立正兵農之分耳此其為謬皆自夫為先王寓兵於農哉先王所謂治民之道分田而使之耕築室而使之居既有以居之處之衣之食之則不可無以衛之也是故教之為兵夫亦使之自衛而已而非以求勝也故天下之民皆可以為兵先王以仁民為心者也則凡所以為是兵者無非所以為民計耳夫使之自衛而無預焉則亦奚至於虐用而不恤哉蓋自蘇綽輩稍欲休息其民遂令募一項人為兵蠲除科徭不復他役

國家既可以長享為兵之利而民得家出一人之外亦且可以自安後來法度漸修立至太宗府衛既成農遂不復為兵兵亦不務為農兵農之分所以終不合人但見寓兵於農便以為得先王之意蓋不細攷耳

民兵在古可用〇鄉兵之制古有行之者其利亦甚博也李抱真當唐德宗之時為澤潞留後抱真策山東有變而澤潞兵所走集也承戰伐之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利於是籍三丁而擇一蠲其徭租給以弓矢俾閑月而習射農隙戍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士卒精銳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此其教習鄉兵卒獲其用者也李德裕當文宗時為劍南節度劍南逼近南詔歲為邊患而蜀兵困弊常不能支

德裕既至就選巴蜀之民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兵馬緩則治農急則荷戈號爲雄勁而邊患遂為之少息此亦教習鄉兵卒獲其用者也是二人者皆能不費粮廩寫兵於農而卒獲強兵之用此則鄉兵之法其利顯然易見者也

法祖嘉猷義勇保甲之制○國初京師之兵強州縣之兵弱一有警急悉調京師不足則以民兵足之撫武保捷宣毅義勇皆兵出於民而籍之州縣者也是故禁旅不若土人陳瓘言之彼其習於風土長於戰鬬故能勍有成功慶曆初詔刺四路弓手張公方平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之治平初詔刺陝西義勇温公曰不可韓公曰可卒刺之夫以祖宗之至仁太臣之至忠而籍民為兵猶莫之免良以費省而足用也循至熙寧因趙子幾之言行保甲之法夫保甲亦民兵也而為法既密為教益酷鞭笞之苦誅求之害不得免焉民不堪命則有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官以紓其忿而已安得人人如黃廉之在河東也哉噫是無以議為也有如**韓**箭手之刺率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至為祸何**韓**公之慮不及張公耶義勇之刺其後運粮成遼率以為常何韓公之慮又不及司馬公耶

藝祖皇帝嘗對群臣曰吾家之市惟養兵以捄也分兵屯田將校有差促耕數耘矣而非隸諸衛者田不井家給也雖咸陽有頓足之夫石壕有遠戍之旅而頭白從戎可為百代之利凶年飢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肘叛兵而無叛民其慮此也熟矣然當太祖為此論時舉內外之兵不過十五萬耳合天下全盛之勢養內外十五萬兵未為難也故惟見其利未覩其害況又養其可以代民而用之者耳非養其徒以耗民而實不可用者也而今之勢不可以前日論也以東南半天下之人而養十數倍全盛之兵此其利害所在亦較然甚明矣正使藝祖當時逆計今日之患當以為子孫計而處乎此矣必不肯聽其勢之自爾也韓琦亦嘗歎杜甫石壕吏一詩以謂調兵於民使父兄子弟有生離死別之苦其勢乃至此固不若後世良民雖有供億養兵之困而骨肉有終身保聚之樂其強悍無賴者藪以為兵又練習戰陳而豪勇可使較之驅市井之人起田家之子相去遠矣

時文彙編歷代民兵之用○夫寓兵於農耕稼而為兵也寓於兵耕也而為農也若稽三代軍職起於井疆下逮春秋軍令寄於內政起田中者為吏卒虜不大入則皆秉耜而食者耳業農桑者為衛士年匪及格則皆父子而處者耳雖技擊銳士之名有專事戰陳之卒而年高力疲復歸民伍猶非終身營壘之間也然則以耕稼為常而暫於為兵其西漢以上之事乎至如耕襄中者非襄中之民耕振武者非振武之卒立府制兵一夫百畝蠶弓力穡矣而非隸諸衛者田不井授也分兵屯田將校有差促耕數耘矣而非傳於籍者地不家給也雖咸陽有頓足之夫石壕有遠戍之旅而頭白從戎生死長別悲皆沒齒介胄之役熙然則以耕也為務而兼於

爲農其晉魏以下之事乎
民兵得火之異○我國家以仁立國以義制軍初未嘗恃兵
恐重擾夷郤敵禁暴止奸亦未嘗以兵爲輕三衙有軍江上
有也防外侮也民兵效用籍爲義勇資內助也軍有缺員隨
即招補有常額也無事則已一有事焉則走韓盧而搏蹇兎
縱豺狼而驅群羊亦自夫一念忠義之氣激之耳中興以來
是氣又百倍矣張韓劉岳各家一軍而弄蕃胡於掌股郤群
盜於談笑無非新集之徒通逃之衆爲之用命厥今醜虜陸
梁尚稽天討譬之膚革痛痒雖無足過計然豈不勞爬搔砭
石之力乃者樞庭行下諸郡招募軍士收刺少壯以爲邊封
之防而比閭之內田野之間略無一人之應命者其故何耶

意者民生斯時上而棟下而宇未涉江淮之險一言兵事則
氣而餘耕而食鑿而飲未聞金鼓之警一言兵事則氣已懾
風則襲裘雨則禦蓋未嘗有血戰汗馬之勞一言兵事則氣
已削盡無餘矣雖以嚴刑峻罰強迫之豐衣足食啗誘之彼
將爲駭鼠竄獸奔麾伏其避募也甚於避寇樞庭之劄翰徒
下州縣之尺籍徒挂而邊境之烟塵又自若也吁奚益哉
民兵不可驅迫○邊戍未可遽撤惟團結民兵或可爲撤戍
之漸然團結之法尤不可有一毫驅迫之意也蓋籍民爲兵
本以衛鄉井耳或驅之征行或強以役隸則非團結之本意
矣如聞往年禦寇爲將者略無愛惜之心既驅之先登復委
不聞有策應之師淮之義勇統制爲身自固而未聞有撫循
之道他如雄邊武定之軍牛社義甲之卒往往自沿淮清野

成敎閱未嘗入州今乃用之也戍幾同禁旅向也非警急未
嘗執兵今乃非時點集奪其農務貧吏點資既加侵削涅兵
悍卒復肆欺凌此其患非但不安南畝而已彼其生長邊方
知險要若使之自守其地平居統以郡將而不令役於官
苟有急俾爲聲援而不使出於他境幾人人效力保障之
敎成則也戍可漸撤而邊圍無虛弱之形矣

綱語類珠

傍徨而居　目烽燧而弗駭　生長於風煙沙磧之鄉
耕屯而食　耳金鼓而弗驚　慣習於鞍馬弓矢之地
見敵而赴甚於同舟而遇風　居閑則耕
聞難即救不曰鄉鄰而閉戶　有事則戰

賞令獻策　招集民兵之計○今日之禦邊其衆能糾集民兵
壯以長城之勢否乎聞之廷紳所陳有欲號召土豪填補官
資令各就附近寄治者有欲糾義勇之士以固淮民使人自
爲戰官甲籍爲掎角者是民兵之用今日亦嘗講明之矣然
道聽塗說或者不無隱憂馬如蜀之義兵總管以少擊衆而
不聞有策應之師淮之義勇統制爲身自固而未聞有撫循
之道他如雄邊武定之軍牛社義甲之卒往往自沿淮清野

之豈不美哉昔漢高祖定天下之初被堅執銳非無人也而
思也
徵遼當集民兵○今必明諭制閫厚撫遼民七家傑之能倡
忠義者旌之武健之能効勳力者賞之負鋤梃挾弓矢以避
於山澤之中者多方而招納之其他流離轉徙者隨寓廩
給其強壯之人刺為沿邊之戍由襄蜀而來者戍襄蜀由兩
淮而來者戍兩淮則人無去心家有固志雖魯國之童子猶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而況於強有力者乎愚故為舉遼之計
英急於集民兵者此也
民兵當加優恤○兵興以來江淮襄蜀之民非復前日之民
矣夫耕而耘婦績而織盡心力竭膏血以養列營坐食之卒
將以禦其室家之安也及其有警曾不得以自衛荷戈戟衆
饑溝壑擾扼於津要或負戴於道路兵所憚為民則先之兵
所苟免民則罹之至於民兵義勇識地利習戰鬬固非官軍
之脆弱者比遽調從戰鮮加優恤勝敵則莫與言功死敵則
恩賞不及民心搖搖悁悁形烏可不思其故耶

左傳綱領 良民點民之異○然今之世有所謂良民者有所
謂點民者仰事俯育纔堪其身出作入息規矩其步此良民
也博奕飲酒不顧身體好勇鬬狠以危父母此點民也良民
者固不抑而為兵點民者豈不可轉而為兵耶自今以往
鄉里之有點民者不加以刑不治以罪因其為非筆之軍籍
使之勇於鄉者勇於國待死於家者求生於邊一舉而兩得

經傳撮言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
是謂棄之　語　劉貢曰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而修武
備隱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
同方略良

歷代宝寶 晉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

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賦前漢刑法志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禮齊管子作內政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國語漢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騎戰陳年五十六乃得免爲民就田里注漢儀注馮唐對文帝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本傳唐府兵之制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兵志

皇朝典彙　真宗咸平初始詔籍河北民爲強壯四年詔陝西家出一丁號保毅軍至景德元年簡集成四十指揮　祥符間詔河北強壯每歲十月至正月召集教閱以爲常　仁宗康定元年吳遵路建議復民兵於是籍河東鄉丁備邊仍下法於諸路政康定間知制誥王拱辰使契丹還言見河北父老云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土丁蓋天資勇悍鄉鬬之地人自爲戰不費粮草坐得勁兵宜速加招募而訓練之事　英宗治平元年韓琦建議刺陝西百姓爲義勇司馬光極言其不可琦竟刺之得二十餘萬其後十年運粮戍邊率以爲常　神宗時王安石創爲保甲之法令民自置弓箭又自辦錢粮起鋪屋是時五路義勇皆改爲保甲至元祐罷之　高宗紹興初王庶知興元兼利州路安撫籍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日閱于縣月閱于州有兵三十萬其後紹興二十二年張輔

世言利路義士就令土豪領之多率欵邀求復無虛月望放歸農事紹興四年承楚秦州水寨民兵邀擊賊馬上曰淮甸選民乃能力奮忠義不忘國家並與放十年租稅及科敷差役仍支撥錢粮以助之　孝宗淳熙十一年上曰卻是萬一緩急民兵無養兵之費有養兵之實緩急亦可用　理宗

宋論選　由況上仁宗曰蕃落廣銳精武保捷皆是土兵才力俱健武藝精強戰鬬常爲士卒先是吳賊授鐙以來惟土兵踊躍志在爭功其如請給甚微不及東軍之下皆請遇特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不在東軍之後矣　韓琦奏　宗曰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唐置府兵漸爲近古之義募

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繫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尤當一體

宋論續集　東坡云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教而無常人國有事耍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民皆天下之本而財皆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爲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息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

之兵者　李太伯云夫設鄉軍以自衛前哲之意深矣竊觀近世鄉無軍自人不知武事家不藏兵器寇賊之來則以袒裼之軀設餌於虎口故鄉軍之名不可不察也治兵　陳止齋云欲富國者常患財少欲強兵者常患兵少豐財在於省兵而國勢不立增兵在於募卒而廩給不充二者立國之通患也今欲卒不增而廩不加而選獲益兵之利其集公邊之民而勉以爵賞彼夫塞下之民非他比也耳熟鉦鼓目稔金革男子操刃女子彎弧三尺之童以介胄為樂非其性異人也習俗使然也昔漢用兵於羌胡矣乃以金城隴西天水安定上郡北地六郡良家子為騎士以其俗迫西羌故高尚勇力而戰備為習也唐肅用兵於淮蔡矣議者欲以陳許安康汝壽六郡之民充召募以其居接賊境故習於戰鬬識寇之淺深也是則選民之可用與內地不伴自古而然

民兵二　以不可驅脅立說

集說 古者兵民合為一後世兵民分為二既二而不可復分矯而正之不過籍民為兵而已淝水之捷本於三州人丁山東之雄本於澤潞義丁而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則南詔吐蕃駙首俟命此籍農為兵之效也然其弊也為民者曰吾自耒而耕食彼之衣食於官為正兵者而吾與均其勞未克有愁恨歎息者固不若寓農於兵之為愈也為兵者曰彼為民我為兵凡為是攻守之具皆所以衛民也彼不衣我食我而使貶執其勞必有悻然不用命者矣又不若寓兵於農之為無後悔也嗚呼安得有周官麟趾之意而行周家之法度者哉

集說 昔者嘗觀晁錯言募民實邊之策於漢文帝之世有曰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則知今日之民兵其所以待之者不可不厚也是必室廬以奠其居衣廩以饒其用官吏以為其援彼其田畝之愛護妻子之保恤有警力爭効死勿去者非以德上欲全骨肉而利其財也使其回視卻顧室如垂罄野無青草妻孥無所憂廩窖無所蓄一身萍梗何恤而不棄甲何欲而冒白刃哉

大河東河北強壯之名自五代時瀛翼諸州恃以雄壯國勢至景德間以其明効於前代遂亦籍民而為之人以五百而為指揮射極至精而為校長此強壯之集本民兵也陝西保毅之名自咸平間詔陝西家出一丁號為保毅自給資粮戍同禁旅既主之以轉運遂撫之以六萬八千之衆簡閱既精義勇可用此保毅之集亦民兵也至後元昊陸梁禁兵皆西州郡卒弱莫備不虞強壯保毅之外復簡弓手之兵亦一時不得已之計此弓手亦皆民兵也

為今之計莫若下方紙之詔曰宋德當天下世萬億庶罪滔天亡不及夕凡爾聚廬托處之民各起捐軀報國之忠奮天戈於沙漠之外探虎穴於翰海之陬功大者刻之鼎彝功小者重以爵祿朕言不易爾其聽之是詔也朝發九重暮達四海聲動於霆震之時谷應於鐘鳴之後懦者立畏者勇退縮

者偷發偷惰者精銳揚眉裂背嵩華不吾壓也忠肝義膽千馳不吾冤也不戰則已戰必勝不攻則已攻必取此正如韓淮陰驅市人而戰趙壁不旋踵而空也鄧廣平得百姓之附天下可傳檄而定也不教而戰又何煩執事再三之慮哉吁灞上三章父老感泣奉天一詔吏卒歡呼人心孰無忠義有以仁義之說倡之則民皆兵也兵皆勁卒也然則為仁義之倡者誰歟秉麾建節者責也涇原流離之民吳武安招之而成散關之勝王權散亂之卒虞舍人用之而奏采石之功愚取以此為今日勉

【事始】漢高祖為沛公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本紀本朝太祖乾德元年遣使九人選關西鄉兵赴慶州　開寶七年十二月益荔民為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之（續太宗雍熙二年上因邊民驍勇者競團結以襲虜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鬬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荔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粮食假以兵甲擒虜中首豪者隨職名高下補書雍熙四年上以契丹頻寇將大發兵討之遣使往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武事門

軍政　步騎　車戰　名流舉業　間諜　器械

【立意綱端】兵制兵政之善〇有兵制有兵政亦莫善於周在後世有所不必同兵政亦莫善於周在後世有所不容異夫兵農一致耕戰相資卒伍具於鄉遂之中車徒辦於耒耜之暇此周兵制也或革之而無損益隨勢有不必同乎禁令嚴密紀律整齊調發於近地之便而役不勞優異於師行之需而人不怨此周兵政也昔也嚴而今則弛昔也簡而今則煩昔也豐裕而有餘今則窘乏而不足豈非良法變更美意壞失所先容異乎是故其政苟同制雖異而無害其政苟異制雖同而無取

信行禮威濟恩〇御軍當以禮然處人情積疑之後則不可無以服其心撫軍當以恩然處人情積玩之後則不可無以正其法信以行禮威以濟恩則君心服而軍法正矣私伏衡茅妄論時事切謂將以行御軍之禮必先有以破軍心之疑將以示撫軍之恩必先有以革君心之玩今日之兵禮不足以束其驕恩不足以飽其欲正病於威信之不立爾春秋圖伯之國猶以民未知信為不可用堂堂大國其可不立威信以肅軍政乎

講明軍政之要　當邊戍未撤之時而講明軍政當修之要此執事愛國之至情也夫軍政莫切於餽餉賞賚之充足然聚天下陸梁之徒律之以居處簡也漢則西北邊郡不得休息淮南遠地良以為苦非簡矣役之以戰鬬非有均一之心則紀律廢弛而人有慢心征戍無度而人或怨望何以示人公平之意哉驅吾民鋒鏑之地責之以功勞勉之以忠義非有寬恤之念則刻剝過甚而士無鉤敵資賞尤吝而人無固志何以起人奮發之氣哉

漢軍政頗稱善○漢之兵制尤尚均一當是時由有役筭有減逋更有貸然則繇戍之法可謂恕甚然宰相之子乃不免戍邊故吏之家亦均於給賦示吾法之無屈也以至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左遷酒泉太守即拜破羌不為有功宿將丐食京師豈其辦兵政不存未可喜也

藝祖御軍之法（我朝承五代積弱之餘軍心之異數輪囷之詔敗亡不揜衛霍行封得喪相除略可見其均一之意至於上下相維隄防過密京師之兵纔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為過多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領欲其相制也都試之令長丞尉何預而必欲俱會欲其相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偽伍符素備以正什伍郡縣有尉亦既足矣而鄉置游徼亭設一長以防盜賊天下之亭幾三萬所略可見其周密之意矣夫以均一定軍制故天下無以議令以周密立兵防故數雄無以生心是以終漢之世天下晏然諸呂七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

漢置材官於郡國兵制誠非古矣然其所以為漢惜者不在此何者禁令不嚴也漢則調兵諸侯不以虎符起士田家不識尺籍非嚴矣縣役不可以不簡也漢則西北邊郡不得休息淮南遠地良以為苦非簡矣繩文吏非裕矣兵政不明誠可惜也唐府兵得井田大意兵制誠倣古矣然亦未敢以是為唐喜何者法令不可以不密也唐則率戶出兵籍而為伍鬻餅寘徒例可稱軍豈其密調度不可以不約也唐則不憚納貲以避征戍黑頭出征頭白復生豈其約資糧不可以不辦也唐則產水犒師攜食菜餤有功宿將丐食京師豈其辦兵政不存未可喜也

藝祖御軍之法（我朝承五代積弱之餘軍心之疑玩甚矣我藝祖揀汰怯懦悉置剩員明其信也士卒作過罪及主將示其威也是以越職妄訴必置之法驕不稟令必戮無赦豈非有以信其心而後能繩之以禮乎故與之恩澤而人不議其私畀之厚祿而人不疑其過豈非有以威其心而後能撫之以恩乎

祖宗精兵之効（便殿鬬戰士鐵簾較挽強得周代兵汰去之餘止存十萬得前中兵揀閱之外僅留百二十人每以少而克衆不以多而蠹財伸威讐敵雷厲而風飛用將得人應揚而電擊虜兵六萬來寇定州命田欽作以三千人赴之虜衆大敗至有三千打六萬之謠載在方策迨今以為美談夫是以無冗兵之費

我朝兵政有三〇我朝恃兵立國外有屯邊之兵內有州郡之兵京師又有三衙之兵其制誠戾古矣所恃者兵政存焉耳諸藩重兵悉歸京師禁令嚴也沿邊屯戍更番迭上縣役均也訓練精強兵不虛養資粮給也是以國勢尊隆隱然而倚南山而坐平原蚤雄讐伏凛乎如披蒙茸而望虎豹者蓋有由矣

脏論警段 馭軍威信未孚〇曩機事頗密軍情不通幕府奏功也嘗咨賞軍心已不免於疑矣今綱紀雖明而朝廷之信未孚也向者親閱有期旋復反汗而將校之希恩者觖望雲屯待哨屢欲練汰而軍士之反側者生心舉措多端號令不一處積疑之後既無以信其心而遽欲繩之以禮果能齊

其等級乎曩骫事稍寧軍政解弛豢驕養逸醉醲飽鮮軍心已不免於玩矣今紀律雖張而朝廷之威猶未立也向者奮臂都門攫金白晝而主帥一不之問猖狂逞亂陵轢郡國而官吏莫敢誰何國勢浸弱威令不行處積玩之後既無以感其心而徒欲撫之以恩米能激其志氣乎

養鷹養虎之喻〇或者不知其要而每失於一偏故懷猜忌之心而失委任之宜者則在外之權過輕而無以制蕭墻之變安消靡之習而失撫御之畫者則在外之權過重而適以召抗衡之患一如養鷹徒知繫其足綫其翼日懼其有凌霄之志而終無從禽之獲一如養虎徒幸其吟嘯生風咆哮作氣而不知圈檻不嚴寧保其無出柙之虞此其為謀亦下矣

續通考 上下不得專制〇天下之勢猶持衡然彼重則此輕彼輕則此重蓋自昔患之未有輕重相權內外相制如我祖宗之適平者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其所以無兵變也

續語騶珠 寇君天拱旅衛星聯　名曰招刺而實緣陳乞者相望　禁律霜嚴伍符日行　聲言揀汰而侏儒脆弱者自如　春秋教閱有同兒戲　武藝不閒而類為游手之人　市逐負販不異平民　強壯不簡而半是老癃之輩　身居市廛名占尺籍　紀律非不嚴久而防其玩　廩食公家私為厮役　符籍非不整久而防其耗　把握其勢不使偷惰　如善馭者使之馳則馳止則止　鎮服其情不使覬覦　如善鑄者使之圓則圓方則方　汰一游惰而選一勇勁可以轉回神機於不動聲色之間　黜一庸懦而甄一忠武可以開闔神機於不俟旋踵之頃

續文獻通考 軍政失於賞罰〇淮將失律略行其罰而旋即寵任何以為不恭命者之戒乎蜀帥失人雖寢其召而不即貶降何以為勸懲人材之地乎荆襄告變罪在制閫而未正典刑何以謝天下之生靈乎

偽冒姑息二弊〇曩者功績有賞例挂軍籍貪緣屢轉得為保奏此固未免偽冒之弊今聞親冒矢石者往往俱指為偽

冒矣最者南北交鋒御軍無法偏裨校卒望風奔潰朝廷寬恩率至不問此固未免姑息之弊今閫濱軍路敵者每每愈過於姑息矣

今日軍政三弊○軍籍虛挂侵借擅移猝有警急臨期召募而禁令有疎略之弊所在處額抽東撥西山川阻涉道路勞苦而調役有煩遽之弊掊克日深士有飢色屯膏吝施人無悅心而餽餉賞賚有不足之弊當邊戍未撤之時正外治當修之日而疊是三弊莫之能革將何以雄虎豹在山之威而使之國重九鼎乎士自其勇乎將何以鼓貔貅之氣而使之不足以使人畏將欲縋之以禮則軍心未孚動違節度而禮去軍心之疑玩○厥今號令不足以使人從威權不下服其威名陸贄曰若乃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恐有所難行欲收之以恩則軍心愈玩不以為德而恩恐至於太褻為今之計亦惟明示之以意向之公而無以啓軍心之疑猜懲其驕慢之習而無以滋軍心之玩則望風奔潰者有戮矣鼓譟反噬者有誅矣人心天理豈終不可挽而回哉然而又在於主將之得其人爾使為之將者勇武足以服其心威望足以壓其衆又何兵驕之足慮哉

舉兵政在得人○雖然將得其人兵政舉矣是必有與士卒同甘苦之心而後可將有市租不入府之廉而後可將比年可教者斬軍門外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同元豐五年仁神宗曰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以為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原祿其長使自愛重

故事源流

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卦師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征凶同上孫子曰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又云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前郤有節左右應麾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同上

前漢武帝詔曰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帥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本紀唐李光弼治師以整天下服其威名陸贄曰若乃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容適以示遐本傳

皇朝論

太祖開寶四年李承進曰莊宗務姑息將士失於禁戢因而兆亂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嘆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劒耳長編郭進御軍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入北漢境無不克捷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仁宗皇祐二年韓琦以為定州兵不治將為亂即用兵律裁之察其不可教者斬軍門外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同元豐五年仁神宗曰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以為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原祿其長使自愛重

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犯無賴不逞之人既聚於兵有以制之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成太平之業永無叛民自古未有及者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年語因於此編孝宗乾道七年梁克家奏諸將御下太寬平時人人知畏其上故緩急可以用人之死命太祖皇帝設為階級之法萬世不可易也上曰祖宗以來二百餘年軍中不聞變亂蓋出於此要乾道九年臣僚言方今要務莫先於軍政當罰而賞與賞盜何異軍政如此紀綱法度後將柰何欲望寢罷孫福等推賞庶幾稍正軍律以警後來政聖

宋王論建　張方平言太祖訓厲軍法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知魚肉之味又制更戍之法遠妻孥外戍之日多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每請月粮營在城東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西給之不許顧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故士卒皆即於城西給之不許顧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故士卒足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今則異矣衣服驕侈所受廩給一身不足豈能不歸怨於上耶　高宗建炎三年臣僚上言軍兵以來鮮有可用之兵蓋以紀律不嚴軍政弛玩每報驛多至數倍每行一驛必扎數日此冒請之患也請受之外更須搞設此邀求之患也州縣畏威暴斂民力重困此騷擾

之患也目以軍期脅以軍法執縛縣官筆撻公吏此苛暴之患也毀撤民屋強市飲食此剽攘之患也婦女隨行謂之老小上下相蒙無復鬬志此老小之患也功狀汜濫廣增俘馘此冒賞之患也空名告札隨意補轉賞不當功名器實濫此冒授之患也凡此八者為患實大乞下諸將申嚴紀律

宋王論畫　李清臣云唐太宗定天下增附階之舊開折衝果毅府以統兵籍設十六衛以宿將臣或蠻夷侵邊強臣不朝則取兵于府以事剪伐取將于衛以興師旅事平功立則將歸于朝以奉宿衛兵散于野以力耕鋤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兵將在內而京師實重是故無叛主之患無難制之勢無擅威之奸兵府實空是故無飼養之費無姑息之勞無一旦之變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是故無震主之患無難制之勢無擅威之奸兵所當用則以之自保為不足夫步騎之與車各有所宜昔人論之熟矣故平原曠野土山丘陵則宜車騎山林積石險陂高岡則宜步兵貴乎用我之所長而不陷彼之所短斯可以求勝矣李少卿以步卒五千足以當匈奴吳漢以突騎五千足以擊王郎此皆善用所長者也項他為步將不能

宋王論騎　附　以兼用步騎立說

宋王論　因時制變善用所長則以之制勝為有餘與勢背馳失

則欲以步騎為制勝之道而不審所用吾未見其可也

策彧 古者戰以車後世易之而用騎古者兵以徒後世更之而為步車騎利坦夷徒步利險阻是故平原曠野草淺土厚前無山林後無溝瀆此車騎之所利也林木陰翳澗谷交錯出沒不常踰越不一此徒步之所利也善用兵者視地形而用步卒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獵散反覆百里則用騎故步為腹心車為羽翼騎為耳目三者相待而後動之道也

步騎之軍為人主者苟能擇其人而用之何戰而不勝何攻而不克哉趙充國以輕騎而襲先零岑彭以精騎而拔成都吳漢以突騎五千而擊王郎之軍臨淮王以鐵騎三百而走大清之卒是皆騎將之得人也曹參能將漢之步兵足以勝魏豹之師李抱真惟能用昭義步兵可以為天下之冠是皆步將之得人也

趙武靈王 以中山在其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不可無強兵之助於是欲胡服騎射羣臣皆不欲王遂胡服明年略中山地西略胡地又數年遂滅中山

漢高帝 逐擊冒頓於是漢悉兵北逐之多步兵高祖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嫝匈漢武帝擊單于陵請曰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李陵 漢晁錯言兵事曰山林積石經川丘阜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又曰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之馬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反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下馬地鬬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

衛公李靖 曰危阪高陵谿谷阻難則用步卒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獵散反覆百里則用騎故步為腹心車為羽翼騎為耳目三者相待參合迭行

唐王世充 率衆臨穀水太宗命屈突通以步卒渡水擊之自以精兵直出其背鑿陣而入通等光弼與史思明戰因問賊陳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諸軍爭

舊賊衆奔敗傳 寇李嗣業應募安西軍中高仙芝討勃律署命嗣業為陌刀將提步士升山頹石四面以擊賊

本朝太宗至道元年閱武便殿令騎兵步兵數百東西列陳發矢如一容止中節

真宗咸平五年 內出陳圖以騎卒居中步卒環之

仁宗皇祐五年 孫沔始受命數請騎兵人謂陷方地形不便騎兵狄青竟用騎兵破賊

高宗紹興十年 上曰諸將奏捷皆在平原以步兵勝鐵騎方信朕前日之語

慶曆元年 田況言沿邊屯戍騎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聞其有不能被甲上馬者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無教射驍望空發箭馬前一二十步即已墮地請密料還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軍之貲可贍步軍二人而

又寇市馬之煩擾遠害就利莫善於此也　馬知節上真宗
今之將帥用騎兵以多為勝臣謂善用騎兵　以多為貴但
能說伏觀戎寇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少則邀而擊之衆則
聚而攻之常依城邑為旋師之所無不捷矣蘇氏云漢武時
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為盛強控弦百萬衛青霍去病之徒每
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皆有諸將相爭為
應援然後有功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
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一百數十合安得不敗哉蘇文

策頭 出車彭彭薄狁于襄文武之詩也我車既攻駕言徂東
宣王之雅也華車掩戶挽輪籠轂吾得諸吳起行載甲兵止

車戰　附　以兼用車戰立說

為營陣吾聞諸馬燧自古用車戰以取勝者多矣獨曰房次
律陳濤斜之一敗而後人懲創竟廢車而不用是豈前車既
覆後車果不可尋邪嗚呼抑揫推原次律所以致敗之由乎
天下之事習熟者易用而創見者難行新奇之說雖可聽而
平常之說多有益是故南人長於舟師故常以勝北北人利
於騎戰故多以勝南無他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次律之敗非
不幸也蓋乃泥於古而不通於今歟

策頭 古者作車以行陸未始用於戰自夏啓誓御以正而勝
有畧湯以龍旂十乘而克有夏至于成周其法大備臨衝閑
閑伐崇之舉也戎車三百牧戎之役也宣王之南征北伐皆
用是制然先王之車戰不求大勝求為不可敗而已

秦漢以來夏侯嬰以兵車而破李由公孫賀以輕車而出雲
中衛青之擊匈奴也以武剛車魏田豫之平代郡也以圓陣
車馬燧以戰車而威北方李陵以大車而解虜敵李靖以偏
箱車而擒頡利兩軍以進方執徐行宋武以是平僭亂總名
偏廂別為鹿角馬隆以是破羌戎此皆用車之利也

事頭 文王出車勞還率也出車彭彭旂旐央央詩戎車既駕
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采薇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
百人與受戰于牧野注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
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書牧誓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驖彭
彭詩大武王戎右掌戎車之兵華使使館夏宣王元戎十乘以
先啓行詩六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戎車噮噮噮

劒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匹馬燧為戰車冑以狻虎象列戰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討田恍燧乃推火車焚恍將楊朔光柵破之幹本朝真宗咸平四年吳淑上疏云車戰之利自古有之故衛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與虜戰皆用車而勝近事符彦卿破虜陽城亦以拒馬為寨因大風出不意開拒馬出騎兵掩擊之夫劒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運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可以行止為營陳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籍此為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至和二年郭固造車陣法就民車約古制為之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鎗以為前後二拒此馬燧

戰車行載兵甲止為營陳也神宗熙寧七年先是遣內侍籍民車以備邊沈括曰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輓日不能行三十里恐兵間不可用爾雅疏長高宗紹興元年進呈王大智造軍器上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開用車取勝莫若今多造弩政聖三十年上宣諭宰執曰近有獻用車戰者朕以謂在人不在車至於南北異宜木性亦殊況江湖沮洳之地雖有車騎無所用之卿等更宜精思同東京留守宗澤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小曆李綱上高宗曰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須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

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為陣止則聯以為營

間諜　㊀　以善用間諜立說

策曰在敵有難信之狀在我當為自信之謀當自信者不之信所難信者愈不可信矣何則驕悍難制如熊如羆叛服靡常為蜮為蛾力弱矣所以欲鷹隼之翼勢緩矣所以匿鷙鳥之形信之不可也張吾氣燄如金如湯奮吾威靈如龍如虎彼弱邪待之以詭技之策彼強邪等之以狙詐之敵不自信可乎難為不道搖搖邊疆始以交攻效力窺覘城之藩籬繼以恫疑虛喝闖淮堙之門戶今以長蛇封豕食中國之腹心堂堂大國玩弄於小戎掌股之上興言及此吾膺未嘗不為之再三拊也

策踐　比年以來抑何其信之輕也有以敵情告我者以為騎縱橫今的盧步蹇矣曩哨探馳突今汗血力衰矣敵以有馬而強必以無馬而弱可賀也未幾而朔馬陵山胡笳遵渚愈猖獗於前是尚為可信邪又有以敵情告我者曰曩狼心叵測今問鼎志怯矣曩羊狼益深今請隧意銷矣昔之入寇也急今之入寇也緩可賀也未幾而控弦玉塞通火甘泉益無忌憚於舊是尚為可信邪一不可信而信之已墮虜人之狡謀再不可信而信之復損皇家之威重傳至今日正當懲前日輕信之羹立今日自信之的也

廣堂之上首鼠模稜間諜之來楔棚影響或謂樂城咯米胡

林爲崇鹽充腹剖帝邦之種已聞矣吁可信乎或謂飛蝗蔽天穀粟俱槁烏偃鷹費而筆奴之課已來矣吁可信乎大抵變詐反覆者敵情之常籠絡駕馭者中國之大況狡兎藏烹必有三窟犬羊革面實懷二心就使單于告亡群子舉立吾猶不之信也況指杯影以爲蛇乎就使北風不競一飽未償言猶不之信也況認伏石以爲虎乎然則彼之難信不足信矣吾之自信當如何邪

孫子曰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

七書田單縱反間於燕燕王召使騎劫代樂毅士卒離心以括代廉頗趙軍大敗極武彊高祖捐金四萬斤與陳平多說成安君信使人窺知其不用乃敢遂下　本朝太宗端拱元年田錫論邊事令之禦戎無若先用間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狄中自有諸國未審曾探得幾國與匈奴爲譬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夷狄自亂邊鄙自寧景二年王元之論邊事五曰行間諜以離之宜重募邊民間諜者中酋長啗之以厚利推之以深恩待其離心因可取也　仁宗慶曆二年种世衡遣王嵩入虜境野利旺容

元昊遂納款　神宗熙寧八年上問張方平祖宗禦戎之策方平曰太祖朝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間諜精審元豐四年知制誥王存言切見遼人覘中國事頗審而遣臣刺邊事殊疎誠長論　高宗紹興二年張燾奏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又曰明君賢將所以能動而成功者先知也先知非取於鬼神也取於人以知敵之情而已矣李廣遂斥堠故未嘗遇害願募可用之人分遣伺察撫養家屬以信其心資之財本使或爲商賈或爲技藝以混其跡則敵人動息知無不審矣

器械　附　以器貴精利立說

策曰將以兵爲先兵以器爲急治兵者不可不講也徒手而遇盜雖賁育而惕息操筆而遇敵雖童子而奮呼人之常情有備則氣勝無備則氣沮其理勢然也昔黃帝堯舜有弧矢車馬器械之備自古制敵禦暴者曷嘗不以是爲先務哉彼秦人之銷兵則不能制勝廣之亂矣李少卿之矢盡則不能敵匈奴之兵矣雖然兵之所恃者在器而器之所用者貴精昔晁錯有言者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能以及遠與短兵同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吁知是說者可與言兵乎

策曰周官具兵器所出有在官者有在民者而民用之在官者卿大夫用之其於鄉　迎鄉師既簡兵器矣族師又

簡兵器縣師又備兵器其於漢也遂人既簡兵器矣里宰又比兵器稍人又帥簒辜此兵器之在民者也司兵者授兵司戈盾者授戈盾司弓矢者授弓矢或授有司或授虎賁此兵器之在官者也夫惟器械素精兵甲素備一旦用之則農皆兵也卿大夫皆將也後世兵農一分在民者不可復有矣然漢人在郡國則有庫兵在京師則有武庫兵而唐之府衛若介胄弓戈具皆藏之庫有所征行則視其人而出給之此其在官者猶未至於弛敝而总備也

今夫器之不精也雖有猛士無所致其力雖有練卒無所施其技雖有謀臣良將無所用其計是故兵不犀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器械不精而使之當敵是驅之以餓殍也故戈矛不刃不若無戈矛之愈也無戈矛則不敢輕擊而速於敗矣甲胄不堅不若無甲胄之愈也無甲胄則知所避匿而免於死矣有戈矛而不利有甲胄而不堅不幾擠民於死地乎

論注 晉帝竟婦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繫殷周戎馬車徒干戈素具前刑宣王脩車馬備器械詩魯侯伯禽誓曰善穀乃甲胄敽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書費誓）漢箄賊以治軍兵車馬嘉納主兵郡國有庫兵亭郵亦備兵器而緣邊之郡又特置庫以聚兵按武庫屬金吾專主兵器百官志光武時吳漢見戰陳不利方整厲器械帝乃嘆曰吳漢隱若一敵國矣傳晉祖逖屯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討譙蕞有軍器監掌繕甲弩府兵之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人而出給之忠焉為燧為河東節度使其造甲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又為戰車冒以狻猊象戟于後行以識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威震北方傳李德裕節度劍南西川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東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兵器皆犀銳

本朝太祖召魏丕授作坊副使上討澤潞維揚下荊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令造兵器無不精辦列五庫以貯焉

神宗朝張若水進所造神臂弓若水請自射連中徹札上稱奬之繼高宗建炎二年李鄴造明舉甲上召張浚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上皆民生膏血若棄擲一葉甲是棄生民方寸之膚諸軍用之當思愛惜（敬堅孝宗乾道五年詔主師除弊事其一有因教閱損壞軍器官為給錢修補　淳熙四年上曰舊來主師見說盡令義士赤肉當敵此何理也雄泰利路安撫司乞再置作院專一打造義士衣甲令欲旋撥應副（敬堅）歐陽修上仁宗曰諸州所造器械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小太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不計所用之不堪此有器械之虛名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臨事而誤何可及乎

曾南豐云太祖時中都二坊所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

上親閱之作坊歲造甲鎧具裝銃劒刀鋸器械箭弩箙篦皮丈弩撞子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箭弩鏃等凡十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弩鏃等凡十六百二十餘萬凡諸兵械置五庫以貯之戎具精勁近古未有焉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武事門

舟師

名流舉業

立意綱領 不恃舟而恃人○驚湍怒濤逆走橫擊長江之險也舳艫相銜御駕風破浪戰艘之捷也揮戈擊柁出沒如神士卒之精也若是足以勝敵乎曰未也夫提戰於波濤之上決機於舟楫之間非得其人而主之未見其可以勝也曹公以八十萬軍於赤壁黃蓋飛炬而敗之林士弘精兵數萬於清江孝恭指顧而擊走之苟善用之以孝恭之衆足以勝士弘不善用之雖以曹操之知兵亦不足以得志也

舟師利在得人○有風濤之險有才智之險有舟楫之利有氣勢之利將帥者是才智之風濤而氣勢之舟楫也夫同此一長江也魏人經營脾睨者凡幾載兩至江瑤臨望而歎竟不敢一濡南渡之楫而韓擒虎顧以五百人一夕而濟之同此一衆衝鬬艦也曹公用之一息而爲煨燼周瑜用之以建萬世之功平蜀之役所謂直進樓船者船也冒突露橈者亦船也人人皆可以用之也光武璽書丁寧胡爲不付大司馬而獨曰一由征南哉由是觀之舟師之要害可一語而決矣

辯古證議 曆代舟師之效○春秋吳伐楚戰于長岸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夜呼餘皇而使從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其後吳

越之戰吳王起師軍于江南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其軍各銜枚而進吳師大駭遂滅吳此春秋之舟師然也漢孝武時有樓船有戈船下瀨船樓船起樓其上戈船置戈其下下瀨船取其輕疾故其擊南越以樓船將軍下蒼梧此西漢之舟師下瀨將軍下蒼梧此西漢之舟師然也光武之討公孫述岑彭裝直進樓船與賊突露橦數千艘直進取其有進而無退冒突取其肩觸而敢前謂之露橦則橦露在外而藏於舟中也發黃陽零陵長沙三郡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會于荊門此東漢之舟師然也曹公既平荊州得劉表所治水軍蒙衝鬬艦數千艘而周瑜亦用蒙衝鬬艦拒之縱火順風而燒大敗之於赤壁其曰鬬艦則用之以戰鬬其曰蒙衝則蒙之以物而以衝敵也此三國之舟師然也晉武之平吳龍驤將軍王濬大作舟艦於益州其大艦長百二十步受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騎馬往來此晉之舟師然也隋文帝之平陳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皆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艦等各各有差此隋之舟師然也唐之討蕭銑也趙郡王孝恭以戰艦二千餘艘自夔州發而東下此唐之舟師然也周世宗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於京城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無不可用此五代之舟師然也

法祖論戰　舟師南方所利○我太宗嘗曰戈櫂之戰南方所利今萬方平定無所施用但習之不忘武功耳嗚呼信哉斯言是故越逸川澤習性已久遂立平河之軍江淮士卒素習於水遂立水虎翼之軍其擇之精矣興國幸金明池以試戈棹之利祥符又詔金明池以試習水之卒其閱之勤矣然入夔峽之鎖江用戰櫂可也夫何捨舟而用步騎卒以勝蜀守采石之浮梁用戰艦可也夫何捨舟而立橋木卒以掎令贊

時文論戰　舟師有備則勝○攻之載籍驗之前代自南而備北也固常用之勝而然亦豈用之而敗者乎自北而窺南也豈非自用所長而不備其所短耶

舟師貴乎隨效○六飛南渡駐蹕吳會士卒服習隨用隨效又非國初比也方逆虜有儀眞之役彼謂南北夾軍可以利涉也而提艦接戰鼓枻若神我是以有黃天蕩之捷方逆虜有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水可以斷流也而車船待敵回轉如飛我是以有爪洲之捷方逆虜有海州之圍彼謂鼓行而前彊亘數里也而輕帆薄棹錦纜煙滅我是以有海道之捷或以長綆曳之而可致虜舟之不渡或以海鰍擊之而能使虜舟之沉溺則吾國之長技可見矣

時文論戰　舟師有備則勝○攻之載籍驗之前代自南而備北也固常用之勝而然亦豈用之而敗者乎自北而窺南也

固當用之而敗然亦豈無用之而勝者乎赤壁之下火艦並進而狂颺為之灰飛濡須之岸舟楫整肅而勁敵為之膽落此固互國之常勝者矣然舟陽載荻之大舰江陵囚江之散逝此固敵國之常敗者矣然王濬飛渡之軍擒虎宵濟之卒在彼者亦有時而不可恃焉葛陂之屯伐木造舟卒皆自散敗無備則我亦能敗敵亦能勝然則長技者其名也先備者其實也烏可恃其名而忘其實哉

南方舟楫之利○夫南方形勢前帶江而右負海洪濤泓湧巨浸浩茫非若平沙大漠騎兵之所能馳也非若險道側徑步兵之所能逞也自非舟楫又孰能飛江而超海乎故自餘皇敗楚樓船平越而後南方立國者未嘗不以舟楫為務矣生於其地習於其險知其利害精其技能是誠敵國之所畏也

不在舟而在志○夫舟師始於吳楚而盛於三國六朝之進取然而有雪耻殺陵之師則焚舟之舉鬼神實臨有赴復神州之將則擊楫之聲天地實聞之否則泛舟江湖皆雖卒雖有此舟誰無此舟

續論略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自可以成平定之功

風帆一炬檣櫓灰飛自可以挫奸雄之氣

油船輕舸足以決勝採舟鼓枻雖關地利

蒙衝戰艦足以成功　乘機決勝實係人謀

犀舟勁楫雲興鳥逝　提戰於鴛鴦湖破浪之上

波撟浪楫電擊星馳　決勝於鳴榔響枻之間

自當潤而抵襄鄧則長江介其腰皆所自出之地也

自當關而直通泰則滄海資其背皆所可濟之境也

漂流破堰非曆大海涉重湖者不能成潰決之功如揭竿斬木者徒則無取也

沉舟炬網非戲怒潮玩鷁濤者不能收潛伏之効如彎弓牧馬之材則無能也

續論策

當法前人水戰○命下鍛鐵相聯為長絙貫一大鉤徧授諸軍之強捷者處擁舟譟而前比合戰即分海船為兩道出其背夾絶一絙曳則一舟而入虜不得渡韓世忠控扼金山之策可行也伺虜未覓祈風動順衆喜爭奮引帆探刃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蕩虜帆雲擾彌亘數里悉為波濤捲聚一隅譬促搖兀無復行次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健士登舟擊刺殪之舟中李寶控扼海道之策可舉也賊舟稍近水軍車船徐出山崦列布江岸用海鰍船迎擊士皆死敵虜舟沉溺者數萬又復以海鰍船先往北岸截橫林渡口用邵敵弓射之成兵棄船上岸悉陷沈中而斃張振王琪諸將控扼采石而策可行也

當過風寒之衝彼武昌渡乃自蘄而來也則令壽昌舟師進泊於巳河雙柳之左右張家渡乃自蘄而來也則令九江舟

師進泊於關沙西江之上下池陽之師能進泊於浣河永安
丁家洲柵江口等處則荅家渡東西一帶得恃以為援可以
過安慶無為之來者太平之舟師能進泊於東梁山東丕山
等處則采石渡東西一帶得倚以為助可以遏曆陽烏江之
來者向家宣化兩渡實當貴州六合之衝建康舟師能進泊
於江寧夾下流口樂家濛等處然後可以防遏其衝
瓜州一渡實當楊州江都之會鎮江舟師能進泊於金山焦
山鷹翎釀劉家渡等處然後可以捍禦其會極而至於上流
鄂渚別遣舟師進泊陰沙岸宗明右哥可以控柴虛福山之兩
渡左可以扼山東料角之海道
舟師在乎開習○南方之人生而安於水七歲能浮十歲能
在叶力以共濟○抑愚聞之專恃舟師以抗敵者抑末也實
有為之本者焉陸抗謂長江限帶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
之所先誠哉言乎是必計謀廟堂者左右宣力有作舟濟川
之才鄉陂驅場者同心共濟有同舟遇風之勢合烝徒之力
以楫此舟而使之無中流亡維之患合庶民之心以載此舟
而使之無潢池弄兵之憂此又通國之舟師也又豈區區江
面海道之防而已邪若夫桓溫伐燕劉裕伐秦之事則姑俟他日

生意收結 以人事答天意○嗚呼用兵之道當以所長敵所
短不當以所短犯所長彼方謂伐木之聲浮江之柿足以懼
我而不知其正為我役彼方謂列岸之帆衝尾之舟足以撓
我而不知其反為我用豈非天乎然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

經傳撮略 吕

歷代事實 吳楚戰于長岸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傳元鼎
五年南越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樓船將軍楊僕出

故事源流 未詳

豫章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咸會尋陽通鑑光武建武十一年岑彭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實粮欲襲江陵之帝曰大司馬不曉水戰荊門之事曰征南公為重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兵有能得一function者賞錢二十萬人爭赴流矢如雨上直衝浮橋飛炬焚之蜀兵大亂帥彭三國吳孫權遣周瑜程普等與劉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油瀝其中裹以帷幕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操兵大敗晉太康元年杜預向江陵王濬唐彬攻破丹陽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濬作火炬遇鎖燃燒融液斷絕杜預還周旨等夜渡江吳孫歆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通鑑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舟艦被江猛甲曜日陳人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唐李靖順流東下以擊蕭銑本傳

皇朝典章　本朝有平河軍有虎翼軍有樓船軍凌波軍有通州水軍會要太祖征江南潘美為戰灘都監自江陵提兵進討初次泰淮時舟楫未具美率先赴令軍中曰美提騶果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麾下涉水大軍隨之吳師大敗續高宗建炎二年臣僚以為來南武備利於水戰宜於沿江精練水軍廣造戰艦教習艘泊皆在江之南岸仍常察其奸細絕其盜販之害　虞允文督舟師拒金亞亮於采石

曰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即以海鰌及戰船載兵駐中流擊之金人所用舟底如箱且不諳江道遂盡死於江中金主亮遂往瓜洲虞允文臨江指試車船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於是諸酋殺亮降孝宗淳熙三年建康都統郭剛奏本司車船損已補填依海船樣造多槳飛江船上曰車船古之蒙衝辛巳取勝宜改造　十五年黃洽奏許浦水軍戰船泊在顧逕水軍只在許浦人船相去二百里遇有緩急如何用兵相就令依舊歸定海上曰定海南北之衝下瞰山東此用舟師之便當時固是不合移屯卿等更宜熟議聖政

紀正論選　嘉熙姜劉曰抑聞虜嘗整治舟師或乘建領之勢尤不可不防今沿江而上雖溢浦有舟師富川有舟師武昌有舟師殊為不多其可不速加增招耶然上流備禦既嚴又恐虜或避實擣虛蓋東西兩淮自今皆合網繆牖戶以待之他如廣右之邕宜海道之沂密無非風寒悉加之意可也

文章辨體　劉昇山云切惟長江之險雖本天設實由人用拒敵之方不特防隄岸塞險阨而已維檣艦據津流則其險十倍飛棹楫冒風濤則其險百倍東南立國戰守之利無出於此伏見中興以來嘗駐吳會雖有守江之名而無用險之實舟艦艱率皆草創水軍不甚練習且海船入江則顛沛不行步兵乘水則惴慄失措官司奉行措置姑欲畢事而已陳利害者以為常談習游泳者以為末技未思臨機對敵何以取勝故向來邀羯虜於采石攻鼉盜於平湖職此之由切考六朝舟

楫之利名字雖不同要之大艦利於控扼若五牙蒙衝之類是也小舟利於走集若金翅油船之類是也大艦有飛樓拍竿有長槊也兵走馬可容西北勁兵以當衝要小舟欲輕快追逐須擇吳越水工輕果善沒者負船鑿艦出入湍流見之若神敵人所以魂驚膽墮也昔李氏水軍敏銳周人莫當孫權浮江萬艘魏人畏遁用我之長乘彼之短此制敵上策也

舟師二　以素習有備立說

策曰　自魏人卻於赤壁而後知舟師之不備者為無功自晉人一舉平吳而後知舟師之素備者為可以得志嗟夫車騎不習不可以應敵況夫鼓棹而一進退之勢逐流而爭上下之利非有素閑何以決勝漢唐之都遂在關中固非舟師履歷之地然算明有池乃武帝習戰之所而唐之高祖亦循其故事以訓兵焉是以武帝之有事於越也則分四將以會南越而發會稽以誅南越以北方之將而能用東南之長技非太宗之欲窮兵於高麗也亦造舟鄧南以濟舟師以中原之衆而能勝遼海之裔夷非備之素者又豈能成功乎

策問　用兵之道當以所長敵所短不當以所短敵所長步騎馳逐北人之所長南人之所短也樓船衝突南人之所長北人之所短也夫江流上下亘數千里洪濤卷席雪浪連天渺渺眾注瀰望而無涯溪蒙衝鬬艦出沒乎其中當此之時雖有漁陽突騎無所肆其馳逐昭義步兵無所肆其勇捷由是言之立國東南有賴於舟師也尚矣

漢武帝為昆明池以習水戰周迴四十里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西京雜記）

本朝太祖乾德元年鑿池於朱明門外造樓船百艘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張開寶三年幸修船務命水工駕新修棹船以習水戰　四年幸造船務鑿巨池於朱明門外差宋延渥率水軍習戰七月幸朱明門外召宰臣以下觀習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上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曰戈棹之戰南方所利今萬方平定無所施用但習之示不忘戰爾武貞宗大中祥符六年詔在京諸軍選江淮習水卒於昆明池按試戰棹立為水虎翼軍置營池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准此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振舉上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焉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文章緣海 馬政之異有三○因無事而修馬政則牧養重於平時者上也因多事而修馬政則牧養切於一時者次也無事不能修多事不暇修而牧養遂為文具斯為下矣夫王馬之政掌以校人匈秣之式總以冢宰周之馬政也若夫唐之廢五監之分北地有天封河訢之別漢之馬政也若夫唐之世則牧圉之制備監牧之得人其為所四十有八其為數七十萬餘唐之馬政又詳於周漢者也是數代者夫豈紛紜擾擾

稽古管議 盛世則馬蕃息○夫處以蓄馬之貴委之伯益周以芻秣之式掌之天官蓋重其事也然譬有邵雍不若騄牝三千之盛卿有小駟不若思馬斯臧之美此其故何哉益衛文新造之邦騄驪乎其殷富僖僖有道之君昭昭乎其德音則國家昌熾庶物蕃息固宜實外廄充下乘而豢無留良者使為國者不明其本末而未免瘠本而肥末不察其輕重而未免略重而詳輕吾恐恃馬而不修者反足以為殆矣

法祖嘉猷 國朝馬政修廢○國朝馬政蓄於監牧者曰官馬散於編戶者曰戶馬市於邊郡者曰邊馬然與其蓄之於民雖為之絕而蒲梢龍紋等號猶足以充貴門必非聽其耗竭者所能致也明皇之馬參之舊日雖為減少而朕馬蕃息之

孰若市之於我既若養之於官何者民間蓄養指劣外廐非不可也然馬為不精多蓄駑弱況民至受其害乎公遣等郡招置蕃馬非不可也然市費益增牧數不加有監大廐有坊置羣牧司又置群牧使此在內監牧之制自河北至許州已有十八監兩河陝西有都總管處復置一監太原交城又復置馬監既委群牧司又委守倅兼領此在外監牧之制故陳堯叟側故陳堯叟何人哉誤聽曾孝寬之說而棄文潞公之議急此無緩大臣何人哉誤聽曾孝寬之說而棄文潞公之議哉祖宗七八十年嘗成之制一旦盡壞付畀民以牧地散國馬於編戶如一都限馬五十匹十五年而足謂之保馬而都縣何附不一二年而足之天下騷然不勝其擾至煩天子有安石相說之歎噫其忍負之乎

國朝茶馬置司○夫養馬於兵在成周未嘗不行在祖宗未嘗不用聽民畜養市以本直祥符制也詔能畜馬與免二丁嘉祐令也如是民何憚而不牧之夫何慇寧大臣急於爭利一槩取民民始不堪爾迨至民病已極國用復闕於是求之戎狄而設茶馬之職焉愚嘗攷之國朝市易戎馬之制始易以銅錢戎固獲其利次易以銀絹戎復獲其用今以摘山之利而市充廄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以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亦濟用之良策初命李杞川蜀市茶蒲宗閔秦鳳易馬始蓋分任其事至郭茂恂言茶司立法以害馬政後遂專任其事是職既設茶課百萬獲馬萬匹其效亦可見矣不然

唐文粹　兵革興而馬耗○文景之休養生息而里巷之馬成羣一更武帝兵革之後至於貴百姓之馬以迎廣又觀元宗之注意監牧而馬色相間如錦一經安史僭亂之後至於誘敵之馬以供軍彼其時之相去不過十數年間豈馬之所生獨盛於文景元宗之際而不足於武帝肅宗之世哉是其職馳於平闊之場捷斃於鋒刃之下無非所以戕其性者馬之登耗亦豈偶然者耶亦益於此而觀之爾

土地有所不宜○河南冀北之地水草豐而善牧多故敵人常銳意橫山之監道里隔而博易絕故吾之馬常弱況乎雜其蘆瘠詭其名數而吾國之馬非如結轍連騎之馬矣過行石則癒行泥則陷而吾國之馬非如歷塊過都之馬矣過午而飲遇晡而料而吾國之馬非如風雨不疲飢渴不困之馬矣

馬多出於西北○古者之馬多出於西北而不在於東南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非幷代乎汧渭之間馬之所蕃非秦隴之界乎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觀者思無疆思馬斯臧思馬斯徂來心寒淵騋牝三千薄言采芻思馬斯作思馬斯祖思馬斯徂思馬斯臧思馬斯徂思馬斯臧思馬斯徂思馬斯臧

盛然則西北之出馬亦誠然也

綱目騅珠

規畫之善而原苑三十六所　金鼓一振彼驅且馳
滋息之多而入坊四十八萬　失石一交彼衝且突
牧野嘗師而駟驖彭彭　不置官守誰為愛惜
六周出征而四牡騤騤　不廣槽櫪誰為生聚
牧養未至而生息不蕃　徒勞官吏之俸廩耳
水草不時而瘠斃日甚　徒耗秩祿之費給耳
霜蹄緣電自足橫擊於鋒鏑之下　在天列驂駟騎牽之星
霧鬣追風自足前曜於煙塵之中　在易著乾坤震坎之象
擇地而養擇人而掌嘶櫪騰槽孔息孔多此蕃之善也

量時而入量力而馳突陣追敵以戰以勝此用之善也

當今獻策易馬貴多計效寡　且以四川茶馬一司言之其張
官吏往取及御前綱之軍人皆以口計以日計及其得馬而
回也在道之粮草停泊之厩驛則又不勝其費大率一馬至
御馬院其費二千緡錢矣以五千匹計之其費可勝計哉而
道塗之先斃者更卒之竊粮者官將之引帶販鬻者又所不
計也綱官既有常格亦各自矜保全最可恨者交卸之後而
掌者不復愛惜死者至無虛日特以變易名色充市肆之烹
宰而已以旅年一編五千之數計之較渡江以來之歲姑以
三十年通計之應又十五萬匹又有牧人牝牡生育幾無地

誠無益於勝敗之道也

生意收結裁朝臣之占借○雖然馬政陳腐之談書生類能
言之要非切時之務毋已則有權宜之策焉今日京城所蓄
官豪吏戶不勝其費大率一馬至
之馬其數亦不為少矣柰何自執政臺諫侍從給舍而下以
至省官環衛勳戚閹尹之寫占借之馬其數甚廣往往類指
其姓名陰記其毛色如寄諸鄰而取之愛之已甚者既豢養
之太過略不經意者又飢餓而不恤甚至馬斃於廷紳之櫪
下而罪歸於本軍之馬主料減於庾官之解而而責叢於本
隊之豢卒如是則馬之登耗又安可專咎夫掌牧之任哉失
宰而已以旅年一編五千之數計之較渡江以來之歲姑以
其占借之騎皆西馬之駿而非廣馬之駑皆西馬之良而非
廣馬之劣矧今西馬之市愈艱而廣馬已非厚資不可多得

盡亦思所以裁抑而區處之乎鄙生不知大體庶足備采擇云爾

恃人不必恃馬○嗟夫馳驅衝突夷狄之長技制御懷撫中國之自治也誠使君於邊閫皆良將賢帥則即吾之金城湯池也環於營壘者皆勁卒強兵則即吾之莫邪干將也用之以攻則若風雷之震物焉任之以守則若虎豹之在山焉將見四紘下馬而羅拜矣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矣符秦鐵騎自此而來助矣尚何馬政未修之足慮哉執事毋謂愚言為遷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聚心雖淵驟化三千衛恩無邪斯馬斯臧傾仲夏游牝別群則繫騰駒班馬政　季秋天子習五戎班馬政

令下陌之間成羣聚牲者擯棄而不復會聚漢食貨志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春秋分也左

歷代事實　周出車詩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注出車就馬於牧地十月詩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五毛物也　車攻詩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此謂周孝王使非子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使秦晉惠公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晉司馬侯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左魏武侯問曰凡畜騎卒豈有方乎吳起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

五代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無復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太祖始置二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閒廐始充矣通太宗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監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內廐馬既充物始分置諸州牧養歲又詔歲於沿邊郡市馬償之暫價內屬戎人驅馬詣闕下者悉令縣次續食以優如如聞富人皆私市之致戰騎多闕自今一切禁之　真宗時自河北至許州鎮凡一千八監始置群牧司總內外馬政　景德間真宗曰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總領知樞密院事陳堯叟作群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命堯叟充群牧制置使　大中祥符四年馮拯言官市芻粟

望增給其直陳堯叟曰增
十萬當且止也王旦曰聽民間蓄養官中緩急以本直市之
猶外厩耳馬知節曰馬多不精多畜駑弱其費愈甚上然之
金同　高宗紹興七年廣西進出格馬上曰朕所留一疋幾似
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
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申公巫臣
使於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於產
馬之地求之是馬政不修故也十三年上曰自來人說南
方不宜牧馬朕自措置令稽考今方二三年間已得駒數
百匹如此數年之後不患馬不蕃上又曰國家自有故事京
師只城門外便有孳牲監每年所得甚多祖宗用意可見也

宋朝事實　李燾上太宗曰夫善止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
時也故制敵之用實資兵勢然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嗇
戎以利便重譯而至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
盖失其生息之理也今軍伍中牝馬乘多而孳息之數尤鮮
若何此晉太官給秣倘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
則侵其芻粟馬毋愈瘠稟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
令飲乳而死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其減市馬
之半而賜養駒之莊卒增為月給俟其後納馬即止焉則是
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　文彥博上神宗曰國之大事在祀
與戎戎事之中馬政為重馬之有牧其來尚矣貢禹云萊夷
作牧周官云牧田任遠郊之地宣王中興之主則有考牧之
詩僖公遵伯禽之法則有在坰之頌蓋日中而出所以遂物
性而宜生息也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盛熙
寧之年陛下特降詔旨刱定南北監牧使設官擇職其制益
嚴若有未至當以時增修而近歲議者乃欲賦牧地與貧民
欲其租課撒國馬於編戶責其蕃息今取一時浮淺之議則
發之甚易他日卻欲復祖宗之制則興之甚難

文獻通考　范祖禹云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夫
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已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
之國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
其職任之專也鑑陳傅良曰兵貴精不貴衆馬貴良不貴多
晉有天下多馬之國也而昔之立國於晉者不以馬之衆為
勝負而常以少制勝蓋擇其良馬而不在乎多也方戰國之
時群雄相吞兵車之擾攘乎四海馬之用亦急矣蘇秦之說
魏王曰魏武卒二十萬斷徒十萬騎五千疋其說楚也乃
曰楚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矣養兵二十萬而騎止五千
帶甲百萬而騎止萬匹其為計亦疎矣而二國之騎兵卒強
於天下何耶以之多不如良之為愈

策題　馬之生長雖有其地而馬之益耗實係乎人古之於馬政有校人以掌其事又有牧人以掌其地又有庾人以掌其開者蓋有他哉誠以飢渴不能以自濟寒暑不能以自護動靜出入不能以自適苟不資人以均齊調一之鮮不戕賊其性夭閼其生者蓋凡為獸屬皆然而惟馬為尤甚

策問　我朝列聖相承莫不以此為重務雖其或主於市或主於畜牧或外監之置六監之廢二監之後凡牧馬之地互有不同然其統制總制左右監之官必加選擇英宗欲馬蕃息雖權罷牧地而總制之職亦不敢以輕畀或令內侍二人分掌左右監或差使臣五員專督牧養事未嘗不以得人為急

所謂者皆枯悴如豺耳未必驍駿如龍也所給者皆低昂如犬耳未必奮迅如虎也或以私駕而有換網之弊或以弱騎而為易用之謀是皆官吏失職監牧具文欲其蕃富不可得也欲其精強不可得也

夫當疆場多故之日而為騎戰馬政之計則權宜經久之策不可不兼施而並舉也何謂權宜之用邊事方殷步騎兼整則今日戎事之要而所謂車馬之修者不可緩也而欲養馬以為用則所不逮故莫若市馬之為便者矣聖中固嘗市馬於民間而有以為外廄者康定間固嘗賦馬於上戶以為其說可行矣今獨不可以是為權宜之川乎何謂經久之策平原曠野役軼輕車則他日規恢之務而所謂中國長技者於河東朔方隴西牧之既維以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增謂秦漢以來唐為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起兵本朝仁宗時吳奎等上言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汧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效也　高宗紹興二年上謂呂頤浩曰復鎮馬監當就水草地是日條畫欲以饒州近四望山等處為牧地郡守帶提領上曰兵以馬政為先開元至天寶間馬至四十萬匹當時用一縑易一馬亦要得人又曰如王毛仲陳玄禮盛如此聖

武事門

兵食　附　軍需　名流奏業

文獻通考　作其氣養其脉○唐鉞分司晉伏冀給果足以濟兵精則食不冗○立國資乎兵兵有餘而食不足是何也兵者也養兵資乎食食有餘而兵不精是蠹其食也兵者國之爪牙也食者兵之元氣也譬之一家有奴僕以為之紀綱使早行露宿者惴惴然有待哺之憂服勞執役者遑遑然無宿飽之望豈惟趨事之心有所不滿而任事亦有所不安也有不衰為之根本使毀瓦畫墁者乃泛泛然容而用之跌蕩縱誕者又不斷斷然屏而去之是知國以無兵為慮而之患而雖江海亦不足以實滿危矣是知國以無兵為慮而兵之冗者尤可慮兵以無食為憂而冗兵之食其食者尤可憂以此而論講明今日之大計也

稽古偉議　有周以來兵食　有周盛時富藏於民故無取民養兵之費漢唐初年民自為兵故無廣兵病民之憂至其後也富藏於國故緩急勞民而養兵遂為民害矣太平一書理財若半周官九式軍旅無預是非弛兵而忘備也及考遺人之職則曰飲食曰委積所以待軍旅者其備是以宣王中興驅玁狁徐戎荊征北伐未嘗無兵革之事而鴻鴈之安集萬民之得所又非欲不及民也良由倉積於畝粮峙於甸會蒐之備達於衛境富藏天下自都至野皆有餘積其來非一日矣迨及春秋此制猶在齊師陳鄭申侯共粮晉軍楚地三日館穀是知諸侯之國在在有備安有困民養兵之費者此也

漢唐以來兵食○漢興之初與民休息田租之賦無歲無之雖以軍賦取民者有算賦則以民年而算也財富則以富訾而算也至於故吏佩將軍印者亦給軍賦則又不特取於民矣是以漢兵出於民費用自給故淮南之民衣裝自備列侯從軍自貸子錢其取於民者如此過中兵車馬之資是以兵無坐食之蠹而民無重斂之苦職此由也唐初盛時天下戶口八百餘萬丁府兵四十萬皆自食其力不賦於民凡民之租調以奉上者二十分之十九其一為兵故縣官藏受八百萬之斌唐府兵出於民間耕自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而士無缺食籍藏將府任散田敢而兵無坐蠹所以兵行而民不知民始而兵不預由此故矣此漢唐初年民自為兵故國無冗兵病民之憂者此也

法祖　**諡獻**祖宗以來兵食○乾德開寶間軍行所需皆取辦於所征之國當時雖有水陸之運而粮食不踰時兵皆精士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在在皆是也軍食非所愛馬迨至景德中契丹犯順一起於倉卒駕幸吳蜀無不為計撤橋收船孰不獻謀獨不聞有調發之軍食之慮則知祖宗之世民間穀粟麼藏有餘而州縣儲峙府庫不竭非若後世切切以軍食為急也自寶元西師之興始有兵儲不足之患而當路者不思其故自古未有七八十万之兵連四五年而不罷罄天地之所生竭生民之膏血而用且不給如此時若也仁宗勤恤民隱力鑒弊源嘗出真珠於禁中矣將以助三司邊備之費又嘗出銀絹於內府矣將以辦河北市糴之用然供餉餽給日以匱告一時建議之臣或請以和糴或請以屯田以至鬻爵度牒無不為已而終不足以濟久駐之用然後知師行十萬日費千金誠有國之大計而未得其法流馬之制亦出於不得已而創是耳法

時政　**議財**食至於交匱○問其財拋降頻煩大農罄甚用度糜費總所梩然造弊以權宜也秤提無策而致新獲之交困則莫救其匱輕權鬻以助用也變通無術而使公私之問其食國土蹙狹稅賦浸虧氏戶單貧餉軍莫繼和糴以濟急也吏奸旁緣而適假之以殘民鬻爵以佐公也人心疑貳

而未聞樂於納粟無以服其乏矣故為財食計則有欲撙節其費者卒之無可撙節有欲那融其粟終於匱且乏乎抑無以養其脉乎蓋財之脉裕則取之而無窮食之脉厚則用之而不竭柰何自邊鄙妄開供億煩興而脉戕於科斂自夷貪競熾脂膏自肥而脉傷於推剥自蝗旱相因田里蕭條而脉瘁於連年之荒歉其脉如此不思所以養之而動則曰財匱動則曰食乏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將誅而不顧乎萬箭雲屯張順待哺將付之不問乎所幸者天下尚有可續之脉而可不養而全之乎

兵食練兵二策，且課督農功審谷自佃捐粟之間家給人足此晉人足食之效也比年以來自西浪於三京無役而儲

綱鑑騶珠

偪於京畿而驕冗者多自遠戍於邊陲而疲薾者半教閱皆虛戲之為陷陣無先登之勇兵之弱可憂晉不如是也

節食之迎多於餱糧
牛酒之獻富於倉粟
千里餽粮士有飢色
諸司供餉師不宿飽
禦寇勿鶩夕斃晨炊

浚稽無援毋怪降虜
祁山小粮難以出師
充食薄節可以使其不叛
取給窘柱可以責其效死
駱駝千者止資寘顏之粟

春風於黃金之私睚鴻毛於公家之軍需而太山於權門之請托調戲酒食之心則速而儲蓄兵食之心則不速愛惜妻子之計則不速黃放白催一令則速而飛芻輓粟之令則不速運餉若此邊患未知所終也

和糴當臨二策（）且邊塵未清戎卒待哺朝廷不得已而和糴當臨吾上大夫決不能為爾民免此擾也然受納以時必無抑配之弊糶量持平決無斛面之增至若斗級要索吏攬並緣嚴其禁則民自樂與官為市矣糴本貴糶文發良難朝廷不得已而糴當臨吾士大夫決不能為爾民解此苦也然滯攄通融搬載何至於折閱兩平市易價直何至於穿窬隨時發泄又何有走漏之患至若拘貶低

糴通滯致難隨宜區處則上下不交相病矣

主意收結要當覓恤民力○雖然民力之竭甚矣求諸敗邊之上式不若求諸紓國之文子今天下之家不少矣故民已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道有方考詳

歷代時宜晁錯云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卒能守也當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前漢食貨志殷周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刑法公劉廼積廼倉廼裹糇糧于橐于囊爰方啓行周成王遣人凡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館舍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粮餉天下始叛也前注文漢王欲捐成皋以東也擊洛以拒楚鄢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得良將則可溺（）雖然就將與兵財與食而論之則擇將為急將者所以用是三者也有兵而誤於用是奴其兵有財而輕於用是蹙其財有食而耗於用是蝗其食用而不得其所

願足下急進兵取滎陽據敖倉之粟王從之通鑑漢引兵定三秦蕭何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計戶轉漕給軍鄂千秋曰夫漢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此萬世之功也傅寶誼說文帝曰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上感誼言兆錯復說上曰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粟至多為若貴食貨志武帝初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而後外事四夷海內虛耗嚴助朱買臣等招徠南粤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擊匈奴又通西南道千里置擔飽餘率十餘鍾致一石鑾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供府庫並廬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食貨志宣帝時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賤吾謂敢中丞羅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中丞請糴百萬止得四十萬石渠再使且賈其半於是遂上屯田奏宣帝從之辛滅先零傳後漢光武既定河內欲率兵北討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謂曰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恂收田租四百萬斛悉以給軍光武軍食急乏恂以輦馬轉輸前後不絕本傳三國蜀先主外出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同魏曹操州郡例置田

官所在積殷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平雄雉收宋楊通濟食盡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糝其上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道濟全軍而返通鑑武帝北伐王師惡振瀍關將士乏食乃覩劉弘農晉義租百姓競送義來軍食復振儲宋武伐慕容超入大峴曰餘糧棲畝軍無匱之之患南本唐高祖軍至西河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粮李密顧戀倉廩未遑遠略通鑑肅宗至平涼杜鴻漸曰盡武兵食完富者迎太子至此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同德宗時陸贄曰邊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即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兵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留無遠圖軍有敝食之詞穡人有悔耕之意天賛而不愛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惰廢雖復悔恨何可追隸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合益軍儲以豐聚斂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倘遇災難則如之何哉

皇朝蒐畧太祖建隆元年召三司使問兵食之數悉以實對美曰懷州濬邇上京刺史馬令琮日夜儲蓄以待王師上善之通鑑太祖謂趙普曰吾家之事惟養兵可為百代之利蓋凶年飢饉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無叛民予謂議者以本朝養兵為大費欲復寓兵於農之法蓄生之見可言

而不可用哉邵氏聞見錄太宗端拱初北虜寇邊張洎奏曰衆兵積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足矣通鑑淳化五年張詠至益州聽民得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編眞宗景德二年先是河北轉使劉綜上言漢晁錯請入粟授以爵今河北諸州粟貴兵糧既乏費望行漢制以濟軍既而許無豹復言望許進獻粟授以官秩事下三司議奏請以粟多少地遠近為差從之同四年詔諸路所上軍儲之數自今先下樞密院籍記送中書凡遣戍兵必預度所在貴賤約上因問李迪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為轉運時以方寸小冊記兵及粮以備調發上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事仁宗慶曆五年李參為陝西轉運戍兵多而食苦不足參視民閑乏之時合自隱度穀麥之數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之謂之青苗兵食常有餘編韓琦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未嘗語人人亦必信褒兵雖非古然自有利處不為不深議者但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弊乃至此後世既收強悍無賴者以為兵良民雖稅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歟孝宗乾道元年錢端禮等奏差官措置官莊田以助營屯費時租入多則軍儲可足民力可寬上曰永豐圩見隸建康行宮歲收米三萬餘石朕欲撥付建康軍中以助軍食庶幾四年詔欲豐軍食以儲必講屯田之制先積粟以為資乃屬兵而必戰同上

呂公著上言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來則禦之去則捨之道莫先於積穀臣嘗任定州路安撫使河北沿邊大約有十年粮蓋令商賈輸粟塞上而算請錢貨於京師故能致此豐羨訪聞西陲自兵興後至今所儲軍粮只可一二年若緩急更添屯軍馬何以供之乞令陝西經略司轉運司同共廣作計置使沿邊皆增及五年之蓄如此攻雖不足守則有餘

司馬光上英宗曰邊城之請兵無策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廩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沉瘵何時當瘳乎大下之患終在腹心而始在邊鄙邊鄙之患輕在禦敵而重在養兵漢以匈奴千里轉餉而天下困唐以藩鎮耗竭國用而人心離則今日養兵之弊終為他日腹心之大患

嘉熙奏劄師飽而奮則可以成功氣餒而怯則無以應敵故啓行莫急於裹粮足兵莫先於足食常有餘編所以備匈奴增涅中之粟充國所以制羌廖自我有狄患以來兩淮之田既荒而江淮之師仰給於江東兩浙矣京襄之地既失而岳鄂之軍仰給於江西湖廣矣國境日蹙軍儲日艱謂宜倣入粟之制下摠制司諭湖廣之商俾令通客販以救上流之急優其價直蠲其征稅視其多寡等第補爵則必有樂於赴公上之急者矣

蘇東坡云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

頃之閑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其費聚千駟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為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若其將以財為慮乎抑將以兵為慮乎

策略 昔紹興初朱勝非出帥江西親視正稅之外科擾特重亟馳劍奏大略謂沿途所見民居蕭然而和糴等弊乞少革之豈謂今日兵興以來科取紛出猶有如勝非所論之弊十倍讀小東大東之詩喟然長歎奈何如江浙閩廣等處前遞年不得已之科取小亦於此大亦於此也雖然朝廷固不得不已於民民亦亮朝廷不得已於我顧奉行而司存之者亦當以不得已之心推之爾

士大夫憫斯民之所以靡室靡家而不敢告勞者亦庶幾休兵之在望爾幾年儲峙一爐不留忍於蹈襲陽之故轍乎千艘遮截一技莫施忍於棄重慶之敗局乎寧褰粮以求鬬毋寧館穀以待敵有三年之資必思平天水有百日之粮必思滅虜安者爾則師老不至於費財斯民可以免轉般之役乃可以見士大夫愛東南之意爾

嗚呼今日邊臣之防秋者亦密矣封疆之當辦也至於哨騎長驅如升虛邑而出一技以辦此虜奇謀詭數使其果以舟而

民不知饑革之後不得不衣食縣官勞役相資無可柰何率三四歲之力養一空拳之夫其間疲軟老弱雜厠尺籍主師褒妄不加揀擇平時公家役作肩擔石喘息流汗卒有緩急固不可用而例爨養甚無謂也三歲一郊無橫草之功而捐巨億之金帛次第犒給又何為也

兵食二　軍需

以應辦軍需立說

策頭 財與兵孰重愚則曰財重兵與財孰急愚則曰兵急夫師行十萬日費千金兵之所恃宜莫先於財也而愚生妄論有限興師費財其費無窮國家竭東南一隅之賦以贍列屯百萬之兵費亦廣矣稱提銅楮泉通茶鹽輸納官租槩量斛

飛渡之軍果因糧而制不敢動之威猶不可止況今數朝廷以邊鄙之請責州縣以溢額之需詳觀意旨之所在不過事有不辦則歸咎於典家之用無常素具不講於平時赤手難當武庫之儲有限兵家之用無常素具不講於平時赤手難當武庫之儲有限兵家之用無常素具不講於平時赤手難當武庫之儲有限兵

富宏自馬邑首難迄于貳師之役其擊匈奴凡十四出多不過三十萬人少者纔一二萬人自元光二年至元狩六年纔十年而大農已告匱矣於是置武爵造皮幣告緡錢算舟車為是一切之政以贍之以七十年之積曾不足以供十年之費多矣　鄭用雖曰其間雜以宮室遊幸之事大抵用兵之費多矣　鄭景璧云漢初年京師有南北軍而郡國有材官騎士皆藏於民而縣官無養兵之困自武帝取胡越勁騎屯於諸宮列殿始有養兵之漸自李陵將荊楚勇士習射酒泉張掖謂之五校而遊郡始有養兵之漸其後韓延壽守東郡選騎士為私從而取官錢帛以給假之而州郡始有養兵之漸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六十八

武事門

屯營田

名流舉業

立意綴端　因暇以講屯營〇采徵之戍方遣杖杜之詩未歌揄柳方培茅葦彌望斷礎舊譙棲烟含炤鴻鴈失中澤之所麋鹿游町疃之場臥虎不噬非仁也彼雖暫伏而有興起之時戢鷹不擾非祥也彼雖匿形而為將擊之地惟暇故整惟整故暇此雖大保自治之時乎此非車攻內脩之日乎然而千里餽粮士有飢色萬竈雲屯嗷嗷待哺退而謀吾之食則度支告竭大農空虛紅腐乏申戾之積耦耕非戍巳之屯四蜀之總不可以供漢沔之兵湖廣之運不可以達上流之境江浙之餉不可以給兩淮之食豈衆安得如塞下積穀安得如渭中運粮安得如渠量沙走敵幸也其可再乎因粮就食暫也其可久乎是必講明屯營之策於今日亦難乎其為說矣

講行屯營二策〇講行屯營之策於今日亦難乎其為說矣思以為有二焉有閫內之責有閫外之責蓋籌邊者在閫內所以主屯營之議者也禦邊者在閫外所以任屯營之責者也主之者一定則不以方成而遽沮不以異端而遽移任之者一力則耕戰有兩得之利兵民無交病之害矣韃為邊患蓋亦有年暴秋風一高烽火屢警今既越寨紅而邊析聲沉矣暴冰凍雖合哨騎馳今已更朔易而邊遽暫輟矣綢繆

牖戶預戒儆柔此其時也爾謨宏遠經畫留屯圜議昕庭分命帥閫正欲於小暇之隙而為備急之計閫之內外講行營屯之策將募民以耕乎抑將部兵以耕乎募民以耕營田是也部兵以耕屯田是也要必兼舉並行可也

稽古圜議　漢唐歷代屯營（愚嘗攷之漢之營田以兵唐之營田以民其餘歷代或兵或民蓋不一也漢自通西域始於校尉行卒屯田渠黎而車師前王之庭畢用戊巳校尉充國既罷騎兵所留蓋弛刑應募及淮南汝陽步兵故曰九校萬人其都騎伉健胡騎各千倅馬什二則為游兵以衛田者唐因軍屯以置屯田天下之屯凡九百九十有二或隸司農或屬郡內或分諸州軍鎮或以卿少循行或以御史莅瑜或有警則以兵千人護穫地之良薄與歲之豐凶等而三之屯官敘功則視其等為上下夫其制之嚴責之專要之以必至之效故充國計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而天寶盛時關東諸道所收以斛計者餘百九十一萬此其明效大驗然也隴諸道所收以斛計者餘百九十一萬此其明效大驗然也其他如田渭水田荊州則如漢人之制也任峻之募用隋人之立營則如唐人之制也要之皆可省運漕而寬國費兵民皆便也

歷代屯營之利○昔者魏武帝之田於許下也以民而田也其始也軍無十日之儲其終也遂有數年之積孰謂民屯之不可乎趙充國之屯田浩亹也以兵而田也其末田也與有轉輸之患其既田也坐收積穀之利孰謂兵屯之不可乎諸葛孔明之屯於渭下也兵民雜處百姓按堵軍無私焉則亦在夫主將者處之如何耳孰謂兵民雜屯之不可乎或者又謂地之接乎鄰壤者開田積穀或非所宜夫古之善為將者猶且因粮於敵孰謂積穀於邊而不可乎

法祖議獻　國朝屯田本末○國初始創營田務於唐鄧襄三州雜置營田使於河北東西路夫創務以督其耕置使而勸其事務農之政可謂切至然以州而論則僅行於三州以路而論則纔參於兩路猶未及於天下自端拱以來又置使於河東其後獎知古等出使則盡推其法於逐路而屯田之利始博時或調役卒田河北或調丁夫田襄陽兵民蓋通用矣然成說未定衆議易搖作室道謀欲書掣肘此君子所深惜

興之言營田者掇乎此三州之田兵民分耕此陳規之旨也叶興之別也營者防乎此當是時書充國之儲以屬將舉宜土之詳以示宰臣大子之激勸至矣或論定而後為之或熟議而徐行之廷臣之謀畫審矣以規模則必先定以區處則必得其以州郡頃畝則必根刷以守將規畫則必精詳然築室道謀迄無成策不曰兵不可以服田則曰民戶不敢復業是故吾之遂沮而不行者有之行之未久而中輟者有之其能為國家宜勞謹地立制上資君用下寬民力者吾見亦罕矣

營田　大抵古今未嘗有不可為之事有必不可為之者無其人故職閫內者則當主屯營之議職閫外者則當任屯營之責何則趙營畢金城便宜之奏議者紛紛魏尚主北邊屹然不動則西漢以之收破羌之功是主其議者有人也郭汾陽躬耕河中將士有奉軍士皆不待勸而卒能成餘粮之效是任其責者有人也方今廟堂經畫既有先定之規繼自今日又使有把握而無沮撓有堅凝而無牽掣則兵屯可行也民屯亦可行也帥閫分命既有可任之人繼自今日誠能度地勢以區處隨事力而措置民可復業而使之復兵可就耕而使之耕仍設游兵多為之衛及秋一稔迄保無虞則吾之邊儲可實吾之軍餉可省事力壯而精神充自足以破狂虜之膽而褫其魄不然則公瑾永矩數子將有水旱人力有勘奈此也營所以難成也故曰營田者掇乎此三州之田兵民分耕此陳規之旨也叶興之別也營者防乎此當是時書充國之儲以屬將舉宜土之詳以示宰臣大子之激勸至矣或論定而後為之或熟議而徐行之廷臣之謀畫審矣以規模則必先定以區處則必得其以州郡頃畝則必根刷以守將規畫則必精詳然築室道謀迄無成策不曰兵不可以服田則曰民戶不敢復業是故吾之遂沮而不行者有之行之未久而中輟者有之其能為國家宜勞謹地立制上資君用下寬民力者吾見亦罕矣

營田　大抵古今未嘗有不可為之事有必不可為之者無其人故職閫內者則當主屯營之議職閫外者則當任屯營之責何則趙營畢金城便宜之奏議者紛紛魏尚主北邊屹然不動則西漢以之收破羌之功是主其議者有人也郭汾陽躬耕河中將士有奉軍士皆不待勸而卒能成餘粮之效是任其責者有人也方今廟堂經畫既有先定之規繼自今日又使有把握而無沮撓有堅凝而無牽掣則兵屯可行也民屯亦可行也帥閫分命既有可任之人繼自今日誠能度地勢以區處隨事力而措置民可復業而使之復兵可就耕而使之耕仍設游兵多為之衛及秋一稔迄保無虞則吾之邊儲可實吾之軍餉可省事力壯而精神充自足以破狂虜之膽而褫其魄不然則公瑾永矩數子將笑人叔敖矣

設官以其業○夫田有肥瘠地有高下瀦洫有湮塗天時

旅民以耕謂之營田　軍惲於耕不能自養部兵以耕謂之屯田　民惲於戰不能自衛無事而耕兵不病民　瓦礫之場化為禾黍荊棘之地化為膏粱有事而戰兵無乏食　江浙閩廣則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地兩淮荊襄則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人向之腴田沃壤今皆茅蕾而葦白矣向之鎮邑近地今皆狐嘯而鹿游矣經畫措置之未幾以小不便而廢者有矣事功端緒之僅就以小有費而沮者有矣

不可行哉盖自清野之令行而沿邊之民室廬焉灰矣積聚
為盜矣町畦走麋鹿之群骨肉委豺虎之口矣嗚呼狂虜不
足以墟我淮甸而墟我淮甸者清野之令也潰卒不足以蕩
我荆襄而蕩我荆襄者清野之令也彼其澤葵依井荒葛冒
簷屋已盡而捆已毀者今將使之穴處乎委柔荒郊投鈿燒
野犁已賣而牛已殲者今將使之市鏄乎驚塵突使之有山林
之想哀鴻安復起中澤之思嗚呼大田淮泗以為一舉蕩爽
之國何承天之言云耳不知當時清野之令果如今日之嚴
否乎公邊之民可以耕可以戰而三數年間一舉而空之今
東都之曾逞衆虛擲空之計而竟狼狽於風鶴之聲是則吾
乃欲使緑名尺籍伍符者從事乎耒耜是何異於舍五穀而
以藥石養生也哉已則有一乎國也戍之兵以為屯營之術
稍稍募集給之粮具春夏則借民力以耕在周防聯之卒
伍秋冬則借兵力以守上而廟堂主其議下而帥閫任其責
亦庶乎其可行也

堅定歲月之說○今弱胡之馬遠牧三邊之析不鄰廟謨宏
遠經畫留屯圖議所庭分命帥閫其亦知整暇矣今之隸名
尺籍者使之耕可乎然身處行伍安識耒耜慣甲衣安知
稼穡今之哀鳴轉徙者使之耕可乎然井焚蕩室廬誰築
阡陌蕭條田器誰備借曰事力可辦規模可成又恐粟煩來
丹飛哨已集額金未垂清野已迫無游兵以衛之可乎猾突
其來民將何避狼貪而猶耕將何收不堅壁以待之可乎然
失宴安江沱以兵為諱視苞苴而授將鉞以斷役而蓄行伍
時則吾國之事武以懲創前失而不立女貞之一舉如醉中
原之蝡蚌相持此又上天選我以立武之暇也而柄臣寮識
倚逋寇而為忠又彼之蹈機則甚精我之戈朽鉞鈍則不顧
彼之烏合則甚衆我之將驕卒惰則不問時則吾國之武事
以倚籍逋寇而不立邇者蔡城之役閫帥淺謀不知吾國未
有生聚教訓之實而遽欲沼伐人之國倡夾攻借助之說而
誘豺狼於門戶之内是則吾國之武事以淺謀而不立三原
之役閫帥輕舉不知吾國未有車馬器械之修備而遂欲修
東都之曾逞衆虛擲空之計而竟狼狽於風鶴之聲是則吾
國之武事以輕舉而不立

今之教閱具文○今之兵容何如哉夫近而三衙本拱衛宮
城以為根本之地也遂而諸軍本屏翰州郡以為爪牙之計
也今試觀之以戈矛器刃自力者幾人以心膽膂力自奮者幾人毀步諸司皆市井浮浪之徒
諸路禁旅盡田中脆弱之子果能驍勇人人如武雄之軍乎
實借差借占借者甚衆虛額虛名差破者甚濫三司雖有旬
教月教春秋大教然反以為是官吏賞賜軍將燕犒之日何
有於蒐練諸郡春秋之教雖差按教之官然反以是為路分
鈐轄兼權攝擾州縣之資何有於按閱

主意　練兵貴得主將○雖然其責亦有在也盍亦申儆
列屯之主將簡飭沿邊之守臣耳盖兵一也得人則為虎不

穎之間矣夫魏之邊面在合肥陳穎爲內郡汝穎乃都邑也皆非兵衝則北也亦易有如包占寬賒未易經理川原虛曠邊閫之寄要必爲之區畫而後可

通鑑綱目　未詳

通鑑綱目　漢文帝時晁錯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二事今邊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前編　漢武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非但旅連出海內虛耗蔡弘羊桑可謂屯卒詣故輪臺以東益墾溉田稍築列亭上乃下詔陳悔曰遠田輪臺非所以優民也

綱目　西域宣帝神爵三年趙充國度先零羌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屯田奏願罷騎兵分屯要害處人二十畝益積諸谷大費報從之明年羌果降

綱目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詔杜茂引兵屯田以備胡

前編　晉時操引水軍自過入淮出淝水軍合淝開芍陂屯田正始間司馬宣王伐吳欲廣積穀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乃皆濟河論以爲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計除衆費歲餘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千萬斛於淮上此十萬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宣王如艾計江淮資食常有儲運進吳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亦欲與衆均其勞也

通鑑綱目　晉武帝命羊祜鎮襄陽要石城守要爲邊害祜令吳罷守於是戍還減半分以益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始至官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冬有十年之積儲皆開導水陸以杼要衝因陳地形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掌九二十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爲一官一品公田一頃收穀五十斛以供百官之祿其餘諸軍隨遠近各爲等級武官銀青光祿大夫已下至建節將軍凡十五等屯各有主吏以相統攝又分遣軍吏勸課農桑興利除害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谷百萬斛以省度支二千餘萬緡後覺頃大擾河西邪寧節度使牛叡小疏士大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通鑑綱目　屯田○太祖建隆三年罷諸道屯田務歸本州縣

續通考　宋咸平四年陳西轉運劉綜之子於鎮戎軍置屯田因進安國鎮古制置城壕鎖成記一本帝遂從之繼高宗紹興元年詔和州鎮撫使趙零以屯田法募兵上田免以賞行法則吏必慕賞不恤擾民俟其成功朝廷自賞之可也

政準　上謂宰臣曰劉光世一軍月費糜給萬數宜速爲屯田之計同六年上曰前日三大帥屬官陳楠引對朕諭以朝廷贍養大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專意措置屯田此亦自古已成效然軍人亦須先立家計若爲營多闕耳取同三十年上曰屯田事須是先立規模如一夫合受田多少耕牛若

千斯具粮種廬舍之類當令悉有條理規模既定方可行下
庶無後來更改之弊　三十一年上諭輔臣曰食皆民之天
自然立可開食非屯田就緒不惟可以裕民亦復助國經費
數二十二年議者以淮言宜於淮甸屯田以修兵備詔陳應求
往淮東許益民往淮西措置上謂大臣曰士大夫言屯田者
甚衆然須先有定論用諸民乎用諸軍乎陳魯公曰今西北
歸正人願就耕者甚衆已降牛種本錢給治廬舍矣其後應
求請募民耕荒邊其徭役乃七年租賦上四之一雖孝宗淳熙
十五年上宣諭施師點等二十餘年不可兵一旦使之屯田
不知樂從否師點等奏兵久佚初令服田必以為勞才過
一二年人得其利安得不樂屯田本意非止積穀蓋欲諸軍

布在邊鄙緩急有以為用　本朝太宗端拱二年以陳恕為河東路招置營田使
營田　本朝太宗端拱二年以陳恕為河東路招置營田使
欲大興營田編貢宗咸平二年景望知襄州建議襄陽縣有
漳河舊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千頃宜城縣有蠻河溉
田十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
上中下三務政仁宗寶元中范仲淹知延州城青澗開營田
种世衡在青澗建營田三千頃邊遂富實慶曆元年詔令逐
路都部司經置營田以助邊費編十一月田況言每三兩堡
置營田官一員以時耕種農隙教習武藝以備戰鬬高
宗紹興元年解潛為荆南鎮撫使所管五州絕戶沒官田
荒廢者召人使耕分收子利其後荆州牛多仰給於營田

省縣官之半焉　三年韓世忠為江東宣撫使上命措置營
田世忠募民承佃田租初年全蠲次年半減自此營田專用
諸民矣　六年張浚以都督行遣泰江淮屯田為營田樊宣
提領江淮營田公事置司建康府官給牛種撫存流移歲中
收穀三十萬有奇　朝野雜記十年上曰万俟卨論營田之弊極當
大抵營田須是軍自為之則不斂于民而軍食足若使民捨
己之田而芸軍之田恐甚於欲民之為虐也　聖政十二年進
呈留連奏乞與王權同議營田上曰須是令熟議可行與不
可行如與之均分其利使軍人樂然從之方可行也

范仲淹上仁宗臣昨在延州見青澗城种世衡言
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
弓手土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敢定課兵獲羨餘中糶于官
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又可息也
陳康伯上高宗曰古營田之法必行於軍中蓋非特為多事
之時用兵進取之計而無事之後人情或怠於此而事營田
則可以係衆心寬民力實邊固守強兵務本之意一舉而兩
得之　李太伯云今日公田往往多是籍沒之產或為豪黠
占佃或以裁價斥賣公家之利亦云薄矣其勢莫若置屯田
而領之舉力田之士以為之吏招浮寄之人以為之卒立其
家室藝以桑麻三時治田一時習武男耕而後食女蚕而後
衣撮粒不取於倉寸帛不取於府而帶甲之士執兵之銳出
盈野入盈城矣

會肇云自漢昭始田張掖趙充國耕令城曹操以區區之魏力農許下晉用鄧艾田淮北祐田襄陽杜預田荊州荀羨田東陽隋耕湖方之地而唐起之振武皆內益蓄積外有守禦之利故能服叛狄兼鄰國成定南面之業馬宋興當雍熙之間強胡爲邊害天子念守兵費廣而趙魏失寧廢耕桑之務於是方田之法自此始是後開易水疏鷄距修鮑河之利邊也以次立矣然中國一統內輯百萬之師議者以爲豈要然不知兵農兼務哉天子乃遣議臣東出宿毫至壽春西出許潁陳蔡之間至襄鄧得田可治者二十二萬頃欲俾耕屯之兼度其功用矣天子尤意鄉之而任事者破壞斯計故功不立屯田陳傅良云今之屯田已試之事也而其事莫著於

漢之充國魏之棗祇嗟乎二子之迹古人之美名也充國以方隆之漢鬻垂盡之先零棗祇以未裂之中原營於無虞之許下非從事於此也事非所以害其成者無有則其爲之也暇而其實效也亦不亟二子處之奚患哉今日之事未可以是論也秋高馬肥馳突而踩禾稼者中行說之所以折漢使正胡虜之心未嘗一日忘我者也然則求其利者其無借充國棗祇之美名而不思中行說之實患而緩其備哉屯田論

屯營田二　以得人任責立說

策頭興屯營之利者在將帥主屯營之策者在朝廷夫屯營重事也亦難事也懦者畏縮而不敢言怠者苟偷而不敢爲立志不堅者或以浮議而易沮設心不廣者或以小費而遽

休議論相持規模不立謀緒紛亡于玆矣自非任遼閫之寄者規恢經理鉅意必行固未見其能有成功也然而謀畫已定則不可勤搖以敗其計措置已詳則不可沮撓以壞其成自古所患者講明屯營之未有其人也苟得其人必當信任而不易自古所患者規度屯營之未見其利也苟獲其利必當堅守而不移委任以成其志紓徐以要其功是獨非廟堂之所當加意乎

策段古之屯田皆具耕守之利足食足兵於是乎在棗祇許下之屯得粟百萬斛羊祜荆州之屯積餘十年鄧艾淮南之屯十萬衆可支五年食以之經略四方以之強晉平吳且不特此充國之金城諸羌師德之隴州張公謹之代郡莫不有顯效其在當宗朝訪夫如雲群策交進上屯田集議者非沈與求乎盡一屯田事宜者非張浚乎請計口授田貸耕井田器因土宜而勸相者非呂祉乎當時蓋不特此而已也淮西歸正分給屯田則見於宰執陳康伯之論奏襄陽歸正分給閒田則見於劉邦翰之奏請或降牛種器械仍以抽解竹木分治室廬或隨口數給付權免十年差科及免稅賦抑何講行屯田之詳如此哉耕屯成則兵食足可以省餽饟可以寬邊備竭東南之民力以事西北日蹙於一日而國計屈矣剖可燕坐而弗思得人以任責也

兩淮采用兵以前亦嘗行屯田矣然行之未幾而罷罷

之未幾而行甲可乙否至于今而卒莫之定此大抵屯戍之卒習於安逸之樂而不能躬稼穡之勞責之霑體塗足則不樂也應募之民樂縣官之假貸則相與而就耕而責之歲入之粟則不肯也人情之所不樂所不肯是將寢之而不行乎

事略 蜀諸葛亮每以糧少使已意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人各安堵軍無私焉魏武既破袁尚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棗祗請建置屯田操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該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石於是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間所在積粟倉廩皆滿靈帝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紀唐代宗時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躬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軍士皆不勸而耕卒成野無曠土軍有餘糧之效　婁師德為豐州都督衣皮裘率士卒屯田積穀百萬　畢誠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使特成兵常苦調饟之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同上

本朝太祖建隆三年先是唐主用李德明議興復土為屯田以廣兵食所使典掌者非人侵擾州縣大為民患至是悉罷使職委所屬縣令佐與常賦俱詔隨所入租十分賜一以為祿廩民稍休息焉雍熙太宗淳化四年初何承矩至滄州即建屯田之議上意頗嚮之既而河北頻年水潦河流滯溢處處蓄為陂塘妨種藝承矩請因其勢大興屯田種稻以足食因詔承矩往河北按視　仁宗慶曆三年龐籍為延安帥築十一城於險要其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遂為樂土　高宗紹興初陳規為安撫使以境內多官田荒田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凡軍士所屯之田相其險隘立為堡寨

事略 蜀諸葛亮每以糧少使已意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人各安堵軍無私焉魏武既破袁尚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棗祗請建置屯田操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該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石於是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間所在積粟倉廩皆滿靈帝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紀唐代宗時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躬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軍士皆不勸而耕卒成野無曠土軍有餘糧之效　婁師德為豐州都督衣皮裘率士卒屯田積穀百萬　畢誠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使特成兵常苦調饟之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同上

本朝太祖建隆三年先是唐主用李德明議興復土為屯田以廣兵食所使典掌者非人侵擾州縣大為民患至是悉罷使職委所屬縣令佐與常賦俱詔隨所入租十分賜一以為祿廩民稍休息焉雍熙太宗淳化四年初何承矩至滄州即建屯田之議上意頗嚮之既而河北頻年水潦河流滯溢處處蓄為陂塘妨種藝承矩請因其勢大興屯田種稻以足食因詔承矩往河北按視　仁宗慶曆三年龐籍為延安帥築十一城於險要其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遂為樂土　高宗紹興初陳規為安撫使以境內多官田荒田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凡軍士所屯之田相其險隘立為堡寨

與夫人數器用凡所以施行之策詳悉條具開奏　呂祉上
高宗令軍中招徠之衆類皆南畝之人但習於偷惰遂忘故
業公江諸處沃野連壤者計口授田貸之耕牛田器因其土
宜而勸相之豈有不可今法行之初雖若強之及其收成獲
利始知耕稼之樂競趨本業不待勸相故趙充國懷柔於此
誠得寓兵守邊省財足民之要此事全在守將得人行之如
何耳上同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卷

武事門

教閱　附　揀汰　陣法

名流舉業

兵法

敵軍實振軍聲　羽檄風清蜂也雲列時則敵軍
軍實以戰守之具狼烽晝警虎旅星馳時則振軍聲以收戰
守之功中敵軍實凜然如禍至之無日者所以收戰守之具
也大振軍聲赫然轟中興於指日者所以收聲
實相副軍實敵則軍聲振矣夫楚卒已老必無虎視之成漢
市可誅無免烏合之勢則軍實何可以不敵必閒勤練精政
紀其國政汰游鼓弱申訓其國人如是而後戰守之具立八
千勇銳助淮泥鶴唳之聲三萬精強烈炭壁脂韋之焰則軍
聲何可以不振必旗如雲可以落撓槍劒戟如林可以捷
堅利如是而後戰守之功收
用兵有奇有正○用兵無常勢制敵無定謀次機於兩陣相
向之間奮智於萬變發生之頃一有不審禍福隨之與其膠
於正孰若參以奇何謂正先時而為之備隨事而為之謀蒐
苗獮狩兵出於素練糧芻資食出於素備徒庸畚築城壁
之脩舉必素風帆浪舶雲駿舲艤舟師馬政之整葺必嚴是
之謂正何謂奇一事激則一事生一變興則一謀起兵不必

舟師馬政不必盡出於素講而或至捨舟而用車乘而用騎足之謂奇正奇並用斯為善矣

【羣言攝】漢人教閱之制（漢興以來其當時教兵之法略備焉其在孟秋則乘輿御戎路執弓射牲齋束帛賜武官俾肄孫吳之法習戰陳之技其儀甚設也其在十月則車駕幸長安出南門會五營之士為八陣之法其事甚重也其儀雖設其說雖別然皆以乘之為名此漢京師講武之制然爾其在諸郡則每歲八月有郡守郡尉課都試之功凡車騎材官樓船各習焉故漢光祿掌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是已其在王國則講武之秋有內史中尉行都試之事凡平時皆不擅發焉故武帝賜燕王旦書曰非教士不行召是已此漢

郡國講武之制

成周教閱之制（世嘗言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兵於是為之說曰先王不明民以騶武也暫而試之足矣何必常閱兵斂而藏之足矣何必常耀武噫殆未深思古人之意耳思昔成周盛時兵農未分執耒者皆素耕者皆素練之兵居鄉遂者皆素修之武至於中秋治兵者特大閱之時爾平居暇日則戈甲已選矣旗鼓已備矣無一日不修武備也無一民不知軍律也故成周之兵隨方調發而皆足以備一旦之緩急奸雄其有不憚乎威武其有不張乎

【法祖嘉猷】國朝訓練有素○兵不素練與無兵同以不教民戰是蓋聖人之所憂也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合禁衛之兵而

按閱之必極其馳射之精而後已又合諸道之兵而訓練之必極其兵力之銳而後已當是時外以平僭偽內以安京師用此道也我太宗之有天下也一閱武便殺而弧矢之妙潔然可觀一閱軍西郊而軍容之整見者起畏當是時大足以平汾晉小足以閩越用此道也此猶曰開創之始疆場未平文教未一不得不然耳而承平以來武備尤警闢練武之場以會射幸飛山之場以閱軍此在真宗然也因李淑之言而躬閱歐陽之言而精練此在仁宗然也置內教場而俾之肄習之營陣法而俾之按試此在神宗然也　天下雖安不可忘戰祖宗之意微矣

講武規模有三○藝祖創業垂統開天地而立人極時則有大閱西郊之舉有飛山閱砲之幸有玉津閱射之命而太宗繼之第講武臺於城西幸金明池以閱水戰比則以泥一之規模而講武也真宗繼體守文鼓元氣而熙陽春時則御便殿以閱射騎幸飛山以躬訓練而仁宗繼之閱武習戰始無虛歲便殿親試屢飾而尊此則以旅平之規模而講武也高宗繼體中興屢雷霆而奮百整時則閱馬軍於西城命三衙以習射孝宗繼之大閱于白石者二于茅灘者二于龍山者一凡二十八年間舉大閱者五命令整肅中外驚悚此則以中興之規模而講武也

【時文警猷】練兵可以制勝○夫州兵內政之教令被廬邠南之菟治已非古人教閱之正而今則無兵之可鬼無卒之可

練矣其可專徇乎古而不圖伯者之奇功乎用鬬士而決韓原之勝用罪人而爲鷄父之役已非古人什伍之正而令則無鬬士之可用無罪人之可驅矣其可偏執乎古而不參知者之騎術乎若乃府衙騎士之私役上下魚書之停廢令名往往內郡參之還郡亦參之矣田卒尺籍之不知江南白丁之難恃令所在虛徒養驕脆非惟守兵如是戰兵亦如是矣而邇年方有募流民補缺額之請不知欲募流民則財於何而辦欲補缺額則數於何而足如必膠柱乎是則兵力終無可強之時矣誠得制勝之奇方則多亦可用也寡亦可用也增亦可勝也減亦可勝也果何兵之不強哉特在今日參奇正而用之

宴飲於視事之所而謂之點兵　器械久鈍務在清明

娛游於閱武之場而謂之按教　騎馳久闕務在蕃息

足蹈軍門者未必軍律之素明　轅門恬於豢養而不知戰

首戴武弁者未必武事之素習　將吏習於安佚而不知兵

兵可練將可擇而賞罰之典不可斬　貔貅而弧不彎

籍可增額可廢而戰陣之法不可踈　膽喪而肘不運

當今獻策武事不立四弊○夫當人心偷惰之時而舉行乎講武之盛典此今日之所當先也因人心奮發之機而恢張乎立武之宏規尤今日之所當急也執事亦嘗思今日之武事乎自我孝宗皇帝二十八年之間五舉大閱之後以至於今日武事廢弛者垂五十年矣嘉定更化之初南北講解之後此正上天遺我以立武之暇也而柄臣吹虀於開禧之一為此凜凜

軍實當加申儆○今日之軍實何如哉窠占借事供應馳驟內郡有役兵猶可也沿邊果何地乎萬鐶雲屯所恃以決戰

失宴安江沱以兵為諱視苞苴而授將鉞以厥役而蓄行伍時則吾國之事武以懲創前失而不立女真之一巢如寄中原之蟣蚌相持此又上天遣我以立武之暇也而柄臣寐識倚逋寇而為忠又彼之器械則甚精我之戈朽鉞鈍則不顧彼之為合則甚衆我之將驕卒惰則不問時則吾國之武事以倚籍逋寇而不立邇者蔡城之役閫帥淺謀不知吾國未有生聚教訓之實而遽欲沼佗人之國倡夾攻借助之說而誘豺狼於門戶之內是則吾國之武事以淺謀而不立三原之役閫帥輕舉不知吾國未有車馬器械之修備而遂欲倏東都之會逞乘虛攫空之計而竟狼狽於風鶴之聲是則吾國之武事以輕舉而不立

令內侍蕭延皓取廣德兵教習標槍傍牌既成引對便殿賚訓祥符六年詔在京師諸軍選江淮水卒習於金明池　仁宗韓朝琦鎮定州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狀范仲淹在延州料兵分教朝廷推其法於諸路編年高宗炎建三年上諭宰執欲親閱武曰朕久命諸將各閱所部人馬以別能否當召卿等共觀　孝宗乾道二年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教場按閱軍馬政淳熙末聖旨令兩淮弩手掌切閱習務要精熟伺候朝廷不時點摘姓名前來帶甲拍試考其優劣以議賞罰朝

先正論　康定元年韓琦言昨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於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諸部司分所試

中人為逐路教押軍陳以士卒所習精粗賞罰如此則老懦者不能自容勇壯者各思奮身後免主將爭占精兵專為己衛也　治平四年蔡挺言渭州裁減諸處占使禁軍二千三百一十六人歸營教閱及拍試武藝乞降詔獎諭令其餘州皆依此施行　會要

文集舊章　東萊云人有常言曰兵者治世之所諱也治世之士不言兵治世之民不執兵變刀為犢變劒為牛變矛戟為鉏耰變營壘為畎畝凡為古金版六韜之書皆束之高閣使天下不復知有兵之名然後足為至治之極嗚呼何其不思之甚邪治世雖未嘗好戰也亦未嘗忘戰也雖未嘗用兵也亦未嘗去兵也

將也齊一齊也管仲相威公九合諸侯其後敗於中行偃敗於郤克非齊兵乎特將非仲比耳秦一秦也白起制其兵以吞六國其後敗於鉅鹿敗於函關非秦兵乎特將非起比耳會稽之兵羽嘗用之羽之後則無聞長沙之兵堅嘗用之堅之後則無聞以是觀之兵之所以未練者兵乎將乎將誠得人則兵可克敵執事毋謂愚言為迂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孟冬天子乃命將帥習射御角力　記月令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論語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左傳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國語　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與金鼓之聲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　百不當十　晁錯傳

歷代事實 周成王有岐陽之蒐左昭四年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禮宣王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馬嫡車漢文帝中年匈奴發憤遂躬我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能射上林講習戰陣匈奴聞漢有官騎士習射御騎馳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丞長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樓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省之北堂書鈔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置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志漢書以立秋之日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習兵法習戰陣之儀作六十四陣斬牲之禮名曰貙劉肄兵之禮名曰乘之東觀漢記唐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內遂令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場建旗為和門禮緯含文嘉唐太宗初即位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朕居開無事則為汝帥突厥入寇則為汝將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乃賞以束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由是數年之間悉為精銳通鑑唐元宗元年講武於驪山以軍容不整流郭元振斬唐紹諸軍多震慴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圄李光弼治師訓整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森精明陣本郝延玉善布陳申號令鳴鼓角部伍作進退若一延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每校旗不如令輒斬由是人皆自効傳曰勇而無禮必敗兵力疲此遂逐河東節度使太原承制得收得敗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

練習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鬬智不鬬多歐陽公嘗以是告仁宗矣兵患不精不患不多司馬公嘗以是告英宗矣夫二公深於世故者其知用兵之利害悉矣而顧以多兵為慮其亦有見於此者蓋前代用兵每以少取勝以多致敗李陵以五千而勝單于李靖以三千而破突厥以若人而用之亦何貴於兵之衆哉則符秦百萬送死淮淝尋邑之師亦以敗聞此祖宗之所深察而二公所以拳拳於此也

策略 周宣王料民於太原而仲山甫以為諫世儒惑其說遂以為古者之兵出於民而不揀是未知小司徒遂人之屬所謂辨其可任者與其老幼廢疾則閱已揀之於平居無事之

先矣況其可任之數如三人二人二家五人中家又各推其
壯者以供徒役一人之數乎夫其七人之中既揀其三人五
人之中既揀其二家五人而又其征行也就三人六人之中又揀其二家五人之中又不過推擇其一人而已
然則兵如之何而不精乎
呂源欲用建隆三四年故事按籍親閱武藝黜其無勇者給
以材木賜以耕牛處以良田使有歸老之所此最良策蓋以
武藝進退之彼自不得而有辭使退有所歸彼又不至於生
怨上不失恩下不生怨兩得之矣
夫兵不簡汰其患大矣平居無事有坐食之費方外有警無
戰陣之勞聞絕塞荒陬曷嘗不辛酸動容論強藩勁虜曷嘗
當以擇將為先○嗚呼講求今日練兵之策當以擇將為先
軍得其人非惟可以革冗兵之計訓練特其餘事耳朝為怯
儒暮為剽銳者非兵也將也朝為壯兵暮為敗卒者非兵也
將帥駑自卻耕夫不足給其食蚕婦不能供其衣方且率鍾
致石以散哺驕子陵水徑地以姑息兒戲是其為患不亦大
乎胡不取其痛惰而去之胡不擇其羸弱而黜之胡不選其
老耄而釋之

事料 漢文帝詔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
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
軍紀宣帝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
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
將軍屯兵本紀光武北軍省中壘胡騎虎賁三校止為五營光
祿勳省戶騎車凡三將及羽林令衛尉者旅賁衛士建武六
年罷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和帝羌犯三輔則置長

安雍丘二尉永平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以後盜賊作海邊遼稍稍增兵順帝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魏郡常山六百一十六塢　唐高祖自太原發兵三萬及起義兵得兵一十萬及天下既定其願留宿衛者僅三萬人　本朝太祖受禪始簡周代之兵中外摠十二萬　開寶九年上有遷都之意晉王切諫上曰晉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真宗咸平中蚤戰士至五六十餘萬人天禧嘗與宰相向敏中論及兵冗上曰當議裁損但存精銳耳仁宗慶曆五年田況言夫國家所養之兵其上者戰其下者役苟不能堪此則為冗食宜分遣幹臣揀選放停繼慶曆臣僚上三弊五事有曰今天下之財用困乏其弊起於兵興昔漢武帝耀兵黷于師纔六千耳乃有在城中者然則止數千人取之耳符堅下淮淝號百萬而謝玄纔三萬人一鼔而亂之隋師入陳vs合三元帥九總管凡五十萬兵然不過張形勢以為後駐耳所遊偏將如賀若弼韓擒虎輩分道先入若弼所部凡七總管甲士不過八千韓擒虎自橫江濟采石纔五百人而止耳以此觀之兵衆則易亂適足以資敵是惟全軍不動耳一敗不支則自相踐蹂至如關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師至譬之兩人相當一輕捷而一重滯苟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重滯者必困矣

策題 孔明祁山之師戎陣整齊魏之朝野恐懼謝玄淝水之捷部陣嚴整堅謂此亦勍敵蓋戰陣之有法猶棊之有譜也合吾之法者必勝戾吾之法者必負故古之善用兵者必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陳戰陳之法不明而曰戰必勝攻必取者吾未之信也

策目 嘗觀古人之陣法矣自黃帝而奇正之名立自太公而步隊之法分孫吳有常山蛇之勢武侯有八陳之圖李靖有六花之號是皆互相祖述而特變其名也然此乃論其制爾若夫臨機制敵有以身陷陳者有背水而陳者有示弱而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傳家伊川云古者兵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有以百騎而斬千級者有以十數人而卻數百人者至如秦紹以四十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阻官渡而曹公以二萬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列陣於後者有直出陣前者有衝其中堅者有三陳破虜者有連陳勝敵者有圍陳外向者有依山而陳者有以兵出敵人陳後者有大呼令敵人陳動者其若是之

不一也此則在人用之何如耳

善爲陳者常中有變正中有奇奇正之相生常變之迭出敵或擊吾東我則出其後倏忽變詐使敵人之不可測古之所謂常山蛇者首擊則尾應尾擊則首應或擊其中則首尾俱應其決勝策功豈不恢恢而有裁

事料　古今陳法不一自黃帝因丘井而立八陳之則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陣以中心零奇大將握之爲握機陣　周之始興太公繇其法以二千五百人分爲五方空地四處陳間容陣隊間容隊　唐李靖爲六花陣有兩廂有兩廣候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曲折相當是成六花而將居中　太宗曰陳數有在中心變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數起五終八何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又一也靖曰古人秘藏此法或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例後世僞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本朝雍熙中契丹犯邊太宗嘗制平戎萬全陣圖以授大將裴緒又嘗約李靖六花陳爲八陳之法

仁宗朝韓琦鎮定州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陳　神宗熙寧六年上論結隊法以謂今之邊臣曉知奇正之體者已自無人況能正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故五陳之變出於自然非強爲之耳　神宗朝嘗詔有司習李靖營地用六花爲七陣又酌古今之宜約李靖之法爲九軍又詔沈括離九軍爲九陳又用李靖陣法作四衝

策頭　兵法　以人法兼用立說

兵以勢合則知制兵不可以其法兵以機動則知用兵不可以泥其法何謂勢分屯布置左澤右山出沒之有其方進退之有其節首觸尾應而首尾之形有定正動奇翼而奇正之體有常曰方圓曰牝牡曰天衡地軸之分布曰七八九六之經緯皆不外乎八陣之勢故曰不可無其法何謂機量已知彼居逸待勞動靜之相時翕張之視勢示強示弱而強弱非可以定求擊寡擊衆而衆寡非可以常算曰攻守曰動伏曰前後緩急之變化曰長短掎角之相救要皆深察乎一時之機故曰不可泥其法

策略　有增竈以示其強者有減竈以示其弱者則或強或弱有其機也有築營固壘以守其攻者有塞井夷竈以攻其守者則或攻或守有其機也有伐鼓必六十鼜有擒虜者止用三千則用多用少亦有其機有七擒七縱以示悍酋有拔幟囊沙以破勍敵則用奇用正亦有其機有堅臥不動以沮敵氣有連發三矢以定大山或持重或挑戰其機有不同也有破先零必待於屯田有破莎車不俟於再舉或持久或示速其機有不同也

欲和欲鬬以疑其心鶩東驚西以分其力餌之以飽其欲驕之以昏其智退避以老其師淹延以飢其衆張其左翼其右

乘北未陳整而向之壓於前鼓於後以其可圖疾而趨之或
拔幟而埋井或決囊而縱炬或添竈減竈之異其行或面水
背水之殊其陣或七擒七縱之奇其謀或九攻九拒之妙其
機嘗觀古人言兵法衆矣奇正之相權利害之相傾戰守
攻圍之法蓋以百數操其說者宜無敵於天下今觀張良之
佐漢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其學實出於太公韓信之用兵
戰勝攻取破趙魏下燕齊其鋒莫當而其法皆本於孫武是也
皆有得於兵法者也然霍去病之屢勝匈奴則謂何至學古
兵法張睢陽之堅守其城則謂未嘗依古法則人不專在於
法也以至趙括之好讀兵法而卒敗於長平馬謖善論兵法
而卒敗於街亭息又法之不足恃也故愚之論曰制而用之
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

事類　李靖曰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
後權謫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
能出其閫閾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以四萬五千
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法也齊人得其遺法至
威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殆不知兵制乃本於王制
也靖曰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尊為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
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
所傳兵家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
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
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七書問對孫子
武者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試以婦人後有孫臏與龐涓俱
學兵法龐涓自剄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太史公
曰世俗所稱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本張良
得黃石公書乃太公兵法常習讀以說沛公沛公常用其策
傳韓信斬成安君諸校賀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
背水以勝何也信曰此正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
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　霍去病上嘗欲教之
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　唐張巡用
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　本朝太宗覽兵
法嘆符經謂左右曰此皆詭詐不足以訓蓋奸雄之志也

仁宗嘉祐六年郭固編校御閣所藏兵書　神宗熙寧四年
召顧臨問以兵學　五年詔賜王韶御製攻守圖行軍環珠
武經總要神武祕略風角集占四路戰守約束各一部頒之
神宗熙寧二年上曰今兵無紀律有紀律則足以勝敵故兵法曰
石曰紀律所以自治算數所以勝敵故兵法曰多算勝少算
不勝況於無算乎今非但無紀律尤患無算數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

有南仲纘荊之熾迫矣而城彼東方則有山甫蓋嘗玩繹詩人之言不曰朔方之熾迫矣而城也而必曰城彼朔方不曰東方之有城也而必曰城彼東方意若以人之險而移諸彼地之險老然後知地險固可恃而人險尤可恃有田單則可以復齊城有蒙恬則可以守秦城有張睢陽則可以扞唐城是三者皆以人之險而守夫地之險也古今天下中國必有夷狄既有夷狄能不撓我中國邊城設險守以良將將誠得人則老熊當道豹子敢過乎故山可慕也而非山之山不可得而躡水可沼也而非水之水不可得而沼不然石頭之疑城不足懼也胡為可使魏武之退騎城門之大開不足敵也胡為可使司馬氏之退舍是知設邊城以為險其險未足恃得賢將以守險其險斯可恃從古固然其在今日尤當加意也

城築當視其時〔濡須築塢魏人莫侵平原修城胡羯難犯自昔言城築者率以是為有功長城雖築秦社竟墟蒸土雖堅赫連終滅自昔言城者率以是為無益見逐識微之君子以為二者俱未也夫城築之役興於太平無事之時則易為功作於擾攘多故之後則難為力夫亦審處其時之如何耳

形勢者之罪也

築城屯兵為固〇昔申公巫臣與梁丘公立於莒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誰以我為虞未幾楚子重自陳伐池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觀此則僻夷猶不可以無城而況名都大邑江湖之要害係焉城之不築也明矣昔劉表攻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招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而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貿猶潮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觀此則一編氓城百夫卻步況屯官兵以教民兵未有不可以守城也明矣

法祖嘉猷 城守要得將帥○趙清獻公進備邊一圖其論守城必歸之籌策之帥郭進上平戎五畫其議統兵必以虎之將先之蓋城者邊之堡障兵者城之爪牙自古之所不可偏廢然城不自固任之將帥而後固兵不自強委之將帥而後強苟將帥猶不任其責則其事將誰寄故藝祖嘗命諸將曰邊城朕固當脩築堅守亦在卿等孝宗朝有陞差統領官之官兵教未戰之民兵器用聽其自便甲冑從其自修處之有方優之有術積日累月而義勇不獨稱於陝西民兵不專美於河北矣

邊城守之以人○有可恃之資者當思所以保其資有善勝之勢者當思所以固其勢今夫一家之中宮室具焉高其垣墉固其藩籬外莫得而窺也然中有人焉宣捍禦之勞則無可乘之隙鼠竊之徒望風而遁不然彼將如涉無人之境矣

故作宋長城必有檀道濟為唐金城必有顏眞卿田弘正治魏憲宗有為朕長城之言李英公守幷高祖有堅於長城之語邊地以城為固邊城以人為固孰謂徒恃地之險可不資人以守其險乎

綺語駢珠 雉堞風清邊勢隱然　金城萬仞見者膽落
譙樓月淡虜騎退聽　都城百雉望者心驚
金城鐵壁觸之者碎
蜂屯虎據守之者堅
吳漢為深壁固壘之計而隱若敵國何壯也人險於地也
李勣據四通達八之衢而堅於長城何堅也地保於人也

巉巖絕嶺樵者腰斧而入焉至虎豹據之則乃懼而不採
深淵巨澤釣者擊楫而遊焉至蛟龍潛之則乃畏而不漁
鑿池築城敵國未保其不吾犯焉至得良將守之則敵國將
望風退避而不暇蓋有招之而不我攻者何哉地險可恃而
人險猶可恃也

當今獻策興築不憚勞費（今之議者不過曰築城則費廣
役煩也屯兵則給餉未易也愚不暇遂引裴度崇韜興築之
事與夫充國鄧艾雲屯之迹竊謂成大功者不計於流俗避
大務者不惜乎小費今來古往事變民流安可施垂衣拱手
之化於拯溺救焚之日哉天下之事當問其自出於民不當
問其有費於官官亦取之於民也取民以利民勞民以衛民
其於民也何病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久寧顧其間
規模之廣狹歲月之久近移徙之利害工役之煩簡屯戍之
多少餽餉之需索有非片言所可盡耳

海臨改築之宜○鞬為不道荐食中原自瑕而堅按為常法
曩歲由襄而蜀由光而黃今則自西徂東矣通州一帙百萬
生靈為肉為魚尚忍言之彼虎狼其心其肯得志通州而遂
已乎廟謨深遠亟命衛臣相海陵之改築為通州之寓治知
所戒矣抑愚聞之顧已墮之甌不如保未缺之甌整已敗之
枰不如護渾全之璧今之通州甌已墮矣枰已敗矣顧而整
之尚奚益矣海陵之甌固未缺也海陵之璧猶渾全也如鄭
人之畏鄰戒可也如虞公之不備不虞不可也改築之役又
而私室則罄如也今又迫於邊患之頻仍雉堞之頹廢欲大
興修築之工一新磐石之固官無所出必取辦於民民無以
應必激成其變吾恐衛民之心轉而為擾民安邊之謀變而
為擾邊無亦量其緩急而以漸為之則工役可與而民聽且
不駭矣

生意收斂守城在得其人○雖然城不在高有兵則堅兵不
在多有將則勝苟惟不然則萬里長城不及蔑階之高若林
之旅如入無人之境邊城有詩書禮樂之寇雖不能免圍
之郡則不城而堅無兵而固如近歲壽春之寇雖城之厄而城守得人終能堅忍以俟援師之至一城之生聚
得以全濟皆由乎得人之效況夫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守之

效死而不去尚何冤之足慮哉愚也敢以萬里長城者爲當今守土大夫邊勉

海陵城築最急（雖然城有要害地有急先近戚通州失守海陵孤危其震搖内地關係不淺城此援彼獨非今日急着乎何者海道由山東膠西一帆可以渡淮平陸由山陽臨城一鞭足以飲江萬一淮東之勢潰自腹心淅右輔蔣寧不震動則夫固海陵者乃所以保淮東保淮東者乃所以安淅右是可忽與昔紹興初元張敵萬守泰州韃辣引衆攻之爲敵萬所勝擒其壻殺五（錄衆海道恃以無恐而臨安駐蹕之議定矣泰州簡前日也今狂韃来必如韃辣之善戰也守者而有敵萬馬何患不如紹興之捷哉不然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喜爲此懼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城郭溝池以爲固記禮子服景伯曰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左襄十年鑒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

歷代事實　周掌固掌修城郭溝池之固（禮夏）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詩出車）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詩烝）孟淳彼韓城燕師所完（詩韓）奕晉侯使士爲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謹寘新馬士蔿曰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左傳五年）秦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通考秦魏高閭上表）唐張仁願神龍中取漢南地築三受降城其利有五（本傳）

皇朝典章　真宗咸平四年邊臣請城綏州大屯兵以通党項延臣互執利害久而未決呂蒙正等以爲不便李流等以爲脩之便乃命按視繼仁宗康定元年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仲淹曰金州當邊衝我之蔽也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爭力戰御之遂寨禁兵築萬安城而還种世衡言于仲淹請啓故寬州寬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賊衝右捍延安左可救河東聚北可圖銀夏仲淹爲請于朝詔世衡即廢墟興築版屋出爭世衡且戰且城城成賜名青澗世衡改秩主之（慶曆三年鄭戩言水洛城其地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繞帶河渭肥田沃土廣數百里冷若就其地築城實爲封疆之利從之　四年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利世衡將偕使甲士晝夜築先遣人以計欺虜虜果不爭又召三族酋長犒之諭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族因遂服從並同高宗紹興三年吳玠引麾下兵由間道趨三泉縣救劉子羽子羽以潼寨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儲粟守之事實）

紀論建　沈清臣上言陛下志在克復先爲備邊之計經理荆襄兩淮以固吾圍凡浚築城池增修關險教閱民兵蓋無所不盡其至議奏查畜上言今積甲於大江之南遍陲千里無藩籬之限臣願陛下修險隘築堡塢列烽燧遠斥堠必使各據要地聲勢相近又擇沿邊守臣許之久任責之增陴積粟

蘇子由云古之善守者躍其所要害之地則敵人不敢過而爲盜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過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則腹背而受敵此用兵之深忌也故欲收諸小弗皆廢以爲守障置大屯於要害之地以形制我狄高城深池積芻守備使可以對敵踰月而不陷策賢良東萊云劒閣非蜀險長江非吳險蜀之險在於漢中而又有爲漢中之險者吳之險在於長淮而又有爲長淮之險者蓋長城深池扼疆保境使敵人不得以窺測吾之內地則險爲術博矣昔諸葛亮知此說故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今之興元之西縣是也且興元於蜀爲極邊蜀能城之以示險自是魏人出師止於南鄭而終不歷二城以謀蜀吳呂蒙知此說故築濡須塢於濡水今歷陽之含山縣是也歷陽於吳爲極邊吳能城之以制敵自是魏人稱兵於濡須口而終不敢踰烏江以謀吳非特此爾前使郝昭修治其城故孔明踰月相拒而不能克以陳倉之城堅也吳臯席水攻之勢以擾合肥矣合肥於魏爲東鄙滿寵部移屯而立新城以故孫權果歲出師而卒無成功以合肥之城固也由是觀之城壘之設內地不可不全而極邊不可不固極邊之壘不植則僵不修則壞虜邊隙而不知加慮甚非所以安也

城堡二　清野移治　以先事設備立說

秦攻滑將襲鄭而先滑也鄭有備則及滑而不及鄭晉伐虢將取虞而先虢也虞無備則滅虢而遂及虞自古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而況震于其鄰不戒可乎

策曰柳營人靜揄塞馬開人皆以無事之時視之君子則汲汲然爲先事之防羽檄星馳狼烽夕舉人皆以多事之時怵之君子則整整然爲應事之暇君子所急人之所緩彼之所急非獨異乎人也惟不以無事而以多事視無事則先事慮事終無可慮之事矣苟或遼鄙撤防介胄弛用玉關無恙黃河安流版築雉堞之未備者不知其所可備藩籬門戶之未防者不知其所以防怠心啓於燕安之餘而事變兆於弄蜂之際寧不誤人國哉

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夫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王而韓擒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大壑必無可濟之理未幾師隨濟矣甚矣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也國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虞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虞也淮者江之虢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固矣不然愚恐未可一以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夫江者紀涉所謂衛之不遇數處直差易爾是又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

立意緊端 積輕積困之說○魏馬下牧泰鞭欲投敵之待我者已有積輕之心陳師益墮楚力告疲我之應敵者方有積困之慮敵可使之畏我何可使之輕我也輕且不可況積輕乎我當制敵何可困於敵也困且不可況積困乎何謂積輕如一室單微藩墻缺壞外寇窺伺已非一日始闖門戶終入堂奥矣噫嘻守國猶家庸可啓外侮之積輕耶積弱滋輕第恐輕而不可抶耳何謂積困如元氣虛耗肢體類墮外邪交侵已非一日始入腠理終入膏肓矣噫嘻保國猶身庸可使吾體之積困耶積久滋困第恐困而不可起耳

事會而無用急之規模則天下不可為也封疆不謹戎馬蹂躪止於西淮其視東淮則恍如虎據之勢是猶知中國之有人也今哨騎剽掠直抵揚維是不特淮西之可憂而淮東亦急矣曩塞馬蹙動止於高秋當其炎蒸之時則退為燕棲之計是猶知天時之當避也今叛卒結援無問春夏擾我三邊是不特秋冬當防春夏亦急矣曩逆黨顧望遥伺長江其視海道間關甚於龍蟠之駭是猶知地險之不可犯也今通州既破視若

無人不特江面之當防而海道亦急矣左支右吾動成掣肘東直西補俱可寒心不如意事常十常八九此非至急之事會若不可為者蹴然而事迫而智生變譎而謀奮向若戎背叛侵我王略甚於突如之豕使吾君果能如宣帝覽戊申之奏而報甲寅之可則羌種不難降矣向淮冦未臣不銜王命甚於負嵎之虎使吾臣子果能如崇文卯漏受詔辰漏出師則三世不庭之寇不難縛矣向徐戎並興四郊多壘其若未斷之蛇使我諸閫果能如魯侯誓旅戒惟戎甲戒惟築之備則徐戎不難禦矣多難乃興邦之基殷憂啓聖之漸堂堂中國特患無自立之志耳此非用急之規模尚可為者哉

稽古偉議　地險人險相資（陳帝失淮甸而召隋人之禍南唐能把淺而延周師之釁是不得淮甸不可以經中原也然使以淮甸用而不用淮甸以人則頭目徒具風采不揚首其挫矣吳失荊襄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秦師沔北朱序必欲置中城之守是不得荊襄不可以爭天下也使以荊襄用荊襄而不用荊襄以人則項背雖存筋力不到腰其僂矣曹操破漢中而蜀人無自固之勢姜維保漢洛而鍾氏覆無人之境是川蜀非我有六合又不可得而用也使以川蜀之勢用我而我不能用川蜀則委末僅全徂伸不請尾興不掉矣古人善守規模（故嘗論三國之事以為善守淮者莫如魏善守蜀者莫如劉善守荊襄者莫如吳滿寵新城之築以吳之諸將如虎極力苦戰卒不能得長淮之寸土然後知淮未嘗不可守也荊州既分而孫權與呂陸諸將間關百戰卒能全而有之蜀不敢東下魏不敢南渡然後知荊襄未嘗不可守也自常情觀之淮一也亦有如陳宣之北伐不旋踵而盡沒于周矣蜀一也亦有如李氏之竊據未幾而就擒者矣荊襄一也亦有如後梁之國于襄陽遷于江陵而卒不能以自立者矣而三國之時卒能鼎立於天下何也是當論其志而不當論其勢也

法祖嘉謨　大規模以守邊（且祖宗之北邊自燕而北今也自淮而北祖宗之西邊自夏而西今也自漢而西祖宗之邊可以邊言今日之邊不可以邊言蕞爾腥羶穢我中華蠢爾鱗介襲我衣裳使豪傑見之拊心浩歎扼腕長吁不復舊物不已也以吾之內地而外之以吾之赤子而委之君子以為過矣且今日言守禦之要者不過曰海道周環支流曲吾之守在海江流上下津涉徑渡之吾守在江江海之外吾不知也言守禦之大者不過曰淮甸萬里江之蔽障也吾必守淮甸荊襄重鎮國之襟喉也吾必守荊襄淮甸荊襄之外吾不知也滄吾湟池崇吾城堡吾固吾之疆守徂版圖而已獨不曰齊之疆皆吾之疆乎周之版皆吾之版乎吾之弊弧可植也而姑蔑之旗亦吾之旗也吾之鬬艦可備也而餘皇之舟亦吾之舟也不以今日之邊為邊以祖宗之邊為邊則規模必宏制度必廣而後備禦之策全矣

頭為咽下流以江淮為手為足如貫索之珠聯以為一山之蛇擊之斯應屏蔽扞衛之勢然也吾觀元末始犯鎮江韓世忠邀之焦山而長綏一縱大會哀通保江南者有人矣擒滅戶於六合游韃辣於承楚抑又有若張敬德劉光世者駐逆豫再謀南寇大駕新臨江上而觀鏖黎陽虜已喪膽壯江而若有人矣還兵合淝以作士氣戰李家灣而破孽兒抑又有若劉光世楊沂中者焉最後逆亮渝盟虞允文上下爪洲采石之間而車船一路鯨鯢自鑊固江而者有人矣設伏於皂角林而斬景山四兵於應城縣而援進沿抑又若劉錡成閔者焉當是時也進而臨江則虜之巨艦無所施退而趍淮則虜之鐵騎不足恃東擊而西應左牽而右連蓋惟形勢之便戰將帥叶和上下戮力人也非險也

時文彙編　定則存安則亡習變而能制其變雖事勢之急不足慮習危而不以為危雖時勢之稍寬尤可憂蓋制變之術不習則深以為畏習則不以為難故事勢之急君子不患患矣憂危之心不習則深以為懼習則不以為意故事勢之寬君子實深懼焉故習於制變不可無也習於玩變不可有也厥今天下何如哉昔所憂者閫戶耳今則闖乎堂奧昔所病者腠理耳今則迫乎膏肓非急證歟然而勢不迫則智不生變不鼓則謀不奮故識者以為事勢之急不足慮今日之時何如哉於東攘西補之餘而有江淸淮晏之樂於左支右吾之後而有上恬下熙之安非稍寬歟然而危機急而忽平事變興而徐定識者能不以此為國家憂乎洪惟皇上厲志規模恢疑遐境廷紳進言有以遵防為急者愚切謂今日之事勢可謂急矣君子不以為憂今日之時勢亦稍寬矣君子深以為慮何也一變出則一智生則急者扶國之藥石也尤可以為明時幸一變息則一心墮則寬者敗國之鴆毒也豈得不為明時慮乎

先事以嚴遏備○嘗觀漢世所患者匈奴耳然漢之君臣未嘗一日忘也有一日之暇則為一日之謀有一歲之暇則為一歲之計當晁錯言兵事時匈奴雖時為邊患而國家富庶民俗康阜未有旦夕之急也晁錯方言兵事又言募民入粟方言募民入粟又言徙民塞下文帝不惟不罪其言又隨輒用其言故寇下之粟足以給食塞下之民足以殺敵匈奴雖為漢患而漢則有備匈奴之具矣

遏患生於所忽○夫事勢之已然者固可慮事勢之未然者尤可憂嘗歷觀夷狄之變未嘗不掩卷三嘆焉周王奮天戈攘獫狁理南海截淮浦三陲晏然矣異時驪山之禍明孽於西戎乃向時之不治者也漢人舉北庭之師破龍庭焚屬纊銘燕然戎亭虛候矣未幾背畔之患浸潯於南部乃向時之所擁護者也唐之初世所患者突厥耳頡利霆掃北國已墟而後之侵迫畿甸者非出於突厥而出於吐蕃唐之中世所憂者吐蕃也河湟入籍西戎內向而後之憑陵內侮者非出於吐蕃而出於南詔強弱之相仍盛衰之相踵有不可得

而預計者吁可畏也哉

綺語騈珠

先之以大保之治內
勉之以車攻之備禦
繼之以采薇之治外
加之以六月之興師
不以御敵之後而遽變草耶之色遂忘其北顧之憂也
不以勝虜之餘而隨折安石之後頓撤其南牧之備也
以某師可以當一面　某所糗糧已辦集也　事事嚴整
以某卒可以備一路　某所新募已計選也　色色精明
未警而先警　飛狐白馬襟帶之衝不能嚴備也
步徹而不徹　榆塞石城金湯之險尚多廢缺也

當今獻讓進取難自守易○今姑以進取之形勢而為自守

之形勢則勢不可以不進不可以可理也聚不可以不
復也幸毋曰禪已亡而孫氏存孝未平而司馬興有吳者可
無籍於蜀也幸毋曰孫氏塢濡須而足以禦抗陳氏限長江
而足以拒齊有江者可計無賴於淮也幸毋曰西陵叛而終�tiān
於吳襄陽失而終歸于晉江陵既重襄陽當自復也如將復
其所當復則弱也淮也襄也皆所當經理而綏修也上流不
可以不備也他道不可以不防也幸毋曰荊州舳艫敝江而
下操其送死也幸毋曰漳滏之啓齒歟則傳歷起伏率兵鑿
何足以窺吾上流之險幸毋曰王濬之來所當備而橫江之
出渾何足憂幸毋曰杨素之進所當防而廣陵之出弼何足
慮彼未必有以識吾他道之便如將守其所當守則上流也
他道也皆所當周防而曲慮也

保其全蜀愚願朝廷之上以前日規恢之精神圖今日鎮靜
之事業以采薇治外之意而為棫樸官人之規模鄭重於分
弓之際謹審於建閫之時擇三大帥之才委以三大鎮之任
申之命令責以事功便之牢固其城池厚貯其粮穀形勝相
望有鳥峙之勢首尾相助有常山之形由是而日闢萬里掌
運九千收拾餘燼背城借一我未必弱敵未必強
守險以固東南○漢楊下流之啓齒歟則傳歷起伏率兵鑿
擊如中興之力戰則我不退快敵敢輕否南郡武昌上流之
腹心歟則焚舟毀筏齊力射虜如中興之死守則我無踈漏
敵敢輕否夔峽湘澧之喉吟歟則領兵千餘徙治夔州帥閫
移軍直向鳥澧如中興之進守則我不畏慴敵敢輕否能如

是則東南半壁天下尚可為也故曾長大息而而之說曰使襄鄧皆惟一岳撓四川者止二吳扞長淮者止一韓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赤手捕蛟易者能之乃今擁節荊湘者不減一岳之聲名聞聞四川者何忝二吳之威望把歷長淮者豈乏世忠之氣槩何必遲疑縮為徘徊不進之師何必驚憂畏沮有未戰先敗之意范公鎮蜀曰虜以死而求生我以生而畏死不知畏死者未必不死不畏死者未必死　愚請持范公之說以激之曰死中有生事猶可為偷生畏死何事能為矧宣諭之有命節度使之有制金帶仙苑袍之有賜聖天子以國士待諸帥矣諸帥當以國士報可也

生意收結　海道尤為險要（雖然是數者皆險要之地而海道之險猶今日利害之衝近者通州一變不惟維揚當慮而眞泰亦震矣眞泰震則蘇常輔郡俱將荷擔矣戎情叵測聲東擊西許正迭出以分我之備而殺我之勢而況眈眈之視其欲無厭得隴望蜀漸入蔑境借使不為錦帆駕風之謀安知不為衰氈絕山之舉為今之計盍於登萊漣水增置重屯以遏其衝突之衝而為要擊之計庶使知有腹背受敵之畏不主以無人視吾國此又當今制敵第一義也不然海門失守賊船得以出江矣書生憂國之言惟執事恕其狂瞽

今地勢蜀為急○雖然抑又有為今日獻者諸於終篇言之夫自捐襲既殘之後西蜀之險乃吾必護風寒之地昔司馬氏既收巴蜀則秣陵之禍必慘矣符氏既吞蜀沔則淮淝之

禍必酷矣思非以書生常談而塞明問也故曾敢以蜀為急祖宗安蜀甚深每遣一世人望為之經理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斯朴使蜀者三神宗曰聞卿入蜀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若是耶此為蜀擇詠非為詠擇蜀也此為蜀擇朴非為朴擇蜀也今日又當以祖宗之重蜀者為心則地勢固矣不識執事以為如何

故事源流

邊場之事　謹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左傳成公）今西北邊之郡五尺以上不得輕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甲冑而睡（賈誼策）

歷代北虜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詩采薇）漢文帝後四年漢與和親歲餘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於是使三將軍軍北地代屯注趙屯飛狐口沿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又制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灞上以備胡（匈奴鼂錯言今邊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徙民實塞復言古之制邊縣以備敵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漢武帝遣韓安國屯漁陽郭昌屯朔方又遣徐自為築五原塞列城建塞徼起亭隧繕外城設屯戍以守之邊境少安）（匈奴昭帝時單于窺邊詔發緣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境寇者少利希復犯塞　宣帝詔發邊騎屯要害處匿

七

明帝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郡國中都官死罪係囚減等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徙補邊屯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本紀後鮮卑入上谷攻居庸）光元年鮮卑寇居庸初置漁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後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度遼屯守鄣塞及禁帶之地置摠管府以領軍戎七年改摠管府爲都督府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貞觀初并省州縣始因山河形便分爲十道（通典）太宗大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兵自録）山結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數四統矜功中國不挺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贈北償馬資尚

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邊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侵略深入則戒嚴（薩雁秀謀）

宋初兵制　太宗雍熙二年馬知節監潭州兵因繕城壁治器械料丁壯集芻粮十有五日而具既而虜果至見有備乃引去（續眞宗景德元年沿邊諸州於保毅軍內簡集成振武軍）上曰自立此軍邊聲頗振戎人畏憚不敢侵寇矣　仁宗慶歷元年王堯臣言四路沿邊所守地界約一千餘里屯兵二十萬每賊入寇常多官軍十倍彼常以十戰一我常以一戰十其爲勝負甚明　六年詔陝西河東經略司西人雖納款稱臣然大戎之心詭譎難信恐諸路承罷兵之後漸弛邊備其益務練兵卒全城壁常若敵至（仝同）孝宗隆興二年彭果

經正論楚　劉望之上高宗方丹陽以西廣陵以南淮陰以北涉淮臨泗進撫徐亳此晉宋圖中原之衝要也漳陽以東狄浦以西利盡姑孰據江守險西接廬壽此陳隋必爭之津要也江裏以西江陵以北襄陽以南背江阻漢進臨宛許此吳晉所守之重鎮也安康以西梁洋以北一出褒斜一出散關並臨秦雍此高祖之襲秦孔明之興漢皆自此也　嘉熙蔡

劉國家駐蹕吳會以荆楚爲上流自虜犯蜀當備諸多昔陸遜謂夷陵爲國之門限何充謂荆楚爲國之西門故夷陵之地吳則守以遮抗荆州之城宋則守以諸王其不輕也審矣至於紹興之時衛膚敏謂江陵襄陽尤爲要害劉長源謂忽變峽恐其乘虛于時虜虎之將布在蜀口而諸臣猶以爲慮謂宜重臣於江陵以爲江面之巨防嚴守備於夷陵以爲荆楚之外護

經正論華　呂東萊云邊境非有國者所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係於邊境聞其有警焉得而不憂嗚呼是所以不當憂也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皆係於邊境聞其有警而始憂之則未有警之前所講者何事耶平居暇日審形勢定規模簡將帥明斥堠者爲此時也烽舉塵起按吾素定之畫次第而行之何憂之有是故聞警而憂者可以占知其無備也聞警而不憂者可以占知其有備也（博議）

策頭 守禦之說有三以地險以人重以氣勝斜谷塹蜀長界吳巨浪掀天風帆萬里此以地而險也固嶮休士隱若敵國守邊得人屹如長城此以人而重也漢中遣將氣吞曹魏肝胎相捄屢要玩佛狸此以氣而勝也嗚呼博以氣鬬以氣戰守亦以氣氣之所加旁無前敵無堅犬羊何足為吾擾蛇豕何足為吾梗是雖盡地而守處不敢窺而況險阻可依乎不然有設險之地有設險之人而無勝敵之氣鬬鼓聲而心醉望雲旗而目眩視霜矛而股慄吾亦自保之不給其何以制敵雖有崇岡峻嶺洪濤巨浪足以控帶左右不過丘垤爾瀼滄爾終不足恃矣為國者可不加念於此哉

策段 高宗南渡之初虜僞相挺更嗾迭和而兀朮兇焰為尤熾据秦鳳闖川陝歷齊安犯湖湘由馬渡突江浙且有自登入海之意彼真謂我不能師也一時諸臣慷慨奮發略不少懈守淮者則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否則曰士氣當振虜鋒可挫也守蜀者則曰此地為蜀阨塞死不可失也於是吳玠有殺金平之捷楊政有賓鶏之捷韓世忠有金山之捷而鄧海亦以捷告蓋我以氣勝之也紹興季年逆亮渝盟數道入寇瞰巴蜀窺海道造浮梁已渡淮欲投鞭以絕江其勢亟矣而諸將勇於樂敵猶前日也病乘肴興銳氣益振劉錡滑河之捷也命健十登舟以短兵鏖擊李寶膠西之捷也或敗之采石或敗之瓜洲或敗之黃牛堡是又以氣勝之也

醜虜飛灰舟艦疾趨蕭銳屈膽此東南所可恃之技也今防江戰艦朽蠹難用沿江水軍虛潰不補脫有緩急何所倚伏愚願今日添造船楫拘借商舟招募水手開習水戰無惜金帛無吝犒賜亟加措置以為秋高江面之防昔采石之役虜舟尾尾相銜我以海鰍衝擊之一鼓而斃之風濤之中今日又可不於此技而加之意乎彼欲結筏而渡則水軍沒水以斷之彼欲具舟以濟我則火箭以焚之石砲以碎之上流有重地要地得重師事權統一聲勢赫張長江之險我自有之彼安得而飛渡哉不然形勢一失長技不用日月逾邁顧不早圖愚未知其所終也

事相　見前套

策頭 同心叶謀諸帥為國則兵權雖分而實合逞智耀能忘公徇私則兵權雖合而實分夫揔持元戎捍禦疆埸事機之運國家安危之所係兵計之決三軍勝負之所關不當論其職任之分合惟當論其意向之異同彼能國爾忘家君爾忘身攻守有殊勢必審訂其可而後行進退有異機必參酌其宜而後決如心體之交孚如手足之相應借曰其權之分也不見其為分苟其不念國事徒逞己能此主乎攻而彼則欲主乎守此主乎進而彼則欲主乎退如枘鑿之不相投如氷炭之不相入借曰其權之合何取其為合故將帥之權雖有分合之間而將帥之心要當脗合而無間也

策腹 昔寇恂賈復之在漢交隙至深一旦慕藺廉之義共車而出結友而去卒能擊漢家中興之業李典張遼之在魏素為不睦合肥之圍慨然以國家大事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用能破孫權之衆自古將帥其勳業之超卓功績之昌盛曷嘗不由於合心以相濟併力以共圖乎

我朝太祖之時李漢超之在關南郭之在山西其權雖分而同心徇國各理一方控制二虜卒收其功果何拘於分也至真宗之時若石保吉李繼隆相與統兵共濟國事權雖合也而一則稱其宣力用心交相推遜真有古風澹淵之健皆此之故又何拘於合哉中興諸將間有不睦有如世忠之於光世張浚之於劉錡坐小嫌而意不懌保

基於抱負之凡近今日居元戎任將帥者果有器識之可取乎果有抱負之足稱乎若猶未也則徒事勇力專尚詐謀輕狂以生事猜忌以賈怨其為國家之禍也不少所貴乎人主者貴於選擇有加委任不輕必其有碩德重望可以鎮撫一道者然後使之居是任必其有威名素著可以震疊四夷者然後使之膺是責則至理內融所見昭明孰肯求為相刃相劘之計而不思為安國安民之舉歟鄙生狂瞽之談未審孰事然之否

事料 晉羊祜為荊州都督增修德政懷柔初附俾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指授羣帥經造秣陵俾符堅率衆百萬次于淮肥加　謝石征討大都督以謝玄為前鋒都督諸軍事於是以

精銳八千涉淝水決戰堅壁奔潰俾倪都督　廣寧七州軍事又都督八州據上流控強兵解唐王忠嗣俄為河西隴右湖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脩德宗曰光顏汝為陳許帥曰重亂汝故有河陽懷令益以女曰文通女守諄曰道古女其觀察岳鄂曰懇汝帥唐鄧隨曰度其往視師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亂武合戰益用命韓平淮西碑

本朝仁宗慶曆二年陝西帥增改觀察使韓魏公為秦州曰吾君學遼臣子何可以懈官謝行二年范仲淹言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籍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楊高宗紹興四年趙鼎都督川陝諸軍既前鼎又奏荊襄乃四川後門遂并領荊襄諸軍事紹興十年韓世忠為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楚州置司岳飛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襄陽置司都督張浚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沈鷙可以倚辦太事錄係年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武事

形勢 附 襄　蜀　江　淮　海

名流舉業

立意綱地利人和之說○嘗觀大易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則知人君之立國不可無形勢之利及觀魏武侯誇山河之固而吳起有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之言又知人君之立國不可專恃乎形勢之利何者城池築城與民共守而後可以有為域民不以封疆而天下既順則無往而不勝是故三苗之國洞庭彭蠡非不險也然民棄不保而徂征一興則不能以保其邦嶢秦之立崤函是據非不峻也然民心背叛一夫大呼而天下皆轉而為漢然則地烏取於利也成湯興於商丘其視左河濟右泰華則大有逕庭矣然成湯克寬克仁足以彰信於兆民故攸徂之民皆有相慶之意是以開商家之業文王起於岐山其視孟門常山則又霄壤矣然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無告之窮民故庶民子來見於靈臺之始是以植周家之業此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是已

地勢人心相維○有有形之險有無形之險有形之險在地勢無形之險在人心固結其隱然之心以維持其顯然之勢則其險為可恃恃其勢之可以自強而不知其心之不可不固則所謂險者有時而不足恃矣周之洛邑東澗西瀍未嘗險也卒能綿八百之祚秦之函崤左關右隘非不險也不能

制匹夫之難是果何為而然哉周之人民所以淪浹夫忠厚之澤者也深而秦之父老所以苦其苛法者久矣吁天下豈有人心之外而可恃以為險者乎

諸古偉議秦得地勢而強（六國之於秦其地則六倍之其兵則六倍之其食則六倍之食然所以卒并於秦者秦知天下之勢而六國不知故也秦之所以知者其謀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天下之樞既在我矣則弊楚安得而不滅哉其亡楚也故二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韓魏也故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入迭出始無寧歲故韓魏不支折而入於秦矣韓魏既折而入於秦此燕齊楚所以相繼而亡也

勢以進取為強（光武都洛陽平王迁成周皆中土也而一盛一衰如此其相遠非形之能為盛衰也蓋光武自宛而向洛陽則有進為之氣矣平王由鎬京而退守成周氣何在耶曹操起兗州頊羽都彭城皆東土也而一興一亡若是其不同非形之能為興亡也蓋晉操自陳留而得兗州則有進為之氣矣頊羽棄關中而退保彭成氣何在耶國

法祖嘉猷東南形勢人謀（我國家自藝祖立極以來海岱青齊吾東土也梁雍岷岐吾西土也嶺徼交瓊吾南土也冀定燕代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高宗中興駐蹕吳會而後始以東南之形勢為形勢始以東南之人謀為人謀然吾之形勢挫荊兗以包舉乎河洛蹄兩淮以裹括乎山東阻巴蜀以并吞乎關右吾之形勢無非進取之形勢而非三國六朝比也吾之人謀如李綱趙鼎之建明如劉錡岳飛之規畫如韓世忠李顯忠之籌度吾之人謀無非恢復之人謀而又非三國六朝比也

勢全當培事力（自古立國東南未必能掩東南之全壤也倚江淮而設險或處上流之扼其吭保蜀漢以稱雄或慮荊楊之撤其蔽而我國家六飛南渡半奄輿圖西出褒斜則關輔響應而三秦之父老可立幟而招東闚淮泗而海岱震搖則兩河豪傑可傳檄而下若乃出兵襄峴長驅汝潁則望六陵之鬱葱四京之榛棘在吾目睫間耳而又襟帶江湖控引繳越以此進戰則破竹之鋒以此退守則金湯之固執事

先生所謂包三者而有之在今日誠據夫形勢之全矣然自有比宅廟即有此江山人物代更風景隨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也而或不一姓洛陽建都天地之中也而有得之以興亦或得之以亡自今日言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蜀之險自若也抑殺民國富尚能如昔之稱天府者乎波濤洶湧千群無用江之險自如也抑生聚教訓尚能如昔之沼伐人之國者乎方城為城漢水為池荊襄之險亦不減於舊也抑荊尸楚賁之有勁尚能如昔之驅馳中原無敢與敵者乎衣冠縱具而神氣內傷枝葉苟存而本根日蹙則執事所謂可取可守萬舉萬全在今日殆不可不培事力之本也

時文箋言（地險要不必恃）左洞庭右彭蠡三苗之國非不

險也而不能敵干羽之師方城為城漢水為池楚人之國非不固也而不能扼節制之兵城虎牢圍彭城若以險自守也而不能絕吳楚之道距飛狐塞白馬可以勢自恃也而不能息劉項之爭

設險在乎有人○世固有名有以天者矣而制不可歸之天世固有操利於地者矣而利不可委之地何則設險雖天造而天不能以自固其險利雖地設而地不能以自固其利豈非人之險有甚於天之險人之利尤急於地之利者乎且夫華關滿水三環統仍舊也而今之決先入之謀者誰乎武昌夏口之形勝尚在也而今之奏蒙衝之功者誰乎八公山之草木猶無恙也而今之可使其風聲鶴唳者又誰乎嗚呼江山如故人物非昨空使英雄墮淚襟之淚也

據險為守則守易固因守為戰則戰必克自古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地勢今夫一家之中宮室具焉高其垣墉固其藩籬外莫得而窺也然中有人焉宣禦捍之勞則無可乘之隙鼠竊之徒望風而遁不然彼將如涉無人之境矣夫秦之西谷吳之長江蜀之劒閣天下之言險者莫先也而子嬰降漢劉禪孫皓剪為魏晉之俘且夫雍丘之當壯淮襄重地○蓋嘗攷之秦嶺自鶻嶺以西至祁山而關西劉陰之東非有變也金城棧道之固鶯波怒濤之險尚無恙也沛公反合之卒不強於曩時六國之師也鄧艾王濬之徒又非曹公司馬懿之匹也是皆徒恃地以為險而不知有人以為險也是故吳漢為深壁固壘之計而隱若敵國何壯大易重門之戒守在右諸郤扞胎為泗壽之衝則盱胎不可不為之嚴備淮左諸郡浮光近蔡息之境則浮光不可不為之固守備盱胎則天長無以襲之憂守浮光則黃陂無斧衝之患誠如是又豈不足以壯下流之藩籬而有合於大易涉水之象耶

綺語騈珠

得山可以致勝　舉益州可以擣關隴

阻水可以成功　用全齊可以爭秦晉

一軍自盱而出泗則符離應天山東也

一軍自濠梁而出蔡則陳留大梁河湖也

長淮千里所以障蔽江南我之所恃以禦西北之虜者也

荊襄上游所以控禦江淮我之所恃以拒宛洛之寇者也

當今獻議

善勝在乎設險○有可恃之資者當思所以保其資有善勝之勢者當知所以固其勢今夫一家之中宮室具焉馬高其垣墉固其藩籬外莫得而窺也然中有人焉宣禦捍之勞則無可乘之隙鼠竊之徒望風而遁不然彼將如涉無人之境矣夫秦之西谷吳之長江蜀之劒閣天下之言險者莫先也而子嬰降漢劉禪孫皓剪為魏晉之俘且夫雍丘之當壯淮襄重地○蓋嘗攷之秦嶺自鶻嶺以西至祁山而關西劉陰之東非有變也金城棧道之固鶯波怒濤之險尚無恙也沛公反合之卒不強於曩時六國之師也鄧艾王濬之徒又非曹公司馬懿之匹也是皆徒恃地以為險而不知有人以為險也是故吳漢為深壁固壘之計而隱若敵國何壯大易重門之戒守在右諸郤扞胎為泗壽之衝則盱胎不可不為之嚴備淮左諸郡浮光近蔡息之境則浮光不可不為之固守備盱胎則天長無以襲之憂守浮光則黃陂無斧衝之患誠如是又豈不足以壯下流之藩籬而有合於大易涉水之象耶

也嶮巖絕嶺樵者腰斧而入焉至虎豹據之則乃懼而不採深淵巨澤釣者擊楫而游焉至蛟龍潛之則乃畏而不漁惟有地又有其人則其險會險矣

三路當守全藉荊襄之地號為沃壤南渡中興岳飛所復今乃斷隄婁烟舊誰舍照黍離而麥秀雲淡而草衰幾許郡縣幾許城壁以金甌之形勢一旦壞於封豕荐食之餘不知曾有能新亭一瞬之淚否乎而執事乃曰赤壁之役吳未有以折衝內重則風采之振揚可以禦外粤自開禧以來大軍三衙禁旅本以自衛也而至調發以出戍虛內備外殆非萬全之計亟盡之醜虜雖不足深慮萬一崛起之寇勦其餘類而要譬於我其將何以禦之善謀國者當為根本之慮可也

不知曾有能效紅女下機之識否乎而執事乃曰全淮沃壤孫權不能有之而亦足以自立安在其必有淮愚則曰可以偏方論不可以中興全盛之時論也曩巴蜀之地古稱富饒南渡中興二吳所守今乃宮室如垂罄野無青草肉胥道路血丹原野慈母孝子之哀吟孤臣婺婦之哭泣怨氣塞胷顦顇天無路幾載積聚幾載涵育以全存之形勢一旦蕩於氛祲汙染之習不知曾有能效愛不恤緯之憂否乎而執事乃曰江左再造未能兼蜀而聲撼江淮者直以談笑卻之安在其必有蜀愚則曰當以中興全盛之時論不當以偏方論也

要害不當委棄○向也尚欲棄唐鄧以控汝洛今至不能自有其荊襄向也尚欲屯宿鄂以援朱汴今至不能自固其兩

淮向也尚欲越三關以據秦隴今至不能自保其全蜀荊襄終當視之如墮甑乎四蜀終當視之如土梗乎棄荊將遂棄淮淮棄淮將遂併棄其江乎

主意旣結 固根本在京邑○然切又有說焉有形勢之守有形勢之守在於三邊根本之守在於京邑蓋京邑天下之本而敵國之所窺伺焉者也本強則精神之運用可以折衝內重則風采之振揚可以禦外粤自開禧以來大軍三衙禁旅本以自衛也而至調發以出戍虛內備外殆非萬關額而根本日輕江上諸軍本以守江也而至移屯以備邊全之計亟盡之醜虜雖不足深慮萬一崛起之寇勦其餘類而要譬於我其將何以禦之善謀國者當為根本之慮可也

韓公琦留意於備外而必以擇將帥為急范仲淹有意於重內而必以軍寨倉卒為慮愚敢取一說為今日獻

固形勢在得民○抑愚又有說焉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兵以食為先而財以兵為蠹上下煎熬公私罄竭而開邊大釁未已薛置官僚未已措置招填未已得無有當深思者乎襟三江帶五湖左洞庭右彭蠡所與效死守之而不去者民心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民心可攻則兵甲失其利金湯失其險矣范公鎮有言備靈夏當寬關陝之民備契丹當寬河北之民愚亦曰備蠭鞚當寬東南之民書生狂斐惟執事教之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習坎重險也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歷代事實** 晉侯伐楚楚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 傳四年晉子犯曰戰也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僖二十年 晉司馬侯曰四岳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者也是不一姓恃險與焉不可以為固也莊昭四年 秦踐華為城固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始皇自以為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之業也 賈誼過秦論 漢王酈食其曰願急取滎陽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勝之勢 六年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帶河千里秦得百二馬下兵於諸侯猶高屋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齊得十二 高祖劉敬設上都關中張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即西都長安 張良傳漢之西都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秦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都賦固西魏青龍二年諸葛亮帥衆由斜谷伐魏司馬懿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出五丈原則無事矣亮果也五丈原通 唐郭子儀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帶左徼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

萬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 郭子儀傳 **皇朝典章** 太祖開寶九年上嘗有遷都意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言在德不在險 史 眞宗至道三年上曰在德不在險倘官吏得人善於綏撫使之樂業雖無城可也 仁宗慶曆三年鄭戩言順德軍土瘠以水洛城來獻其地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若就其地築城實為封疆之從利之繼高宗紹興七年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費力而自定矣正 如奕棋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勝理 政 **宋論選** 寧祐中范仲淹上疏曰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益有意在子孫來裏山河接東京之事勢連鴈關陝之形勝又何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委材謀重臣預為大備 建炎元年李綱上十議二曰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以備循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而後知江南不足憂虜人不足慮吳會者昔人以為不足安矣 淳熙十六年陳亮上書曰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都錢鏐據之以抗四鄰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重湖沮洳而淞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守以為安而國家七八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 文集 蘇東坡云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為形勢者三

代之封建是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法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救也有以地為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然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於外能制其地之形勢論脈絡不當專以形勢論脈絡不相通則形勢分而不合雖以之進取而有餘脈絡相通則形勢合而不分雖以之退守而不足然則今日之形勢固在荊襄而脈絡所係實在襄陽江陵之二鎮何則關為保障蜀為根本東南形勢尚其首也淮為藩籬江為門戶東南形勢矣其尾也而荊襄介居吳蜀之中則東南形勢之所在乎如咽吭之會雖吐吞異用的瞥窒之則絕楚蜀之為地其勢然嶠峨蜀導漢東流為漢而襄陽居漢沔之下流乃京西之一都會也江出岷山東入于海而江陵居江左之上流乃荊湖之一都會也襄陽為江陵之表江陵為襄陽之裏此非脈絡之所係乎

愚切謂今日三邊之勢莫重於荊襄莫急於荊襄而亦莫難於荊襄也蓋荊襄之境左接巴蜀右連兩淮前瞰京陝後蔽湖湘其重蓋可知矣秋高馬肥天寒地凍獷狄睥睨於漢沔之故道逆濤跳梁於唐鄧之要衝其急又可知矣重以百姓之流離者難以安集降附之驚疑者難於綏撫城邑之殘破者難於脩復軍實之焚毀者難以儲峙則其難又可知矣其為事體也既如是之重其為事勢也又如是之急是將以其難而委之耶抑將思其難而處之耶有委難之心則易者亦難有處難之道則難者將易當危機交至之日正聖哲馳驅之秋也

以形勢論荊襄則誇荊襄之地者固可以守東南以脈絡論荊襄則全荊襄之地者斯可以用東南自古及今國於東南者當以脈絡論不當專以形勢論脈絡不相通則形勢分而不合雖以之進取而有餘脈絡相通則形勢合而不分雖以之退守而不足然則今日之形勢固在荊襄而脈絡所係實在襄陽江陵之二鎮何則關為保障蜀為根本東南形勢尚其首也淮為藩籬江為門戶東南形勢矣其尾也而荊襄介居吳蜀之中則東南形勢之所在乎如咽吭之會雖吐吞異用的瞥窒之則絕楚蜀之為地其勢然嶠峨蜀導漢東流為漢而襄陽居漢沔之下流乃京西之一都會也江出岷山東入于海而江陵居江左之上流乃荊湖之一都會也襄陽為江陵之表江陵為襄陽之裏此非脈絡之所係乎

愚切謂今日三邊之勢莫重於荊襄莫急於荊襄而亦莫難於荊襄也蓋荊襄之境左接巴蜀右連兩淮前瞰京陝後蔽湖湘其重蓋可知矣秋高馬肥天寒地凍獷狄睥睨於漢沔之故道逆濤跳梁於唐鄧之要衝其急又可知矣重以百姓之流離者難以安集降附之驚疑者難於綏撫城邑之殘破者難於脩復軍實之焚毀者難以儲峙則其難又可知矣其為事體也既如是之重其為事勢也又如是之急是將以其難而委之耶抑將思其難而處之耶有委難之心則易者亦難有處難之道則難者將易當危機交至之日正聖哲馳驅之秋也

在昔三國荊州之地始入於魏中假於蜀終歸於吳其事蓋可覩矣方曹公之取劉琮也於是急追劉備而爭之及劉備之敗曹公也於是急就仲謀而假之蓋誠知荊之為重也當是時公瑾以為不可仲謀亦以為不可獨子敬以為可假之耳故倘方入據益州而仲謀已取其三郡不獲已而中分之吳固已議其後而不奪不厭也此豈非事勢至急之時乎蜀之君臣不知出此方且恃關羽之勇以功魏之襄樊不備不虞故呂蒙已襲羽而盡奪其荊州此則劉備無處雖之道而不善用荊州也

商渡初趙忠簡謂荊襄為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以為舜輸此真有見於天下之大勢者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二

建安十二年諸葛亮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雖其謀不行然自時厥後未嘗不以此為天下之重而謹其授任也嘉定間襄帥得人號令嚴明兵食富強虜不敢犯者累歲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自其輕議恢復妄啓兵端而鞬人之兵已穿金房而犯楚襄矣自其不善駕御以疑止兵而泡郭之黨已破均棗而據德安矣蛇豕荐食蔑賊內訌至壓詔旨為之疾痛吁可勝嗟耶

且夫昔人之守荊襄者未嘗不以緩懷遠近而為先也為今之計是必護其風寒撫其瘡痏招集堡寨之屯聚撫存戶口之子遺以效昔人緩懷遠近之計則安集之難不終於難矣昔人之守荊襄者未嘗不以務修德信而為尚也為今之計城能不輕疑拒不妄賞罰咸發其効死之心消靡其作敵之

意以效昔人務修德信之舉則綏撫之難不終於難矣

抑愚聞之上游之勢固均為東南之要害而制閫所治又蜀荊襄之上游之勢固均為東南之要害而制閫所治又蜀荊襄之都會也昔之制閫常住襄陽近者制閫移治江陵雖若不同要亦各因其宜爾蓋嘗攷之宋齊之世閫以襄陽為重鎮而吳晉之時則實以江陵為要郡則今之移治未為失策況夫今之襄陽非昔之比昔者但有北方之虞而今則有西顧之憂矣故其地雖為走集之都而實有腹背受敵之患反不若江陵之固也陸抗云沿邊城固無足憂者則其可守也次矣

征綏靡爭　高宗建炎四年道鼎言荆襄左顧川陝右視湖湘而下瞰京洛在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北重兵於襄陽以爲屏翰運江浙之粟貢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於此紹興二年呂頤浩等因陳天下大勢謂當用二廣財力并荆湖兩路遂通京西以接陝右此天下左臂　胡安國曰今日之勢宜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江西蓋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北　三年張浚宣撫川陝以秦襄陽居江淮上流實川陝衿喉之地六年孫道夫召對論經營漢中以爲使陝西之兵措置荆南以爲守江左之策政八年汪澈奏襄陽重地爲荆楚門戶不可棄也宅是秋高澈乃還鄂以調兵食小暑

劉子羽論襄陽西通秦蜀東連吳會北據漢沔故三國戰爭多出於此自喪亂以來荼爲盜區敵人棄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宜將荆襄合爲一路增重帥權暫治公安分遣別將渡江據險置柵荻民耕種積以歲月更爲後圖一旦可通秦蜀無斷絶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尾相應三晉窺席卷之勢是一舉而獲三利也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三

武事門

形勢三　川蜀　以全蜀要害立說

策略　蜀道非果難得人則險爲我所有蜀道非果易不得人則險爲敵所有蜀之險易不係乎他係乎人耳何者理蜀得人則其立志必堅其料敵必審知其勢之易則必圖其難因其勢之失則必圖其得收拾故土於侵軼之餘斟合人心於渙散之後夫如是則雖以蜀之險皆爲我所有理蜀非人則其立志必懦其圖事必踈有退守而無進取有逗遛而無萬決託遥制而爲固守之計借謹重而爲自衛之謀夫如是則雖以蜀之險反爲敵所有

鹿頭之旅荷得杳紹琛馘三川興圖矣又奚孥乎契內方熾之說然則蜀耶人耶難耶易耶

自今以始必慨覽輿圖必興懷井絡宜趣趍白帝之城毋難上青天之道毋使蚕叢魚鼈之邦莽為獸啼鳥跡之地勿以越洲鷁檝為臥車轍之所勿以劒道刀州為入夔寇之場必自重慶而夔目夔而峽自峽而江陵自江陵而鄂岳當分布大將各屯重兵必血戰而奉命必指授而申節勿使王命失於遲速事機失於牽制夔門夔門三川自三川下之從上當如卯命反行而奉命內之應然當如戌申申寅之叛可有鍾部之功而不相劒佩有琳玠之守而不相町畦則蜀道不難理矣

國家宅重於蜀在興州者強半其次在興元又其次在金州三方鼎立互相援救分也列成犬牙交錯所以守蜀者嚴矣於此有人焉據險守要運籌出計不患無以間之也亦嘗閱中興二事乎紹興初胡虜長驅關陝失守蜀道之危甚矣吳武安以一矢相加遣而安西奔走狼狽而歸我是以有和尚原之勝越二年道由商於直搗梁洋蜀之勢迫矣吳武安倍道疾驅而破僧破膽破鶻獸相食我是以有饒風嶺之勝又明年迺將失議洮泯不守虛自元帥以下雙拏俱來蜀道之不絕蓋如綫矣吳武安拊有地利其渠甚遂中厥目彼方棄甲曳兵之不暇我是以有殺金平之勝

事料 建安十二年諸葛亮曰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將軍若跨有荊益結好孫權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足則伯業可成　建安二十三年劉備進兵漢中不能克諸葛亮以問杨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發兵何疑　魏明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昔武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也　晉李特至劒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

本朝高宗紹興三年張浚言漢中實形勢之衝陛下早為西行前控六路之師後據西蜀之粟左通荊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之勢斯可定矣　田晟守饒風嶺吳玠遂自河池縣夜馳至饒風列營拒之玠以黃柑遺虜撤離喝怒蔡延士援崖而上己卯虜陷興元府　四年撒離喝領衆十萬大入犯仙人關吳玠乃豫為壘於關旁號殺金平嚴兵待之　十一年冬楊政駐兵寶鷄金虜萬戶通檢孛董屯渭北政遂攻拔其城並小

形勢四　長江　以江面要害立說

策題 雪浪掀天觀者目眩風濤拍風開者心寒長江浩蕩東南之天險也犀舟桂楫如雲斯飛猊旌金甲如日斯耀闔艦利涉東南之利器也出入奔濤見謂水虎掀舞中流勢若游龍士卒精奇東南之長技也今日挾是三者可恃之利曹瞞橫槊於赤壁魏丕駐目於廣武佛狸送死於瓜步逆亮

作貔於瓜洲矣執事隱憂乃有在於三者之外毋乃江流雖險清河神固誰與毋乃舟師雖備作舟將皆誰歟

策叟有地險有人險地之為險也有限人之為險也無窮長江浩渺如帶適為際波濤之出沒古人謂之天塹言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魏文帝臨江悵望而不敢渡狼尾灘之險峭壁以揚素之威名亦深慰之且有勝負大計在此一舉之流此持地之長江者然也方曹公合荊州之衆順流而下勝勢張甚日中已無吳矣次周瑜一炬而千里之鬬艦蒙衝頃刻而盡殆有甚於澎湖漂溺之為害者是非人之長江尤險於地之長江者乎

紹興間虜偽完合兵入寇也世忠在楚光世在廬岳飛在鄂張浚在盱眙中在泗上而沿江之備甚弱也非惟謀臣欲移也以守江而將臣亦欲移也以守江矣非惟宰相欲移也以守江而上意亦欲移也以守江矣張紫巖排衆議曰兩淮不可以不守也棄漢不可以不備也於是守鄂者不得以東下守盱者不得以退也雖不專守江而乃所以為守江之謀矣藕塘一戰遁虜駭逆又孰得以一騎而望吾長江之波濤耶當是之時所防守者固止於下流之瀋鄱令若兼備上流之門戶亦若是矣

赤壁傷功也以老瞞席捲之威氣燄赫張千里軸艫釃酒臨江之十萬衆順流來下視江東特杌上肉耳少年如公瑾慷慨當之據勝勢以挫其銳迅風順帆天助人勇烈炬一舉灰飛煙滅吳稍能立國謂非一戰之力不可也然鼎峙江東僅僅自保濡須彈丸之外終身不得淮南尺寸之土卒之進也伺擊計出羊祜而吳遂成擒豈非專於保江之為乎淮淝偉績也以符秦吞噬之志威聲飄忽戎騎百萬揚揚自得而睨視長江投鞭可渡視江左採衆物耳勍敵如玄石猶勇拒之部陳嚴而將士精待之整而應之服麾兵使郤援繼進堅鶴唳風聲聞者潰北晉之猶能立國謂非一戰之功不可也然寔安江沈度日自娛兩淮數千里之地徒以為迎敵交戰之場卒之秋風黍離念不到此而淪胥以亡又豈非專於保江之故乎雖然守險以勢設險以人以人為險雖吳亦險否則雖險而吳矣故魏武困於烏巢曹丕困於濡須皆不得渡其險誠足恃矣

須拓跋困於瓜洲符堅困於淝水皆不得渡其險誠足恃矣然大江天所以限南北昔人嘗有是言矣而陸抗乃曰此守國末務非知者所先何也蓋人勝險為上險勝人為下

建安十七年呂蒙聞曹操欲東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柵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戰無百勝該作塢十八年曹操進軍濡須口權擊衆樂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權為戩與操森水方生宜速去操乃還魏文帝五年伐吳至廣陵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乃旋師　六年帝以舟師自譙循過入淮如廣陵見波濤洶湧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通鑑吳張昭曰曹公得荊州劉表

治水軍蒙衝鬬艦悉以浮沿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陳孔範曰長江天塹以限南北北來諸鉅豈能飛渡耶南史本朝高宗建炎元年知楊州許翰言楊州前江後淮有險可恃願駐蹕于此　七月劉珏言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晉三年臣僚議曰建康在東南為都會控帶荆揚引流巢湖蜀今之廬州淝水屬今之壽春其地本無險足以輸江湖咫尺淮甸應援梁宋其山川之雄盛所謂因地之利二人用之則其險若此豈非地雖易而實險乎老瞞嘗攻濡須矣以四十萬之衆厄於仲謀而不能破佛狸嘗攻盱眙以百萬之衆困於臧質而不能拔濡須一小塢盱眙一小郡其城本非堅也而以二人用之則其堅若此豈非城雖瑕而實堅乎

策略　兩淮天下之手足也楚恃二江黄以扶持荆襄藉兩淮以遷掉蓋其地廣民豪素習戰鬬胥籍之以濟中興陳失之而取滅亡孫權濡須一塢猶可以卻曹仁諸葛恪來與一隄猶可以破胡遵此皆用淮之明驗也愚嘗論之兩淮為天下手足而合淝維揚又兩淮之手足在焉合淝為西淮重鎮控扼光黄維揚為東淮重鎮襟帶通泰無合淝則無光黄矣無光黄則淮之右臂失無維揚則無通泰無通泰則淮之左臂斷惟當及今少暇修復光黄以援合淝此淮西之急務也修復天長六合固守楊楚此淮東之急務也齊安去江跬步浮光合肥為齊安後拒有以守之則虜雖欲一飲長江之水必有螳螂捕蟬之慮天長徑趨通泰維揚直蹈江面有以守之則虜雖欲一投長江之鞭必有下莊刺虎之憂

形勢五　兩淮　以兩淮要害立說

策頭　今之言守淮者何如哉有可守之理有必守之勢特患

淮東要害在清河口而淮陰實當其衝使淮陰多扞蔽則山陽不可拔山陽既壯虜雖欲向通泰以闚吳楚之門而終貽虎兕入柙之憂矣淮西要害在過額口而安豐實蟲其會使安豐巖成守則合肥不敢犯合肥既固虜雖欲向瓜洲采石一飲長江之水而終有螗蜋捕蟬之患矣

昔楊行密以淮守淮今日舉天下半以守淮猶以為難可乎當朱梁之初天下別為十二兩河南北凡七十八州為梁雍以南則有嶺江以南則有淅有荊有湖有閩吳之所有止於淮南數州之地而興梁為仇清口之戰壅淮以灌梁軍是其所以為險者獨有淮也此之謂以淮守淮

事聞　淮水出南陽桐柏山北源湧出復潛流而晉謝玄敗苻堅于淮肥晝夜北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且至婿梁韋叡救鍾離翻入光於邵陽洲植柵跨淮通道叡裝大艦為水軍會淮水暴漲鬬艦競發風怒火盛敵死之士柀柵斫橋魏人大潰帝遣周拾勞軍於淮上拾曰君此狼復興熊耳山等矣魏本朝尚宗建炎三年張守言今之為策有二一防淮二渡江若屯重兵於楚泗淮陰三處賊亦未能遽犯我若渡江而宿重兵於昇潤賊亦未能遽侵若為中原計而幸虜不至則用防淮之策若為宗社計而出於萬全則用渡江之策　四年詔金賊見於真楊出沒恐不測南渡令劉光世往鎮江分兵以備江岸及會　南諸鎮併力擊之虜攻楊州急楚州亦危趙鼎曰焚當虜衝所以敵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乃詔岳飛率兵臨江為援　六年劉豫兵渡淮入寇上欲令劉光世將渡江則無淮南淮南之地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粮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　紹興十一年虜犯淮西上曰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開我兵皆退保東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虜戰故虜得以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虜窺江則我兵皆乘其後今雖虛鎮江一路以檄呼虜渡江亦不敢來政參檜曰山陽所以扞淮東關拒淮西水路又歷陽六合皆近江形勢之地嚴備此數處然後江可安上曰山陽東關已降處分更令張浚益修守備　孝宗隆興二年詔令都督江淮軍馬楊存中與王琪郭振共議真楊六合占據形勢險要去處措置捍禦　三年淮西宣諭使王之望奏秦聞諸將分定把截戍守屯泊去處上曰兵不可太分須要屯大兵於持重要害之地壁陳同父云江之有淮猶墻壁之有藩籬也未有藩籬之不設而墻壁之能自固大凡因險為守則守易固因守為戰則戰必克何者以其退有所保而進有所乘故也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故呂蒙築濡須塢而朱桓以偏將卻曹仁之全師諸葛恪修東興堤而丁奉以兵三千破胡遵之七萬蓋江淮者自昔號為表裏之地國恃江而立江恃淮而蔽淮若委而不救則是舉長江之險舟

擊之利固已與敵共之而僥倖於一次矣

策題 世之論海道者皆曰舟楫非北方之所習也至於浮舟巨海則雖南人有不習者況於北乎以愚自諉曰海道不必防嗚呼不特已之有備而特敵之不能亦終於誤人之國而已誼周世宗得降人以教舟師曾未幾月出沒而神今中原豪傑乍降乍叛昔之委質於我者今皆為虜人之謀以窺我者也安知其不假我之技以自售于敵海道雖險虛循徐道覆嘗用之矣晉存特幸耳

策跋 建隆以來處之聊使彼既以此聘焉知不以此伐紹道也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既以此聘焉知不以此伐紹興之末虜之伐將嘗由海道矣或曰是貢道也非伐敵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彼雖以此而敗焉知不欲以此而勝大海漫漫一息千里犬羊出沒寧不能乘順流之帆以撓我之虛故海道之當備者有二北之大江口共一浙江口今日精簽水軍多蓄戰艦守大江口者置之許浦守浙江口者道之定海然軍果習於水乎舟果便於水乎把守而防扼者不知其幾家校試而閱習者不知其幾人一不預防猶伺必至以不素習勝負係焉舟師有闕道之海利害如此今日胡可以文具鹵莽視之

妖賊卿亦足矩眷禺先傾其巢窟也本朝高宗建炎四年言者論防海利害可慮者三不足畏者三略請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徑至猝難支吾又出沒示疑牽制王師揚旗使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行所可慮者此也胥涉風濤慮衆方病乘其未定易以進擊又或為風阻咫尺不前港道回曲加以泥淖其隙易乘不足畏者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有備則弗畏然今莫若委沿海巡尉及民社兵未集而擊之必可以成功小醜高宗紹興三十一年李寶與金人遇于密州膠西縣大敗之虜帆皆以油繒為之綿亘數里忽為波濤卷聚寶命於火箭射之著其油帆烟焰隨發燒延數百降者三千餘人錄年孝宗淳熙十五年黃洽奏

可募此於許浦平中流回捍處衆駭愕如飛之戰艦也昔嘗

許浦一帶平在明州定海後因移駐許浦潮少漸次淤塞緩急如何相机上回定海南北之衙下瞰山東此用舟師之便卿等更宜熟議陳

其獻俘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四

武事門

待夷狄　附　備禦　收復　通使　戰守和

名流舉業

立意總論 外陵內困之說○魏馬下牧秦鞭欲投敵之待我首已有積輕之心陳師漫惰楚力告疲我之應敵者方有積困之意敵可使之畏我何可使之輕我也輕且不可況積困乎何謂積乎我當制敵何有困於敵也困且不可況積輕如一室單微滿籬缺壞外寇窺伺已非一日始闖門戶終入堂奧矣噫嘻守國猶家庭可啓外侮之積輕耶積弱滋輕第恐輕而不可救耳何謂積困如元氣虛耗肢體頹墮外邪交侵已非一日始入膏肓矣噫嘻保國猶身庸可使吾體之積困邪積久滋困第恐困而不可抹矣

待夷狄之說○切惟今日待夷狄之故矣韃之所以撓我者常以變我之所以待韃者不容變其常以常應變何我非假以常制變何敵非鈍帝王備禦之大經斷不出此是故以常應變則一動一息惟彼之懼終束忽西酬接不暇軒輊於遑報之動靜將迎於哨騎之往來臨事徊徨隨時苴補舉吾國之四肢百體任其所役玩於敵人掌股而不自制其尚足以立國乎以常制變彼以其密我未嘗疎彼以其利我未嘗鈍不和則已吾之戰未嘗怠也不侵則已吾之備未嘗弛也來不為之懼去不為之縻隙無所乎伺間無所乎乘凡彼

之所期以玩我者我將及其鋒而玩彼矣是則鞮之長於兵者纔我之所以制其變者可不思守其常乎

稽古備戎　夷狄當防其患○愚聞四夷來王於有虞之世矣未聞舜之用四夷也愚聞氐羌來享於有殷之時矣未聞湯之用氐羌也蓋自漢以降胡列於諸侯王之上而後益有以啓夷狄覬倸之心自唐以樂胡鳴玉曳履於搢紳之間而後有唐朝者之禮益紊亂而不可攷是雖委任之重足以得日磾之盡忠然異時武賢之敗足以得思摩之死力然異時并州羯奴一加寵任卒以兆天寶之亂夷狄之不可用其禍如此酷也

警於敗驕於勝○自古以來固有以戰敗為不足憂戰勝為深可憂者如之敗績士眞子以為天之大警晉吳之入郢逢滑以為天之正訓楚會稽之棲而范蠡更以不死國衛之削而季子知其後亡夫戰惟恐其敗也戰既敗而反以為無足憂者以強敵而君知懼也靈王之克蔡叔向以為天厚其凶虢公之敗戎十偃以為天益其疾隱公之敗宋莊公之敗楚文子有亂作之言魯公之克齊季孫有禍大之戒夫戰惟恐其不勝也戰既勝而反以為深可慮者以敵殲而君必恣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法祖嘉猷　國朝所備夷狄○蓋自往者石晉割關外十郡以遺胡其後胡馬南牧憑陵上國咈然有無中國之心迨我藝祖立極之初首命李漢超守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屯易州而虜酋震慴知吾中國非如前日之可輕也乃遣和使以乞盟于我天子以新造之邦曲徇其請以輯寧我邊陲夫何犬羊無厭驕志日逞太平興國中嘗寇我幽州矣我於是有北征之役已而又寇我關南矣我於是有澶淵大名之捷景德中又嘗大舉以寇我河南矣我於是有澶淵之幸天戈所指士氣十倍虜將旋斃尋脩和盟時寇公當國必欲折而臣之自是不敢稱兵者三十餘年其後六符之來設辭以撼中國其志不過欲得幣而已富公一言虜氣索然當是時也契丹雖弱矣而我中國亦非前日之強且盛也權臣當國養癰護疽方且幸契丹之亡而不逆制其後不知一

寇鄧一敵生女眞本小落之餘襲而取之南與中夏為敵國中興破虜之功○每觀諸葛亮南牧之初鉦鼓聲天旌甲蔽日江流千里投鞭欲渡氣焰薰灼聞者喪膽使使權奸在而處此其不奉張昭之表而迎曹公於赤壁者幾希帝也明明廟謨之言魯公之克齊季孫有禍大之戒夫戰惟恐其不勝也戰既勝而反以為深可慮者以敵殲而君必恣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帆飛灰墜舟溺粮沒伏邵敵車船如飛貔虎四出既敗之於清河又衄之於采石又蹙之於瓜洲而犬羊相屠倒戈自攻虜且首領之不保矣

時文警語　吾國爲韃所役○以常制變則變者以窮隨變應變則彼固無變而愈不窮矣夾攻以來局面凡幾新矣東兵之未卻西險之已移左實之方攻右虛之繼闖朝而怵我以師夕而啟我以攻正驟而撓我以奇纔而誘我以奔北俄而出我以不意倏去倏來疾風甚雨乍伏乍動黠鼠妖狐而吾國之人隨方熨療當急挨那惟有着應一着步步應一步得箱而慄截陽而嬉耳往歲之憂在西淮繼則移其所以憂西淮者憂蜀而淮不顧近歲之憂在荆鄂今則易其所以憂荆鄂者憂淮而江不知上流之波一動山陽即可以升虛福山之鹿方驚京口浸忘於托襄北軍穿雉堞習行楚幕有烏紅旗詭捷其如桔槔附物俯仰之視時博者用梟食捏之隨欲噫彼豈長於變乎吾惟無以制其變則彼之所謂變者宣得時而出之以撓我耳

破弱國以興者未始不先鼓吾氣此氣一鼓如雷動於天水倒於風行電迅不可障遏焦撓聞而抵掌戚施爲之扼腕一旅可以祀夏也一城可以報燕也所案一怒可以灰老瞞之樓櫓也斬使一舉可以褫羯胡之膽魄也式蛙而沼強吳者以此韓刀而捷河陽者以此箕踞而罵賊血面而死城者亦以此氣乎氣乎貫日月通神明浩然而不少屈者乎是以弱可強疲可衆亡可存不爲彼伸屈不以人進退自綽綽乎

綺語類珠　問問奸萌欺周過甚　變詐而不可測　智巢詭計謂秦無人　桀猶而不可信　制禦之畫足以彈壓其猖獗之心　得其地不足爲廣　控禦之術足以消奪其豪梁之氣　有其衆不足爲強　專殺機不忍之法孰不欲植幡而願降　聚流離等死之衆孰不欲彎弓而報怨　彼方肆其虎噬之毒吾有以扼其咽而摧其牙　彼方恣其狼貪之求吾有以饜其力而制其慾

佛狸欲江之志無一日忘也特犬羊相爭而未暇耳　吐蕃平涼之盟亦不可保也特包藏禍心以啓釁耳

當今獻策　倉卒暇豫二策○聖天子嘉稱晉羊祜之禦遜且欲養愚信以係人心厚根本以伺機會神謨廟算蓋深遠矣仰視高宗中興書羊祜傳以賜將相之臣者同一軌轍也愚謂倉卒應變者機事貴急不貴緩閒暇待敵者機事貴緩不貴急宣揚兵威搏壘使賊不得息施之於子儀則可施之於羊祜則不可據險守要不爲掩襲當如充國之堅壁持重先計後戰可也轉戰逐北義不還顧斬馘數萬俘獲十萬用之於子儀則可用之於羊祜則不可刈穀而僨絹略俘而遺還當如充國之芻牧無侵反虜復遣可也何則子儀以倉卒之

敵則當以勇勝仁加不當以仁病吾勇羊祜充國以閒暇待敵則當以仁勝勇而不當以勇病吾仁事機不同而事體亦異茲紹興建炎所以乘采而並取之也

意向定規模立○端平之意嚮不定故端平恢復貽害無窮嘉熙之意嚮不定故嘉熙城守空談無益嘗因是謂朝廷必有一定之意向而後邊庭始有一定之規模向也欲戰而莫可以戰欲守而莫適與守欲和而莫恃以和廟堂方如訟邊閫遂如醉上焉者旰食故外間規模冬變於夏宜爾何怪也欲為堅壁持重先計後戰歟難主張之欲為轉戰遂北綫不還顧歟惟江撓之舉天下事付之旋作規模前此不堪舉目於中興時魏公盡也曰之宜沈公上屯田之議呂尚

書又建封牛田春之請至於地產養兵為士卒先則豈無老弱之揮淚思爺今之內外布列未必無若人也亦乎在上之人所以振作其精神和平其志慮而已

生意收結敵亡正宜自治○雖然自古立國不亡於敵國未亡之前而亡於敵國既亡之後山濤之設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欲釋吳以為外懼而羊祜亦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是二子者皆知平吳而武帝必不能持守也厥後孫皓既降天下混一武帝果惑於女色恣為驕奢終啓之亂祜之識皓已胎於此時然則山濤羊祜二人之識武帝之心術者歟方今韃亡乎來亡乎著鵬之智可謂灼見武帝之心術者歟方今韃亡乎來亡乎是未可知也前一二年來邊烽稍息諜國者邊軒然以為小

康烏知不自是而弛備召患乎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上之人盖鑒諸

故事源流

經傳證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旅獒聖王禽獸蓄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外而不內踈而不戚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遜辭靡縻不絕使曲在彼盖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前句如此贊

歷代事實舜曰來而綏之猶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典書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典書周秦多使學佔北夷長城御匈奴七百餘里而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典書漢文帝匈奴入朝那候騎至雍北泉文帝於

書又建封牛田春之請至於地產養兵為士卒先則豈無老弱之揮淚思爺今之內外布列未必無若人也亦乎在上之人所以振作其精神和平其志慮而已

生意收結敵亡正宜自治○雖然自古立國不亡於敵國未亡之前而亡於敵國既亡之後山濤之設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欲釋吳以為外懼而羊祜亦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是二子者皆知平吳而武帝必不能持守也厥後孫皓既降天下混一武帝果惑於女色恣為驕奢終啓之亂祜之識皓已胎於此時然則山濤羊祜二人之識武帝之心術者歟方今韃亡乎來亡乎著鵬之智可謂灼見武帝之心術者歟方今韃亡乎來亡乎是未可知也前一二年來邊烽稍息諜國者邊軒然以為小

是大發車騎逐出塞即還匈奴武帝時司馬相如風通西南夷曰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財終軍曰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治而威北暢也本傳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奔是澤南浴而越賴救大將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歎五原塞頓羣國珍朝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紀本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後漢書唐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焉者東破高麗百濟咸制夷狄古未有也唐南房玄齡表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來手弛辮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致州縣

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通命陛下自將六軍征討不旬日拔遼東廣數十萬衆太宗至靈州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通鑑

國朝典章 太祖建隆二年上欲馬信保境勿沿邊諸州禁民無得出塞侵盜由是夷狄畏慕不敢內侮 續太宗淳化四年上曰若好張皇誇耀窮極威武則天下之民幾乎磨滅矣且治國在乎修德四夷當置度外 真宗景德元年上曰北狄自古為患倘思慎慙盡誠則須日畧干戈歲有勞費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甚慰朕懷 仁宗慶曆初元昊始僭朝廷欲討之張方平言國家自景德與契丹盟天下忘備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當含垢匿瑕得歲月之須以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議者皆不謂然兵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略以為宜及民力之全也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也 高宗紹興二年上曰制虜在修文德若器械不可不備耳 聖政九年上曰待夷狄當以誠秦檜等曰上每推誠待物動法祖宗 十九年上曰用兵蓋不得已豈樂攻戰中國之有夷狄猶陽之與陰使可殄滅秦皇漢武為之矣本朝真宗於契丹和百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謀武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為念蓋衆愛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又曰夷狄不可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後惟漢文帝待匈奴

文獻通考 吳獬云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為郡縣隋唐闢吳閩之化而閩浙盡為衣冠蠻荒變於中華當時既赫厥靈後世亦蒙其利此則開邊之得者也至於晉招五部

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亟吐蕃潰將屯田於慈嶺重困華人唐宗列郡於陰山終爲異域此則開邊之失者也　又云方虜爲靖康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依戴其舊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爲維揚之役彼謂深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效靈一隅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安方逆虜爲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濟也而千艘一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redacted]全安我國家百慶危而屢不危其眷顧何如也　楊誠齋云欲謀人而不能舉欲備人而不能動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其舊不至於大治亦不至於大亂敵不至則憂其至敵至則徐應其至夫徐應其至者非有萬全之素也盡於一決以幸一勝耳故其勝者幸也非計也謝玄之所以破符堅也吁是可以賭也而不可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

待更狀二　倫樂　以儆戒無虞立說

策頭 銷兵不足以銷兵惟治兵乃所以銷兵偃武不足以偃武惟講武乃所以偃武蓋人之常情多難則戒戒則憂憂則治無難則驕驕則怠怠則亂是以秦滅六國而秦自滅晉平吳亂而晉日亂隋取陳亡而隋自亡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此馭陵之勝范文子所以憂晉之必禍者此也

策尾 如文帝之備匈奴如灞上如棘門如細柳如雲中遼之遼而非劉禮則徐燔非亞夫則棘尚其戚戚自足以慚唐酋之勝如孫權之保江東如守陽如虞江如荊州如潯陽處之

遼而非魯肅則周瑜非徐盛則吕蒙其聲聞自足以儆敵人之氣

昔尹公洙之論兵也以爲策之長在於戰與守策之失在於禦與救救亦戰也禦亦守也而曰策之失在於禦與救何也戰則暇救則不暇守則豫禦則不豫也敵至而後命將出師則吾之勝勢已與敵共之矣

遼之安也變而擾虜之順也變而逆軍之聚也變而潰既寇我劉復擾我荊既踩踐我江陵復震蕩我江淮平城之弩方強甘泉之烽未熄幾年委積影滅烟飛百萬生靈冤橫骨骸栖雲衰草時聞戰馬之嘶墮壁頹城夜無刁斗之警足食調兵命將遣帥不可緩矣

九重之上能如越王之貪不二味而後能守大夫之間能如越臣所謂復讐謀敵非君獨憂而後能守四封之內能如越人所謂報君雠敵不讓力而後能守夫區區之越上下一心猶能即會稽之恥而一雪之況不爲越者乎

事類 禹五百里綏服二百里奮武衛書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詩文帝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勞百姓本紀昭帝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匈奴　唐陸贄云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訪裴垍云侵偏則驅而遠之逃遁則守而備之此帝王禦戎之要經靖邊之大略賢良

策本朝太祖建隆二年上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若分邊寄
苟能稟朕意則必優恤其家屬厚其爵祿及緩州訓利使之
四國特免稅第聽其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尚財用豐盈必能
集事韶太宗端拱二年詔羣臣各陳備邊禦戎之策田錫奏
曰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　真宗咸平三年上問王濟以
邊事若為濟邊策十五條以獻上又以手詔訪錢若水備禦邊
寇方略若水上言備邊之要有五　景德元年契
丹多繞游騎剽略深祁間少不利即引去尚徘徊無鬬志寇準
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帥命將簡驍銳分據要害地以備之
仁宗康定元年帝謂丁度曰以禦戎之策度奏莫若謹
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備
邊要覽上　慶曆二年賈昌朝論方今備邊之尤切者凡六
事曰馭將帥復正兵訓營卒制戎狄綏蕃部明探候謹高宗
紹興二年臣僚言沿江州郡累經殘破防托之具理宜葺治
恐郡縣措置過當則橫斂於民畏避苟且則姑為退保計乞
明戒州縣民不可擾而不擾者賞擾而不辦者
罰孝宗隆興三年王之望奏把截關隘上曰如要逐處控
扼使虜人不得過兵家無此理湯思退奏自虜人入寇以來
常用敛軍為先鋒多至數十萬衆而我兵常患乎少今又自
分其兵則力益弱矣聖鑒如此洞見機要

策頭　有恢復之機有恢復之志蓋激昂奮迅之氣常主於仰
待戎狄三　收復　以有志成事之說

策腹　自晉祖逖觀之中流擊楫誓清中原則將有慷慨之心
冶鍛召募人思自奮則兵有激昂之氣雍丘之鎮邊境休息
則民無不安積穀之計將圖進取則則未嘗乏使晉人能以
此恥未雪為志以版圖未復為憂乘此機會大作規模顧何
功之不成惜乎當時君臣鎮靜之謀多而興起之念少文雅
之習勝而經綸之計疎以五胡之代仆代興中原雲擾四郊
多壘此乾坤何等時邪

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此有志當世者之盛心也而今之
進言者皆曰契丹盜有燕薊祖宗不能復拓跋盜有銀夏祖
宗不能復襲之靳韜腥我中華虐我遺黎又非契丹拓跋比
也蓋我高宗嘗圖恢復矣書車攻詩以示宰臣書光武紀以
示詞臣所宜愛日之說大作規模之說其立志何如也我孝
宗又嘗圖恢復矣神宗未遠見之於詩八荒為家見之於賦
寸尺地力爭之喻五十畝理索之喻其立志何如也志立而
事不就雖我高宗孝宗不免為空言而況丙寅之覆轍可鑒
也哉嗟夫燕薊之禍始於石晉計其所有止邊而止耳銀夏
之禍始於有唐計其所有西邊而止耳是則復之可也不復
亦可也是豈無庸言也靳韜何人踐上國高宗迫於勢而

不能復者宗固於時而不可復為人子孫者其可不興霸圖之修乎

謹畏於金誕之保而不思復書氓之舊疆念於臥榻之外而不思防冊中之敵以二帝三王之所建置而為夫羊之淵藪以四關兩河之所毋捍而為腥羶之所染汚夫是以寇盜衣履之地被髮左衽之鄉矣鷄犬相聞之境胡馬群牧之蹂矣請兵一萬揚行匈奴願紓樊噲之憤者未見其人也奮率三軍北定中原願上孔明之疏者未見其人也

晉祖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誓河以陶甄為晉土棘原寇宗常覽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略之未暇也至是詳臣奏言今不勤一卒血一刃而河湟自歸乃議上順宗廟

號薛傳旺本朝神宗每慎北虜倔強慨然有復幽燕之志即崇福毀庫聚金帛為兵費綱高宗紹興五年上曰虜已退遁須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虜至輒為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雖五年上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講究須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不患不舉錄係年孝宗隆興元年陳康伯奏陛下日思恢復臣等謂自今以往尤當信賞必罰以作成人才選將勵兵以激勍士氣均財務農以愛惜公私之力庶幾今日之和乃所以成他日之恢復惟在力行上曰士玄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自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強占亦投牒索否六年上曰总攸不恢復者正欲混一效唐太宗為附兵之制

待夷狄四　通使　以戎不當和立說

策題大將有進而無退則可以伸中國之威迫使有拒而無迎則可以沮夷狄之謀何則將者我之所倚以卻敵者也使者彼之所資以覘我者也使吾之將逗遛而不進彼之使虛喝而復來則天下之勢不止如今日所憂而已

策略自古覘國多遣聘使待泰圖燕先遣郭辨元魏圖涼先遣李順若此者明行窺伺公肆嗤詆豈非以無人視國乎夫通和亦用兵絕和亦用兵何必貪其言之餌為夷狄之笑哉誠使勿持兩可堅守一意來則勦之勿致縱敵去則謹備勿致忘敵大戎無厭惟力是視苟大治之則終身創矣

夫兩強可和兩弱可和一強一弱必無可和之理兩強之和紹興是已兩弱之和嘉定是已一強一弱之和宣靖是已今之強甚非紹興今之弱甚非嘉定其可復蹈宣靖之轍乎今之盟約曰南北通好聘問以時毋得增置大兵是以吾指錢之卒驕於豢養持空語以情吾之戰士也毋得經營迹緒是以吾要害之地缺於捍蔽發虛聲而禁我之守備也既得書賂遺之實又時有要索之請是彼常以謙和勝我我反以畏戰屈彼衝冠之髮按劒之視人心蓄此忿也又矣論者毋曰國朝列聖以仁存心樂戎之策終歸於和渡江而後一和於紹興再和於辛巳則和亦未為失策也嗚呼亦孰知我國家之所以為和者乎景德紹興以戰而和慶曆以守而和使

今日而有射殺撻凜之威則可以為景德之和有西北二邊之備則可以為慶曆之和有張韓劉岳之將則可以為紹興之和三者咸無一戰不勝北心於和不以為非虜反得以窺我矣

圈點 漢文帝時單于遺漢書故使郎中係摩淺奉書請皇帝云云孀婦漢使使謂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　武帝時單于數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且輒侯單于愛

策頭 夷狄之強弱固無一定之時國家之綏御當有一定之策自漢迄唐所以待夷狄者不過和戰之兩端搢紳之儒則守和捍介胄之士則言征戰珮劒相持矛盾不一而不能於和戰之外講求一定之策以為自強之計固可陋已

策腹 古之善守者固有堅壁閉壘更歷歲時甘受巾櫛之辱而不出者未有守未暮則誘於小利而求戰者矣古之善戰者固有屢戰屢衄不沮不抑而卒以一勝而收功未有困於一衄而遽已求和者矣以草茅愚慮以為今日有意於戰則當如唐憲之任裴度不能戰而有意於守則當如魏相之於趙充國最備淮蔡敢拒唐命環諸道而攻之不勝者累歲滿朝譁然嘗以罷兵為請矣惟憲宗不惑裴度請行一戰而蔡功成十二便宜利害明甚議下公卿詰難數四惟充國不變前設而魏相力任其計故屯田討行而西羌自服何者一定之謀立而堅凝見定也

昔韓范二公論西事於仁祖曰惟當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而張戎進言於高宗亦曰今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至哉言乎此愚生所謂一定之策也鑒往事之是非撫遺編而浩歎切謂自有書契以來未聞強梗暴橫如今日之韃虜者也如將與之和歟狼子野心難以保信海上之盟不可鑒乎如將出於戰歟則彈力竭疲民以逞洛師之衄可不懲乎

毋已則有一焉遠交近攻之遺智為可相耳蓋今日有草地之韃有近邊之韃草地之韃眞蒙古之醜類也近邊之韃乃

田田女真之遺俘也愚嘗聞之邊諜之言以為真韃限制此曹不使越唐鄧蔡息而北獨許之南向而責其女玉帛之獻爾夫韃既滅其國而俘其人驅之使戰安知不欲坐收下莊子刺虎之功乎守戰之說以禦近韃而不至輕挑遠韃之怒用和之說以交遠韃而必思力制近韃之患如紹興初年藉塔一徒殲僞齊數萬之師金虜始懼而和議成矣當夷狄方強之時此亦隨宜應變之方者也若夫一定之策則如之何曰以宣王之內修政事為攘夷之規摹以句踐之分治內外為沼吳之根本不以至懼去舞之念易吾強於為善之謀則敵國外患乃興王啓聖之機也

講和 漢武帝時王韓匈奴議王恢曰擊之便安國曰勿擊便乃和親明年王恢曰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伏兵馬邑谷旁（本傳唐太宗時突厥遣使請和群臣咸請許之封倫曰彼謂我不能戰乘其怠擊之必戰戰而後和威德兩全矣（唐本傳德宗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曰可百年無虜患抑渾曰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柳渾傳本朝真宗咸平二年虜謀寇邊上以問曹彬彬對曰臣料上鄙終復成和好上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紀綱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　高宗建炎元年李綱上十議一曰議國是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　紹興三年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　四年魏杞言當罷

講和一字以攻守代之（小注）八年上有備無患縱和議已成不可弛兵備劉大中曰和與戰守自不相妨若事事和好而怠戰守則墮虜計中爾　上諭輔臣曰近殿中侍御史張戒有疏論備邊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此極致之論也　九年上謂大臣曰乘此閒暇廣武備以戒不虞足以待強敵矣和議豈足深恃乎　十年進呈戰守之計上曰戰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退則守非謂戰則為強守則為弱但當臨機應變而已（政要聖張戒上高宗請外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自古能守能戰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守不能戰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撻凜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

武事門

納降

名流舉業

為和者是終不克以成和也漢文帝有灌嬰張武樂布董赤之師以出征有雲中飛狐棘門細柳之屯以固圍而後能成俱棄細過之約唐太宗有行軍總管以禦涇陽之捷有渭橋軍陣以耀威武之盛而後能破驕虜之以膾就白馬之盟此所謂以戰守而為和若夫六國之從既散乃爭割其地以賽虎狼之欲項羽之勢既蹙始肯折蓋世之氣請為鴻溝之約以是為和則不足以為和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立意緊端不虞之變難測○天下之患顯於已然者猶可圖伏於未然者深可慮古今不虞之變其開也有門其來也有涂善防患者杜其門而塞其涂則可以久安而無事嗟夫匈奴之豁桀者抑矣而嘆息富貴已萌於鴻鵠言志之人將帥之庸闇者謀矣而移檄舉兵已發於牛角橫書之予盜賊之梗化者勦之而兆釁胎禍又見於虎豹之英雄世之所謂豪傑者臧奸於不露之中伏機於未形之表彼其歸我以偷生豈真出為而從順哉

去就係乎興亡○嘗讀孫子一書至十三篇之末其論上智為間有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望在殷夫殷之王固天命之所由屬也何伊摯呂牙之能為興亡哉蓋用間之法不以豪傑之未至為可憂而以豪傑之去國為可慮不以英雄之未附為兵家之忌而以英雄之去已為腹心之患故夏雖未亡摯去則亡周雖未興望至則興國之興亡其關於豪傑英雄之去留也尚矣

稽古偉議國以得士為強○吳得伍員而克強楚秦得由余而伯中國高祖得陳平項羽失范增以制項羽光武降銅馬因以破漢業昭烈用馬超因以定蜀地魏武有許攸因以破袁紹

降附中有奇士○仗劍歸漢一亡卒也壇場既築大將出焉舉地附屬一降將也釋囚臥見忠臣番馬陳平楚戍也而得其出奇之計柴祐蔡將也而立其戰勝之功

法祖嘉猷 祖宗善用降附○楊業河東之降將也而委之兵馬此應用李祐法也繼河渤海之藩帥也而飲之巨觥此漢用金日磾法也祖宗非固破規矩與屓弛泛駕之徒從事也亦以英雄豪悍之士其才足以有為其謀足以有濟用之則為國之舟航不用之則為敵之鷹犬納之則為吾之城池不納之則為彼之間諜聖明大度豪傑畧心豈容以其降附之流而少之

逆為納降之慮○孝宗嘗與大臣語及歸正以為非特子孫之憂今日之事又在眉睫間矣至哉斯言非逆詐也亦以駕馭英豪固自有法也不然河南北塢拥之以士稚則感恩領之以祖約則叛去姚襄來附待之以謝尚則相歡臨之以商浩則反噬非駕馭得失之驗歟

時文警戒 結給降附之術○懷之以恩禮使之有攘然效死之心則築壇而拜激之以信義使之無猜嫌疑間之迹則臥內以訪待之以過望以盈其欲則有供帳以隨之示之以威嚴以懾其氣則不揮洗以待之夫人之有英雄豪傑之材者未嘗不欲貢以自用而非樂於俯為人用也勢有所不得已情有所難安則始欲操其自用之心而忽就夫人之我用故接之以恩禮者所以消其自用之氣而示之以誠信者所以

貴其為用之效故舉地歸唐者可使之忠孝傳家於繼世若則未築壇之前安保其不逃去已當上流之寄不能不懷形勢難居位號宜抑之憂者矣

納與卻不可輕○將有叛亡內嚮如黥梁之侯景挈疆土以來歸者將納之乎將拒之乎其拒其納利害係焉納之而不能制適以啓釁鈇鑕傷缺之悔又有恣睢寇亂如石氏之冉閔遣使臨江請軍共討者將應之乎其應其卻倘伏存焉卻之而不能受固不能洗銅駝荊棘之悲

豪傑去留難測○舍虞之秦者烏知其非百里奚皆楚歸漢者烏知其非韓淮陰況夫楊朱之岐可以南可以北孟軻之水決之東決之西前齊後魏無徑不通左趙右燕無關可隔

綱鑑輯略 魏刖其足齊有良謀　養鷹既飽呂布終去
楚失其心漢得大將　放虎自衛嚴顏實憂
狐死丘首豈不懷歸　坑降二十萬而關中之民無固志
鶡變好音終非本性　徙降三千餘而三秦之傑有疑心
脫略邊幅待以赤心　或妻孥於異境或婚姻於絕域
撤垂簾離結以誠信　或兄弟而弟養或男晉而女趙
寵之以重賞以保其求　圈檻不嚴則虎豹山林矣
貫之以寬法以責其效　絛籠不謹則鷹隼雲霄矣
姦雄不出而無籍亡命反為吾境內之妖祥

烏合無歸而不逞嘯聚反為我山林之怪異

當今獻策 不以降士遺材○擊劒扛鼎何往非材狗盜鷄鳴要皆有用無以揖遜廢騎射無以縱尺遺鋋弛無以樸撻先奇傑智謀術略能運籌決勝者取之武勇材猛能被堅執銳者取之諳熟邊方能驅駕士豪者取之慣習舟師者取之收捍殘破郤邑復歸吾版圖者取之招誘叛亡雄傑效吾臣子者取之雖盜賊亡命之人不妨録用雖夷狄境異之徒抑且收拾初何資格之拘初何流品之別納降當為之計○其為我用無逐鹿而有爭肉之誅也其為我用者無兎死而有狗烹之虞也是必有以服其心而制其力薄其賞而徐其望使之墮吾計中而不自覺也

今日降附難保○設我將帥詭我師旅覘我形勢熟我虛實含怒鼓怨背義反忠前日之歸附者轉而為今日之陸梁矣

誠意收結 異國人不可信○雖然趙信胡人耳其歸於漢身雖漢而心未嘗不胡關羽蠶人耳其歸於魏身雖魏而心未嘗不蜀終容翰之不忘於燕劉淵之不甘於晉依巢於我雖若誠悃首丘之念未始不存異國之人苟可信而用之乎上之人當曲為之慮

以處置服其心○嘗觀唐元和中裴度上疏有曰今淮西溢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潮疾討賊豈朝廷能制其命哉亦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然則處置之間必動中事宜而後可上之人盍亦加之意云

故事源流

經濟格言 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故楊阻於物者物亦阻之歟於人者人亦歟之

歷代叢譚 晉羊祜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 祖逖至豫州大興攻討北地悉平降附者日以千計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 殷浩次山桑降人姚襄反浩大敗績 唐阿史那伏念請縛溫傳 貞效裴行儉曰受降如受敵乃勑嚴備遣單使往勞本傳

皇朝典章 仁宗慶曆元年樞密院諸蕃部歸附者從家內地給閒田以處之 編治平四年种諤招西人朱令唆最為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區乞除一班行使誘示諸羌誘降橫山之衆 高宗建炎二年上曰朕欲發諸郡歸朝官盡赴行在存撫之庶可和氣致祥紹興三十二年上曰中原士民不忘祖宗涵養之德相繼歸正朕恐士大夫分隔北彼此寢失招來之意卿等可審處如有官能辦事者與差遣士人從便應舉其餘隨宜收恤則非惟已來者得安未來者聞之必欣慕而至矣

先正論建 蔡齊奏南海蠻部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荊湖間以開田使自營今縱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 范祖禹錄進行西夏首領各稱僞將相來降補奉職

疆置荆州宿弼上言二人之來其家已族今當厚賞以勸來者

文集備要　老泉云夫騏驥者豐其豹粒潔其鬣絭若之新閑谷之清泉飾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於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而飼以一雀狻一兎而食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之中誘其豪傑者為之用而又撫之以恩結之以信重之以威懾之以權逆防其變詐以為之羈縻則狙詐作使永無竊發之患矣

納降二

以防患未然立說

古孝百藥則欲外屏是皆集議以求其當者然律之國門外之制則中國正當自養其尊不必引納異類以產異時肘腋之變也

本朝西事之興揔戎出征者有如韓范觀其膽寒之謠疑有制虜之奇策然不過招納族長俾為我用而已異時种世儒之守青澗也赤心置人拊納蕃部亦惟于其種落之豪健者羈縻之是何獨汲汲於蕃戎之內附耶蓋微慮彭濮比干興周北貉燕人馳騎佐漢蕃戎慕義從古而然誠使于其種落之中誘其豪傑者為之用而又撫之以恩結之以信重之以威懾之以權逆防其變詐以為之羈縻則狙詐作使永無竊發之患矣

策題　事有為功於一時而貽禍於百世者處夷狄降者於塞內是也昔光武徙匈奴居之西河上黨趙充國馬援徙先零前當居之金城三輔司馬懿劉琨徙鮮卑居之棘城代郡魏武帝徙氐居之秦州洛陽皆矜一時戎捷使之為編戶與齊民雜處不知華夷之不可不辨養成難疽至晉而潰五胡迭起塗炭中原者三百餘年積骸如山流血成海生民之類殄滅幾無餘種嗚呼其禍慘矣

策段　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待之荒服坐諸國門導中國明大分也自漢唐以來以夷虜降附為盛事始有處降羌處突厥之議漢之處降羌也辛武賢段紀明則欲誅擊張奐趙充國則欲鎮撫唐之處突厥也溫彥博竇靜則欲內置魏徵顏師

者又處邊方詰吾書體況又投拜等戶之榮降而河首領之強梁類皆豪傑有謀者萬一資之以興我角為憂乃大於其來也如之何而棄之然則受之既如彼而拒之又如此益獨無說以處之乎誠有以處之則何後患之有

策問 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先零侵邊趙充國遷之內地當前作矩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目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後西羌唐頡利之亡其下來降者尚十餘萬咸言請悉籍降俘使習耕織還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強則叛其天性也陛下柰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今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利害

納降三　以善能駕御立說

策頭 得豪傑之力易服豪傑之心難夫所謂豪傑者必非庸庸碌碌甘心於俯首係頸之人也喑嗚叱咤拔劒疾視亦足以為人豪國家苟得若人而倚伏之則可為還陲之金湯而破夷狄之膽矣然必有以服其心而後足以役其材有以制其死命而後足以得其死力拔一城與之一賞獲一邑與之一資此老蘇所謂待常將法耳非所以處天下英雄豪傑之流也

策尾 商郊之役庸蜀羌髳亦效力矣召陵之役江人黃人亦俱來矣武王成公何以得此良以弔民伐罪之仁伐楚尊王之義可以服其心虎賁熊羆之士兵事內政之軍可以制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七

武事門

平盜　㊥　討叛

名流舉業

玄感煽弭盜在乎得人○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歸一諸葛孔明於後可以上北定中原之衆入日奏功湯平水寇得一岳鵬舉於後可以誅上流防秋之師有曹寶臣秦州定叛之機誅則可以起西戎之畏心有狄漢臣峴嶺破賊之威略則可以坤北邊之亂心有自古多事之天下不可為也今天下亦多事矣狡焉猶能啓封疆假戎下不可為也今天下亦多事矣狡焉猶能啓封疆假戎使據巴兆得隴蜀吞噬無厭長淮巨海幾年虎吻之垂

涎湘北濟向物欲薪變化指自物類創發以來彼來嘗不指瀘戎繇猶為名臂自兩淮踩露之後彼來嘗不覬覦卒為前驅以無人視中國又矣而環視中國廟堂宵寐之計謀則曰備二邊論則曰備二邊以至制閫戎昭之由亦託言者亦不過備二邊而已嗚呼抑嘗於三邊之外而為腹心之慮者于大將於胸中之略

法祖嘉猷 牧守良則盜息（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而潰元豐間廖恩亦剽劫於閬當時追討之官膽薄無遠謀姑招而降之此皆守臣不處政令廢弛之過也至若宋璟之守益張雍之守梓秦傳序之守封皆能以區區城抗賊鋒不為不毅屈然後知守土得其人則卒才鼠輩有不足以霄斧蹕者

結民所以止盜（蜀之常勢非盜賊竊發蠻夷侵陵之為憂而將帥專制之可畏自古惟公孫述李雄猖狂僭竊自為正朔彼蓋適逢亂世自李寶張忠之敗羅尚之死而朝廷不復有一戈一戟入劒閣者本朝王均李順皆不旋踵而撲滅然重蜀之利莫如寇恂二州之民使其常有不忘朝廷之心夫

如是則將帥有兵而不能有民僭竊何由而作也

時務論 小姦巨盜之基（蓋天下之禍莫大於無形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水旱疹疫是備之而已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權臣擅朝是誅之而已夷狄侵疆是攘之而已是其為害有狀則其所以制之者有方夫惟禍匿於無形而不知其所以然彼且群飲博奕椎牛發冢苟偷歲時一旦勢有所迫不終朝而毒流天下組靡棘矜亦足以攻城殆邑何假於堅甲利兵哉然則小姦與巨盜之本歟

德服言感之效（昔者明君適艱難之運遇非常之變惟強姦大盜蜂屯雲擾而卒能一定天下恢復大業者必有勤儉之德其次亦有罪已之言足以感三軍而服人當舜之時三

綺語騈珠

舍撻而鋤　禽棘獸駭　赤子弄兵於潢池

易劒而犢　鼠竊狗偷　耕夫揭竿於隴上

鼠狗何為窺伺妄動　迫於衣食意出無聊

鴟鵂不祥乘間竊發　困於賦斂情非得已

釜魚幕燕暫爾跳梁　始也暮夜竊發繼則白晝公行

蟻聚蜂屯旋踵撲滅
奮擾矯虔自昔有之
寇賊奸宄治世不免

當今獻策 當行勞徠之政○平盜之說無他以民視之而不
以盜視之則知所以平矣失海隅蒼生莫非吾民天涵地育
靡有限量固不當萌一念嫉之念於其間也彼其迫於飢饉
流離之相仍重以守令撫綏之無素阻挺為盜以苟旦夕之
命亦其勢之甚不獲已耳當此之時勦除之策固不可以不
講而勞來之術尤不可以不知道將命帥固足以滅其已為
之害而還定安集必有以彌其未然之事何也今日盜之前
日之民也今日之民安知其不為異日之盜乎仁政之發達
始也竄身山林繼則攘臂城市
可以安集則救之矣何疾乎奸豪
可以化誨則綏之矣何徠乎誅滅

強無為之革心德音之感動胡虜為之流涕轉移變化於冥
冥之間者不可不為之深長思也
化誘責之良吏○今日任賊奸禁盜之責者亦當反躬自省
使民生至於此極者果其真情乎抑其不得已乎州縣長吏
大抵刻剝為務無復有循吏之政賦斂以敲朴剝其本關市
以征搜剝其末抑配以強賞剝其餘大官虎噬剝其大家小
吏蚕食剝其小民如是則盜賊何以弭誠使能得其人鋤其
強梗誘其善良赦其脅從離其黨與逆順可以意示也福禍
可以言達也好惡可以理孚也開舍挺而鋤易劒而犢而盜
賊皆化而為良民矣是知災患不難恤寇盜不難弭所患者
州縣守令之不任其責矣

由致令觀貿販之商游手之輩朝無擔石之儲暮獲千金之
利始則為茶商矣終則因茶而為盜焉始則為鹽商矣終則
因鋤鍚鈴鑿而為盜焉至其甚者聚而為郡飲呼鷄逐狗無
所不為推其發家無所不至推原其始蓋由逐什一之利終
未免為盜賊之歸焉是以天下之盜常起於利孔之開故一
去農而之商或奔竄於山谷或剽掠於江海大而隴上耕夫
小而潢池赤子其勢至不可救者皆崇本抑末之未至也執
論試思之

弭盜必有要術○雖然弭盜之術在於任循良良吏之用在
於精選擇必願自今朝廷貢舉必密擇而較試之不輕
以委人臨軒而戒之曰付爾有土其率爾職稂莠是耨俾無

育於爾邦以安吾人民則又戒之曰毋慘于酷毋戮及無辜奴治務從而許以自新以大君好生之德彼知付之專而任之重且將悉心戮力鋤邪去姦以擁護良民而保大子之寵命則嚴備寇賊何足為上人慮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原流

綱鑑易知錄　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不竊語

唐太宗貞觀元年大司徒荒政十二曰除盜賊小宰六職五曰刑職以除盜賊禮漢二年群盜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分部逐捕通鑑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龍遂召見遂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卹故使亦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遂乘龍逐捕盜賊吏盜賊悉平傳本王莽末民並起為盜賊王鳳等共聚藏於綠林中樊崇起兵於莒皆來其宿以相拯救朝欲賊攻殺長吏北娶連年乃以處訓為朝歌長訓曰不遵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到官設三科募召壯士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傳本廣陵賊張嬰等殺刺史張綱為太平車載綱喪徹都道嬰等皆詣喪會以次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恩懷出拜詔綱脩之曰主上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位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思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及擾之若使百姓安其田里肯為盜乎朕夙夜以此為懷

龍遂召見遂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卹故使亦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遂乘龍逐捕盜賊吏盜賊悉平傳本王莽末民並起為盜賊王鳳等共聚藏於綠林中樊崇起兵於莒皆來其宿以相拯救朝欲賊攻殺長吏北娶連年乃以處訓為朝歌長訓曰不遵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到官設三科募召壯士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傳本廣陵賊張嬰等殺刺史張綱為太平車載綱喪徹都道嬰等皆詣喪會以次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恩懷出拜詔綱脩之曰主上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位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思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及擾之若使百姓安其田里肯為盜乎朕夙夜以此為懷

但官吏失於撫御致爾為盜朕諭以恩信故釋甲而來勿誅也　太宗淳化三年李順入成都僭號王繼恩討平之　眞宗咸平二年王均亂蜀當有終大破之　仁宗時張海寇京西詔殿直雷元詰等往捕之

慶曆七年王則亂具州文彥博平之　皇祐四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十餘州命狄青討儂智高清敗智高於歸仁鋪

智高遁歸信州民有掠米者法當死上謂輔臣曰飢而吏不深可哀遂貸之五朝寶訓嘉祐元年曾公亮知鄭州盜賊衆竄他境至外戶不閉呼為曾開門縣編

神宗熙寧十年彭汝礪言竊聞京東河北盜賊不禁臣聞漢京兆多盜起王尊於久廢渤海驚擾用龔遂於垂老之選擇仁明智略之吏縣

高宗紹興三年進呈廣西賊上曰凡擒捕盜賊多緣賊首未殄除已奏功兵退又復聚為寇兼監司州縣不能恤民侵刻所致故散而為盜賊發不時奏故使滋蔓可嚴戒約束之令具以實開禮紹興五年上曰民窮無聊而為盜多緣守令不良撫之若使百姓安其田里肯為盜乎朕夙夜以此為懷

卿等後留意選擇守令庶幾百姓有安居樂業之意張紹興八年上宣諭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三一擇帥以厭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勸果其業三蠲科役以優足其力如此而不悛尚或為盜朕未之聞也張紹興二十八年上曰招安非良法命之以官是誘之為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立功之人盜知必見獲則可使無盜矣紹興十年進呈次因論止盜賊上曰自古清盜賊之術無如輕徭薄賦

宋真宗 咸平三年秦少游云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盜賊之起必有衆縱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略不知討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禄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卻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之不免也則將曰與其束手而受斃孰若遁迹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秦少游文）

平盜二　以開其悔悟立說

策題 昔宰觀張忠定公之治蜀凡獲盜盡釋之曰前日李順化民為賊今日僕化賊為民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使其耕田鑿井有含哺鼓腹

之歡仰父俯子有安居樂處之計亦孰肯冒矢干紀以其身自試於斧鑕乎惟夫困於賦斂之無度迫於征役之無期飢寒之憂近在朝夕於是始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棄之於盜賊而不甚惜是可以一概而終絕之乎

策後 武帝富庶之餘侈然於窮奢極侈之事海內一變而為虛耗矣旱蝗水潦歲歲相仍而商車絡賈之算紛紛未已一旦盜賊公行搏手無策繡衣持斧之使旁午郡縣乃始以威刑僅戢克之為國家者亦可利於此哉唐太宗即位旱蝗大水仍歲而作非細故也太宗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散財發粟諄諄乎惟恐其未厚也至於群臣論弭盜之策乃曰朕欲以輕徭薄賦選用良吏而使民不為盜此其開民自新之路何如哉

昔我高宗皇帝紹開中興神謨勇略震竦一世而山澤愚民猶有弄兵潢池以上勤聖慮者聖訓有曰民窮無聊起而為盜多緣守令不良又曰若使百姓安其田里肯為盜乎他日又嘗宣諭以江西平盜之事凡三條擇將帥以厭其心任守令以勸其業蠲科役以足其力大哉王言其知所謂不以盜視之而以民視之乎夫以堂堂天朝而有跳梁叫呼之夫草芟獸獮真易為力高宗於此惻恒矜愛養根本而未嘗以迫切行之真所謂開其自新之路哉

天下有不得已之情不可繩之以得已不已之法人之生也必有以樂其生食不充腹而慮其飢衣不蓋形而痛其寒飢寒切於身而嗜慾累其性則奸偷之計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民窮則盜亦其情有所不得已一切繩之以法而決其忿則當有嘯聚山谷宕跌里閭而動潰池之兵者其可勝誅哉

國之有盜賊猶人之有疾疢也身有疾疢必賴良醫以愈之國有盜賊必有良策以去之所謂良策者豈有他哉亦曰原情之輕重而為之招撫誅討耳任招撫誅討之責使奪攘矯暴之習皆屈服於恩威之下不至重貽斯民之害足矣何可恣為殺戮以絕其自新之路哉

事證 龔遂張綱事並見第一套

本朝太宗淳化三年張詠曰前日李順僭號民為賊今詠化賊為民何有不可哉編至道二年查道知果州寇盜尚有伏巖谷依險為柵者道曰彼欲延數刻之命耳其黨豈無註誤耶即徵服單馬直趨賊所賊乃投兵羅拜悉給券歸農石普言蜀之亂由賦斂日急農民失業望一切蠲其租稅則不討自平矣上許之普揭榜告諭部內以安

仁宗慶曆四年俞靖言自古盜賊為患未嘗不赦其脅從而誅其首惡與其勝之不若安之今湖南之賊首惡不過百人餘皆脅從之民宜遣智謀循良之吏單車獨往宣以恩信而招撫之示之生路則衆可潰散賊焰宜熄矣張編

討叛 附 以誅討有名立說

策頭 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此三老董公

遮說漢王語也請以為今日討逆伐叛用兵之折衷師直為壯子犯之言也兵順為武魏絳之言也直之一辭順之一語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誠不可誣即是而論則恭行天罰帥將天威揮天戈以任天吏之責正不在乎師衆之多寡軍旅之強弱士卒之精鈍在乎師之所出有名無名耳

策略五觀昔人論兵有曰奉辭罰罪天命誅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伐是肆是絕是忽乃大義之當然以討其不然予匪順天厥罪惟鈞皇天后土實聞斯言利用行師征邑國也利者何名正言順也可用行師征不服也可者何兵應者勝也彼曲而我直彼逆而我順以我之直而正彼之曲以我之順而討彼之逆征者上伐下也征之為言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行險而亦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之有不必以怯疑之也不必以勇乘之也不必以少形之也不必以衆奪之也不必以分惑之也不必以合掩之也其入幽幽其出冥冥動於九天之上伏於九地之下合散翕張生於俄頃可正倚伏隱於纖微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者此雖兵家之秘妙韜鈐之精術不可同日語也天討有罪大刑用甲兵以禡周祏以對于天下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之主將有大正於弗率師出有名安用彼紛紛為哉

粵自我國家運厄陽九中原故壤淪於腥羶謳吟思漢扶携來歸我先皇帝撫念遺黎皆吾赤子可務而不可拒也可弔而不可絕也失此弗圖肝腦將塗地矣於是推天覆地載之手囊沙背水倏忽神明似得兵家闢亂而不自亂形煩而不自煩之妙孰知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之言信蓋屬靡於耳也師出無名雖多亦奚以為

高帝曰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周公東征三年而歸說以使民民忘其死詩東山漢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十年之間反者九起賈誼傳誼南中聞孟獲為夷漢所服七縱七禽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蜀志諸葛亮傳唐憲宗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蓋本

聖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七十七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立意綱領 第則變變則通○唐券積輕齊筴告匱抽法弊者必當活國縣而使之通漢扇方增晉鎧不給抽時弊者不當愈變而愈窮也蓋入粟拜爵非古也使其籍是真能郡縣從容農賈受賜則鬻爵之令未窮也鑄金造幣權酤鹽鐵非古也使其籍是真能國用饒給民不益賦則金幣鹽鐵等法未窮也幹山海而排商賈非古也使其籍是真能足用而歛不及民則摘奠之法未窮也變租庸調而為兩稅非古也使其籍是真能足用而歛不加多則兩稅之法未窮也柰何調度日急供輸日繁逋戶莫盈築底莫措吾將倚辦於鬻爵耶則以玉抵鵲以糠易粃武功之爵級冗矣外此何以給吾將倚辦於征權耶則龍斷罔利竭澤焚林東南之淵藪虛矣過此何以堪吾將倚辦於苛賦耶則稅間架算除陌適以籍涇原叛卒之口搜郡邑耗編甿徒以煩宣公釐革之議兵驕民困而根本盡撥則長此安窮又何以為國乎

理財有經有權○時有暇急法有經權經常之法可用於承平無事之時權宜之法可用於倥傯多難之際然處暇而用經者非後世之所得為處急而用權者乃今日之所當察也夫重本抑末愛惜名器此經常也然倉府之儲無幾財穀之費日滋於是鬻爵之令不容不以權而出矣九式節用什一取民此經常也然田疇之入有限公家之用無窮於是山海之藏不容不以權而幹矣九府立法貨流而泉此亦經常之制也然鼓鑄之力易竭調度之數難支於是銅楮相權之議

又不容不以權而行矣

籌國權議 古法以權而失○古者有九賦以斂邦備有九貢以致邦用茲理財之道也而今日將以權濟之夫豈得已然所謂權者非碩鼠之斂楚茨之賦大東小東之虐是也古者有九式以均邦財有九府以考邦計茲理財之道也而今日將以權濟之亦豈得已然所謂權者非復畝之征田賦之令頭會箕斂之政是也故必善於達權則體民無異於體國不善於達權則體民無異於體國則國計足而人心亦可以不搖體國不及於體民則人心失而國計雖足亦奚補

後世不善通變○且今年減租明年減賦漢初之仁政也自夫好大之主一興無名之費有出則於是武功黷矣皮幣造矣緡錢有征商車有算摧酷之令且行而鹽鐵之議愈錮矣其計日益深利日益幹寧非欲以權濟事哉予民以口分世業之田取民以租庸調之法唐初之良法也自夫變故之議興而更橫行之滋起則其後有黷明經之法矣有建重錢之議矣青苗方征富商有斂而稅之法既行而間架之征愈重矣其說日益更財日益斂寧不欲權時施宜哉君子俱不能無議於斯者則曰權宜之策固實出於窘迫之衝而施行之術尤不可無參酌之論武功可以權黷也皮幣可以權造也緡錢之征商車之算摧酷鹽鐵之令是皆掊克於下者則於道寧無虧乎明經謂可以權黷也錢法謂可以權重也青苗之征

富商之假問架竹木之稅是皆苛斂於民者則於道寧無歉乎故善使公私之積猶可痛毋使心計日幹以毒漢之生靈寧使山澤之利猶有遺毋使私財日積以病唐之天下彼史臣以民不益賦而云漢以斂不及民而稱唐是不知其一切徇權之術蓋未嘗不重賦斂於民也

法通論獻 體道以用其權○我國家參古酌今以民為本其忠厚有自來矣私酒之禁嚴於國初榷茶之法申於淳化入穀補官之令行於祥符更造大錢之議建於康定王建炎則茶鹽之利仍歸於朝廷至淳熙則收楮四百萬以藏於內帑其隨時制法皆若不過為從權計也然祖宗愛養民生培植基本曷嘗一切行苛斂之政哉方其平嶺南也無名之稅盡

之四分轉運司之移用常平之七分糸鹽之貸息悉歸上供名曰總制焉不特此耳降本和買法也今本錢不給又為折帛矣降本和糴法也今本錢不給又有要索矣諸路上供之外復有無額上供錢川蜀明告給賞絹之外又有陰取激賞錢朝廷之費用莫支而州縣之根柢無已況又有歸明有宗室有添差有離軍揀汰衆口嗷嗷衣食縣官一有不給謗讟隨之上既輦京師為上供之數下復有諸邑為衣食之給為州縣者不亦難乎

時文警段　體國亦當體民○今之民貧尤甚於國貧今之民計尤艱於國計也故自體國言之則財者國之命脉也今自開督府廒遣而國家東南之財虛一日非財百事互解今欲遽為豐財計則有非權宜之術不可也然以體民而論則財者民之膏血也今自佐虞殘湯而邊鄙之民貧自楮幣折閱而州郡之民貧自粒食告艱物價偏踊而京師內地之民貧民貧至此良可凜凜將欲行一切之政則能不剥及於民乎噫民之欲富也甚於生而奪其所養之具則有不能生國之與足者在於民而自為豐殖之計則何以能國故生與財競死與財俱民之情也而貧以民貧富以民富國之勢也今裔夷猶夏境土日蹙上下猶得晏然者誠以祖宗三百年德澤在人心猶未泯也則一繼元氣亦何忍戕之此以權體國以道體民今日不容舉一而廢一也

不當更議生財　蓋東南之財止有此數而於耗兵者十居七八淮蜀襄漢莽為盜區戎狄豺狼雖旰未已生聚愈感支吾愈窘則深思行裕之規熟講變通之說備措合司較之曩昔几幾倍出楮幣爵較之曩昔又幾倍於權濟經大豈得已而愚之為今日慮者則惟欲變而能通不欲變而愈窮耳蓋今日非漢初元唐貞觀比也有武帝之虛耗而不能為武帝之規恢蓋第五琦劉晏之幹旋而不能為第五倫劉晏之趣辦邊方增鬻鹽之也大農無歲月之積救頭療目百缺具呈剥牀及膚一籌難畫熙豐縣更之新法今固不可以復用建炎參事之規模今且至於盡用矣而財計之窮空楮幣之折閱則又非可以建炎例論者隨時變通策將安出

財用匱而技窮（自交引之法壞而富商巨賈之資頓窶稱提之法壞而谷粟布帛之價頓窮天災掠剽貪吏掊克而富家巨室之藏頓虛以今準昔征進舉舉而不加賦於民是也今三邊之民斃矣荆湖江右之民危矣兩浙川粤之民困矣加敛之法可復行乎鬻爵以出富民之藏而流品不雜是也今也不然通籍金閨容可貨取輸財紫塞能幾何人名器之假易輕貨財之人易賈富民之藏恐未可出而流品能保其不雜乎會子以收豪右之權而印造有限是也今也不然楮價折閱物價倍蓰空券交弛通國弗售科降之請如織供億之費如山豪右之權恐未可收而印造能保其有限乎

漏巵未窒調度莫支
張弓難弛科歛滋甚
救頭瘡足百短具呈
剌林及庶一等難畫
中宮泛用金堪珠礫
官吏奸貪囊帛擅金
費財百出既日銷而月鑠
理財無策望天雨而思輸
轉輸煩而諸司無餘財聚散病而太府無餘貝
科調煩而田里無餘財督責峻而郡縣無餘財
當今獻策酌可否以用權○今夫有一不獲已之策雖所以
徇權而不至於違道夫有變通之實政者不可無密察之深
功幹運之良圖者不可無斟酌之定見入財拜爵古有是
法今日固可行也而鈔法屢更商賈失利則今日不可以復
行重幣權輕昔有是制今日固當舉也而覆敢重征百姓蹙
額則今日不可以復舉內帑輸財天子損膳權之固未害也
京師籠貨雖利必較則為之能無忍乎王公減俸嬪姬捐橐
權之固亦宜也縣官坐肆民利盡奪則為之能無傷乎
策不過於通變然則為今日之計將柰何曰征榷不能已
也而歛不可苛賦不可益否則征榷之術窮鬻爵不得已也
而京秩不可貨正郎之秩不可貨否則鬻爵之術窮出楮不
得已也而徒楮不可恃否則出楮之術窮凡是
數端皆紓急法也而必崇本抑末以培其根必通商訓農以
滌其源必鉤隱漏節浮靡以剔其蠹則窮而能變變窮而不
是愚所望於今日也
理財之策凡四○嗚呼國計匱矣今何如時猶不疏之而使

通誠能行其通之策則士大夫必為國而興利不與民而爭
利昔州之貢安得昔豐而今嗇白幣之造豈必先重而後輕
如是而救法弊則得矣不然竈政之源不窒變法之論徒詳
將又激韓吏兵之辦公家之急未紓更幣之圖是講果何取
漢公卿之議嗚呼民力竭矣今何如時尚可迫之而使窮果
不蹈其弊之失則士大夫將為國而去害非為民而滋害
積粟塞下必不強輸於國廩伐竹淇園決不再覩於斧斤若
是而救時弊則可矣不然誅求無異於強取憂恤竟成於空
文豈特發道光奇之嘆科歛既倍於常租捜籍不遺於私牧
徒以重陸敬輿之憂
君民要當兩利○今日固當為國計尤當為民計固當用權

以濟夫道之所不及尤當體道以酌其權之所可行今之為
策者豈不曰名器之不靳則爵可以鬻耶子毋之相權則弊
可以重耶利源之必斡而民莫之不恤則鈔法尚可以復變
而便畝尚可以復行耶昔有毀家以紓國難者矣今權門貴
胄共可緩於卜供乎昔有競送義租以贍國用者矣今富商
巨室固可憚於借助乎覆敗置困之衝集此權宜之策如支
壞屋偃植並立而期於僅存如瘠沉痾剛柔佐使而期於立
愈謀有足以佐吾國則雖權奚害哉抑愚則曰相依而立者
國與民也迭出而用者權與道也
生意收結法弊由士大夫○噫國力困於法弊也所以為法弊者士大夫也民力困於時弊之紛紜非時

弊也所以為時弊者士大夫也而天下之所患在弊政士大夫之所累惟私心使此心不私於貪則天下無不通之貨使此心不私於忍且欺則天下無不豐之財使此心不私於玩則天下無不興之利使此心不私於畏葸張皇則天下無不治之事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義所以正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聖人百工則財用足神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財恒足矣聖人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善政得民財孟子居人者務在殷民阜財孔

歷代寶鈔　虞夏之幣金為三品　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賦焉　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齊威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徵山海之業顯成霸業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史記平準書　周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　太府受貨賄之入須于受藏之府受用之府　內府受貢賦以待大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金玉良貨賄入焉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供百物而待邦之用歲終則會惟王后之服則會　職內掌邦之賦入凡受財受其貳令而書之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出財用受法于職歲　職幣掌斂財賄之入而辨其物　司會聽會計以攷日成歲成　宰夫乘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詔冢宰誅之長財善物者賞之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之屬周漢興

文帝卽修節儉思安百姓至武帝之初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前漢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由是財用大匱於是有算緡告緡之令以訾選郎除吏命使者分曹往卽天下縣置均輸平準以通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商賈不得爲利而物價不騰踊以平抑天下之物故開均輸之法蓋以便民非以爲利也而桑弘羊推之以爲利民始受其咎矣後人不深原其意見其末流因以爲筦榷之利剝下益上民重困矣

皇朝典彙　太祖乾德三年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倉帑以裕軍實悉送都下繼太宗至道元年上曰凡財賦之通塞係於制置之源古今李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　眞宗咸平元年上曰先帝以財賦國之大本莫不要諳中道而爲其永制　仁宗慶曆三年敕三司官吏曰經國以財爲本今邊鄙未靖甲庫虛竭民力重困其務叶心營職無或因循以踵玩弊　神宗熙寧元年上謂文彥博等曰當令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　高宗建炎三年上曰國用貴乎正以所費處多用兵興營造最蠹國用　紹興七年張浚營寨未辦乞增支錢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須極愛惜張浚嘗奏軍中費御前無限錢糧朕語之曰此皆百姓膏血卿須知不可窮竭　二十六年上曰財用誠今日急務然止有三說生財理財節財也比來生財之道講求略盡惟是理財拖欠使州縣得人必不至此自今但當樽節　孝宗乾道三年詔曰理國之要助財爲重向來大臣專務簡忽用度浸廣謏不加省因循滋久殊無通變經理

先正論建　仁宗嘉祐六年司馬光奏論治財者養其所自來而取其所有餘故用之不竭而上下交足此大農工商賈者財之所自來也農盡力則田善收而租有餘矣工盡巧則器利而售多商賈流通則有無交易而貨有餘矣彼既有餘而我取之雖多不病矣今之有司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掃土以市祿位而不恤後人者也捃拾麻麥而喪丘山者也保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操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奸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　仁宗至和二年范鎮言今中書主民摳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摳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密減兵三司寬財以救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欲

文獻通考　東坡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歲而無飢矣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

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此一時之計也在於最下而無謀者甚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安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將何以加此所謂終月之計也策東坡曰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足以供天下之用其辭正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榷貸推易之利皆不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為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捐利與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　秦少游曰理財之術莫過盡地力節浮費二者而已何者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不原其所自有不要其所從無而散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錐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為之道則莫若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君子理財之術盡無以易此　葉水心曰理財與聚斂其介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世之善取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

策題善理財者取於民益少而國益富不善理財者取於民益多而國益貧漢武帝外事匈奴內惑神仙當時所用其費不貲故鬻鹽冶鑄推酷征商算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幣省酎金以侵牟封君宜其無財之憂矣然民財困而國用猶苦其故何耶趣知之矣唐德宗外征田稅出守非天當時所用其費不小故借商賈而增稅數稅間架而除陌錢西南有日進月進之錢京師有宮市暴斂之峻宜其無之財之憂矣然民財殫而國用耗者其故何耶愚知之矣生財貴乎有道理財貴乎有義能生能理然後從而取之則裕病矣

策問今之士大夫一言稱措謾不加意國事若置之度外不思昔為稱提者須御府之珠玉出內幣之金銀今豈不能也胡可聽楮直之輕一語推鹽謂可規利私意已橫於胷中不意昔禮官餘者資天產於井池收地力於崖石今則不然也胡可視鹽法之壞兵備未至於空虛而科索常急於星火若有甚於戈朽錢鈍漸木為刃之時軍食未至於匱竭而收糴常積於丘山若有甚於菽馬同盡煮鬻為糧之日留米有勝算以善其後者

昔管仲之於齊國正鹽筴之法以代租斂計錐刀之利而置鹽官可謂得生財之微意矣故能富國強兵取威定伯使民

見予之之形而不見奪之之理劉晏之於唐行平準之法幹山海之藏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輕貨可謂得理財之深計計矣故能紓國用佐中興天下無貴賤而物常平百貨無滯貴而用常足觀其制法之初宜若害民而其效卒至歛不及民裕歸於上下有裕民之政上無匱之之憂者果何術耶非善能因物宜權輕重生之以道理之以義固不足以及此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帝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李悝為魏作盡地力之法國以富強前後漢武帝干戈日滋中外搔擾興利之臣自此而始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幣以贍用以來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而桑洪羊貴幸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洪羊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下緡錢令楊可告緡偏天下卜式曰烹洪羊天乃雨上用唐天寶時錢穀之臣始事胶削太府卿楊崇禮其子慎矜慎名亦以許刻結主恩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肅宗即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天下財賦皆歸大盈庫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陳京請借富商錢趙贊判度支行借錢令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物藏後請稅間架除陌而民益愁怨白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為宮市使憲宗討淮西是府鹽益為刻剥劉晏上關法輕重之宜同晏能權萬化重輕使天下無甚貴甚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

上俶寰宗討淮西切於餉餉王播引程异自副棄尤通萬貨盈虛使驛傳江淮裒贏以佐軍興兵得無之程异本朝太祖開寶二年詔曰比設三司用權邦計得其人則公私共濟賦其職則利害難分僧太宗至道二年陳恕峭直守公性靡阿順上御筆題奴牡曰直鹽鐵陳恕在時不稱職者亦以恕為首焉國寶宗咸平六年陳恕在三司前後踰十數年究其利病被進代為三司綱恕舊貫鹹仁宗景祐元年程琳在三司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輒襲奏寵之　慶曆三年王堯臣權三司始受命言於上曰今國於民皆將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僚屬上納其言堯臣果以治辦聞未計凡三年軍國之費沛然有餘蓋未嘗加賦於民　嘉祐元年始張方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粮而馬粟僅足一歲而粮亦減半方平盡漸運十四築其後未甚而京師有五年之蓄上同高宗紹興五年沈昭遠乞又任計臣上曰祖宗時陳恕最為久任號稱其職今計臣倘能稱職但就加爵秩以褒寵之可也

卅用三　節財　以冗費當省立說

策頭　當利源既竭之餘而要國用之未裕當論耗財之原不當從論興利之說甚矣天下之利孔無一窮於民間者故興利之說在今日不可從言於隋煬酒茗舟車之門不知其幾也所謂弊政者今皆節取而無遺矣則財之利源竭不可復興利決意罷不可復立決雖使桑孔琦晏裴

後出莫知所以為計矣上下皇皇日有財用不給之憂蓋亦
思其故乎思嘗推原其弊在於利權無所統一而陰竊潛耗
者今日所當講明也

簒說 先王治時什一取民之外無他入也任之以九職斂之
以九賦理財之道不過如是而已故以太宰制其出司徒制
其入而日成月要司會得以參而攷之未嘗有不足之虞漢
唐以來取民之法日重上之人惟知所以為興利之法而不
思所以為節財之端隨竭隨取隨竭隨補橫用百出而後利權分於上
利源竭於下矣祖宗外置轉運司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
使以總天下之財其盈虛登耗皆可得而攷也自王安石用
事罷三司而為戶部舉三司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故三
司以鄉力為功而不計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而不論
事之當否利權一分其耗散四出皆不可得而稽攷矣
今光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　神宗熙寧元年命司馬
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光言國家所以庫不足者由用度太奢
已窮不可復取諸民長慮卻顧惟有節之一字而已且今日
爵命之所以輕征斂之所以重交券之所以壅者則豈非原
於濫用之始繁數昔先正王嚴叔有曰大凡節用非惟偶節
一事便能有濟須每事以節省為意則積日累月國用自然
有餘員知節之之道也

事實 周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夫倫德之恭政存節約
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皐夔或有譏其儉者上曰
朕為天下守財豈得妄用之哉　光武身衣大練色無重綵
損上林池籞之官廢罷望弋獵之事勑約之風行於上下吏
職減損十置其一併官省職費減億計節庶事簡於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其法用之也有節故兵
雖多而無所損官不濫而易祿天寶以來大盜竊起方鎮數
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不能節矣貨賄
本朝太宗淳化六年李惟清以帳式奏御上曰費用若此民
力又何以堪蚩由簡者即便裁度惟清曰望精擇將帥以有
成名者謝塞庶節費用纔至道元年上曰理國安民之要在
省費用初經費有常不奪民力自然致理謂真宗咸平年五
鹽鐵使王嗣宗進對曰方今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冗食
尚多耗蠹猶廣更宜庶事減節上曰朕所憂者正此耳景仁
宗天聖元年李諮言浮費宜一切裁損以寬歛厚下上納其
言命御史中丞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　寶元二年韓琦言
今光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　神宗熙寧元年命司馬
看詳裁減國用制度光言國家所以庫不足者由用度太奢
賞罰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
朝一夕所能裁減明旨即罷裁減局但下三司供祈而已
哲宗元祐二年詔戶部取索應干浮費並行裁省節次以聞
六年通英讀寶訓至節儉王嚴叔曰大凡節用非謂偶節
一事便能有濟須每事以節省為意則積日累月國用自然
有餘員知節之之道也　高宗紹興四年有司議裁節浮
上曰此疏極關治體敷奏以隆興元年周操奏方今強國

在強兵強兵在豐財豐財在節用乞陛下躬行於上以身先之仍於內外浮費蠹行裁減上曰朕宮中已痛加節省卿等更一切略去浮費　神宗朝蘇轍奏疏曰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然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所以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陛下誠擇人而用思長久之計君臣同心上下叶力磨之以歲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　高宗紹興七年趙子瑊奏臣今日經復理財之術但有惜財之術願詔主兵者念民力之易殫一應泛濫不急之費自有以蠲財興計者知戎兵之久勞凡大軍經過之須亦務所以贍給如此則兩司相通同濟國事　孝宗乾道二年陳良佐奏生財乃所以病民

國事愈見不足願取見一歲賦入之數其取於民者已過則從而蠲免之以寬民力見所養官吏與兵之數其可省者從而省一常令財用十分以七分養兵與官吏三分以備非常　孝宗時張栻奏上必有所省則下能有所寬蓋經用既有定數必充其數而後足大農責之監司監司責之郡郡責之縣縣無徐出則多方責之民耳雖欲沛然節之勢有所不可也

財用四　美財　以積貯待用立說

策題 取財於不足之時則未免資民以裕國積財於有餘之日正所以保國而裕民夫財之在天地間無非所以資日用也不足則取之有餘則貯之顧何說哉況與其取之於不足而形國家窘匱之態孰若貯之於有餘以壯國家富實之脈

資矣又自其藏富於君則國與民俱貧矣民貧則國之富不足恃國與民俱貧則人君以天下之主而擅匹夫之富又果足恃哉三代取民之法無過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後世人君不知出此而每懷不足之慮是以惟知聚財於其上而不知藏富於其一嗟夫彼亦孰知夫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說乎彼又孰知夫財聚則人聚財散則人散之說乎

昔我藝祖皇帝斬刈蓬蒿混一叛圖梯航來貢琛琲相望嶺海嶠之邦入貢不絕府庫充盈林積山峙遂建內帑以藏之時乾德之初年也未上不歸於有司下不散於小民而形國家窘匱之態孰若貯之於有餘以壯國家富實之脈而形國家窘匱之態孰若貯之於有餘以壯國家富實之脈

太祖嘗謂左右曰軍旅飢饉須預為備臨事厚斂非長計也遂別為內庫以貯金帛我太祖之意為民計也則內帑之立私耶公耶又嘗語近臣曰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蓄滿五百萬緡以贖山後諸郡我太祖之意為國慮也則內帑之立私耶公耶聖人用心與天地同其公與民臣同其情於此可見矣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記王制漢晁錯說文帝曰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前食貨志武帝初承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腐敗而不可食閭閻既平江表躬先儉約以實府帑中外倉庫無不盈積隋史唐元宗時御府財物羨積如山楊慎稗史本朝太祖乾德三年上曰軍旅飢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於講武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縱真宗咸平元年上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陳契又而不進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衍恐生後心　神宗元豐元年七慎北虜侵邊即景福殿庫聚金帛為兵費製詩以揭之　仁宗紹興二十九年上曰戶部費用亦須措置樁管近時士大夫稍見公家財力寬餘遽欲將民間常賦一切放免殊不知緩急關用取之亦甚難非時科率是為橫斂豈愛民之道哉孝宗淳熙六年封樁管庫見錢三百三十萬餘貫年深有爛斷之數趙雄奏貫朽

策曰古者財有計於未節財之說行後世計財於無節生財之術盛夫財非天雨地湧嶺陸澤之所自出也惟曉川池山林之有常品人有常力摘源委於貢賦之時計錙銖於庸耗之際至其財之匱竭不可支頹壞也不幹其征不可補綻也孳孳常慊非稅不可支頹壞也不幹其征不可補綻也孳孳常慊非其生財之不富

策諫求諸三代日有成詳乃紀也月有會歲乃實也歲有要司乃綱目也當是之時委積山峙泉貨川流閭之太府太府盈閭之職斂弊賦弊閭之邦邑都鄙邦邑都鄙殷庶國有餘計君無侈心九式之節惟恐其不務撙節也節財之說獨盛而生財之說益未之聞也秦漢以來計文不改責於武皇而版籍廢矣上計具文詔於孝宣而會考虛矣膠東增戶王成誤恩臨淮減頃汪衡莫正而簿計又隱蔽矣當是之時陽僅析秋毫省酎金矣生之惟恐門無造之惟恐無術斡財之說益盛而所謂節財則未之見也

方今之財不在於斐民不在於州縣不在於朝廷耗竭至此極矣不必求加於漢唐生財之說而惟究意於成周節財之原可也臣無半通青綸之綬而竊三辰誦華之服身為編民

一社之長而有十室名邑之俸鳴鐘列鼎飛宇連甍而財耗於風俗之侈靡長廊廣廡談空演虛綺黃鞶繡而帷帳競巧逞奇工技之流連侠而財又竭於風俗之淫蠱昔政之虎毒賦之蛇重歛之鳳分布都邑膚剝髓椎將將毫節魚蠶蚕食而財又罄竭於風俗之汙墨生之有限耗之無藝不正其原是雖崇編鉅帙絲書縷錄驅管妾以握筆合陽洪以運算有不足以裨邦國之大計

論周司會以逆邦國之治前聽王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官天漢張蒼為計相更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本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北部覆其出入第五琦請悉歸大盈庫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悉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唐憲宗即位二年宰相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淄青等十五道不由戶口兵賦稅倚辦於止四十九州大率三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通鑑

本朝真宗景德四年丁謂上景德會計錄　祥符九年林特上祥符會計錄　仁宗時田況權三司使約景德會計錄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德而其出又多於所入著為皇祐會計錄上之事略皇祐四年王堯臣等較慶曆皇祐總四年天下財賦出入為書七卷上之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使韓絳上治平會計六卷　神宗熙寧十年詔三司置會計司以宰相韓絳提舉　哲宗元祐三年蘇轍言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氐一

歲天下所入錢穀金錢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藏庫見錢費用已盡願明敕本部量加裁損　高宗紹興五年臣僚言請選委詳練財賦之官効景德元祐撰集會計録攷九年上曰所積錢物蓋欲備不時之須卿等可令戶部會計無歲經常之費量入為出而善藏其餘自非飢饉師旅勿得妄有支動　孝宗淳熙二年臣僚言祖宗時有會財録備載天下財賦出入有限乞詔戶部措置俾天下財賦有所稽考從之　慶曆二年張方平奏乞選才敏之士就三司掾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為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所冀助國計紓民力當今之切務也　長編鄭節卿曰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太府則下大夫為之長而司會反以中大夫為之長則其職之專其權之重而不為太府之所壓制者可知矣今以司會而下攷之所謂職内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亦均為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亦重乎太府受財焉而詔王及冢宰用之府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太府受藏之府頒其貨於受廢置乃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亦重乎司會司書皆一體也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司書亦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夫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職業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貳之以小宰固其勢之當然彼司會司書亦得而貳之可謂之權不亦重乎夫惟司會之權重則糾察鈎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僞

名流舉業

立意綱領 凶荒流離之備○天下旱乾水溢不足憂而元元流離之可畏夫國有常足之道使無夫游耕數耘以盡田畝之利王府掌之凡藏國之寶鎮寶器則天府掌之凡藏內府之藏則受九貢九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別而言之府庫之名不同合而言之皆聖人之所藏然而內府之藏所以待邦之大用尚尤異於他府而受九貢貨賄又出於太宰之手以此知柄制國用實太宰之任

漢人府藏之設○漢之財賦分為二品其一以給國家之公用則司農之府掌其一以給天子之私養則少府之所掌厥後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是以私藏為公用以內帑為外帑矣夫大農公用也而天子不敢私用之少府私用也而大農得公用之私不得以傷公而本容得以資末亦良法哉

法祖嘉謨 本朝內帑之說○內庫創於乾德之三年我藝祖皇帝蓋欲預為軍旅飢饉之備非若唐之聚斂以事奢侈也近年內帑支用不給不特無以濟軍國之需反於外府取撥錢物大失祖宗創置本意推其所以得非宮掖浮費尚當痛節省耳

時文警義貯積隆古不廢○古者三年耕必蓄其有一年之蓄而周官遺人之職所以必拳拳於委積是計者凡以先事而慮雖堯湯亦爲之備先具也或者徒見論治之君子且有三十年通制國用而無以紓蒙於旦夕之間則北爲食者天施地生之易固非可以人力計而救艱食之民有不可待其儲蓄而後濟者然不知管仲之富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君子尤有取焉亦曷嘗曰置儲蓄於不論乎

財用所出所私也而有志之君每至財用所出所私也則亦以其有公天下之心也夫惟人君有公天下之心則藏之府庫與藏之四海均也而且有內庫之積抑何耶誠有志之君慮邊患之不可不備也民飢之不可不賑也軍食之不可不充也而財之在外庫者則有司掌焉而有司之所掌特欲紓目前之急耳何暇爲邊患軍民計哉則內庫之積所以爲邊患軍民備也烏得不謂之公天下之心耶而或不爲濟軍民之計則未免於私耳

綺語駢珠

浚稽無援母怪降虜　山童谷受愈羨愈充
祁山少粮難以出師　海湧泉出愈多愈富
版曹農穡經費既繁　籍帑平之名而抑配
內郤封樁儲峙亦竭　假易新之令而貪緣
移用不禁文書徒存　惟上之人留意
腐敗不蠲虛數徒在

當今獻策今無以備水旱○譏平糴者曷嘗年矣昔者蓋以常平待凶荒以場院羨利備水旱而坊場河渡之征商稅坑冶山澤之利未置使者故州縣有是數者之羨而常平錢穀不乏有以爲凶荒非常之備今坑冶有使帑舶有使茶鹽有使凡一孔之利皆屬之轉運州縣赤立不敢過視上供留州送使一取之民既不足也則往往移常平之錢粟而奸胥貪吏假易新之令爲擅用之費文書有應付之名交承有虛授之數一旦水旱民以餒告則有司束手無策聽其流移轉徙而已計畫如此望其蓄積先具以利農民且不可況望有以待軍興乎

今當先裕大農○爲今之計先裕大農而州縣自裕耳經常錢物閱數歲而未發者大農之錢也今則拘攏所拘之場務歲終所餘與夫乳香度牒等錢大農之錢也今則封樁庫樁之南庫舊隸於大農者也今則提領有官大農無與焉誠能以是三者歸之大農則夫有名無實虛樁而不可指擬者可以次第捐之州縣州縣既裕則民力亦少寬矣不然捕蛇說猛虎行亦徒爲喋喋也

生意收結足食在於得人○嗟夫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饋粮士有飢色蓋兵儲之不可不素備也然漢得一蕭何而軍食常足唐得一劉晏而兵財有餘此乃得人之效爾若夫乏食以致長平之敗糴食以啓涇原之變者是可不鑒茲哉

予民所以富國入皆曰欽民可以富國愚竊曰興民所以富國夫百物生於民者也生於民而積於民則百姓足而君所求於民而不能繼也是故謂國富矣民竭而物窮吾恐一旦有之儲蓄何以異於是哉今然則醵爵庫昂以素出以色入之政亦無所施矣將見君有餘財民有餘粟力粟之倉府錢之貫朽民猶君也君猶民也曉此不儲蓄之儲蓄此亦萬世長久通行之大計為國者無亦熟復而厭聞也執事其然之乎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記大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衍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善時府庫者貨之流也蹟富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蹙上同

歷代紀事　禹開石和均王府則有書五子之歌五子公劉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詩宣王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粮詩天下既定民無蓋藏　文帝上白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尤可哀痛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鬼錯說上令民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後言邊食足支五歲今民入粟都縣可時赦勿收民租至武帝初都鄙庾廩盡滿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末

年廼悔征伐之事以趙過為搜粟都尉趙漢唐天寶時非租庸正額皆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趙德宗於奉天行宮立二庫榜曰瓊林大盈陸贄諫德宗時裴延齡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貢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賸庫樣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　憲宗曰宮中用物極節儉故當時內庫甚充實泉與金帛通掌儲積盈羨故分之耳左藏為三庫先是貨貯也淳熙中請給金銀錢帛共約計三十萬緡而宗廟宮禁非之費不與焉

皇朝編類　左藏庫○太宗興國二年分左藏庫者國家經賦所藏錢二十萬緡以給其費慶仁宗明道二年三司言用度不足請假於內藏庫出緡錢百萬賜之因曰國家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　康定元年出左藏內藏庫緡各十萬下陝西給軍須出內藏庫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　神宗熙寧元年詔出奉宸珠付河北四推場鬻之別封樁以備買馬

高宗紹興五年川陝宣撫將上供錢帛依舊留充贍軍上曰祖宗儲積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遂捐內帑以贍軍政堂二十七年詔淮南荊西湖北路內藏紬絹錢帛並與蠲免上曰朕約束已內帑未甦妄費一金邊郡所欠固多然戶口未復責輸實難可悉與蠲免縣年二十九年上曰比緣河流淺澁綱運稽緩已令內帑支降錢五百萬貫以供調度　內

藏庫者始因藝祖收諸國帑藏貯講武殿　太宗興國三年因分左藏北庫爲內藏庫亦謂之景福內庫三司所假多至三百萬不能償即蠲之　神宗用王荊公計凡山海坑冶榷貨絕沒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悉歸朝廷元豐元年凡三十二庫五年又取苗役羨財爲元豐庫在內藏之外元祐初又建元祐庫以備封樁皆號朝廷庫務榮觀後則大觀東西等庫皆天子私藏而版曹告竭矣　高宗渡江但有內藏及激賞二庫秦丞相用事皆獻金幣由是內帑山積

封樁庫〇太祖乾德三年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荊湖下西蜀儲積充羨乃於講武後別爲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　太宗興國三年上幸左藏庫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於是分左藏北庫爲內藏庫并以講武後毀封庫庫屬焉改封樁庫爲景福內庫仍左藏南庫者本御前樁管激賞庫也及孝宗即位改之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內帑直隸版曹而爲經費也淳熙十年始歸戶部而戶部總二百九万緡皆奉親及內教所須是南庫歸版曹無益也十二年以左藏西庫名之紹熙元年改稱封樁下庫焉詳左藏分樁庫者孝宗所創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往往以犒軍或軍造器爲名撥入內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

激賞樁〇高宗時有激賞庫孝宗改爲南庫又有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也自建炎隆興堂膳始減紹興四年趙鼎爲都督不行遂以都督金錢入激賞庫十年秦檜以兀朮畔盟需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遍天下民無得免者然兵未嘗舉而錢歸激賞庫

贍軍庫〇東南酒課自祖宗時悉以留州建炎四年每升駿增二十四謂之軍期錢行在戶部贍軍南中東三庫并毀司所獻酒坊七十五歲收息錢亦爲一百三十萬諸路酒課約五百餘萬蓋自軍興諸帥擅榷酤之科朝廷所仰者茶鹽耳安邊庫〇安邊庫者嘉定元年置時廢屯用司而佽胄及諸閫省吏之家貲財皆以簿錄黃伯庸請籍此名其後會其入欲民以佐廚傳故制公使錢以給之懼及民也　趾雜

州郡之害民力安得不困　公使庫者祖宗以前代牧伯皆

先正論建　仁宗慶曆三年韓琦言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寬而衆心安矣　嘉祐七年司馬光言祖宗置內藏以備飢饉兵革非常之費非以供陛下奉養賜予之具也今內藏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三司其出納之多少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　范祖禹奏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爲之計封樁之與經費均出於民民皆陛下一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愛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焉

奉宸庫也內府即今之內藏庫也外府即今之左藏庫也中興以後又別置激賞庫今之南庫是也周官三府合分為四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於奉宸庫山澤鹽鐵之賦皆歸於內藏庫以為天子之私藏其他泛常所入一歸於南庫謂之宰相制國用至於天下戶口租入則歸之戶部所以版曹都做不行正由權不歸一也　徐亮曰國朝之左藏即周之外府也國朝之內藏即周之內府也然宰相不得而與知則去周人太宰兼統之意遠矣故當太祖時立為內庫實欲俘取奚丹削平幽壞故為此以備一旦之用自中世以後內庭之支數日多而韓琦孫沔諸臣亦皆欲約女御之費以省國計嚴取宣之弊以防吏姦是其弊之積亦非一日矣渡江以來國用未裕惟以南庫屬宰相其果周人之意否乎

倉庫二　以常公斂散之說

策頭 因民之有餘而斂之以時初意也其後徒見以能斂而病民矣因民之不足而散之以時初意也其後則未見以能散而裕民矣夫斂者官為蓄其所無而賙之散者官為蓄其所有待其無而推其有以濟之此軍民一體之義也蓋立法創制必貴於通設官分職必貴乎嚴通者所以待民故常平義倉之政立焉嚴者所以待吏故常平義倉之政行焉不然名實寖亡規模困於積弊之餘上勤和下躁調度廢於循習之後徒知斂而藏者在有司不知散而用者在天下徒知聚於斗升之誅求而不知行於勻合之賙恤也

對 周官委積之掌曰鄉里曰門關曰野鄙曰縣鄙悉皆有之王制冢宰制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水旱而民不病降及後世以其穀賤傷農穀貴傷民也於是常平之法創於漢之耿壽昌以其豐年則粒米狼戾凶歲則糟糠不厭也於是義倉之法創於隋之長孫平其始者立法亦緣周官委積之意制王國用之說耳其後雖或廢或置變更不一然推而行之實為有利古人謂上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橫生賦斂而利人實深故英君誼辟往往修舉隋之義倉民弊之若一其他則官弊之事唐以來皆官弊也民無與焉隋開皇五年百姓輸人共立義倉收獲之日貯粟及麥社司執帳隨時檢校當社飢歉即行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在在相望此豈非善意乎因仍既久以義倉貯在人間而百姓輕於費捐遂主乏絕所謂民弊者特此一節爾其後靈夏日瓜等義倉則納于州渭河綏銀等義倉則置於縣至大業而雜賞之是則民弊之邪唐之義倉法非不善王公衆庶敢稅二升取之均也高宗武后十數年間不許雜用禁之又嚴也永徽新格曰諸色各有其差開元之式商賈不收其稅及其盛也天寶八年通天下諸州米數獨義倉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石有奇比之常平幾十五倍茲其所儲亦富矣然

以義倉與常平同籍於官義乎公私窖泊皆貸義倉義乎神龍之後費用殆盡義乎或以為天子外庫或以資後世軍興是則民以義而儲官以非義而用抑其過在官不在民矣使其能舉而歸之民其弊豈應若此

常平義倉之法自昔行之久矣我朝祖宗尤切加意義倉建於太祖之建隆常平立於太宗之淳化中雖暫廢旋即復舊逮高宗中興其於常平也則職以通曉世務習知民事之人其於義倉也則禁其州縣侵支賑濟無術之弊利固宏矣然而法久則弊愈生弊積則法愈壞因仍至今幾不可救常平有名而無其具義倉有入而無其所平者變為不平之極義者流為不義之資一逢水旱餓殍填委吁尚忍言哉

常平倉（漢宣帝時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隋文帝開皇五年詔天下立義倉以備水旱隋開皇五年置諸路主管官退還糴米然自軍興後常平窠名往往掇以贍軍無復如

本朝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以貯命曰常平遂為永制繼真宗景德三年始置常平倉水旱災沴有備無患　高宗建炎元年臣僚言欲復常平宮講補助之政廣儲蓄之具從之紹興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糴之法州縣視為文具以新易陳此成法也間有積歲食腐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此成法也間有悉充他用而實無儲願委官偏行省按從之同九年鄭禹奏和糴上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飢取於民者還以與民也朕孝宗乾道六年上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足憂

糴時之封樁矣

義倉○自北齊河清中有墾租義租以備水旱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諸州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隋志唐太宗時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戴胄建議白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凶歲以給民太宗善之歲不登則以賑飢民貸為種子至秋而償唐德宗時陸贄奏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孰則平糴亦以義倉為名時稔則優價而廣糴穀貴而止歛則借貸循環歛散疏入不報唐本朝太祖乾德元年令州縣置義倉所收二稅每石斛一斗以備凶荒隋志乾德四年詔罷之會要咸平二年詔復置義倉張齊賢對曰義倉本為豐年與民聚蓄然給納之際民以為患上曰民之利病故在官吏能否通鑑仁宗慶曆元年詔天下立義倉已而衆論紛然以為不便尋復罷熙寧二年嘗欲復之王介甫主青苗因言人有餘粟藏之家害乃止熙寧未復之仍聽就縣倉輸然義倉當留諸鄉令入縣倉悉為官吏移用後又令上三等戶輸郡倉轉充軍倉失立法之意雜記高宗紹興十八年上曰義倉所以備凶荒水旱比年州縣或優支盜用或賑濟無術僻遂窮困之民不得均被其惠可令戶部措置

孝宗淳熙八年上曰義倉米本是民間寄納在官以備水旱既遇荒歲自合還以與民公正會要

社倉〇神宗朝蘇軾言常平之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歉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誰救其飢　陳耆卿曰古者國有九年之蓄率土　臣庶通為之計非獨富公庾也故荒政十有二不聞有發粟之令是時減當於民上之人不操其權如戰國時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平糴之法此意已與古異蓋當時富藏在官斂散取予上之人司其權漢自賈誼鼂錯勸文帝教民務本皆未知此意民既務本農有餘粟一撙而歸之於公上內郡之民僅足而無餘名為富足實與貧困無異武帝即位初年河內人傷水旱或父子相食汲黯以便宜發粟歸伏矯制罪則當時倉廩在郡縣者有司不得擅發之明矣宣帝時耿壽昌行常平倉於邊郡亦非郡縣之所專漢時內郡不胥使民自為蓄積雖有備具皆出於朝廷故常留寄郡縣是以無可觀

陳亮曰井法既廢而斂散之權兼并用以謀息而取贏媿之平糴唐之常平所以制救之法兼并用以謀息而取贏媿之平糴唐之常平所以制斂散之權於公上也隋之社倉唐之義倉所以公賑救之法於天下也及其衰也常平可以平出入之利義倉可以應緩急之須取兼并之法而自用之則亦無怪乎人心之不和而水旱之隨至也本朝神宗亦為制專置一司以掌之分隸

戶部右曹不使參之經用郡縣則屬之丞貳移用擅發皆有常禁故常平義倉之積盈天下其後從事於西北而用度不給固已不免時發而用之渡江以來諸司郡縣又皆不免貸用而常平之法幾於廢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

計財門

漕運

名流舉業

立意參酌督餉運餉之責○朝廷當處急之秋為督餉者不容於不嚴州郡任紓急之策為運餉者不容於不速督餉而不嚴則喧囂盈沙矣運餉而不速則樵蘇後興矣嗟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何時也而餉可寬於運朝廷遣使必嚴切而戒之曰楚色今何景也而餉可遲於運朝廷遣使必嚴切而戒之曰楚氛浸歷汝可以清風明月乎漢庾久虛汝可以囊帛櫃金乎嶠軍政飢汝可以酴醾飽鮮乎設或督餉一失之寬必至彼此俱受其罰故相如之檄不得不以嚴州郡牧守必疾速而應之曰燕城甚孤吾當彼髮纓冠也晉師未穀吾當思飢猶已也唐粟可漕吾當連檣東下也夫苟運餉不失之遲必將以速今日之急可得而紓矣

防秋催發網運（足食果可以禦敵乎秦富敖倉適以資敵隋倉洛口無救於亡足食亦非所恃乎食果難以禦敵乎唱籌量沙佛狸宵遁建土為米桃豹驚心乎食亦非所憂雖然二者皆適然之事不可以是藉口也嗟夫虎臥在庭起伏不常今日防秋不可以平時論也萬電雲也張順待哺今日督運不可以緩時論也然則事勢不可緩而諸郡猶以緩待之

何耶我知之矣邊閫有禦敵之實則發運者視暇而猶急邊
閫有禦敵之名則發運者視急而猶暇
水運陸運難易〇有水運有陸運水運固難陸運尤難蓋水
運籍舟楫之利其引重致遠也尚可以速達陸運資馳負之
力其輦輸車載也未容以速達然二者皆國計所資在今日
豈容偏廢厥今重兵戍於淮甸成賦萃於京都有因水力而
達者有因人力而達者由水力而達者連檣萬艘舳艫千里
衝尾而進貫魚而入其為充辦國計也甚大由人力而達者
乃任乃輦乃車乃牛載星而行蒙露而寢其為充辦國計也
亦甚大毋亦究其水陸淹延之故為之區處而異其速達乎

稽古偉議　漢唐漕運本末〇自秦罷侯置郡漕法始講致瀕

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以三十餘鍾而致一石而民始病矣
然則秦為漕之運備乎治至漢唐其事愈詳方其初年邊事
未興兵役未煩故漕運之費廣
漢唐漕運多寡〇漢初京師之用止仰近郡諸侯之粟不歸
天子當時關東之漕僅數十萬石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武帝
以後每歲二百五十萬廣德歲轉亦不下百一十萬甚至江
淮之運少緩六軍脫廩於道路浥腐之米一至君臣舉酒相慶
則唐人所以倚辦於此可謂急矣
唐魏漕運得人〇漕運之法古嘗行之矣置倉貯江淮之粟
凡三年運七百萬石非裴曜卿不能也自陝項以至壽春之
地開廣漕渠達於江淮者非鄧艾不能也苟得其人則緣水
置倉轉相受給豈不可為而奚行齎居送之患哉
法祖嘉猷　中興漕運江淮〇自翠華暫臨吳會前日漕運之
計如置倉以轉輸散鹽以供費時異事殊皆可略矣獨以為
祖宗時養兵未必多於今日也京師歲供亦未必過於今日

也而有四路轉運之供餽陝西之運陳蔡之運京西之運有
所未至則所恃者江淮耳今夫民力困竭天時變易要不專
恃於此往者申請欽以兩浙近甸置場糴米以減東南之歲
入庶乎不虛此而盈彼亦一策也張文定畫漕運十四策率
相讀於上前漏盡十刻而仁宗深嘆為國計大本非常奏也
夫一漕運而講明之詳至有十四策以見足國裕民之計不
容輕議
荊淮漕運遠近〇楊楚之間轉輸不絕兩淮之右如濠盧安
豐舟楫既通陸運不楫其勢誠可謂便矣而浮光之屯仰餽
於齊安舒漸之民遠者千里近者亦數百里不幾於困民力
歟京西之儲悉籍荊湖內郡縣長沙涉洞庭浮江漢如棄如

郡猶可以經達其勢亦可謂利矣獨襄陽之北不免陸運丁夫所出實湖陰當之而此等處亦所不免又幾於疲民力歟

措運處陋之弊（）今州縣綱解盡有踰年捐歲而不起發者前政已去托之後官互為拖挨巧為已私故難朝廷之綱解有防總檢有房版曹總所之催督集吏點胥（）運治而綱運之措運歲額之虧陷則自若也

綱運騎珠

胡騎之塵一合　行齎居送煩費不貲
水牛之計何施　舟運陸輸虧折過半
人一日不食則飢　邊也於今日而加多

待問卷之十一　中

城千仞非粟不守　女
紫塞屯荷戈之衆　餉
白樂望連檣之來　邊
不使張顧而待哺　運河東流亟辦秋冬之儲峙
庶甘棄命以捐軀　蜀漢之粟順流而下以供荊襄之軍
閩浙之舟水運而上以供畿甸之用

當今獻策　越境致餉之難（）自邊方繹騷以來廟堂以饋餉為重總司以給餉為難州郡以轉餉為苦邊閫以請餉為急上前下迫至此極底水裁陸搬滑運不絕而邊城猶以乏食告日撥月計如恐不及而我司猶以瘝積言丁大勞瘁僅仆道路而督部猶以後期斥何也豈背人之餉軍因地以為餉而今之餉軍則越境以致餉此千里饋粮士有飢色正兵法所謂邊餉則內虛內虛則外困者也

生意收結　省餽莫如屯田（）抑嘗就軍食而論之屯田最今日之急務也行之而卒享其利若夫轉般之置雖可以為目前漕計之便而反以稔和糴無窮之害乃今營造方興鳩工未已獨不為民擾乎竹木之征幾何券料之給幾何不取之民又將奚出而閭閻之害近在目睫者方疲於科抑之苛矣云覽之一分則受一分之賜誰為東南之民三致其說

入邊粟以省運〇雖然督運誠救急之一著然猶有最高着運者廷臣相視海陵回奏有曰苏入粟以實邊者是也此晁錯募民入粟塞下故智韓世忠以告身誘糴之良方也今日誠能作急措置而施行之將見毀家紓國人皆子文輸財助邊人皆卜式矣又何轉輸之足慮哉無已則和糴是最下着

故事源流

經傳稽言 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粟有飢色稆千里饋粮士有飢色孫子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芑秆一萬當吾二十石上同

歷代事實 秦欲攻匈奴運粮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通典高祖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粮道吾不如蕭何本紀轉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前志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粮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餘萬人築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發卒穿漕渠以漕大便宜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中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罷二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通典後漢光武命寇恂守河內轉運給足軍粮恂以輦車驢駕轉輸前後不絕險舟車不通傚五致一乃開漕渠通典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繁興民亦罷其弊矣唐志元宗開元中裴耀卿罷相北運頗艱二十九年韋堅兼陝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又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天子大悅賜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　代宗廣德二年以劉晏顓領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通典劉晏領轉運按行浮淮泗達于汴盡得其利病乃移書元載以為運之利與害各有四載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勞曰卿朕鄭侯也凡歲致四十萬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傳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晏始以官船漕罷無名之斂以稗用度傳德宗時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呼於道上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勞曰卿朕鄭侯也凡歲致四十萬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傳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晏始以官船漕罷無名之斂以稗用度傳德宗時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呼於道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通鑑

皇朝典章 太祖開寶八年范旻為淮南轉運使每歲運米萬餘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會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初置水陸發運於京師凡水陸舟車輦運官物及財物之出納悉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貢輸無滯矣續仁宗天聖四年定江

淮制置發運司歲漕水課六百萬石初景德中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五十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常貴而民貧吳耀卿請約咸平景德歲漕之數立為中制故裁減之慶曆三年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之軍儲大臣以為憂范仲淹言許元可獨倚辦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粮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嘉祐元年張方平為三司使盡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奏上前時痛盡十刻侍衛皆踐倚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之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其後未幾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神宗元豐六年江淮等路發運使蒋之奇歲漕穀六百二十萬石之奇入覲上勞問備至之奇因條利病三十餘事多見納用　高宗紹興五年李光言陛下駐蹕東南江浙實為根本之地自兵興以來科須百出民力既殫理宜優恤今州縣綱運司既不任責轉輸之職趣辦州縣要十一年禁旅與諸道之司皆至葉夢得被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朝廷益嘉之　係年錄

先正論建　歐陽修上仁宗曰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萬石餘隋文帝時汾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在焉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率派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所得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　蘇轍上神宗曰漢唐以來重兵分於四方誰有末大之憂而饋運之勞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懲其大患而略其細故斂重兵而聚之京師根本既強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轉漕之費遂倍於古凡今東南之米每歲遡汴而上以石計者至五六百萬山林之木盡於舟楫州縣之卒斃於道路月廩歲給之奉不可勝計往返數千里飢寒困迫每每侵盜雜以他物米之至京師者率非全物矣由此觀之今世之羅法以力致之而不計其患非法之良者也

文集論著　東萊曰本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然而本朝所謂歲漕六官萬石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田船卻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雖有所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本朝之良法　張守曰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斛悉出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以所漸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皆至渭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轉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

華子西曰蕭何發教倉之粟以餉韓信之師皆得之於河渭之順流孔明下巴蜀之粟以餉荊州之卒皆籍夫嘉陵一江之力隋人開汴水而淮漕以通吳人堰京口而可以運江南之粟

漕運二　以耕屯省漕立說

案語　洪範於國而不便於民者今之轉般倉是也法有便於國而亦便於民者今之屯田是也亦知轉般倉之所由創乎元北年以來和糴之拋降綿炎波旺寇肉勉強送輸積粟埋棄中外填溢散漫諸郡易有侵耗之憂憸括一司兼有漕運之利於是議者請罷轉般一倉專為儲糴之地是亦便國之良畫矣然襄時派數雖多倉庾未建而或者猶以糴艱憂猶以取運為苦而其數或可少殺今焉亦有高廩萬億及稱無既弊竇之欺且無析閱之慮何憚而不可為愚恐維此糴事無窮已之時舊通未償新數已拖者矣拒室告匱下戶重困矣其如民之不便何哉故曰法有便於國而不便於民者今之轉般倉是也又知屯田之所由始乎自用兵以來軍食之浩穰甚矣竭大農之底不足以飽荷甲之需罄上供之入不足以解張弓之急與其剝民膏血而誅求無厭孰若取利田畝而藏蓄無限是議者請廣屯田之利以實兵餉之儲是又知便國之妙存矣然尚也糶糴未闢稻種未留或猶以收為慮而其效固未易見今馬大田多穫是收緒為難猶以艱收成之利且聞儲積之豐而其利蓋亦甚便焉

事類　見屯營田類

以軍儲內豐立說

策頭 狡馬猘韃越境侵疆中原素無耕屯之資西北豈有運餉之富不過鴟一郡則因一郡之粮侵一縣則鈔一縣之粟飢鷹餓虎動欲食人封豕長蛇鮮不得志粤自淮堧清野以來茅葦彌望剽奪則無資禾麥先收抄掠則無獲已不能不困於乏食矣然使邊城有積食之富軍粮本充閫之多彼豈不攻城剽邑而為吁咍之爭資粮因食而為城濮之舉乎今而於舟車水陸之衝為轉般漕糴之法運一歲之粮以守一歲度一軍之費以資一軍彼雖欲為晉魏之計有不可得者幸吳玠越境而戰出虜不意遂使金虜破金商而金商無所得至洋州而洋州無所掠卒之殺戰馬殺簽軍狼狽而返異時世將與玠反覆商論遂復轉般漕運之法虜酋遂不復有因粮之思此最備邊之一良策也今日而行吳玠轉般之法必能收吳玠戰守之功

事業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伊洛汴許等十三州置運米丁又於衛嶲黎陽倉於陝置常平倉於華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隋志）唐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十常七八其率一斛而得八斗為成勞（通志）玄宗用裴耀卿領漕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鄭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來其糜耗如此（通考）劉晏為歇艙支江船二千艘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貞觀永徽宗崇寧三年曾孝寬言東南歲漕輸京師於眞楚傍置轉般倉欲乞直載至京無容侵盜從之（通考）高宗時向子諲奏於江州置轉般倉（通鑑）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財計門

賦稅 附

名流舉業

蠲放

四庫全書

立意參論 培植寬宥之仁〇有平時培植之仁有一時寬宥之仁培植之仁所以壽國家之脉者也可常而不可暫寬宥之仁所以示國家之恩者也可暫而不可常一時之暫而廢平時之常則非所謂仁天下者也何謂培植之仁聖明有作傳祚以仁澤流前愈深恩施而愈厚以其寬於制賦也則田里之藏常多於府庫以其欽以恤刑也則閭閻之民不犯於囹圄是仁也一日行之則有一歲之積累世行之則有累世之積故曰培植之仁所以壽國家之脉者也可常而不可暫何謂寬宥之仁祇承昌運聿舉上儀嘉與含生均受祭福欲民之厚而不困也則蠲租已責寧損上而益下欲民之生而不傷也則議獄緩刑寧以恩而廢法是仁也一日行之則斯民有一日之幸一歲行之則斯民有一歲之幸頻年行之則斯民有頻年之幸故曰寬宥之仁所以示國家之恩者可暫而不可常也

重賦為民之害〇不讀捕蛇說不知重賦之傷民不讀猛虎行不知苛斂之肆虐先王什一之制上足以供邦國之需下足以贍私家之計君民之間何其通融而無閒耶自碩鼠刺魏而國人有黍食之嘆楚詠周而民生有流亡之嘆先王中正之法已盡變於此矣重以後世暴君汙吏溪壑無厭橫賦急征侵漁益甚杼軸竭於苞苴之門鷄犬空於胥吏之手斯民膏血朘削無餘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蓋其勢之必至何獨於五代而疑之哉昔先正論新法之嚴以謂諸君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夫以後世取民緊之三代誠重矣如曰未能遽革則稍寬期會之嚴使民得以舒徐而辦集其亦一分之賜乎

稽古堂議 古者利不盡取〇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舉以前為寡矣然總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益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為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廷之賦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漢唐盛衰之故〇漢之可稱厥惟文帝觀其衣弋綈罷露臺省繇彼賜民租詔令之下為民太半寬仁之主也至武帝則不然窮兵黷武溺意神仙既無寬民之政而反肆刻削故元狩之末浸以危亡其視文帝之治如何哉唐之可稱厥惟太宗觀其清靜寡慾不輕營為護民之勞鞠之如子乃免田租乃賜粟帛寬仁之主也至明皇則不然後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以為樂遂恣誅求民不堪命故天寶之末卒蹈其害視太宗之治如何哉

法祖嘉猷　國初寬弛賦役○昔太祖皇帝仁育蒼生恩同赤子乾德中應初復州縣便加撫綏科徭悉去於煩苛制置務令於通泰應有急求暴斂斗權耗加無不嚴加禁止凡關掊剥之名並降蠲除之命欲令衆庶咸遂昭蘇太宗繼興愈加勤恤罷勞擾之役無暴征之賦凡所以裕民財寬民力者纖悉備舉

祖宗均稅之法○祖宗行均稅之令每數十年而爲之一變其法以求盡天下之情故建隆遣度田之使明道併沿納之額嘉祐行均稅之制熙寧須方田之式崇寧加講究之詳然陰惟恐惠之不至也至於什一之法經常之道則將千百年度田之使或非其人反致勞擾必爲之嚴黜降之罰均田之令行之太速民或告病故不免群議之紛紜方田之法非不共守之不敢有一亳橫斂之意用於上者有節取於民者有制夫豈長其民哉蓋其不敢盡者乃所以寬民力也艱鮮之

善也更或不體朝廷之意而急於增稅甚至不食之地亦俾輸芻草之直故不免他日之更改惟紹興經界之法不求增賦而意在均平不使峻急而務在不擾遴選官吏而嚴其賞罰之法故至今人以爲便然已行之地賦固均矣而私相賣買者或因而爲欺此則嚴督察之令而已未行之地多虛籍而常賦失陷亦惟推其法而行之足矣此則非盡精忠之心不可也

時文警民　帝王以民爲基○自古有大物者其興衰治亂安危之故未有不係於斯民得民則興不得其民則亡得民則治不得其民則亂得民則安不得民則危隨機而應不啻影響是以古之聖王明主保民如保赤子養民如養肌膚率以節儉需以恩澤朝廷之上朝思而夕計無非以惠民爲事他未暇議也故能興衰撥亂而國祚遂安庶君暴主曾莫是念因循苟簡驕奢淫泆徒知剥民以自奉厲民以自安故殘虐之政急於骨髓而生齒遂耗國勢遂弱終至於敗亡襲墜而不可救

古人裕民之法○古之治天下者其於取民常薄蓋民者國本之所係財賦之所從出也隆古之時有井田而使之耕有室廬而使之處優游於仰俯育之間無憾乎養生送死之際惟恐惠之不至也至於什一之法經常之道則將千百年共守之不敢有一亳橫斂之意用於上者有節取於民者有制夫豈長其民哉蓋其不敢盡者乃所以寬民力也艱鮮之

播奏有無之懋遷與夫洪範八政所謂一食二貨者帝王固惓惓於此矣至於禹貢一書爲中邦之成賦而貢賦之職於太宰者截然可考帝王於此豈有不留意哉但已之心焉則夫厚於裕民而薄於取民尚有足驗者

綺語騈珠

軍興有需巧肆旁緣　黃放白催政苛猛虎
獻納有數動成掩沒　民窮吏悍賦若毒蛇
華國家之多事以濟其溪壑之欲　已蠲之賦督趣未休
文移星火惟急驅催　不銷之鈔重納有限
垂械秋霜將誰赴愬　和買折帛不無抑配
借公家之文移以遂其漁獵之圖　畸零折估未免強輸

鋤耰未收倉無餘粟
機杼方停身無全絲
不思漕舟之鶴望而惟慮梱載之未豐
不卹戰士之龜腸而惟恐膏腴之未厚
當今獻策今日當寬一分○今日賦目雖視紹興稍輕而陰取之數視紹興又重矣何者賦有常時時有常數今乃重斛大量以取贏餘既有加耗又有折色吾民何以供賦入有限限與民宜今乃亡藝科敷非時追索民方勤農先赴星限未放官課先辦吏需吾民何以供田家蠲免之令墻挂壁粘朝廷寬恤之詔皆放白催吾民何以告雖常賦定數未易據革而額外寬剩獨不可省乎
生意收結在下當事其上○嗟夫生君之地為君之民仰父母子君實字之餐左右粥君實養之含哺鼓腹之餘吾民得不有思乎吾而別聲備色也則欣桐浮磬鄉組炳爛華粲將私之已乎抑進之君乎吾而安居食服也則純斡括桓勁直森聳橘柚魚鹽芬香甘美將享之下乎抑奉之上乎九穀農所有也農則有之和原野山澤之間奉上者

緩征薄賦之惠○厥今兵未撤備鹽楮方艱國之大事孰先於財講明急政此蓋今日之第一議也我皇上緩征薄斂以惠元元議者顧以大農經費為慮既虞州縣巧取之病又有外庭對補之病夫以利害而言則利於民不利於國者豈曰無之然蠲錢之可議猶若失民之尤可議以輕重大小而論則大逕庭矣今日財不如隋兵不如秦人才不如漢唐之多而所恃以立國者惟一人心耳是皆祖宗至仁之所感累朝厚澤之所維留謂緩征薄斂尚復左輕右蠲小利是恤而不為大體之圖乎
州縣所取者民○大農之財不給而取於州縣州縣之所羅者民也太倉之粟不繼而糴於州縣州縣之所取

濟濟矣貨賄商所有也商則貢之而門關道路之內尊君者比比矣觀職方所載則建國相維國有小大而貢無小大也觀行人所掌則蕃國有贊國有遠近而貢無遠近也方今國步多艱財力未裕上固當愛根本以惜民力下亦當竭供輸以濟時用繼今以往將必有毀家以紓國者執事其少俟良法待人而行○雖然有良法有良吏以經界而行仁政以戶籍而均稅額以什一而取民財良法也不旁緣以侵漁不倚勢以作威不剥下以媚上良吏也有良法當行之以良吏得良吏斯信其為良法昔嘉祐均賦雖一時或未免於煩擾而德州得一秦桓則五縣均稅皆獲乎允紹興經界使者或峻責州縣而漢嘉得一楊承則不擾民而為列郡最夫良法

待良吏而行每每如此今日國用方急賦額之增歛削歛皆未可知未得人而善行之則或增或削皆不至於違上之命矣故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推而行之存乎人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山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記王制什一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公羊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民也荀王制因井廬以定賦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謂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

祿食廩事之費前志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孟周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禮天官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成公元年作丘甲哀公十二年用田賦春秋哀公問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語秦始皇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漢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四年初為算賦前志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典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禁賣斂賦天下愈怨光武建武中田租復三十稅一上皆初制為租庸調法玄宗時宇文融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歲終羨錢數百萬緡代宗始以畝定稅德宗時

綸音誥令

高宗曰人皆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未可催科處稍與展免俟其家給人足自然稅入增多

玄宗開元二年李傳甫言蠶方成絲已催夏稅不未登場已催冬苗有今年而追來年之租謂之預借者荒郡僻邑有先

二年而使之輸者汪澈等奏守令得人都無此弊於是詔申嚴約束（一作聖政）

先正論建 張方平奏曰本朝經國之制縣鄉版籍分之五等以防稅輸穀帛以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出於山澤者也諸筦榷征算斥賣者百貨之利此所謂出於閭市者也（一作論免）淳熙六年臣僚奏大率守令下車未詢民事首請蠲邑督責財賦如數遵依方許還邑此之謂獻助錢不時委官下邑點檢責辦錢物抑無為有此之謂剗刷錢二稅就州輸納既倍收合耗重價折科又刷具合零謂之畸零錢酒稅不照用祖頒止從重數謂之逐年課利錢至於催到上供錢物之類申發釣狀到州多行截留先填舊欠別行催發謂之改釣錢及當支散春衣拋降數目拘催謂之軍衣錢又有元額經總制補廒州用之類不一而足籍為定數按月解發曰板帳曰綱目曰格目又有所謂月樁并青册子錢所在州縣名雖不同是皆州迫於縣之色目也

文獻通考 柳子厚云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視缶而蛇存則弛然而臥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於是蛇者乎（補註）鄭節卿曰周制什一之法行於天下而載師任地多寡不均蓋近郊什一則圭田之秅商賈之田秅圭田以當祿奉祭祀商賈既有閑市之征不可重也遠郊二十而三則庶人在官與賞田牧田之稅所以抑閒民及豪強之家也甸縣都鄙大夫采地之田稅歲貢十之二而有其八是公邑之田稅卿大夫采地之田稅歲貢十之二而有其八是亦優於畿外諸侯矣以其田非民田也故多寡隨宜而處若非田則十而稅也非智者不易知此　陳季雅曰漢民田什五稅一宜歸之大司農也而司農諸倉粟給中都僅不過數十萬石而已筭賦為錢百有二十古之所以供士馬車徒之費而唐所謂調也然十月朝獻其入司農者纔六十三而在郡國者尚五十七也更年之不役也出半價唐所謂庸也而更卒庸錢悉在州郡蓋以假貸貧民彼其視天下猶吾一家也財粟之積在在而有　陳季雅曰漢之賦其法有四有田則有租賦有口則有筭賦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故也所以異者唐有身庸而無口賦漢自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筭賦以補庫兵車馬而身之庸役又自有更賦也漢之更賦猶唐之庸所以代身之役也唐制用民之力歲二十日不用則收其庸漢制用民給縣官問歲三十日調民戍北邊每歲三日不用而官自顧人則收其直二千三百然漢唐又有更戍中都之制不可以庸錢免者又在此役之外矣　葉適曰租庸調之法每丁歲入粟二石為租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輸有差用民之力歲不過二旬此即孟子所謂粟米布縷力役之征唐初正要立法乃用戰國苟簡之法盡取諸民周制用民歲不過三日雖立法於

此其實未嘗盡用今唐用民力非特倍六七而為一定之制否則必收其庸正犯孟子之所譏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而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為兩稅　東萊曰武帝誠多欲也使其不得興利之臣帑藏空虛倉廩枯竭欲治兵革則無以繼餉餉欲立臺榭則無以給工役欲信方士則無以給禱祠欲優嬖寵則無以充賞賜四顧索然莫能措手帝亦將窮而自止而桑孔之徒利析秋毫以滿其欲使帝之心與財俱長率意肆行而無不足之慮是猶假蛟龍之雲雨借虎豹之羽翼也　征商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議而不征孟子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者官為收之以待民之乏用此其意蓋以通商賈之有無非以為利也後世稽其出入誠非得已也抑國家不能無經常之費不取之於民而誰取邪賦之所需誠非忍為民生之計也抑費用有無涯之出不賦之於民而誰賦之故民生之厚薄繫於賦之輕重賦之輕重繫於君子之節儉節儉者無窮資之者不乏無君子莫治野人民既我賴無野人莫養君子能無取乎賦稅於民未為厲也

賦役　孟子有云治地莫善於貢謂其輕數歲以為常也而世之習聞其說者因以譏聖人作貢之意是非惟不知禹且不知孟子矣詩人嘆黎民之無後而昧者遂以秉心殘迹絕視中興之世夫子嘆作俑之無後而昧者遂以影滅忍議泰先之儀泥辭害意大率如此豈知孟子舉龍子之言特以明使民畏畏之失蓋亦曰貢法之善人猶議之而況敷斂之重者乎且禹之制貢抶琳琅玕固所寶也而鉛松怪石亦俾之籍手玄纁璣組固所重也而枲括礪砥且但之效誠任土作貢各以所有尚何取盈之難供乎商頭會之箕斂之是一日不可用一歲不可行也雖視豐歉而上下焉抑豈善於貢法耶

夫乾龍獨御昌命方凝非稅斂無以足羣司之供非賦取無以足四陲之備則上之取下固難廢矣然九州始別而厥賦之外有厥貢焉六典方作而九賦之外有九貢焉聖人豈求財之過詳而剝民之太苛歟蓋嘗深思而得之夫稅之為名斂之謂也彼有其粟吾則聚之是其權出於上而不出於下也賦之為名取之謂也彼有其具吾則責之是其權出於君

賦稅二

總論　可以仁而愛天下之民不可以仁而弛天下之賦夫以天下之民戴一人而為之君不能自為生而賴君以為生不宅教之以農桑之務開之以衣食之源又為之官府以治之使無相黷亂為之兵師以衛之使無相侵奪何仁哉然以一人之身高拱乎兆民之上必有尊我者而後我全其尊必有奉我者而後我享其奉歲貢之所入誠非得已也抑國家不能無經常之費不取之於民而誰取邪賦之所需誠非忍為之生之者無窮資之者不乏無君子莫治野人民既我賴無野人莫養君子能無取乎賦稅於民未為厲也

賦役　孟子有云治地莫善於貢謂其輕數歲以為常也而世之習聞其說者因以譏聖人作貢之意是非惟不知禹且不知孟子矣詩人嘆黎民之無後而昧者遂以秉心殘迹絕視中興之世夫子嘆作俑之無後而昧者遂以影滅忍議泰先之儀泥辭害意大率如此豈知孟子舉龍子之言特以明使民畏畏之失蓋亦曰貢法之善人猶議之而況斂之重者乎且禹之制貢抶琳琅玕固所寶也而鉛松怪石亦俾之籍手玄纁璣組固所重也而枲括礪砥且但之效誠任土作貢各以所有尚何取盈之難供乎商頭會之箕斂之是一日不可用一歲不可行也雖視豐歉而上下焉抑豈善於貢法耶

夫乾龍獨御昌命方凝非稅斂無以足羣司之供非賦取無以足四陲之備則上之取下固難廢矣然九州始別而厥賦之外有厥貢焉六典方作而九賦之外有九貢焉聖人豈求財之過詳而剝民之太苛歟蓋嘗深思而得之夫稅之為名斂之謂也彼有其粟吾則聚之是其權出於上而不出於下也賦之為名取之謂也彼有其具吾則責之是其權出於君

而不出於民也惟夫獻其所有命之以貢則美芹而念至尊也敢績而奉公子也非聖人有以強之而民自不能不致之也然則度有無而立法較妍蚩而定制非厲民也正以慰吾民尊王之心而俾後世之勿因以擾民也貢之為義大矣哉古之制國用者未嘗不取於民蓋民者用天之道因地之利以生之有時其入之有常則經費之取於民猶外府也用兵已來餽餉出於民金帛出於民飛芻轉輸之役出於民較其出於民皮革膠漆之材出於民常賦之入所出不知幾倍矣

書　禹別九州任土作貢書周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斿貢物貢禮四夷咸賓無

文選　文帝減嗜慾不受獻有獻千里馬者還馬與道里費　武帝時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圃殊方異物四面而至西域賈胡轉送時異物滋味狗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於上

玄宗封禪頌曰懷州刺史王丘饋駕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　姚崇曰近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罷之司乎邇代宗時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帝衮以為濮文帝還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杯令諸道儻獻皆滌侈不息是斂怨以媚仁也請皆還之代宗嘉納通鑑德宗狩梁州道有獻

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陸贄諫不可陸贄奏議德宗時內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錢徽總諫罷之帝容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對本朝太宗端拱元年上曰朕念古人禽荒之戒詔天下勿復貢鷹犬來獻緇黃至道三年上曰諸州多以珍禽異獸來獻此扶無益詔天下勿復獻　高宗渡江但有左藏及激賞二庫秦丞相用事每三宮生辰及秦秋內教冬至寒食節與諸司所進書皆獻金帛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有詔除皇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減半

孝宗即位赦書曰口味果實之類因緣貢奉煩擾道路上數取索多歸公庫或以貢奉為名漁奪民利仰州軍條產合貢之物申尚書省下禮部參酌聖政

稅賦三　以輸財助國立說

策　國有斯民厚生之大利有斯民樂生之大義厚生而能自遂者也樂生之大義含生而知奉上者也國家有大費用計臣有大調度權物產之盈虛視時宜而回斡誠非易事也則所賴以通變盡利者非取之於賦而何然古今有大分義人心有大歸往食息而不忘報畎畝而知懷憂既非能已也則相與以使上不匱者非效之以貢而何是則上非忍於取民民自樂於奉上取於下者謂之貢取於下者其色目雖不一也不為厲民貢於上者其頂踵皆若賜也自宜報國此稅貢之所從興也然則稅者取民之定制猶不可過於苛貢者奉上之美意又烏可過於重哉

策段方周盛時諸侯之貢春而入馬落服之寶世而擊馬考之九府若幣獻金玉若良兵良器駿珍奇萃無一或闕雖包茅之微排孤之賤亦各任之以為常貢則愛上之心常存而奉上之義常明自入春秋事一變矣貢供貢於楚而楚以虛文應責孰器於晉而晉以故典辭責金車於魯而魯以私求議雖命之以貢其不樂於供貢也而曾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徒以膏沃乎伯國至若子產鄭國之良亦以列尊貢重昌言於會是何上下之紀不張而強弱之勢是狗乎抑又論之民心不易感也亦不難感也尊君親上誰無是心尚君行仁政如父之於子則民無私貺如子之於父若是則一絲一粒皆思以致諸君至纖至悉咸務以助乎國貢獻不期而集矣噫牛車輸官課更以最吏之愛民所感猶爾況萬乘乎故曰欲民之愛君其必自愛民始矣

【雪牕】美餘○唐德宗既平朱泚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劒南韋皋有日進江南李兼有月進淮南杜亞等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　憲宗時山南于頔河東王鍔進獻甚厚李絳曰方鎮進獻因緣為奸帝曰誠知非至德事然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唐元和六年李絳判戶部絳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司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為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王播為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

心也不過以此釣爵位干差遣而已（秦議）

助軍○漢武帝事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復特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本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王公妃主朝士牧守各獻金帛下至富室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鑑）唐德宗平朱泚府藏耗竭諸道始有貢奉助經費而詔書亦往往宣索於天下（李錡至德二年鄭叔清奏如能據資財十萬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丞以家財助國待以非次時屬函夏內侮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德二年許元豹上言河北軍儲闕少願許人入粟等第酬奬

上問宰相寇準準奏有故事於是定助教文學至供奉官凡數等
編

助郊○唐制天子親郊群臣進奉謂之賀禮　本朝眞宗祥符九年河北轉運李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萬匹錢二十萬貫且言二十萬即本路羨餘每有大禮士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爲貢　仁宗朝范鎮言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賦役煩重民之詮是其欲漢之不傷民財不困民力有如此者以寬賦省役爲要此德綮所以對高宗也以奠稅衰征爲務少陸贄所以諷德宗也來濟以省徭役爲馭下之宜李渤願止聚斂致太平之治是其欲唐之不傷民財不困民力　少者今日獨不可講明而施行之乎

國計民力重輕有國本在民國計在利國計之重未若國本之爲尤重也是故識大體者可與圖治而恤小利者不可與圖治計遠　言可與論治破拘攣局促之見而　廣大深遠之功非仁聖天子不能行此非識時俊傑不可與言此也何者普天率土均吾赤子遐陬僻嶠同是王民一夫向隅滿堂猶爲之不樂一方失所聖明豈不爲之隱憂是理也特與識大體者乎言抑與恤小利者言乎特與計遠大者慮乎抑與局淺近者慮乎國家至仁天覆雖遠不遺蠲租已責無歲無之澤流愈深恩洽愈崇所以植三百年全盛之丕基遺于萬世可傳之統業者爲是故也然取民無藝或者大澤之竭卒起於頭會箕斂之日矣故保養民力者正所以保養國力此盍徹之對中之以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之說也

鹽鐵　嘗攷漢唐之臣論議挺挺能究心於恤民者載在信史皆有可採什一而稅亡他賦斂使民之力歲以三日此貢禹所以諫元帝也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苐簡易此陸康所以諫靈帝也東方朔進戒於孝武有薄其賦斂之言張綱上疏於順帝有惜費重民之諭是其欲漢之不傷民財不困民力有如此者以寬賦省役爲要此德綮所以對高宗也以奠稅衰征爲務少陸贄所以諷德宗也來濟以省徭役爲馭下之宜李渤願止聚斂致太平之治是其欲唐之不傷民財不困民力　少者今日獨不可講明而施行之乎

國計民力重輕有國本在民國計在利國計之

以考課官吏者無非以財賦之辦否爲優劣閭里之凋耗市井之蕭條不恤也獄訟之不戢差科徭役之不均不以爲意也當是時富民猶不免於貧而況於下戶乎平時暇日猶不免於仰屋竊嘆而況於軍期之督促乎

蠲放　附

以寬民保國立說

策題　善爲國計者不專爲國計能爲民計者乃所以爲國計夫國與民相依而立者也誠使國勢陷危財計窘匱當是時也若岌岌乎其難爲也然取民有制可以轉虛弱而爲富強矣誠使國力充裕財計豐衍當時是也若優優乎其無可慮也然取民無藝或者大澤之竭卒起於頭會箕斂之日矣故

難得財貨易營國計之可慮未若民心之為尤可慮也煌乎休哉如天之仁海愚蒼生罔不賴之

周均人凶札不均地政放司關凶札無征禮漢文帝旱蝗令諸侯無貢賦本紀元帝關東穀不登詔勿收租唐水旱霜蝗免租調課役通鑑本朝太祖建隆三年河北陝西京東諸州旱蝗河北尤甚悉蠲其租繼開寶三年上覽桂陽監歲入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採納不易詔減舊額三分之一以寬民力　太宗淳化四年上曰兩歲蠲減朕無所惜若實惠及貧民雖歲歉不足憂丁謂言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算恐有司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務惟在澤及下民但當富足矣　真宗祥符四年放亦不恨

仁宗天聖元年命張師德蔡齊詳定三司蠲納司及放天下欠負　高宗建炎元年即位赦民戶借貸常平錢穀並與除放紹興二十九年上曰近時士大夫稍見公家財力寬餘遽欲減民間常賦一切放免殊不知緩急闕用取之亦甚難　孝宗乾道四年劉師尹論頃年軍需額外創添賦入欲乞漸次裁減以寬民力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為百姓七年正月進呈臨安府放免收稅一年雉等奏太史局奏前月二十八日有載氣言人君德至於天為萬民所愛載則有是瑞是日乃熟議放稅之時天雖不言其應如響蘇軾上神宗曰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主管物無侵欺盜用雖有侵盜而本家保五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

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三

財計門

羅法　邊羅　平羅　捋羅　廣羅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和糴失其名義○糴以和名古也和一變至於抑糴一變至於攘傷哉粤自李悝建平糴而和糴之根苗初長洪羊行均輸而和糴之梯田始滋和云和云科斂云乎哉云糴云抑配云乎哉三數年來國計伊窘淮塩鄂渚千里蕭條湖廣朝省百色裹裹問其糴則糴非糴矣問其和則和不和矣徒見夫州縣行移哥政之虎也吏胥並緣毒賦之蛇也稅貫均敷多寡在數錙銖不爽也糴本既行督促有期星火

其急也噫財用民膏脂也穀粟民命脉也疾痛苛癢無一膜之隔生死有亡無毫髮之間借曰糴糴已非美意矣借曰和和已非良法矣況和不曰和而和為抑邪糴不曰糴而糴為攘邪

收糴南粟之弊○北邊之事力困矣言理財於今日者可急不可緩南方之民力竭矣言理財於今日者可寬不可嚴嗟夫廣南海外素號樂土邊頭之科瑣不及也軍前之飛輓不及也斯民相生相養於耕鑿中自非有大水旱不知有愁嘆也比歲江浙困於旱蝗荆淮困於兵荒於是建議之臣始欲運南粟以濟西北以一部之力而濟諸路雖欲不竭而不可得故和糴之行至于再而民怨矣至于三而怨矣又至于四而民怨且泣矣此一竭也糴本之支四之一而民窮矣吏胥之需亦四之一而民困矣解面之輸又四之二而民苦且痛矣此二竭也賑糴之令始寬後嚴而民急矣算稅之令科及中戶而民窘矣追呼之頻浩費供給而民傷且悴矣此三竭也經此三竭亦已甚矣而竭之之說猶未已也納粟補官豐年樂歲時可言也今何如時今未行而民已縣廣為儲峙在在豐穰時可言也今何如時令未行而民已狼顧矣竭南方之賦以為糴本家給人足時可言也今何如時今未布而民已魚駭矣

受惜江浙民力○朝廷每視江浙為重故行其不得已之政士大夫不當視江浙為輕必存其不得已之心國家曩視淮

為賦淵今則重科率以保淮曩視蜀為外府今則捐金帛以理蜀曩視荆襄為南北互市之地今則勞饋遞以復襄三邊應酬之地獨籍江浙數十餘州以為無盡藏焉故和糴於此而取辦鹽於此而輸湊綱運於此而轉輸地力有限邊費無窮國計之空軍需不已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得已之政為士大夫者正當為朝廷培植根本護養元氣以全江浙之民也

稽古傳說 時艱為眼豫荒○嘗謂濮食貨志見班孟堅論李悝平糴之法甚詳悝之大抵規模行於豐登之歲因上中下之熟則為上中下之糴斂之於有餘之時當小歉大飢之年則隨其前日之所收而發糴焉是以無甚凶甚貴之歲行之

於魏國以富強夫於鄴危困迫之時而為寬開服隊之事此古人之所為也魏當列國紛爭之日所謂立國於震風凌雨之中而悍之法一欵一發往往不止為十年之計列國而有斯人富強宜哉此孟堅所以詳載之而為後世法歟

屯田就糴之法○自江而北生民單寡可行屯田就糴之法自江而南財賦所出可行平糴常平之法此兵不乏食而民不告勞之法也所謂屯田就糴之法者鄴侯嘗言之於唐矣其說欲使邊郡之兵皆行屯田官為糴之兵不憚勞而民無飛輓之苦行之既成屯戍之卒往往不願受代當時謂屯田可行府兵可復方今重兵百萬駐于江淮千里饋粮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將責之於近郡歟則豺虎之墟瓦礫之場也將漕之於遠方歟其弊蓋有三十鍾而致一石者屯田就糴之法儻亦可行於今乎

法祖嘉猷　和糴博糴便糴）祖宗之世米和糴之設不過豐年則增價而散糴大穰則置場以收糴比後市糴之名始有三等曰和曰博曰便商旅之入中者以鈔引給之謂之便糴誠有益於商旅矣如所謂博糴者以他物給之而已蓋嘗慮其傷農為之停罷至於和糴之法自祥符中發禁錢以佐用度其民庶無虛直之費然而行之未久民已不便其後遂為虛糴至皇祐中已有名為和糴其實抑配之擾故當時諫官極言其弊倉場情為彙納難阻若非高於市價何人肯樂與官切恐列郡畏避坐致過時收儲浸闕

失旨遂使官費厚直而民被重困此愚所以不得無說也以一歲論之大抵種時多貴斂時多賤夫農勞於作甚於病也愛其粟甚於生也不得已而糴則有由焉小則具服器大則營婚喪公有賦租之奉私有稱貸之責刈穫始歸腰鐮未解而曰輸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將不賤官於是時稍增其直而糴官賴其用民受其賜裕國便民莫大於此柰何坐使權歸兼并之豪乎農人倉廩既不盈囷窖既不實多不過數月少不過數旬又告竭矣禾將生而無種也禾將熟而無食也民方日糴於市而官下和糴之令民又將輻湊於兼并之家官倍其直民被重困而朝庭不知也曷不變其行而用之勿使權歸於兼并乎

名和而實非和○和糴之弊寧於和之一字有感焉大哉和乎磅礴宇宙此和也釀為甘雨此和也蘇醒民物此和也翁為惠風此和也動盪廟堂以和糴二字諭邊閫邊閫稟承之和之脉已傷矣邊閫以和糴二字諭監司監司奉行之和之氣已痞矣監司以和糴二字委守令守令督促之和之為和泯沒澌盡矣始於廟堂繼以監司守令和安在哉況守令之外復有吏胥邪舟而舟焉馬和糴也舟之外有買托和糴之漁獵也石而石焉和糴也石之外有計囑和糴之疣贅也斗升而斗升焉和糴也升斗之外有贏餘和糴之桎梏也民生斯時不幸而

罹和糴之擾已敢怨而不敢怒矣加之以漁獵因之以疣贅重之以桎梏和者果如是乎和糴本非得也愚讀小東大東之詩喟然長嘆奈何以江南數十州軍之地而逋年不得已之科取小亦於此大亦於此也雖然朝廷固不得已於民民亦亮朝廷不得已於我顧奉行而司存之者亦當以不得已之心推之爾行和糴之令民病久矣而今獨為其未未登塲糴令已下舊額未足新額已數是不論豐凶長無樂歲也然而張弓不弛乎

綺語駢珠

疲民剜肉勉強送輸　號為和糴實則擾民

積粟塹粮中外塡溢　陽為輸官潤貨實吏

竭大農之底不足以飽荷中之需

罄上供之入不足以解張弓之急

不勸富室而均輸於中產之家　舊逋未償新數已拋矣

移用糴本而取贏於斛面之利　鉅室告匱下戶重困矣

名為公家之商管而實為私家之猗頓

口為公家之桑孔而心為私室之陶朱

當今獻策

和糴當抹其弊○方今萬竈之屯未撤三軍之餉孔多廩庾無歲月之儲疆弱有旦夕之恐今日之和糴不得不重也然而官塲節目之浸煩民戶資力之有限朝省之文移未已四總之榜帖又新列閫之約束既嚴諸司之期限交

迫校戶數錢一出吏手歷門抑米皇恤民殫甚者黠胥並緣忍吏肆欺方其責認減銖兩之利以規羨餘及其抑納增斛面之贏以自膏潤和糴之弊莫此為甚斯民罹之敢怨而不敢怒比年廷紳奏對之間嘗有憫時弊而惜民力者乞行招糴之策其策亦補於時也奚為有聽從而無裁決依違苟且坐視其弊之如此夫乃待民之窮而後恤邪因觀我高宗諭泄氓糴罰之事首以減冠而為戒從宰相免糴之奏而喜無抑勘之多端今日果能推行此美意則一分之寬民受一分之賜矣

當抹糴法之弊○今日和糴之事甚可痛也昔糴於豐歲今歉歲亦糴之昔為數僅二三萬今為教直踰百萬民罹斯害

通國皆知之矣矧遑析末靜正急輸粮糴斛方殷決難輟局
毋亦於害之當防者略加之意乎立價必以優毋使蹙頗於
價直之虧損可也取償必以時毋使嘆息於償給之淹緩可
也弊例循習亟除刻之吏奸旁緣亟懲戒之庶乎乃積廼倉
民樂為市不徒指為恣之府矣不然徒知為國之便不思為
民之便可乎哉

不便於民有三〇古之所謂和糴者糴其有餘者爾而今日
悉以稅論固有稅高產薄者例皆抑配而強糴此不便於民
一也古者糴其所宜出爾而今則不問其地之有無而悉限
之以本色既責之以所無則必增直以轉糴此不便於民二
也如民之家有數百畝之田一歲之收百費具在舉而歸諸
官所得者未必皆緡錢分之以銀錠雜之以楮券逮其出售
則折閱尤甚此不便於民三也

生意必繇和糴貴得良吏〇噫辭山陰之錢不足以為廉分
符竹者公行和糴之賞罰廉在其中矣種河陽之花不足以
為愛綰銅章者力除和糴之弊俾受在其中矣國家留此和
而和糴之令出於一守令行此和而和糴之德見於下泰和
氣象不在虞不在周而在旦矣不然天下皆趙光奇也安得
一一逢德宗哉

和糴不如屯田〇抑愚有獻焉和糴以足食不如屯田以積
粟和糴之策有時而窮屯田之利無時而已故也胡不取
古人明效而觀之金城期年之役宜無事於屯田而老將堅

其說許下交鋒之際若無暇於屯田而將軍守其議令疆場
駐師歲復一歲其規金城之役孰近而孰久強胡騁毒邊塵
屢警其視許下之屯孰急而孰暇況又近年清野茅葦相望
是有可耕之地流民遷徙游手無藝是有可耕之人詔給以
資粮儻以農器則塞下之粟何以不如漢給其耕種時其調
戍則府兵之法何以不如唐行之歲月決可就緒又何憚而
不為哉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左傳魏文侯時李
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
糴者必謹視歲有上中下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糴
二下熟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

歷代事實漢宣帝時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
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志
晉武帝立常平倉歲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志玄宗天寶中
歲以錢賦諸道和糴米賤則少府加佑而糴貴則賤價而糴
唐初置和糴開元後緣邊戍兵營田地課不足於是初有
和糴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粮益羨自是玄宗不
復幸東都　天寶中歲以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每歲輸京
倉者百餘萬斛德宗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戍邊諸道
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東宰相陸贄以關東穀賤
請和糴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

議興元元年詔所在和糴是年上收於新店趙光奇曰名為和糴其實強取不識一錢每有詔書優恤徒空文耳憲宗即位復司以歲豐熟請幾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促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也

皇朝典章 眞宗至道三年詔以國家大本足食為先今億兆至眾未聞有九歲之蓄令所制議致豐盈之術以聞詔三司及滋歲稔大為市糴以實倉廩　祥符三年詔近臣曰聞江淮因和糴米穀增價令逐處米穀甚多宜權罷和糴六年冬詔諸路和糴不均民戶頗擾可各蠲其半中等戶以下免之　高宗紹興二年都省言和糴並係朝廷支降金銀錢帛免科數之擾州縣多將糴本停留不即之還百端阻節

赴減遂致糴貨數少故有是詔　孝宗乾道八年上曰今歲再得一稔想見粒米狼戾只緣場和糴聽百姓情願入中不得纖毫科擾並聖政

先正論建 仁宗時韓琦曰三司以糴價高於時估三五文處即奏下取勘且倉場之內固有情弊量納之際不無難阻若非高於市糴何人肯樂與官竊恐列郡畏避難於增價坐致超時蓄儲浸闕但敕有司之吝頓忘經國之法

乾道元年臣僚言去歲江西湖南和糴共弊非一不問家之有無例以稅錢均敷無異二稅此一弊也州縣各以水運耗折為名收耗米十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並緣多方乞覓量米則有使用請錢則有糜貨此三弊也官以會價價許之還

文獻通考 李泰伯曰古人有言曰穀甚賤則傷農貴則傷民謂農常糴而民常糴也此一切之論也愚以為賤則傷農貴亦傷農腰鐮未解日輸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賤賤則賈人來而罔之輕其幣而大其量不然則不售矣故曰斂時多賤賤則傷農而利末也土將生而或無種也耒將執而或無食也於是乎日取於市焉糴者既多其價不得不貴貴則賈人乘斂而閉之重其事而小其量不然則不予矣故曰種時多貴貴亦傷農而利末也此平糴之法有為而作也曾子固曰使歲穰穀不賤出歲凶民不病食故平糴之令自此始李悝修之魏以富強漢興耿壽昌開常平之法而晉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民之倉隋人置監唐人置東西市之糴雖名號殊其為法一也　陳君舉曰市糴之法又當立為三策曰和糴則以見緡給之曰博糴則以犀象寶貨易之曰便糴則募商人入粟以鹵名償之此三者國家之故典也行夫出內府緡錢百萬付之三司以斂遵糴此則和糴之法而祥符之制也出內府綾羅錦綺直百八十萬付

河北潛臣以市糴此則博糴之法而咸平之制也蓋於極邊度地理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此則便糴之而法景德之制也

糴法二　邊糴　以就邊收糴立說

策題 濟軍需者固當行和糴之法矣糴一也何以有和糴而又有邊糴耶蓋以和而糴者軍需固不患其不給就邊而糴者而邊軍之需尤不患其不給國家莫大於軍需尤莫大於邊軍之需以邊軍之需轉之內地之粟難以卒辦舉也田之粟何有不辦此邊糴之策尤邊境用兵之急務

策段 不知兵法不足以言屯田之利不知地勢不足以興屯田之利當今邊戍未撤軍麗日增其理固不得不屯田也國用告匱漕運莫繼其勢固不得不屯田也民食方艱和糴屢困其時又不得不屯田也兵法曰食敵一鍾當吾十二鍾蒭稭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言餽運之費率二十而致一也如是則邊糴一千石當吾二十千石邊糴一萬石當吾二十萬石之費故以兵法而言屯田外收一萬石之利內省二十萬石之費故以兵法而言屯田其利博矣沿淮之外土沃水饒淝水可以灌合淝東關可以灌西縣黃姑可以灌廬江烏沙可以灌舒城桐陂可以灌桐城吾塘可以灌龍舒蒼陂可以灌安豐以至西流河之於芍六復河之於復沙楊林之於歷陽後湖之於鄴郝皆可相其地形之高下而興灌溉之利以地勢而行屯田其利與矣

事料 見前套

糴法三　平糴　以視時平糴立說

策題 天時不能常豐也有豐則必有歉焉地利不能常登也有登則必有耗焉故古之善貯積者不委之天時而盡其預備之地利而盡其預備無素其為足食計也常備之而不有平糴之法以權之則預備無素其為足食計也常見其不足矣

策段 自李悝為魏作盡地力之法以晦之損益別民之勤惰大率為國與民設耳乃視歲之熟有三而為收糴取舍之數使民無傷而農益勸雖其創法之初徒欲致一時之富強然而取義之善亦可壽施生之民命是立其名者猶可以存其意壽昌繼之三輔之穀一糴遂可省關中漕運之勞湟中之數雖減猶足制羌虜不敢動之勢蓋其增價而糴有以利農而人自安之是以能存其意而行其法

平糴行而魏用足和糴舉而齊民疲魏豈有他術而唐顧不如魏乎因所有而收之必不取盈於民遇其飢而給之必不增價以糴此魏法也唐則不然民苦於強取而不識一錢優恤雖有詔而吏視為虛文此平糴之法在魏為可行而和糴之令於唐則有弊也

事料 齊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民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

賤傷農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視歲有上中下熟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前食貨志太祖建隆元年以河北仍歲豐稔穀價彌賤命高價以糴繼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至賤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飢則減價糶與貧民遂爲永制

羅法四　博糴　以通商博糴立說

策曰易係有變通盡利之言于以知時糴者取其兩便也周官有斂收滯貨之語于以知博糴者惡其偏聚也夫殖物盈於天地間何者非資世用哉然或上之所有下之所無彼之所多此之所少故鹽醯金幣上之所諸也救麥麻豆下之所生也茶茗香藥上之所富也穀粟稻粱下之所饒也民之所有君不得不資之君之所富民皆得利賴之三農生九穀不必曰在民而在民猶在君也九府立圜法不必曰在君而在君猶在民也善推糴法者亦于此而權度之耳

策略祖宗盛時三邊粮草皆令商人入中而給直以還之舊傳三說法或謂一分見錢一分香藥非也此自三分法耳厥後計臣得其舊案而定爲三說之法其法入極邊之粮草者給見錢緊便錢緊於鈔先拋數下庫務封樁以待支給商人利於即給而無滯也爭先入極邊粮草故極邊每歲收市粮草之數在在及額邊計充足國力富強職此之由

今商賈入米以鈔引給之所在常多於鹽是以鹽商積累年之鈔而耳近歲鬻鹽鈔之所在常多於鹽是以鹽商積累年之鈔而官場無可請之鹽所在鹽本又爲官吏侵移亭戶之錢支給則不免私於游手無賴之輩私鹽既衆於是鹽商雖有已請之鹽而有難鬻之患鈔售不行乃欲以新換舊十居其二商以爲厲已怨尤籍甚而商賈始病矣

事料　本朝三邊芻粟皆令商人入中博糴者極邊粮草每歲所入必欲足常額每歲是二司拋數下庫務先封樁見錢緊便錢緊於鈔然後召人入中便糴者次邊糧草商人先入中粮炒乃請京師算請慢便錢慢於茶鈔又雜貨直便於茶商人取便糴及直便以此商人爭先赴極邊博糴故邊粟常足贍宗祥符五年諸州言歲豐穀賤咸請博糴上慮傷農詔丁謂規畫以聞謂言莫若和市而諸州積錢數少出内藏錢百萬貫付三司以佐用度同本朝博糴以他物給之如香藥象牙之類

羅法五　廣糴　以廣糴南粟立說

策曰方今之糴土惟二廣爲然方今之富粒食亦惟二廣爲然噫天之仁愛我國家特豐此地以爲一旦之外圖乎故和糴之策與其行於内郡不足之地未若行於二廣有餘之地行和糴於不足之地猶求濡涕於涸轍之鱗也彼且不能自潤何能相及行和糴非有餘之地猶取一毛於九牛之身也多取之且不爲虐而況淺鮮之征乎而況收其有餘而不使委棄乎甚矣上者以天下爲一家其涵養今世之民如天地

之覆載萬物也天下以一人爲命其尊戴聖明之君如子弟之事父兄也同休等戚胥相保愚則共時共勞歛而取之以彼之有餘濟此之不足雖漕運之難也不猶愈於內郡即鹿而無虞乎

策[illegible]國家歲漕東南粟以供京師蓄僅六百萬倉之供億又不知其幾矣中田以畝計大率不過六百萬穀以斛計大率不過三千萬今百萬倉之單歲糴已盈二百萬民皆於秋官病於科糴而竭倉無宿儲今當補糴及此粒米狼戾之時廣爲措置收糴之令非不亟也遠之二廣貿當之地而何之

領海延袤土廣田稠海賈閩商率往市糴米多於近地價平非不力而未免無緣之首鼠烏乎捄楮之策亦窮矣必不獲已而出於易其策將何如將以一易二歟則飢羊之舊何在將換一留一歟則豚魚之信難孚將新從官而舊從民歟則太阿之倒持自如將新者半而舊者半歟則玉石之混淆猶甚將聽其自消自長終無策以救之歟曰有爲救楮之言曰造欲密支欲公收欲衆換欲活又不獲已而用於斯四者何先曰所當徐議之者造與收也所當亟圖之者支與換也楮輕由乎重楮○人皆曰理財無術由上之人視楮之輕始愚曰理財之無術由上之人視楮之重不生於輕而生於重恃其所不可恃則有時而不足恃矣國家理財之通固亦多端而楮幣一事尤通融之上策然而向也本以便民今則病民矣向也求以利國今則鉤國矣向也

名流聚業

立意編[illegible]楮急策有二○家無錢爐地無銅山則楮之輕者官之利米如貿珠新如束桂則楮之輕者民之害烏乎楮國命也太守之職須無非楮大農之供億無非楮郡縣之調度無非楮愈出愈多愈趨愈下寖畝之令非不行留未幾而反汗私藏之計非不善居無何而具文永不罷換之說非不堅而未免人心之狐疑五使並出之指非不力而未免氣緣之首鼠烏乎捄楮之策亦窮矣必不獲已而出於易其策將何如將以一易二歟則飢羊之舊何在將換一留一歟則豚魚之信難孚將新從官而舊從民歟則太阿之倒持自如將新者半而舊者半歟則玉石之混淆猶甚將聽其自消自長終無策以救之歟曰有爲救楮之言曰造欲密支欲公收欲衆換欲活又不獲已而用於斯四者何先曰所當徐議之者造與收也所當亟圖之者支與換也楮輕由乎重楮○人皆曰理財無術由上之人視楮之輕始愚曰理財之無術由上之人視楮之重不生於輕而生於重恃其所不可恃則有時而不足恃矣國家理財之通固亦多端而楮幣一事尤通融之上策然而向也本以便民今則病民矣向也求以利國今則鉤國矣向也

挾千萬之數匹夫可以致遠今也持一二之券百變而無所售向也通都大邑商賈以此而貿遷今也窮陬僻嶠往往而皆是向也陌直有定數以一交而易一緡今也低昂不常愈降而愈殺是何下之人視楮之過輕如是哉自楮之輕也而秤提之策不一而足朝廷之措置則有一新而易一獲州縣之入納則有七折而三其錢否則嚴戢豪民可以富收藏也又否則鬻爵度牒可以權低昂也吁孰知理財之無術不基於下而基於上不弊於輕而弊於重蓋恃楮以為重者莫甚於今日矣

愈秤提而愈輕○方今楮輕患之果有策以秤提之乎愚竊為之說曰不秤提則楮尤重秤提則楮益輕患非好為自異之論也蓋當以往事驗之矣且國家之造楮幣以為濟時之策其初行之曷嘗有不流通者間有壅遏不行如孝宗朝必出內帑之物多方收之不旋踵而流通如故焉粤自開禧用兵以來大農告匱朝廷始一切倚辦於楮給散既多用度益廣於是乎有低價折閱所從來久矣然天下之事通融有方當思流弊之源今日之楮輕矣朝廷思所以收之如祖宗盛時出入有常給降有限豈至有四方價輕之患

稽古偶議古人券幣皆便○古者券幣造於下而行於下故聽於民之自便後世券幣造於上而行於下故責於君民之俱便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七曰聽稱責以傅別釋者謂傅別券書也蓋民間私相構會以為符驗而小宰特聽之而已故曰聽於民之自便後世券幣有所謂飛錢皮幣造於憲宗一以佐公上之不給一以便商賈之攜遷而公私兼濟焉故曰君民之俱便

立法取信於人○周人圜法蓋與九府更迭而為用內外相通有無相權非止一端而已也然而為幣其直誠足以相當所以上下流行無有底滯為千古之良法歟漢人鹿皮之造貴直數萬唐人合券之號信孚四方曷嘗朝更暮改家至戶曉若後世所謂秤提者哉

自重則下亦重○昔周之金幣實非楮也而幣之名實昉乎此然職之以小宰分之以九府而圜法未嘗不通行是上之人自重之民烏得而不重乎漢之皮幣亦非楮也而幣之名見於此然責之於王公數之於諸侯而償直未嘗下數十萬是上之人實重之民誰得而輕之乎

法祖嘉猷國初守信立法○國初楮幣之法未聞也自祥符辛亥張詠行交子之法於蜀楮幣之法胚胎於此然以三年而為一界官之重於信者如是若故行之六十五年而便祥符末載薛田遵交子之務於益楮幣之法茅茹於此然以一十六家而便而易一緡官之重於信者又奚若雖主之以一十六家而便至高遵裕行於河東以抑粮草而失信於商賈故九閱月而即罷沈起之行於陝西以無本錢而不信於民故四閱月而

罷熙寧行於關中崇觀行於兩淮紹興行於東南大抵官重信則楮重官輕信則楮輕皆已事之明驗也

官司當自重楮愚嘗欲社薦容莊誦國史昔紹興庚辰京尹建言輸官亦許用會子高宗皇帝亟俞其請嘉定丙子廷紳奏議官司當自重會子寧宗皇帝即可其奏先王之議論楮幣一則曰官二則曰官何也熟思而得其說且楮幣之立也創法於官而散用於民誠足以取信於下也故其制之新則示民以貿易之方通三年而易其界則欲其無斷爛毀棄之處率千錢而當直則欲其無轉運艱重之苦輸納以中半則庶幾錢幣之相等也兌換以足陌則庶幾公私之兩便也執此之信堅若金石行此之冷公若權衡官自行之官自重之則楮幣雖欲不重其可得乎

時文議策　重楮適以輕楮○朝廷經用豈無他計今事無小大惟楮取辦羅本給降則以楮州縣之壅遏者未疏而經費則以楮十六屯之支犒則以楮四總所之官場之印造者未已市井之兌易者未通而朝廷之頒降者復至問之則曰尺寸之紙可以收緡錢之利也鼓鑄之艱未必如印造之速也惟其恃之重故上之出之也愈多惟其出之多故下之視之也愈輕

徒知貴民重楮○問之則曰今變易之家全用矣愚不知官亦全用之乎惟見夫輸官之今則用三七分矣是獨責民之重而自輕於官也問之則又曰今當厥之家蓄之矣愚不知是也不能止楮出之無窮也否則以鬻爵飲之矣斂之亦是也不能塞楮給之源源也近又為覆敵之法矣徒起紛紜之擾而尋復罷罷曾有益乎又為羅本之降矣徒為科率之苛而事出計窮曾有補乎

綺語駢珠

紛更百端基於易轍　日造而月增

濫溢四出過於瀆隄　數充而弊滋

金刀制起民利以通　空言不足以秤提

飛錢致遠券幣攸作　實數不可以遽換

計敝方爾而對症繼之　出之多而民患其多是官病民也

印券方爾而勒停繼之　用之賤而官患其賤是民病官也

楮之行也以便民
楮之折也以強民
方其以便民而興也則公私相通有無相濟民方以為利而
何患乎多
及其以強民而壞也則公私為二有無不通民方以為病而
何怪乎賤

當今獻策　擢其四者之弊○夫造之密者所以防其私然價折不足以償費得少不足以酬勞平居無錙銖之贏敗露有丘山之罪則造之不密者非所慮也收之衆者所以殺其多然十蠶不足以竭河一簣不足以塞滿茶場之造未啟山積之券難拘則收之未衆者非足憂也惟是今之州縣視緡如

金視券如土視公家之券如太山視私家之券如鴻毛民以緡賦官以券須囊橐之楮不留則衡低之價奚恤黃標之緡已積則流泉之滯奚知是之謂官之利夫如是則支者胡可以不公今之州縣富家以楮為累商旅以楮為滯市井以楮為南箕之星編戶以楮為西江之水萬取千馬千取百焉穀價踊騰甚於指股之大緡錢寡鮮甚於夜光之珍是之謂民之害夫如是則換者胡可以不活

楮自消長之說○愚嘗目擊以新易舊之時于時十五界之楮百姓皆以無用視之而低價棄之矣已而朝廷收斂之限尚有日也一旦民知其利可以入京貿貨矣於是前之棄者今復收向以為無用者今以為有用一時收之者多求之者衆其初視新楮之價不能四分之一不浹旬間其價幾與新楮埒彼何嘗待官司之稱提何嘗有官府之峻法人何窘有強之使從威之使行也豈非楮少而用多則貴楮多而用少則賤其理較然明甚

楮不秤而自昂○故未有稱提之令民猶曰上流下接幸其皆行使也一有稱提之令則束縛推避持楮於市號無允易之所則低價求售幸其有售人之則欣喜矣何暇計其價之低昂哉然則楮價如之何而不損而廟堂之論乃一切嚴於稱提乎

楮幣當行僞造之禁○愚嘗因暇思之今有甚不可曉者國家救令具載於楮者昭如日星曰僞造者斬自昔以來奸民竊富責之柄所在僞造而逼真至與官楮並行而莫辨以四方計之不知其幾千萬也一旦有敗露而至官者則宜按救令以正典刑今乃一切配隸務從寬典然則奸民何憚而不為此也至於有犯低價行使本非得已至於流配不卹吁此何等意見不念平民而縱奸民乎此誠楮幣之一害而曾無一人過而問焉楮有仁人出而為國任事者盍相與力行之

抹弊之責在上○烏乎官則博矣盍思損之民病極矣盍思益之欲造欲收猶可高閣曰支曰換有甚抹焚當局者當未思之乎然楮亦難言也惟多故賤惟賤故輕必朝廷不靳於楮而加苦節之方士大夫不加於楮而稟庶清之節庶幾其

可昔祖宗有出內庫之銅以盡收券者此時何嘗國於楮昔
先正有言於廣不載俸錢以過嶺者此時何嘗家於楮上不
國於楮下不家於楮則楮行矣不然雖楮益賤新楮再輕縱
使劉晏復生亦將曰無策

經濟類編　故事源流　未詳

歷代寶鈔　周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七曰聽稱責以傳
別鄭司農云稱貸謂貸予也傳別謂券書也　漢武帝興公
卿議更錢幣以贍用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三
十萬　食貨志　又通鑑云白鹿皮以為幣王侯貴人或以朝覲
以會遇或以聘享必以是薦璧而後行　唐憲宗時商賈至
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
飛錢　唐志

皇朝典章　眞宗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之重不可貿易於是
說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謂仁宗天聖
元年初蒲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
六戶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大中祥符
末薛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久不報寇瑊
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去而田與張若谷
度其利害田若谷議廢交子子不復用則貨遷非便但請官為
置務禁民私造又詔梓州路提點刑獄官與田若谷議田等
議如前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隸轉運使掌之凡民
二百萬其半為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行
於外者總二百萬安得不少上曰此是戶部之數不知兩總
須所分數入納如何恐久有弊須究見其源兩處且各以二
十萬與之允換金銀及錢又曰卿等仔細講究本末思所以
為善後之計　續

宋朝事實　寧宗朝眞德秀奏自楮幣之更州縣奉行失當於
是估籍徒流所在相踵而重刑始用矣科敷抑配遠近騷然
而厚斂始及民矣告訐公行根連株逮而苛政始四出矣假
稱提之說逞朘削之私皆唾掌四起而酷吏始得志矣夫是
數者豈朝廷本指哉方其弊壞既極不得已而變通之出御
府之金捐祠曹之牒展期以收換多方以優恤唯恐其病民

也法行之初雖有情重估籍之文未幾又為之令曰當估籍者毋得專行必聞於朝以俟報可忠厚謹審之意寓於不言又若是其至也

文集備華 葉正則曰古今之變世數之易物之輕重貨之貴賤其間迭往迭來不可逆知然錢貨至神之物無留藏積蓄之道惟通融流轉方見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務藏錢而朝廷亦盡征天下錢入于王府其入者不可使之出又立楮於外以代之不知錢以通行天下為利錢雖積之甚多與他物何異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錢為少只當用楮楮行而錢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見而錢亦不可得而見然自古今之弊相續而至於今日事極則變變極則反必須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當如何變其決不可易者廢交子然後可以使所藏之錢復出若夫富強之道在於物多物多則賤賤則錢貴錢貴然後輕重可權交易可通今世錢至賤賤出乎物少其變易之道非聖人不能也　張文伯曰今交子之行通流於江淮閩浙一夫可帶千萬緡無關津譏征之患無變易齎待之勞尤便於民今民間往往重錢而輕楮券者何耶蓋曰失斂散之術也在昔楮券之行於蜀賤則官出錢以斂之貴則官出楮以散之使居者以藏錢為得行者以挾券為便是故州縣之折納四方之征商坊場河渡之課息不責其錢不拘其楮故錢重而楮亦重今則不然官之予民者則以楮而其取於民者則必曰見錢焉朝廷散於郡邑者則以楮而其索於

者則必曰見錢焉若是則錢安得不重楮安得不輕為今之計莫若權其利在民握其利在我斂散周流使錢楮為一則無輕重之不等矣

楮幣二　以重信守法立說

策略 重信所以行楮守法所以抹楮信與楮若不相關而法與楮若不相為用也而必曰重信行楮守法抹楮何耶蓋楮幣之設非止一人用之而乃天下之人用之也與天下之人用之而不與天下之人守其信堅其法或朝令而夕渝或始行而終寢命令紛更前後反覆下之人惶惑而不能信或信用而不能保則行之輕也將誰咎乎

策略 當時朝廷立為中半之法比年又有州縣入納用錢會

三七分之例宜若上下通融矣而貪吏之巧取奸胥之金緣奉行不虔交相為市金會入多書其陪陌之金收金既豐又為買會之利東移西轉秖務植私公家既不以此為重民間安得不視此為輕則宜其四顧而莫售也

策略 張文伯曰今交子之行通流於江淮閩浙一夫可帶千萬緡無關津譏征之患大率倚辦於楮則恩嘗深思其故切謂朝廷之費軍旅之需制楮之數愈多亦勢之不得已也然使公私得以並用銅楮得以相權亦何至折閱如是之甚哉夫何貪吏營私錢日少而楮日多商賈經行允易無所市井寥落則是實不足以權虛也

嗟乎亦嘗思其故乎前之立楮幣以便於貿遷也以便於轉輸也非以錢不足也錢有餘則法可行矣今之立楮幣非為

貿遷計也非為轉輸計也特以錢不足也錢不足則終於難行矣

高宗嘗言使官中嘗有百萬緡過交子減價即自買之可無弊矣孝宗淳熙初戶部奏歲入一千二百萬半為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餘萬流通於外纔二百萬此則數少而人貴之之驗也不念及此而增造之數無窮是亦揚湯以止沸耳

【雲麓漫鈔】神宗熙寧八年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然不積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　哲宗紹聖二年上問曾布欲行交子法如何布曰須有見錢相當乃可行熙寧四年韓絳作相兩欲施行皆以議不成而罷　高宗紹興六年置行在交子務先是張澄請造交子與見緡並行仍造三十萬用於江淮於至是中書言交子錢引并公邊糴買文鈔皆係祖宗舊法便於民間已倣舊法先椿一色見緡印造交子分給諸路令公私並作見緡行使遂造百五十萬充糴本將悉行之東南焉

　　黃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立意緣起】雜貨權錢輕重○以酒則定其價以鹽則減其價漢詔宣以來行之若無關於錢幣也而錢乃不得而輕米賤則官為之糴救粟則時以當賦漢昭宣以來行之若無關於錢幣也而錢乃不得而重夫重輕在錢而所以權輕重者乃雜貨低昂為之何耶蓋錢者重貨也古人以泉名之者正欲其流通以便民也苟欲其流通以便民也則不當使錢自為重輕當以物價與之為重輕而後無重滯不行之患蓋時當

錢重聖王寧物價而使之輕時當錢輕聖王平物價而使之重往往錢之重輕聽命於一人之權衡反重而輕亦可也善乎卑穆公之言曰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民患重則作輕幣以行陸宣公之言亦曰錢重則斂之使重皆稱物平施之說深得夫人主操天下利柄之意者也

抹錢幣之由弊○論錢幣之弊於今日者當自下始乎抑自上始乎當自賤始乎抑自貴始乎如自上者貴者始也則鈺銷之禁固難嚴也泄滇之際固難窒也何也豪家貴族縱耳目之欲極珍奇之奉崔嵬古怪之模鳥獸虫魚之像威役而智取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如之何而不鈺銷也長船大艦

滿載而去者皆有力者也張帆順風一瞬千里守關者能銓
思夫今也癡視其去不敢呵矣如之何而不漏泄也惟自上
者貴者而先啓鉅銷漏泄之途山嶽之積而抔土之欽斗斛
之失而圭勺之收此錢之所以日耗而弊之所以不能止也
【稽古偉議】古者權宜之說未嘗倚特為水旱權宜鑄錢○堯鑄錢於歷山湯鑄錢於莊山
立九府圜法而國家之經用始資焉錢圜函方輕重以銖而
錢之制以定利於刀流於泉而錢之用以廣錢之為用助乎
此歟
漢五銖為中制○高帝懲秦重幣之餘而鑄莢錢未幾而后
以其太輕而重之於是有八銖之行文帝以其太重而輕之
於是有四銖之改自時厥後或輕而三銖或重而半兩八九
十年之間錢幣屢更而農商俱病以聖人救民之具而卒為
病民之端抑何不思之甚哉蓋至於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
而鑄五銖雖變於新室而光武中興復還武帝之舊以其輕
重適中故也
【淮南鼂錯】熙寧弛禁之害○利源之消長在天地利權之操
縱在人主自熙寧間一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而邊防海
舶不復譏錢之出入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張公方平雖
力言之無益也今日之法將操其權於上乎抑縱其權於下
乎側聞中興以來歲鑄以五十萬為額而虧額猶多止及十
萬比之祖宗所入至少也而當時欽散闔闢不聞乏用究其

時以一當兩漢武帝時以一當五周高祖時以一當二十孫
權時以一當十亦不見其利更爲鋟薄非不可用也然漢初
之榆莢新莽之一銖宋孝武之四銖景和之鵝眼綖環魏之
風飄水浮煬帝之剪鐵糊紙亦不見其得輕於昔重於今切
觀異時論平糴之法者一歲之計不過一千則所資者尚未
甚急爲權置之說者一歲之計不過目前則所議者尚未甚
詳自布帛丈尺以錢制其短長穀粟斗斛以錢處其多寡器
用飲食以錢均其銖兩而錢之用始重又自夫祿秩俸食朝
廷之支費於下者無非錢商征賦斂郡縣之委輸於上者無
非錢而錢之用愈重惟其重之至此則夫趍利之人苟有可
以變錢而取贏者無不爲也

續講義珠

私家無錢爐　以子而權母　民所重則御之以輕
平地無銅山　重穀而輕錢　民所輕則御之以重
邊關出歲不知其幾也
工匠銷毀日不知其幾也
有刀布之法有幣帛之術刀布者貨之流幣帛者貨之源流
非源不蓄源非流不行
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布者取其散泉
者取其流流則天下之用足散則天下之財阜利則天下之
民和民和而後應耻興財阜而後禮義洽用足而後教化被
置私鑄之數張滂則欲正刑而重挾銅之律徐安則欲刑利而
治鑄之令錢之所以不增於舊而日益以少爾愚嘗觀昔之議者不患錢少而患銅之不滋也孔顗建
則欲重其銖兩以防盜鑄之私高誨之則欲輕其銖兩以滋
破釜漏卮之仰受哉
今日錢少之由○今日之患止在於銅不增於舊而日益以

利故也何則爐鑛必處於崖谷險固之中而民之採於山者上冶下滌櫛風沐雨於萬死一生之地焉苟非上之人以厚利誘之使不計其患則避患規利而流散者有之此魏之崔亮所以欲按求寶貨而廣開其地也錢之所以日益少者由嚴而工之役於冶者雖盛暑鬱燠毒焰虐燄流金爍石而不得息焉苟非上之人以優給縻之使不憚其勞則惡勞而亡者有之矣此唐之韋倫所以欲嘯工聚衆而卒徒之多也

生意收縮 錢禁貴於申嚴○然而猶有說焉人趨於利無窮物生於有限故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窮帛者人之所蚕長於人而不竭錢則不然私家無冶鑪平地銅無山蓄而用之於是有子權母而行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貴乎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內外皆有周郭百姓蒙利

者多資者衆而又有鈃銷之弊何怪不給也為今之計苟能使士大夫常鑒粟褒之論而勿狥何智之欲謹持劉寵之廉而無羨鄧通之富則可以上紓國用下寬民力不然江海雖大所言者哉噫得一劉晏錢流地上則用江淮以濟中興將日月可黃矣執事毋以為迂

故事源流

續漢郡國志 未詳

歷代事實 虞夏之幣或錢或布史平準書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之金鑄幣禹以歷山之金鑄幣管子太公為周立九府園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流於泉布於布太公又行之於齊景王患錢輕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量資幣以救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當作輕而用之於是有子權母而行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貴乎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內外皆有周郭百姓蒙利焉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更鑄莢錢高后二年行八銖又行五分錢孝文鑄四銖半兩除盜鑄令使民放鑄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銅富埒天子鄧通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造銀錫為白金更作三銖錢又改五銖公卿請鑄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歲餘終廢不行後二歲赤仄錢賤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專令上林三官鑄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云　後漢光武中興復用五銖錢和帝時有言改鑄大錢者劉陶議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遂不鑄　魏文帝罷五銖錢明帝更立五銖孫權赤烏元年錢當千重十二銖晉宋文帝時行四鑄錢民多剪

鑒古錢取銅江夏王義恭議以大錢一當五武帝孝建初錢四銖文曰孝建自後錢制不定姦巧益多廢帝時有來子荇葉之名滿一千長不盈三寸謂之鷂眼劣於此者謂之綖環入水不沉隨手破碎晉志唐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一當舊錢之十明年復行開元通寶錢然私錢犯法日蕃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一銖四參錢毀舊錢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宜縱民鑄公卿皆以爲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二十六年盜鑄益起　肅宗乾元元年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與開元通寶參用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以一當五十法既屢易物價騰踊

皇朝典彙 太祖開寶九年昇州言所鑄銅錢一年共鑄三十萬貫乃命江南運司應採銅處經度採取以給其用會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樊若水請置監於昇鄂饒等州大鑄銅錢且除銅錢廢江之禁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真宗咸平二年初鑄文曰宋元通寶又改鑄淳化元寶錢上親書其文作眞草行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云　眞宗咸平二年初鑄錢但有饒州永平池州永豐二監至是宰臣張齊賢言今錢貨未多略望擇使臣按行出銅易得薪炭之處增監鑄錢通凡鑄銅錢有四監饒州永平池州永豐江州廣寧建寧府豐國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二百五萬貫鑄鐵錢有三監

文獻通考 葉正則曰古者因物權之以錢三代之世用錢至少民有常業一家之用皆因其力以自致其待錢而具者無幾如李悝平糴法計民一歲用錢只一千以上已爲多矣後世百物皆由錢起銖兩多少貴賤輕重皆由錢而制上自朝

廷之重用下至民間輸貢州縣委藏商賈貿易皆主於錢故用錢百倍於前三代各斷其國以自治故書曰惟土物愛其用錢安得不少後世天下為一商賈往來南北互易錢安得不多古者以玉為服飾以龜為寶以金銀為幣錢只處其一漢宣元以後金帛始盛王莽欲復古制分三等幣後不復行東漢以後佛老之教盛行故金銀不復為幣反以為器用服玩之具故幣始專用錢

錢幣二　以楮多錢病說立

策額 論古事之已然不若論今事之當然古者以重錢為毋輕錢為平故但以輕錢重錢而相權今日以實錢為毋虛券為子故當以實錢虛券而相濟虛之與實權然後知

事料 葉正則曰三錢並行而相制之術盡矣而楮不足至於造楮以權之凡今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之行而錢益少此今之所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而戲造猥以補一時之缺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券一夫之力輒為錢數百萬行旅之至於郵者皆輕出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故凡今之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貨亦幷乏矣　又曰今世富人既務藏錢而朝廷亦盡征天下錢入于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於外以代之楮行而錢益少廢交子然後可使所藏之錢復出

錢幣三　以羨銅嚴禁立說

策額 善抹弊者不抹弊惟講明其抹弊之源善理財者不理財惟講明其理財之義夫銅者錢之所由生也而嚴於銅禁者錢之所由全也國家以錢幣為重其成之也難其用之也寶其出之也輕嚴鉆銷之禁嚴泄漏之禁猶恐錢病於不給而況弛然而不之禁乎祖宗以來禁令之嚴檢

防之峻誠欲去其銅錢之蠹而全其錢幣之利也今日錢輕物重楮價日低誠能申嚴私鑄之禁則猶可以濟不然一耗於虜界之溢出二耗於征商之潛販三耗於巨室之瘞藏而又重耗於工技之銷毀幾何而不日少乎

策國家歲鑄銅錢為數僅一十五萬海商販入蕃夷工技鑄為器物所毀失者已莫勝筭又聞諸場缺銅解發上司或以見錢銷鎔充數錢安得而不少外方楮價浸增僅有京城兌及官陌官司禁銅錢出界搜檢非不嚴切獲到貿擔小夫貫伯之錢而已奸民嗜利公圖興販並緣官司及勢家舟船往來搬載漏網者多矣

國家有新羌猾虜春秋之賜予高麗交趾往來之交易錢之

在下者轉而為幽劒銀夏之積鎔而為遼東日南之器則錢之泄於夷裔者有之縣官鑄山為錢一金之成廢數金之資奸民銷錢為器一金所毀成數金之利而釋氏之法日熾其器日增銷錢於隱約之中鎔器於閨闥之內習俗見聞恬不為怪則錢之銷於器皿者有之錢之去東南也導九江之深泝長淮之險而舳艫銜尾而進者勢一失便促璟於俄頃而淪於流波之下則錢覆於江淮之間者不能無也錢之在天下也周於城邑轉於舟車而富室巨賈之家籠山絡野競羽毛之輕逐錐刀之末寧見貫朽千萬不忍貸人一錢則錢積於兼并之家者不能無也

事證坑冶○禹任土作貢荊揚貢金三品梁州貢鏐鐵銀鏤

貢匪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　漢吳有章山之銅丹陽郡有銅官蜀有嚴道邛都益郡皆產銅之地　唐志太宗時權萬紀奏宣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得數百萬上曰以利規我耶　本傳銅禁○本朝高宗紹興四年十二月王俁言江浙之間巧僞有素銷毀錢寶一兩所費不過十數錢器成之日即市百金姦民競利靡所不鑄乞申嚴銅禁　續長編二十八年上曰前日洪遵論鑄錢頗有可採於是有旨出御府銅器十餘件付外銷毀收鑄　孝宗乾道六年詔淮南使人來往並令篙梢結罪般載錢寶一文以上過界流配　政鑑孝宗曰朕以禁銅器事刻之記事版每京尹上任則示之　同寧宗慶元三年復禁銅器民間舊有者限兩月赴官投賣以錢酬之再限不復酬錢違限許人告湖州舊鏡至是官自鑄之　雜記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六

財計門

鬻法　附　鬻爵

名流舉業

立意綴端　鬻之得小失大○行鬻爵之策者其得也在以貲足國其失也在流品莫分官冗也衣食徒耗民貧也夫國家所恃以立國者官與民也官則欲分別流品而使仕進者知所趨向重其身如重拱璧祿食者知所崇慕保其節如保元氣三省在念不令冗而嚴四知可畏居常自勵是別流品以厚士風也之初意也何可聽其流品之莫分而使縉紳與商賈同伍士率與販夫並列幾何不褻國家名器乎民則欲富衣食而使在野者崇本抑末和氣藹然如周郊在國者務儉去奢生計沛然如禹甸三農弗耕天下工女機杼衣被寰區是富衣食以厚民生之初意也何可聽其衣食之徒耗而使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幾何不蹙國家命脈乎噫是有由矣初為官冗之繆計者誰乎得非開鬻爵之門乎夫來之以貲則有貲者進一旦無故而使數十百人得以叨竊祿位狼玷官聯是無怪乎官冗也初為民貧之左計者誰乎得非開鬻爵度之門乎夫取之以貲則蓄貲者至一旦無為而使數千百人髡落髮棄去農桑是無怪乎民貧也夫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始謀失策噬臍何及盍亦遂為之計可也

鬻爵能得人才○朝廷以鬻爵為備邊之計而喜功名者皆可以自效天下因鬻爵為進身之階而有才能者皆可以自見矣甚矣人才之在天下不可以一律齊也有國者惟曰寸長必錄片善必庸而見於科目者固詳且悉然販繒屠狗之輩寄食無行之乃人能揚聲鼓鬣於天造草昧之時者其可以科目言哉吁人生天地間孰不欲以才智驅馳於一世幸而輸財備邊之有途入粟實塞之有令則借是以為捷徑媒是以為發身亦何損於國耶

鬻度徙蠲財力○知佛老蠹財之弊而後知鬻度之非良策何者耕而食蚕而衣者民之常也今觀綃羽之流仙廬梵宇金碧相輝田壤膏腴黃雲萬頃彼其不耕不蚕安坐衣食僭侯王之第宅剝生民之膏脂其蠹財害國非一端也

鬻爵議　歷代鬻爵之弊○文帝從晁錯備邊之言令民納粟以拜爵帝雖以為權時之宜而不知作俑於後世也故景帝之世上郡之旱而復修賣爵之令至裁其價以招人則稍非孝文之制矣其後武帝以擊胡之費又創立武功爵令人得以入貲而補吏故卜式首以家財輸邊至超拜中郎左庶長告天下以風百姓則吏道雜而多端矣雖然亦可以得人也有以貲拜即為廷尉而天下無冤民者有入錢補謁者守於先景武循襲於後是宜東都之季其弊益甚有吏人入穀

而得關內侯者有銅臭入錢以買三公者循而至於晉武帝之時賣官得錢入私門唐至德之後納錢百千則賜明經諂秩耗弊選舉冗濫至是極矣

○自蓋公之教尚清淨而黃老之說行自金鬻度其來已久○自蓋公之教尚清淨而黃老之說行自金鬻度其來已久○自蓋公之教尚清淨而黃老之說行自金鬻度其來已久○自蓋公之教尚清淨而黃老之說行自金鬻度其來已久人之夢形中國而浮屠之說倡是漢人之崇尚者忽然未聞鬻度其徒者自是以來元魏之崔浩蕭梁之武皇一則信寇謙之之言而崇信慈恕之教至委身奴隸而不憚然其時亦未厭之言而崇信慈恕之教至委身奴隸而不憚然其時亦未有鬻度而取其貲者自南北而至於唐釋老之學尤熾度浮屠老子法者武德之君也度僧尼道士旬日得錢萬緡者天寶之末載也夫既以貲度之則利源一開不可復塞釋老之教得以至今不滅者豈無故哉

法祖嘉猷 祖宗權宜之術○國朝諸科並建數路得人無非奉若天道至於鬻爵雖間舉行皆為權宜之制故入粟六百石與補上造之請非偏邊許不也出粟五千餘石賜第班行之請非偏邊許不也或以賑水旱或以備糴本無非為權宜之制誠以鬻爵之法雖所以濟人事之不及非所以體天道之至公故隨舉隨罷終不以為經久之策淳熙之君曰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利則其不得已之意為可知矣元祐之臣曰納粟不如資蔭資蔭不如進士則其輕重之意從可知矣今日邊備未撤國用未豐舉行鬻爵之制是亦祖宗權宜之術然必得其所以處之之道可以俯仰無愧焉處之何如與之服飾如康定之制可也與之免役如景祐之制可也雖鬻何害也

本朝以紓民力 ○熙寧嘗因歲飢河決而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矣又嘗鬻度牒以助常平糴本元豐中又詔歲以萬人為額而紹興以來亦嘗歲鬻以萬計矣祖宗欲豈驅良民為異端之歸哉誠以軍國之用有所未裕與其有橫斂之政孰若取之此曹以紓吾民乎雖然緇黃不可以遽絕而其數不可濫也度牒不可以不給而其直不可輕也故減其數而高其直此孝宗已行之令典也今日其可不鑒于茲

時文鬻爵 以貲得爵必濫○官至御史即輸邊之卜式也貴為司徒即臭銅之崔烈也士揭鴻都之榜下入東園之錢得徹侯之名者有之得明經之科者有之朝廷豈復以名器為重哉凡可以充裕藏之積者惟恐其不多也在孝安時則以入穀而得關內侯在桓帝時則以百物而得司徒矣在靈帝時則有西邸之開如爛羊有尉右騶有名而冗濫滋多費耗百出者是亦徇目前之利而不計異日之害也

官冗反以蠹財 ○大抵鬻爵之法本以生財實以蠹財天下之人為卜式者百不一為張釋之者千不一為崔烈者比比皆是彼其來官也既以財而得官其既官也則必以官而營財計其所入償其所出不至於誅求刻剝不止也

給之牒而取其直以助國計之不給豈不為權宜之良策乎

故熙寧嘗因歲飢河決而蠲度牒以佐一時之急矣又嘗蠲度牒以助常平糴本元豐中又詔歲以萬人為額而紹興以來亦嘗歲蠲以萬計矣祖宗豈欲驅良民以擠之異教之中哉誠以軍國之有所未裕與其有橫斂之政孰若取此之曹以紓吾民乎

綺語騈珠

格法之嚴本有限隔　苞苴既入孰非夤緣
出身之初名曰進納　俾門一啓誰不攀援
狹商為吏唐人所譏　蹴三公之爵乃臭銅之虜
美錦學製小民謂何　應列星之躔祇牧羊之隸
有用之名化為游手　解衣散財井心詘惑
無知之民惑於異端　飽食安生不力耕桑
積貯大命固在足食　不加賦斂而可以生財
名器大柄豈容假人　無假博糴而可以積粟
轉編戶之貶而游手喪
誘中國之民而夷狄焉

當今獻策　當今出鬻之弊○試以今日之鬻法言之三歲之大比士之以科目進者凡幾人三歲之大禮士之以蔭補進者凡幾人又遇功泰名軍賞得官者凡幾人習方病於不美吏道方病於不清覺容頻降鬻爵之命糴法之收市以本錢而拋降者凡幾牒邊城之調度以料錢而拋降者凡幾牒四蜀版圖之經理凡以庸役等錢而拋降者尤不知其幾牒良農誘之為惰夫力作化之為游手豈容更降鬻度之命乃今之出給無限其數幾與麻竹相等雖云可以濟目前之急而官冗民貧獨不念乎然亦無怪其然也解紛抹難多用權宜之策膠柱調瑟守株待兎智者不為誠使爵度不鬻則目前何以支撐若是則天下亦當諒朝廷也獨不知所得之貲其裨國家之用度者幾何竊意歸之黠吏囊橐者凡幾倍朝廷之所得也無已艱其出給之命使爵度不至於猥并爵焉則防其僞而又籍其所鬻之貲以建其職之事業毋徒諉之於浮費聚之於黠胥則庶乎其可

粟緣得爵之弊○國家名器本所以厲世磨鈍懋德懋功也今乃素乏才德之人擁貲而得之則眞才實德者寧不聞之而自沮乎素非功能之徒入粟而授之則具能立功者寧不見之而自怠乎抑猶未也格法之中本有限隔而苞苴有接粟緣可攀至有不拘於正法矣出身所載名曰進納而俾門一啓旁蹊走乘至有釐改為任子矣吁彼之輸於我者有限而責報於我者無窮我之受於彼者一二而豢養於彼者十百而名器之濫又未暇論也

濫度而民失業○四民有常業古之道也彼不蚕而衣不耕而食滅君臣廢父子悖理傷化甚矣一人為僧一夫失業故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姚崇為玄宗言之若不鈐制當失六十萬丁李德裕為武宗言之夫何自唐以來迺相祖襲至于今

而不廢歟噫我知之矣不過借是以為豐財之術也抑豈知此端既開趨者瀾倒天下之民失業者衆財果可豐歟

集說綱 捐弊自重楮始○雖然爵之濫也度之濫也艱其出鬻之令誠是也亦嘗其思所以濫乎夫朝廷不得已而出鬻度爵秖緣楮幣之折閱籍此以為俾提之計也以一班半資之爵扶而獲數百萬之楮以一幅數尺之綾紙而又獲數百萬之楮亦誠便哉然惟其便也是以楮幣之愈出也若是則將罄朝廷之官爵竭文思院之綾紙不足以繼收方來之楮幣矣吁無已則有一焉往歲廷紳有請則造新楮者愚謂包新造一界或以三而換一或以五而換一歲其令而必行寖其數而艱出楮既重則爵與度亦自重尚何冗濫之患惟名與器不以假人食粟用器之家六柰何民不窮且也盜愚論如此惟執事進而教之

二弊當先去爵○雖然鬻爵鬻度誠皆濫也而思捐其弊得無先後乎大凡財匱則鬻爵鬻度不匱則必不鬻也抑財匱之由皆入仕之流品不分聚商販無恥之夫一朝而隸於仕籍彼謂貲而可以得官從是以往取償於吏又將積方來之貲而為若子與孫源源入仕之地財如之何而不匱財匱矣朝廷無以濟其乏於是不獲已而出鬻度牒而所度之數既多所度之人愈衆衆而坐食其害無涯而財愈竭於下矣噫貪慳進而財竭於上緇黃多而財竭於下皆輕易爵人之所致也然則欲捐鬻度之弊當先捐鬻爵之弊卜式得官何

捐虛耗崔烈鬻仕裴補微弱上之人盍鑒諸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假人於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書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積生於地而不乏前志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陸贄奏議

歷代事實 漢文帝時鼂錯說上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所補者三　孝景二年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　孝武元朔元年外交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入奴婢及入羊馬為郎　五年議令人得買爵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矣　元鼎初卜式數求入

財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世家子弟富人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　食貨志　成帝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賣爵賣級千錢紀　後漢靈帝開西邸賣官於西園立庫以貯之或詣闕上書言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初帝為侯時常苦貧及即位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為私錢　靈帝紀　時司徒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或譏之烈以問其父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乃不如也　晉唐肅宗即位鄭叔清建議諸道得召人

納錢給空名告身受官勳邑號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

皇朝典章 太宗淳化五年募富民出粟濟飢萬石乃至太祝殿直縣咸平末河北運使劉綜言今河北諸州聚兵糧饋勞費望行漕制以濟軍儲既而許叔豹復言緣河州縣和市邊穀數少望許進粟授以官秩上慮爵賞之濫重惜其事辛相言故事具存行之無損從之 天禧元年以高陲軍民荷懷玉為本軍助校以其出禾峪三千斛濟飢民故也仍許自今為例張知白曰自古入粟拜爵皆歸公廩今則不然民或阻飢自相假貸官為受領均給貧窮陛下深軫皇慈特加旌賞斯令典也 仁宗康定元年韓琦等言慶鄜涇三州調民修城令請聽富民自願入粟塞下以受爵免罪其名侶不甚美然詳考當時之法最為盡善自六百石得上造至四千石得五大夫爵至五大夫其家始復一人則雖納數千石止復一等又不除官其所免罪者又徒復作既已受刑或除罪當輸於官首耳武帝初年置武功爵以賞戰士買爵至千夫者往往得補為吏免罪者皆禁錮等罪亦得免之則稍非文景之制矣至後桑弘羊始用事則不復以空爵給民於是入羊入穀入財者皆得正補為官為郎則賣爵之弊至此極矣至天漢四年令死罪入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則免罪之弊至此極矣

文集 陳季雅曰文帝始用鼂錯議許民入粟塞下以受爵免罪其名侶不甚美然詳考當時之法最為盡善自六百石得上造至四千石得五大夫爵至五大夫其家始復一人則雖納數千石止復一等又不除官其所免罪者又徒復作既已受刑或除罪當輸於官首耳武帝初年置武功爵以賞戰士買爵至千夫者往往得補為吏免罪者皆禁錮等罪亦得免之則稍非文景之制矣至後桑弘羊始用事則不復以空爵給民於是入羊入穀入財者皆得正補為官為郎則賣爵之弊至此極矣至天漢四年令死罪入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則免罪之弊至此極矣

粵奉取從之

慶曆五年張庚言詐以羌種侵擾邊寶貿煩納粟授官有助軍食今干戈漸戢籌劃是澄況農稼屢登所在軍儲稍足進納之令宜且寢停從之 **閩高宗紹興三年**韓世忠移軍泗上恐饋餉不集乃命戶部及江浙運司以空名告身誘富民羅粟及勾戶部奏今博糴與常時不同乞不作納粟仍免賜注官聖孝宗淳熙三年御筆鬻爵非古制也夫理財之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同上**

先正論建 哲宗元祐元年上官均奏豪右之家以貲受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義又外臺郡守奬厲之所不及彼固分井

夫當斯民艱食之秋轉餉不給之日不費公帑不加民賦而數千萬之財可以立辦其畫非不巧也然以天命有德之典舉而加之庸孱不肖之他日一躋仕塗則眇然有取償之意故賢否貿亂官職棼縻之弊自漢自來類以此為患矣

嘗論鬻爵之法其可取者有三方其鬻也父兄必擇其可任子弟必度其能受則軟弱不勝任者無有也以其既富之餘得受一階之命則貪惏無厭者無有也慮資格之有限冀其後之復遷則玩歲愒日者無有也精其擇於未用之先要其實於既用之後愚有望於上之人作戒之

【策問】張釋之文帝時以貲為郎黃霸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

【策題】度而不免於冗其蠹民也為愈甚今夫立法於此惟幸其不至於弊焉斯可矣設而鬻度之法不幸而至於冗已為失策于失策之中而僞造者最宜禁絕禁當絕而不加禁絕是將不復再出新度乎然未保新度之不再出也既新度當再出也而又使僞度雜出於其間焉則其弊也不止於冗其失策也不愈甚乎是以僞亂之患而鬻度之令廢可行矣

【策段】夫度牒之為民病久矣惟以兩浙細羽之流之言仙廬梵宇金碧相輝沃壤膏腴黃雲萬頃彼其不耕不蚕安坐而

覇入錢為官不處右職【雖本楊氏曰取人以名不若取人以實取以名則名有餘而實或不足取以實則名不足而實或有餘世之為取人之論者莫善於進士莫不善於鬻爵進士所取非經術則詞章也鬻爵所取非富家則豪右也以富家豪右之徒詎可以方經術詞章之士哉吁為是說者是務名而不務實也進士之名視鬻爵固有餘然間有名至而實不至則亦奚貴乎進士鬻爵之名視進士固不足然間有實至而名不至則亦奚貶乎鬻爵必以進士為可以取人也則以公孫弘之明經而多詐不精以柳宗元之詞章而阿附權勢況其下者乎必以鬻爵為無可用也則以張釋之之賢而輸財賜爵況其他者乎

食以至老死者皆其僭王侯之第宅剝生民之膏血蓋韓愈所謂食粟用器之家六而民之所由以窮且盜者也所謂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焉者也其蠹既已如此則防其度牒之偽冒當如何切謂當今國用匱乏正患鬻度之資不足以充其出給之費何能罷免而不度乎夫既不免於鬻度于鬻之中謹防其矯偽可也利之所在人固有冒死而為之者誰謂度牒之偽造之禁不嚴則犯之者日以衆歲鬻之限不立則得之者以為輕欲民之不犯雖責之死可也欲得之不輕雖增其直可也昔裴寬在唐為足用之策且欲廣度僧道收資以濟邠寧貴其術固出於此也為

今之計愚願因之而曲為之防不亦可乎

事始後魏明帝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　唐安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給士遂罷粟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　肅宗即位鄭叔清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召人納錢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並唐志　本朝太宗雍熙二年詔自今經講精熟者方許係籍至道元年上覽泉州一歲未度者僅四千餘人聳然曰一夫耕三人食尚有餒者近世一夫耕乃至十人食天下黎民安得不重困當降約束緡仁宗熙寧元年錢公輔右祠部遇歲飢河決灤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若於無事時力為陳乞恩例則亦可惜欲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為紫衣稍去度牒之冗從之賣度牒蓋始此　二年王安石奏事上問曰程顥言不可賣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為王道必正臣以為顥未達王道之權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四十五萬石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五萬人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三年涇原路安撫司言本路熟戶蕃部闕食乞降度僧牒上批賜五百道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賑撫之　六年兩浙提刑司言潤州旱甚乞發倉廩或量給度僧牒及紫衣師號救募人入粟以備賑濟並同　高宗紹興七年進呈措貨務出賣祠部欲量付諸路上曰如此則縣將科敷於百姓矣　十三年上曰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以資國用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　孝宗淳熙四年趙雄奏昨准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南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上曰朕非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聖祠部度牒治平四年始鬻之紹興中李仲永為上言今歲鬻度牒萬道是歲一萬農也積而累之農幾盡矣非生財之道上納其言十二年既罷兵遂不復鬻三十年聞虜欲敗盟始放度牒九年之間鬻十一萬道乃權行住罷垣未晦翁為浙東提舉遇飢歲亦請度牒于朝以備糴濟蓋自紹興以來已為緩急所仰不可復廢矣

雜記　孫洙曰國家定令宗室妃主外戚及大臣之家皆得度僧造寺臣所大惑也夫宗室妃生而請度僧造寺唐景雲中太平安樂之亂制大臣而請度僧造寺大曆中王縉元載之惑於左道也今朝廷清明大臣守法度宗室妃主無驕亂臣恩不願襲景雲大曆之弊也今貴戚近親干請僧牒招通賄賂瀆亂聖化皆非治朝之所宜有也歎胡寅曰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為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舉天下而然其卓然不惑者殆一二數以一二獨見欲否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其化之迹善革弊者不示其革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生萬物之道誠欲廢弛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鬻度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

見　獻策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六

財計門

搉法 附 搉茶 搉酒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在民在國之說○古者鹽之利在民後世鹽之利在國利之在民民自得以遂其生三代聖人事也吾不敢以望後世利之在國國猶能以資其用漢唐以來事也亦未至大戾於古夫鹽之為利其來尚矣青州之貢夏存定法未聞有搉也煑鹽有令周立成規亦未聞其有禁也聽其在民而不籠於官付之於天下而不肯罔利於公上民生斯世仰事俯育皞皞如也此三代聖人亦何如是之寬且大也故曰利之在民民自得以遂其生者如此世不三代昔之在民者轉而在國矣咸陽孔僅作俑於漢搉始行矣劉晏包結效顰於唐禁始嚴矣取之於下以佐國用之未紓斂之在民以助國費之不足國於斯時經費不出尚可籍也用度多端猶可支也此漢唐以來亦甚猶所不獲已也故曰利之在國國猶得以資其用在民其利亦在民在國者國不得而用之搉宜經久之說○開利源以濟一時朝廷固當為搉宜之計以一方而濟諸道朝廷尤當思經久之謀夫鹽之搉久矣然有正鹽有浮鹽正鹽者其用在民其利在國浮鹽者其用在民其利亦在民在國者國不得而用之也然有不當用者亦有時而不得不用也夫通州墮餽海陵棄珠鹺竈無烟鹵池染血正鹽之利絕矣于斯時也營門之葱韭味寒閫闑之鹽梅氣淡發公私之嘆者猶不忍利源之開吾恐日乏千金人添菜色一時之急何以紓之此蓋不得不為權宜之計也然而潮波黑誌循水彈九近給江南遠通吳越浮鹽之利乏矣于斯時也粟南之葵素霜乾梅外之關津路斥為通融之計者猶欲為諸道之濟吾恐天產不資河潤難及一方之利安能給之然則此又不可不思經久之謀也

搉當行以正大○論法而及於利難言也抑於精密之中而不失其正大之意則得矣嗟夫利至難言也利生於彼此之相形也得於此則失於彼矣厚於此則薄於彼矣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矣捐天下之利盡以寸民租賦無所求征搉無所取固豈不可然而貉道也國家之費浩澣宏博舍是何以濟之是以斡旋轉運不遺絲髮斟酌劑量細入毫芒其法至精而至密也或者由是以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搜羅既悉旁緣無孼是故法本明白而簡易也或流而為深睃詭秘法本通達而逕直也或轉而為苛碎繳繞彼此交相病而正大之意失矣

濟法濟議 在民在官之由○昔禹貢以青州貢鹽而鹽用始興當時鹽雖入貢而與民通用也周官以鹽人掌鹽而鹽用始重當時鹽雖有官而未始不在民也至管仲以魚鹽富國以功利相君著海王之篇與鹽策之利本三代聖人正大之

用而為後世自私之謀至使禁榷之法與古今相為終始蔡之鹽利至二十倍於古漢之山澤以為私藏非則鹽之在不民可知矣然漢初猶有遺利在民也自鄭當時一旦倚頓之富與天子埒漢初猶有遺利在民也自鄭當時一旦鴻濟之大陂鹽者而鹽之在官始悉於是懼其無所職掌也郡國置官三十有九而鷰門沃陽有長城焉又懼其無所稽考也則又舉臨也鹽官之上又有鹽長官焉又懼其無所稽考也則又舉而一之於司農水衡之職焉上下相統一孔不遺咸陽孔僅之徒鞭筭殆盡而民始告病矣至元帝雖嘗罷之未幾復置是以終漢世而不變此君子重始立法也

利開不可復塞○厥後魏因衛現之言而置鹽官陳因虞汝

之言而立鹽稅沿歷至唐始為軍國大計焉鹽之池十有八鹽之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第五琦劉晏講明備盡天下財計鹽利居半官兵諸費皆仰給之其後軍費日滋鹽價日踊有以數斗之粟而易一升之鹽民有不勝之病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而不可復塞推原其故管二子不能逃其咎也

茶鹽皆入征榷○孫皓於吳而急足國故茶稅之說始興管仲於齊而圖伯功而鹽筴始起洪陽孔僅行於漢張滂趙贊用於唐原其初心亦豈恃此為經用哉不過權一時之佐用兩武帝外事四夷用度不足故弘羊孔僅為之領鹽鐵至於趙贊稅茶之議亦嘗并及竹木蓋用是以足常平之本而備

凶荒其後因張滂有定估之說始什稅其一豈曰盡籠其利曾絲粟毫毛之不貸哉千金之子與閭閻市錐刀之末議者尚鄙其失體有天下而與愚民爭利謂之何也

法祖嘉猷　鍋戶浮鹽之弊○國家煑海之利淮東為最乾道間遭陲晏清亭丁卓繁歲額以袋計者六十五萬有奇舉淅東西兩路僅三分之一然而始壞於淮海之變再廢於逆全之亂比年興復視昔愈艱何哉昔鍋戶絕少今蔓衍諸場紹定辛卯之春江淮大司招誘鍋戶收買浮鹽始自鹽城今則幾遍海瀕惡少無根着者皆爭趨之自是鍋戶與亭戶對立浮鹽與正鹽並行私販之徒陸輦水運以千萬計挾持兵器聲勢喧闐巡尉弓兵不敢誰何脫遇風塵之警嘯聚生事何

止侵奪國課而已

祖宗寬弛鹽榷○始焉在民則民利中焉在國則國利其後在官吏則民無之國無之而徒為官吏之所有民既窮國亦匱則有者亦終於無也有官君子盍亦念諸亦獨不觀諸我朝之故事乎國家強不如漢富不如唐綜有大經費大用度常用之外一毫不取故河北鹽令除於開寶福建鹽禁除於興國昌州虛額則去之四川鹽戶之令則去之四川鹽本之制則又免之蠲四川之虛額罷廣南之推賣尚可利其一切不靳祖宗惠養生民之政眞天地父母其心也哉法美意豈可行於昔日而不可行於今邪

時文警戒　推鹽徒歸之吏○嗚呼漢唐以後推鹽之政一切

付之於官吏之手矣曩臣曰移東易西將以佐公家也今不歸公家而歸私室矣曩猶曰支右撑左將以助邊儲也今不充邊儲而實囊橐矣曩猶曰截長補短將以備不虞之調度今則借不虞調度之需以益其龍斷罔市利之術已計得矣如國計何國計虛矣如民計何甚矣民之無聊而國亦無所恃矣故曰下不在民上不在國轉而歸於官吏之手國與民兩無所利者又如此

浮鹽正鹽得失○且浮鹽之與正鹽何如哉正鹽之所產者四浮運之所產者一以一敵四則其所產不如正鹽也正鹽之所鹽以舟浮鹽之所運以陸較舟則其所運不如正鹽也正鹽之為用以數道給數道浮鹽之為用以一方給數道以一方比數道則其數用又不如正鹽也而況廣之民以鹽為生一旦而利歸之官則亦一旦而害歸之民是利害之際非正鹽比矣或通江湖或通戾吉通之誠廣矣不知行之十年能如此通否或推之場或推之商推之亦是矣不知行之十年能如此推否若猶難也毋亦借混米以濟興元之飢運淮錢以應中興之急權而施宜不得不爾至如田幹青幽之貢通融齊魯之利尤當為經久思也

高山之巔可以採斥鹵之濱可以煎

熬波出素利源皆幹於公上

煑海興利夫役悉擾於民生

假軍期之名販運者凡幾艘

勒市肆之售散鬻者動千計

價同穀粟民興食淡之嗟

利奪江湖商有失業之怨

當今獻策當亟經理淮鹽○祖宗時解安猶有池今盜區矣祖宗時川陝猶有井今敵境矣所恃者淮而淮之鹽今又蕩為腥血之場矣嗟夫國家三百年生聚之民所飲食皆在此為民既無以為措手足之地國亦何以永壽脉之大命乎士大夫有仁心者宜於此乎凜凜矣

生意收結更道清鹽課攤○然則為今之計當如何亦在士大夫之間相與勸勉之而已少移為已之心以為民略轉為家之念以為國當如范仲淹之議弛其禁可也毋如王拱辰之請摧也當如張奎之奏除其禁可也毋如張象中之增羨也夫如是則下可以少紓國一計舉兩得尚庶幾焉不然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之人也是又在桑孔諸人之下

摧征當防吏蠹○起觀時事憤激思衷海陵已如秋風之斷梗日落一日通州又如草問之畏人步退一步吾恐以安邑

者臣僚上章一則曰正浮金馳而浮鹽日重遂指此以為方今之病一則曰浮鹽奪於正鹽而無賴之民竄逐以為今日之害嗚呼此固今日之病且害也然於天下之民果何所利而不思所以寬之一分乎利之在民吾不得而見之矣見之於在國亦可矣今不在國而在吏向也推鹽置使徒以重擾煩之弊繼而蠲鹽在官不幾自為商販之徒以至吏胥之掊克弊倖之百出又不知其幾問之則曰邊米撥餉未絕吾姑為是權宜之舉將以給糴本之貴將以為糴提之助然則然矣使果為糴本果為糴提猶可諒也今也借和糴之名以聚斂假糴提之說以擊攫名為和糴實則寇攘和者激而成怨嗟矣名曰糴提實則損抑提者擠而墜之淵矣民之

三百年蓄養之卒所俸給者在此軍需以鹽和糴以鹽一旦而盡棄之敵無一人能為國家辦者而乃仰給於一隅之廣果何以為經久之謀乎為今之計欲紓目前之給固不得不倣慶歷之論以通江湖之販尤不可不思淮海之奠不可捐以與人固不得不置天禧之亭戶以折廣南之賦尤不可不念南渡國計惟賴淮鹽能置官以推廣場豈不能經理海陵之舊治能建議以通廣販豈不能修復通州之故基特在乎區處何如耳

鹽課歸之吏胥○比年以來鈔法屢變鹽課弗通一二年前厥直無幾循至于今何至倍蓰甚至雜之以灰土加之以尅礫民生無聊淡然無味此等氣象豈宜見於聖明之朝邪邇

經傳格言　禹貢青州厥貢鹽絺書周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司之鹽禮齊威問何以為國管子曰惟管山海為可耳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公乃使糴之得成金萬斤注海濱吳王濞東煮海水為鹽前傳孝武帝財用匱竭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願募民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　昭帝即位賢良文學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弘羊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不可廢也弼罷酒榷　元帝時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食貨志　宣帝詔曰鹽天下之食而價貴衆庶重困其減太下鹽價　紀本唐鹽池井皆隸度支乾元元年第五琦初變鹽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之鹽劉晏上鹽法輕重之宜晏之始至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晏罷陳

少將奏增錢江淮豪賈射利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其後鹽鐵使李錡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鹽法大壞多爲虛估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張平叔議推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韋處厚韓愈條詰之平叔屈服

皇朝典章 太祖開寶三年除河北鹽令　太宗雍熙三年鹽鐵使王明請開江南鬻禁聽商人販易收其算從之緣真宗景德元年朱台符請以戶口市鹽錢數均於部民令隨夏稅送納見錢從之會張詠知杭州民多私鬻鹽官屬請痛繩之詠曰錢塘十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爲盜則其患深矣俟秋成當仍舊法緣祥符九年張象中言解池

有遺利上曰若過求增羨必有時而闕不可許也　仁宗天聖六年張綸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　七年上謂輔臣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緣經制尚廣未能弛之又安可數更其法也　八年有上書言縣官榷鹽得利微而爲害博請通商平估以售少寬百姓盛度王隨晝通商五利上之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交鹽兩池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之入官者耗矣　慶曆六年王堯臣主計凡三年益耗變三路轉運使皆乞增鹽井課堯臣曰廣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是重困也　雖小有益

文獻通考 李泰伯曰彼鹽之來遂者踰江湖歲於波月於風馬近者亦百數十里踰隄堰宿逆旅爲軍之窮吏之猾者家

於是食於是私賣其什之二而足以他物固其常也車輦而倉儲所掌之又人私賣其什之二而足以他物無慮公鹽常失其半而半他物焉公鹽貴而汚私鹽賤而潔山澤之旷城邑之豪競食之切敗壻亦交馳焉是則民雖衆多或食私鹽東來曰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此鹽之根原貢青州貢鹽絺此鹽之見於經管仲相威公始興鹽笑以奪民利雖漢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祖管仲之鹽法始禁推至昭帝世賢良文學請罷鹽鐵桑弘羊反覆論難所以鹽榷不能廢元帝雖嘗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利源一開不可復塞本朝淮鹽最資國用國初鈔鹽未行是時建安軍置鹽倉乃今眞州發運在眞州李沆爲發運米轉入倉空船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諸路得鹽資綱運而民力寬自蔡京秉政廢轉般倉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自此爲鈔鹽法請鈔於京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日時各以所適之地遠近爲差蔡京專利罔民所以鹽法既變則鈔鹽亦不可用商賈既納錢之後鈔皆不用所以商賈折閱甚多鹽曰太祖知百姓苦五代之政欲與之休息故詔書屢下弛鹽禁於河北寬鹽價於海瀕有司嘗欲重新茶之估以出於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邪遂置其議既平五強國收天下之地未嘗不去其煩苛與百姓更始馬故民始得更生於水火之中當是之時靡敝少而用約也

自時以來兵簿既衆費用益滋錙利之法始急於是言鹽課則劉熙古深茶稅則樊若水峻酒榷則程能變鹽令則楊允恭茗騁其意而助之者汲廣自此山海之入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

榷法二　榷茶　以榷取茶課立說

總論 理財而及於榷茗固可謂精徐之法制榷茗而關於足國不可無正大之意見昔者先正盛時林麓山澤固各有禁然禁之有時而予之則無咨泰藪以下雖鑄山煑海之征算商估緡之有令而猶於茶務一節猶未暇焉今日汰侈靡制如以祖宗之更革先正之講明其至精至密爲法已極惟能於禁綱苛細之中而寓寬大之節目於條綱嚴肅之內加存中正之準繩則吾民庶有瘳乎

策畧 嘗以國朝榷茶之說而觀之曰榷務曰貼射曰交引曰三說曰茶賦紛紜不一然論其大要不過有三焉曰之在官一也通之商賈二也賦之茶戶三也嘗試論之

執知異日均賦之外復有榷之之法民堪之乎茶地出租可矣孰知異日無茶之所亦例有租錢之輸民堪之乎噫民病矣其可不爲之圖哉

禹貢任九州上地所宜而無茶一字周禮列祭祀賓客之名物亦無茶一字夫茶充於味而饒於利何盛於今而不用於古乎自唐陸羽隱於茗溪性酷嗜茶乃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其後常伯熊嗜之玉川子嗜之江湖散人

嗜之故天下益知飲茶回紇入朝亦驅馬市之矣習之既久民之不可一日無茶猶一日之不可無食故茶之有稅始於趙贊行於張滂至王涯則立榷法迨至我朝往往與鹽利相視等賓主設禮非茶不交而私家之用皆仰於此榷商市馬入銜置使而公家之利全辦於此茶至是而始重矣

事料 唐德宗時趙贊請置吏閱商錢竹木茶漆稅十之一及涇原兵反竹木漆鐵之稅皆罷　貞元九年張滂奏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穆宗即位王播乃增天下茶稅李珏諫曰榷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

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置榷茶使徙民茶植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塌地錢故私販益起

本朝太祖乾德三年榷蘄黃舒壽廬五州茶歲入百餘萬緡通太宗興國八年樊若水增江南官茶所市之直編眞宗天禧二年孫奭言茶法屢變非示信之道望遣官重定經久之制限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時言者愈多不過欲惠小商優園戶朝庭亦嘗差優其直饒其給大抵茶之出而須

園戶出淨利之半餘收商販之稅命三司置局議之通考高宗紹興二十七年王師心乞改茶引事上曰茶鹽禁榷本為國用所需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百姓共之聖政孝宗乾道元年上曰祖宗茶法已盡矣誠不可更變　淳熙六年胡元質奏蜀茶自熙寧罷通商一從官榷課息歲不過四十萬迨軍興改法買引繼之聚斂之臣增立重額遂至數倍去額日益增民日益困有司迫於定額按籍以事誅求遂與茶馬官置局委官推動增虧之數所合減放虛額凡一百四萬三百斤有畸奉旨除放遠民交慶　寧宗時張泊奏官榷茶山利歸公室衣食之源日削採造之役歲增其弊一也銖兩之茶即該憲綱公私追擾獄訟繁興其弊二也茶戶迫於

寒餒日有逃亡茶園陌於奸倖歲有荒廢其弊三也舉而棄之其利有五　李太伯曰天下之貨茶最後出而國用賴焉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買賣聽其自為而籍茶山之租科商人之稅以此較彼殊途一致耳商人自市則所擇必精賣之必售賣之售則商人衆商衆則入稅多矣又昔之所以伏草莽懷兵刃務私販者禁嚴故也既已通商則黨安行吏路自實官府入稅多矣況下滯本泉不煩威徼利國便人莫善於此　胡致堂曰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張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已立額而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昔有之矣或至於官盡推之而強力惡少竊販之害興甚則盜賊出焉在公

策頭　天下無良法也得其人則法良天下無弊法也失其人則法弊人也者其法之本原乎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其來久矣況推酤乎推酤之法佐軍需也官自酤之民亦安之無豪又擅利之弊無富武家斷之患其法不亦善乎往往生之非人行之無策以滴薄之味而搉之以高價苛以酷之威而行之以抑配民有吉凶慶弔之賓未至而胥徒敷酒則至矣家有冠婚姻親之禮未行而官司敷酒則行矣貧民下戶何以支吾嚴刑峻罰何以堪處若是者法之弊乎謀國者當知所審矣

策踐　祖宗成法一定歷伐遵守在太宗時則除諸州官酤罷天下酒推在眞宗時則聽江南罷推之奏卻淮南增課之請其在仁宗時則效古者禁群飲之議嚴村鄉增酒場之令仁心仁政蓋相與世守之不容以易也慶曆豐儉人變亂舊章王安石以酒不可弛之語倡之吳居厚以酒可增稅之事實之甚者既散青苗以斂平民之息又致說法以斂青苗之本多之雖桑洪羊之推利而興鹽鐵酒酤之禁猶不及此自稅之始於堂之趙贄而推之又起於王涯茶之利始開矣其後雖沿革不常而時有損益大要不過歸於兩科而已苟欲速之私而俾盡歸於公上則以推為勝幸其足以行遂而利均於天下則以稅為通是二者盡有所忠特在乎法之所制吏之所行皆如何耳

推法三　推酒　以推取酒課立說

實而陷失於官吏之替代者其弊四也酒入若干錢出幾何納之於帑庫者雖有定數矣名色旁緣支破無極而塡溢於官吏之囊橐者其弊五也積是五弊欲望其豐財以裕國豈不難哉

書稽禹惡旨酒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書酒誥淳民掌酒謹酒酗漢景帝三年夏旱禁酤酒　文帝詔食常不足爲酒醴以靡穀者多歟　漢武帝天漢二年初權酒酤本紀昭帝幸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酒榷洪羊以爲不可廢丞相千秋奏罷酒榷前漢食貨志元帝時賈捐之上書曰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為定額曰今中外勿得更議增課以圖恩奬　仁宗乾興元年詔鄉村不得增置酒場初上封者言天下酒課月比歲增

本朝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曰昨言事者以興榷酤便於民而佐用度朕不得已而聽之行之踰年未見其利除諸州官置酒榷酤舊造麴數仍除益州歲增麴錢六萬貫繼眞宗咸平五年命李士衡李浦詣陝西諸州增酒榷之課時士衡言陝西榷酤尚多遺利今西鄙屯戍至廣經費實繁望遣使經度其事可濟邊用而不擾民故有是命由是歲增錢二十五萬貫景德四年宰相王旦因對言淮南榷酤競以增益課利豈可歲歲增益此特官吏務貪勞績不恤民困乃詔立課額曰今中外勿得更議增課以圖恩奬　仁宗乾興元年詔鄉村不得增置酒場初上封者言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群飲節用之義故條約之　神宗熙寧五年上曰鹽酒之法既未可弛即須嚴禁王安石曰陛下雖致治如唐虞時鹽酒法亦不須弛若欲榷利與民惟須農而已未作不禁更能害農非堯舜之政　高宗紹興二十七年上曰福建酒前後欲榷者甚多然竟不可行太祖法實從俗不然不可經久　孝宗淳熙三年范成大奏陛下念四蜀酒課虛額之弊蠲上供錢四十七萬爲蜀民代補贍軍折估之數百萬生靈鼓舞讙乎　聖政東南酒課之入祖宗時悉以留州慶曆二年王洙始請增價以其錢上京自後提舉司學事司經制司轉運司各因事增添建炎四年縣增軍期錢自是總計司都督府又添增之　寧宗朝眞德秀奏酒之有榷

本朝家所籍以佐經費其來尚矣然可行於江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福建者蓋瘴鄉炎嶠疾癘易乘非酒不可以禦嵐癘民貧俗獷其勢不能使之必沽於官故特弛其禁以從民俗之所便若重湖以南全永柳道等州或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於夏秋正賦併輸酒息獨潭州在城或稅或推前後屢更攷諸故檔稅酒之法實始於紹興元年倡優當壚嗜雜郡齋糟糠豢豕充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鉤扶靡遺酒貴米賤既相遼絕重法以禁亦不為止搜羅之卒旁午遮道逮坐之人填溢犴圄富者至加籍沒貧者令衆監償異服荷校纍纍於市中下之民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少有嫌動相誣訐人人重足孺米收糴責之州縣雖窮荒之邑艱歉之歲坐數拋下無得免者監勒牙儈科率卅船所至騷然人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及一路矣　臨川曰昔桑羊興搉酤之議當時以為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遽能屈眞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學臨川東萊曰周公作酒誥其刑之重至於盡執拘以歸子其殺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及其再更景帝以歲旱禁酤酒比古人已自不同恐耗米穀民食不足猶有崇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洪羊建推酒之利佐武帝用兵興宮室之侈靡延于隋唐皆如此前面二者惟恐人飲酒後來惟恐人不飲酒王荊公開利門新進苛刻之徒布在州縣青苗固收利息於散青苗之時又多張酒肆廣為聲樂眩耀人之耳目令俗謂之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七

設法蓋自此始有欲納民於有過之地　推酤　論　錢文子曰漢法三人無故羣飲則罰金故自漢以來皆有酒酤之禁閒賜民酺以適一時之歡是非參民利特為是隄防也懼其為酒醪以糜穀故也武帝費用無度凡遺利在民間者網羅悉盡獨以酒酤之利若徐徐而未推至天漢三年始置官自賣推取其利以資國用行之纔十四五年昭帝因賢良文學議而罷之乃令民自賣酒以推利而輸租既又限其酒價使不得厚取民財此猶後世所謂萬戶酒也至宣帝則復禁民酤酒詔郡國二千石嚴於鄉黨酒食之價所以還漢初之制而非有利於民觀龔遂言於王莽曰鹽鐵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惟酒酤獨未斡則知自武帝議罷之後至王莽之初猶未急於酒利也思不知今推酒之利何如是其亟也　制度　編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禮典門

祭祀 ㊦ 明堂 郊恩 廟享 禮樂

名流舉業

立意發揮 禮之本禮之文○有禮之本有禮之文下之議禮固當攷其制以論其文上之行禮則當明其制以求其本蓋對越於此心精誠之至者本也而繼悉於制度文為之間者文也非本不立非文不行文之不修而無以稱其意議禮者固病之若本之未至而徒以詳其制亦何取乎哉夫人君之心莫重於敬天事天之禮莫嚴於郊祀古人以為天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本不可以不報於是乎有郊報之禮而天地之靈非可以文敷也誠不可以不盡於是乎惟誠敬之尚故貴質而不貴縈貴瀆陶匏可薦稿秸可陳亦不以為褻大羹不致染盛不鑒亦不以為牖其所以殺降左右對越而無愧者蓋不特齋莊儼恪於親執圭幣之頃而累累靈不於精浸交通之嚴茲固所謂禮之本也至如感事而發有定時郊祀之必有定所禮樂之必欲其備器服之必合其宜此特其文之不可略者先王制禮必不苟矣人君之行禮者安可不戰其誠敬之實意而徒論其文哉

稽古億議 祀禮視時豐殺○昔放六十四卦在豫曰以配祖考在萃曰用大牲在鼎曰烹以享上帝在渙曰王假有廟大享之由來尚矣於豫通之時乃可以烹於渙發之時乃可以享何者有攸往於鼎盛之時乃可以崇德於萃聚之時乃利禮隨時而繁簡祀因時而舉行時和歲豐報其所受則祀正祀也庸何傷乎蓋祀典至虞周為盛然神也禋于六宗享人鬼也望于山川祭地祇也若是而交三

靈亦至矣而必曰偏于羣神則百神之在祀典者欲無不舉可知矣成周之盛文以文德清廟祀焉武以武功執競祀焉昊天有成命郊祀祖焉若是而祭郊廟已至矣而必曰敷天之下裒時之對則百神之在祀典者欲無不周可知矣毋亦以舜之時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故類禋柴望之名得以備帝堯之所未備周之時制禮作樂庶事無缺故司中司命之祀得以紀昔人之所未紀歟

祀禮有本有文○人主膺天地之隆荷祖宗畀付之重惕然懼其無以稱也於是郊見大報之禮行焉凡所以修舉彌文昭格上下使三光全而寒暑平陰陽調而風雨順百靈降休萬姓蒙福宜豈區區在於制度之詳略哉必有為之本者矣是故有偃武脩文之功則柴望之舉可以告成於上帝有穆迓衡之烈則尊祖配天之祀可以發揚於聲詩儒者本原之論亦觀諸此而已王鄭賈服諸儒不能推明其本以起墜典方且執聖經而附會其說黨同伐異是彼非此徒使世之人主拘牽於禮文制度之末而所以為一念昭事之誠者漠然不加之意焉果何益於人主事天之實哉

祫祖嘉猷祖宗祀天之制○郊禋之禮尚矣稽之國朝其故可得而知也天地並祭自太祖始祖宗並配自真宗始郊則始於真宗至仁宗而定亦嘗攷論其故乎合祭之制始於乾德太祖之世凡四行之自太宗以來或五郊或九郊或一或三皆用舊制其不合祭者元豐六年之一郊其分合之議至元祐而定然其制實自太祖始也以太祖太宗並配之制迄元祐而定然其本則自真宗始也乃若三歲之制肇於真宗而定於仁宗太祖十有七年而四郊太宗二十有三年而五郊至于真宗大率比及三年而一行之遂至明道而後三年之制定矣雖然此祖宗之制然也不求其制而求其心則先聖後聖其歸一揆又何可以異論是故屏去蒙蔽天子身行之則一脩二降在帝左右矣前期洗沐與百官共由之則彼此奔走封越在天矣郊禋齋以登其禮也恭虛小次不入其心也誠乘輿服御並從儉約毋勞民也青城帝幕務從簡省毋傷財也昌公著有言古之郊也存誠而尚質今之郊也盛儀衛而已噫全帝王之純誠略漢唐之末節其惟我祖宗乎

時文彙言郊祀當盡其本○壇兆非古無害也名號之非古無害也祭之分合服之文質未合於古亦無害也而祈天永命之實苟無愧於古焉是亦古而已矣禮莫重於郊郊莫

重於始仰對皇天而大報俯勤法駕之親臨郊見之初豈非
禮之所甚重歟重之當如何非必侈壇場圭幣之儀盛車旗
禮服之飾而後為重也非必定南北分合之儀酌文質損益
之宜而後為重也內觀諸心必極其敬畏而無一言一動之
慆外觀諸人必加以撫摩而遂相生相養之願然後可以事
天而為知所當重矣否則皆虛文而非贊德也
心敬而禮可舉○且國之大典莫重於祀所以報天地祖宗
歷年之佑者此也所以祈天地祖宗無疆之休者此也精神
之感和氣之應也心術之通精浸之交也五行者五常之行
氣也庶證者五事之影響也故心曰天君曰靈臺弗求諸天
求諸心足矣心定則天定天定則天下之勢定此必然之理
也如堯舜之精一傳心湯之以禮制心文王之翼翼小心武
王之無貳爾心則郊焉而假廟焉而享以之得天地之心保
民物之命可也又豈待於默求陰禦以徼福於事為之間哉
禮不以文廢本○制之中有意存焉名之中有實寓焉故古
人不徒具其制而必推其意不徒泥而名而必副其實者正
以天地眷顧之隆祖宗畀付之重惕惕然凜凜然懼無以稱
之而獨有祀典之舉故凡修備彌文昭格上下使三光全而
四時平陰陽調而寒暑順百靈降休鴻姓仰德豈區區求詳
於制度之末謂能以其名而應其事哉蓍乎臣衡有言曰神
祇坊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不足以報惟至誠為可故
尚質不飾以章天德衡之言可以明先王制禮之本意矣

漢祀既舉符瑞昭應　泰禮以告嘉德未彰
居廟既告風雨從順　既祼而往縱心隨啓
三才之奥接以密勿　對越之際儼如天地之臨其上
幽間之和召以信順　昭告之頃森如鬼神之在其側
玩意一形變異隨至　仰而觀之景星慶雲此德之感也
忽心一起灾沴俾興　俯而察之醴泉靈芝此德之致也
敬心之格申休之機也　便嬖之居非紫壇蔵祀之敬
畏心之生致祥之符也　暗室之中異明堂昭事之誠
神祇順其旨趣　天心不難格惟有常德則天心斯可格
精靈右其誦程　天休不易答惟有常德則天休斯可荅

當以實而事天○厥今聖明在上所謂應天以實
已於平時出治之際見之固不在一祭一祀之間也然天心
眷佑有隆無替固宜休祥之駢臻百福之來并而近者金星
犯南斗之變雷發非應時之變豈已應未應不當有心於計
効耶抑豈天心仁愛人君而變故之時出耶愚謂當此之時
尤宜以實應天也既求其實則壇兆之殊不必問也名號之
殊不必問也分合之殊不必問也吾所問者合於古人事天
之意乎否也得於古人事天之實乎否也苟有一毫之未至
則當反而思之求其無愧於天而後可必也暗室不欺屋漏
不愧而后無愧於天陟降之間在帝左右而後無愧於天不
參以三不貳以二而後無愧於天若夫下情不通而閭閻之

原缺

放身丁錢宰臣嘗謂應天之實無以過此今冬雷之異尤甚春雷收聲之後豈宜發聲恩謂聖天子上法兩朝克謹一念專尚實務毋事虛文則天變可回而明禋歲祀天地神祇其我鑒而我享矣

注意收結定大計以主祭○雖然孝弟之至通于神明人主之所謂孝亦曰重天地祖宗之託思承祧主器之有其人耳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又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之長子主器是處游雷之震而不失其匕鬯者也處震而不失匕鬯是可以奉宗廟社稷奉天地神祇而為興時宗主三才之地也厥今前星未耀少海尚虛宗英之選今凡幾年內禧院之建今凡幾年意者岐疑天賦學問夙成必有簡

當上心可以習天地祖宗之重任者而儲嗣未正邸器乏主尚得為孝乎孝德未孚祀禮徒藏尚能感天地祖宗之眷乎明堂禮祀故典將修昭告天地祖宗以申大報以祈洪休必也思慶器之有主為天地祖宗而早定大計則孝德無加於此孝德既孚而天地祖宗錫以純嘏社稷靈長終必賴之聖謨廣大朝論敷陳諒亦有及此者草茅賤言幸執事毋賜鄙厥

荅天休之有道○雖然抑愚又有獻焉荅天之休固在於有常德而常德之要又在於有常心蓋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最易撓也亦最易感也火燃桑達之善一泪於情慾流轉之中則善意間斷而不復續矣是必持守此心如斗斟揭而衆星

拱而後德可常充廣此心如天斯覆而萬物育而後德可常
潔滌此心如水斯清而塵不滓而後德可常夫如是則天地
之眷祐其不永乎祖宗之右享其不篤乎先儒有曰主一之
謂敬此常德之說也無適之謂一此常心之說也愚又敢以
為終篇獻妄論如此幸執事以復于上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子曰祭如在祭神而神在語八佾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易祭祀二典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
嚴獻焉崔浩議國之大事在戎與戎左傳郊祀者帝王之重事所以
報本反始也晉武帝紀

歷代舊禮舜肆類于上帝典武王柴望大告武成書成王用
牲于郊牛二郊周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下帝大司樂冬至
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禮春漢高祖入關曰天有五常而四何也遂立黑帝祠文帝
即位詔有司增雍五時武帝常三歲一郊宣帝郊泰時數有
美祥成帝即位庀衛奏甘泉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徙致長
安前郊志後漢光武建武三十二年初營北郊明帝兆五郊於
雒陽後郊儀志唐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配顯慶二
年許敬宗與禮官議曰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天
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終唐世莫能改也唐禮樂志

皇朝典章元祐七年顧臨言宋興以來太祖郊五太宗郊五
眞宗郊五仁宗郊九英宗郊一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
惟元豐六年一郊耳陛下嗣位八年已再享明堂當並見天
地今初郊祀伏望聖慈圜丘祭依熙寧十年典禮則四海羣
生並受其福奏議神宗元豐六年冬十一月丙午冬至祭昊天
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始罷合祭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
是非詳復對曰本朝冬至祭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
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為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
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也於是北郊之制定郊廟禮文
多復詳定焉哲宗元祐七年顧臨等八人議請合祭范純
禮等二十三人言合祭不見於經三省進呈顧臨等議太皇
太后曰宜依神宗先帝故事呂大防蘇轍蘇頌以合祭為是
范百祿以元豐六年南郊分祀上帝配以太祖未可輕改大
防又以皇帝即位未嘗親祀天地合行合祭之禮為有名十
一月癸巳合祭天地于圜丘

紀正論建呂誨上英宗曰臣切以國家之大事莫重於郊祭
嚴明祭之心尚質崇簡所以稱天下之德也天神之祐答以
靈貺享是精誠而已願陛下宜尚質崇簡以副天心元祐元
年蘇轍上哲宗曰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
之故其於祭也或祭天或祭五帝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
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之近世歲之常
祀皆有司檢事三歲而後一親祀祀之踈數古今之變相遠
如此然則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按周典冬至圜丘必兼
享天地從祀百神若有故不祀圜丘或大雩於南郊或大享

原缺

為尊祖之孝也然而不徒為景薦享之謂也伏讀仁祖議明堂之訓有曰朕於祀事務盡誠意而孝宗御札亦有問行嘉享一純舉祀之語則所以達其孝者非此誠為之本乎服御諸物務從裁簡此皇祐之始議而淳熙之遵行所以示人以儉也然不敢以天下儉其親也伏讀仁祖議明堂之訓有曰禮文之煩隨時斟酌而孝宗御札亦有參稽禮文詳究古制之旨則所以不失其為儉者非時之有大乎欽祖宗之盛典則明堂之禮制誠以達其孝而禮之本以立時以酌其儉而禮之文以行真可為萬世法也　吁孝儉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且天地以民物之粢祖宗以社稷之大全付予一人事至重也因時肆享潔意昭荅固不可無彌文縟典之事然兩間之昭鑒必有以當其心九廟之神靈必有以慰其望周旋於壇壝則念當及於閭閻雍容於邊豆則慮當及於七篡徒攷古今之制而不輯中外之福可乎以今時事觀之蛇豕之竊伏可畏鴻鴈之安集無期牧養非人瘠荼失哺何以副吾君孝治之誠虎旅之雲屯未撤蛙黽之日益難供餽餉倍煩在在亟罄何以副吾君崇儉之實為吾赤子日不聊生有類莫錫何樂也錢穀之問日至廟堂大禮雖簡何益也愚意九重宵旰之懷所以對越在天為民祈福者宜知所決擇矣

黃帝接萬靈於明庭唐虞紀五帝於五府夏后氏享祖宗於世室商人曰重屋周制季秋大享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漢武封泰山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九武三十二

年初營明堂而未用事明帝永平二年初祀五帝於明堂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後周採三輔黃圖為九室隋宇文愷造明堂本樣以議論不決罷之季秋大享常禹雩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圜丘高宗改元總章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紛終唐之世太享皆禹圜丘通典及唐志本朝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親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踈也通典及唐志宋朝

郊恩 (附)

以釐革弊倖立說

策題 因革有常制當因名而求其實斟酌無定恩當以義而推其仁達斯道也可以議祀典之終始矣夫自明堂之建古人非徒為昭格之地布政出令于以端九重之表儀對時立極于以宣一人之旨意故指為郊禋之所者於詩則有我將之詠指為王政之堂者於孟子則有勿毀之文其他紛錯於傳記之因仍雜出於漢儒之誦習者無以異同為據依也然而熙洽既久治平浸深於是我朝始有懌郊與之繁縟而從明堂之省約矣夫疑其繁縟而間行之幸其省約而肇舉之則諸軍之賞犒諸臣之奏薦必視郊為差矣苟不裁之以義而姑息以為恩則失夫禮時為大之說矣

策段 昔者明堂之制通典以為自黃帝始備載於傳記通行於今國家因之以明堂而代郊祀定於皇祐則以明堂嘗於古今國家因之以明堂而代郊祀定於皇祐則以明堂嘗

殺乎郊祀之恩詵曰遵事汝殷兵也未解厚於賞遵兵可也而內之三衙禁旅外之廂禁等軍何為一例而優給之軍卒幫請寧厚無薄猶云可也而凡百臣子官自正郎以上奉祠而緣食者亦雷例而蒙恩該賞其無謂矣不有救革之法何以抶其弊哉

事料 本朝創道之後三歲一郊遂為定制而建議者始有財用不足之憂矣故自咸平以來有以郊祀經費煩重請行謁廟之禮而推恩賜者王嗣宗之言也直以國用不足請因時損益止於大慶毀恭謝天地者司馬溫公光之議也嘉祐判計之臣嘗言郊賚非古請自執政而下少損之而諫臣以為虧恩務體然爭執政之臣嘗謂郊祀畢而府臣僚乞罷賜銀絹而嗣臣亦以為恐傷國體林省

廟享　附

資讀 蒼靈戒曉黑帝歸寒此非少陵享于太廟之賦乎齊宮饌玉鬱竿浮金此非庾信祫于太廟之章乎惟天子以季冬諏日祼于世廟甚盛舉也雕虫篆刻之賦不足以形容雲霏靡艷之章不足以模寫鯫生無似何足以知之然愚謂一人親享之禮有本有文禮無本不立亦無文不行夫禮固以誠為貴也苟無以寓其誠而徒曰制度文物可略焉尚得為知禮者信矣禮有本有文二者不可偏廢也

纘緒 周公之洛誥成王嗣政而作也一篇之中惟祀典之是紀王之入太室則有祼焉烝于文武則有騂牡烝于武乙則有祼焉烝于文王則有騂牛烝于武王則有祼焉烝于成王則有騂牛烝于康王則有祼焉烝于昭王則有騂牛烝于穆王則有祼焉烝于毅王則有騂牛烝于厲王則有祼焉烝于宣王則有騂牛烝于幽王則有祼焉烝于平王則有騂牛烝于桓王則有祼焉烝于莊王則有騂牛烝于僖王則有祼焉烝于惠王則有騂牛烝于頃王則有祼焉烝于匡王則有騂牛烝于定王則有祼焉烝于簡王則有騂牛烝于靈王則有祼焉烝于景王則有騂牛烝于悼王則有祼焉烝于敬王則有騂牛烝于元王則有祼焉烝于貞王則有騂牛烝于哀王則有祼焉烝于思王則有騂牛烝于考王則有祼焉烝于威烈王則有騂牛烝于安王則有祼焉烝于烈王則有騂牛烝于顯王則有祼焉烝于慎靚王則有騂牛烝于赧王則有祼焉烝于文公則有騂牛烝于僖公則有祼焉烝于閔公則有騂牛烝于莊公則有祼焉烝于桓公則有騂牛烝于隱公則有祼焉烝于惠公則有騂牛烝于魯公則有祼焉烝于伯禽則有騂牛烝于文王則有祼焉烝于武王則有騂牛烝于成王則有祼焉烝于康王則有騂牛烝于昭王則有祼焉烝于穆王則有騂牛烝于毅王則有祼焉烝于厲王則有騂牛烝于宣王則有祼焉烝于幽王則有騂牛烝于平王則有祼焉烝于桓王則有騂牛烝于莊王則有祼焉烝于僖王則有騂牛烝于惠王則有祼焉烝于頃王則有騂牛烝于匡王則有祼焉烝于定王則有騂牛烝于簡王則有祼焉烝于靈王則有騂牛烝于景王則有祼焉烝于悼王則有騂牛烝于敬王則有祼焉烝于元王則有騂牛烝于貞王則有祼焉烝于哀王則有騂牛烝于思王則有祼焉烝于考王則有騂牛烝于威烈王則有祼焉烝于安王則有騂牛烝于烈王則有祼焉烝于顯王則有騂牛烝于慎靚王則有祼焉烝于赧王則有騂牛烝于文公則有祼焉烝于僖公則有騂牛烝于閔公則有祼焉烝于莊公則有騂牛烝于桓公則有祼焉烝于隱公則有騂牛烝于惠公則有祼焉烝于魯公則有騂牛烝于伯禽

神在也舜格于文祖如見堯焉禹受于神宗如見舜焉成王祀于清廟如見文王焉不如是不足以薦馨香崇祼享也聖天子奉先思孝精意以享其有不敬乎對越九廟而創守太平之意深如面命迪昭事四宗而興復艱難之訓肅若耳聞也以此交神其有不降格者乎

事料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書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周遷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曰顯考曰祖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墠為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法　漢高帝令郡國皆立上皇廟孝惠立原廟尊高帝為太祖廟景帝遵孝文廟為太宗廟後漢光武立高廟於雒陽唐中宗神龍元年又立太廟於京師

太祖親享者四太宗親享者五真宗親享者十三仁宗親享者七　仁宗康定元年趙希言奏據古禮順三祖當遷豈若每主為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堂以今十六間為更立祧廟逐室各題廟號甲午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應別立祧廟自周漢每帝自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自是室題廟號如希言所陳又建神御庫於宗正寺南　嘉祐八年英宗即位孫抃等議曰本朝太祖為受命之祖太宗為有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而神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而著之於禮典矣神主祔廟伏請增一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祀詔從之　編神宗熙寧五年中書奏太常禮院言奉旨詳定僖祖神主祧遷而判院章衡等請以僖祖為始祖張師顏等請以僖祖為別廟同知禮院蘇秘請以僖祖附景靈宮臣等伏請奉僖祖神主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依禮不諱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諡恭依　編六年詔奉僖祖為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夾室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從王安石之請也　編高宗建炎二年冬十一月已亥上朝享太廟神主寓於溫州時禮享委之守臣司封林待聘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改吉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至是始就臨安府建太廟遷太常少卿張洙奉安上行款謁之禮改

禮樂　附　以和順感通立說

策頭　自康衢不聞有詩歌之詠而後世始無樂矣自比屋不見有可封之俗而後世始無禮矣夫所謂禮樂者何必他求哉蒸民不作刑罰不試此真樂也卑高以陳貴賤以位此真禮也爰自後世以升降揖讓為禮以鏗鏘節奏為樂於是聖明之制作不克見於後世且積德百年之說兩生之迂談也綿蕞之儀至使叔孫掌之紀其聲音而不明其義一制氏又何恨焉不知定制度興禮樂使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此賈誼

之言禮樂也述舊禮明王制以躋一世於仁壽此王吉之言禮樂也柰何漢世不能行其說耶

策曰夫虞之命在堯未之聞也舜咨九官首及禹稷之事而秩宗教胄必以次第而後舉文武豐鎬之興務以積行累仁而五禮六樂之建必遲諸鳥獸既醉之時而後粲然周公畢備蓋亦知夫相乎之意熟則動化之妙殆如影響之應形聲自有不言而化不疾而速者矣民未至於和洽道未至於隆盛一旦陳之以簠簋之儀教之以俎豆之數加之以雲門之琴空桑之瑟大音希聲忽奏於曠世所未嘗聞見之中其不駭觀而驚聽者鮮矣以是漢之君若文帝唐之臣若房杜蓋深知禮樂者歟吾於撫摩斯民者有以覩其和順之積非特倚辦文為之狙舉者為禮樂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極順而樂極和所謂禮樂不過一和順之極至耳試使天壤之間無非大順則所謂無體之禮在是又奚必玉帛而後為禮哉試使寰載之內無非至和則所謂無聲之樂在是又奚必鍾鼓而後為樂哉大凡一身和順一身之禮樂也一家和順一家之禮樂也推之一國天下無非至和大順則禮樂不在茲乎獨奈何近年以來災沴頻仍妖氣錯遝此方積德回泰之時苟徒徇禮樂之文為而不思禮樂之本於和順則是昧詹兩生積德之說而禮樂終無可興之日也

籍謂禮樂刑政治之大端必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可成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夫豈不知禮樂為化民之本顧捨禮樂而言刑政哉蓋戰國之暇非三代之暇也三代之暇太平無事之暇也禮樂刑政無一日而不修戰國之暇乃幸其鄰國不相侵苟可以寬息歲月之暇也以其苟可寬息之暇而欲行制作之盛典所謂刑政閒於朝國之安危夷狄之勝負賢材之進退邊備之虛實不知亟加修明之功焉吾恐其閒暇未幾而擾攘已至矣今日天下方回邊警稍息形聲之和未洽而欲興禮樂根本之慮方深而欲修刑政恩則曰今日禮樂固不可廢而今日刑政則所當先處情叵測去來無常未致成王平淮蔡之功而欲行成王制禮作樂之典柰振宣王詩征北伐之績而欲學

宣王燕喜錫命之儀疆理未同於後元夷狄未聞於慕義而禮文之末滑渭之圖所以侈美觀而耀人耳目者乃欲速出文帝宣帝之上不幾於徇末而忘本哉是有一策明刑政以用今日暫安之暇然後制禮樂以文他日太平之暇

事始樂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又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春官大宗伯之職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前漢文帝時賈誼以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悉更秦之文帝謙遜未遑也　漢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

用為急聖人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隋王遣稱蜀諸葛亮曰孔明不死禮樂其興乎時房玄齡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非爾所及也唐太宗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徵與房杜等並惠悔再拜而退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

考正三禮新圖　開寶四年劉溫叟等輯成開寶通禮　太宗淳化二年和嶸請改定文武二舞又命楊徽之等討論入閣禮容　真宗祥符五年院修禮志又內出樂章十六篇續

其獻策收結段等並見第二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八十八

數學門

數學　附　河圖洛書　太玄潛虛　五運六氣　律曆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理與數不相離○有理學有數學吾儒所當講明也易有太極易者理也一生於道一者數也四十有五書之數也五十有五易之數也自圖洩於羲疇界於禹而天地萬物之變悉該貫而無餘故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數數與理未始相離也後之儒者有因數而窮理則康節是也有言理而略數則二程是也先天之易闢於希夷而邵子得之太極之圖作於濂溪而程子得之康節之所學者數也三五以變錯而綜之十百千萬演而伸之推究事物之情不逃乎運筭之頃有如觀牡丹而知死生閱杜鵑而知治亂此以數言也而有理者寓程子所講者理也無形是道有形是氣才稟於氣道生於心研窮性命之原不外乎格物之學有如見兎而起八卦觀揆而知乾坤此以理論也而有數者存天下豈有理外之數數外之理哉

理數交相為用○有造化之數有造化之理言數而不言理曆家之言也言理而不言數儒者之言也論數未始外乎理也捨理而言數則拘泥膠固而不通因理以求數則融會貫通而易曉知有區區之數而不知有數中之理是不可以語

造化之妙者矣爰自太極既判動靜斯分陰陽變陰合而生水
火金木土五氣昭布由是五音綴焉六律生焉五運六氣流
轉焉其爲用雖殊其爲數雖異而其理則未始不一人位乎
中所以貫通乎此理者也河圖四十有五天地之變數也得
羲易而數明始洛書五十有五天地之定數也得洪範而數
始顯六律六呂相生得伶倫制而始辨若夫天有六氣
地有五運自黃帝出而臣御乃與岐伯雷公鬼臾區史之徒雜
疑問答作爲內經而說始著周流變動何有終窮消息盈虛
相爲倚伏此雖氣數之自然者何往而非理耶

稽古偉議　伏羲神禹之功○嘗遡其初而求之昔者太極未
判天地未分一理而已氣且無有何有於數邃夫大極判而

兩儀分陰陽播而五行具人物由是生焉然必有上聖先覺
之資達天地造化之蘊而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亦寓是理於
數而用以授之聖人焉龍圖付羲數顯於先天龜書畀禹數
詳於日用實有是理而不能不寓之於數雖具是數而未始
不本之於理理以立數數以寓理其維持不泯滅之地則
在人焉抽關啓鑰羲鑿其初別類分疇禹申其後天地以位
萬物以育其得所維持也如此緜一汨陳績用弗成殛一威
侮三正隨棄理固無恙治則日否其無所維持也如彼然則
皇極治則人極治人極治則天極治使徒區區於數者未抑
矣

夫子晚始學易○昔者夫子樂天知命數以不言而會游藝

設教數以不眉而傳非深於數學者不能也而加我數年五
十學易若有所待命近於數則罕於言若有所吝是非無見
而然也蓋易者性命之書也數者性命之寓也以夫子而學
易必遲之於知天命之年以性與天道子貢猶索之不可聞
之境則數乎數乎其可專索於數乎專索於數則先知之明
推測雖驗亦不過禪寵祥慎之流耳浮想憶度擬議形容楊
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皆精於數者也

稽古偉議　康節二程數學○共惟我朝儒學大明異人並起
康節之與二程其學同一源流也明道嘗於試院中推得加
一倍法康節爲之驚駭至他日問之則答云已忘非忘也不
可以容易答也伊川與堯夫相處二十年無事不說惟於數
則未嘗問之非不問也未可以容易問也故章子厚欲傳其
學而康節不之許邢和叔欲傳其學而康節不之許妙矣哉
數之難學而談何容易哉謂正易心法非麻衣之書者非疑
麻衣也未得所傳未敢以爲然也編龍馬圖序於文鑑者非
輕希夷也取其文蓋以存其書也

經世書精於數○我朝儒先之學以理貫數而不窮於數以
數見理而不蔽於理其間雖有象數之學而未嘗梏於形器
之粗其能體天地之撰繼大易而興者邵氏之輕世書乎今
觀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蓋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
風雨露雷蓋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

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校盡天地之終始以黃帝岐伯易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蓋其學本於先天其道本於伏羲卦圖此君子之願學也而可以徒數取之乎

時文警叚數家牽合之失○且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此天地生成之數箕子用之以序初疇宜也或以六府為主而相勝以五行志為主於相生者牽合也五氣順布而四時行土附四末居中位而為木火土金水此歲時代謝之氣劉向用之以序五事可也至於用五事以配五行揆之福應證以驗五事者牽合也牽合之失不大則相勝相生某證某應其說如之何而不拘數之用也以理○今夫五行也六律也生成有定序損益有定制或推始證以致其驗或別三統以正其紀牽合異同沿襲附會漢儒歆向諸人辨之詳矣君子之論則曰懷襄已浸頓銷於水火金木土穀惟脩之餘五行之叙者理也天神地祇潛孚於黃鍾大呂合奏之頃六律之應者亦理也不然拘於六極以應不極之言惑於林鍾不為地統之說何益也五運也六氣也中巳戌終之分其說陰陽左右之辨其候運行之定其數清熱之布其化參合稽驗終始究極自黃帝箕子以來及後儒之推合備矣然君子之論則曰雨暘寒燠莫非數不足以見理　若粗也而有精者存

徒數亦難以盡理　若顯也而有隱者寓

理在天地先若無而非真無也　即數寓理而數非強為

數形天地後若有而非真有也　探理於數而理本固有

不溺於氣數而數以理推

不膠於象數而數以道顯

形而上者謂之道窮數於理者以之

形而下者謂之器散理於數者以之

太極未判三才未分數具於理其理固先天而存

太極既判萬類始形理顯於數其數實待人而闢

知理而不知數則溺於無形者索之於荒唐寂寞之境

知數而不知理則囿於有跡者未免乎文史卜祝之流

當今獻策以理之數為數○皇上嗣位以來水不潤下而江淮為之橫溢土不稼穡而桑田為之斥鹵木不曲直而山林為之童濯加之炎土者以燔灼為災從革者以戰爭稔禍眾風迅雷流星隕雹雨暘失而為旱寒燠愆而為沴凡五行之不得性八風之不從律五位六元之不叶序信有如近年之所見者至於占時推變則非學儒者之所能亦既以涉聞於史傳者分數說以為對矣雖然不敢舉以談數復師問也天地間直上直下惟一理耳理一順則數皆順理一逆則數皆逆夫亦據理以為之主涉數以為之實言理則必通于數言於五常敷和流行之名無補也

數則必取造化自然易見者參之于理使人主側身修行一出于大公至正之理凡女謁故恩近習私親慘壬邪佞皆此理之窒也絶是數者寧髮無私以此公心行此公理券天理而不悖賢鬼神而無疑譬猶元氣既壯外邪自消何必事事物物為之推測哉不然談灾異則有劉向之說存推占驗則有京房之學在又奚以云哉

論數若不論理（鳴呼數其可學也而不可泥也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之理學數也者順姓命之理者也求理而略數數固在其中矣求數而遺理寧不流於幻惑乎故加一倍法明道知之矣康節他日問之則云已忘此矣术敢以數言也希夷精於數矣急流勇退之士乃目為神仙中人向微麻矣指其迷則幾於誤彼前不即數推之乎

生意收結寧舍數而任理（嗚呼數其可學也而不可泥也伊川與堯夫相處二十年無事不說獨未嘗以數為問學不及數也明道於貢院中推得加一倍法他日扣之則曰已忘志不在數也每觀呈極經世書自開闢以來推其年數以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愚嘗學此矣术敢以數言也希夷精於數矣急流勇退之士乃目為神仙中人向微麻矣指其迷則幾於誤彼前不即數推之乎其矣數學之難窮也必有伏羲文王孔子者出而後可以言數矣

儒當先理後數（噫經世一書得於希夷先天一圖得於李挺之嘗觀康節好學挺之造其重而語之曰科舉之外有性命之學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夫學而至於性命必不自累於科舉而後可願愚乃自累於科舉而執事先生惠問以數學為苟或率爾而對則顏狀未離於毀孩高談已及於性命恐遭執事者之斥故不敢以憶度料想之說而瀆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

五地數二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
神也易係辭參天兩地而倚數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極其數
遂定天下之象易
左傳十五年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歷代書譜 故三皇氏沒而五帝氏興夏殷氏衰而周漢作何
則帝王之歷數必應乎五行水盛則火衰木衰則金盛大地
之運也陳表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
代稽古法度章焉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
命之理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
二辰之數而五數備矣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
萬其法在筭術宣于天下職在太史羲和掌之
前律志記舜大

皇朝典章 仁宗皇祐三年益州進士房庶言嘗得古本漢志
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起積一千二
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
一千二百黍八字故目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
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編陳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修授
李之才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雍以象學授种世衡世衡授
朱子語類 元祐四年許將上哲宗曰今所建渾儀象別為一
器渾儀占測天度之真數又以渾象置之密室自為天運與
儀參合

文獻通考 數學二　缺

經義考 一河圖洛書　以相為經緯並說

經義考 本諸聖經則圖書之數定證諸漢傳則圖書之說還按
諸文公易學啓蒙則足以正圖書之舛參諸康節皇極經世
則足以驗圖書之衍知斯四者則圖書燦然而天地萬物之
妙盡在是矣嗟夫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河以通天而龍馬負
圖出焉洛以中土而神龜負書出焉此伏羲神禹所以立極
而垂範攷之於易始於天一終於地十則河圖之數十明矣
世儒指以為九者非也考之於範始於初一終於次九則洛
書之數九明矣世儒指以為十者非也

宋史 蓋一與六共道而居於北二與七共宗而居於南三與
八為友而居於東四與九為朋而居於西五與十相守而居
乎中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居其方此河圖所以示人以
其常數之體也伏羲則之以畫卦以一三四定陰陽老少
之位以七八九六定陰陽老少之數蓋五與十而不用焉非
取諸圖而何載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縱橫
十五而五位其中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此洛書
所以示人以其變數之用也神禹則之以敘疇五行不言用
用自次三而始應此之無一也六極不名十伤於五福之九
應天之無一也非取諸書而何

自漢儒作傳而有所謂經緯表裏之說河圖雖備數之十然一得九而成十二得八而成十三得七而成十四得六而成十其實則未嘗有十也故以河圖為經則洛書為緯矣洛書雖闕數之十然一合九而為十二合八而為十三合七而為十四合六而為十其實則未嘗無十也故以洛書為經則河圖為緯矣天地定上下之位日月列左右之門則位乾坤坎離於四正雷風以動散而相薄山澤以流峙而通氣則位震巽艮兌於四隅然則洛書之表可以叙疇而其裏亦可以畫卦初一之五行固已具天地生成之實數而九疇之子目悉數之則為五十有五焉然則河圖之表可以畫卦而其裏亦可以叙疇是故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正義曰春秋緯云易係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為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李直講云敢問河圖之數與位條理何如曰一三五七九奇數陽也非中央則四正矣坎離震兌之位也二四六八耦數陰也不得其正而得四隅矣乾坤艮巽之位也乾坎艮震陽卦位也則左旋兌坤離巽陰卦位也則右轉奇則先左後右耦則先右而後左坎一震三也兌七離九也坤二巽四也乾六艮八也縱橫而數之皆得十五此有條理不可移易者乎

經緯表裏之說可通也雖然有紙上之圖書有胷中之圖書胷中有活法紙上皆陳言矣何者道外無數數即道也心外無道道即心也八卦未畫吾心自有一乾坤也九疇未叙吾心自有一皇極也昔舜有一部韶樂在蟲鳴螽躍中司馬子長有一部史記在名山大澤中愚亦謂有一部圖書在靈臺虛室中康節先生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即此意也試嘗潛神澡慮叩擊於飯立坐拜之間則河洛之妙其在圖書乎其在我心胷乎倘

執事進而教之則月照懷中當有自得之趣

數學三　太玄潛虛　以皆擬乎易立說

策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強而名之是為道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衍而伸之是為數兩儀之所以奠位萬類之所以成形天下國家之所以致治悉不外乎道與數聖人筆而載之是為易子雲作太玄所以明易也溫公作潛虛所以明玄也易之作豈亦出於不得已乎自雄之作玄議者已紛然矣獨有於虛乎曰易者經之原也其道奧而難知溫公固嘗云易天也玄者所以為之階也將升天而可廢其階乎又嘗譬之扶大廈者資衆木明道者資衆說誼非特玄論亦虛論也學者由虛以曉玄由玄以究易斯無蹤等之患而有漸進之益矣是豈得已而不已哉

策曰易之為卦六十有四而玄之首則八十有一虛之名則五十有五易之爻有六玄之贊則有九虛之變則有七易之卦有內外玄之首有四位虛之體有十等易有八物玄配五行虛則兼之以生成之數易始於乾玄則始於中虛則始於玄也易終於未濟玄則終於養虛則終於餘也易之蓍策用四十有九玄之蓍策用三十有三虛之蓍策用七十易之揲也以四玄之揲也以三虛之揲也以十易之占也以動玄之占也以逢虛之占也以變是三者若相戾而不合也反要而語徑則實相表裏豈有異哉易之為卦也始於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而乘之故極為六十有四焉治玄之為首由一以生三由三以生九九九而乘之為八十有一焉至虛之為名則始於五行以天之中數五五而乘之為二十五以地之中數六五而乘之為三十合而言之為五十五焉然則易之卦玄之首虛之名無以異也易始於乾坤而分於六子於是有八物焉天地奠位知其為乾坤山澤通氣知其為艮兌雷風相薄震巽以下水火不相射坎離以濟凡此以其體乎八物故也若玄則始於一水終於五未於是有五行焉故首性屬水知其為中首性屬火知其為周礎之為首性得天三之木閑之為首性得地四之金少之為首性得天五之土凡此皆以其配五行也至虛之為書始於天一終於地十於是備五行生成之數一六致後自泯至昧二七致前自至於考三八致左自容至舡四九致右自徙至義五十分蠢至四隅艮昭巽庸坤泡乾績各有所隸若此以其備五行生成之數也合而論之八物五行及五行生成之用同於取象而已果且有異乎哉

分而為二卦一於揲之以四歸奇於扐此則玄之揲法也先挂其一半分其餘揲之以三并餘於扐此則易之蓍策用分而為二左挂右一揲左以十歸餘於扐再分揲右皆如左法此則虛之揲法也易揲以四故取七八九六以定六爻之占也以逢虛之占也以變是三者若相戾而不合也反要而語徑則實相表裏豈有異哉易之為卦也始於太極太極生

嗟夫盈天地之間者無非易散事物之常者無非易通古今之用者無非易謂此為易而彼非易可乎以七乘七以八乘八以六乘九以五乘五則舉天下之數無非易矣數者無不通之謂也在易為玄在玄為虛為塗雖曲而通諸夏川雖曲而通諸海統而名之曰易焉司馬君實曰凡天下之健者皆乾也順者皆坤也又曰凡宇宙之間者皆易也知此理者可與言易矣晉人作通玄晉人之易也關子明之洞極經關子明之易也邵堯夫之經世圖邵堯夫之易也此皆在我之易也然亦不能無深淺之辨

詮評 太玄○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硏史以雄非聖人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按子雲生吉易有序卦玄有衡易有雜卦玄有錯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陶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

說玄

潛虛○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潛虛總叙氣行發前行發前啟二原天一丁委地六司末左八州本天三川刃妖九川十地四十冢十地中又基中大五體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象牧五等象率六等象侯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一以治萬少以制衆其惟綱紀乎綱紀立而治具成矣性凡性之序先列十純十純既決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

降三其次降四最後五配而性備矣始於純終於配天地之道也名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有五行叶序印而瞻之宿躔從度印則為天俯則為墜印得五宮俯得十數行者元始也夜半日之始也朔月之始也冬至歲之始也好學智之始也力行道德之始也任人治亂之始也謹于舉趾差則千里本文註潛虛命吉臧乎否凶玄餘齊三者無變皆不占初上者事之始終亦不占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以為策虛其五而用七十分而為二取右之一以挂於右揲左以十而觀其餘置而扐之後合為一而再分之挂揲其右皆如左法左為主右為客先主後客者陽先主後立者陰觀其所合以名命之既得其名合著而後分之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主純置右成純置左揲之以七所揲之餘為所得之變觀其凶吉臧否平而決之陽則用其顯陰則厎其幽幽者吉凶臧否與顯灰也欲知始終中者以所筮之變為終變已主其大矣又有吉凶否平者於變之中復觀玄之準易虛之擬玄非謂卦爻象數求以相合也反覆其序軫轉其道雖若與之相戾而終實與之為表裏者乃所以為有得也自非好古樂道用心於內超然自得於蓍易之旨者孰能進此是知楊子雲深湛之思司馬君寔專精之見皆有以臻大易之奧也張厚夫註

數學四　五運六氣　以人道維持立說

策頭 蓋嘗深探氣數之元紬繹內經之奧而為之記曰五運六氣一中氣之轉旋也大哉中乎其三才之樞紐乎天地非此中何以範圍群品陰陽非此中何以紊籥萬類聖人非此中又何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為三才之宗主哉析言其略夫所謂五運六氣者何也夫造化之所運而八風之和厥證之應也由甲已之統於壬運終於戊癸之始焉所以相繼有高下焉所以相感此五運之說也由子午丑未之少陰太陽終於辰戌巳亥之太陽厥陰有寒暑焉所以相禪有風火焉所以相化此六氣之設也然而三陰三陽之候必參於左右間氣者所以叶此中也木火金水之間必平以溫土者所以和此中也故曰五運六氣中氣之轉旋雖然此特氣數之用耳以道制數然後可以全化裁推行之功以理御氣然後可以極裁成輔相之妙故歷象星辰非允執厥中之堯不能序六府三事非欽若疇建中之禹不能修是則中所間而立者又五運六氣之綱維所謂天地不可一日無聖人者是也

策段 是以在天之氣為六則陽中之陰也在地之運為五則陰中之陽也其高下之相召有如此者陽在天則陰在泉陰在天則陽在泉其升降之相因有如此者在天則始於少陰而終於厥陰在地則始於厥陰木而終於太陽水其先後之論又如此在氣則以君火為尊在運則以淵土為尊其卑高

之勢又如此上則周流乎九呂下則周流乎九野雖毫芒之微而氣運無不存雖俄頃之際而氣運無不行則其變可勝窮哉將以財成其道輔相其宜則其妙存乎道其徼存乎法蓋所謂財者財其過也所謂成者行其不及也所謂輔相者因其平氣而調之也歲土太過雨濕流行鱗見乎陸歲水太過寒氣流行疾雾臟痿木不及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清涼霧露之政太過不及之患其驗類此是烏可忽哉

萬物有盈有虛有多有寡有奇有耦皆由乎數而數之盈虛多寡奇耦由乎左右之紀蓋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六氣運乎天地循乎左右數則從之若少

陰司天而位乎上陽明司泉而位乎下太陰少陽居其左太陽厥陰居其右益子午之歲也其上有甲有丙有戊有庚有壬皆屬乎陽是為太過於數為盛為奇為多為盈若太陰司天而位乎上太陽司泉而位乎下少陽陽明居其左厥陰少陰居其右蓋丑未之歲也其上有乙有丁有己有辛有癸皆屬乎陰是為不及於數為衰為耦為寡為虧聖人於其太過則抑之不及則補之於是味有五味穀有五穀化有五化政有五政有餘不足皆得其平是以火常升明木常敷和水常靜順金常審平土常備化氣協天深百穀敷榮此以道運數範圍財成之萬一也

我皇上以道建中以中御氣固足以消惡運而遏亂源調玉燭而和四時燮嗣位以來有戾於陰陽之正者何多也水示潤下而江濤橫溢土亡稼穡而斥鹵染田以至為火為旱為電為雷為兵間見層出為時事之可憂者迫切謂消弭灾變之道要不必他求也亦惟於大本之中加之意焉耳繼自今吾君於一起居一念慮一發政施命必自省曰吾其勿偏於私以室此中乎其勿流於慾以敗此中乎其勿倚於邪以壅此中乎誠如是則中和致而天地位簡韶作而鳳凰儀仁化與氣以同游八風從律而不奸弭災召和特一轉手間耳！

五運六氣自有天地固已流行至黃帝岐伯鬼臾區始推究其說內經大元紀大論篇鬼臾區曰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始求神明之府也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無方謂之聖夫變化之為用也在天為元在人為道在地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元生神神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天為溫在地為土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天為寒在地為水故在天為氣在地為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際兆也金土者生成之終始也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損益彰矣　五運者甲己之年土運乙庚金運丙辛水運丁壬木運戊癸火運其運有太少甲為太宮己為少宮乙為少商庚為太商丙為太羽辛為少羽丁為少角戊為太徵癸為少徵　六氣者太陰少陰少陽太陽少陽厥陰陽

明也　又有司天之氣在泉之氣子午之年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丑未之年太陰濕土司天少陽寒水在泉寅申之年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卯酉之年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巳亥之年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

數學五　律曆　以交相為用立說

古者合律曆而為一故推測步占無不善後世分律曆而為二故推測步占為有差甚矣律曆之可合而不可分也蓋自黃帝命伶倫截竹以為管人知其為制律也自命大撓造甲子人知其為正曆也自今觀之律曆固判然矣然推曆生律則曆不可以生律乎調律之曆自昔有之律曆之相為用其來尚矣此無他器數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太史公所謂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者是也今夫陽之為律陰之為呂則十二之陰陽備矣而獨謂之居陰者何哉蓋陰陽二氣往來於天地間而著為躔度散為度數者皆是物也而獨謂之居陽何哉蓋以其交相為用故也

策臣漢世治律如京房實未嘗知律故以十二律相生而謂可以配之暮日而不知律可以治歷而以之配日則出於附會明曆如劉歆三統之紀似知以律而推之曆者然拘於黃鍾林鍾太簇之三者而不知十二辰子之相生不可以開一則失之泥前乎張蒼號為明律歷者而漢世之歷實本於蒼其幾人也誠能得文正公司馬溫公之所以議律王朴之所以朗曆者相參而互攷之當無愧於羲和之任矣

推占焉故曆者所以參夫律而著其效驗者也此非居陽以治陰者乎

夫律之與曆雖二名也實一致也實該管以候氣至蓋以驗律或初入月而氣應或中下旬而始應或終月而纔應者此無他律曆之不更相用也考交食以定朔望蓋以驗歷或言食於卯或言食於辰或言食於巳此無他律曆之不更相用也昔在先朝范文正公司馬溫公鍾律之議反覆詰難曾無定說律之未易以遽明若此得一王朴而一代之曆遂有所據曆之待人而後正若此今日緑于太常名于星家者不知其幾人也誠能得文正公司馬溫公之所以議律王朴之所以朗曆者相參而互攷之當無愧於羲和之任矣

事物紀原　律○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黃帝使泠倫自大夏之西崐崘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均厚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前黃帝作律以玉為琯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為之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也又有大師則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以吉凶其典同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皆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馬　漢京房作六十律宋元嘉中太史令功業之增為三百六十

曆○黃帝考定星曆　少皞鳳鳥氏司歷　顓帝命南正重司天以正黎司地堯復有重黎之後命羲仲羲叔以掌春夏和仲和叔以司秋冬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則史佚莒保章魯有梓慎晉有卜偃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齊有甘公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至秦則更名太史　漢興北平侯張蒼用顓帝歷而晦朔弦望滿虧皆非是武帝元封七年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言歷紀廢壞遂造漢曆唐都洛下閎等二十餘人以律起曆晦朔弦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號太初曆昭帝元鳳三年雜候上林滿臺課諸曆疏密太初曆第一成帝時劉歆作三統曆章帝元和初造四方歷漢歷凡

四改魏晉至隋曆凡十三改庚曆凡八改大衍最密本朝太祖建隆二年王朴撰新曆改名天曆太宗興國二年吳昭素修乾元曆真宗咸平四年史常等作儀天曆仁宗天聖元年司天上崇天曆慶曆元年修崇天萬年曆英宗治平三年沛鎮劉汝考定周天曆神宗熙寧元年沈括上熙寧奉天歷哲宗元祐六年詔新曆以元祐觀天歷為名高宗紹興紀元曆改為統元歷孝宗造乾道歷又改淳熙萬年歷寧宗至今用統天萬年曆

數學六　正朔　以遵用夏正立設

策曰　萬物殺鉦垂詩大衆吉洧鳳升諸皇赫予雲嘗才是言也天有四時猶地有四方也指東為西易南以北然且不可況春而夏大暑而曰大寒乎觀諸天而日月歲時定矣周公作豳之詩流火授衣則用乎夏月夫子春秋紀年係事則冠以夏時質諸聖人而議論之異同也決矣蓋諸儒紛紜之疑則皆祖於三正之說夫聖人繼德紹統將以表一代之正朔新萬民之耳目則首事以起月所以轉移而革新之示不相襲也若夫天運有常序人事有常程各從其類務遵其宜豈容倒施而錯置乎

策曰　夫用夏之時古今之正理也吾求諸經矣堯典所載星鳥星虛日短日永其實以寅賓為首異時商革夏正而伊訓所稱但曰十有二月是書以夏時為正也彼謂建寅之說書無明文者特諸儒之拘爾何必泥乎秦雖建亥而膴為嘉平

仍在歲末漢仍秦舊而紀序歲首亦在十月周雖建子要亦未始有改春為冬之說書王正月蓋以王尊周以正屬夏是春秋以夏時為正也彼謂麟經所書純用周正者特諸儒之臆說耳何必辨乎以流火為授衣之候以祖暑為維夏之時天時之與人事萬世不易是豳詩亦以夏時為正也彼所謂幽風有稱月稱日之異有用夏用商之殊是亦諸儒之論爾何必為之辭乎

嘗謂政治之本莫先於曆數曆數之紀莫大於正朔是正朔者曆數之大端而萬事之綱維也然正朔之更革隨時而天之有定時者常在聖經之論正朔雖有異時然得四時之正者終莫能廢且正朔之制莫詳於三代而正朔之以亦莫重於三代豈古人之愚同而好異哉特遭時或有不同故立制不容於不異此三代之興各以受命之月有事定朔然而頒月令而授人時則未有能外夏時而自為也

顧今所以深究而明辨獨建寅一說先正其綱而千歲之日可坐而致矣不然夫子以四代禮樂畀之顏子必曰行夏之時而漢唐至今歷法屢改終不越建寅之正五行之樞紐四時之權輿在是也然則欲齊萬物當稽諸天欲揆衆言當折諸聖欲觀千歲當審今日

史記曆書司馬正注曰黃帝調曆以前皆以建寅為正唯黃帝建子為正顓帝夏禹以建寅為正三代史曆書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

璟寧則反本統曆　譜曰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迭為首天復於子地化於丑人生自寅白虎通曰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以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敬始重本也陳龍議三微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商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虫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本朝革命亦行夏正太宗雍熙元年布木趙垂慶言國朝合為金德望改正朔易車服旗色以承天統事下尚書省集議長編夏疎云國家謂湯德為慚周業孔武不足以標表仁義之化宜乎用夏道躋禹德所以開時令齊閏餘節春夏之和正曆候之始使告正朔於天下而民知其盛德焉故為文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麗澤堂活板印行

姑蘇胡昇繕寫
章鳳刻
趙昂印

新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目録　前集

西湖陳元靚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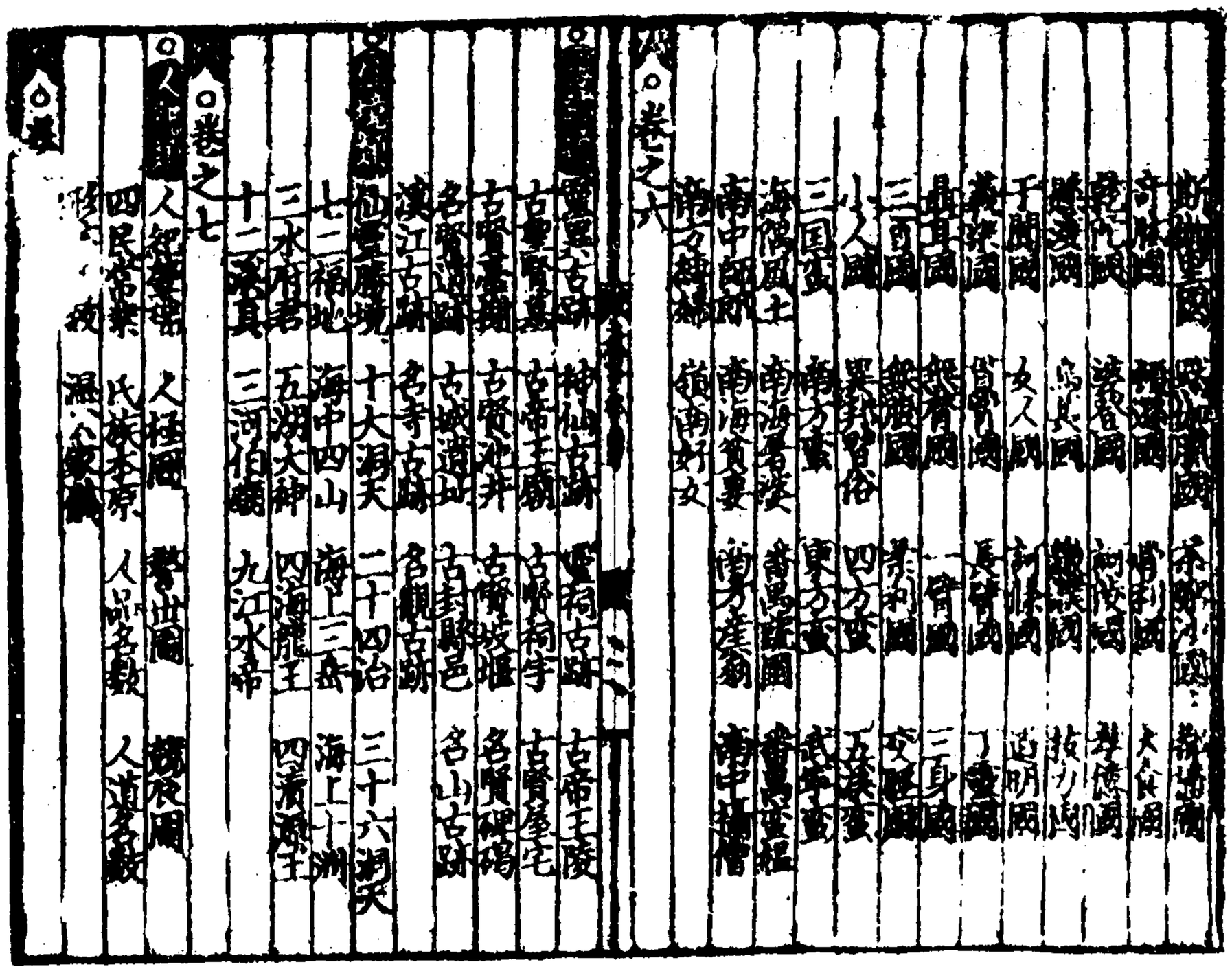
卷之一
天文類
太極圖
太極圖說　兩儀兩曜圖
兩儀圖說　兩曜圖說
兩曜圖說　渾象圖說
渾象圖說　璣衡圖說
紫微垣星圖說　七政圖說
分野星圖說　日月交會圖說　二十八宿圖說
梅湖放望圖說　星說
雲說　風說
雪說　霧說
電說　虹霓說
霧說　冰說
雨說　露說
天文名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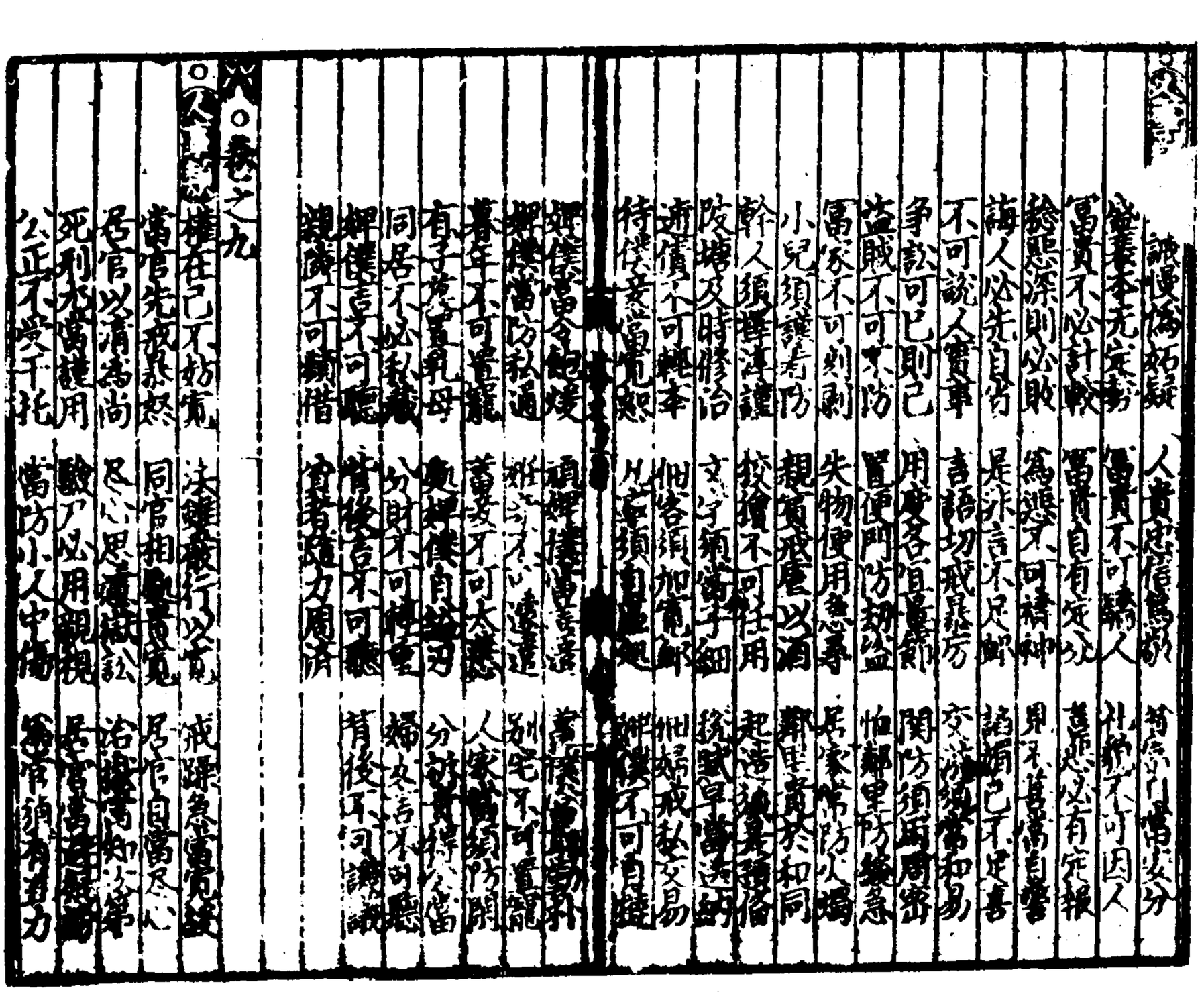
卷之二
時候類　曆法本原
律呂起封圖　律呂生配　壁候名數
七十二候圖　律度量候圖　二十四氣圖
刻漏器度　氣候本始　置閏之法
定寅時訣　古制連編圖　今制連編圖
四時占候　晝夜長短圖　六十甲子歌
時雨雜占　風雷雜占
節序類　歲時雜記　立春紀節
元旦紀節　正月節令　人日紀節
二月節令　上元紀節
花朝紀節　中和紀節　二社紀節
三月節令　上巳紀節
清明節　四月節令
浴佛紀節　結夏紀事
端午紀節　競渡紀事
五月節令　六月節令　三伏紀節
中伏紀節　末伏紀節
立秋紀節　七夕紀節
中元紀節　八月節令
中秋紀節　九月節令
登高紀事　十月節令
小春紀節　下元紀節
冬至紀節　十一月節令
除夕紀節　臘日紀節

卷之三
地輿類　輿地紀原　歷代國都圖
大元混一圖　地理名數
地理沿革　禹九州
堯五服　舜十二州
周六鄉六遂　秦四十郡
晉十九道　唐十五道
宋四京二十二路
歷代輿圖
地理沿革
禹九州
漢十三部

卷之四
郡邑類　大元一統圖　定奪上下路
腹裏路分　河南河北行省
江西行省　福建都府
陝西行省　四川行省
遼陽行省　鎮東行省
上縣改立州治　湖廣行省
江浙行省
雲南行省
甘肅行省

卷之五
方國類　方國雜誌　六域國
登流眉真臘國　三佛齊國
佛囉安　吳哥窟國
大食弼琶羅　大食勿拔國
麻囉抹　乾當畏兀國
天竺國　默伽國
大闍婆國　大食勿斯離
畢馬令　西天竺華嚴國
清重脆國　勿斯里國





卷之十
立朝之法有四　當官之法有一
修飾儀容　作縣不可科借
爭訟失辨物主　作縣不可科借
居鄉七約　處鄉四事
治心六本　居家四本
致富五事　致貧五事
不言七戒　安樂四法
不可七戒　動己警語
渴時六悔　存心警語
治家警語　處世警語
養生警語　應世警語
結交警語　居官警語
神機警語　警束僕警語
道路警語　通用警語
冠礼總叙　算礼
婚礼總叙　士冠礼
文公家礼　出俗婚儀
婚書新式　聘定狀新式
草帖新式　綺帶詩詞
告祠祝文
撒帳致語
同牢不婚　夫亡守志
無故不成婚　離會等第
居喪雜儀　同類自相婚姻
本宗服制圖　文公喪礼
作神主式　五服年月
外族服制圖　諸父母服制圖
作神主說　居喪儀說
吊喪儀說　柄柩說
葬說　謝狀式
賻奠狀式　慰疏式
荅慰書式　祭礼總叙
正寢時祭圖

卷之十一
鄉飲酒儀　鄉飲禮式
序賓拜手　祭酒啐酒
王人酬介　介酬衆賓
鄉飲以事　居家四本
司正揚觶　拜送賓介
長少之名　往還之數
迎送之礼　拜揖之礼
献酢之礼　道途之礼
錢送之礼　相跪之儀
七人坐次　把盞圖
平交把盞　官員賜酒
換盞飲酒　尊卑接談

卷之十二
農桑本務　井田制圖
耕耨圖　蚕織圖
耕耨法　浸種法
種田吉日　種田忌日
種小麥　種麻豆
蕎麥法　種大豆
刈麻子　種綿麻
種桑椹　布地桑
壓桑條　修桑法
接桑法　種桑法
移栽法　下桑法
浴種法　治蚕室
分擡法　養蚕雜忌
養蚕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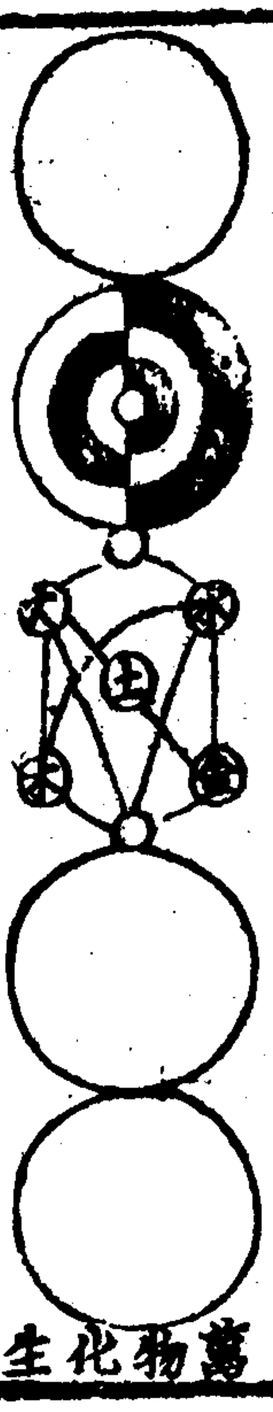
卷之十三
花果類
花果名品　牡丹
芍藥　瑞香
海棠　茶蘼
葵花　蓮花
菊花　梅花

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目録　前集
桃花　李花　荔枝　瓜
剪刀　梨　栗
榴　棗　杏　北棗
○竹木類　竹　松　柳　桑

事林一書資於博物洽聞之士尚矣道散天下事無不該物无不貫其紀載容有能尽之者乎是編增新補奮観它本特加詳焉收書　君子幸鑒　椿莊書院　謹咨

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卷之一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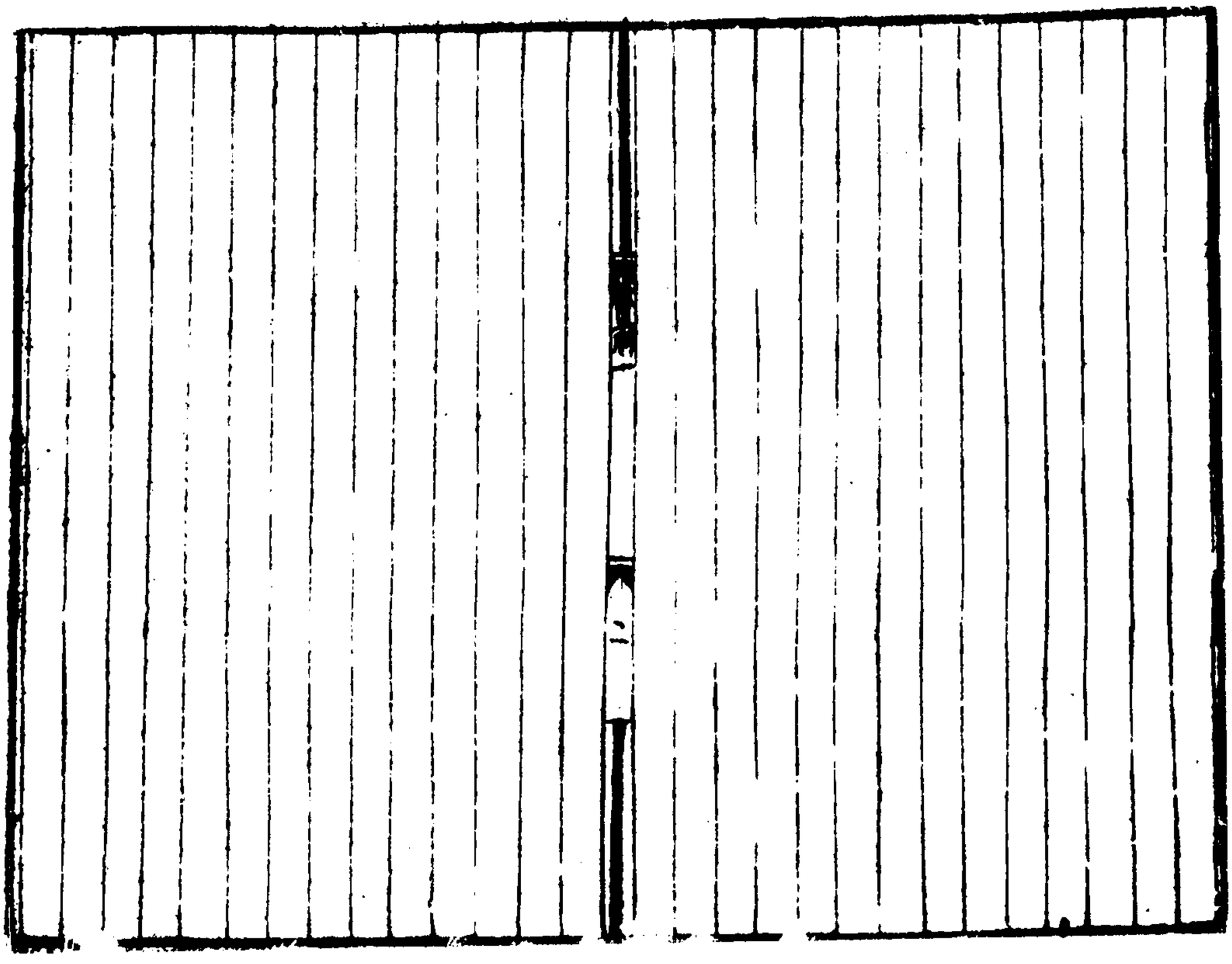
天文類——太極——天文——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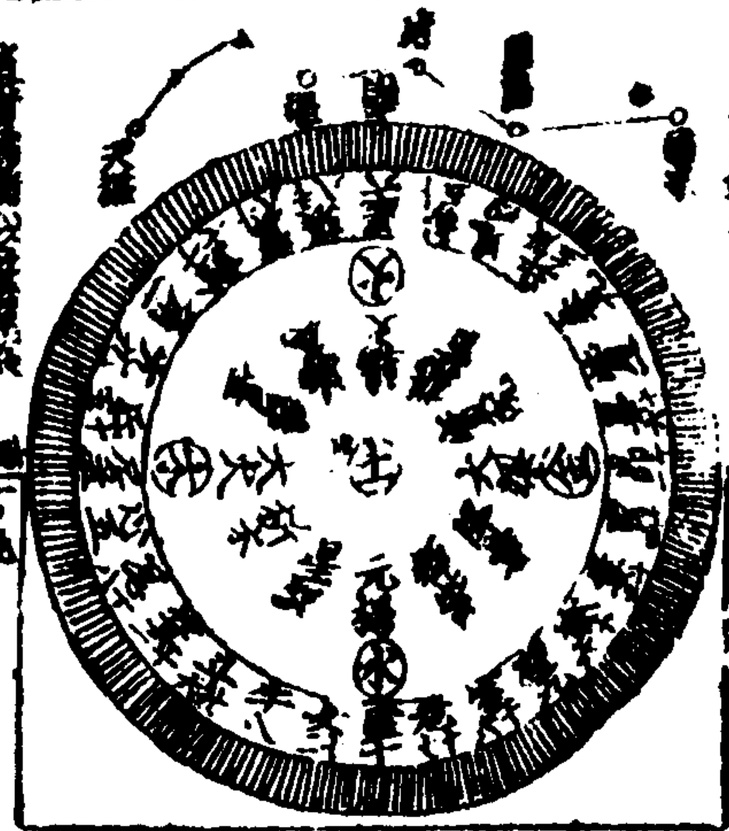
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卷之一　前集　十七

天地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渾淪三五曆紀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前集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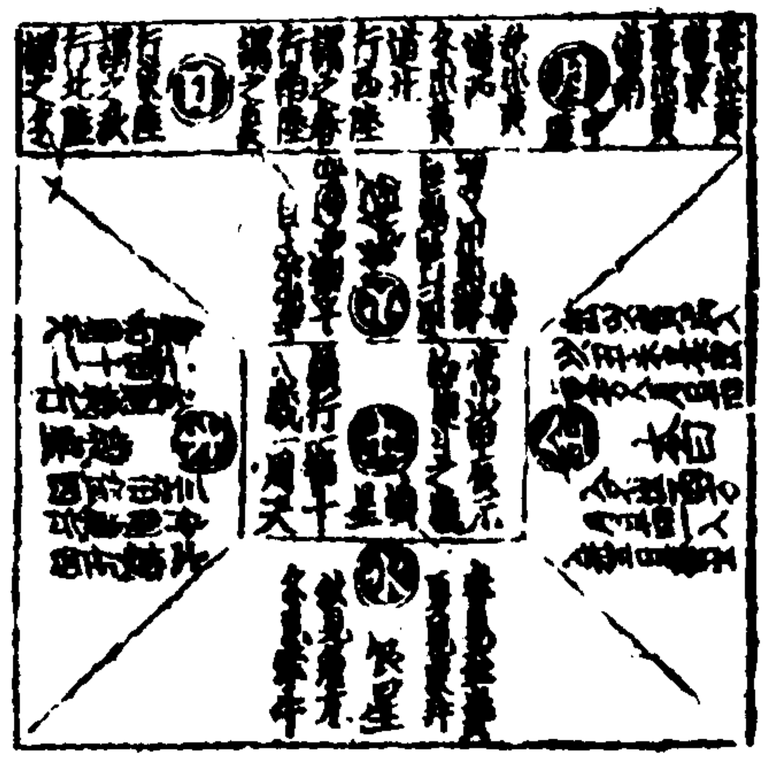
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混而爲一是太初太一也老子道生一即此太極也易繫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易象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莊子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周子通書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萬物中各有太極　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　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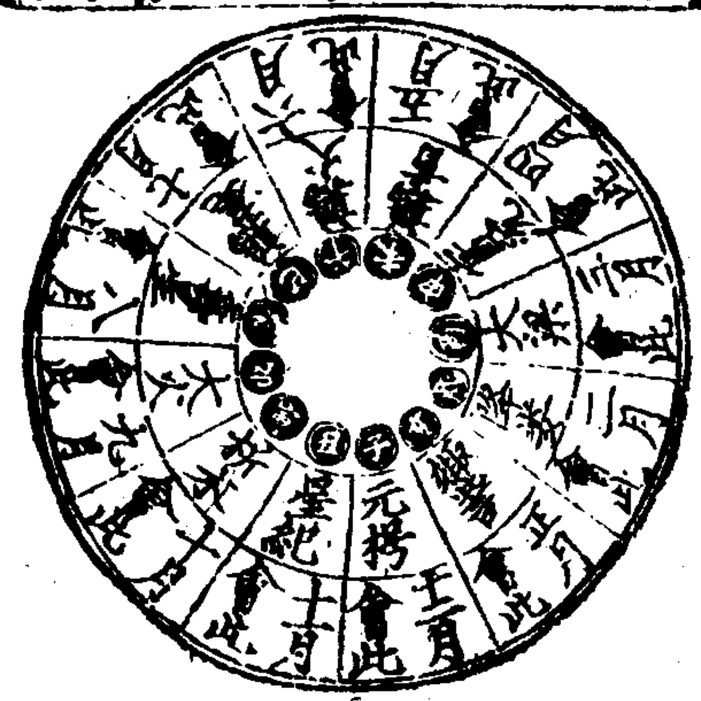
璿璣玉衡圖



七政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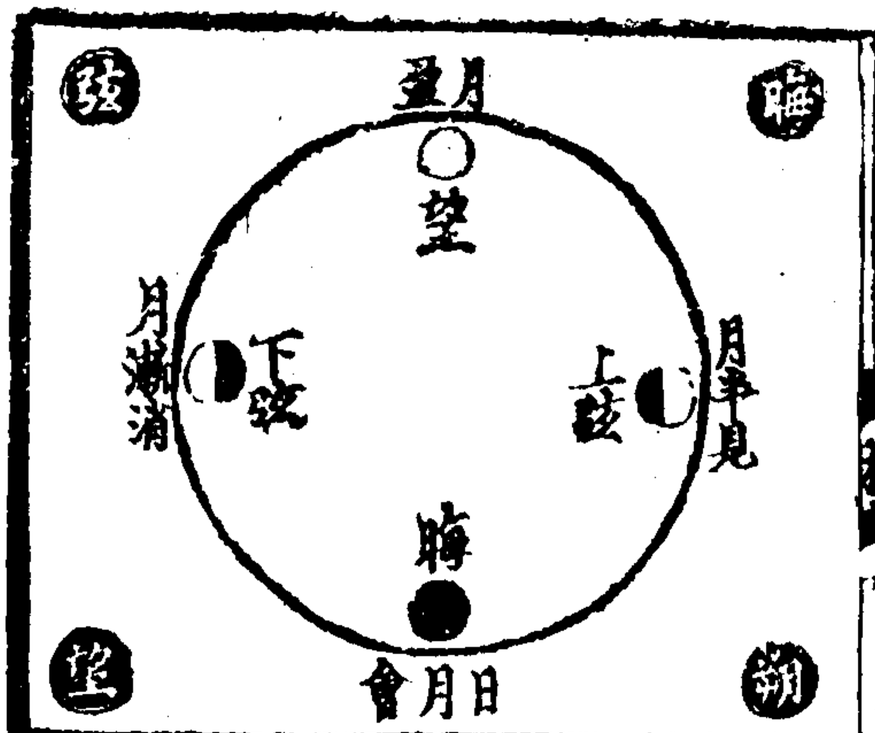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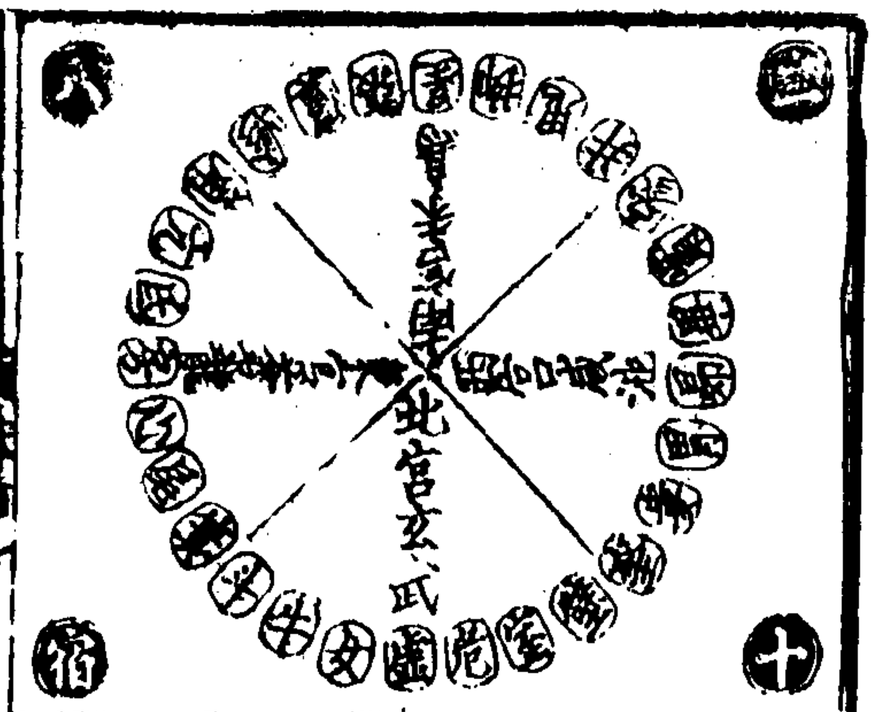
十二次日月交會圖



十二宮分野所屬圖







周天二十八宿所以仰觀天之二十八宿周於四方之度以經星十二位也
周天而轉謂之經星史天官書曰東宮蒼龍角亢氐房心尾箕南宮朱鳥井鬼
柳星張翼軫西宮咸池奎婁胃昴畢觜參北宮玄武斗牛女虛危室壁注云天
星有龍虎鳥龜之形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南方
成鳥形北方成龜形也

諸星亦同出入於四宮星總二百八十二名一千四百六十一名積七百八十三星今不改然則施於運象者惟天極北斗要其終備載者所以象之今圖其大概而已

○又按緯書北極南極生圖大概則極南極北親視南極則不少規規視北極則不少規規圓如兩盖之相合兩極相去各九十一度少強兩盖之交數少強為外規北極為內規兩盖之交數少強為內規兩盖故列二十八宿橫絡天腹如下兩盖之交數少強為內規兩盖故列二十八宿橫絡天腹如閣其勢然也兩列各入內規少強則極星不見矣南極則常見南極星度當地上三十六度強則南極星常見北極星度當地下三十六度強則北極星常見皆關天形矣今

按常徵垣星圖一九三十七名一百八十二星在列漏
之北上規所以正天地之南北也地斗十星在垣內所以
正四時也史志曰中宮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
北極北辰之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
迭曜而極星不移故曰星拱之儒說皆以紐
星即天極在正北為天心不動今驗天極亦晝夜運轉其
不移處乃在天極之內一度有半故渾象於極心置之
不動以象天心也自天極外諸星皆隨渾象運轉以象列
舍隨天左旋也天有二十八宿為十二次舍布列四方三
百六十五度有畸而天極亦具其數古人所謂天形如蓋
即天心為蓋之杠軸列舍如蓋之輻軸分布十二次舍之
度數紫宮近天極故狹而密列舍布四方故闊而疎也北
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者也

紫微垣　青蒼虫赤炎兒白金秋黑冬水黃中土

雨暘寒燠
陰陽風雨
晦

日月木星金星
水星火星土星

不周風　廣莫風
清明風　景風
閶闔風　涼風
融風

北斗　搖星貪狼　璇星巨門　權星祿存
衡星文曲　開陽武曲　招搖破軍

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

二十八宿

東方　角木　亢金　氐土　房日　心月　尾火　箕水
北方　斗木　牛金　女土　虛日　危月　室火　壁水
西方　奎木　婁金　胃土　昴日　畢月　觜火　參水
南方　井木　鬼金　柳土　星日　張月　翼火　軫水

圖注云萬物之精上為列星下為三光日月上台中台下台
天文名數
天地氣形　地方　月太陽之精　月名魄之象
日光　月
上台　中台
五紀　歲　日　月　星辰
五行　金　木　水　火　土
五星　歲星東方木星十二年一周天　熒惑南方火星二年一周天　鎮星中央土星二十八年一周天　太白西方金星一年一周天　辰星北方水星一年一周天
大白　滲惑
星辰　歷數
下台
星辰
天地間有大明暘數言吐雷雹雨雪也從雨包声

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卷之一

候氣類

晉法本原

晉志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有二筒以象鳳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六律六呂總謂之十二律以配十二月也

一曰黃鍾　二曰大蔟　三曰姑洗　四曰蕤賓　五曰夷則　六曰無射　以上爲陽

一曰林鍾　二曰南呂　三曰應鍾　四曰大呂　五曰夾鍾　六曰中呂　以上爲陰

律呂生圖　前漢律歷志注張晏曰推暈十二辰以生律呂冬至自十一月冬至至一陰而生至四月六陽終自五月夏至至十一月六陰終周而復始則復始盡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天地盛衰消長之理亦此所謂陽生於子至午而爲陰生於午至子而爲陽陰生於午終焉二至常在月之中外未冬至而爲陰未夏至而爲陽故與十二辰十二卦皆相配

曆候名數

四時　春　木　夏　火　秋　金　冬　水

分圖　立春　正月節　春分　二月中　立夏　四月節　夏至　五月中

立秋　七月節　秋分　八月中　立冬　十月節　冬至　十一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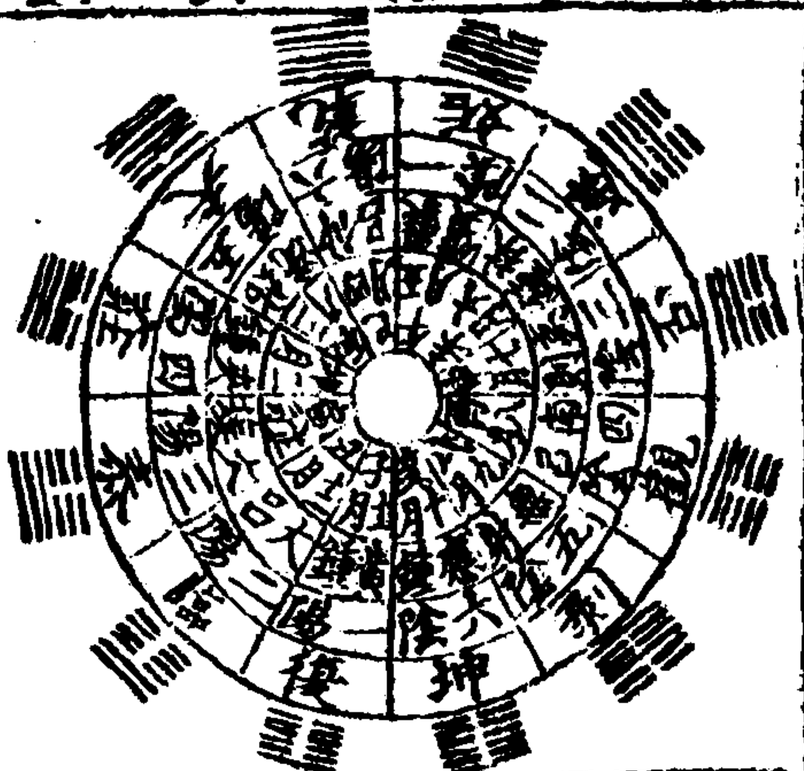
二十四氣　自立春至大寒　氣候圖說

六十四卦　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　自注義圖內

中氣　謂冬至一陽初動　次大寒二陽漸進　次春分陰陽各半　次夏至一陰初生　次秋分陰陽各半　次小雪一陰漸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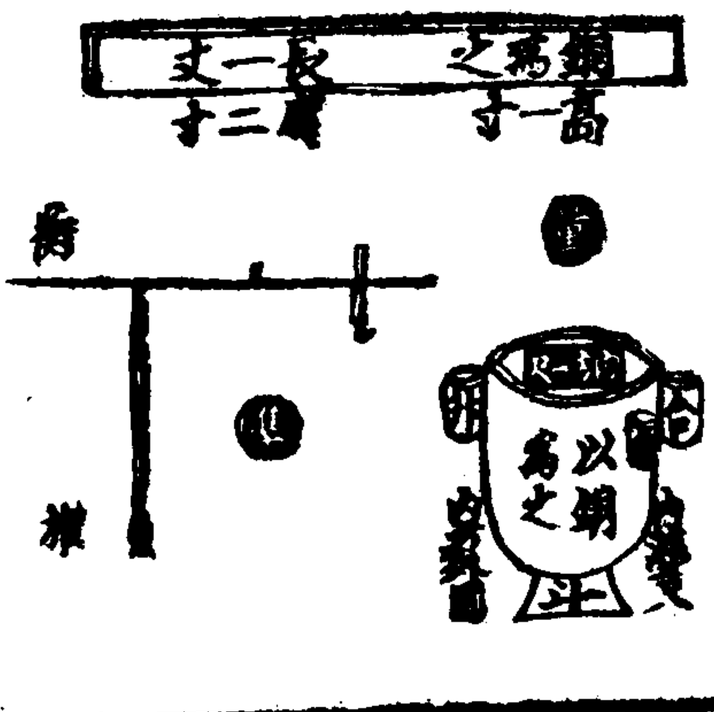
節氣　謂立春正月節　次驚蟄二月節　次清明三月節　次立夏四月節　次芒種五月節　次小暑六月節　次立秋七月節　次白露八月節　次寒露九月節　次立冬十月節　次大雪十一月節　次小寒十二月節

律呂配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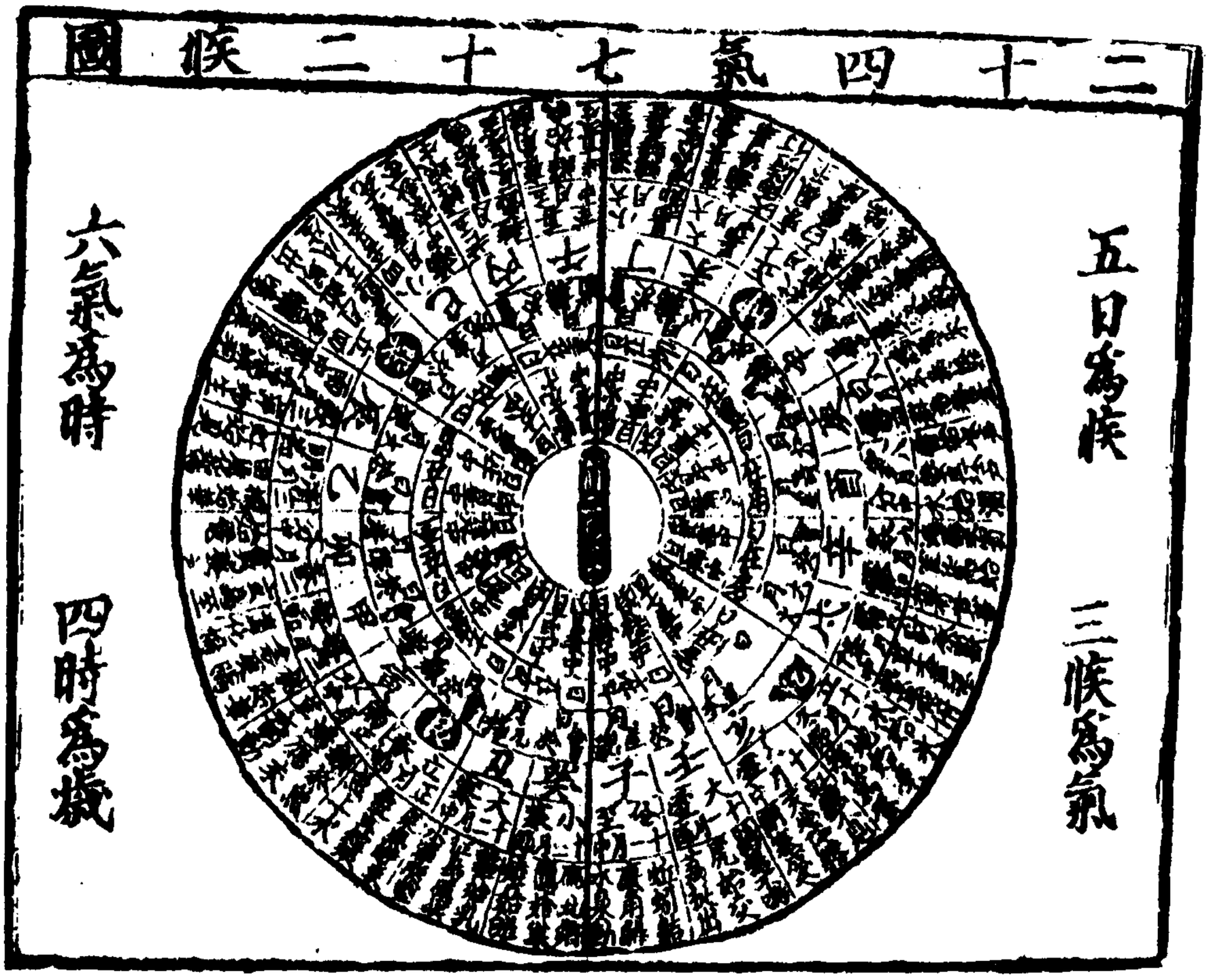


自十一月一陽生其卦爲復黃鍾氣應猶陽至四月而六陽已極其卦爲乾律應中呂自五月一陰生其卦爲姤蕤賓氣應猶陰至十月而六陰已極其卦爲坤律應應鍾一呂通月分配周而復始而一歲成焉

律度量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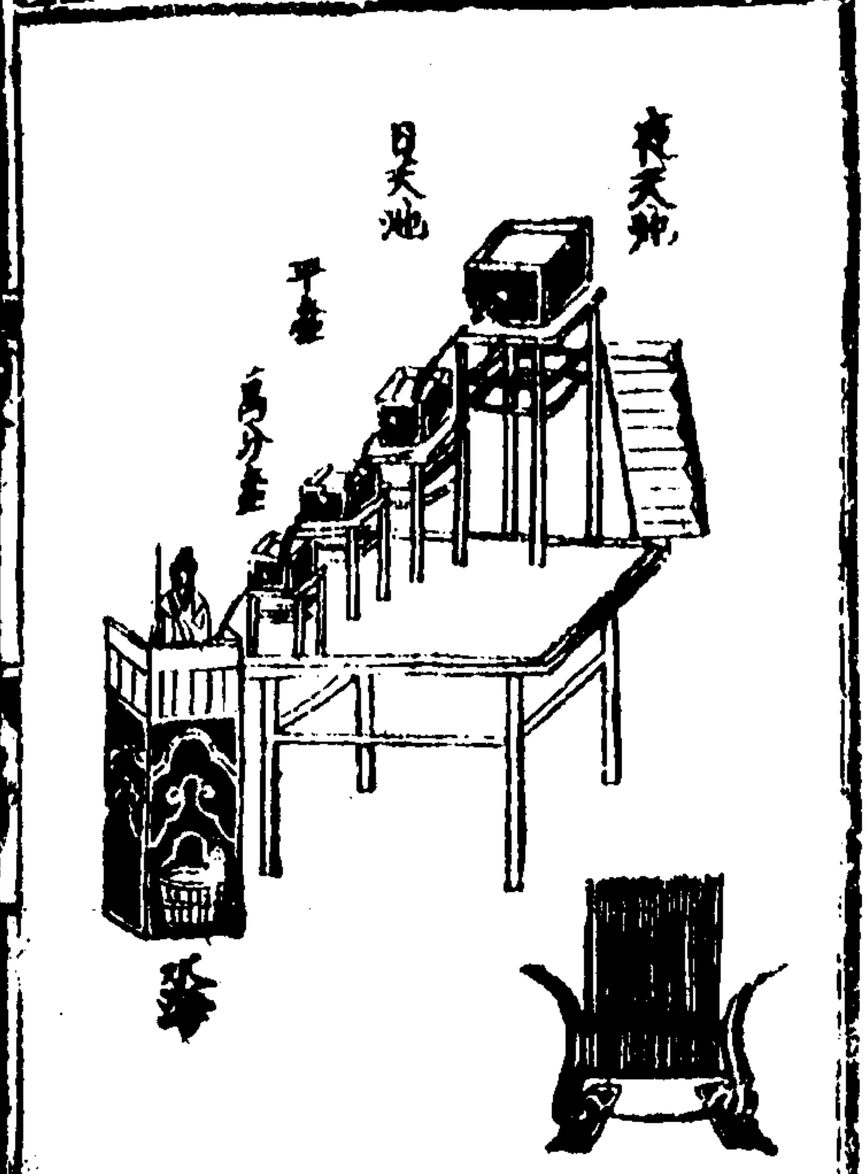


度起黃鍾之長起於秦中者一黍之廣其長九十分黃鍾之長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量起黃鍾之容起於秦中者十二黍積爲一分十分爲一撮十撮爲一勺十勺爲一合十合爲一龠二龠爲一爵三爵爲一升十升爲一斗斛之制十斗爲斛其容二千四百黍之重一鈞之重三十斤爲一鈞四鈞爲一石重一百二十斤爲一石。衡起黃鍾之重一龠之黍重一百二十銖爲二兩十六兩爲一斤重三百八十四銖三十斤爲鈞四鈞爲一石重一百二十斤爲一石之數也四百黍爲一分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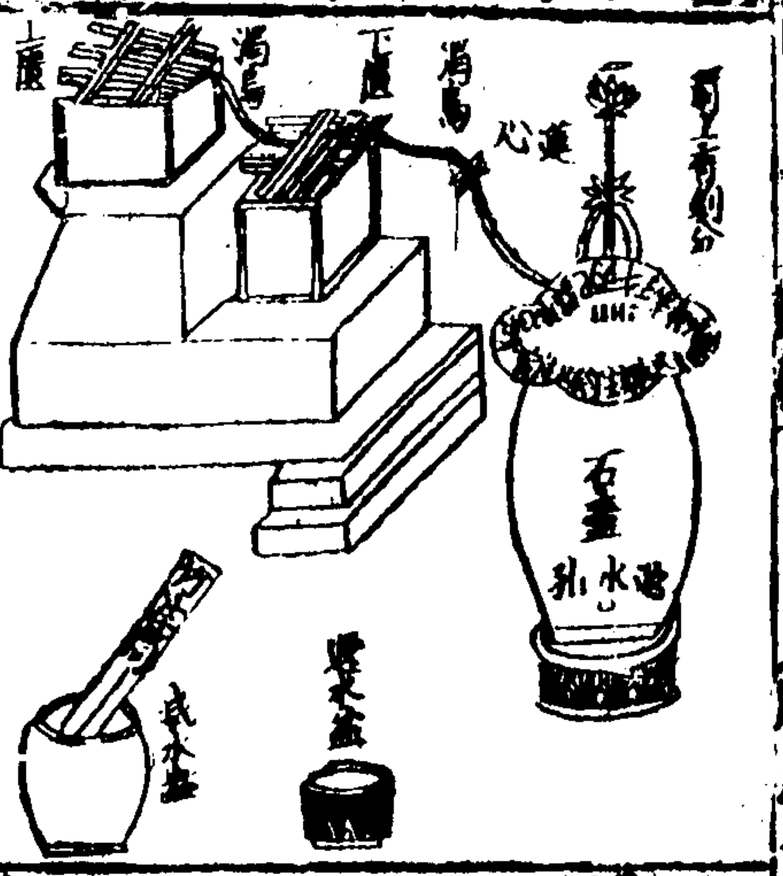

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圖
六氣為時
四時為歲
五日為候
三候為氣

氣候本始
伏羲建八節以文應其候
八節以格農功董已訓曰伏羲畫八卦以通八節之候
四氣記月令注曰周公作時則以二十四氣之始于伏羲而先于周公也
置閏之法
閏過春三百六旬有六日暮者一周歲之數也則是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今一年只三百六十日尚餘六日一年有六個小冬又餘六日則是一年共餘十二日積三年之餘有三十六日於是置一閏月以正其時猶餘六日又兩年積一十四日并前六日尋置一閏
刻漏之變
刻漏晝夜以分晷長。周髀算氏以百刻分晝夜冬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周髀改為百二十刻。
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十刻
譯至
夜百刻一準古制而其法有四匱一夜天池二日天池三平壺四萬分壺又有水海水海浮箭四匱注水始自夜天池以入于日天池自日天池以相次入于水海浮箭而上以為刻分。周髀所用之制如於晝而其法以晝夜百刻分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計水一斤八兩箭四十八箭當一萬八千二百一十六萬分悉刻于箭上銅馬浮箭以上發其二十四氣大凡每氣差一箭春分日均平冬至後行漸長夏至後行漸短乃陰陽升降之

古制蓮漏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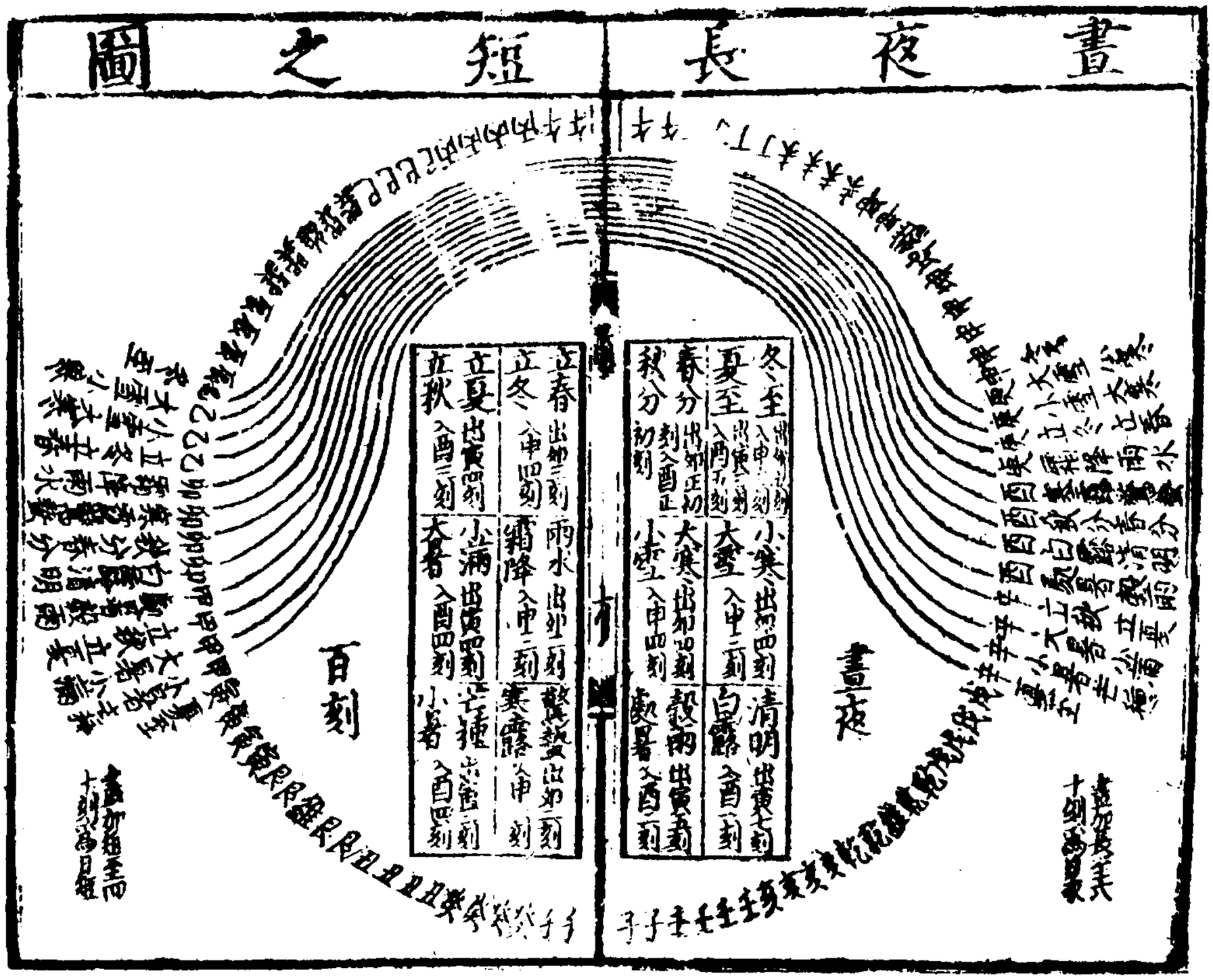
今制蓮漏之圖



定寅時訣

正九五更一點澈
二八五更四點揭
三七平光是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
十月日二四更二
惟有仲冬四更初
此是寅時君須記

晝夜長短之圖



黃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罡所建作甲己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支支幹相配以成六旬

甲子乙丑海中金　丙寅丁卯爐中火　戊辰己巳大林木
庚午辛未路傍土　壬申癸酉劍鋒金　甲戌乙亥山頭火
丙子丁丑澗下水　戊寅己卯城頭土　庚辰辛巳白鑞金
壬午癸未楊柳木　甲申乙酉泉中水　丙戌丁亥屋上土
戊子己丑霹靂火　庚寅辛卯松柏木　壬辰癸巳長流水
甲午乙未沙中金　丙申丁酉山下火　戊戌己亥平地木
庚子辛丑壁上土　壬寅癸卯金箔金　甲辰乙巳覆灯火
丙午丁未天河水　戊申己酉大驛土　庚戌辛亥釵釧金
壬子癸丑桑柘木　甲寅乙卯大溪水　丙辰丁巳砂中土
戊午己未天上火　庚申辛酉石榴木　壬戌癸亥大海水

元日雜占

四時纂要云元旦值甲米賤人疫值乙米麥貴人病

八節雲氣

元日四方有黃雲氣五穀大熟有青氣雜黃主蝗赤氣主旱惡氣大水○春分日東方青雲氣五穀大熟南方有赤雲氣主旱西方有白雲氣主兵北方有黑雲氣主水中有黃雲氣主豐熟

實人熟疫其日晴明萬物不成陰雨萬物大豐如清氣不見則歲多災

立夏日巳時東南有青氣年中大豐如清氣不見則歲多災

立秋日申時西南有赤雲宜粟如無萬物不成地震牛羊死

在來年正月○秋分日日入西方有白雲如羊宜稻年豐不幸多霜人多疥疾來年二月災

冬至日西北有白氣如龍馬宜麻如不全大寒傷物人疫應在來年四月○冬至日北方有青雲來歲善無雲凶

雜占晴雨

甲子雨占朝雲氣載六唐甲子雨占春雨甲子東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千里

立春晴雨四時甲申風雨主五穀暴貴小雨小貴大雨大貴若滿漕滿溪溝有急糶五穀關中占此來價必踴頗有穀

節序類

歲時雜記

○正月　孟月　陬月　斗建寅　日在奎

○元日　乃二十四氣之始禮記月令曰出土牛以示農之早晚注云立春在十二月望前萊人近前示農早也月晦及正月旦閒在中平也正月望前近後示農晚也月令童向曰十二月建丑為寒將極故出其物為形像以送之且以升陽也劉昭禮記曰立春日剪綵為燕以戴之貼宜春字東京夢華錄曰立春前一日開封府進春牛入禁中鼓吹導引至府前至日設置春牛於府前至日設早府僚打春府前百姓賣小春牛花髻柳枝相獻遺

○元日　元正　正月一日為元日王燭宋史云正月庚辰

春節二

月其一日為元日史記曰顓頊以正為建寅之月商建丑周建子通典曰漢高帝十一月定秦遂為歲首魏制群臣朝賀議云武帝改用夏正遂在建寅之朔秦始皇以正月生因名正後諱之改正字從一止晉阮孚詩云正月初一日獻歲發陽德先祖於是日進酒降神拜家長次及諸尊者至老幼無不畢賀次第而坐子弟一一奉觴上壽謂之開春禮畢家長分賜錢帛謂之壓歲錢俗呼為壓祟錢是夜達旦不睡謂之守歲又曰照虛耗是夜燃燈燭滿室內外以至廚灶井圊門戶之間皆燃燈燭達旦不絕謂之照虛耗又曰聚寶盆正月十四日夜以大盆貯水盆底安一竹雞子浮水面上以綵結山香上插書神仙故事或坊市買賣實封文人上有人牌曰宣和與民同樂綠山置灯數百盞正月十四日夜點起山燈前唱隨筆錄云宣和間每遇上元前後各放燈五日宮城正門大開謂之鰲山用綵結山樣凡數十丈上皆畫

○仲春之月擇吉日國事以祭酒司其儀
○周禮社無定日祈謝則用之
元日戊日也今春社常在八月以白立
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如戊日立春立秋
則此日不筭礼記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爲社稷注云
平水土故祀之以祭義云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能
不可尽祭故封上公爲社以報功也春祭社祈穀之生故詩
之載芟篇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秋祭社報穀之熟故詩
之良耜篇曰秋報社稷也荆楚歲時記云四隣並結綵會
社牲醴爲屋於圃下先祭神然後享其胙今郡縣亦祭社
○仲春之月
花朝二月十五日爲花朝風土記云浙間風俗言春卷亭正
中百花競放乃游賞之時花朝月夕山所常言月夕乃人

月十五祀木像制守土官於花朝日出郊勸農

寒食無定日或二月或三月荆楚記云去冬至一百五日
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節又謂之百五節秦人呼寒食
禁熟食日言其不動煙以預辦熟食過節也齐人呼爲冷
節又云禁煙節新序云晋文公返国介子推無賞遂去
而之綿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山求之不得乃焚山求之
子推燔死內禁火以報之據左傳史記並無子推被火焚
之事按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国中注云爲
季春将出火也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非爲子推也東京
夢華錄云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煮糖蜜麵飛燕以柳條串之插於門楣謂
之子推燕皆明皇詔云寒食上墓礼經無文近代相承遂
已成俗鷄入五礼永爲定式賛辭錄云蜀人過寒食日

○仲春之月擇吉日祭酒司其儀
○周禮社無定日祈謝則用之
元日戊日也今春社常在八月以白立
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如戊日立春立秋
則此日不筭礼記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爲社稷注云
平水土故祀之以祭義云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能
不可尽祭故封上公爲社以報功也春祭社祈穀之生故詩
之載芟篇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秋祭社報穀之熟故詩
之良耜篇曰秋報社稷也荆楚歲時記云四隣並結綵會
社牲醴爲屋於圃下先祭神然後享其胙今郡縣亦祭社
○仲春之月
花朝二月十五日爲花朝風土記云浙間風俗言春卷亭正
中百花競放乃游賞之時花朝月夕山所常言月夕乃人

月十五祀木像制守土官於花朝日出郊勸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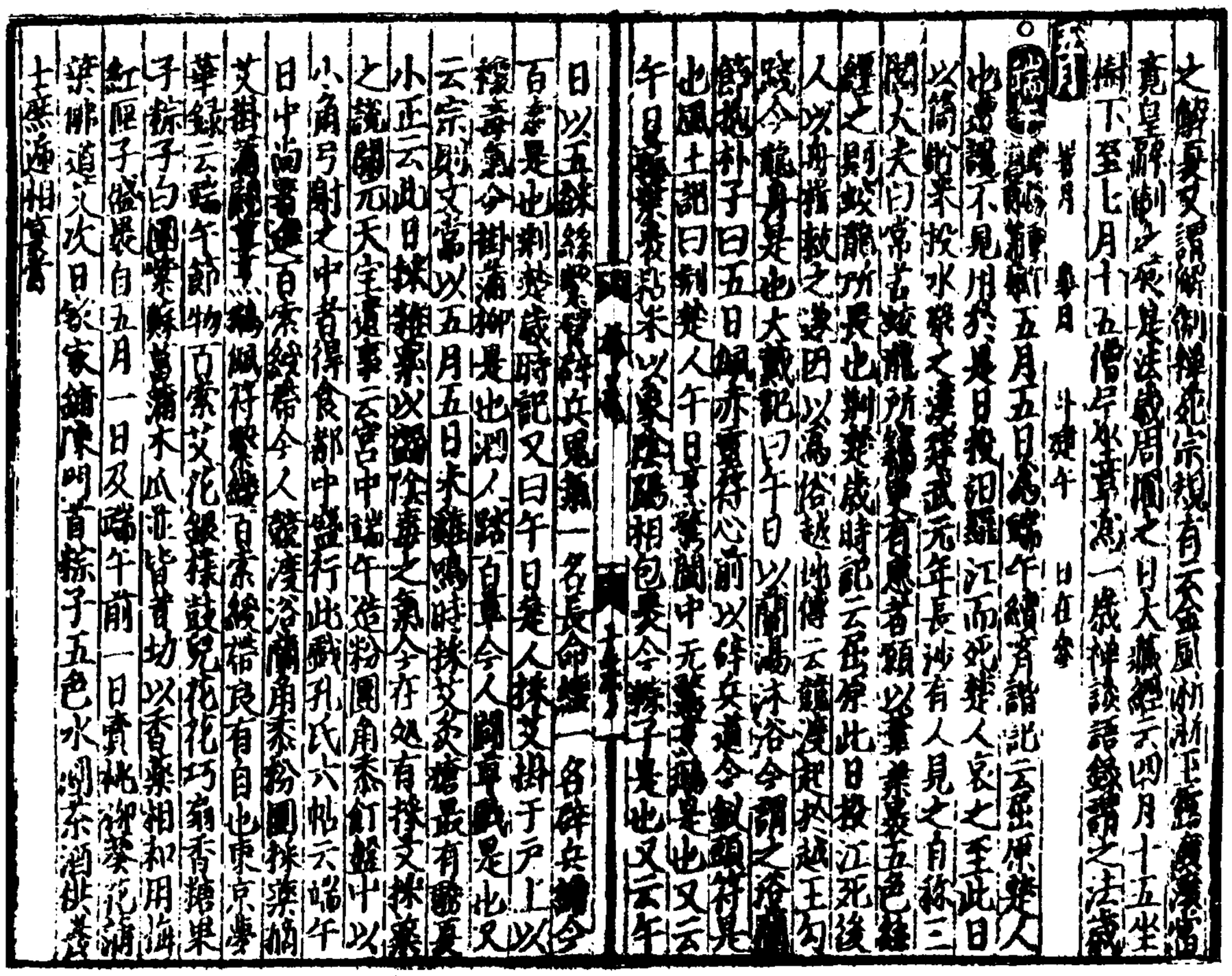
寒食無定日或二月或三月荆楚記云去冬至一百五日
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節又謂之百五節秦人呼寒食
禁熟食日言其不動煙以預辦熟食過節也齐人呼爲冷
節又云禁煙節新序云晋文公返国介子推無賞遂去
而之綿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山求之不得乃焚山求之
子推燔死內禁火以報之據左傳史記並無子推被火焚
之事按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国中注云爲
季春将出火也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非爲子推也東京
夢華錄云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煮糖蜜麵飛燕以柳條串之插於門楣謂
之子推燕皆明皇詔云寒食上墓礼經無文近代相承遂
已成俗鷄入五礼永爲定式賛辭錄云蜀人過寒食日

○仲春之月擇吉日祭酒司其儀
○周禮社無定日祈謝則用之
元日戊日也今春社常在八月以白立
春後五戊爲春社立秋後五戊爲秋社如戊日立春立秋
則此日不筭礼記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爲社稷注云
平水土故祀之以祭義云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能
不可尽祭故封上公爲社以報功也春祭社祈穀之生故詩
之載芟篇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秋祭社報穀之熟故詩
之良耜篇曰秋報社稷也荆楚歲時記云四隣並結綵會
社牲醴爲屋於圃下先祭神然後享其胙今郡縣亦祭社
○仲春之月
花朝二月十五日爲花朝風土記云浙間風俗言春卷亭正
中百花競放乃游賞之時花朝月夕山所常言月夕乃人

月十五祀木像制守土官於花朝日出郊勸農

寒食無定日或二月或三月荆楚記云去冬至一百五日
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節又謂之百五節秦人呼寒食
禁熟食日言其不動煙以預辦熟食過節也齐人呼爲冷
節又云禁煙節新序云晋文公返国介子推無賞遂去
而之綿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山求之不得乃焚山求之
子推燔死內禁火以報之據左傳史記並無子推被火焚
之事按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国中注云爲
季春将出火也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非爲子推也東京
夢華錄云寒食前一日謂之炊熟用煮糖蜜麵飛燕以柳條串之插於門楣謂
之子推燕皆明皇詔云寒食上墓礼經無文近代相承遂
已成俗鷄入五礼永爲定式賛辭錄云蜀人過寒食日

之解夏又謂解制禪死宗規有云金風淅瀝露漸凄清竟皇辭制之候是法戒周圓之日大藏經云四月十五坐制下至七月十五僧尼坐夏一歲禪談語錄謂之法歲



端午

端午　午月　午時　斗建午　日在參

○端午節物百索艾虎艾人菖蒲木瓜並皆書切以香藥相和用淘紅匾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賣桃柳蒿花菖蒲染雄黃道人次日家家鋪陳門首掛五色水團茶酒供養士庶通相賀書

日以五絲繫臂辭兵鬼瘟一名長命縷一名辟兵繒今百壽是也荊楚歲時記又曰午日楚人採艾掛于戶上以殺毒氣今俗掛蒲柳是也泗人路白草今人闘草戲是也又云宗懍文當以五月五日未雞鳴時採艾灸瘡最有驗夏小正云此日採艾以灸以角弓射之中者得食都中盛行此戲孔氏六帖云端午之說開元天宝中端午造粉團角黍飣餖中以日中尚書進百索綵符令人競渡浴蘭角黍粉團採菜艾掛門戶辟惡符綵縷百索綵符良有自也東京夢華錄云端午節物百索艾花銀樣鼓兒花花巧窠香糖果子粽子白團菜蘇葉包青杏黃桃梔子染成五色水團茶酒供養

七月七夕京城以外凡子衿悲以綵裝機座紅碧紗籠飾以金珠牙盤有一對真數千者本佛經云摩睺羅伽唱樂初七日晚貴家多結綵樓於庭謂之乞巧樓鋪陳茶酒瓜果笙琶鼓笛兒童裁詩及乞巧婦女望月穿針或以小蜘蛛安合子內次日看之若網圓正謂之得巧

里巷市嫗餽往往列之門首爭以後先相尚

七月十五日謂之中元道藏經云中元地官校人間分別善惡其日作元都大會于玉京山憧憧宝盖清饌飲食獻諸聖道士講誦老子經十方大聖亦降臨焉又藏經云目連以母生餓鬼中佛令作盂蘭盆至七月十五日以百味五果置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後母得食自連白佛九世子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供養佛言大善唐王朝傳曰七月望日呂中造盂蘭盆盛飾鋒珠設高祖以下

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帛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諸道佛祠鐃吹鼓舞奔走相偶是日京都士庶迎導從歲以為常東京夢華錄云中元節前一日即往拜掃禁中亦出車馬詣道器物鞋襪頭簡子賣摩假髻五綵衣以竹竹成三脚高三五尺織燈高之狀謂之盂蘭盆閻浮眞錢衣服中元日備素食以供養先祖城外有墳即往拜掃禁中亦出車馬詣道院請本院宣給祠部十道設大會焚錢山發軍陣工役設孤魂道場

八月　壯月　斗建酉　日在翼

八月朔辰見于春社婁華錄云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賀送貴戚宮院以猪羊肉腰子肺鴨餅瓜姜之屬切作葉子八樣滋味調和鋪飯上謂之社飯

八月夕八月十五日為中秋唐明皇嘗於此夜游月宮故曰中秋三五夜中新月皎皎千門萬戶皆見之故曰三五夜中也又漢文月令仲秋之月天高氣爽月色皓明此夜之月光為清望故今人多於此夜賞月藏城錄云

唐明皇嘗於此夜游月宮故事

翫民間爭占潮候說月條云浙江之潮常以八月十八日來自海門漸近兩岸民居聞之者千萬人喧聲如雷頃刻潮過則寂然無聲矣

八月九日　斗建戌　日在尾

九月九日九為陽數其日與月並應故曰重陽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令家人縫絳囊盛茱萸繫臂上登高飲菊花酒此禍乃銷景依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而雞犬一時暴死仙書云茱萸名辟邪翁菊花為延壽客故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之厄今晋陽武曰陶潛九月九日无酒遂於宅邊採菊花盈

把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飲酣而歸晋書本傳云嘉為桓溫參軍重九之日遊龍山參佐畢集嘉醉有風吹落嘉帽而不覺溫使孫盛作文嘲之嘉還之其文甚美

菊曰銚紅菊曰木香菊曰金鈎菊曰玉盤菊有數種曰万鈴家皆以菊花釀成酒戶部人多出郊登高前一二日各以粉劑蒸糕遺送上請則綵小旗糝釘果實如石榴子栗黃

九月　良月　陽月　斗建亥　日在房

九月為小春荊楚歲時記云天時和暖似春故曰小春此月內一兩謂之滴雨百異記云十月雪陽改臘水至來春二月雷鳴改蟄

十月一日安陸已下受朔二十二葉皆出城享墳禁中車馬出道院及西京朝陵亦望馬亦如寒食節有司進授炉炭民間量添作炭火會

城市內好於九月下旬即賣有收藏摺席帽衣段以備十月朔日燒獻南粵志云閩中俗十月一日皆作攝祓或作糜餚以祀先祖告冬之意也

○下元　十月十五日為下元日水官檢察人間善惡明皇實錄云下元日水官宜令崇元事士講道德南華等經群公皆就觀礼三元乃上元中元下元也正一修真古要云上元乃正月十五日天地水三官朝天張君房源真人張元精真人飛昇之辰上元十天靈官神仙兵馬与上聖高真赴行真人同下降人間考定罪福中元乃七月十五日地官下降太真朝元洞遊玄女仙真人上昇日中元九地靈官神仙兵馬各山洞府神仙兵馬下人間校定罪福下元日地官神仙日鐘離先生飛昇日神烈昊真君同弟子四人飛昇日下元九江水帝十二河瀆溪谷大神騎谷神王水府靈官同下人間校定罪福

○冬至　長至乃二十四氣中之一節玉燭寶典曰冬至陰陽二日物之始日極南影有長長之義陰書曰晝夜共百刻每自冬至後日漸長至春分晝夜各五十刻夏至而長極自夏至後日漸短至秋分晝夜亦各五十刻冬至而短極自冬至後日又漸長故謂之長至節後卦主事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一陽生於此日乃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也漢雜記云冬至陽氣生而君道長故不賀泗人月令曰冬至日為陰陽爭之日君道衰故賀泗人月令曰冬至陰氣生而君道長故賀泗人以及祖禰其進拜謂賀君師一如元日崔浩女儀曰近古婦人常以冬至進履履履履于公姑唐睦錄云宮中以女工校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謂之履長故除亦曰履長也皆作鬼神狀一老人為巖翁巖母唐肇卞歲時記云明皇書寢忽夢虛耗二鬼怒呼武士俄有大人頂帽衣袍捉鬼擘而啖之問其姓氏乃終南山進士鍾馗也今人畫鍾馗乃食虛耗也前楚歲時記云余

○除日　歲除　歲終　一日為除日記月令云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吕氏春秋云歲前一日擊鼓驅瘟鬼謂之逐除亦曰驅儺李綽秦中歲時記云歲除日驅儺皆作鬼神狀一老人為巖翁巖母唐肇卞歲時記云明皇書寢忽夢虛耗二鬼怒呼武士俄有大人頂帽衣袍捉鬼擘而啖之問其姓氏乃終南山進士鍾馗也今人畫鍾馗乃食虛耗也前楚歲時記云余節日易新衣謂辭舊歲今俗尊祀先祖官放關撲爆竹往來一

日家家具燈燭謂伯城之解以迎新年相袭曰歲留伯城
歲至新年則秉燈照以為大吉俗除日夕食
物送窮謂此夜也神異經云山臊不入人則病其兒度燭
竹声令人驚作火爆南部新書云隋除日大業物領官爲
煬帝幸汾陽宮侯王已下千人晚入內至夜於殿前燃燭炬
燋沉檀麝爇如畫上与親王已下飲之其夕當陽甚
多令人除夜插宅門燃燈照歲是其故事也事物紀原云除
日禁中呈大驅儺儀並用皇城親事官諸衛主帥面飾衣
裳前軍門神判官鍾馗小妹土地鬼神之類共千餘人自
禁中驅出南薰門外轉龍弯謂之謝祟而罷是夜禁中
爆竹山呼声聞于外士庶之家圍坐守歲謂之分歲
守歲有宵夜果子古詩云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
屠蘇是其証也歲時雜記云除夜以百果五辛盤金盃酒遶
斫請為壽中有

地輿類

輿地紀原

自黃帝立極二才奠位黃帝疆理南北東西遂分天下為九州別五服九州則冀兗青徐雍揚荆豫梁等州是也五服則甸侯綏要荒等服是也舜分冀為幽州分青為營州是為十二州商州有幽營無梁
青用自幽并無徐梁王畿居中九州環列於外至秦始
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分置三十六郡後平百
粵增置四郡為四十郡罷侯置守以治之漢初承秦舊
至武帝恢拓土疆開西南東置七郡東四郡西北五郡
南八郡凡為十二部皆置刺史統治之逮至梁陳割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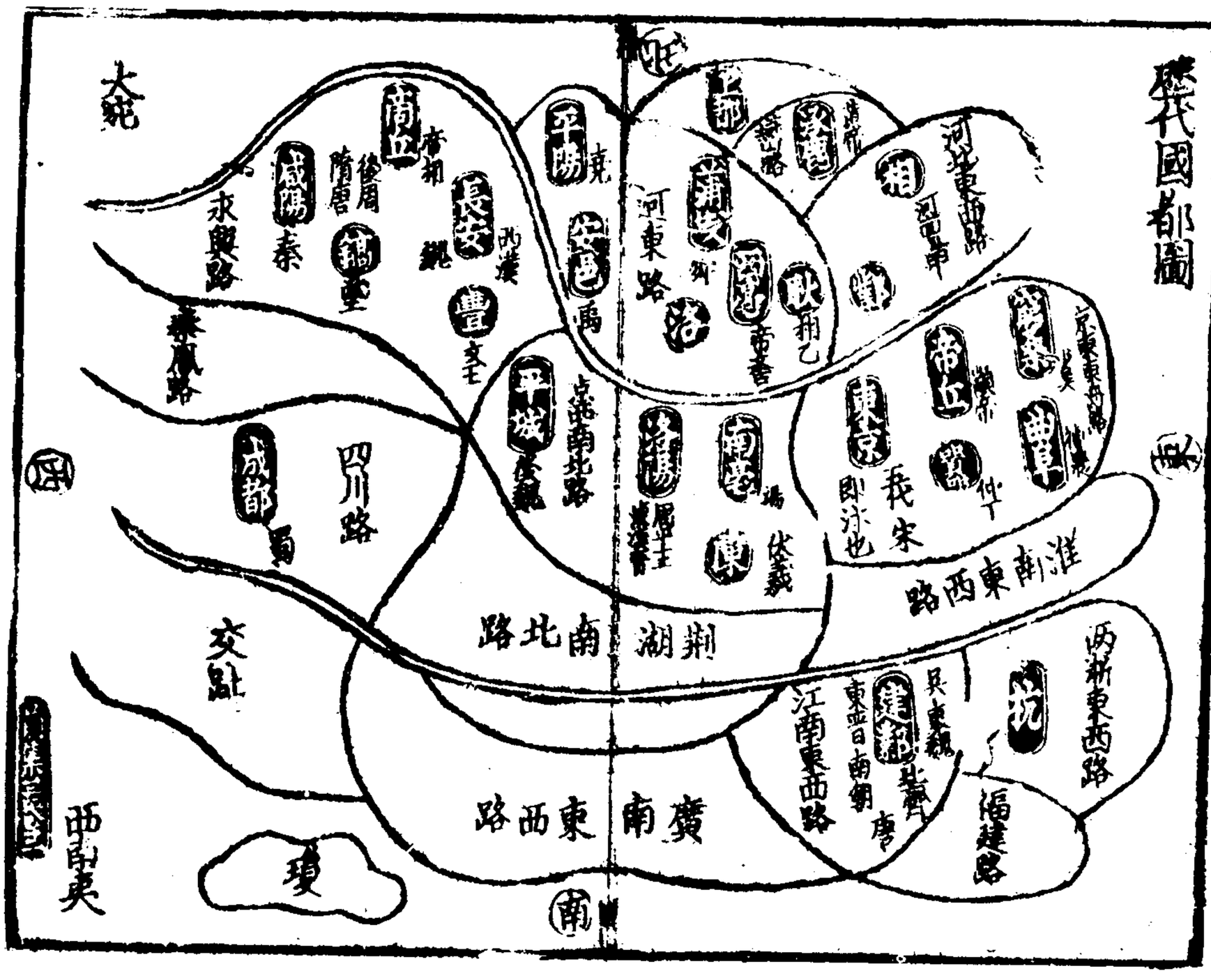
郡國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百有三分道凡三十有六後
周二百四十一光武中興以官多復併省郡國十
隋道侯國四百餘所其後明帝初順四序
國至一百五仍為十三部漢末三國鼎峙各據所有至
晉分十九道為郡一百七十二八代分裂卒歸于唐初
天下新定建置州郡頗多太宗元年始命併省又因山
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州府三百五十八至明皇又因
十道增置五道各置採訪使如漢刺史之職九季僭亂
各據一方至宋藝祖以仁厚得天下削平僭偽合而一
之撫有四京十三路高宗四馬渡江駐蹕吳會保守
東南自餘年切南北輿圖悉歸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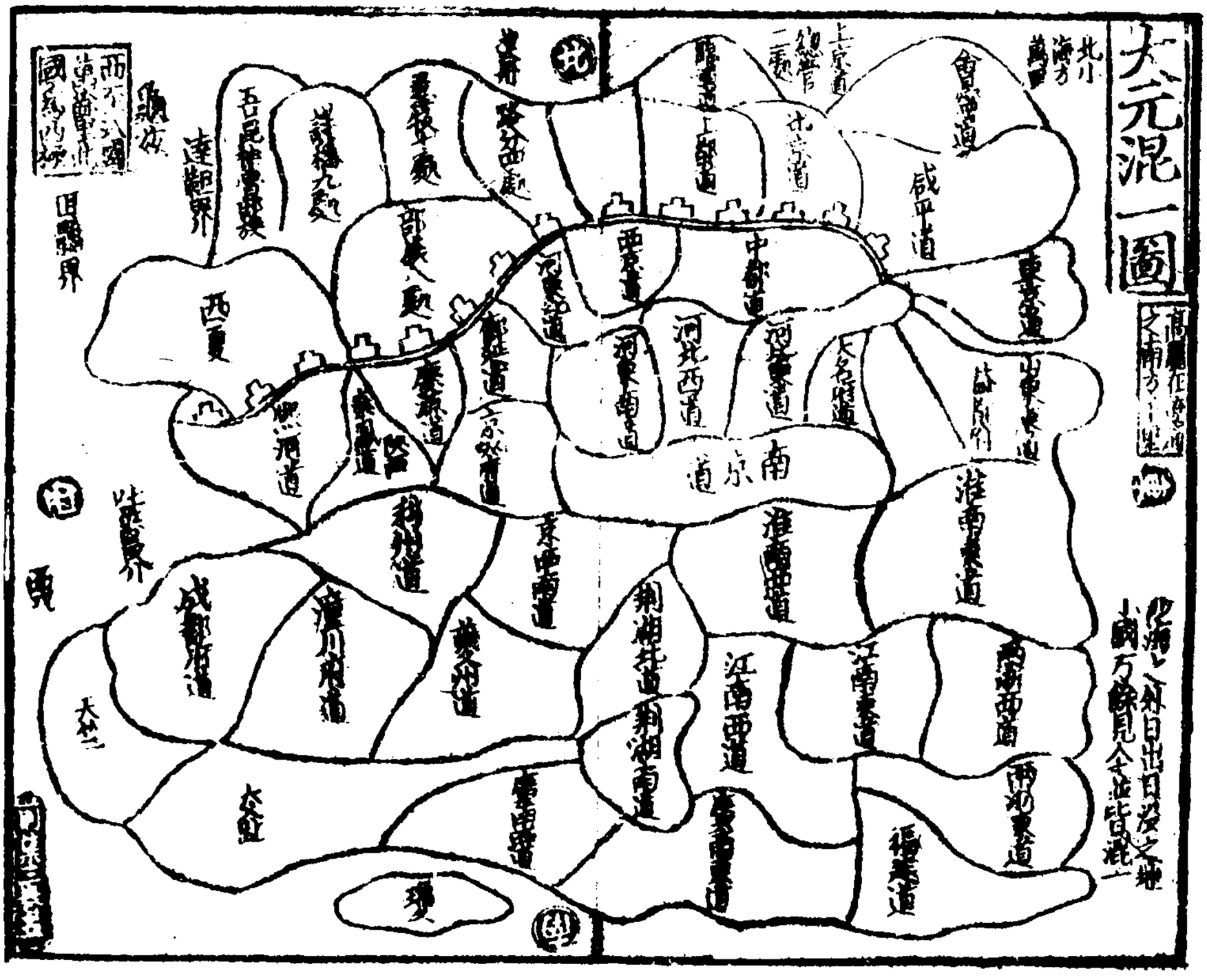
歷代國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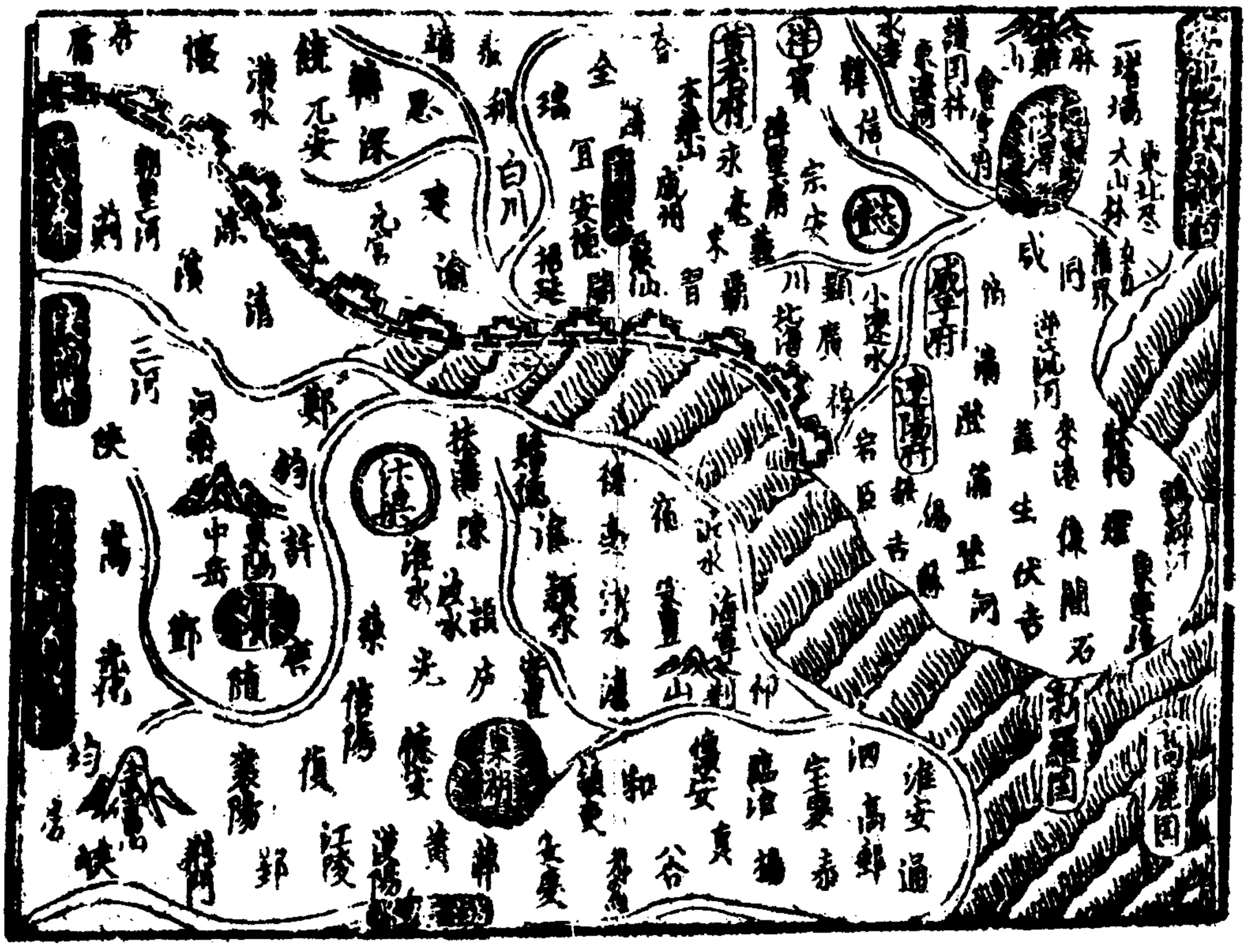
帝[illegible]紀[illegible]都陳今陳州[illegible]神農都曲阜今兗州仙源縣黃帝都涿鹿山名也在涿州少昊自窮桑[illegible]蒙山爲帝都山皇甫謐帝都西亳今西京偃師縣北都平陽今河東郡今晉州堯都蒲坂今河東郡河東縣禹都安邑今蒲州禹都縣帝相徙都商丘在太華之陽今[illegible]帝相徙[illegible]湯都南亳今曲阜大梁北郡縣[illegible]仲丁遷于囂今開封府[illegible]河亶甲都相州祖乙都耿河東皮氏縣盤庚復歸于亳又王都[illegible]武王都鎬在[illegible]昔訓曰其鎬迹[illegible]數十里平王東遷今西京秦都咸陽今京兆府[illegible]漢都長安今京兆府長安縣東漢初[illegible]都洛陽以襲故之言遂遷長安今京兆府長安縣東漢都洛陽今西京三國魏都長安蜀都成都今成都府吳都鄂再都建鄴今建康府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即建康府南朝宋齊梁陳皆都建鄴北朝後魏都平城今雲中府後魏中葉[illegible]而魏都長安東魏北齊皆都于鄴相州臨漳縣[illegible]後周都長安隋建都于大興今西京唐都長安五代梁太祖升升爲[illegible]開封府東京置開封府晉都洛今[illegible]南州[illegible]洛陽唐都鄧州洛十[illegible]國僭僞悉歸于宋宋都汴京至[illegible]高宗還都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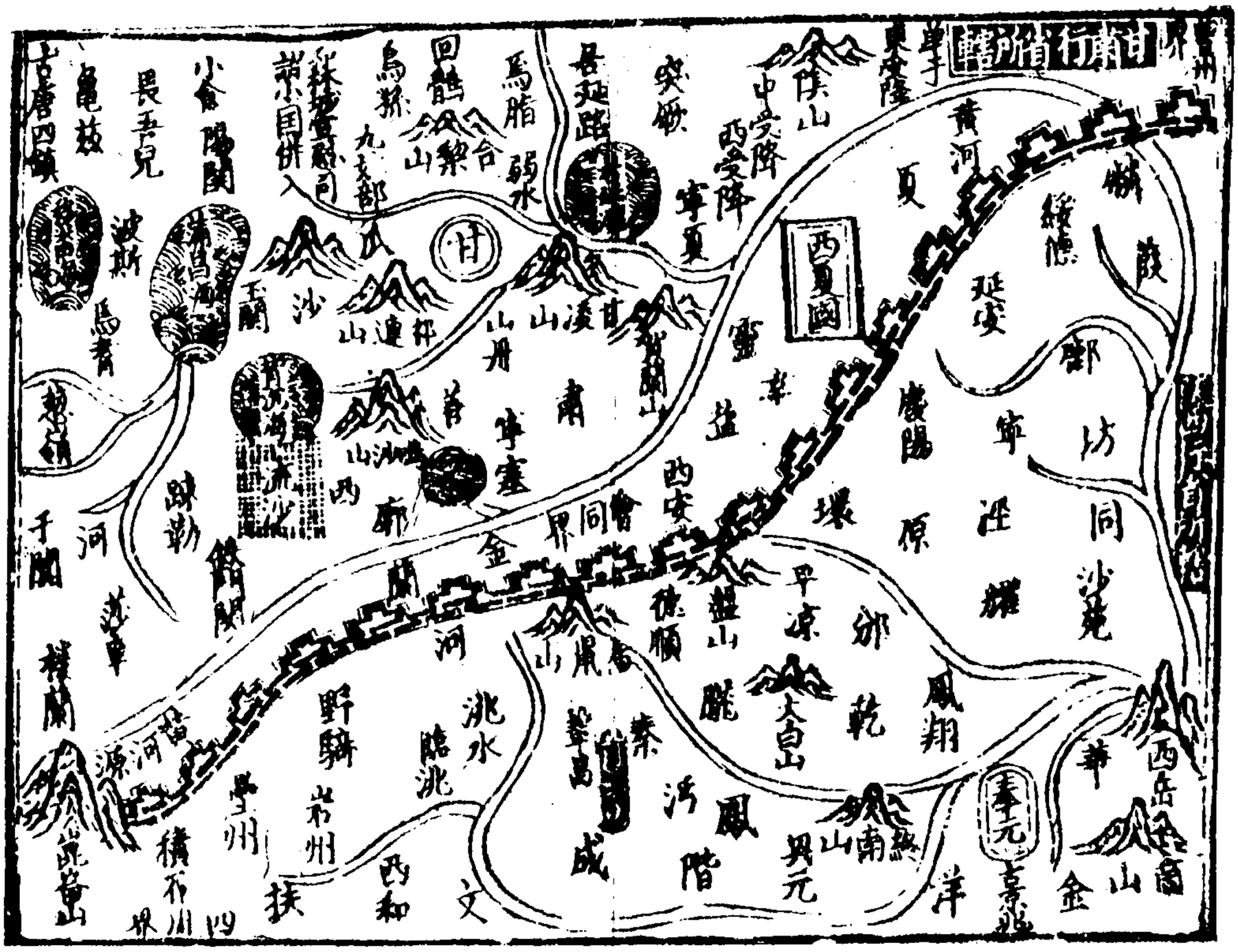
元皇帝建都于燕山府爲大興府號稱中都山河之固都邑之盛宮室之美前古之所未有美哉萬世帝王子孫之基業也

歷代國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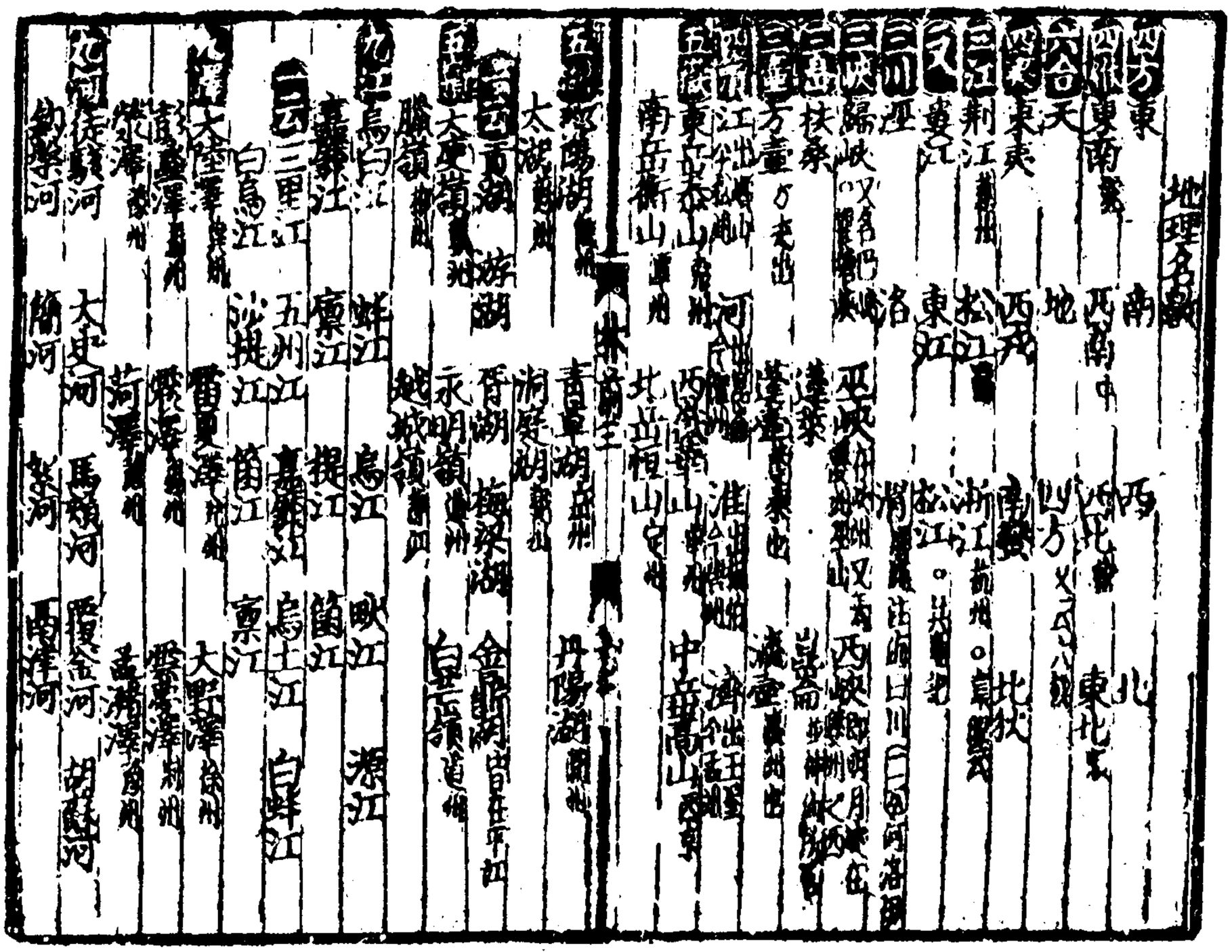

大兜
簡立
唐初
後周
隋唐
關中
永興路
秦鳳路
成都
蜀
四川路
交趾
西南夷
瓊
卓兆南北路
平城
長安
西漢
豐
京兆
平陽
堯
禹
成陽
秦
河東南路
河東北路
河東路
汾
晉
冀
燕
薊
幽
東京
即汴也
我宋
淮南東西路
荊湖南北路
廣南東西路
江南東西路
兩浙東西路
閩
福建路
吳東魏
東晉南朝
唐
北齊
北京
伏羲
陳
場
華
仲
東平
東京
東都路
西京
洛
河南府路
陝
虢
秦
隴
鳳翔
京兆府路
鄜延路
延
環慶路
慶
涇
原
秦鳳路
秦
熙河蘭湟路
熙
河
蘭
湟
西夏
甘肅界
青海界
上都路
九原
上郡
雲中
雲應
大同
忻
代
太原
汾
晉
絳
平陽
河中
解
蒲
同
華
陝
虢
京兆
鳳翔
秦
隴
鄜延
延
環
慶
涇
原
秦鳳
熙
河
蘭
湟
西夏
青海
甘肅
寧夏
東勝
保德
石
隰
吉
慈
孟
懷
澤
潞
晉
新
絳
平陽
霍
汾
趙
中山
保定
易
遂
完
北口
岳
真定
磁
相
衛
彰德
大名
東平
濮
開
封
鄭
汴
東京
即汴也
我宋
淮南東西路
荊湖南北路
廣南東西路
江南東西路
兩浙東西路
閩
福建路
吳東魏
東晉南朝
唐
北齊
北京
伏羲
陳
場
華
仲
東平
東京
東都路
西京
洛
河南府路
陝
虢
秦
隴
鳳翔
京兆府路
鄜延路
延
環慶路
慶
涇
原
秦鳳路
秦
熙河蘭湟路
熙
河
蘭
湟
西夏
甘肅界
青海界
上都路
九原
上郡
雲中
雲應
大同
忻
代
太原
汾
晉
絳
平陽
河中
解
蒲
同
華
陝
虢
京兆
鳳翔
秦
隴
鄜延
延
環
慶
涇
原
秦鳳
熙
河
蘭
湟
西夏
青海
甘肅
寧夏
東勝
保德
石
隰
吉
慈
孟
懷
澤
潞
晉
新
絳
平陽
霍
汾
趙
中山
保定
易
遂
完
北口
岳
真定
磁
相
衛
彰德
大名
東平
濮
開
封
鄭
汴
東京
即汴也
我宋
淮南東西路
荊湖南北路
廣南東西路
江南東西路
兩浙東西路
閩
福建路
吳東魏
東晉南朝
唐
北齊
北京
伏羲
陳
場
華
仲
東平
東京
東都路
西京
洛
河南府路
陝
虢
秦
隴
鳳翔
京兆府路
鄜延路
延
環慶路
慶
涇
原
秦鳳路
秦
熙河蘭湟路
熙
河
蘭
湟
西夏
甘肅界
青海界
上都路
九原
上郡
雲中
雲應
大同
忻
代
太原
汾
晉
絳
平陽
河中
解
蒲
同
華
陝
虢
京兆
鳳翔
秦
隴
鄜延
延
環
慶
涇
原
秦鳳
熙
河
蘭
湟
西夏
青海
甘肅
寧夏
東勝
保德
石
隰
吉
慈
孟
懷
澤
潞
晉
新
絳
平陽
霍
汾
趙
中山
保定
易
遂
完
北口
岳
真定
磁
相
衛
彰德
大名
東平
濮
開
封
鄭
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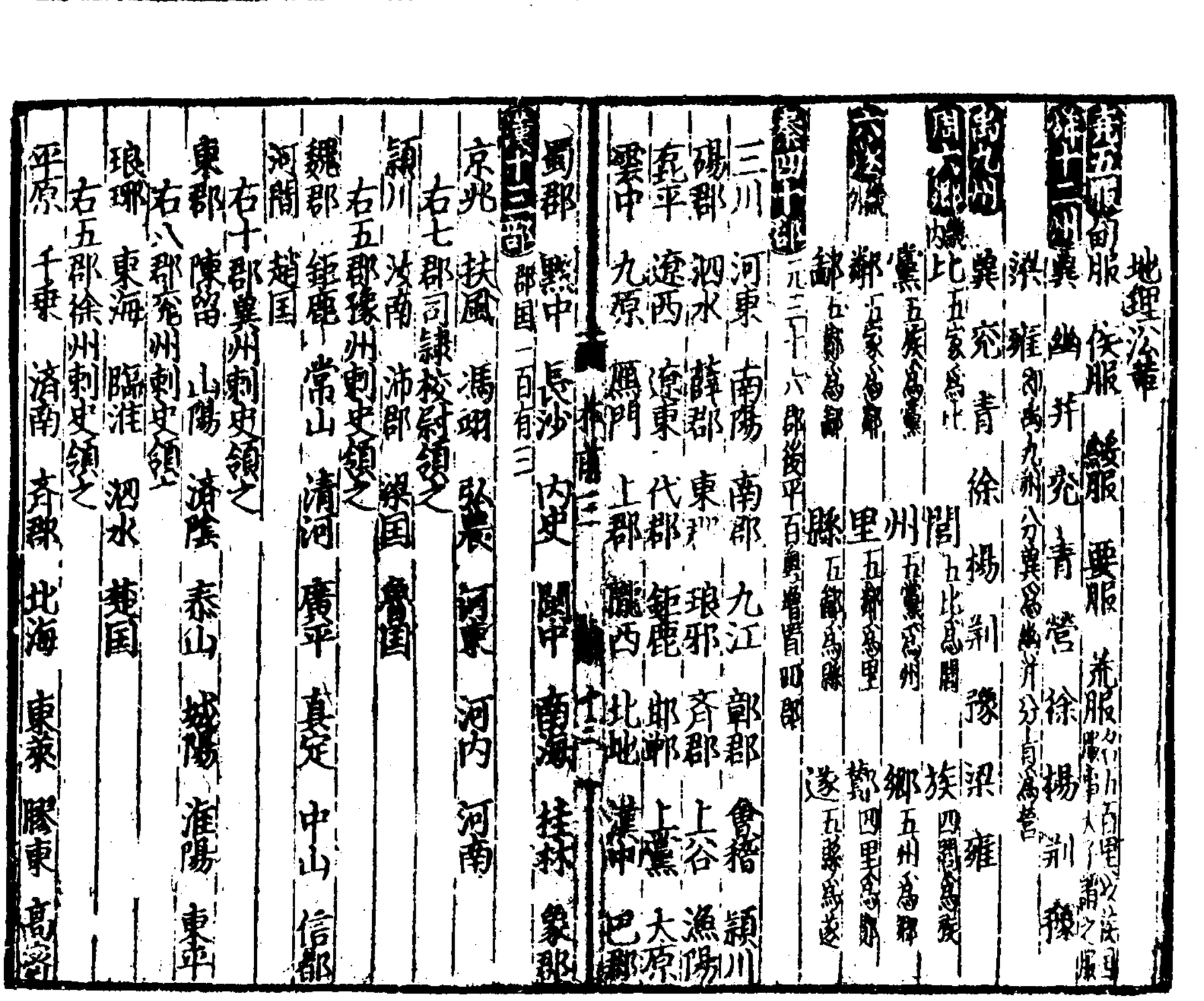

大元混一圖
北小海方
會寧道
咸平道
東京道
中都道
河東南道
河北西道
河東北道
大名路道
南京道
淮南東道
淮南西道
江南東道
江南西道
福建道
陝西五路
西夏
甘肅道
河東南道
京兆府道
鞏昌府道
成都府道
四川南道
雲南道
雲南界
大海之外日出日沒之地小國方餘見今並皆歸一


咸平府
開元府
東京
遼陽府
瀋州
東寧府
永寧府
宗室駙馬
宗室
顯親侯
小遼水
宗室
臨洮侯
宗室
宣慰使
都元帥
宗室
真定
知
公
宗室
赤
淮安
遍
泗
高郵
高麗國
高麗國
鄭
許
汴梁
三河
陝
虢
汝
南陽
鄧
復
汝陵
襄陽
鄧
隨
安陸
郢
荊
荊湖北道
荊湖南道
江南西道
江南東道
淮南西道
淮南東道
福建道
雲南道
兩廣道
海


甘肅行省輿地之圖
西夏國
甘
陝
延安
慶陽
寧
涇
原
鄜
坊
同
沙苑
風翔
鳳
階
成
秦
鞏
臨洮
蘭
河
洮
岷
州
野
狐
岩
州
扶
文
西和
積石川
四
川
界
源
出
河
西
番
境
吐
蕃
四
鎮
古
唐
龜
茲
波斯
馬
青
海
千
闐
于
闐
樓
蘭
哈
密
回
鶻
畏
吾
兒
小
會
陽
關
沙
州
敦
煌
瓜
州
肅
州
金
塔
寺
居
延
路
額
濟
納
河
弱
水
合
黎
山
烏
孫
九
支
部
落
祁
連
山
賀
蘭
山
黃
河
青
河
夏
綏
德
延
安
鄜
坊
同
沙
苑
中
受
降
城
西
受
降
城
寧
夏
靈
州
鹽
池
慶
陽
原
環
州
早
涼
大
白
山
鹽
山
隴
山
秦
州
徽
成
鳳
翔
乾
南
山
興
元
漢
中
華
山
金
西
岳
華
山
奉
元
京
兆
洋
江
浙
行
省
輿
地
之
圖
江
浙
行
省
鎮
江
常
州
平
江
嘉
興
湖
州
杭
州
紹
興
慶
元
福
寧
溫
州
處
州
天
台
山
括
蒼
山
雁
蕩
山
武
夷
山
福
清
延
平
泉
興
化
南
京
鎮
江
揚
州
淮
東
淮
西
廬
州
安
慶
饒
州
池
州
太
平
寧
國
徽
信
撫
州
南
豐
臨
江
瑞
州
南
安
贛
州
吉
州
袁
州
隆
興
南
康
九
江
建
昌
撫
州
臨
川
建
寧
崇
安
武
夷
山
福
州
興
化
泉
州
漳
州
汀
州
潮
州
惠
州
循
州
南
雄
韶
州
英
德
連
州
桂
陽
道
封
州
肇
慶
端
州
德
慶
廣
州
南
海
東
莞
新
會
香
山
瓊
州
雷
州
化
州
高
州
陽
江
陸
凡
山


湖廣行省所轄
武昌
岳郡
常德
辰溪
沅
南岳衡
全州
永州
道
桂
容
雷
化
瓊
儋
崖
萬
潭
寧
靖
江
柳
慶
融
南平
梧
田
思
明
上思州
遷隆
太平
思明上州
永平寨
思陵州
上石西州
西平州
太平寨
江州
安德州
安南州
羅博州
羅城州
城州
峨州
富州
侯州
安平州
安定州
安南州
思幻洞
思恩州
思明
田思明
永平寨
思陵州
太平寨
安平州
安定





蕃川
右九郡青州刺史領
南陽　南郡　江夏　桂陽　武陵　零陵　蠻陵　長沙
右八郡荊州刺史領之
廬江　九江　會稽　州陽　豫章　六安
右六郡揚州刺史領之
漢中　廣漢　巴郡　蜀郡　犍爲　越巂　牂牁　益州
右八郡益州刺史領之
安定　北地　隴西　武威　金城　天水　武都　張掖
酒泉　敦煌
右十郡涼州刺史領之
太原　上黨　上郡　西河　湖乃　五原　雲中　定襄
鴈門
右九郡并州刺史領之

涿郡　渤海　代郡　上谷　漁陽　右北平　遼東　遼西　遼東
廣陽　樂浪　玄菟
右十一郡幽州刺史領之
南海　蒼梧　交阯　合浦　九眞　日南
右七郡交州刺史領之

普十九道　郡凡一百七十有二

司州道　兗州道　豫州道　冀州道　并州道
青州道　徐州道　荆州道　揚州道　涼州道
雍州道　秦州道　益州道　梁州道　寧州道
幽州道　平州道　交州道　廣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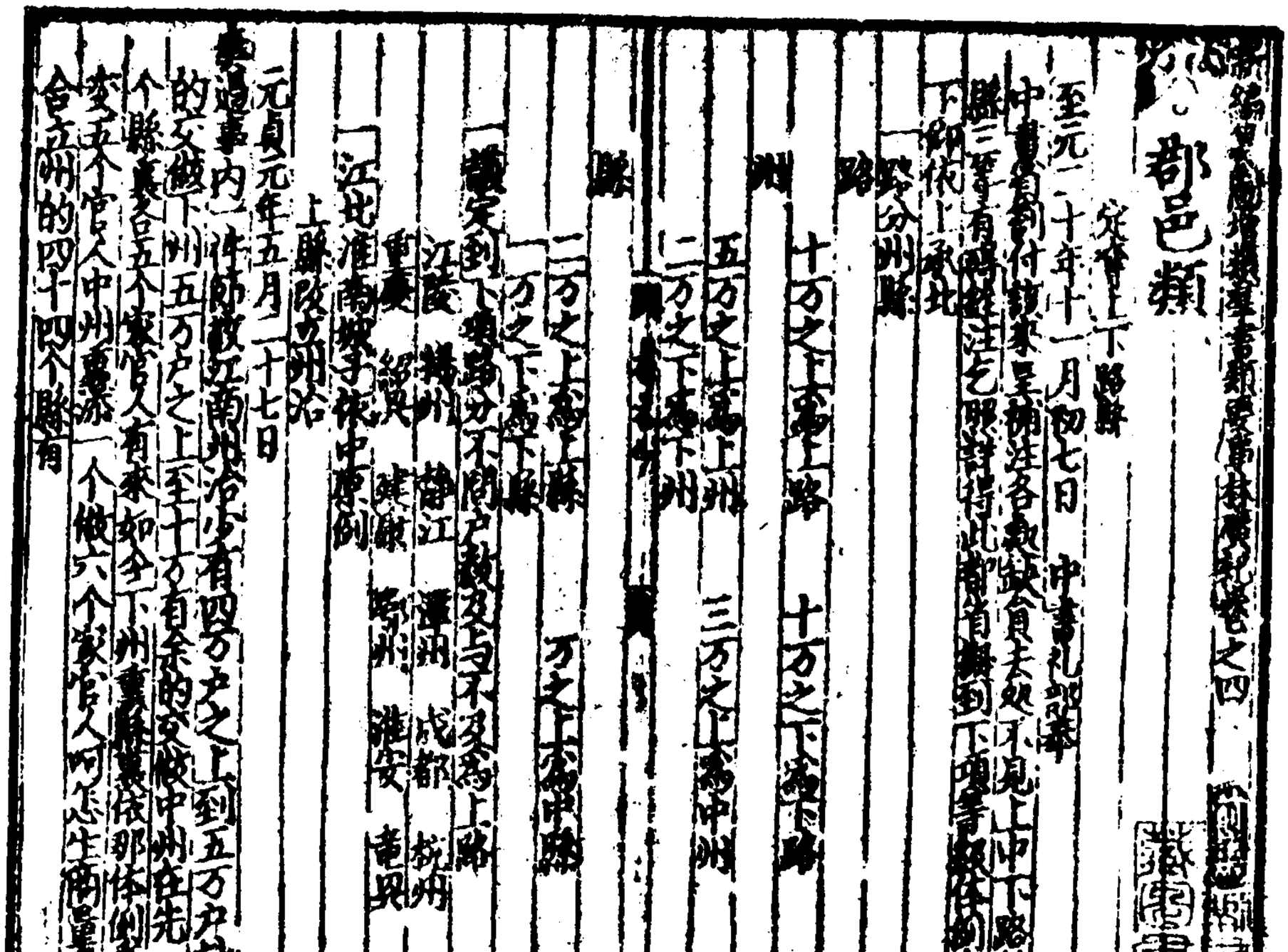
普十五道　州凡三百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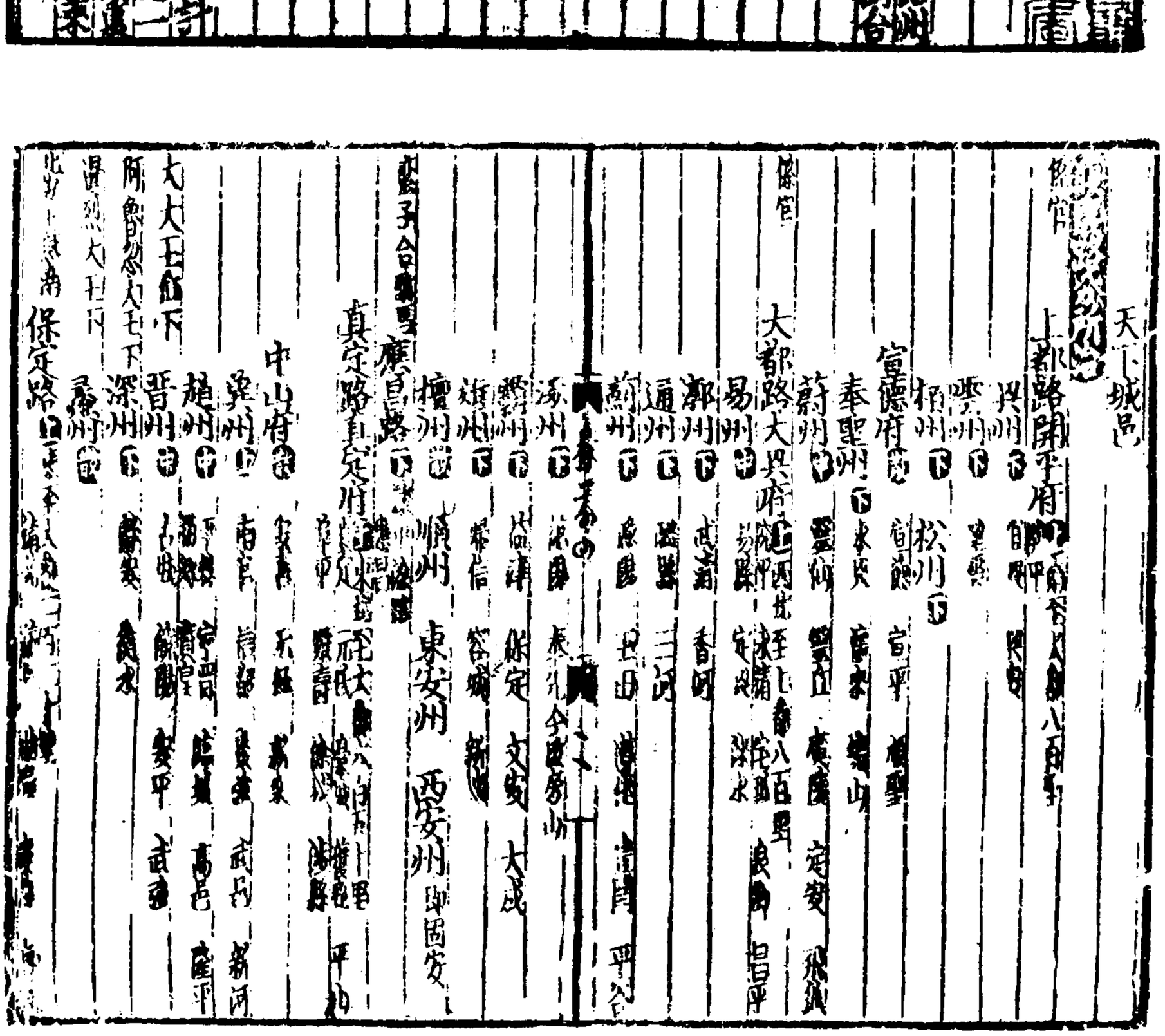
關內道　河南道　河東道　河北道　山南道
隴右道　淮南道　劍南道　嶺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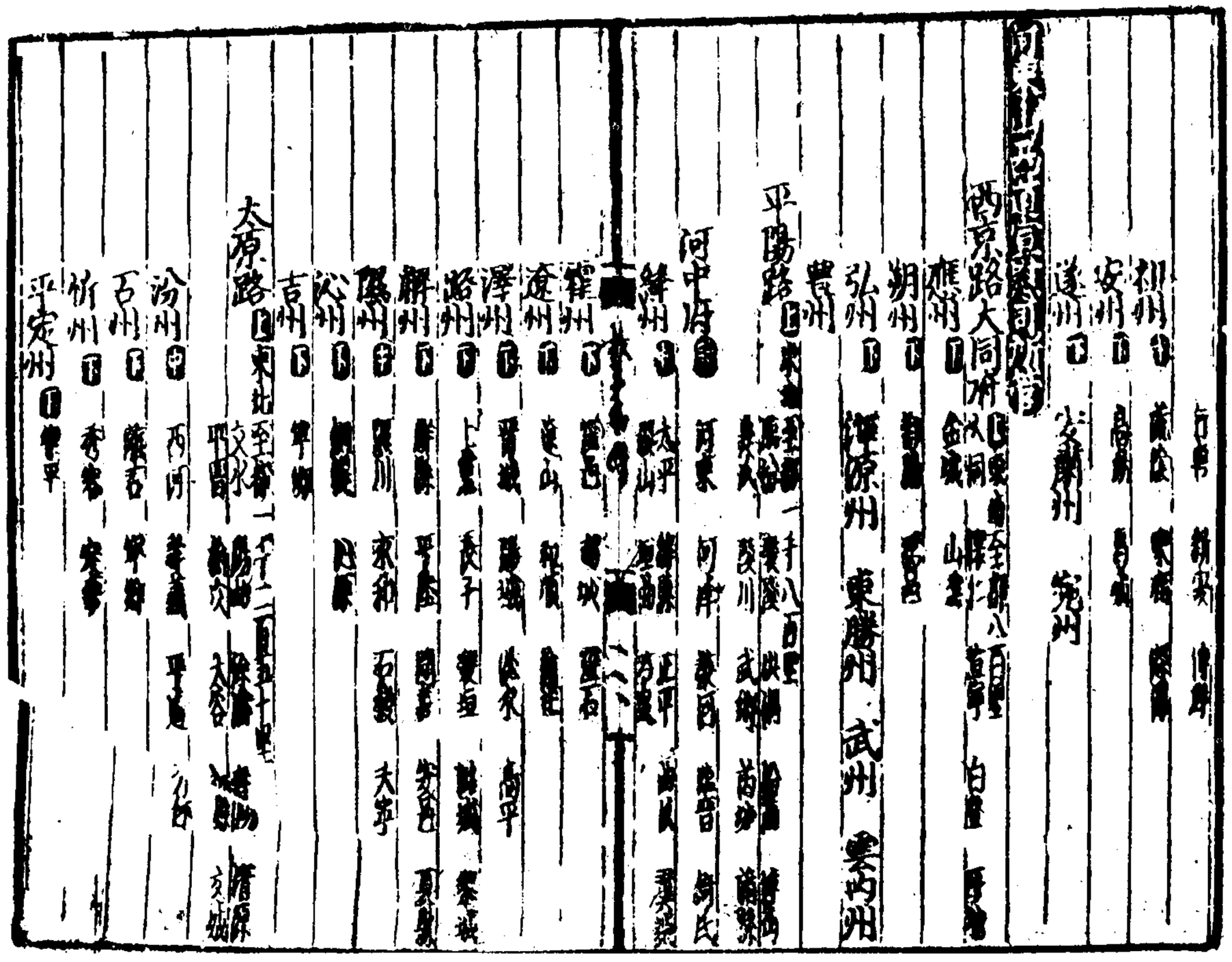
大宗元年始置十道至明皇開元二十一年內十道分山
南江南為東西道又增置黔中及京畿都總為十五道各
置採訪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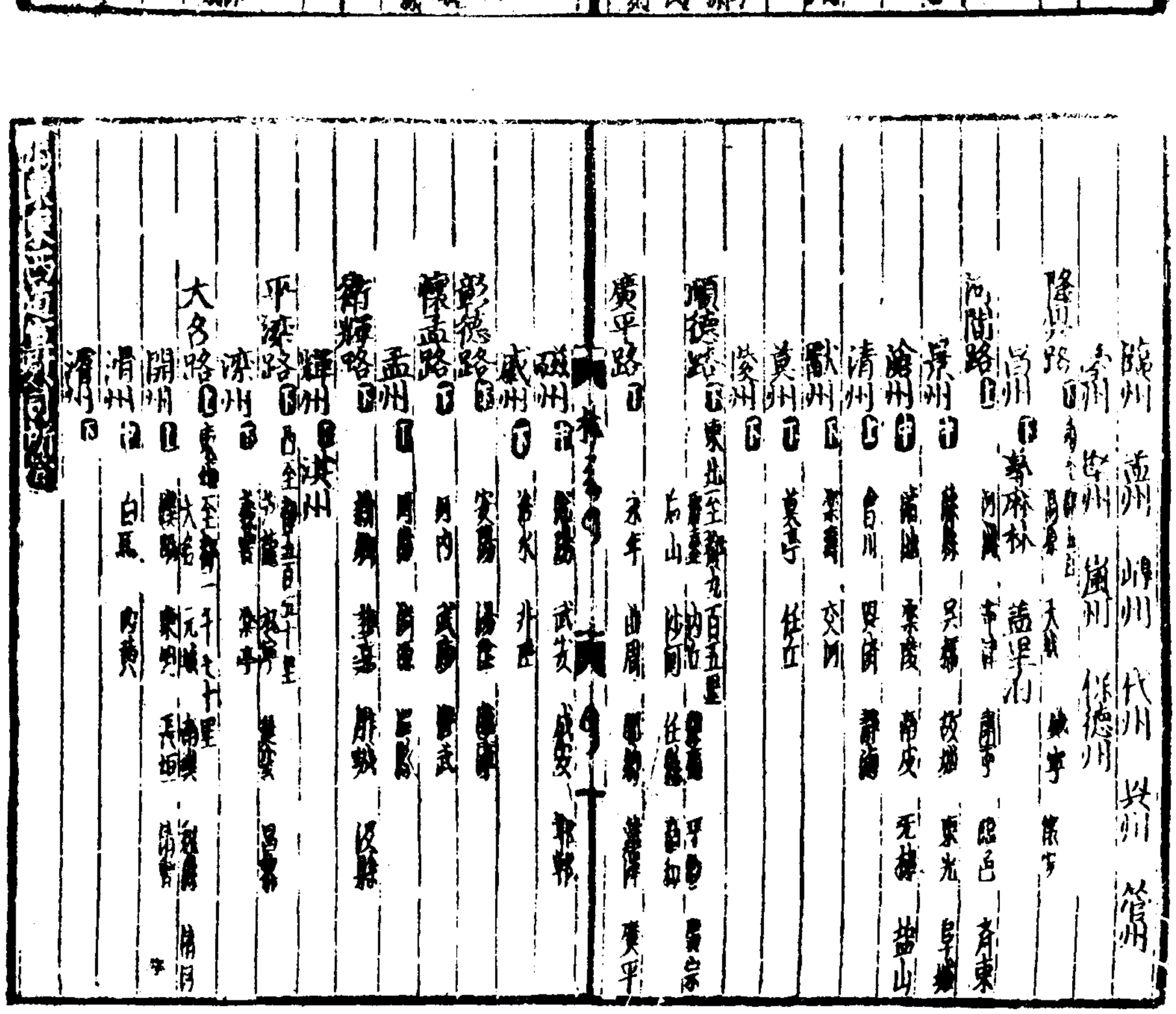
京兆二十三路
東京開封府　南京應天府　西京河南府　北京大名府
東京開東路　九州
青密　兗沂　登萊　濰淄　濟南　淮陽
東京開東西路　九州
兗徐　拱鄆　濟單　濮曹　鄆仁　襄洛
東京開西路　九州
鄭陳　潁金　汝均　郢唐　光化
西京河北路　九州
衛孟　懷泽　陝虢　信陽　鎮昌
北京河東路　十六州
澮潞　博隰　莫雄　霸滄　冀保　定高
北京開北路　十六州
相邢　懷衛　洺深　磁祁　趙保　中山
河北北路　十六州
開德　河間　永靜　信安　保定　廣信　順安
安東上都護　幽涿易　檀薊　平營
陝西永興軍路　二十路
京兆　河中　延安　陝耀　鄜解　慶鄯
同華　保安　綏德　商寧　坊丹　環銀
陝西鳳翔路　二十四州
鳳翔　西寧　秦涇　熙隴　成鳳　岷
鎮戎　德順　儀儀　渭原　河蘭　鄯會　湟
積石　郭　洮
陝西北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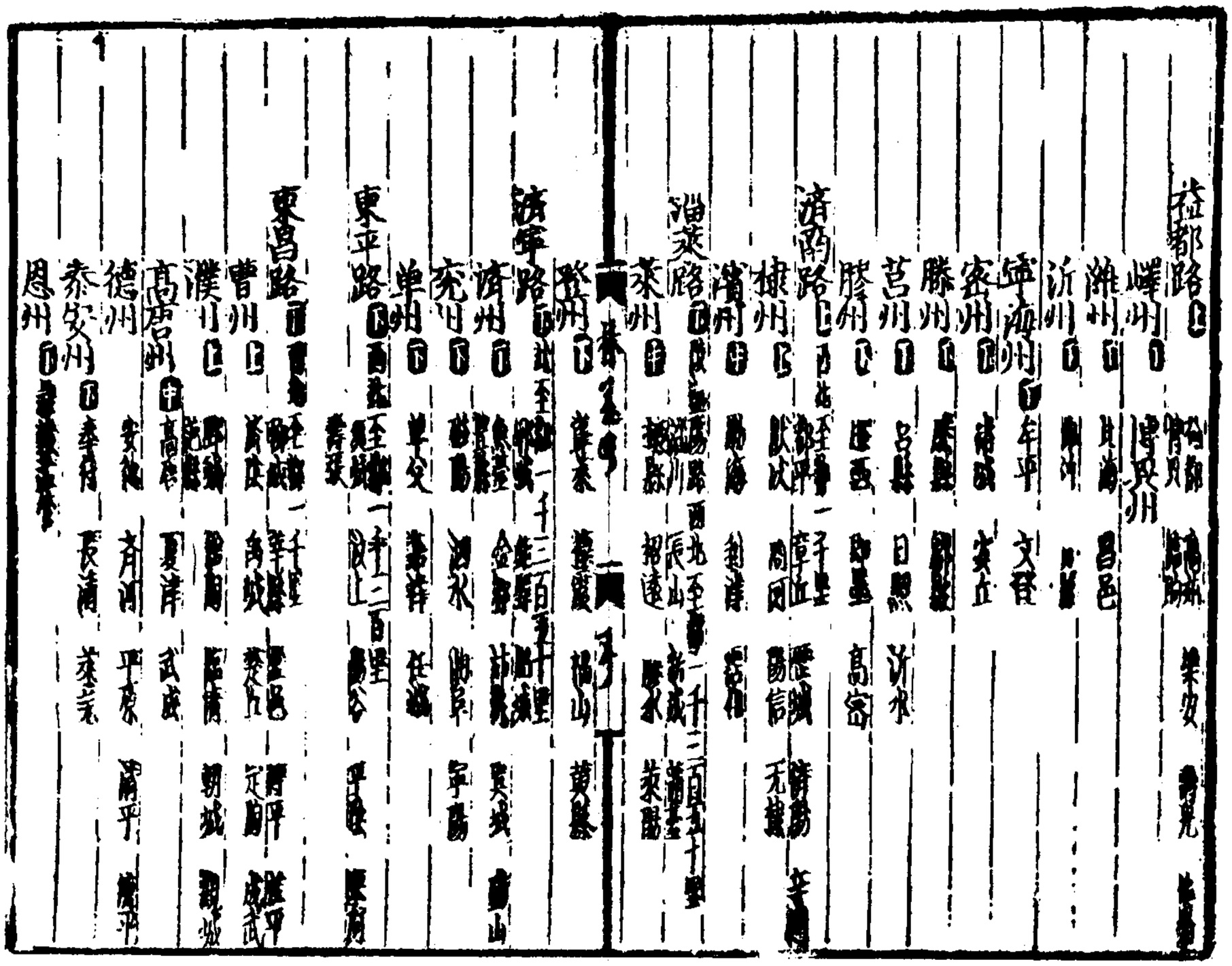
安西大都護
臨勝西伊
河東北路十四州
太原威勝
岢嵐寧化
保德晉寧
河東北路
軍于大都護
新蔚翔寧
淮南東路十一州
揚亳伯
淮南西路九州
壽廬蘄和
舒滁光黃
兩浙路十四州
杭越蘇潤
湖秀
江寧太平宣
江南西路十州
洪虔吉袁
撫筠贛南
康廣德宣
歙江池饒
信
湖南北路九州
潭衡道永
郴邵全武
岡桂陽
湖南南路十四州
江陵荊門
岳沅靖鄂
安復鼎澧
峽岳歸
漵陽
湖北北路
綿夔溪
成都府路十七州
成都肖蜀彭縣漢
仙井僊茂簡威
松潘五州
悉靜恭拓
疊真
黎永康
茂州
保寧資普昌
永寧寧安
長寧富順
利洋閬劒巴
文興蓬
渠通龍巴元二
東
恭珍承
渠
合榮渠
乾姚萬
安南大都護
峯讓蕞田
愛
長湯演林景
忠塚龍
古
驟福祿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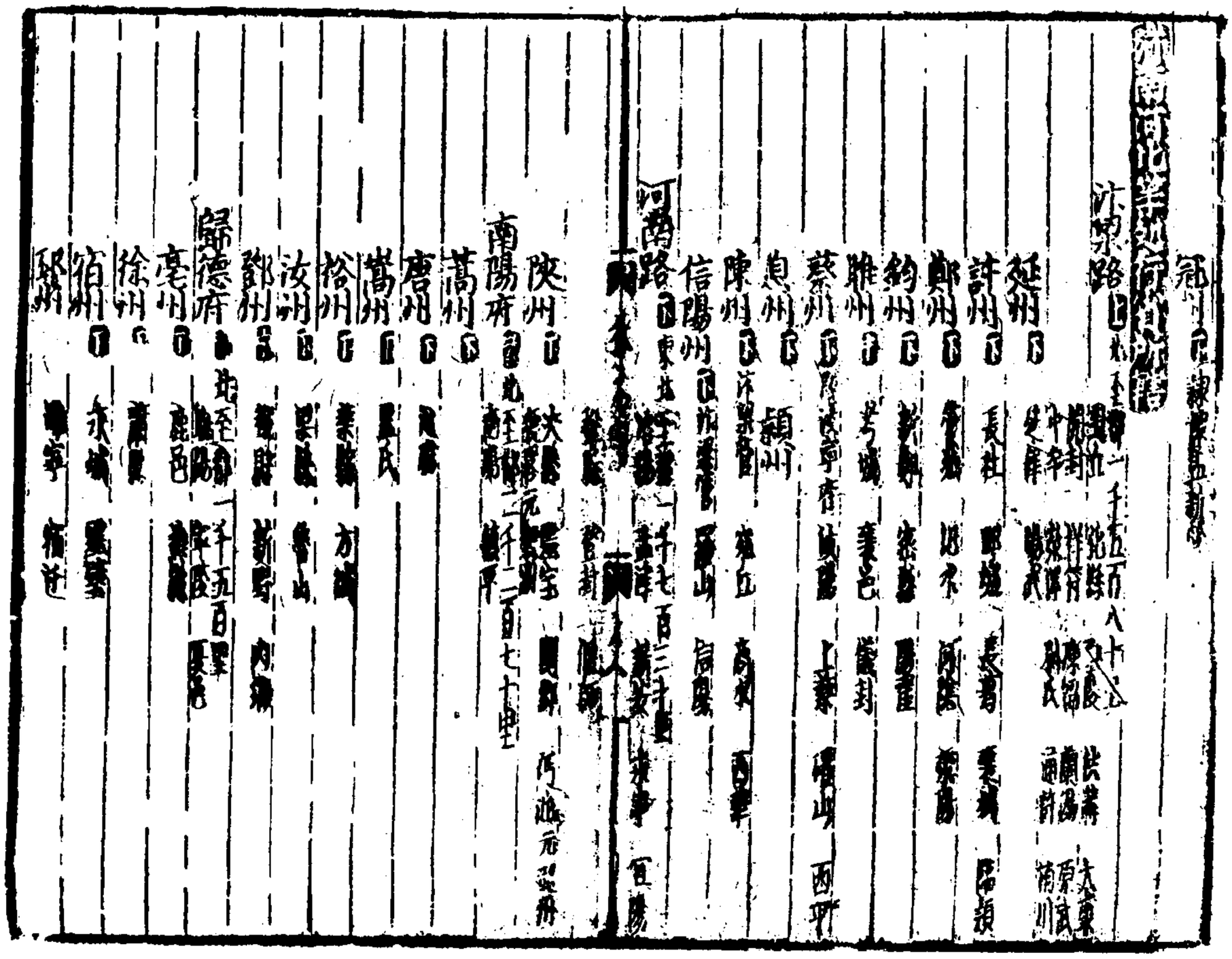

郡邑類
至元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 中書礼部奉
中書省剳付該奉
聖旨特此欽遵
路
十万之上為上路 十万之下為下路
州
五万之上為上州 三万之下為中州
二万之下為下州
縣
二万之上為上縣 万之下為中縣
一万之下為下縣
江北淮南歸附
江陵 襄陽 鄂州 荊州 沔州 峽州 歸州 施州
靜江 潭州 成都 杭州
建康 鄂州 淮安 壽興
元貞元年五月 十七日
奉
聖旨事內 一件節該江南州
的交做下州五万户之上至十万户之下的交做中州在先一
个縣裏合五个縣官人有
如今下州裏縣裏依那体例
合立州的四十四个縣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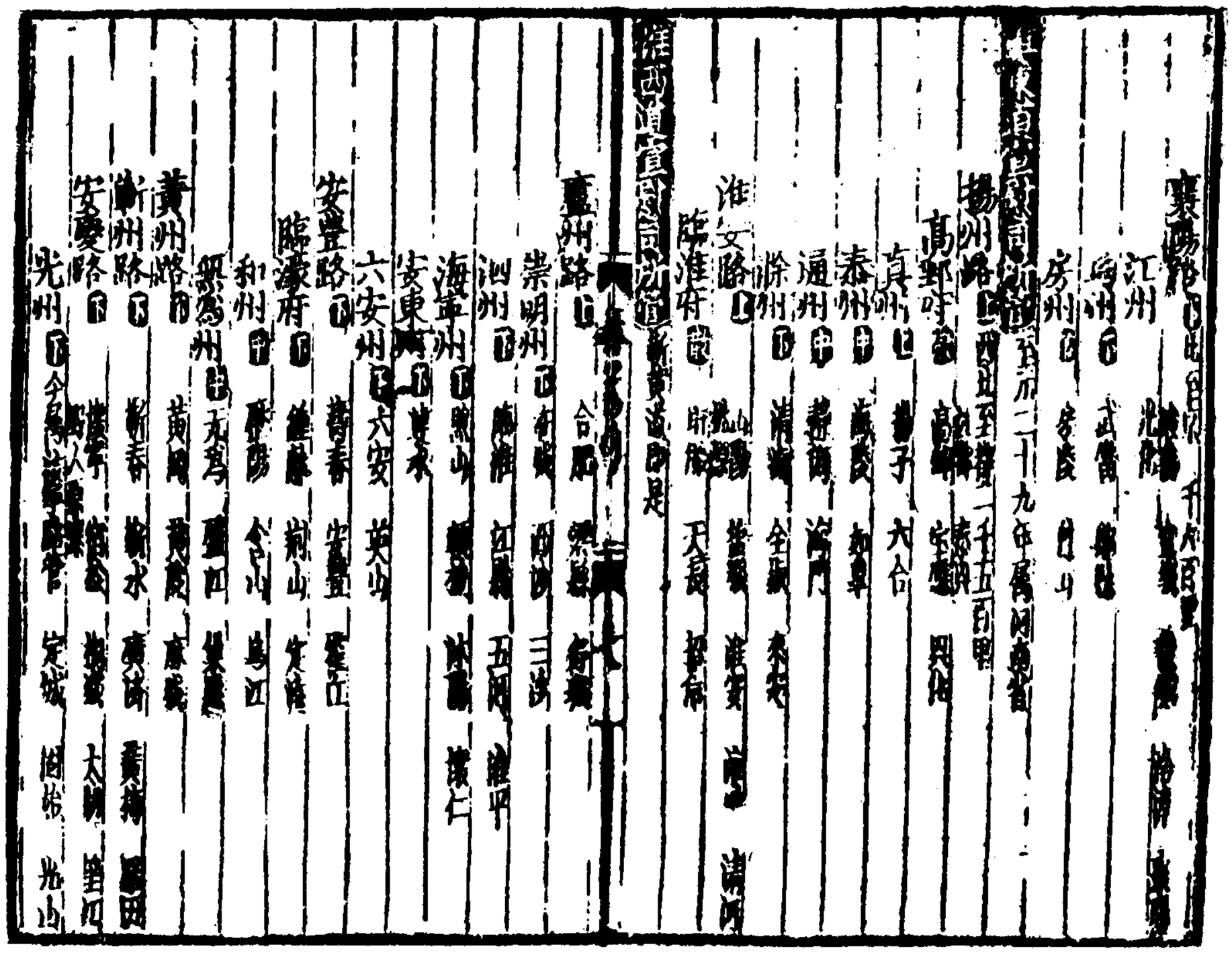

天下城邑
都會
上都路開平府
大都路大興府
興州 宜興州 松州 宣德府
奉聖州 蔚州 豐州
順州 潞州 通州 薊州
真定路 保定路
中山府 冀州 南宮 趙州 晉州
大名路
深州 開州 濮州
東平路
東安州 西安州 即固安
保定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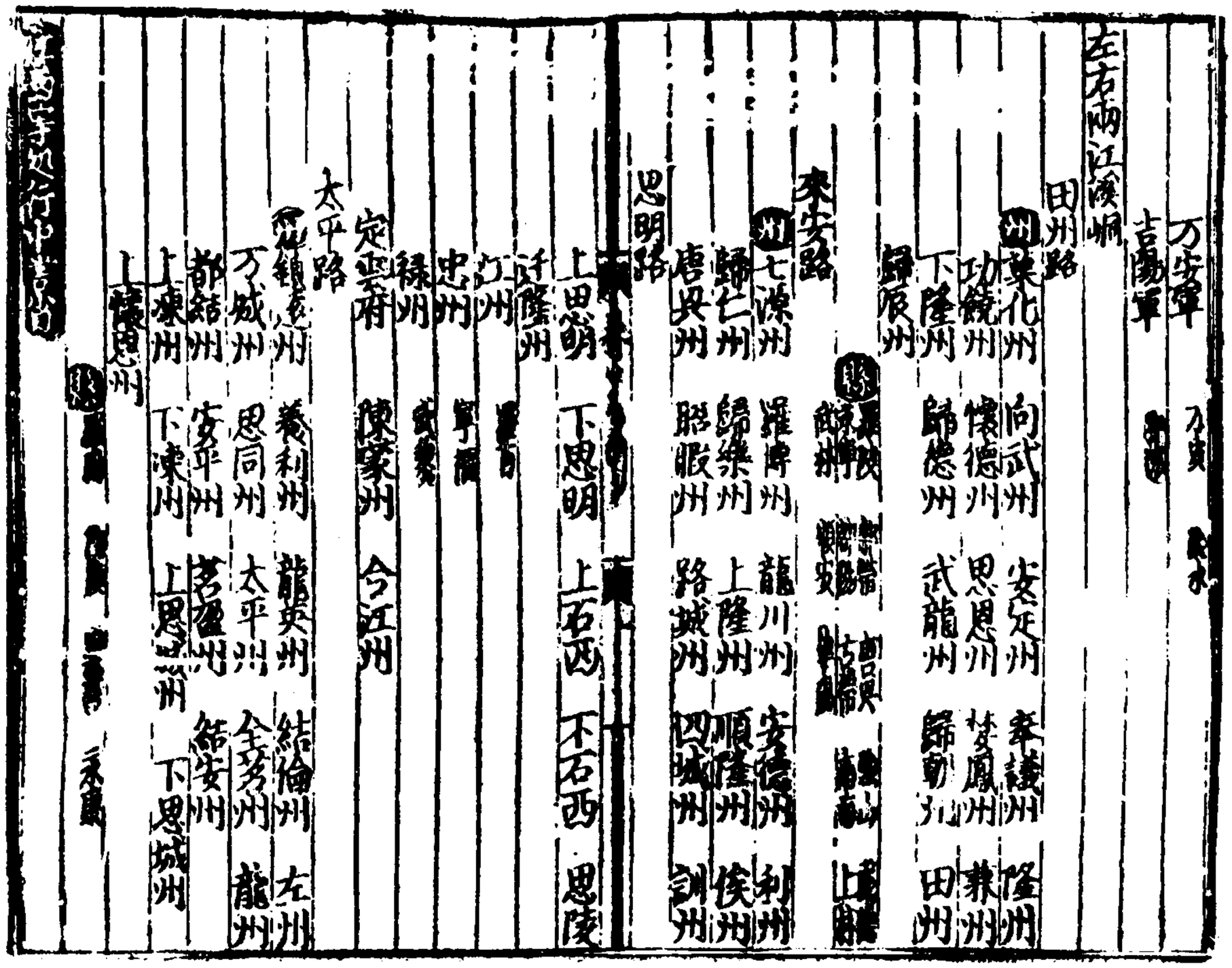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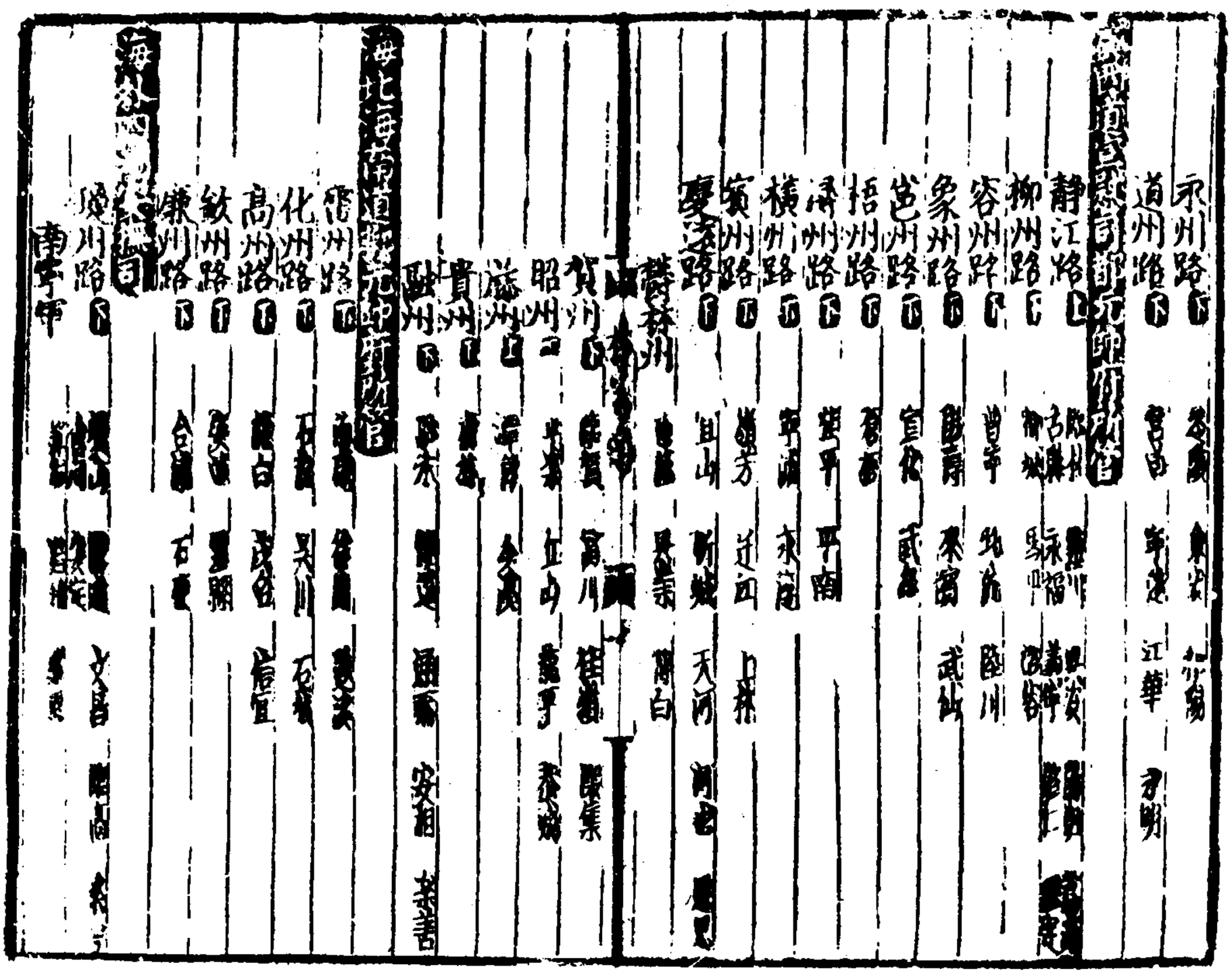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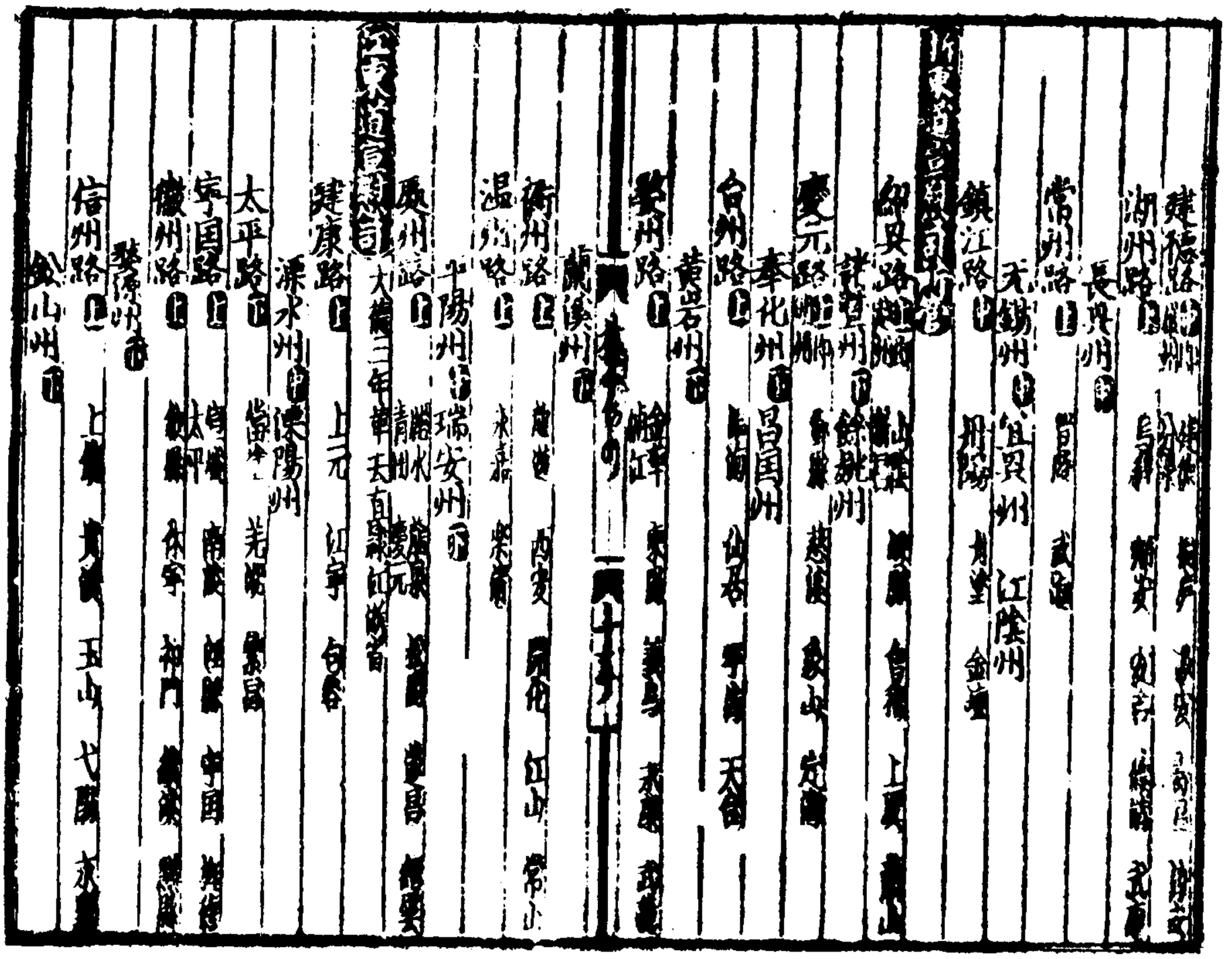
沿邊溪洞招討同
叙州宣撫司
馬湖路
富順州
戎州
寧遠寨
鎮安府
黄平府
鎮安路
上林州
八番順元府
八番羅甸宣慰司
葛霍安撫司
羅甸國安撫司
金石番太平軍安撫同
大龍番應天州安撫司
方番河中府安撫司
安慶州
知山州
龍寨州
烏撒烏蒙宣慰司
東谿路
貴州
烏蒙
烏撒
必化州
小羅甸
羅氏鬼國
東谿州
曲州
龍章州
小龍番靜蠻軍安撫司
苴冬冬等處安撫司
小龍番靜蠻軍安撫司
羅番國安撫司
羅番國靜安軍安撫司
程番武盛軍安撫司
龍番國勇州安撫司
平坡等處
三陂等處
羅曰和等處
都雲洞
五寨番民官
都雲定寨等處
蠻朝平坦焦溪江水望成等處
吳勢當溪
大洞斜真
上都雲都處
八千寨楚等處
上馬芦平崖鎮
丹竹楊丙等處
上木洞等處
安化等洞
湖南道宣慰司
潭州路
醴陵州
湘鄉州
衡州路
耒陽州
寶慶路
武岡路
郴州路
桂陽路
全州路
平蔑等處
羅曰和等處
都雲洞
五寨番民官
都雲定寨等處
蠻朝平坦焦溪江水望成等處
吳勢當溪
大洞斜真
上都雲都處
八千寨楚等處
上馬芦平崖鎮
丹竹楊丙等處
上木洞等處
安化等洞
湖南道宣慰司
潭州路
醴陵州
湘鄉州
衡州路
耒陽州
寶慶路
武岡路
郴州路
桂陽路
全州路
落重閭等處
洞溪等處
地蓬等處
麥敏等處
小羅洛邦到路豆虎等處
中都雲陷水等處
李殿李
上宮仁溪崖臥崖尾
鍋鼓等處
黎婆重疊等處
周包竹明等處
平昧平駝等洞
卯雄十團等處
各州
永興
官章
桂陽
臨武
臺山
桂陽
各處
各處
各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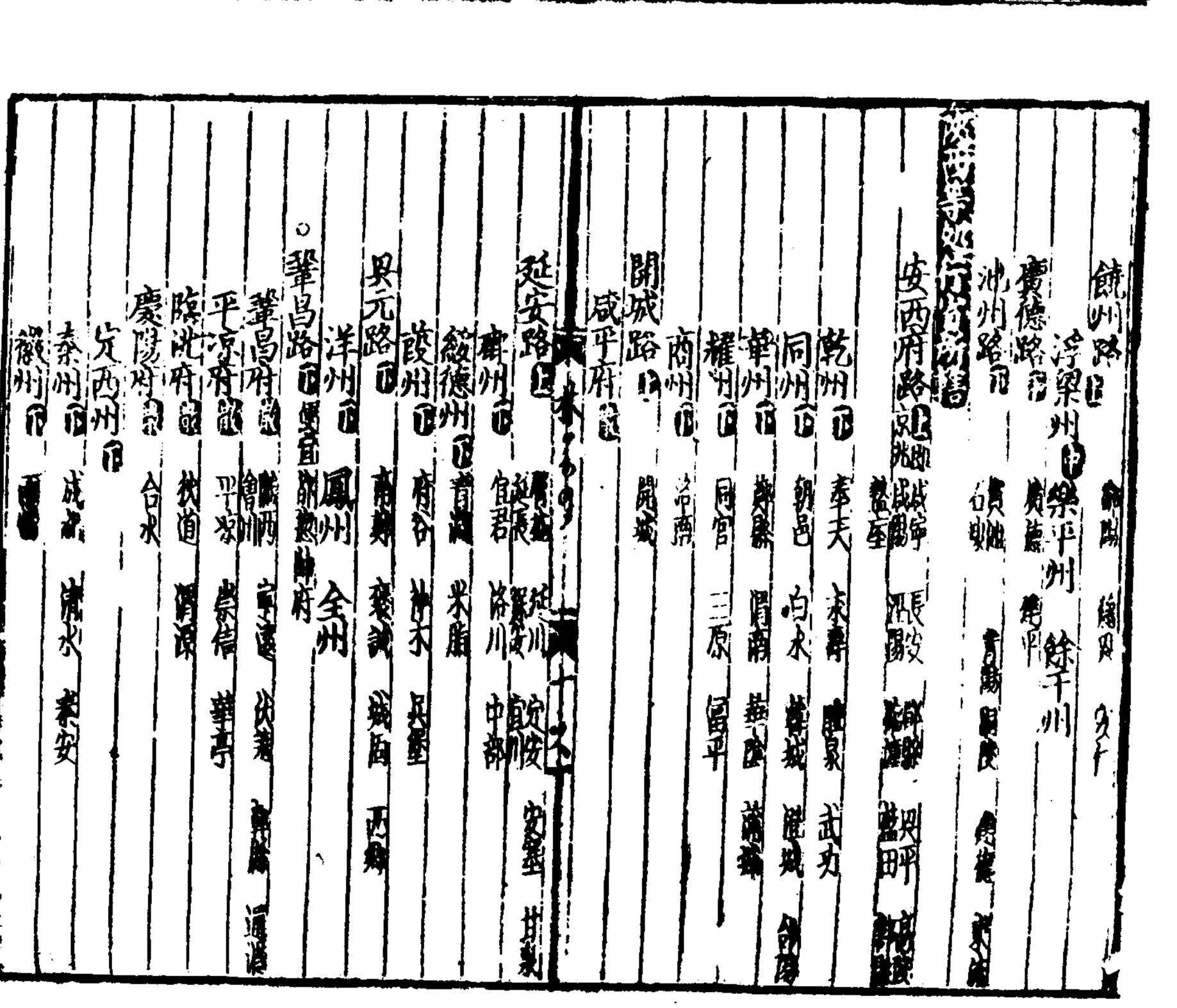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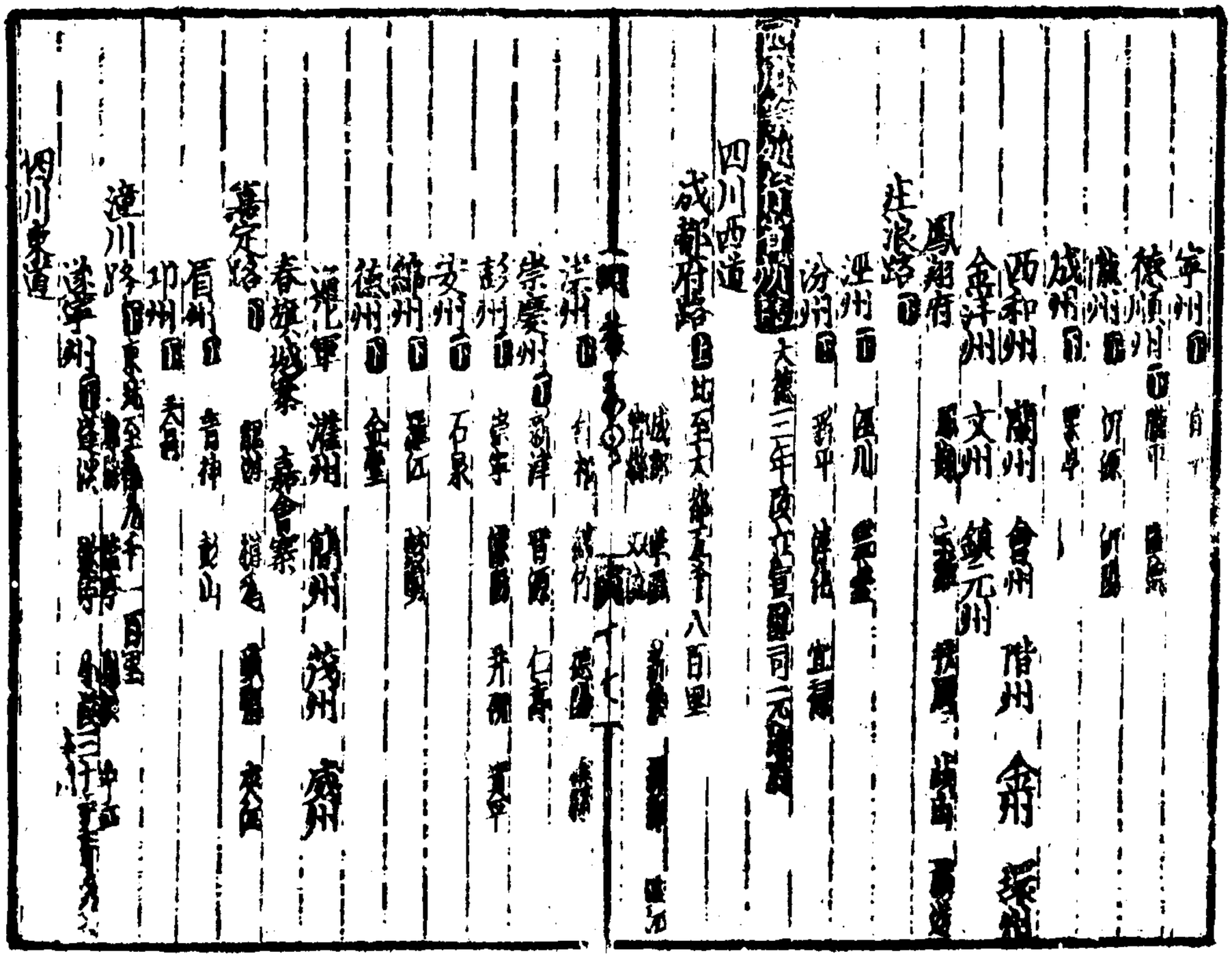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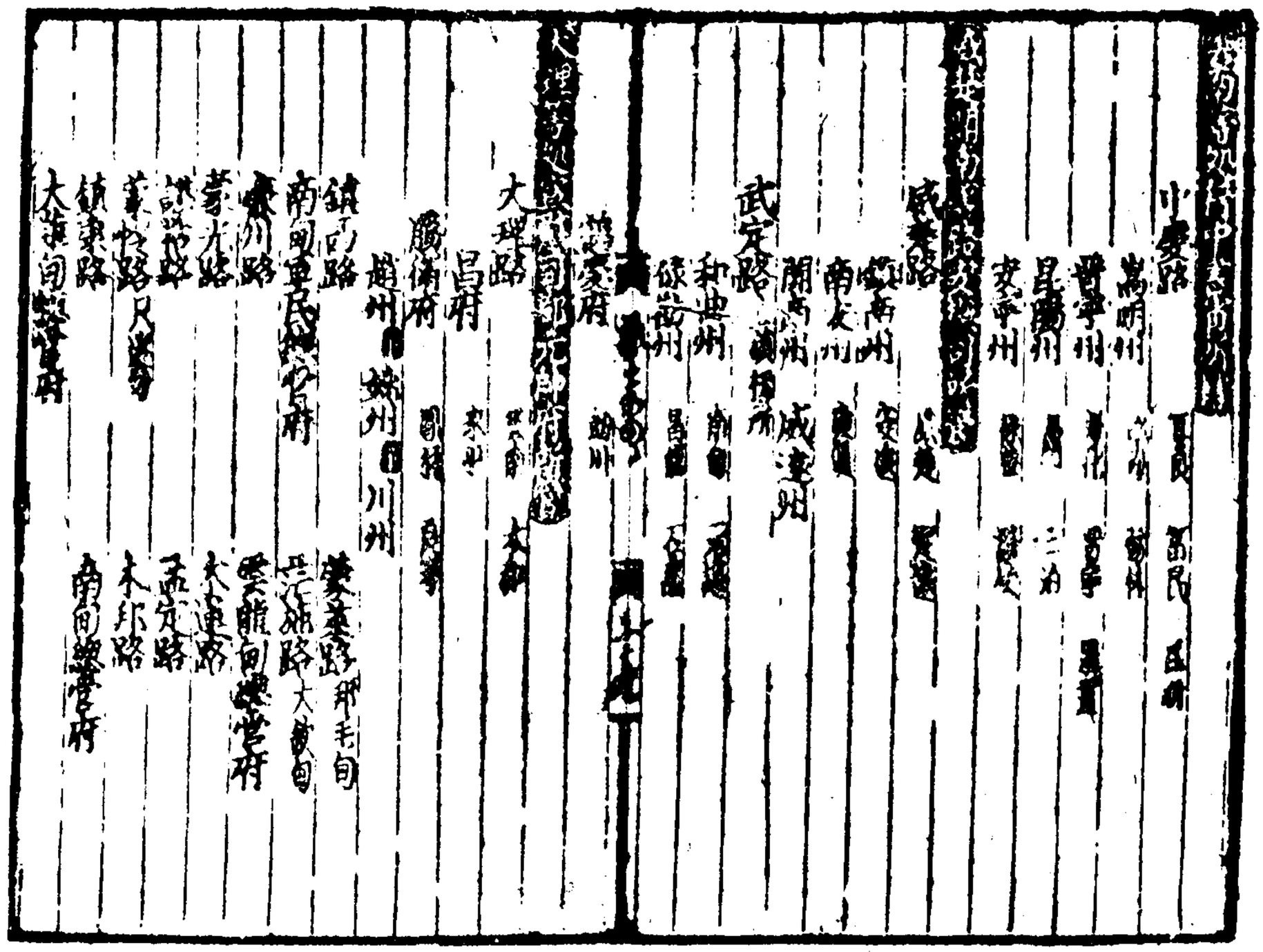
龍興路　路　唐昌　鎮南　洪都　豫章　南昌　西山　滕王閣　進賢門　奉新　靖安
寧州　武寧　分寧
高州
吉州路　廬陵　永豐　万安　龍泉
吉水州　安福州　太和州　永新州
瑞州路　高安
新昌州
江州路　湓浦　彭澤　德安　潯口　瑞昌
袁州路　宜春　分宜　万載
臨江路　清江　星子
新淦州　新喻州
南康路　都昌
建昌州
建昌路　南豐　金溪　宜黄　崇仁
贛州路　虔化　會昌　瑞金　石城
會昌州
寧都州
南安路　大庾　南康　永清
建昌路　南城　新城　黄昌
南雄州
廣州路　南海　番禺　香山
韶州路　曲江　樂昌　仁化　翁源
南雄路　保昌　始興
新興州　英州　元係英德府今改州直隸廣西
惠州路　歸善　博羅　海豐
潮州路　揭陽　潮陽

福建等處行中書省　大德二年陝立建江湖省
福州路　閩縣　懷安　古田　連江　羅源　長樂
福寧州　福寧　寧德
福清州
建寧路　建安　甌寧　崇安　浦城
邵武路　邵武　光澤　建寧　泰寧
泉州路　晉江　惠安　同安　永春　德化
漳州路　龍溪　漳浦　長泰
延平路　南平　將樂　尤溪　順昌　沙縣
興化路　莆田　仙遊
汀州路　長汀　武平　寧化　清流　上杭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
杭州路　錢塘　仁和　餘杭　臨安　富陽　於潛　昌化
嘉興路　嘉興　秀水　崇德　桐鄉
松江府　華亭　上海
鹽官州
海寧州　崇德州　長興州　安吉州
平江路　吳縣　長洲　吳江州　常熟州　嘉定州
崑山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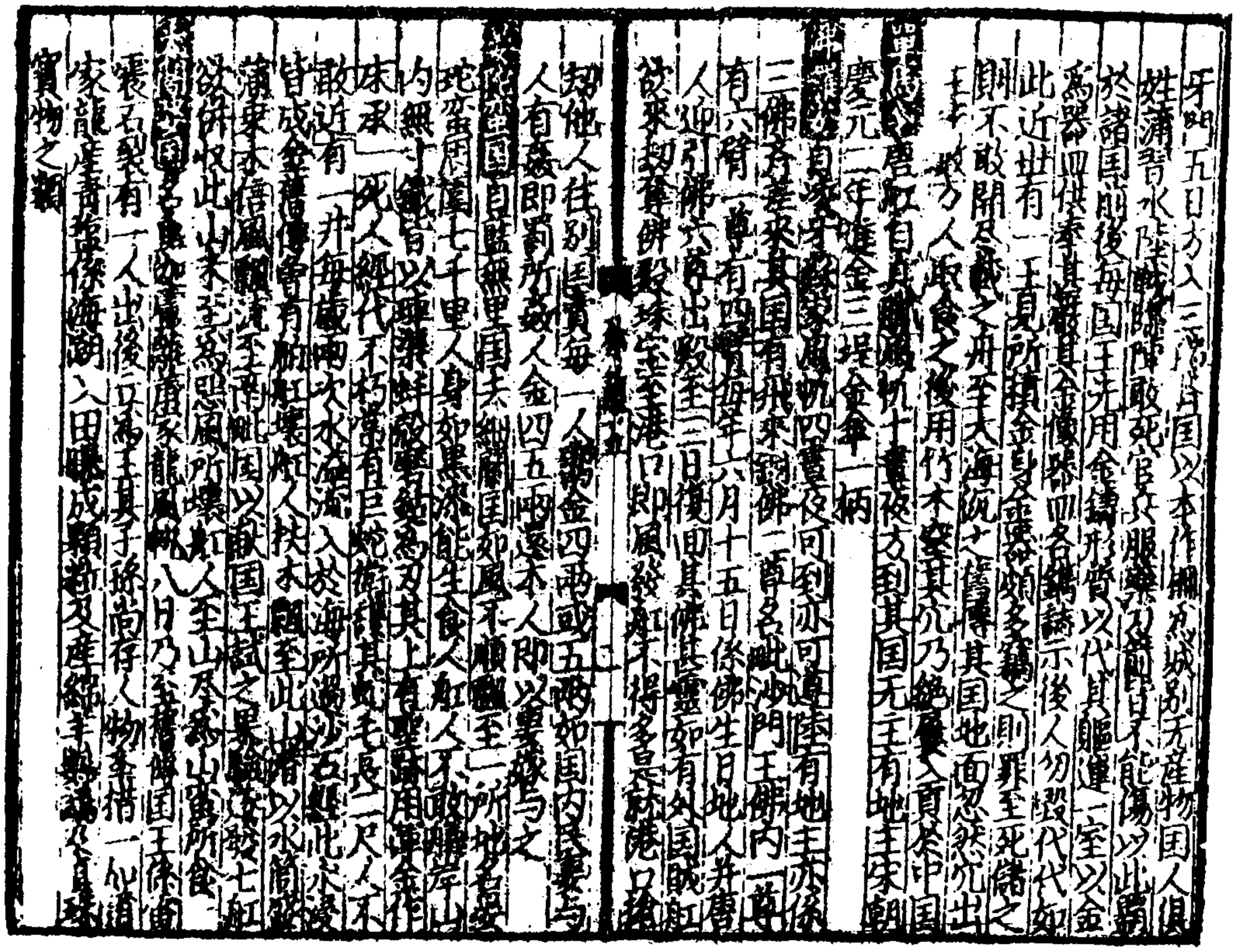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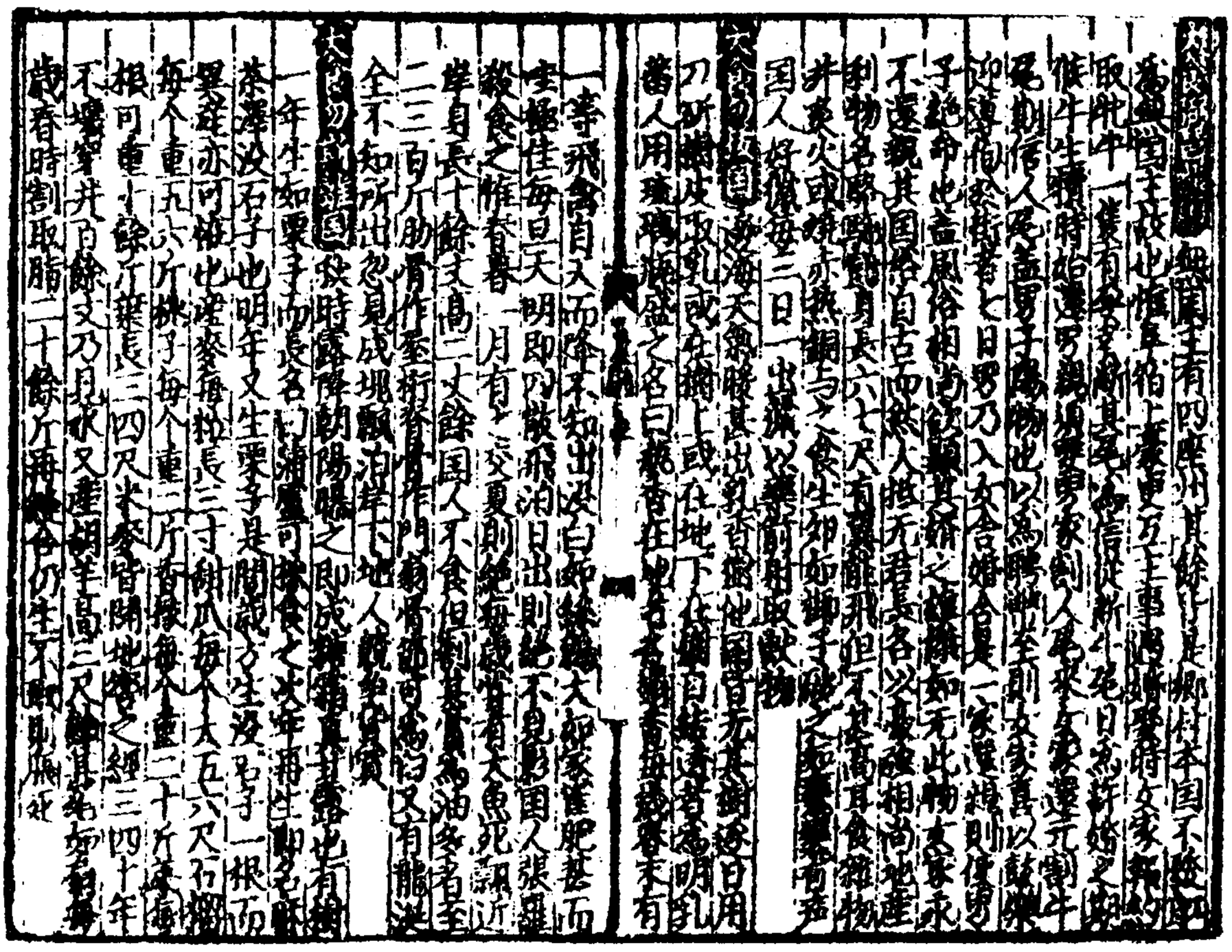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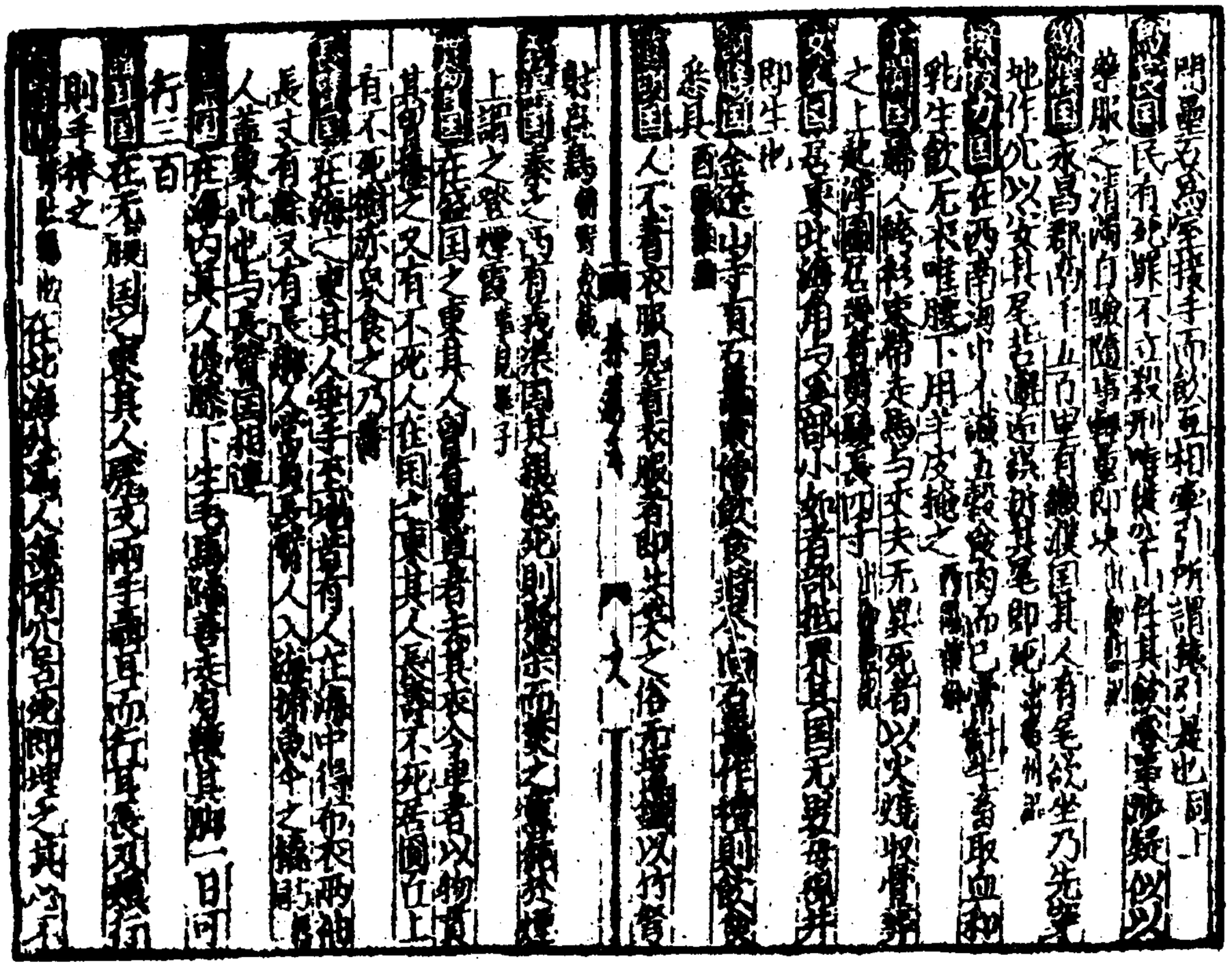

寧州
德順州
蘭州
成州
西和州
金洋州
鳳翔府
涇浪路
涇州
汾州
四川西道
成都府路
大德二年陞宣慰司元帥府
漢州
綿州
德州
安州
彭州
崇慶州
嘉定路
眉州
邛州
資州
瀘州
重慶路
忠州
涪州
合州
渠州
大寧州
達州
夔路
浩州
梁山州
四川北道
綿寧路
元貞元年陞宣撫司
順慶路
保寧府
巴州
蓬州
來寧路
四川東道
遂寧州
潼川路
潼川府
資州
簡州
茂州
威州
汶山
石泉
開州
雲安州
萬州
施州
珍州
播州
思州
黔江
彭水
酉陽
石砫
南川
涪州
丰都
忠州
夔州
大昌
巫山
巫溪
施州
建始
散關
興元府
洋州
興元
沔州
略陽
金州
西城
洵陽
漢陰
石泉
興安州
興安
平利
洵陽
金州
西城
漢陰
石泉
興元府
興元
沔州
略陽
洋州
興安州
興安
平利
洵陽
金州
西城
漢陰
石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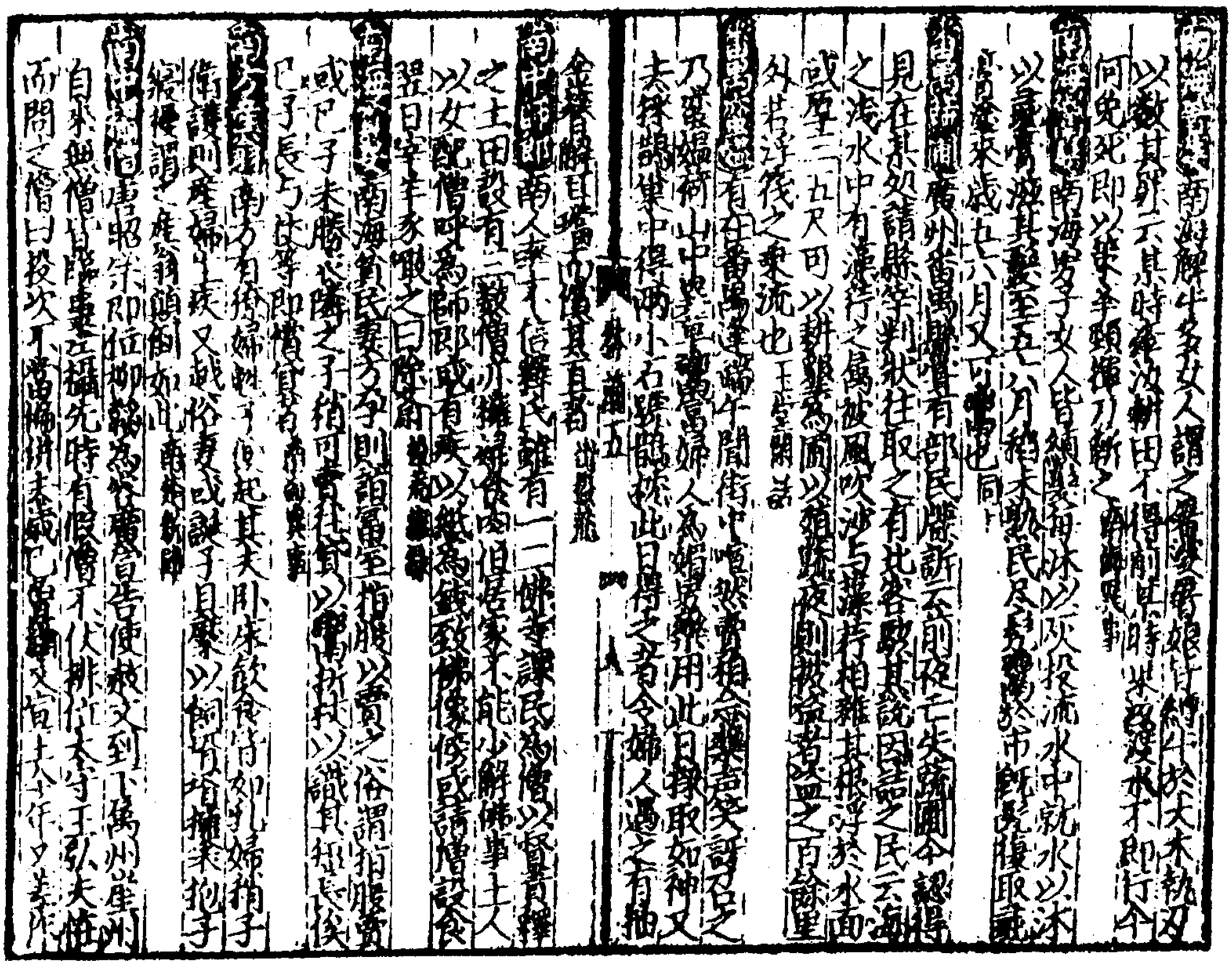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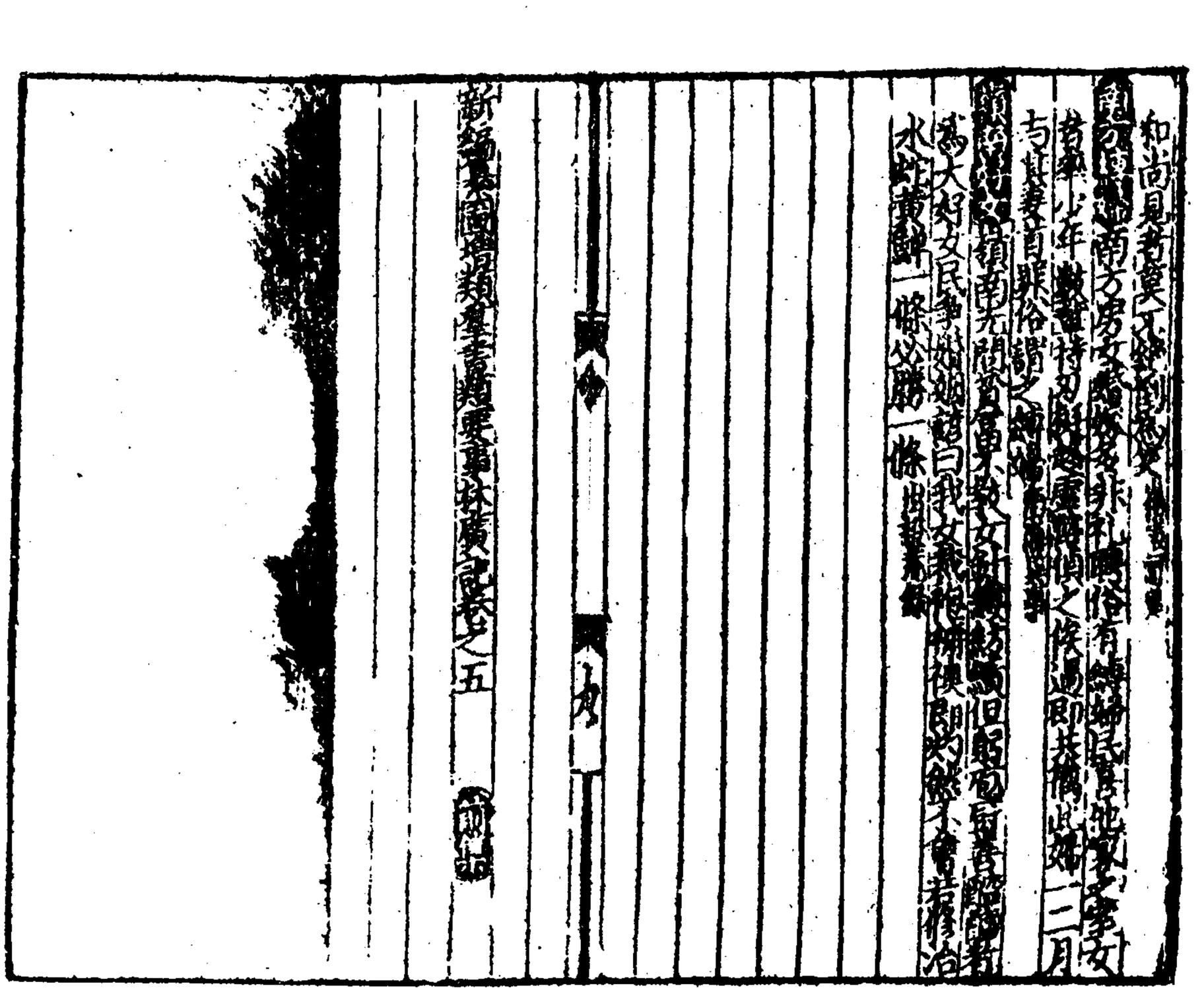
木候州
大姚等処
雲南金齒
銀沙羅甸蠻夷
景新甸
思陵甸
沙財泥大甸
阿善甸
木創甸
木魔甸
蒲阿撥思
廣甸
銀生羅江部
江源美賴
一統車書之盛
祖能等部
遼陽路
蓋州
澄州
大寧路
婆娑府
懿州
東京路
永平路
霍州
義州
瑞州
錦州
高州
利州
川州
建州
景州
恵州
大寧路
開元路
咸平府
廣寧路
元統三年五月
遥羅甸
凡索滿大甸
部目甸
不甲佔北搆甸
孟定甸
孟緩甸
震溪甸
大品二百四寨
甸
必畔
八納等部
南定
曲靖路
鎮安州
陸涼州
越州
羅雄州
馬龍州
芳華
普安路
禾龍等部
仁德府
烏蒙路
東川府
北勝府
永寧州
蘭州
普騰甸
他郎
泥大
茶甸
怯処
乃好滿
部目思摩甸
因遠羅公甸
馬龍他郎沙財泥
落初
不通
沙財
納安甸
和泥之処
越甸
普安路
永山
澂州路
路南州
新興州
羅雄州
石城
普定
八納等部
賀蓄
烏蒙路
東川府
巨津州
通安州
永寧州
渠州
宝山州











○勝蹟類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凡山岳之爲河海之大不有異物司時其間則地特擅土耳今坡古今勝蹟仙靈之顯著者表而出之使覽者有攷云

仙人葛由騎羊在延平津中二國時雷煥爲豐城令見赤氣斗牛間謂寶物精拙發基得石函中有双劒取之一自佩一遺張華乃干將莫邪也後華誅劒失換子華佩劒經延平劒躍入水使人入水取見兩龍蟠後改延平爲劒州

○翼湖在歷州古翼縣有老姥過一更曰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開姥日往視雉子許之以朱傳龜目姥見急去果陷

○龍化橋在成都周地圖記云張儀築城壞不能立忽龍周旋其間巫言依龍行處築之其城遂立名龍化橋

義烏縣在婺州漢烏傷縣也晉太康中有雙烏巢於縣寺之樹後有童子名冯汗搦矣賀縣世世貢士成績冯氏有之助其爲墳烏口皆銜土

○卓錫泉在韶州大庾嶺六祖自黃梅傳衣鉢至嶺告衆取土祖所住處卓錫出泉

○仙石在衡州圖經云晉太守應詹初入山見二童子圍棊質以斧柯置坐顧之童子曰吳斤柯爛矣質歸世已百歲

○真仙巖在融州洞中有白石滴乳狀貌道服髣髴然

○傅靈君在武夷建安志云仙傳玉帝召武夷君建幔亭紿楼數百間宴鄉人男女千餘於其上皆呼爲會孫酒行奏曲

○福浮山在湖州德清縣有石屋存焉

○晉浮丘子修真於此山今有石壇存焉

○飛陽觀晉太康中夜有雷電起觀廷明日已移於江北故曰飛陽觀

○雷公山觀在壽州有大樟數圍受三十石每春祭祀時其中水輒自滿事畢則自空矣

○竹王祠在牂州昔有女浣紗有大竹流觸之有孕生子因爲濮王人祠之

○五婦祠在朗州秦王清蜀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之至拜澧皆化爲石

○付三郎廟在邵州初水滔得大竹三節破之得三兒因以爲姓後立廟而祀之

○越侯祠在婺州後漢鄭弘也民爲立祠至今蚊蚋不敢入

仙人義陵在蘄州炎帝陵在酃項陵在道州帝嚳陵在濟陰帝堯陵在濟陰帝舜陵在九疑又禹陵在會稽

皐陶冢在光州

柳子墓在柳州

申公巫臣墓在荊州

廉頗墓在趙州

倚相墓在陳州

陳騰家在會稽

公冶長墓在萊州

韓安國墓在梁州

春申君冢在吳

卓王孫墓在蜀州

孫叔敖墓在光州

楚屈原墓在歸州

夏侯嬰墓在徐州

劉伶家在沛

聶政墓在軹縣

周瑜墓在壽州

淮南王墓在壽州

呂蒙墓在潞州

陳子昂墓在梓州

梁鴻墓在霸陵

陶侃墓在潯陽

鄧艾墓在綿竹

孟嘉墓在江州

伍子胥墓在蘇州

項伯家在杜陵

漢王褒墓在資州

項王廟在烏江

高祖廟在沛

淮南王廟在壽州

楚元王廟在彭城

光武廟在洛陽

吳文帝廟在吳

梁元帝廟在江陵

炎帝廟在長沙

禹廟在會稽

孔子廟在兗州

伍子胥廟在蘇州

李北海廟在青州

句踐廟在紹興

孫叔敖廟在壽州

周瑜廟在蒲圻

雷煥廟在豐城

伏波廟在交趾

張儀戰國廟在成都

鄧艾廟在綿竹

嚴君平廟在成都

赤松子廟在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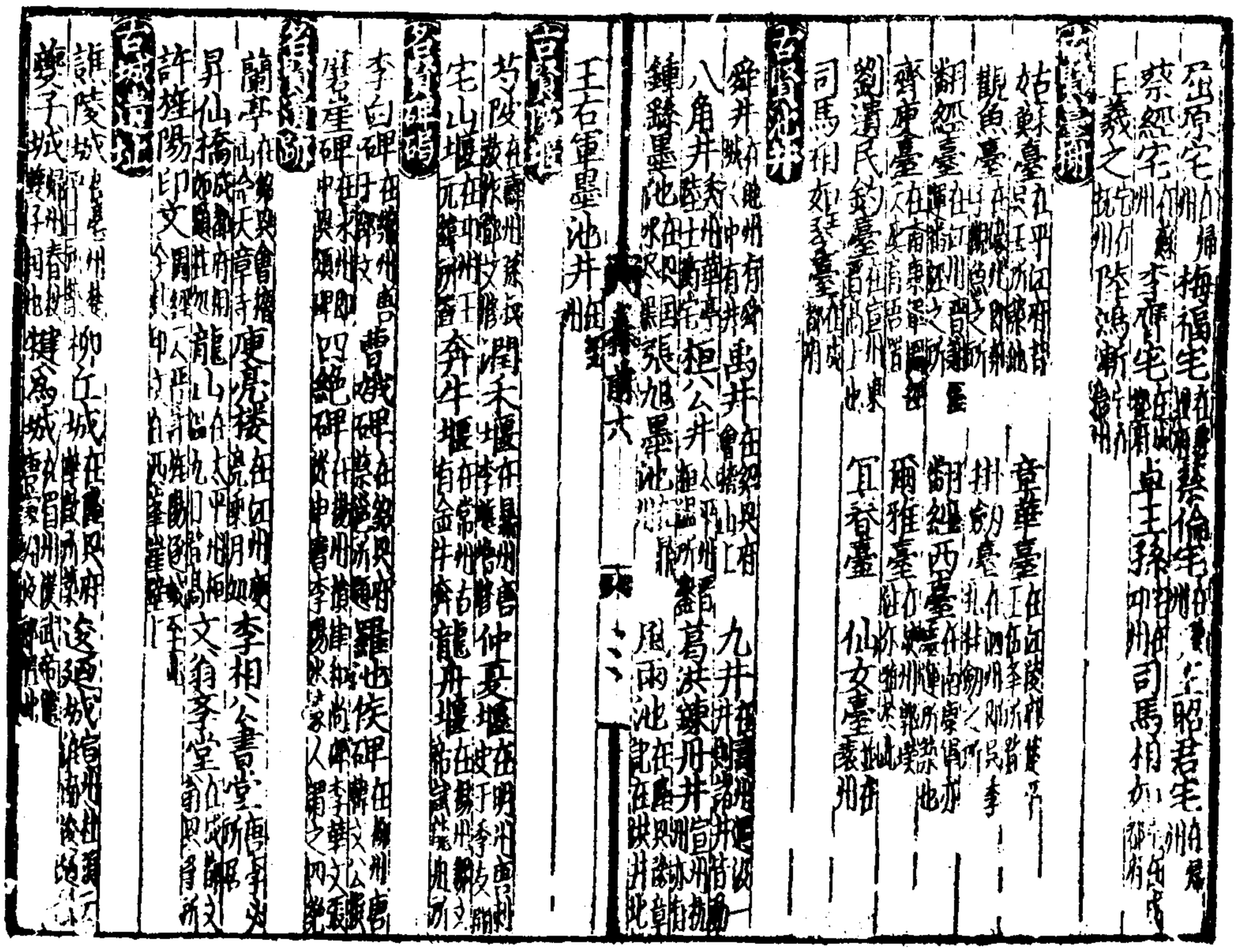
英布廟在潯陽

漢淮陰侯廟在楚州

張九齡廟在曲江

陶潛宅在潯陽

韓滉宅在京口



仙境類

仙靈勝境

三十六洞天

第一王屋山洞周一萬一千里名曰天精小有天潤主之地清虛真人所理

第二委羽山洞周一萬一千里名曰大有朱陵之天亦曰青華峯高萬一百二十里即王屋山

第三西城山洞周三千里名曰大有朱陵之天亦曰青華峯高萬一百二十里即王屋山

第四西玄山洞周三千里名曰太玄之天亦曰青華峯高萬一百二十里即王屋山

第五青城山洞周一千里名曰寶仙九室之天在益州青城縣亦曰青華峯高萬一百二十里即王屋山

第六天台山洞周一萬一千里名曰上清玉平洞天隋唐已來有道之士多居之

第七羅浮山洞周五百里名曰朱明曜真之天在博羅縣

第八句曲山洞周一百八十里名曰金壇華陽洞天在茅山

第九林屋山洞周四百里名曰左神幽靈洞天在洞庭山

第十括蒼山洞周二百里名曰成德隱玄洞天在處州縉雲縣

三十六小洞天

第一陽平治鹿堂治在濟州鄆城縣界治張道陵昇仙之所

第二桐柏山金庭崇禧治在唐州桐柏縣治王子晉昇仙之所

第三鶴鳴治在蜀州青城縣治張道陵修道之所

第四鵝湖治在信州貴溪縣治張道陵昇仙之所

第五葛璝治在饒州弋陽縣治葛玄修道之所

第六庚除治在杭州臨安縣治葛玄修道之所

第七秦中治在雍州藍田縣治尹喜修道之所

第八眞多治在撫州臨川縣治葛玄修道之所

第九四明山在會稽餘姚縣治虞翻修道之所

第十大白山在明州鄞縣治張道陵修道之所

第十一太白山在京兆府盩厔縣治李八百修道之所

第十二西山在洪州南昌縣治吳猛修道之所

第十三北平治在晉州霍邑縣治郭文修道之所

第十四平蓋治在仙州葛仙山治葛玄修道之所

第十五平陽治在汾州西河縣治葛玄修道之所

第十六中嶽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治太上修道之所

第十七峨眉山在嘉州峨眉縣治普賢修道之所

第十八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治張道陵修道之所

第十九金庭崇道治在越州剡縣治王羲之修道之所

第二十玉霄治在饒州樂平縣治仙人修道之所

第二十一紫蓋山在潭州湘鄉縣治仙人修道之所

第二十二清屋山在潭州湘鄉縣治仙人修道之所

第二十三洞真治在潭州湘鄉縣治仙人修道之所

第二十四金精山在洪州南昌縣治仙人修道之所

第二十五綿竹山在漢州綿竹縣治仙人修道之所

第二十六泉源治在河南府王屋縣治仙人修道之所

第二十七蓬萊山在登州東海中治仙人修道之所

第二十八北邙治在河南府洛陽縣治仙人修道之所

三十六福地

第一霍桐山高三千丈周迴一百二十里名曰霍山在廬江潛縣

第二東嶽泰山天中太尉之所理

第三後城治在濟州任城縣治王喬修道之所

第四西城山高四千丈周迴二千里名曰太虛之天在王屋之北

第五平門治在仙州玉平縣治仙人修道之所

第六主簿治在仙州玉平縣治仙人修道之所

第七王晉治在仙州玉平縣治仙人修道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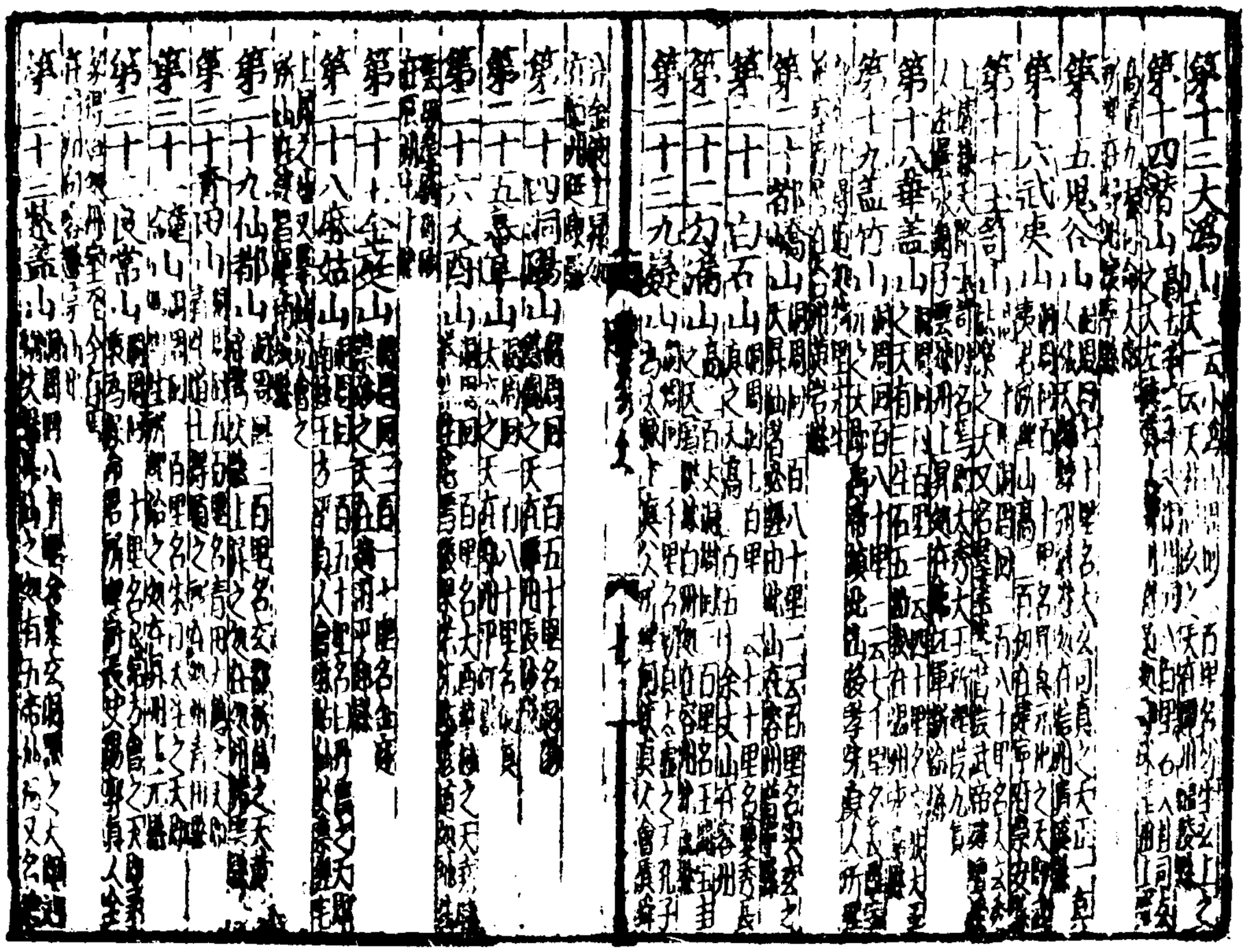
第八平蓋治在仙州玉平縣治仙人修道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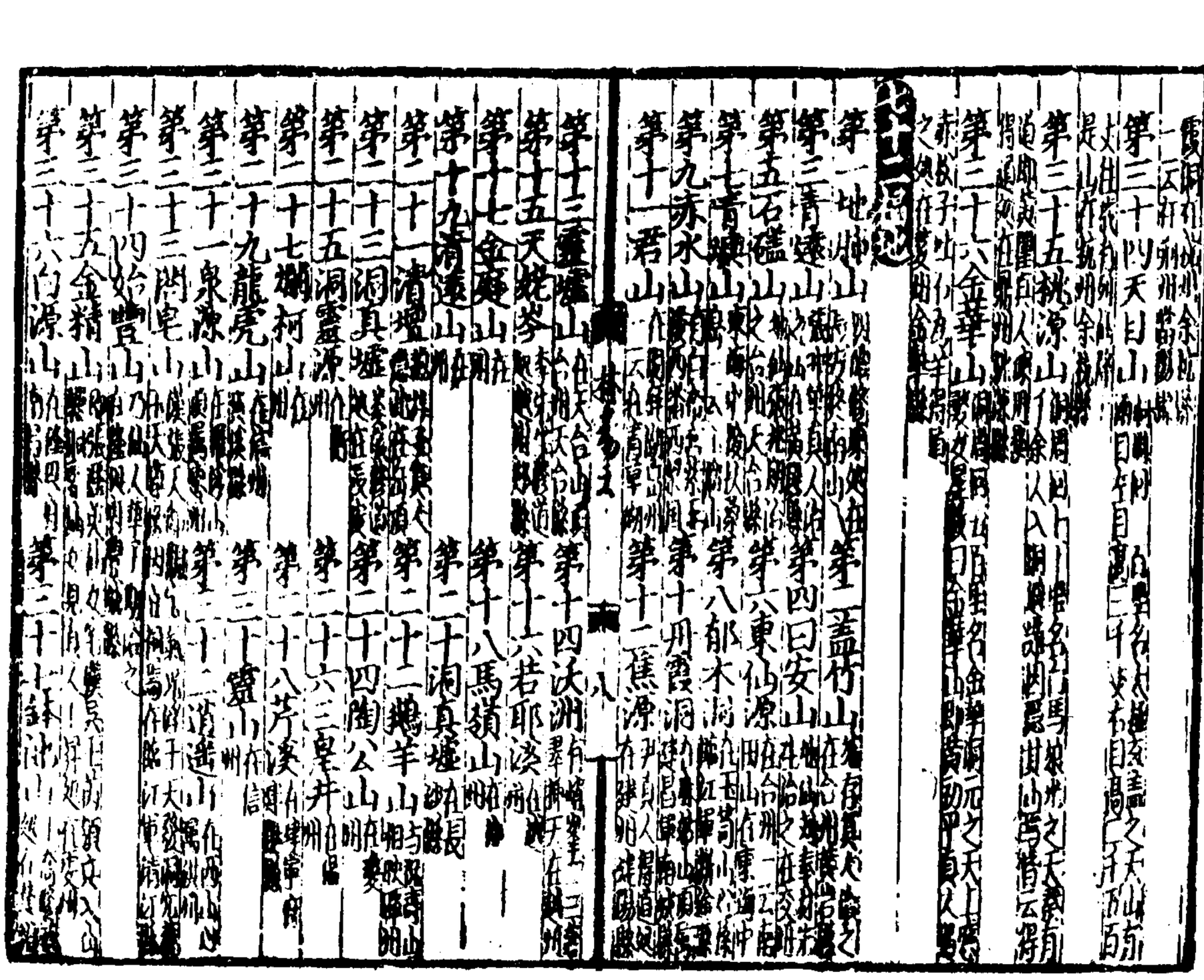
第九四明山在會稽餘姚縣治虞翻修道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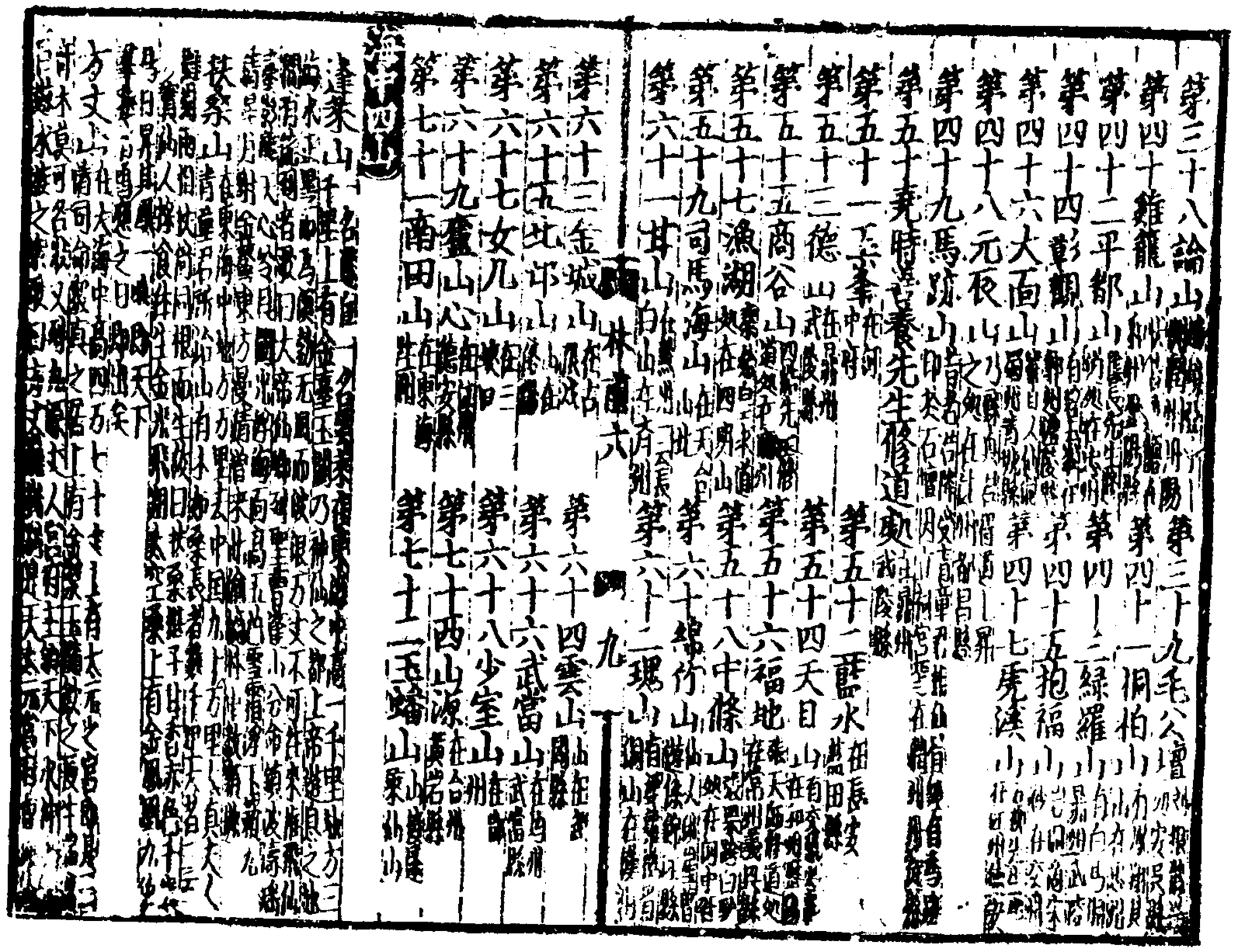
第十大白山在京兆府盩厔縣治李八百修道之所

第十一太白山在京兆府盩厔縣治李八百修道之所

第十二西山在洪州南昌縣治吳猛修道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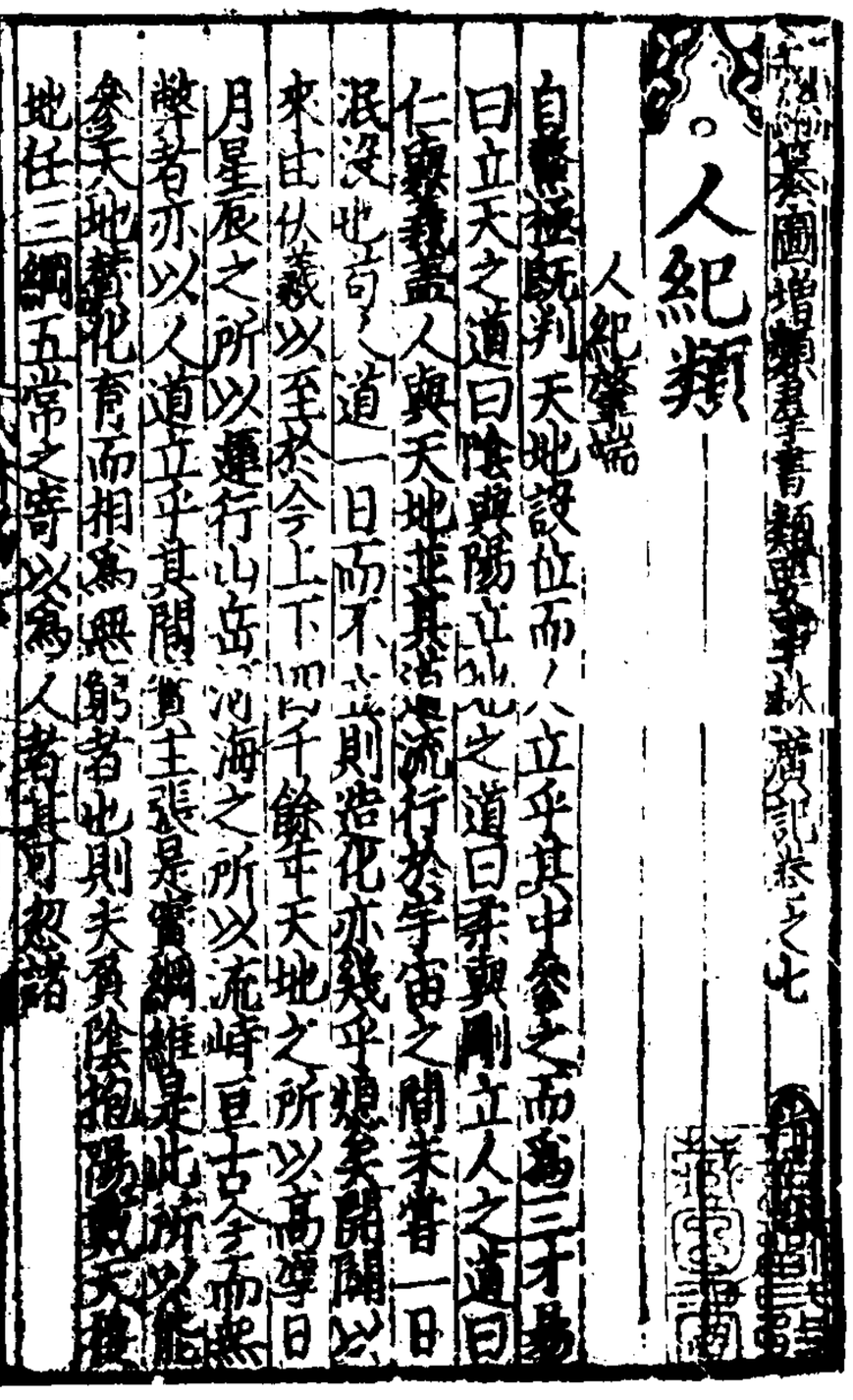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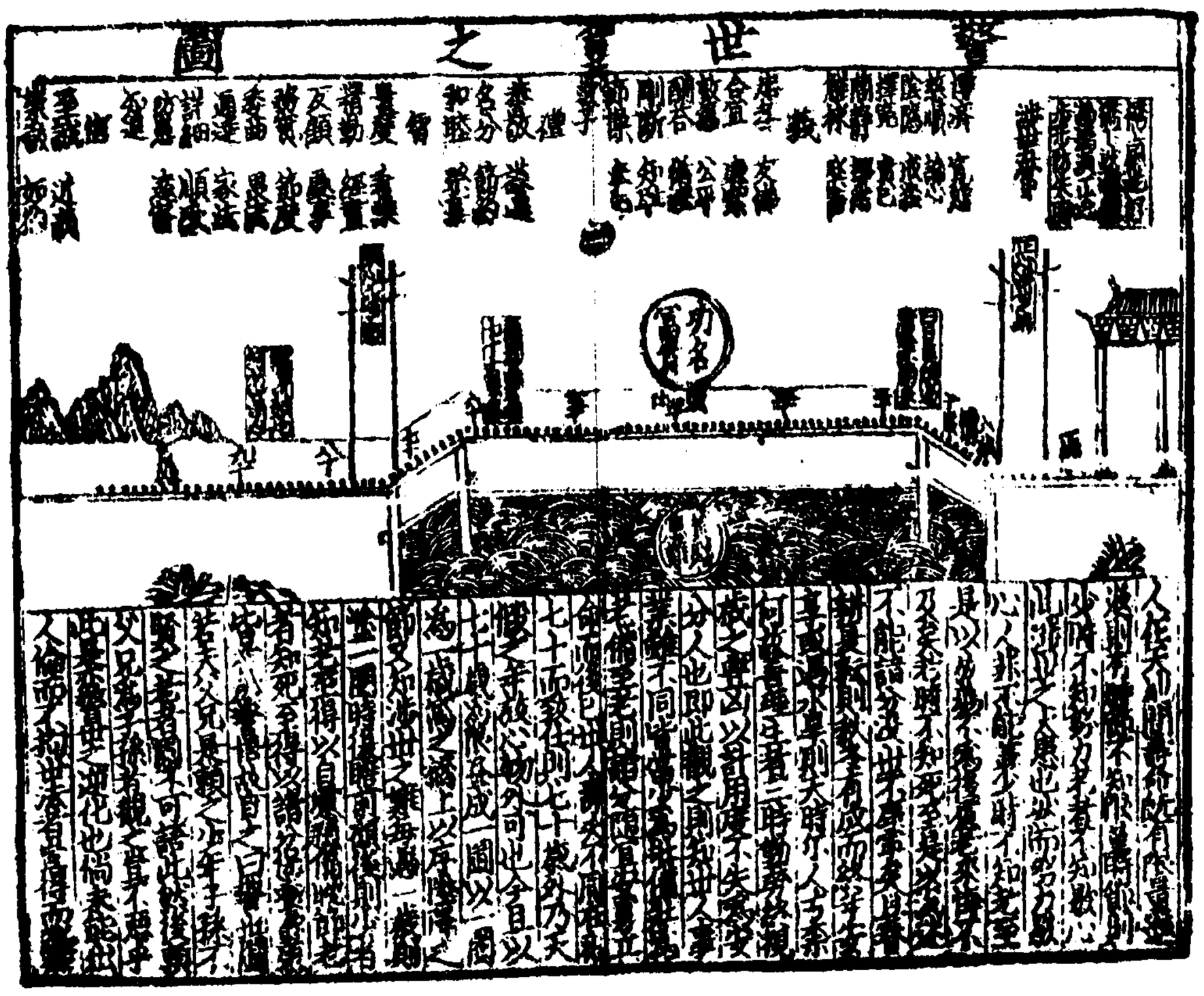
人極肇判之圖



人紀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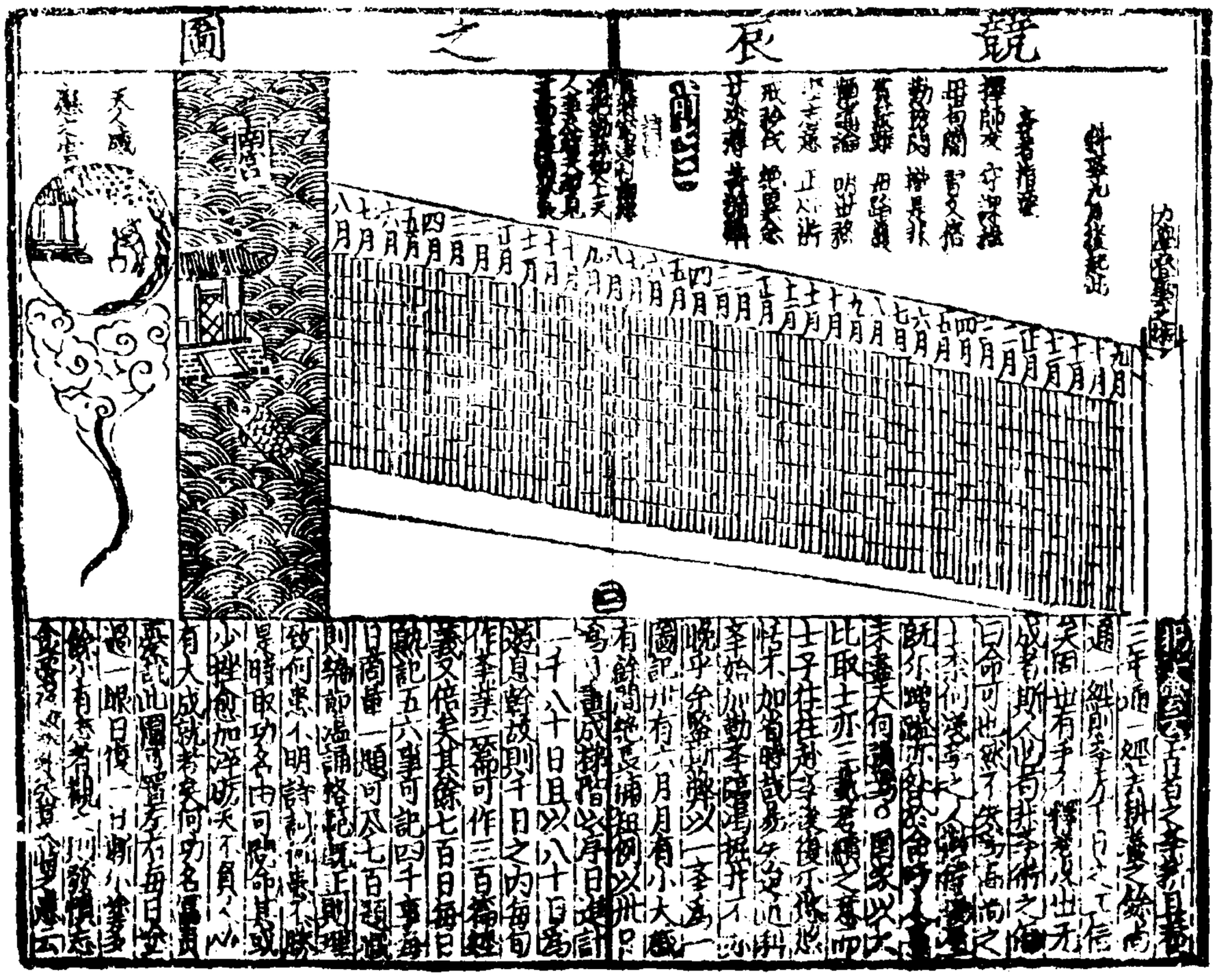
人紀肇端

自鴻濛既判天地設位而人立乎其中參之而爲三才焉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人與天地非其活流行於宇宙之間未嘗一日混沒也奇之道一日而不立則造化亦幾乎熄矣開闢以來由伏羲以至文於今上下四千餘年天地之所以高厚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山岳河海之所以流峙亘古今而不弊者亦以人道立乎其間爲主張是實綱維是此所以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相爲無窮者也則夫負陰抱陽戴天履地任三綱五常之寄以爲人者其可忽諸



世界之圖

人作天地間萬物之靈最爲貴者以其有仁義禮智之性也然有性而不知學則與禽獸何異哉故聖人設教使人學以復其性焉蓋人非不能學而不知學非不知學而不能學也人之生也氣稟不同有智愚賢不肖之分故聖人之教因其材而篤之因其質而變之因其過而化之因其不及而勉之因其氣質之偏而矯之因其物欲之蔽而開之因其昏惰而振之因其自棄而拯之因其自暴而禁之因其自小而廣之因其自滿而損之因其自是而攻之因其自非而改之因其自畫而進之因其自止而達之因其自私而公之因其自利而義之因其自欺而誠之因其自昧而明之因其自亂而治之因其自危而安之因其自愚而智之因其自賊而仁之因其自薄而厚之因其自卑而尊之因其自慢而敬之因其自忘而存之因其自放而收之因其自怠而勤之因其自忽而謹之因其自縱而檢之因其自流而返之因其自遠而近之因其自外而內之因其自疏而親之因其自遺而守之因其自離而合之因其自異而同之因其自亂而正之因其自忘而記之因其自昧而覺之因其自迷而悟之因其自惑而解之因其自疑而信之因其自怠而勤之因其自忽而謹之因其自縱而檢之因其自流而返之因其自遠而近之因其自外而內之因其自疏而親之因其自遺而守之因其自離而合之因其自異而同之因其自亂而正之因其自忘而記之因其自昧而覺之因其自迷而悟之因其自惑而解之因其自疑而信之


農之圖
競
天人感應之圖
南唐

之所出始也今將舊本詳加討正爲姓五百五十有六分
隸五音仍以字畫偏傍分類亦披閱一便也

趙（水天故）○趙（水天故）國邵（下高）（水天故）曹（水天故）華（陽清）侯（上焦山谷）金（城）俞（河南）衛（河）（水天故）康（河東）郜（水天故）榮（陽）裘（水天故）鍾（川）（水天故）溧（水天故）孔（曲阜）晁（光京）周（光京）朱（河南）喬（陽）崔（博）

薛（東平）藍（水天故）蔡（陽）班（水天故）苟（平原）鄧（南）酈（南）鄧（水天故）那（水天故）聊（水天故）給（事中）鄧（水天故）紐（呂）連（水天故）逯（水天故）宿（東平）竇（河南）唐（陽）豪（水天故）李（陽）季（陽）米（京）池（州）冷（水天故）魯（曲阜）智（陽）國（陽）夙（東平）

○宮（員）貧（水天故）普（天水故）祿（天水故）譚（水天故）諸（水天故）葛（水天故）王（水天故）荀（平原）鄭（水天故）苟（平原）閻（水天故）終（南陽）經（陽）紀（陽）羅（東平）錢（塘）宰（水天故）宣（城）于（水天故）丁（水天故）

○志（源）容（山）賽（陽）空（水天故）冠（水天故）童（水天故）方（水天故）鹿（水天故）廉（水天故）席（水天故）垣（水天故）栗（水天故）兇（水天故）陳（水天故）猛（水天故）倢（伊）（水天故）尤（水天故）秦（水天故）權（水天故）林（水天故）松（水天故）藉（水天故）高（平）

○巴（高）覇（水天故）歸（水天故）戰（東平）盡（平）紹（原）東（阿）郁（水天故）田（水天故）翟（水天故）易（原）漬（水天故）師（水天故）肇（山）玉（水天故）賴（水天故）聞（水天故）羅（水天故）段（水天故）

新（東）單（水天故）卓（水天故）戴（水天故）咸（水天故）除（阿）實（水天故）施（水天故）吳（水天故）雲（水天故）史（水天故）

○薛（東）蕭（陽）○蔣（水天故）浦（東）樊（水天故）

○大（叔）○大（叔）叔（東）孫（陽）仲（孫）南（陽）第（五）歐（陽）軒（轅）南（陽）東（平）漢（陽）（水天故）夏（侯）（水天故）萬（俟）（水天故）慕（容）（水天故）汪（平）

○蔣（水天故）葛（水天故）黃（水天故）華（陽）董（水天故）益（陽）蕭（水天故）

○趙（水天故）國（邵）（下高）（水天故）曹（水天故）華（陽）清（水天故）蕭（水天故）

葉（南陽）鄧（水天故）武（陵）劉（水天故）蓋（水天故）益（陽）蕭（水天故）

江（陵）温（原）減（國）況（水天故）劉（水天故）孫（水天故）

鄭（水天故）邵（平）邵（水天故）希（陽）邵（水天故）

相（水天故）蔡（陽）榮（水天故）葉（水天故）梁（水天故）

衛（陽）張（水天故）強（水天故）安（成）宿（水天故）

常（原）党（水天故）尚（水天故）向（水天故）白（南陽）山（水天故）

斜（陽）項（水天故）頻（水天故）駱（水天故）路（水天故）余（水天故）

秀（水天故）荀（水天故）通（水天故）過（平）關（水天故）

商（水天故）方（水天故）文（水天故）

昌（南）暴（水天故）習（水天故）

巫（陽）留（水天故）韓（陽）樊（水天故）

惠（水天故）勤（水天故）鍾（陽）扈（水天故）

○汝（水天故）沃（原）○淳（于）（水天故）單（于）（水天故）

○淳（于）（水天故）單（于）（水天故）

苗（陽）燕（水天故）○蔚（水天故）浦（東）樊（水天故）

發（水天故）穆（水天故）扶（水天故）○伍（水天故）

瓘（水天故）宗（水天故）○富（水天故）顧（水天故）

魚（水天故）龍（武）○龍（武）○包（水天故）○宦（光）○孟（水天故）

弁（昌）毛（水天故）○武（原）戎（水天故）○黃（水天故）○齊（水天故）

千（水天故）○余（水天故）○具（水天故）○夏（水天故）○弓（水天故）

○谷（水天故）○具（水天故）○夏（水天故）○弓（水天故）

袁（水天故）○禹（水天故）○谷（水天故）○古（水天故）○步（水天故）

眾（水天故）○庾（水天故）○梁（水天故）○脩（水天故）

○大（叔）○大（叔）叔（東）孫（陽）仲（孫）南（陽）第（五）歐（陽）軒（轅）南（陽）東（平）漢（陽）（水天故）夏（侯）（水天故）萬（俟）（水天故）慕（容）（水天故）汪（平）

南（陽）第（五）歐（陽）軒（轅）南（陽）東（平）漢（陽）（水天故）夏（侯）（水天故）萬（俟）（水天故）慕（容）（水天故）汪（平）

○聞（人）○聞（人）南（陽）員（闌）南（陽）東（平）漢（陽）（水天故）夏（侯）（水天故）萬（俟）（水天故）慕（容）（水天故）汪（平）

拓（拔）（陽）上（官）（水天故）鮮（于）（水天故）司（寇）（水天故）

○淳（于）（水天故）單（于）（水天故）千（水天故）○淳（于）（水天故）單（于）（水天故）

慕（容）（水天故）斛（律）

說所謂之流血不敢疾怒起故起孝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常容不敢坐於正廳升降
不敢由東階上下焉不敢當尊長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无故不離側親調藥飲食而後之
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晨昏侍湯藥事事以
迎醫檢方合藥務疾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天
爲人子而不盡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養
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養其
飲食事養之幼事長賤事貴此皆敬此也
凡子婦未敬未孝子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
怒之若不可怒然後告之暴告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
出子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忧出子不宜

凡妻父母悅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室不
共則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无故不處中門之內
无故不窺中門父召呼使臣妾必正立拱手聽命
凡男子及行以路男僕非有緣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門
有故以神遽其而女僕无故不出中門亦必擁蔽其而後
出入門戶及即廁溷必下簾帷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而
乘車則障車車有簾則下簾
凡男子始習書學女子始習
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教以孝經論語
始教以下誦之誦子早寢晏起食
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
讓請男子誦詩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讀春秋及
諸史姊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
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畧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傅
居宿於外讀書學計習書計學幼儀
以上則朝夕入侍父母所請業必擇其精
要者而誦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僞妄禁之勿使妄觀
以長幼爲序共拜家長畢兄立於門之左長好立於

門之右皆南向諸弟妹以次
人東上共受卑幼拜受拜訖各就列丈夫西上
西婦前輩之儀若尊卑自依此
以上同処者先共再拜叙寒暄問起居訖又二再拜卑
凡爲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爲婦及非同爨尊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
之儀先拜舅姑子婦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
者一人捧勿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捧勿執酒注立於
其右長者酒畢長者酒畢五福保壽
宜家援幼者手汪洋容其故幼
幼者再拜家長命酒畢幼坐
偏酌酒畢幼皆趨叙立其前俱再拜就坐飲訖
家長命湯飯食畢湯畢撤案
凡子姊生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捐温謹者子能

飯以手子能飯自教之
飯有疾則敎之以禁忌尊長有疾幼者則嚴
調藥之六歲教之以方名男子始習書學女子始習
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
始教之誦子早寢晏起食
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
讓請男子誦詩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讀春秋及
諸史姊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
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畧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傅
居宿於外讀書學計習書計學幼儀
以上則朝夕入侍父母所請業必擇其精
要者而誦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僞妄禁之勿使妄觀
以長幼爲序共拜家長畢兄立於門之左長好立於

見尊長佐長者供養祭祀則佐助酒食會若既祥則
以成人之礼不得復言童幼矣
凡內外僕妾雖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洒掃庭
庭鈴下灑埽中庭女僕洒掃堂室設牖卓陳盥漱
巾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捧盥漱侍立左右以備使令
退而具飲食脩內外僕妾安惟主人之命各修其事以供一日役凡
女僕同謂長者為姊後輩謂前輩為姊務皆雍睦其有謂
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
止一不止數杖不止者
凡僕有忠信可仕者重其祿能幹家事者次之其事舅姑
詐謟貪狥私憂容為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年滿不願留者親之勤慤少過者貴而棄之其兩而
二舌譖慝造謗間骨肉者隨之笞逐之故鄉

人事類

訓規戒

言忠信行篤敬乃聖人教人取重鄉曲之術
善財物交加不損人一如吾已慾難之際不妨人而利己所
謂忠也有所許諾臨事必償有所期約時刻不易所謂信
也慶事近厚奠心誠實所謂篤也礼貌卑下言辭恭遜所
謂敬也若能行此非惟取重於鄉曲則無入而不自得然
欺之一事於己無損世人類能行之而鮮假為其中心
則輕薄是能欺而不能篤者君子指為諂佞鄉人亦不歸
重矣然是四者必先存其在己然後望其在人如在己未
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能存其在己者
寡而望其在人者皆然也雖然在我者既盡在人者亦宜
必深責或不然則厥之已甚徒益貽慍於人耳
有榮貴操履後與升沉自是兩途不可謂操履之正自
今安輔不復小人矣蓋操履乃當行之事不可以富貴

有不之悟若何以
蓋謂此尔夫妻人
閉公其俸給
僮給其服食器用
身後死前日之
財不可況又
此可勢使之然為
治家法要
閉堅牢隨損隨修
固不可輕忽雖
寧比之類增
奔鼠及不
肖子弟生事
防閑不可忽屋之門
數過必有處事者
考往來其間若
犬吠盜未必至
過物有声亦
真一徐起逐之
以防窺盜又須平時
獲盜而心受拘執
家盜所覩就問
富家若無儲錢
夜火燭不防
山谷村野僻靜之
去處置門多
可以修飾不
疑之當則入
輕心一生則
盜之常情須
或安有防
易得引火
由衆之
之皆能引之
或投死又
以刃傷我又
火起速救
火之所起多
火而驚前有
易引火而
之盜必自
真一徐起逐之
以刃傷我又
獲盜而心受拘執
家盜所覩就問
富家若無儲錢
夜火燭不防
山谷村野僻靜之
去處置門多
可以修飾不
疑之當則入
輕心一生則
盜之常情須
或安有防
易得引火
由衆之
之皆能引之
或投死又

水獄訟刑訴貴時日行則物盡不可傷然至止者皆因
上壓合之罪書句不止此則
訴訟門
人有田園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異於分析
之內異產典買之際尤不可不子細人之爭訟多由此始
且如田畝有因地勢不平分一丘為兩丘為一丘者有欲壞此併
兩丘為一丘者有以盡基上地為田有以田為基基圍地
者有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雖有經界圖籍據據不存者
多矣況又從而改易不經官司陳保驗證豈不大啓爭端
人之田畝有在上立者甚修田畔莫令傾側人之屋基園
地甚及時築壘垣牆繚損即修治大時屋
壁繞損即便有何爭訟惟是園桑田畔須創修治大時屋
基園地止用離圍年深壞圮山林或有分水簷
可辨明開有以木以不以木以石為界年深不存及以坑為界
而外又有一坑相似者未嘗不啓紛紛不決之訟也至於

分析上遺門書地畫貫止遞起
計不能決可不戒哉間有典買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合
元契仍說不明則心計包占者此小人之用心也然過官同

凡有家業必有統賦須是先議留贍之資
知其所餘分給日用歲入或薄只得貧即不可侵支輸納
之義臨時官司所自則拳債戶必納則高
價差遣是皆可以耗家之根本抵納統雖有省限須先納為安
如納由米若不赴晴早納後或值雨雪有阻納如
之何於州郡多不体量況事如納過不初時必要乾潤納須
必要潤濕潤則秤重不問以斛為斗如載牲物色必以抵為長又性
多忘事今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為是
又性多根執於遠期致主者追擾惟時者自省
改其言俾辭主無不平或所執雖是有失手主於記亡者為
緣長者於悔後之際而有覺悟小人之愚實亦有

人事類 下

治民政要

人可欺天不可欺人可瞞天不可瞞
人善人欺天不助人惡人怕天不怕
若問前山因今生受者是
但存心事正不用問前程但能依本分前程不用問
依本分不用問
力到勤行方得
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
善惡者無報乾坤必有私

千經万典孝義爲先天上人間方便第一
謹則德業俱崇儉則常安儉則常足
良田万頃日食二升
君子力勤牛不與牛爭鬪君子力勤馬不與馬爭走
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
家有賢妻丈夫不遭橫禍
家有一心有錢買千金不如一計
家有一日不快活多置萬貫一生不快活
家有一心有錢買千金不如一計
起家之兒惜妻如惜金敗家之兒用金如用糞
莫道家未成成家兒未成莫道家未破破家兒未大
服藥千朝不如一夜燒宿
飲食消導晨肉少飲湯渴自飽
莫飲卯時酒飲昏到酉夜飯減一口
洗面梳頭髮要多多益善
行路不語先了實　若要延年壽空心莫笑人

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　結朋須勝己似我不如無
門內有路子門外君子至　隣里欲高牆親情欲遠方
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路遥知馬力事久見人心
莫信直中直須防人不仁　相識面相益濟人須濟急
秦桑不如薄酒近親不如善鄰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忘
求人須求大丈夫濟人須濟急時無
達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在家不會迎賓客出路方知少主人
富不親弓貧不識此是人間大丈夫
是人間真小輩

助榮得食助爾得衡　施恩勿求報与人勿追悔
良田万頃不如薄藝隨身　逢橋須下馬有路莫行船
口談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見
三春不博一秋開種不如收
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
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処勿再往
近山不得柱燒柴近河不得柱使水
終身讓路不失一步終身讓畔不失一
見事莫說閒事不知閑事莫管無事早歸
讀一句要行一句進一步思退一步了一事便省一事憂
一錢不直一錢
官不必高顧衣冠不絶世為善一家不必富積衣食常足
可以及人

一朝權在手便作令行人　世上无難事人心自不堅
振深不怕風搖動樹正何愁月影斜
但願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鈎
有名豈在錐頭石路上行人口是碑

紅粉易為誰正士無錢難作媒兒郎
無求到処人情好不救從他酒債高

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　酒中會得道花裏渴神仙
飽煖生淫慾飢寒發盜心　脾支能做事帳設非求小閒富

一人道好千人道好　不因一事不長一智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守達猛虎不達善軍
社公不語猪頭自來　泥多佛大水長船高
人窮計拙馬瘦毛長　人離鄉賤物離鄉貴
入山捨虎易開口告人難　無錢方斷賭臨老去看經
一皮錢一皮豬子不如兒　人道添一年我道減一歲
貧居鬧市无相識富在深山有遠親
貧无達士時金帛有朋人勿親

家禮類

冠禮總叙

古者未冠之童子從長者所以教之恭弟也今自鄉閭比旨具衣冠与先生見禮此孔子所謂欲速成者豈養德之道哉今按年未二十者雖未能不冠止以幞加首凡有衆會則立侍執事以聽命婦然稍知事長之礼至二十則父兄擇日命賓略如古礼加冠而字之亦助恩教之一端也

司馬温公冠儀與文公冠礼大畧一同

温公冠儀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遣人戒賓曰某之其礼主人盛服親臨筮日於影堂之內西向若不吉則更筮他日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遣人戒賓曰某

有子某將加冠於其首願善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供事以卒吾子敢終辭主人曰某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前一日又遣人招賓曰某將加冠於某之首吾子將涖之敢拍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其日夙興主人執事者皆盛服執事者設席於事所階下東南有槃帨巾在盆北有架陳服于房中西牖下東向北上公服靴笏次褶衫次四帶衫次帶次襆頭帶二在南公服衫設於櫈北次盆注亦置卓子上櫛巾各一次以櫛次以掠子次以襆頭北向次盆注亦置卓子上櫛巾各一次以櫛次以掠子執事者二人執之立于堂下西階之西南向東上賓升則東向主人立於作階下少東西向子弟立於賓之西南向東上賓升則東向主人立於作階下少東西向子弟立於賓之西南向北上贊者立于席西南向北上贊者立于門外以俟賓將冠者以告主人主人迎賓入門賓揖行少退贊從賓後入門賓揖主人門左主人拜賓答拜主人延賓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升立于阼階少東北向賓者盥手巾賓階升立于房中西向贊者取櫛置于席南端北帶北少東西向贊之櫛訖加掠頭置于向坐為之櫛合紛施繼加幞頭賓降主人亦降立于作階下賓礼辭賓降乃階一等授賓賓載巾正容徐詣將冠者席前東向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為之著巾畢復位贊者為之取笏掠髮冠者畢復位贊者為之取笏掠髮冠者畢出房南向良久贊揖之即席跪賓盥如初降一等受幞頭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无疆受天之慶樂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明福加之復位如初執事者設盥盆於南向主人執事者受帨徹幞頭復位帶正容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適房服旋襴衫腰帶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即席坐賓盥如初降三等進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慶福加之復位如初執事者設盥盆於南向主人執事者受帨徹幞頭復位帶入于房中出立于房門外以俟賓將冠者以告主人主人迎賓入門賓揖行少退贊從賓後入門賓揖主人門左主人拜賓答拜主人延賓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升立于阼階少東北向賓者盥手巾賓階升立于房中西向贊者取櫛置于席南端北帶北少東西向贊之櫛訖加掠頭置于向坐為之櫛合紛施繼加幞頭賓降主人亦降立于作階下賓礼辭賓降乃階一等授賓賓載巾正容徐詣將冠者席前東向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為之著巾畢復位贊者為之取笏掠髮冠者畢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適房服旋襴衫腰帶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即席坐賓盥如初降三等進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慶福加之復位如初執事者設盥盆於南向主人執事者受帨徹幞頭復位帶正容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適房服公服靴笏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即席坐賓盥如初降三等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无疆受天之慶樂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慶福加之復位如初執事者設盥盆於南向主人執事者受帨徹幞頭復位帶入于房中出立于房門外以俟賓將冠者以告主人主人迎賓入門賓揖行少退贊從賓後入門賓揖主人門左主人拜賓答拜主人延賓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升立于阼階少東北向賓者盥手巾賓階升立于房中西向贊者取櫛置于席南端北帶北少東西向贊之櫛訖加掠頭置于向坐為之櫛合紛施繼加幞頭賓降主人亦降立于作階下賓礼辭賓降乃階一等授賓賓載巾正容徐詣將冠者席前東向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為之著巾畢復位贊者為之取笏掠髮冠者畢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適房服旋襴衫腰帶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即席坐賓盥如初降三等進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慶福加之復位如初執事者設盥盆於南向主人執事者受帨徹幞頭復位帶正容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適房服公服靴笏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即席坐賓盥如初降三等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无疆受天之慶樂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慶福加之復位如初執事者設盥盆於南向主人執事者受帨徹幞頭復位帶入于房中出立于房門外以俟賓將冠者以告主人主人迎賓入門賓揖行少退贊從賓後入門賓揖主人門左主人拜賓答拜主人延賓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升立于阼階少東北向賓者盥手巾賓階升立于房中西向贊者取櫛置于席南端北帶北少東西向贊之櫛訖加掠頭置于向坐為之櫛合紛施繼加幞頭賓降主人亦降立于作階下賓礼辭賓降乃階一等授賓賓載巾正容徐詣將冠者席前東向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為之著巾畢復位贊者為之取笏掠髮冠者畢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適房服旋襴衫腰帶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即席坐賓盥如初降三等進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

自西階立于西階東南向賓字之門弘毅既洛今月吉日昭告尔子爲子孫慤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所當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賓請退主人謝賓乃入設酒饌延賓及贊者如常儀酒酬賓退主人酬賓及贊者以幣俯謂之於賓之請退也冠者東向拜見諸父諸父答拜入見諸母如始見之拜入見諸母如始見之拜女冠者拜先生執友皆拜若有誨之者則對如贊之禮許且拜之先生執友不答拜若孤子冠則明日量具香酒饌於影堂冠者北向祝香跪酒俯伏興再拜而出

女子許嫁笄主婦家之姆女婢妾戒賓之辭改吾子爲某親或某官用服止用指子元簪纓惟頭有飾帶一皆設於席南緇布冠具櫛簪笄纚掠鬌置卓子止冠笄盛以盤蒙以帕執事者一人執之隨立于中門內將笄者双紒幂首之婚禮說

古之婚礼其事至戩以酒食召隣里所以厚其別親迎執贄所以致其恭不樂不賀所以思其繼同牲合巹所以成其愛豈有鄰褻之事以相侮玩哉近俗不然多廢其問名相交皆或以花餙衣冠婦或以舅衆沟導狼籍儀節事无所不爲非所以謹夫婦厚宗朝也今雖未能悉變如親迎同牲豈可不語流俗弊事豈可不去若有意乎礼尚進于斯

婚禮說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十四至二十皆及主婚者先期使媒氏通書名以告于祠堂乃使子弟若他尊長如女氏主人具書凤興奉以告于祠堂乃使子弟若他尊長如女氏主人出見使者遂奉書以告于祠堂出以復使者如初女氏主人復以告于祠堂

古有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今人但用一書名以通之

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礼賀使者以幣俯伏興書遣使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家室中女家設次于外○初婚婿盛服主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子命之迎婿出乘馬至女家俟于祠堂遂醮其女命之主人出迎婿入揖讓升堂婿乘馬先婦車至其家導婦以入婿出復入脫服婦出主人礼賓

明日夙興婦見于舅姑之禮舅姑之禮

婦禮說

維年月日嗣子某娶某氏之女吉爲婦見于祠堂

高祖妣某氏　高祖考某官　高祖妣某氏　夫人

右某今以小孫某年已弱冠礼當有室本要其氏之女以奴占日備礼就成敢伸虔告尚享

女告廟說

維年月日嗣子某敢昭告于

高祖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

右某奴以第幾女某年已及笄義歸他族今取某日適于某氏之子以奴占日礼行就成敢伸虔告尚享

婦見舅姑說

維年月日嗣曾孫某敢昭告于

祖考某官府君

祖妣某氏

右孫某今娶某氏之女奴良大歸敢以礼見舅姑虔伸虔告尚享

婚書式

婚書第一幅式

婚書第二幅式

婚書第三幅式

聘定礼物状新式

佳期刘阮會眞仙　多謝東君備命筵
自悮才踪辞井猨　當供末職侍華筵
星槎空望仙郎　莫道迢迢玉漏長
願貢紅綃并利市　便歸洞府效鴛鸞
青鸞慵信入秦樓　紅葉題詩寄漢劉
今夕佳期欣會遇　不妨陽和運化鈞　一枝丹桂十分春
廣寒殿裏會親折　插向香帷左相人
昨夜陽和信息陳　花神滿泄一枝春
少年得此添新意　插向香帷右相人
星移斗轉已多時　爲報秦樓玉女知
迎請粉郎臨綺席　祇今便送入羅幃
仙郎故意與我酒　銀燭高燒照翡翠
取請百年長壽帶　插歸洞府效鴛鴦

好花嘉帶傳來　出自佳人玉手裁
付与粉郎頭上插　海棠今夜一枝開
高燒銀燭照紅粧　攀折今宵任粉郎
且向樽前助講拜　贊憑佳氣滿華堂
贊憑佳氣滿華堂　良夜燒殘寶篆香
且請仙郎臨綺席　三盃飲罷入蘭房
銅壺玉漏正遲遲　好是新郎入帳時
更請細吹五雲曲　一支奏送到羅帷
雲鎖巫山萬里深　鄰壺声悄夜沉沉
朱門掩却重關事　恐負仙娥久望心
月宮仙子下蘭芳　眼約心期待玉郎
及至同房又門　不知誰是鉄心腸
入到羅帳已後　水乳升交効鴛鴦
个中思愼甚佳辭　鳳愼今夜會神仙
那更新婚正少年　從他兩个亦宜最

大德八年三月欽奉
聖旨內一款節該男女先年人之大倫近年聘財無法奢侈日增至有損資破產不能成就甚則爭訟不已以致緣娶失時除蒙古色目人各依本俗法例行定奪其民間聘財今後
命中書省從宜定立等第以男家為主應犯者所親元媒會
議約

上戶　金一兩　銀五兩　紵段六表裏　雜用綿四十疋

中戶　金五錢　銀四兩　紵段四表裏　雜用綿三十疋

下戶　銀三兩　紵段二表裏　雜用綿一十五疋

婚禮無論貴賤會高下男家為主

品官　不過四味　下戶不過二味

庶人　上戶中戶不過三味　下戶不過二味

同在不得為婚義自至元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為始已前者准已婚為定已後者依法斷罪離之

諸職官婚會雖會赦猶離之

夫亡服闋守志不嫁忘婦人夫亡服闋守志不嫁公婆親戚不得一面改嫁

諸良人男女年十五已上無故五年不成婚願為婚已定若女年十五已上無故五年不成婚謂未關之類其間有故以前後年月併計之及夫逃亡五年不還並聽離不追聘財

諸職官婚姻違例受財者罪之　諸婚家並用緊狠錢物者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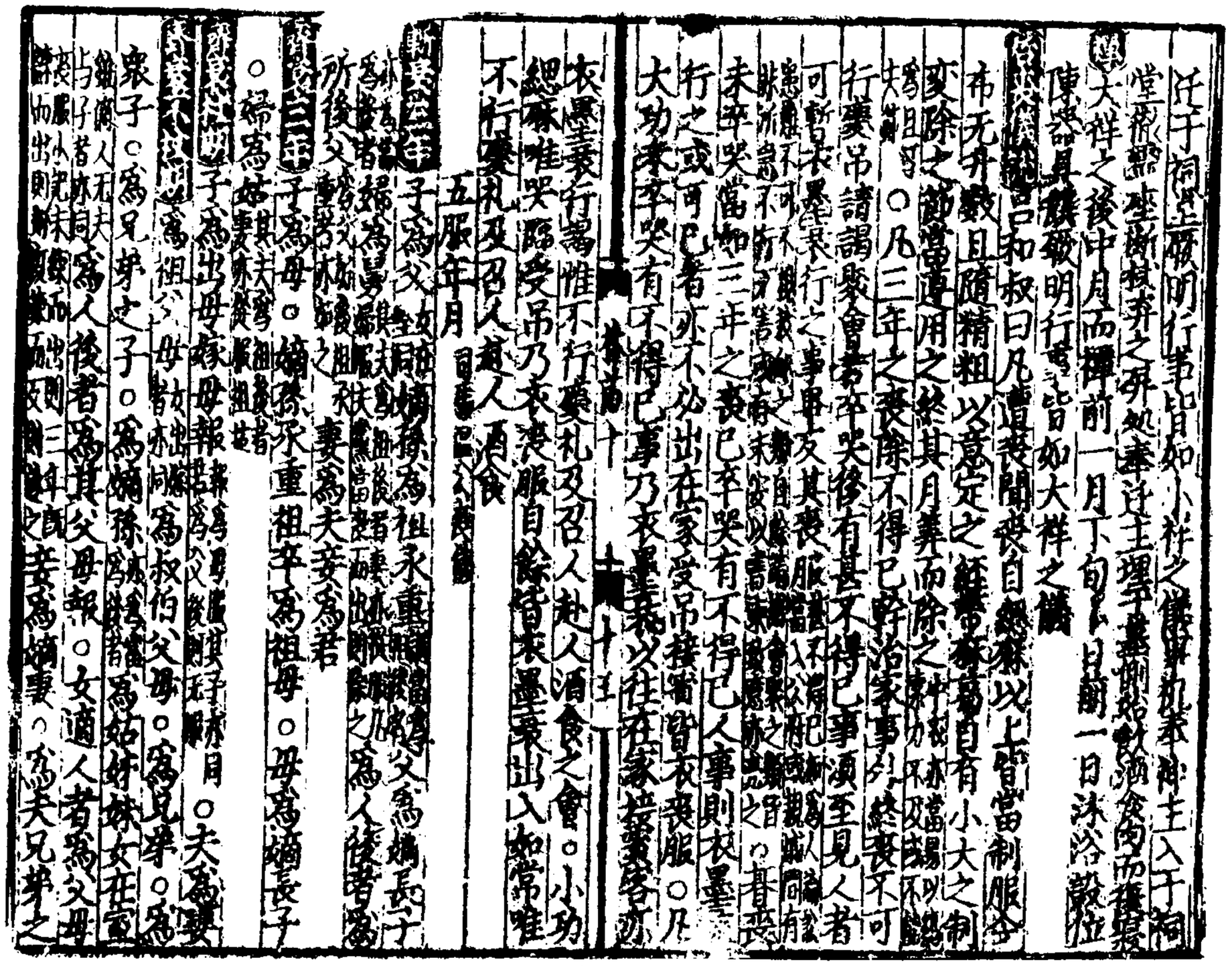
乃哭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大斂訖靈牀事陳大斂衣衾設奠具幸佰入置壙中以西乃
成服訖靈牀下柩東乃設奠卓上人以下各歸喪次代哭者
五服二麥年月制度自
成服
就加然後加弔如儀其服之制一曰斬衰三年二曰齊衰
三年齊衰杖期齊衰不杖期齊衰五月齊衰三月三曰大
功九月四曰小功五月五曰緦麻三月凡為殤服以次降
一等凡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
為之也降然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凡重喪未除
如重卹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
甲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
服其服以終其餘日
上食朝奠食時上食夕奠哭而設饌有新物則薦之
設牌

凡弔者未成服與用吉者燭酒果時用錢帛其物通名
入哭奠訖乃哭而退
奔喪　始聞親喪哭易服遂行道中哀至則哭望其州境
其縣境其家皆哭入門詣柩前再拜再哭服就位哭
後四日成服若未得行則為位而哭若奔
儀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哀奔喪以下闔戶而哭之既殯
疏果酒饌質明主人以下哭於
疏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哭降神
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納神自是朝夕之間
哀不至哭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卒哭明日而祔尚哭之祭既
疏果酒饌質明主人以下哭於
置于座隨事所上祠堂奉神主出
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納神祝奉主各還故處
朝夕哭如葬
練服既明風興設洗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
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降神
設祖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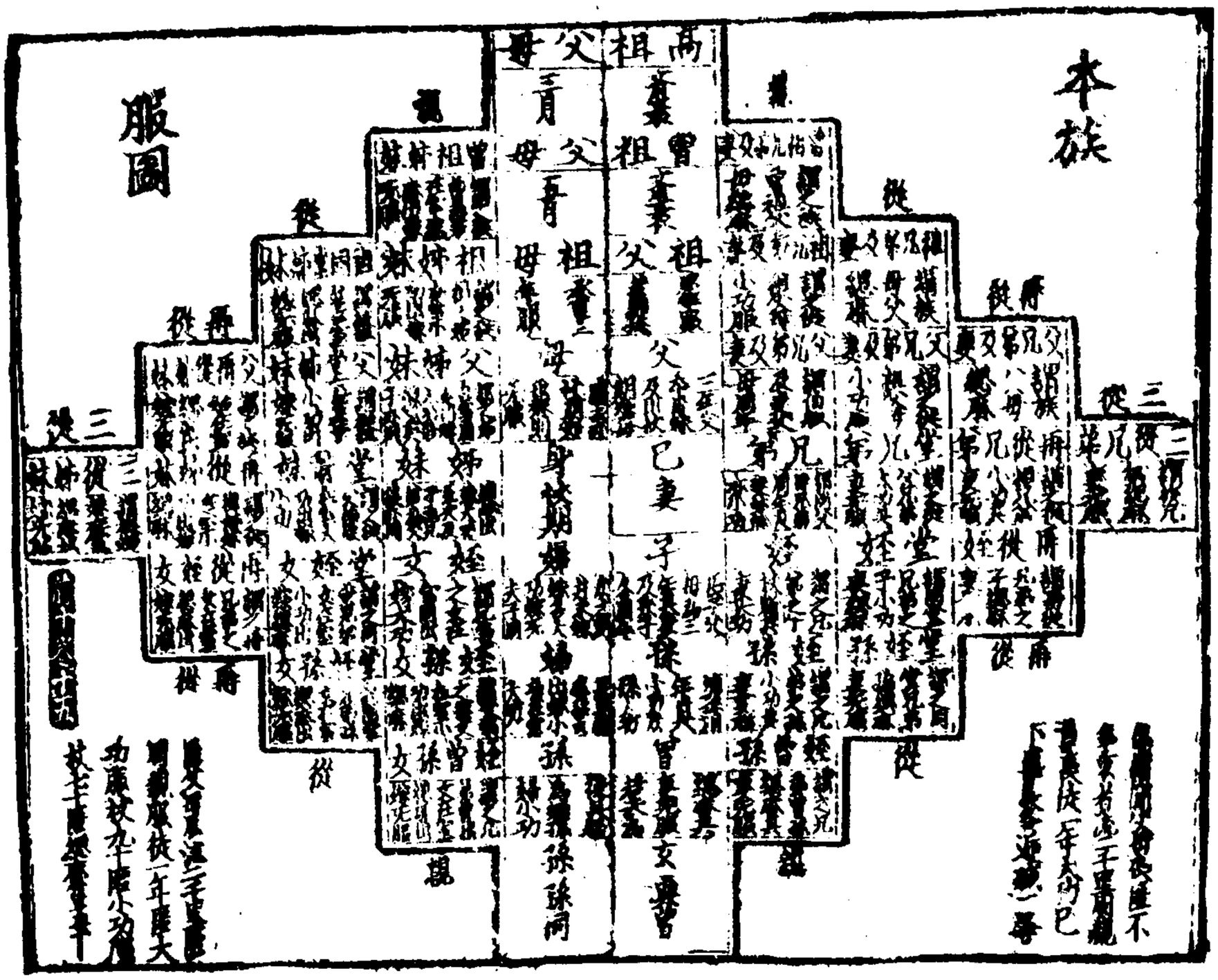
遷柩朝于祖遂遷于壙事乃代哭親賓致奠賻陳器日晡時
柩行主人以下哭送柩車大至執事者先發靈座隨親賓
次婦人降立相至明器等至乘車大至執事者先發靈座隨親賓
人男女各就位哭賓客拜訖主人賜加絰隨內
外喪賀以次乃哭上而漸染之祠后土於墓左藏明器等
下誌石復哭以十品點染之題主祝奉神主升車執事者藏
靈座遂行塗遇小石仰於其前亦高四尺跌高尺許
反哭主人以下奉靈車入塗從門外入置于
靈座主人以下哭于殯事遂卒奠
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樂事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歸
主人以下皆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祝出神主于座主
人以下皆入哭降神祝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
下皆出祝闔門祝啓門主人以

朝夕奠遇朔日哭薦遇朔日三奠
三奠後遇朔日平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質明風興設
疏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哭降神
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納神自是朝夕之間
卒哭明日而祔尚哭之祭既
疏果酒饌質明主人以下哭於
置于座隨事所上祠堂奉神主出
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納神降神祝進饌
朝夕哭如葬
練服既明風興設洗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
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降神
設祖奠
遷柩朝于祖遂遷于壙事乃代哭親賓致奠賻陳器日晡時
柩行主人以下哭送柩車大至執事者先發靈座隨親賓
次婦人降立相至明器等至乘車大至執事者先發靈座隨親賓
人男女各就位哭賓客拜訖主人賜加絰隨內
外喪賀以次乃哭上而漸染之祠后土於墓左藏明器等
下誌石復哭以十品點染之題主祝奉神主升車執事者藏
靈座遂行塗遇小石仰於其前亦高四尺跌高尺許
反哭主人以下奉靈車入塗從門外入置于
靈座主人以下哭于殯事遂卒奠
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樂事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歸
主人以下皆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祝出神主于座主
人以下皆入哭降神祝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
下皆出祝闔門祝啓門主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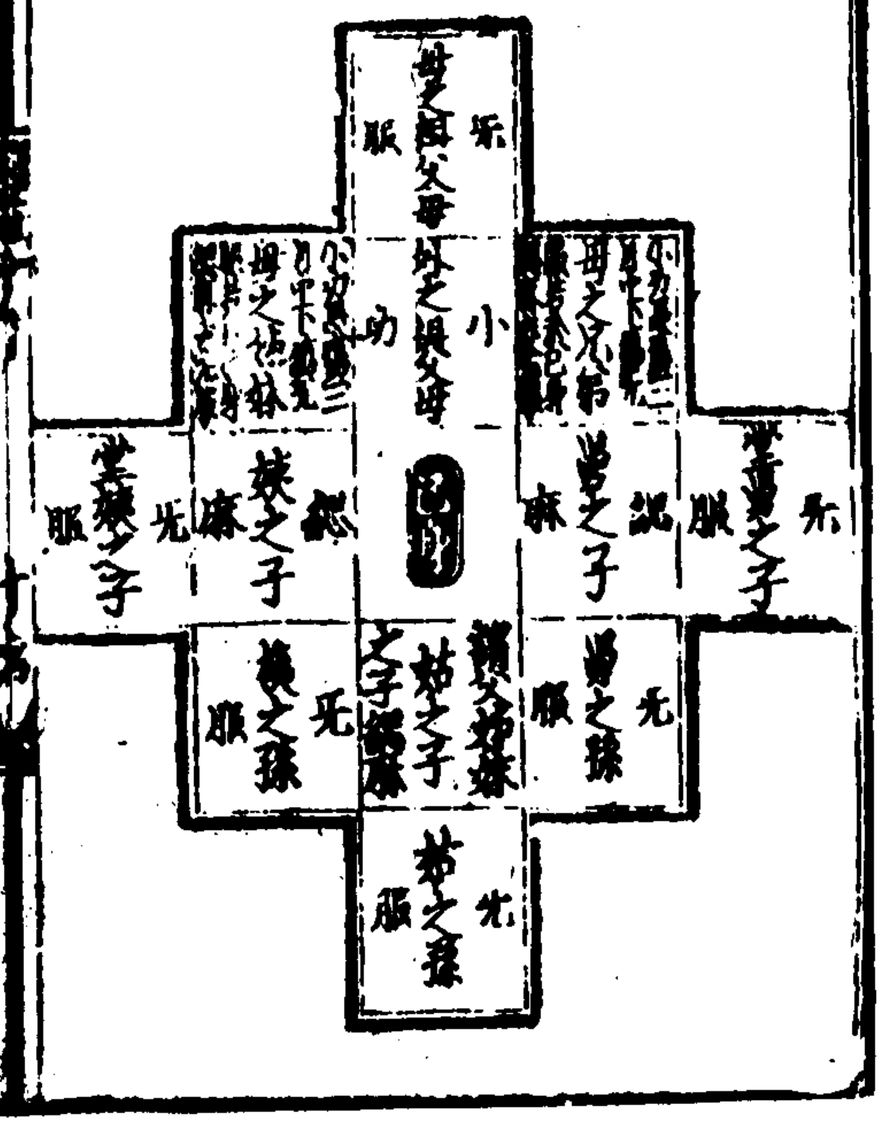
朝夕奠遇朔日哭薦遇朔日三奠
三奠後遇朔日平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質明風興設
疏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哭降神
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納神自是朝夕之間
卒哭明日而祔尚哭之祭既
疏果酒饌質明主人以下哭於
置于座隨事所上祠堂奉神主出
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納神降神祝進饌
朝夕哭如葬
練服既明風興設洗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
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降神
設祖奠
遷柩朝于祖遂遷于壙事乃代哭親賓致奠賻陳器日晡時
柩行主人以下哭送柩車大至執事者先發靈座隨親賓
次婦人降立相至明器等至乘車大至執事者先發靈座隨親賓
人男女各就位哭賓客拜訖主人賜加絰隨內
外喪賀以次乃哭上而漸染之祠后土於墓左藏明器等
下誌石復哭以十品點染之題主祝奉神主升車執事者藏
靈座遂行塗遇小石仰於其前亦高四尺跌高尺許
反哭主人以下奉靈車入塗從門外入置于
靈座主人以下哭于殯事遂卒奠
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樂事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歸
主人以下皆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祝出神主于座主
人以下皆入哭降神祝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
下皆出祝闔門祝啓門主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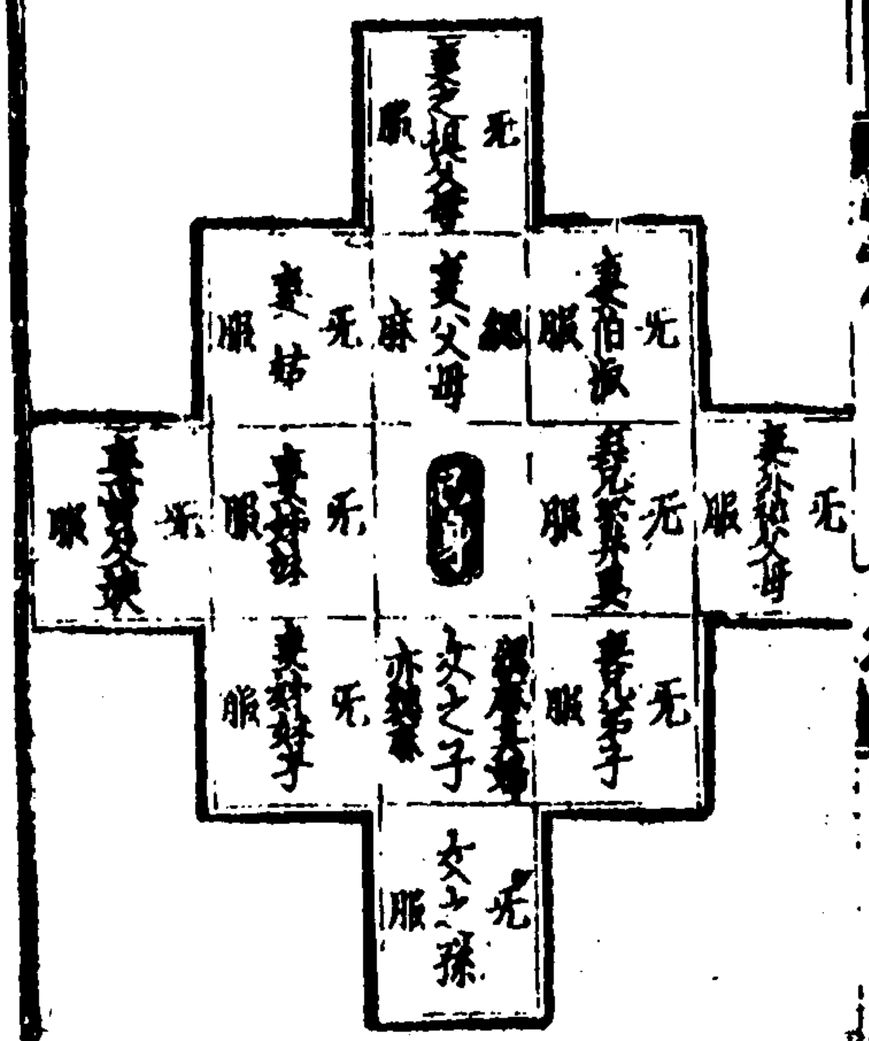
本族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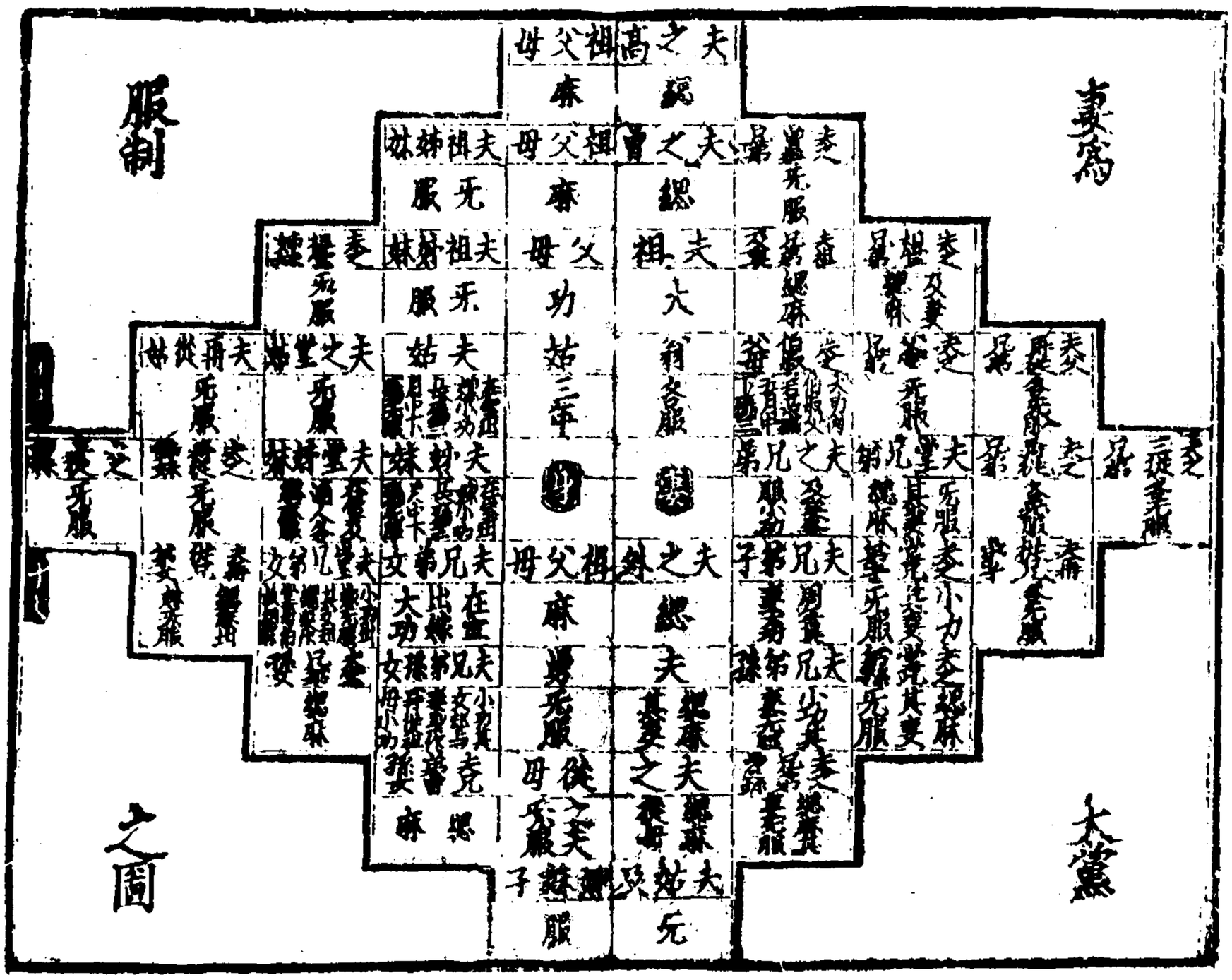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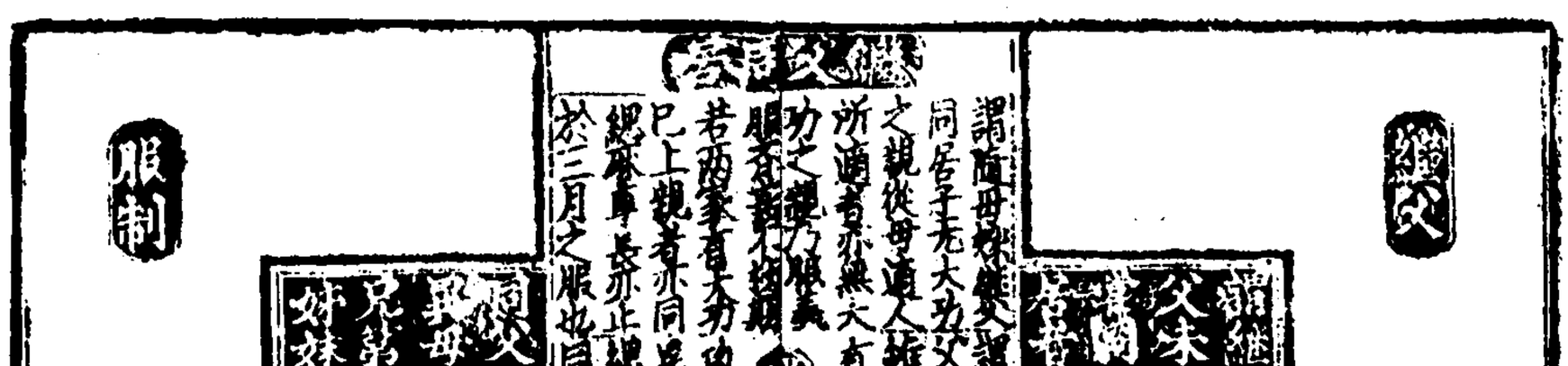
外族母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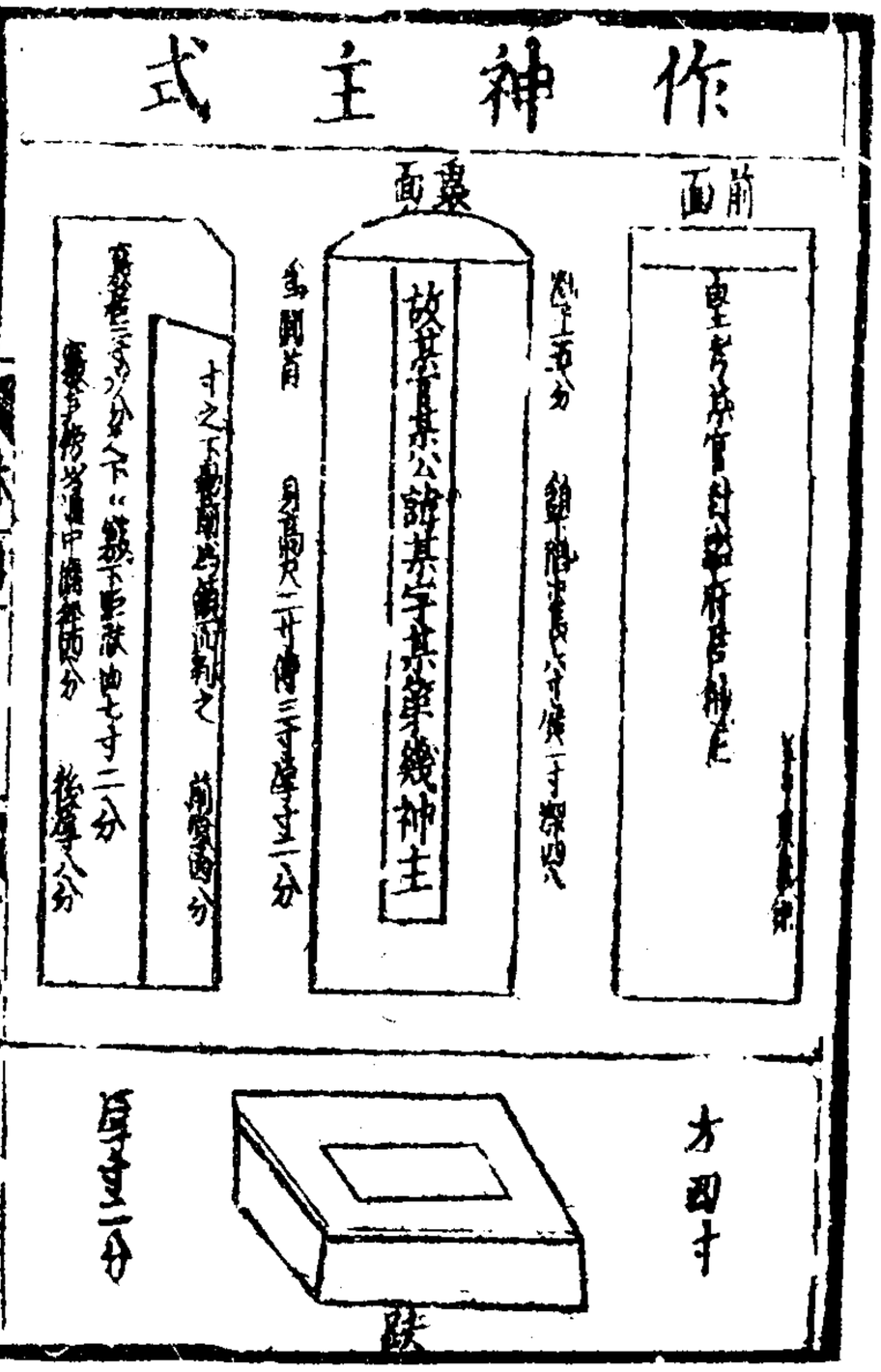
妻黨服圖




服制
妻爲
之圖
大黨


繼父
繼母
嫡母
服制
之圖

作神主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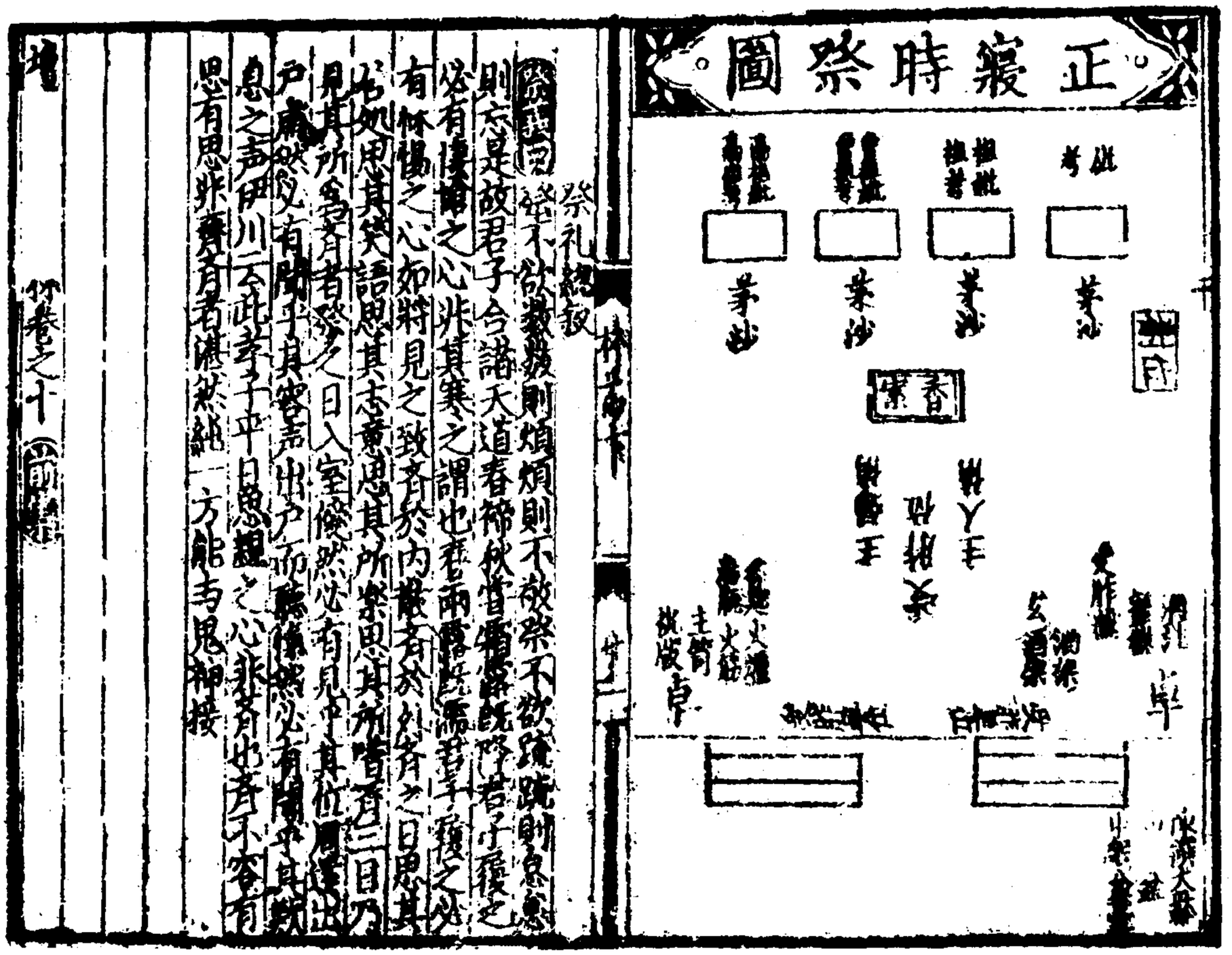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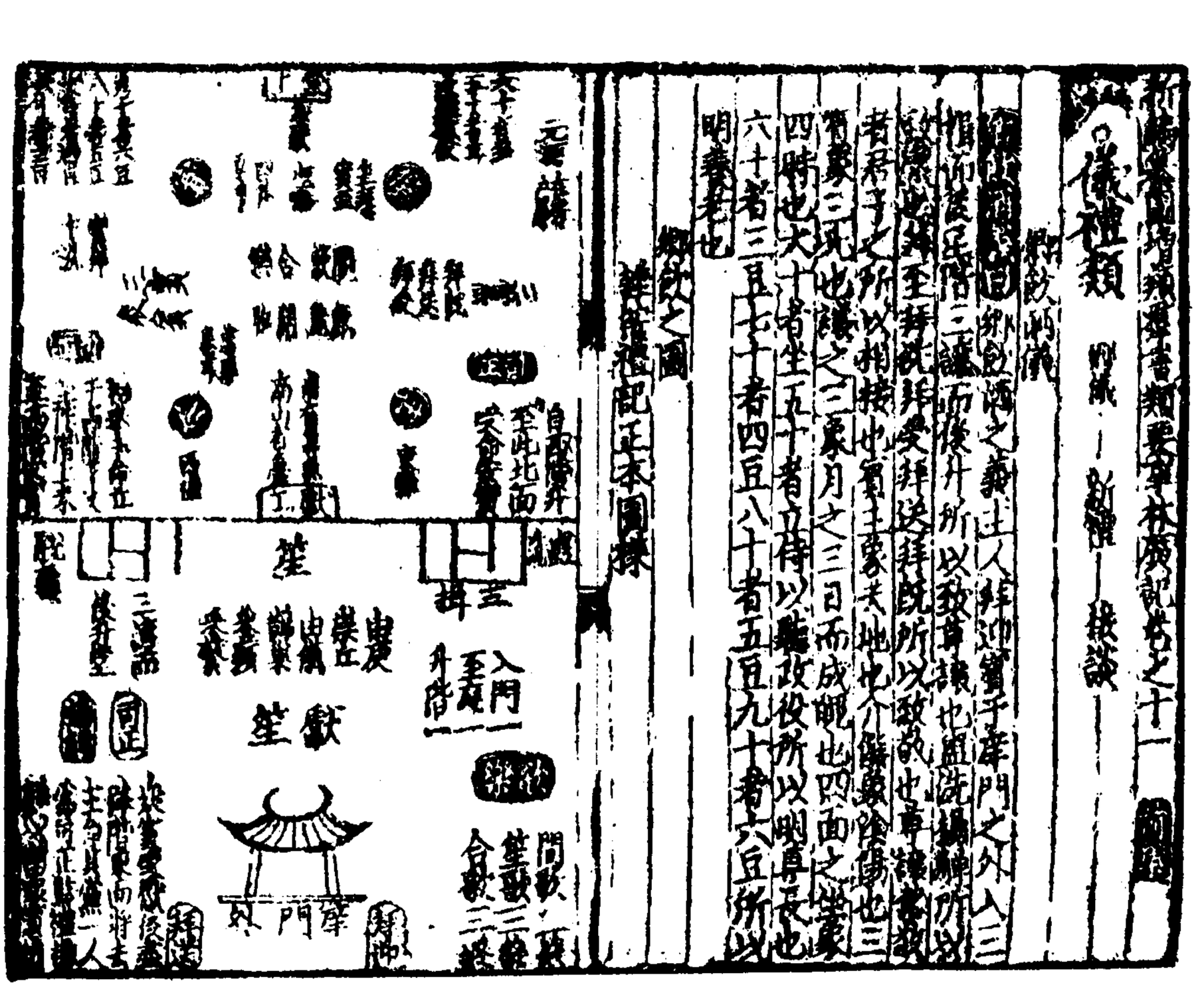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作神主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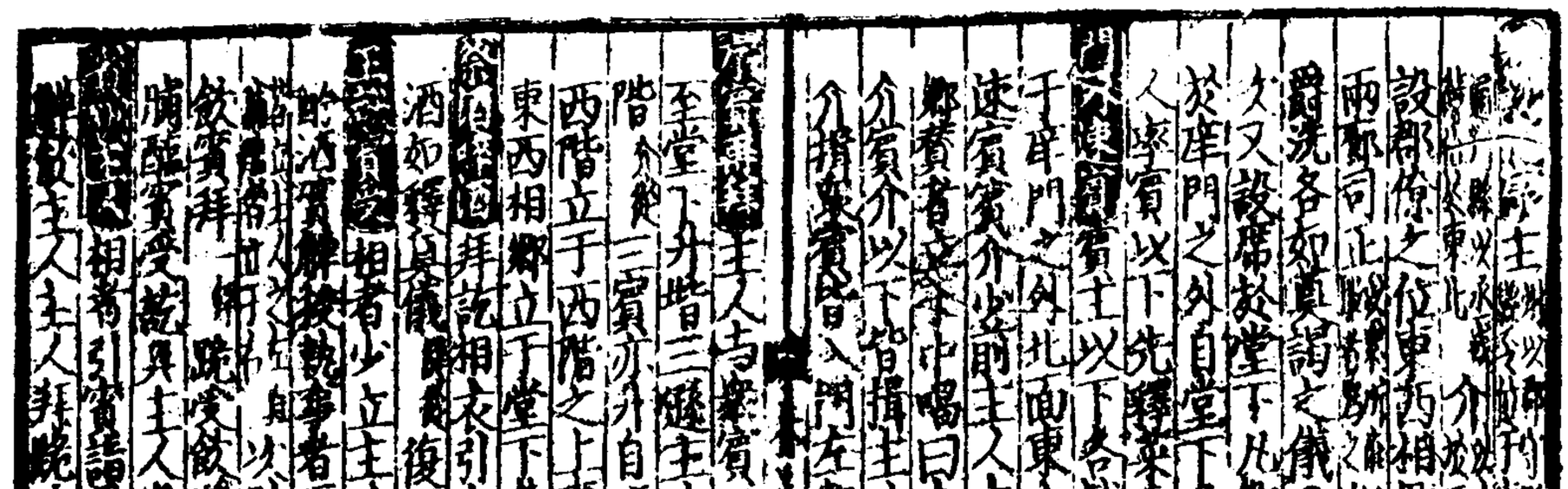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長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長趺方趺寸四分厚三分象三才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圓一寸合之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二分之一上鐫在上寸一分之上粉津其前以書謚號謚號高二寸二分之一居中下鐫二行行各五字以書其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上陷中長八寸廣二寸四分深一寸八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祔姓名行曰改其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上陷中以書祔姓名行曰

凡吊謂吊生者哭謂哭死者與死者生者皆相識則既吊且哭識死者不識生者則哭而不吊主人拜則答才識其人雖主人不哭亦哭其宅舍之美也其地之美也其家所藏衣服器玩之美也皆可以言哭之

吊恐本為弔慈溪葉力助事往則白衣吊服若參哀戚之中友為已營辦酒食衣服之具受之皆得安享此俗行之已久為害不細士君子力變之為善可勝道哉○凡吊哭同爨者有喪則不舉樂○凡吊哭同爨者有喪則不舉樂非吊時而往哭者則哭而不吊主人拜則答之○凡吊哭在同里則相約同往除喪其外不可設道祭祭奠之類○凡聞所知之喪可以往哭則往哭之味能往哭則遣使致奠拜哭送之物就外哭吊服再拜哭送之物就墓過喪者年卑則不哭已○凡往哭皆衣吊服死者是敵者以上則拜是少者則不拜哭盡哀而已○凡吊哭皆衣吊服死者是敵者以上則拜是少者則亦不哭其宅舍之美也其地之美也其家所藏衣服器玩之美也皆可以言哭之


正寢時祭圖


儀禮類
祭禮總叙
祭不欲數數則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忘忘則不敬
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
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
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致齊於內慮者於外齊之日思其
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
見其所為齊者致齊之日入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聲嗚呼忠信之道以事其親孝子平日
思有思非齊月者湛然純一方能事鬼神接
祭禮配正本圖樣
祭統之圖
明養老也
鄉飲之圖
祭統
入門至庭升階
獻堂
門獻、賓堂、合獻二堂
庭門東





叙坐有他客者別爲一席
雖鄉人亦當不以齒
若特請召或以勞
餘爲衆賓坐如常儀
獻酬之儀凡特請召及餞勞若以長者貴者爲上客則初坐
主人以取上客酒盃就溫洗上客回主人命贊者執
執盃以獻上客受之以授贊者執事
前讀在果主人再拜上客答拜客復酢主人如前儀主人
乃獻衆賓命贊者遍取衆賓酒盃親洗又盥以次斟酒執
獻衆賓皆降拜是獻者
者則衆賓降拜是獻者
又揖上客及衆賓皆復坐
揖就坐乃飲卒飲主人再拜上
客答拜若獻者爲上客
客答拜若獻者爲上客
者爲上客亦如前儀
上如上客儀若特
前儀
遇長者皆乘馬若不敢則回避其次則立馬于道
側長者揖之則揖之俟長者過乃行長者徒行雖已回避
遠見之則先下馬前揖
之或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而行揖之而過若徒行雖已
回避見之則下馬揖之遂上馬若有洗濯又衆難不可駐
足則傳謝○遇少者乘馬若立馬若有洗濯又衆難不可駐
前則揖行後過若少者乘
下馬揖之如敵者儀凡徒行遇所識者乘馬皆先同避
倘遇之起凡遠行者見之遠避者皆然之不相聞及感時則
有問久不相見及白遠而至則有遺有新物遠物可以分
知人所欲所關物可以贈皆隨其情之厚薄酌行之非
所行而行之及當行而不行則爲吝物多則爲貨當行而

不行則爲吝物雖微誠則受之
餅之○凡獻者以狀列物數若者白前後獻賀酬答
書簡遣少者則傳言或以幅帋具其名位以
一餅再餅則止敵者以下
可受則皆不餅則立○凡受而物多則數而受之无名則收餅之
○凡受長者遺其所獻於而以書謝之於獻者報之於少者但言而已
迎勞之儀長者自遠歸所尊者迎於近郊候于道左郎舍將
至令僕人展刺長者下馬則進揖不拜問訊起居長若復
上馬則從揖勞見之乃退若長者不下馬命之上馬則上
馬立候去道側以揖之不敵則堅辭避之○敵者則馬上
揖問勞畢請所迎者先行或堅辭則或先或後勿同行不
可在所迎者之先○少者不迎若當勞者如
送之遠近之儀長者遠行以情之厚薄爲送之遠近或勢不能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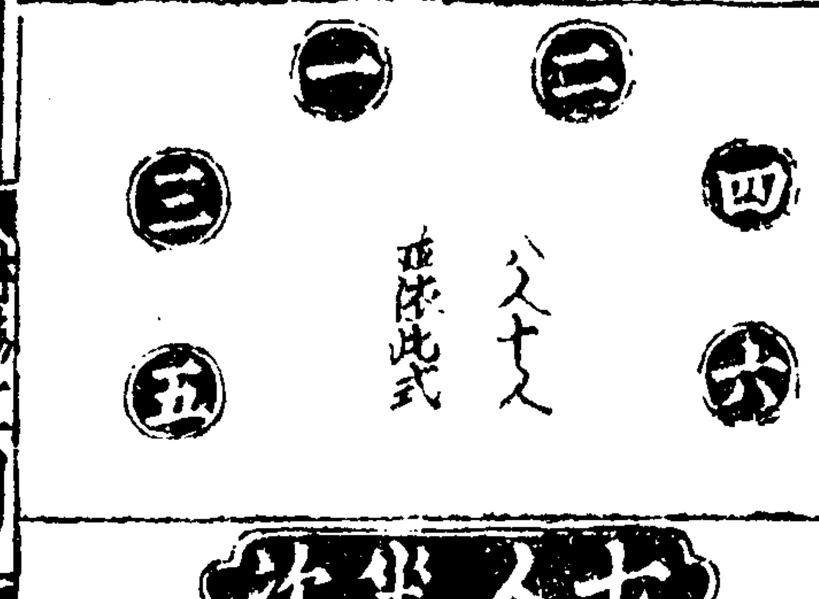
者亦不必遠先候于道左郎舍命僕人展刺長者下馬則
進揖或具酒食則延請獻酬不具酒食則告別送之上馬
○敵者若有酒食則如長者儀不必展刺无酒食則立馬
于道側候其至揖之更送百餘步去者辭之則告別其送
者亦推去者先行去者堅辭則遂揖別而退
拜見新禮
相識之儀凡初相識及久不相見若相見必須依礼拜○
凡見長者則須先跪而後拜拜畢再跪而後問訊或以意
上覆○見敵者則但跪而不拜所見者還跪跪畢而後敘
別問訊○見少者若少者下拜則答之若少者但跪不拜則
其少拜亦須微跪答之若少者但跪不拜則亦
相跪之式凡相跪其式用兩手相疊按于右膝
以右足從之復又手舉於額下礼畢仍舊以兩手相疊去
按右膝而起凡參見官員及尊長或平交相敘者用此礼

習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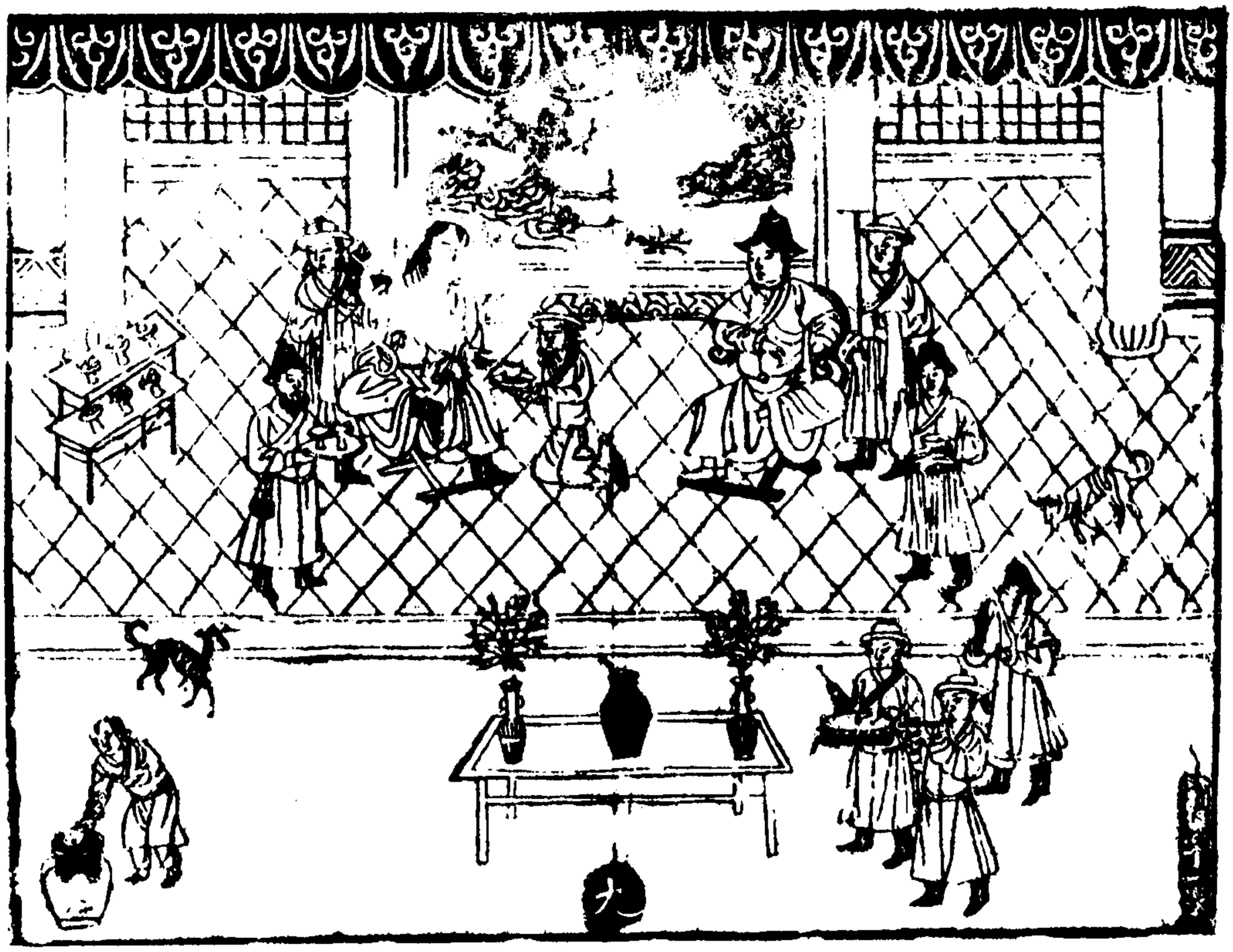


習跪之法
凡習跪之法以右手加左手之上齊按右膝先屈左足次屈右足然後又手至胷如揖儀畢先起右足又以右手疊左手齊按右膝而起此并從古有之事南方行之者少今此禮通行宜習熟之毋致礼儀爭躁

六人坐次



七人坐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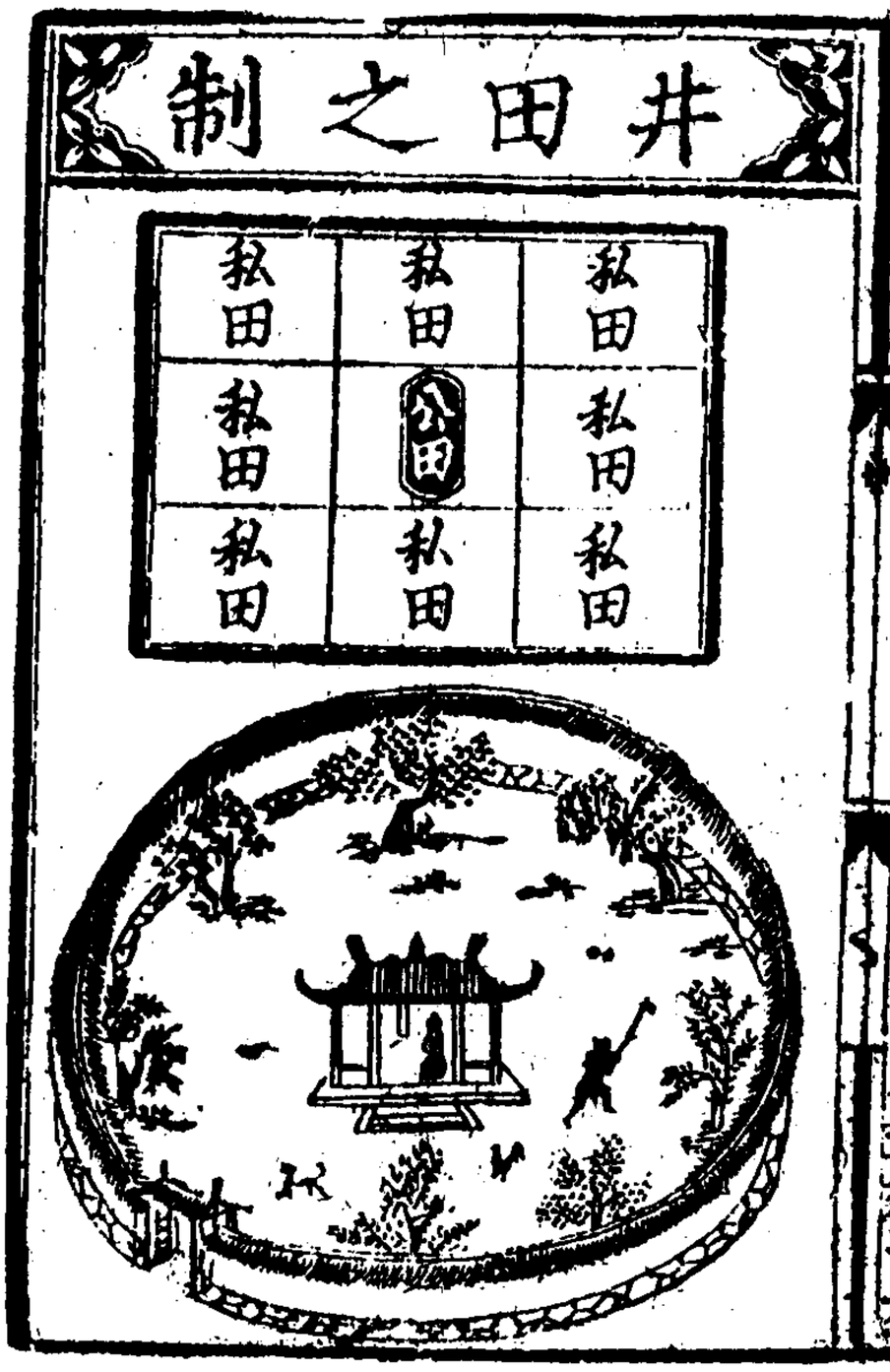
子數船于前列菜楪數品于石臺前一人執壺立于客位之前右執盞立于主人之右主人命酒則用大盞自左而右行之主人分茶則用小盞自右而左行之主人命坐則坐主人命起則起主人命進則進主人命退則退主人命揖則揖主人命拜則拜主人命跪則跪主人命立則立主人命行則行主人命住則住主人命去則去主人命來則來主人命留則留主人命出則出主人命入則入主人命上則上主人命下則下

○農桑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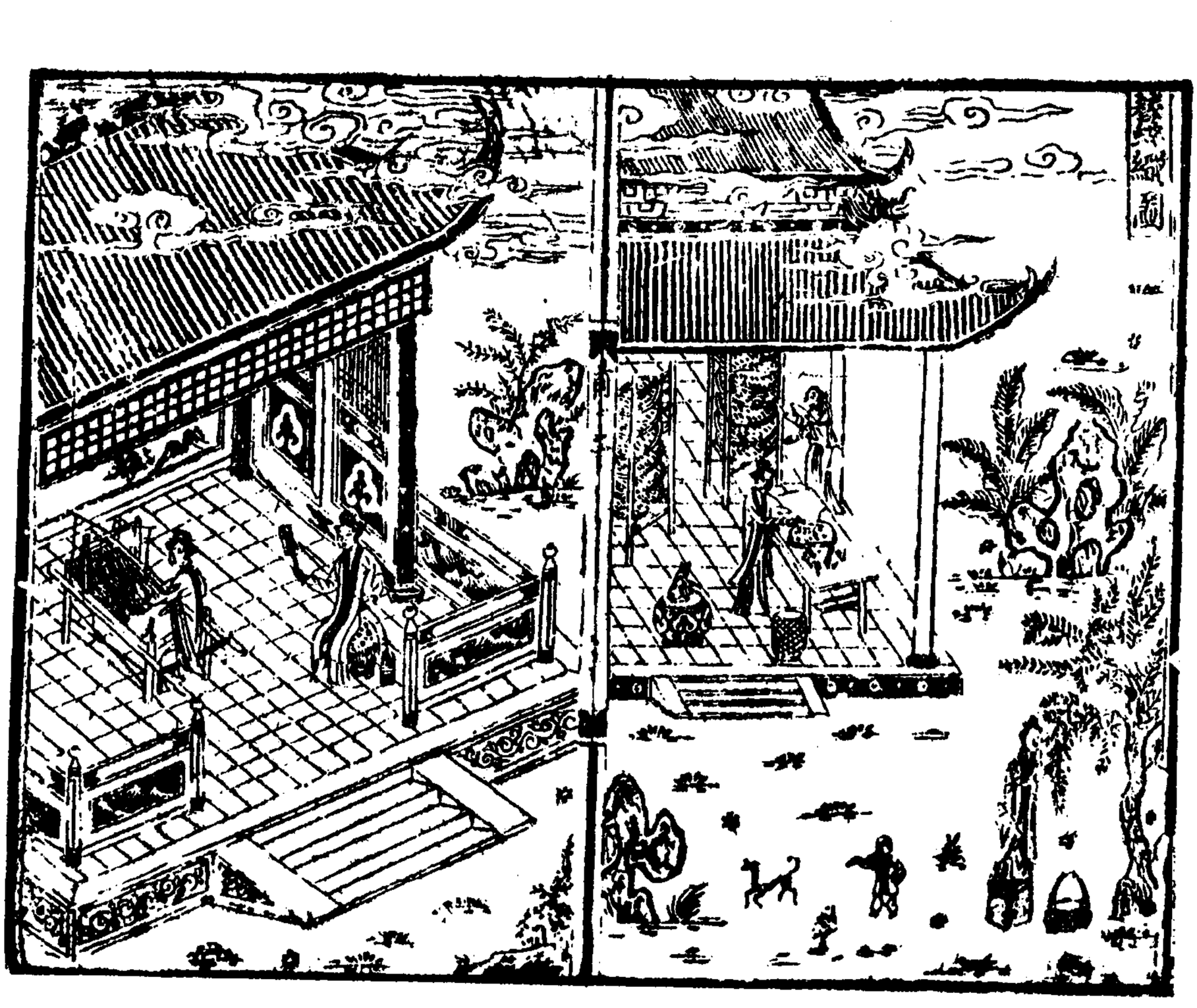
農桑本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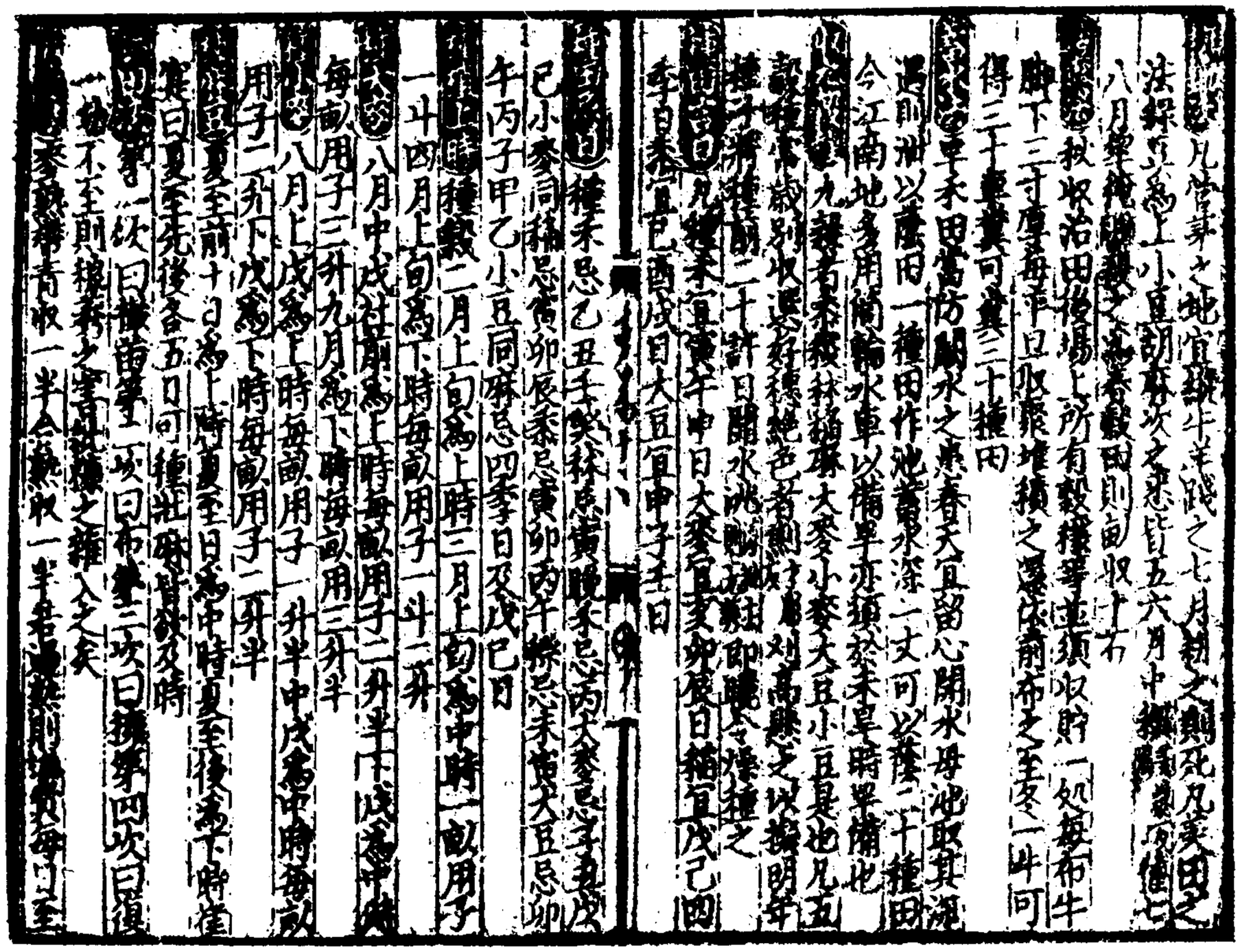
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以二畝半爲宅樹墻下以桑是以男耕女桑而衣食常足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以此爲王道之始漢文帝詔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是知衣食者日用之不可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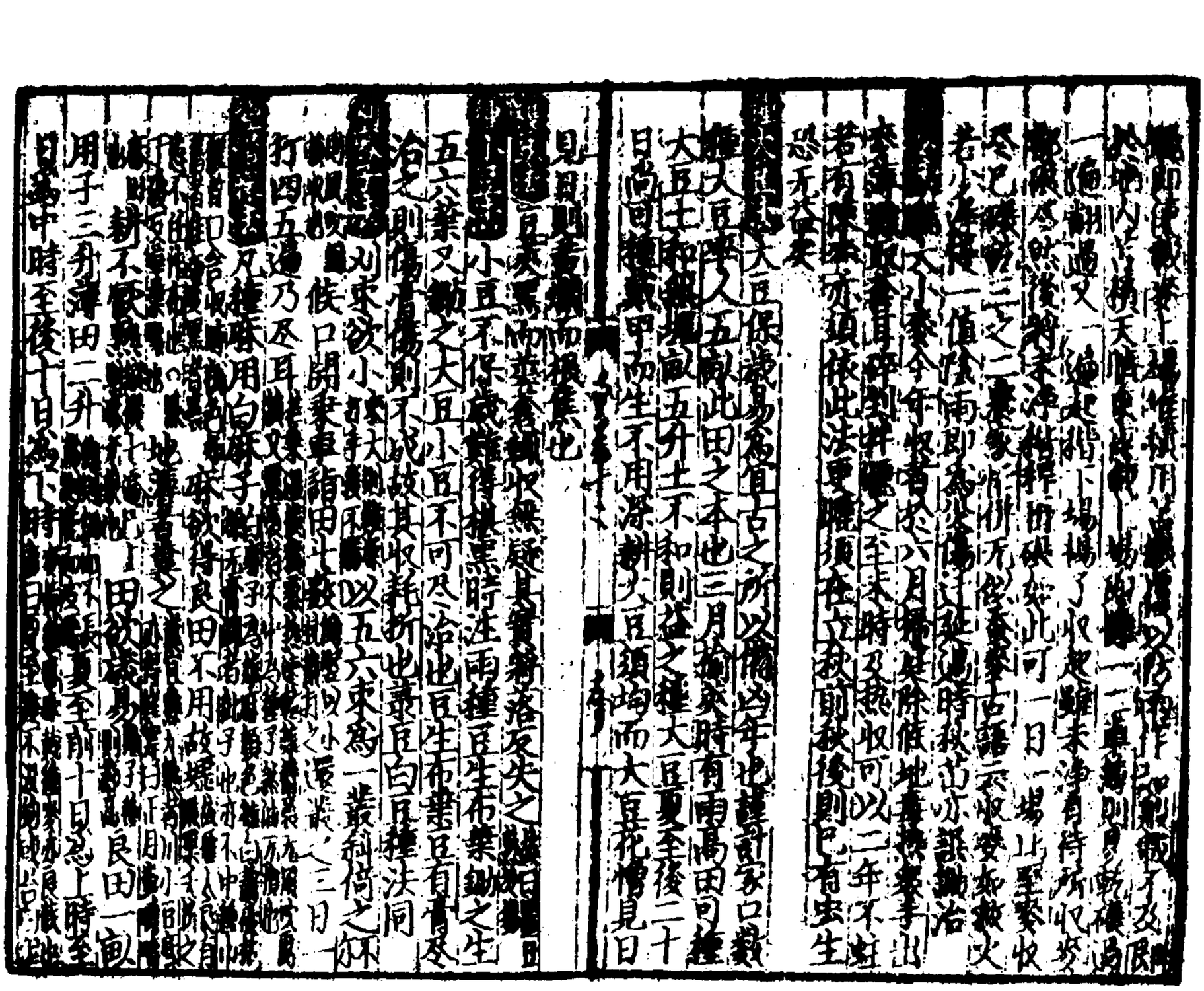
國朝皇帝臨御天下欲使斯民生業富樂而永無飢寒之憂詔立大司農司不治他事而專以勸課農桑爲務又慮夫田里之人未知播殖之宜蠶繅之節於是頒行一書名曰農桑輯要使天下之民讀其書而得其術則用力寡而獲利倍且斯民本食之源也今摭其要中之至要者列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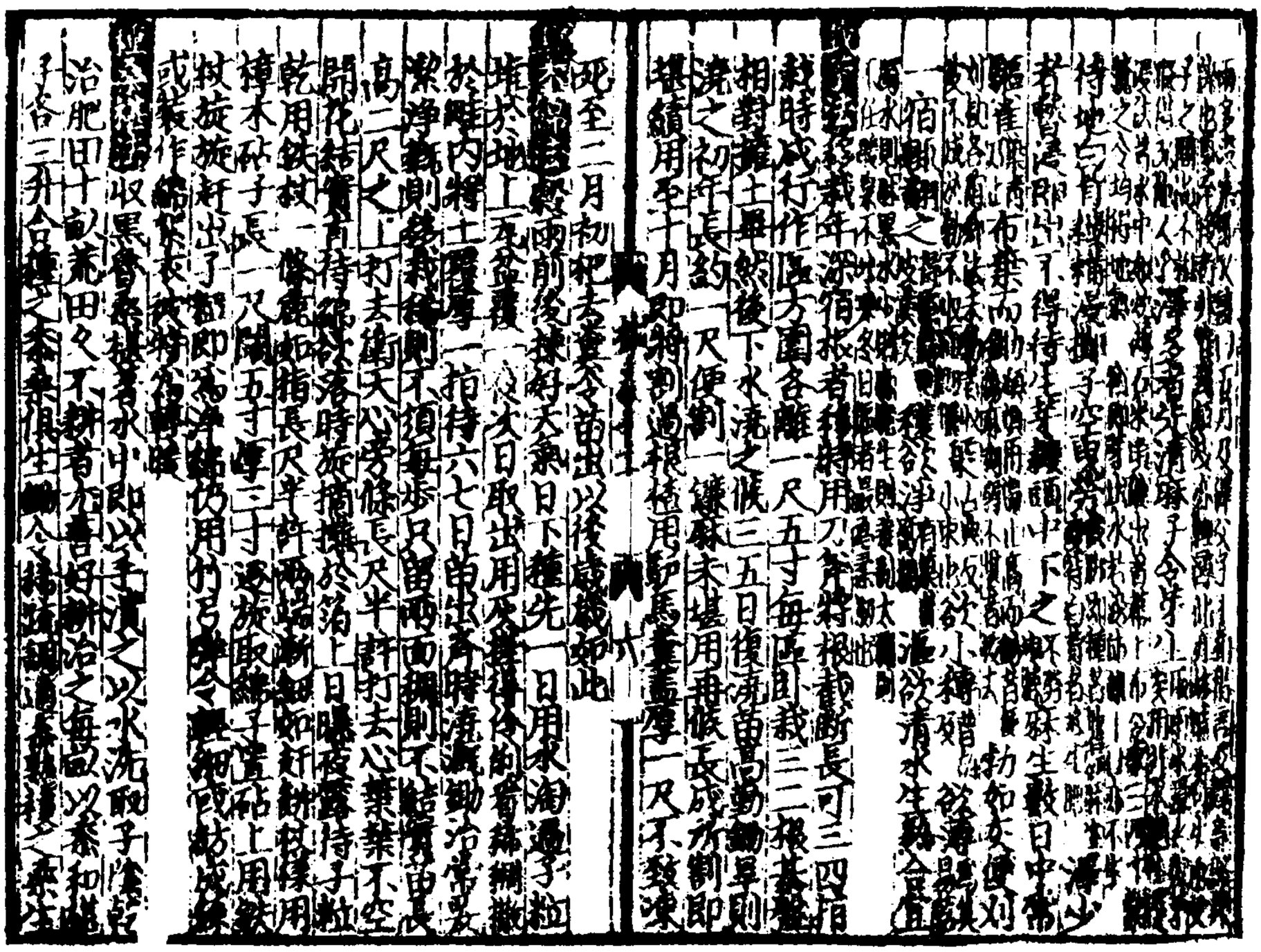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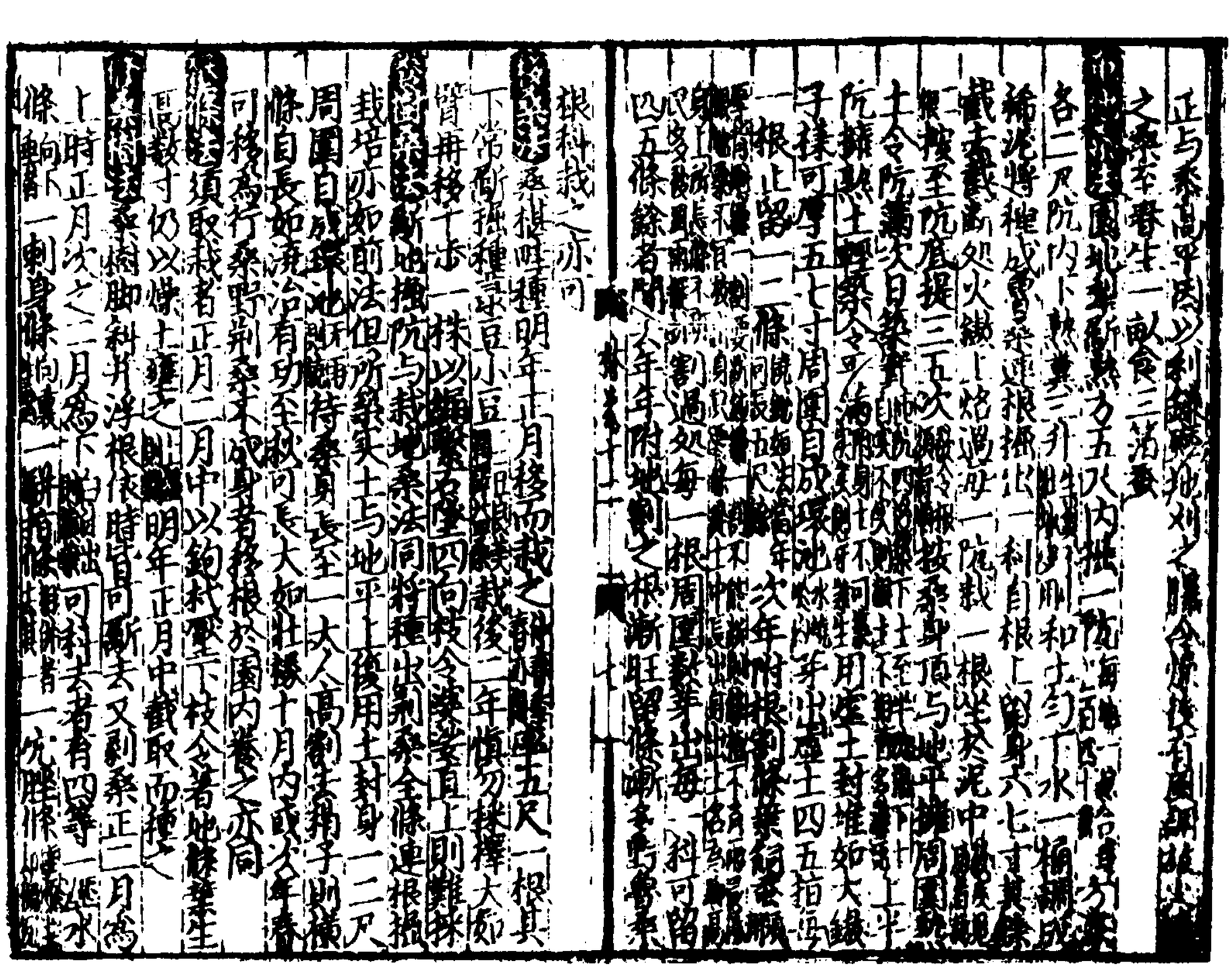

耕織圖
前十二
平糴倉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蠶織圖









○花果類

花果名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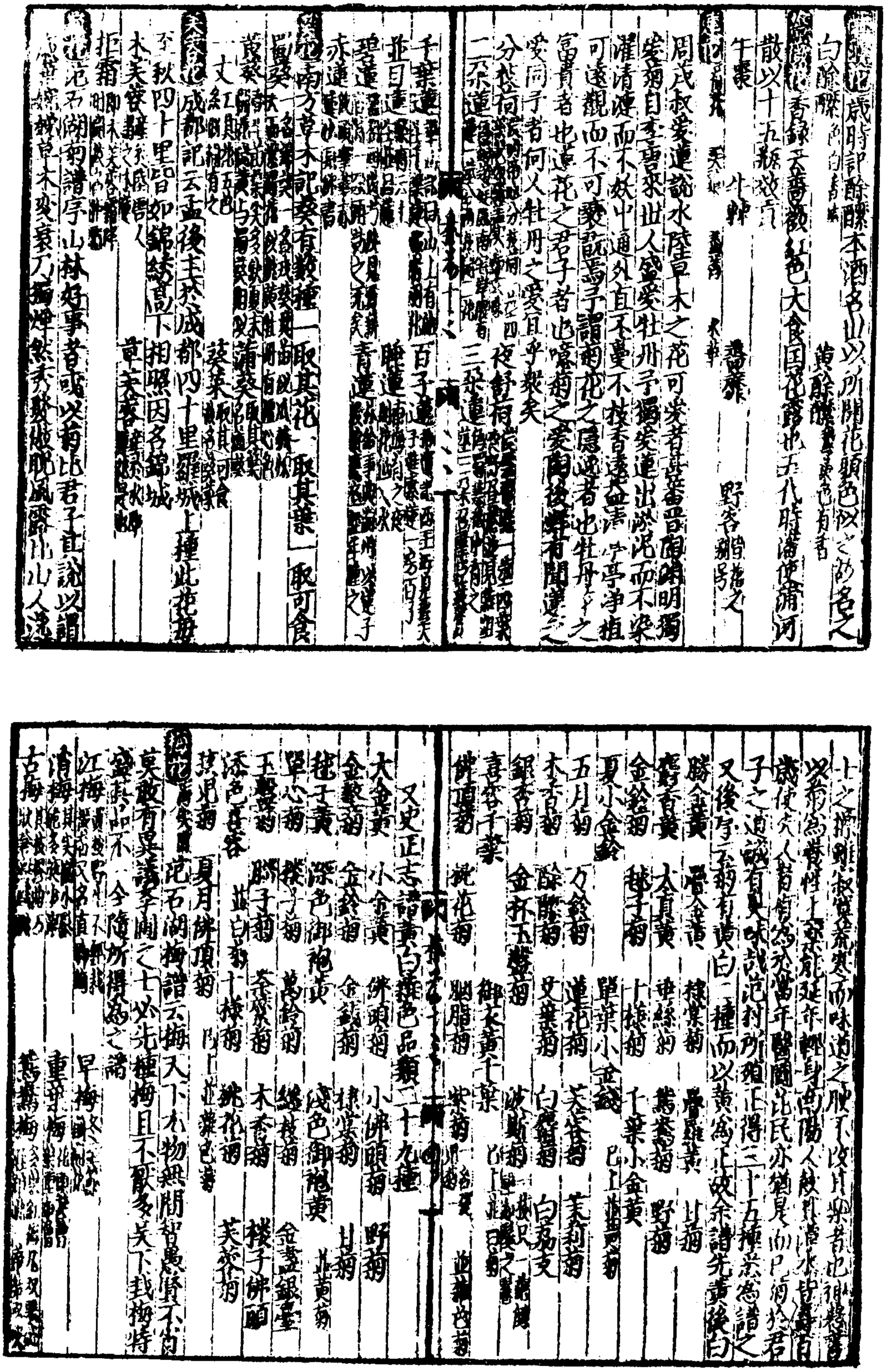
歐陽永叔花品序、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北、青州南出趙州西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余嘗謂錢思公於双桂樓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下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予時不暇讀之、今人多称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種雖有其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録但取眞特著者而次之、

千葉黃

銀含棱

千葉黃

千頭揚州芍藥譜後序、芍藥有三十四品、曰丞相魏、曰姚黃、曰魏紫、曰牛家黃、曰倒暈檀心、曰甘草芍藥、曰朱砂紅、曰一擸紅、曰鞓紅、曰青心黃、曰青心大紅、曰多葉紫、曰千葉黃、曰大明黃、曰小明黃、曰添色紅、曰葛巾紅、曰粉紅、曰玉板白、曰冠子戴花、曰左花、曰延安黃、曰多葉寿安、曰一百五、曰一百九、曰鶴翎紅、曰舞青娥、曰添色紅、曰西紅、曰賀家紅、曰林家紅、曰蘇家紅、曰千葉紫、曰多葉紅、曰多葉白、曰多葉粉紅、曰多葉間紅、曰潘家紅、曰九蕊眞珠紅、曰九蕊粉紅、曰九蕊玉板白、曰一百二十、曰一百五十、曰一百七十、曰一百八十、曰一百九十、曰二百、曰二百五十、曰二百七十、曰二百八十、曰二百九十、曰三百、曰三百五十、曰三百七十、曰三百八十、曰三百九十、曰四百、曰四百五十、曰四百七十、曰四百八十、曰四百九十、曰五百、曰五百五十、曰五百七十、曰五百八十、曰五百九十、曰六百、曰六百五十、曰六百七十、曰六百八十、曰六百九十、曰七百、曰七百五十、曰七百七十、曰七百八十、曰七百九十、曰八百、曰八百五十、曰八百七十、曰八百八十、曰八百九十、曰九百、曰九百五十、曰九百七十、曰九百八十、曰九百九十、曰一千、曰一千五百、曰一千七百、曰一千八百、曰一千九百、曰二千、曰二千五百、曰二千七百、曰二千八百、曰二千九百、曰三千、曰三千五百、曰三千七百、曰三千八百、曰三千九百、曰四千、曰四千五百、曰四千七百、曰四千八百、曰四千九百、曰五千、曰五千五百、曰五千七百、曰五千八百、曰五千九百、曰六千、曰六千五百、曰六千七百、曰六千八百、曰六千九百、曰七千、曰七千五百、曰七千七百、曰七千八百、曰七千九百、曰八千、曰八千五百、曰八千七百、曰八千八百、曰八千九百、曰九千、曰九千五百、曰九千七百、曰九千八百、曰九千九百、曰一萬、曰一萬五千、曰一萬七千、曰一萬八千、曰一萬九千、曰二萬、曰二萬五千、曰二萬七千、曰二萬八千、曰二萬九千、曰三萬、曰三萬五千、曰三萬七千、曰三萬八千、曰三萬九千、曰四萬、曰四萬五千、曰四萬七千、曰四萬八千、曰四萬九千、曰五萬、曰五萬五千、曰五萬七千、曰五萬八千、曰五萬九千、曰六萬、曰六萬五千、曰六萬七千、曰六萬八千、曰六萬九千、曰七萬、曰七萬五千、曰七萬七千、曰七萬八千、曰七萬九千、曰八萬、曰八萬五千、曰八萬七千、曰八萬八千、曰八萬九千、曰九萬、曰九萬五千、曰九萬七千、曰九萬八千、曰九萬九千、曰十萬、曰十萬五千、曰十萬七千、曰十萬八千、曰十萬九千、曰二十萬、曰二十萬五千、曰二十萬七千、曰二十萬八千、曰二十萬九千、曰三十萬、曰三十萬五千、曰三十萬七千、曰三十萬八千、曰三十萬九千、曰四十萬、曰四十萬五千、曰四十萬七千、曰四十萬八千、曰四十萬九千、曰五十萬、曰五十萬五千、曰五十萬七千、曰五十萬八千、曰五十萬九千、曰六十萬、曰六十萬五千、曰六十萬七千、曰六十萬八千、曰六十萬九千、曰七十萬、曰七十萬五千、曰七十萬七千、曰七十萬八千、曰七十萬九千、曰八十萬、曰八十萬五千、曰八十萬七千、曰八十萬八千、曰八十萬九千、曰九十萬、曰九十萬五千、曰九十萬七千、曰九十萬八千、曰九十萬九千、曰一百萬、曰一百萬五千、曰一百萬七千、曰一百萬八千、曰一百萬九千、曰二百萬、曰二百萬五千、曰二百萬七千、曰二百萬八千、曰二百萬九千、曰三百萬、曰三百萬五千、曰三百萬七千、曰三百萬八千、曰三百萬九千、曰四百萬、曰四百萬五千、曰四百萬七千、曰四百萬八千、曰四百萬九千、曰五百萬、曰五百萬五千、曰五百萬七千、曰五百萬八千、曰五百萬九千、曰六百萬、曰六百萬五千、曰六百萬七千、曰六百萬八千、曰六百萬九千、曰七百萬、曰七百萬五千、曰七百萬七千、曰七百萬八千、曰七百萬九千、曰八百萬、曰八百萬五千、曰八百萬七千、曰八百萬八千、曰八百萬九千、曰九百萬、曰九百萬五千、曰九百萬七千、曰九百萬八千、曰九百萬九千、曰一千萬、曰一千萬五千、曰一千萬七千、曰一千萬八千、曰一千萬九千、曰二千萬、曰二千萬五千、曰二千萬七千、曰二千萬八千、曰二千萬九千、曰三千萬、曰三千萬五千、曰三千萬七千、曰三千萬八千、曰三千萬九千、曰四千萬、曰四千萬五千、曰四千萬七千、曰四千萬八千、曰四千萬九千、曰五千萬、曰五千萬五千、曰五千萬七千、曰五千萬八千、曰五千萬九千、曰六千萬、曰六千萬五千、曰六千萬七千、曰六千萬八千、曰六千萬九千、曰七千萬、曰七千萬五千、曰七千萬七千、曰七千萬八千、曰七千萬九千、曰八千萬、曰八千萬五千、曰八千萬七千、曰八千萬八千、曰八千萬九千、曰九千萬、曰九千萬五千、曰九千萬七千、曰九千萬八千、曰九千萬九千、曰一億、曰一億五千、曰一億七千、曰一億八千、曰一億九千、曰二億、曰二億五千、曰二億七千、曰二億八千、曰二億九千、曰三億、曰三億五千、曰三億七千、曰三億八千、曰三億九千、曰四億、曰四億五千、曰四億七千、曰四億八千、曰四億九千、曰五億、曰五億五千、曰五億七千、曰五億八千、曰五億九千、曰六億、曰六億五千、曰六億七千、曰六億八千、曰六億九千、曰七億、曰七億五千、曰七億七千、曰七億八千、曰七億九千、曰八億、曰八億五千、曰八億七千、曰八億八千、曰八億九千、曰九億、曰九億五千、曰九億七千、曰九億八千、曰九億九千、曰十億、曰十億五千、曰十億七千、曰十億八千、曰十億九千、曰二十億、曰二十億五千、曰二十億七千、曰二十億八千、曰二十億九千、曰三十億、曰三十億五千、曰三十億七千、曰三十億八千、曰三十億九千、曰四十億、曰四十億五千、曰四十億七千、曰四十億八千、曰四十億九千、曰五十億、曰五十億五千、曰五十億七千、曰五十億八千、曰五十億九千、曰六十億、曰六十億五千、曰六十億七千、曰六十億八千、曰六十億九千、曰七十億、曰七十億五千、曰七十億七千、曰七十億八千、曰七十億九千、曰八十億、曰八十億五千、曰八十億七千、曰八十億八千、曰八十億九千、曰九十億、曰九十億五千、曰九十億七千、曰九十億八千、曰九十億九千、曰一百億、曰一百億五千、曰一百億七千、曰一百億八千、曰一百億九千、曰二百億、曰二百億五千、曰二百億七千、曰二百億八千、曰二百億九千、曰三百億、曰三百億五千、曰三百億七千、曰三百億八千、曰三百億九千、曰四百億、曰四百億五千、曰四百億七千、曰四百億八千、曰四百億九千、曰五百億、曰五百億五千、曰五百億七千、曰五百億八千、曰五百億九千、曰六百億、曰六百億五千、曰六百億七千、曰六百億八千、曰六百億九千、曰七百億、曰七百億五千、曰七百億七千、曰七百億八千、曰七百億九千、曰八百億、曰八百億五千、曰八百億七千、曰八百億八千、曰八百億九千、曰九百億、曰九百億五千、曰九百億七千、曰九百億八千、曰九百億九千、曰一千億、曰一千億五千、曰一千億七千、曰一千億八千、曰一千億九千、曰二千億、曰二千億五千、曰二千億七千、曰二千億八千、曰二千億九千、曰三千億、曰三千億五千、曰三千億七千、曰三千億八千、曰三千億九千、曰四千億、曰四千億五千、曰四千億七千、曰四千億八千、曰四千億九千、曰五千億、曰五千億五千、曰五千億七千、曰五千億八千、曰五千億九千、曰六千億、曰六千億五千、曰六千億七千、曰六千億八千、曰六千億九千、曰七千億、曰七千億五千、曰七千億七千、曰七千億八千、曰七千億九千、曰八千億、曰八千億五千、曰八千億七千、曰八千億八千、曰八千億九千、曰九千億、曰九千億五千、曰九千億七千、曰九千億八千、曰九千億九千、曰一萬億、曰一萬億五千、曰一萬億七千、曰一萬億八千、曰一萬億九千、曰二萬億、曰二萬億五千、曰二萬億七千、曰二萬億八千、曰二萬億九千、曰三萬億、曰三萬億五千、曰三萬億七千、曰三萬億八千、曰三萬億九千、曰四萬億、曰四萬億五千、曰四萬億七千、曰四萬億八千、曰四萬億九千、曰五萬億、曰五萬億五千、曰五萬億七千、曰五萬億八千、曰五萬億九千、曰六萬億、曰六萬億五千、曰六萬億七千、曰六萬億八千、曰六萬億九千、曰七萬億、曰七萬億五千、曰七萬億七千、曰七萬億八千、曰七萬億九千、曰八萬億、曰八萬億五千、曰八萬億七千、曰八萬億八千、曰八萬億九千、曰九萬億、曰九萬億五千、曰九萬億七千、曰九萬億八千、曰九萬億九千、曰十萬億、曰十萬億五千、曰十萬億七千、曰十萬億八千、曰十萬億九千、曰二十萬億、曰二十萬億五千、曰二十萬億七千、曰二十萬億八千、曰二十萬億九千、曰三十萬億、曰三十萬億五千、曰三十萬億七千、曰三十萬億八千、曰三十萬億九千、曰四十萬億、曰四十萬億五千、曰四十萬億七千、曰四十萬億八千、曰四十萬億九千、曰五十萬億、曰五十萬億五千、曰五十萬億七千、曰五十萬億八千、曰五十萬億九千、曰六十萬億、曰六十萬億五千、曰六十萬億七千、曰六十萬億八千、曰六十萬億九千、曰七十萬億、曰七十萬億五千、曰七十萬億七千、曰七十萬億八千、曰七十萬億九千、曰八十萬億、曰八十萬億五千、曰八十萬億七千、曰八十萬億八千、曰八十萬億九千、曰九十萬億、曰九十萬億五千、曰九十萬億七千、曰九十萬億八千、曰九十萬億九千、曰一百萬億、曰一百萬億五千、曰一百萬億七千、曰一百萬億八千、曰一百萬億九千、曰二百萬億、曰二百萬億五千、曰二百萬億七千、曰二百萬億八千、曰二百萬億九千、曰三百萬億、曰三百萬億五千、曰三百萬億七千、曰三百萬億八千、曰三百萬億九千、曰四百萬億、曰四百萬億五千、曰四百萬億七千、曰四百萬億八千、曰四百萬億九千、曰五百萬億、曰五百萬億五千、曰五百萬億七千、曰五百萬億八千、曰五百萬億九千、曰六百萬億、曰六百萬億五千、曰六百萬億七千、曰六百萬億八千、曰六百萬億九千、曰七百萬億、曰七百萬億五千、曰七百萬億七千、曰七百萬億八千、曰七百萬億九千、曰八百萬億、曰八百萬億五千、曰八百萬億七千、曰八百萬億八千、曰八百萬億九千、曰九百萬億、曰九百萬億五千、曰九百萬億七千、曰九百萬億八千、曰九百萬億九千、曰一千萬億、曰一千萬億五千、曰一千萬億七千、曰一千萬億八千、曰一千萬億九千、曰二千萬億、曰二千萬億五千、曰二千萬億七千、曰二千萬億八千、曰二千萬億九千、曰三千萬億、曰三千萬億五千、曰三千萬億七千、曰三千萬億八千、曰三千萬億九千、曰四千萬億、曰四千萬億五千、曰四千萬億七千、曰四千萬億八千、曰四千萬億九千、曰五千萬億、曰五千萬億五千、曰五千萬億七千、曰五千萬億八千、曰五千萬億九千、曰六千萬億、曰六千萬億五千、曰六千萬億七千、曰六千萬億八千、曰六千萬億九千、曰七千萬億、曰七千萬億五千、曰七千萬億七千、曰七千萬億八千、曰七千萬億九千、曰八千萬億、曰八千萬億五千、曰八千萬億七千、曰八千萬億八千、曰八千萬億九千、曰九千萬億、曰九千萬億五千、曰九千萬億七千、曰九千萬億八千、曰九千萬億九千、曰一兆、曰一兆五千、曰一兆七千、曰一兆八千、曰一兆九千、曰二兆、曰二兆五千、曰二兆七千、曰二兆八千、曰二兆九千、曰三兆、曰三兆五千、曰三兆七千、曰三兆八千、曰三兆九千、曰四兆、曰四兆五千、曰四兆七千、曰四兆八千、曰四兆九千、曰五兆、曰五兆五千、曰五兆七千、曰五兆八千、曰五兆九千、曰六兆、曰六兆五千、曰六兆七千、曰六兆八千、曰六兆九千、曰七兆、曰七兆五千、曰七兆七千、曰七兆八千、曰七兆九千、曰八兆、曰八兆五千、曰八兆七千、曰八兆八千、曰八兆九千、曰九兆、曰九兆五千、曰九兆七千、曰九兆八千、曰九兆九千、曰十兆、曰十兆五千、曰十兆七千、曰十兆八千、曰十兆九千、曰二十兆、曰二十兆五千、曰二十兆七千、曰二十兆八千、曰二十兆九千、曰三十兆、曰三十兆五千、曰三十兆七千、曰三十兆八千、曰三十兆九千、曰四十兆、曰四十兆五千、曰四十兆七千、曰四十兆八千、曰四十兆九千、曰五十兆、曰五十兆五千、曰五十兆七千、曰五十兆八千、曰五十兆九千、曰六十兆、曰六十兆五千、曰六十兆七千、曰六十兆八千、曰六十兆九千、曰七十兆、曰七十兆五千、曰七十兆七千、曰七十兆八千、曰七十兆九千、曰八十兆、曰八十兆五千、曰八十兆七千、曰八十兆八千、曰八十兆九千、曰九十兆、曰九十兆五千、曰九十兆七千、曰九十兆八千、曰九十兆九千、曰一百兆、曰一百兆五千、曰一百兆七千、曰一百兆八千、曰一百兆九千、曰二百兆、曰二百兆五千、曰二百兆七千、曰二百兆八千、曰二百兆九千、曰三百兆、曰三百兆五千、曰三百兆七千、曰三百兆八千、曰三百兆九千、曰四百兆、曰四百兆五千、曰四百兆七千、曰四百兆八千、曰四百兆九千、曰五百兆、曰五百兆五千、曰五百兆七千、曰五百兆八千、曰五百兆九千、曰六百兆、曰六百兆五千、曰六百兆七千、曰六百兆八千、曰六百兆九千、曰七百兆、曰七百兆五千、曰七百兆七千、曰七百兆八千、曰七百兆九千、曰八百兆、曰八百兆五千、曰八百兆七千、曰八百兆八千、曰八百兆九千、曰九百兆、曰九百兆五千、曰九百兆七千、曰九百兆八千、曰九百兆九千、曰一千兆、曰一千兆五千、曰一千兆七千、曰一千兆八千、曰一千兆九千、曰二千兆、曰二千兆五千、曰二千兆七千、曰二千兆八千、曰二千兆九千、曰三千兆、曰三千兆五千、曰三千兆七千、曰三千兆八千、曰三千兆九千、曰四千兆、曰四千兆五千、曰四千兆七千、曰四千兆八千、曰四千兆九千、曰五千兆、曰五千兆五千、曰五千兆七千、曰五千兆八千、曰五千兆九千、曰六千兆、曰六千兆五千、曰六千兆七千、曰六千兆八千、曰六千兆九千、曰七千兆、曰七千兆五千、曰七千兆七千、曰七千兆八千、曰七千兆九千、曰八千兆、曰八千兆五千、曰八千兆七千、曰八千兆八千、曰八千兆九千、曰九千兆、曰九千兆五千、曰九千兆七千、曰九千兆八千、曰九千兆九千、曰一京、曰一京五千、曰一京七千、曰一京八千、曰一京九千、曰二京、曰二京五千、曰二京七千、曰二京八千、曰二京九千、曰三京、曰三京五千、曰三京七千、曰三京八千、曰三京九千、曰四京、曰四京五千、曰四京七千、曰四京八千、曰四京九千、曰五京、曰五京五千、曰五京七千、曰五京八千、曰五京九千、曰六京、曰六京五千、曰六京七千、曰六京八千、曰六京九千、曰七京、曰七京五千、曰七京七千、曰七京八千、曰七京九千、曰八京、曰八京五千、曰八京七千、曰八京八千、曰八京九千、曰九京、曰九京五千、曰九京七千、曰九京八千、曰九京九千、曰十京、曰十京五千、曰十京七千、曰十京八千、曰十京九千、曰二十京、曰二十京五千、曰二十京七千、曰二十京八千、曰二十京九千、曰三十京、曰三十京五千、曰三十京七千、曰三十京八千、曰三十京九千、曰四十京、曰四十京五千、曰四十京七千、曰四十京八千、曰四十京九千、曰五十京、曰五十京五千、曰五十京七千、曰五十京八千、曰五十京九千、曰六十京、曰六十京五千、曰六十京七千、曰六十京八千、曰六十京九千、曰七十京、曰七十京五千、曰七十京七千、曰七十京八千、曰七十京九千、曰八十京、曰八十京五千、曰八十京七千、曰八十京八千、曰八十京九千、曰九十京、曰九十京五千、曰九十京七千、曰九十京八千、曰九十京九千、曰一百京、曰一百京五千、曰一百京七千、曰一百京八千、曰一百京九千、曰二百京、曰二百京五千、曰二百京七千、曰二百京八千、曰二百京九千、曰三百京、曰三百京五千、曰三百京七千、曰三百京八千、曰三百京九千、曰四百京、曰四百京五千、曰四百京七千、曰四百京八千、曰四百京九千、曰五百京、曰五百京五千、曰五百京七千、曰五百京八千、曰五百京九千、曰六百京、曰六百京五千、曰六百京七千、曰六百京八千、曰六百京九千、曰七百京、曰七百京五千、曰七百京七千、曰七百京八千、曰七百京九千、曰八百京、曰八百京五千、曰八百京七千、曰八百京八千、曰八百京九千、曰九百京、曰九百京五千、曰九百京七千、曰九百京八千、曰九百京九千、曰一千京、曰一千京五千、曰一千京七千、曰一千京八千、曰一千京九千、曰二千京、曰二千京五千、曰二千京七千、曰二千京八千、曰二千京九千、曰三千京、曰三千京五千、曰三千京七千、曰三千京八千、曰三千京九千、曰四千京、曰四千京五千、曰四千京七千、曰四千京八千、曰四千京九千、曰五千京、曰五千京五千、曰五千京七千、曰五千京八千、曰五千京九千、曰六千京、曰六千京五千、曰六千京七千、曰六千京八千、曰六千京九千、曰七千京、曰七千京五千、曰七千京七千、曰七千京八千、曰七千京九千、曰八千京、曰八千京五千、曰八千京七千、曰八千京八千、曰八千京九千、曰九千京、曰九千京五千、曰九千京七千、曰九千京八千、曰九千京九千、曰一垓、曰一垓五千、曰一垓七千、曰一垓八千、曰一垓九千、曰二垓、曰二垓五千、曰二垓七千、曰二垓八千、曰二垓九千、曰三垓、曰三垓五千、曰三垓七千、曰三垓八千、曰三垓九千、曰四垓、曰四垓五千、曰四垓七千、曰四垓八千、曰四垓九千、曰五垓、曰五垓五千、曰五垓七千、曰五垓八千、曰五垓九千、曰六垓、曰六垓五千、曰六垓七千、曰六垓八千、曰六垓九千、曰七垓、曰七垓五千、曰七垓七千、曰七垓八千、曰七垓九千、曰八垓、曰八垓五千、曰八垓七千、曰八垓八千、曰八垓九千、曰九垓、曰九垓五千、曰九垓七千、曰九垓八千、曰九垓九千、曰十垓、曰十垓五千、曰十垓七千、曰十垓八千、曰十垓九千、曰二十垓、曰二十垓五千、曰二十垓七千、曰二十垓八千、曰二十垓九千、曰三十垓、曰三十垓五千、曰三十垓七千、曰三十垓八千、曰三十垓九千、曰四十垓、曰四十垓五千、曰四十垓七千、曰四十垓八千、曰四十垓九千、曰五十垓、曰五十垓五千、曰五十垓七千、曰五十垓八千、曰五十垓九千、曰六十垓、曰六十垓五千、曰六十垓七千、曰六十垓八千、曰六十垓九千、曰七十垓、曰七十垓五千、曰七十垓七千、曰七十垓八千、曰七十垓九千、曰八十垓、曰八十垓五千、曰八十垓七千、曰八十垓八千、曰八十垓九千、曰九十垓、曰九十垓五千、曰九十垓七千、曰九十垓八千、曰九十垓九千、曰一百垓、曰一百垓五千、曰一百垓七千、曰一百垓八千、曰一百垓九千、曰二百垓、曰二百垓五千、曰二百垓七千、曰二百垓八千、曰二百垓九千、曰三百垓、曰三百垓五千、曰三百垓七千、曰三百垓八千、曰三百垓九千、曰四百垓、曰四百垓五千、曰四百垓七千、曰四百垓八千、曰四百垓九千、曰五百垓、曰五百垓五千、曰五百垓七千、曰五百垓八千、曰五百垓九千、曰六百垓、曰六百垓五千、曰六百垓七千、曰六百垓八千、曰六百垓九千、曰七百垓、曰七百垓五千、曰七百垓七千、曰七百垓八千、曰七百垓九千、曰八百垓、曰八百垓五千、曰八百垓七千、曰八百垓八千、曰八百垓九千、曰九百垓、曰九百垓五千、曰九百垓七千、曰九百垓八千、曰九百垓九千、曰一千垓、曰一千垓五千、曰一千垓七千、曰一千垓八千、曰一千垓九千、曰二千垓、曰二千垓五千、曰二千垓七千、曰二千垓八千、曰二千垓九千、曰三千垓、曰三千垓五千、曰三千垓七千、曰三千垓八千、曰三千垓九千、曰四千垓、曰四千垓五千、曰四千垓七千、曰四千垓八千、曰四千垓九千、曰五千垓、曰五千垓五千、曰五千垓七千、曰五千垓八千、曰五千垓九千、曰六千垓、曰六千垓五千、曰六千垓七千、曰六千垓八千、曰六千垓九千、曰七千垓、曰七千垓五千、曰七千垓七千、曰七千垓八千、曰七千垓九千、曰八千垓、曰八千垓五千、曰八千垓七千、曰八千垓八千、曰八千垓九千、曰九千垓、曰九千垓五千、曰九千垓七千、曰九千垓八千、曰九千垓九千、曰一秭、曰一秭五千、曰一秭七千、曰一秭八千、曰一秭九千、曰二秭、曰二秭五千、曰二秭七千、曰二秭八千、曰二秭九千、曰三秭、曰三秭五千、曰三秭七千、曰三秭八千、曰三秭九千、曰四秭、曰四秭五千、曰四秭七千、曰四秭八千、曰四秭九千、曰五秭、曰五秭五千、曰五秭七千、曰五秭八千、曰五秭九千、曰六秭、曰六秭五千、曰六秭七千、曰六秭八千、曰六秭九千、曰七秭、曰七秭五千、曰七秭七千、曰七秭八千、曰七秭九千、曰八秭、曰八秭五千、曰八秭七千、曰八秭八千、曰八秭九千、曰九秭、曰九秭五千、曰九秭七千、曰九秭八千、曰九秭九千、曰十秭、曰十秭五千、曰十秭七千、曰十秭八千、曰十秭九千、曰二十秭、曰二十秭五千、曰二十秭七千、曰二十秭八千、曰二十秭九千、曰三十秭、曰三十秭五千、曰三十秭七千、曰三十秭八千、曰三十秭九千、曰四十秭、曰四十秭五千、曰四十秭七千、曰四十秭八千、曰四十秭九千、曰五十秭、曰五十秭五千、曰五十秭七千、曰五十秭八千、曰五十秭九千、曰六十秭、曰六十秭五千、曰六十秭七千、曰六十秭八千、曰六十秭九千、曰七十秭、曰七十秭五千、曰七十秭七千、曰七十秭八千、曰七十秭九千、曰八十秭、曰八十秭五千、曰八十秭七千、曰八十秭八千、曰八十秭九千、曰九十秭、曰九十秭五千、曰九十秭七千、曰九十秭八千、曰九十秭九千、曰一百秭、曰一百秭五千、曰一百秭七千、曰一百秭八千、曰一百秭九千、曰二百秭、曰二百秭五千、曰二百秭七千、曰二百秭八千、曰二百秭九千、曰三百秭、曰三百秭五千、曰三百秭七千、曰三百秭八千、曰三百秭九千、曰四百秭、曰四百秭五千、曰四百秭七千、曰四百秭八千、曰四百秭九千、曰五百秭、曰五百秭五千、曰五百秭七千、曰五百秭八千、曰五百秭九千、曰六百秭、曰六百秭五千、曰六百秭七千、曰六百秭八千、曰六百秭九千、曰七百秭、曰七百秭五千、曰七百秭七千、曰七百秭八千、曰七百秭九千、曰八百秭、曰八百秭五千、曰八百秭七千、曰八百秭八千、曰八百秭九千、曰九百秭、曰九百秭五千、曰九百秭七千、曰九百秭八千、曰九百秭九千、曰一千秭、曰一千秭五千、曰一千秭七千、曰一千秭八千、曰一千秭九千、曰二千秭、曰二千秭五千、曰二千秭七千、曰二千秭八千、曰二千秭九千、曰三千秭、曰三千秭五千、曰三千秭七千、曰三千秭八千、曰三千秭九千、曰四千秭、曰四千秭五千、曰四千秭七千、曰四千秭八千、曰四千秭九千、曰五千秭、曰五千秭五千、曰五千秭七千、曰五千秭八千、曰五千秭九千、曰六千秭、曰六千秭五千、曰六千秭七千、曰六千秭八千、曰六千秭九千、曰七千秭、曰七千秭五千、曰七千秭七千、曰七千秭八千、曰七千秭九千、曰八千秭、曰八千秭五千、曰八千秭七千、曰八千秭八千、曰八千秭九千、曰九千秭、曰九千秭五千、曰九千秭七千、曰九千秭八千、曰九千秭九千、曰一壤、曰一壤五千、曰一壤七千、曰一壤八千、曰一壤九千、曰二壤、曰二壤五千、曰二壤七千、曰二壤八千、曰二壤九千、曰三壤、曰三壤五千、曰三壤七千、曰三壤八千、曰三壤九千、曰四壤、曰四壤五千、曰四壤七千、曰四壤八千、曰四壤九千、曰五壤、曰五壤五千、曰五壤七千、曰五壤八千、曰五壤九千、曰六壤、曰六壤五千、曰六壤七千、曰六壤八千、曰六壤九千、曰七壤、曰七壤五千、曰七壤七千、曰七壤八千、曰七壤九千、曰八壤、曰八壤五千、曰八壤七千、曰八壤八千、曰八壤九千、曰九壤、曰九壤五千、曰九壤七千、曰九壤八千、曰九壤九千、曰十壤、曰十壤五千、曰十壤七千、曰十壤八千、曰十壤九千、曰二十壤、曰二十壤五千、曰二十壤七千、曰二十壤八千、曰二十壤九千、曰三十壤、曰三十壤五千、曰三十壤七千、曰三十壤八千、曰三十壤九千、曰四十壤、曰四十壤五千、曰四十壤七千、曰四十壤八千、曰四十壤九千、曰五十壤、曰五十壤五千、曰五十壤七千、曰五十壤八千、曰五十壤九千、曰六十壤、曰六十壤五千、曰六十壤七千、曰六十壤八千、曰六十壤九千、曰七十壤、曰七十壤五千、曰七十壤七千、曰七十壤八千、曰七十壤九千、曰八十壤、曰八十壤五千、曰八十壤七千、曰八十壤八千、曰八十壤九千、曰九十壤、曰九十壤五千、曰九十壤七千、曰九十壤八千、曰九十壤九千、曰一百壤、曰一百壤五千、曰一百壤七千、曰一百壤八千、曰一百壤九千、曰二百壤、曰二百壤五千、曰二百壤七千、曰二百壤八千、曰二百壤九千、曰三百壤、曰三百壤五千、曰三百壤七千、曰三百壤八千、曰三百壤九千、曰四百壤、曰四百壤五千、曰四百壤七千、曰四百壤八千、曰四百壤九千、曰五百壤、曰五百壤五千、曰五百壤七千、曰五百壤八千、曰五百壤九千、曰六百壤、曰六百壤五千、曰六百壤七千、曰六百壤八千、曰六百壤九千、曰七百壤、曰七百壤五千、曰七百壤七千、曰七百壤八千、曰七百壤九千、曰八百壤、曰八百壤五千、曰八百壤七千、曰八百壤八千、曰八百壤九千、曰九百壤、曰九百壤五千、曰九百壤七千、曰九百壤八千、曰九百壤九千、曰一千壤、曰一千壤五千、曰一千壤七千、曰一千壤八千、曰一千壤九千、曰二千壤、曰二千壤五千、曰二千壤七千、曰二千壤八千、曰二千壤九千、曰三千壤、曰三千壤五千、曰三千壤七千、曰三千壤八千、曰三千壤九千、曰四千壤、曰四千壤五千、曰四千壤七千、曰四千壤八千、曰四千壤九千、曰五千壤、曰五千壤五千、曰五千壤七千、曰五千壤八千、曰五千壤九千、曰六千壤、曰六千壤五千、曰六千壤七千、曰六千壤八千、曰六千壤九千、曰七千壤、曰七千壤五千、曰七千壤七千、曰七千壤八千、曰七千壤九千、曰八千壤、曰八千壤五千、曰八千壤七千、曰八千壤八千、曰八千壤九千、曰九千壤、曰九千壤五千、曰九千壤七千、曰九千壤八千、曰九千壤九千、曰一溝、曰一溝五千、曰一溝七千、曰一溝八千、曰一溝九千、曰二溝、曰二溝五千、曰二溝七千、曰二溝八千、曰二溝九千、曰三溝、曰三溝五千、曰三溝七千、曰三溝八千、曰三溝九千、曰四溝、曰四溝五千、曰四溝七千、曰四溝八千、曰四溝九千、曰五溝、曰五溝五千、曰五溝七千、曰五溝八千、曰五溝九千、曰六溝、曰六溝五千、曰六溝七千、曰六溝八千、曰六溝九千、曰七溝、曰七溝五千、曰七溝七千、曰七溝八千、曰七溝九千、曰八溝、曰八溝五千、曰八溝七千、曰八溝八千、曰八溝九千、曰九溝、曰九溝五千、曰九溝七千、曰九溝八千、曰九溝九千、曰十溝、曰十溝五千、曰十溝七千、曰十溝八千、曰十溝九千、曰二十溝、曰二十溝五千、曰二十溝七千、曰二十溝八千、曰二十溝九千、曰三十溝、曰三十溝五千、曰三十溝七千、曰三十溝八千、曰三十溝九千、曰四十溝、曰四十溝五千、曰四十溝七千、曰四十溝八千、曰四十溝九千、曰五十溝、曰五十溝五千、曰五十溝七千、曰五十溝八千、曰五十溝九千、曰六十溝、曰六十溝五千、曰六十溝七千、曰六十溝八千、曰六十溝九千、曰七十溝、曰七十溝五千、曰七十溝七千、曰七十溝八千、曰七十溝九千、曰八十溝、曰八十溝五千、曰八十溝七千、曰八十溝八千、曰八十溝九千、曰九十溝、曰九十溝五千、曰九十溝七千、曰九十溝八千、曰九十溝九千、曰一百溝、曰一百溝五千、曰一百溝七千、曰一百溝八千、曰一百溝九千、曰二百溝、曰二百溝五千、曰二百溝七千、曰二百溝八千、曰二百溝九千、曰三百溝、曰三百溝五千、曰三百溝七千、曰三百溝八千、曰三百溝九千、曰四百溝、曰四百溝五千、曰四百溝七千、曰四百溝八千、曰四百溝九千、曰五百溝、曰五百溝五千、曰五百溝七千、曰五百溝八千、曰五百溝九千、曰六百溝、曰六百溝五千、曰六百溝七千、曰六百溝八千、曰六百溝九千、曰七百溝、曰七百溝五千、曰七百溝七千、曰七百溝八千、曰七百溝九千、曰八百溝、曰八百溝五千、曰八百溝七千、曰八百溝八千、曰八百溝九千、曰九百溝、曰九百溝五千、曰九百溝七千、曰九百溝八千、曰九百溝九千、曰一千溝、曰一千溝五千、曰一千溝七千、曰一千溝八千、曰一千溝九千、曰二千溝、曰二千溝五千、曰二千溝七千、曰二千溝八千、曰二千溝九千、曰三千溝、曰三千溝五千、曰三千溝七千、曰三千溝八千、曰三千溝九千、曰四千溝、曰四千溝五千、曰四千溝七千、曰四千溝八千、曰四千溝九千、曰五千溝、曰五千溝五千、曰五千溝七千、曰五千溝八千、曰五千溝九千、曰六千溝、曰六千溝五千、曰六千溝七千、曰六千溝八千、曰六千溝九千、曰七千溝、曰七千溝五千、曰七千溝七千、曰七千溝八千、曰七千溝九千、曰八千溝、曰八千溝五千、曰八千溝七千、曰八千溝八千、曰八千溝九千、曰九千溝、曰九千溝五千、曰九千溝七千、曰九千溝八千、曰九千溝九千、曰一澗、曰一澗五千、曰一澗七千、曰一澗八千、曰一澗九千、曰二澗、曰二澗五千、曰二澗七千、曰二澗八千、曰二澗九千、曰三澗、曰三澗五千、曰三澗七千、曰三澗八千、曰三澗九千、曰四澗、曰四澗五千、曰四澗七千、曰四澗八千、曰四澗九千、曰五澗、曰五澗五千、曰五澗七千、曰五澗八千、曰五澗九千、曰六澗、曰六澗五千、曰六澗七千、曰六澗八千、曰六澗九千、曰七澗、曰七澗五千、曰七澗七千、曰七澗八千、曰七澗九千、曰八澗、曰八澗五千、曰八澗七千、曰八澗八千、曰八澗九千、曰九澗、曰九澗五千、曰九澗七千、曰九澗八千、曰九澗九千、曰十澗、曰十澗五千、曰十澗七千、曰十澗八千、曰十澗九千、曰二十澗、曰二十澗五千、曰二十澗七千、曰二十澗八千、曰二十澗九千、曰三十澗、曰三十澗五千、曰三十澗七千、曰三十澗八千、曰三十澗九千、曰四十澗、曰四十澗五千、曰四十澗七千、曰四十澗八千、曰四十澗九千、曰五十澗、曰五十澗五千、曰五十澗七千、曰五十澗八千、曰五十澗九千、曰六十澗、曰六十澗五千、曰六十澗七千、曰六十澗八千、曰六十澗九千、曰七十澗、曰七十澗五千、曰七十澗七千、曰七十澗八千、曰七十澗九千、曰八十澗、曰八十澗五千、曰八十澗七千、曰八十澗八千、曰八十澗九千、曰九十澗、曰九十澗五千、曰九十澗七千、曰九十澗八千、曰九十澗九千、曰一百澗、曰一百澗五千、曰一百澗七千、曰一百澗八千、曰一百澗九千、曰二百澗、曰二百澗五千、曰二百澗七千、曰二百澗八千、曰二百澗九千、曰三百澗、曰三百澗五千、曰三百澗七千、曰三百澗八千、曰三百澗九千、曰四百澗、曰四百澗五千、曰四百澗七千、曰四百澗八千、曰四百澗九千、曰五百澗、曰五百澗五千、曰五百澗七千、曰五百澗八千、曰五百澗九千、曰六百澗、曰六百澗五千、曰六百澗七千、曰六百澗八千、曰六百澗九千、曰七百澗、曰七百澗五千、曰七百澗七千、曰七百澗八千、曰七百澗九千、曰八百澗、曰八百澗五千、曰八百澗七千、曰八百澗八千、曰八百澗九千、曰九百澗、曰九百澗五千、曰九百澗七千、曰九百澗八千、曰九百澗九千、曰一千澗、曰一千澗五千、曰一千澗七千、曰一千澗八千、曰一千澗九千、曰二千澗、曰二千澗五千、曰二千澗七千、曰二千澗八千、曰二千澗九千、曰三千澗、曰三千澗五千、曰三千澗七千、曰三千澗八千、曰三千澗九千、曰四千澗、曰四千澗五千、曰四千澗七千、曰四千澗八千、曰四千澗九千、曰五千澗、曰五千澗五千、曰五千澗七千、曰五千澗八千、曰五千澗九千、曰六千澗、曰六千澗五千、曰六千澗七千、曰六千澗八千、曰六千澗九千、曰七千澗、曰七千澗五千、曰七千澗七千、曰七千澗八千、曰七千澗九千、曰八千澗、曰八千澗五千、曰八千澗七千、曰八千澗八千、曰八千澗九千、曰九千澗、曰九千澗五千、曰九千澗七千、曰九千澗八千、曰九



綠萼梅 紅梅 千葉梅 杏梅 朱梅 同心梅 紫蕊梅 玉蝶梅 鸞鈴梅 品梅

日夕宴花樹下帝曰不獨賞春志憂此花亦能銷恨又攷日休桃花賦其花可以暢君之心目其實可以充君之口腹故將此品以此花為第一

武陵桃 萬歲永桃 東方村桃 金桃 木桃 偏桃 猴桃 銀桃 脫核錦桃

迎冬桃 紫紋桃 擾桃

金城桃 烏蠻桃 秦桃 綺葉桃 襄山桃 蔴冬桃

首揚梨為梨限桃為三梅子為四品蒲萄為五

綠李 黃李 綺李 青皮李 同心李 芙李 紫李 朱李 侯李 車李 含桃李 金枝李 牛心李 綠絞李 半斤李 王李 紅李 黃建李 秀陵李 青皮李 麥熟李 紫色李 紅李 寒甘李 牛李 顏淵李 武陵李 不知熟李 青門李 雞距李 朱仲李 自然李 蘆山白李 安陽李 御李 東苑朱李 駁赤李 東陵青門李 中山綠

南安栗
山栗
南安縣
桂陽栗
桂陽縣
山石榴
山石榴
安石榴
粉櫻桃
朱櫻桃
含桃
名桃
山櫻
崖蜜
金杏
金杏
銀杏
酢舌
宜母子
嘉慶子
波羅蜜
百歲味
勝茄梅
糯米花
蜜煎
糕蕉
菩提果
金斗子
胡橘子
黃彈子
糖冰柑
蜜龍子
柧子仁
巴欖子
榔子
侯騷子
大如拳
酸甜
相核實
四時實
綿綿實
竹木類 附草
竹木名品
晉戴凱之竹譜云植物之中有名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小異空實大同節目疎茂沙水或斑若陸條暢茂森肅又王徽之嘗借居空宅中便令栽竹或問之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竹之品不一今列其名于左
漢竹
棘竹
桂竹
桃枝竹
苞竹
百葉竹
雞頭竹
鐘龍竹
弓竹
毛竹
渾竹
苦竹
天竺松
千歲松
大夫松
柏樹生
百尺松
大谷松
九木之品各有可取柳雖微植人多愛之昔有武帝時益州刺史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植之於殿前常垂蔭曰楊柳風流可愛又王恭美姿容人多悅之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之柳其為人所愛如此
蒲柳
人柳
河柳
眠柳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此王道養民之本桑麻穀粟皆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
女桑
山桑
柘桑
水桑
佛桑

帝系類

歷代統系

伏羲之後有神農之後有黃帝是古三皇傳統也
三皇之後有少昊之後有顓頊之後有高辛之
高辛之後有唐堯之後有虞舜是古五帝傳統也
五帝之後有夏后氏傳十七君歷四百餘年
而敗亡於桀故湯承之是謂商王傳三十君歷六百餘
年而敗亡於紂故武王承之是謂周王傳三十七君歷
八百餘年而陵夷於赧由是而商由商而周是為三代
代之季而後載周敗後故　趙太祖繼之
一十六君歷三百一十七年而天下歸于
大元嗚呼自三皇乾于五季上下三千八百餘年而二
居其半信夫有道之長也後之君天下者能以三代之心
為心則是亦三代而已將見國祚固如太山天下安如盤
石億萬斯年以承天休傳無窮而垂罔極也尚勗休哉

歷代歌

伏羲神農與黃帝　是謂三皇繼天地　少昊顓頊又高辛
堯舜禹湯號五帝　夏商周兮曰三代　戰國七雄廣十二
秦惟二世有楚王　西漢後為善襲位　東漢詐奪復中興
三國魏蜀吳繼至　西晉承魏都洛陽　東奔起於司馬睿
南朝宋齊又梁陳　比號後魏東西魏　北齊後周一隅
隋帝興兮乃楊氏　李唐之後有五代　梁唐晉漢周相繼
宋受周禪權乾符　忠厚傳家二百載　度宗之神器已有歸
大元接統萬萬世

歷代帝王傳授正統之圖

三皇

太昊	炎帝	黄帝
伏犧氏風姓以木德王天下百一十年始畫八卦造書契以龍紀官	神農氏姜姓以火德王天下立一百四十年以火紀官	有熊氏姓軒轅繼炎帝以土德王天下立一百一十年以雲紀官

五帝

少昊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金天氏帝摯繼黄帝以金德王天下都帝丘在位八十四年以鳥名官	高陽氏黄帝孫姓緑繼少昊以水德王天下都帝丘在位七十八年以人事命官	高辛氏黄帝曾孫姓嬉繼顓頊以木德王天下都亳在位七十五年	陶唐氏帝嚳子姓伊耆繼摯以火德王都平陽在位一百年子丹朱不肖傳賢	有虞氏顓頊六世孫姓姚名重華受堯禪以土德王都蒲阪在位五十年陟于南巡葬于蒼梧傳位于禹

三王

夏禹	商湯	周武王
姒氏以木德王天下都安邑在位十七年傳子啓在位九年	子姓以金德王天下都亳在位十三年	姬氏以火德王天下都鎬在位十三年

夏

禹	啓	太康	仲康	帝相	少康	予	帝槐	芒	帝泄	不降	帝高	扃	帝廑	孔甲	皐	發	桀
禹以仕都攝于位都陽城十年崩	禹子在位一十年傳子太康	啓之子畋獵無度在位二十九年	太康之弟立在位十四年	仲康之子在位九年羿逐相自立	相之子減寒浞使羿立二十一年	少康之子立十七年	予之子立二十六年	帝槐之子在位二十一年	芒之子在位十七年	帝泄之子立十九年	不降之弟立二十年	高之子在位二十年	帝扃之子在位二十一年	帝廑之子在位十年	孔甲之子在位十一年	帝發之子在位十二年	帝發之子桀十九年帝嚳之子天下歸商

商

湯王	外丙	仲壬	太甲	沃丁	太庚	小甲	雍己	太戊	仲丁	外壬	河亶甲	祖乙	祖辛
子名履契之十二代孫桀無道天下歸之都于亳在位十三年崩	湯之次子在位二年	湯之少子在位四年	伊尹放于桐宮悔過復立三十三年號太宗	太甲之子立二十九年	沃丁弟立二十五年	太庚之子立三十六年以七年二月甲申朔日始起湯	小甲之弟在位十四年	雍己之弟殺其生于朝曜修德在位七十五年號中宗	太戊之子自亳遷于囂在位十二年国内阜安	仲丁之弟立五年	外壬之弟自立遷都于相在位十年	河亶甲之子自相遷于耿在位二十一年	祖乙之子立十六年

周

沃甲	祖丁	南庚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武乙	太丁	帝乙	紂
祖辛弟在位二十年	沃辛之子在位二十二年	祖丁沃甲之子立二十九年	南庚弟立八年自仲丁以來多廢嫡立弟事見相傳	陽甲之弟陰謀篡立遷都于亳凡五遷都在位二十九年	盤庚弟立二十二年	小辛弟在位二十一年	小乙之子崇湯制禮相道復興五十九年號高宗	武丁之子在位七年	祖庚武丁之弟立十七年	祖甲祖庚之弟立十七年	廩辛之弟在位六年	庚丁廩辛之子在位六年	武乙庚丁之子遷都于河北立五年	太丁武乙之子在位三年	帝乙太丁之子在位三十四年	紂帝乙之子立三十年封于商紂無道武王伐之王天下歸周

文王　在位五十年
武王　在位七年
成王　在位三十七年
康王　在位二十六年
昭王　在位五十一年
穆王　在位五十五年
共王　在位二十年
懿王　在位二十四年
孝王　在位十五年
夷王　在位八年
厲王　在位三十七年
宣王　在位四十六年
幽王　在位十一年
平王　在位五十一年
桓王　在位二十三年
莊王　在位十五年
僖王　在位八年
惠王　在位二十五年
襄王　在位三十三年
頃王　在位六年
匡王　在位六年
定王　在位二十一年
簡王　在位十四年
靈王　在位二十七年
景王　在位二十五年
悼王　在位一年
敬王　在位四十四年
元王　在位七年
貞定王　在位二十八年
哀王　在位三月
考王　在位十五年
威烈王　在位二十四年
安王　在位二十六年
烈王　在位七年
顯王　在位四十八年
慎靚王　在位五年
赧王　在位五十九年

魯　姬氏侯爵武王封周公旦于此卓傳二十四王歷八百餘年為秦所滅
齊　姜氏侯爵武王封太公望于此傳二十二王歷八百餘年為田和所滅
陳　媯氏侯爵武王封舜之後胡公滿于陳傳二十一王歷八百餘年為楚所滅
宋　子氏公爵成王封微子啓于此傳二十王歷八百餘年為齊所滅
衛　姬氏侯爵成王封康叔于此傳三十王歷八百餘年為秦所滅
蔡　姬氏侯爵武王封周公弟叔度于此傳十二王歷七百餘年為楚惠王所滅
燕　姬氏伯爵武王封召公奭于此傳二十八王歷八百餘年為秦所滅
曹　姬氏侯爵武王封周文王弟叔振鐸于此傳二十五王歷五百餘年為宋所滅
晉　姬氏侯爵成王封周武王弟叔虞于此傳二十九王歷八百餘年為韓趙魏所滅
楚　羋氏子爵成王封熊繹于此傳二十三王歷八百餘年為秦所滅
秦　嬴氏伯爵孝王封非子于此傳二十九王歷八百餘年為秦所滅
鄭　姬氏伯爵宣王封弟桓公友于此傳二十二王歷三百餘年為韓所滅

西漢

高祖 秦亡楚項羽分王諸將立沛公爲漢王都長安 在位十一年

惠帝 高祖子在位七年元嗣宣帝定策立之在位二十二年號爲中興

呂后 惠帝后臨朝稱制八年崩諸呂誅滅

文帝 代王諸呂誅遠迎立之即位二十三年崩遺詔薄葬

景帝 文帝子在位十六年

武帝 景帝子在位五十四年始有年號曰建元

昭帝 武帝子在位十三年崩

宣帝 武帝曾孫在位二十五年

元帝 宣帝子即位十六年

成帝 元帝子即位二十六年

哀帝 成帝姪元帝子在位六年

平帝 哀帝弟元帝子即位五年帝漸長外戚王莽謀篡位立帝三年崩莽遂篡立

東漢

光武 高帝九世孫更始時爲蕭王時光武第二子在位三十三年崩

明帝 光武第四子即位十八年崩遺詔葬顯節陵

章帝 明帝第五子在位一十三年崩葬章陵

和帝 章帝第四子即位時年十歲在位一十七年

殤帝 和帝子即位百日崩在位

安帝 和帝子即位一十九年

順帝 安帝子即位一十九年

沖帝 順帝子即位二歲梁太后臨朝梁冀輔政

質帝 沖帝姪即位八歲梁冀弑帝

桓帝 質帝弟即位二十一年

靈帝 桓帝子即位二十一年

獻帝 靈帝子即位三十一年

三國

魏

文帝 漢獻帝禪位即皇帝位在位七年

明帝 文帝子即位在位十三年

齊王芳 明帝養子即位十五年

高貴鄉公 文帝孫即位六年

陳留王奐 元帝孫即位五年

晉

宣帝 仕魏爲大將軍

景帝 宣帝子襲父爵爲晉王

文帝 景帝弟繼兄爲晉王

武帝 文帝子即位二十五年

惠帝 武帝子即位十七年

懷帝 惠帝弟即位六年

愍帝 懷帝姪即位四年

東晉

元帝 愍帝即位建康王薨作亂立在位六年崩號中宗

明帝 紹元帝太子在位三年崩號肅宗

成帝 明帝子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崩

康帝 成帝弟即位二年崩

穆帝 康帝子即位一十七年崩

哀帝 穆帝兄子即位五年崩

廢帝 哀帝弟即位五年崩

簡文 昱元帝少子桓溫奉迎即位二年崩

孝武 簡文第三子即位一十四年崩

安帝 孝武帝元子在位二十二年

恭帝 安帝母弟即位一年

宋

武帝 姓劉氏彭城人仕晉爲太尉封宋公受晉禪即皇帝位在位三年

少帝 武帝子即位二年

文帝 武帝第三子即位三十年

孝武帝 文帝子即位十一年崩

前廢帝 孝武帝子即位一年

明帝 文帝第十一子即位八年

後廢帝 明帝子即位五年

順帝 明帝第八子即位二年

南齊

高帝 姓蕭氏蘭陵人仕宋爲太尉封齊公受宋禪即皇帝位在位四年

武帝 高帝子即位十一年

鬱林王 武帝孫即位二年

海陵王 文惠太子次子即位一年

明帝 高帝兄子即位四年

東昏侯 明帝子即位三年

和帝 明帝子即位二年

梁

武帝 姓蕭氏蘭陵人仕齊爲雍州刺史受齊禪即皇帝位在位四十八年崩

簡文 武帝子即位二年

孝元 武帝子即位三年

敬帝 昭明太子孫即位二年

陳

武帝 姓陳氏仕梁爲征南將軍受梁禪即皇帝位在位三年

文帝 武帝兄子即位七年

廢帝 文帝子即位二年

宣帝 文帝弟即位一十三年

後主 宣帝子即位七年降隋封安樂公

北魏

太祖 姓拓跋氏仕後漢爲代王建國稱帝在位二十四年崩

太宗 太祖子即位一十二年

世祖 太宗子即位二十九年

高宗 世祖子即位一十三年

顯祖 高宗子即位一十四年

高祖 顯祖子即位二十九年

世宗 高祖子即位一十六年

肅宗 世宗子即位一十五年

北齊

文帝 姓高氏渤海人仕魏爲丞相封齊王受魏禪即皇帝位在位七年

廢帝 文帝子即位一年

孝昭帝 文帝子即位一年

武成帝 文帝子即位二年

後主 武成帝長子即位一十一年

北周

文帝 姓宇文氏仕魏爲大將軍封周公受魏禪即皇帝位在位一十三年

孝閔帝 文帝子即位一年

明帝 文帝第四子即位四年

武帝 文帝第六子即位一十八年

宣帝 武帝子即位一年

靜帝 宣帝子即位二年

隋

文帝 姓楊氏仕周爲隨州刺史受周禪即皇帝位在位二十四年崩

煬帝 文帝子即位一十三年

恭帝 煬帝孫即位三年

唐

高祖 姓李氏仕隋爲太原留守受隋禪即皇帝位在位九年

太宗 高祖子即位二十三年

高宗 太宗子即位三十四年

中宗 高宗子即位一年

睿宗 高宗子即位二年

玄宗 睿宗子即位四十四年

肅宗 玄宗子即位六年

代宗 肅宗子即位一十七年

德宗 代宗子即位二十六年

順宗 德宗子即位一年

憲宗 順宗子即位一十五年

穆宗 憲宗子即位四年

敬宗 穆宗子即位二年

文宗 敬宗弟即位一十四年

武宗 文宗弟即位六年

宣宗 武宗叔即位一十三年

懿宗 宣宗子即位一十四年

僖宗 懿宗子即位一十五年

昭宗 僖宗弟即位一十六年

哀帝 昭宗子即位三年

晉魏間

前趙

劉淵劉聰父子據　都平陽縮侯四主二十六年為石勒滅之

後蜀

李特巴西人晉時據益州六主四十四年為後秦姚興滅之

前涼

張軌安定人晉時據涼州九主七十六年為前秦苻堅滅之

後趙

石勒上黨胡奴人晉時三十一年為冉閔所滅

前燕

慕容皝武帝時據中山四主二十五年北燕馮跋滅之

後秦

姚萇赤亭羌人晉時據長安三主三十四年晉安帝遣劉裕滅之

西秦

乞伏國仁鮮卑人晉時據金城四主四十六年大夏赫連勃勃滅之

後涼

呂光略陽氏人晉武時據姑臧四主十八年後秦姚興滅之

南涼

禿髮烏孤河湟鮮卑人晉安帝時據廣武三主十八年西秦乞伏熾磐滅之

南燕

晉安帝時據廣固二主二十年帝遣劉裕滅之

西涼

李嵩後涼之臣晉時據姑臧三主十六年北涼滅之

北涼

沮渠蒙遜盧水胡晉安帝時據張掖二主三十九年後魏世祖滅之

大夏

赫連勃勃匈奴之後晉安帝時據朔方三主二十二年後魏世祖滅之

北燕

馮跋信都人晉安時據昌黎二主二十八年後魏世祖滅之

宋

高祖武皇帝

劉裕漢楚元王交八十一世晉禪立二年都

營陽王

義隆武帝長子少帝即位一年為徐羨之等廢為王

文皇帝

義隆武帝第三子少帝即位三十年太子劭弑帝自立

孝武帝

駿文帝第三子晉時據奉命誅劭立十一年

前廢帝

子業孝武子行暴虐百日同上一年為湘東王彧所弑

明皇帝

文帝第十一子立八年

後廢

立明帝子立四年順道成等弑之

順皇

准明帝第三子立二年

南齊

高皇帝

蕭道成仕宋為太尉受禪即位四年都建康

武皇帝

高帝長子即位十七年

鬱林王

昭業武帝孫即位六月西昌侯鸞廢為王

海陵王

昭文鬱林王之弟立六月皇太后廢為海陵王

明皇帝

高帝從子立五年

東昏侯

寶卷明帝第二子立三年為王珍國等所殺

和皇帝

寶融明帝第八子蕭衍立即位都建康立一年為梁武帝所廢

梁

武皇帝

蕭衍齊時為雍州刺史受禪即位四十八年都建康帝崇佛戒為侯景所制帝薨

簡文帝

綱武帝第三子立二年受制侯景景篡其位號曰漢

孝元帝

繹武帝第七子知臺城不守立行臺於江陵蕭詧入寇江陵帝遇弑

敬皇帝

方智元帝第九子陳霸先廢王僧辯立三年封襄先為陳王逼位于陳

後梁

宣皇帝

蕭詧昭明太子統之孫即位江陵立八年附屬於魏

孝明帝

巋宣帝第二子即位二十二年薨子琮

莒國公

琮明帝長子隋文帝命廢立二年為隋文帝所滅

陳

武皇帝

陳霸先仕梁為陳王受梁禪都建康即位三年

文皇帝

蒨始興昭烈王長子立太后奉遺詔迎立七年

臨海王

伯宗文帝長子立太后以帝后廢入宮立二年

孝宣帝

頊始興昭烈王第二子篡太后迎立即位十四年

後主

叔寶宣帝長子在位八年隋文帝滅之

魏

東魏

孝靜帝

西魏

文帝

廢帝

恭帝

北齊

後周

隋

文帝

煬帝

恭帝

唐

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睿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帝

梁

太祖　朱溫宋州碭山人受唐
末封梁王即位八年都汴京為
晉王所滅

均王　朱太祖第四子即王友珪所弑
友珪小十一年吉人取曾立
北海王貞明元年為其兄郢

唐

莊宗　李存勗克用長子滅梁
即位四年都洛陽郭從
謙作亂帝為流矢中胸

明宗　本突厥沙陀氏支用兵
為子莊宗遇弑乃立八年

愍帝　明宗第三子明
宗不豫即帝位踐
祚李兵至王南門見弑

廢帝　愍明宗養子弑愍即
位三年之故潞引兵入
至河陽王師範斬首獻

晉

高祖　石敬瑭太原人唐莊宗
為北京留守王因晉亂即位入
汴在位一年

少主　高祖兄子即位五年
為契丹所滅

漢

高祖　劉知遠北京人唐末
為北京留守王因晉亂即位入
汴在位一年

隱帝　高祖第二子即位二
年為郭威所弑

周

太祖　郭威邢州堯山人什襲為
後周所代即位八年

世宗　太祖養子即位六年
為宋所代

恭帝　世宗子即位八月禪位
于宋

五代間

閩

太祖　王審知光州固始人唐
末封閩王即位六年

惠宗　太祖子即位一年為
其弟所殺

吳越國王　錢鏐杭州人唐末封
吳越王即位四十一年

太祖　鏐子即位五年為
其子所殺

淮南吳王　楊行密廬州
封吳王傳四主共四十七
年為徐知誥所篡

烈祖　行密子即位十五
年為其子所殺

楚　馬殷潭州人唐末封楚王
即位六年

南平王　高季興陝州人唐末
為荊南節度使即位
五十七年子孫稱臣入
于宋

荊南　高季興子即位
三年為其子所殺

北漢　劉旻太原人唐末為
河東節度使即位十四年
為宋所滅

西川蜀王　王建許州舞陽人
唐末封蜀王即位十八年為
其子所殺

後蜀　孟知祥邢州龍岡人
唐末為西川節度使即位
三年為其子所殺

江南唐主　李昪徐知誥仕吳
封齊王即位七年受吳禪
即位十五年為宋所滅

南唐　李璟昪長子即位
十九年為宋所滅

河東伯王　劉崇太祖時領忻州
團練使即位二年為
宋所滅

宋

太祖　諱匡胤涿郡人
周顯德七年春正月四
日受周禪立一十七年

太宗　諱炅太祖第二子太
祖崩即位二十二年

真宗　諱恒太宗第三子
在位二十五年

仁宗　諱禎真宗第六子
在位四十二年

英宗　諱曙太祖曾孫濮
王子在位四年

神宗　諱頊英宗子
在位十八年

哲宗　諱煦神宗第六子
在位一十五年

徽宗　諱佶神宗第十一
子在位二十五年

欽宗　諱桓徽宗子在位一年

高宗　諱構徽宗第九子渡江都
臨安府在位三十六年

孝宗　諱昚高宗嗣秀王
子在位二十七年

光宗　諱惇孝宗第五子立五年

寧宗　諱擴光宗長子立三十年

理宗　諱昀榮王與芮子立四十年

度宗　諱禥在位十年

幼主　諱顯在位二年

歷代紀元

太昊氏風姓之祖母曰華胥履大人跡於雷澤生有聖德
振化以木德王繼伏羲治於成紀蛇身人首都陳以今陳州
太昊時有神龍首圖出於河則而畫八卦又以名官師焉
官作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故曰伏羲氏
神農氏姜姓之祖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神農人身
牛首都曲阜以火德王爲赤精之君號炎帝時有火星之瑞
因以名師志官列屬於國以通貨弟曰中潏市以交有無蓋
百草以教民種故有本草書焉未耜以教民耕故曰神農氏
軒轅氏姬姓之祖母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感而孕二
十四月生軒轅於壽丘都涿鹿以土德王爲黃精之君號黃
帝時有景雲瑞以名師志官字書奏律曆甲子舟車宮室
衣裳文繡軒冕物名器用制自此始居軒轅立故號軒轅氏

五帝

少昊己姓之祖青陽之裔名摯母曰女節見有星如虹下流意
感而有娠生少昊自雲紀之號曰金天氏時鳳鳥適至以名師
謂木官曰設爲春收是謂金官曰備曰備爲夏長是謂火官
帝嚳之孫昌意之子母曰常儀有娥氏之女生帝摯及放勳
帝共工氏爲霸帝伐之伐少昊有天下都帝丘以水德王爲
黑精之君號高陽氏帝子曰祝融太官也有子子八人曰犁
金天氏時風鳥適至以名師志官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也
青鳥氏司至也丹鳥氏司啓也祝鳩氏司敎也鴡鳩氏司事也
鳲鳩氏司至也爽鳩氏司閉也
帝嚳高辛氏姬姓之祖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生契及季歷十
帝有天下都亳以木德王繼少昊有天下都曲阜以木德王號高辛氏
以帝嚳生於辛故名曰高辛氏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
帝嚳高辛氏之子母陳鋒氏女生放勳是爲堯帝初封於陶
後徙於唐在位七十年載得舜而禪之
帝舜有虞氏姚姓之祖母曰握登見大虹感而生舜目有重
瞳子名重華受堯禪都蒲阪踐天子位都安邑國號夏其
有其二以服事商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武王文王子名發以
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滅孟津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
百乃東伐紂登鹿臺自燔而死諸侯尊武王爲天子都鎬
國號周其德推木其正爲建子之月色尚青武王既歸行

三代

禹之先黃帝之後高陽氏孫曰鯀堯用鯀治水無功舜殛鯀于羽山
子禹以戒父績禹抑洪水大下平舜以其功賜姓姒氏姓爲
天子薦禹爲嗣鯀初封於崇後徙於西羌生於石紐夏其
德推金其正建寅色上黑別五服敘九疇薦益於天朝勤獄
訟謳歌於不之上益而之啓啓遂踐天子位能繼禹之道啓之
子太康　子洛汭及夷人始畔少康由一旅之衆復禹績成
中興禁姦德作威民墜塗炭成湯放桀于南巢天下歸商焉
禹之先有娀氏即高辛氏見玄鳥卵吞之生契契爲堯司徒敎
民有功封商賜姓子氏契十一世出主癸主癸生成湯湯名
履繼王癸有國用伊尹伐桀踐天子位都毫國號殷教其德推
水其正建丑色上白法三聖式九圍出野祝網以身禱旱太

為致理之君終戒劉寺哉魏為代曹邶之下魏陳留王諱奐
征之降魏
[illegible]帝姓曹氏名丕沛國人漢相國參之後父武帝諱操字孟
德[illegible]錫雲獻之仙進入爵為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文帝嗣
父為魏王受獻帝禪即皇帝位飛土德魏乃據中原其地最
廣幾有天下之半吳蜀皆偏方之地然吳有長江之限尚有
劒閣之險故魏不能併吞吳蜀傳五世陳留王懦无能為禪
位于晉矣
太皇帝孫氏名權字仲謀乃孫堅之次子兄孫策為吳侯將
死以事授之破曹操于赤壁據關羽於荊州魏太和三年即
皇帝位孫權世以勇武聞魏文帝封權為吳王都建康據江
東之地子亮立為大將軍孫琳廢為会稽王第六子休立因
臘受賀詔武士縛倒殺之諸縣立騶侯之諸縣立騶侯晉武帝命王濬
在之降晉
兩晉
武帝司馬氏諱炎字安世祖懿初從魏武辟為文學掾父
昭名相国進爵為王炎嗣相国晋王位尋受魏禪即皇帝
位都洛陽推金德承魏氏刻漏著修之後欲矯以仁倫有司
言御牛青綠絣斷詔以青赤代之初置諫官以傅元皇甫陶
為之元上疏乞奉清達之臣以厚風節退虚誕之子以懲不
悛武帝嘉納其言刘元海可除而不除卒令據乱中夏惠帝
可廢而不廢終使倾覆洪基懷帝継立而石勒作乱刘曜入
京焚宫廟辱妃后宫民宗室死者十餘万懷帝愍帝皆為刘
聰所弑
[illegible]元帝名睿字景文求嘉初用王導計鎮建鄴及西都不守
承制改元称王愍帝遂即位江左金德都建康太安之
際童謡云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西晉微弱之時中原
在之降晉
兩晉
武帝司馬氏諱炎字安世祖懿初從魏武辟為文學掾父
昭名相国進爵為王炎嗣相国晋王位尋受魏禪即皇帝
位都洛陽推金德承魏氏刻漏著修之後欲矯以仁倫有司
言御牛青綠絣斷詔以青赤代之初置諫官以傅元皇甫陶
為之元上疏乞奉清達之臣以厚風節退虚誕之子以懲不
悛武帝嘉納其言刘元海可除而不除卒令據乱中夏惠帝
可廢而不廢終使倾覆洪基懷帝継立而石勒作乱刘曜入
京焚宫廟辱妃后宫民宗室死者十餘万懷帝愍帝皆為刘
聰所弑
[illegible]元帝名睿字景文求嘉初用王導計鎮建鄴及西都不守
承制改元称王愍帝遂即位江左金德都建康太安之
際童謡云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西晉微弱之時中原

南朝
[illegible]武帝[illegible]劉氏名裕字德輿彭城人元熙二年受晉禪
以偏先天下醜號伯扰苑貢脚床封入尚布用高灯雖至順
帝遜于齊
太祖[illegible]蕭氏名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建元元年受宋禪帝
性簡儉後宮器物以銅為飾內殿黃紗帳宮人紫皮毯至和
帝遜于梁
[illegible]武帝[illegible]蕭氏名衍字叔達蘭陵人中興四年受齊禪帝
於擇也寢朝性以勉宗廟憲章改四部書總于乙部帝崩无遮大會至秉帝
遜位于陳
[illegible]武帝[illegible]陳氏霸先字興國吳興人永定元年受梁禪帝雄
武英畧性真仁愛後皇太后以子女玉帛皆給賜之隋
国滅于隋
北朝
[illegible]太祖皇帝之後拓跋氏名珪東晉初并跋倚助晉攻刘
聰封代王王珪即代王位弥魏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
平城即帝位土德尚黃蔵刘聰帝克中山故河北皆屬魏太
武継立滅夏滅燕滅凉自漠川蜀以北亦皆屬魏明帝内乱
孝武入関而都長安為東西
[illegible]靜帝清河王之子諱善見孝武入関丞相高歡奉帝即位
都洛陽後迁鄴篡逆位于北齊
[illegible]文帝孝文皇帝孫諱宝炬孝武崩丞相宇文泰勤遠即位
都長安後恭帝遂遜位于後周

文宣帝高歡次子諱洋梁大寶元年受東魏禪即皇帝位
都于鄴併州縣鎮戍無施為後主立周師剋晉州帝棄鄴從
兄安德王延宗西為周師所虜
隋
高祖姓楊氏名堅弘農華陰人周太象二年封隋王明年受周
禪改號陳遂為正統有天下最廣但文帝乃庸富之君故元
可稱者高祖成勲帝洋書之主不能紹
起至煬帝淫虐而亡
高祖李氏諱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仕周封唐国公進封唐
王受隋禪武德元年即皇帝位土德尚黄都洛陽太宗
之次子諱世民四歳時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

其年冬元出于襄帝周穆王時造父為御攻徐偃王人破之
以功封趙城子孫因氏焉戚烈王時趙籍與韓魏分晉列為
諸侯帝自旦始封土秦併六国至漢京兆
尹翼出居冯翊而傳祖生焉傳祖歷永清之安幽都二郡
太祖姓趙氏名匡胤涿郡人祖敬宣父弘殷皆以武勇事周
宣祖第二子也後唐明宗每禁香祝天曰昇胡人內司為眾
所推願天早生聖人太祖以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生於洛
陽大內中馬營母昭憲皇后夢日入懷而孕生之夕神光滿
室異香馥郁經夕不散洎如嬰兒體被金色三日不變又長
天姿雄偉沈厚有大度從周初為滑州指揮使累官兼御史中丞生翼祖翼祖歷磁洺三
郡刺史生宣祖宣祖累功為前軍都指揮使生太祖
太祖乘時而革命具極一也子來小子遭家不造心已
夫周命不歸若小歸德軍節度使殺周都點檢而篡
之姿自神武之裏依我烈祖格于皇天建事业以經營
東征西怨敏績茂烈為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謳歌訟獄者
仁應天順民法堯禪舜舜重負之而不辭
天命眷顧俾引太祖就龍躍廿而拜受宰相扶太祖登

紀年類

歷代紀年

五帝外紀曰黃帝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加減
運年也乃知黃帝以前有年而無運夏以下有年運而
無年號西漢文帝始有後元年之名晉中後元年之
說至武帝始稱年號自正統不書

太昊帝　木德　十二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

炎帝　火德　十兄弟十一人亦各一萬八千歲

黃帝　土德　二兄弟九人分九州合四萬五千六百歲

少昊帝　而下有女娟氏相黃中火宋須果陸終氏
代更五百二十年乃有野蠻氏

顓頊帝　在位一百一十年

帝嚳帝　在位四十年

帝堯帝　在位一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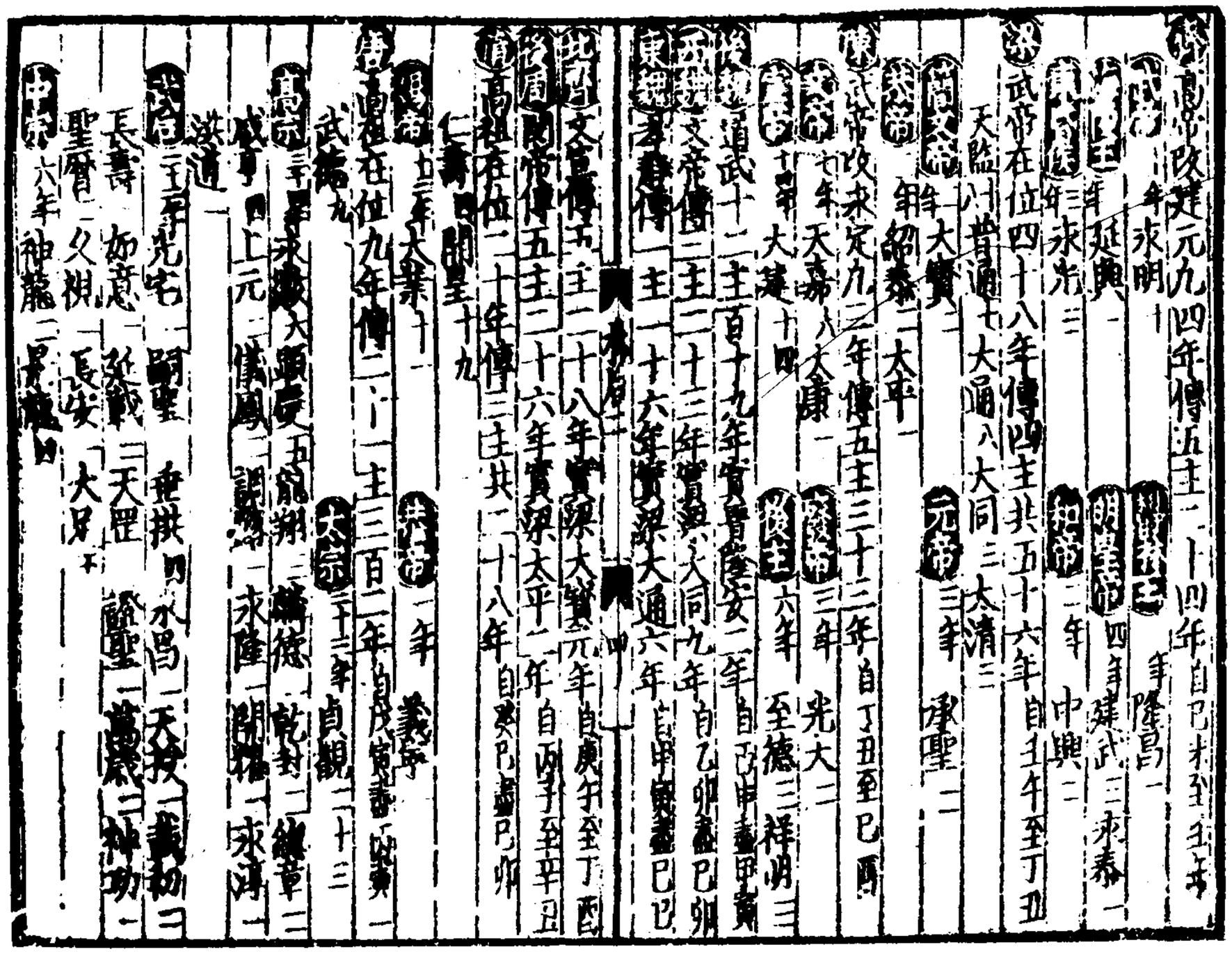
帝舜帝　在天位凡八十年年登一百歲東成御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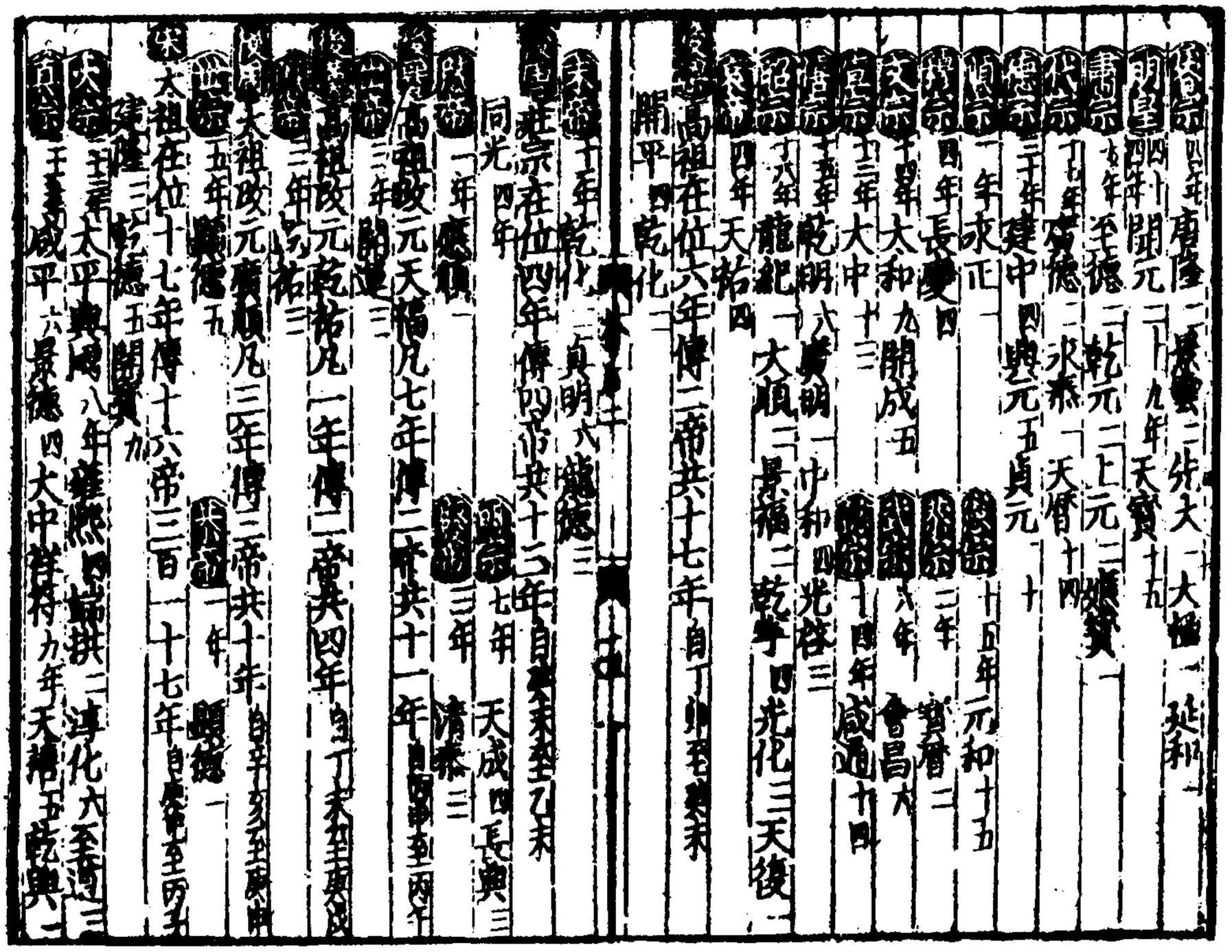
禹王　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東會御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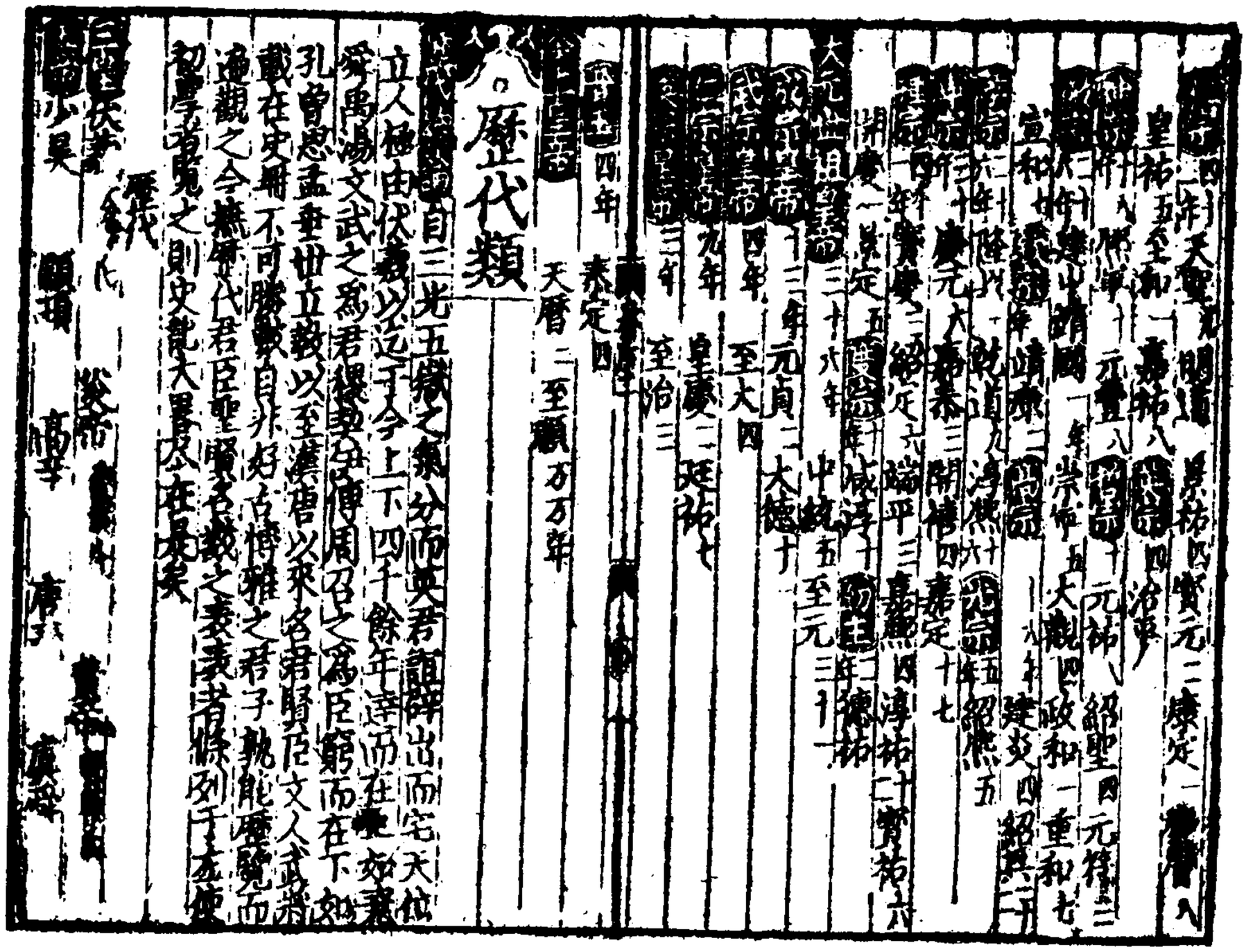
商湯王　在位凡七十年年一百五歲戊寅御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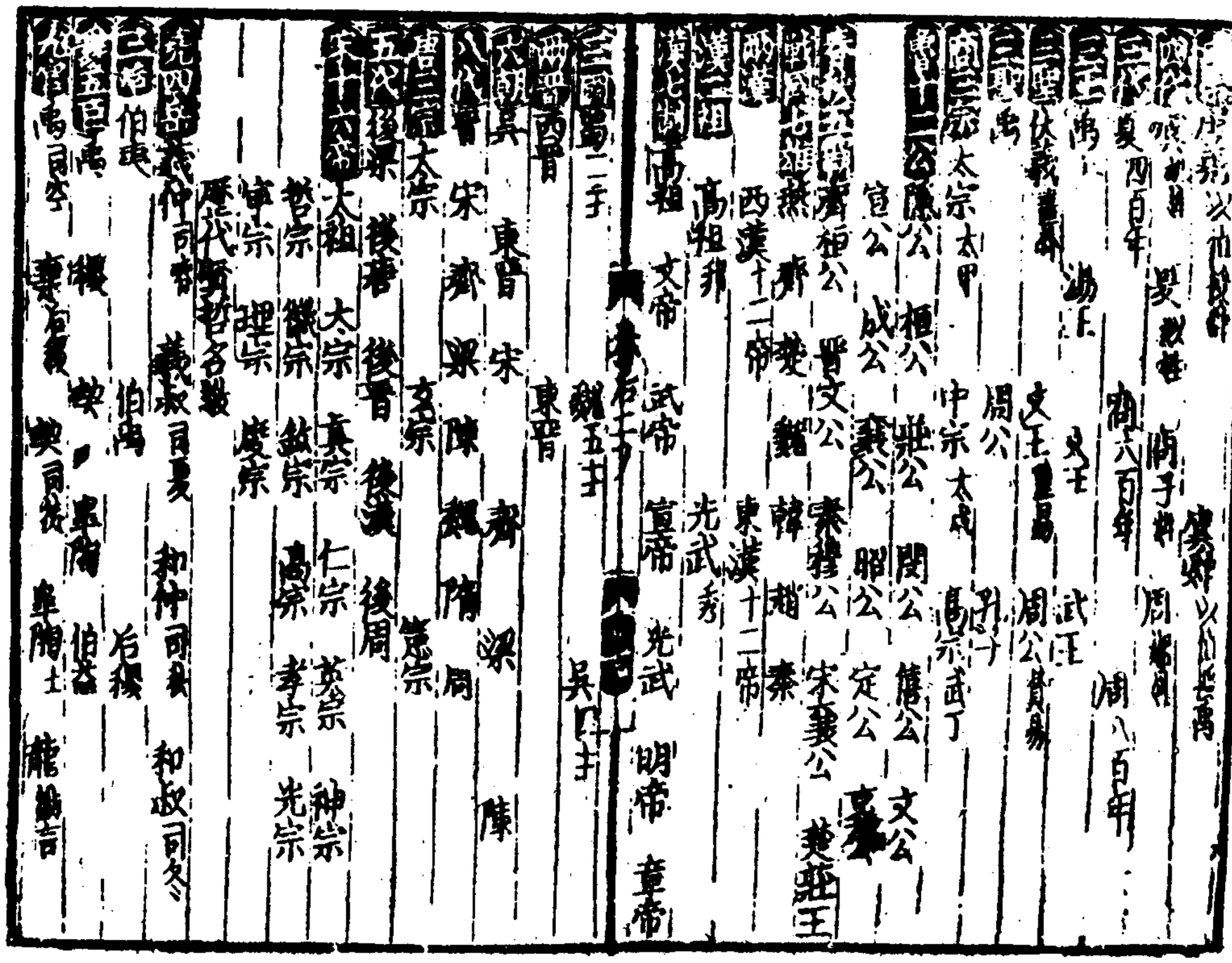
周武王　在位凡五十歲百一十三歲壬午即位

周成王　在位一十年年一百歲傳十七君共
一年自戊戌至己丙









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全集　卷之三

聖賢類

先聖事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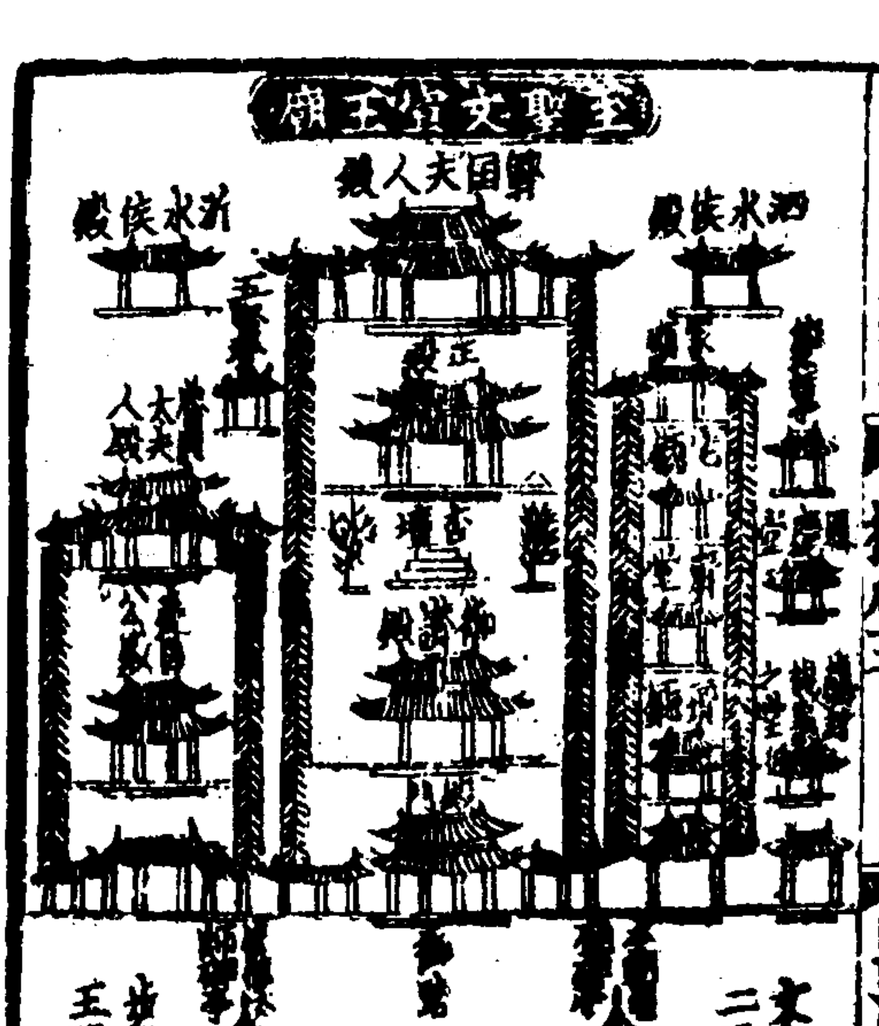
龍星感生　先賢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先聖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坐如龍踽立如鳳跱望之如什就之如昇耳垂珠庭參龜背有龍形虎掌胼脇參膺河目海口山脣林背臂聲胸啓注顙隆鼻鼻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昌顏均頭輔喉駢齒眉有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其頭似堯其頸似舜其頸類皐陶其肩類子產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先聖遺像



宋高宗御製

大哉宣聖　斯文在兹　帝王之式　古今之師
志則春秋　道由忠恕　賢於堯舜　日月其奇
維時載雅　戡此武功　庸昭盛儀　海寓率從



先聖世系家譜

黃帝—玄囂—僑極—帝嚳

昭明—相土—昌若—曹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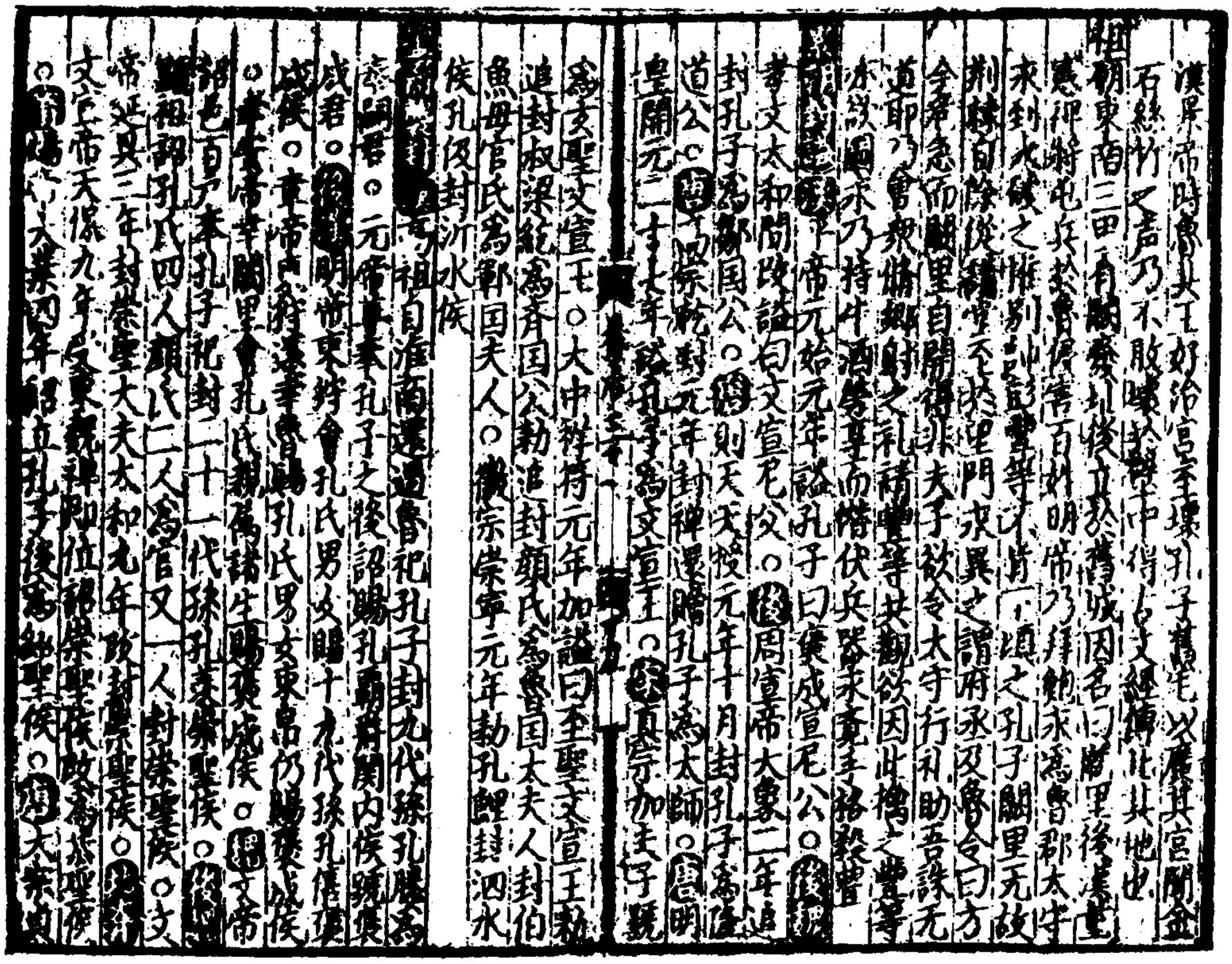
微—報丁—報乙—報丙—報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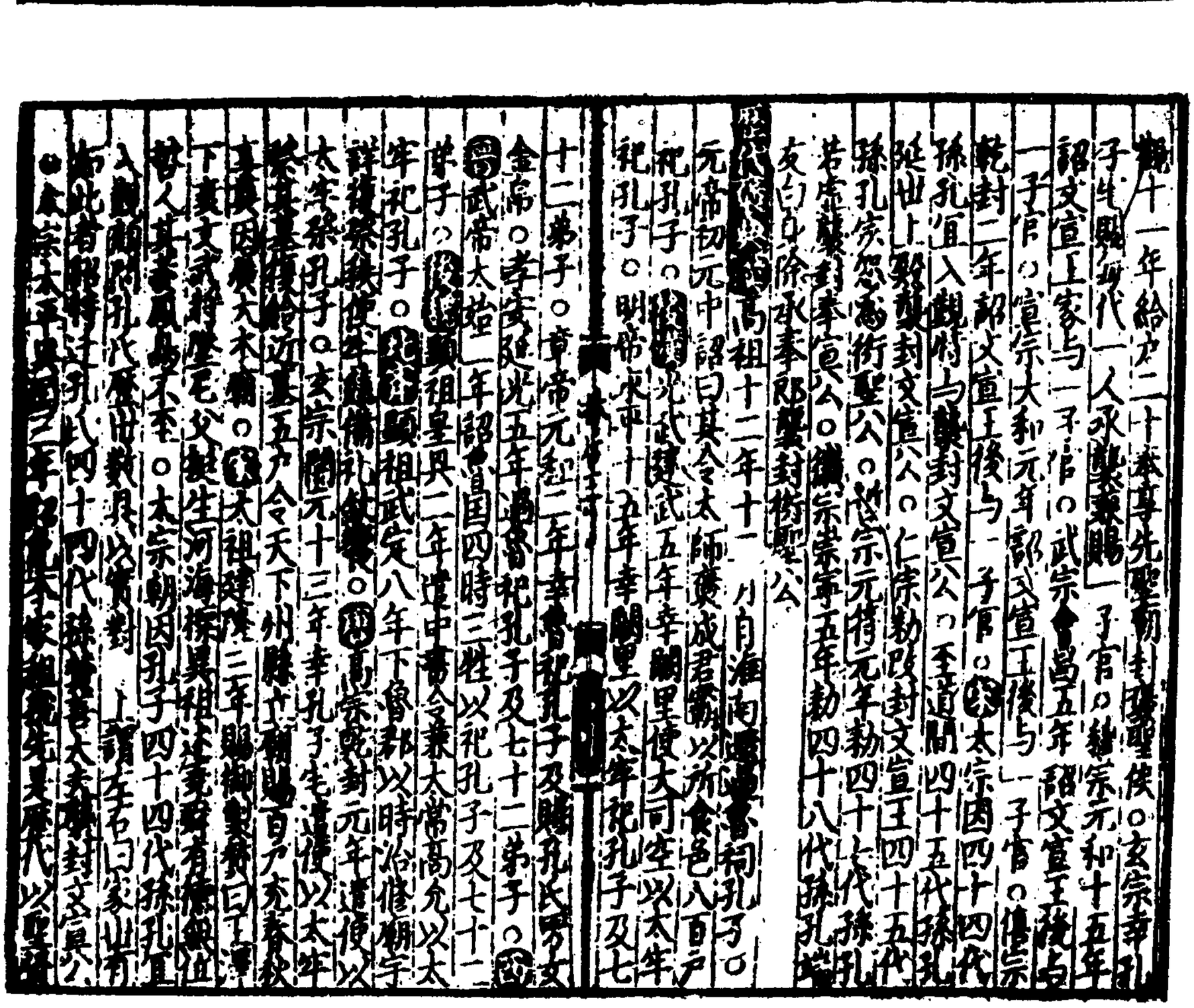
商三十主

至帝乙　微子啓封于宋—微仲衍—宋公稱—十八公申

滑公共—弗父何—宋父周—世子勝—正考父

孔嘉父—木金父—祈父—孔防叔—伯夏





文獻完本朝及於本縣雖沒後一二百年必褒錄
孔若升監修○按元祐元年四月據上書儒學闕學官首
令禮部太常寺同共詳定收祀鄭文康賜田一百頃其
家依鄉原例自召人承襲封文宣公五百賜廟
監書一本置教授官一員於學教養本路
監司保舉有行義人充令教諭本家子弟內舉人係本州
學正副優与供給如鄉人願從舉者聽○元符元年奉詔
下本家眾議選擇近理守分人承襲據四十六代宗諤等
保明四十七代孫孔延澤五人同李宪請身丙奉有詔
入官襲封奉聖公○徽宗元祐三年鴻臚卿孔宗翰奏三
省同奉旨依奏白身合襲封奉聖公者除承奉郎陝衛聖
公為奉聖公及剛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俾遵奉施行
○崇寧五年奉旨下太常寺考正至聖文宣王廟像冠服
制度冕十二旒服九章以黃在衣裳在裳歷朝以來
聖与門人通用衮服王者之冕○政和元年奉
旨至聖文宣王廟稱大成殿立十六戟文奉旨文
宣王廟內曲參等所封侯爵与宣聖名同其失弟子尊師
之礼別擬封者七人○高宗紹興十四年二月己丑李
祗謁先聖御製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
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書維時載雅
載此武功肅昭成儀溫溫容止秩秩威儀
兗州曲阜縣有孔氏宗族五一戶餘家世代長有
曲阜今其地南孔林延袤數十里大子墓居中伯魚墓在
左子思墓在右古木參天羣鴉翔集前有古柏參然如偃形
横他處所無揩紳用以為誡○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
世代相傳乃夫子所植其餘徒弟會葬于此樓閣宮觀
聖躅星羅碁布世號為礼義之鄉向濮以來碑銘森列班班具
存有詩記不古柏嘗油周兩緣斷碑猶載漢式章又云靈光

之後不預情謂周顯德中建使治
特覓之至顯二年四月十五代孫孔
事按此后令襲封文宣公五百賜廟
經書○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
聖朝其文宣王伯叔兄弟子姪並許陪位十一月一日奉
祖廟幸臣及親王以下文武百官各立班殿庭引氏子孫
頒焉初有司定儀圖指而已　上
社北向式瞻拜容鼎數廟宇立殿西序召孔氏子孫操論
周至賜四十四代孫孔延澤五人同李宪請身丙奉有詔
造酒以供祭祀詔加謚至聖文宣王視文特進三品廟內制
度未完興礼因舊改正更給十步以素垣城仍表官以太
牢致祭宣賜孔氏銀三百兩帛三百匹仍賜田二頃
右頒○真宗賜御製贊若夫檢式宣王廟像於
先聖殿謂於嚴祠宇倫化民既御
聖与門人通用衮服王者之冕○政和元年奉
旨至聖文宣王廟稱大成殿立十六戟文奉旨文
宣王廟內曲參等所封侯爵与宣聖名同其失弟子尊師
之礼別擬封者七人○高宗紹興十四年二月己丑李
祗謁先聖御製贊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
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書維時載雅
載此武功肅昭成儀溫溫容止秩秩威儀
兗州曲阜縣有孔氏宗族五一戶餘家世代長有
曲阜今其地南孔林延袤數十里大子墓居中伯魚墓在
左子思墓在右古木參天羣鴉翔集前有古柏參然如偃形
横他處所無揩紳用以為誡○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
世代相傳乃夫子所植其餘徒弟會葬于此樓閣宮觀
聖躅星羅碁布世號為礼義之鄉向濮以來碑銘森列班班具
存有詩記不古柏嘗油周兩緣斷碑猶載漢式章又云靈光

毀古生秩草曲皇城元陳基獨惟斯孔林外照暉雲天猶
見仰尼家金人陸梁中國神像衣冠皆塗漆僧寶宇朝兒尊
嚴不易粘竿九术過夫子廟聞是古聖人廟下棲雖狂而
去後高陳拾槩紛紜至其地孔氏之家一洗而空今
大元皇帝混一天下書同文車同軌遐方外域莫不尚風慕
義中統二年六月
聖旨宣聖廟国家歲時致祭諸儒月朔釋奠宜令洒掃脩潔
今後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無得於廟宇內安下或聚集
理問詞訟及褻瀆殿宇工匠官不得於其中營造違者
治罪管內凡有書院亦不得令諸人搔擾使臣安下
至元十年二月中書省判送御史中丞兼領侍儀司呈至
聖文宣王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當坐
天子供祠其於万世之絶尊子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
切見外路官員提事教授等過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
執事於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禮儀者乎自今以往設令執事官員各依品
序穿着公服陪位諸儒亦合衣襴帶唐巾絳紗之禮似為
相應奉　都堂鈞旨送吏礼部准擬行
加封孔子詔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皇帝聖旨孟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
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世師
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事追
封之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嗣祀以太牢於
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
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
皇元主者施行

聖賢類

文學從祀

高宗皇帝紹興十四年三月己巳幸太學祗謁先聖先師
上謂於大成殿門外設罘罳步趨執禮國朝雖尚儒學然
御教化堂須郤示崇奉詳旋之意宰執進呈特志一高簡質生
朝謝周易書傳內外惟恩有差隨侍陪位諸儒亦各賜
枝隸業之所洙泗之次始命隨
真宗御宇万幾之又命有司遂
製文宣王贊其後又製七十二子贊併刻石置于太學
七十二子贊

顏子　德行首科　顏氏子淵
食我以死　在陋巷如

閔子　德行科　閔氏子損
冥頑不孝　烝烝乂不格姦

冉子　德行科　冉氏子耕
人之疾我　憂心孔疚

冉子　德行科　冉氏子雍
可使南面　仁而不佞

端木子　言語科　端木子賜
利口覆邦　屢空庶幾

宰子　言語科　宰氏子予
晝寢朽木　三年無改

仲子　政事科　仲氏子由
千乘之國　可使治賦

冉子　政事科　冉氏子求
千室之邑　可使為宰

言子　文學科　言氏子偃
道不同不　相為謀

卜子　文學科　卜氏子商
可與言詩　已矣告諸

顓孫子　德行科　顓孫氏子師
執德不弘　焉能為有

曾子　德行科　曾氏子參
孝哉閔子　人不間於

有子　德行科　有氏子若
似聖人者　吾豈敢

冉子　德行科　冉氏子伯牛
命也有疾　斯人也而

閔子　德行科　閔氏子騫
仁人也父　母昆弟

仲子　德行科　仲氏子弓
雍也南面　可使簡

冉子　德行科　冉氏子有
既庶矣又　何加焉

宓子　德行科　宓氏子賤
君子哉若　人魯無

原子　德行科　原氏子憲
克伐怨欲　不行焉可

公冶子　德行科　公冶氏子長
妻之雖縲　紲非其罪

南宮子　德行科　南宮氏子适
邦有道不　廢邦無道

公皙子　德行科　公皙氏子哀
問士曰何　如斯可謂

曾子　德行科　曾氏子點
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

顏子　德行科　顏氏子幸
其心三月　不違仁其

閔子　德行科　閔氏子損
善與人同　舍己從人

冉子　德行科　冉氏子耕
德行冉伯　牛閔子騫

端木子　言語科　端木子賜
達於政事　言語宰我

冉子　政事科　冉氏子求
子貢方人　賜也賢乎

仲子　政事科　仲氏子由
片言可以　折獄者由

言子　文學科　言氏子偃
道不行乘　桴浮于海

卜子　文學科　卜氏子商
子夏問曰　巧笑倩兮

顓孫子　德行科　顓孫氏子師
師也過子　曰過猶不

曾子　德行科　曾氏子參
參也魯參　也竟以魯

有子　德行科　有氏子若
其為人也　孝弟而好

陳子　德行科　陳氏子亢
君子之於　其子也遠

秦子　德行科　秦氏子冉
事父母能　其小者

顏子　德行科　顏氏子何
回也其庶　乎屢空

漆雕子　德行科　漆雕氏子開
吾斯之未　能信子

司馬子　德行科　司馬氏子耕
其言也訒　曰仁者

樊子　德行科　樊氏子須
樊遲從遊　於舞雩之

商瞿子　德行科　商瞿氏子木
吾聞諸夫　子曰天

梁子　德行科　梁氏子鱣
居喪不哀　為政不

冉子　德行科　冉氏子孺
雍也可使　南面

伯子　德行科　伯氏子虔
道不行桴　浮于海

冉子　德行科　冉氏子季
季氏富於　周公而

漆雕子　德行科　漆雕氏子徒父
子使漆雕　開仕對

公西子　德行科　公西氏子赤
宗廟之事　如會同

任子　德行科　任氏子不齊
子張問政　子曰居

公良子　德行科　公良氏子孺
以吾從子　陳蔡反

公肩子　德行科　公肩氏子定
見利思義　見危授

鄡子　德行科　鄡氏子單
事君數斯　辱矣朋

罕子　德行科　罕氏子父
言語之科　孔門所

榮子　德行科　榮氏子旂
居處恭執　事敬與

左子　德行科　左氏子人
與其進也　不與其

鄭子　德行科　鄭氏子國
不學詩無　以言不

原子　德行科　原氏子亢
見賢思齊　焉見不

廉子　德行科　廉氏子潔
不義而富　且貴於

叔仲子　德行科　叔仲氏子會
參也魯參　也竟以

西門子　德行科　西門氏子豹
不知其仁　焉得知

燕子　德行科　燕氏子伋
思不出其　位曾子

狄子　德行科　狄氏子黑
素貧行乎　貧素富

邽子　德行科　邽氏子巽
事父母能　其小者

縣子　德行科　縣氏子成
事君數斯　辱矣朋

左子　德行科　左氏子丘
巧言令色　足恭左

秦子　德行科　秦氏子祖
事父母能　其小者

顏子　德行科　顏氏子之
回也其庶　乎屢空

壤駟子　德行科　壤駟氏子赤
宗廟之事　如會同

石子　德行科　石氏子作
子張問政　子曰居

公祖子　德行科　公祖氏子句
以吾從子　陳蔡反

荀子　德行科　荀氏子甲
見利思義　見危授

句井子　德行科　句井氏子疆
事君數斯　辱矣朋

秦子　德行科　秦氏子商
言語之科　孔門所

申子　德行科　申氏子棠
居處恭執　事敬與

顏子　德行科　顏氏子高
與其進也　不與其

顏子　德行科　顏氏子噲
不學詩無　以言不

孔子　德行科　孔氏子忠
見賢思齊　焉見不

公夏子　德行科　公夏氏子首
不義而富　且貴於

公索子　德行科　公索氏子負
參也魯參　也竟以

步叔子　德行科　步叔氏子乘
不知其仁　焉得知

顏子　德行科　顏氏子之
思不出其　位曾子

施子　德行科　施氏子常
食饮且恶　在陋巷如

申子　德行科　申氏子黨
冥頑不孝　烝烝乂不格姦

天纽地轴　華夷聖賢
千古一人　

施行首科　顏氏子淵
食饮且恶　在陋巷如

冥頑不孝　烝烝乂不格姦

宜称賢哉　豈止不愚

天纽地轴　華夷聖賢
千古一人　

施行首科　顏氏子淵
食饮且恶　在陋巷如

冥頑不孝　烝烝乂不格姦

宜称賢哉　豈止不愚

天纽地轴　華夷聖賢
千古一人　

施行首科　顏氏子淵
食饮且恶　在陋巷如

冥頑不孝　烝烝乂不格姦

宜称賢哉　豈止不愚

天纽地轴　華夷聖賢
千古一人　

施行首科　顏氏子淵
食饮且恶　在陋巷如

冥頑不孝　烝烝乂不格姦

宜称賢哉　豈止不愚

天纽地轴　華夷聖賢
千古一人　

施行首科　顏氏子淵
食饮且恶　在陋巷如

冥頑不孝　烝烝乂不格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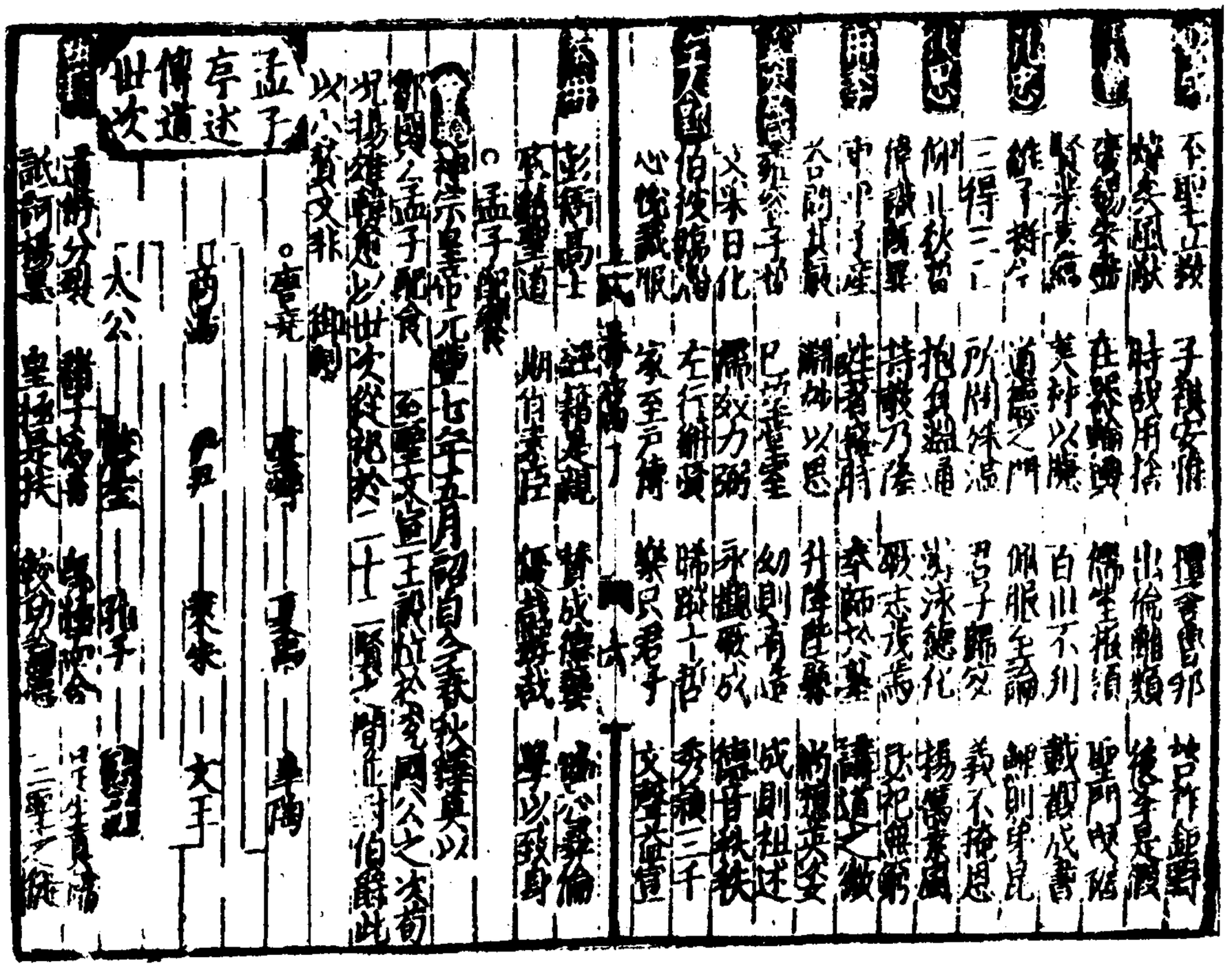
宜称賢哉　豈止不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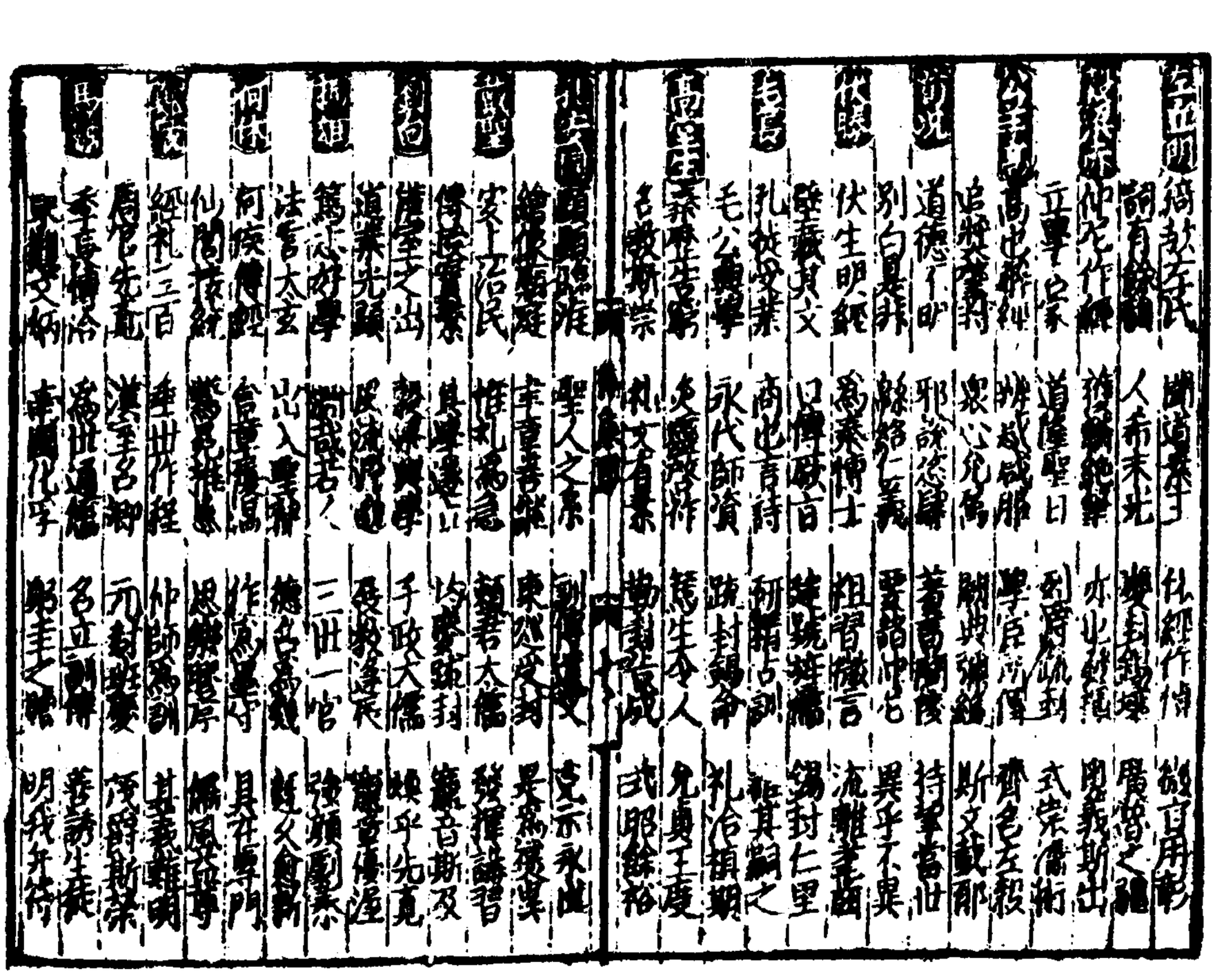
天纽地轴　華夷聖賢
千古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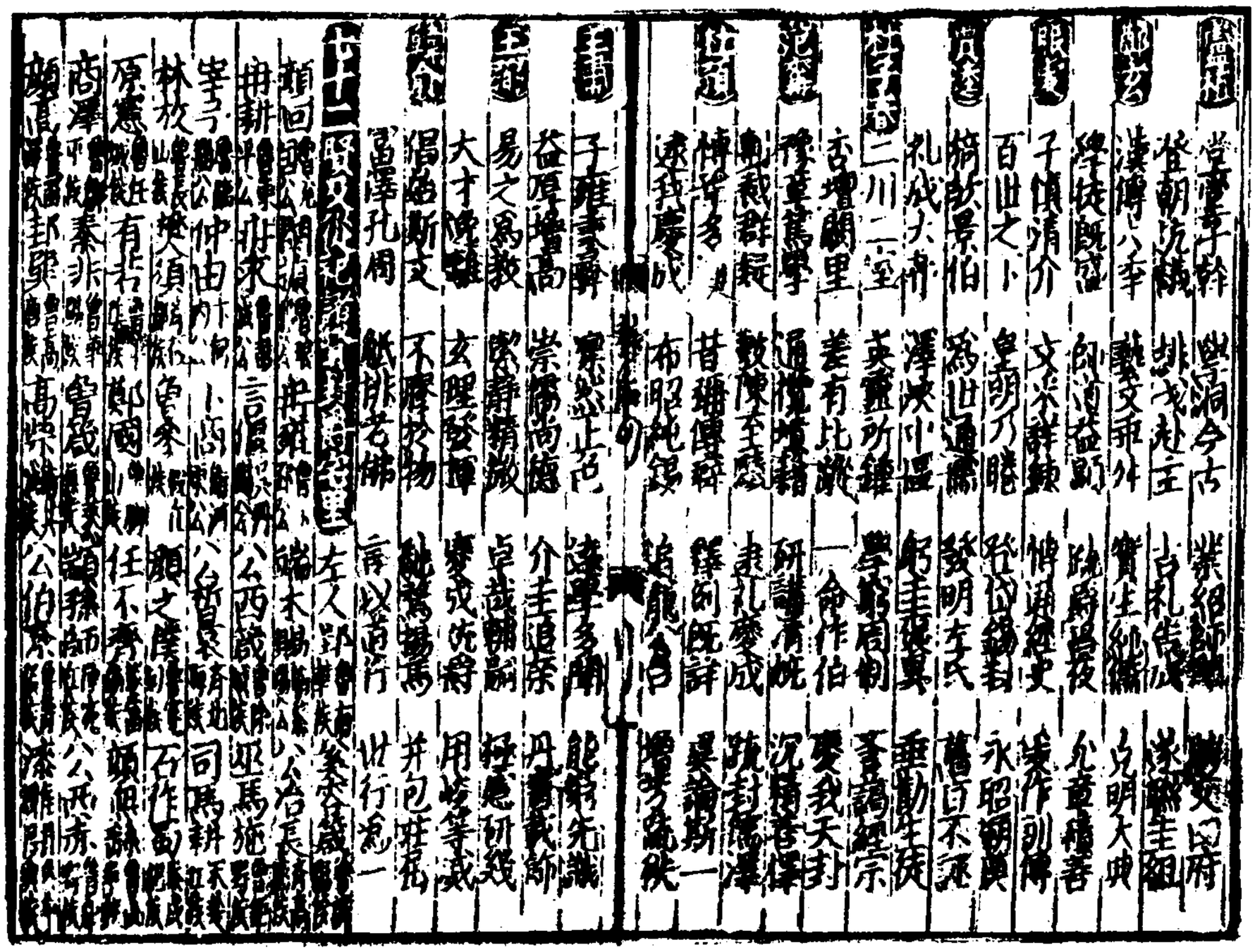
施行首科　顏氏子淵
食饮且恶　在陋巷如

冥頑不孝　烝烝乂不格姦

宜称賢哉　豈止不愚








昭烈武成王

天生將帥　佚以勳封　各因位貴
乃東是賴　千載凜然　而有生氣
赤伏興王　千將漂然
內參帷幄　南陽受命　于時仲華　以賢佐堅
外執干柯　建武功臣　於斯爲盛
賓平爲將　義激風雷　助扶火運　貌炳靈星
封分四縣　位列三槐　千載之後　名猶聳哉
卿士強兵　青犢剽賊　聞命請行　以戰則克
有功能然　定封曆東　宜乎朝食
烈烈子明　秉時奮武　力擒関羽
身先突將　底定三秦　淮陰之比
伯喜佐吳　助名光代
出入殿門　曹張御蓋　沒而有靈
審審直氣　英英孫子　平東自代　博物識度
西破完戎　于誰之德　伏波之功
心存匪躬　天長地久　人仰英風
護我四方　公忘寄計　謀猷不臧
志定雪霜　忠爲令德　史策昭彰
學若新豐　能撫士卒　以平羌戎
群賢仰切　廟食之典　皇朝益崇
將得其人　片法既用　算令乃申
破棄桃棗　一十二蕃　名隨世新
一盡其力　西河建功　魏侯守固
井如在德　致君一言　千戈乃息
終能彊兵　解印萬石　福州五湖
文種後嗣　鑄金之狀　猶重陶朱
越相謀謀　此伐南征　渭濱渭水
勳勞一紀　轉漕中軍　英淮已安

星辰炳耀　服畿洛川　謁帝京口
忠盡君臣　孝事父母　祀典禋祖　洋洋不朽
時非聲于　必有仁勇　同濟艱難
朱旗引還　長孫之功　時誰與攀
非材弗委　惟名是畏
向敵風飛　賊景犯蹕　紹宗至止
時蟠純臣　托晉形勢　破周荊棘
八則秉鈞　才兼文武　鍾之無人
聖祐彊秀　武庫橫心　兵機在手
安蜀政寧　国之船維　無出其右
言忘帶則　縣運嘉謀　立爾敵国
鎮時以德　善始令終　人臣楷式
謂為国器　王壁堅兵　江陵攻拔
風聲不墜　清朝武登　歷載無隳

軍書交萃　服勤藩客　賞得其英
陳人送死　先登突陣　時無与雙
隋氏運將亡　名傳後裔　我武維揚
名傳後裔　時無与雙　于邠有光
太平洸洸　我武維揚　立功隋祚
北征勞基　于邠有光　長江直渡
南討蠻荒　悲永父志　永耀勝業
壯哉朝伯　立功隋祚　清門繼武
長江直渡　配享祈封　將村文雄
唐有扶宗　悲永父志　惟師尚父
鎧品人物　清門繼武　熊虎其姿
將村文雄　配享祈封　周室以寧
寔惟人傑　惟師尚父　封完珍滅
熊虎其姿　熊虎其姿　四郊晏靜
周室以寧　周室以寧　內參百揆
封完珍滅　封完珍滅　築關襄山
四郊晏靜　四郊晏靜　用昭千古
內參百揆　內參百揆
築關襄山　築關襄山
用昭千古　用昭千古

浦山秦賓　英公在東　地圖六緯　不自為功
隼事帝室　實佐二宗　義聲振朔　洋洋不朽
朱旄肆奸　忠謀屢出　義聲振朔　韓若司空
紹烈崇勳　國形高閣　珍頒究惡
文武兼任　紹烈崇勳　扶危持顛　位公台鼎
承祖開教　洞孫兵術　拔自傭官　顯權為律
時蹤臨難　志躬奉國　西上底定　功績參臣
戰勇力酬　勳高閣上　百萬爭鋒　丹血相率
碧玉之隆　肘推英宗　北敵為患　足制万代
協蕭兄弟　戮輔英兌　錫祀河間　茂哉君甫
於惟鄂公　輔君成績　臨陣揮空　萬人之敵
戰無不勝　攻無不克　千載而下　餐益朝食
耿耿在在　唐之虎臣　全晉在人　梁翼受降
雪示曰春　皇哉益振　功自宴閒　于今不泯

天作有唐　秦晉貴兌　守熙吾運　善持忠良
白日晝中　扶摯未亡　目視橫流　心競包藏
力扶天柱　惟賴汾陽　雪淨將壇　氣銷帝鄉
惟師尚父　可同鷹揚　圖形鄭亭　無恨祠唐
兌光西陸　蘇鄴襲封　墨旗進兵　長駈擒寧
雲霧原野　襲清中土　天姑有唐　錫其良輔
那公豫梅　關和虎　生執都曼　鉏鋤宴晉
豈平百濟　凡攻皆取　俄国之功　嘉耀千古

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卷之五

○先賢類



漢溪周先生元公像

文公先生贊曰　道源不有先覺　孰開我人　不由師傳默契　奚得擇善固執　時有變易　不可膠柱　隨世有志之士　得以推明之使天理之在人倫之著動之最見　前者啓後後者承前　優哉游哉　與天地參



明道先生程純公像

文公先生贊曰　山立揚休　玉質金聲　元氣之會　渾然天成　麗日祥雲　龍德正中　秩秩斯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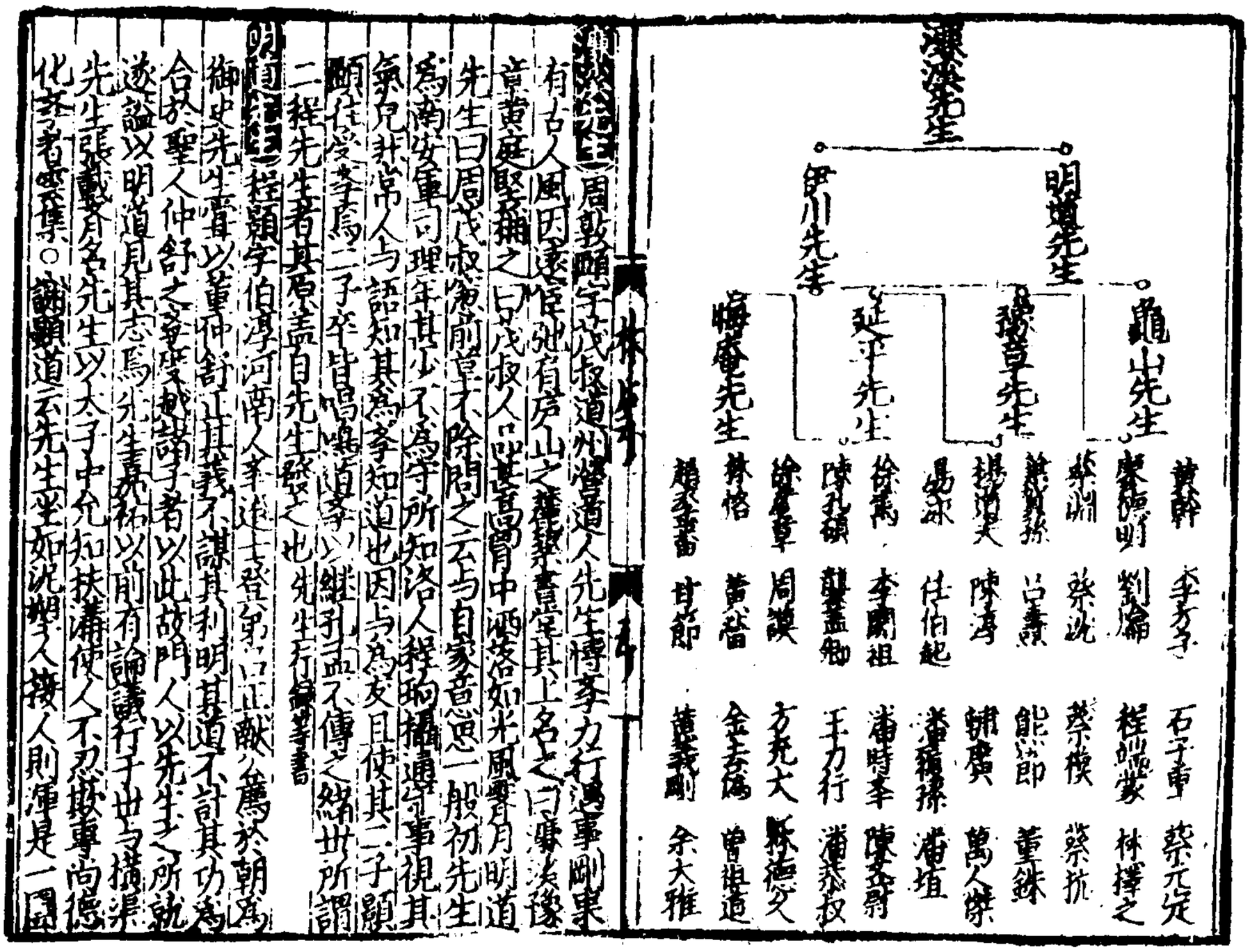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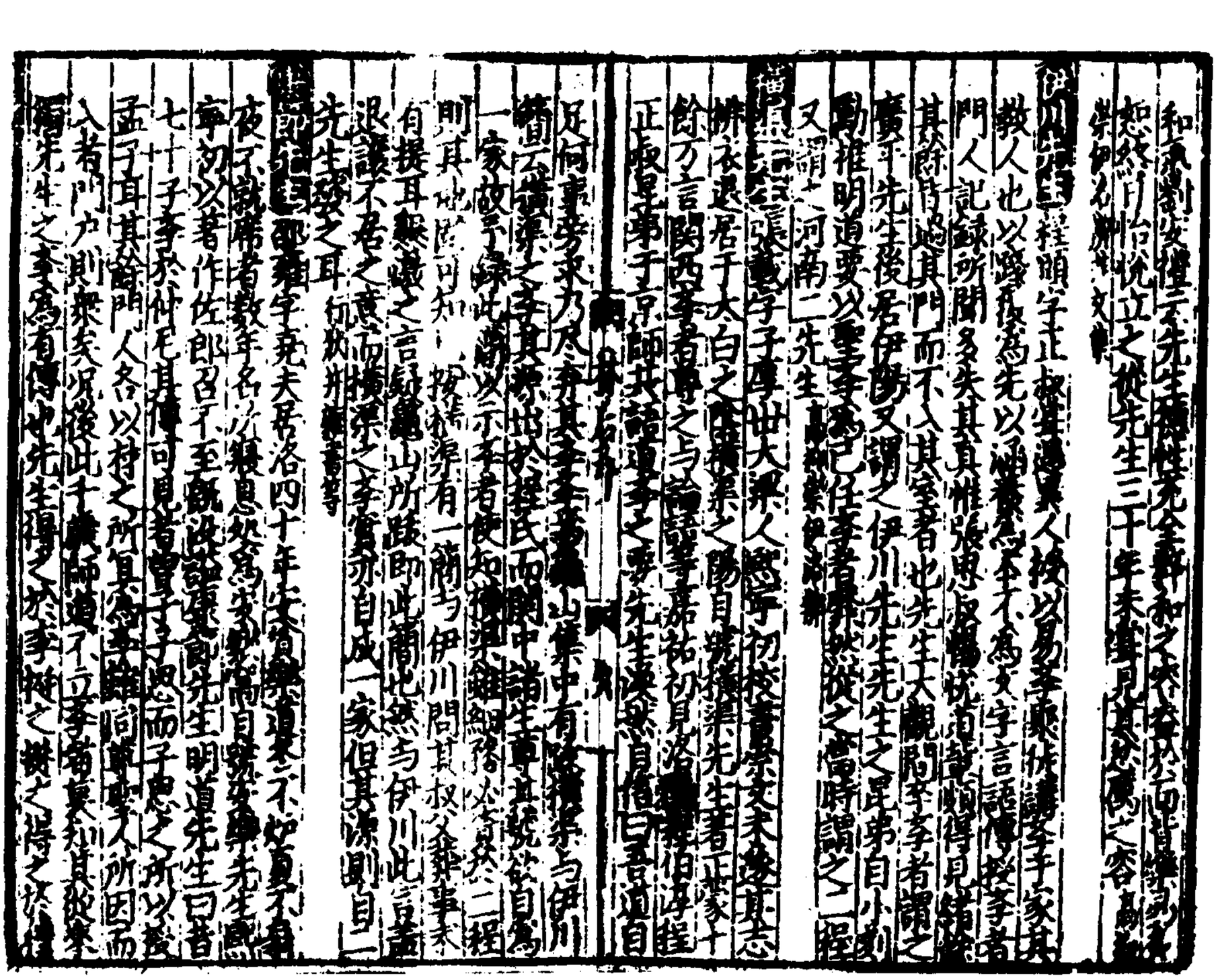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程正公像

文公先生贊曰　規員矩方　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　知德者希　孰識其貴　允矣君子　展也大成


濂溪先生周元公
橫渠先生張獻公像
文公先生贊曰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文公先生贊曰
康節邵先生像
文公先生贊曰


溥博　仲放　李挺之　康節先生　邵伯溫
溪水先生司馬温公
文公先生贊曰
上無所傳　下無所授
天資粹美　暗合道妙
晦庵先生朱文公像
文公先生贊曰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龜山先生
謝上蔡
楊龜山
羅豫章
李延平
朱文公
張南軒
呂東萊
陳北溪
何叔京
黃幹
李方子
石子重
蔡元定
蔡淵
蔡沈
蔡模
蔡抗
黃榦
呂燾
呂銓
陳淳
熊節
董銖
楊至
陳埴
輔廣
萬人傑
徐寓
李閎祖
潘時舉
陳孔碩
劉爚
王力行
潘恭叔
徐侯章
周謨
方元大
滕德文
胡泳
黃榦
金去偽
曾祖道
趙汝靜
甘節
趙師雨
余大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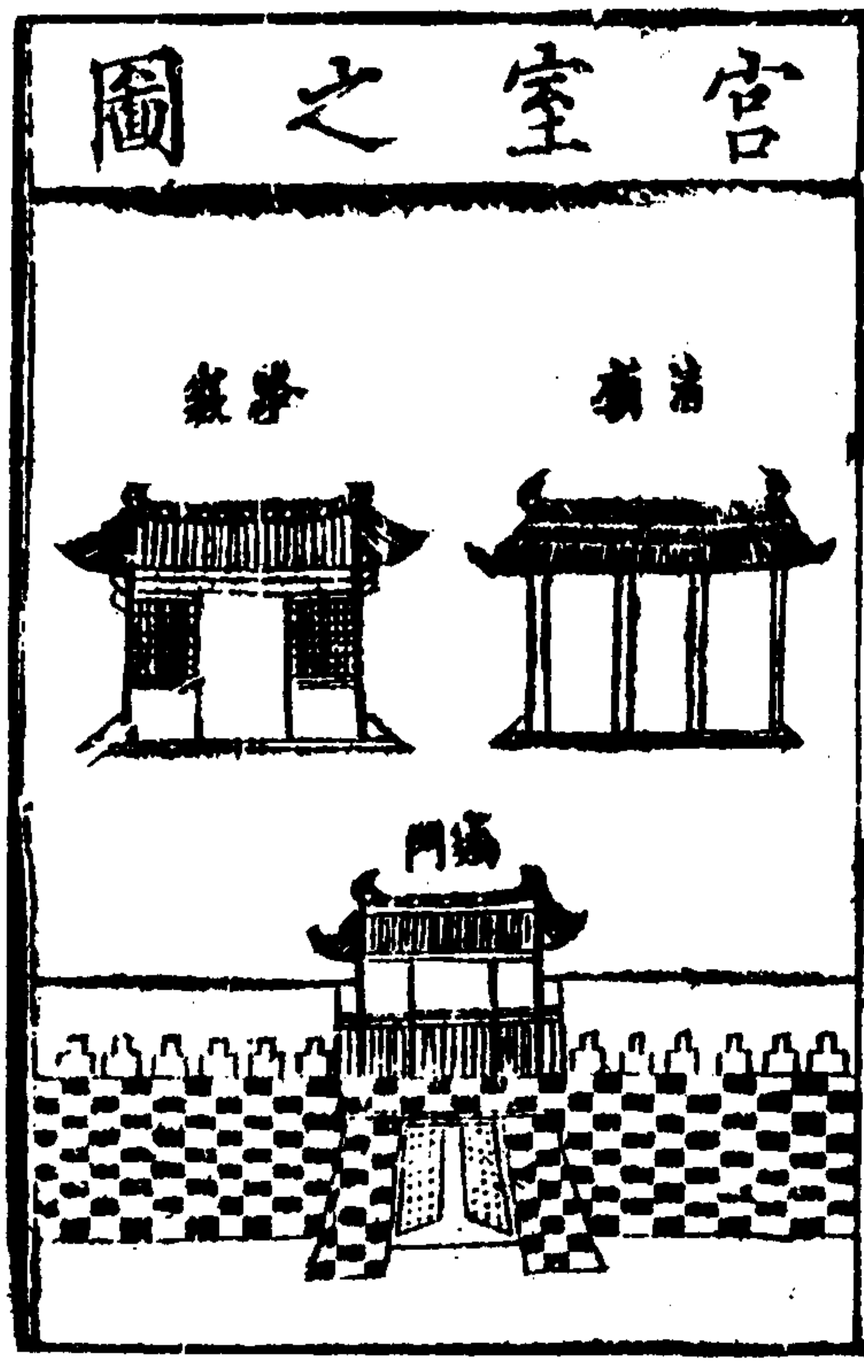


伯長物其淳流遠有端緒矣伊洛淵源錄有二先生其一
曰邵雍其一程顥程頤常從游故三人者於議論維所及
[illegible]
[illegible]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初以父任為將作監簿
李迪上甲科公自戊童嶷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
義自是手不釋卷至不知飢渴
寒暑年十五書无不通文辭宏深有西漢風旨歷天文書數
皆極其妙尤好禮不喜佛老有資治通鑑傳于世公實問康
節曰我何如人康節曰君實胸踏實地人也明道嘗言君實
之言如人參甘草又曰君實之忠孝誠實只是天資汎汎大史
亦以為動礼出於天性先生多歷清要薨年六十八贈太師
温國公哲宗親篆碑曰清忠純德之碑行狀
[illegible]
[illegible]朱熹字仲晦世居徽之婺源父松仕於建遂家於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与公三人是也○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
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則已暝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墓誌語錄）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老師宿儒故推先之伊川以事去京師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道孝弟為己任設學序聚邑人教之召公來職李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尽弃其学而学焉見墓誌語錄
○侯仲良字師聖河東人初從伊川学未悟乃訪漾溪漾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得加見天之廣大伊川亦謂其不凡曰得非從漾溪來耶（程氏遺事）
○胡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聞西洛程先生之学彌奇重与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学問益彊識致日明（見行狀墨客）
○羅仲素豫章人嚴毅清苦可畏先生因論道理曰其自十四五時便竟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十六歲便好理学十七歲便有如今学者見識當初講学也只意到這裏幸天假之年見得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便竟勝似去年去年便竟勝似前年（近思錄）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晦庵朱文公之師也先生如冰壺秋月瑩澈無暇（近思錄）

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卷之五　後集

宮室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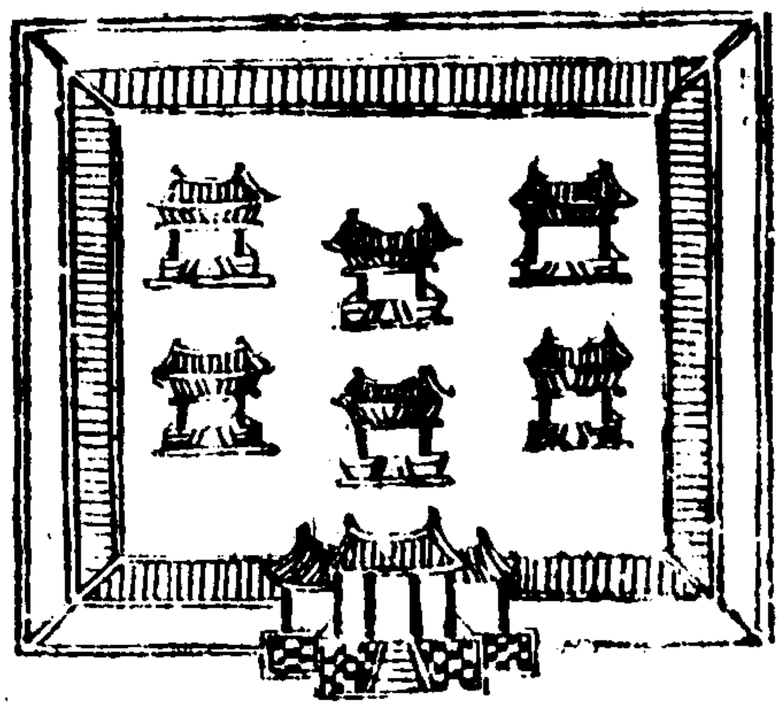
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卷之六　後集

宮室類

宮室類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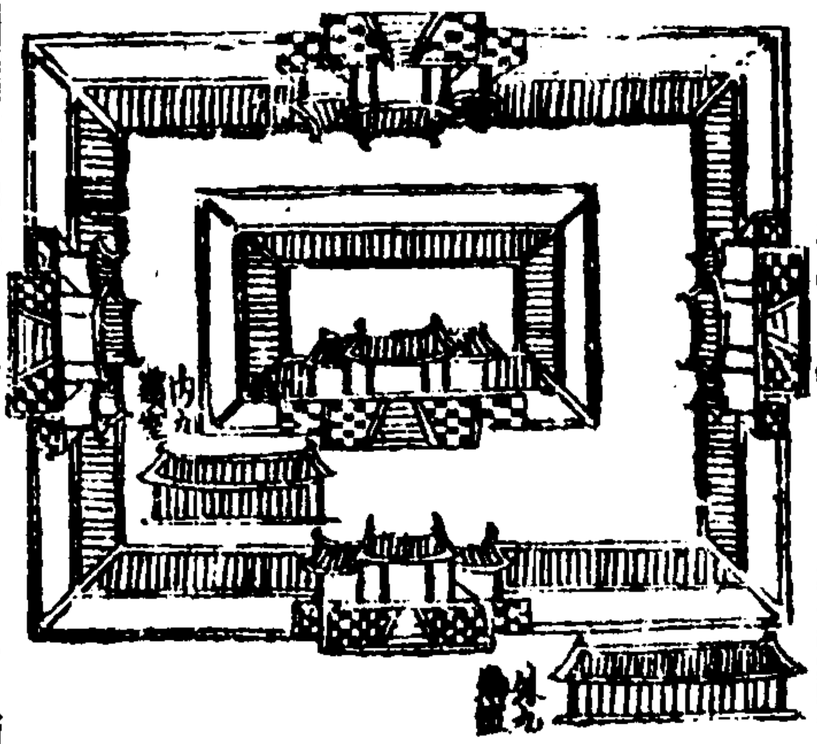
上古之世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以宮室而上棟下宇之制始定于黃帝一代去古未遠損益可知至周而經制大備其後因之制度不一然當以古法為正如世室重屋明堂朝位龍門社稷之類莫不有制其堂陛深廣皆數向背規矩繩布置詩營營書截然而不可易其視秦之阿房漢之未央武帝之千門萬戶後葬壯麗者大失古制不可以為法今取禮經所述程者列圖于左

六寢制圖



王立六寢石寢前後五前一所謂正寢一路寢五是也王之正寢曰路寢燕寢則王所常居故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其一在東南王夏居之其一在西南王秋居之其一在西北王冬居之其一在中央王季夏居之石之六宮象王之六寢云

九室制圖



王立六宮以治國政后立六宮以治家政六宮共於後世外尚書省六宮若後世內尚書省匠人曰應門內有九室九嬪后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則九嬪外特於此以治內事亦於此居矣先儒謂六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其餘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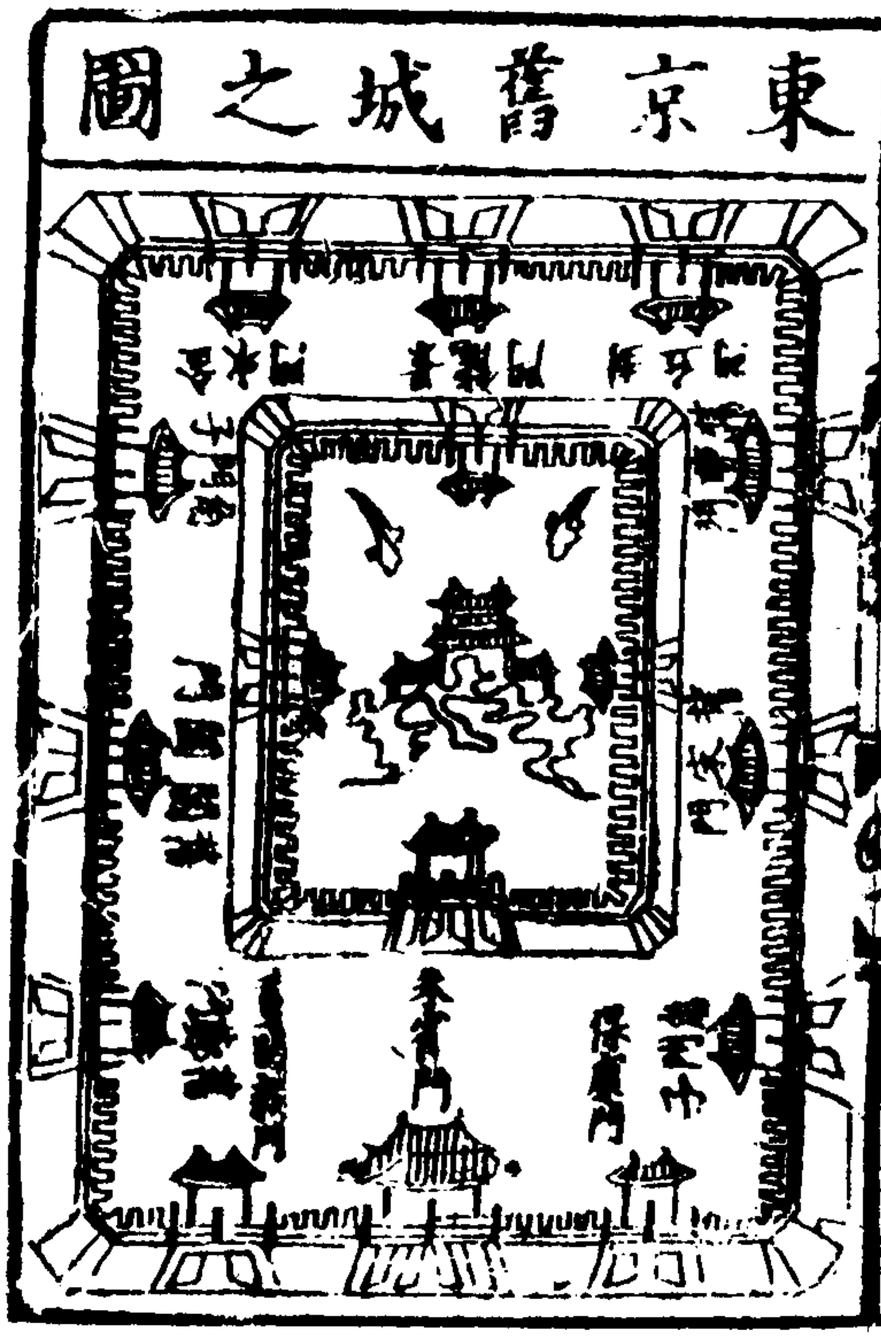
北室重屋明堂圖



朝位窾廟社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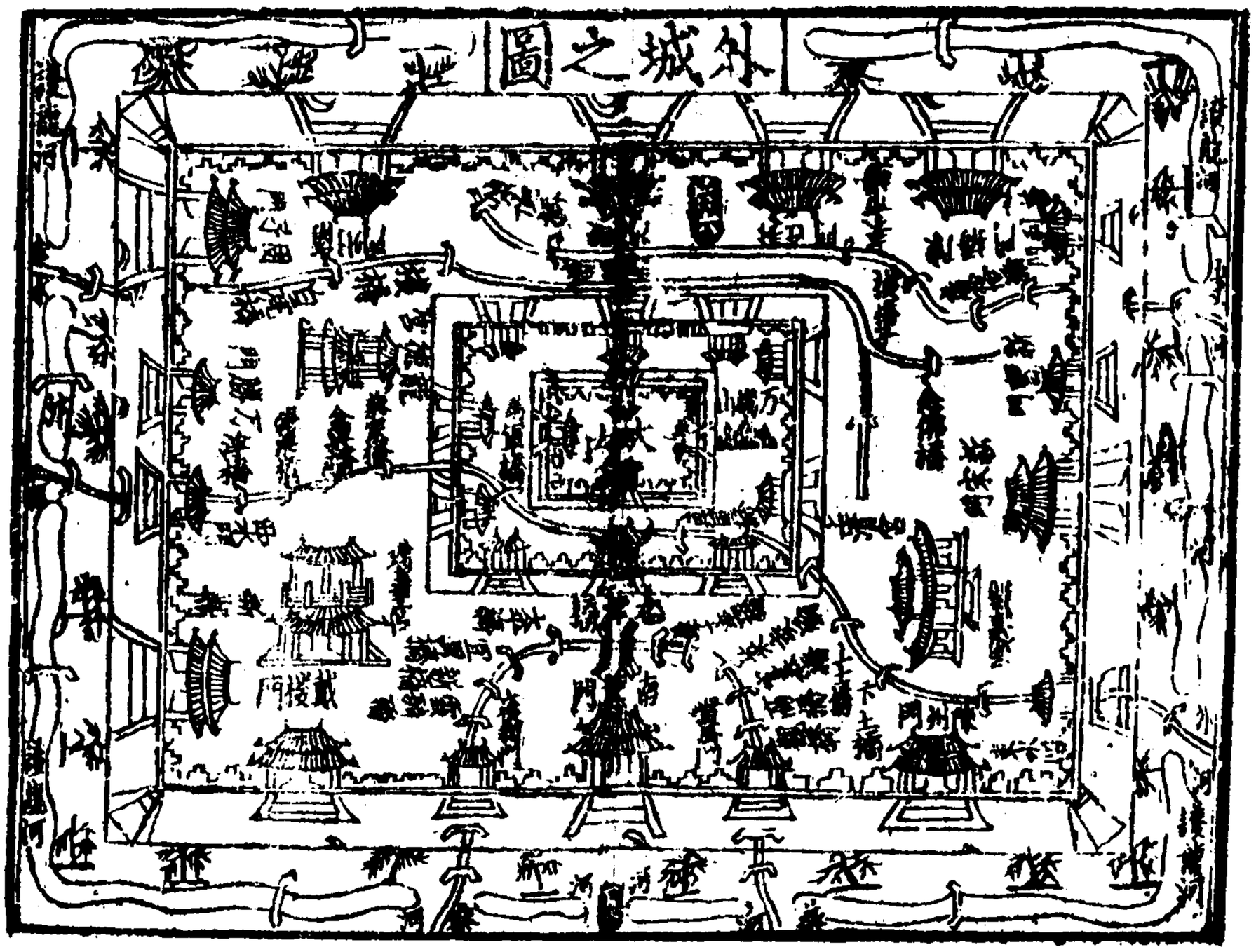
東京舊城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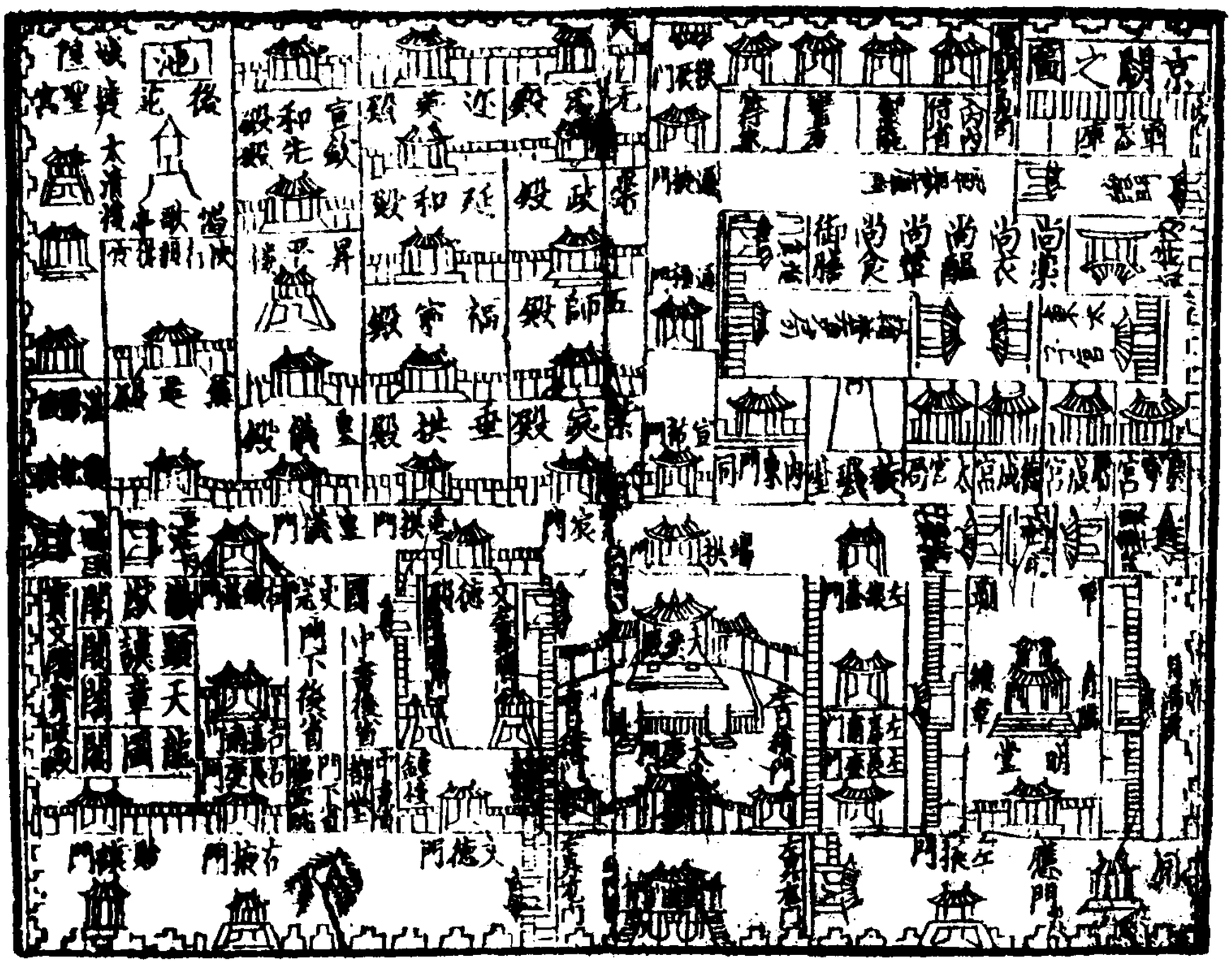


東京舊制

東京外城周圍四十里其內城乃舊京城方圍約二十里南壁門有三曰朱雀門曰保康門曰重明新門東壁門有三曰角門子曰舊宋門曰舊曹門西壁門有三曰舊鄭門曰舊閶闔門曰角門子北壁門有三曰舊封丘門曰景龍門曰天波金水門大內居其中此東京舊城之大畧也今列其圖子左昔幽蘭居士著夢華錄序言如夢華者之國身不可到觀此則盡在目中矣

外城之圖




京城之圖
池
後苑
端誠殿
欽安殿
太清殿
欽安門
端誠門
宣祖
和先
昇平
毅和殿
延
毅和殿
政殿
毅和殿
福寧殿
師殿
西
毅和殿
奉先殿
重華宮
崇敬殿
恭殿
重華門
崇敬門
崇敬殿
拱殿
崇敬門
崇敬殿
崇敬門
崇敬殿
崇敬門
崇敬

市井最公繁中買賣在此歲時競賽新出諸閘爭貴買之

倉庫諸司　皆在禁中如事土院皇城司內外諸門通進司內藏庫翰林司內侍省入內內侍省內庫receiving

宣慶庫景福殿庫延福宮殿中省六尚局諸閣分內香庫藥庫

茶作翰林書藝局天章閣明堂頒朔布政門

左藏庫　左右金吾衛仗司法司庫內酒坊牛羊局乳酪院儀

鸞司車輅院供奉庫雜物庫雜買務東西作坊万全修內司

文思院上下界文繡院軍器所上下竹木務箔場車

營受遠務騾馬院天駟十監河南北炭場熟藥局內外物庫油醋

庫鞍轡庫軍器庫弓箭庫司禁子營務店宅務權貨務都茶場宗正司左藏大

庫引見司架子營務店宅務權貨務都茶場宗正司左藏大

御元豐宣和等庫編估司訂案所諸米麥元豐順成富國廣

盈永豐濟遠等倉有五十余所有下卸拘管兵士過支遣新

城有草場二十余所遇冬月諸鄉納粟得草許量閑寡道路

請軍打請即往南薰門許人搬擔祖宗之法也

蔡河通南壁曰蔡河西南戴樓門外入京城透自東南陳州

門北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東至泗州入淮運東南

糧凡東南方物自此入東北曰五丈河自濟郡運京東路糧

入城西北曰金水河自城西南嘌河水繇堤從汴河上用木

橋架過從西北水門入城淮後苑池沼也

蔡河通河上有橋十一曰觀橋宣秦橋雲駢橋橫橋高橋保康

門橋龍津橋新橋太平橋業業橋宜男橋

新河通有橋十二從東水門外曰虹橋順成倉橋永門裏曰便

橋下土橋上土橋又稍南寺橋州橋沒儀橋包家寺橋太師

府橋金梁橋西通橋西水門便橋

五丈河通河上有橋五東曰小橫橋第一橋第二橋第三橋第四橋第五王宮橋小河橋念佛橋

金水河通有橋曰白虎橋橫橋

學校類

學校制度

禮記天子設四學蓋天子立四學并中一學而五於一處謂之辟雍諸侯則半之謂之泮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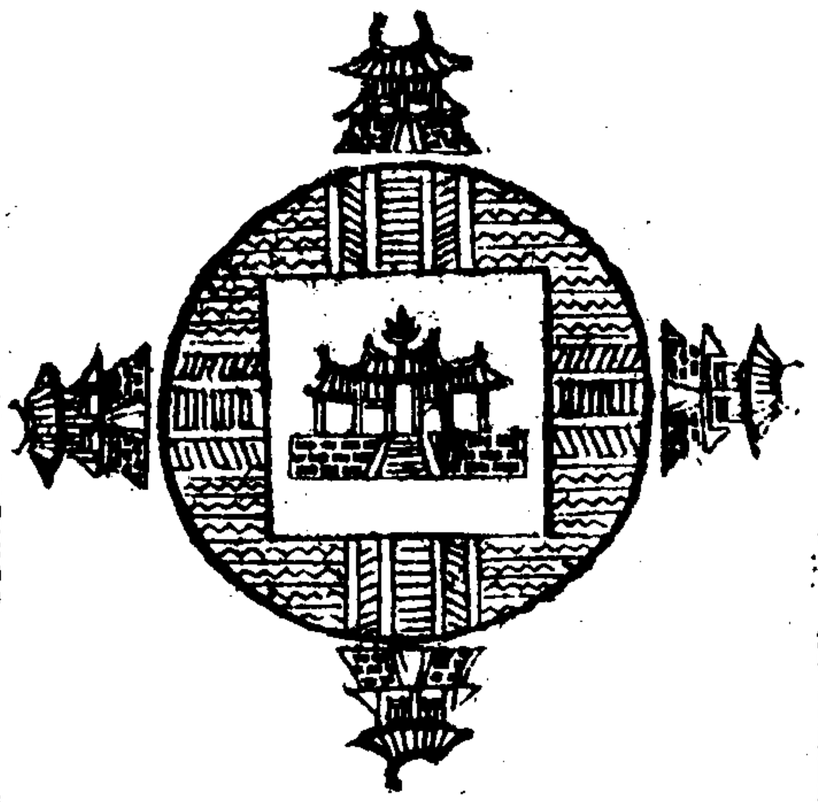
為東序其西為瞽宗殷學也瞽宗樂祖也

戊羽舍者就東序春夏學干戈舞者就成均秋冬學羽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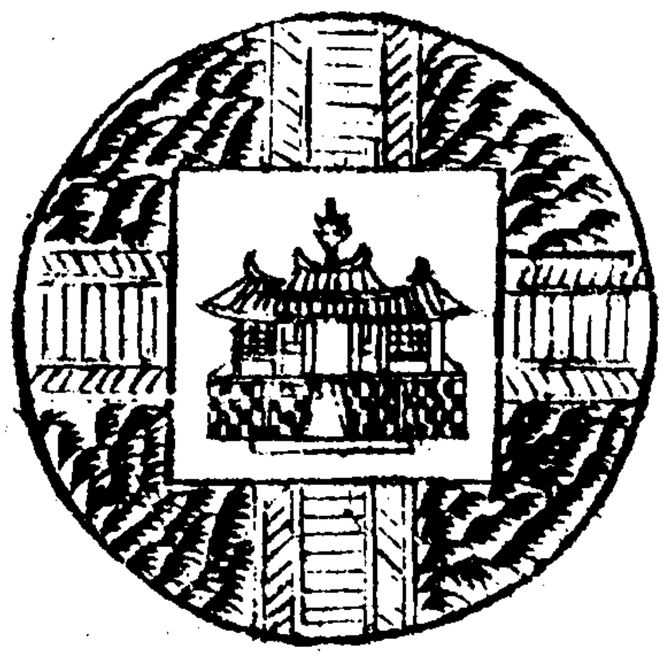
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又出師受成筆就焉天子入太學則

四學之大環水而觀之是謂辟雍諸侯西言之四季亦天學也

天子五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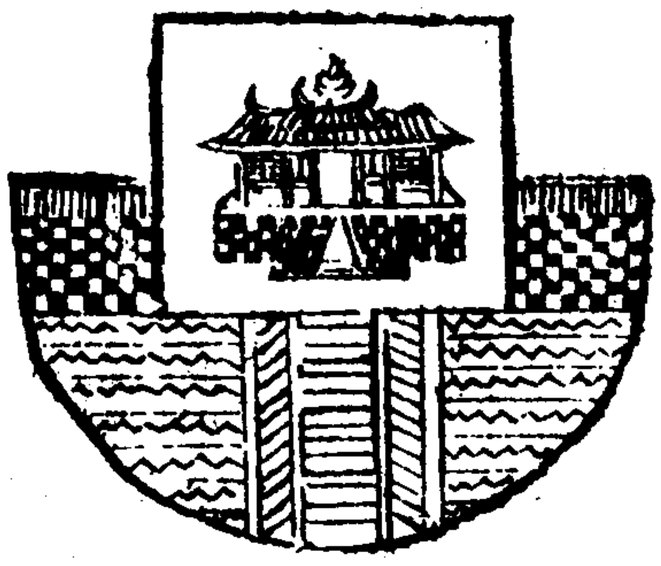


天子辟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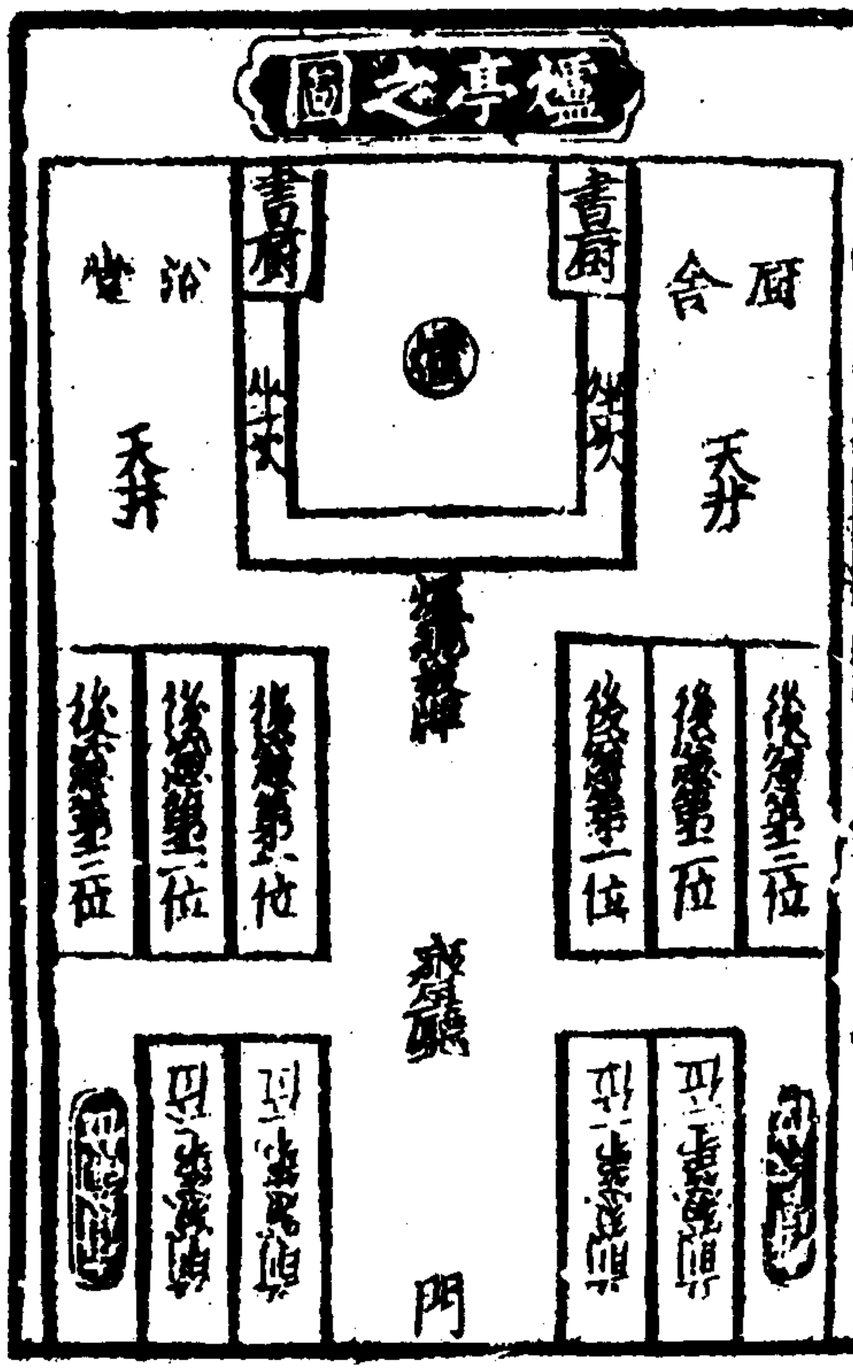
天子曰辟雍所以明人倫也其形圓象天引水使四方均得來觀則辟雍之內有部舍而內無殿院也其制環之以水圓象天也辟雍者主之辟雍之名王制以發之辟雍與大學爲一蔡邕月令論太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圓如璧則曰辟雍也

諸侯泮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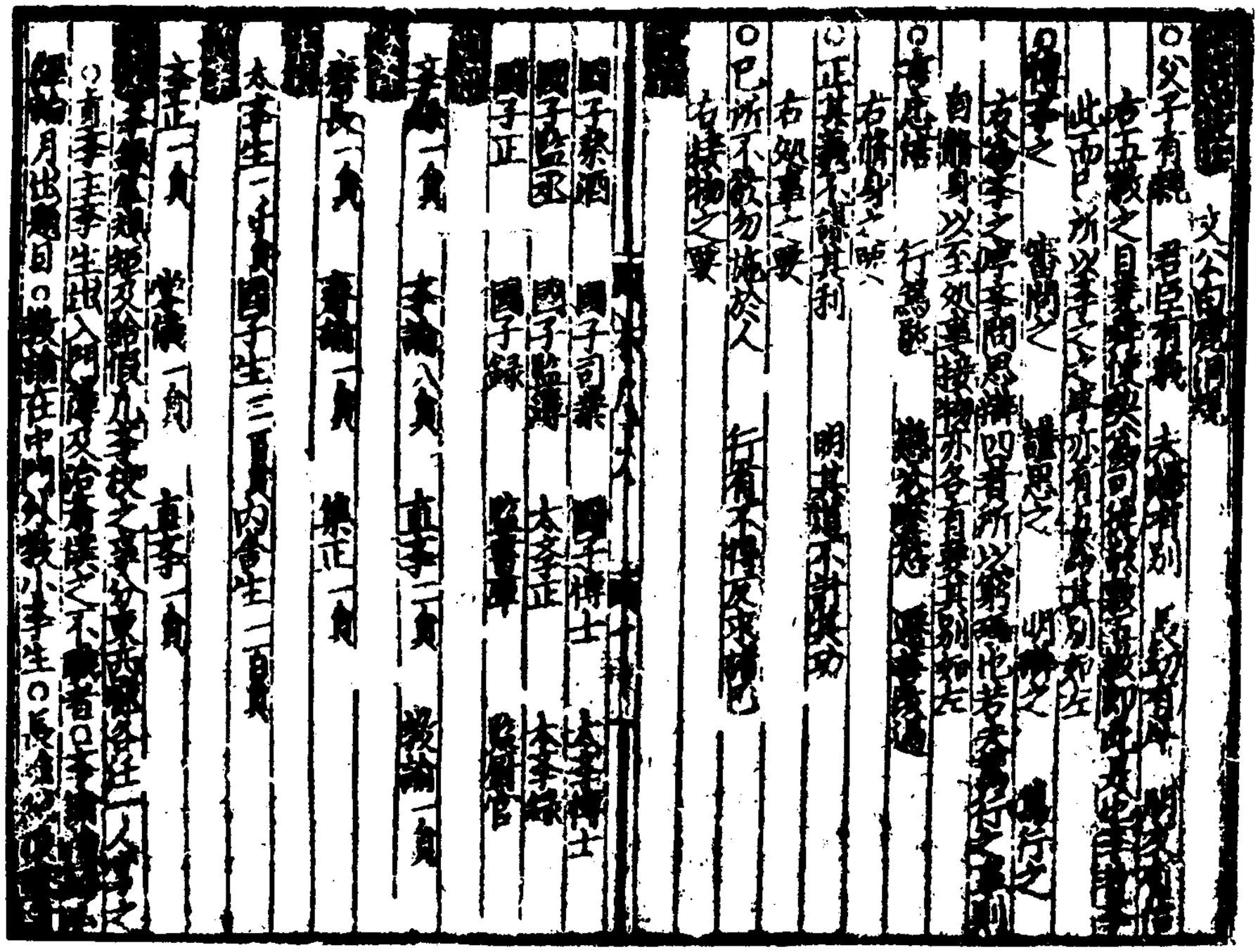
諸侯曰泮宮泮之言半也半於辟雍四門以南通水北門無也所以降殺於天子王制之諸侯止有泮宮一事魯頌之所美非僭泮宮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有虞氏之學也后氏之序也殷學也周學也是魯得兼四代之學故曰泮宮古法也

燼亭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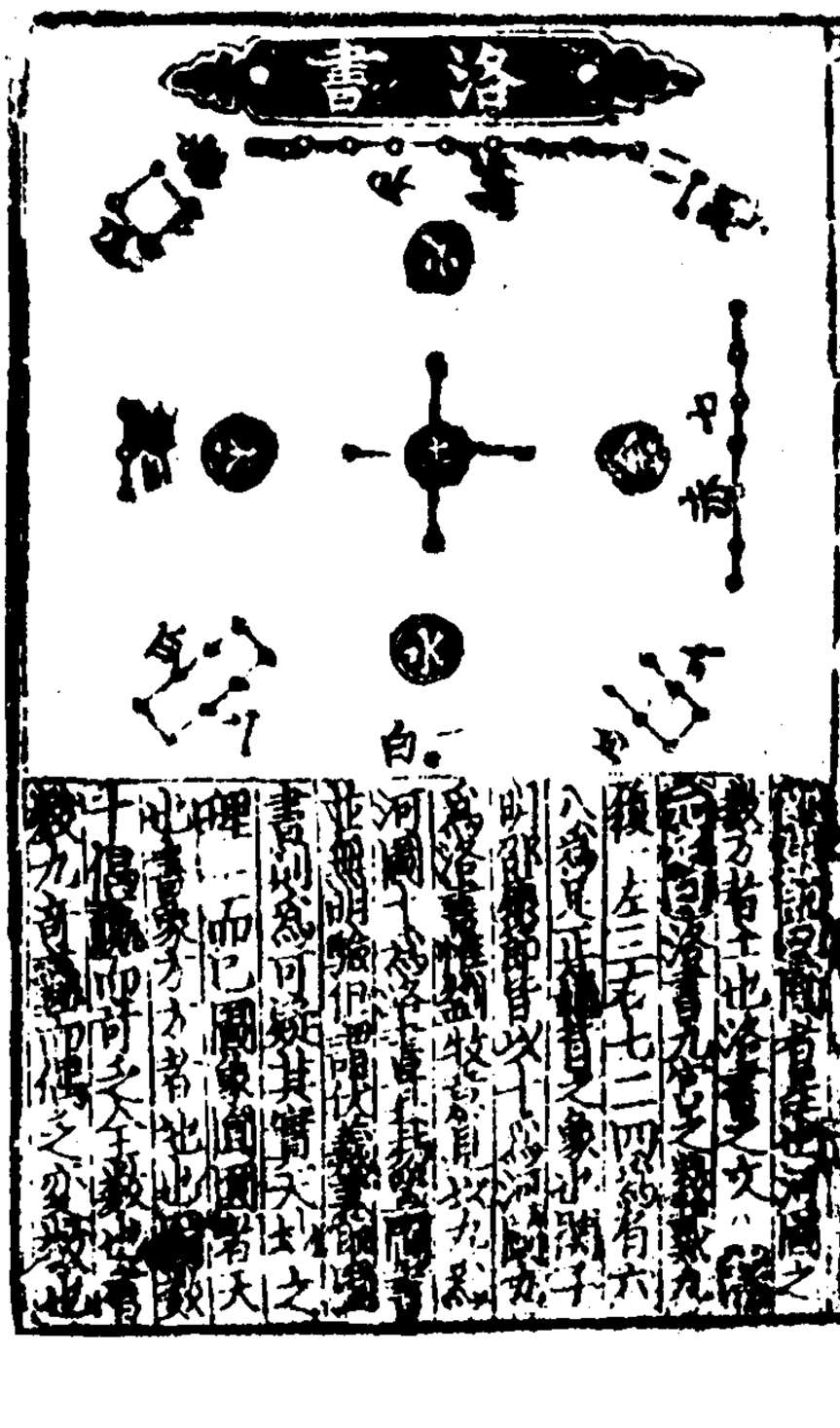
大學舊規

李校之制二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周學曰明堂一帝而四雍之制大率唐太宗增廣舊制雍代相尚皆以李校爲重宋初建太李只有十二間曰服膺曰提身曰言是曰守約曰存心曰充塞曰志曰養正曰養性曰誠意曰端本曰明德曰親民曰止至善曰規化曰貫道曰行曰體信曰時中曰通理其後李皆以大李尚有隙地復請于朝得旨復增置二齋曰新性曰經德曰立禮其有亭大率可坐二十四位延會通名板牌于東西二壁之上既登第者則以朱誌於其名之上而名之下則仕云其年登科或甲科或釋褐各以其名之上而名之下東西二壁通身遍書月日即開卷檢以通要義其北面壁以光齋板牌掛于北壁之上二板牌書鄉貫姓字排于齋壁






河圖
洛書


洛書
河圖

伏羲八卦圖



大禹九疇圖



九疇本洪圖之數一合九而爲十二合八而爲十三合七而爲十四合六而爲十河圖以虛數相合而爲四十九疇則以實數相合而爲五十自然之數也

文獻本末

文獻本末

帝史文李傳周興嗣傳云武帝以二王書雜糅令興嗣次第之興嗣乃取王羲之書一千字各令作一片紙雜亂無次第又命表搨模勒成文上羲之書千字使興嗣爲文每賜帝稱善賜金帛梁武敕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如前次第之興嗣又奏上帝召興嗣曰卿有才思制此韻文卿今頭白何因得此興嗣曰臣實無才思但陛下書此千字皆是羲之書耳陛下大宗曰千文乃梁武帝所製安得是羲之書興嗣曰陛下試召王羲之書中所有者悉使出之帝乃敕索羲之書得數紙與興嗣比驗無一字同者興嗣驚伏遂上頓首謝罪帝賜金帛甚厚

孔子弟子記論書言凡二十門人有善論又有骨體又有古論凡二十二篇古論出於舊宅壁中得於時藏古文孝經凡十有八章共一千九百單二字

凡二十一篇孔子弟子所傳人故謂之論語論者綸也綸次相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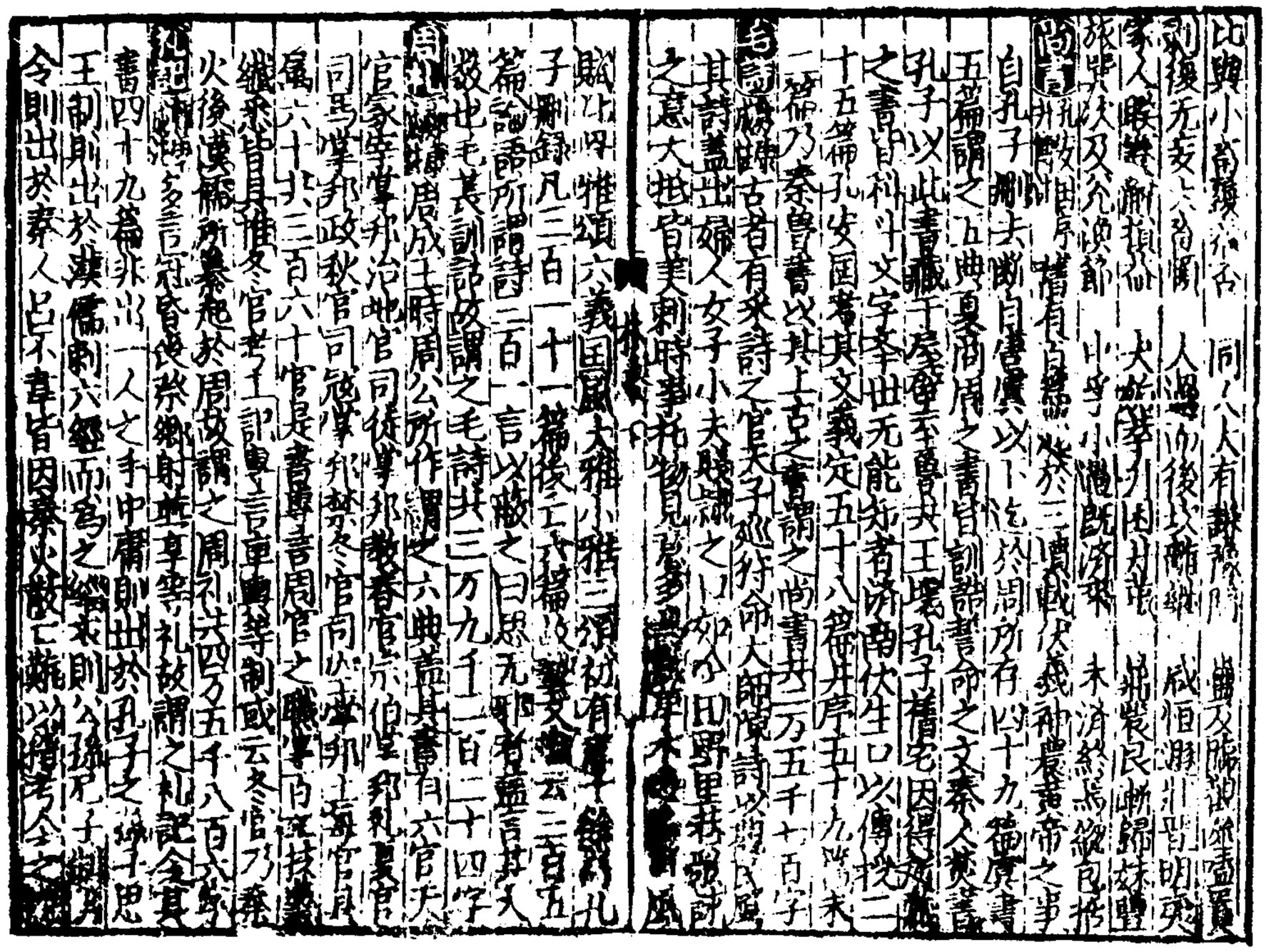
一万五千九百一十六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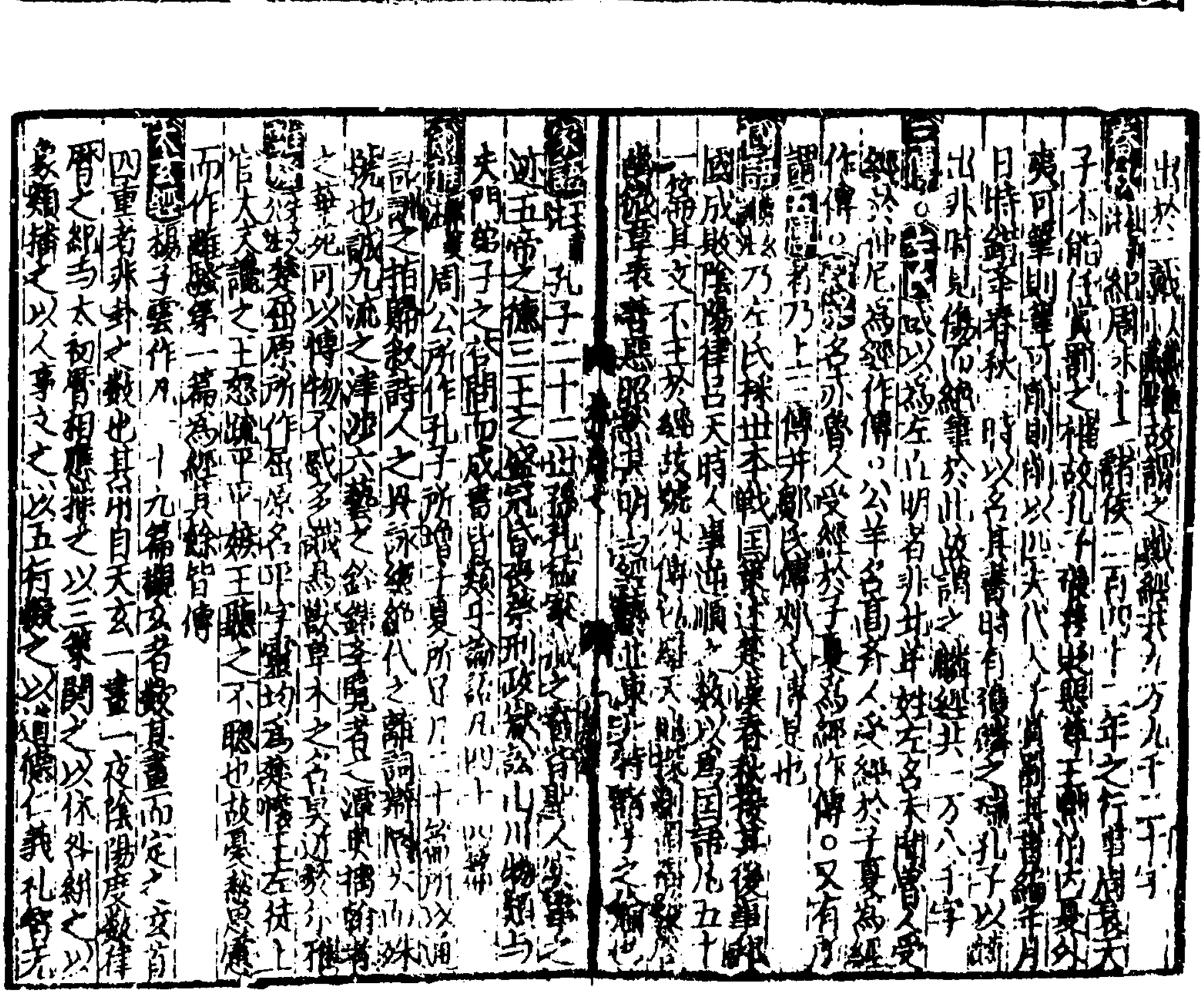
孟子註疏解經孟子公孫丑万章之徒記其師之言也孟子之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大抵皆言仁義道德開陳王霸之略明矣子之正名孟子謂人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故謂之鄭書朝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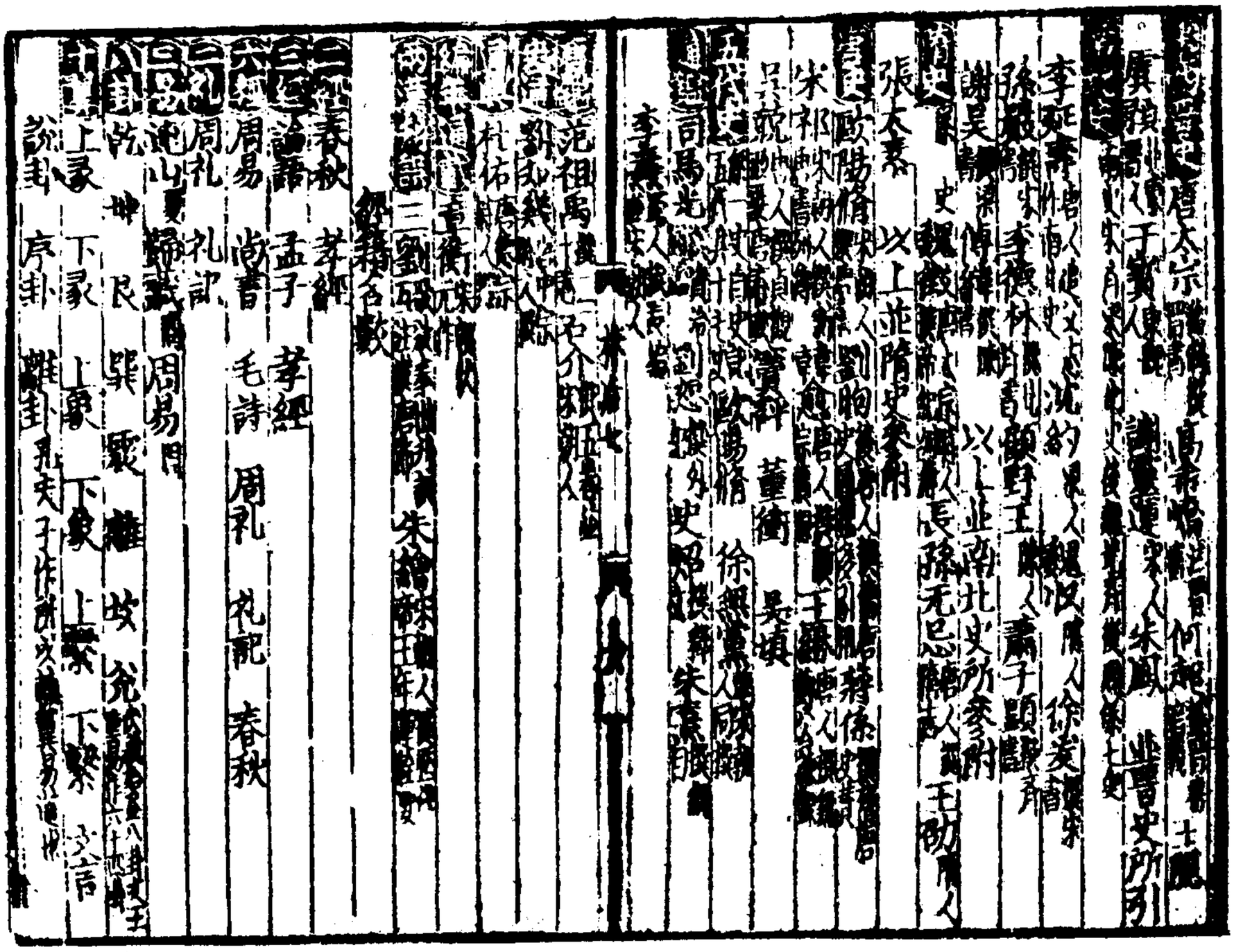
又謂之孟子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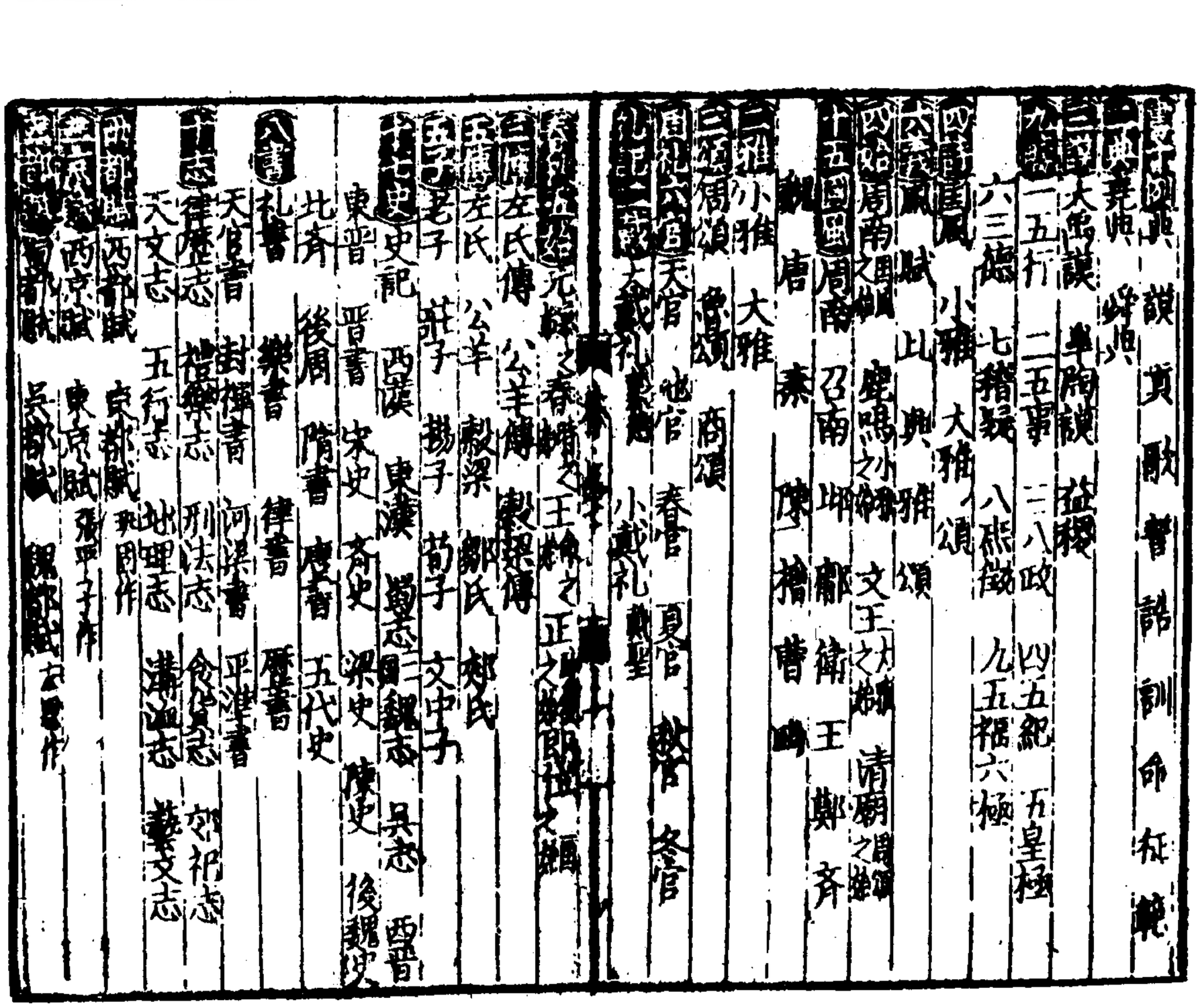
周易註　自伏羲氏王天下龍馬負圖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文王重三爻爲六爻推八卦爲六十四卦後夫子作十翼凡更三聖而成書其書言吉凶休咎悔吝之象可以卜筮故秦人焚書而易以卜筮之書獨全其經十翼者上彖下彖上象下象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也其書重于伏羲謂之羲經易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周易其書分上下經共一万四千一百四十四字

易卦八八六十四　乾坤屯蒙需訟師









辭章類一

文章緣起

梁太常卿任昉撰

按隋經籍志公文章始一卷有錄無書郡之志公幾人獨公至今有名字並載四十里同安有僧坳亦借公爲則遺爱在人蓋百年而遠爲州牧會稽遺文刻識未石以慰邦人亡弼之思亦不可得三館有集六卷悉見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數後人

摭拾傳記晉於傳亡益獨是書僅存可補東漢人大隸此云始於晉蓋立中之刻留與二十年四月二日鄱陽洪遵識

聲律類格

詩紀載起自漢五七言體起于漢武帝三皇秦東文前賢著評武論之詩矣宋真宗皇帝研精題詠傳合格律謹取聖製五七言二篇條辨聲律爲準常格別一格爲變格凡吟詩壇之需以備詩壇之需

凡吟詩約此格其平側在右者全叶声律在左者亦通大抵偶對上下須平仄相應即爲律詩也

上元

青陽初宿候　素魄正流輝　列岸俱明媚　重城共輝映　車馬曉喧闐　若匪憑天祐　安能致国肥

藏頭廻文拼字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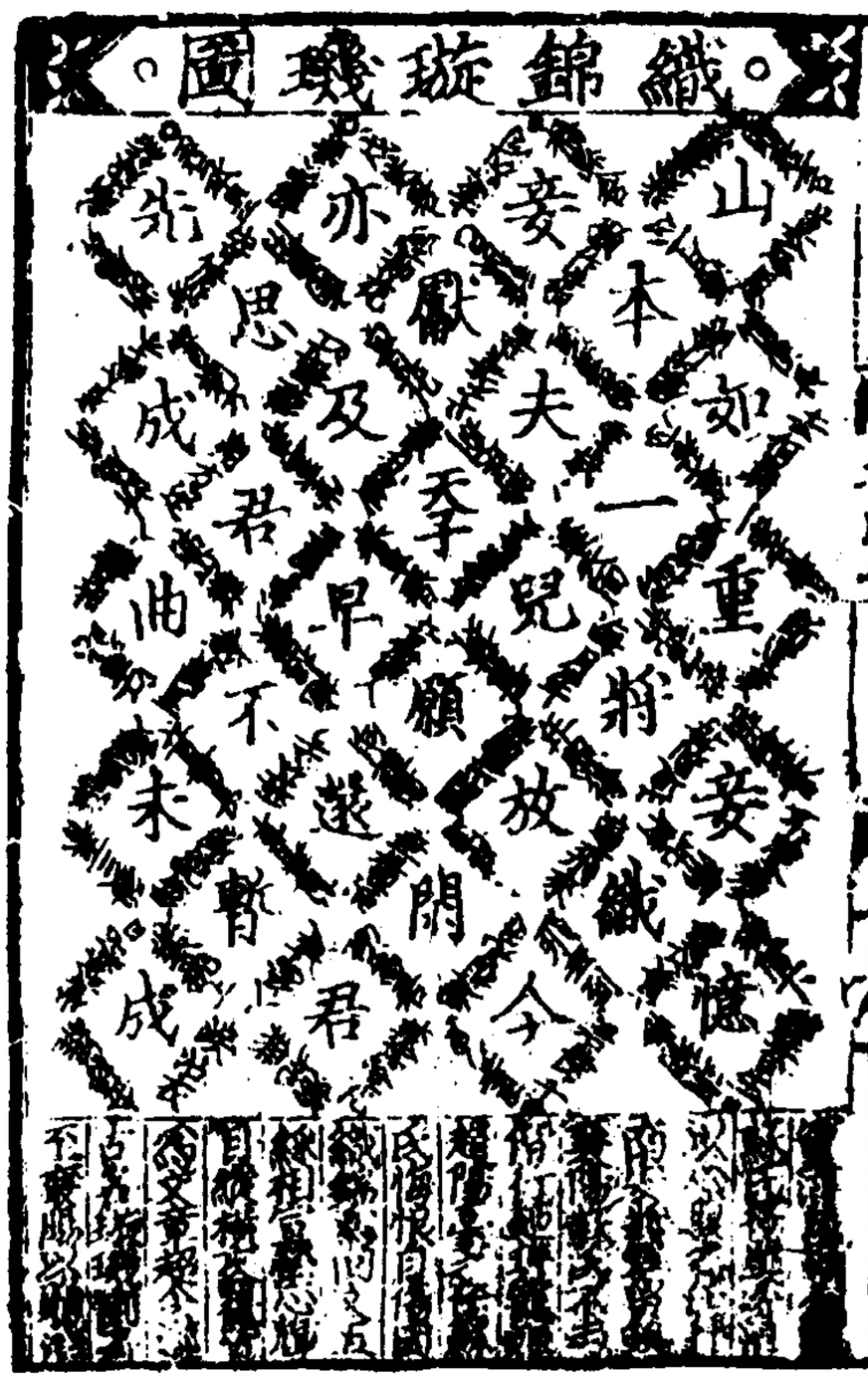
五連環



古有藏頭拼字體又有藏尾廻文體是作也超異乎二體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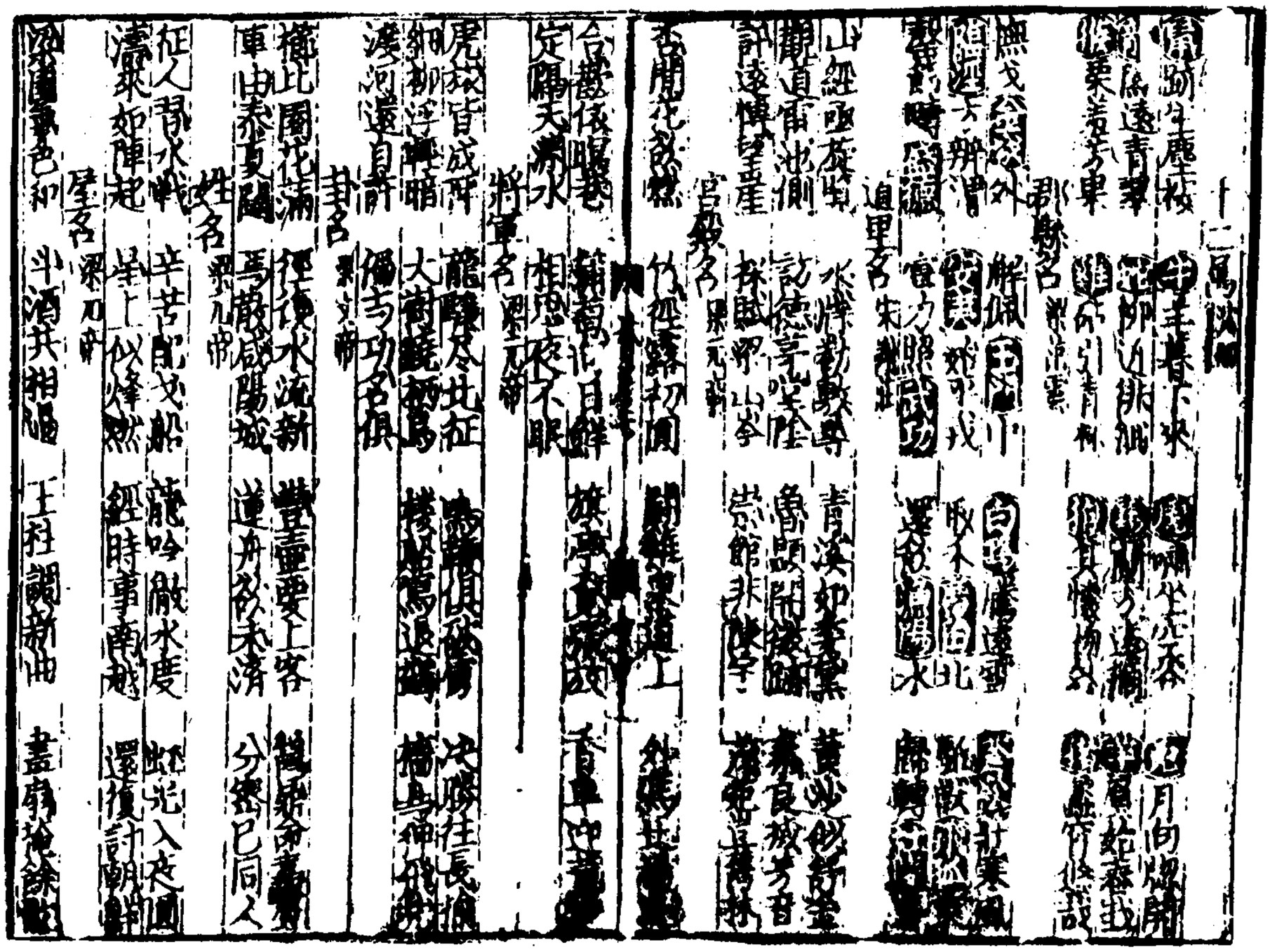
藏頭廻文借字詩

錦綫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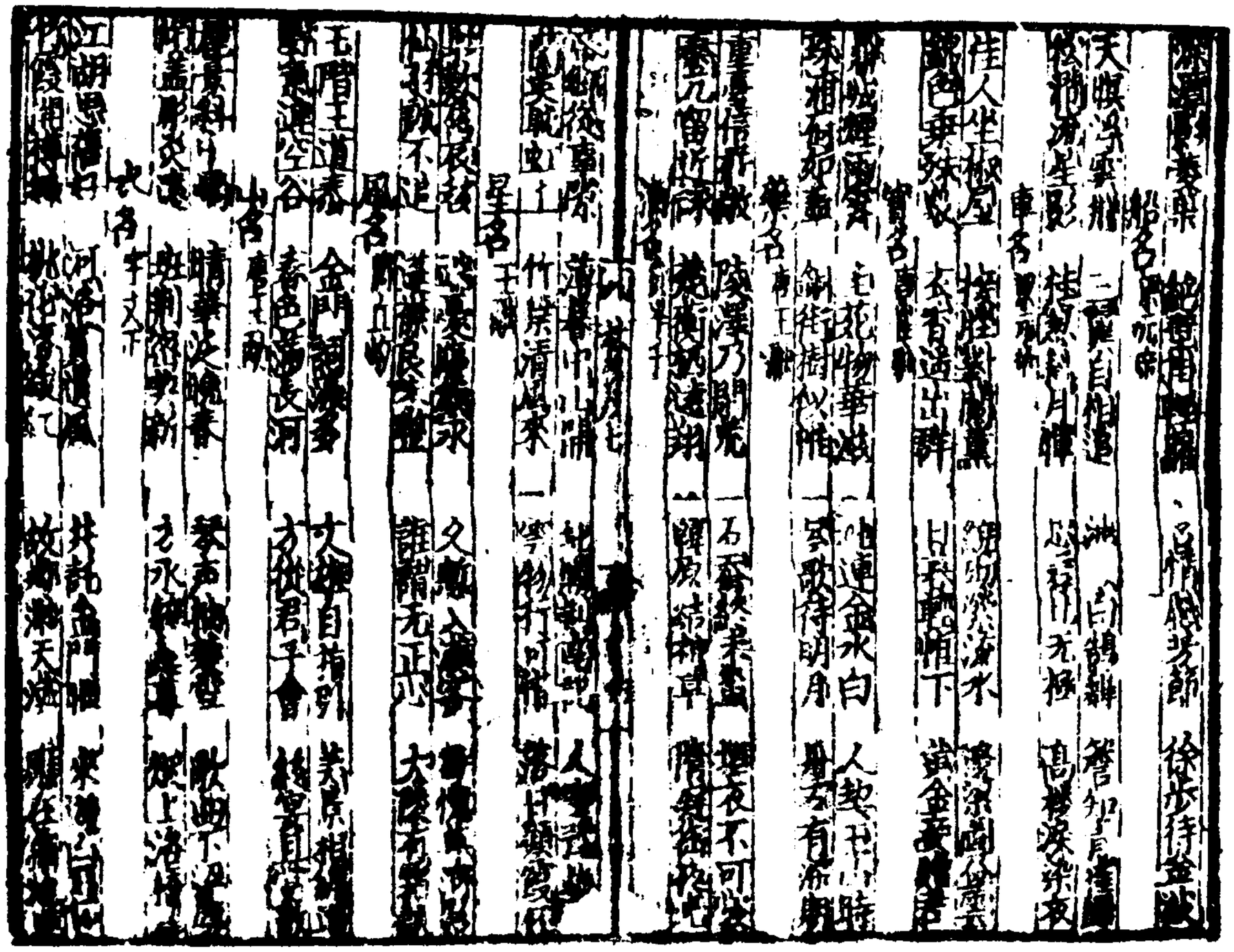


靜秀聲崇飛澗水
聚閑吟悠取歡邊
近待歸興洞宴松　寒字藏頭左右貫串俏顛讀之
居客來殘終陪檐　自然流轉
深邀喜帶終窓寒宜
處親室爭窓寒宜
好音清玉漱泉

織錦璇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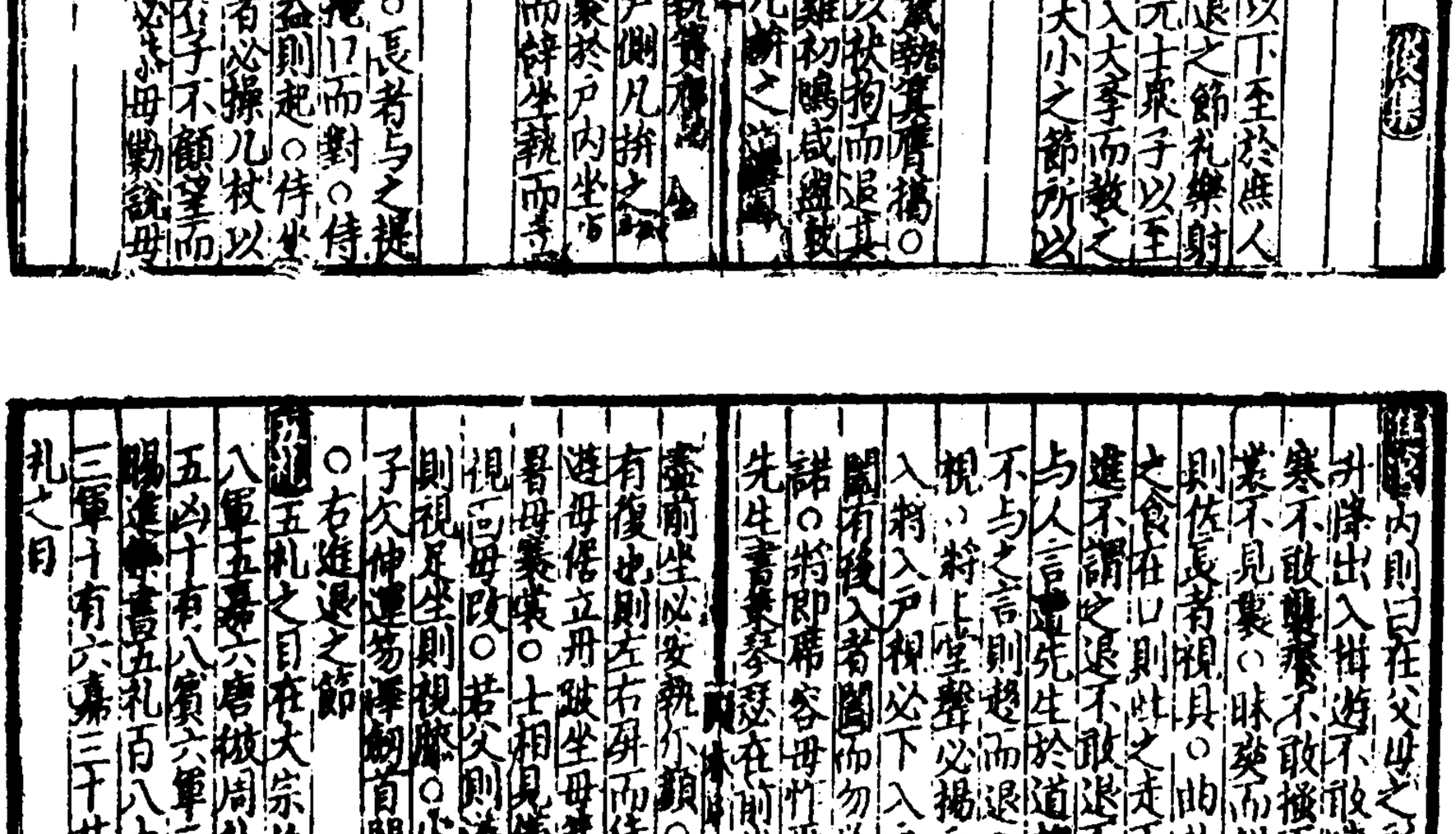


○儒教類

曲禮云凡生人之道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士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專教之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小學之綱

少儀曰汜掃拂拭席不以髦箒恭敬撙業實撂○曲禮曰凡為長者糞之理必加帚於箕上以狀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內則曰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衣服紕紳搢笏盥漱拂巾櫛冠緌紕纓端鞸紳搢笏左右佩用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羞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遠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所視不參視特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鑰旣入戶鞠躬如也如不容有後入者閫而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諾○特即席容毋怠毋荒毋傾側而聽之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凡坐尊



尊前坐必安執尒顏○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蚤莫以食具告可矣請出則出有復也則左右辟而待○毋側視毋淫視毋怠毋傾聽毋放辟邪徑毋踐履毋跛倚毋立德毋回○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而則視足坐則視膝○小儀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撫劒拭巾問日之蚤莫以食具請退可也

○右進退之節

五禮之目在大宗伯其別二十有一凡賓八軍五嘉六唐敬周禮制五禮百有五十有二條吉五十有五凶十有八賓六軍二十有二嘉五十有一條吉五十有一凶五十有一賓五十宋禮部員外郎陳暘進樂書五禮百四十有八條吉百四十有二賓十有三軍十有六嘉三十其目略書則儀今列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

禮祀　實柴　槱燎　血祭　貍沈　酯辜
肆獻　饋食　祠　禴　嘗　烝
祊　祭　酺　禜　禬　禳
朝　宗　覲　遇　會　同　問　視
師　均　田　役　封
飲食　皆気　賓射　饗燕　脹膳　賀慶

○右五禮之文

六樂之目在大司樂周人備六代之舞奏黃鍾歌太呂舞雲門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奏无射歌夾鍾舞大武

一曰雲門大卷樂緯元命包云黃帝樂一云沈黎雲門象雲氣出入周人各至其舞之以祀天神

一曰大咸莊周呂氏春秋白虎通皆云堯樂

一曰大磬前漢一矢俟三矢連續而去也

一曰大夏注謂羽頭高鐵低而去刻刻然也

一曰大濩裴松本或曾裴周礼舞文音釋云本或非也謂臣与君射不上与君並立謂君

一曰大武謂四矢賓候却升与之答揖也

○右五射之文

五馭謂周五射之法。周礼大司馬中冬大閱百又五十步為一表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以前後之門擊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即過君表也鄭逆之事有司表路于陳前即逆禽左也

鳴和鸞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在軾上所以前車之行鸞在鑣上所以馬和在式上皆以鳴馬者即軨也式是車上横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奏所以使之皆中節若車行車速則不相應行遲則不鳴若鸞然都謂皆有之也

鼓小曲衛聖道水勢之盛曲而不壞也

御之常法水曲者御人變也

詩傳云渭以涇濁涇以渭清以喻賢人樂善而好禮使人樂義而好施則声使人恭儉而好礼渭濁也

命包云堯樂陳氏樂書云黃帝作雲門堯作大章復能修用咸池以備樂祓周礼

章而称大咸猶周人不獨教周之大武而於備樂也故曰大章章之咸池備矣咸池堯

遍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示

一曰九磬舜樂紹也元命包云舜之民樂其堯之業舜脩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一曰九歌禹樂夏大也元命包云禹能大堯舜之德禹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山川

一曰韶漢湯樂呂氏春秋曰湯命伊尹作大濩譬使人温良而恭大長露韓詩外傳曰湯作大濩以譬使人温良而恭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角声使人惻隱而仁愛徵声使人樂養而好施羽声使人恭儉而好礼濩護也



習文手圖

凡文手之法以左手緊把右手大拇指其左手小指則向右手脫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胃手不可太着胃須令稍寬胃二三寸許方為文手法也

習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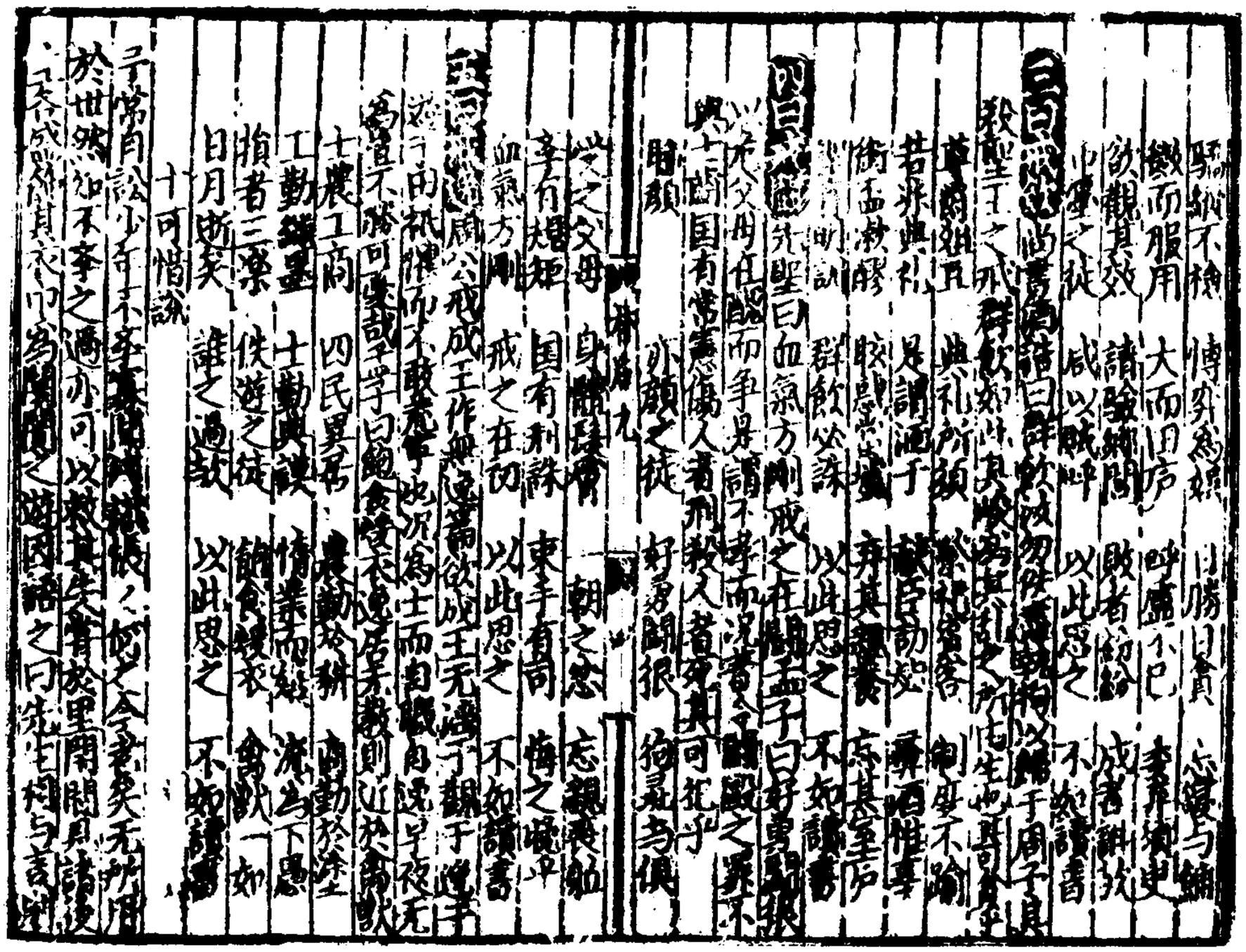
凡作揖時用稍闊其足立則穩揖時須自其膝曲其身低其頭以眼看自己鞋頭爲準威儀方美使手只可至膝畔不得入膝內尊長前作揖手須過膝下喏畢則手隨時起而又於胷前揖時須全出手不得只出一大拇指在袖外謂之鮮禮非見尊長之禮也

習長拜圖





凡下拜之禮一揖少退再一揖即俯伏以兩手齊按地先曉左足次伸右足畧揩過左畔稽首至地即起先跪右足以雙手齊按膝上次起左足連兩拜起進前叙寒暄少退揖再兩拜進前却又叙間闊叙賀語不然初連四拜却叙寒暄亦得



尚書乃知道得失不通曉此二者不成士人矣自六歲半
記訓釋子七歲說尚書堯典先儒說語句次說義理義理既通然
子十歲說論語九歲說孟子十一歲既曉議論可作文矣
後可教讀論語將五年之工十八歲做得未是亦須留少許不
得盡改若盡改則混沌其才思不敢須也自待做得七八
分是了方可盡改作十分若只隨他立意而改亦是一法

讀詩訓纂圖日編師文字君子切下同
詩當日編師文字君子切下同所讀經書字音悉依此
華經賦各一道順格見後集當日編師文字君子切下同
詩賦每月初三初八日作策一道賦作義亦得
道一十二日作論　道二十八日作策一道賦作義亦得
已上課目每次日聚看滿有詩筆次日補填
具依舊風與當晚雖鳴先師曰雖風雨不輟之意也夜
從也夜雖風雨至二更故為學不可
一日之力觀書或有疑難先
悟訪問況吾郡有鄉先生里閈中所至有賢師友皆可以
請益舜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
免罪冥官曰子且置一卷層書曰之所為善惡必記之但不
記者是不可言即不可作子以為其事暮夜無人知
講會中或在私家皆當如前說語之書及所作之文一一記錄之以正是為善之事若
无可錄即无愧心錄此勉強日有課程月有進益累土不
輟立山崇成不至有人則作无人則輟也

切字要法

顧野王撰玉篇總二十卷陸法言切韻總五萬五千
字之呼吸四聲之清濁盡字義雖悉備載然其正韻反音
等有如者沙門神珙雖作九弄反紐雖紋反樣恃平百意
難明文理難曉學者當求之而不後研究然則字終不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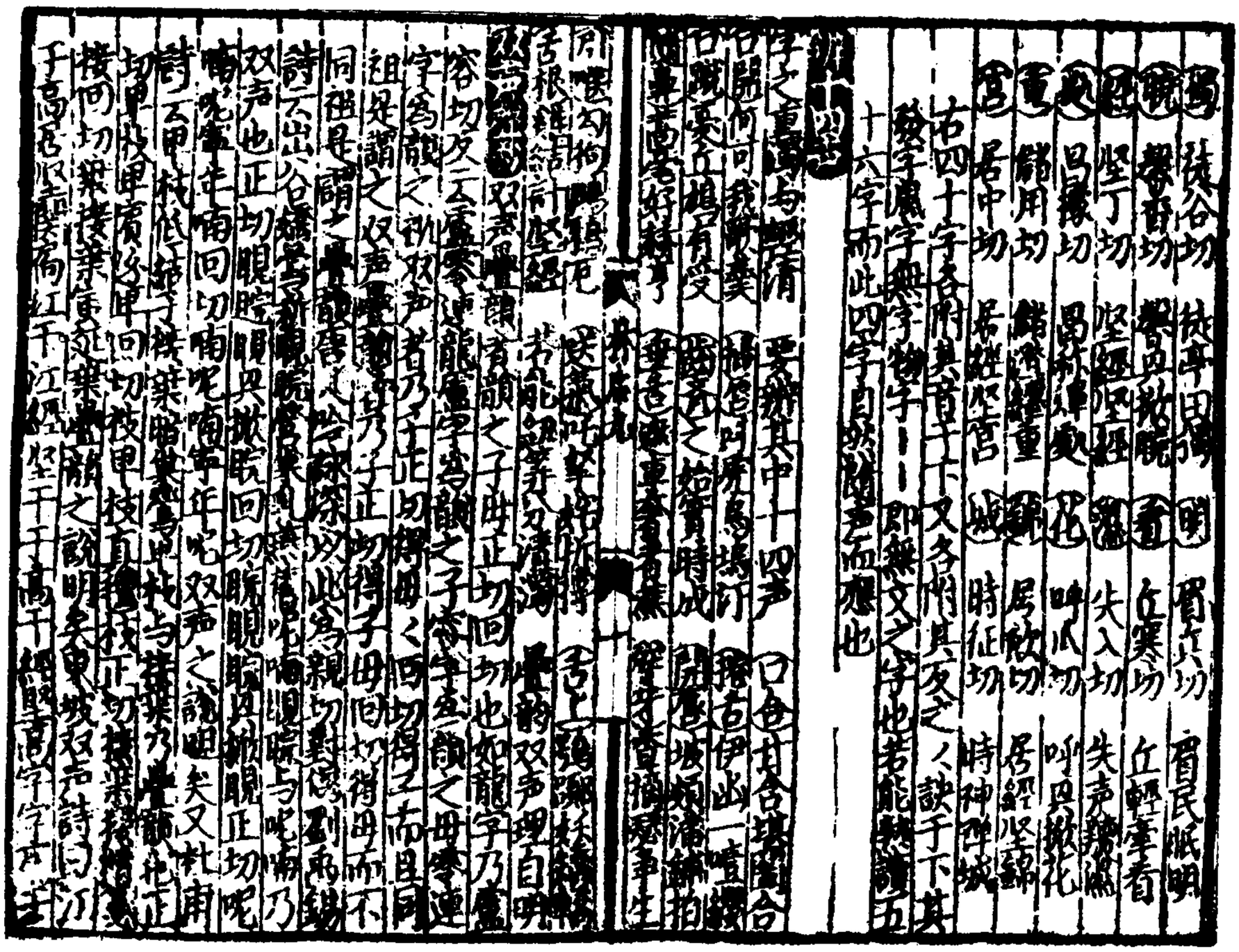
六十字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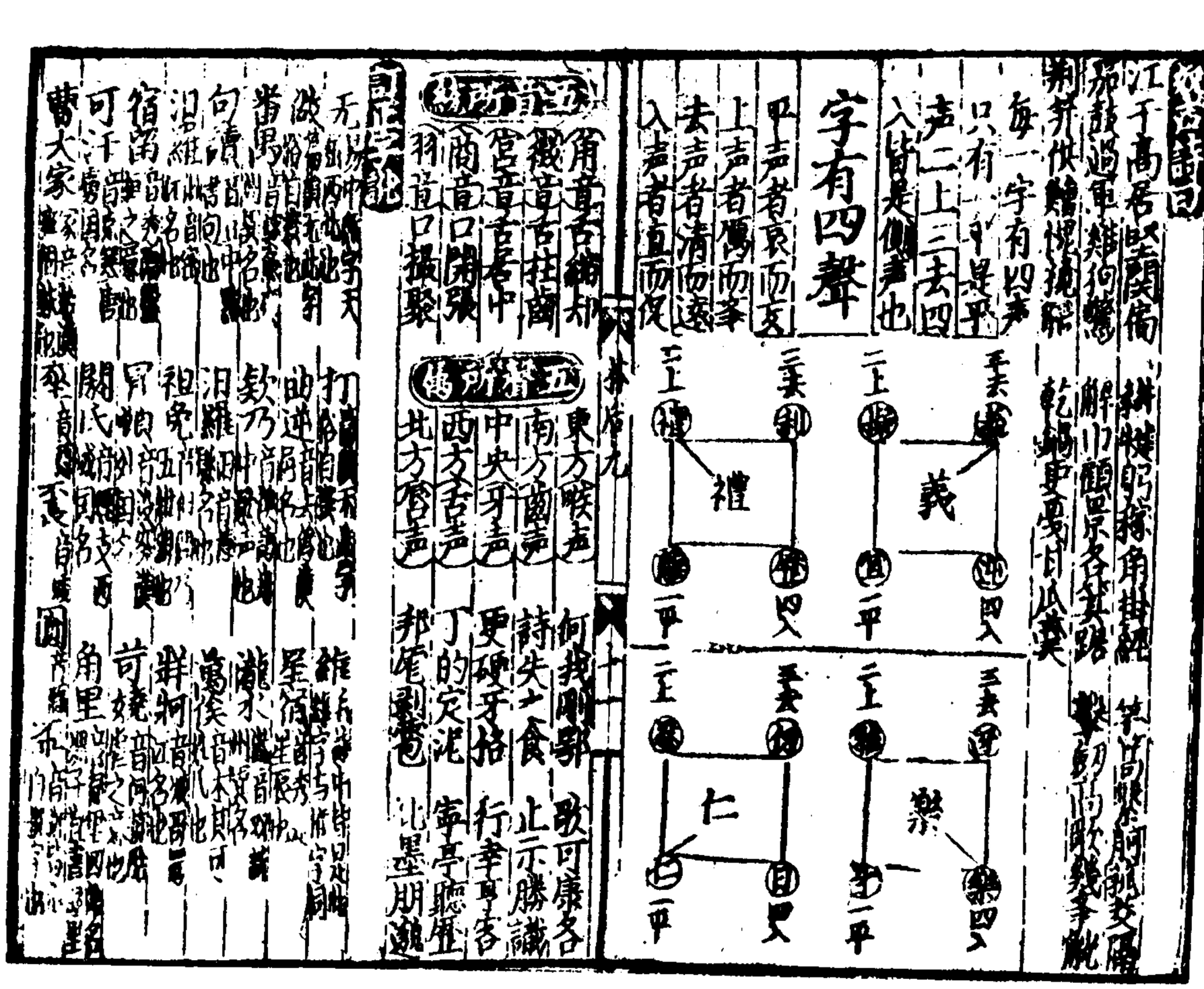
因煙　人然　新鮮　湯淀
清　賓迄　經堅　神潭
寅延　貞田　烹偏　亭田
擎慶　輕牽　稱煙　丁堅
精娶　民眠　聲綿　刑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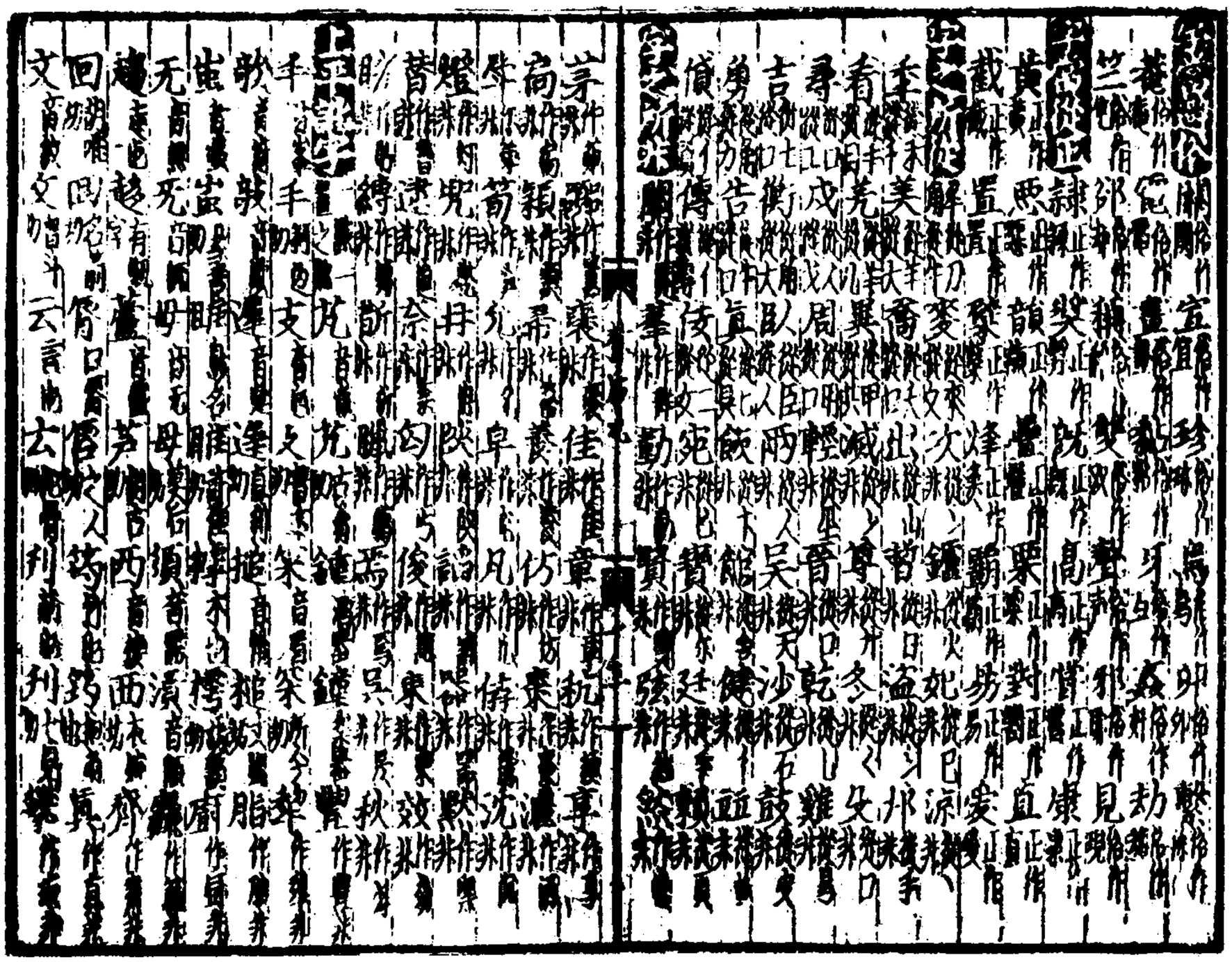
右六十字乃諸韻下篇之祖也前輩言之久矣而初學者當日八熟請周流方遍特不約而隨不言而至斡求字於篇韻之外豈誰之哉倘能晨夕之暇以訓兒童使
久習慣成自然誠易易勞力今以春夜喜雨詩為式于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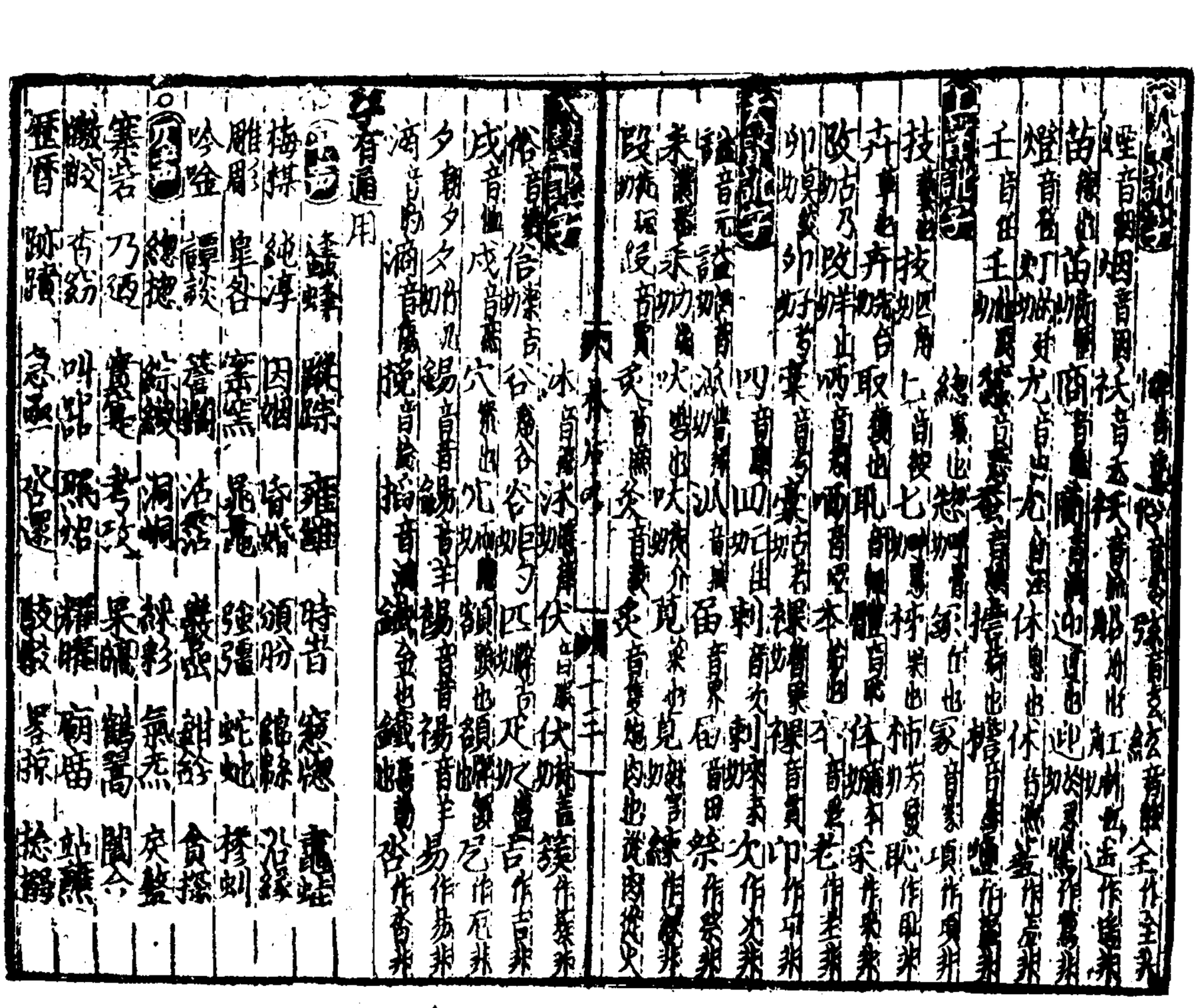
井右九

王矩切　王貫延兩
辰之切　辰神神時
都郎切　都丁頭鬧
是聚永切　是業金年乃
幽庾切　師吉揪生
方中切　方一一風
日執切　日人然入
儒順切　儒人然潤
思訓切　思新鮮細
書征切　書声揮聲
吉定切　吉經堅徑
恭于切　恭堅倶
古雙切　古經堅江
虎里切　虎里掀火









文房類

文房通用

論語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注云器者工之用也學者工之仕也利用以盡仕工之道者矣備斯言也則文房之友非士君子之器乎故詳述之

端硯出端溪有上比藏府上真緑色坑緑次之下也間出紫石為上紫石者在大石中土著眼者最貴謂之鴝鵒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今不可者尤以為石病惟上真緑石有眼一二佳者青緑黄三色相重多者其大者尤為希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旁星之形世人以眼多少為價之輕重其生於黑池者黑煎湯磨於煉筆藏之不蛀不燥洗筆之法以器盛熱湯漫一飯久刷之若中秋无月則兔不孕兔不孕則毫少筆貴夫筆須鋒齊健今世筆皆鋒長少損已禿不中用矣宣州諸葛高常州許順造鼠鬚極佳

歙石出歙州婺源龍尾溪其品在端下而發墨過之有青花白暈者佳有金星者有金暈者有銀星者有金銀星者有罗紋者有眉子者有水波紋者有黑角者有黑線者有白線者有綠紋者有青緑者有黑如漆者有紫赤色者有青白色者有淡青色者有蕉葉白者有魚腦凍者有玉帶者有羅紋者有刷絲者有金星兼金暈者有金星銀暈者有金星玉石硯

又有活眼死眼蓋活眼在內最圓轉死眼不圓轉之活眼四傍浸漬了其眼自動光轉謂之活眼死眼多少為價之輕重其生於黑池之不蛀不燥洗筆之法以器盛熱湯漫一飯久刷之若中秋无月則兔不孕兔不孕則毫少筆貴夫筆須鋒齊健今世筆皆鋒長少損已禿不中用矣宣州諸葛高常州許順造鼠鬚極佳

服飾類

衣服儀制

衣者身之章也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上衣下裳之制蓋取諸乾坤乾尊坤卑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則儼然人望而畏之故其子不苟其服則見敬於詩人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則見誡於左傳然則人之於衣服也可不慎哉有如冠冕深衣韎韐載在礼經燦然可攷

古者冠礼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

冠冕之制



緇布冠



皮弁



爵弁

其行三王之禮是六冠皆古事神明是敬禮也



冕

夏之冠曰毋追以桑布為殼以縞裹其上前後高二寸



委貌

周之冠曰委貌一名四方冠今之進賢冠乃其遺象也

章甫

殷之冠曰章甫以其制与周之委貌同但前後高二寸



弁

記王制天子玉藻十有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五采三旒士玄冠



冠纓

弁今之卷也而士以黃絲為之大夫以素為之纓以組為纓其制如冠而下垂之曰纓其餘於前曰繶



弁

周曰弁商曰冔夏曰收殷以三十升布為之制相似而褒異



行縢

行縢今之邪幅也以此裹於脛上用介胄冠以屈之其餘之其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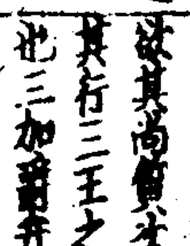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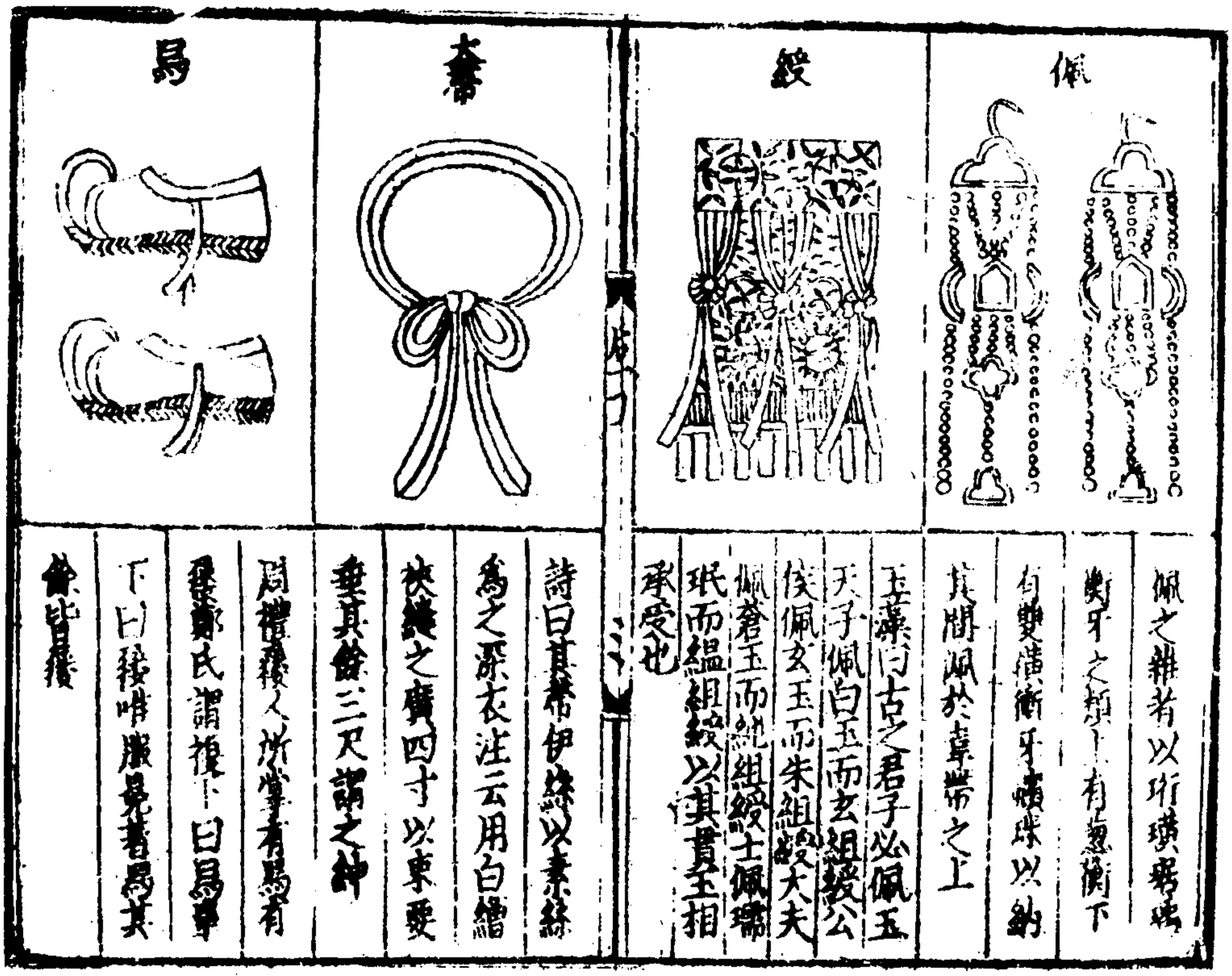
韋弁

服色如爵弁以韋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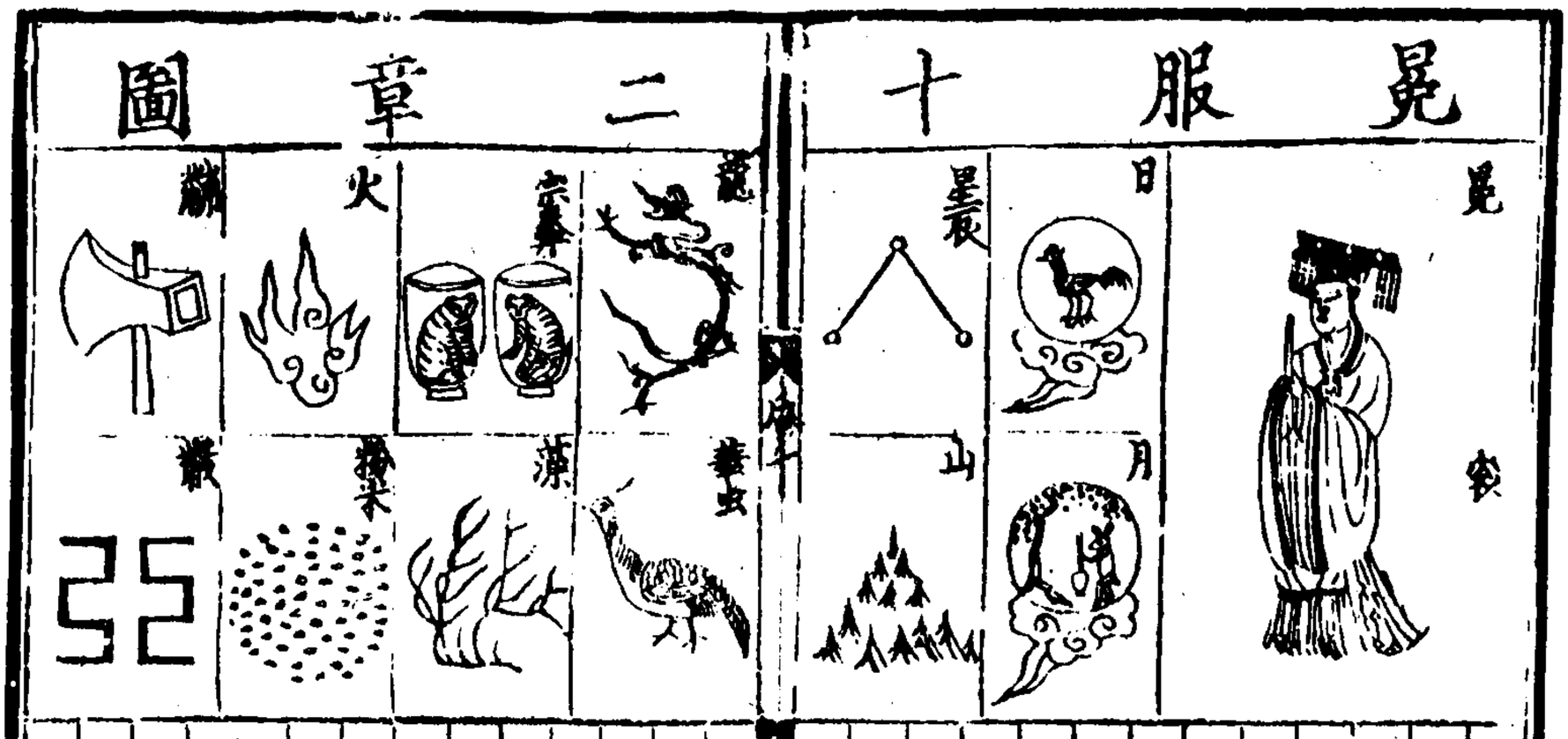


佩之雜者以珩璜琚瑀
衝牙之類下有蠙衡下
有雙備衝牙貫珠以納
其間佩於韋帶之上

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
侯佩玄玉而朱組綬大夫
佩蒼玉而純組綬士佩瑿
珉而緼組綬以其貴賤相
承受也

詩曰其帶伊絲以素絲
為之深衣注云用白繒
袂緣之廣四寸以束要
垂其餘三尺謂之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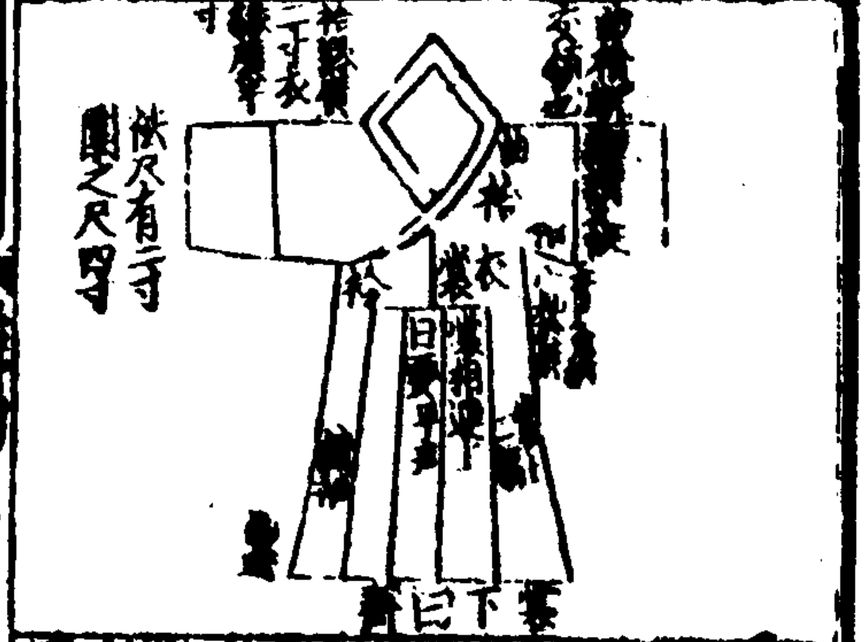
周禮屨人所掌有舄有
屨鄭氏謂複下曰舄單
下曰屨皆以黑為其



經曰
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作會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以
五采彰施於五色
作服○傳云日月
星辰取其照臨也
山取其鎮也龍取
其變也華蟲雉取
其文也宗彝虎蜼取
其孝也藻水草
取其潔也火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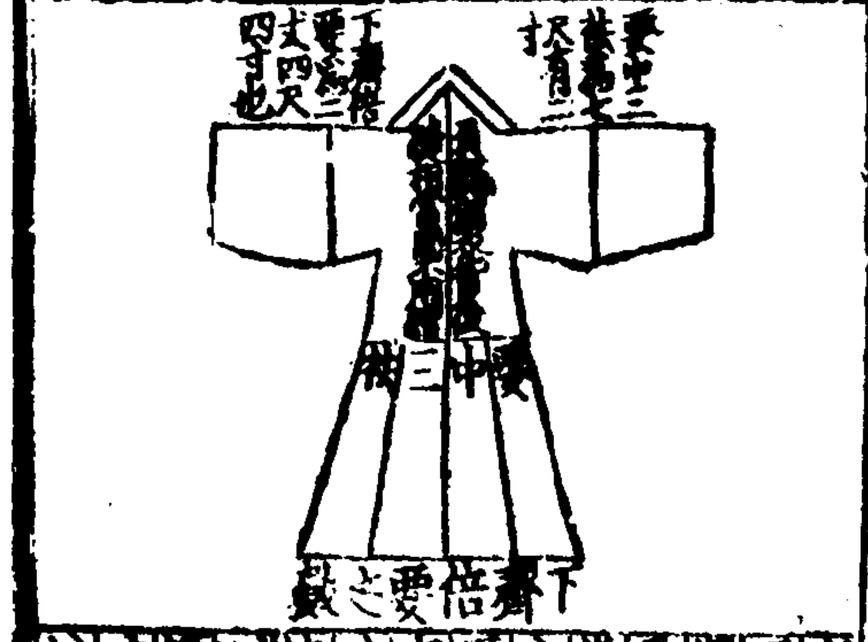
明也粉米白米取
其養人也黼若斧
形取其斷也黻為
兩己相背取其辨
也以是十二章繡
繡於衣章之上○
崔靈恩云畫体虛
浮義取於陽繡体
沉重理法於陰是
也備十二者以則
天數至於旗而服
止九章與舜異也

深衣正圖



深衣之制衣裳相連被体深邃故謂之深衣以白細布為之裳六幅交解裁之為十二幅以應十二月袂頭在上除縫刚勻寬六寸下齊倍之其十二幅小別添两斜裁之謂袖也鈎邊者裳下圜其外角恐其垂下而不齊也袂圜以應規圜謂胡下也牛領下垂謂之胡從袂口至腋下裁令其勢如牛胡裕方以應矩裕曲領也向下交垂如矩之方也負繩謂背後縫上下相當取首如繩也踝足把也裳止其足使長短齊也若衡也袂口也大有二寸圜之則二尺四寸要中則二其袂之圜洛腋下也稍寬於袂可以運肘衣純若衣之緣領緣廣二寸其餘緣並廣寸半具大父母純以黼具父母純以青無父純以緇

深衣背圖



深衣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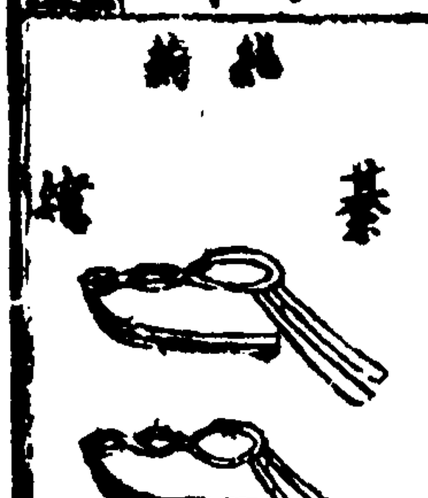
五梁



按王氏昔制度二五縞布冠今人用烏紗漆為之武連於冠卑績左縫畳五襞向左以象五常用象春搢笏也

按晉輿服志漢末王公名士多以幅巾為雅近世以烏紗方幅似今頭巾製之直縫其頂殺其兩端用以覆冠蓋古冠無巾今人冠小冠必加巾以覆之

帶褾圖



紳垂二尺

紐隅各垂一寸

紳三寸長二尺三寸

按晉輿服志漢末王公名士多以幅巾為雅近世以烏紗方幅似今頭巾製之直縫其頂殺其兩端用以覆冠蓋古冠無巾今人冠小冠必加巾以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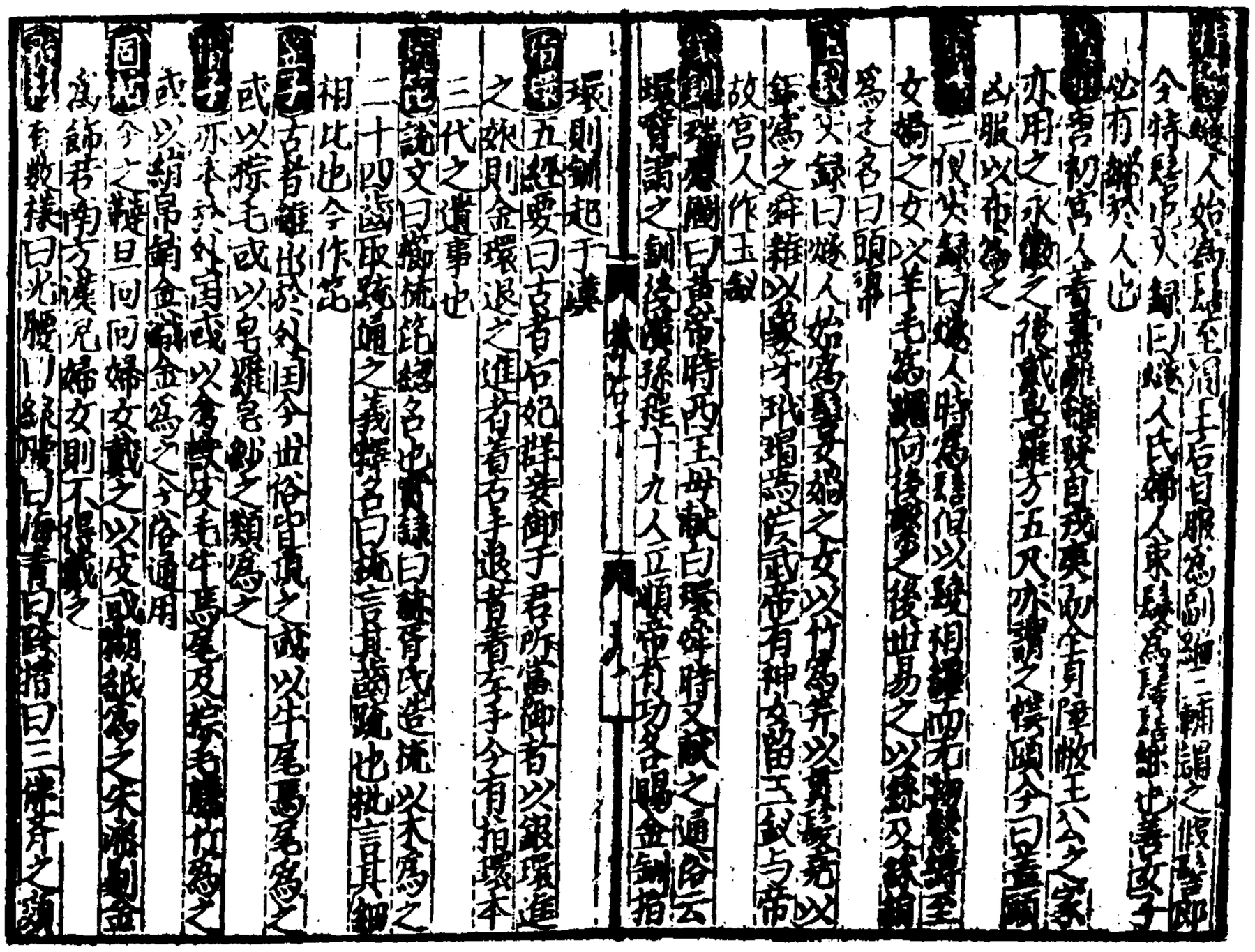
帶以素天子朱裏終裨謂帶與紐及紳皆飾其側也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帶袂繡為之廣四寸裨用黑緦各廣一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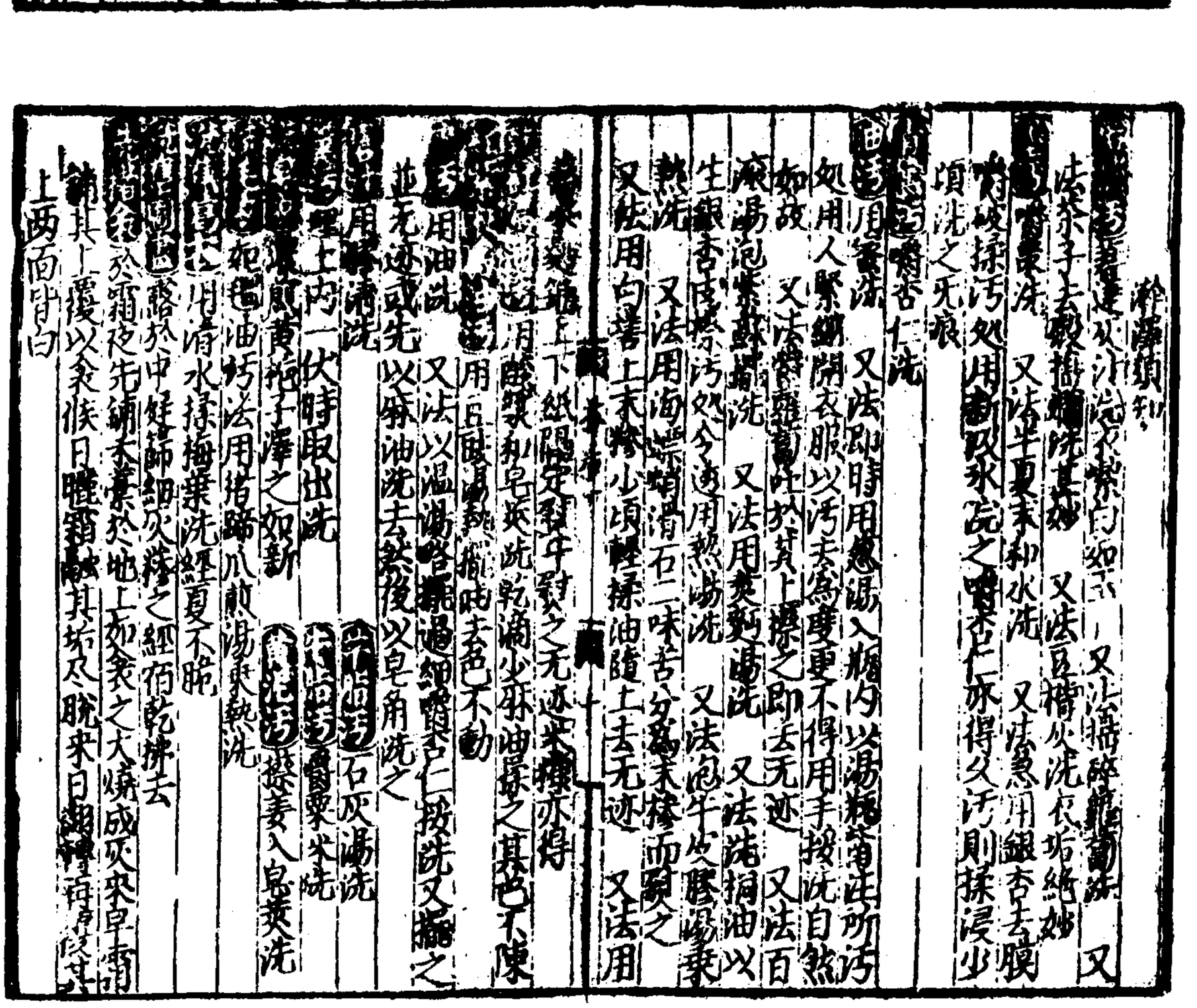
深衣用白綾狀如今之褾約縫純素四者以縱約者謂後頭帛修或繡為鼻縫者縫中細也純謂褾口緣也綦所以緊褾也或用黑褾白純褾亦宜然

服用原始

公冠　漢服志云古者以布廣二尺長四尺名曰一幅隋書禮儀志云古者以皮弁服視朝後代易以縫
呼觀翬雉之文施於冠冕以表威儀始作于宋遂為服用焉故有冠冕纓也
冠冕　實録曰古以皂羅三尺裹頭號曰巾二件皆烏紗制遂作冠冕纓也
品黙　自以皂羅裁為幞頭此乃得名之始也
裁為　樸頭此乃得名之始也
幞巾　蔡邕獨斷曰古惟無巾士冠冕元乃始施巾之始也
談曰　今燕人所裁幞頭巾者謂之四腳一繫垂後二繫垂前下
世帶　巾帶之異自宋朝乃始也
公定　筆談曰中國衣服自北齊已來全用胡服唯襴袍帶
貞觀　時猶小異開元之後稍變博矣通典曰守文護都尉加
下襴　後為後制即今公服也
實録　曰古有黄帝及堯舜垂裳而治
史記　曰堯冠黄帝冠舜冠
實録　曰西戎以皮為之夏后氏以來用絹
世帶　巾帶之異自宋朝乃始也
昔名　幞頭垂比齊則與後長垂相似但襴袍之名
燕為　晏居之名燕小皇詩曰逝衣與褐注云衣裳被也褐單被也論語
云必　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此商周之事也西京雜記趙飛
燕為　皇后女弟昭儀二十五妹其一最慧
服議　詩曰乃異皮弁素衣傳曰大夫

不古行　衣之食以五義貯飛布袋負于身
禮記　治用一巾上綰下綰而先異名位
泣元　后以手中拭之事雖見於二代加名
衣商　周之代內宮出綿服也至唐即褚
元中　婦見舅姑戴羃蓠帷裳大袖之制
曰大　袖在背子下身與衫子齊而袖大以
實録　曰三代无服說秦有披帛以繫
晉永　嘉中制絳皂帔子開元中令士妃以
實帔　非恩賜不得服加首帔通用于民間
良嗣　實録曰上古衣裳連下有裙隨色有
妙及　縫皆去邊商周以其人賤加以純飾
而已　前後裳幅如今大衣中有
實録　曰自黄帝制為冠冕而婦人首飾
有副　翬步搖之屬其服之即今四褁衫





就上消了

用剉碎二錢入麝少許同研細再研令極細以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分二次空心服

木香一塊同煮大蒜食之佳凡物以火煨過皆可食

微以酒噀之炙熟食之

以生麻油炒過或煮過曬乾收貯

以細棒擊去其塵汗取高粱米

二十枚黃柏皮一片如手指大各細剉以綿裹盛納瓶中入白礬油浸收能除垢膩常用長發勝李香百藥煎之類遇有損壞處結實不堪修理者速取一撚揩之頓還新好立見功效

五月五日取高良薑亦名小良薑亦名山薑生如麻石大者紫花黃心間有綠點燒灰用桐米飲搜圓如彈丸大陰乾每用一丸時時噙咽大能去風刺消肌內消

七月七日收用高粱麴裹曝取出焙乾再搜碎為末

九月九日收菜萸擇去枝梗取實揀淨曝乾每用湯泡去苦味焙乾為末

○閨妝類

張敞為婦畫眉有司劾之敞荅以閨門之內夫婦之間有過於畫眉者敞之所為誠宜矣然天下慕之第幸為京兆眉宜是則粉白黛綠之要亦可為好事者助也

真麻油隨多少以釋養盛於合及半斤取真香油中浸用油紙封數重口頭朝中隨日色曬之

兩鉤持出頓冷處三日後去所投香漸漸抗高半開油面微有香氣即好收貯勿令爆鼠好

抗冷收為良經者揀去芫荽過入瓶內封十日後以手試其清液收之其油不

同尤良為妙用

石蜂花凌晨摘半開者陰乾去蒂每十分半兩入麝香一錢同為末入內或加木香一塊同煮大蒜食之佳凡物以火煨過皆可食

每高量一斗取真麻油一斤輕手以湯煮熟為度納蓖麻中壓用油帛封數重入湯煮一日後卻以手汩其清液收之

一鍋又拌起頓爐灰一日後卻以手汩其清液收之

要封閉謹密愈久愈香又以油拌入黃蠟為面脂尤佳

二十枚黃柏皮一片如手指大各細剉以綿裹盛納瓶中入白礬油浸收能除垢膩常用長發勝李香百藥煎之類遇有損壞處結實不堪修理者速取一撚揩之頓還新好立見功效

紫花蜂房燒灰用桐米飲搜圓如彈丸大陰乾每用一丸時時噙咽大能去風刺消肌內消

每十兩別搗石膏二兩滑石蚌粉各一兩細研為粉同殺蠶一枚入器收之大能去風刺消肌內消

瓶點駐容顏

東垣治濕藥米醋多少浸新好法頻易水浸取十分清

漿納頓藥缽內令水高藥寸許以薄綿網缽面隔去塵

汀向烈日中曝乾研為細粉每水調少許塗著器內隨意

洞花拭粉覆蓋瘡之頻換精神

內宣黃青黛防風赤芍藥各一分為末麻地黃各一分杵汁浸取瘡

油五兩重七日外慢火煎令香不可焦赤去滓入黃蠟半兩

錢重再暴燒新綿子濾過可以藥風露候順色比蜂蜜面

脂大類膏

太真益玉面杏仁去皮消石細研各等分為末蜜過入瓶

少許以雞子清調勻早起洗面畢傅之白日後色如紅玉

孫仙少女面黃柏皮二寸土瓜根二寸大棗十枚不同研細

常常早起化湯洗面用白茶如少許以治九爲神妙

白茯苓散　白茯苓不拘多少以陳米泔浸三日去粗皮細末每服二錢用溫水調下空心食前

蘭香丸　治風虛頭痛

真麻油一盞多着白心搓緊將油盞置器水中煮之候水小器令煙起頭於二日引用燈心得掃下頭於二日引用燈心別浸少油頭入煙內和調勻其黑可愛然一法旋剪麻油灯花用尤佳

薰衣香球　薰衣松花木面丁香檀香各半白芷藿香甘松各等分爲細末用白芷末和拌令勻以銀合盛之令以熟合油搽調勻松末酒加減川芎噴日曬乾絳囊盛之令以熟合油搽調勻松末酒洗二頓米泔浸大黃蜜同煮膩爲丸如彈子大每用一丸薰衣加減蜜常帶加白梅肉

香附子丸　治偏正頭痛

香附子多採淨洗曬令燥燒灰存性碾爲末每用揩齒大能令牙宣碎口氣日間常作食揩揩牙妙甚

丁香檀香湯　治口氣

丁香檀香各半白芷藿香各半爲細末蜜丸如豆子大日間含一丸咽汁漸咽其藥日間或卧次嚥令盡平明後口香

大乙神精香　治瘴氣

藿香葉一兩白檀香一兩丁香一兩甘松一兩白芷一兩沉香一兩各細銼用黃丹二分研勻羅過入香內和勻用蜜入煉令軟搗千下丸如雞子大每用一丸向爐火煨令香消用

大凈洗日乾先用麻油一斤同煮入別器以絹濾去滓入杏仁去皮尖一兩炒黃色搗碎以水一升浸一宿研取汁入油內煎令水氣盡候油清取出放冷入輕粉末一兩白礬末一兩黃丹末一兩乳香末一兩各研勻入油內攪令勻每用先以淡鹽水洗面後以油搽之

別製香油　治風熱頭痛

用麻油一斤入瓶內以生薑自然汁一合和勻封口浸七日後用油搽頭面即愈

治風熱頭痛

用麻油一斤入瓶內以生薑自然汁一合和勻封口浸七日後用油搽頭面即愈

別製香油　治風熱頭痛

用麻油一斤入瓶內以生薑自然汁一合和勻封口浸七日後用油搽頭面即愈

香之峽可容半兩以上蜜調成劑入峽內以香末蓋口用瓶一箇盛水煮熟如前法煮候冷取出每日用三次擦及九次則愈其效如神

治風熱頭痛

用麻油一斤入瓶內以生薑自然汁一合和勻封口浸七日後用油搽頭面即愈

別製香油　治風熱頭痛

用麻油一斤入瓶內以生薑自然汁一合和勻封口浸七日後用油搽頭面即愈

香之峽可容半兩以上蜜調成劑入峽內以香末蓋口用瓶一箇盛水煮熟如前法煮候冷取出每日用三次擦及九次則愈其效如神

別製香油　治風熱頭痛

用麻油一斤入瓶內以生薑自然汁一合和勻封口浸七日後用油搽頭面即愈

香之峽可容半兩以上蜜調成劑入峽內以香末蓋口用瓶一箇盛水煮熟如前法煮候冷取出每日用三次擦及九次則愈其效如神

治風熱頭痛

用麻油一斤入瓶內以生薑自然汁一合和勻封口浸七日後用油搽頭面即愈

別製香油　治風熱頭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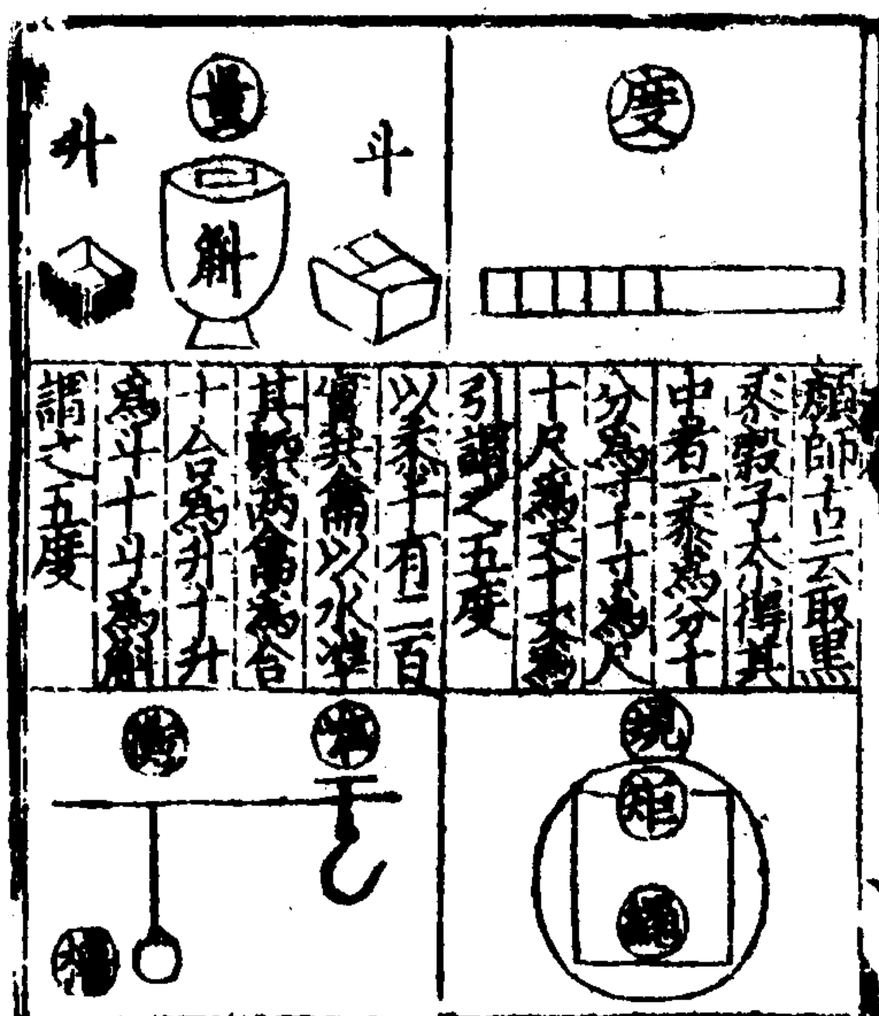
用麻油一斤入瓶內以生薑自然汁一合和勻封口浸七日後用油搽頭面即愈

香之峽可容半兩以上蜜調成劑入峽內以香末蓋口用瓶一箇盛水煮熟如前法煮候冷取出每日用三次擦及九次則愈其效如神

器用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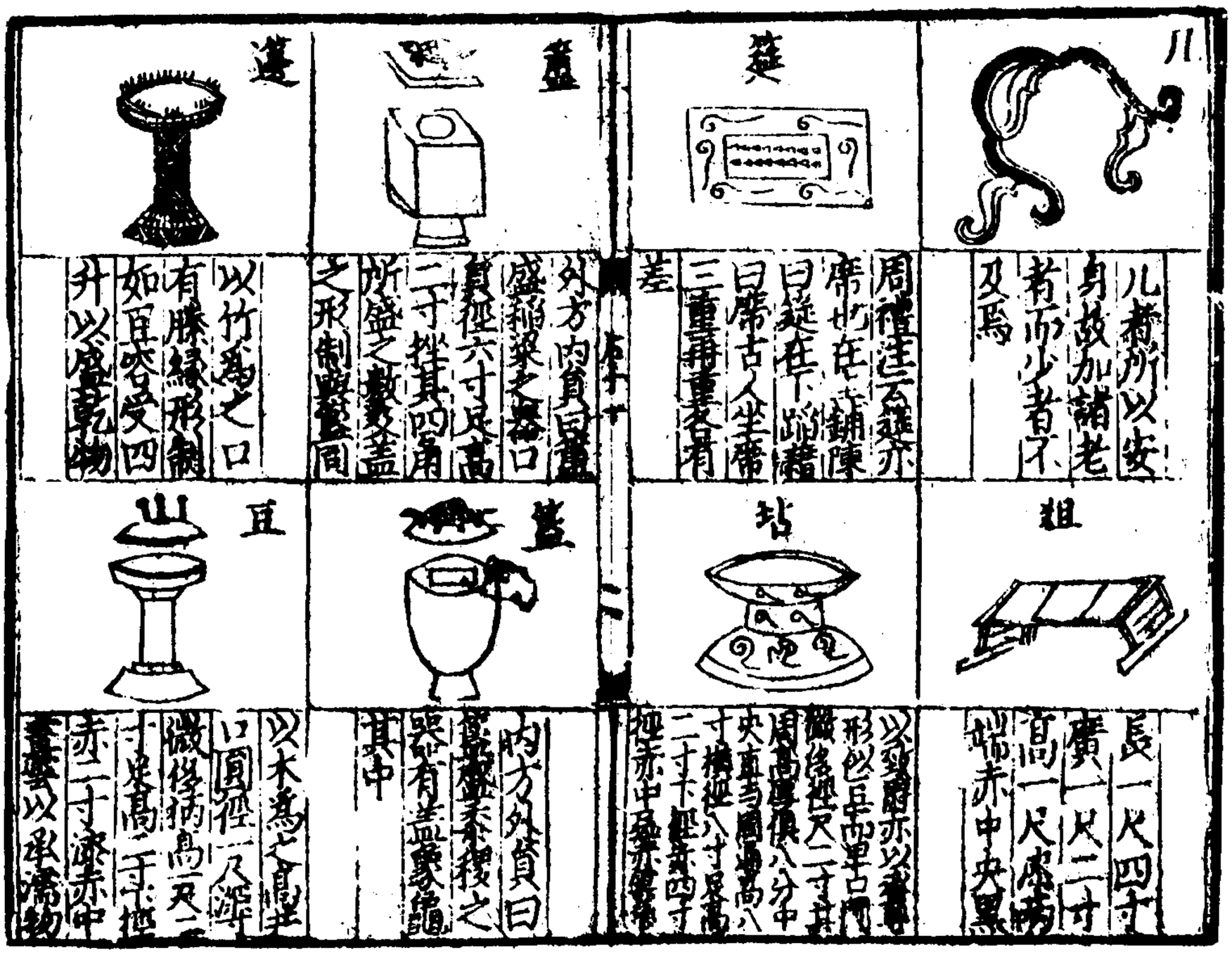
器用制度

且物莫不有制制莫不有則規矩準繩者制物之定則也蓋規以成其圓矩以成其方準以揆其平繩以就其正要以度其長短量以測其深淺權以考其輕重衡以定其低昂合是數者然後謂之有制古人之智者創物巧者述之未有舍是而能自為之制者如王子所謂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又曰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又記謂所謂衡之於輕重猶量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員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此諸



顏師古云取黑黍穀子大小得其中者一黍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謂之五度以黍千有二百實其龠以水準其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謂之五量

漢書云權輿物鈞而生衡運生規矩生圜生矩矩生繩直生準準正則平



几者所以安身故加諸老者而少者不及焉

俎長一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承以橫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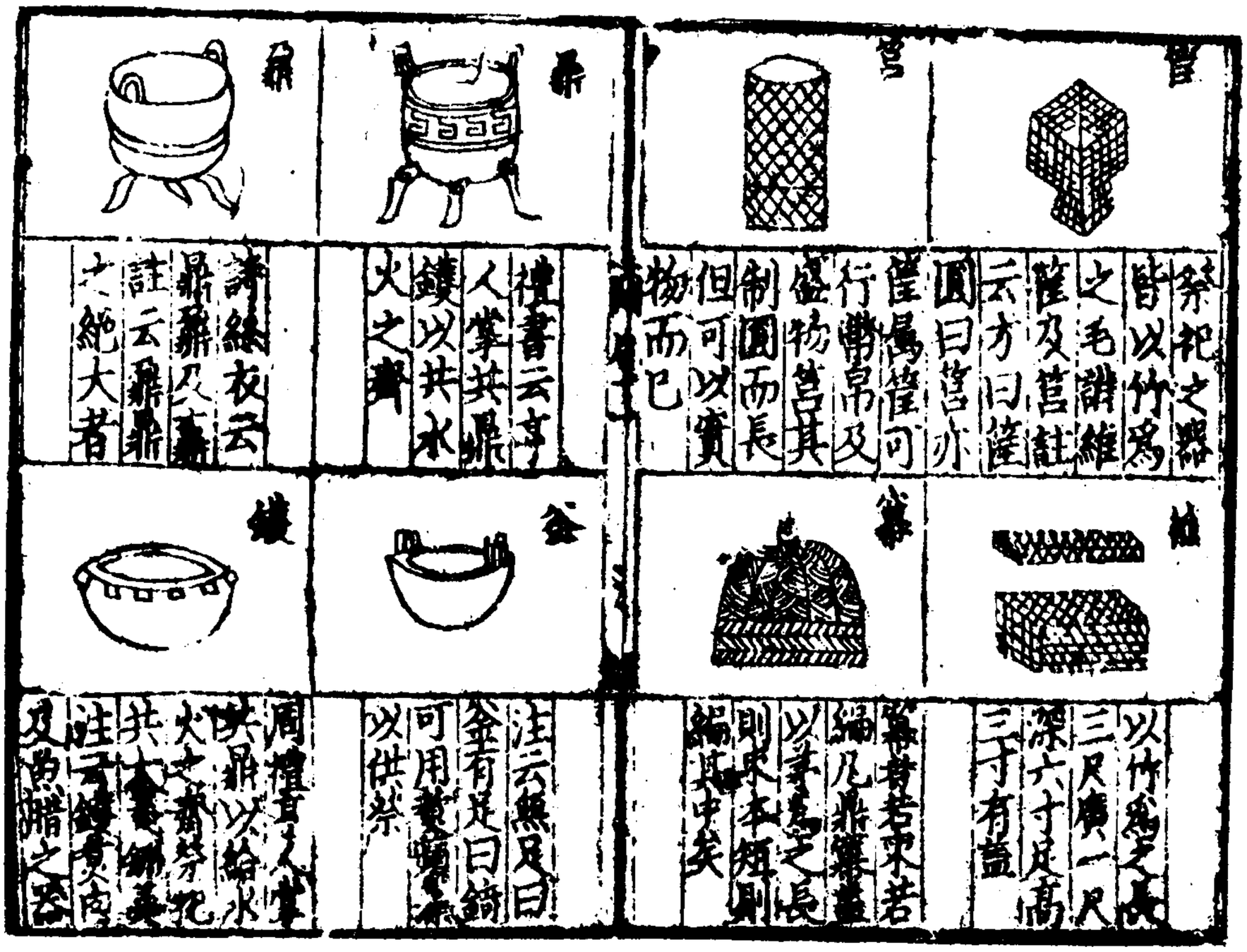
筵周禮注云筵亦席也在地鋪陳曰筵在下謂藉曰席古人坐席三重再重者有差

豆外方內員曰盛翔梁之器口徑六寸足高二寸拄其四角所盛之數蓋如之形制皆圓

鉶以竹為之口有勝緣形制如豆容受四升以盛乾物

簠內方外員曰盛黍稷之器有蓋蓋亦如其中

登以木為之高一尺口圓徑一尺深微侈拘高一尺五寸趾高一寸深赤中盛羹以承濡物



簋

祭祀之器皆以竹爲之毛詩維筐及筥註云方筐圓曰筥亦筐屬筐可行幣帛及盛物筥其制圓而長但可以實物而已

簠

簋

禮書云掌人掌共黍稷以共水火之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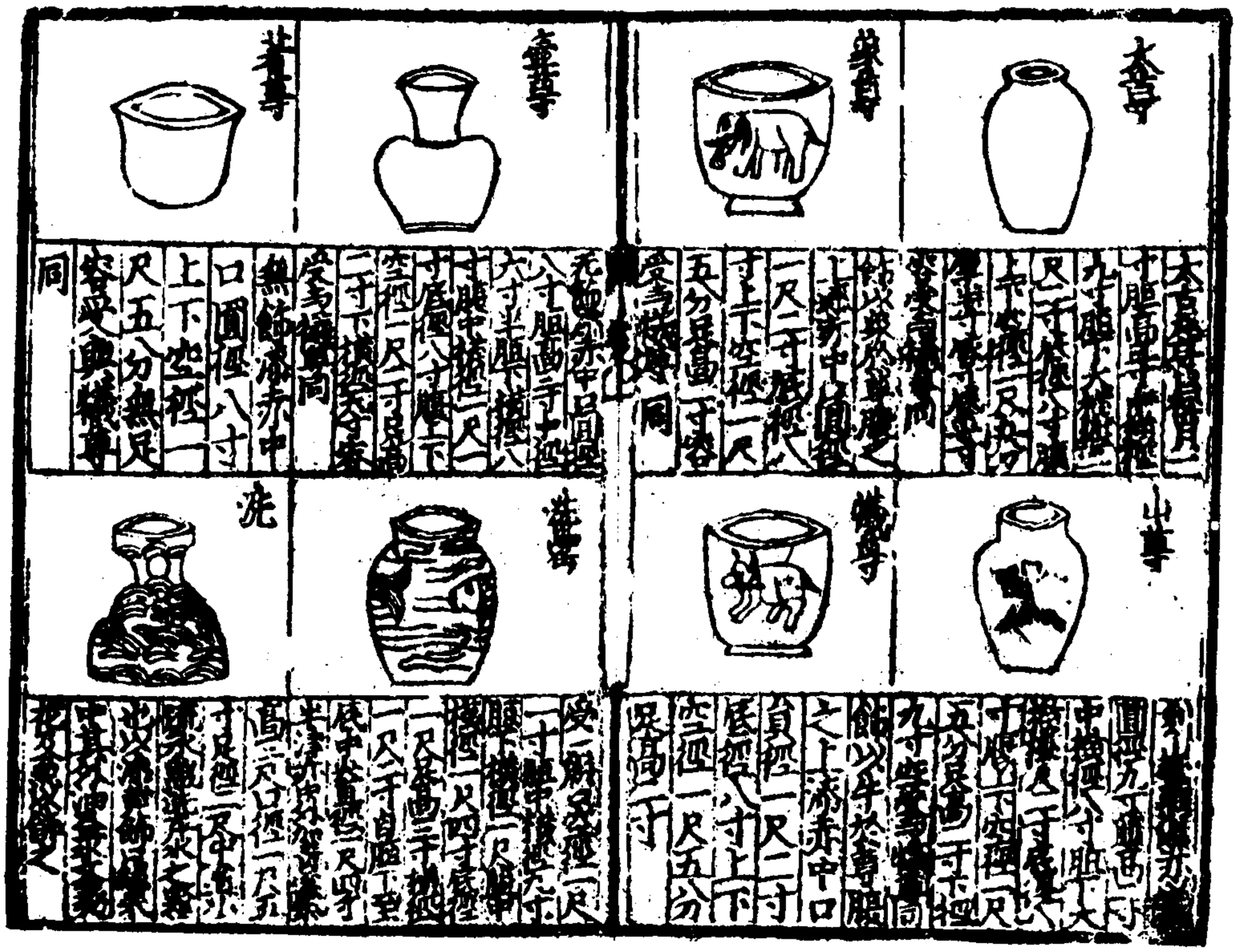
詩緇衣云敝予又改爲兮鄭氏箋云敝予又改爲兮猶自謂大夫之制也

鉶

鬲

注云無足曰鬲有足曰鬶可用煮嘗以供祭

周禮亨人掌共鼎以給水火之齊甸人掌共大牲之肉腊人掌共乾肉注云鑊煮肉及胖腊之器



大壺

以竹爲之高三尺八寸腹圍二尺一寸深六寸足高三寸有蓋

小壺

以竹爲之高三尺八寸腹圍二尺一寸深六寸足高三寸有蓋

犧尊

容受與犧尊同

象尊

容受與犧尊同

著尊

口圓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分無足

山尊

圓徑九寸腹圍二尺八寸中間微小上下空徑一尺五分高一尺

罍尊

容受與犧尊同

壺尊

腹圍六尺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高一尺二寸

洗

盥洗

注云無足曰鐎有足曰鐎可用煮嘗以供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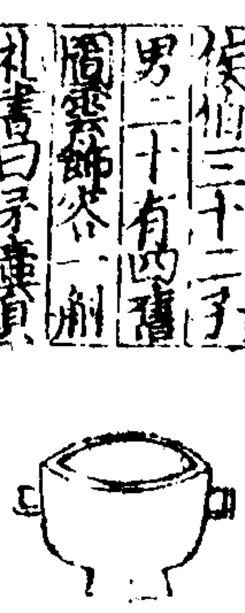


盞

盞容一六分壺四倍爵三十二子男二十有四謂雲飾者一斛禮書曰尋常貴賤飾一升曰爵上有兩柱取飲不盡之義三足如戈形成其過則傷也



爵



斝

量人凡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受牲之俎實與簝之實與其陳之與其奠之與受而藏之凡賓客喪紀共其脯燔之肆與其奠之與受而藏之



玉爵



觚



罍

梓人爲飲器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陳氏云爻畾八觚

醢人醢人致饔餼於賓客各供五十甕所受二斗



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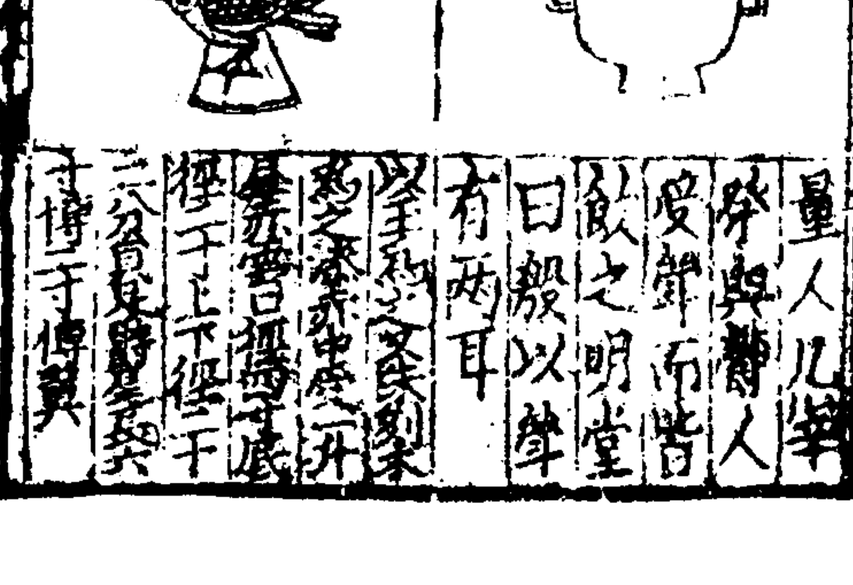


勺

鬯人凡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共其鬯與其陳之與其奠之與受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酒與其陳之與其奠之與受而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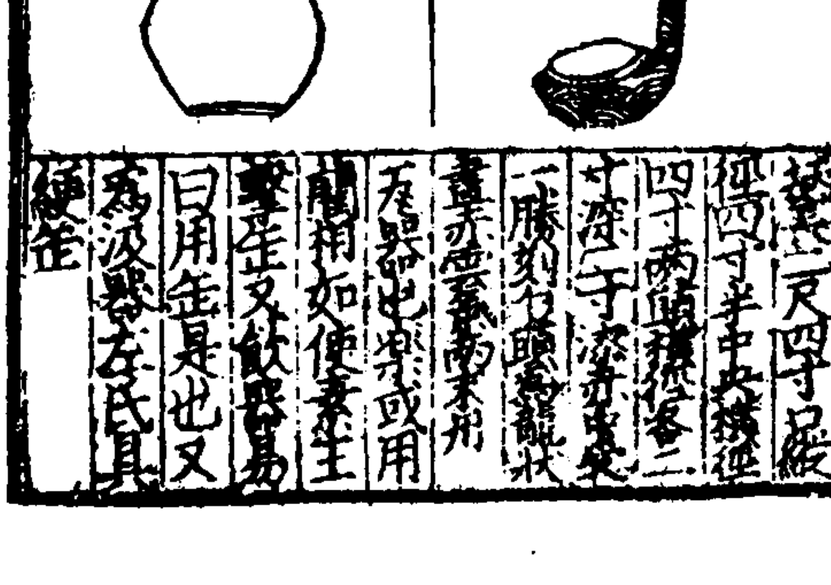
車制圖



大路

周禮巾車氏掌公之五路以賓以封以兵以田以封蕃國王后氏謂之鸞車夏后氏謂之大路周商謂之大路周謂之乘輅漢制天子建太常十二旂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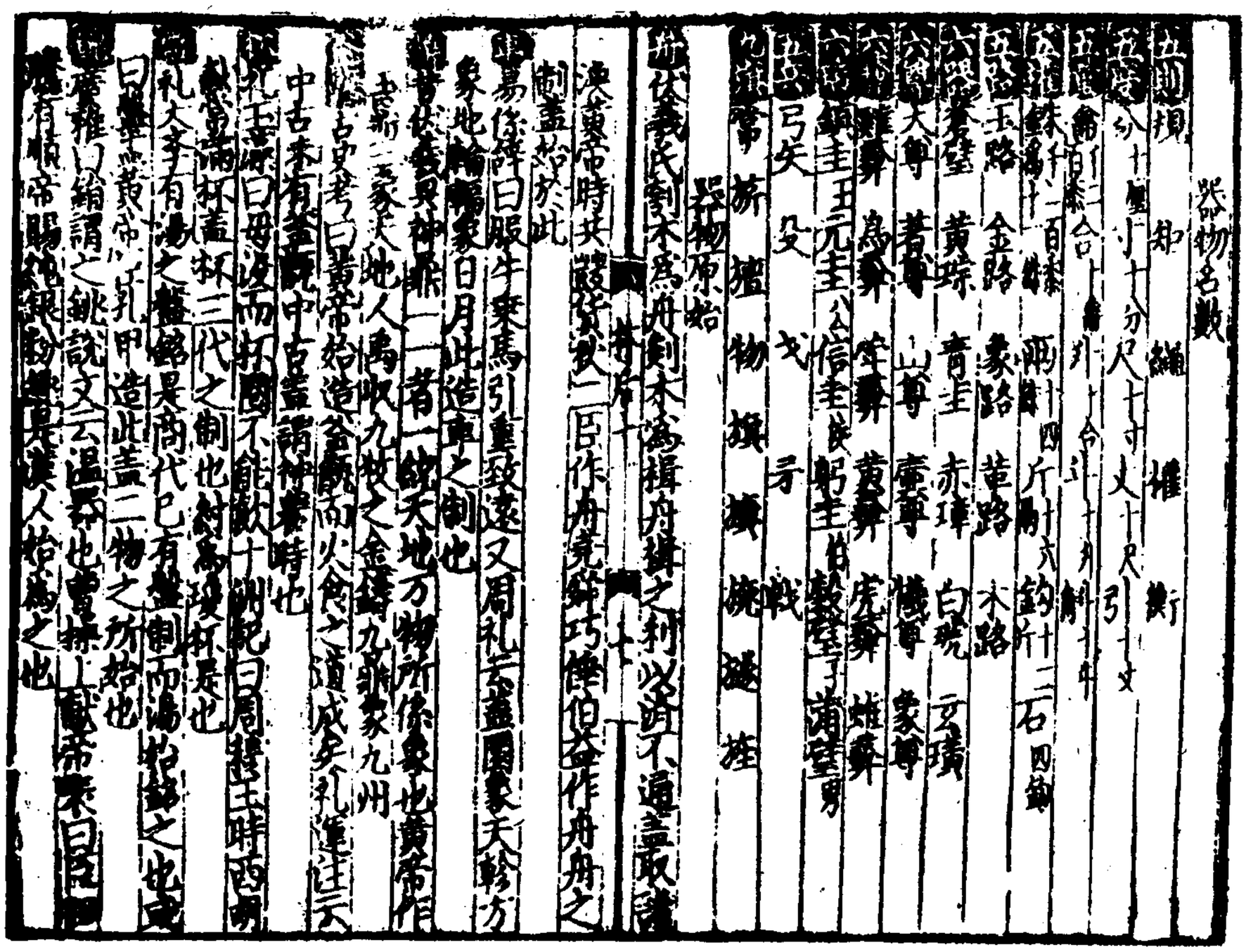
旗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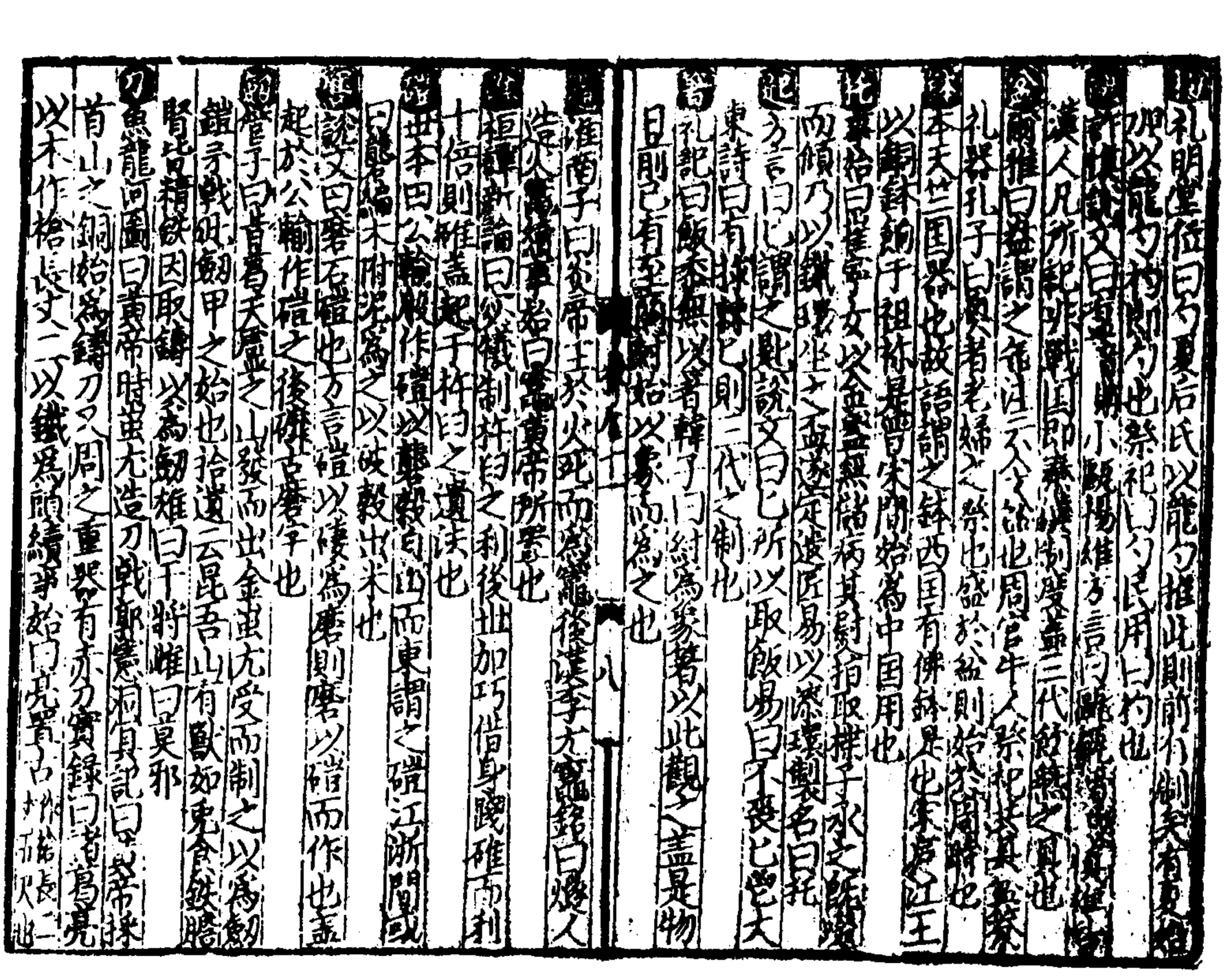


旂　旌　旜

古者有九旗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燧析羽爲旌

器物名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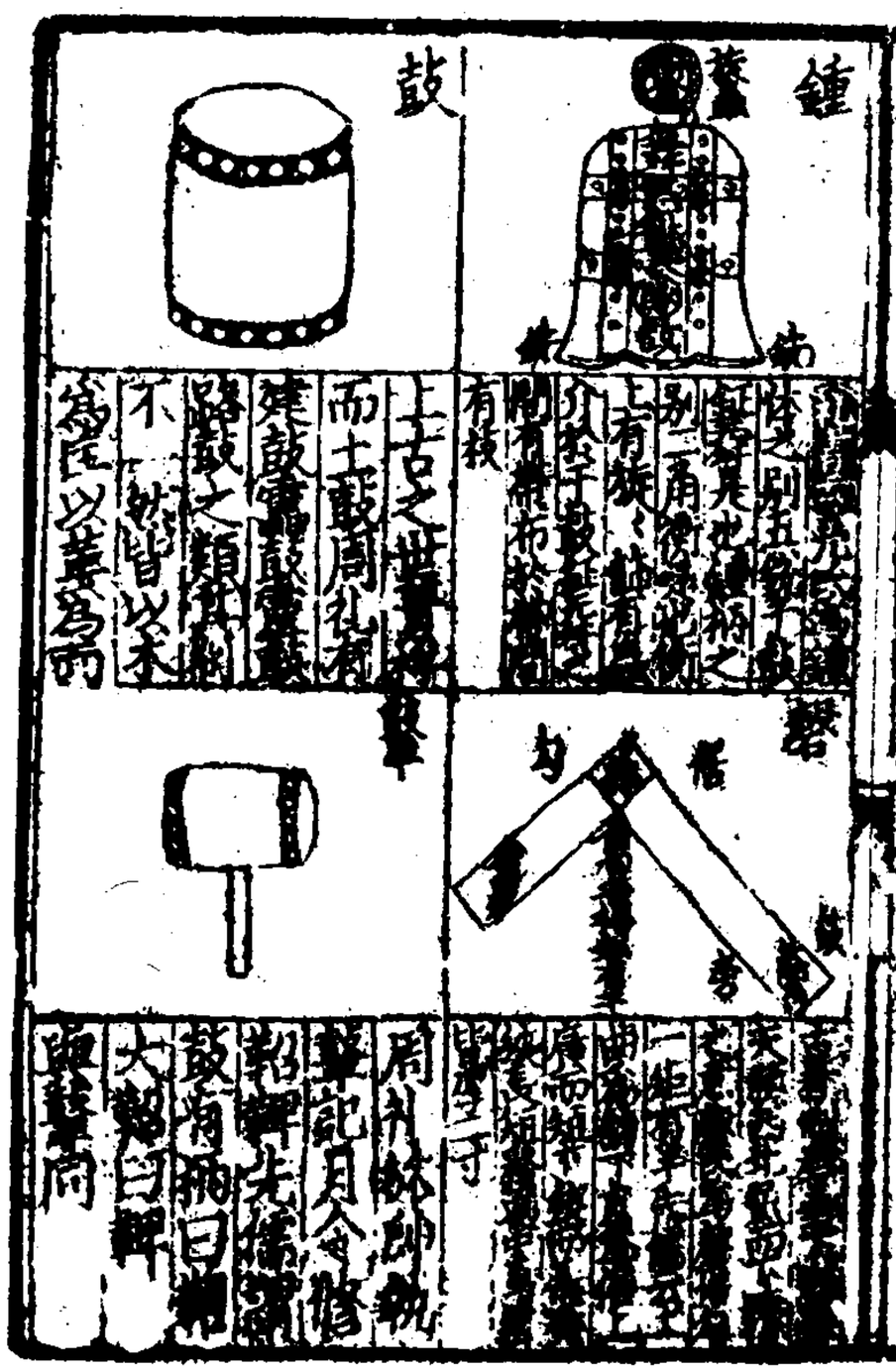




音樂類

音樂總敘

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又曰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是故不知聲非無以與言音樂非知音也不可與言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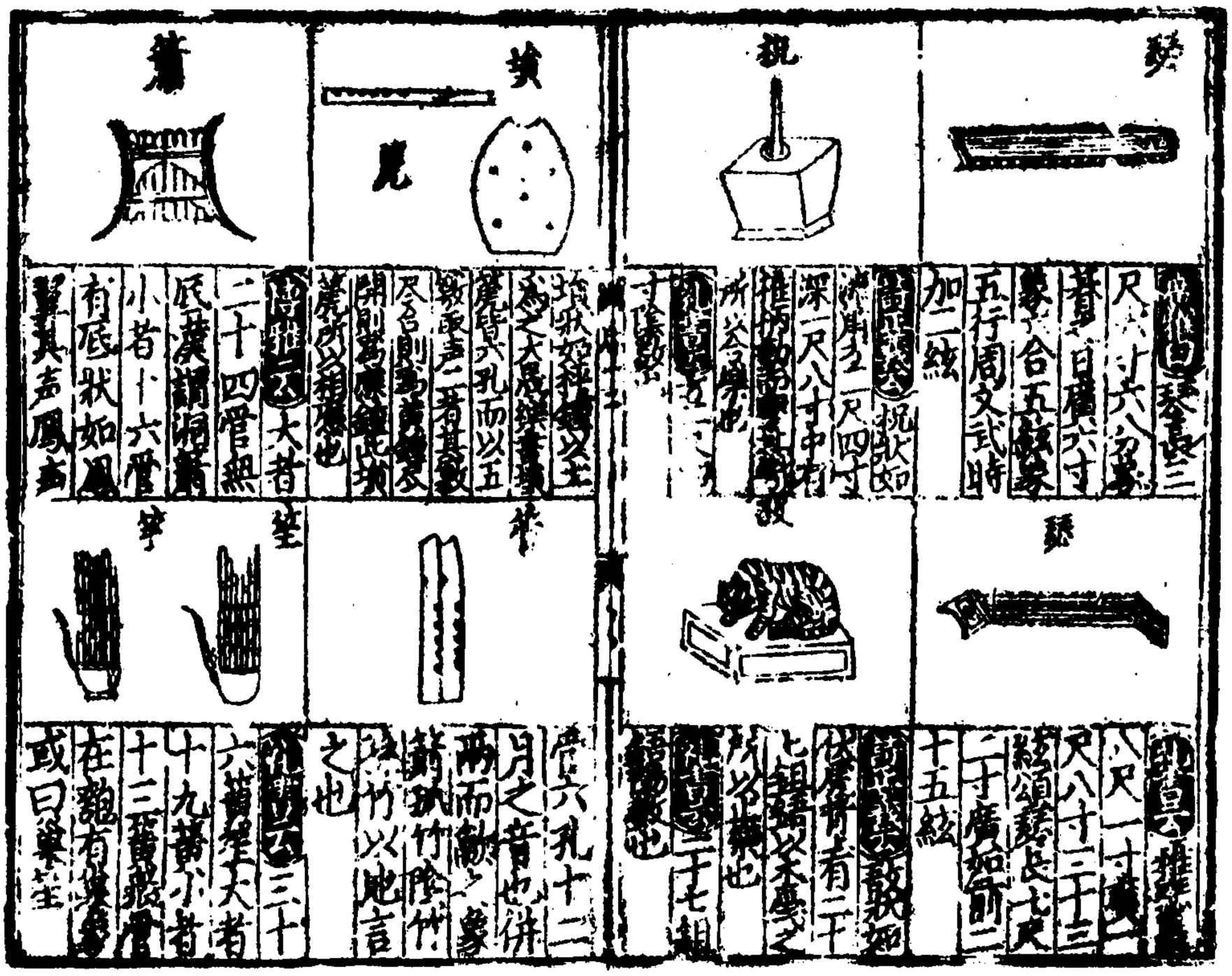
鍾者秋分之音物成孰之別五聲之清濁之節有焉古之世帝王治定功成而士載周孔有作鍾之制以和樂焉

磬者立秋之音物之別五聲之清濁之節有焉古之世帝王治定功成而士載周孔有作磬之制以和樂焉

鼓者春分之音萬物發生之別五聲之清濁之節有焉古之世帝王治定功成而士載周孔有作鼓之制以和樂焉

柷狀如漆桶以木為之大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椎連底旁有一孔而以五寸竹貫之名曰止柷者其義所以起樂也

敔狀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以木橫之名曰止敔者其義所以止樂也



琴長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日廣六寸象六合五行周文武時加二絃

瑟長八尺一寸象八尺二十五絃

柷狀如漆桶以木為之大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椎連底旁有一孔而以五寸竹貫之名曰止柷者其義所以起樂也

敔狀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以木橫之名曰止敔者其義所以止樂也

笙大者二十四管細小者十六管有底狀如鳳翼其音鳳也

竽大者三十六簧長四尺八寸小者十三簧長三尺六寸有底狀如鳳翼其音鳳也

塤大者六孔十二月之音也併兩而吹之蒙以竹膜以地言之也

篪大者八孔一寸長二尺八寸十二月之音也併兩而吹之蒙以竹膜以地言之也

音樂名數

商　徵　羽

角　宮　變聲　變聲　正聲

金　石　絲　竹　匏　土　革　木

太蔟　姑洗　蕤賓　夷則　無射　黃鍾　大呂　應鍾　南呂　林鍾　中呂

大夏　咸池　大韶　大濩　大武　大夏　大濩　大韶　咸池　大武

大夏　雲門　大咸　大濩　大韶　大夏　大濩　大韶　咸池　大武

大夏　高禖

三皇七德舞

九功舞

三夏　肆夏　上元舞唐樂

九夏　王夏　肆夏　納夏　章夏

齊夏　族夏　昭夏　納夏

樂器原始

鍾　磬　竽　笙　塤　篪　柷　敔　鼓　鼗　琴　瑟　筑　箜篌　琵琶　笛　簫　篳篥　觱篥　方響　羯鼓　毛員鼓　都曇鼓　答臘鼓　腰鼓　齊鼓　鐃　鈸　銅鈸　拍板

載口傳千乘始鑄金鍾以主十二月之声山海經曰炎帝之孫伯陵因蜀氏為鍾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鍾禮記曰鍾之和鍾鼓既陳康成注云鍾竟時鍾工也

樂叢說曰曲勾氏作鼙世本云鼙叔所造不知何代人古史考曰夔時人也樂錄云鼙叔所作禮記云叔之離鼙皇圖

要紀云帝嚳命咸墨作鼗鼙鼓儀禮疏曰黃帝使伶倫造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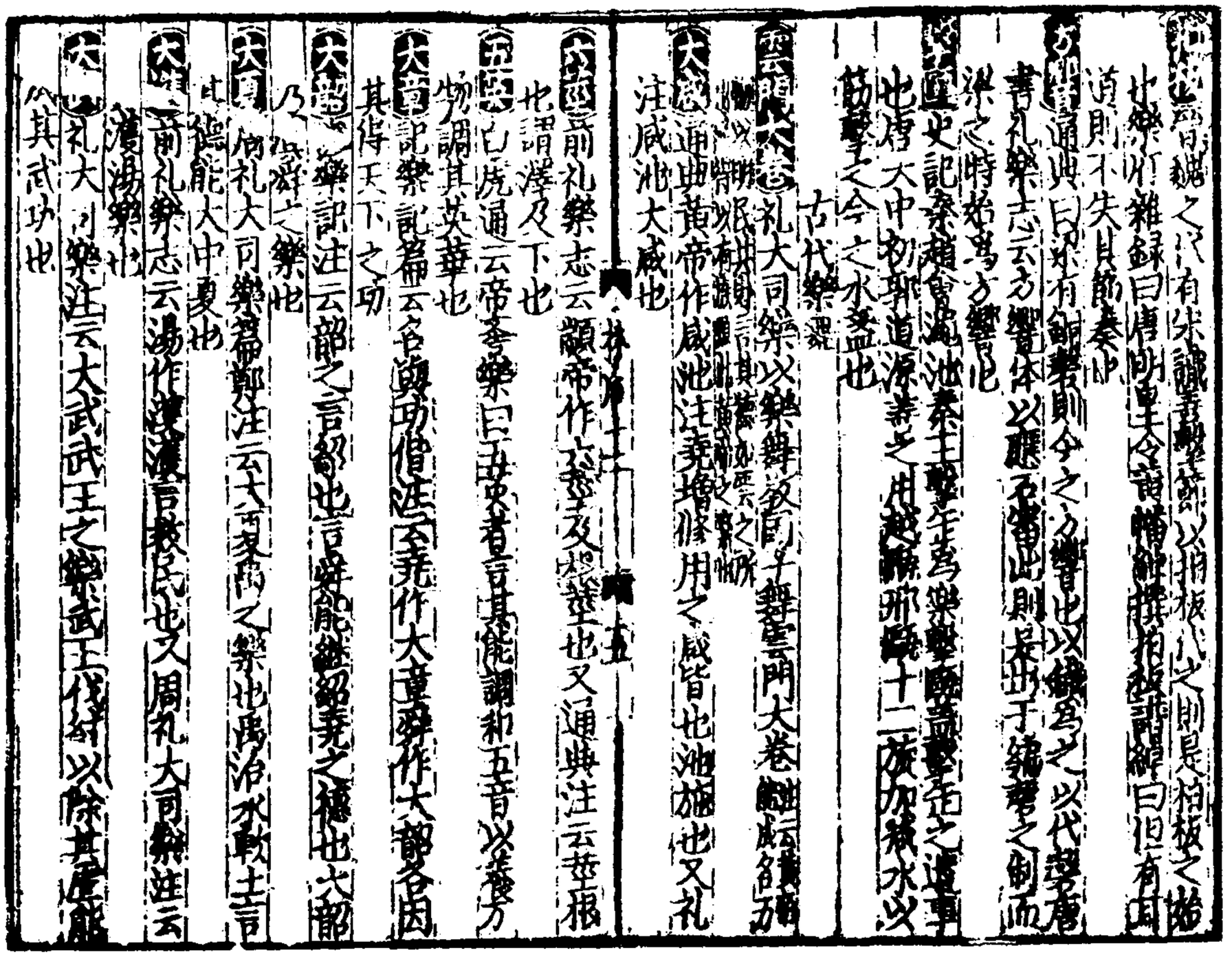
周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也帝王世紀曰黃帝殺蚩尤以其皮為鼓鼙以其皮為鼓黃帝內傳曰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帝乃令吹角為龍吟以威之蚩尤大霧三日軍皆迷惑帝乃知其所為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擒殺蚩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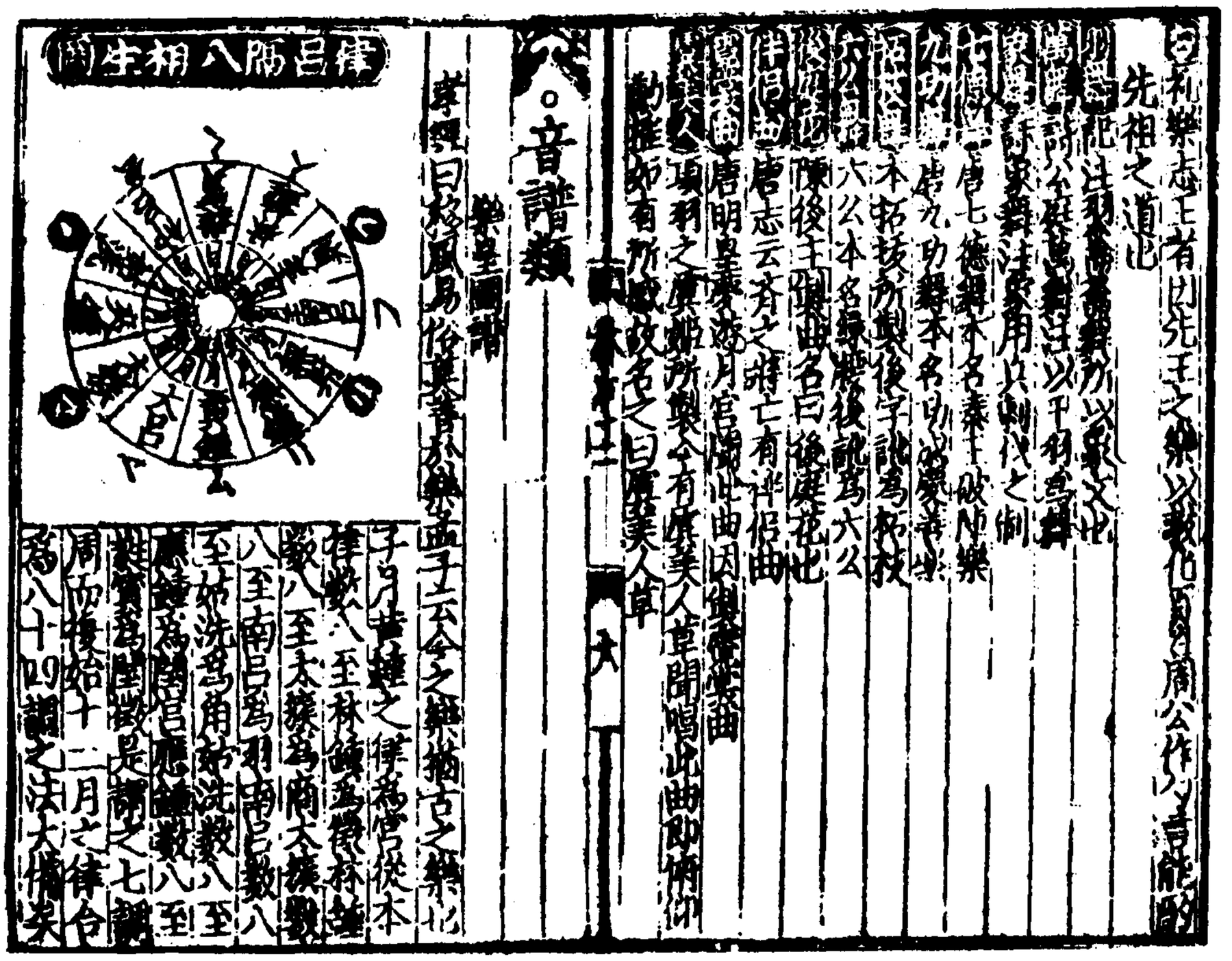
通典曰鈸亦名銅盤本出於西戎又謂之銅鈸隋煬帝大業中裁減樂器唯留銅鈸一種

史記封禪書漢武帝太一后土祠用樂作空侯又有立竿侯漢書禮樂志云出西域非雅頌聲

風俗通曰琵琶近代樂家所作不知其始樂府雜錄云始自烏孫公主造馬上彈之隋煬帝使裴洽改變長四尺七孔豪房二十五絃帝以其聲不勝鞭為西域胡妻之所作也山海經曰昆侖山有鳳皇鸞鳥仁鳥乃有五絃琴瑟之樂又曰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為琴瑟

世本曰夔作瑟二十五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勝悲破為二十三絃伏羲作瑟三十六絃清音樂志曰瑟二十七絃伏羲所作也山海經曰昆侖山有鳳皇鸞鳥仁鳥乃有五絃琴瑟之樂也武后時蜀人制樂器名號悉本名義琵琶用蒙黃其音次之前改世本云頗管




律呂陽八相生圖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四宮清声

以宮清声在前為主次第用之

㊅六字黄鐘清声

㊄五字大呂清声

㊂高五大蔟清声

㊀夾五夾鐘清声

今之樂色管色並用寄四宮清声

集律八十四調

宮 黄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

商 大夷夾無仲黄林太南姑應蕤

角 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黄林

變徵 夾無仲黄林太南姑應蕤大

徵 林太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黄

羽 南姑應蕤大夷夾無仲黄林太

變宮 無仲黄林太南姑應蕤大夷

律名黄鐘宮　俗呼正宮

律名無射宮　俗呼越調

律名夾則角

律名夾則變徵

呂名仲呂宮　俗呼正高宮

呂名應鐘商　俗呼小管越調

呂名南呂角

呂名林鐘變徵

律名蕤賓羽

呂名仲呂越

呂名夾鐘羽　俗呼中呂調

呂名大呂閏　俗呼高大石角

子 ㊀

律名蕤賓變

呂名仲呂越

呂名夾鐘羽　俗呼中呂調

呂名大呂閏　俗呼高大石角

丑 ㊁

律名林鐘變徵

律名姑洗羽　俗呼中管中呂調

律名夾則羽　俗呼中管高大石調

呂名大呂宮　俗呼正高宮

呂名應鐘商　俗呼小管越調

呂名南呂角

呂名林鐘變

律名蕤賓徵

律名姑洗羽　俗呼中管中呂調

律名夾則羽　俗呼中管高大石調

呂名仲呂宮　俗呼中呂宮

呂名夾鐘商　俗呼双調

呂名大呂角

呂名蕤賓變

律名無射徵

律名南呂羽　俗呼仙呂調

律名夾則羽　俗呼中管小石調

寅 ㊂

律名夾鐘宮　俗呼中呂宮

律名無射商　俗呼道宮

律名南呂角

律名蕤賓變

呂名林鐘徵

呂名仲呂羽　俗呼仙呂調

呂名夾則羽　俗呼中管小石調

卯 ㊃

律名林鐘宮　俗呼中呂宮

律名蕤賓商　俗呼正平調

律名夾則角

律名夾鐘變

呂名南呂徵

呂名大呂羽　俗呼双角

辰 ㊄

律名南呂宮　俗呼中呂宮

律名林鐘商　俗呼中管正平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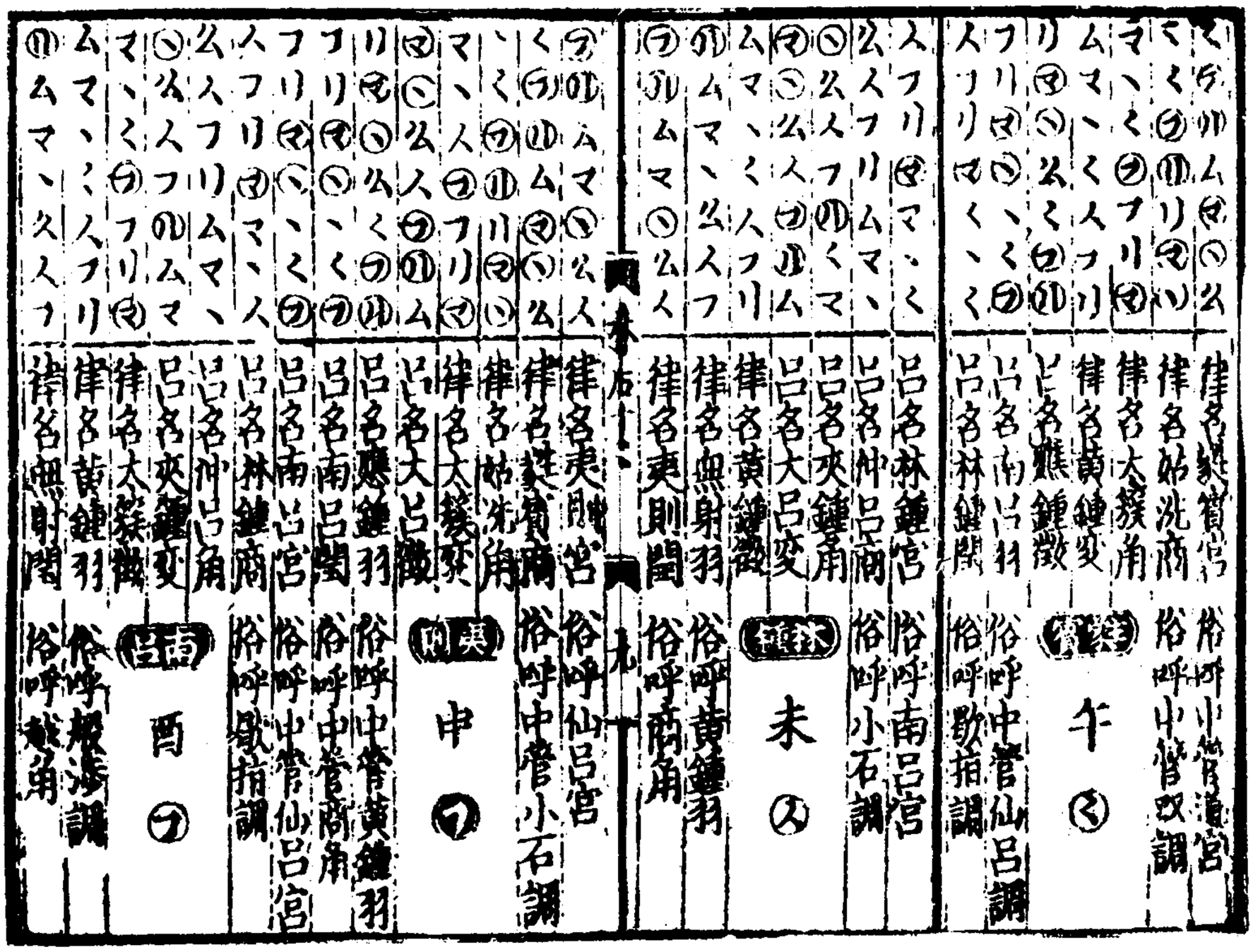
律名蕤賓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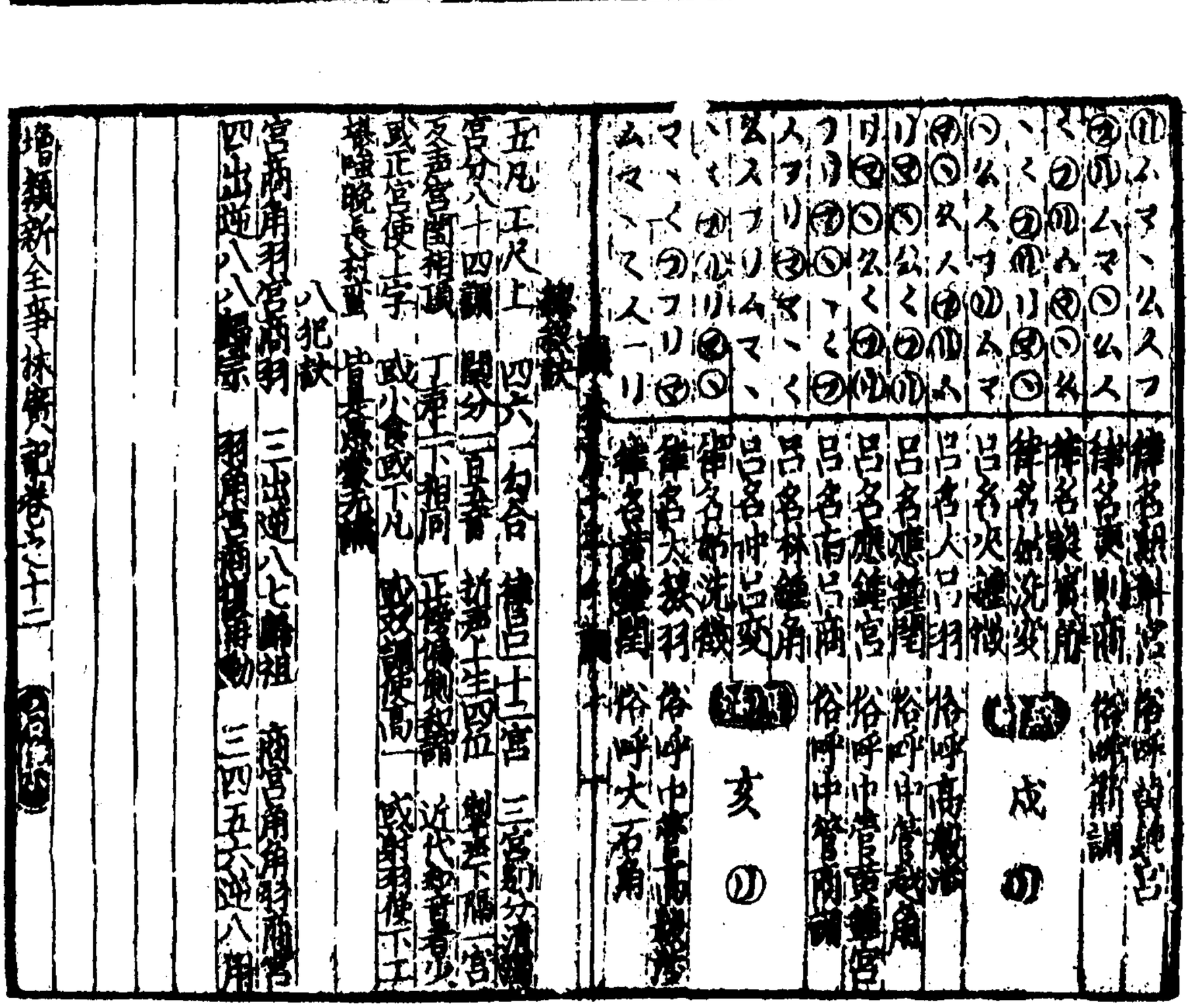
律名夾鐘變

呂名夾則徵

呂名仲呂羽　俗呼中管双角

巳 ㊅


律名林鍾宮　俗呼南呂宮
呂名林鍾宮　俗呼南呂商　俗呼小石調
律名夷則閏　俗呼黃鍾羽
呂名夾鍾角　俗呼仲呂商　俗呼小石調
呂名大呂變　未（六）
律名黃鍾徵　俗呼仲呂變
呂名大呂宮　俗呼仙呂宮
律名無射羽　俗呼黃鍾羽
律名夷則閏　俗呼商角
律名夷則宮　俗呼仙呂宮
呂名應鍾羽　俗呼中管黃鍾羽
呂名南呂商　俗呼中管仙呂宮
律名姑洗徵　俗呼高般涉調
呂名仲呂角　俗呼歇指調
呂名夾鍾變　酉（七）
律名太簇徵　俗呼般涉調
律名黃鍾羽　俗呼般涉調
律名無射閏　俗呼越角
律名姑洗宮　俗呼小簇宮
律名姑洗商　俗呼小管双調
律名太簇角　俗呼小管仙呂調
呂名南呂羽　俗呼中管仙呂調
呂名林鍾閏　俗呼歇指調
律名黃鍾變　午（五）
呂名大呂羽　俗呼中管越角
律名夷則羽　俗呼中管黃鍾宮
呂名應鍾宮　俗呼南呂宮
呂名仲呂商　俗呼小石調
律名夷則閏　俗呼商角
呂名夾鍾角　俗呼仙呂宮
律名夷則宮　俗呼仙呂宮
律名蕤賓商　俗呼中管小石調
律名姑洗角　俗呼歇指調
呂名仲呂角　申（四）
律名太簇變　俗呼中管黃鍾羽
呂名應鍾羽　俗呼中管黃鍾羽
呂名南呂閏　俗呼中管商角
呂名林鍾商　俗呼歇指調
律名黃鍾羽　俗呼般涉調
律名無射閏　俗呼越角
呂名夾鍾變　酉（三）
律名太簇徵　俗呼般涉調
律名黃鍾羽　俗呼般涉調
律名無射閏　俗呼越角
律名蕤賓宮　俗呼小管仙呂調
呂名南呂羽　俗呼中管仙呂調
呂名林鍾閏　俗呼歇指調
律名黃鍾變　午（五）
呂名大呂羽　俗呼中管越角
律名夷則羽　俗呼中管黃鍾宮
呂名應鍾宮　俗呼南呂宮
呂名仲呂商　俗呼小石調
律名夷則閏　俗呼商角
呂名夾鍾角　俗呼仙呂宮
律名夷則宮　俗呼仙呂宮
律名蕤賓商　俗呼中管小石調
律名姑洗角　俗呼歇指調
呂名仲呂角　申（四）
律名太簇變　俗呼中管黃鍾羽
呂名應鍾羽　俗呼中管黃鍾羽
呂名南呂閏　俗呼中管商角
呂名林鍾商　俗呼歇指調
律名黃鍾羽　俗呼般涉調
律名無射閏　俗呼越角
呂名夾鍾變　酉（三）
律名太簇徵　俗呼般涉調
律名黃鍾羽　俗呼般涉調
律名無射閏　俗呼越角
律名蕤賓宮　俗呼小管仙呂調
呂名南呂羽　俗呼中管仙呂調
呂名林鍾閏　俗呼歇指調
律名黃鍾變　午（五）
呂名大呂羽　俗呼中管越角
律名夷則羽　俗呼中管黃鍾宮
呂名應鍾宮　俗呼南呂宮
呂名仲呂商　俗呼小石調
律名夷則閏　俗呼商角
呂名夾鍾角　俗呼仙呂宮
律名夷則宮　俗呼仙呂宮
律名蕤賓商　俗呼中管小石調
律名姑洗角　俗呼歇指調
呂名仲呂角　申（四）
律名太簇變　俗呼中管黃鍾羽
呂名應鍾羽　俗呼中管黃鍾羽
呂名南呂閏　俗呼中管商角
呂名林鍾商　俗呼歇指調
律名黃鍾羽　俗呼般涉調
律名無射閏　俗呼越角
呂名夾鍾變　酉（三）
律名太簇徵　俗呼般涉調
律名黃鍾羽　俗呼般涉調
律名無射閏　俗呼越角


律名蕤賓宮　俗呼南呂宮
呂名林鍾角　俗呼南呂商
呂名南呂羽　俗呼中管仙呂宮
律名蕤賓商　俗呼中管小石調
律名姑洗角　俗呼歇指調
呂名仲呂變　戌（二）
律名大呂徵　俗呼中管黃鍾羽
呂名應鍾羽　俗呼中管黃鍾羽
呂名南呂閏　俗呼中管商角
呂名林鍾商　俗呼歇指調
律名黃鍾羽　俗呼般涉調
呂名夾鍾變　酉（三）
律名太簇徵　俗呼般涉調
律名黃鍾羽　俗呼般涉調
律名無射閏　俗呼越角
律名蕤賓宮　俗呼小管仙呂調
呂名南呂羽　俗呼中管仙呂調
呂名林鍾閏　俗呼歇指調
律名黃鍾變　午（五）
呂名大呂羽　俗呼中管越角
律名夷則羽　俗呼中管黃鍾宮
呂名應鍾宮　俗呼南呂宮
呂名仲呂商　俗呼小石調
律名夷則閏　俗呼商角
呂名夾鍾角　俗呼仙呂宮
律名夷則宮　俗呼仙呂宮
律名蕤賓商　俗呼中管小石調
律名姑洗角　俗呼歇指調
呂名仲呂角　申（四）
律名太簇變　俗呼中管黃鍾羽
呂名應鍾羽　俗呼中管黃鍾羽
呂名南呂閏　俗呼中管商角
呂名林鍾商　俗呼歇指調
律名黃鍾羽　俗呼般涉調
律名無射閏　俗呼越角
呂名夾鍾變　酉（三）
律名太簇徵　俗呼般涉調
律名黃鍾羽　俗呼般涉調
律名無射閏　俗呼越角
律名蕤賓宮　俗呼小管仙呂調
呂名南呂羽　俗呼中管仙呂調
呂名林鍾閏　俗呼歇指調
律名黃鍾變　午（五）
呂名大呂羽　俗呼中管越角
律名夷則羽　俗呼中管黃鍾宮
呂名應鍾宮　俗呼南呂宮
呂名仲呂商　俗呼小石調
律名夷則閏　俗呼商角
呂名夾鍾角　俗呼仙呂宮
律名夷則宮　俗呼仙呂宮
律名蕤賓商　俗呼中管小石調
律名姑洗角　俗呼歇指調
呂名仲呂角　申（四）
律名太簇變　俗呼中管黃鍾羽
呂名應鍾羽　俗呼中管黃鍾羽
呂名南呂閏　俗呼中管商角
呂名林鍾商　俗呼歇指調
律名黃鍾羽　俗呼般涉調
律名無射閏　俗呼越角
呂名夾鍾變　酉（三）
律名太簇徵　俗呼般涉調
律名黃鍾羽　俗呼般涉調
律名無射閏　俗呼越角

武藝類　陣法　射藝

陣法奇正

黃帝因井田以制兵井分四道八家出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爲間地黃帝中大將居焉環其面諸部連繞此黃帝之兵法焉風后因之以乾坤艮巽四間地爲天地風雷四正以水火金木四陣爲龍虎鳥蛇四奇其制陣之法或六百步或千二百步而爲開方之形或以奇爲正或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无端不可終窮也自是而降家家自出莫能達其奧惟諸葛孔明善推演其法故於平沙之上壘石爲文縱橫各八其法所爲陣開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无速奔退无遽走頭則尾應擊其中央則兩頭俱應九宿八風各隨所從爲節止此書也及大爲地險狹道出斜谷則敵之爲六花陣然諸史不書其事惟通典略言其法大率皆本亮八陣也故頗舉曰八陣爲武侯之備制萬全誠損益古制其成十二將兵曰四奇曰八正作爲陣法自一至九變入无窮十二將兵曰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爲正馬軍爲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右角三曰左角四曰右爪五曰左爪六曰右牙七曰左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一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爪左牙後奇當右角右爪左牙後軍四奇聚衆大將八正取宜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爲首所謂以寡制衆者此也若則各視其前之所止出則各隨其前奇然遇敵則制爲陣法八八變因敵變化循環无窮焉

大將建帥旗刻布司正

左右前後及左牙將各陣於左右前後之右

奇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軍之旗於中大將居焉環其牖各持其別伍布前引之旗於前之右左右奇之旗於後之左右奇之旗於後之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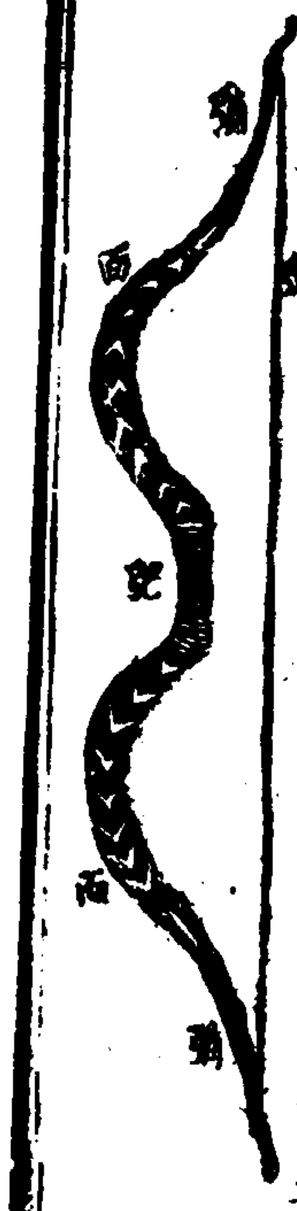
命圓而四旗對列乃令旬旗引其二正之都鼓侯持其旗使布先鋒之旗於前引之右布左角右角之旗於前引之右布左爪右爪之旗於左奇前之左布左牙右牙之旗於左奇後之左布右角右爪之旗於右奇前之右布右牙右爪之旗於右奇後之右

三圓而八正就列管則開四門開門在先鋒左角之間左門在左爪左牙之間右門在右角右爪之間後門在右牙後軍之間

射藝

射義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体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中又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卿大夫天子夫子試之於射而後可以入於祭祀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其中多者得與於祭祀不能者有罰數有慶而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蓬矢桑弧以射男子之所有事也是以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蓬矢桑弧以射男子之所有事也是以男子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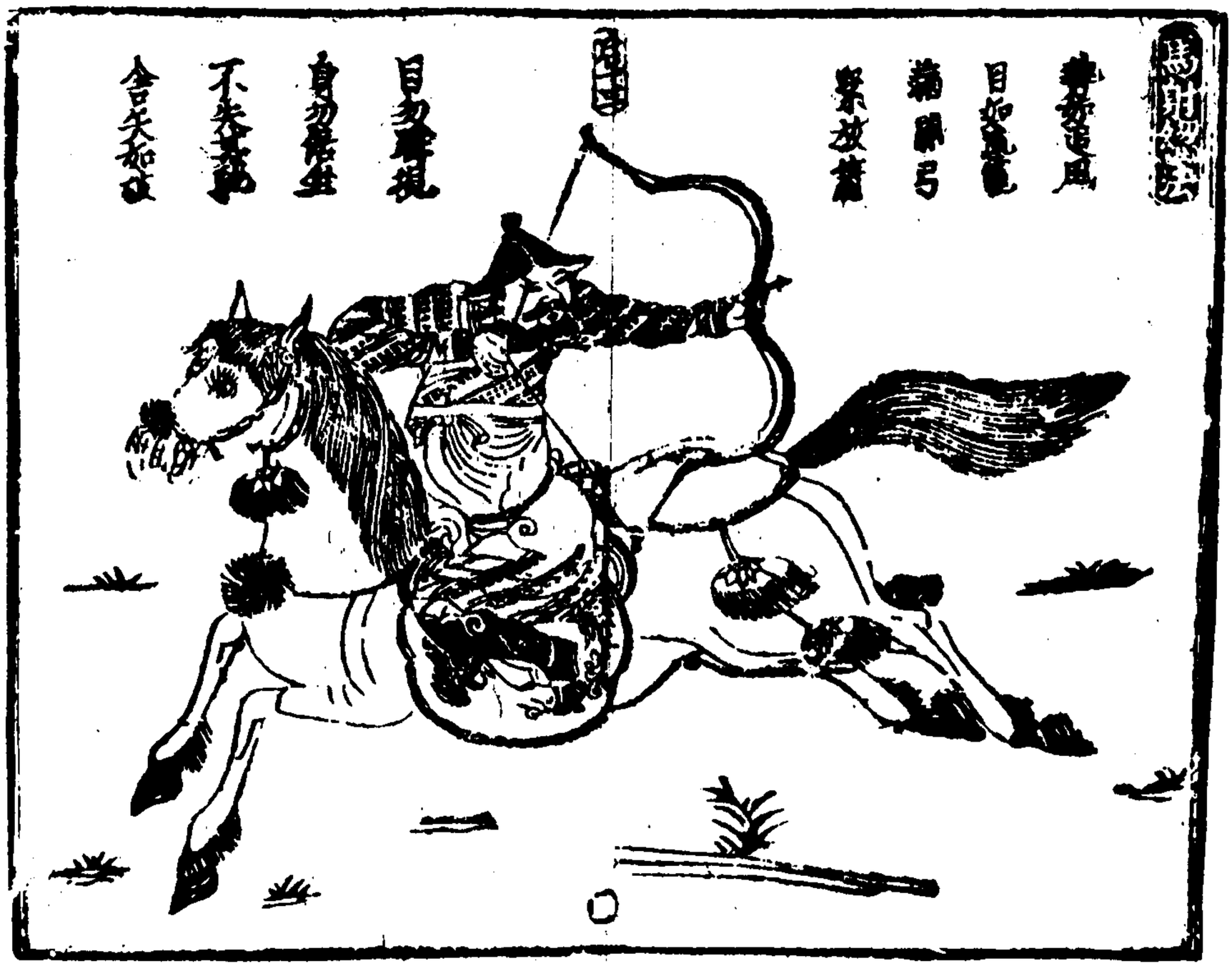


左手開虎口微斜下三指
捏弓前目視的上箭可齊矢
直指的下箭可齊腰下三指
此為發箭其箭

右手捕弦垂手向後
要有骨與肩一般平直拇
掌與掌緊指不得開張
為定發用心法

左有馬騰對垂之中兩腳
八字取四方立後大指左腳
大指與中心正對兩手空拳
成八字不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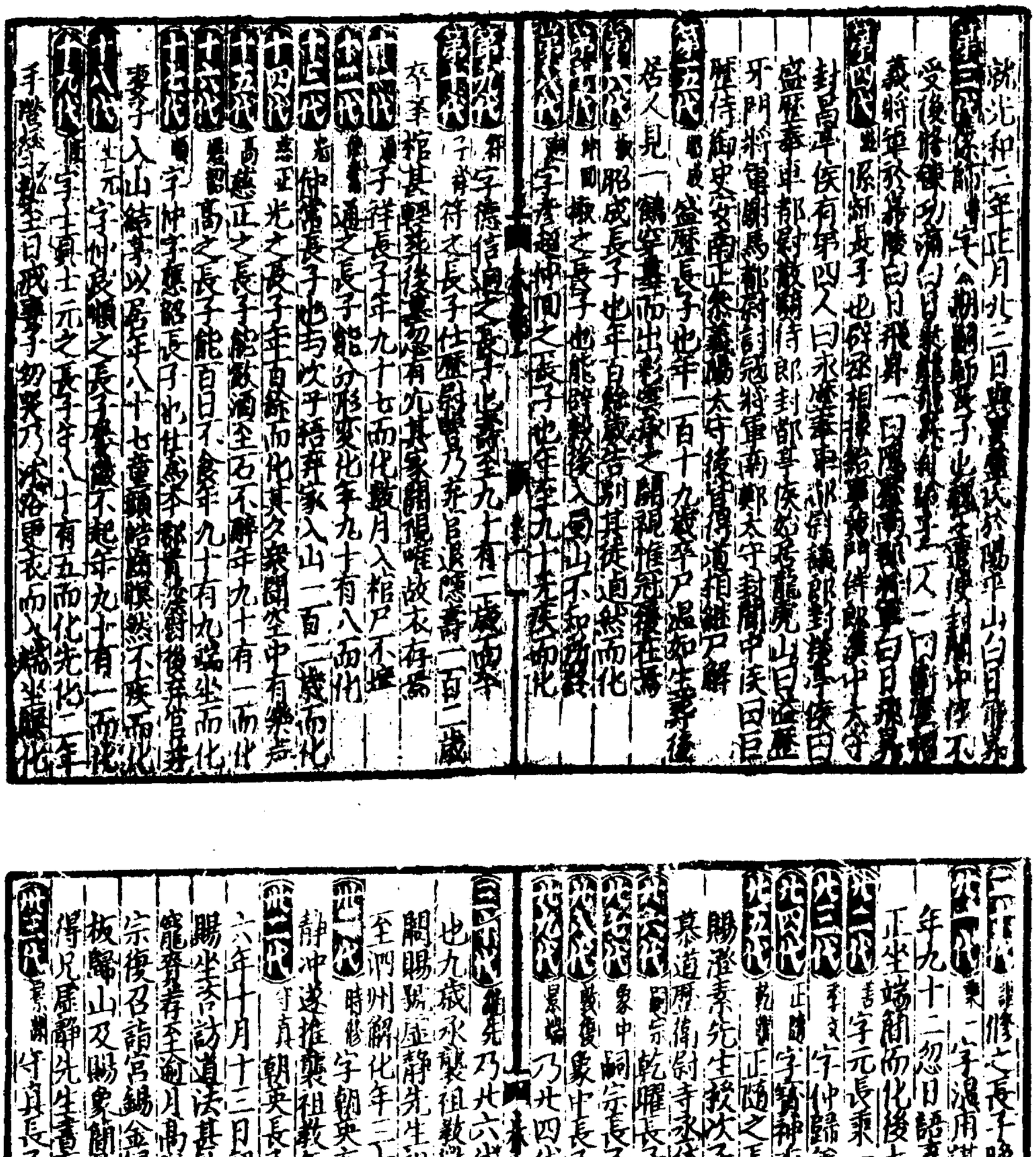
射經云身要安定取其平
直拔如曰字身要端正眉弓
拔如月字之字體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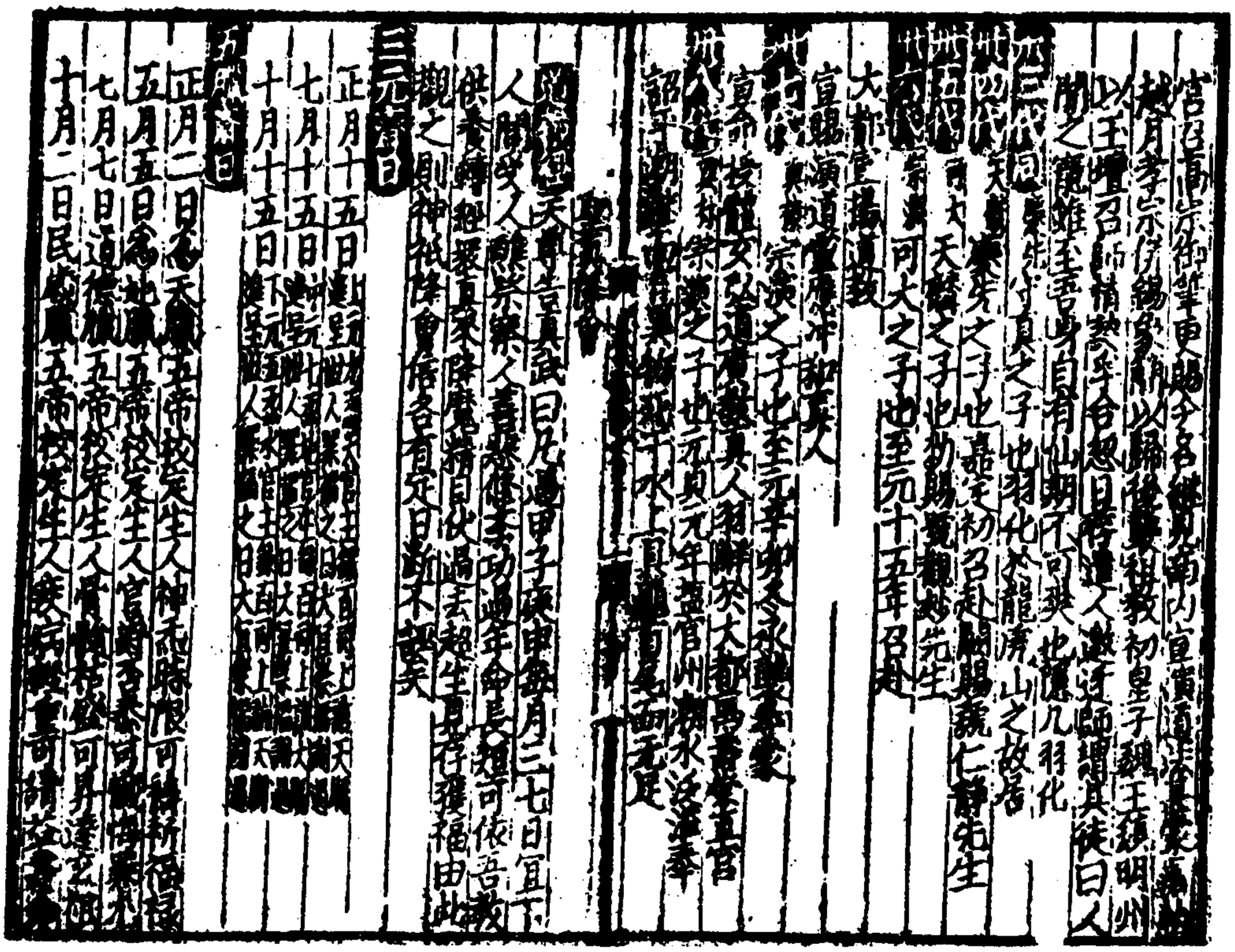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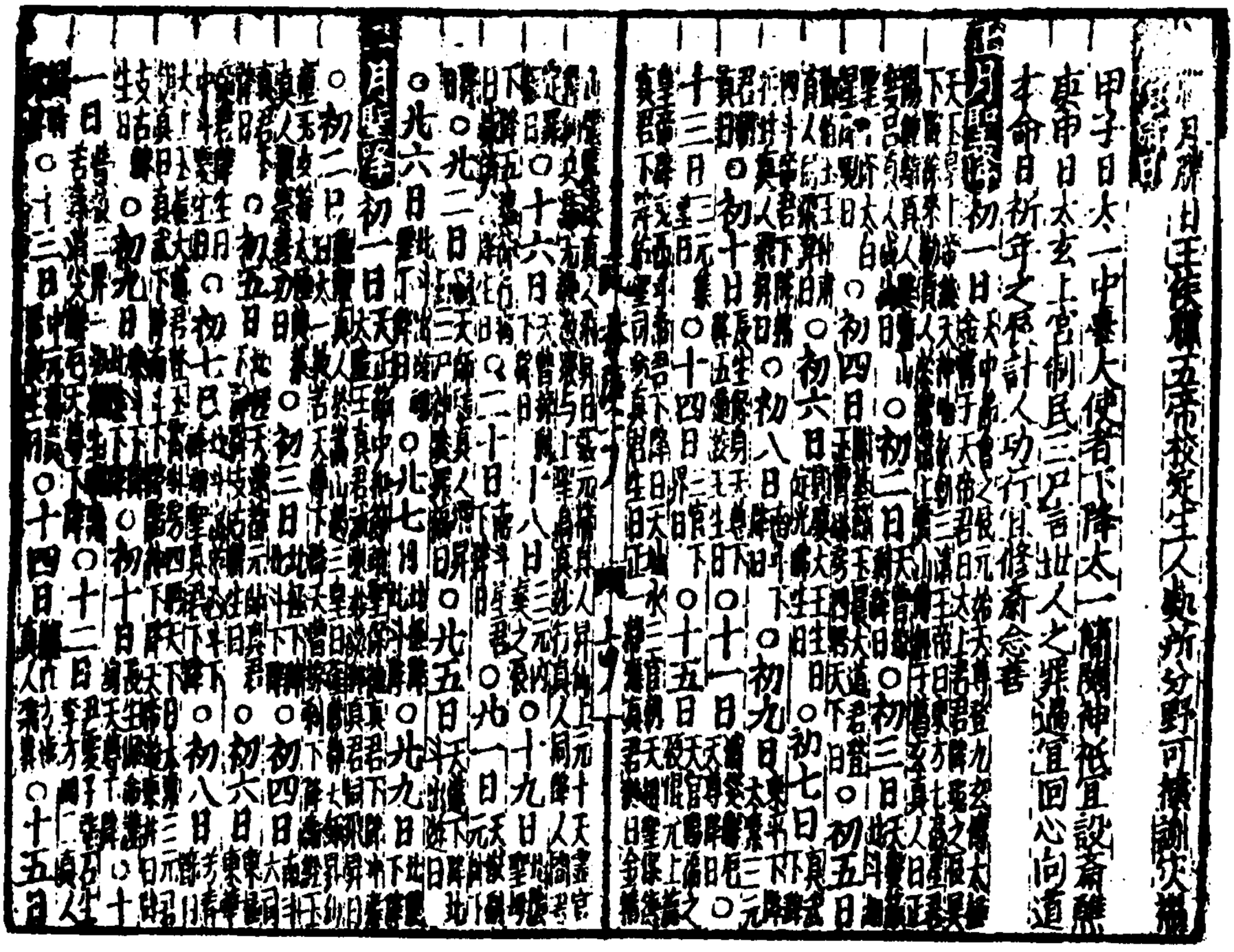
老子出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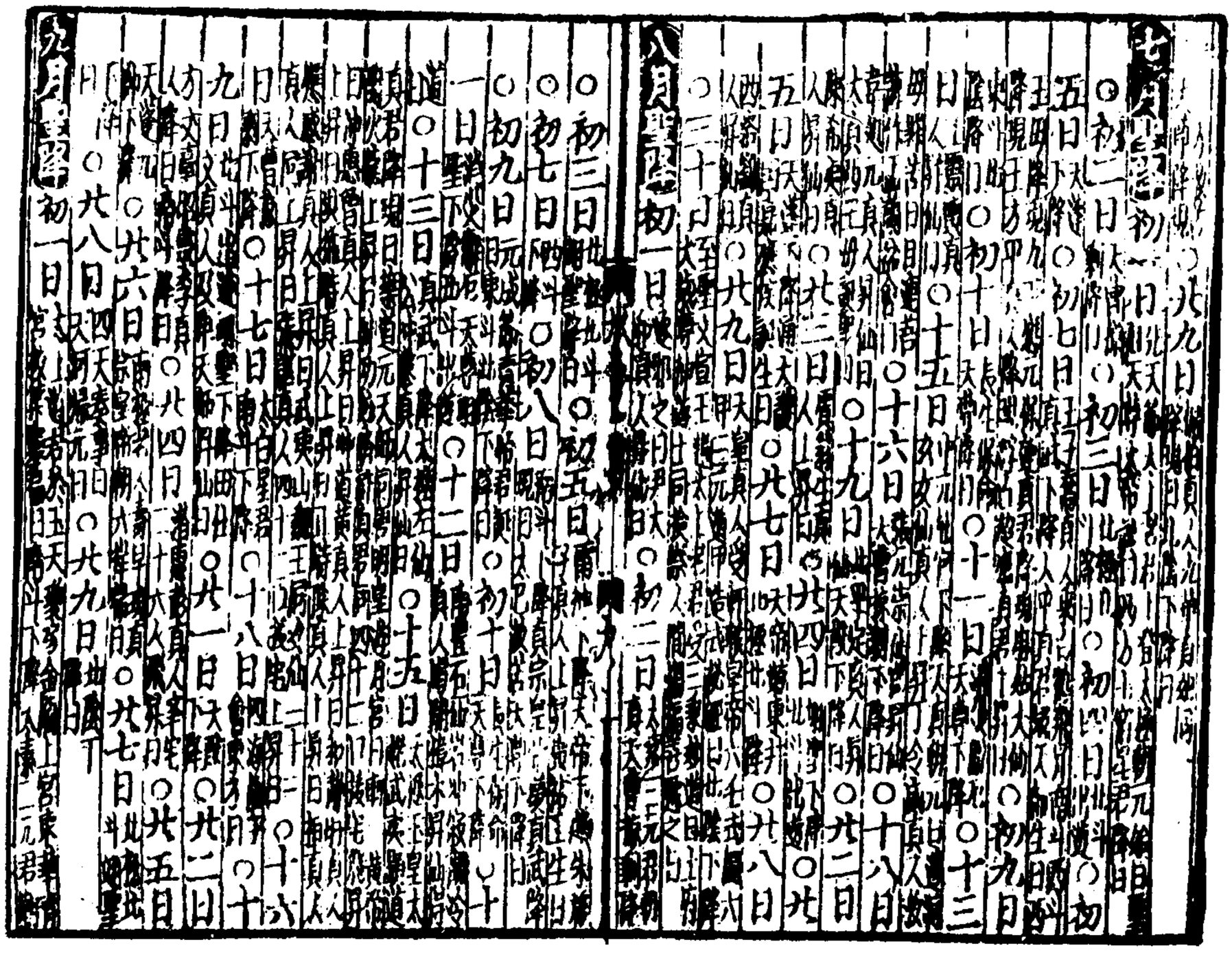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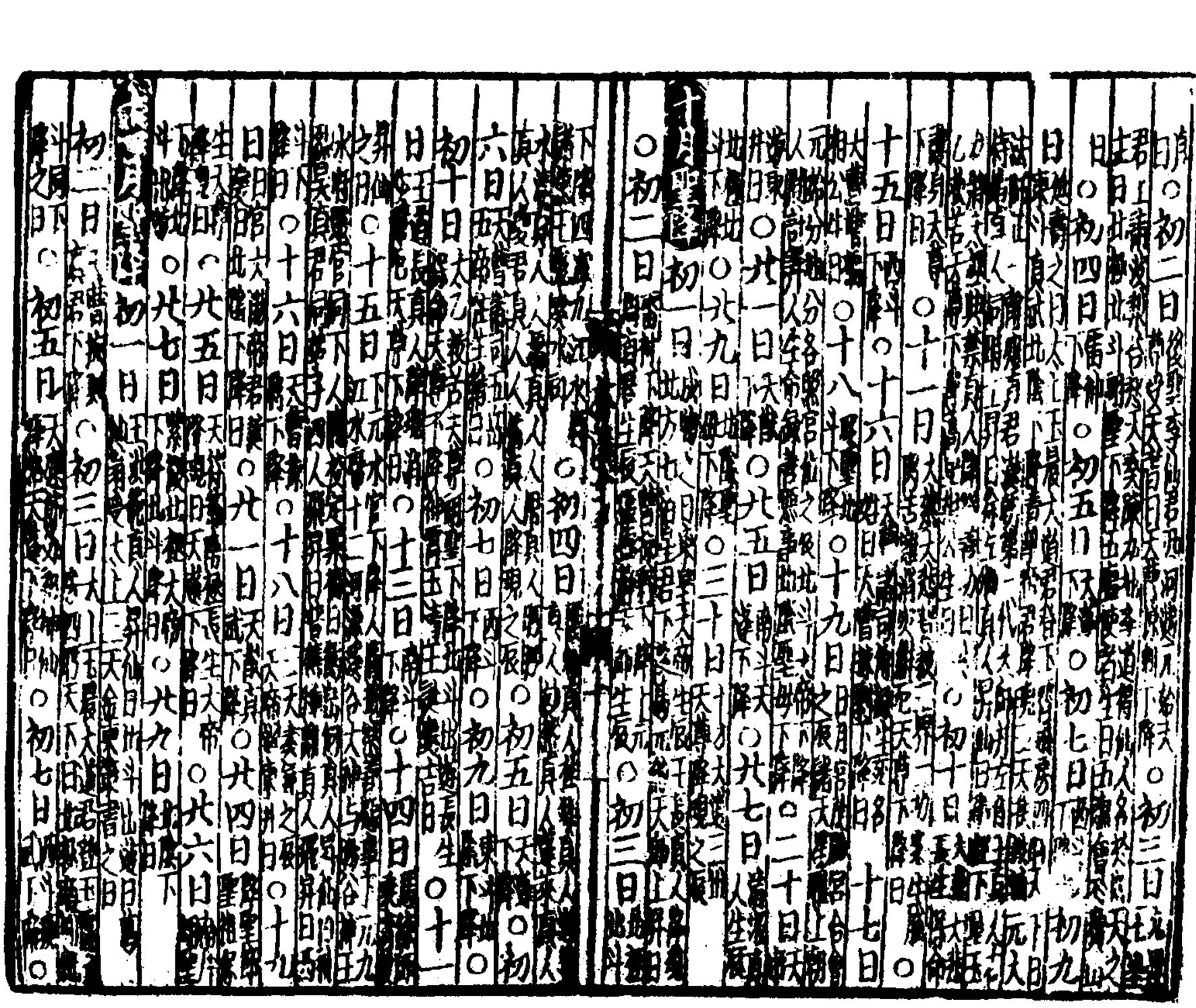
老子變現之圖











道教類　卷首

道家名數

三清　玉清聖境元始天尊　上清真境靈寶天尊　太清仙境道德天尊

三寶　經寶　師寶

三官　天官上元一品赦罪地官中元二品赦厄水官下元三品解災

三師　經師　籙師　度師

三戒　法師　威儀師　律師

天臘　正月地臘五月　道德臘七月　民歲臘十月　王侯臘十二月

七祖　金錢大齋　黃籙齋　明真齋　三元齋　八節齋　塗炭齋　自然齋

三會天歌　地祇大　水獻鳥

五行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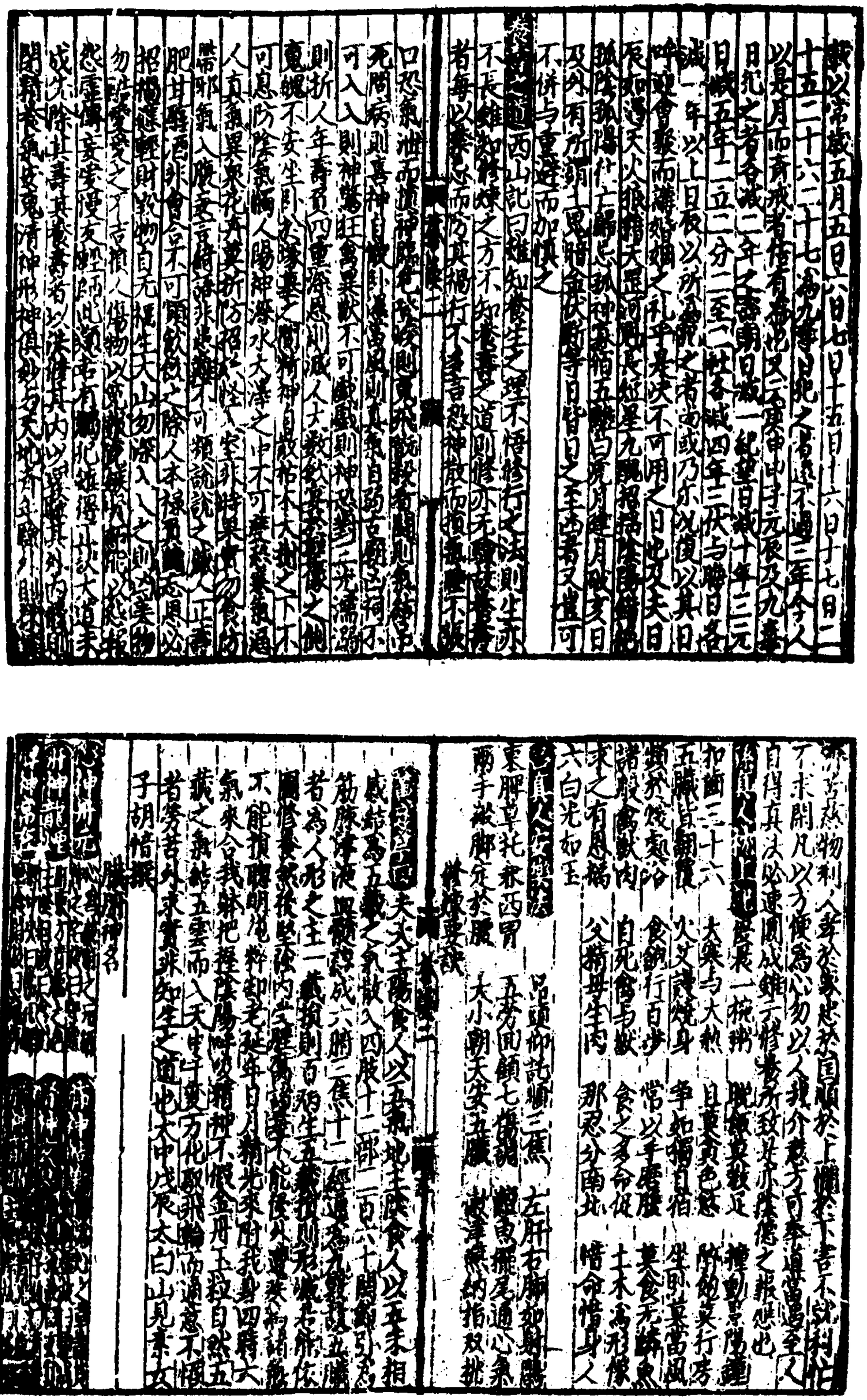
北　壬　大辰

小辰

修真百要

孫真人曰道常服藥而不知養性之術亦難於長生也養性之道常欲小勞但莫大疲及隨時調和節其飲食勿使過飽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運動故也養性之人亦宜動作但莫極耳又坐久傷肉又臥久傷氣又視久傷血又聽久傷腎又行久傷筋故也仍宜導引閉氣令遍身汗出以外充肌膚內養五臟莫思莫慮莫喜莫怒莫憂莫悲莫驚莫恐莫惱莫愁莫勞莫逸莫貪莫嗔莫妄莫味莫著莫迷莫惑莫厭莫煩莫躁莫多言莫多笑莫多語莫多睡莫多念莫多慾莫多事莫多動莫多靜莫多視莫多聽莫多食莫多飲

性無情若此十二事不除則榮衛失度行與坐之
木也惟左多死少者蓋是不無外緣者初生之際
內視反聽法行想忠念令見五臟有如赤蓮正
言句坐二日習熟
五色了了分明
眼觀鼻七八次
引氣口吐氣
食必送氣入腹盡氣為主人也
真人曰凡心有所愛不用深愛心有所憎不用深
憎止皆損性傷神亦不出深讓亦不用深毀常須運心於
物平等如貧得寶偏頗喜故正之居貧勿謂常貧富勿謂
常富常須防災禍而致志勿以貧富而改志性識道
理故不能言有大功德勿自矜伐善業勿毒言明離
口常以深心至誠恭敬於物則為善人矣
真人曰有智之士要惜身命常自思念深生恥愧
戒謹身心每修善事於君父不得絕美衣服不得華飛
厨膳勿使盡喜樂常令儉約為先然後行住鵝鴨步語作舍
連聲眠作翻身則知尸身每日自檢已美食須精
生肉不離舍門我若止怒大宅總林村舖恩守五臟魂至
骨神仙又歌云日食二合毒不侵而自消綿綿為五臟身
着貴歸抱
真人曰腎心既平又須慎言語凡言語論常想
在氣海中每日入後勿言語俟平旦旦起亦然事畢
事不欲先計較取財又食不得語語而食若眾物皆腐敗
不得言笑令血五臟加鍊若不慎不可發言行不得於公語
則住行行語令人失氣冬至日止可語不可言自說曰言
若人來問不可不答自不可發言也仍勿觸令
使人知有避慎勿觸通宜有求斯書而後已保命欲之元
其閉知避慎建情忿欲調適飲酒免暗非天心素忘陵同
其養齡能及百歲若人何人哉夫道家立言垂訓必欲人
壯歸於長生之域豈陀誕特為哉說取
陽口大語為佳恐不氣入腹也



心肝脾肺腎脾爲五藏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腎爲六腑所主
腑者總府也之府取受物之義故曰腑也藏者各是一貯而
其藏於身故爲藏也言二焦者多未的其處心肝肺二藏
之上係膏之中爲二焦中脘一寸肺首二焦是也

腎藏志說　常以四五月弦朔清晨南牖坐而念梁九澈玄
泉二靜思注想叱吸離宮以呼之填其虛府則神斗魁安衆妖莫害蓋伸之至靈也
天心者二離之氣火之精其色赤如垂蓮其神形如朱雀其
神化爲王女長八寸錦衣持玉英出入於心府其神燻而无
聲也其血脉上至於舌故人之心風者則舌爛不能言血壅者心神亂也多悲者心傷也好笑苦味者心
開也面色青黑者心冰也谷邑好者心无疾也夫心主徹心
中有孫脈用呵呵者心之氣其氣礼呵能靜其心而和其神
所以人含乱者則多呵此其義也

脾藏志說　常以七八九月朔望旭旦西面坐鳴天鼓七飲玉
漿之醪以致神風之味使補脾以佐神也

鳴天鼓十二通吸坤宮黃氣入口七吞之閉氣七十
二咽以補脾之損

肺藏志說　常以六月朔旦及四季之末旭旦正坐禁鼓五息
玉液之醪以致神風之味使補肺以佐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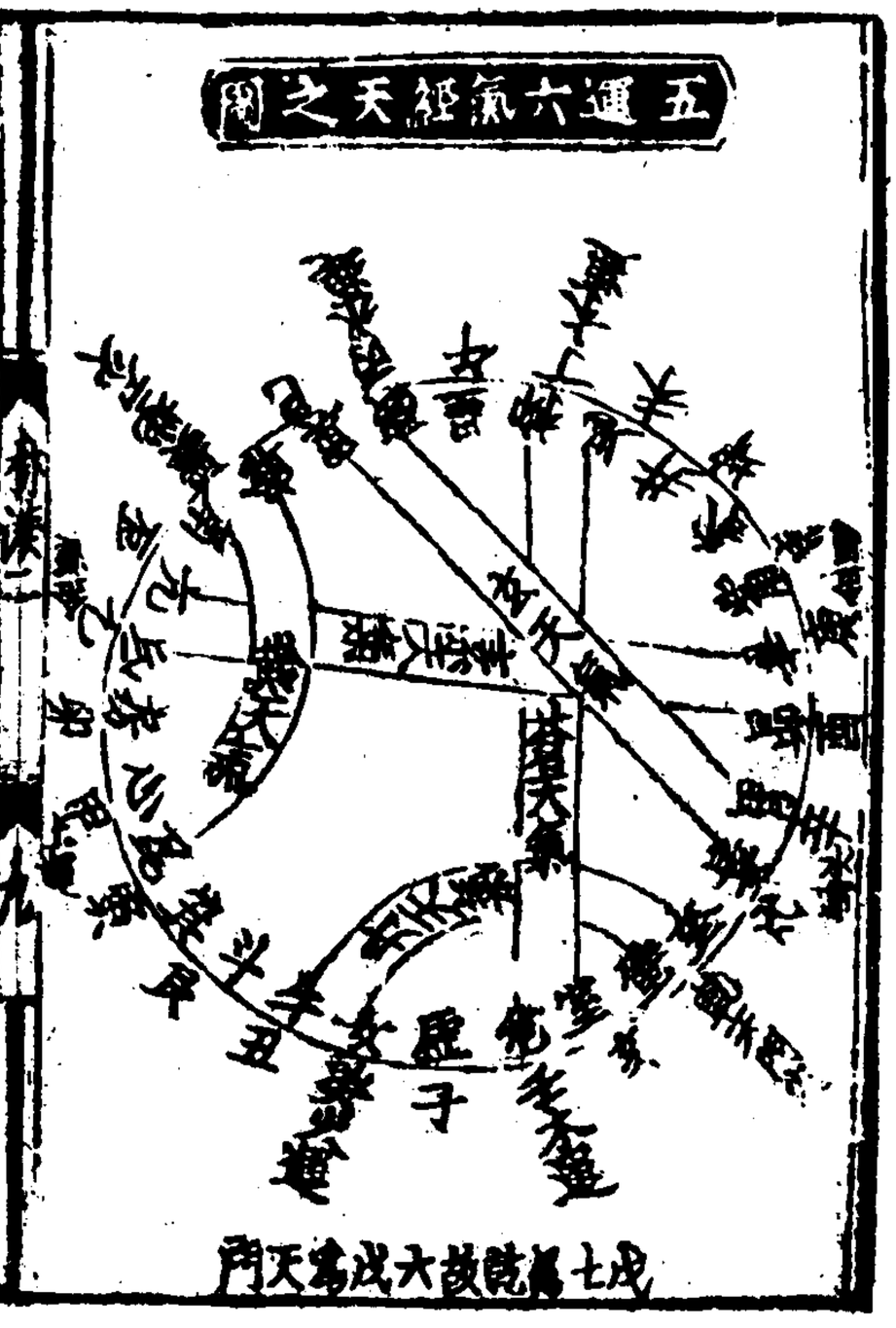
鳴天鼓十二通吸坤宮黃氣入口十二咽以補脾之損

夫脾者三坤之氣土之精其色黃其象如覆盆其神形如鳳
脾主志化爲一玉女長七寸循環於脾藏其神我如者
呼者信脾之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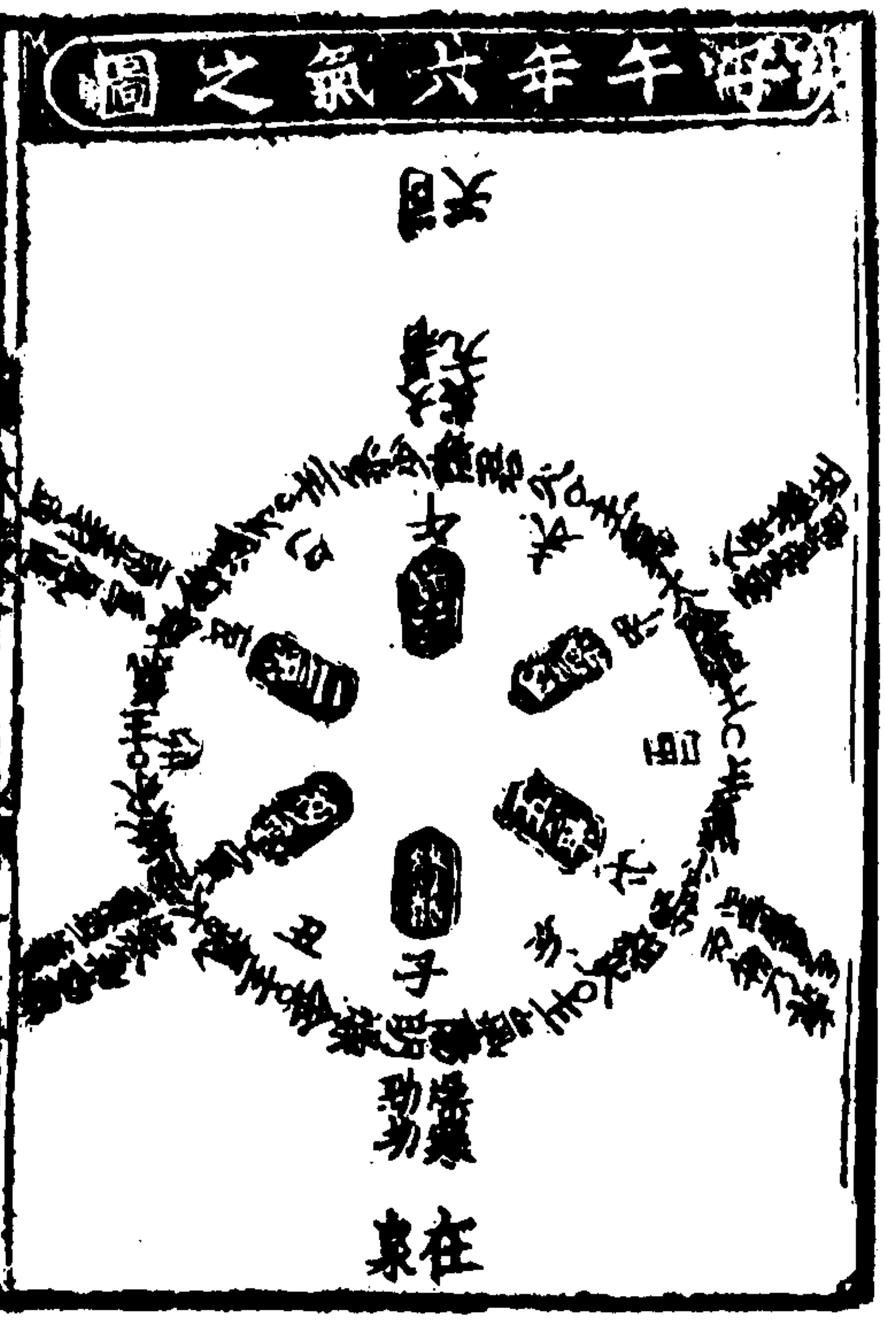
腎藏志說　常以冬季三月西北面平坐鳴金梁七飲玉泉三
設玉壇之饌禮五腎氣入口五吞之以補虛損皇靑龍之
夫腎者三坎之氣水之精其色黑其象如蛇龜其神如白鹿
兩頭主智化爲玉童長一尺有法骨上主於齒齒痛者腎傷也又主於耳人之不聞声者腎虧
也耳爲腎竅腎虛也腎實也多呵於者腎氣入心九吞之以補虛損皇靑龍之氣入心九吞之以補虛損皇靑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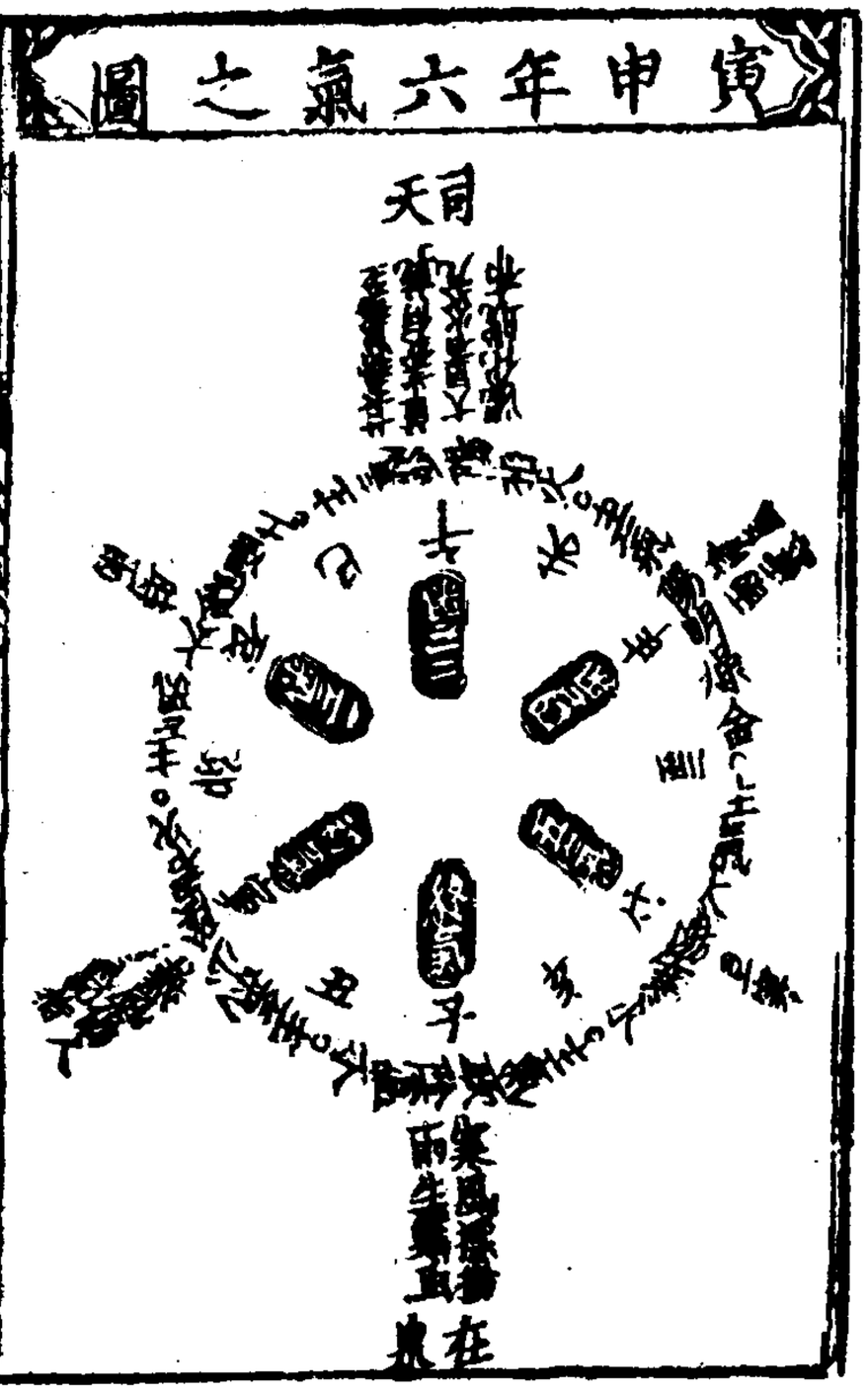





丑未年六氣之圖
天司
在泉
大寒


子午年六氣之圖
天司
在泉
大寒


卯酉年六氣之圖
天司
在泉
大寒


寅申年六氣之圖
天司
在泉
大寒



素問鬼臾區曰黃帝曰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在天為氣在地為形形氣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然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二陰二陽也是故子午之上少陰主之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此子午所以為君火之位也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此丑未所以為土之位也寅申之上少陽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此寅申所以為相火之位也卯酉之上陽明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此卯酉所以為金之位也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此辰戌所以為水之位也巳亥之上厥陰主之厥陰之上風氣主之此巳亥所以為木之位也黃帝問曰理之應六氣之右卯位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之位也君火之退行一步相火治之退行一步土氣治之退行一步金氣治之退行一步水氣治之退行一步木氣治之天道散而為六陰陽之理豈必盡同然其運行一歲之中為天用者四為地用者二合并為六以成變化而行乎其間隨之五氣之見如環無端莫知其紀下降氣流於地中上騰於天而天氣下降氣流於地中此天地之氣升降相因而變化作矣夫如是故後天地之間凡係於氣者莫逃乎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通一歲之紀

六氣論下

夫道散而為六陰陽之理豈必盡同然其運行一歲之中為天用者四為地用者二合并為六以成變化而行是以後天地之間凡係於氣者莫逃乎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通一歲之紀

所用水土論火鬱之發山澤煨燔木水流津觸熱騰烝土浮霜凍土水乃氷鬱之發大風乃作飛砂揚礫雷電擊毀木偃其卑濕之處必有洪水漂溺之災司興天勝復所致其候驗如此

君火相火論

素問論曰寒暄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土金水木火天地之陰陽也吁以天地之大其神工妙用猶不能相逃於五行之中獨火之一位分之為二孰之曰君曰相者何也吾曰昭乎哉理明乎哉須臾天氣自此而周也經從此而單九行各得其宜四時甘其享一仕一來一寒一暑交環無端終而復始而天地之造化陰陽之運動以不息於斯見矣且夫君者旨也其火分二位而已經曰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周天氣者六其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一周君火以名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為一紀此君火之名相火之位自此而設分為六元之氣上下所以司天下所以統歲而君火分二位之後上所以司天下所以司地中所以統歲而君火分二位之後上所以司天下所以司地中所以統歲而君火分二位之後上所以司天下所以司地中



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卷之二

禪教類

佛法源流

佛西方聖人也周昭王甲寅生而佛之教始立漢明帝永平間夢金人擁日輪飛空而來明帝以問羣臣通事舍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其名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帝悅遣使者蔡愔秦景博士等十八人往西域求其道佛法流通中國自此始

(一祖)阿難尊者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示寂住世百二十二年弟子商那和修繼祖位

(二祖)商那和修尊者以正法眼付弟子優波毱多隱象白山現龍奮迅三昧說法調伏化火自於身周宣王九三年

(三祖)優婆毱多尊者以正法眼藏付弟子提多迦遂跏趺示寂住世一百二十一年

(四祖)提多迦尊者以正法眼藏付弟子彌遮迦尊者於北天竺國入師子奮迅三昧現神通力成尺丈佛事畢入般涅槃建舍利塔周平王三十年

(五祖)彌遮迦尊者於中印土國入般涅槃建舍利塔于斑茶山以正法眼藏付弟子婆須蜜多繼紹祖位周莊王五年

(六祖)婆須蜜多尊者於北天竺國入師子奮迅三昧現神通力成尺丈佛事畢入般涅槃建舍利塔于罽賓山代父付法傳化周定王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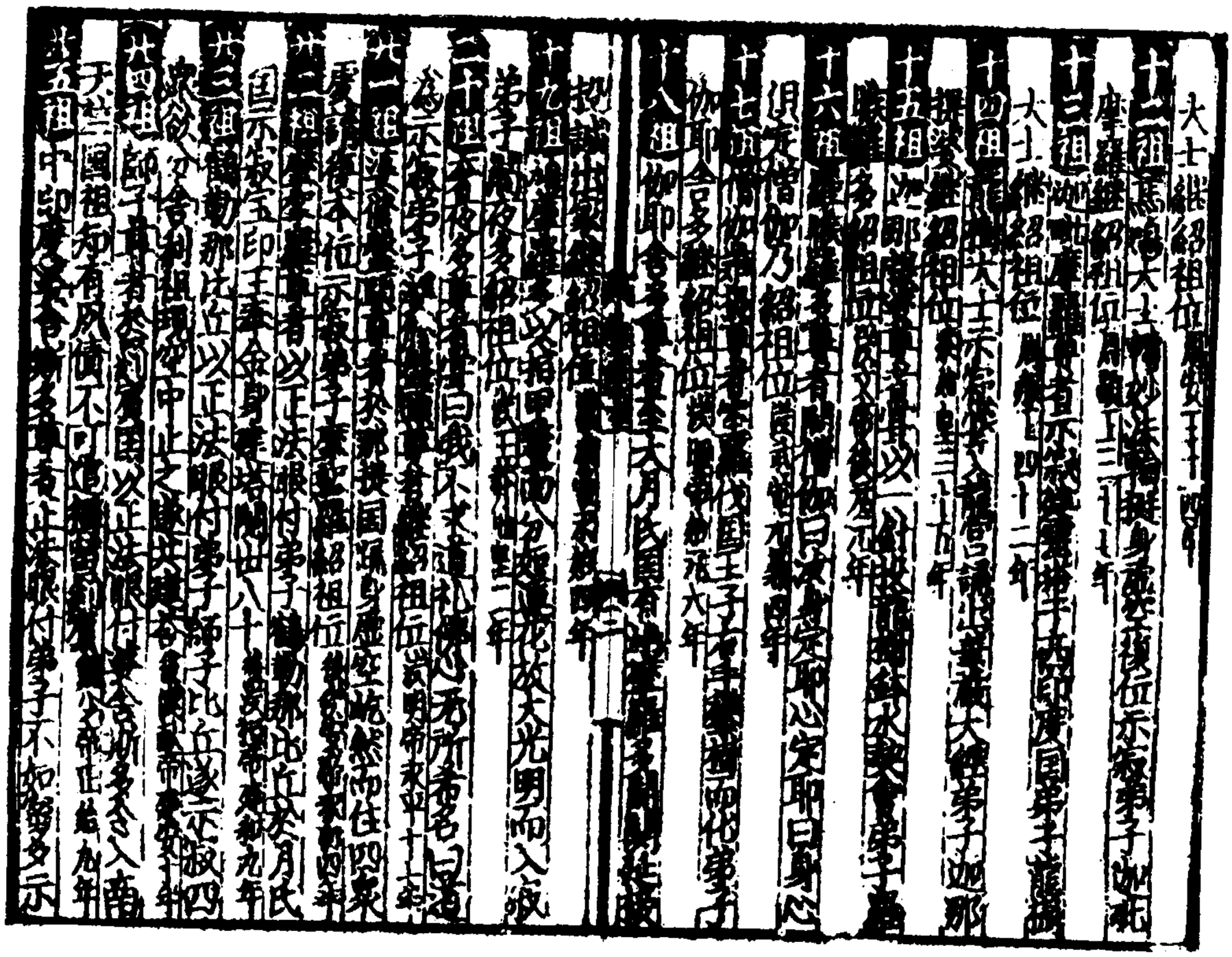
(七祖)罽賓山代尊者以正法眼付弟子佛陀難提入慈心三昧住世九十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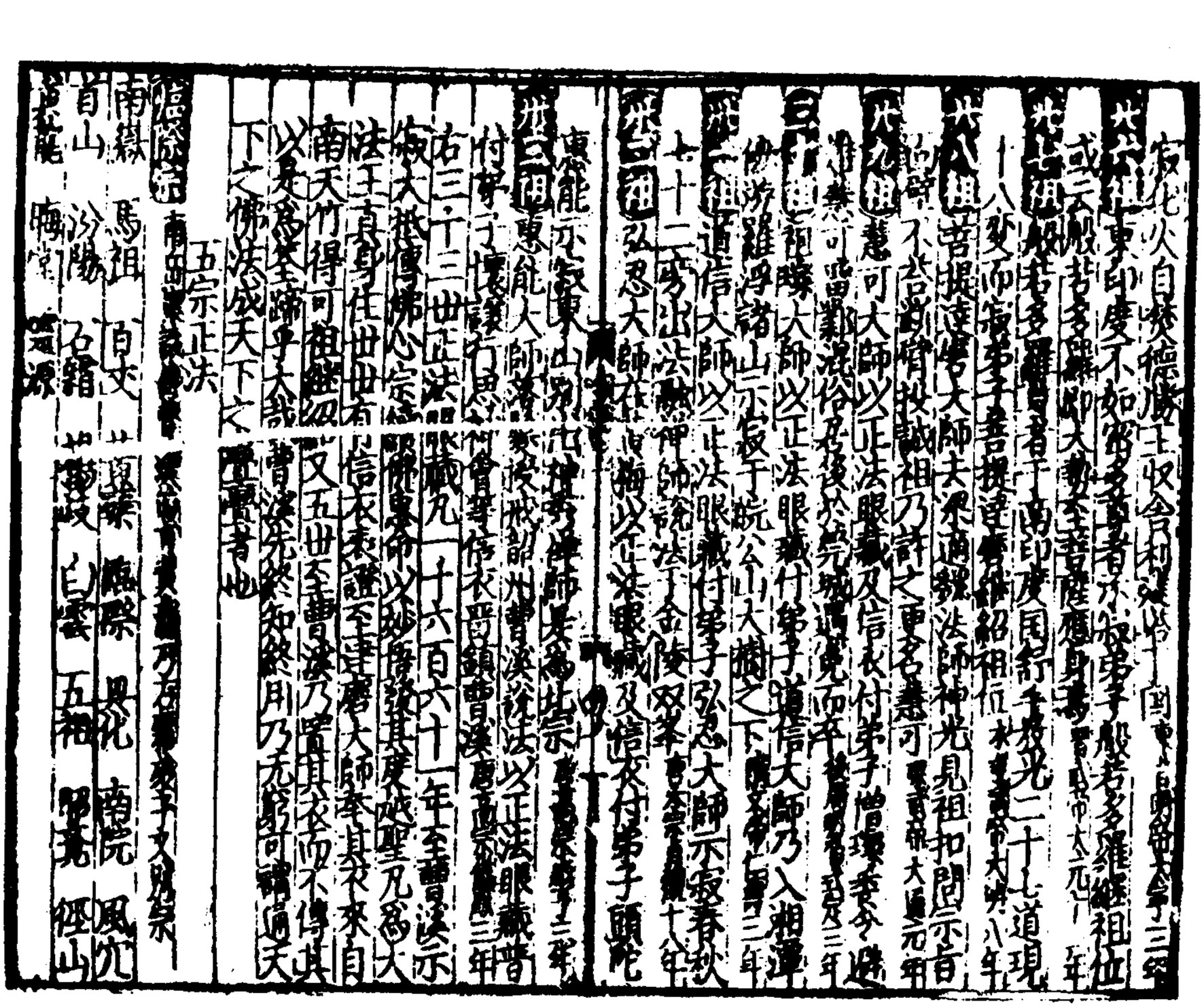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示寂乃建塔周靈王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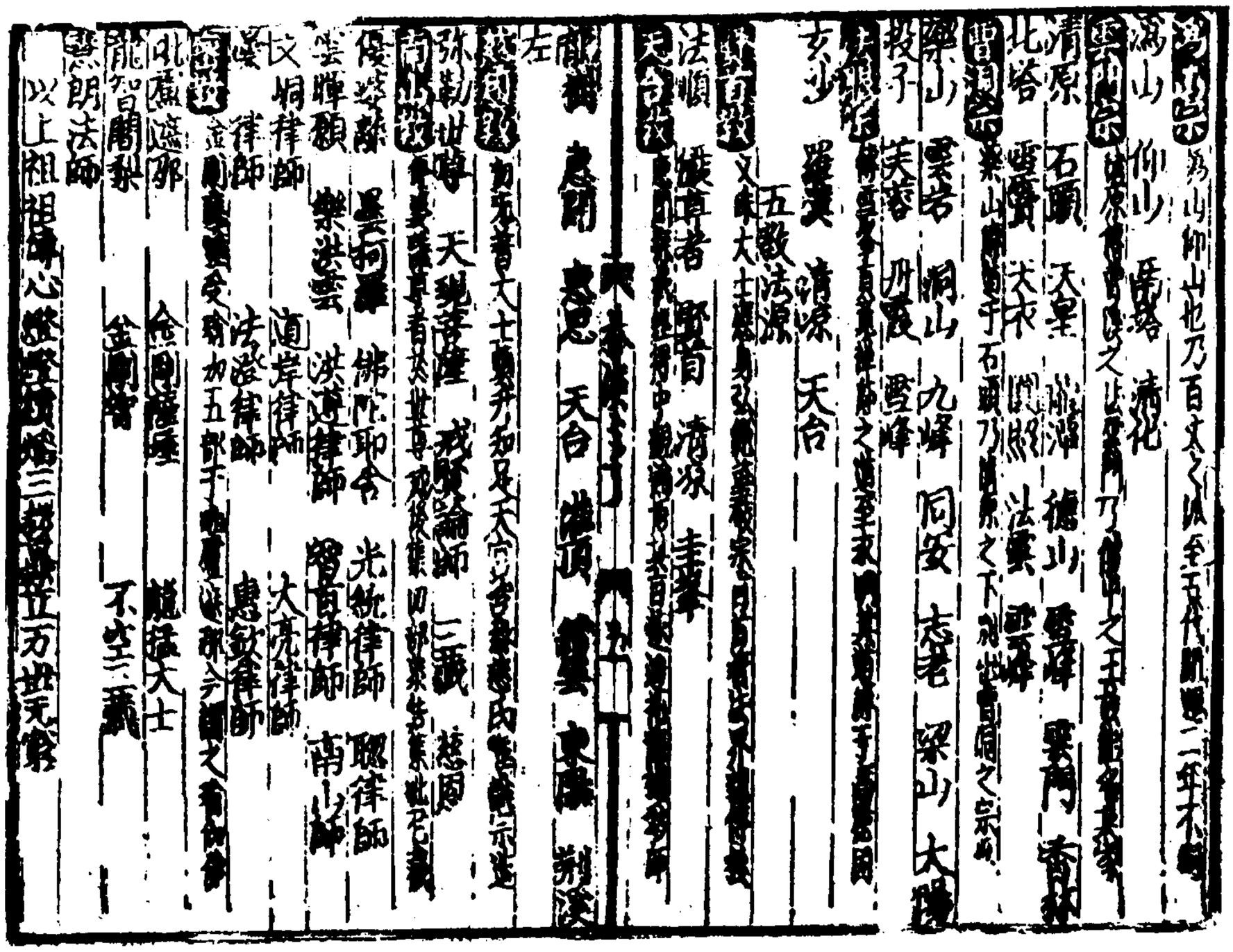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入滅入三昧示寂以正法眼付弟子脇尊者紹祖位周敬王三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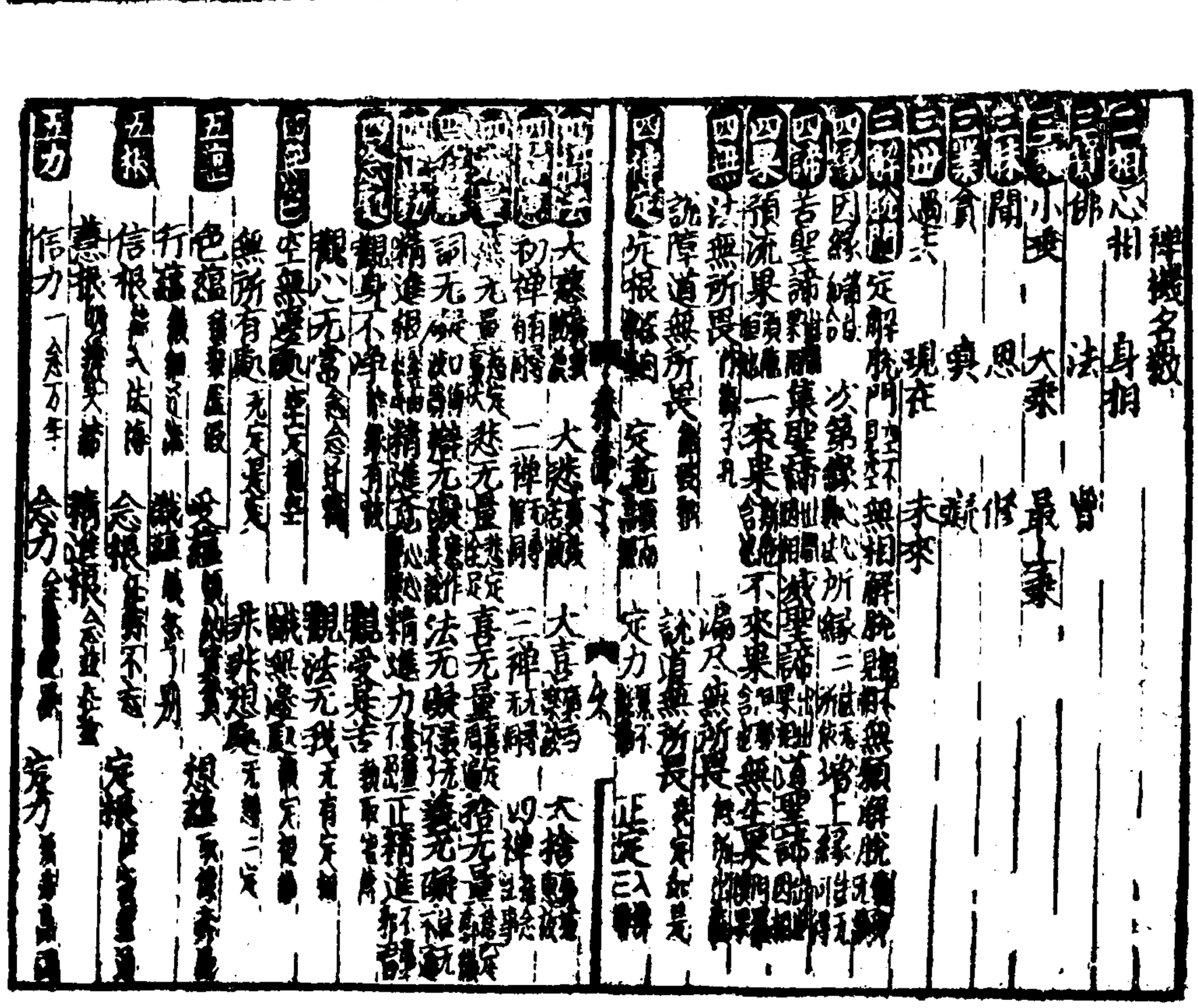
(十祖)脇尊者於波羅奈國示寂以正法眼付馬鳴尊者紹祖位周元王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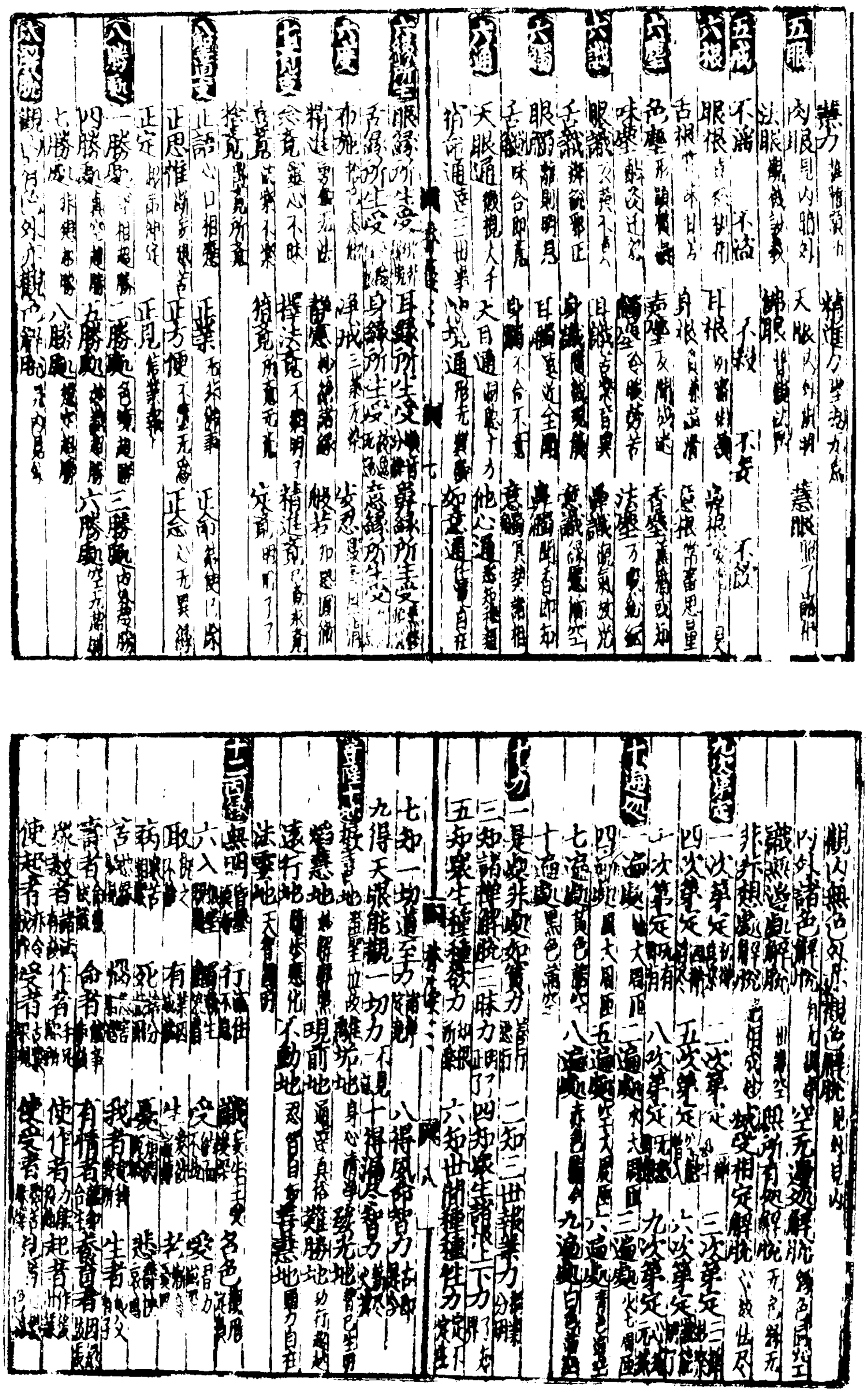
(十一祖)富那夜尊者於摩竭陀國示寂以正法眼付











長春李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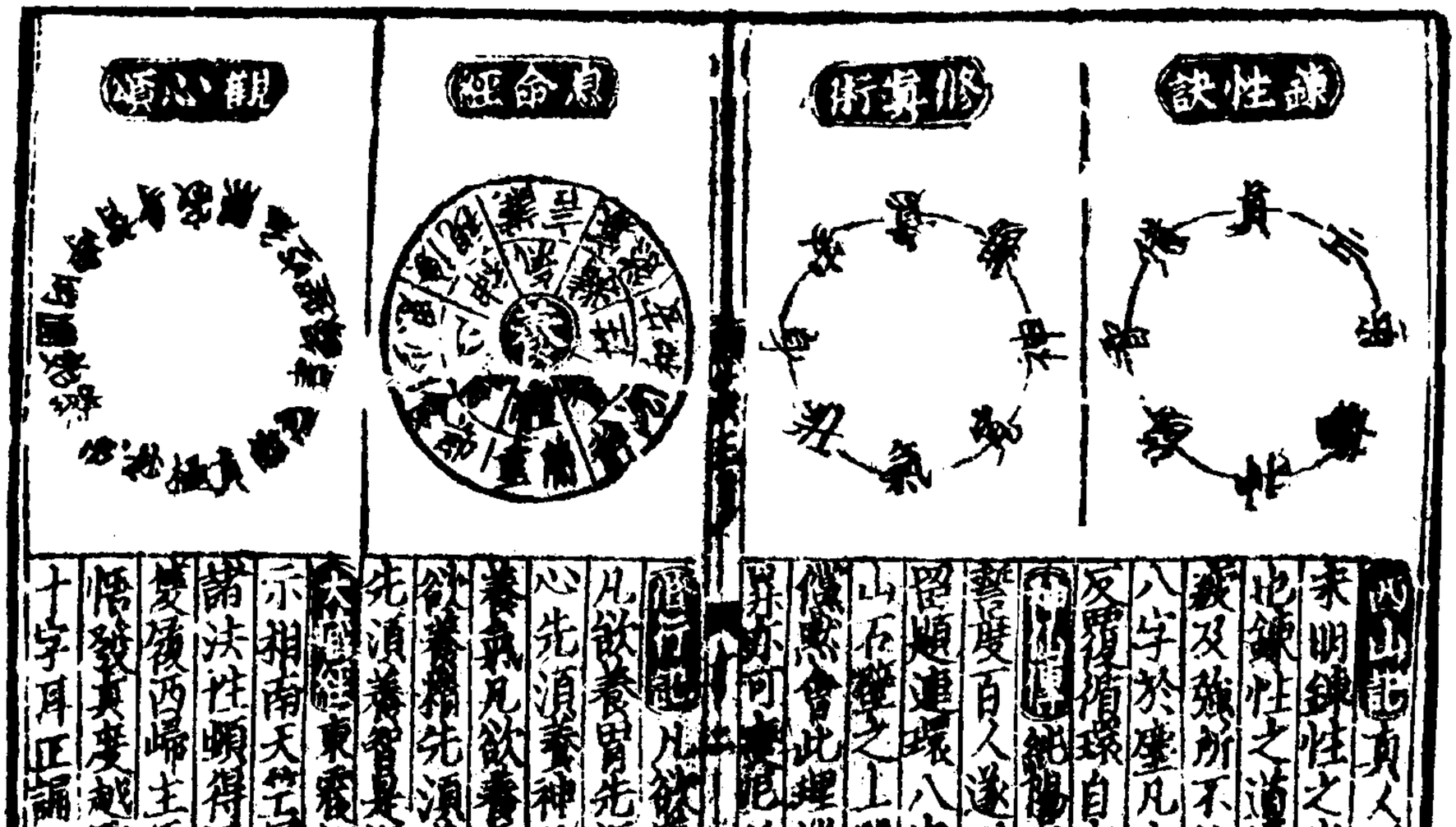
吸
嘘
呼
嘻
四
字
六
相

六相義此一字中有六相一切字一切法皆有此六相善見者得智光疑拠持門於諸法不滯有所斡旋等閑以離情照之可見此六字義關一即理智不二是初教喜地中觀通世間一切法門故此六字有三對一對三成壞一對二同異一對三成壞一對不相離不可廢一留一亦不可双立双捨拠是斷常生滅今以人類之餘可准知

少陽泥公

真
息
六
氣

貴守三訣





鉗狹心



去蛇心

悟比心

放下心

參請問道戒律為先既非離過何以成佛作祖受戒之法不可以不備三衣鉢具新學衣物如无新衣浣染令淨入壇受戒不得借人壇受戒並不得帶刀杖入內受戒既受已後當應行告白衆主并上下房方可去也

受戒之後當應行法如不依戒律貴以早晨開淨之後齋時三下已前先於食位就坐候長板鳴又打三下即起身下鉢故須當上有打木魚已後並不得入食堂下床之法先以右手斂右袖略提起然後兩手提鉢以兩手開蓋覆右手把向鉢口鞋脚併前後包布向鉢後包係包鉢以左手提之即於面前解下次併以左手提之即於鉢口鞋脚併前後包布向鉢後包係包鉢手取鉢蓋上屋之不得作聲次不得有餘到明記坐位照牌先後次第而受不得慢易既受請之人不宜慢易既受請已須知先赴某處次赴某處後赴某處安排身坐左有掛鉢次左腋下鉢口向身次左有掛鉢袋於右腋下先抽戒刀於右腋下次抽筒於左腋下次繫包條戴笠之法右手持人如有拍淨入室則再入室理之法亦仰手旋轉安頭上平戴為最下笠之法亦仰手仍提帶不退戒前行者非要切事不得過語

上堂如遇公界上堂早赴聽講不赴衆坐堂間一通鼓前屋大衆上法堂二通鼓知事赴參三通鼓侍者報覆住持人出大衆普同問訊參畢住持人就位大衆依次第過禪部相隨入堂新到維那出請次第過禪部相隨入堂新到維那出請

到歸參畢衆主相見斟茶訖偕出請衆歸位參畢衆主相見斟茶訖偕出請衆歸位

不得閑遊免令衆主有法死不无法生如小乘四分律四波羅夷下二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二十八墮者九十單提提舍尼一百衆學七滅諍大乘梵網輕重並須讀誦戒飲食財色經至持戒知護明珠道具所謂為小坐杜杖戒屐拘鼻筒鉢盂鉢囊鉢袋手鈴口鞋脚絆前後包布向鉢後包係包鉢

茶訖或聖誕上祝罪障行告白衆主并上下房方可去也

住堂粥飯坐位須依戒臘資次早晨開淨之後齋時三下已前先於食位就坐候長板鳴又打三下即起身下鉢故須當上有打木魚已後並不得入食堂下床之法先以右手斂右袖略提起然後兩手提鉢以兩手開蓋覆右手把向鉢口鞋脚併前後包係包鉢手取鉢蓋上屋之不得作聲次不得有餘到明記坐位照牌先後次第而受不得慢易既受請之人不宜慢易既受請已須知先赴某處次赴某處後赴某處安排身坐左有掛鉢次左腋下鉢口向身次左有掛鉢袋於右腋下先抽戒刀於右腋下次抽筒於左腋下次繫包條戴笠之法右手持人如有拍淨入室則再入室理之法亦仰手旋轉安頭上平戴為最下笠之法亦仰手仍提帶不退戒前行者非要切事不得過語

入室或公都或私衆或陽日或晚各隨住持人所立入室時到侍者令行者報覆然後入

入室或公都或私衆或陽日或晚各隨住持人所立入室時到侍者令行者報覆然後入

因緣或望十月堂或龍或二日茶湯龍各隨住持人所立次入室請前拍看侍者各問訊請待

入室或望十月堂或龍或二日茶湯龍各隨住持人所立次入室請前拍看侍者各問訊請待

巡堂上掛巡堂牌大衆入堂已後巡堂侍者報覆住持人然後入堂

巡堂上掛巡堂牌大衆入堂已後巡堂侍者報覆住持人然後入堂

中間近上尊宿入院須先集衆門首相迎大衆請上法堂拜

中間近上尊宿入院須先集衆門首相迎大衆請上法堂拜

官之法知事在三門內從外為上座大衆從內為上座官之法知事在三門內從外為上座大衆從內為上座

行脚人欲就夏次
不至者卒四月前住持乃真茶湖人事
花法事於土地前共念誦問至晚知事預備香
声法事即打鼓堂司預設戒牒
位坐知事人行法事人
日晚前知事法眷湯來日陰架人事並同結夏
七月十四日晚念誦畢
侍狀語畢知事頭自
入門先問旦過
到相看知客出名觸礼
欲上東司應須預往
等中案上或淨罕上即
由專殿經過於東司近外
僧於淨東司前舉上仍置
拜而歸去
致臨時內逼急卒乃
被掛子然後左臂搭手巾不得
淨罕上安掛子手巾而挽袈裟
努氣作声則當地隔門
上如用軟物引生脹風右手提
坐禪欲坐禪時於閑靜處厚
然後結跏趺坐先以右足壓
跏趺坐亦可但以左足壓
右足而已次以右足安左
左掌安右掌以兩手大
右搖振乃正身端坐不得
項骨節相拄狀如看又
要令耳与肩對鼻与臍對
免致昏睡若得禪定身力
身相既定氣息自調然後
念起即覺久久念念

文藝類

琴

琴譜總論

家語曰子路鼓琴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以中庸
爲節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合
之風也是以造琴之法木用桐陽取其相配以召天地
桐木爲陽以爲琴面梓木爲陰法以爲琴底而圓象天
方象地長三尺六寸象三百六十日合十二徽以應律
呂象十二月中徽爲君以象閏也古之琴止五絃以應
五音周之世添二弦曰文弦武弦乃爲七弦具人有焼
桐爲者聲色閑人烈声知其良材請以爲琴果有美音
而尾猶焦故曰焦尾琴

東坡論琴聲說　夫彈琴以和聲爲清雅爲本琴言出
於木而弦所以操其声然康曰嵇叔夜彈琴非絃音之
謂指法也大要或高或下或重或輕亦須看古人命意
作調弄之起下指或古淡或清美或悲切或憤惋要
無常不可執一故彈操弄若舒張緩急要成歌即若前
緩而後急乃妙曲之分布中節奏之序歌
或疾打則声如擊竹緩挑則韵似風生或言正厲而以
指按響已絕而意猶未盡是以彈引者貴乎詩緩句
讀取予中有意思如孤雲之在虛因風舒捲又而不
散此調引之妙操也然彈不在多多以精爲妙使指与故
相熟得之於手應之於心不知其所以然者則事矣南
中李氏善作悲風曲時人號曰李悲風以此得名司
精矣苟知声而不知音彈絃而不知意雖多何益哉





帝王世紀曰炎帝作五絃之琴推譜新論曰神農始削桐爲琴繩絲爲弦又曰周文王武王各加一絃禮儀纂曰舜作五絃琴歌南風

右手字譜

大指也向裏抹數弦如一聲

托也大指入曰托

擘也大指出曰擘

抹也食指入曰抹

挑也食指出曰挑

勾也中指入曰勾

剔也中指出曰剔

打也名指入曰打

摘也名指出曰摘

畔也食中名連出

彈也大擘食中彈

捻也大食指捻起

拂也

厚也食指輕歷數弦如一聲

半擫也食指才抹中指急勾

擫也中指著弦又復急勾也先抹次勾急作兩聲

二鎖也大拍食指先歷後抹

鎖也托定四弦然後挑抹

刺也勾抹打剔四聲如一勾也勾五打四挑所按弦

右手字譜

大指也

食指也

中指也

名指也

散聲也

泛聲也

對按也

少息也

琴譜直解

脇也隨所譜弦声上少許撞一声急復

吟也有肉聲甲吟以指往來延其聲後

綽也綽向下使來声無頭表綽在徽間

引也打二遍

掩也打三下

徽外也

歷也

起也

從也

作也

左手字譜

其餘字譜並在此

開指黃芩芩黃芩芩語芩芩芩

尼 芗 立寸 止功 茧 爲木 大 麈 二ヲ 茫
芗 茴 糸 。ヲ 芗 习 尼
盂省ヲ 麈 芗 二 四 荼 奪

徵調

芒 齊 芒 芗 芒 齊 丙 芒
齊 芒。芗 芒 二ヲ 止リ 芒
齊 芒。芗 芒 。ヲ 鏊 芠 茧。
鏊 盌 九功下 旭 ノ內 芳 。ヲ 鏊 盦

羽調

芴 芗 蕭 芗 世已 立ヲ 芗 二ヲ 止 寸功
芗 芗 芒 。芗 芒 。ヲ 鏊 盦
芗 芗 芒 。芗 芒 。ヲ 鏊 盦
芗 盌 世已 立ヲ 芗 二ヲ 止 寸功 芒
芗 芒 。芗 芒 。ヲ 鏊 盦
芗 芒 。芗 芒 。ヲ 鏊 盦

芴 寸 十一 芴
习 芗 芒 芗 芒
芗 芒 。芗 芒 。ヲ 鏊 盦

芴 匹 芗 茧
习 芗 芒 芗 芒

芴 匹 芗 茧
芗 芒 芗 芒
芗 芒 。芗 芒 。ヲ 鏊 盦
匹 芗 芒 芗 芒
匹 芗 芒 芗 芒
匹 芗 芒 芗 芒

調琴相要　一心不散亂一彈辨音律二指法向背
四指下端淨五用指不疊六右勢輕重七節奏緩急
八高低起伏九絃聲和十左右朝揖
彈琴五功　指法合度　散其作用有勢
十病　淡欲合古　取欲中節　輕欲不浮　重欲不鈍
拘欲有權　逸欲自然　緩欲不遲
急欲不亂
五忌　坐欲安　視欲專　意欲閒　神欲靜　指欲堅
九不彈　不抚正声　不調入弄　五音雜亂
指曲不直　緩急失度　不辨吟猱　不察宮商
走作猖狂　布指忙惡　挑而慢散　取予不圓
十忌　太淡而拙　貪取而雜　其聲浮漫　其意卑陋
其拘如怯　其逸若蹈　用力而艱　縱指而闊　其急若奔
五緩　頭足搖動　左肩陳頓　左肱不平
右彈琴者當立五勿行十善習五能去九不彈治五病洗
十疵戒五繆然後可与言琴矣
五不彈　疾風甚雨不彈　不衣冠不彈　墨市不彈　對俗子不彈
不坐不彈　不衣冠不彈
右五者所以尊其道而盡琴之理也
大病有七　坐无規上搖頭動足一也開口努目以襲志氣或閉
視上下瞻顧左右二也眼目疾連喘息氣虛連退无度形神
散慢三也面色變易或青或赤有如蒼蒼四也有攻之歲又
取声雜乱不尽五音雜能取声不解用指手勢煩雜歌唱不
當五也調弦不切声韻不律動失正宗聽无真声六也彈琴
不時吟猱過度節奏失宜音韻殽雜乱打絃用指凝重不鈞
八高低起伏九絃聲和十左右朝揖
彈琴五功　指法合度　散其作用有勢
十病　淡欲合古　取欲中節　輕欲不浮　重欲不鈍
拘欲有權　逸欲自然　緩欲不遲
急欲不乱
五忌　坐欲安　視欲專　意欲閒　神欲靜　指欲堅
九不彈　不抚正声　不調入弄　五音雜亂
指曲不直　緩急失度　不辨吟猱　不察宮商
走作猖狂　布指忙惡　挑而慢散　取予不圓
十忌　太淡而拙　貪取而雜　其聲浮漫　其意卑陋
其拘如怯　其逸若蹈　用力而艱　縱指而闊　其急若奔
五緩　頭足搖動　左肩陳頓　左肱不平
右彈琴者當立五勿行十善習五能去九不彈治五病洗
十疵戒五繆然後可与言琴矣
五不彈　疾風甚雨不彈　不衣冠不彈　墨市不彈　對俗子不彈
不坐不彈　不衣冠不彈
右五者所以尊其道而盡琴之理也
大病有七　坐无規上搖頭動足一也開口努目以襲志氣或閉
視上下瞻顧左右二也眼目疾連喘息氣虛連退无度形神
散慢三也面色變易或青或赤有如蒼蒼四也有攻之歲又
取声雜乱不尽五音雜能取声不解用指手勢煩雜歌唱不
當五也調弦不切声韻不律動失正宗聽无真声六也彈琴

宋皇祐中李士張　靖　撰

夫分物之數從一而起爲之路三百六十一者生數之主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而爲四以象四時隅名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十二路以象其白黑相半以法陰陽爲之縱道謂之枰

俟夫基三百六十一路縱道之間謂之畫爲局方而靜基貴而動自古及今弈者无同局曰日日新故宜用意深而存慮精以求其勝負之由則至其所未至矣

基者以正合其勢以權制其敵故計定於內而勢成於外戰未合而算勝者得算多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戰已合而不知勝負者无算也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无算乎由此觀之勝負見矣

棋勢者弈基布置務守綱格先於四隅分定勢子然後拆二斜飛下勢子一等立二可以拆三立三可以拆四与勢子相望可以拆五近不必比遠不必乖此皆古人之論後学之規模捨此改作未之或知也

博弈之道貴乎謹愼高者在腹下者在邊中者占角此基家之常然法曰爭輸數子勿失一先有先而後有後而先擊左則視右攻後則瞻前兩生勿斷俱活勿連鬬不可太促与其恐子以求生不若弃之而取勢与其无事而強行不若因而自補攻衆救寡先謀其生我衆彼寡務張其勝敵者不爭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亂大基始以正合終以奇勝必出四顧共趨其地勿可一不可破分可出入不備九敵无事而圍補者有侵絶之意也弈小而不救者取敗之道也詩云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夫弈基緒多則勢分勢分則誰救攻基勿逼逼則使彼实而我虛虛則易攻其則雖破時変通貝勿執一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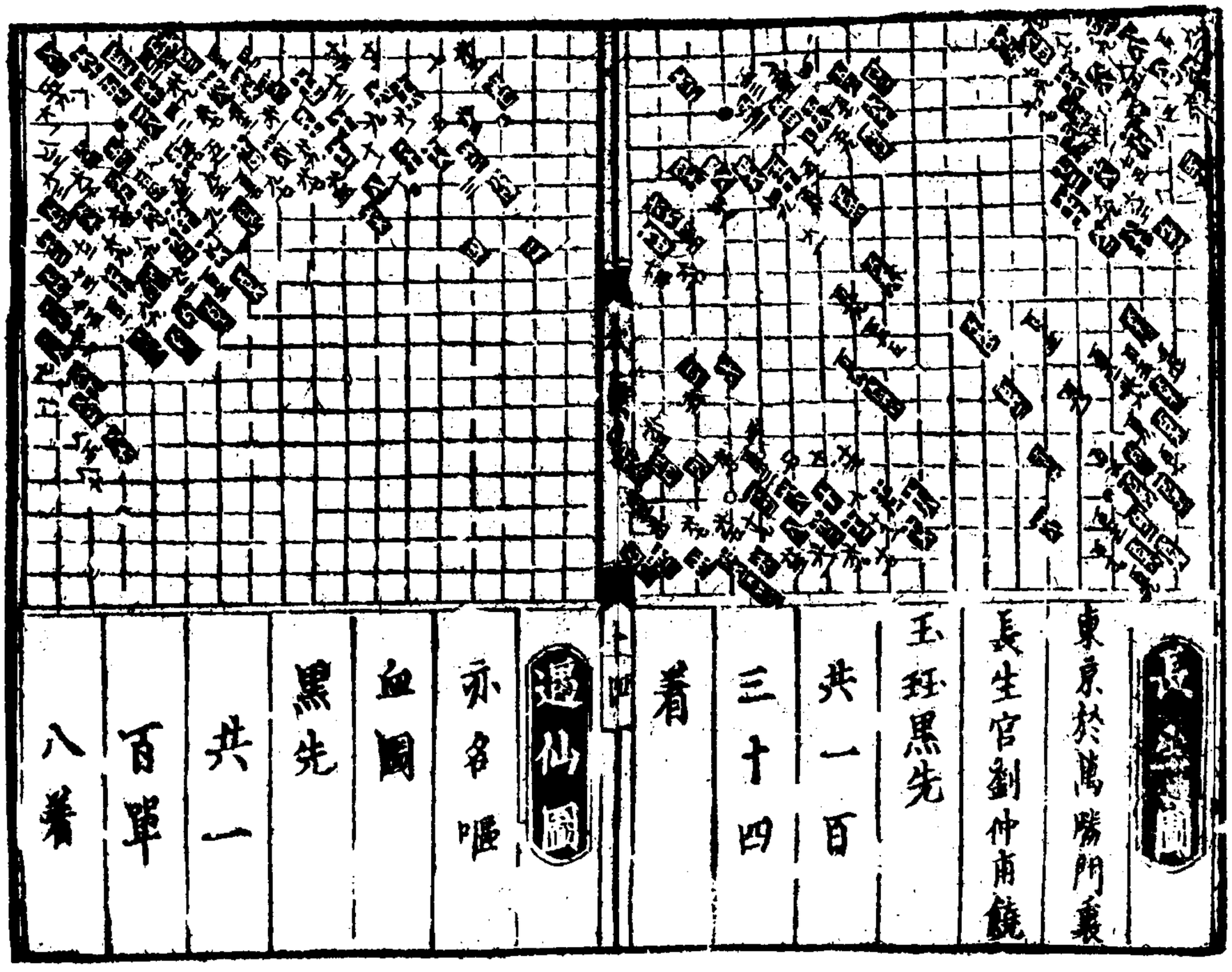
夫智者見於未萌愚者暗於成事故知已之害而圖彼之利者勝知可以戰不可以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老子曰自知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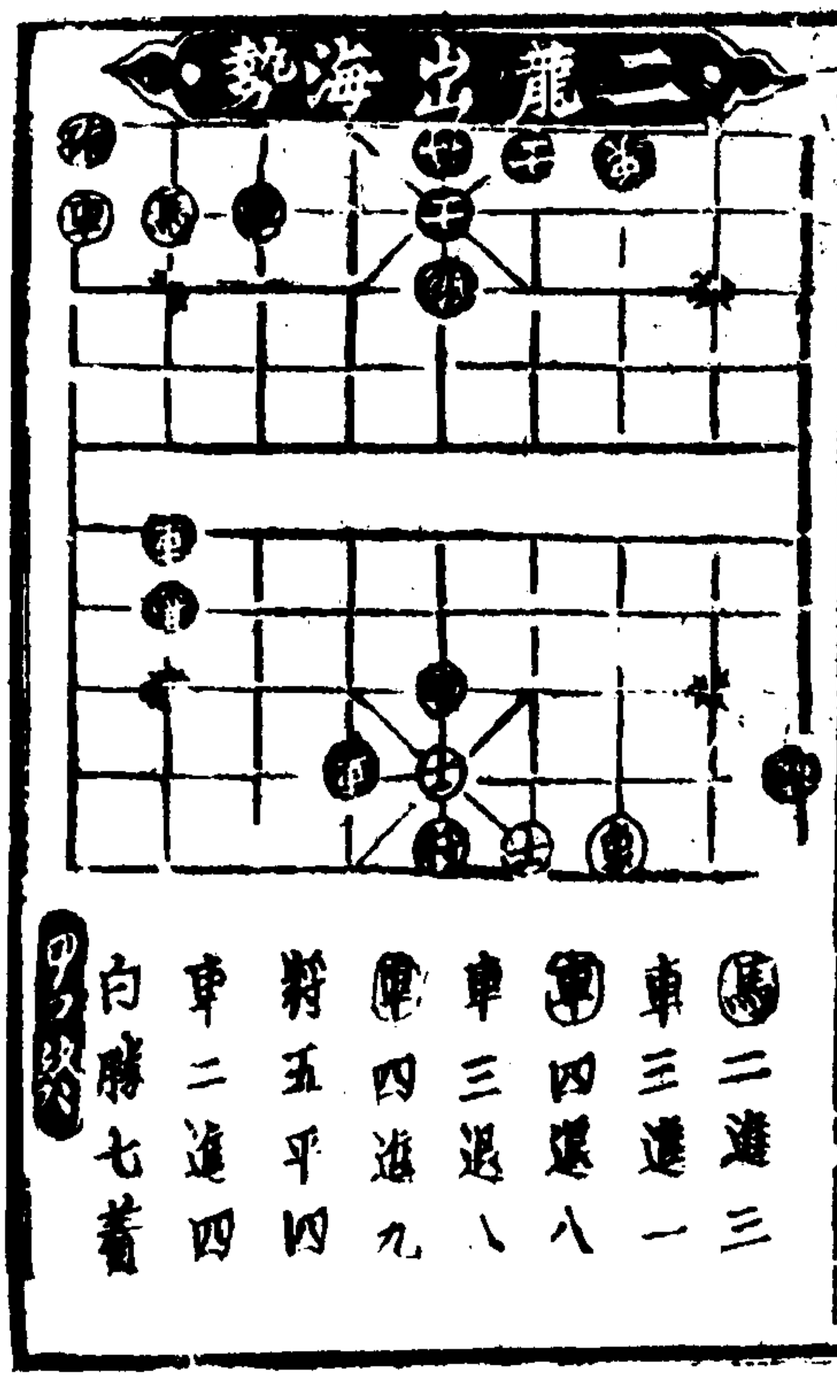
夫弈基布勢務相接連自始至終着着求先臨局交爭雌雄未決雖覆不可以差為局勢已敗銳意侵綽沿邊而走雖得其生者敗弱而采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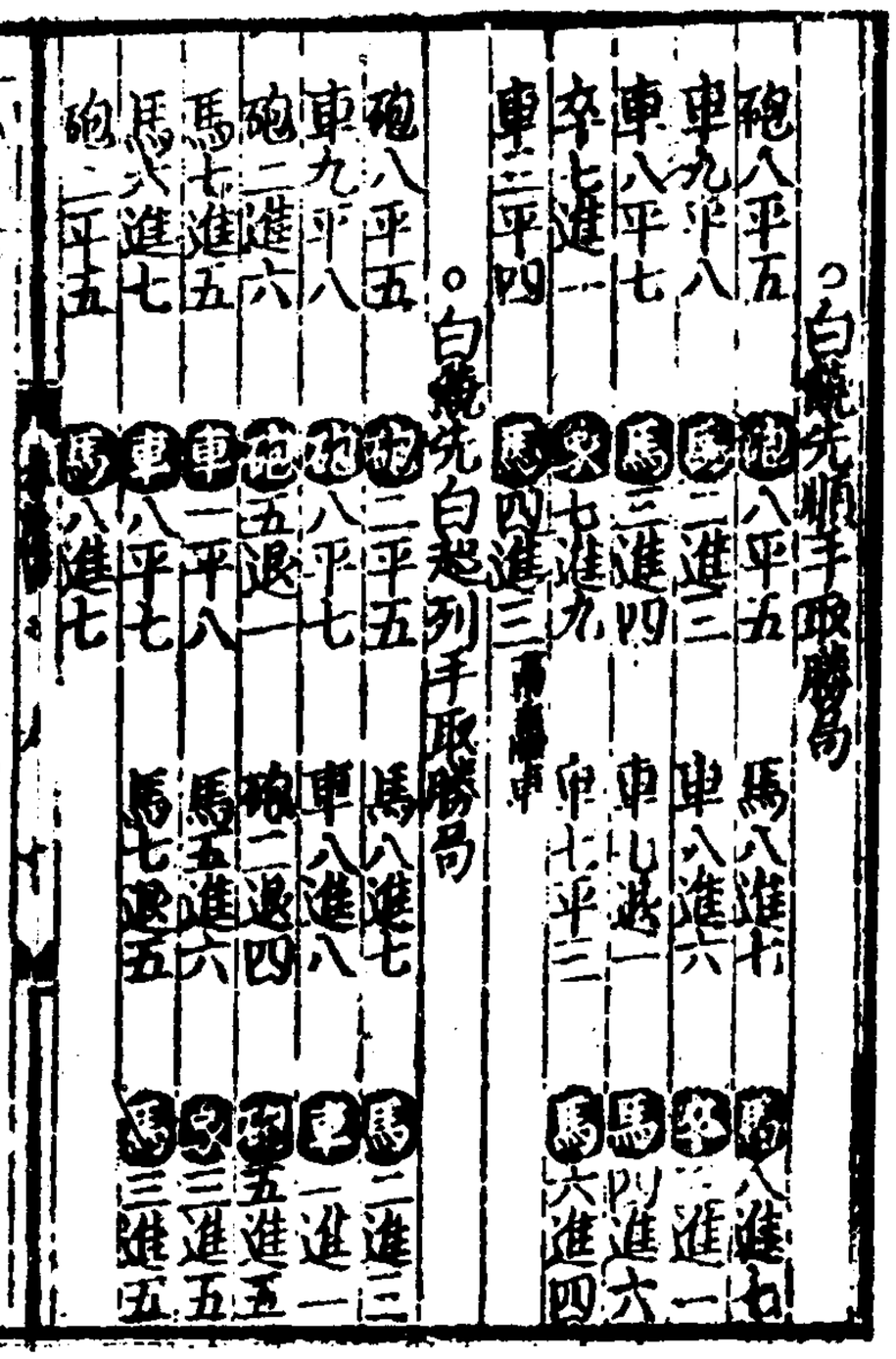
人生而靜其情誰見感物而動然後可辨推之於基勝負可得而先驗法曰夫持重而廉者多得輕易而貪者多喪不爭而自保者多勝務攻而思者其勢進戰勝而驕者其勢退求已弊不求人之弊者全攻其瞰不知瞰之攻已者損目觀一局者其思周心役他事者其慮散行遠而正者主敵者強謂人莫已若者亡意寄還有常使敵誰量動靜无度拍人所忌子曰慶之

或曰基以爭地非誅盜邪子曰不然易云師出以律否臧凶兵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詩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乃戰国縱横之說非基之即其說而

棊盤路圖


遠仙圖
東京於萬勝門裏
長生官劉仲甫饒
玉玨黑先
共一百
三十四
着
永名嗹
血圖
黑先
共一
百單
八着


二龍出海勢
白勝
二進三
車三進一
四退八
車三退八
四進九
將五平四
車二進四
白勝七着


白勝先順手取勝局
炮八平五　馬八進七
車九平八　馬二進三
車八平七　馬三進四
卒七進一　車九退一
車二平四　馬四進三
白勝先起列手取勝局
炮八平五　馬八進七
車九平八　車八進八
炮二進六　炮二退四
馬七進八　馬三退四
車八平七　馬四進五
馬八進七　馬五進六
車一平八　車一進一
炮五退一　馬六進四
馬七進五　馬四進三
車八平七　馬三進五
馬六進七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一　文藝類　草書

草書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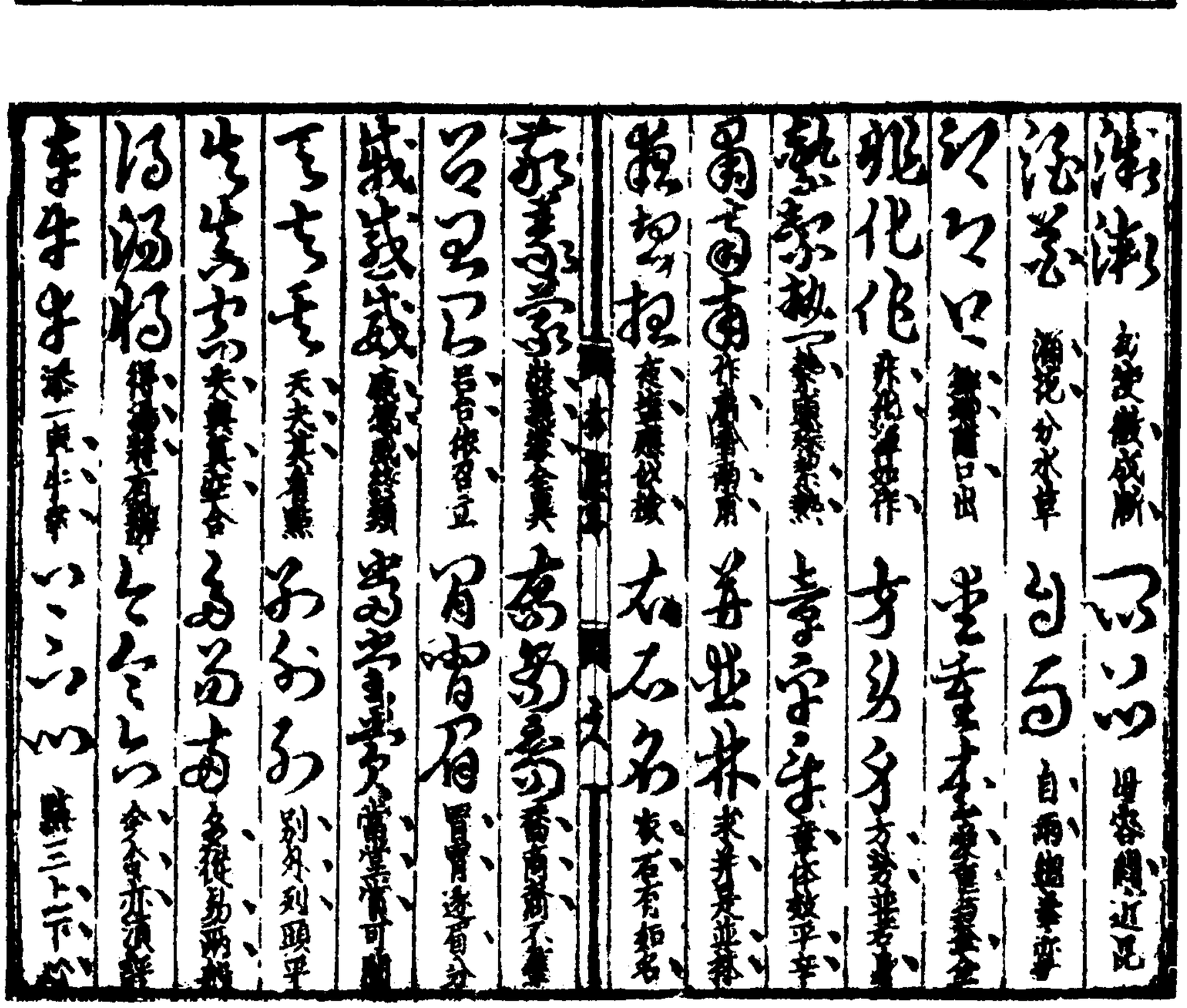
張懷瓘曰草書訣其傳蓋久自秦漢以來善草文學者首者裁百許字而已後代名賢中因官務章始得充本於漢帝古即故人參仲訂之張家藏草書至有一百二十餘凡四百一十字晁常侍研玩頗有所通後人觀諸家之帖八法波討源開見數條乃刊其尤評者二種以考十九偏傍一畫者二十五其字易曉不涉疑似者二十六止其缺者八因補所闕滿者三十七復之言為書之旨附三十字末首末載損共取一百餘雖未大備猶愈於衆之狼并亦足臨池之家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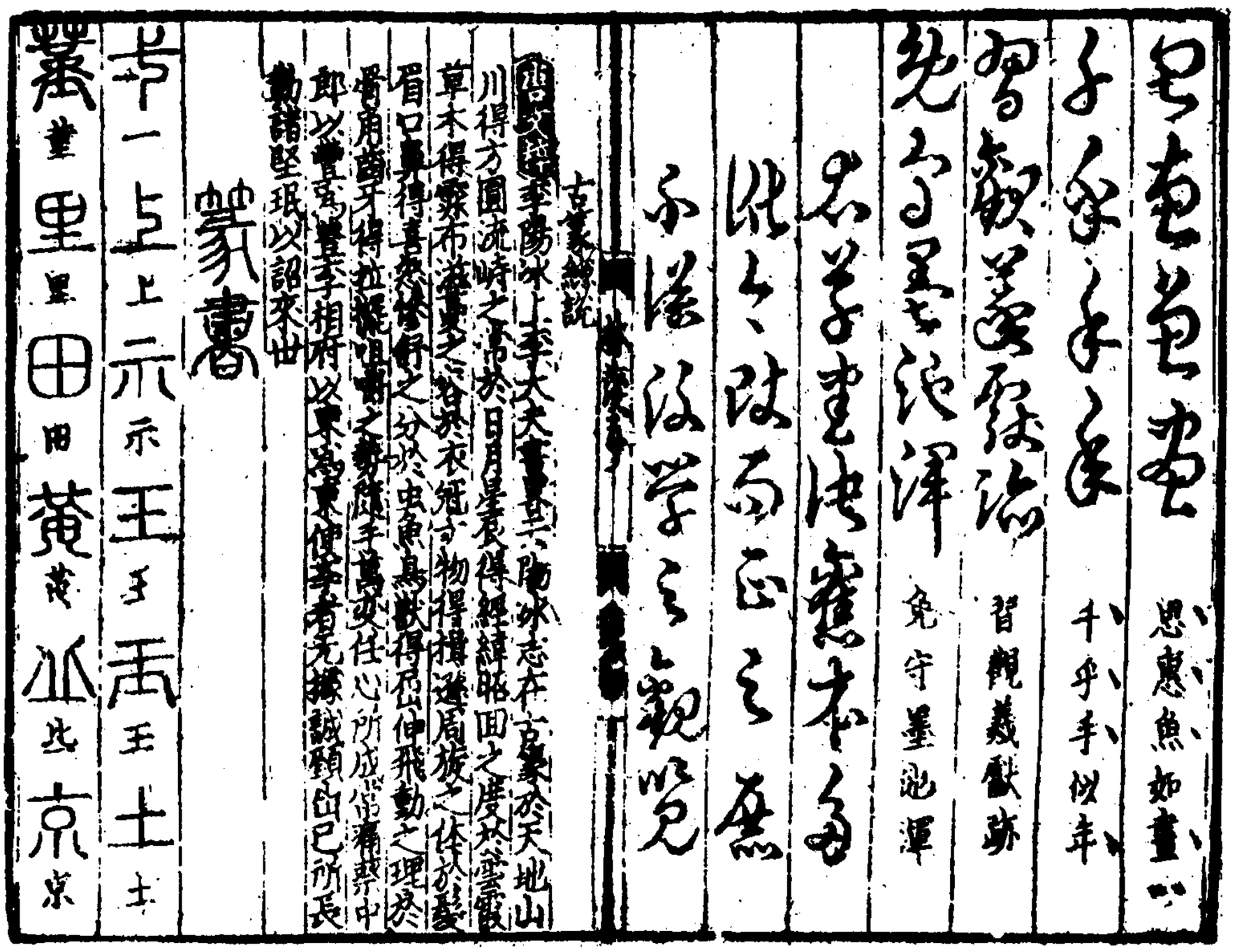
學無常師隨變適宜　草聖宜為難
影動形從當機一指　龍蛇競筆端
高堂整雜欲辨　草聖宜為難
勢執勢更須完　龍蛇競筆端
法之元　纖塵更須完
河　空挑却是言　纖塵更須完
字　綿頭無左畔　空挑却是言
之遠失東邊　之遠失東邊

點子先書爲　勾東木作關
步　步須牛引足　門要一開穹
陸　左阜丁長反　和　先和手曲拳
考　當收無用直　魯　容上不成綿
鄭　類向戈牛去　雞　雞總下子先
美　兩垂如莽大　兵　雙點獨兵聽
日　畧見東方日　家　全無左向戎
矣　匕大爲賢字　本　十心是木支
亦　點小看成不　亡　勾千總是畢
漢漢　偶寫漢成漢　隊　隊下一推
修修　欽修修近立　綠　綠者綠作綠
清清　蒲外切加清　善善　善為善是頭茅
修修　直丙明證部　求　求亦合衆意

於於　右邑月何異
重重　如來雜毒說
高高　賽賽豐不較
名名　領上衰衆別
義義　燕藏元彷佛
我我　我或先設
曾曾　只知華倍葛
雲雲　慧過都來近
執執　起傍全似矩
高高　用照分真馬
高高　寺寺無生緒
稽稽　醉醉將成處
凡凡　皆義凡作
大大　丈呼織麥






古篆總說
篆書
黃帝

原厂 夕夕 小小 多多 玄玄 丐丐
大大 火火 卤卤 赤赤 亦亦 介介
天天 交交 東東 丹丹 青青 氐氐
亞亞 山山 屮屮 广广 高高 石石
臣臣 昏昏 臯臯 品品 眾眾 馬馬 牛牛 羊羊
犬犬 豕豕 豕豕 帝帝 丑丑 鲁鲁 鳴鳴
鹿鹿 兔兔 兔兔 虎虎 兕兕 象象
能能 龍龍 虎虎 豸豸 狐狐 兒兒
乙乙 燕燕 鳥鳥 鳥鳥 尺尺 九九
鼠鼠 易易 虫虫 虫虫 龜龜 龜龜
貝貝 羽羽 飛飛 飛飛 不不 不不
至至 毛毛 冊冊 而而 角角 皮皮
革革 帛帛 糸糸 糸糸 巾巾 巾巾
市市 衣衣 尸尸 卽卽 包包

長人 匕匕 比比 从从 从从 北北
步步 史史 支支 肅肅 聿聿 之之
生生 帶帶 田田 毋毋 東東 員員
舜舜 千千 片片 冉冉 毋毋 克克
句句 乞乞 亡亡 匸匸 先先 先先
文文 甲甲 乙乙 丙丙 丁丁 戊戊
己己 巳巳 庚庚 辛辛 子子 丁丁
云云 午午 未未 申申 酉酉 亥亥

隸書

海海 內內 文文 章章 伯伯 湖湖
邊邊 意意 緒緒 多多 玉玉 尊尊
移移 晚晚 興興 桂桂 楫楫 帶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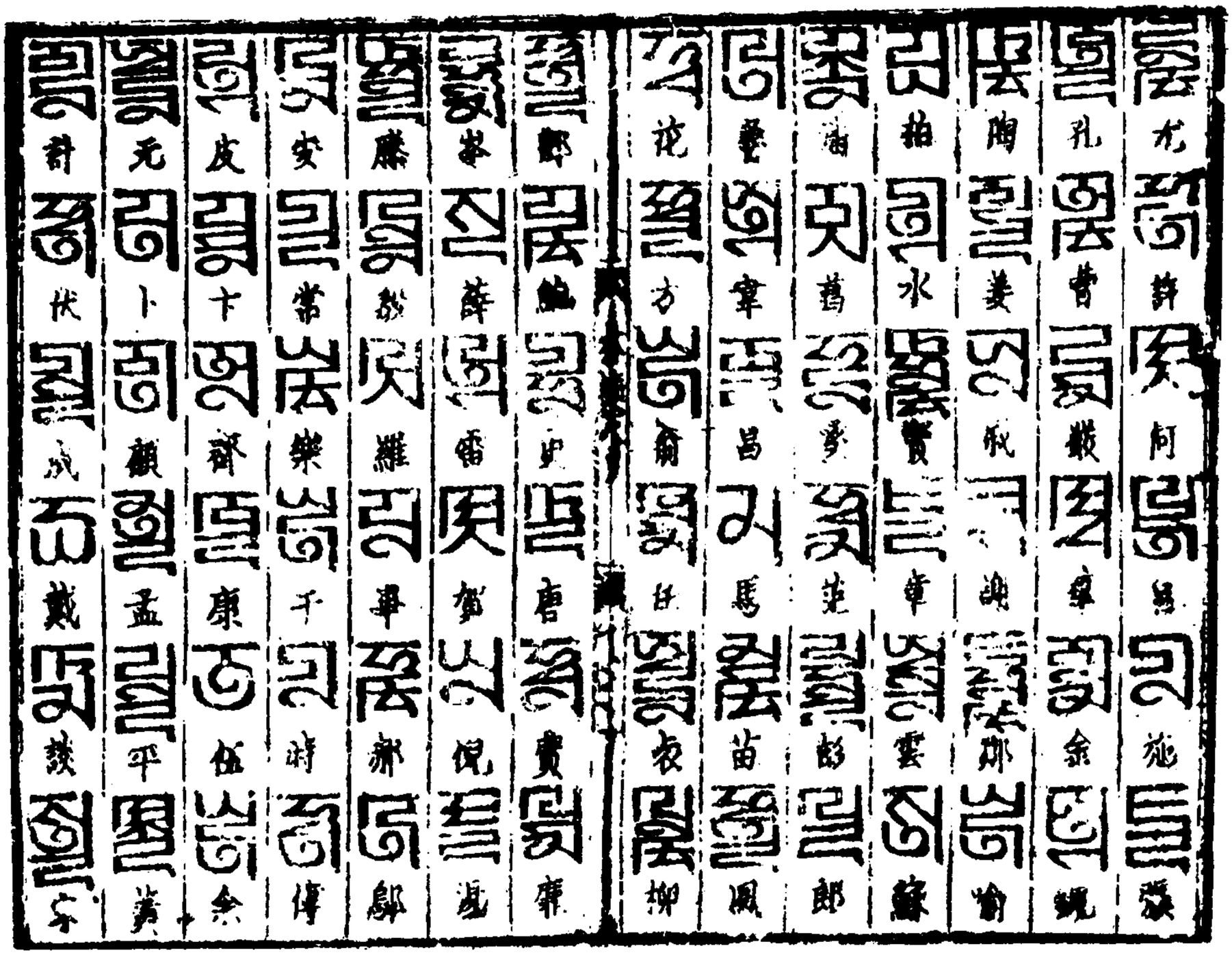
甘酣歌春日繁勇
酣歌春日繁勇
烏江兂足芰荷
烏江兂足芰荷
鄭莊貧客地衰
鄭莊貧客地衰
日遠來過右杜
日遠來過右杜
工部過鄭驗湖
工部過鄭驗湖
亭詩白也詩無
亭詩白也詩無
殺颯然思不羣
殺颯然思不羣
清新庾開府俊
清新庾開府俊
逸鮑參軍渭北
逸鮑參軍渭北
春天樹江東日
春天樹江東日
暮雲何時一尊
暮雲何時一尊
酒重與細論文
酒重與細論文
君憶李白詩野
君憶李白詩野
寺江兂天諧山
寺江兂天諧山

蒙古字體

蒙古之書前平學者之所未觀近風化自北而南新字尚之蓋自科斗之書廢而篆隸之制作其辭皆古也其法視篆又書簡行于世今王化近古風俗還淳蒙古之字誠為書門初學能復舊此物亦可以為入仕之捷徑云

百家姓

趙錢孫李　周吳鄭王
馮陳褚衛　蔣沈韓楊
朱秦尤許　何呂施張
孔曹嚴華　金魏陶姜
戚謝鄒喻　柏水竇章
雲蘇潘葛　奚范彭郎
魯韋昌馬　苗鳳花方
俞任袁柳　酆鮑史唐
費廉岑薛　雷賀倪湯
滕殷羅畢　郝邬安常
樂于時傅　皮卞齊康
伍余元卜　顧孟平黃
和穆蕭尹　姚邵湛汪
祁毛禹狄　米貝明臧
計伏成戴　談宋茅龐
熊紀舒屈　項祝董梁
杜阮藍閔　席季麻強
賈路婁危　江童顏郭
梅盛林刁　鍾徐邱駱
高夏蔡田　樊胡凌霍
虞萬支柯　昝管盧莫
經房裘繆　干解應宗
丁宣賁鄧　郁單杭洪
包諸左石　崔吉鈕龔
程嵇邢滑　裴陸榮翁
荀羊於惠　甄曲家封
芮羿儲靳　汲邴糜松
井段富巫　烏焦巴弓
牧隗山谷　車侯宓蓬
全郗班仰　秋仲伊宮
寧仇栾暴　甘斜厲戎
祖武符劉　景詹束龍
葉幸司韓　郜黎薄印
宿白懷蒲　邰從鄂索
咸籍賴卓　藺屋蒙池
喬陰鬱胥　能蒼雙聞
莘黨翟譚　貢勞逄姬
申扶堵冉　宰郦雍郤
璩桑桂濮　牛壽通邊
扈燕冀郟　浦尚農溫
別莊晏柴　瞿閻充慕
連茹習宦　艾魚容向
古易慎戈　廖庾終暨
居衡步都　耿滿弘匡
國文寇廣　祿闕東歐
殳沃利蔚　越夔隆師
鞏厙聶晁　勾敖融冷
訾辛闞那　簡饒空曾
毋沙乜養　鞠須豐巢
關蒯相查　後荊紅游
竺權逯蓋　益桓公萬
司馬上官　歐陽夏侯
諸葛聞人　東方赫連
皇甫尉遲　公羊澹臺
公冶宗政　濮陽淳于
單于太叔　申屠公孫
仲孫軒轅　令狐鍾離
宇文長孫　慕容鮮于
閭丘司徒　司空亓官
司寇仉督　子車顓孫
端木巫馬　公西漆雕
樂正壤駟　公良拓拔
夾谷宰父　穀梁晉楚
閻法汝鄢　涂欽段干
百里東郭　南門呼延
歸海羊舌　微生岳帥
緱亢況後　有琴梁丘
左丘東門　西門商牟
佘佴伯賞　南宮墨哈
谯笪年愛　陽佟第五
言福




於 慮 甕 封
內 拜 儲 家
窠 拔 井 鄉
烏 焦 巴 隔
山 谷 車 隔
伊 宮 寢 卿
全 鄰 坳 仰
其 針 舊 仇
符 劉 景 東
葉 幸 司 部
劇 薄 印 黎
蒲 郎 從 鄧
藉 賴 卓 蘭
池 喬 陰 贊
蓄 讀 譯 貢
扶 增 州 宰
鄰 雍 段 富
弓 牧 隴 隔
侯 必 蓮 蓮
通 遷 區 巷
郊 浦 尚 農
官 艾 農 仲
別 莊 憂 柴
向 古 易 慎
庚 終 吾 弘
耳 戎 祖 武
磨 東 龍 龍
戈 來 庚 終
步 都 耿 蒲
臣 國 文 寇
東 歐 父 汝
師 陵 齊 龍
魚 容 連 巽
漢 牛 雞 申
鄰 雍 申 雞
勞 逢 婚 申
汲 孫 申 羅

易繫辭曰方牙倉精作易無書以為政而不書但書其事形山本曰史皇作圖宋哀云黃帝作圖觀書物象也呂氏春秋亦曰史皇作書

識畫法夫識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然一也格制俱老一也骨氣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閒孝捨短六也六長者兼備無墨求筆一也俯澁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二也狂怪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

觀畫訣

大凡觀畫者尚四像歸向四像精神謂有四国王之子有婆羅門或四胡夷或四比丘優婆塞夷門觀道流者尚扒開清古觀人物者尚精神体態謂有貴賤中外也仍觀折葬衣紋停分形皃觀畜獸者尚剛悍擾馴觀花竹者尚艷麗閒瑞觀禽鳥者尚毛羽翔宰觀山水者尚平遠曠洞觀鬼神者尚動力變異觀屋木者尚壯麗深遠凡上折下葬一斜一直大率与匠人構從亦同

畫人物訣

風雲水石水畫界畫人物花果鱗毛草虫裝潢

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

畫有八忌石老而潤水淺而明山要峻遠而迴野平遠而松偃龍蛇竹藏風雨

畫論曰畫人山人樹寸馬四人衆閒不是畫會畫不傳神遠山無皴不分遠水無波遠人無衣○馬之精神係於眼鼻耳在於鬃尾鬃尾雖好而延光毛描而鼠動浮沉眼色形俏反於沒毛○鼠如錢睛明似打至于皇之若古木怪石之狀此

其長也

（畫訣）古之畫近簡而意深　中古之畫細密而精微　近代之畫煥爛以求備　今人之畫錯亂而无旨

御覽斷自曹不興以下論畫以三國晉宋爲上古南北朝爲近代　至隋爲中古唐爲下古宋朝爲近代

（畫評）顧愷之晉明帝畫師王廙衛協師曹不興顧愷之張墨荀勗師衛協史道碩王廙師旬衛戴逵師泥工謝敷子綏師其父顧駿之師張墨吳暢師江僧寶倩師陸探微子貽師其父顧駿之師張墨吳暢師江僧寶張則師吳暢劉胤祖師晉明帝其弟紹祖子棨並師胡祖○宋陸探微師顧愷之師張墨吳暢師江僧寶謝元師陸探微倩子貽師其父顧駿之師張墨吳暢師江僧寶謝元師陸探微及戴○北齊田僧亮敬道敬師張繇伯驎僧弥師道敬沈標師謝燕張則張僧繇子青泉佛童並師王恵遠○梁袁昂師謝元張則張僧繇子青泉佛童並師其父倩王頒師張謝江僧寶袁昂師張僧繇法士第法輪子師陸探微及戴○北齊田僧亮劉士彦師王恵遠○梁袁昂師謝元張則張僧繇子青泉佛童並師其父倩王頒師張謝江僧寶袁昂師張僧繇法士第法輪子師曹仲達師袁昂陳郭法士師張僧繇法士第法輪子德文洽師法士孫尚子師蕭陸王仲舒師尚子○唐閻立本立德師張僧繇法士長子毘早年學道子並師僧繇盧楞伽楊庭光李生張藏並師閻立本師曹霸王紹宗師尚仲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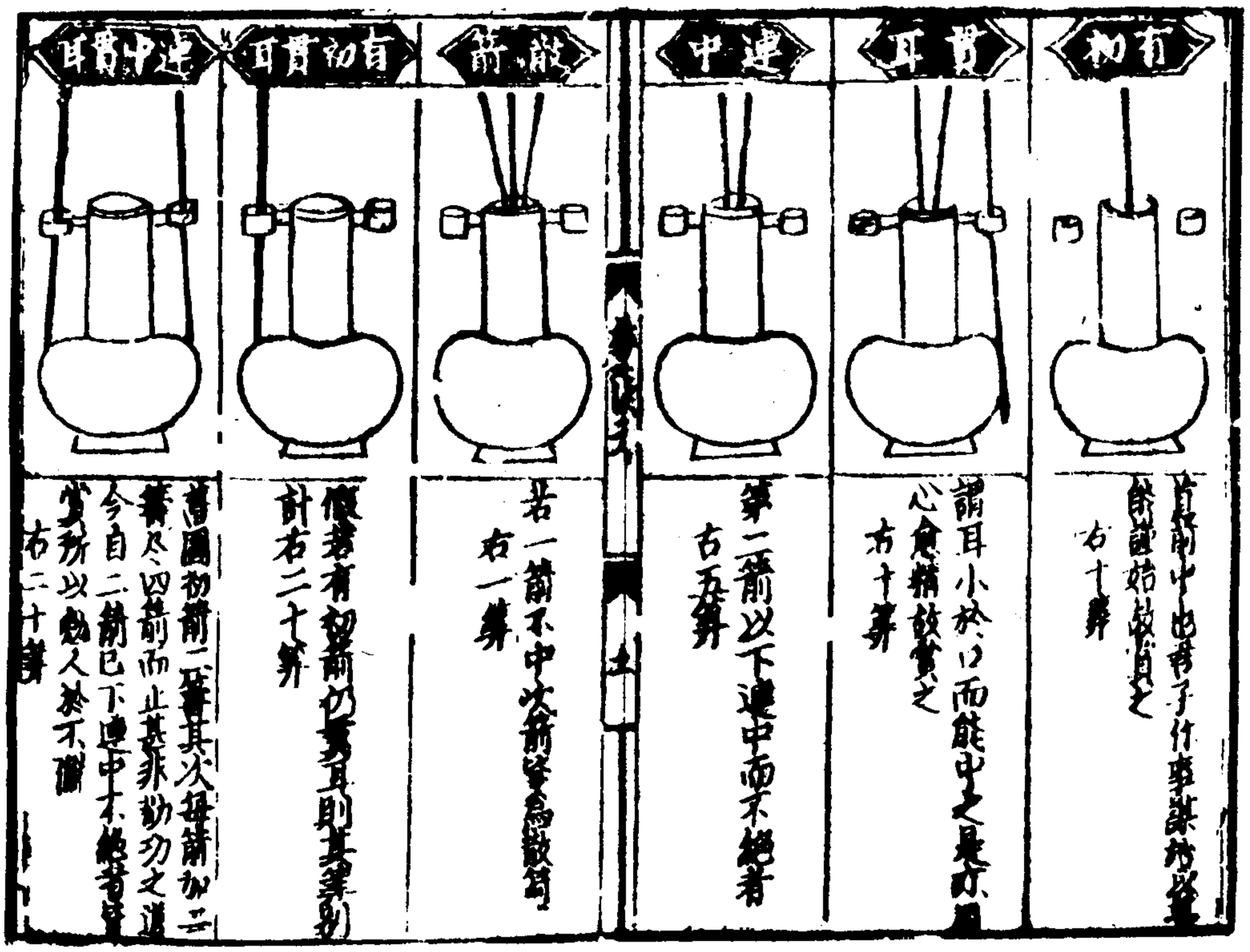
（名畫記）世本云黃帝之臣史皇始製書圖圖物事法倉頡象天地鳥跡之迹　穆天子傳封豨善畫　說苑齊王起九成之臺召敬君子年十歲秦始皇二年善消圖敬人曰刻爲人口舍丹墨噴壁成就手指處地如繩界直轉手方圓即中規矩於內外五岳四瀆列土備之此賢家創制布鵠善字倉頡李斯匠之垂般御之良造也　西京雜記漢元帝時以王昭君事工匠皆弄市毛延壽畫人老少美醜皆得其真陳敞劉白畫冠並工牛馬人物不及延壽畫馬頭低尾舉尤善市色漢元帝時劉白畫冠

（古今名畫）王摩詰山水　吳道子觀音　王墨松柏包鼎虎　李巨然寒林　韋偃工仙僧　蘇東坡竹鮑宣虎　吳道玄朋灘　長子奇車馬　趙昌花果韓幹馬　李昭道樹石　董伯仁臺閣　張僧繇龍　王華馬　韋鑒工松石　劉褒畫雲漢　王子勤牛戰鶴

文藝類

投壺格第

司馬溫公曰投壺可以燕可以射可以修身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又所以為中也君子修之刑政立教化興謨訓所施為不善焉耶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觀夫臨壺而不能久可以習為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修身之道故統統統攝終如始者非為国之道歟君子之處也雖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之也所以觀其志也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為可彷彿也世傳投壺者以奇為難得者為右是亦投擲探闡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為右傻中者為下使夫用藝術者無所措手焉壺口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壺去席一前半前中半後二尺有四以全壺不失者為賢壺首只能入一前半後者須俱滿則籌算倍多



首箭中也者子什事謀於堂
餘證始投貫之
右十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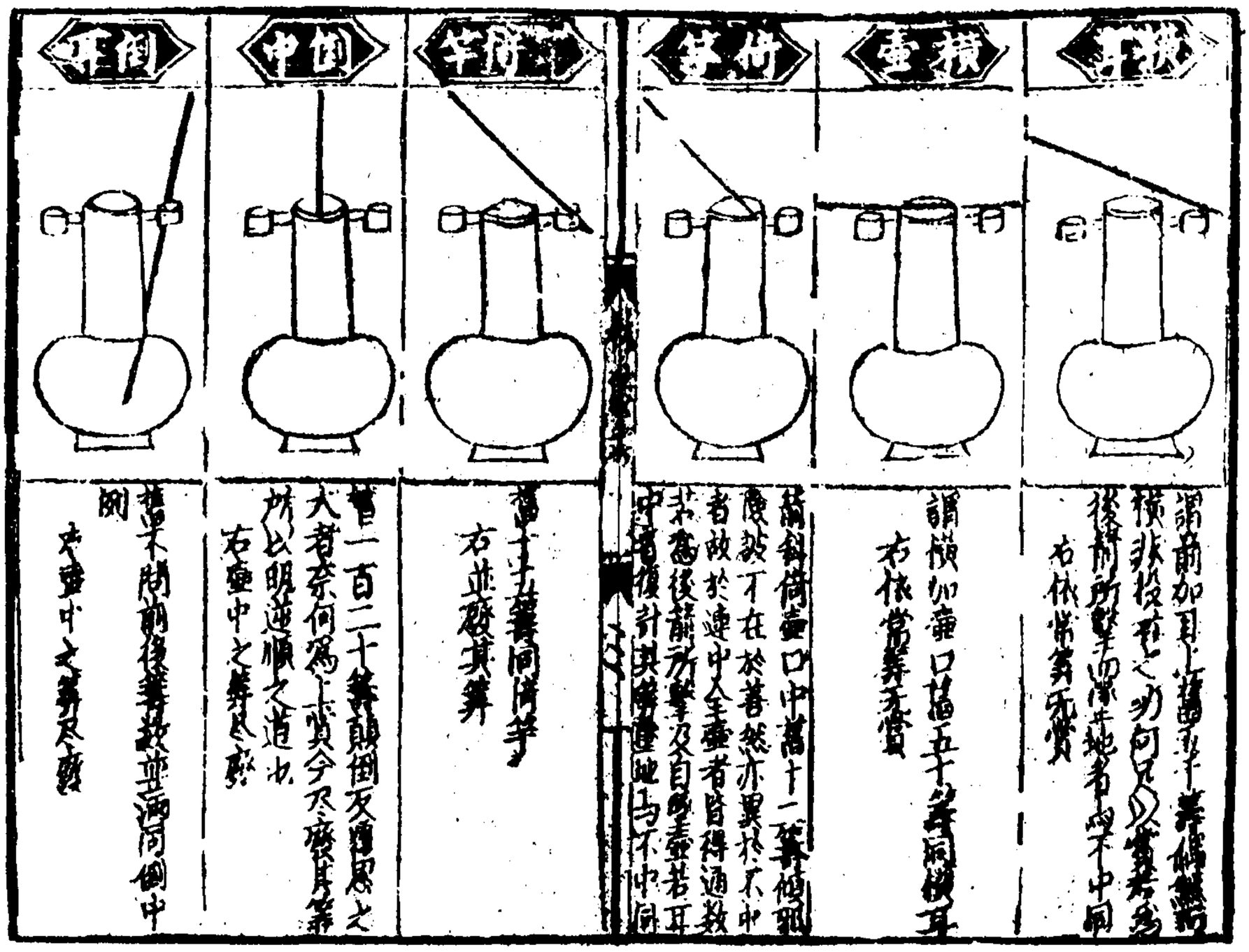
謂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亦
心意稍投實之
右十算

第二箭以下連中而不絕者
右五算

若一箭不中次箭雖勿貫耳則其算
右一算

傻者有初箭勿貫耳則其算倍
計右二十算

普圖初箭一壺其次每請加二
籌尽四箭而止甚非勸勿之道
今自二箭已下連中不絕者皆
賞所以勉人於不倦
右二十籌



正倒

謂前加耳上橫非投在之物向兄父賓客為後前所擊而漂出地者必不中倒

右依常等无賞

中倒

謂倒加垂口描五十箏同橫耳

右依常等无賞

斜倒

謂斜倒垂口中描十二箏傾覆投不在於善然亦異於不中者故於連中全垂者皆得通數若為後前所擊及自跳壺若耳中箭復計與傾壺地上為不中倒

右並發其箏

仰卓

謂一百二十箏頭倒反擲思之大者奈何為上賞今尽廢其箏所以明逆順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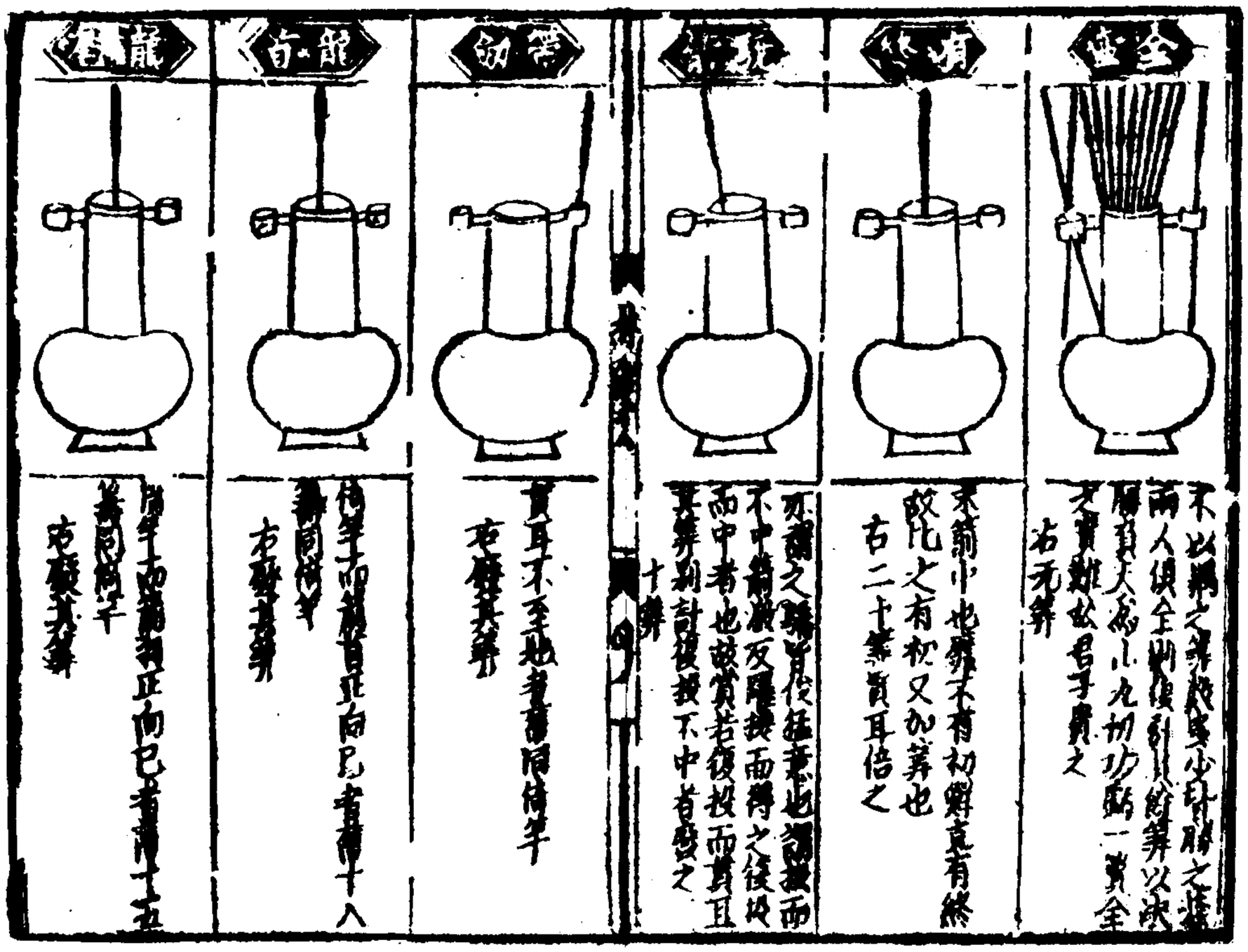
右垂中之箏尽廢

橫臥

謂不問前後箏數並兩個中例

右垂中之箏尽廢

側臥



全垂

不出網之箏於倒之箏內兩人俱全垂者為上賞若為後前所擊而漂出地者必不中同之賞難出君子費之

右无箏

有水

不前中也箏不有初難克有終既已之有松又加箏也

古二十箏賞耳倍之

虛脚

亦謂之騎背後拉者必擲壺而不中者也或壺若復投而賞耳不至地者為不中倒

右並發其箏

龍首

賞耳不至地者為不中倒

右發其箏

龍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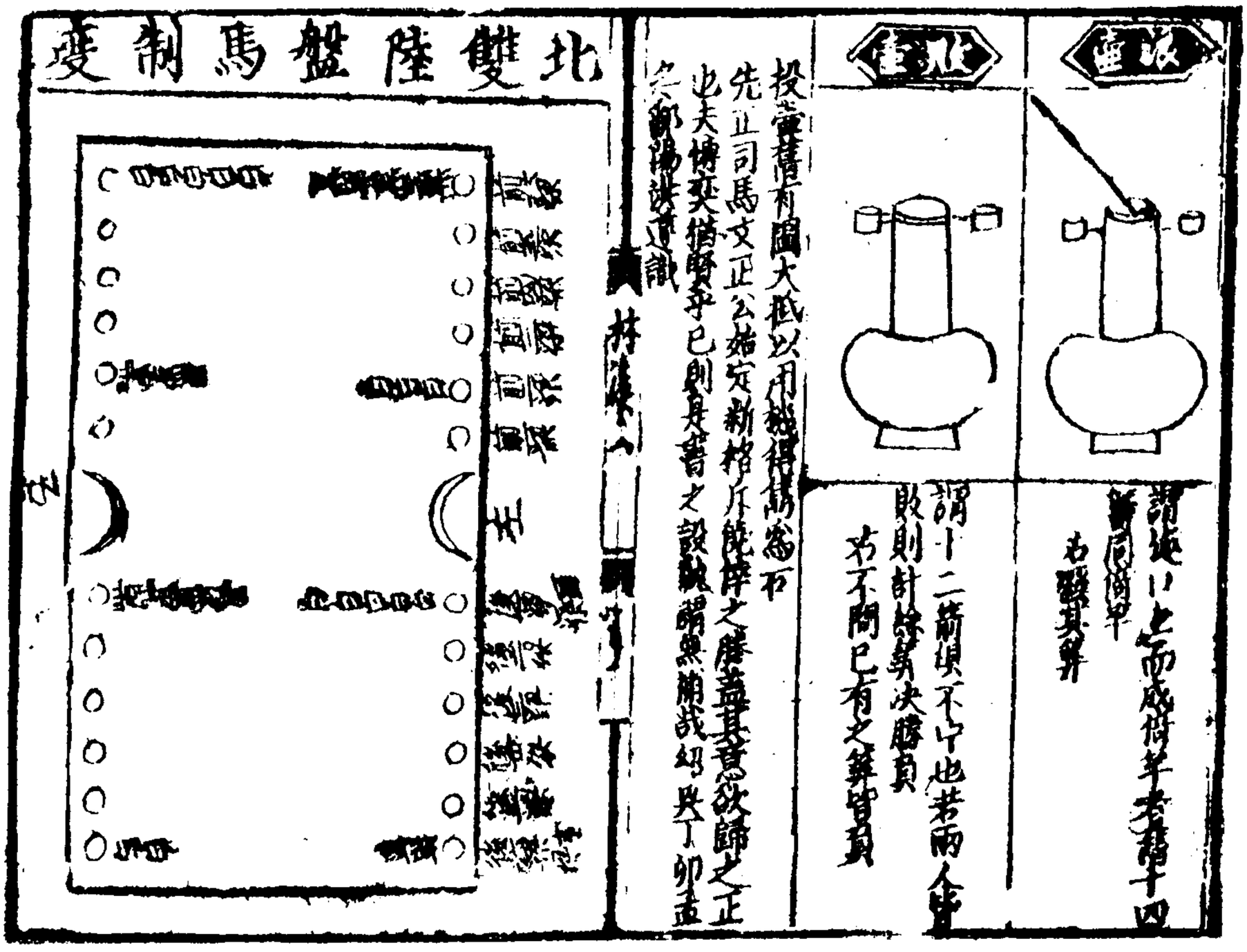
倒箏十而擲壺正向已者增十八箏同倒箏

右發其箏

龍尾

倒箏十而擲壺正向已者增十五箏同倒箏

右發其箏


雙陸盤馬制度
投壺舊有圖大抵以用籌得勝為右
先立司馬文正公施定新格斤飲降之勝蓋其意改歸之正
也夫博奕猶賢乎已則是書之設誠哨無聞哉幼學丁卯孟
冬鄭湯洪書識
林清錄入
鐘
注壺
謂注而成得筭者謂之筭
右驍其筭
謂十二箭頃不中也若兩人皆
敗則計筭決勝負
右不飲已有之筭皆負



雙陸圖　雙陸舉以六爲限其法左右各十二路號曰梁白黑各十五馬右前六後一梁各布五馬右後六梁一馬左前二梁三馬白黑間隔用骰子二各以其采行白馬自右歸右黑馬自左歸左或以二顆之數共行一馬或行二馬或移一馬可擊兩馬相比爲一梁它馬既不得打亦不得同途凡馬入局處空位與采相當始得下[illegible]所謂之歸梁凡遇梁[illegible]開後一梁爲敵人地若不擲它馬即前馬於此下五路只視其采扣出二馬數有餘則取不足則舍采小不取則併移歸下梁常須留兩馬不可移動動頭破後六梁謂之末梁馬先出盡爲勝勝而它馬未歸梁或歸梁而无一馬出局則勝雙籌凡賞罰之籌唐所約无有定數

[illegible]此人以後一梁爲敵[illegible]前一梁爲門[illegible]胶[illegible]

門最緊有兩馬至戰謂之把門拆一馬曰拆胶兩馬至兩馬謂之把門拆一馬曰拆胶後六梁謂之末梁常須留兩馬不可移動動頭破後六梁謂之末梁馬先出盡爲勝勝而它馬未歸梁或歸梁而无一馬出局則勝雙籌凡賞罰之籌唐所約无有定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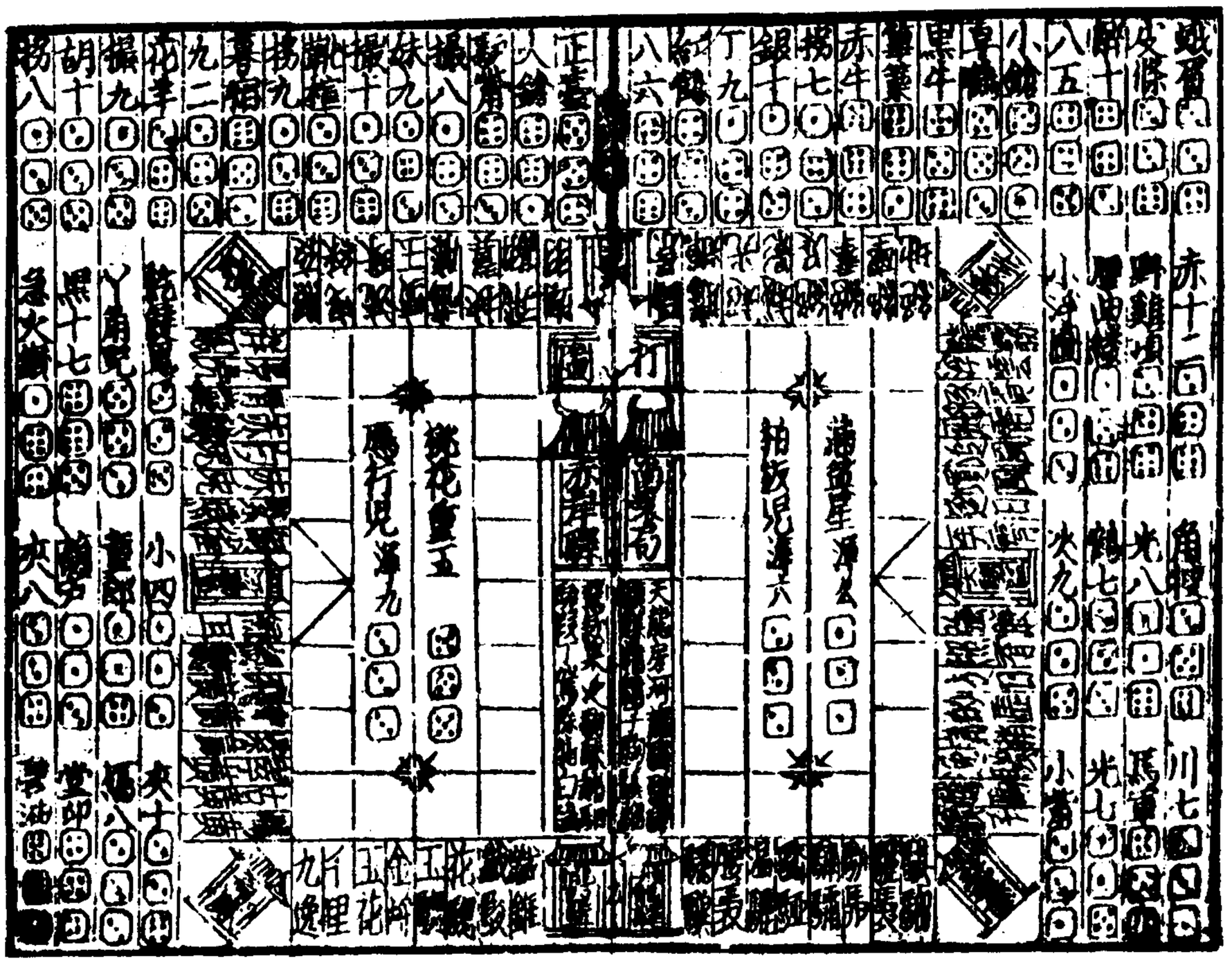
[illegible]二佛并閻婆唐賜大食以木爲骰子六面皮占城以馬木或角爲之長二寸許无么六三佛并閻婆占城國王則名曰羅二曰逞打三曰逞打三五行馬則成梁么大亦成梁凡馬單行使破梁末成么三二四三五四六五六皆故得梁成或單行自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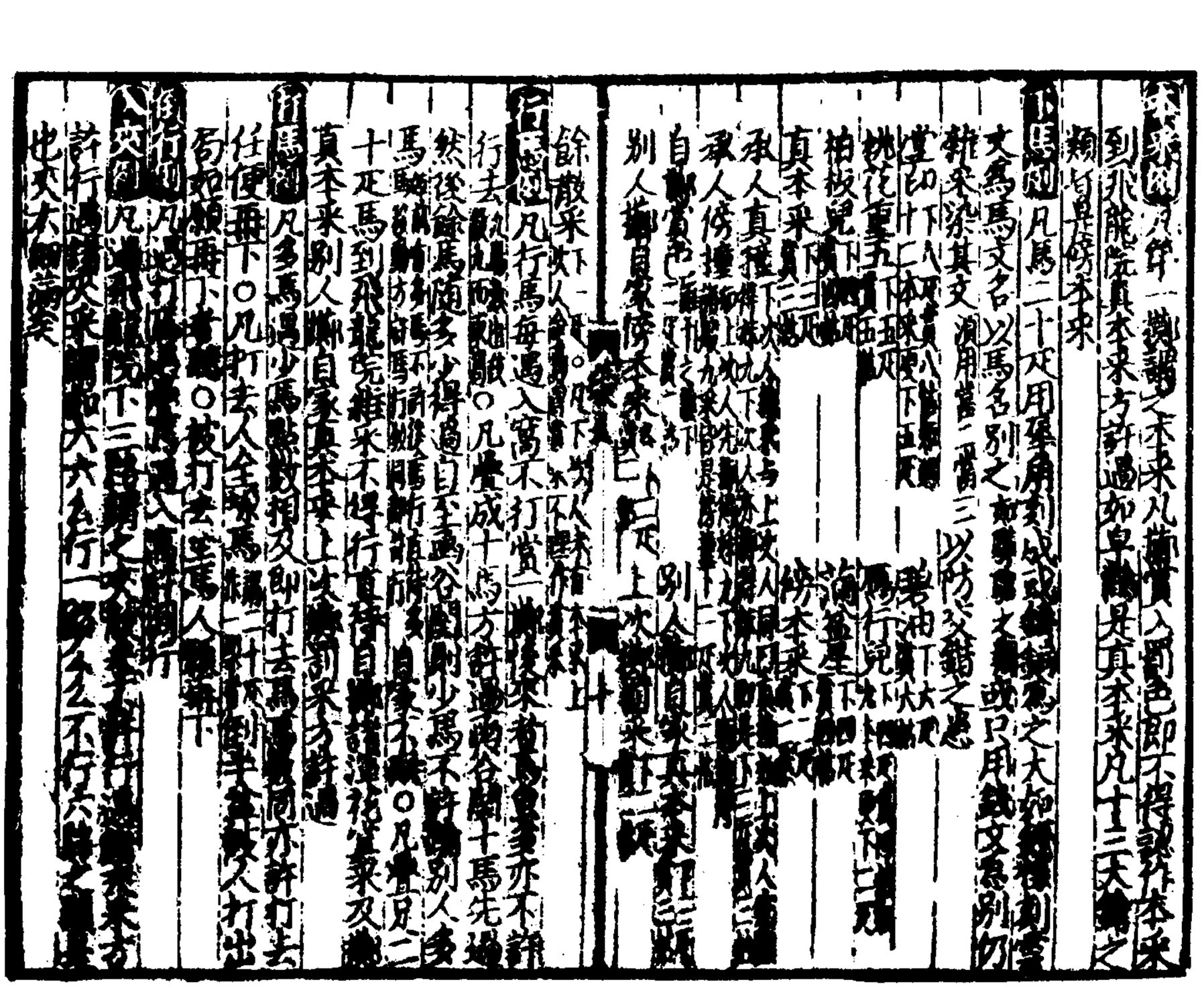
[illegible]應行馬[illegible]下來行過此[illegible]同下次則[illegible]則左轉到家右行則右轉到家右行仍要依采行

[illegible]兩六[illegible]門江月以么大把門已定二四三五成采過却四六憶煙梁五六單行无陣[illegible]

朱起妙无双号曰全贏取清[illegible]為双贏[illegible]

[illegible]采成贏取次高強到家





圓社摸蜴

四海齊雲社當場蹴氣毬作家偏着所圓社最風流況是青春年少同輩朋儕向柳巷花街試賞在紅塵紫陌追遊既得勢來不使人拂自家首務本來上次撋真個捷方好依元打去別人全馬倒益加一分賞一帖

又一馬上數丸出乃又為倒益加一分賞一帖

馬先至尚乘者為知頭倒一益

蹴鞠凡十丈先到花谷閑倒一益

蹴鞠凡調賞帖者時尚用勿忘悞不過三錢多即重罰

雜供自勝詞淨花真真悞太平本來各隨上馬不數下十丈賞一帖

第在局人皆供○別人撋真個捷方好依元打去別人全馬倒益加一分賞一帖

各隨馬足數圓一局紀事人供○凡打得一毬賞一帖

打人供○凡馬一出馬一正賞一帖

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卷之六　編輯

樂三天竺松下優游樂事實忘難并四美勝友良朋无踈五侯心向閑中着人於悴裏求凡來踢圓者必不是方頭

又蒲庭芳

若論風流无過圓社粉牆踏踢繡茵齊全門庭富貴會到御前灌口二郎為首赤皇上下卽流傳人都道有雲一社二錦獨爭先　花前并月下全身綉帶偷側双有更高而不達一搭打輒翻跌落處圓光牆拐双佩劍側踏相連高人處翻身估料天下細呼圓

又

十二香公裁成圓錦莫非年少社中英低揚花稍慢下侵雲漢月滿當場收綠揚柔處恣意輕追逐拂銀鈎　有尖并拐搭五陵公子次意忘憂綫回九轉低垂傍高撲錘不遇文章高貴分左右曹對王侯君知否門下賢

一占斷最風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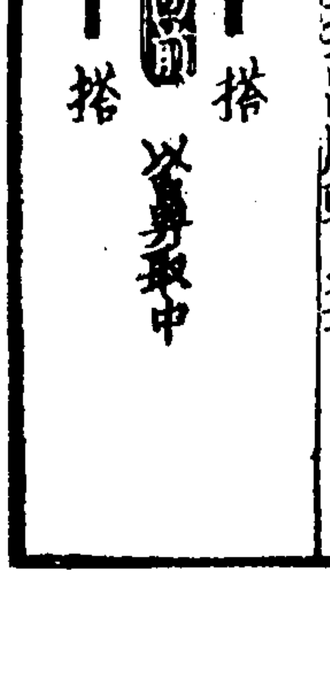
毬門

毬門徑二尺八寸

網子　毬　網子

網子　毬　網子

齊雲入門



白打場戶

十字爲界

兩人場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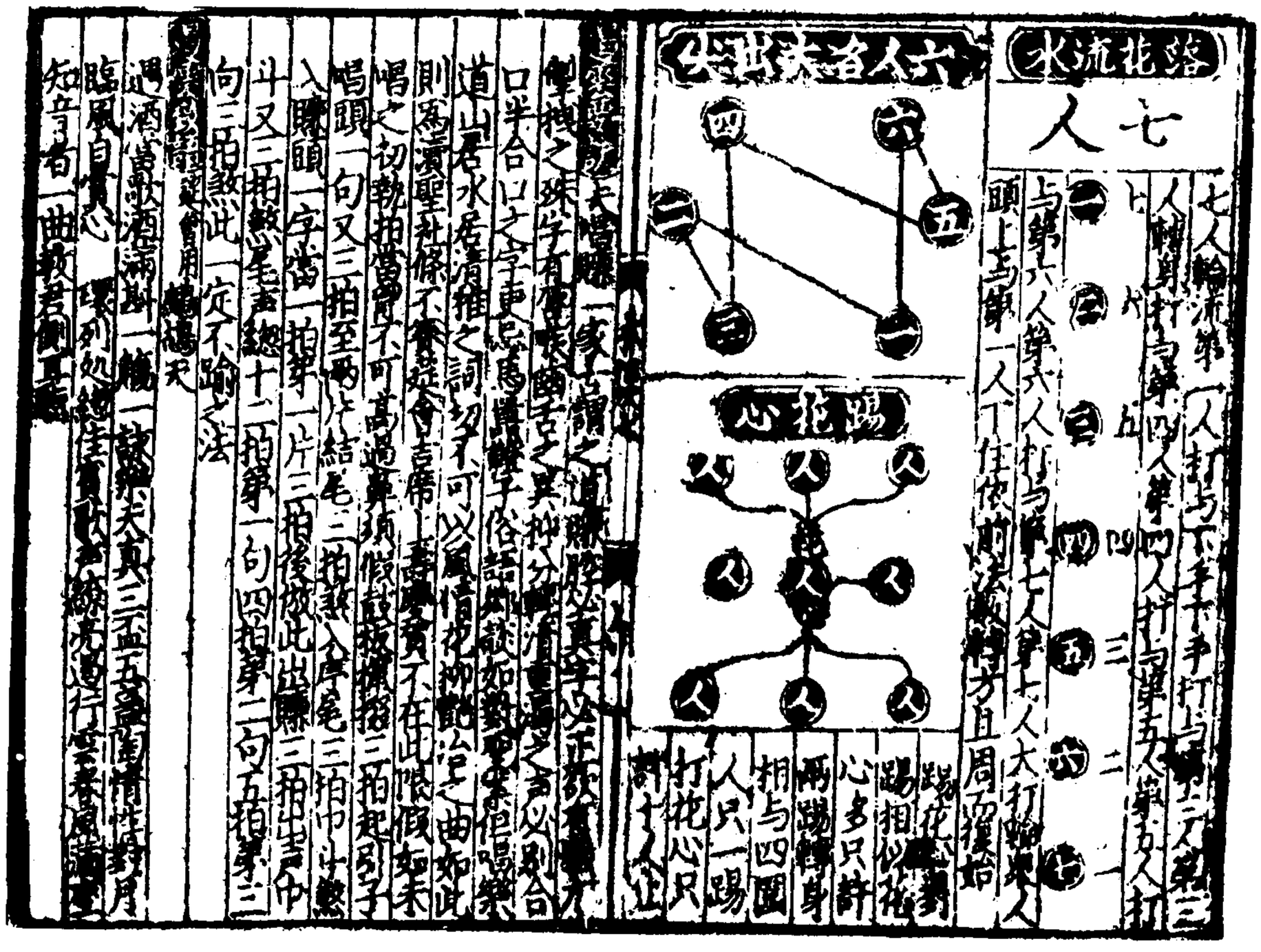
對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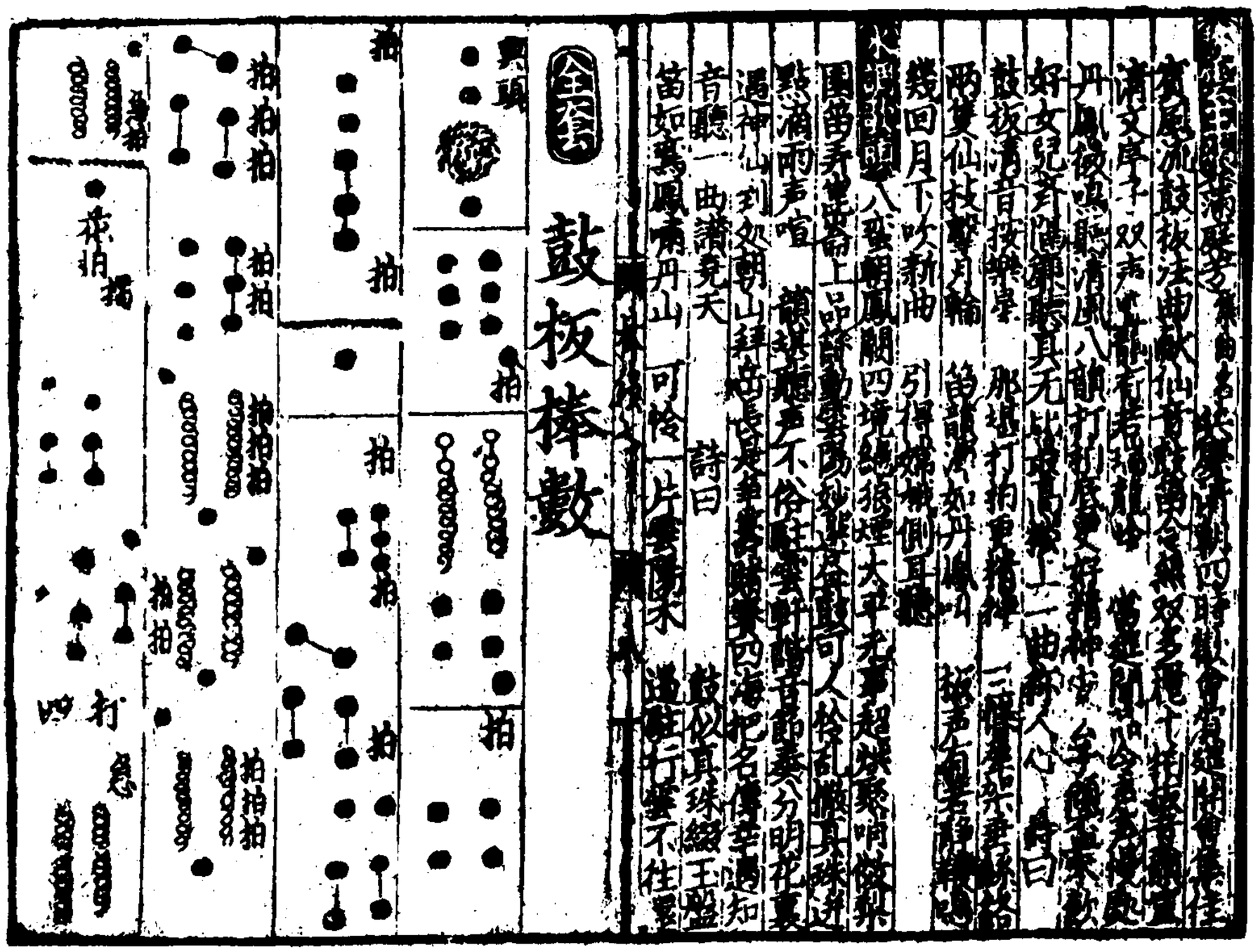
三人場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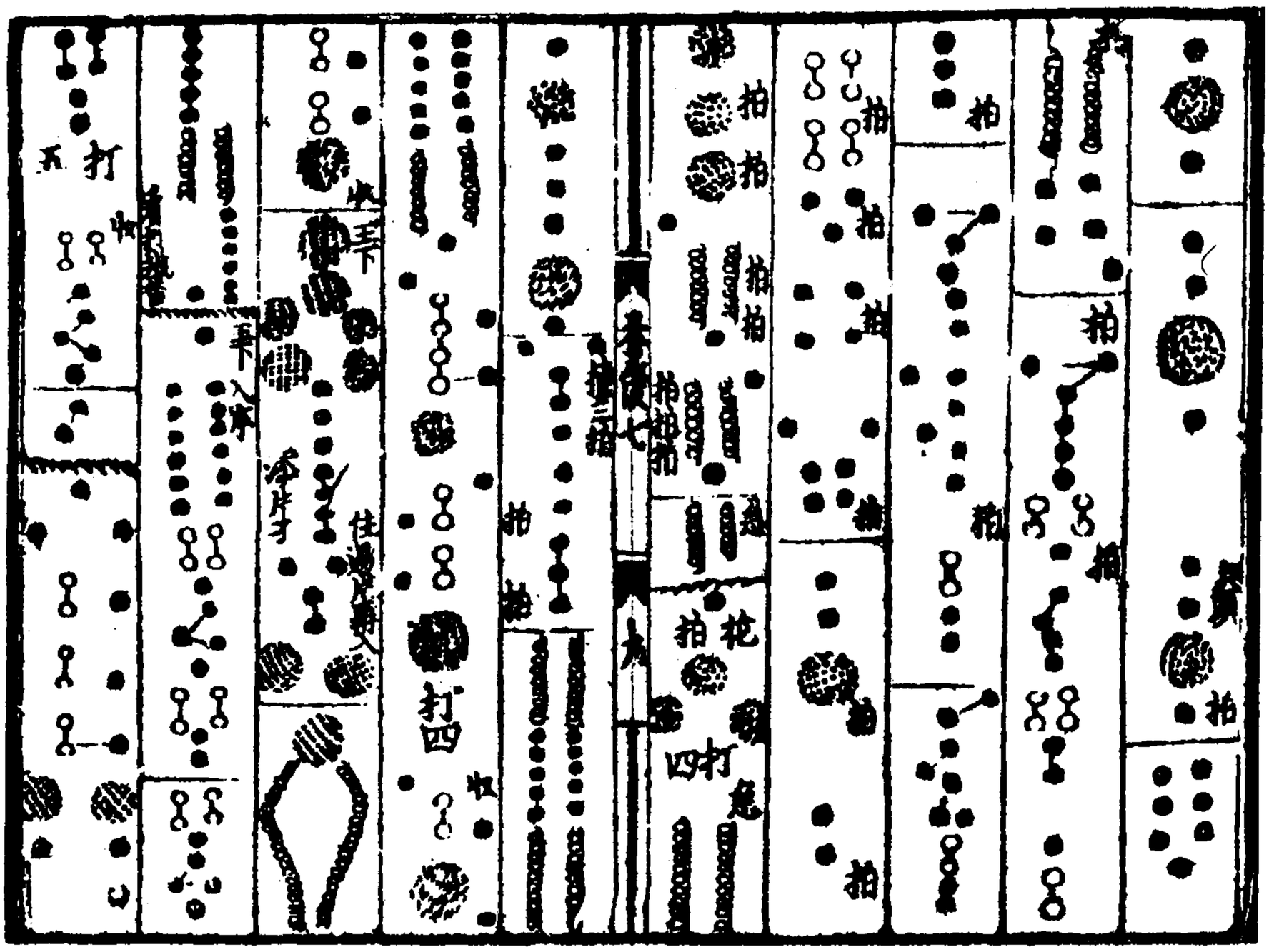
四人場戶

五人名小出尖

五人場戶名皮破


落花流水
七人
六人各大打四
四
六
五
二
白
一
踢花心
人
人
人


鼓板棒數
詩曰
可怜一片雪梁
拍
打



文藝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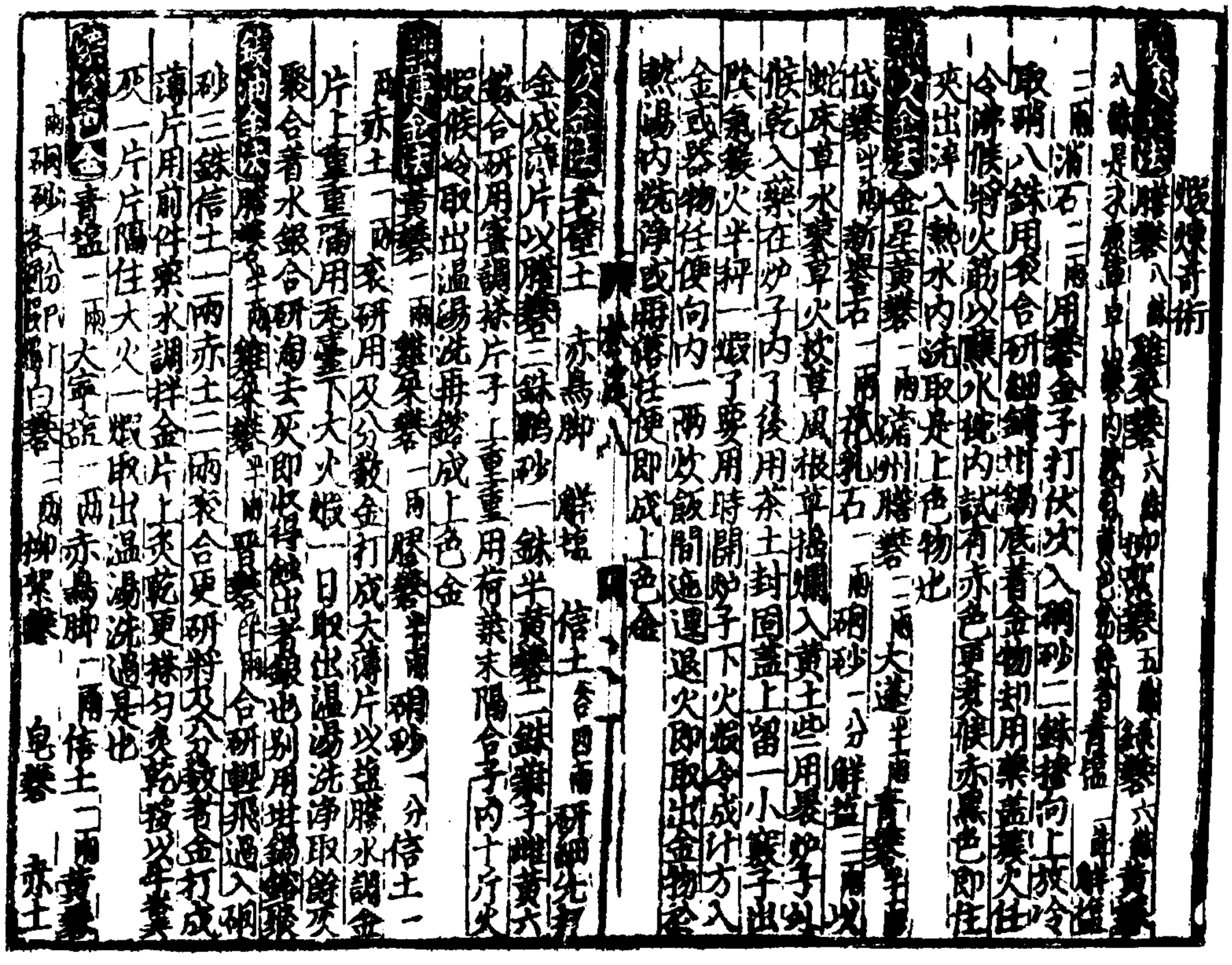
奇巧伎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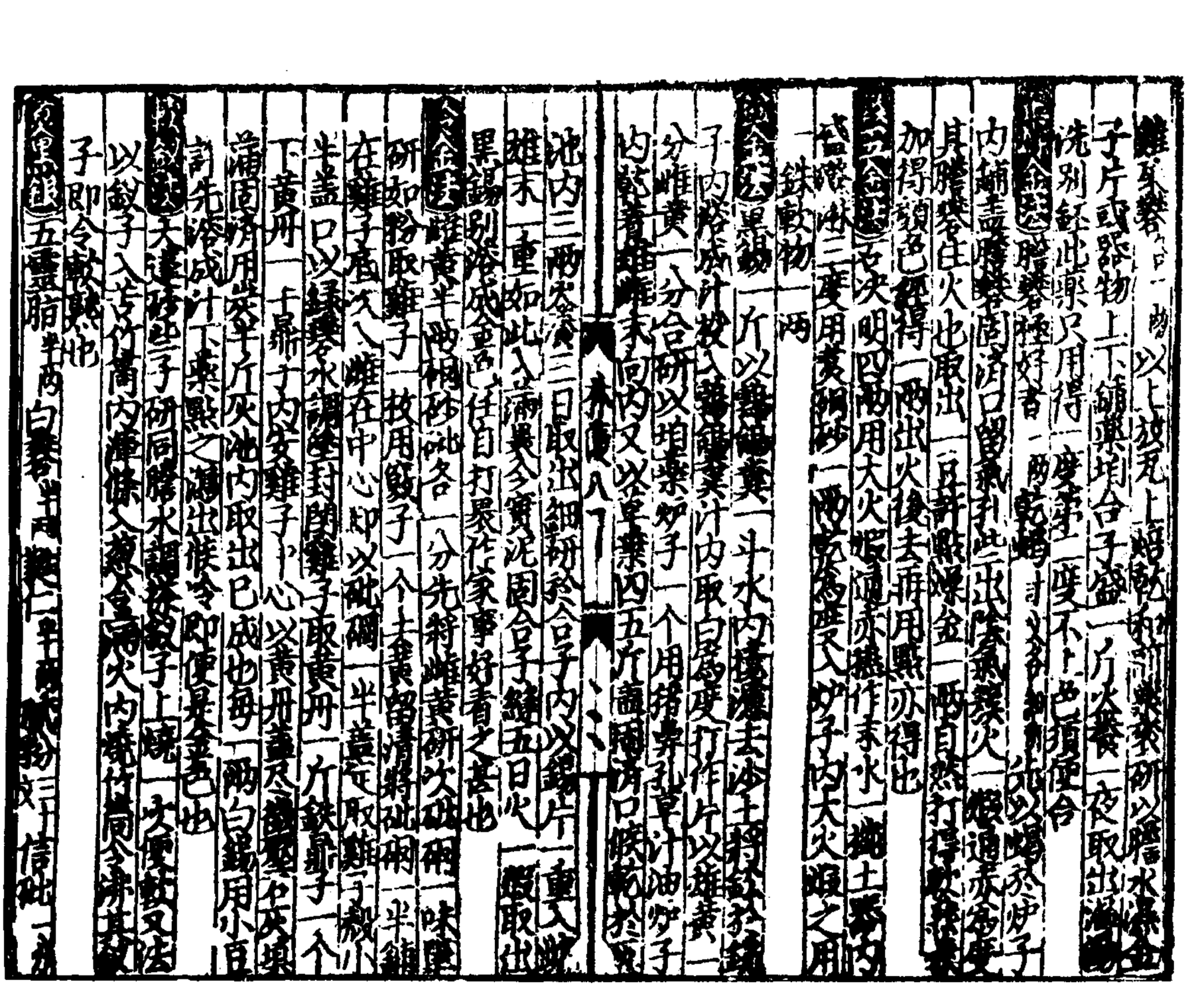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蓋物雖貴述者之巧況世變所趨由質而文其來尚矣而戲術好奇人所同欲不有巧者陳陳相因何取乎外復有異役有險巇頃刻花開眩化百端寺巧萬狀則又世俗駭觀而希見者倘乎好事者君子泄其機緘露其秘要執能測焉今摘技巧之尤者列于下方亦足以資博識玩之寓一云爾

點石為金也不難

神仙留訣在人間

勇成人物能吹火　畫出鳥獸白紙自然成黑字　明珠立地走金盤　泄破機緘是何事





合研入烏梅肉研銀器等物如新
又法白雞蕫一合煮仁半兩入烏梅肉研酸漿
器內煮銀器等物須先燒過方可煮之以溫水洗過
銀器內研盛二兩白礬二兩杓消一兩信砒一兩銀朱五錢
鵝砂二錢都合入十錢內煮水并醋石器內合
成水以筆拂塗諸般銀器上銀便淨研了方用
三日取出化成水以筆拂塗諸般銀器上銀便淨研了方用
於火畔微炙過一如錢了令色也依得之
合在內上用紙一片蓋却以茗碗土用騎和令潤坎向灶銷
子內令底向中心通一竅子一个便入炒內鞭數三再鞭之放
令冷取之銀自作一如雞物作一九

白銅法木律五文研細每五文好首合研細銅內銷赤銅一兩
成汁以紙片子拂勻瀉向鐵模內以漏銀蓋之自白也
白銅銀諸色藥亦名野干化揩取陰乾為末取蚪子真珠用醋
水浸過晾乾以草末揩之却以梅子水煮之自白
三仙散白礬三錢研為末入銅青末一兩先溶銷成汁
以前礬末漸漸入銅青末攪勻瀉於物內冷定研細用

黃石公傳子法銅綠石決明半斤舂去雜皮入好銀墨石一兩令淨鉢
曰拭乾細搗夾絹羅過又以好鰕膠明淨者清水洗過却以
水於坩堝內慢火煮膠成汁相似下藥末和勻淨洗手圓之
大小枝隨任意僧事令相似了即以綉針穿孔手攤於紙內
火焙令乾了養白鵝一對籠以簞盛將前做子真珠拌爨
鵝鵝拋糞即收淘取洗之即成真珠顏色与真无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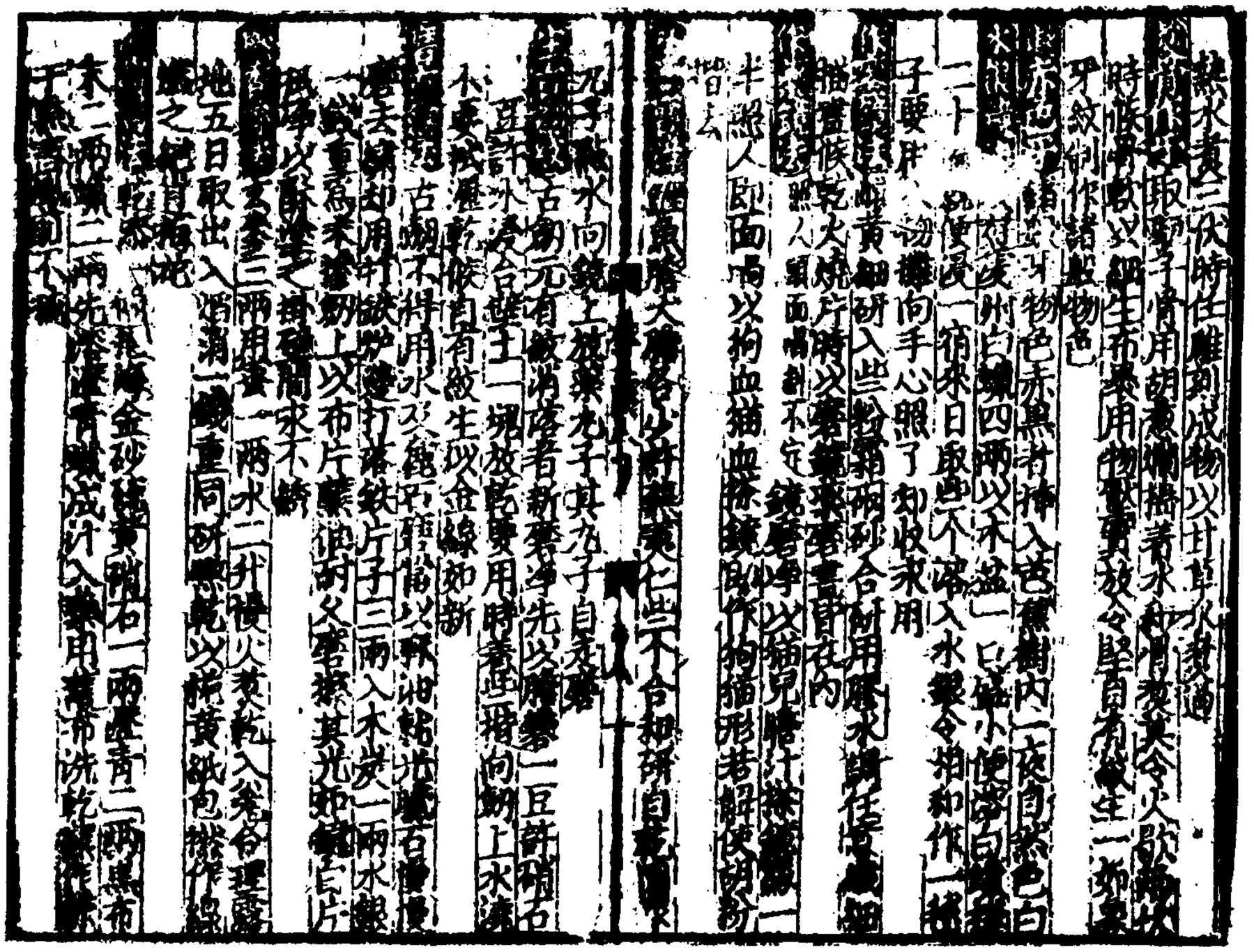
銀硃法石決明去雜皮净搥羅為細末蒸飯令熟少拌
殺喫取胎內自結真珠也又真珠燋赤者以米煮些許搥用
餵雞二兩日殺之取胎內真珠如未殺但以簞或隨糞收洗
之如雪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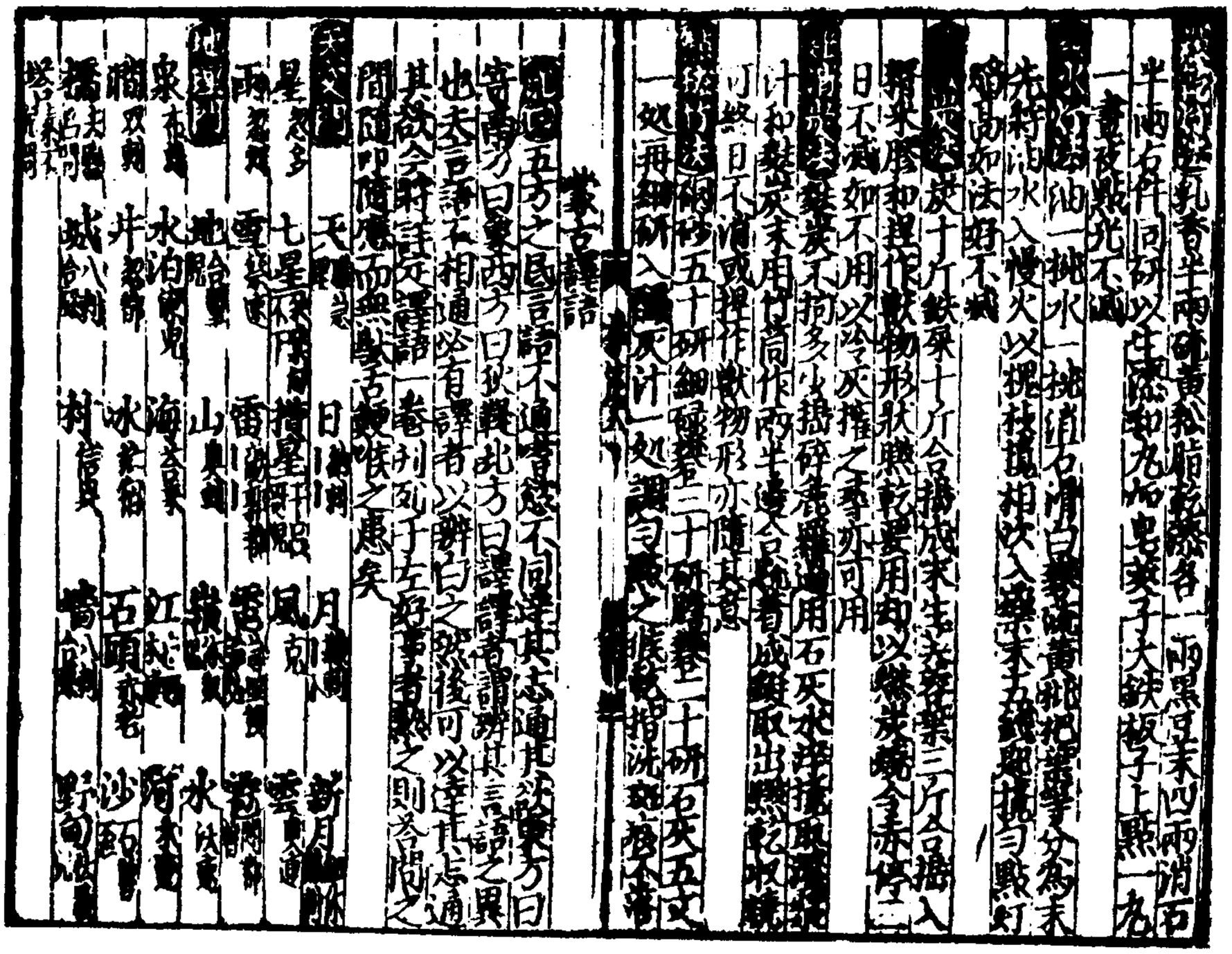
真珠氣味真珠犯尸氣青黑者以一敗草漉煮子用絹袋子盛
珠着棘刺拌繫口向一敗草汁內揉之即白也
洗潔如珠以橘子皮熱湯浸水洗後却舂簞蓋浸一夜即成新
珠子
洗油法蘇鴨糞曝乾燒灰熱湯澄汁珠子用紙袋盛洗之即
光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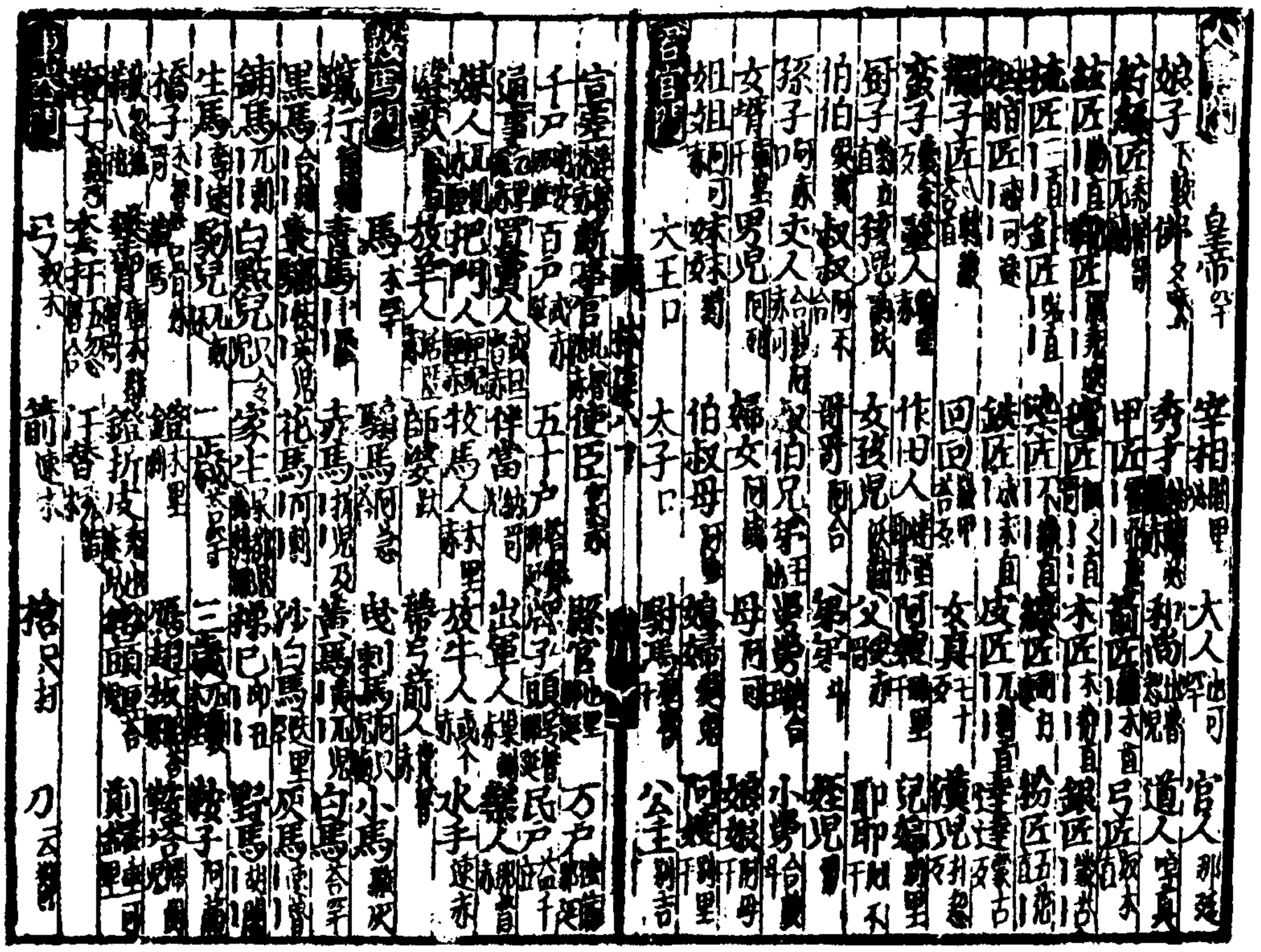
漆赤色芭蕉水治兼浸一宿自然白淨
黃石令黑以胡粉調搽着冷水於坩器內煮石乾則旋添熱水
黃三伏時候石軟為度即修襯作諸般物色了即以甘草水
黃一伏時自然堅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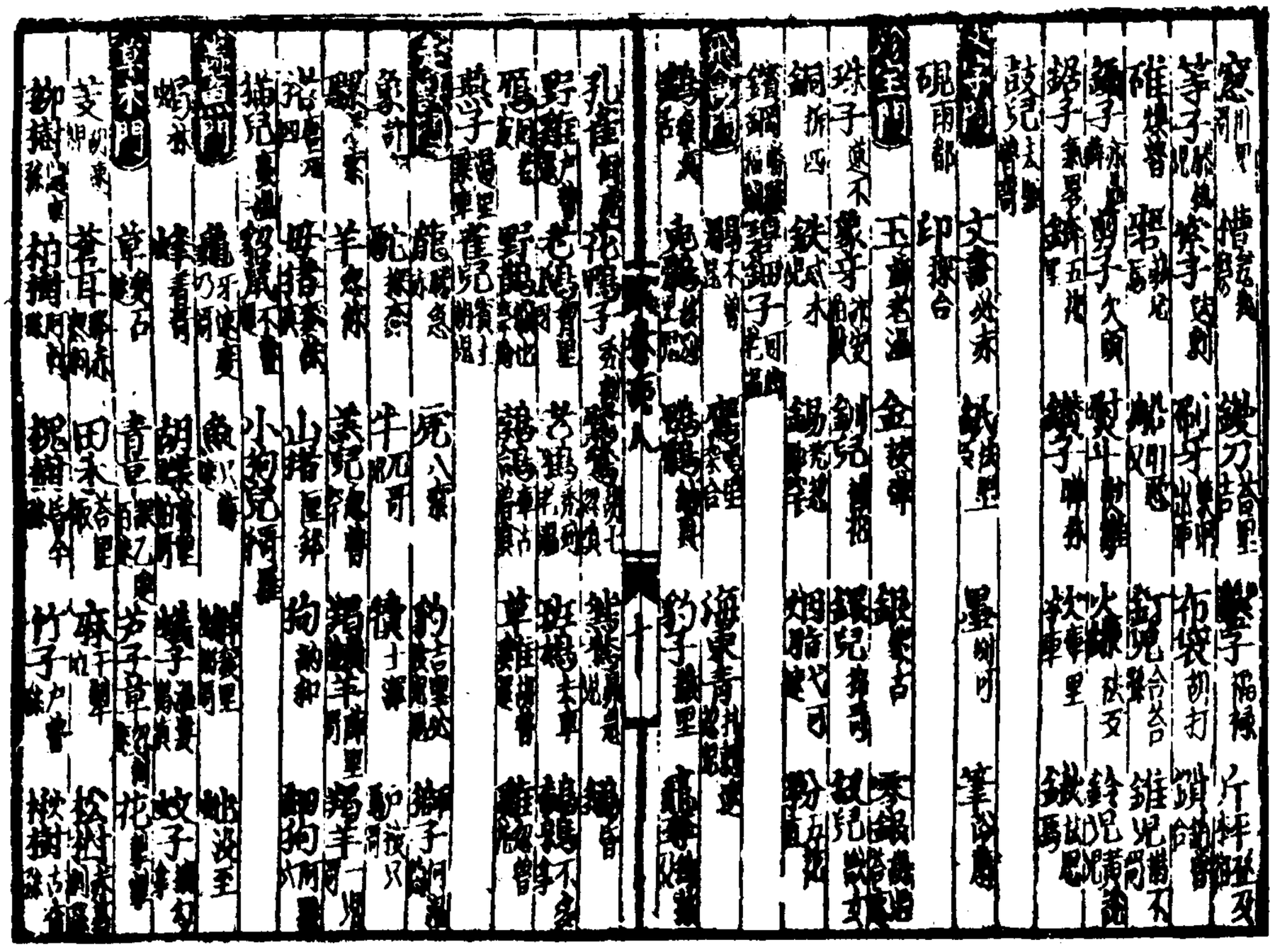
黃角令黑以地骨皮牙硝柳枝隨意多少用水煮豬牛蹄甲一
炊飯間便軟如牛角羊角亦須煮經日方軟任便作物後依
前法用甘草水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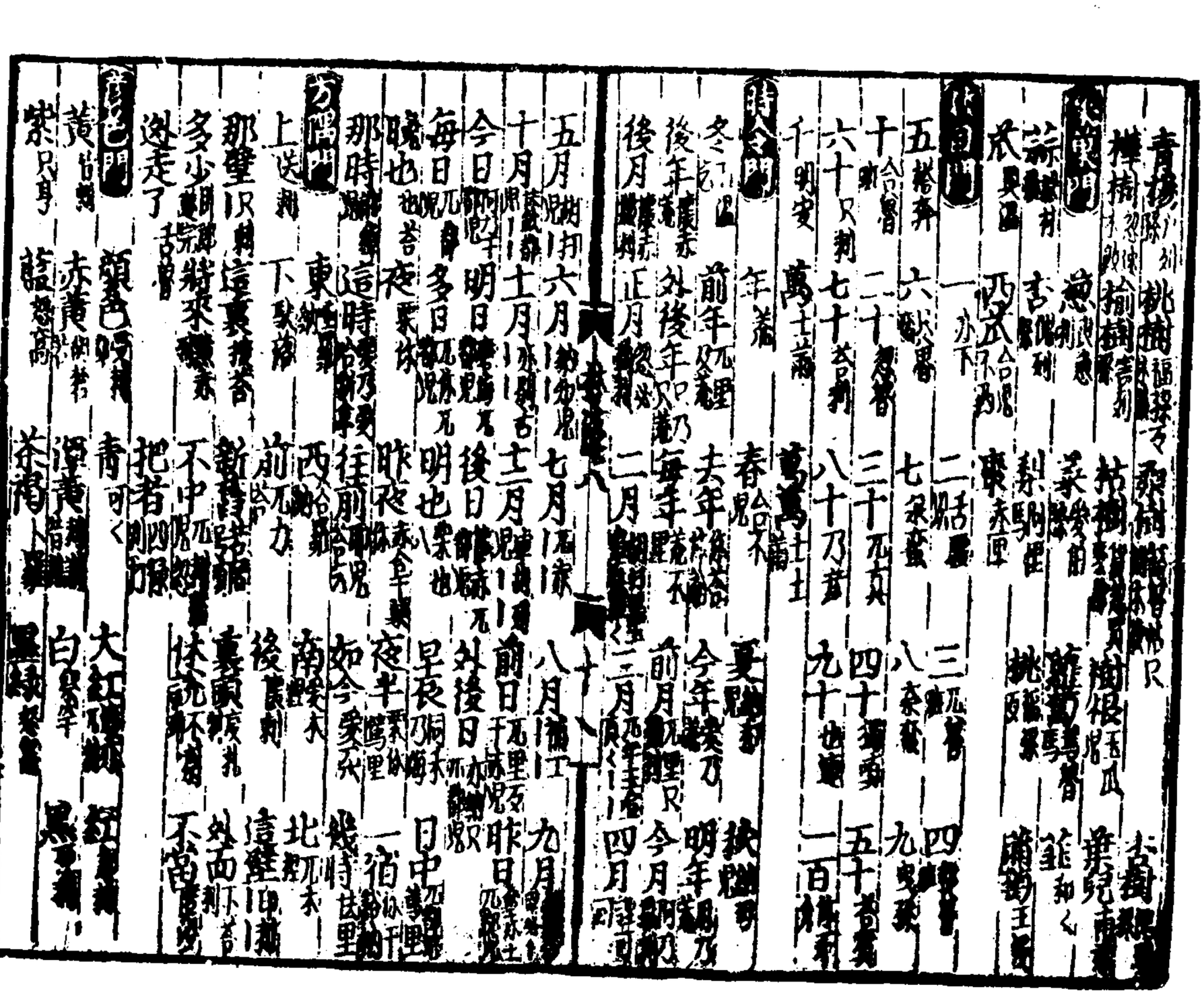
漆器令黑木賊隨意多少着少於坩器內同牙煮令爛乾即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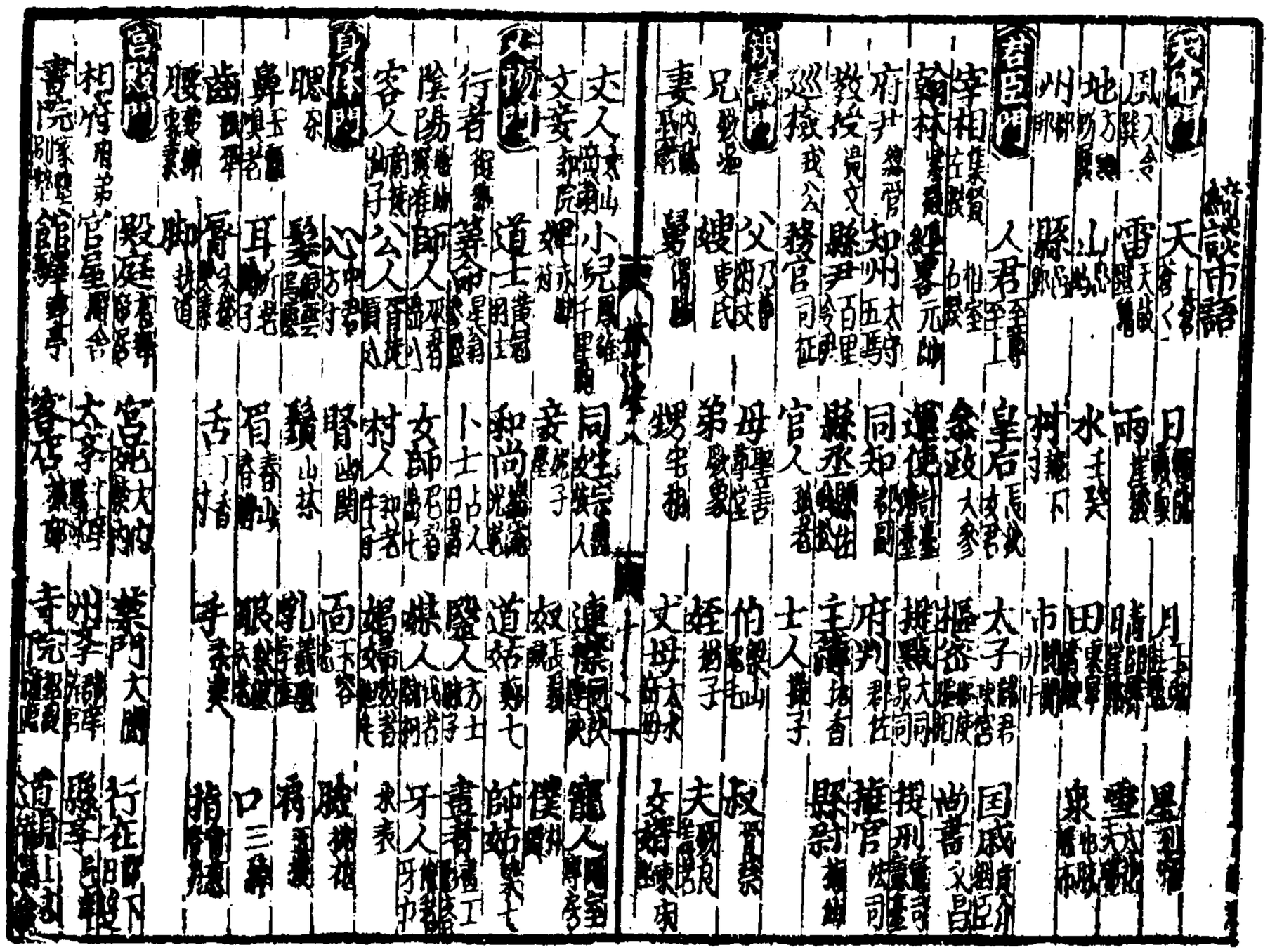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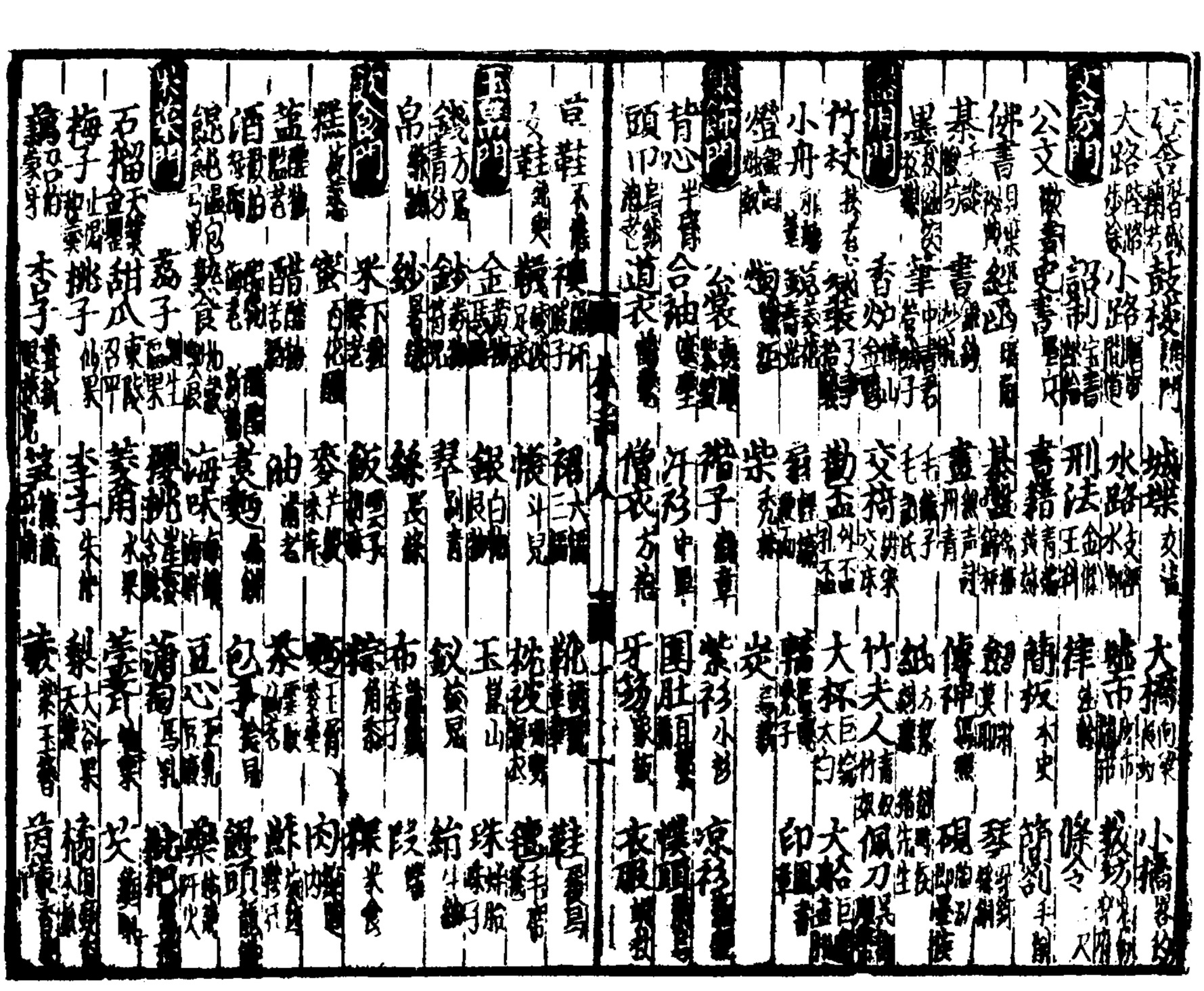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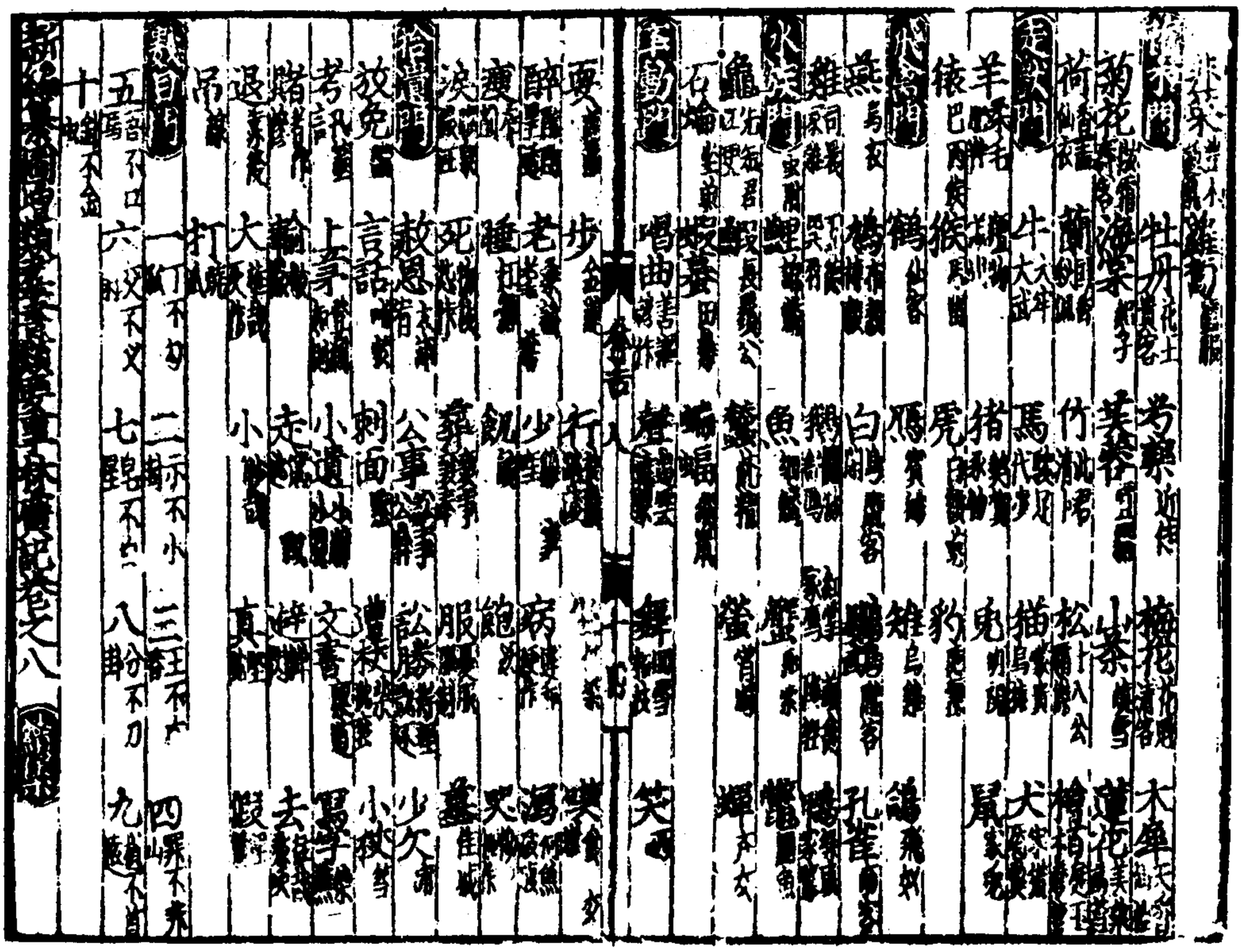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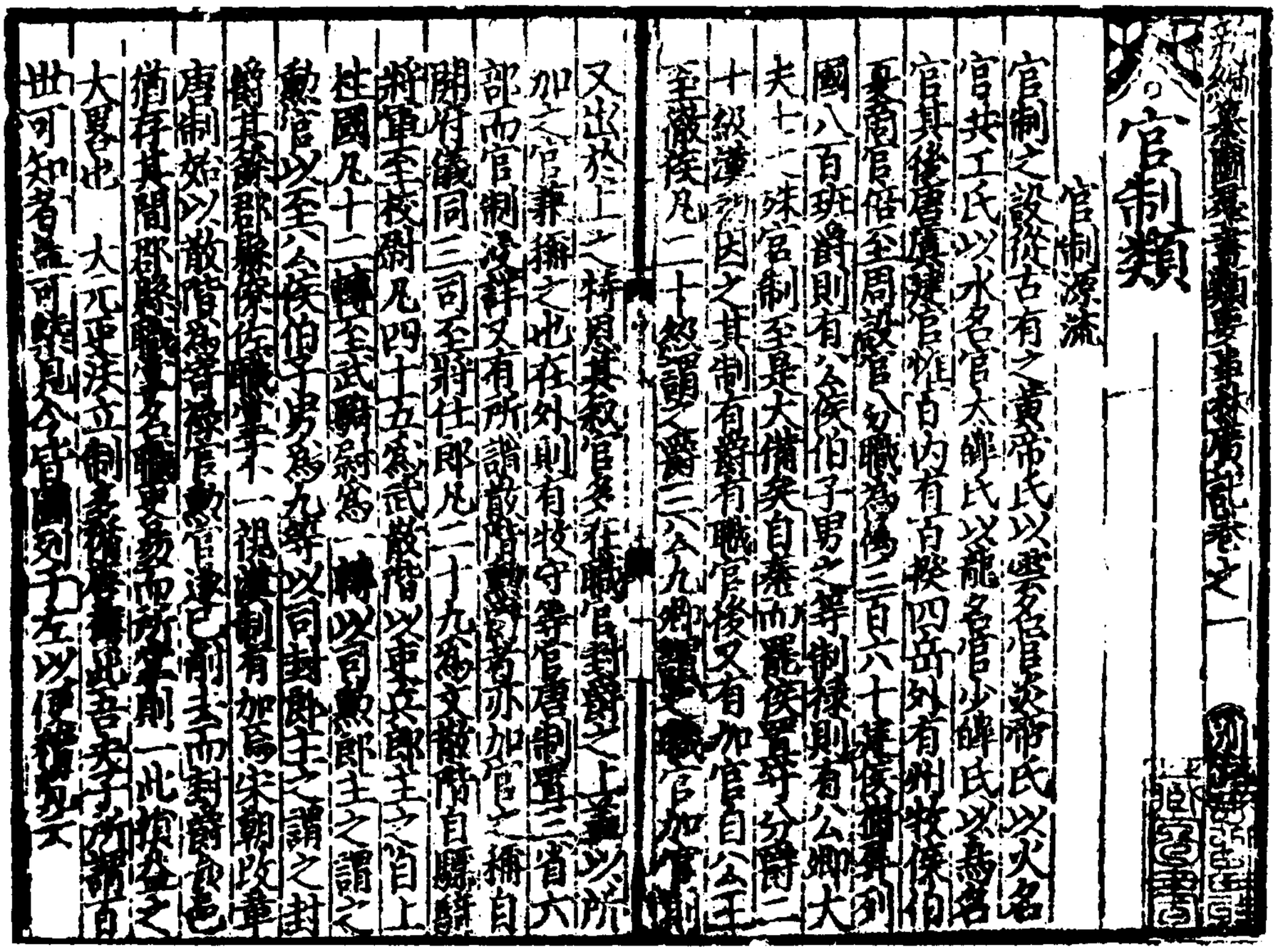












官制類

官制源流

官制之設從古有之黃帝氏以雲名官炎帝氏以火名官共工氏以水名官太皞氏以龍名官少皞氏以鳥名官其後唐虞建官增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夏商官倍至周設官分職為三百六十等制祿則有八命卿大夫七命八命則有八命公侯伯子男之等制祿則有八命公卿大國八百班爵則有八命公侯伯子男之等制祿則有八命公卿大夫七命八命

聖旨前中書省節該以降條格內一品從公田二頃二品一頃五十畝三品一頃二品八十畝四品七十畝五品六十畝六品五十畝七品四十畝八品三十畝九品二十畝欽此欽遵外據合行事理開坐前去後照得各官俸祿已有定例其公田設置之意蓋欲養廉以勸為官者今後各官公田除已撥付外其餘未撥者仰各官自行收佃依例納租如有不願收佃者聽從其便

○一管民官三年一遍別不開坐一開列如右

官員擬二十個月為一考較其功過以憑陞降遷轉其達官貴戚不在遷轉之限

○一隨路京府州縣官員不一今特量定各官數凡諸京總府設內官府尹同知治中府判散府二員知府同知府判州官二員上州州尹同知州判下州知州同知州判縣官二員縣尹主簿縣尉仍各依驗品從公選擇

○一諸縣尹品秩雖下所任甚重民之休戚係焉往往非其人致使恩澤不能下及民情不能上通捃克侵陵為害非一今擬於省併到州縣內選差稍忠廉幹之人以充縣尹給俸祿公田專一撫字吾民布宣新政仍擬以五事考較而為升敘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平五事備者為上遷內二事有成為中選五者循

錄公田儀從及擬五品以上授官六品以下授勑

○一諸縣尹品秩雖下所任甚重民之休戚係焉往往非其人致使恩澤不能下及民情不能上通捃克侵陵為害非一今擬於省併到州縣內選差稍忠廉幹之人以充縣尹給俸祿公田專一撫字吾民布宣新政仍擬以五事考較而為升敘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平五事備者為上遷內二事有成為中選五者循不舉者黜

○一諸官員須降詔之後不得指實文勑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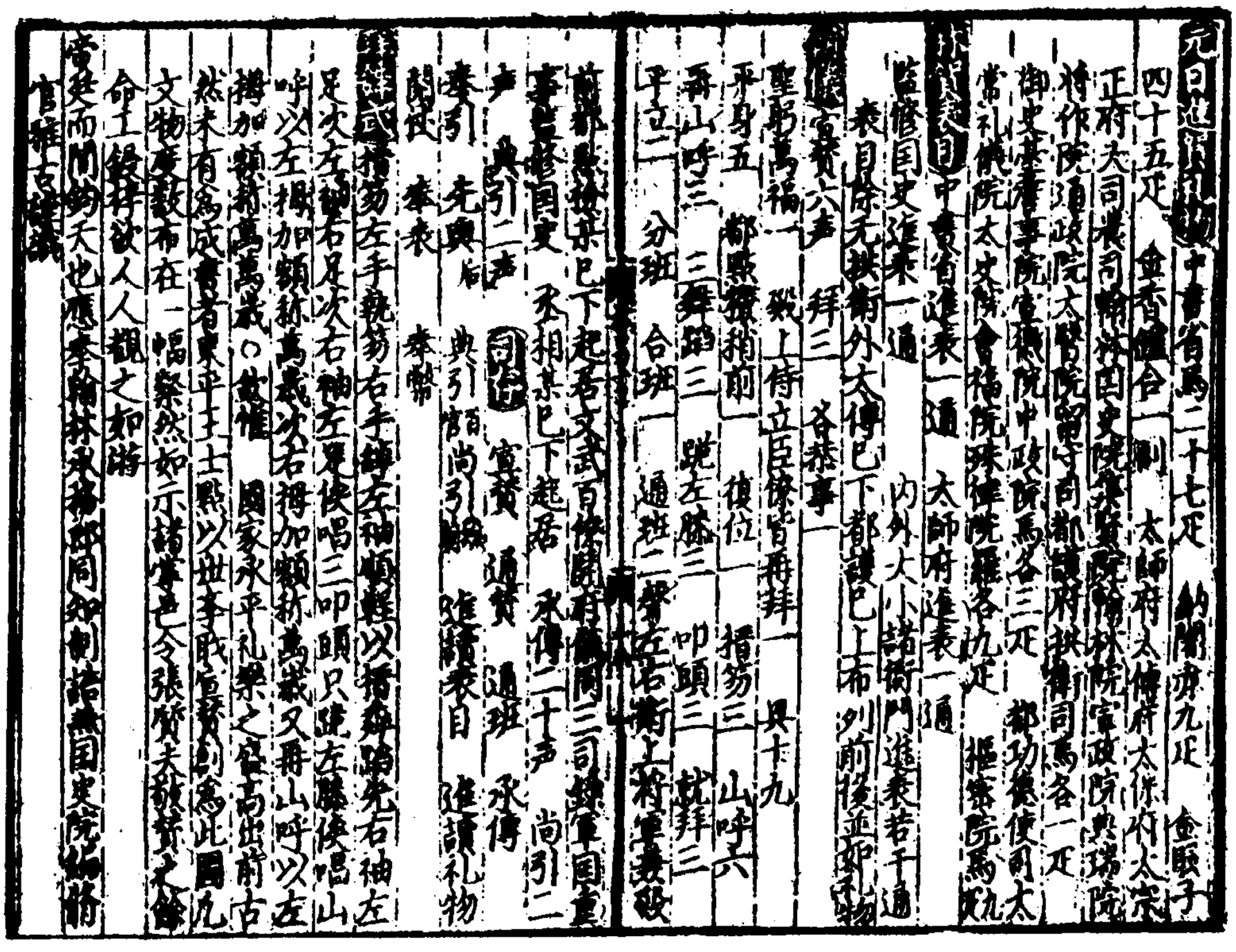
○又大德十一年十一月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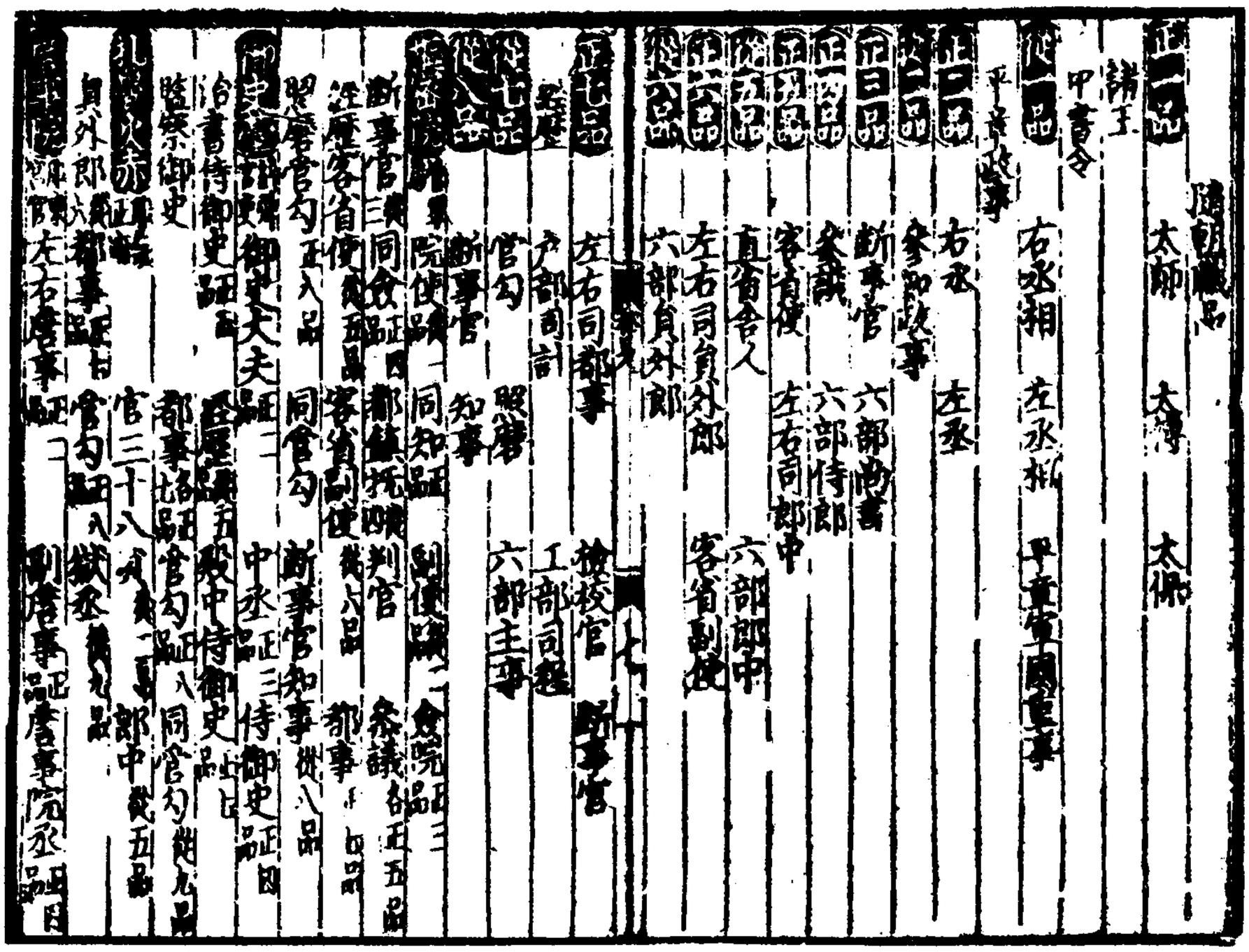
詔書內一款節該張官署事有敢自今以始名修乃職如或不修職業御史廉訪同僉加糾察年終考其殿最以憑黜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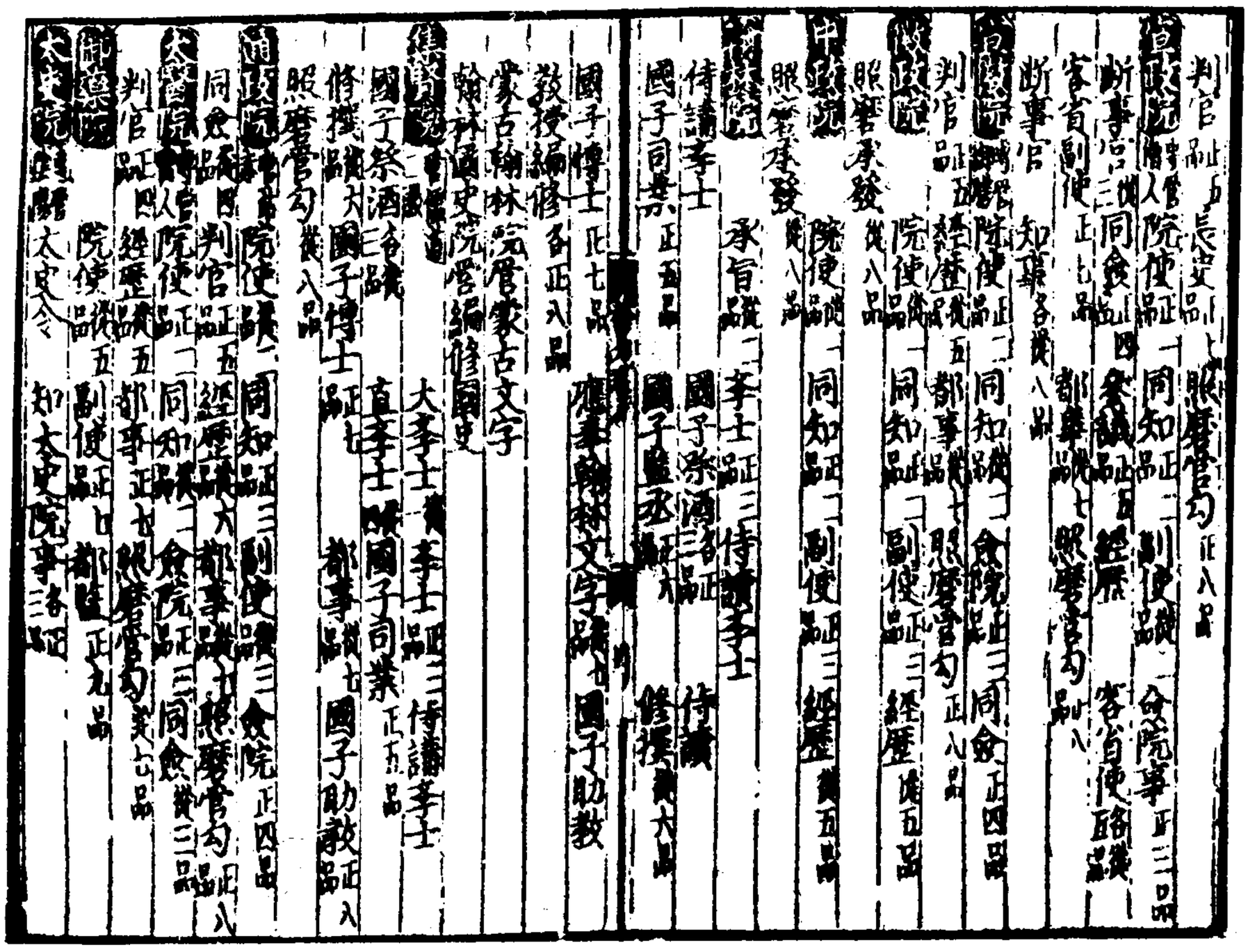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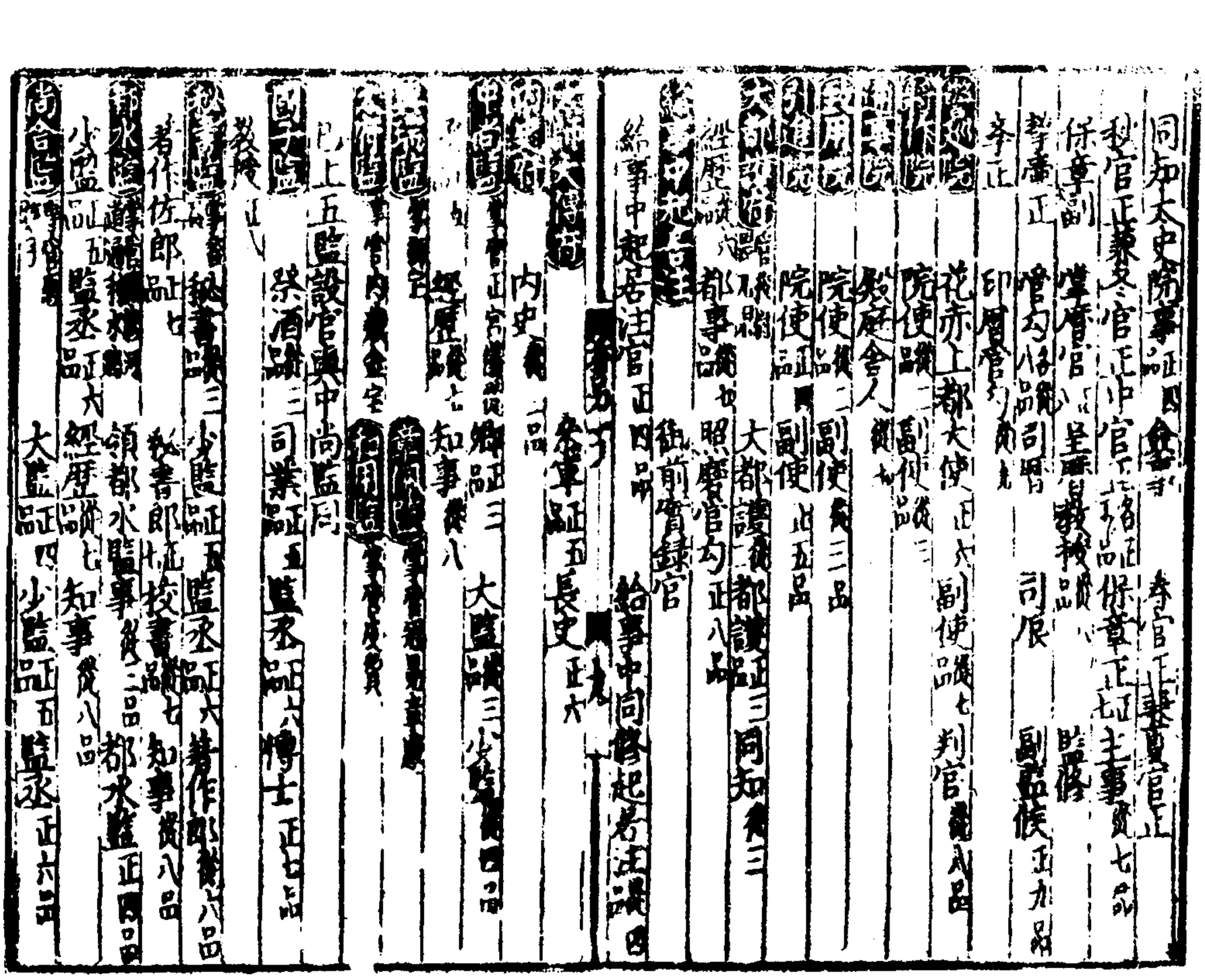
雜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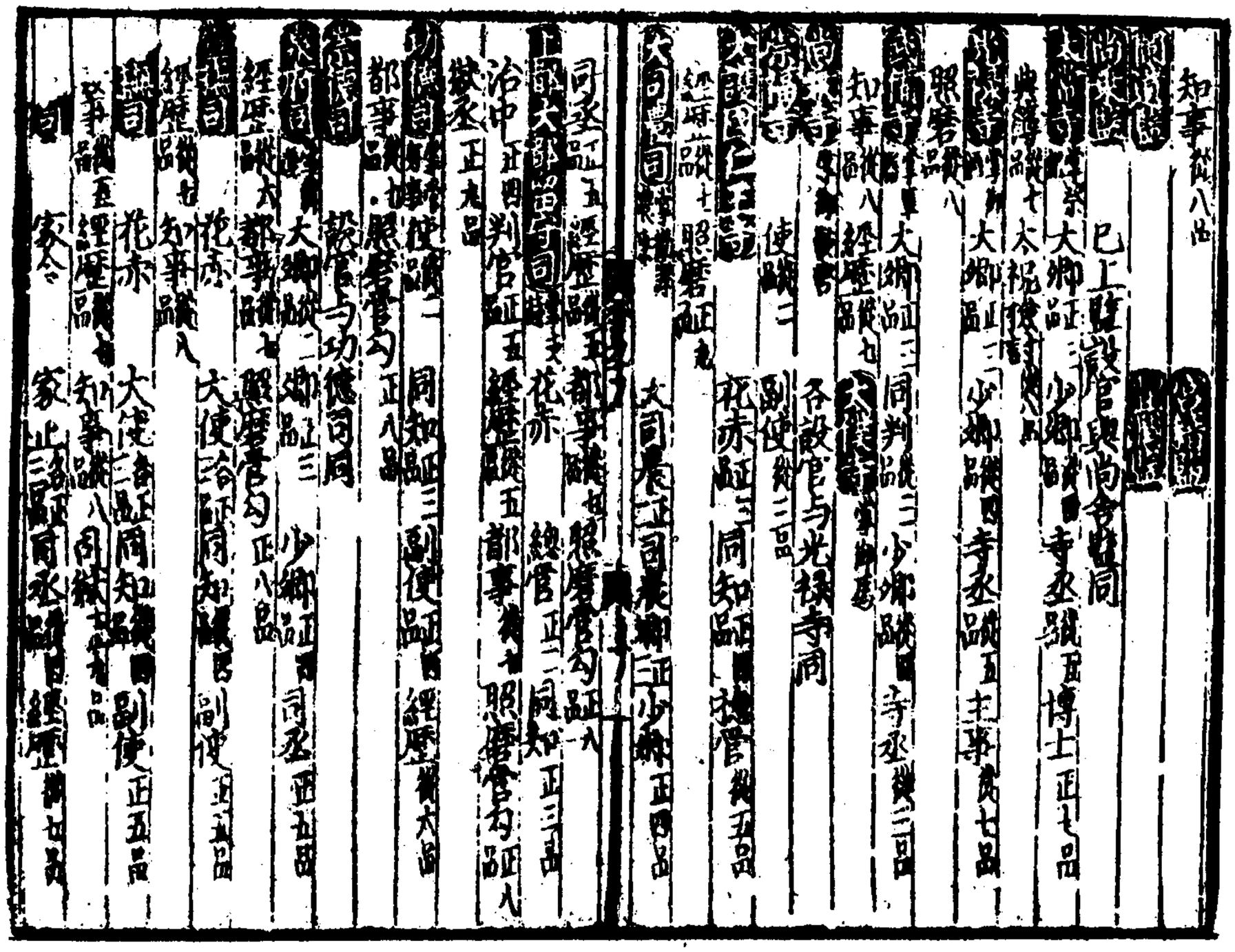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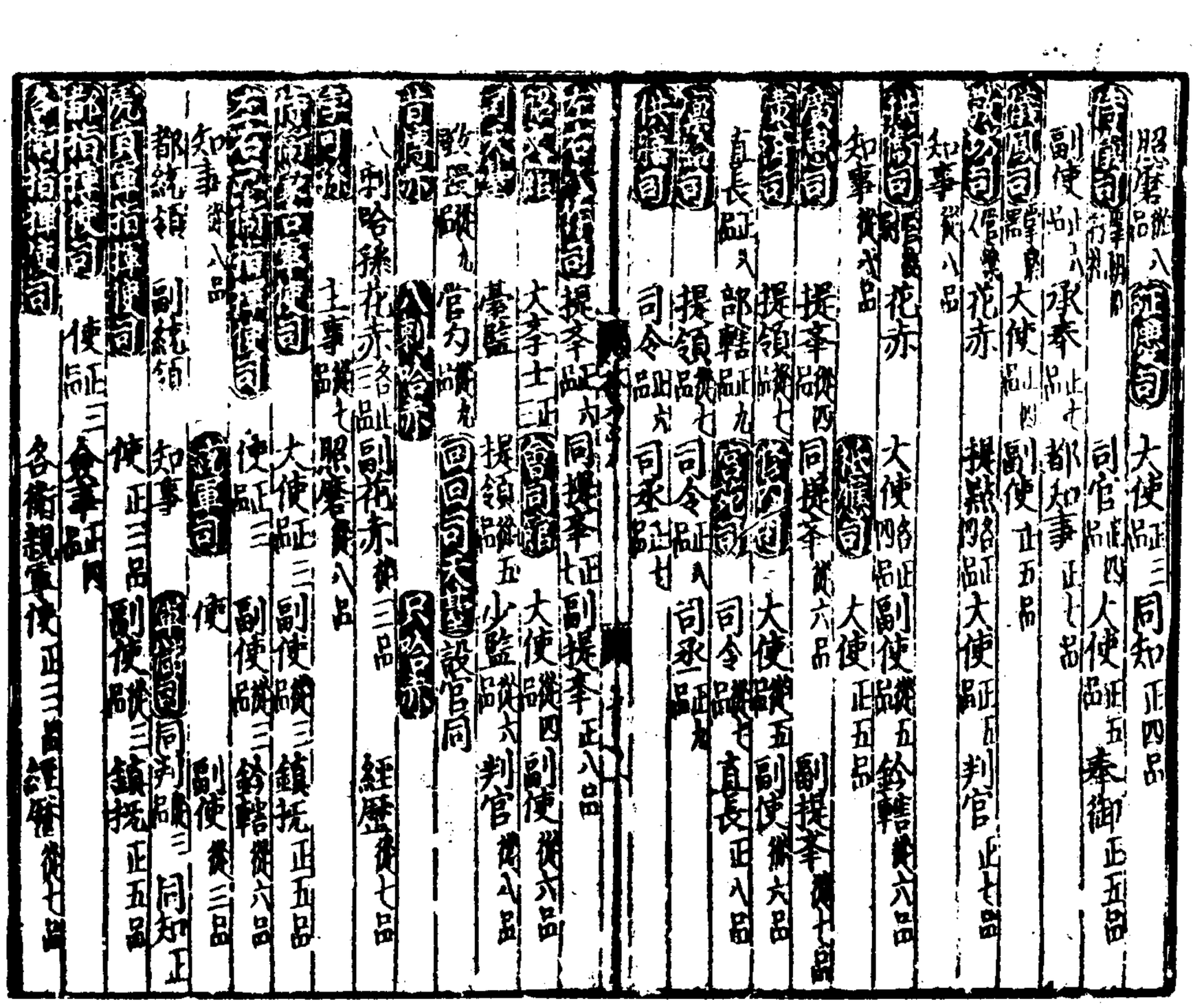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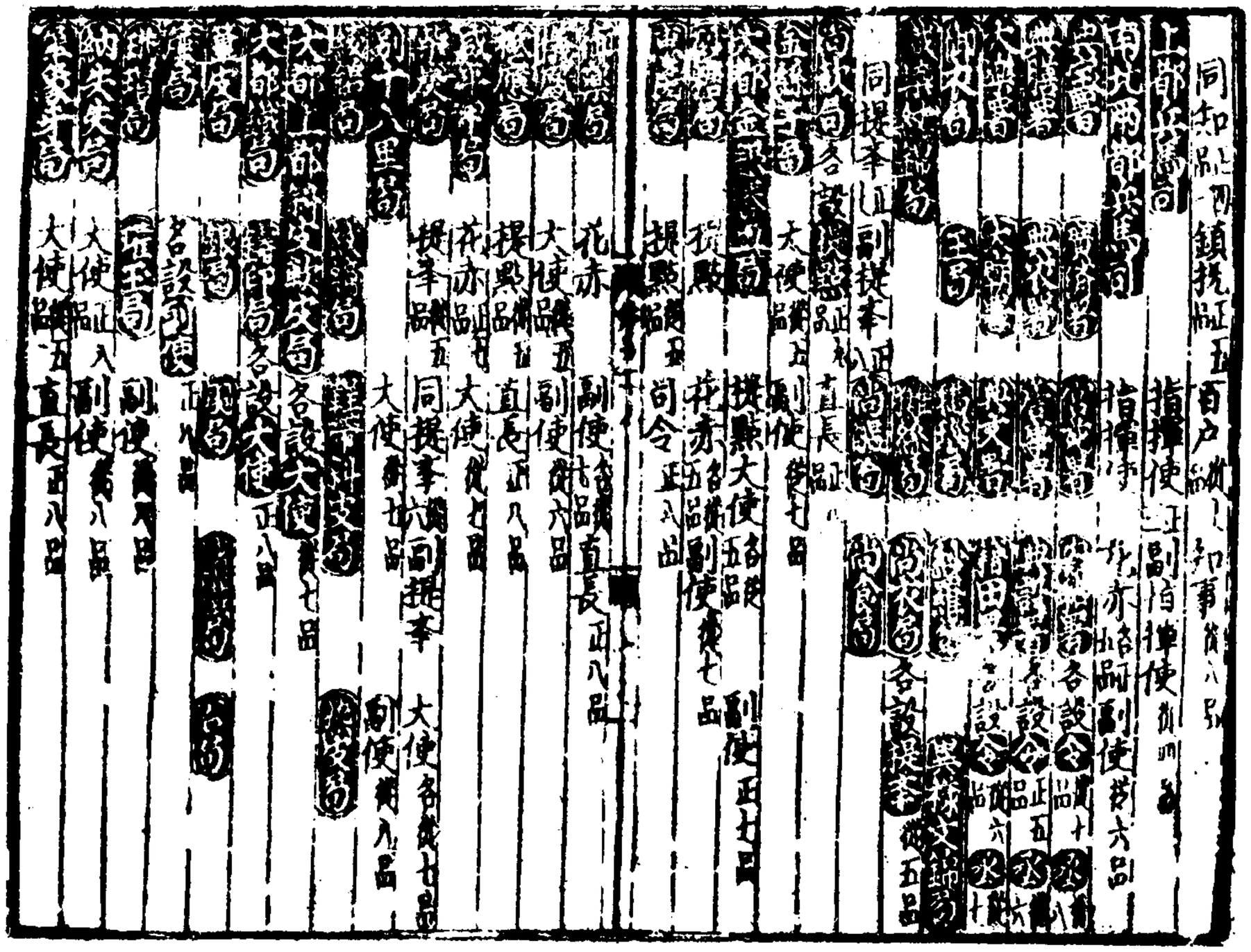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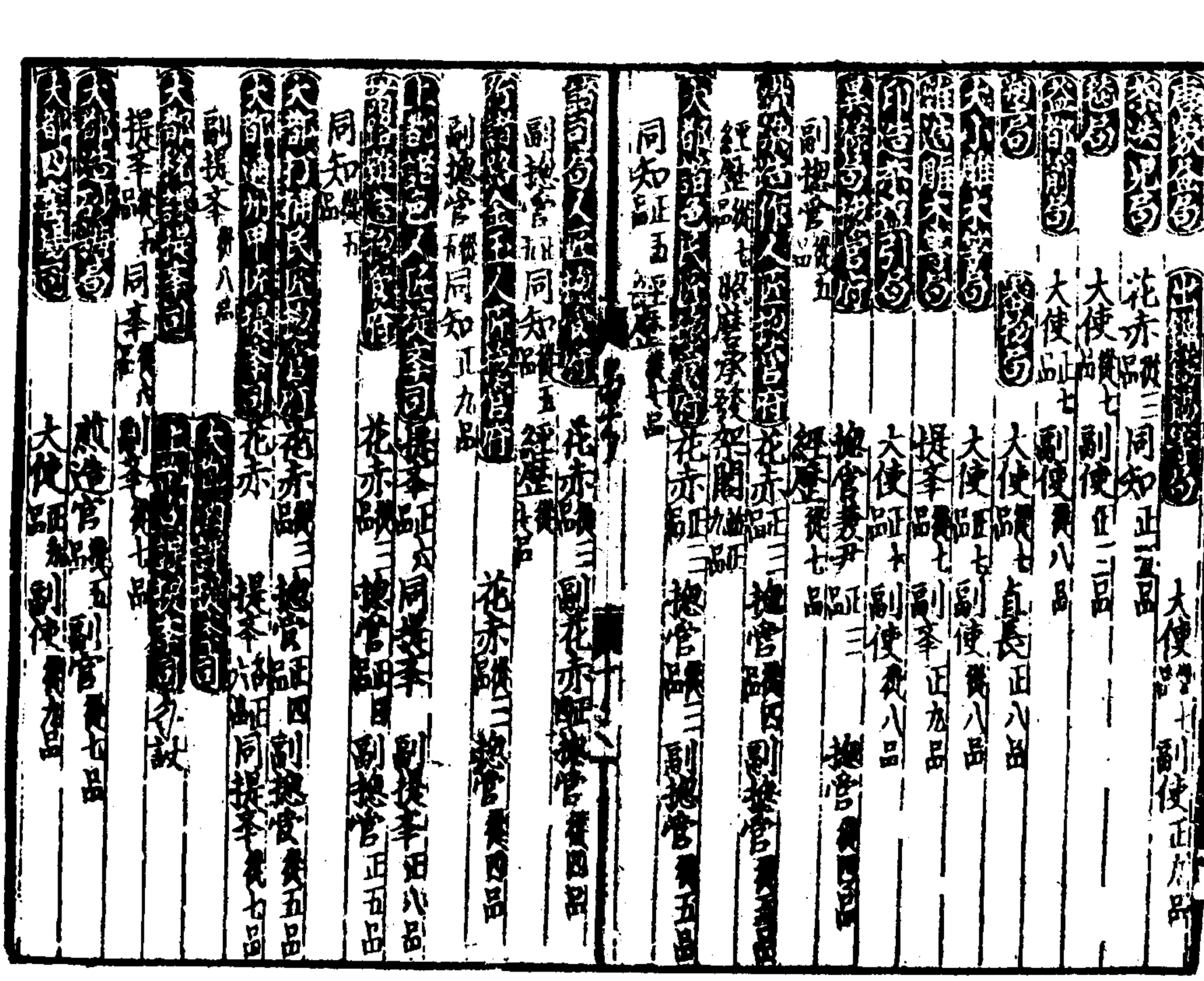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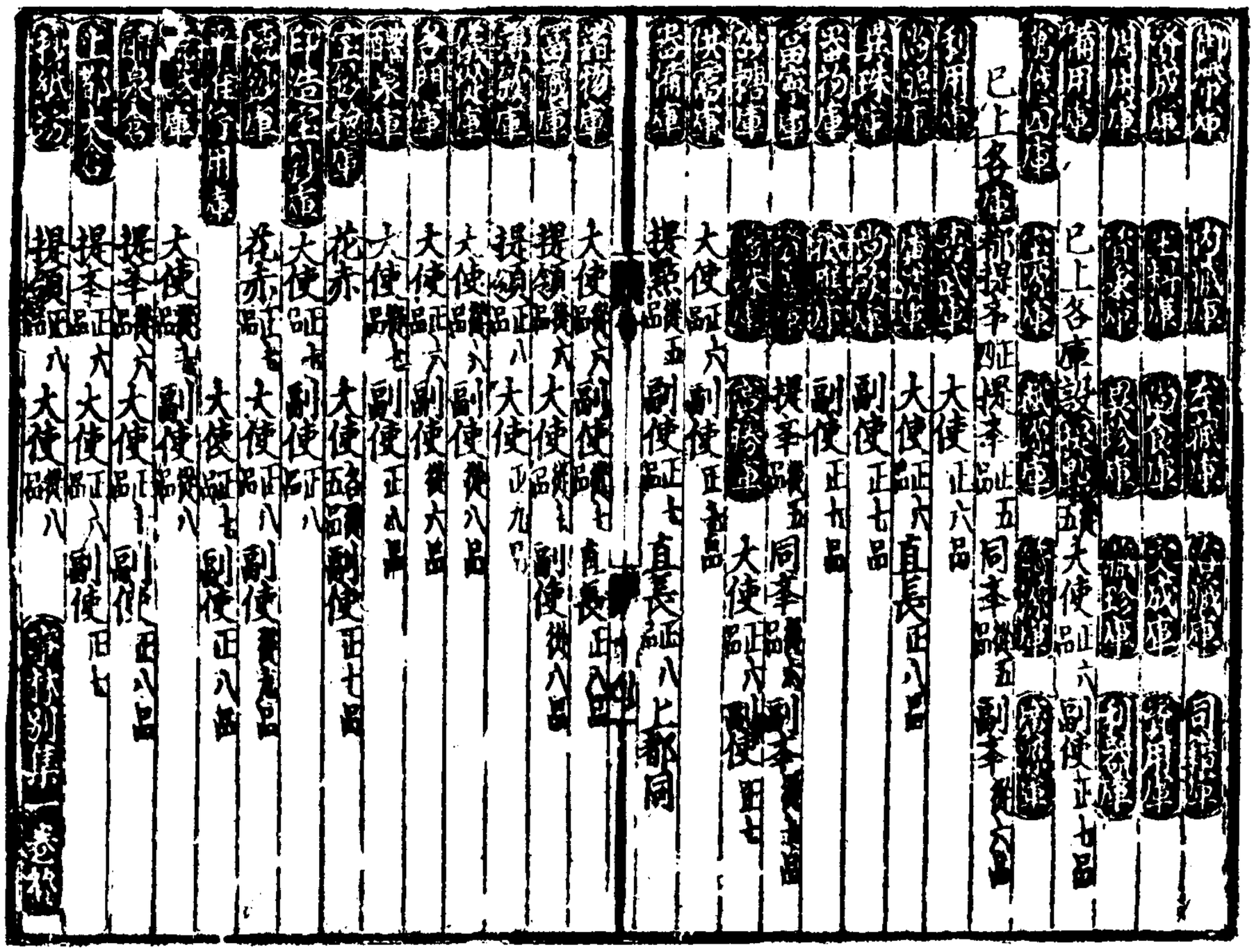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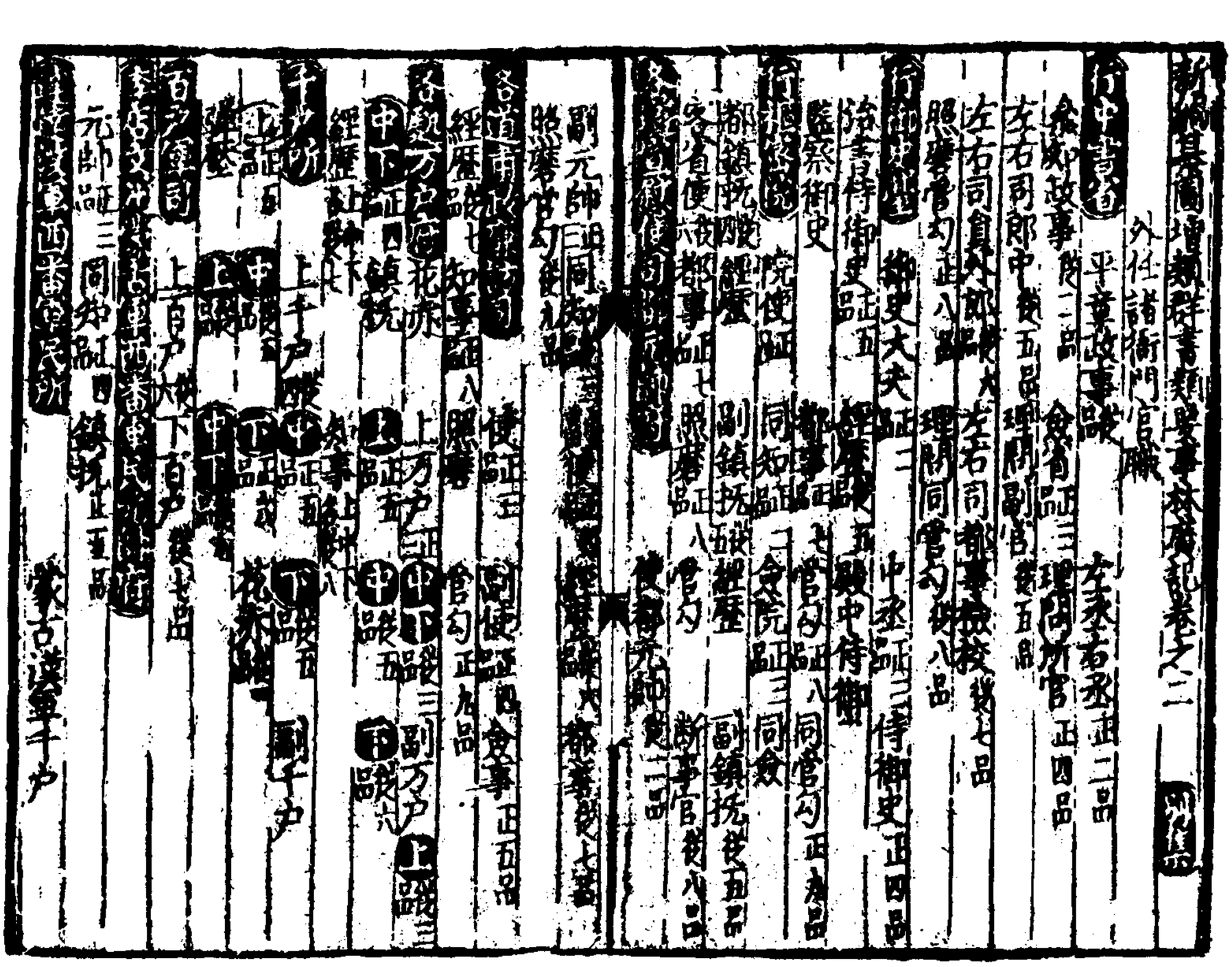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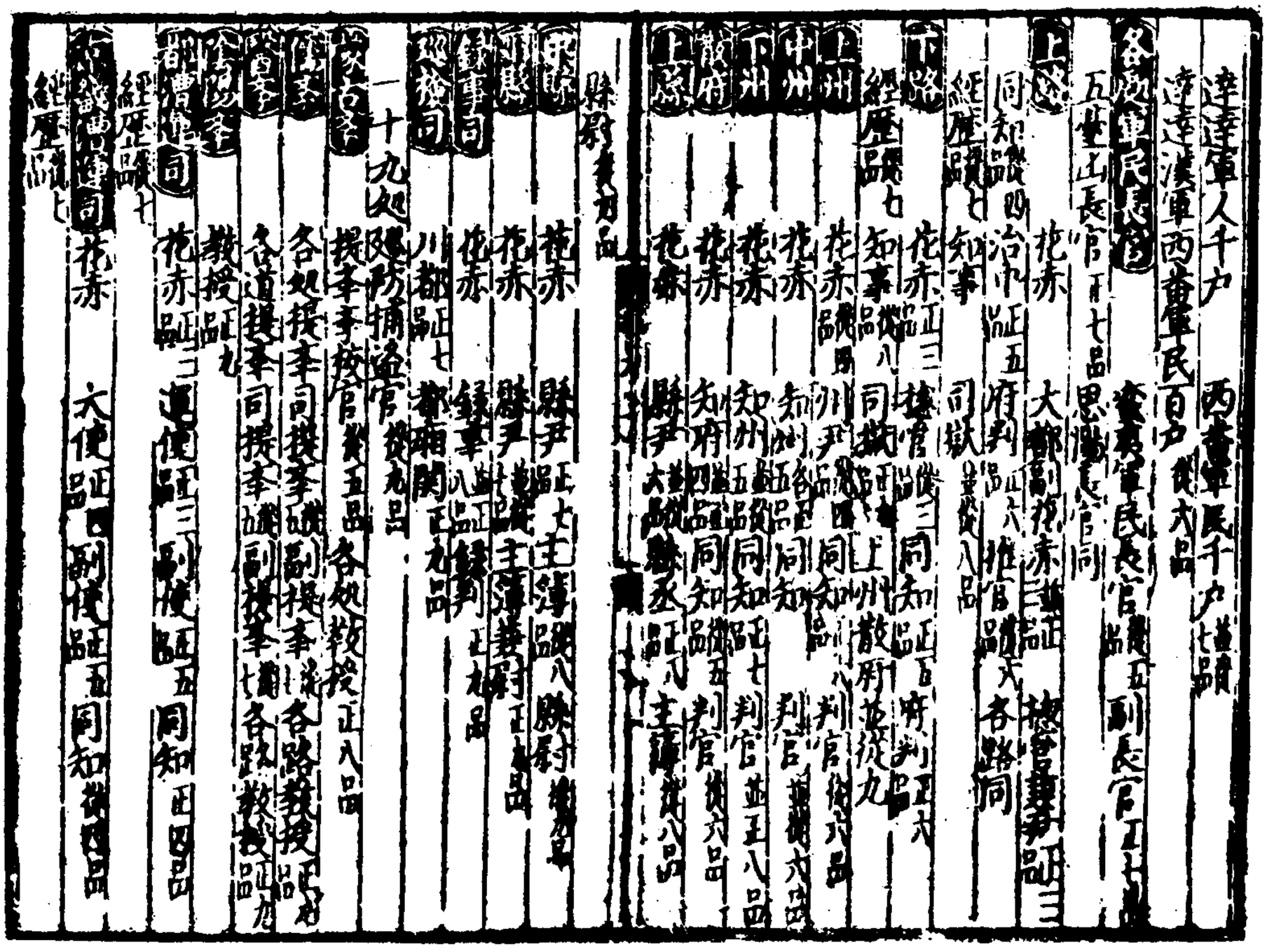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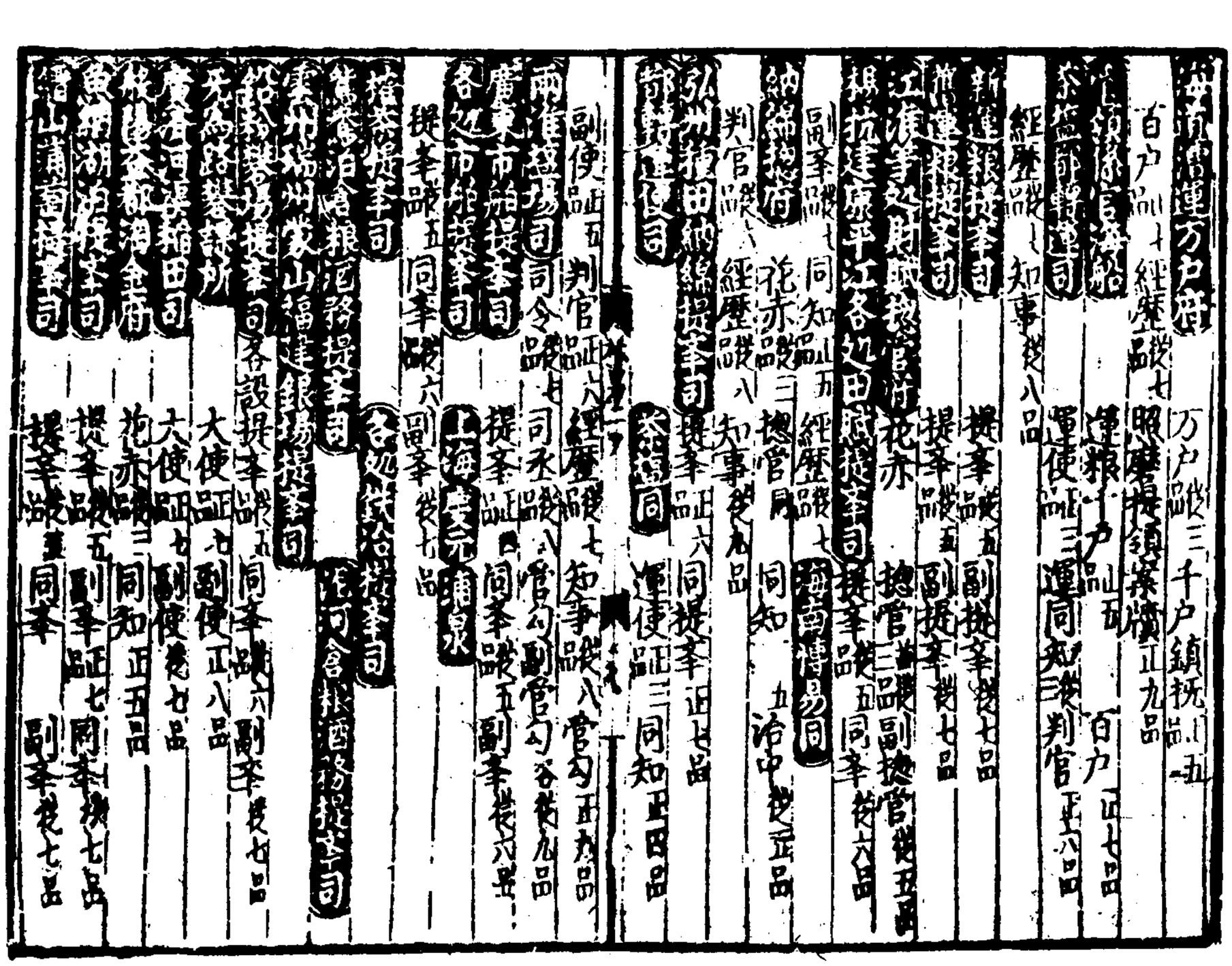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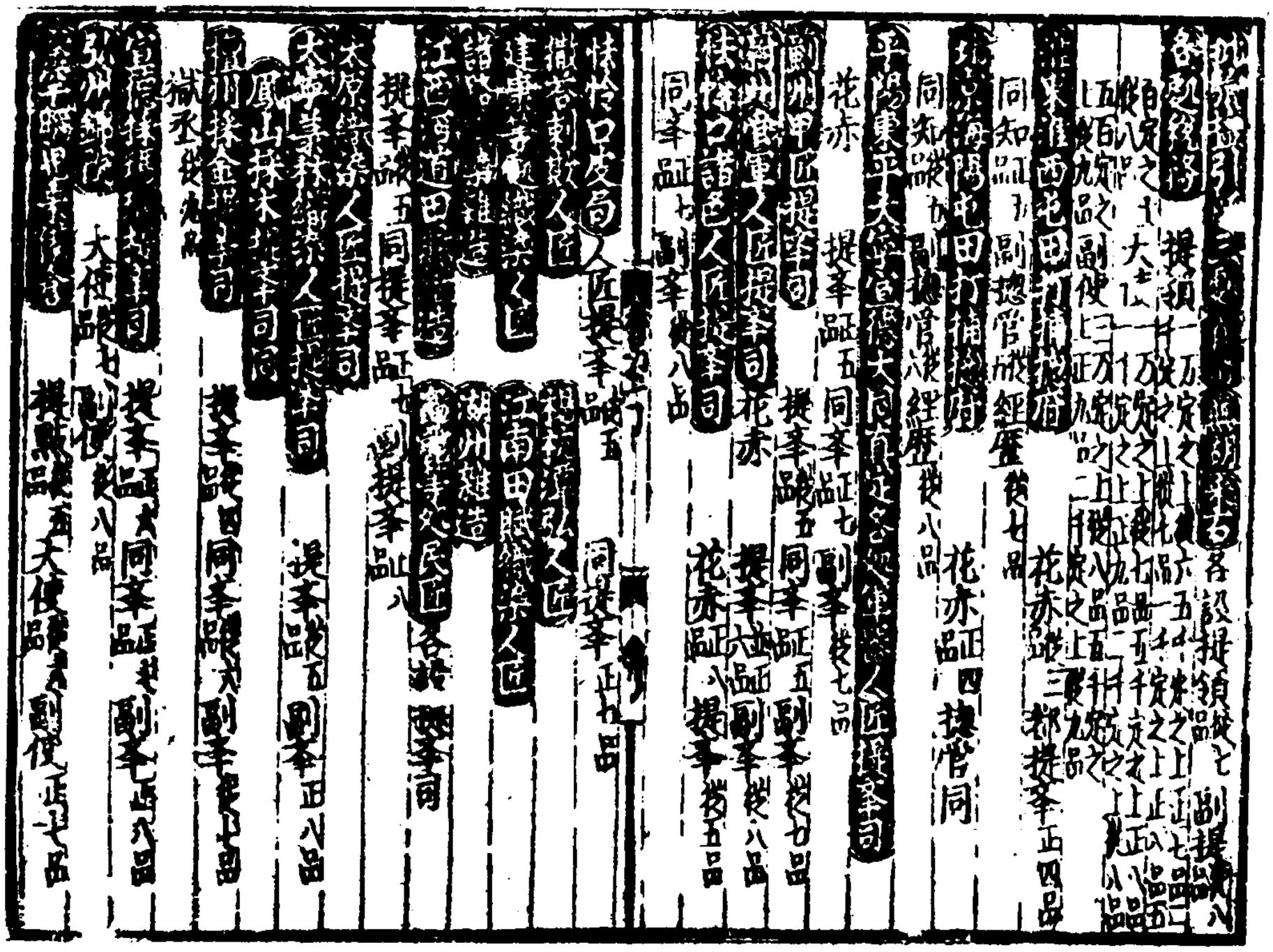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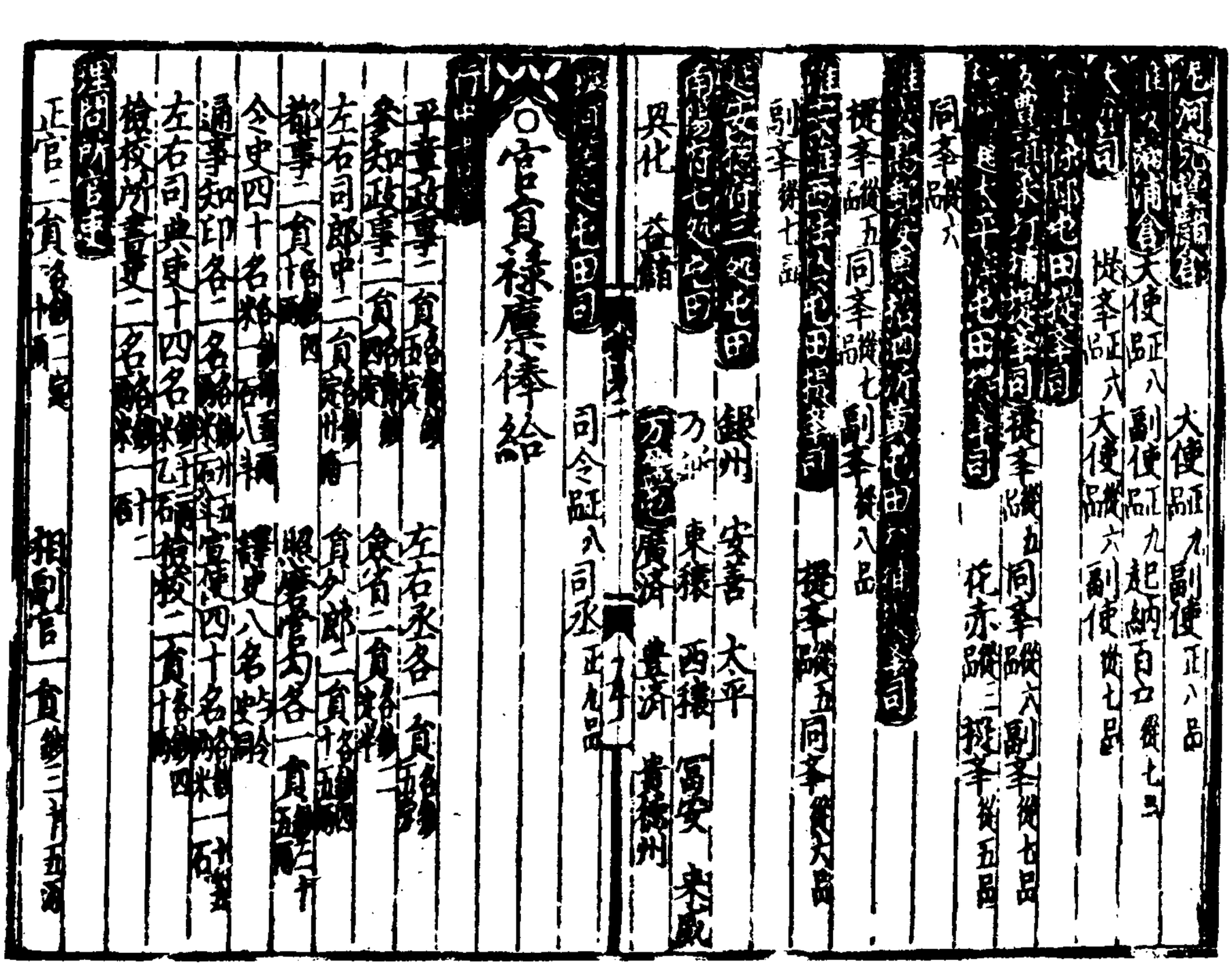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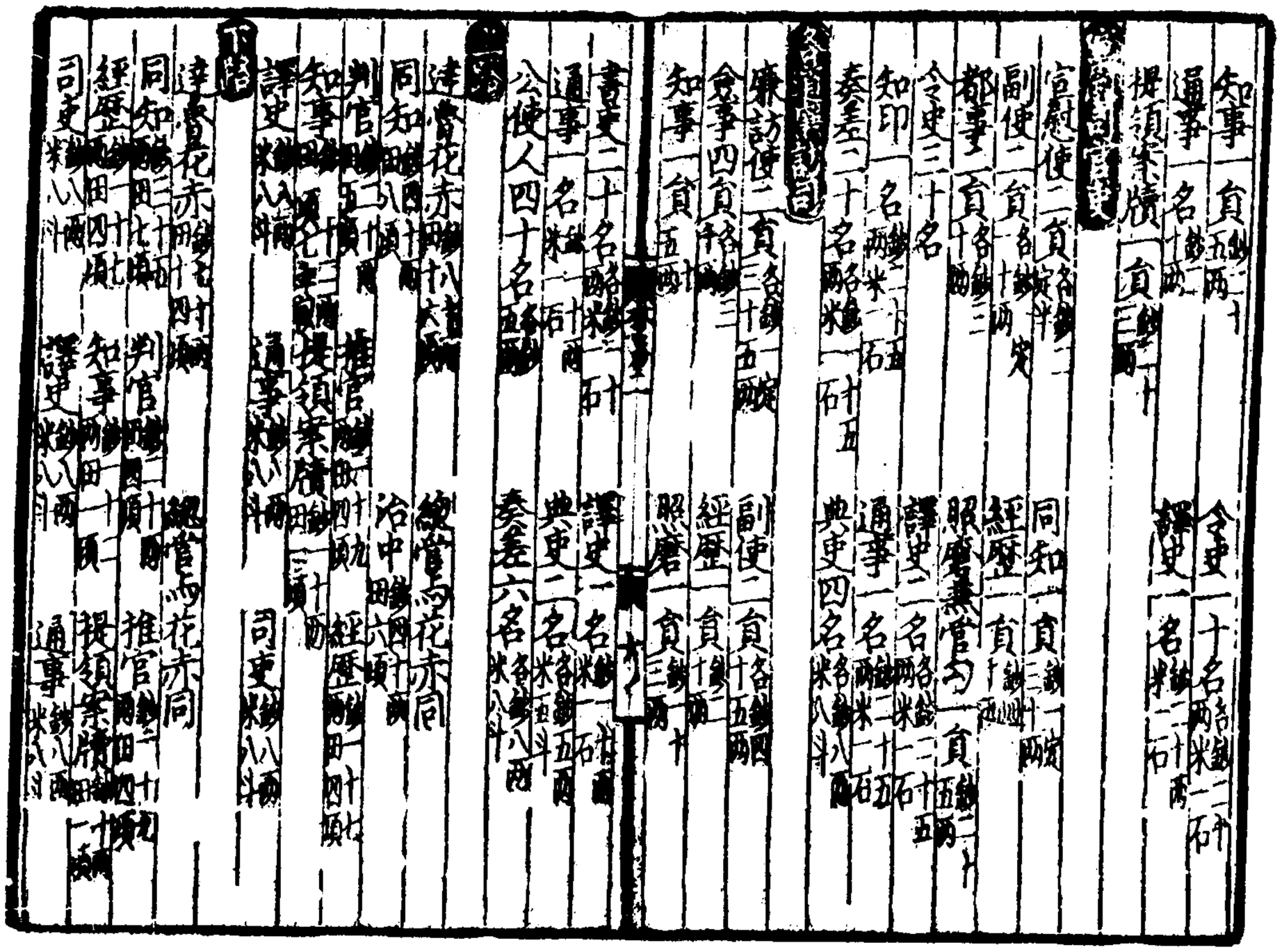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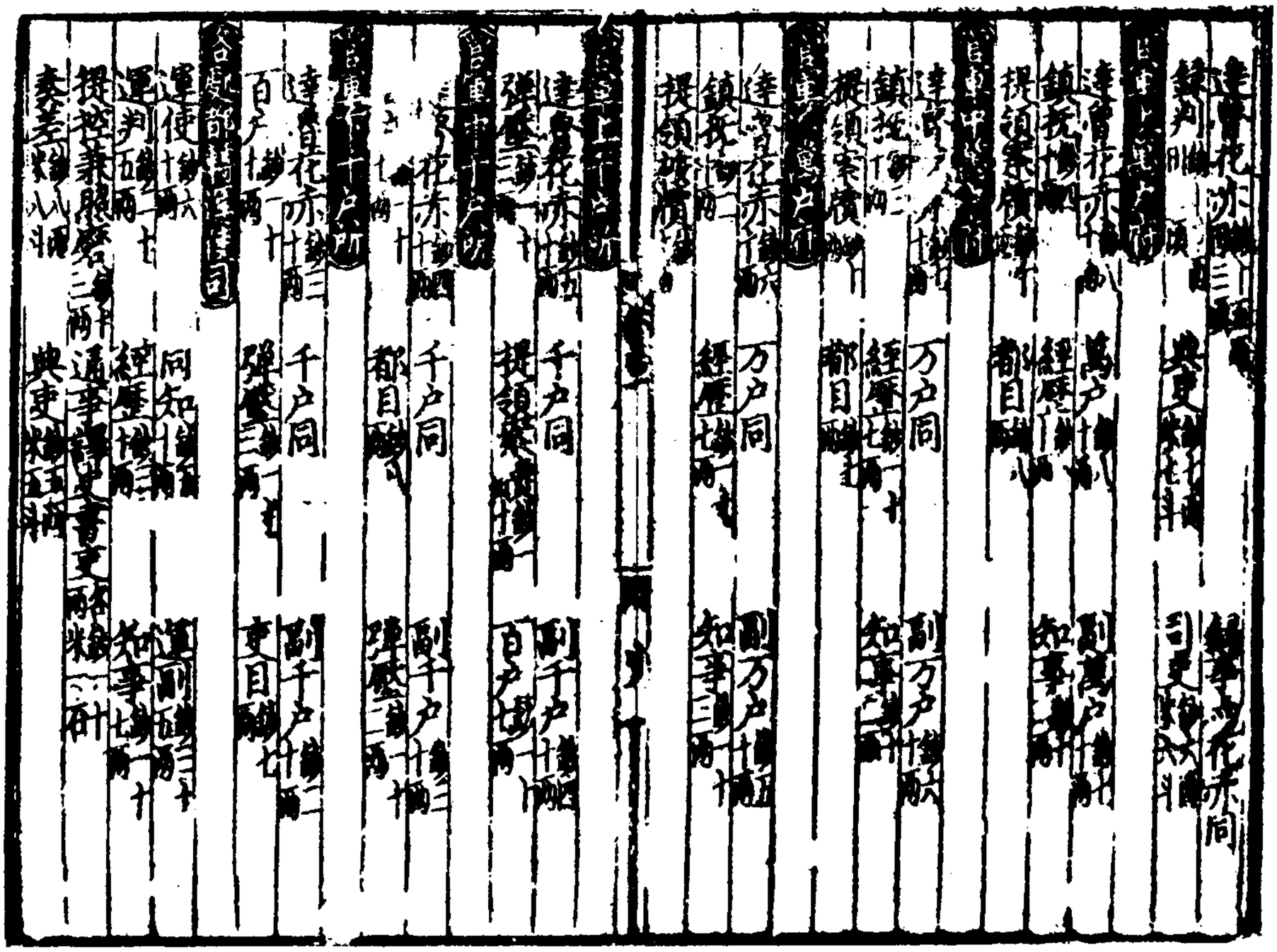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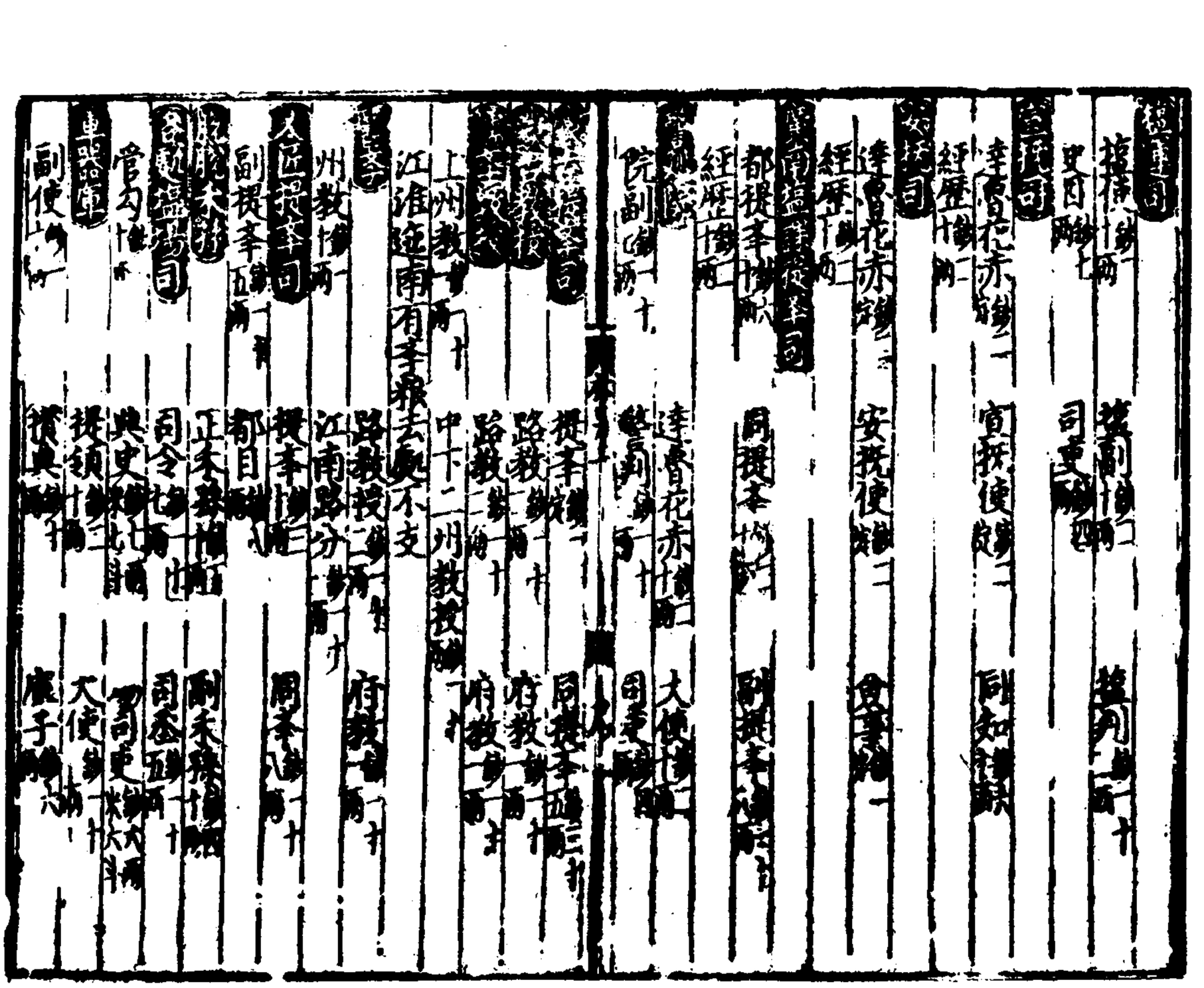












大宗正院　提領一員　大使一員　副使一員　僉事一員　揀典一員　掌字各一員

中書行用庫　提領一員　大使一員　副使一員　揀典一員　掌字各一員　把總一員

司獄司　各路司獄一員　獄典一員　獄丞一員　檢法一員

散府司獄一員　獄典一員　獄丞一員　檢法一員

巡檢司　江南江西湖東道戍田減半兵戍田免以至元鈔一十兩

司吏將一人　弓兵十人　以下人數不拘

各處院務　上路二千定以下至五百定者　提領一員　大使一員　副使一員

下路五百定以下至七十定　提領一員　大使一員　副使一員

府州七十定以下都監一員　副使一員

各道行省官匠局未有俸例

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卷之二

刑法類

大元通制

五刑

笞刑　一十下決七下　二十至三十　決一十七下

四十至五十　決二十七下

杖刑　六十至七十　決三十七下

決四十七下　一百

徒刑　決七十七下　三年

四年　決九十七下

一年一年半　決六十七下

二年二年半　決八十七下

五年決二百七下

流刑　二千里　一千五百里

死刑　絞刑　斬刑

貳具

大頭徑二分七厘　小頭徑一分七厘

大頭徑三分二厘　小頭徑二分二厘

大頭徑四分五厘　小頭徑三分五厘

各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闊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寸以下厚二寸以下一寸八分以上贊以乾木為之長短輕重刻誌其上

死囚重廿五斤　徒罪十五斤

長一尺六寸以上二尺以下闊二寸厚一寸

長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徐連鎖重三斤

自同知斷決以下五十七以下司獄斷決八十七以下

府州郡縣決一百七以下各路轉運使
應轄屬罪囚經廉訪司覆錄无冤重刑依
法輕決所屬

職官職制

一貫至十貫決四十七下　十貫至廿貫決五
十七下　廿貫至五十貫決八十七下　五十
貫至一百貫決九十七下　一伯貫以上至五十貫
五十貫以上至一百貫六十七下　一百貫以上至二百貫八十七下　二百
貫以上至三百貫九十七下　三百貫以上至
一百五十貫以上至二百貫決四十七下　二百
貫以上至三百貫決五十七下　三百貫以上至
五百貫決八十七下　五百貫以上至一千貫
決九十七下　一千貫以上決一百七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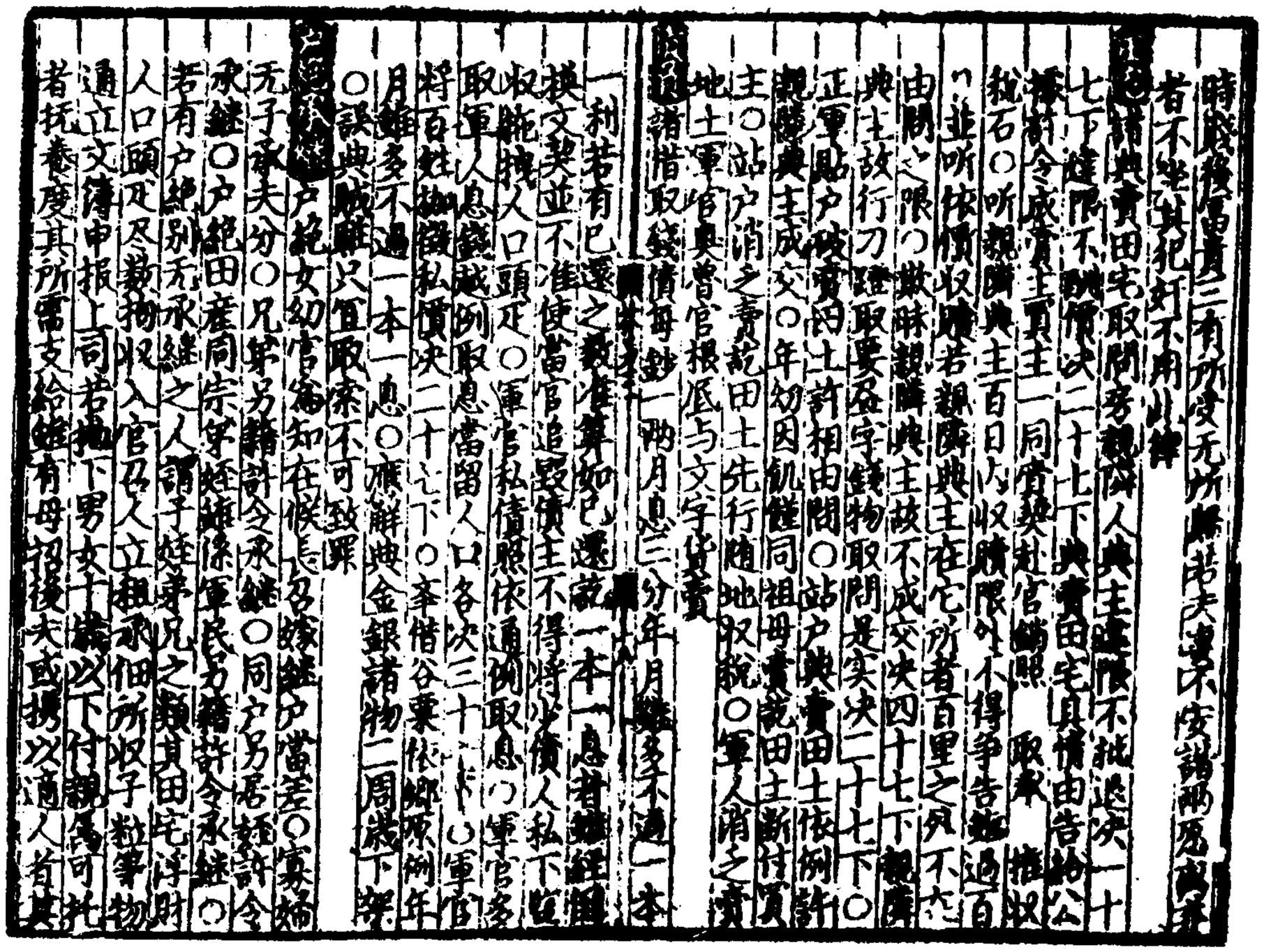
諸職官人犯公罪徒以下各降本罪一等
私罪徒以下各降本罪二等流以下各降
一等除名者不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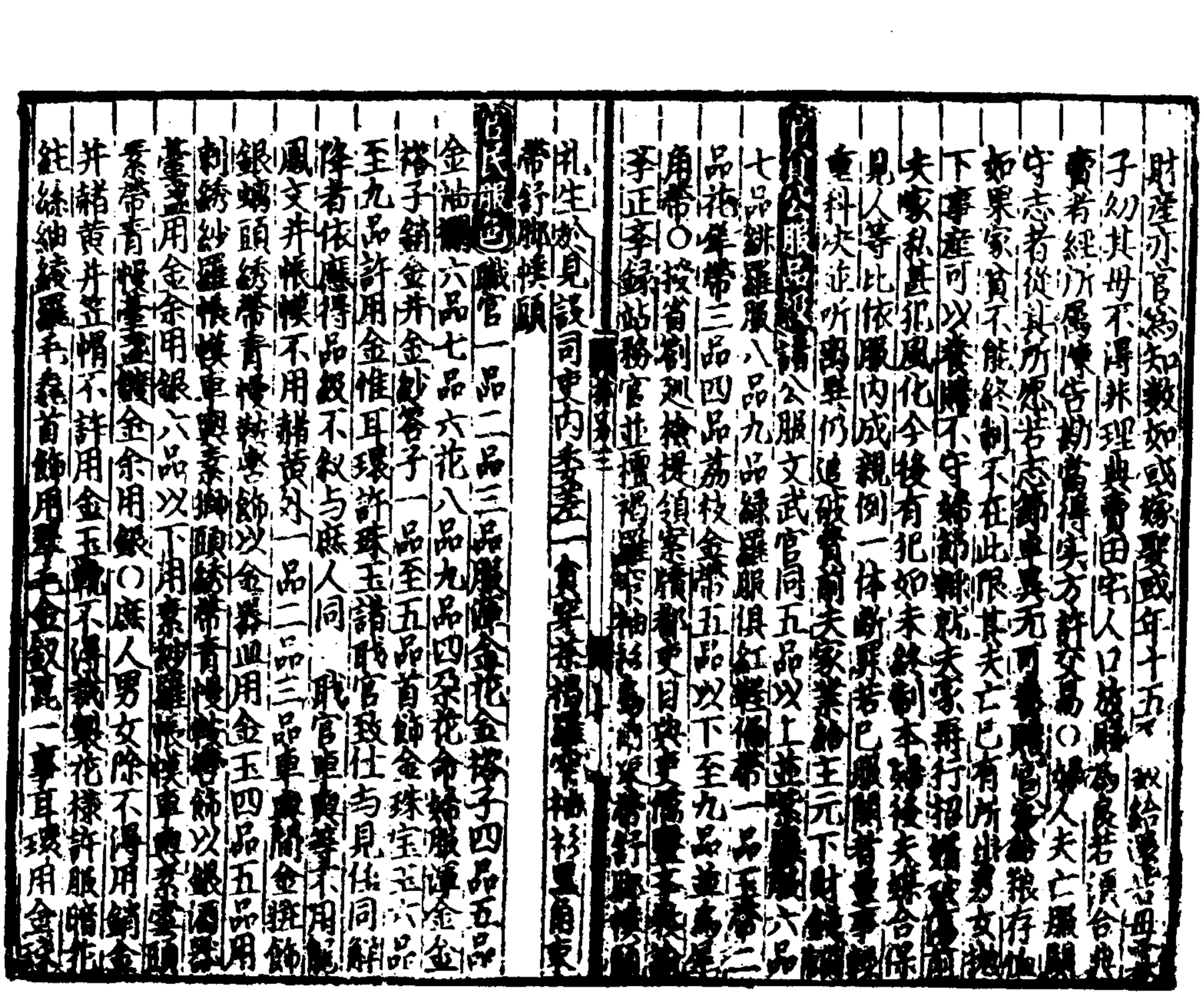
諸職官人犯罪應解見任者解訖方追
斷

諸職官人犯罪應解見任者解訖方追
斷

諸職官人犯罪應解見任者解訖方追
斷

等不知情臨事詳決責付保知
放火　凡故燒官舍比同強盜有人居止无問大小財物多寡
決一百七下○燒傷人畜及財物不滿五匹疋兩者減一等
物及田場積聚之物兒刺臉斷依例決斷居役仍各追所
燒物價再犯決配役滿日徒千里之外燒御寫房舍同
鬬毆　凡手足毆人決一十七下折肋刃
下拔髮折指齒破骨毀缺耳鼻一目決八十七下
傷墮胎眇二目決七十七下○毆詈親屬及毆妻兄妻
下毀敗除陽成篤疾決一百七下○毆詈親屬及毆妻兄妻
決二十七下詈父母及毆妻兄妻雖不成篤疾決一百七下
毆傷兄八十七下割斷義男腳筋決九十七下追物一
十定与養贍令歸宗為首打傷觀兄手成廢疾剜去二目
成廢疾決一百七下○姪打折叔腳成廢疾過兒迁徙種
田刨損親族双目追一十定給付元業
徒連陽籍東○江南寫户壻雷敢僧佃六同九人捉斷同
自刑謀害人決六十七下○故殺子孫誤頼人決七十七
下將男女殺害圖頼人決六十七下
誘略良人口為奴婢者決一百七下○誘略奴婢決九
十七下○假以乞養過房為名引領牙保知情者決七十
七下貨賣為奴婢者決九十七下債物沒官人給完聚
立集場唱淫詞人四十七下社長主首隣佑人
等二十七下○場飲錢物聚衆社扮鳴鑼擊鼓迎神賽社
為首正賽人五十七下為從者四十七下里正主首社長
失覺察決三十七下○詐稱神降妄言禍福煽
惑鄉民為首者決五十七下為從者決三十七下社長失
覺察決一十七下婦人未嫁男子服神附決五十七下
私宰馬牛正犯人決杖一百仍徵至元鈔二十五貫付
告人充賞餘隣右不首決廿七下仍重正主首若當
院軍人頭目有失覺察決五十七下
物決七十七下
賭博　諸日在場同賭人數諸人告捉到官比
兩贓知而不首弓手頭目人等各減犯人一等
七下○場錢物沒官仍於犯人名下追徵
兩村各人充賞賭飲食者不坐○不
日強騙人錢物擬依切盜首從例訂
雖其信從誘入局被騙之人量事輕重斷罪
即與局騙財物一本主理擬依切盜例斷配覓到不
追倍贓犯人門首知
民間聘財上下各一兩銀五兩綵段四
十定○中下金五錢銀四兩綵段四表裏雜用綿三十四
○下下銀三兩綵段二表裏雜用綿二十五匹以男家為主
頭減者听許家女已報婚書及有
三十七下○訂娶他人者決四十七下○已成婚書決五十七
下五年无故不娶者許經官給狀別行改嫁○家无色目
人各依本俗及品官另行定拿
議婚　凡婚姻嫁娶先下財禮後成婚書
依礼成親○婚書明媒聘財礼物
同書不写受到聘財數目嫁主婦人
書青面大書合同字樣各家收執其
隊長九名各登手合同婚書爭告到官即同依媒同姓
不得為婚○有妻更娶妻雖會成婚
書○為婚二定若女年十五以上无故五年不成謂
男女未及婚年由或服制未闋之類其間有故前後年月
併計少及夫逃亡五年才理並收
犯七出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盜六惡
疾七惡而有三不去即不得夫一經持公給之妻一





碧油余並用銀酒器銀壺銀盞盤碗余皆禁止

品官封贈曾祖父母正從一品封贈三代爵国公勳正上柱国從
柱国夫人正從二品封贈二代爵郡公勳正上
護軍從護軍母妻郡夫人正從三品封贈二代爵郡侯勳
正上輕車都尉從輕車都尉正從四品封贈父母爵郡伯
勳正上騎都尉從騎都尉母妻並封郡君正從五品封
贈父母爵正騎子勳騎騎尉從縣男勳飛騎尉母妻並縣
君正從六品封贈父母父爵用散官母恭人正從七品父
用散官母妻並宜人封妻者止封正妻一人正妻歿繼室
後降一等敘用標附過名○官吏不奔父喪過華降名不
敘詐称母亡奔喪及戚官吏父母喪亡丁憂終
制实二十七个月方許敘仕○官吏丁憂終制令詮註

○凡卷父母喪宴會婚姻僧道非吉道服古色自人
宜從本俗余並禁斷罪

官民船隻每一品四面各三百步二品二百五十步三品
二百步四品五品一百五十步六品以下一百步庶人及
寺觀各二十步若地内安坑墳塋並免載數

品官第宅一品用石人四事石柱二事石虎石羊各二事二
品二品用石人四事石柱二事石虎石羊各二事三
品用石人二事石柱二事石虎石羊各二事四品五品用石人
石虎石羊各二事

禁止不得皇慶元年三月中書省刑部呈徐勝傳陳言江南
風俗但有親喪故將尸柩經年暴露不肯埋葬合准禁治
都省准呈

官民船轎諸公侯不得令女人及无官人預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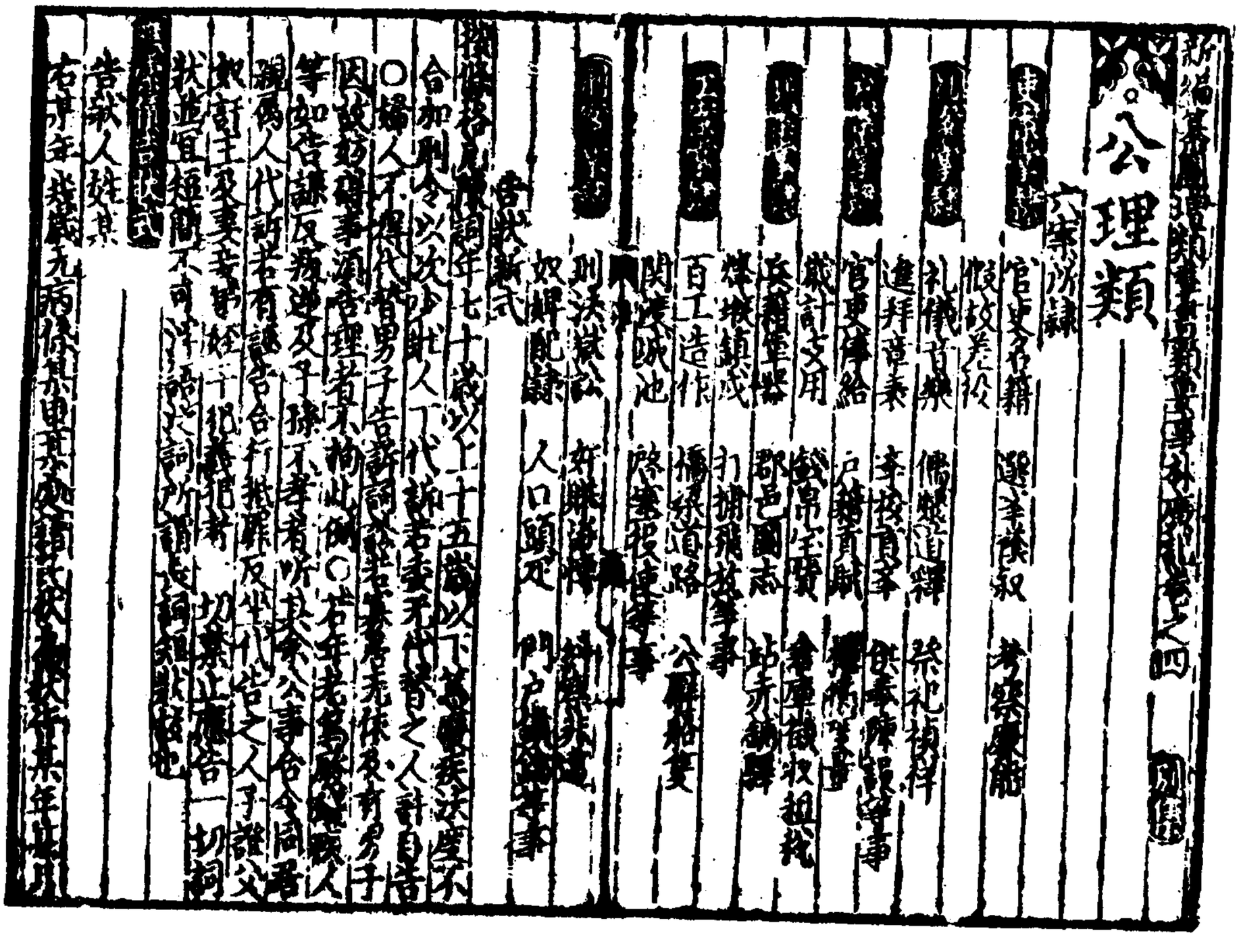
品官服色諸公侯品古王周公孔子名諱若同
音及犯名單名復犯者不在此限諸人犯官称及龍墀

書閤内不得用方褥等字及銘旌神上不許用
宇棟諸笔民公吏在途遇戒官須用下馬迴避
道旨須跣避貴少避老輕避重乘避去

民間並不得祈賽迎引土神及用兵仗儀從等○市肆不得造作貴細諸色
笠絲棕藤藺織造段疋裹袱
理見發之家○行户人等不得私造斛斗秤尺違犯之人
决五十七下止坐見發之家

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

新編事類統要文海大全卷之四　公理類



年月日告狀人姓某

告狀人姓某

右某年幾歲無病係某里某都籍民伏為被打傷外余無病係某里某都籍民伏為被打傷事因在身彼打傷外余無病係某里某都籍民伏為被打傷事因在身彼打傷外余無病係某里某都籍民伏為被打傷事因在身彼

是实伏取　台旨

年　月　日　告状人　姓　人　状

告状人姓人一

右人年几岁，现无病，係本县程千户下，请状，漢軍身役。伏为状告人元係济南路人，附籍军户，於人年月日前来本县应当军役，至今三年有余，本家与贴户，並不供还，盤缠前来，应付衣装，用度日下，天色寒冷，沿身衣服破碎，难以应役，若不告乞行移本处官司，着落本家取討，封裹详状，施行。所告扶结是实，伏即　合旨

年　月　日　告状人　姓　某　状

告状人张人

右人年几岁，现无病，係人村百民，伏为状告人年月日，亲见人所扒東村田内有黄牛一隻，食践苗即，扶告，随即，赶逐，张社长一面，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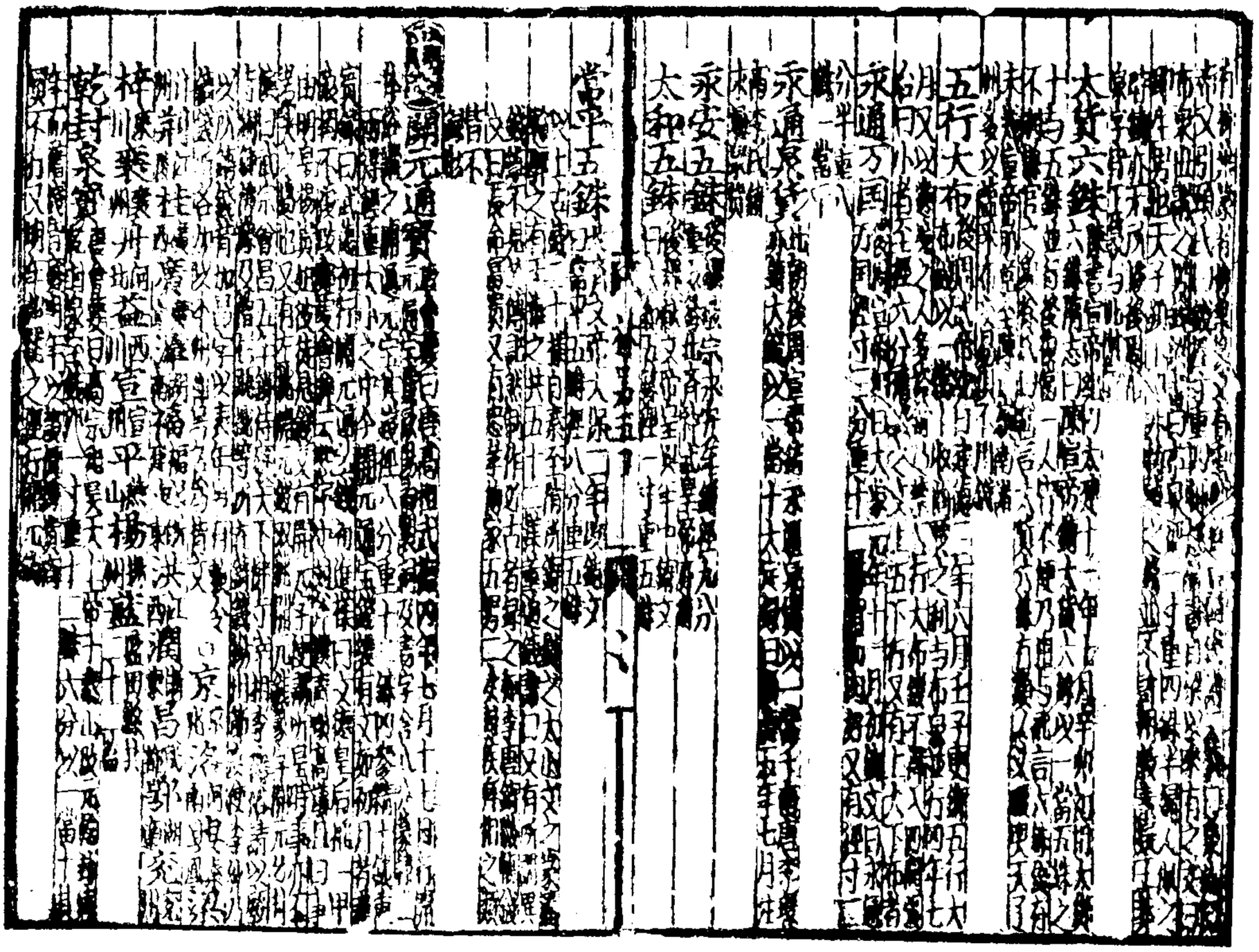
右支年我城无病係人卿户村措民伏為狀告有今山下
田產苗米見雇得人耕種身得病人見等年老別无親
生男子承祖户業今洎本村耆長周公推選得安第周人
第二男名周全周全見我過安与人為子承繼户下田產雇
當差發米豆是服種相當理合立為後嗣若不告乞出給公
據付男周全執照為憑誠恐向後妻右爭差官司不
便有此事因詣狀上告
其縣司伏乞
詳狀施行勿告
裁旨
年月日告狀人周友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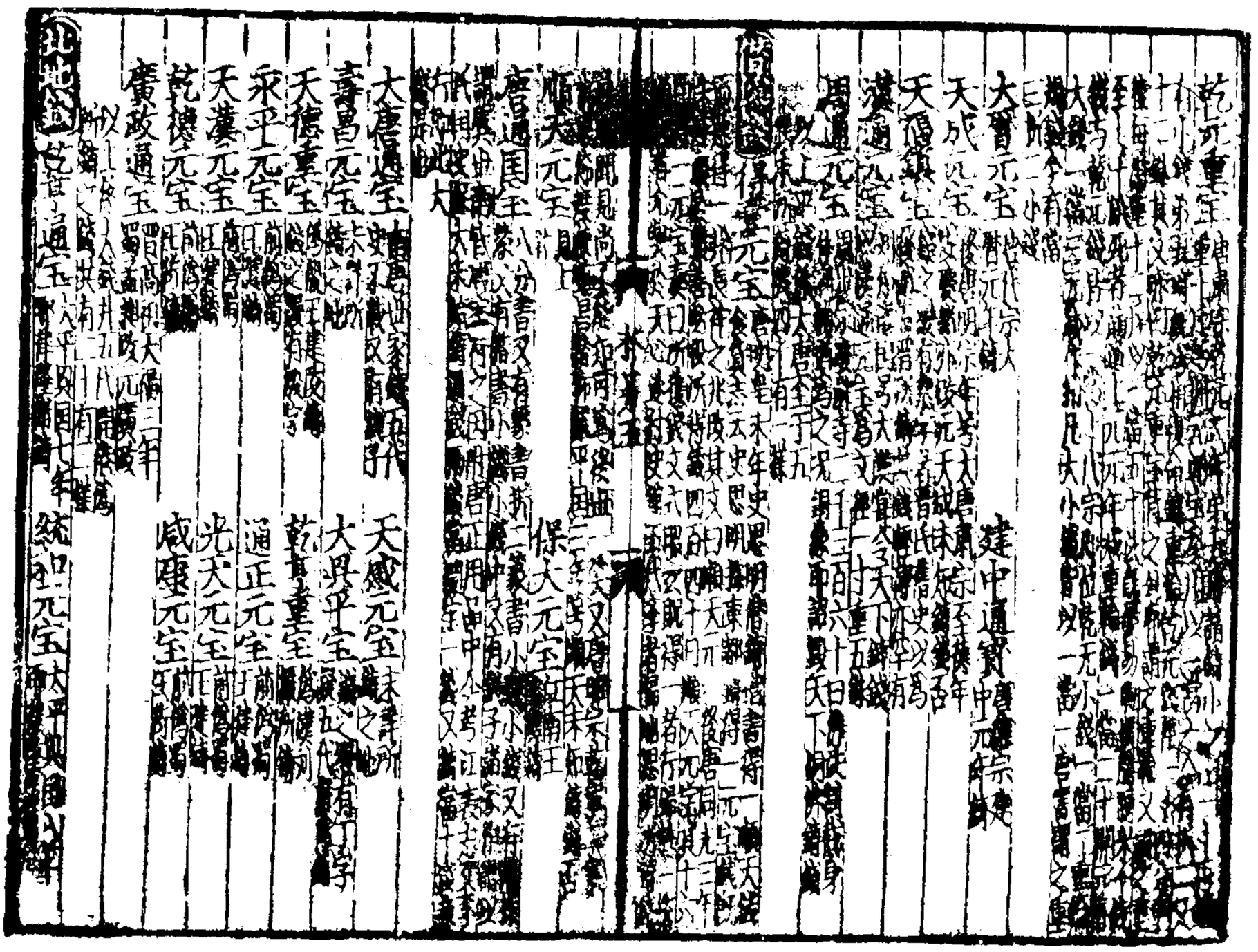
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卷之四　別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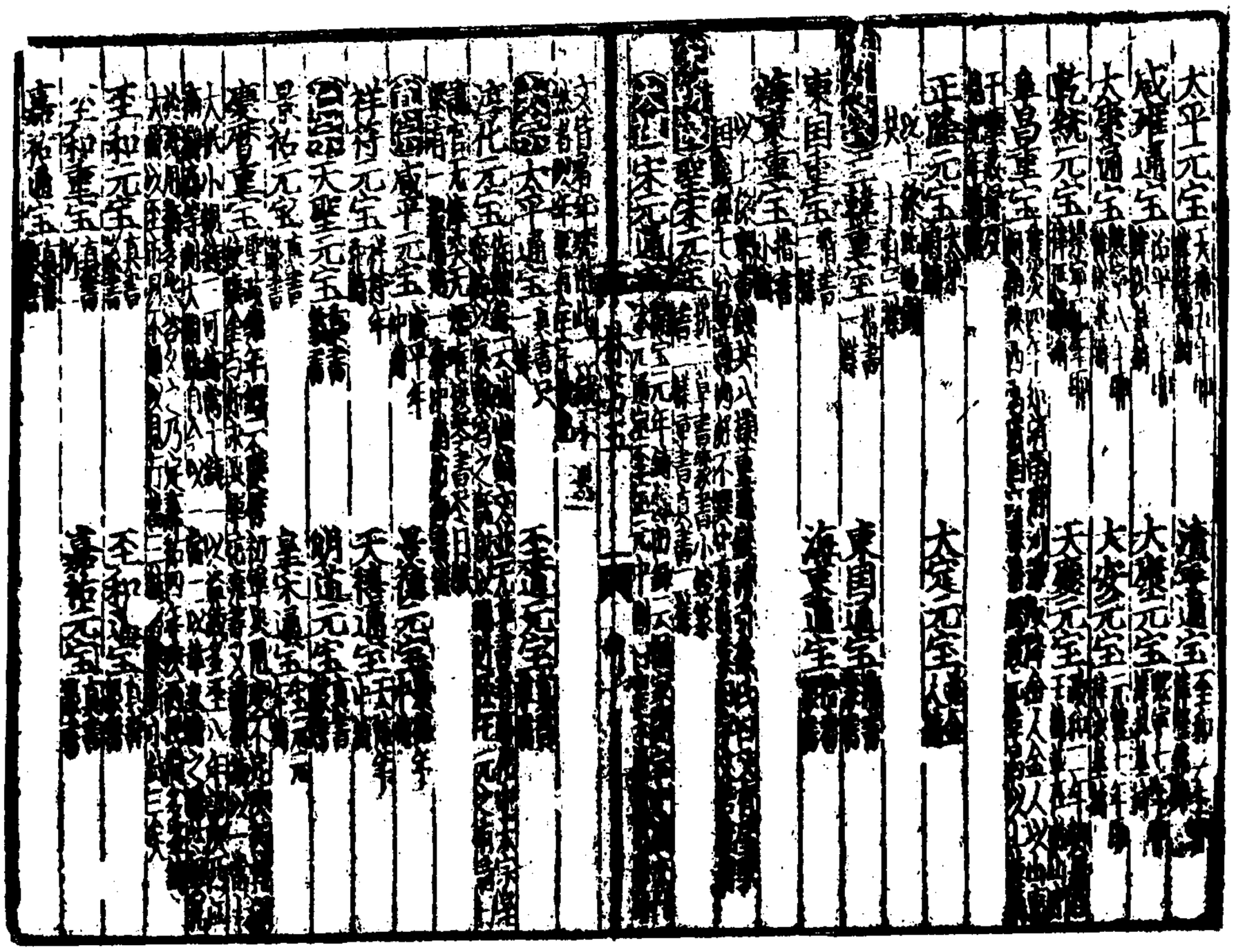
貨泉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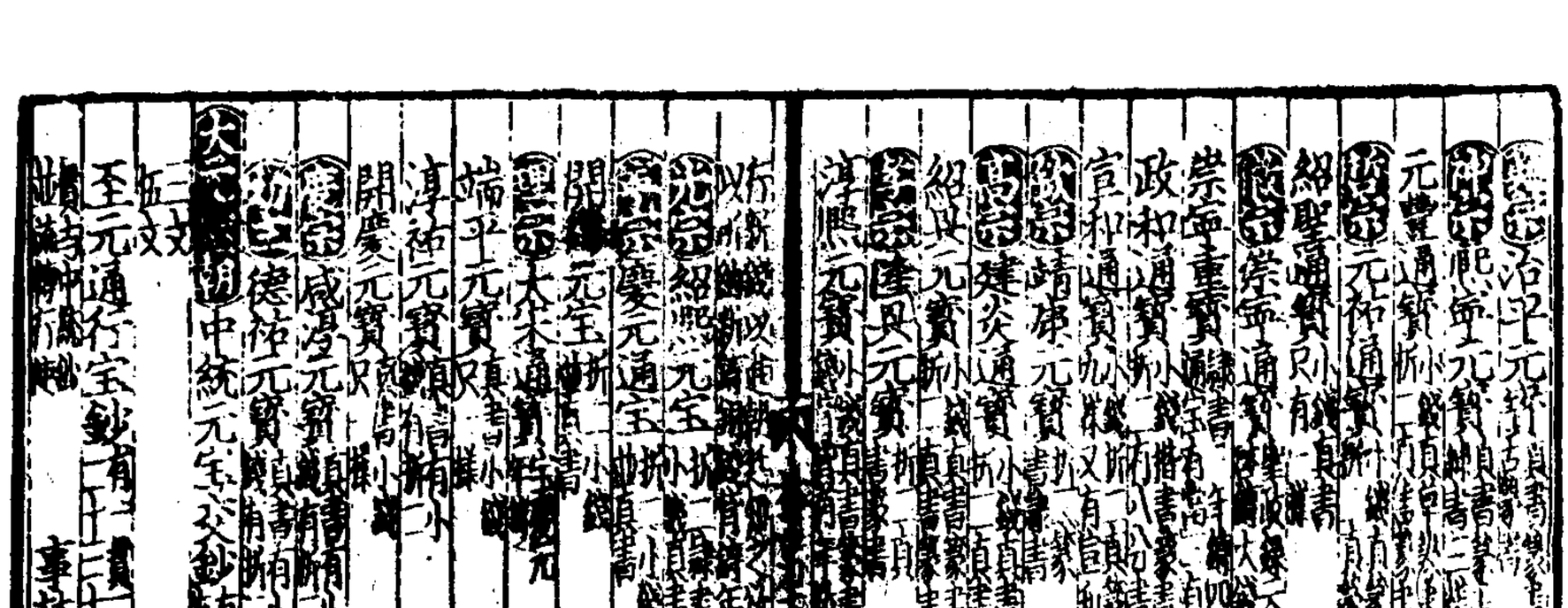
貨泉公幣

黃帝湯七年旱禹二年水湯以莊山之金並鑄幣以救人困也至周太公立九府圓法輕重以錢國語注云古之泉後轉
為錢









算法類

算法源流

夫算法者仰羲始畫八卦周公叙述九章孟氏玄元益古如積細草其旨淵奥難明繇是初學者無所措手其加減因折乘除之法所以上稽星躔下管地理巨無不擴細無不規其間穀帛貴賤賦役均輸罔弗備具至於修築積堦深淺淫隧高厚長短於縱橫之門率一至萬如下諸掌苟能通此其求一躯快飛歸之法自解矣

算至極數

十一曰十　十十曰百　十百曰千　十千曰萬
十萬曰億　十億曰兆　十兆曰京　十京曰垓
十垓曰秭　十秭曰穰　十穰曰溝　十溝曰澗
十澗曰正　十正曰載　十載曰極

單雙數法

二單四　三二如六　四二單八　五二是十　六二十二
七二十四　八二十六　九二十八　十三三十　二三如六
三三丹九　四三十二　五三十五　六三十八　七三廿一
八三廿四　九三廿七　十三三十　二四如八　三四十二
四四十六　五四二十　六四廿四　七四廿八　八四卅二
九四卅六　十四四十　二五是十　三五十五　四五二十
五五廿五　六五三十　七五卅五　八五四十　九五四十
六六卅六　七六四十　二六十二　三六十八　四六廿四
七七四十　二七十四　三七廿一　四七廿八　五七卅五
八七五十六　九七六十三　八八六十四　九八七十二
九九八十一

足數減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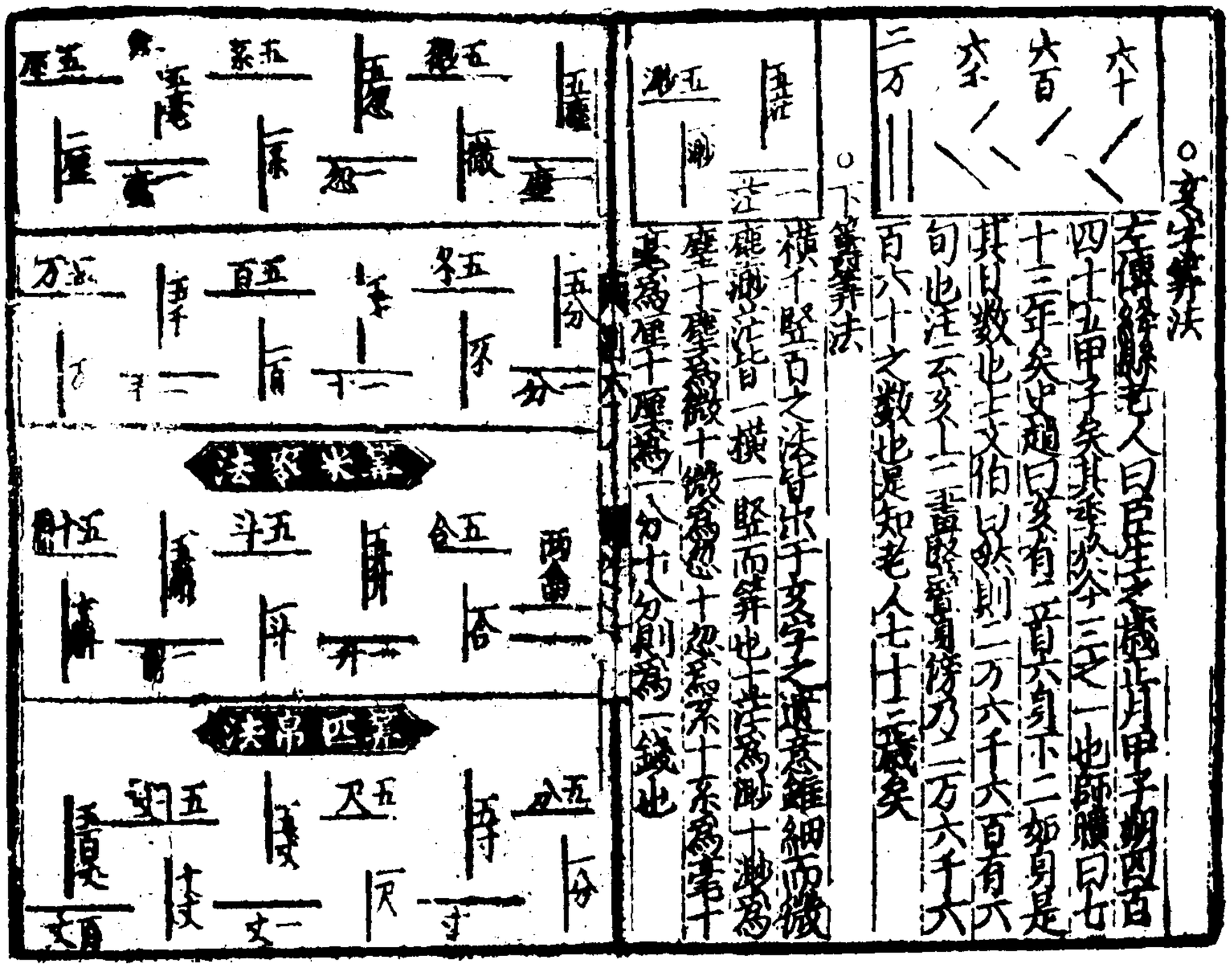
一加二　二加八　三加九　四加十二　五加十五
六加十八　七加廿一　八加廿四　九加廿七　十当一同

省數歸足

一七七　二一五四　三二廿一　四三十八　五三八五
六四六二　七五廿九　八六一六　九八九三　十当一同

九九算法

一一如一　一二如二　一三如三　一四如四　一五如五　一六如六　一七七十　一八八十　一九九十
二一如二　二二如四　二三如六　二四如八　二五是十　二六十二　二七十四　二八十六　二九十八
三一如三　三二如六　三三如九　三四十二　三五十五　三六十八　三七廿一　三八廿四　三九廿七
四一如四　四二如八　四三十二　四四十六　四五二十　四六廿四　四七廿八　四八卅二　四九卅六
五一如五　五二是十　五三十五　五四二十　五五廿五　五六三十　五七卅五　五八四十　五九四十五
六一如六　六二十二　六三十八　六四廿四　六五三十　六六卅六　六七四十二　六八四十八　六九五十四
七一如七　七二十四　七三廿一　七四廿八　七五卅五　七六四十二　七七四十九　七八五十六　七九六十三
八一如八　八二十六　八三廿四　八四卅二　八五四十　八六四十八　八七五十六　八八六十四　八九七十二
九一如九　九二十八　九三廿七　九四卅六　九五四十五　九六五十四　九七六十三　九八七十二　九九八十一



○算法

天傳經脈老人曰天生之藏北斗甲子甲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年次今三元一也師曰七十二年矣史趙曰多有一百六旬六日下二如月是其日數也十文伯曰然則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注云多不二書數積算滿乃二万六千六百六十之數也是知老人七十二藏矣

○下算算法

橫千竪百之法皆出于玄字之意雖細而微纔一竪十毫為微十微為忽十忽為纖十纖為沙十沙為塵十塵為埃十埃為渺茫比昔一橫一竪而算也十法為秒十秒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十引為端十端為忽十忽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十引為端十端為忽十忽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一錢也

○算細數長短之法謂之度

十忽成一絲　十絲為一毫　十毫成一釐　十釐成一分　十分為一寸　十寸為一尺　十尺成一丈　四丈成一疋　五疋為一端

○斤秤數輕重之法謂之衡

十黍為一絫　十絫為一銖　六銖為一分　四分為一兩　十六兩為一斤　二斤為一觔　十觔為一鈞　四鈞為一石

○升斛多少之法謂之量

六粟為一圭　十圭為一撮　十撮為一抄　十抄為一勺　十勺為一合　十合為一升　十升為一斗　十斗為一斛

○置位加減因折

橫千竪百　卦十立　五不單張　六不積算

內從上因　折從下折　一加從下加　減從上減

○曾般尺法

周公謂召公曰惟般即公曾般舜人也乃天下之巧士能作斄之數其尺也以官尺一尺二寸為準均分為八十其文曰財曰府曰藏曰營曰般曰吉乃比斗中七星與輔星下之用尺之法俗財字但於丈尺之內量取吉寸用之遇吉星則吉遇凶星則凶宜告以今公私造作大小才高又有以官尺一尺一寸而分作長短寸者但改吉字作本字其餘並同然而其數稍泰之法其為分為寸為尺為丈即與長短之說今人多只用一尺二寸者為法

○造尺樣範

武曲　巨門　文曲　廉貞　祿存　輔星

財　一物　一離　一義　一官　一物　一害　一吉

用尺定法

一寸合白星應財　六寸合白又合義　一尺六寸合白財
二尺一寸合白義　二尺八寸合白害　三尺六寸合白義
五尺六寸合白吉　七尺一寸合白害　七尺八寸合白義
八尺八寸合白吉　一丈一寸合白財　推而上之算一同

曹職人詩一

八位星衣山宅門　古今排定合乾坤
陰陽未必全山水　福祿由來半在門

財門開者便多財　自見金銀日日來
萬事皆和增六畜　家中福祿甚奇哉

病門開者能招病　舁走奴亡家已凶
急改向東及向西　疾疫可保妻兒命

天門　一名天門　一吉內門　一名離門

財門開者主分離　男女潛逃不見歸
夫婦終須相別去　更兼公事不安帖

官門　一名官門　一名官門　一名義門

萬事皆和增六畜　又主門閭喜慶來
家中福祿甚奇哉　須信狀元從此來

病門　一名病門　一名禁門　一名害門

病門開者能招病　作事和諧五福備
舁走奴亡家已凶　官門開者喜加官

急改向東及向西　仕宦達之乃喜矣
疾疫可保妻兒命　庶人莫用僧尼忌

劫門　一名劫門　一名殃門　一名災門

劫門開者凡遭劫　犯着時二劫累纏
更兼公事不安帖　劫門開者凡遭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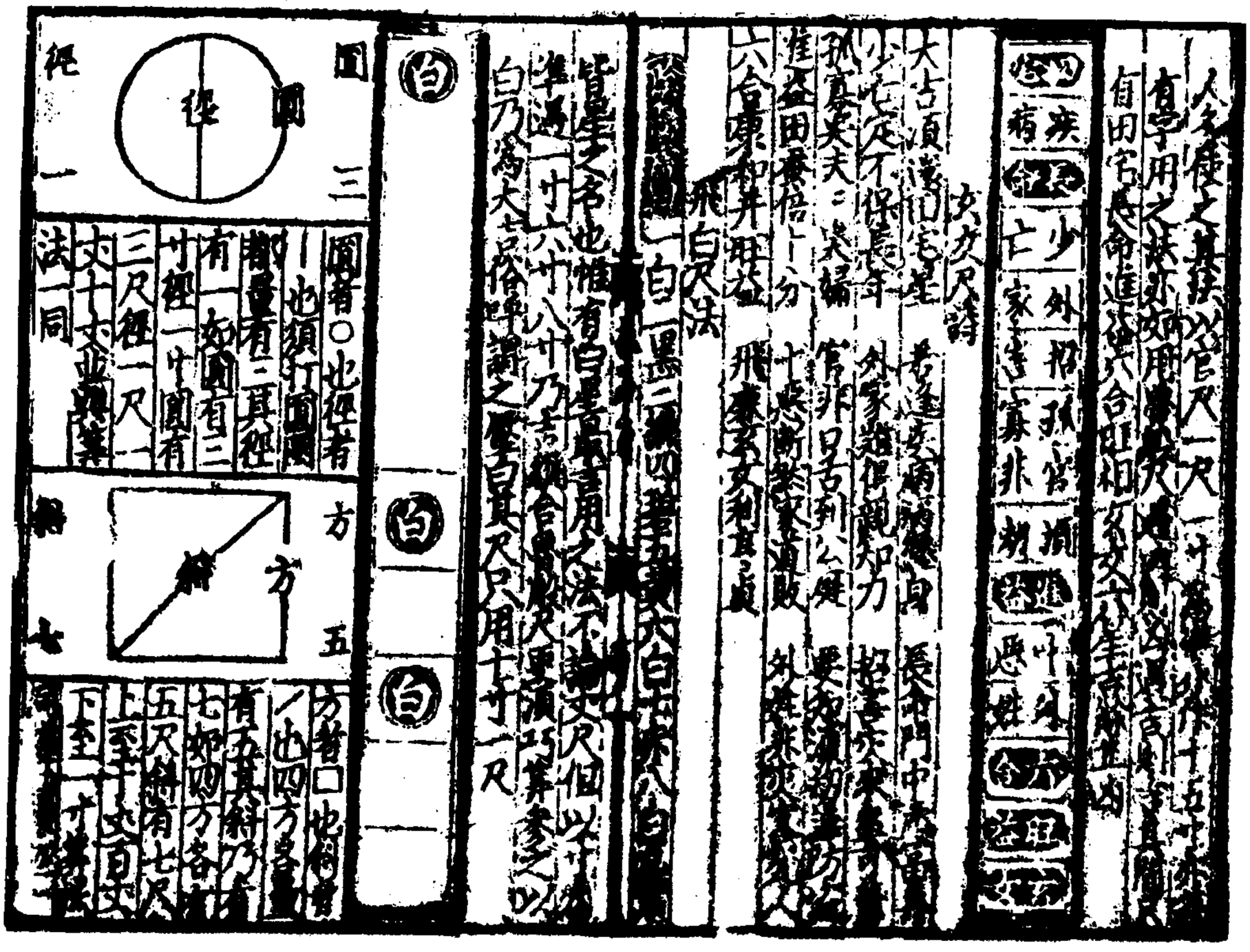
宅舍多災妻產亡　更兼公事不安帖
害門開者招災害　相鬥相歐實道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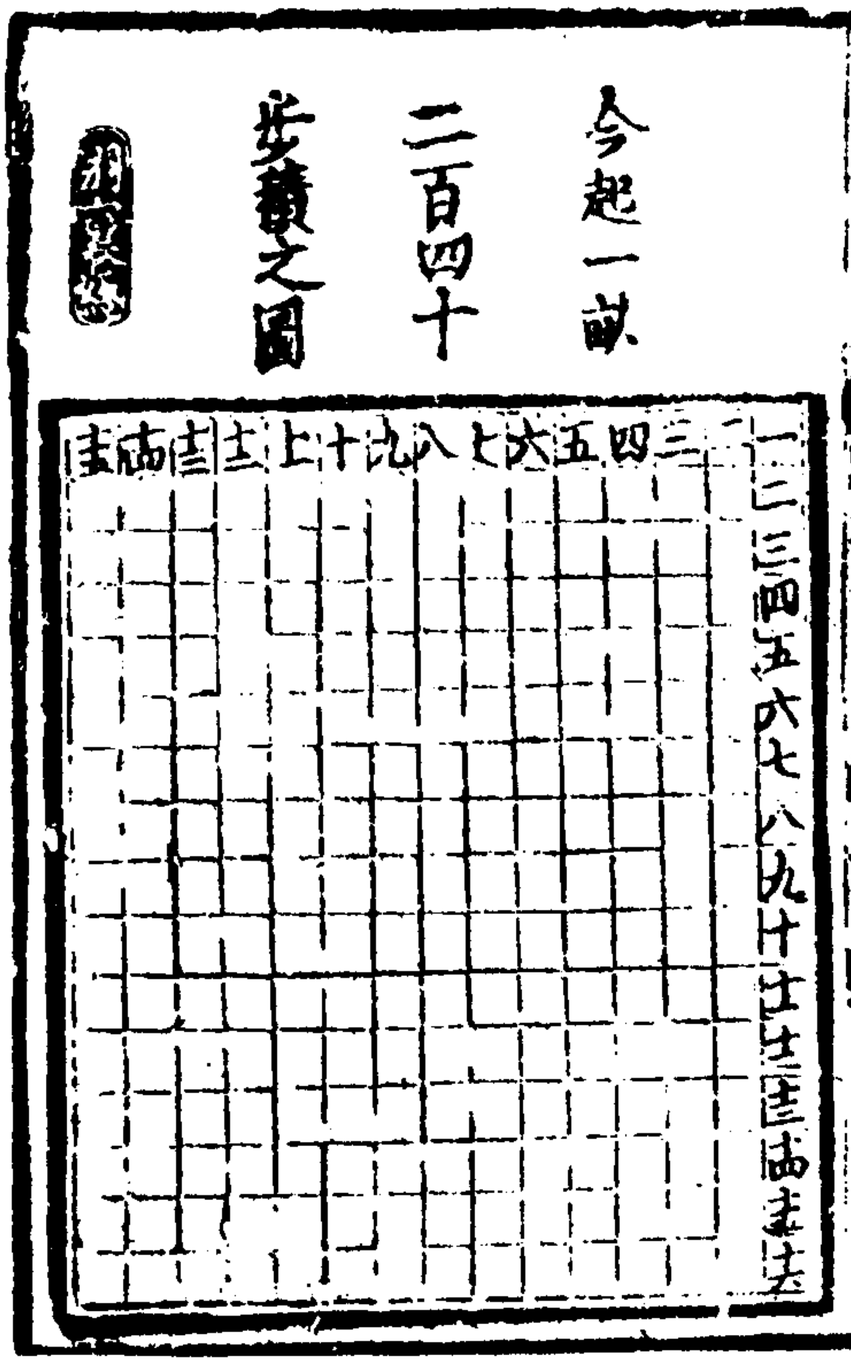
公台方重惹禍君愁　害門開者招災害
吉門開者未无凶　珍寶錢財是事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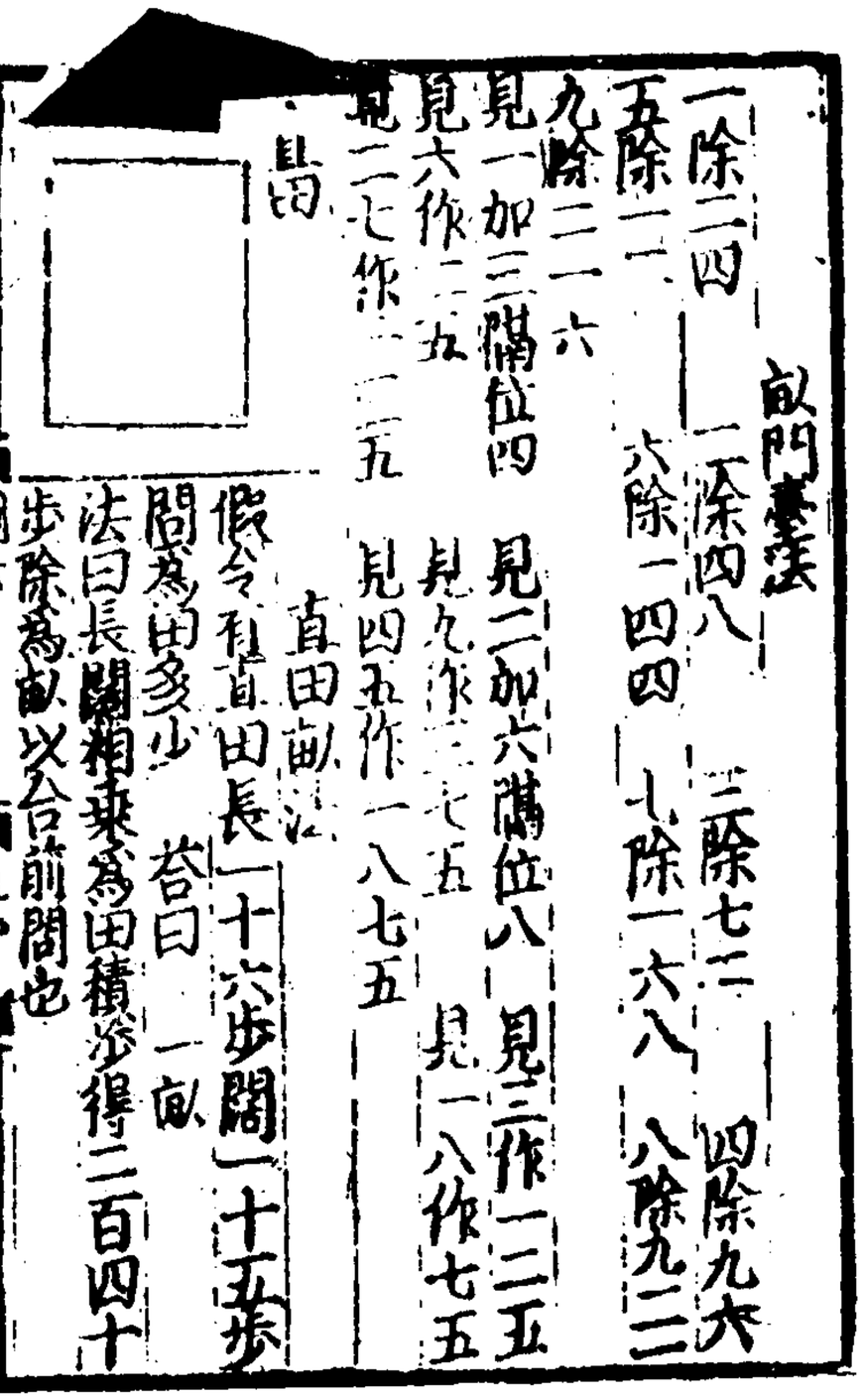
子息昌榮皆智識　吉門開者未无凶
詩為万事尽尊通　子息昌榮皆智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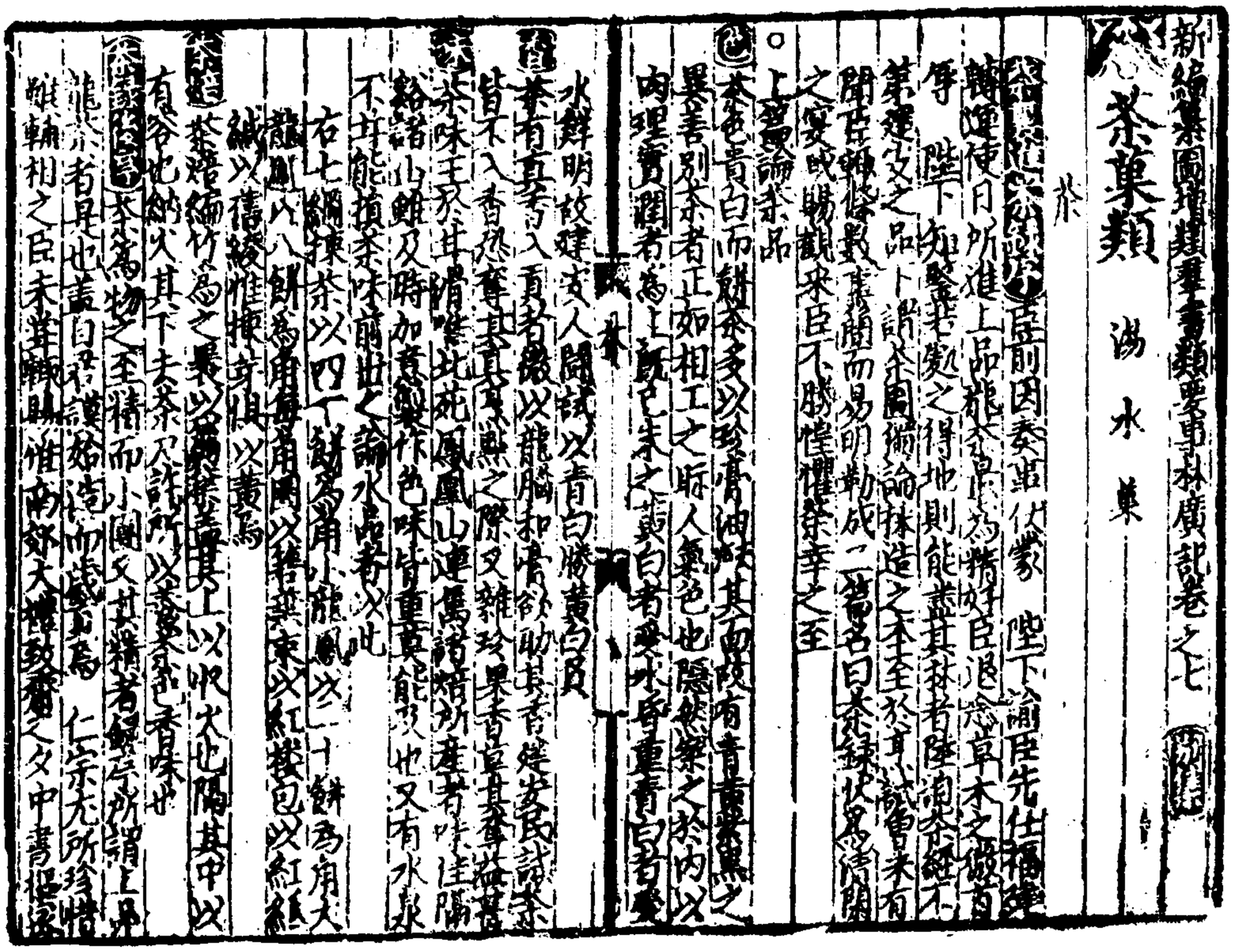
玄女尺法

玄女乃九天玄女造此尺要先開門設祖圖




今起一畝
二百四十
步積之圖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一除二四　二除四八　三除七二　四除九六
五除一二　六除一四四　七除一六八　八除九二
九除二一六
見一加三隔位四　見二加六隔位八　見三作一二五
見六作二五　見九作二七　見四五作一八七五
直田畝法
假令有直田長一十六步闊一十五步
問為田多少　荅曰一畝
法曰長闊相乘為田積步得二百四十
步除為畝以合前問也


茶菓類　湯水菓
茶
茶產建安之品下詔采團焙造之本至於貢入
聞臣輔修撰集簡而易明勒成一書名曰茶錄
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
上論茶品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黑之
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視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
肉理實潤者為上既已末之黃白者受水便浮
茶
水鮮明故建安人鬬試以青白勝黃白負
茶有真香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反奪
皆不入香然奪其真味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香味佳陽
茶味主乎甘膏清滑如乳凡點茶少許則浮散
給諸山蜂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黃能
不耐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
右七網揀茶以四十餅為角大龍鳳八八餅為角團以箬葉束以
紙以備綴惟揀芽銙以黃
茶焙編竹為之裹以箬蓋裹上以帛
有爺也納以其下去茶又許所以養茶色也
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
仁宗尤所珍惜
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

院客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為三事以別之餅大如手掌其上雕龍鳳花紋八寸分割以歸才敢頒賜而傳玩數年親舊間嘗有覓者出與至今藏之余自以隸宣府二十餘年親一餅賜而卅成能為龍鳳草文每一煎試清如空零而此餅開于後發匆小團月者猿猱而可貴珍

北苑貢茶始於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遣使造之龍鳳以別入貢至慶曆間仍添造石乳蠟面其後大小龍茶又起於丁謂而成於蔡君謨君謨至貢政聞鄭可簡以貢茶進用又頗增討創添續入其製愈貴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形製書奏其七千餘餅其間一餅之重不過二兩十餅而已慶曆皇祐間蔡君謨為福建轉運使始造小龍團以別之貢新茶謂之試新龍團腊面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牌為貢又有試色茶七綱凡五品大小龍鳳并

龍茶入龍腦和膏為團餅茶其四蔡襄水牌茶即社前茶生採者即火前者麤色茶即雨前者閩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又有石門引吉香口三分焙亦錄於此皆選官焙添造事畢悉碎之蓋惡餘銷日役千夫九旬月方能造之茶下詩過數入貢之後市無貨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與官焙自昔至今事焉入貢其試數四方悉私焙茶耳

細嫩白茶五斤　拘把英五斤　綠豆半升炒過米二合炒

右件為末每用一錢加龍腦少許入盞內以湯調如膏

腦子隨多少用薄綿裹碾羅過入膩子再研勻每用一錢加熟湯調服

白龍舌一兩沉香半兩　縮砂仁白豆蔻仁半兩　乳上為末每用二錢加乾生姜各二兩

乾生姜各二兩

乳香服之通心氣益精髓

乾蓮實去心炒　粉甘草炒

右為末每二錢入姜沸湯點服蓮實雖補而澀可補虛羸之人所宜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之不欲取食則飲一盞大補虛助氣力黑皮堅氣而滑及住精世人多不知此湯夜坐過飢氣

縮砂仁　四面烏梅二兩　杏仁先子服此得通

右為末每用一錢加龍腦少許沸湯點服

水晶糖霜

梔花片腦二錢

右件精羅過入腦子再研勻每用一錢沸湯點服

如點素茶必須當面煎不可煎多則人久人厭少刻





核桃及松子以鹽布微炒搗碎每用不拘多少
核桃松子以湯泡去皮膜搗碎每用不拘多少
松子以防風數枚同煮則不油其防風亦不壞
糖霜入新甕以甘菊花相間令勻收之可不沾
梅仁以燈心則和收之可不沾
前乾隨手控去熱氣搽生夏密浸入瓶久不潤
煎果遇梅月收密置細辛末於頂下則蛾不生
煎果內最忌見酒慎勿與供宴餘者同收同不酸
泥浸甫稠以新磚盆頻除濕氣可不壞
核桃以新磚盆密封懸掛當火處可不壞
松子以舊磚盆密封懸掛當火處可不壞
極乾以舊磚盆頻除濕氣可不乾
栗子以舊磚盆頻除濕氣可不乾
栗子以鹽粟草置甕中相間令勻收之可不蛀
神仙餅　生地黃根肥壯者四兩白梅肉半斤同以水煮不可犯鐵器收之煎橘餅一依此法
斤煎
燈竹刀子去皮再用甘草二兩浸水煮一時後入蜜半斤慢火煎取出入鐵再煉蜜候冷浸之
慢火煎取出入鐵再煉蜜候冷浸之
桔梗煉均大者米泔浸去皮及濁者以井水煮取出以蜜四兩慢火煎蜜尽為度再用蜜半斤重浸日中曬乾

以乾蛤蚧色潤而味酸又作膠氣多不為佳
亦易酸皆不堪用須擇真純夏蜜乃佳嚼千果子亦常法
前乾隨手控去熱氣搽生夏密浸入瓶久不潤
朴硝放冷浸去酸汁酥軟竹刀煉蜜收之可不沾
須其酸味自去煎時須用銀石銚為佳
金橘大者鑽開以法酒煮透候冷用針挑去核捺通
還元汁每一斤用蜜半斤則去酸水若苦汁控出再用蜜半斤同以水煮不可
斤煎
犯鐵器收之煎橘一依此法
生地黃根肥壯者四兩白梅肉半斤同以水煮不可
斤煎
犯鐵器收之煎橘一依此法
燈竹刀子去皮再用甘草二兩浸水煮一時後入蜜半斤
慢火煎取出入鐵再煉蜜候冷浸之
桔梗煉均大者米泔浸去皮及濁者以井水煮取出
以蜜四兩慢火煎蜜尽為度再用蜜半斤重浸日中曬乾

蜜半水煮十數沸乘熱投切破純養入銀石銚內用文
武火再煮取其紙裹同北棗置信筆中鏁致遠處不妨
梨子最怕棗氣頻煨處若藏近有酒處則不住
紅柿未熟者以冷鹽湯浸之可免顏色不動
核桃九煎果最要滲其本性酸苦平硬隨性制之以半
斤用白蜜一斤半於銀石器內慢火煎百十沸却以文武火
養一日蔥鉢離開於日中曬蜜濃方好
杏一百箇鹽半斤滾三日出曬半乾冷水洗過曬乾
去核熟蜜三斤浸曬蜜乾為度就一百枚去皮切作片
子先以蜜去酸水然後用別蜜煎煮去皮切作條子每一
斤用白梅四兩湯浸汁一大椀放冷浸一時辰撈出控
乾用蜜六兩去滷水別蜜十兩慢火煎放冷入罐

○酒麴類

酒醴總叙

酒醴之作儀狄造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可以供祭祀可以奉賓客皆禮之所不廢者如詩所謂為酒為醴以洽百禮又謂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皆是物也至於養生伐病此或貧之則日用飲食之間亦不容闕今取其品味之美者載于前疏法之良者備于後諠可好事者之樂聞也

造麴法

白麴一斗 細酸棗仁二十箇 蔓荊子二十箇 杏仁二十箇 川烏去皮臍 連花辣 熟附子 乾薑 縮砂仁 右件為細末

蓼花一斤 鮮艾葉一斤 鮮蔓荊頭一斤 右件搗爛

一方無蓼花艾葉二十斤 淡竹葉二十斤 右將五味皆裝在大缸內用水三斛浸日晒七日用木杷如打澱狀打下以單籠濾去枝梗用此水煮豆極爛先將生桃杏泥等與麴豆和成硬劑踏成片二桑葉裹外再用紙裹挂於不透風處三五日後將麴房上窻令透風不尒恐燒了此麴自至元三十年宣徽院差人就杭州路造十載方斤不絕以為常例

紅麴法 凡造紅麴皆先造此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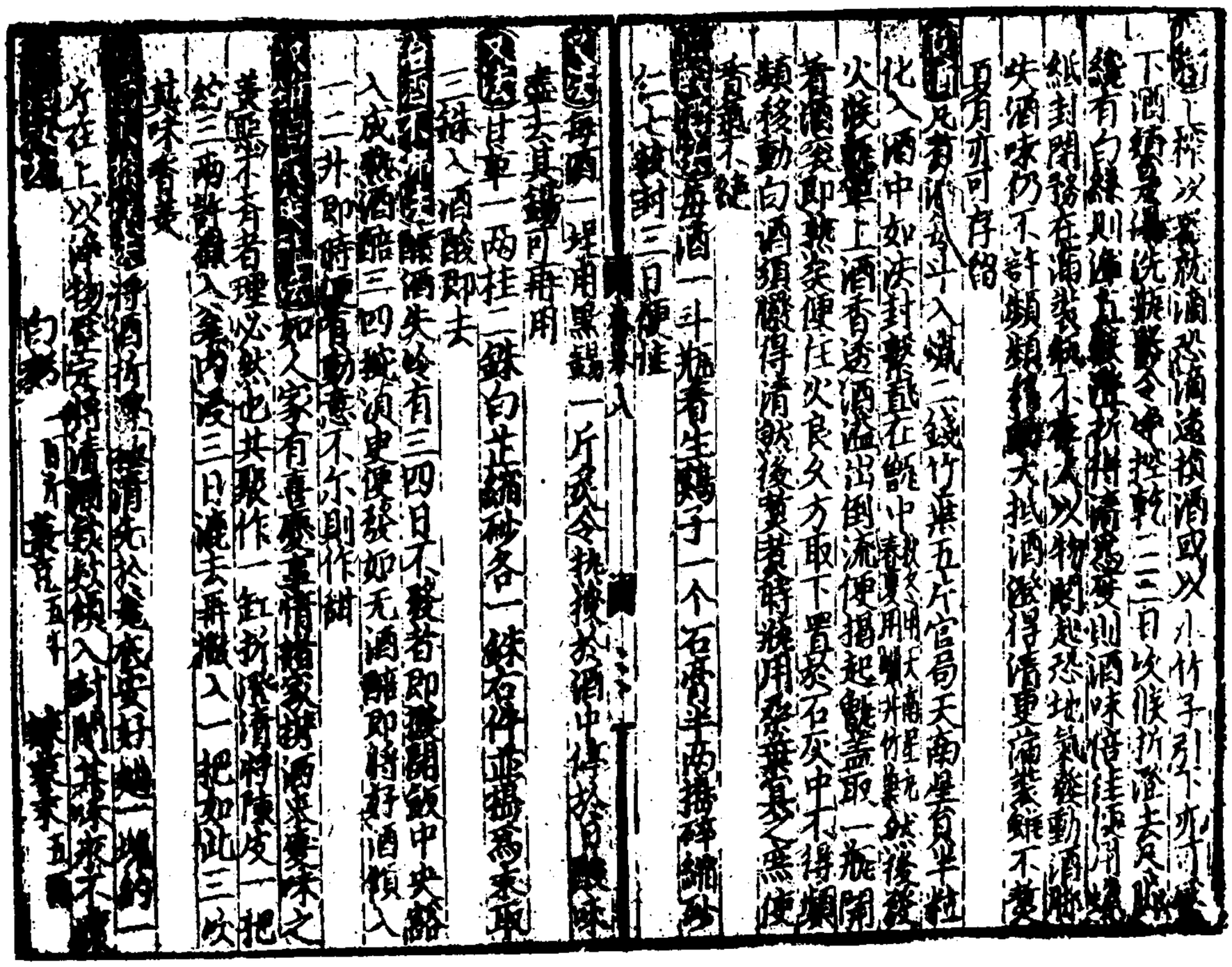
白糯米一斗用上等子紅麴二斗先將糯米淘淨用清水浸洗去浸泔水煮豆極爛先將生桃杏泥等與麴豆和成硬劑踏成片二桑葉裹外再用紙裹挂於不透風處三五日後將麴房上窻令透風不尒恐燒了此麴自至元三十年宣徽院差人就杭州路造十載方斤不絕以為常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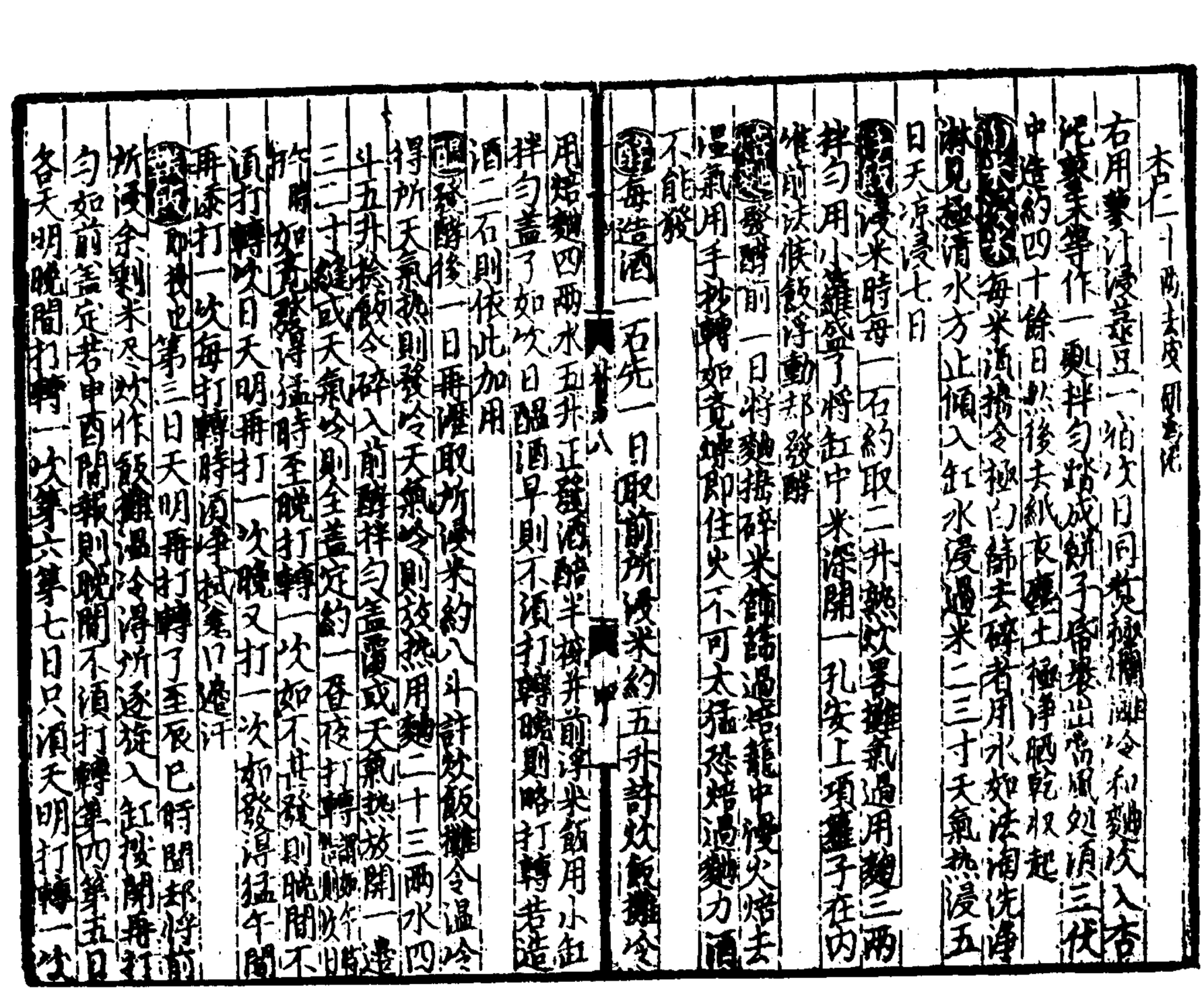
右將五味皆裝在大缸內用水三斛浸日晒七日用木杷如打澱狀打下以單籠濾去枝梗用此水煮豆極爛先將生桃杏泥等與麴豆和成硬劑踏成片二桑葉裹外再用紙裹挂於不透風處三五日後將麴房上窻令透風不尒恐燒了此麴自至元三十年宣徽院差人就杭州路造十載方斤不絕以為常例

上清造酒法 凡造酒寒須是過熱即酒清數多渾頓白糯米一斗用上等子紅麴二斗先將糯米淘淨用清水浸洗去浸泔水煮豆極爛先將生桃杏泥等與麴豆和成硬劑踏成片二桑葉裹外再用紙裹挂於不透風處三五日後將麴房上窻令透風不尒恐燒了此麴自至元三十年宣徽院差人就杭州路造十載方斤不絕以為常例

右將五味皆裝在大缸內用水三斛浸日晒七日用木杷如打澱狀打下以單籠濾去枝梗用此水煮豆極爛先將生桃杏泥等與麴豆和成硬劑踏成片二桑葉裹外再用紙裹挂於不透風處三五日後將麴房上窻令透風不尒恐燒了此麴自至元三十年宣徽院差人就杭州路造十載方斤不絕以為常例

上清





此後不頻每日打耐候六七日後略打數一次更過十日又打轉一次直至一月足方捨

白圓雞方　木香　縮砂仁　藿香　零陵香　零陵香　檀香　甘草炙　當歸　川椒　白朮已上各一兩　吳茱萸　白芷

右件藥味並為細末川白糯米一斗淘洗極淨蒸為細末入前和勻用青辣蓼取自然汁搜拌乾得所搗六七百杵圓如雞子大中心捺一窠以白蠟為少許臘丸天氣寒煖盡閉一二日有青白字將草換了用新草蓋有空處安將草去訖七日聚作一處逐旋放開酌發乾三七日

木香圓　木香　甜瓜三個　杏仁四兩

右件一處拌勻捺細圓作拳大布裹隨實先將桑葉一重裹餵通風處挂一月乾可用再以日晒極乾妙每米一斗用麴四兩造依常法

鵝梨酒　鵝梨不拘多少

右件搗爛取汁每一斗用蜜半斤三兩錫鉢一兩重湯煮成稠粥更攤冷春秋溫冬微熱調時令勿令過熱候溫和麴半斤三兩研細入鉢內拌勻為度

又法　梨去皮核細切每一斗用水六斗同下鍋煮成稠粥更攤冷春秋溫冬微熱調時令勿令過熱候溫和麴半斤三兩研細入鉢內拌勻為度

○右先將糯米三升淨淘水六升同下鍋煮成稠粥更攤冷春秋溫冬微熱調時令勿令過熱候溫和麴半斤三兩研細入鉢內拌勻為度

又法　乳柑皮內加入官桂胡椒良薑細辛甘草川烏炮川芎丁香已上各半錢為細末和粥時一同攪勻在內其味尤極香美

薑花酒　薑花開者不拘多少　薑豆蔻計一斗

右件薑花水浸去蒂薑豆蔻細研為末同薑花入酒內浸

冷投入酷內此即用冰法也

酒麴法　一斤　脚須至一伏時揚起於所蓋席上攤令極冷

然有聲即是漿來了後又隔兩日下水仍先將糟十斤打閉蓄過下水不撓功旧作高要待二三日方可上榨

甘泉六桃酒　三升　微粥溫和麴半斤三兩錫鉢一兩

右先將糯米三升淨淘水六升同下鍋煮成稠粥更攤冷春秋溫冬微熱調時令勿令過熱候溫和麴半斤三兩研細入鉢內拌勻為度

又法　乳柑皮內加入官桂胡椒良薑細辛甘草川烏炮川芎丁香已上各半錢為細末和粥時一同攪勻在內其味尤極香美

薑花酒　薑豆蔻計一斗　薑花開者不拘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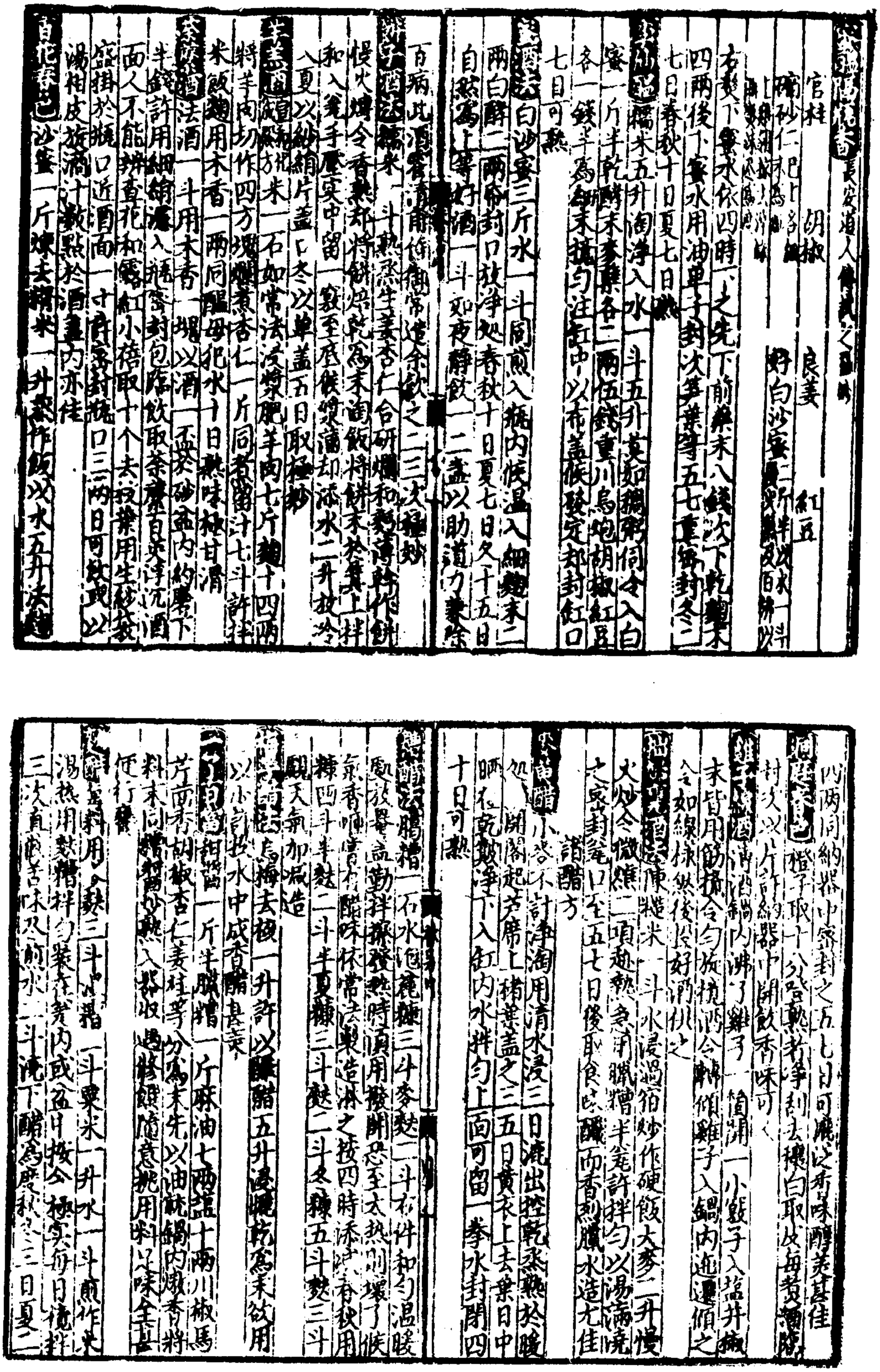
木香酒　木香　甜瓜三個　杏仁四兩

右件一處拌勻捺細圓作拳大布裹隨實先將桑葉一重裹餵通風處挂一月乾可用再以日晒極乾妙每米一斗用麴四兩造依常法

鵝梨酒　鵝梨不拘多少

右件搗爛取汁每一斗用蜜半斤三兩錫鉢一兩重湯煮成稠粥更攤冷春秋溫冬微熱調時令勿令過熱候溫和麴半斤三兩研細入鉢內拌勻為度

○



日可出頭醋再出一次尚妙
錫酒醋每錫瓶一斤先將水入鍋煮熟放沸出傾入瓶
擬勻候温入白麯末二兩同攪勻裝淨瓶內帶封日晒春
秋一月冬四十五日夏二十日熟甚香矣下了到二十日
之上有一層白漠面子休攪動至自落時乃成熟也若不
日晒只安頓靜處勿得動搖任其自然尤好
又法於臘月內下雪時廣收淨雪每斗踏約一石許入缸裝
約五寸厚入錫條一塊再踏入雪又流錫鈴至十斤浮為
度以蓋泥封至向前四月八日開其味極是香美錫鈴
即鳥母也此醋愈久愈酸
治酒法將頭酒裝入瓶每瓶疑燒紅木炭火一塊約二寸許急
投入瓶中隨入炒小麥一撮箬葉包瓶口紮定頭永不
壞或有入燒鹽者反淡了醋味
作醋法糯米蒸飯攤作一片子發過以熟為度用木攪爛
約蒸餅二枚用醋一斗以參尺為度晒令內外通燥收之
每行醋用即舉少許以水研開做之今軍必閒平用此法
忌煮二兩又胡椒三兩水一斗
後方熟每取時三升添水醋却還小
甚香美須用五六月造
作黃醬法糯米蒸飯攤乾投醬醋中取出再曝肯沒大
斗以參尺為度晒令內外通燥收之
日曬二七日
入姜盛瓶小

自號錄序

淳祐丁未夏予僑寓上都六月既望有錢塘徐光溥袖書一編謂自號錄訪予且曰士大夫有號其來亦良古淵明以五柳先生自高阿熏以七松處士自狀豪放之謫僊窮餓之草堂紛紛藉藉如漫郎狂客輩或隨所居或攄所見莫不爭自標榜經生學士韜亂閱誦孰不知其爲陶鄭李杜諸公也至若我朝之名公鉅卿近代之騷人墨客摘號取奇行輩相望非曳仕塗之裾駕學海之航者誰得而知之夫是以採之信友裒爲一編而三槐手五花者固星聚於其間而窮勺水借隙光者亦得遘之篇末詩書之暇間一玩目前賢後哲粲然具陳追想高風因此亦可以品量其器業之宏狹是編之作豈小補哉昔李長吉之歌金銅仙人像也且有茂陵劉郎秋風客之詞始焉不過傷時懷古後人因得以秋風客目之其爲漢武損益何如哉必有以發明斯意云耳西齋譚友聞明之謹序

自號錄目

處士　居士　先生
老人　翁　叟
齋　堂　菴
軒　牕　洲
澗　湖　浦
山　谷　坡
岩　川　林
隱　屋　舟 船
巢　圃　峰　塘　溪　寨　子　道人

泉　亭　莊
村
雜類

處士

高隱　林敏功子仁　節孝　徐積仲車
賢節　王庠　周彥　亦號　遯　豹林　种放明逸
和靖　林逋君復　賜號　和靜　尹焞彥明
清逸　魏閑　雲夫野之子　葆光　張弼元
安素　高慢文悅　仁宗賜　沖晦　張復復之
沖退　張詧隱之賜

居士

六一　歐陽修永叔　無盡　張商英天覺

龍眠　李公麟伯時　浮休　張舜民芸叟
得全　趙鼎元鎮　得得　任伯南得翁
無得　曾協同季　淮海　秦觀少游
新安　汪伯彥廷俊　清虛　王鞏定國
至游　曾慥端伯　無著　趙師擇從善
嶧陽　顏復長道　藏六　趙令時德麟
蓮社　張綸材甫　雲龕　李郎漢老
蕭灘　胡致隆藏之　委羽　左纘經臣
隨緣　黃策子虛　淨德　呂陶元鈞

鴻慶　孫覿仲益　拼櫚　鄭嘉志宏
明了　李郎　坐忘　房緯李長
懷峴　魯思顯道　臨漢　曾紘仲容
香巖　關注子東　中橋　吳敏元中
閒止　黃庶文那　總得　張祁晉彥
清非　洪朋龜父　無思　林敏淵子來
竹友　謝邁幼槃　純白　林待聘
雙槐　鄭綺　視城　徐林
太秀　耿延禧　志古　富嘉謨君美
高齋　趙行悅道　草庵　胡安國康侯
淨室　郭祥正功甫　無爲　戴禹錫仲圭
東湖　徐俯師川　體常　陳易
休休　謝處子儀　都昶　鄭左司
善現　李彌遜　妙德　黃彥節夫
不動　馮楫濟川　太山　俞南仲彥若
起然　趙令衿表之　正信　李浩德遠
松牕　錢端禮處和　止菴　錢象祖伯羽
樵隱　陳安節漸可　信齋　葛郯謙問

梅花 趙介
友古 蔡伸道
先生
學易 劉跂斯立
橫渠 張載子厚
老泉 蘇洵
河東 柳開
兩河
東萊 呂居仁
北海 綦宗禮叔厚
公非 劉敞貢父
石月 余安行勉仲
雷夏 王禹偁元之
樓雲 趙達莊叔
濟北 晁無咎補之
灌園 計有功敏夫
玉臺 王賁望之
滿水 李復履中
王臺 王賁望之
相山 王之道彥猷
酒邊 向子諲伯恭
緡雲 馮時行當可
樂靜 李昭玘成季
河南 尹洙師魯
河內 尹源
南豐 曾鞏子固
西疇 崔子方彥真
古靈 陳襄述古
水心 葉適正則
金華 程敦厚子山
芸室 楊蟠元老
宛陵 梅堯臣聖俞
道鄉 鄒浩至完
文瑩 王令逢原
明道 程顥
公是 劉敞原父
石室 文同與可
武威 石安世大任
雲龍 劉夔偉明
白雲 郭雍曛正
濟南 李廌方叔
靜寄 謝懋勉仲
竹西 王居正剛中
曲肱 熊彥詩叔雅
固窮 彭汝礪子淵
徂徠 石介守道
門滕 喻汝礪迪禮
跨鼇 李新元應
安定 胡瑗翼之
延平 李侗愿中
金斗 鄭修
芸閣 呂大臨與叔
宛邱 張耒文潛
道鄉 鄒浩至完

閑樂 陳師錫伯修
樂全 張方平安道
木鴈 鄧少微明舉
清節 蕭楚
雪海 胡槩
康節 邵雍堯夫
上蔡 謝良佐顯道
武威
道人
武威
山谷 黃庭堅魯直
龍洲 劉過改之
老人
倚松 饒節德操
栟山 李相文成
三逕 杜安言
讀易 李光泰發
東江 謝深甫子肅
華陽 張綱彥正

丹陽 蔡肇天啟
孝敬 劉靖之子和
竹洲 吳儆益恭
其茨 晁沖之叔用
鴟夷 孫覿志康
淮海 秦觀少游
逍遙同上
南嶽
白石 姜夔堯章

嵩山 陸經不履
渙上 古洲 馬子嚴
歸愚 鄭景元 葛立方
翁
醉歐陽修永叔
了 陳瓘瑩中
歸愚 鄭景元伯英
聊復趙令時德麟
知稼黃公度
乘崖 張詠復之
江海長 陳造唐卿
演 張憲武
野處 洪邁景盧
散 阮閱宏休
棠湖 岳珂肅之
荃 張端義正夫
叟
迂 司馬光君實
盤隱 沈長卿

蕭閑 陸游務觀
醒 侯彭老思璹
花 珠惟信季蕃
糞
雲閒笑 何宋英
稼 卓曲
濫翁 黃中
倦 同上
歸 王直方立之

無住 劉思恭
樂菴安 李衡
安陽憩 韓琦稚圭
雪濱病 李心傳
大愚 呂約父
子
無爲 楊傑次公 楊繪元素
空青 曾紆公袞
盧谷 劉烈
鳳臺 王得臣彥輔
金龜 陳漸鴻漸
龍邱 陳慥季常
平圃老 周必大洪道
寬閒耕 李臺符
存耕愚 趙與懽
通 王觀逐客
斂 李廌方叔 思 黃成孫思中
斯 任希夷 止 陳傅良君舉
敬 呂鏞仲權 張延祚
蒙 袁甫
絜 袁燮 艮 魏掞之 謝訪
存 何侑德器 畏 游桂元發
韋 朱松喬年 悅 李壘李允
癖 杜旃仲高 平 洪咨夔舜
栗 羣豐仲至 拙 林之奇少穎 任古信穉
復 陸九淵子靜 李宜卿
履 吳潛毅夫
約 張鎡功甫 李墊季脩
勤 魏杞南夫
退 侯延慶 趙汝茪恭晦
省 廖天民 周必大洪道
竹 仇遹
弭 危稹達吉
知非 趙抃
懶眞 馬永卿大年
無心 吳華
定 蔡戡 林淳
雪 王洽臺得 趙彥先
容 洪邁景盧
誠 楊萬里廷秀
信 葛邲
泳 楊伯岩彥瞻
艇會 李經裘父
審 王千秋
山 易祓
樂 向滈
撙 曾丰幼度
合 王柟木叔
密 謝奕修
厚 馮椅

恕 趙善譽
桂
涉
說 黃鈞
濬 王正卿叔表
潛 張杼飛仲　銘公之侄
王埜
著 高定子
迁 樓昉
節 趙與懃
野 徐國良
立 杜範
克 林執善行己
了 陳瓘瑩中
裕 馬光祖實夫
虛 趙以夫用甫
實 王邁
勉 黃榦
高
放 曾輝中純老
願學 曾笑南仲

橋 杜旟伯高
精 周可大
遯 唐燁
冷 洪覺範
兌 李棁和伯　林之奇
易 輔漢卿
進 徐
格 王子俊材臣
勿 楊至質休文
西 譚友聞明之
檠 衛湜
愚 趙汝礪叔愚
率 陳容德

門境録

九

書錦 韓琦稚圭
觀 劉望之表叔
致 胡寅明仲
寄 劉儀鳳韶美
東 毛滂澤民
鑑 趙子崧伯山
馳 錢時
句 鄭去守默

堂

十

思無邪 同前
求放心 史
三近 王從
求已 劉渠仲則
能改 吳魯虎臣
非有 劉正行簡
攻媿 樓鑰大防
遷 王樂 傳自得安道
濳 王正卿叔表
潛 張杼飛仲　銘公之侄
王埜
著 高定子
迁 樓昉
節 趙與懃
野 徐國良
立 杜範
克 林執善行己
了 陳瓘瑩中
裕 馬光祖實夫
虛 趙以夫用甫
實 王邁
勉 黃榦
高
放 曾輝中純老
願學 曾笑南仲

顧學
思無邪 同前
求放心 史
三近 王從
求已 劉渠仲則
能改 吳魯虎臣
非有 劉正行簡
攻媿 樓鑰大防
遷 王樂 傳自得安道
濳 王正卿叔表
潛 張杼飛仲　銘公之侄
王埜
著 高定子
迁 樓昉
節 趙與懃
野 徐國良
立 杜範
克 林執善行己
了 陳瓘瑩中
裕 馬光祖實夫
虛 趙以夫用甫
實 王邁
勉 黃榦
高
放 曾輝中純老
願學 曾笑南仲

實晉米芾元章
非有 劉正行簡
攻媿 樓鑰大防
能改 吳魯虎臣
求已 劉渠仲則
三近 王從
求放心 史
思無邪 同前
顧學
畫錦 韓琦稚圭
觀 劉望之表叔
致 胡寅明仲
寄 劉儀鳳韶美
東 毛滂澤民
鑑 趙子崧伯山
馳 錢時
句 鄭去守默

見南山 劉燾無言
至樂 傳自得安道
坎止 劉路斯川
用拙 史堯之子由
四益 沈夏得之
求諸己 劉晉唐卿
雪浪 蘇軾子瞻
貧樂 黃庭堅
昷 陳振孫伯王
有美 梅詢
頤 王炎晦叔
溪 謝逸無逸　俞汝尚退翁
默 陳淵知默
漫 吳幵止仲
龜 李知退
野 李覺常
秋 柴望仲山

醉白 蘇琦
清白 楊存中
愛文 張伯淳子長
性善 度正
靜泰 龔茂良實之
繙經 畢良史少董
載德 楊文禺
忠誠 曹冠
壽樂 范成大致能
忠誠 曹冠
載德 楊文禺
繙經 畢良史少董
靜泰 龔茂良實之
性善 度正
愛文 張伯淳子長
清白 楊存中
醉白 蘇琦

艸

晦 朱熹元晦
李處全粹伯
介 趙彥端德莊
轉 潘檉德久
儁 朱中有
覽 楊文昌伯虎
斯 任希夷
檗 胡銓邦衡
澹 胡銓邦衡
檗 胡銓邦衡
斯 任希夷
覽 楊文昌伯虎
儁 朱中有
轉 潘檉德久
介 趙彥端德莊
晦 朱熹元晦
李處全粹伯

松 姜仲謙光彥
定 陳公輔國佐
吳琚居甫
平 項安世
退 陳炳 吳淵
月 劉思恭
恬
菘 李處權
無 孟珙
棣 葉杞
臘 王邁實之
芥 葉祺
寓 白遜元禮
梅 朱葛興
默 劉德秀
竹 林季仲鼓成
南 張栻敬夫
竿 軒
樗 張即之
藥 謝伋景思
山 權邦彥
疎 高似孫續古
留耕 王伯大
寥 范成大致能
初 王安中履道
察
直 葉閭
在 譚宣子明之
獨 薛嵎子新
靜 陳慥季常
憩 趙與洽景周
坦 趙師俠介之
醒 俞國寶
欣止 邢禮
順康 與之伯可
樵風溪 傅菘子
育德 蔡幼學
天樂 趙師秀紫芝
遠游 夏倪均父
退思 吳琚居甫
見山 張子蓋夢予
留耕 王伯大
寥 范成大致能
初 王安中履道
察
直 葉閭
在 譚宣子明之
獨 薛嵎子新
靜 陳慥季常
憩 趙與洽景周
坦 趙師俠介之
醒 俞國寶
欣止 邢禮
順康 與之伯可
樵風溪 傅菘子
育德 蔡幼學
天樂 趙師秀紫芝
遠游 夏倪均父
退思 吳琚居甫
見山 張子蓋夢予

常 趙弗夫君鼎
拙 朱嗣宗
欣止 邢禮
坦 趙師俠介之
靜 陳慥季常
在 譚宣子明之
直 葉閭
初 王安中履道
藥 謝伋景思
樗 張即之
南 張栻敬夫
竿 軒
稼 辛棄疾
東 魏泰
可 黃仁傑叔萬
靜 胡銓
棣 葉杞
澹 胡銓邦衡
靜 胡銓邦衡
棣 葉杞
東 魏泰
稼 辛棄疾
南 張栻敬夫
竿 軒
樗 張即之
藥 謝伋景思
初 王安中履道
直 葉閭
在 譚宣子明之
靜 陳慥季常
坦 趙師俠介之
欣止 邢禮
拙 朱嗣宗
常 趙弗夫君鼎

習 陳塤
畸 張
順康 與之伯可
醒 俞國寶
憩 趙與洽景周
獨 薛嵎子新
疎 高似孫續古
山 權邦彥
竹 林季仲鼓成
默 劉德秀
梅 朱葛興
寓 白遜元禮
芥 葉祺
臘 王邁實之
習 陳塤
畸 張
順康 與之伯可
醒 俞國寶
憩 趙與洽景周
獨 薛嵎子新
疎 高似孫續古
山 權邦彥
竹 林季仲鼓成
默 劉德秀
梅 朱葛興
寓 白遜元禮
芥 葉祺
臘 王邁實之

隘車似慶石卿
筠林夫人適沖
學孔吳于充季實
南湯懷亨夫
棗張擴彦實
楊訥父季和
葵周端臣彦良
簣陳蒼卿壽老
草周森公謹
蚪月湖孫何節
定楊
靜侯孟東野
雪張良臣武子
松錢端禮
山趙時逢邈可
衢胡有獨正臣
夢吳文英君時
金吳陾顯道
龍汪濠彦章
梅王十朋龜齡
史達祖邦卿
香范淩茂明
夢沈括存中
梁李綱伯紀　實衰
武余靖安道
碧黃徹常明
荊邵繼公序
吳子良明輔
籍胡寅
過雍焯堅儒
雪王銍性之
青汪革信民
雙尹直卿
筍吳李充子實
龍劉過改之
盤洪适景伯
洲
花王同祖與之
蘋周容公謹
溪
前劉涇巨濟
後劉光祖行簡
玉倪濤巨濟
龜沈與求和仲又字必先
濂周敦頤茂叔
姑李之儀端和
筥劉一行簡
鄙鄭獬毅夫
竹吳儆益柔
古馬子嚴
滄程公許季與
蠙李肩吾子我
西挑寬令威
沈遘文通
童王宗傳景孟
愚柳宗元子厚
潛范温元實
語莫
雙尹直卿
青汪革信民
雪王銍性之
過雍焯堅儒
籍胡寅
荊邵繼公序
吳子良明輔
碧黃徹常明
武余靖安道
梁李綱伯紀　實衰
夢沈括存中
梅王十朋龜齡
史達祖邦卿
香范淩茂明
靜侯孟東野
雪張良臣武子
松錢端禮
山趙時逢邈可
衢胡有獨正臣
夢吳文英君時
定楊
龍汪濠彦章
金吳陾顯道
玉倪濤巨濟
龜沈與求和仲又字必先
濂周敦頤茂叔
姑李之儀端和
筥劉一行簡
鄙鄭獬毅夫
松曹組元寵
環吳泳
同錢諷
符蘇軾仲章
濟李迎彦將
若劉珏
雲華鎮安仁　黃壁
三張闡大猷
庚葉岩肖
雅葉餘慶善夫
臨魯紘伯容
文李賓王
李昴英俊明
童王宗傳景孟
愚柳宗元子厚
潛范温元實
語莫
庚葉岩肖
三張闡大猷
雲華鎮安仁　黃壁
若劉珏
濟李迎彦將
符蘇軾仲章
同錢諷
松曹組元寵
環吳泳
鄙鄭獬毅夫
筥劉一行簡
姑李之儀端和
濂周敦頤茂叔
龜沈與求和仲又字必先
玉倪濤巨濟
文李賓王
李昴英俊明
臨魯紘伯容
雅葉餘慶善夫
潛范温元實
愚柳宗元子厚
童王宗傳景孟
西挑寬令威
沈遘文通
蠙李肩吾子我
滄程公許季與
古馬子嚴
竹吳儆益柔
蘋周容公謹
花王同祖與之
盤洪适景伯
龍劉過改之
洲
蚪月湖孫何節
學孔吳于充季實
葵周端臣彦良
簣陳蒼卿壽老
草周森公謹
南湯懷亨夫
棗張擴彦實
楊訥父季和
隘車似慶石卿
筠林夫人適沖

浮 汪藻彥章
潤 南 徐理
南 韓元咎元吉 王元吉 東 許應龍 共甫
菊 高九萬 碧 利登履道
湖 山
東 徐俯師川 南 張鎡功父
北 吳則禮子副 洮 陳從古希顏
于 張孝祥安國 後 蘇庠養直
龜 王萊邦基 石 范成大至能

鷹 李堅季章
揚 周林茂實
松 應鏞和父
臨 俞淪仲明
竹 李詔
浦
秋 元衆
東 韓玉 黃簡元易
塘

西 鄭俠介夫 南 趙汝談履常
橫 許景衡少伊 驪 危稹逢吉
荷 漫 劉宰平國
山
青 郭祥正功父 鄭清之 湖 吳芾明可
秦 孫復明復 屏 劉彥冲子翬
演 黃裳仲冕 箕 晁公遡子西
龜 楊時中立 兼之 黃裳仲冕 郭忠孝立
瀟 朱翌新仲 梅 姜特立
山 黃庭堅
坡
東 蘇軾 西 黃灝
松 京鐘仲遠 竹 周紫芝少隱 黃曦岩伯庸
梅 彭龜子儀 雪 羅與之與甫
巽 鄧泳 棗 李杜元白
菊 崔與之正子
峯
高 廖剛用中 五 胡宏仁仲

芝　賈夫人與宇國士
巨　張
半　王安石
西　蔡季通
火　蕭山則則山
谷
愚　李時常可
昌　曹彦約
東　鄭沙諸
嵩　晁說之以道
雪　王質景文
橘　李廷忠居厚
東　賀鑄方回
孔　喬行簡鵬壽
北　程俱致道　鄭剛中
浮　仲并彌性
招　劉仙倫　叔擬
杼　劉岑季高

此　馮去疾
茶　曾文清
桂　馬光祖
蒼　曾慥一子
乙　黃錫晦顧
巖
月　李厚方叔
冥　李燾仁甫
千　葛德操東夫　陸宰元鈞
雲　吳說之
東　楊文昌伯虎
晦　沈清臣正卿
菊　喬某
方　王商
綺　倪偁文舉
斜　蘇過叔黨
蘆　張元幹仲宗
閩　林駉
雙
九　蘇元老在庭
妙　林適述中
九　蔡沉子默
岩　江袤仲長
華　倫泳文卿
小　晏叔原　劉翰武子
象　陸九齡子壽
相　王之道彦猷
西　邵博公濟　真德秀景元
陶　陸佃農師
鶴　倪了翁華父
柯　潘大臨邠老
壺　宋自遜謚父　口大淙德潤
碧
庵　程松
蓮　史堯弼磨笑
鄧　史浩
乙　黃錫晦顧
紫　張潛時庭堅
淡　張徽逢明
寒　傅度仲裴
仙　章公權
歸　朱林大聲
雪　朱伯仁器之
粵　真德秀
臨　王安石
伊　邵雍正叔　邵堯夫
龍　陳亮同父

林
鄒向子諱伯泰
橘石愚敏若
梅王棠子思
洋魯發信道
瑤石正倫
圃
灌園老張揃材父
退馬宰祖奉先
萍洲老宋茂
老洪勉駒父
一號錄
十九
東黃簡
隱
鄭峰真史浩直翁
苕溪漁胡仔
松曹勳功顯
峴戴溪
小洪邁景嚴
竹徐似道
蠙吳仁傑南英
石葉夢得少蘊
鶴劉光祖德脩
玉黃昇
月徐逸
瓜翁
七澤漁任公輔
樵毛幵平仲
酒趙育去病
眞余應永國三
大李正民方叔
志許開伯啟
芸施樞知言
屋
竹高觀國賓王
梅許棐忱父
舟
漁郭震希聲
船
月周登子俊
巢
雪林憲景思
雲沈遘叡達
泉
瀑僧祖可正平
老蘇洵
一月號錄
寒趙汝迕
蒙胡翼龍伯雨
藂史深
玉黃載伯厚
亭
梅李劉
考朱
慢袁長吉
押鷗韓琦
莊
雲曾協同季
墨
村
三十

後劉克莊曆夫
如黃策之孫

雜類

三溪釣徒張簡
月湖老漁史定之子應
紫溪眞逸吳說傳朋
太華逸民李鳳方叔
盧溪眞逸王迂珪民瞻
竹隱畸士趙鼎臣承之
三顧隱客蕭楚
慶湖遺老賀方回
白雲隱居張俞少愚
雲壑隱居蔡絛堅老
華堂丈人范淵然徵子
澗上丈人陳恬叔易
擾龍後人劉涇巨濟
神悟野人張守道
蘭峰隱人熊知至意誠
樓碧山人李楨商卿
南海耕夫陳雲龍
日涉園李彭商老
海野老農曾覿純甫
射澤老農秦布宣仲
眉山野老閻人祥止
浮休張舜民芸叟
筼竿汪相如
荷渚趙汝謎
筼嵓劉子翬
山臺趙汝譜
自說丁師鍾
橘里何宗稷仲庶
鮮碧樓江奎
留畊王伯大
養晦孫逢辰會之
隨如劉頲
茨野楊洽和仲
山房周南南仲
蟄室
南陽韓維持國
陵陽韓駒子蒼
曲阜曾肇子開
東牟王洋元渤
逃禪楊无咎補之
蒲江廬祖皐申之
西樵楊炎正濟翁
嬾窟侯寘
竹所徐以道斯子
石屏戴復古
海岳米元章
鑑虛游仲鴻
歸愚葛立方常之
橘園陳幼川孟海
山民徐照道暉
虎叢史伯強
月潭
鳳池戴翼
蓬窗史定之子應
華陽張綱彥正
王珪禹玉
襄陵許翰松老
小醜任畫言
南陔王寀輔道
東几岳珂肅之
清眞周邦彥美成
友古蔡
橘潭何應龍子翔
西渡洪炎玉父
東閭趙汝回幾道
書潛鄧良能學文
白蘋應謙瑤佑甫
雲壑吳琚居甫
用拙史安之子由
無懷葛天民

雲麓 趙彥衛景安史宅之　石室 陸凝之永仲
竹西 王　靜春 劉希季文
唯室 陳長方齊之　雪蓬 桃希聲
熱瞞 陸游務觀　鈴岡 傅大詢
雪崖 張康季思　道山公子 邵伯雍
錦屏 潘汾元質　野雪 許景迂
蕭閒 蔡栖伯堅　漁墅 陳元晉明甫
竹國 李衡君平　閑適 晁次膺
洞庭老農 張孝忠王臣　壽域 杜安世
白鶴山人 魏了翁華父　燕喜 曹宗臣
榕臺 林　雲岫 周執羔　陳讓
藏一 陳郁　書塢 丁默無隱
斗埜 張　月朋 曾元隆子隆

自號錄　二十三

至正壬寅九月廿五日丁卯葦亭孫道明寫于泗北村居映雪齋甘六十又六也

自號錄終

上海圖書館藏

近世訓蒙率皆以周興嗣千文與夫補註蒙求爲發端以其駢偶易讀也千文句以字集或乖其義識字累千於事何益補註蒙求句以事對多失其序事未易記蒙何以求此編歷敘帝王古今世代不繁不紊纂註又從稽經據史事理貫明上下數千年之運離合絶續開卷可見童蒙熟誦逮長不忘豈非行遠升高之基有功後學多矣賢郡守命鋟梓以

廣其傳甚盛德事余不能已於言因書卷末

徽州路儒學教授王萱書于極高明

徽州路儒學學録上饒游詹　校正

蒙求何書也爲童子作也童子何爲有書也發其良知良能爲小學之基也小學古之教也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是也今不之務務爲記誦而已也記誦孰爲之先蒙求之所以作也然蒙求之書亦多也家見而人識名同而文異若始事若補注以及續作者也吾嘗病其句舉一事摘偶碎文世代後先人品高下雜乎其間也故獨於王氏歷代者有取也其書始自開闢以至於今人物之生也世運之變也君之賢否數之短長或一統而瓜分或既離而復合不出千言要提意貫可謂博而約簡而明也余自齠雅誦之知其有啓於幼學也辭之涉經若史也幼學未知讀也此纂注不可不作也凡余所纂三代以前本諸經經所不及足以傳秦漢以下一取於史也纂注既作歷代之事益明矣童

蒙求之庶乎其有發也栝蒼後學鄭鎮孫安國父序

蒙訓之書有關世教尚矣若夫泛而不切隱而難求以之啓蒙未見其可栝蒼鄭安國因汝南王氏所著歷代蒙求復採經史諸書爲之纂注上自太極之分至於聖代之盛開卷瞭然在目蒙童誦之誠有資於啓發余叨守新安職務敦勸偶見是書因語郡教授王子宜鋟梓以廣其傳使古今四千餘年之大要家曉人識不特爲童習之書而已化民成俗豈無補云至順改元七月通議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馬速

歷代蒙求者汝南王芮氏所作也文約事該信可啓發初學視他訓蒙之書未有若此栝蒼鄭安國複纂經史章爲之注幼學誦其文而觀其注因其注而進於經史博學詳說復反於約固有白首未之聞者何止蒙求而已是誠有補於世教治書侍御史忠齋馬公守新安日嘗鋟梓郡庠惜其不廣傳也故重刊於衢俾遐邇蒙士成得記誦焉至順癸酉孟夏通議大夫衢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河內薛超吾書

歷代蒙求圖　十

歷代

伏犧　神農　黃帝
少昊　顓頊　高辛
夏　商　周　秦　漢　後漢　唐
魏　蜀漢　吳　虞

總圖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元魏　後梁
西魏　後周
東魏　北齊
唐　梁　後唐　晉　漢　周　宋　金　南宋　隋

太極未判混然一氣清濁肇分高下奠位輕清爲天重濁爲地中間爲人雜以萬類易繫辭曰是生兩儀兩儀生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晦菴先生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又曰兩儀者太極之判二 康節先生邵子曰天地但陰陽之氣所生張子謂虛空即氣滅得一物依舊是陰陽之氣所生一尺地便有一尺氣所但人不見耳又

曰地者氣之渣滓者也所以道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地之間者惟萬物其所以有是理而後有是形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變化無窮焉濂溪先生

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行而已所謂陰陽五行者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之生物必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性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無不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朱子曰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者人之有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又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周子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朱子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行而已所謂陰陽五行者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之生物必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而後有是性必得是氣之正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惟人之生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無不善故貴於萬物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然不能無清濁美惡之殊故其所賦者不肖況乎又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況乎又以清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可勝言哉 書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惟若有恒性克紹厥猷惟后伊尹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中以生子所謂凡有聲始也莫定也萬類萬物之類也朱子曰有聲色貌象盈於天地之間者皆是

也惟人之生於物最靈血氣有欲不獲則爭力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韓子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勦其強梗相欺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如古之無聖人之類滅久矣

天生伏犧首出御世始畫八卦更造書契萬七千年凡十五代世尚鴻荒經史不載繫辭曰古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孔安國云伏犧畫八卦禮記疏曰太

皞密牺自古以來未德之君其帝太皞也謂之皞者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皞天則皞方生皞廣大之義以伏義德能同天故稱皞天尚書正義曰天皞之太皞　聖德伏物教人取犧性故曰伏犧或作宓犧音同律曆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　或以庖犧言取犧而供庖廚或作炮犧　密字誤也　莊子作伏戲古犧戲字通用帝王世紀云庖犧氏風姓母曰華胥履大人之迹出於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爲百王先一號黃熊氏周易注疏作皇雄氏後有女媧氏柏黃氏中央氏赫胥氏尊盧氏混沌氏大庭氏一說無懷在太昊之前有五龍氏一說柏黃之前有此云萬七千年而此云十五代合六萬一千六百四十年千年必別有所放　一說柏黃之前諸家忽也　燧人氏一說無懷在太昊之前有此云萬七千年而此云十五代合六萬一千六百四十年千年必別有所放　一說柏黃之前諸家忽也　燧人氏大庭

享諸侯來賓炎帝欲侵凌諸侯諸侯咸歸軒轅乃修德振兵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蚩尤作亂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禽殺之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在位一百二十年黃帝二十五子而娶於西陵之女曰嫘祖是爲正妃生二子一曰玄囂二曰昌意索隱曰軒轅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帝者王者之堂蓋天子聽政之宮黃帝時名曰明堂孟子曰明堂者周人之名也春秋傳以黃帝鴻氏爲庭又曰合宮古稱三皇道以此傳舜繼天立極神農黃帝堯舜不數少昊小司馬補史記不載三皇而以黃帝爲五帝之首次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之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按史記不始於黃帝出於震是又孔氏意蓋若又謂開闢以來有天皇氏人皇氏地皇氏人皇氏爲三皇氏爲三皇而人皇氏以帝鴻金天氏爲少昊帝嚳高辛唐虞爲五帝少昊帝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不數少昊小司馬補史記不始於伏犧神農黃帝堯舜孔氏意蓋若又以伏犧女媧神農爲三皇而以黃帝堯舜爲五帝少昊帝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不數少昊小司馬補史記不始於伏犧神農黃帝堯舜孔氏意蓋若又以伏犧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而以少昊帝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不數少昊小司馬補史記不始於伏犧神農黃帝堯舜孔氏意蓋若又

農能殖百穀注謂炎帝也又曰黃帝正名百物顓頊能修之春秋傳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又有高陽氏高辛氏帝鴻氏帝嚳能序星辰少皞氏顓頊氏注以高陽爲顓頊高辛爲帝嚳帝鴻爲黃帝少皞次黃帝者由此觀之經傳未嘗不言但不言孰爲三皇孰爲五帝耳秦始皇孰爲五帝而三皇之名又有其名孔安國之意以月令亦曰其帝太昊炎帝中央黃帝依繫辭包犧氏沒神農氏作又沒黃帝氏作亦以爲三皇又以月令秋少昊冬顓頊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炎帝之首次顓頊帝嚳爲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又孔氏意蓋若又稱黃帝之稱軒轅之丘因以爲名孔安國之意

之子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陸氏曰姬姓少皞之孫極之子其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子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陸氏曰姬姓少皞之孫蟜之子其母曰

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爲鯀奇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張晏曰仁聖盛明曰舜幽潛之德也魏高大言也禮記注曰伏犧神農黄帝少皞皆以德爲號也高陽高辛唐虞皆以地爲號兼有德號則以號是美大之名言大也帝嚳顓頊堯舜是其德號同於帝也賮徒回反敦五才反擣音桃戴以善反杭五忽反饕他刀反餮他結反

帝降而王首稱夏禹舜授以位功由水土義曰正皇與帝王據跡爲優劣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與帝王也韓子曰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

所以爲聖一也書傳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外紀舜美禹能賜姓曰姒封爲夏伯故曰伯禹天下宗之謂之大禹父昌意黄帝之曾孫史記禹父鯀帝之陸氏曰鯀金德王堯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鯀哉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舜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平水土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錫玄圭告厥成功帝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

功惟汝賢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外紀禹在位九年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又啓謳歌者不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又曰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也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陽而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又曰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外紀啓崩后羿距于河太康立畋有窮后羿因之以篡太康尸位以逸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外紀啓崩后羿距于河太康立畋失國而崩羿立其弟仲康政出于羿后羿逐相羿立其子相立左傳曰有夏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恃其射也信用伯明氏之讒子寒浞浞殺羿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浞因羿室生澆及猪使澆滅斟灌氏及斟尋氏而相爲澆所滅后緡歸于有仍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國之燼于虞虞以滅有鬲氏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猶于戈以有窮遂亡少康崩帝杼立歷帝槐帝芒帝泄帝不降帝扃帝厪帝孔甲帝皐帝發帝履癸履癸即桀也無道而亡夏凡一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年

夏桀不道天命成湯南征北伐自亳而王商湯徒都之後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始湯居亳從先王居孔氏云十四世凡八遷始湯居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書傳曰契始封商湯因之以爲有天下之號湯號也或曰諡也名履姓子氏武功成故曰成湯陸氏曰水德王外紀桀爲無道暴戾頑貪虐政淫荒武傷百姓伐有

施氏得美女妹喜有寵爲傾宮瑤臺百姓之財爲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以爲樂天下顫恐而患之伊尹飲耕于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三反而後起因說湯伐夏救民湯進于桀桀愈怒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孰亡我吾與汝皆亡湯乃升自陑遂大臣同患桀愈自賢湯愈修德于是夏臺既釋之野惟肖爰立作相諸侯皆歸之伊尹相湯伐桀塗炭讎法賊人多殺勇智表正萬邦又曰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又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又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萬方百姓其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祚湯

乃誓于衆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夏師敗績放桀于南巢諸侯尊湯爲天子文從高古之賢顛頊帝嚳堯舜禹湯皆字三王王去唐侯尊湯爲天子文從高古之賢顛頊帝嚳堯舜禹湯皆字三王王去諸侯尊湯爲天子文從高古之賢顛頊帝嚳堯舜禹湯皆字三王王去

故夏商之王皆以名爲號毛氏云伯禹作司空則近乎字又曰來禹則又若名湯曰予小子履則湯字也史記湯字天乙則湯亦非字顏說未足爲據

大戊武丁復興有商延六百禩三十世亡孟子曰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悔過處仁遷義復歸于亳又立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兩手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曰帝之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商復興稱中宗又歷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至武丁是爲高宗書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王庸作書以誥曰台恐德弗類茲顧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史記曰武丁修德行政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再立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至帝辛是爲商紂無道而亡自湯至紂凡二十八年書傳曰盤庚以前惟稱殷于是殷商並稱或只稱爲殷也

惟周文王德自世脩書傳以爲有天下之號文武王因虞芮質厥成文王受命作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武王伐紂天下歸周卜世卜年三代最優武王名發文王之子也左傳曰載定禍亂曰武史記紂善曰紂才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厚稅賦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物宮室益廣苑臺以酒為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諸侯叛紂而歸西伯西伯既卒紂愈淫亂不止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天命不至商之賢臣比干諫而死箕子為之奴微子抱祭器而歸周武王乃誓于衆曰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萬姓焚炙忠良刳孕婦皇天震怒肆予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侮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又曰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以予又曰天其以予乂民天視自我民視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又曰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師逾孟津陳于商郊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水德王　在傳曰成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王之所命也

自周東遷變為春秋書云武王撫萬邦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至康王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至厲王無道宣王中興幽王淫亂大戎殺之諸侯立太子宣曰是為平王　外紀曰平王以西都逼戎徙居東都王城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秦晉漸大政由方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春秋之世列國相攻內有五伯尊王立功春秋始隱公元年歷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一公於周則歷桓莊襄頃匡定簡靈景悼敬十三王衰公十四年敬王之三十九年也魯西狩獲麟而春秋絕筆春秋之世凡二百四十二年歷桓莊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一公薛許杞邢邾之屬不一皆其小者其中則有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句踐七雄最強者其大陳鄭曹衛燕蔡滕莒邾者邾莒滕蔡陳鄭曹衛燕其小者則有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而出迭為盟主挾天子而令諸侯借義以濟其威假名以行其志故孟子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踰二十紀併為七雄報王入秦周曆遂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後又歷元王貞定王哀王思王考王威烈王之二十三年王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故司馬文正公通鑑始于此春秋之後通鑑之前凡七十七年至安王時三家

廢晉而齊大夫田和亦篡齊唯秦楚燕世傳七大國是爲七雄皆僭稱王用兵爭強以相侵奪所謂戰國縱橫之世再歷烈王顯王愼靚王至赧王之五十九年秦昭襄王伐韓趙赧王恐懼與諸侯約縱而攻秦秦因伐周赧王頓首盡獻其邑三十六于秦而周之曆數終焉自武王至赧王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秦都咸陽始稱皇帝吞滅六國猛若虎噬焚書坑儒變易周制陳項堀起止傳二世秦之先本顓頊之裔曰大業者生柏翳舜賜姓嬴氏其後有蜚廉蜚廉之後有非子好馬爲周孝王主馬于汧渭之間馬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秦又四世至襄公救周有功封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七傳至穆公遂霸西戎又歷十四世至獻公用商鞅變國大治強于天下孝公既沒子惠文王立歷武王昭襄王蒙故業因遺策四方攻取諸侯恐懼又歷孝文莊襄王至于政政奮六世之餘烈吞二周而亡諸侯建都咸陽以水德王自以德兼三王功過五帝更號始皇帝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築長城以計數二世井田燔六經坑戮儒生天下學士逃難解散因殽函建阿房宮鑄金人以弱天下之民出遊死于沙丘之地少子胡亥立是爲二世陳勝項籍之徒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秦之天下止二世一十四年

漢高王帝豁達大度起自沛豐光啓炎祚傳十二君文景富庶二百中夭禍延平孺帝太祖高皇之後姓劉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隆準龍顏美鬚髯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寬仁愛人意豁如也爲泗上亭長送徒驪山徒多道亡因盡縱之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陳勝起季亦起兵于沛衆稱沛公楚懷王遣沛公破秦入關秦王子嬰降沛公召諸縣父老約法三章除秦苛法任用蕭何張良韓信後爲漢王定三秦滅魏伐趙燕齊楚凡五載而成帝業建都關中火德王天下高祖崩子惠帝立無嗣呂太后臨朝八年崩文帝即位以德化民海內安寧家給人足斥境之後有蜚廉孝景遵業國家無事廩庾充溢府庫餘貲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不可勝食人人自愛重于犯法繼而武帝窮兵黷武昭帝蚤喪宣帝中興元帝柔仁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再歷成帝哀平王莽謀竊漢璽篡立未幾滅于更始赤眉入關更立盆子自有眞人應讖復起王莽者王曼之子也惟曼蚤死莽幼孤諸父皆將軍五侯之子修廉游俠莽獨折節恭儉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外交英俊內事孝元皇后王氏兄弟八人兄弟

弟秀亦起兵春陵而新市平林下江諸兵皆會立劉玄爲皇帝是爲更始漢兵攻殺王莽分其身節解巒之琅琊盜樊崇兵皆以朱塗其眉號赤眉軍立宗室劉盆子爲帝赤眉入長安殺更始盆子旋于漢初蔡少公知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國師公劉秀乎國師公劉秀者劉歆也當時未知其爲光武後又有儒生強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眞人應讖信不誣也

天授光武廟謨雄斷奮跡南陽削平禍亂世傳十三號曰東漢再二百年壞于靈獻世祖光武皇帝姓劉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發之後也景帝生發發生春陵節侯買侯三世徙封以南陽白水鄉爲

春陵宗族家焉買少子外生回回生欽欽生秀隆準日角王莽之亂與兄縯起兵春陵更始生以爲將軍破莽將王尋王邑威名日盛封武信侯行大司馬事徇河北除莽苛政又攻斬王郎更始立秀爲蕭王擊尤來大槍諸賊悉破之諸將以始立更始無能宗廟大事在于大王固請上尊秀在于大王固請上尊號乃即帝位馬援嘗謂帝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又謂隗囂曰上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史官贊曰雲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帝崩明帝遵奉制度民樂其業章帝號稱長者歷和帝殤帝安帝順帝沖帝質帝桓帝至靈帝獻帝漢祚遂終分爲三國後漢凡十二帝一百九十五年

曹操自立改國爲魏吳王孫權蜀主劉備分裂漢土三方鼎峙孰能一之有司馬氏魏武帝曹操本宦官曹騰養子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不治生業汝南許邵以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時黃巾賊起操破賊有功復討董卓領東郡太守既而入兗州據之自領刺史又爲州牧遷獻帝于許虜張繡擒呂布破劉表及表紹袁術之徒入爲丞相封魏公弒皇后伏氏及二皇子進爵爲王操薨子丕遂篡漢位是爲文帝都洛陽以土德王追尊操爲帝歷明帝邵陵厲公高貴鄉公至元帝而晉篡焉魏自文帝至元帝五主共四十五年吳太皇帝孫權父堅漢末爲長沙太守起兵誅董卓爲破虜將軍爲黃祖所殺長子策權之兄也收父餘兵爲會稽太守討逆將軍封吳王後遂即帝位都建康悉有江南之地太帝亮立是爲會稽王歷景帝至歸命侯孫皓爲晉武帝所滅自權至皓凡四主五十九年蜀漢先主昭烈皇帝姓劉名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垂手過膝顧自見其耳肅大志寡言語喜怒不形于色漢末大亂盜賊並起先主往依降虜將軍公孫瓚遂爲平原相用關羽張飛趙雲之屬爲輔佐後領徐州牧攻殺徐州車冑又爲曹操所擊先主奔青州依袁紹將兵至汝南曹操復擊先主先主奔劉表於琅邪求得諸葛亮用其計定荊益之地稱漢中王曹丕既篡位蜀郡臣上表勸進先主遂即位于蜀都成都以圖恢復帝崩太子禪立是爲後主丞相亮爲政亮薨蜀衰後主降于魏二

主四十四年
三國合于晉

司馬氏興建號曰晉始傳懷惠劉聰作孽晉之興始

于司馬懿懿爲魏太傅誅曹爽遂爲丞相
因專魏政懿卒子司馬師爲大將軍録尚書事師卒弟昭爲大將軍録尚書事後爲相國
封晉公三世擅權昭使其黨賈充成濟弑魏主髙貴鄉公而立元帝昭進爵晉王昭卒子炎嗣
位篡魏是爲武帝追尊懿爲宣帝師爲景帝昭爲文帝平吳一統天下承魏以金德王武帝崩
子衷立是爲惠帝帝昏愚賈后構禍八王迭亂帝中毒而崩皇弟熾立即懷帝初晉之亂也
匈奴劉淵仕于晉見亂而歸立爲大單于遣其子劉聰及石勒等攻陷洛陽執懷帝而去尋
遇害愍帝即位于長安聰遣劉曜復至帝出降

執送平陽亦遇害自武帝至愍帝四傳五
十二年琅琊王立于建康是爲東晉元帝

元帝渡江典午復振再延十世宋武興運東晉
元帝

名睿宣帝之曾孫也初爲安東將軍封琅邪王
鎮建康以王導爲謀主長安既陷愍帝遇害睿
即皇帝位因都建康典午謂司馬也歷明帝成
帝康帝穆帝哀帝廢帝簡文帝孝武帝安帝恭
帝十世共十一主一百三年
劉裕篡位是爲宋武帝十一年東晉滅

自晉中微羣胡紛擾五涼四燕三秦二趙一夏
一蜀各竊名號正朔相承獨推江表惠懷之亂
中原之地五胡雲擾凡十六國迭五而起五涼
者前涼張軌據河西其後褥涼王政元軌卒傳
子駿立又歷登及崇凡七傳四敗由是國衰堅死子丕立又歷纂及安凡
七年併于後秦後秦姚萇據長安國號大秦改元即帝位健卒子生立殘喘不道宗
族苻堅弑而自立任用王猛國大治盛而後
凡五燕史不舉西燕今附見之苻洪立國稱三秦王洪卒子苻健立據長安國稱三秦者前秦
也燕亡歸秦及秦亡德據廣固改元即帝位德卒超立凡二主一十一年東晉滅之
按巳上

叛泓與弟沖亦起兵其臣髙蓋殺泓而立沖沖
改元即帝位垂卒子寶立其臣蘭汗弑而立其
寶而自立慕容盛殺蘭汗而自立盛亦遇弑垂
弘立二世二十九年魏太武帝併之西燕慕容
泓前燕慕容儁之子也燕亡諸子降秦秦衰皆
養子熙立四主二十四年其臣馮跋弑熙而立其
子髙雲復弑雲而篡其位號爲北燕跋死弟
容顗慕容永凡七主一十一年慕容垂併之南燕慕容德垂之小子也德卒兄
也燕亡歸秦及秦亡德據廣固改元即帝位德上

號大秦改元即帝位萇卒子興嗣興卒子泓嗣三世三十四年東晉滅之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改元稱王國仁卒弟乾歸立歷熾磐暮末凡四傳四十八年併于夏二趙者劉淵匈奴人西晉武帝時爲質於晉晉命爲左賢王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將兵鄴惠懷之亂淵辭歸本國聚衆建號爲漢改元稱王攻拔平陽遷都蒲子上郡即皇帝位淵卒太子和立劉聰者亦淵之子也聰卒太子粲立其臣靳準弒粲而自立劉曜殺準而自立改國號趙曜死子熙立凡六主二十四年後趙併于石勒勒等攻拔洛陽執懷帝晉立即帝位勒卒子弘立石虎弒弘而自立虎卒子世立歷石遵卒子鑒三世皆遇弒石閔立閔本冉氏子勒至閔七主十六年前燕慕容儁滅之夏赫連勃勃南匈奴別部人也劉淵用爲將軍至劉曜即位封勒爲趙王都鄴後滅劉熙遂改元稱大夏天王遂即帝位卒子昌立魏之後趙石勒之後秦王苻堅之部屬也堅之後勃勃方改元稱大夏天王遂即帝位卒子興迭興迭衰于宋齊禪之弟定立凡三傳二十五年併于魏魏孝文遷都洛陽執懷帝晉立即帝位遷都平城子燊立凡六主二十四年後趙併于石勒勒等攻拔

復襲殺僧辯又敗北齊之師進位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進爵陳王遂篡位歷文帝臨海王宣帝至後主叔寶凡五主三十三年隋文帝併之

北朝自魏繼分東西梁齊後周先後可稽魏安既爲高歡所廢立平陽王脩爲帝脩懼歡之逼逃入關依宇文泰因都長安是爲西魏歡之孝武帝脩文泰之子覺篡位是爲後周之閔帝　周自閔帝廢文帝恭帝四主二十五年而宇文邕篡之明帝武帝宣帝靜帝五主二十四年而隋

東魏者清河王之子善見高歡立平陽王脩爲帝脩懼歡之逼逃入關依宇文泰因都長安是爲西魏歡之逼逃善見於洛陽遷都鄴是爲靜帝歡死子澄襲爵爲人所殺弟洋進位相國齊郡王歡逼帝禪位東魏止一主十六年而爲齊文宣帝靜帝五主二十四年而隋帝洋傳廢帝昭帝武成帝後主幼主凡六齊文宣帝蕭詧之子覺篡位是爲後周之閔帝　周自閔帝廢文帝恭帝四主二十五年而宇文邕篡之明帝武帝宣帝靜帝五主二十四年而隋

十八年而周滅之梁武帝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統不得立而統之子時又有後梁宣帝蕭詧之孫也詧起兵降於西魏恭帝詧即帝位於江陵及荊州之地詧卽帝位於江陵

簡文嗣位魏與之江陵平侯景作亂詧引魏兵入援景平魏留王琳以兵護送詧還荊州之地詧卽帝位於江陵

雖改元而奉魏之正朔歷孝明帝

後主三世三十三年而隋廢之

時有隋文因周禪立滅陳後梁併而爲一再傳

煬帝以奢侈失人四十年歸于唐室隋文帝楊堅西魏恭

帝時賜姓普六茹周武帝時爲大將軍大後丞

女爲帝后宣帝之祖也

大丞相進爵隋王

天下以火德王身致富庶末年其子廣弒逆而

立是爲煬帝奢侈無厭巡遊不息驕兵屢出廓

啟百端盜賊競起於江都唐公李淵兵

克長安遙立恭帝凡三世三十七年而歸于唐

李唐高祖起于太原繼以太宗功德兼全兩漢以下國祚最延傳二十主幾三百年唐高祖皇帝姓李名淵西涼王李暠之後祖虎事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昞仕後周封唐公淵襲爵隋煬帝命淵留守太原淵子世民勸淵舉義兵攻克長安立恭帝尊煬帝爲太上皇煬帝遇弒高祖遂受禪以上德王隋末諸僭亂如李密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蕭銑劉黑闥之徒不可勝紀至是悉平宋劉

年以太子建成齊王元吉之死自稱太上皇傳位世民是爲太宗太宗聰明英武結納豪傑貞

觀之治米斗三錢刑措不用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史稱除隋之亂比漢文致理之美庶幾

成康自古功德兼隆未有之也太宗崩高宗即位高宗之崩武后廢子自立易唐稱周幾絕宗

嗣狄仁傑舉任張柬之等五人迎復中宗而以荒淫召禍歷睿宗至玄宗開元之治幾致太平

天寶而來以貴妃之惑召祿山之亂唐室之衰實基于此肅宗收復兩京代宗重恢境土再歷

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而爲

唐宗昭宗昭宗宣帝而朱温篡位唐二十一主二百

八十九年

唐德既衰變爲五代朱梁二君後唐四帝晉漢及周各傳三世五十年間亂亡相繼梁唐晉漢周五代

唐賜姓全忠爲節度使進封梁王劫昭宗遷都梁太祖朱温少無賴從黃巢爲盜降

洛陽弒之而立昭宣遂篡位後其子友珪弒其父而自殺次子均王友貞即位二主一十六年後唐滅之子也姓朱邾氏先世事唐有功賜姓李克用平黃巢封晉王莊宗襲封滅梁而後有天下後為其下所弒衆立李嗣源是為明宗再歷閔帝潞王凡四主一十四年滅于後晉高祖石敬瑭後唐明宗之子也姓李克用先世事唐有功賜姓李克用懼路王之誅資契丹興師問罪執出帝而即位傳出帝背契丹恩契丹之力滅唐而即位傳其臣徐知誥為唐明宗之子許王從益為帝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稱帝于晉陽舉兵殺從益遂入汴晉傳二世三十五年後蜀孟知祥卒子昶襲封滅梁而後有天下後改元稱帝知祥卒子昶襲封蜀王建自梁時據四川改元稱帝建國號曰蜀傳二世四十一年吳楊行密自唐昭宗時據揚州封吳王卒子渥立遇弒弟隆演立卒弟溥立稱帝建國號曰吳傳四世十一年南唐徐知誥本李姓子吳相徐溫養之為子溫既受吳禪都金陵改元復姓李更名昇卒子璟立後周時南唐滅之六主五十七年宋太祖命曹彬伐之煜降三主三十九年荊南高季興自梁時封渤海王唐莊宗時進封南平王季興卒子保融嗣卒弟保勗嗣卒兄子繼沖立降於宋五十七年閩王審知自唐末據福建觀察使唐末五代之時名藩僭竊相攘能奉正朔惟吳越王當五代之時僭竊者凡十國南漢劉隱自唐末據廣南隱卒弟巖立更名錄叔父延鈞弒之自立更名晟改元稱帝其子繼興立更名銀宋太祖時晟降二年號鈐卒子傳璛立更名昶璛卒弟弘倧立其下廢之立其弟弘熙弘熙卒子保興立更名繼元降四傳二主八十四年宋朝納地于宋凡五主八十四年

湘陰公漢二傳四年而為周此云三世者併贊言之也　周太祖郭威無子立妻姪柴榮為嗣太祖崩柴世宗立是為隱帝隱帝為下所弒迎立武寧節度使劉贇為帝未至軍士攉立侍中郭威太后詔廢贇為湘陰公贇之父也　太祖遂受禪而為宋周三主九年五代合五十四年

于時十國各據偏方二漢二蜀吳楚南唐餘如荊閩僭竊藩相攘能奉正朔惟吳越王當五代之時僭竊者凡十國南漢劉隱自唐末據廣南隱卒弟巖立更名晟宋太祖時晟降二年號鈐卒子傳璛立更名昶璛卒弟弘倧立其下廢之立其弟弘熙弘熙卒子保興立更名繼元降四傳二主八十四年宋朝納地于宋凡

宋受周禪是爲太祖割據悉平混其區宇文物禮樂沿襲九主徽欽入金復分疆土宋太祖姓趙名匡胤涿郡人漢京兆尹趙廣漢之後周世宗時掌軍政有功世宗之殂主少國危軍士推戴遂受周禪以火德王數年之間削平僭亂傳之太宗四海太平禮樂文章煥然可述歷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至徽宗以童貫之徒開邊生事與金國共攻遼國而滅之既而金兵長驅南來徽宗禪位與太子桓是爲欽宗宋許割地請和兵退執二帝而去凡九主一百一十七年而數終焉

大元太祖開基應天世祖皇帝一統八埏乾清坤夷列聖相傳天子聖壽億萬斯年

天兵之來市不易肆歡欣歸命欽惟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誕膺天命肇基太皇太后謝氏太后全氏率羣臣宗室以賢以道夫北觀宋之南也高宗以恭檜貴國而誤以恢復寧宗以韓侂胄姦惡而失善類理宗信而致亡國雖然天命也南渡後凡七傳一百五十年致亡國雖然天命也南渡後凡七傳一百五十年合前宋十六主共三百一十七年而數終焉

歷代蒙求 卷之三 十一

宋歷世宗稽宗景宗聖宗興宗道宗至天祚當宋徽宗時宋與金共攻滅之凡九主二百九年

金之先女眞人也始事遼後叛遼攻破之即帝位與宋共滅遼太祖太宗遂攻宋汴京執二帝中原之地皆爲所有歷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東海侯宣宗至哀帝守緒凡九主一百一十七年天朝併之

高宗南渡錢塘是國七世再傳壤以姦慝合數汴京歷歲三百天命靡常歸于有德宋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也封康王汴京既陷康王渡江南竄金兵追之戰收而去因以兵扈州爲行在所改臨安府

歷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至幼主當天朝至元十三年

歷代蒙求 卷之三 十二

皇帝文明仁聖垂拱仰成實億萬年無疆之運記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其信哉

敏求機要序

余觀醫卜陰陽書皆有歌詩提訣況儒言汗牛充棟非韻語括之奚以記夙成手澤私淑諸人好古敏求望洋何極操其機要簡則易從因輯一編課授新學明儕競索酬應日繁公器難私傳介鐵筆倘有遠閥同志改諸

知不足齋正本

敏求機要目録

卷一歷代帝王上

上古

三皇五帝

帝王姓氏

帝王本祖

歷代國都

五德之運

歷代年數

歷代甲子

知不足齋正本

唐虞

夏

商

周

秦

卷二歷代帝王中

西漢

新室

更始

東漢

漢二祖五宗七制
蜀
魏
吳
西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魏
西魏東魏
北齊
後周
卷三歷代帝王下
隋
唐
唐二祖三宗
五代
宋

如不足齋正本

重年號
卷四歷代聖賢輔前
伏羲六佐
黃帝七輔
黃帝六相
羲和四岳
舜七友
八凱八元
五臣九官二十二人
太姒十子
武王十亂
晉文公五士
鄭七穆
晉六卿
作者七人
十哲
孔門弟子
漢功臣十八侯位次
麒麟閣功臣
雲臺功臣

如不足齋正本

後漢八使
後漢六孝廉
黨錮
建安七子
荀氏八龍
晉八公
賈謐二十四友
八裴比八王
兗州八伯
白蓮社十八賢
宋五臣
竟陵八友
隋五貴
隋六儒
唐十八學士
唐凌烟閣功臣
唐五王
方外十友
酒中八仙
陳留八俊
大曆十才子
唐五老榜
宋耆英會十三老
卷五歷代聖賢羣輔後
燧人四佐少昊四叔唐堯四子文王四隣夫子
四友
二帝二女二老二疎二班二龔二方二卿二唐
二鮑二荀二鍾二范二陸二謝二柳二馮武
三仁三桓三良三不欺
二国士二烈士二義士
戰國四豪秦桓四臣商山四皓
漢唐八相
潁川四長荀四英吳四將吳中四士漢五處士
晉五鳥
漢二仲晉二玄梁二協北朝二鴻應山二連渚
宮二朱
京兆二王漢三達三徵晉三才魏三休會稽三
康北朝三哲唐河東三絶
四公五公
二始二安二少

晉三張王氏三少洛中三俊梁三周南朝三陸
北朝三盧唐三珠樹三列宿三世司業三相
張家三戟崔家大曆三楊江東三岑
竹林七賢竹溪六逸
唐四傑宋四孝
三君子三舍人
一范一韓二程二劉二宋三蘇
慶曆四諫嘉祐四直蘇門四學士中興四將
四賢一不肖三賢三姦
四凶四伯
前漢五侯後漢五邪南唐五鬼
八司馬
八關十六子
卷六稱號相同
三聖
三后
三王
三宗
三子
五代四代三代二代

三傑
四李杜
夫子四友吳太子四友靈運四友唐文章四友
三高
三隱
三俊
二妙
一龍
二龍
六龍九龍
五龍
三虎
三鳳五鳳
四夔
九老
五伯
周十二國
戰国七雄
卷七經書
諸經

六経二典三謨三易
周易
兩儀四象八卦
乾坤生六子
八卦分八方
尚書
亡書
毛詩
四詩
四始六義
作詩時世
逸詩
禮記
周禮
春秋
孝經
論語
孟子
爾雅
卷八諸子
国語
家語
老子
莊子
荀子
揚子
文中子
長書
通書
卷九史書
十史十七史
作史人名
史書列
前漢新立
後漢新立
吳志新立
晉書新立
唐書新立
五代史新立
史書五例

帝紀
表
書志誰合
書志曰華
書志獨有
世家
列傳
列傳獨立
唐四庫書
七畧七志七録

卷十天文律呂節候
四天九天
兩曜三光五星七政十一曜
五行
三台四輔六宗
七星八神
五帝執五則司四時五神五帝兆
四風
二氣五氣六氣六化
五雲五露

干支合
三時四時
十干歲陽
十二歲名
月陽
月名
十二月律呂
八音配八節
五音律呂相生
三正三朔

五運
歲首八日
置閏法
二社伏臘分至啓閉
晦朔弦望
時刻
四時事

卷十一地理華夷山澤
九州
大九州

五服六服九服
秦三十六郡又置四郡
晉十九州
唐十道
唐十望州六雄州宋十緊州
漢三輔宋三輔
後漢四関唐四輔
三吳三楚三齊三蜀三秦三亳三號
三都
五都五溪九溪
五陵
五岳
九山
五嶺
三湘
三峽
三臺
八陘
八關
九塞
十藪
九疑峯
五湖
四鎮四瀆
三河
九河
九渾
九江
三滋三江三川
三島三壺五山十洲
十二溪
卷卜二官制沿革
五官
少昊鳥官
虞九官周九府
商官
三公
五服五爵五圭
九卿
三老五更

漢七校
漢爵二十級
三獨坐八坐
漢封皇女魏封庶子三等
唐三寺三衛三銓
隋十二衛唐十六衛
唐六軍十率府
兩府兩揆兩地兩制
兩省三省五省六省
三臺三院三司三館三衙四廂
五監五伎五坊
四轄六院六部
女官
卷十三文武制度法禁
五門四朝六宮六寢
三社五社
三朝三臺三雍三駕三市三翼
五學四學六學
王五冕五路后六服五路五几五席
十二章

六摯
三帛二生一死
六瑞五玉
六龗
六尊六彝
三鳥九鳥
九府
王畿鄉遂都鄙井田
井田大畧
井田軍賦
乘馬法
比閭族黨
鄰里酇鄙
井邑丘甸
伍兩卒旅
天子萬乘
諸侯千乘
卿大夫百乘
賦田
屯田

名田
均田
夏貢商助周徹
唐府衛士
四書六制
孔門四科孟子四科
三科
唐辟士四科宋制舉六科
唐六科八科
唐八科
八政
七事
五刑
虞刑三就三居
周刑三典三剌三赦三宥
漢七科謫
五兵五戎
五度
五量
五權
五則
卷十四細常德行道藝
三綱三行四維四德四端五品
社稷五祀
封社茅土
帝王樂四夷樂
三夏九夏
八音器物
周六舞唐三大舞五舞
五射五御　馬十二閑射五侯
六書六體
字五變
九數
卷十五人品身體
二親四親三族九族
四民四窮民五儀十等
九流
六家之指曆卜七家
六腑九臧
卷十六物產服食器用

五穀六穀六畜九穀
七賦九貢
四氣四靈五靈五蟲
三牲五畜六牲六畜六禽六獸五昌食
鳳文狐德
玉鷄蟬五德
五果五菜五辛五藥五形五方
三爵五爵
二觚三觚五觚六觚
八材
三品金五品金七寶
四載
八珍

知不足齋正本

欽定四庫全書

疑求機要卷一
歷代帝王
上古
天皇地皇人皇立五龍燧人大庭襲栢皇中央及朱
須栗陸驪連與赫胥尊盧渾沌皇英氏有巢朱襄相
繼起葛天陰康更無懷倫見索隱三皇紀
三皇五帝
三皇首先推伏羲神農黄帝寶繼之五帝少昊與顓
頊高辛唐堯虞舜續史記三皇紀却差除去黄帝添
女媧就中五帝紀亦異少昊不繫黄帝繫帝紀作於
司馬遷皇紀司馬貞補焉三皇五帝有爭別只取書
序墳典説
帝王姓氏
太昊風姓即羲皇神農黄帝本姓姜黄帝公孫少昊
已嚳顓頊姓姬氏高陽高辛紹之稱帝嚳伊都紀姓爲
陶唐虞姚夏姒商姓子周家姬姓秦嬴氏不韋之妄
生始皇世稱呂政非妄指西漢東漢是炎劉蜀主一
派猶演迤魏曹吴孫晉司馬元帝牛姓以寶紀南朝

劉宋叅叅捂甘以神器付諸季漦梁二代俱姓蕭陳朝之姓國號是後魏柘拔氏姓元東魏西魏同一根北齊高姓周宇文隋楊唐李梁朱温後唐本是沙陀種賜姓李氏傳子孫明宗無姓養王氏石晉劉漢起太原郭威興周叅柴姓大宋趙氏行後昆

帝王本祖

帝王本是同一根黃帝之後最衍蕃子為少昊孫顓頊傳至帝嚳乃曾孫唐堯即是帝嚳裔舜接黃帝代孫顓頊生鯀鯀生禹推尋玄祖即黃帝契是帝嚳次妃生元妃生稷為弟兄高辛祖契周祖稷流傳一派甚分明嬴秦之先本顓頊漢氏承堯支派續曹騰養子嵩生操子嵩夏侯氏之叔父之魏宗或謂出曹叔文王子振鐸晉朝先世乃重黎重黎亦顓頊後裔孫程伯休父為周宣王司馬以官為氏休宗接楚元難以稽西漢楚元王交齊出蕭何微子後宋微子支孫封蕭國因氏焉何二十四代孫蕭梁之派裔亦因齊陳是舜後因為氏近襲太丘盡為始舜先自謂太丘後胡公封陳顓唐叔支孫封陽侯隋祖揚震應本此曰唐叔虞之後伯僑封揚侯顓頊十四代孫項之裔為皋陶一派演迤至唐朝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為堯理官因為理氏子孫利貞迎難食李得全夔姓李十一世孫李耳即老子也李梁是冥厥朱邪後却非邾子正根苗西突厥種朱邪全忠唐憲宗朝始見于中國全忠其後也周封顓頊後於邾子孫去邑為朱氏唐晉夷種皆冒姓漢出于王弟虢叔或曰郭公因以為姓宋襄趙廣漢皆其後也

歷代國都

伏羲都陳在宛丘神農曲阜即兗州仙源黃帝泜州少昊窮桑魯東蒙山又曲阜顓頊帝丘易濮陽宅丕后泜州少昊窮桑魯東蒙山又曲阜顓頊帝丘易濮陽都高辛西亳河南偃師西京縣堯都平陽晉州土河東冀地舜都蒲坂河中土河東縣禹都安邑今蒲州縣禹都相徙宋州帝丘上洛縣少康中興舊都復湯都南亳宋穀熟縣熙仲丁遷囂屬陳留在陳留留泜州即汴州泜也盤庚遷亳還舊處文豐武鎬是周京豐屬鄠縣北京鎬昆明上林昆明地皆在長安南向近相去二十五里程洛邑即是河南府西京平王東遷居此土秦都咸陽漢長安二縣俱在京兆閒東漢曹魏皆都洛蜀都益州成吳都吳郡鄂吳國泜東遷建康西晉初興都洛陽東晉宋齊梁陳國各宅建康金陵域元魏雲中即平城泜遷洛陽移神京西魏長安東魏鄴鄴即相州北齊接泜周隋唐長安居五代朱梁宅汴都泜唐都鄴泜都洛石晉亦都洛陽區洛即

商州上洛縣周朝代漢却都汴大宋都汴後都抗歷代國都皆可見

五德之運

帝王始終五德運生勉差殊宜質問鄒衍即以相勉告劉歆則以相生論衍謂夏木商用金周火秦水取相勝見史記封禪書歆云伏羲元是木木能生火神農續黃帝土德少昊金顓水幸火以類觸唐大虞土夏金行商水周木次第生更相矛盾各一說千載疑惑誰能決秦用水德取鄒衍漢即繼周用大德初齊威王時鄒衍論著始終五德之運及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德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用十月朔服旄旌節旗旌皆尚黑起以六為紀漢律曆志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師古注曰秦為閏位不當生德之序漢火傳勝土晉金也司馬公曰漢興而不王于是閏之論興張倉水德說不行土德賈誼賡續推明公孫臣引黃龍見徑此漢運以土更漢末方申火德說赤伏符讖不虛設東漢火德開中興蜀雖正統竟微絕魏土晉金以次承歷代推去運迭更李唐土德後梁金梁亡運序又各別後唐自謂系承唐後用土德不繼梁後晉却以金接續後漢以水後周木宋起商丘火德符謂當用土非通儒聽卷語錄云太祖以歸德軍節度即位乃商丘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與高祖赤帝子一時爭競後來卒用土德諸五運之說有同異晦翁師友曾詳議不取相勉取相生家語問答亦此意最是五代運不長中有歷年僅三四本自無足繫存亡亦占一德甚無謂若以五代謂當繫豈應出秦為閏位先儒于此亦懷疑討論斯事頃研思

歷代年數

七十二載紀陶唐庚六十一歷數昌四百五十八年夏六百四十四年商周家八百六十七孤秦四十九年畢若從稱帝後考之一十五年是紀實兩漢二百一十一十又八年為新室王莽更始二年劉聖公百九十五東漢終西十三年稱蜀帝曹魏四十六年已吳國傳年五十九西晉五十二年久東晉一百有四年宋六十年已失守齊歷二紀世七傳梁祚五十有六年陳朝三十三年滅百四十九魏祚延東魏十七西二紀北齊二十八年止後周二十有五暮三十六載是為隋隋自滅陳歲月起不過三十年而已二百九十年為唐五十三年五代亡梁十七年末年即晉初年晉十一年遞更張漢僅四末年即唐初年唐十四年無足采周止九年天命改大宋庚申至丙子三百一十有七載從堯迄宋年譜泰三千六百三十三

歷代甲子

自堯至宋紀甲子六十一番周復始唐堯二十有一年先仁宗天聖歷二年神宗元豐七年值高宗紹興十有四寧宗嘉泰四年間理宗景定五年是

唐虞

堯名放勳蔡傳曰堯仁聖舜名重華仁聖孝感明曰舜

歲乙卯薦舜俾為帝在位七十有二年九十八載世訛傳虞帝丙辰相繼作二十八載堯殂落六十一歲又丙辰薦禹自代喜得人禹十七載為天子歲在癸酉舜乃死

夏

禹文命顓子受啟禹子太康啟子仲康太康弟帝相仲康子帝少康相子帝杼少康子帝槐杼子帝芒槐子帝泄芒子帝不降泄子帝扃不降子帝廑扃子孔甲不降子帝皐孔甲子帝發皐子帝履發子是為桀賊癸發子桀多殺曰桀

夏自丁巳至甲午四百五十八年譜中間寒促篡立時亢四十載民無主禹啓太康及仲康帝相少康及槐芒帝泄不降帝扃立帝廑孔甲帝皐襲發子履癸號桀王歷世十七改為商禹二十七啟九歲太康二十九年繼仲康十三相二七寒浞四十年代替少康

二十有二年帝杼十七載相傳帝槐二十六年續帝芒十八世十六不降五十有九春爲二十一帝厪均同孔甲歷年三十一帝皐十有一載畢帝發十九載爲王履癸五十二載亡

商

成湯名履天乙弧太甲太丁子成湯沃丁太甲孫即太宗太庚沃丁弟雍已弟小甲太庚子雍已弟太戊雍已弟即中宗帝仲丁太戊子外壬仲丁弟河亶甲外壬弟祖乙亶甲弟帝祖辛祖乙弟沃甲祖辛弟祖丁祖辛弟南庚沃甲子陽甲祖丁弟盤庚陽甲弟小辛小乙弟小乙子小乙子殘帝武丁小乙子即高宗帝祖庚武丁子祖甲祖庚弟帝廩辛祖甲子帝乙太丁子帝辛太乙少子殘纂稍著曰紂

知不足齋正本

十三年點

周

文王昌王季子武王發文王子成王誦武王子康王釗成王子昭王瑕康王子穆王滿昭王子共王扈穆王子懿王囏共王弟孝王辟方懿王弟夷王燮懿王子厲王胡夷王子宣王靜厲王子幽王宮涅宣王子平王宜臼幽王子太子洩父平王子桓王林桓王子莊王佗桓王子釐王胡齊莊王子惠王閬釐王子襄王鄭惠王子頃王壬臣襄王子匡王班頃王弟定王瑜匡王弟簡王夷定王子靈王泄心簡王子景王貴靈王子敬王丐景王子莊毋景王長弟元王仁敬王子貞定王介元王考王嵬貞定王子威烈王午考王子安王驕威烈王子烈王喜安王子顯王扁烈王子慎靚王定顯王子赧王延慎靚王子

君此義優長程子云經世書中年譜定史記外記異呼閏成湯在位十三祀太甲三十三年止沃丁二十九年傳太庚二十有五年小甲一十七年事雍已歷十年十有二太戊七十有五齡仲丁十三祀繼興外壬十五亶甲九祖乙一十九年承祖辛十六年可數沃丁二十五年主祖丁三十二年閒南庚紀年二十陽甲凡歷七春秋盤庚二十一年卒小乙二十八年畢武丁五十有九年繼以祖庚年止七祖甲三三廩辛六庚丁紀年二十一武乙無道四年殂太丁三祀無稱述帝乙三十有七年受辛三

按史記、景王長子悼立、是為悼王、子定王立、三月弟叔襲殺之而自立、是為思王、五月、少弟嵬攻殺之而自立、是為考王、思王篡弑皆不入系

周自乙卯至乙巳、八百六十七年止、平王遷洛為東周、春秋之作從此始、文王養晦不為王、武王伐紂傳成康、昭移共懿孝夷厲宣幽平桓莊釐惠襄頃匡定及簡靈景敬元王貞定哀思哀悼定哀考王威烈安與烈顯王慎靖王絕世傳三十有五王、秦昭并周周以亡、武王七年成三七、康王卅六、昭五一、穆王五十共十二、懿王二十五年卒、孝王十六、夷十六、厲王歷年三十七、宣四十六、幽十一、平五十一、桓二三、莊王十有五年六年、匡六定王二十一、十四簡王二七、靈二十五年景王承敬四十四元六祀、貞定二十八年止、哀王即位三月餘、思王篡立五月爾、考王一十六年春秋威烈二十四年周安二十六烈王七、顯王四十八年訖慎靖在位止六葬赧王五十九年哀、

秦

昭襄王則武王異母弟、孝文王、莊襄王、政、莊襄王納呂不韋姬所生、二世胡亥、始皇少子、子嬰、二世兄子、

秦昭丙午初併周、庚戌即位五年休、孝文繼立三日死、莊襄在位僅四祀、始皇嗣位乙卯春、混一稱帝乃

歷代帝王中

西漢

高祖邑字季沛豐人惠帝盈高祖呂后所生太子　文帝恒高祖中子景帝啟文帝太子　武帝徹景帝中子　昭帝弗陵武帝小子　宣帝詢武帝曾孫　元帝奭宣帝太子　成帝驁元帝太子　哀帝欣元帝孫　平帝衎元帝孫

漢高乙未紀元年五年已亥始乘乾十有二代終乙丑二百一十一年父高惠呂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帝朝高祖十二惠帝七呂后承制八年畢文帝二十有三齡景帝一十六年承元年七中元六後元三武帝五十有四歲始立年號後成例建元元光及元朔元狩元鼎元封亦六稟繼此元封亦六齡太初天漢四年稱太始正和皆是四後元二載昭帝興昭帝始元年號改以至元鳳皆六載末後一年號元平共十三載享榮宣帝二十五年數年號四歲更二度本始地節及元康神爵五鳳至甘露厥後黃龍正一年是歲臘月有大故元帝年號四更張五載初元五永光建昭凡五竟寧一在位一十六星霜成帝二十有六祀建始河平陽朔四鴻嘉永始皆四春元延亦四綏和二哀帝建平立四年元壽改元二歲連平帝元始僅五載西漢設茲国祚遷

新室　王莽

丙寅王莽立孺子二年居攝一初始已已篡位隨即真改始建国凡五春天鳳六年地皇四癸未漢兵誅僭偽

更始

癸未仲春立聖公舜方分據稱英雄可憐授首赤眉

日更始二年甲申終

東漢

光武秀字文叔南陽蠡陽人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生定王發發生買買生外高祖外生四田生欽欽生志章帝曾孫章帝玄孫獻帝協靈帝子靈帝名宏章帝子安帝祐章帝孫順帝保安帝子沖帝炯順帝子質帝纘章帝玄孫桓帝志章帝曾孫靈帝宏章帝玄孫獻帝協靈帝中子

東漢光武基中興十有二帝世相承起自乙酉至已亥一百九十有五載明章和殤安順沖質桓靈獻漢運窮光武改元初即位建武三十八年章帝建初八載連元和三歲章和二十有三

年和帝嗣、和帝十七載、相承十六、永元一元、興殤帝延平歲、止一、安帝十九、永和七、六是元初一、永寧、建光、延光、共五、歟、順帝在位十七、禩、永建六年、陽嘉四、永和二帝皆是二年、殂、桓帝建和歷三載、和平一載、號旋改、二載元嘉二、永興、永壽三載、又改稱延熹九年、永康一、始終二十一年畢、靈帝歷年二十二、建寧改元歲、閏四、熹平光和至中平、率是六年一改、更獻帝三十有一祀、初平只是四年止、興平凡歷兩星霜、建安二十五年亡、

漢二祖五宗七制

二祖高帝與光武、一稱高祖與世祖、五宗所稱又不同、文帝太宗、武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章帝肅宗、廟號崇高、文武宣光明章、稱為七制、本王通、

蜀

先主備、字玄德、涿郡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主禪字公嗣、先主子、蜀漢四十三年中、辛丑為始、癸未終、先主二年號章武、後主建興十有五、延熙、故號二十、歟、五年景耀一、炎興、

魏

太祖武帝操、字孟德、沛国譙人、曹騰養子、夏侯崇生、極人、曹高祖父、帝無子、養弟莫明所、高祖曰、任城王楷之子、太祖子、文帝丕、武帝太子、齊王芳、明帝兄、東海定王霖、文帝孫、陳留王奐、武帝孫、燕王宇子、魏文庶子、已篡位、明帝齊王芳、初年號改、在位始終、經歲五世、四十六年、霸、文帝黃初年號改、在位始終、經七載、明帝太和六年、閒、青龍、凡四、景初三、齊王九年、號正始、以至嘉平五、年止、高貴鄉公二正元、甘露、僅歷四年耳、陳留王閒四、景元、咸熙二載而已矣、

吳

武烈帝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孫武之後、大皇帝權、字仲謀、堅次子、策之弟、會稽王亮、字子景、皇帝休、權第六子、烏程侯、晉太康元年降晉、封為歸命侯、

吳太壬寅始稱帝、會稽景王烏程繼、迄於庚子止、四傳、始終五十有九年、孫權黃武七年、續黃龍三歲、嘉禾六、十三、赤烏一、太元、繼此、孫亮又稱、鳳凰、建興五鳳、皆二載、太平二載、已更替、孫休永安、僅六、歲、孫皓嗣立一元、興一歲、甘露、三寶、皆書、天璽、俱一暮、天紀四年、晉滅之、

西晉

宣皇帝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景皇帝師、字子元、文皇帝懿長子、

聰（聰次子）即帝位同母弟武皇帝（炎、昭長子、惠帝次子）惠帝（衷、武帝二子）懷帝（熾、武帝二十五子）

愍帝（子業、武帝孫）

西晉武帝惠懷愍乙酉開基丙子盡武帝泰始（廿六年）凡十

歷、繼此五年是咸寧、太康元年滅吳畢、混孫天下始

混一、十年太原（康）一亡太興、惠帝（七年）昏愚乃徙述一號永興

九元康、永康永寧旋更號太安永興各二歲光熙改

元已傾遊懷帝永嘉止六春愍帝建興四年哀虜隔

長安帝被執四代五十二年訖

東晉

元帝（曆、宣帝曾孫、琅琊恭王子、明帝紹、元帝長子）成帝（衍、明帝長子）康帝（岳、成

帝弟、母穆帝（聃、康帝子也）哀帝（丕、成帝長子）廢帝奕、哀帝弟）簡文（昱、元

帝少子、武帝曜、簡文第三子）安帝（德宗、孝武長子）恭帝（德文、安帝母弟）

東晉元帝丁丑年初即王位未敢專戊寅愍帝出問

至此時方即皇帝位明成康穆哀廢（文孝武安恭十

一君、元帝六年建武（丁）興四載永昌畢明帝太寧三

載、崩、成帝十七載相承咸和九載咸康八、康帝建元

二歲、穆帝十七年可數、永和十二、升平五、哀帝四

年一隆和興寧三載亦不多、廢帝太和歷五、祀簡文

咸安二年止、孝武二十有四年寧康三載寔居先太

元二十有一歲、貴人張氏潛殺帝、安帝二十有二（今

五載隆安三元興、癸卯桓玄篡天子、改國曰楚元永

始、劉毅劉敬宣誅玄、改號義熙十四年、恭帝元熙歲

閏二、劉裕興宋竟禪位東晉丁丑凡

有四歲、

宋

高祖武皇帝（劉裕、字德輿、小名寄奴、係出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少帝義符、武

帝長子）

無道、廢為（為）大祖文皇帝（義隆、小字車兒、世祖武皇帝第三

陽王、子）太、字休龍、文帝三子）廢帝子業、孝武長

子、即前廢帝）明帝（彧、元帝第三子）繼蒼梧（昇、明帝長子、蒼梧王）順帝（準、明帝

第三子）凡七

傳、迄于巳未六十年武帝永初三歲代少帝景平一

年廢、文帝元嘉三十春僭號太初即殺身、太子

卽孝武帝永光興景和、明

帝八載改煩苛、泰始七年泰豫一、子勛義嘉號旋黜

蒼梧元徽曆四泰道成謀廢竟弒身、順帝昇明僅三

載、太和更號国祚改、

齊

太祖高皇帝（蕭道成、世祖武皇帝（賾、武帝長子、高帝賾林王（賾、武帝

孫、文惠太子長懋之子）海陵王（昭文、文惠太子次子）高宗明皇帝（鸞、始安王遵彥

之子、東昏侯寶卷、明帝次子）和帝（寶融、明帝第八子、

齊高受禪始已未武帶醫海陵明帝繼東昏和帝壬午
終二十四年凡七帝高帝建元四載連武帝永明十
一年鬱林隆昌半年替海陵延興即此歲明帝建武
歷四冬永泰一歲已告終東昏永元三載絶和帝中
興二載滅

梁

高祖武皇帝蕭衍太宗簡文帝紹武帝第三子世祖孝
元帝繹武帝第七子敬帝方智元帝第九子

梁武壬午受齊禪簡文元敬遽更變四主五十有六
年為梁宣明及莒国為梁之賊甘
泰歲在丙午禪于陳後梁宣明及莒国為梁之賊甘

附北與我江左勢判然難比當年蜀昭烈武帝天監
十八冬七是晉通二大通改中大通又六載十有一
載號大同中大同號僅一歲迄於太清三載終簡文
天寶二年竟豫章王立改元大正侯景簒弑是興改
元太始以漢稱元帝承聖僅三歲少帝天成旋即替
敬帝紹泰一年更永淳二年號太平

陳

高祖武皇帝陳霸先興長世祖文皇帝蒨始梁昭
廢帝臨海王伯宗文帝嫡長子高宗宣皇帝頊文帝第三子後主叔
宣帝嫡長子

陳武受禪丁丑年文帝廢帝及孝宣後主已酉被隋
滅三十三年凡五傳武帝永定止三歲此後却有文
帝繼初改文嘉六歲周滅改天康一年休廢帝光大
二年止宣帝大建十四祀滅主無道國祚傾四年至
德三禎明

魏

魏之先出自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
大鮮卑山因以為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以
土為拓謂后為拔改以為氏

大祖道武珪昭成皇帝什翼犍之嫡孫獻明帝子也太宗明元嗣長子道武世
祖太武燾明元長子高宗文成帝武孫顯祖獻文長子文成高
祖孝文宏獻文太子世宗宣武恪孝文次子肅宗孝明詡宣武太子
敬宗孝莊子攸彭城王第三子節閔恭廣陵王羽之子廢帝朗莊武王融第三子
即安定王孝武修廣平王懷第三子

晉武太元十一歲是為丙戌始成魏迄於甲寅十二
傳一百四十有九年道武明元與太武文成獻文嗣
為主孝文都洛改姓元宣武明莊繼稱尊東海安定
旋即廢節閔孝武竟陵替太祖道武始開基改元登
國凡十暮皇始二年天興六天錫十載寧終之明元
永興五伏臘神瑞二年泰常八太武三十年間事始

光神廢歲各四三載延和五太延太平真君十有二正平二朕傳文成文成興安二載更又改興光僅一歲五為太安六和平獻文天安一年改未後皇興止四載孝文五載號延興更有一載號承明太和二十三年畢始終二十有九齡宣武景明與正始永平延昌各四祀明帝熙平凡二暮繼此二歲是神龜正光五年孝昌四武泰又改為建義莊帝永安三歲更東孝武永熙閱三年元魏泛茲國祚遷

西魏

文帝寶炬元魏孝文孫廢帝欽文帝長子廢文帝第四子遜位于齊

東魏

孝靜善見清河王世子遜位于齊

梁武中大通六歲是為甲寅改西魏迄於陳武丁丑凡禪位後周二紀終文帝大通歲十七廢三年恭四年無號六年畢東魏孝靜甲寅年改元天平四載連元象一年興和四武安八年齊代焉

北齊

高祖神武皇帝高歡渤海人世宗文襄皇帝澄神武長子顯祖文宣皇帝洋神武次子廢帝殷文宣長子溫國公後明死孝昭帝演神武第六子武成帝湛神武第九子後主緯武成長子恒後主長子年八歲禪位于後周封濟北王

梁簡文帝紀元年庚寅北齊起文宣廢昭武成淺幼主二十八年淺周取文宣天保十年稱廢帝一年號乾明孝昭皇建止一歲武成太寧更河清後主天統五年易武平七載隆化一幼主丁酉號承光陳宣大建九年亡

後周

太祖文皇帝宇文泰代都武川人也其先世普四因狩得璽三細文曰皇帝璽以為天授獨異之倡謂天子曰宇文玫以為国號因氏宇閔皇帝寬文帝長子遜位賜為略陽公

以弒崩年十六世宗明皇帝姻文帝長子遇毒崩年二十七賴

高祖武皇帝諱邕文帝第四子宣帝長子靜帝衍宣帝長子

陳武元年丁丑歲淺周開基代西魏孝閔明武宣靜皇五主二十五年亡孝閔元年號未置是年九月已被弒明帝無號稱改號武成僅二歲武帝保定五年改天和建德各六載宣帝宣政止一年大象讓上仙靜帝改元為大定辛丑二月禪楊堅

宋宣和為武帝末年六月武帝祖大子宣帝初即位改元大成元年八月立己亥二月以後為靜帝大象元年二年庚子又明年辛丑改元大定元年二月禪位許偕

敏求機要卷三

月捂劉　寶秧

鳳捂劉茂實注

歷代帝王下

隋

高祖文皇帝楊堅弘農華陰人小名那羅延一名奴奴小字阿麼北周賜姓普六茹賜姓那羅延高祖第二子恭帝侑元德太子之子

隋文禪周改開皇九年滅陳混四方開皇二十仁壽四始終二十四年事君論正統代相傳通鑑止編十六年煬帝大業十三歲恭帝義寧二年繼東都僭立

越王侗改元皇泰竟隋禪起自辛丑迄戊寅三代三十有八春歲在己酉始混一至戊寅年止三十

唐

高祖李淵隴西成紀人祖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隋文帝復高祖姓李氏隋禪謚大武

天宗世民高祖次子謚曰文

高宗第九子武后曌號則天武士彠女也為高宗后中宗顯高宗第七子也

睿宗旦高宗第八子也

玄宗隆基睿宗第三子

肅宗亨玄宗第三子代宗豫肅宗長子

德宗适代宗長子順宗誦德宗長子

憲宗純順宗長子穆宗恒憲宗長子敬宗湛穆宗長子文宗昂穆宗次子

武宗炎穆宗五子宣宗忱憲宗第十子懿宗漼宣宗長子僖宗儇懿宗長子

昭宗曄懿宗第七子哀帝祝昭宗第九子初名祚

冊萬歲凡三改乙未改元證聖明堂火毀天冊又改元萬歲登封是丙申萬歲通天改號是年封中岳改元萬歲登封再改萬歲通天號是歲三改遷玄宗開元二十九天寶一十四年久祿山僭偽国號燕丙申改號聖武年肅宗在位歲止七至德二載乾元一一載順天二上元改元寶應一年畢代宗一十七春秋廣德紀元二歲周永泰一年

號旋改大曆一十有四載德宗二十有六冬厥初四載號建中更有興元凡一載貞元二十一年終順宗永貞一歲主憲宗元和十有五穆宗長慶四年敬宗寶曆兩寒暑文十四載號兩更九載太和五開成武宗會昌六年止宣宗大中十三祀懿宗咸通十四年僖宗十有五載傳乾符六載廣明一齊號金統普泰中和四年光啟三皇子建貞號旋改元文德傳昭宗昭宗在位十六冬龍紀一年大順二景福二年乾寧四光化天復各三齡天祐昭宣帝仍三歲朱溫簒位唐陵替

唐二祖三宗

憲宗庶幾二祖風歟興及宗玄宗同表裏三宗揚美號太宗玄宗及憲宗

五代

梁太祖朱溫宋州人父誠以五經教授末帝友貞太祖第三子唐莊宗李存勗克用長子古陰山沙陀三部人也以朱邪爲姓唐賜姓李名國昌克用父也明宗世本沙陀姓李名嗣源克用養爲子名邈佶烈事詳後唐閔帝潞王本姓王明宗第五子潞王清泰三載高祖天福七傳少主天福稱帝厚明宗養爲子名從珂封潞王

晉高祖石敬瑭父臬撫雞出西夷自朱邪嶠唐役晉刺史生敬瑭姓石不知其始

知不足齋正本

也唐明宗妻以永寧公主少主重貴高祖兄敬儒子也史曰出帝即齊王也

後漢高祖劉知遠更名暠其先沙陀部人後居太原隱帝承祐高祖次子

周太祖郭威邢州人世宗榮邢州人柴守禮子初從姑適以爲嗣恭帝宗訓世宗第四子

五代梁唐晉漢同八姓五十有三秋梁姓朱唐姓李明宗姓王晉姓石漢姓劉周姓郭世宗姓柴

起自丁卯至己未天下幅裂更興謀王四方割據皆爭强南唐南漢吳閩蜀建號改元文德忽啟孝晉年號仍從唐其餘正朔皆奉梁梁梁自太祖丁卯始末帝相承癸未止太祖四年號開平乾化二年旋即傾末帝乾化二年接六是貞明三龍德唐莊宗明啟及潞王癸未興起丙申亡莊宗滅梁始稱帝在位四載號同光明宗天成四載耳長興亦是四載止愍帝應順未半春潞王清泰三載高祖再傳至少主高祖天福歲亡七傳少主天福稱八年段元開運方三歲契丹覇帳歸晉祚替漢高祖初乘亂猶稱天福十二年改元乾祐已傾逝傳位幼君即隱帝仍稱乾祐止二秋丁未開基庚戌休周祖世宗及恭帝辛亥終于己未歲太祖廣順三年終世宗顯德六年窮恭帝年號仍顯德正月禪於大宋國

知不足齋正本

宋

太祖匡胤、宣祖次子。太宗炅、宣祖第三子。真宗恒、太宗第三子。仁宗禎、真宗第六子。英宗曙、濮王第一子。神宗頊、英宗長子。哲宗煦、神宗第六子。徽宗佶、神宗第十一子。欽宗桓、徽宗長子。高宗構、徽宗第九子。孝宗昚、初名伯琮、太祖之後秀王第三子。光宗惇、孝宗第三子。寧宗擴、光宗子。理宗昀、初名貴和、沂王之子。度宗禥、榮王與芮之子。幼君㬎、度宗長子。

天宋庚申受周禪、十有六代、正南面、太祖太宗真仁英神哲徽欽都汴京、高宗中興駐浙右、孝光寧理度及幼、太祖皇帝始乘乾建隆三載寶開先乾德凡五閉寶九、在位一十有七年、太宗二十二年繼太平興國凡八歲、更有四載號雍熙、改為端拱、淳化至道三載寶終之、真宗二十二年事咸平凡六景德四、天中祥符九載稱五號、天禧一乾興仁宗四十有二祺天聖九年明道二、四為景祐二寶元康定僅歷一寒暄、八年慶曆五皇祐二歲至和八嘉祐、英宗在位四年終、治平四載傳神宗、神宗紀年十有八、十為熙寧八元豐、哲宗元祐歲有八、紹聖凡經四伏臘、改號元符三載連、享國一千有五年、徽宗二十五年繫建中靖國號旋易、一年崇寧凡五大觀四、政和凡七重和一、宣和七年禅嗣皇、欽宗二年號靖

始漢成帝晉上元唐高宗永興載晉惠帝元
趙王倫　　唐肅宗　　魏孝武　皇始遵
武符建和東漢桓帝
建　秃髮利鹿孤興天興魏道武帝
元康漢宣帝　　劉聰
晉惠帝元熙　　宋太祖
主唐肅宗及咸寧晉武帝以至乾德皆兩見
呂篡　　蜀王建　　試將
前史細參驗亦有年號三犯重和平漢桓帝
建平漢哀帝　　文成　　前涼張
祥
改永隆隋梁邵帝
石勒　　唐高祖　　正始
魏齊王
宣武　元魏
燕高雲　　迭見又更
平魏齊王　　劉聰
南燕秃髮傳檀　　五鳳漢宣帝
漢元帝　　晉明帝
蜀王建　　永寧漢安帝
武成趙
石虎　　趙以及元興桓玄
燕馮跋　　永安吳孫休
晉安帝　　吳孫皓　　魏莊王類
魏都王穆　　晉成漢
北涼沮渠蒙遜　　建初漢章帝
李流　　蜀
姚萇　　晉和帝
秦符堅　　姚泓　　中興秦安定
晉安帝　　吳孫皓　　與太興晉元帝
漢劉曜
慕容永　　太平吳孫亮
李景　　晉康帝
漢武帝
秦苻堅　　晉康帝
劉聰　　太初漢武帝
秦乞伏乾　　秦苻
歸　　高涼
髮　　孤
太子　　宋
武元帝　　晉成都王穎
涼張寔　　慕容皝　　永和宋太子
晉惠帝
秦乞伏熾　　晉
姚萇　　漢安帝
後秦　　北涼
代　　五
梁王　　并五數建興吳
秃髮烏孤　　晉愍帝
涼張實　　慕容皝　　六處多那更八度見
永興漢桓帝　　晉惠帝
明帝　　秦苻堅　　慕
太和魏明帝　　晉廢帝
齊王芳　　石勒　　宋
元嘉文帝　　秃髮
五代吳越錢

敏求機要卷四　　月梧劉　　實撰

歷代聖賢羣輔前　　鳳梧劉　　茂實注

伏羲六佐

全提烏明與視默紀通仲起及陽侯此是伏羲時六
佐名標青史記尋求

黃帝七輔

黃帝七輔皆無姓風后天老暨五聖窺紀地典方牧
一作力墨俱更有一人號知命

黃帝六相

風后方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名位齊黃帝當年得六
相外紀止載五人號史記太山稽又缺管子書中六
相別出尤太常與蒼龍后土封后更祝融

羲和四岳

少皞高陽衍二沆南正重與北正黎重即是羲黎即
和仲叔四子名相齊世掌天地四時職又稱四岳注
可稽或謂四岳止一人前輩多疑古注非

舜七友

歷山七友少人知誰陶續牙陳不訾一云不識方田伯陽

及靈甫更有秦不虛一云雒不空雒之

八凱八元

高陽才子八凱顓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
更庾堅仲容叔達俱稱賢高辛才子八元見伯奮仲
堪幷叔獻季仲伯虎與仲熊叔豹季貍以類從晉書
所謂二八舉虞喜蓋于此乎取晉虞喜臨有云二八
五臣九官二十二人

五臣禹皐益稷契九官垂夷羲龍列二十二人九官
臨牧十二負岳一負古語九官止取六卻添四岳十
二牧皐陶稷契何故遺泰看上文有可疑

太姒十子

太姒十子周宗彊長伯邑考次武王發管叔鮮周公
旦幷蔡叔度曹叔振鐸霍叔武邰叔度邰叔作毛叔聃一與康叔封
更有一子聃季載文王後代最蕃昌

武王十亂

周名太公畢公幷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文
母此是亂臣十人名或謂子無臣母理武王邑姜蓋
是已又傳毛公或榮公毓叔之名不與此文母即
太姒

晉文公五士

晉文從亡有五士狐偃字子犯狐突子趙衰字子餘子臾武子名
顛行翟潏閻子餘僖負羈仲子名並傳言語宰我及子
貢歐事冉有季路聯文學子游并子夏孔門十哲宋

十哲

爲賢

孔門弟子

七十二賢名縶燭大宋高宗賜褒贊顏回（子淵）閔損（子騫）冉雍（仲弓）冉耕（伯牛）冉求（子有）冉儒（子魯一作魯）冉季（子產）連言（子游）卜商（子夏）曾參（子輿）并曾點（子皙）史語吾點有若（子有）端木賜（子貢）宰予（子我）高柴（子羔）巫馬施（子期原憲（子思）申棖（子周）公西赤（子華）又璞駟赤（一作公孫龍）亓馬施（子期）原憲（子思）申棖（子周）曹卹（子循）伯虔（子析）司馬耕（子牛）燕伋（子思）公孫龍（子石）曹卹（子循）漆雕徒父（一子大或曰子作漆雕徒期）公孫哲（季次）家語中所紀七十六賢士于中十二賢褒贊不與焉

公西與（子上）史記公西與如（如字衍）申續（子周）公良儒（子正）公肩（子中）史記公堅定（定字又訛作罕）文黑（子索）史記作罕文黑（子索）史記作句井疆褒贊不與焉

顏相（子襄）史記作顏祖　記洎顏刻（子驕）縣亶（子象）宇文黔（子黔）作罕文黑（子索）史記作句井疆褒贊不與焉

公夏首（子乘一）薛初（子原）元籍史記作原元簡　句井疆褒贊不與焉

內八子家語却遺七護現申棖及中黨顏高泰冉儀林放更燕鄭國公叔寀惟此八人名未採史記七十有七子郭（苦么切）單（音善字家）顏何（冉亦在裏）申棖遴瑗并林放琴牢陳亢俱失紀申續顏刻又縣亶以至薛邦皆闕矣

漢功臣十八侯位次

高后二年詔丞相平盡差列侯功臧諸宗廟蕭何曹參張敖先著名周勃樊噲酈商次第稱冥消

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更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後周昌丁復堇達承

麒麟閣功臣

宣帝甘露二年圖畫中興輔佐於麒麟閣凡十一人霍光不名焉

霍氏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及蕭望之蕭武居終序官職

雲臺功臣

明帝永平三年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益以王（王字衍）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焉採

以椒房親不與焉
鄧禹吳漢并貴復耿弇寇恂與臧宮岑彭馮異賢朱
祐祭遵景丹吏劉隆孟延銚期偕耿純馬武馬成蕫
李忠王梁陳俊又杜茂傅俊堅鐘及邳彤王霸任光
萬修涇劉植王常建李通竇融卓茂亦居列焉馬援姻
親不在中
後漢八使
順帝遣使遍咨詢杜喬周舉及郭遵樂巴馮羨張綱
嘗同相劉班共八人
後漢六孝廉
汝南孝廉六人數周子居及黃叔度戚武叔偕封武
平艾伯堅與郅向附
黨錮
甘陵汝南始有黨海內希風共標榜上曰三君衆曰
尊竇武劉淑與陳蕃八俊李膺暨王暢杜密朱禹蕫
魏朗荀昱劉祐趙典偕人中之英天下仰八顧郭泰
與尹勳羊陟宗慈巴肅羣夏馥范滂并蔡衍德行引
人名共聞八及張儉更衣昭劉表陳翔孔昱巴苑康
檀敷翟超徒導人追宗可稱述八廚度尚張邈俱王
孝胡毋班劉儁泰同蓄總王章業以財救人名不虛

建安七子名傳遠孔融陳琳王粲徐幹劉楨應瑒阮
瑀融字文舉琳孔璋粲字仲宣幹偉長楨曰公幹瑒
德璉瑀字元瑜與俱顯
荀氏八龍
荀氏八龍列名曰儉緄靖燾汪與肅專為幼子俱有
才家在潁川父名淑
晉八公
八公同辰司馬孚鄭冲王祥何曾荀顗司馬
望石苞陳騫本與俱

晉朝賈謐方用事所與交游二十四石崇潘岳及左
思繆徵歐陽建崔基陸機陸雲并杜育杜斌諸葛詮
和郁邳捷李秀偕劉琨崇郭彰豎王粹
劉琨崇虧郭彰豎王粹許猛陳眕更周恢劉輿劉訥
八裴比八王
河東八裴琅琊王時以二族相比方楷裴可擬衍王
遐裴擬導王以廉裴擬綏王徽裴擬祥王紳裴似澄
王若瓚裴似歆王顧裴戎王邃裴立王各相當
兗州八伯
兗州八伯名姓彰阮放跋宏郤鑒方卞壺曰裁蔡謨
是羊
朗建伯胡毋輔之當阮孚裒誕劉綏姜默伯名冥姓
白蓮社十八賢晉惠遠法師居廬山東林
陶潛張野竺道生張詮雷次宗劉程有周續之及宗
寺有白蓮池同修淨土
炳法師惠遠更道昜墨順墨常暨墨說慧厥道敬同
惠永那舍跋陀二尊者同修淨土居勝境
宋五臣
宋文帝時有五臣王華劉湛殷景仁謝宏微及王曇
首相與同朝掾要津
竟陵八友
齊竟陵王招文學八友蕭衍暨沈約謝朓王融及蕭
琛任昉陸倕更范雲
隋五貴
隋朝五貴虞世基蕭威宇文述同時更有裴矩及裴
蘊參掌朝政惡由之
隋六儒隋皇初名山東文季
之士授太李博士
隋朝六儒起肥遯馬光孔龍張仲選實士榮與張賈
如僧劉祖仁共亏詹
唐十八學士武德四年秦王開館招四方文
之士十八人並本官兼李士閎
立本圖像褚亮為贊浮預
選者謂之登瀛洲
如晦杜玄齡房玄齡于志寧顏遠孔世
世長及允恭蔡玄道李守素李褚亮并蓋文達與薛
元敬許敬宗蔣亦暭榮姚思廉暨顏相時劉孝孫補
薛收名
唐凌煙閣功臣貞觀十七年圖功臣于閣凡二
十三人一本有高士廉位第六
凡二十四人
如晦杜玄齡房玄齡于志寧顏遠孔世
長孫無忌李孝恭如晦杜淹魏徵及房公玄齡敬德尉
靖及蕭瑀志元段孔基劉屈氂通殷開山在柴紹上
長孫順德更張亮君集侯張公謹相恭程知節暨廣
世南劉政會後是唐儉李勣秦瓊名冥楊

唐五王

扶陽桓彥範平陽敬暉博陵崔元暐漢陽張柬之
南陽袁恕己封王同一時

方外十友

司馬承禎郭襲微審言杜之問宋趙貞固盧鴻
陸陳子昂畢構釋懷同會聚

酒中八仙

八仙李白賀知章李適之與汝陽王璡崔宗之蘇
晉張旭焦遂皆嗜狂

陳留八俊

靖君亮及格輔元王孝逸更繁師元鄭祖成與鄭祖
善盧協李行簡俱存

大曆十才子

盧倫韓翃吉中孚錢起崔峒苗發徒耿湋李端司空
曙與夏侯審才名俱

唐五老榜

唐五老榜盡德同劉象年今更連松復有姓王名希
羽鄭氏希顏及柯崇

宋耆英會十三老

宋耆英會十三老閔人鄭奐繪形容富韓公與(元豐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
洛中耆英十三老閔人鄭奐繪形容富韓公與(元豐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
仕年七十九文潞公秀博天尉留守西京年七十七席汝言司封郎中年七十七及
王尚恭朝議大夫年七十六趙丙太常少卿年七十五劉凡秘書監年馮
行已衛州防禦使王慎言朝議大夫年七十二同楚建中閤天章待
制年七十二其次張問(年七十更張燾龍圖閣直學士年七十一王
拱辰宣徽使留守北(暨司馬公光年六十四

敏求機要卷五

月梧劉　寶揆
鳳梧劉茂實注

歷代聖賢羣輔後

嫉人四佐少昊四叔唐堯四子文王四鄰夫子

四友

嫉人四佐首明由必育成博更隕丘少昊之時命四

叔重勾芒該修熙玄冥各有厲堯時羲仲羲叔殊和

仲和叔四子俱文王四鄰南宮适太公閎夭泰顛合

夫子四友相從游顏回師暘與仲由疏附奔走及先

後更燕禦侮常相佑四友元來嫉四隣師弟之間比

君臣

二帝二女二老二疏二班二龔二方二姊二唐

二鮑二荀二鍾二范二陸二謝二柳二馮二

武

二帝唐堯與虞舜二女娥皇與女英二老伯夷太公

是二疎廣受即其名二班父子扈輿固二龔勝舍即

家清二方陳紀元方陳諶季是馬嚴馬敦馬援兄子號二鄧

二唐林尊行高潔二鮑永昭俱有聲荀氏二人攸與

或二鍾毓會同顯榮晉時二范宣與寧二陸機雲乃

弟兄二謝安萬皆表表隋有二柳機昂并唐時二馮

宿偕定二武元衡更儒衡

三仁三桓三良三不欺

殷有三仁忠一般微子箕子與比干仲孫慶父伯叔孫

商臣叔季孫氏行父子三家即是魯三桓桓公

俱沒死爰息仲行鉞虎是子產子賤西門豹三不欺

名耀青史

二國士二烈士二義士

春秋時有二國士晉人里克荀息是二烈士乃漢

人咸洪陳容名並紀毅二義士亦可稱梁習王思標

在史

戰國四豪齊桓四臣商山四皓

齊相田文孟嘗君楚相黃歇春申魏有信陵名無

忌平原趙勝四豪人齊桓王臣四寶倫檀檀子昉昉子黔

夫種首類四語東園秉名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季

漢唐八相

漢相蕭何及曹參魏相丙吉吉人喜談房玄齡與杜

如晦姚崇宋璟名稱最

潁川四長蜀四英吳四將吳中四士

潁川四長首荀淑當塗韓韶長熾陳寔太丘長鍾皓林慮

績孔明諸葛蔣琬並顯名費禕董允蜀四英周瑜魯
肅俱人望呂蒙陸遜吳四將吳士包融賀知章旭與
若虛皆姓張

漢五處士晉五馬

處士徐穉及姜肱李曇常著更表閎五馬薛兼紀騭
肅閔鴻賀循陸玩顧榮

漢二仲晉二玄梁二協北朝二鴻應山二連渚
宮二朱

二仲漢朝隱逸士求仲羊仲道相似南北二玄在晉
時謝玄會稽太守以及張玄之吳興太守梁人二協才相亞顧
協頴協馳馭價北朝二鴻鄭人才名同李氏
鴻應山二連乃兄弟庾字君錫庾元禮渚宮二朱跡
江陵朱昂朱協俱可稱

京兆三王漢三達三徵晉三才魏三休會稽三
康北朝三哲唐河東三絕

前漢京兆有三王王尊王駿更王章公孫伯達常孟
達魏氏仲達名俱揚時漢明帝張徵之與房徵叔徵伯
淩三徵足晉人潘滔大才名劉輿長才裴遐清言兆
三休魏人晉金敞第五逊興韋端寓敞字元休逊文休
端是甫休人共仰會稽三康名相泰孔愉張茂與丁

晉三張王氏三少洛中三俊梁三周南朝三陸

北朝三靈唐三珠樹三列宿三世司業三相

張家三戟崔家大厝三楊江東三岑

晉有三張皆望士語曰二陸入洛三張減倩張載孟陽張協景陽張亢
是陽李王氏三少首義之王承王悅各擅奇劉家三俊
晉洛中雅時人語曰洛中雅有三俊純俊宏終俊宏興沖俊淵三
周人梁普以蜂腰稱弘正弘讓與直興南朝宋三陸慧
曉子儼與任倫才並美北朝三靈傅融男靈虔靈根
靈超參杜易簡珍三珠樹自此唐人下王勃勔勵兄弟
聚三列宿稱常叔諧季武更與叔韞偕太宗時人三世司

業孔頴達志頴子達
貞相宗延賞相宗德弘靖相寬亦有般三戟崔家揖積
筠琳及珪瑭俱著名大曆三楊捷高第遒與凝淩寔
同氣江東三岑皆名流伯華仲翔洎仲休

竹林七賢竹溪六逸

阮籍嵇康及山濤劉伶阮咸共遊遨更有王戎與向
秀竹林七賢共稱豪唐朝李白孔巢父韓准裴政日
為伍張叔明與陶沔俱竹溪六逸亦可取

唐四傑宋四孝

唐傑王勃盧照隣楊炯駱賓王四人衢州西安有四
孝在宋曾稱徐惠誼鄭崇以及趙清獻中間更有徐
知新

三君子三舍人

三君子者皆人傑王旦寇準馬知節王為大雅寇大
忠馬公主直名昭揭照寧舍人宋敏求頴呂大臨同
列

一范一韓二程二劉二宋三蘇

一范仲淹一韓琦二程先生顥與頤二劉摯名是邠
郡二宋兄弟郤與初三蘇父子眉山下洵生軾轍擅
英奇

慶曆四諫嘉祐四真蘇門四學士中興四將

慶曆四諫俱名流余靖王素歐陽修蔡襄作詩紀御
覽添除諫職與同儔嘉祐四真富宰相司歐陽修翰
林皆人望風采峻拔包中丞拯胡公先生瑗尤可尚
秦觀張耒黃庭堅晁補之世稱賢俱是東坡門下
客號四學士文名傳劉錡岳飛李顯忠靦勝共為四
將焉

四賢一不肖三姦

范仲淹以言事斥余靖尹洙繼遷謫歐陽修責諫垣
書以上稱四賢被高若訥一不肖竟奏劾四賢一不肖有詩
蔡襄諷諫不容默朱光庭指三賢人司馬光韓維范
純仁蔡確章惇及韓縝是為三姦厠縉紳

四凶四伯

舜誅四凶除惡本共工驩兜三苗鯀晉有四伯擬四
山江惠穀伯史疇莽張竦猶伯羊胛項此四人者最
為狠

前漢五侯後漢五邪南唐五鬼

五侯王元后弟譚平阿侯根商成侯立紅陽侯逢時高平侯
曲陽侯後漢五邪皆宦者威福自擅毒愈滋
單超徐璜與貝瑗左悺唐衙恣姦欺厥後南唐李景

世五兇用事更險巇馮延已及馮延魯陳覺魏岑查文徵

八司馬

附王叔文踩進者憲宗竄亓為司馬韓曄饒州韓泰虔王伾開州凌準連韋執誼崖程异柳劉禹錫朗皆死友柳子宗元貶永州呼交非類竟貽罟

八閔十六子

李逢吉竇群邪徒李訓李續張權輿張又新輿程普範姜洽劉棲楚李虞復有八人傳會此謂之八閔十六子

稱號相同

三聖

易更三聖出漢志藝文羲文王輿孔氏孟子歌承三聖者大禹周公及孔子三聖相授仲舒云唐堯虞舜夏禹是諸侯王表三聖稱文武周公世濟美

三后

書紀陶唐三后職伯夷伯禹及后稷成周三后心協同周公君陳輿畢公三后在天詩所指太王王季文王是

三王

三王辨論要分明禹湯文武世通稱金縢只訖周家事太王王季文王是呂相絶秦書指楚成移莊王相維興

三宗

太甲宗太戊宗中及武丁宗高商家三宗相維興太宗以後有玄宗唐家三宗亦可稱

三子

先進末篇說三子子路冉有公西華冦問告夫三子者此言蓋指魯三家孟孫叔孫季孫軻書三子不同道伊尹柳下惠須詳考禮記三子侍燕居子張子貢子游俱曾黎原性三子論孟子荀揚古趣殊

五代四代三代二代

五代唐虞夏商周四代唐虞夏商是三代夏商周相傳周監二代夏商耳

三傑

蕭何韓信及張良漢家三傑功名彰蜀時還亦有三傑諸葛孔明及關張宋璟張說源乾曜三傑文名後

著唐

四李白

李固杜喬郭帝臣李雲杜衆皆等倫李唐杜容杜靈世季白杜甫唐詩人

夫子四友吳太子四友盧運四友唐文章四友

四友田畧由與師當時夫子深相知吳太子友諸葛恪輔張休胡顧譚輔正陳表冀曰隨謝靈運友何長瑜惠連荀雍羊璿之人善崔融李嶠文章友審言杜味道蘇

名並之唐人

三高

三高著號在吳中范蠡張翰陸龜蒙何氏三高求點徵宋人兄弟皆隱五代三高又不同鄭遨李道殷耕釣羅隱之為賣藥翁

三隱

潯陽三隱陶淵明周續之與劉遺民陳白三隱阮孝緒劉訏劉歊亦高人南齊人

三俊

顧榮陸機與陸雲晉朝三俊常同羣李紳德裕及元稹唐時三俊亦論文

二妙

一臺二妙南朝人伏曼容與袁粲親北朝寺中稱二絕宋世軌　有蕘軫

一龍一鵝

一龍頭腹尾成形華歆頭邴原腹與管寧尾唐人賈會有高節獨踽一龍更奇絕一鵝鵝鵝鳥百不如禰衡得名元不虛

二龍

汝南許虔及許劭漢二龍名晁玭此疵三音唐先鋒馬家亦復有二龍梁時江革與江觀謝舉謝覽名共贊柳惲柳悅齊朝任徐鉉徐鍇南

唐人二龍稱號世常見才品高下須當辨

五龍

子與子羽周燕嗣子仲子明子良異（如南周北海公子）燕五子北海公

沙穆後昆名曰紹孚恰達焚（後漢人）宋朝張裕有後代名曰演鏡永翀從燕山竇氏有佳兒是為儀儁侃侗儁四家皆是生五子各躋五龍世稱美晉時張廙與汜衷索靖索紘索永同俱　太學掤名譽人道燉煌有五龍

六龍九龍

魏朝溫羨父溫恭兄弟六人號六龍晉朝卞壼父卞粹兄弟六龍亦人瑞北朝九龍晉王昕暄昭睎晧恣四人

三虎

江東三虎不屈傳王舄王纁楊天年後漢賈彪兄弟俊晉人裴龜亦復然以及北齊陸寬肇三虎名稱皆比肩

三鳳五鳳

河東三鳳同一姓薛收德音與元敬一家父子及族孫子名相並世誇戚宋白李至入翰林呂公蒙正亦同稱賢黃中及蘊易簡五鳳齋飛著美聲

四夔

四夔崔造盧東美張正則及韓會儁咸謂韓衛何長卿李華盧東美當之

九老

唐朝洛中九老聚七高皆高年惟狄歷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胡杲懷州司馬年八十九吉旻衛尉卿年八十六皆鄭據龍武長史年八十四劉嘉州題利史年八十二盧真侍御史年七十二與張渾永州刺史年七十四居易右刑部尚書年七十四蕭籍狄秋監盧真與河南尹至道九老居京師文李寧老吳僧年七十八魏丕鄭州刺史次及楊徵之左諫議大夫年七十五更有朱昂兵部郎中年七十一蕭李昉故相司空奈何蜀尉少卿年七十并宋琪吏部尚書年七十九武允成庶州節度副使年七十九與贊正公昉派相居京師適交游中有九老圖繼其事好問張太子中允年八十三李運太常博士好楚莊旅更宋襄父重耳晉文霸為盛秦穆

周十二國

魯吳燕蔡衛晉鄭維此七國皆同姓齊姜宋子及陳媯楚芈秦嬴家強盛

戰國七雄
韓趙魏國皆從姓齊田楚芈互爭競名公之後是姬
燕竟被嬴秦吞併

知不足齋正本

經書

諸經鄭氏九經字數全差今參諸經書本校訂一字無誤

周易詩書并禮記周禮春秋六經是揔合二禮為五經孝經論孟九經倫通計四十有八萬零數五百單五字連周易畧左傳元来附春秋公羊穀梁又有二凑来恰是十一經十二經添爾雅寄更将大戴小戴泰凡十四經名各異

六經編典三謨三易

六經六籍六藝俱又云六學義不殊皆六經之異名堯典舜典即二典禹皐益稷為三謨連山歸藏及周易伏羲黃帝文王書即三易

周易

易終雜卦君須記二萬九百九十字略例卦畧凡三千九百二十六字倫上經三十序宜知乾坤需蒙屯訟師比卦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與噬嗑賁剥復無妄大畜頤繼以大過更習坎求後一卦是為離下經三十有四卦咸恒遯壯晉明夷家人

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
巽兌卦連換節有中孚及小過既濟未濟以次列伏
羲始畫因而重卦辭文王爻周公後來孔子作十翼
併為條陳須記憶上彖下彖更文言復有上彖下彖
存繫辭上下篇各一說卦序卦雜卦畢 雜

兩儀四象八卦

太極一氣分兩儀天清地濁判於斯兩儀從此生四
象水火木金居四向辰戌丑未木為少陰水老陰少陽為
火老陽金少陰八數生震艮少陽七數生離巽老陰
六數生坎乾老陽九數兌坤聯惟土無形各分配隱
然流布四象內

乾坤生六子

乾父坤母生六子震為長男坎中男艮是少男巽長
女離兌中女少女叅

八卦分八方

震東離南兌屬西坎北艮居東北方巽主東南坤西
南乾當西北請端詳

尚書

尚書二萬零五千七百六十有三字虞書堯典舜典
存禹謨皐陶益稷暨夏書禹貢及甘誓五子之歌徧
征四商書湯誓定居先仲虺湯誥伊訓說命太甲三篇
有一德盤庚說命各三篇繼之以高宗肜日西伯戡
黎微子畢周書泰誓篇亦三牧誓武成洪範泰旅冬
金縢次大誥微子之命更康誥酒誥卒章又梓材召
誥洛誥多士毋無逸君奭蔡仲命多方以後是立政
周官君陳顧命書康王之誥冏命畢命君牙冏命併呂
刑文侯之命費誓秦

七書

上古之書元百篇秦皇焚滅多不全虞存五篇七十
一夏書存四五篇逸商十七存十八亡周三十二亡
八篇五十八篇傳後世此外散亡四十二虞書九共
九篇汩作稟飲皆亡焉夏書帝若與釐沃湯征汝
鳩汝方目商亡夏社疑至書臣扈典寶及明居肆命
祖后沃丁失咸乂四篇更伊陟原命仲丁亶甲篇祖
乙高宗之訓耿周書分罷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
將蒲姑蒲今亦無賄肅慎命薰毫姑

毛詩

毛詩三萬七千字零數三百五十三詩二萬九千六
百七十七字國風雅頌分為四三百五篇人共談國風一
百六十是小雅八十七其六大雅周頌各三一魯四

古木十章小雅八十七其木木雅用領各三章曲
南五標篇目正風周南與名南變風邶鄘衛國桑王
風降列周陵替只與侯国同一例鄭齊魏唐秦與一
陳檜國曹國迄于豳小雅大雅有正變周頌魯頌商
頌附周南関雎葛覃詩卷耳摽木及螽斯桃夭兎罝
與芣苢漢廣汝墳麟之趾召南詩紀諸侯風鵲巢采
蘩采蘋甘棠暨行露羔羊殷其雷摽梅小星江汜野
有死麕何彼襛矣至騶虞邶詩柏舟居首訓綠衣燕
燕又日月終風擊鼓凱風雄雉及匏有苦葉谷風式
微旄丘簡兮泉水以次北門北風及静女新臺二子乘舟鄘風柏舟墻有茨偕老桑中鶉
奔詩定之方中蝃蝀相鼠干旄終載馳衛詩淇澳
次考槃碩人氓詩更竹竿芄蘭河廣伯兮有狐木
瓜篇什足邶鄘衛風本相通三詩皆紀衛風俗王風
首篇是黍離次有君子行役詩君子陽陽揚之水有
葛兎罝是大車丘中有麻篇什止鄭詩緇衣寶居先將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清人
作羔裘遵大路聯篇女曰鷄鳴方諷刺有女同車又
其次扶蘇簫箾兮偕狡童褰裳之詩遂篇丰東門詩野有蔓
以序紀風雨子衿揚之水維以出其東門詩野有蔓

淡連信南山後即甫田大田瞻彼洛矣作棠之者華
桑扈篇鴛鴦頍弁漸漸之石車舝
四詩
詩學專門世共推毛詩韓詩齊魯詩毛美韓嬰齊轅
固魯浮丘伯四家數韓詩惟有外傳全毛詩流行餘
不傳
四始六義
國風雅頌四始詩風始閟雎實居要小雅之詩始鹿
鳴大雅文王頌清廟風賦比興雅頌殊六義誰能究
微妙
作詩時世
詩無世次靦面檢齋懿衛夷血屬屬唐共平時泰是
宣鄭平王世曹當惠
逆詩
徵招角招孟子祈招詩昭十二振羽禮記仲尼燕居及采
齊同禮樂即驪駒汉漢王式傳服度注云驪駒在門僕夫
新宮昭公二十五年又河水僖公二十三年鬱之柔矣襄公二十六年更茅
鴞襄公二十八年唐棣之華篇又逸語翹翹車乘亦無之莊二十三
禮記
禮記九萬零五千四百九十有五字曲禮檀弓上下
章繼此篇名是王制月令以至曾子問世子禮運及
禮器郊特牲內則昏義明堂位樂記一篇雜記二喪大記終又祭法祭義祭
學記連樂記一篇雜記二喪大記終又祭法祭義祭
統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更坊記中庸
表記及緇衣奔喪問喪服問緇衣閒傳三年問深衣投
壺儒行大學次冠義昏義鄉飲酒射義燕義及聘義
喪服四制居喪末篇四十九篇最詳備中庸孔伋子思
為公孫尼子著緇衣王制出於漢博士月令成於呂
不韋後儒述孔非一手戴德戴聖始會歸

周禮

周禮六官不全備冬官續以考工記共計四萬有九
千零數三百七十字六官師屬名各殊天官冢宰地
司徒春官宗伯夏司馬秋冬司寇天官六十
有三職地七十八春七十夏六十九秋六七冬三十
六周官畢三百八十有三官一十六官書闕殘止有
三百六十七先後須當次第看天官太宰小宰設宰
夫官正又宮伯膳庖內外饔亨人甸師獸人獻鱉腊
醫師食疾瘍獸醫酒正酒人漿次之凌人籧篨盬塩
冪宮人掌舍幕人立掌次天府王府員內府外府司

會聯司書職內更職歲職幣司裘掌皮繅內宰內小
臣閽人寺人內豎更九嬪世婦女御祝與史與婦功
官典絲枲內司服皆縫染人追師屨人夏采止地官
大小二司徒鄉師以及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職閭
師比長封人俱鼓人舞師牧人設牛人充人相並列
載師閭師又縣師遺人均人遂次之師氏保人司諫
救調人媒氏以次授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職
相隣司虩司稽渡有胥肆長泉府名各殊司門司關
并掌節遞人遞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鄰長立里宰鄰
長旅師職稍人委人更土均草人之遂春稻人土訓

誦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續迹朴角羽各有人掌
葛染草責任均掌炭掌茶并掌蜃囿人場人以及廩
舍人倉人缺司祿司稼春饗竊人足春官大小二宗
伯肆師瞽矇雞人詛司尊彝職司几筵天府典瑞典
命聯司服之遂有典祀守祧世婦職各專內宗外宗
更宗人墓大夫遂職喪聯大師樂下有樂師大胥小
胥及大師小師次是瞽矇職眡瞭典同各有司磬鍾
笙鍾鞸師脩旄人籥師籥章異鞮鞻典庸器司干大
卜卜師龜人官蓍氏占人簭筮人屬占夢眡祲又大
祝小祝喪甸詛祝俱司巫男巫連女巫大史小焉凭

相氏保章內史暨外史更有御史與中車典路車僕
御序紀司常都宗又家宗凡以神士者居終夏官大
小司馬二軍與及行閭未脩司勳司質及量人小子
羊人司爟氏掌国司險閭掌疆候人環人挈壺氏射
人服不與射鳥羅氏掌畜又司士諸子司右至虎賁
旅賁郎服方相氏大僕小臣更祭僕御僕隸僕弁師
屬閽士司甲存司兵戈矛弓矢繕豪繢戎齊道右更
田僕馭夫校趣馬巫牧師庾人圉師殊圉人職方
土方氏懷令訓形方氏四山師川師及遺師匡樺都
司馬終之秋官大小司寇二士師鄉遂及縣士方訝

朝士司民刑司刺司約更司盟職金司厲犬人屬司
圜掌囚羣掌戮司隸罪隸蠻夷貉布憲禁殺戮禁暴
野廬蜡雍萍司烜司烜條狼并修閭冥庶冗翟祲雍
氏磬筑赤友蜮氏壺涿庭銜枚伊耆大小行人來
司儀行夫環人職裘胥掌客訝交掌察掌貨賄皆
無以下惟存朝大夫都則都士與家士亡缺三官姑
舍是冬官輪人二職殊輿輈築氏冶桃氏桌氏雖存
段氏陼函鮑韗人官職列韋氏裘氏並不存盡續鐘
氏職各分筐人散亡慌氏揭玉人可考椓雕臧磬氏
矢人陶旊人梓三廬一無有倫匠人車人各三職方

人止一官制極
春秋 五傳附
隱桓莊閔僖文公、宣成襄昭定哀終、隱公年譜十有一、桓公十有八年畢、莊三十二閔二年、僖三十三乃終焉、文宣成各十八祀、襄三十一昭卅二、定公十有五年窮、哀公二十七年終、獲麟事在哀十四、仲尼絕筆有深意、若問春秋年幾何、始終二百四十二、左傳編年迄哀公二百五十三年事、五始要法亦宜知、元春王正公即位共十九萬零五千、五百一十有六字、正經從趙斷一萬六千五百八十二字、續經二百十三字、左傳一十七萬八千七百二十字、不提辦正本氏丘明傳已詳更有公羊與穀梁鄒氏夾氏亦有傳五傳今惟三傳載、
孝經
孝經字數君知否一千七百九十九、開宗天子諸侯篇、天夫士與庶人連三才孝治又聖治孝行五刑要道歷至德揚名諫諍章感應事君喪親備、
論語
學而為政與八佾、里仁雍也公冶篇述而泰伯并子罕、鄉黨先進及顏淵、子路憲問衛靈公季氏陽貨微子連子張堯曰共二十、字計一萬有五千、零數九百一十七、此是論語正文全
孟子
孟子七篇說仁義、分為上下卷十四、共計三萬零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字、趙岐題辭六百九十一字、東惠王滕離萬告心畧為標題排序次
爾雅
作為爾雅始周公、孔子增之子夏終釋詁居先釋言次、釋訓釋親更釋宮、器樂天地皆有釋、五山水草木與、魚鳥獸畜都釋遍、十有九篇注解宗、

敏求機要卷八

諸子

國語

國語篇目有二十、周三魯二齊語一、晉九鄭一楚分
三、吳越二卷國語畢

家語

孔門問答有家語、四十四篇排次序、仲尼二十四世
孫、孔猛　書具存、相魯第一始誅二、王言大婚儒

行次問禮五儀并敬思三恕好生又繼之觀周以至
弟子行、賢君之後有辨政六本篇終辨物來哀公問
政及顏回、子路初見至在厄入官因誓五帝德五帝
執轡本命篇論禮郊社郊問聘五刑刑政禮運作冠
頌廟制更辨樂問王之淺屈節并七十二弟子姓名、
本行終記解正論更有三篇曲禮問子夏子貢公西
赤、家語篇名無不奏

老子

老子八十有一篇、分為道德一書全、道經篇目三十
七、體道之章居第一、養身安民無源章、虛用成衆與
韜光易性運夷能紀無用檢欲并厥恥替玄顯德至
歸根復有淳風薄俗存、還淳異俗虛心維、益謙虛無
更苦恩衆无重德以次作、巧用之淺是反朴無為儉
武偃武并聖德辨德又任成仁德微明這為政、此是
道經章句凡德經四十有四篇、論德法本去用聯同
異道化偏用淺立戒洪德儉歉為、鑒遠忘知盡任德
貴生養德歸无按益證修觀更玄符、玄德淳風順化
殊以及守道與居信、讓德為道恩始次守微淳德淺
已篇、三寶以下即配天、玄用知難至知病憂已任為
制惑并、又有貪損盡戒強、天道任信任契章、繼以獨

立暨顯質、此是德經章句畢、

莊子

莊周之學宗老聃、內外雜篇三十三、內篇之目凡有
七、逍遥篇居第一、齊物論與養生主、人間世篇以次
述德充符及大宗師應帝王作內篇畢、外篇十五駢
拇先馬蹄胠篋在宥聰天地天道及天運刻意繕性
秋水篇至樂達生更山木田子方知北遊為雜篇十
一有倫序、首篇即是庚桑楚徐無鬼說有則陽、外物
寓言及讓王盜跖說劍與漁父列禦寇至天下章、

荀子

荀三十二勤學先修身不苟榮辱聯非相更非十二
子仲尼儒効王制傳富國王霸君道繼臣道致仕議
兵藝強國天論并正論禮論樂論無解蔽正名性惡
君子篇成相賦與大略篇宥坐子道又法行哀公堯
問荀子竟

楊子

楊子法言衆論語十有三篇排次序學行吾子及修
身漠有問道與問神問明寡見更五百先知已後重
黎接維此名篇是淵騫君子孝至終之焉

文中子

文中子書曾王道天地事君及周公問易禮樂更述
史魏相立命閔朗終

長書

朱服奉旨校七書百十四篇名各殊孫子武齊人吳子
起司馬法齊威王時追論古司馬法附損益之中撥其
司馬也曰穰苴為司馬撥其書屬法司馬尉繚子齊人不紀其世史書亦與俱六韜太公所著元是太
公造三略得於黃石老公授張子房書唐太宗于李衛公
問對精詳書可考探武書篇十有三始計作戰謀攻
治軍形兵勢更虛實軍爭九變行軍述地形九地及
火攻維以用間一篇終吳起之書篇止六圖国料敵

通書

通書四十篇名別誠上誠下誠幾德聖蕃慎動道及

師幸思志學順化列治與禮樂務寔聯爰敬動靜樂
三篇聖季公明理性命頹子師友上下傳通格文辭
惜聖蘊精蘊乾損益動焉家人睽復死妄徙富貴與
陋更擬議刑公孔子上下章蒙艮篇終有深意

如不及續修正本

月梧劉　寔揆
凰梧劉茂寔註

史書

十史十七史

史記西漢及東漢三國兩晉一以貫南北隋唐與五
代捴合通為十史看史記西漢東漢書三國魏吳蜀
晉東西晉各分區南史北史隋唐史五代分未亦異殊
梁唐晉漢用十七史名如此倫世之論者多舉異合兩晉
史添春秋乃出景祐諸公議又合兩晉五代看南北
分却將隋唐并史記湊為十七亦有意衆說不存同
今孟存博雅君子須討論

作史人名

史記作于司馬遷前漢班固字孟堅後漢范曄蔚宗
作魏蜀吳志陳壽編晉書唐太宗御製李延壽為南
北史隋書傳紀魏徵成長孫無忌撰隋志歐陽脩作
新唐書劉昫舊本多刊除唐紀表志歐陽述列傳却

出宋祁筆五代梁唐晉漢周作史皆是歐陽修
史書列欵作史書五體詩故先列離合因革有無
之例庶覽者順其篇序而兩有明證惟書志有
離合名同者因也名異者革也無所註者獨有
也註所不言即獨無也如三國五代無循吏之
類是也故不復作詩此胡至文之說也但詩不
足以達意今刪潤之

帝紀　吳蜀無　表十四　前漢八　唐五代一　禮書　後漢志　晉禮志　儀樂書　前漢
唐合為禮樂志　晉樂志　隋音樂志　律書　兩漢晉隋合為一　曆書　兩漢晉隋唐天文
志　五代史司天考　封禪書　前漢卻和志　河渠書　前漢卻和志　溝洫　前漢後漢
榮祀志

志　平準書　前漢唐貨　漢晉隋唐貨　隋世家　三十　五代史十　世家　稽史傳　兩漢
南北隋唐同　儒林傳　兩漢南北隋唐同　儒林傳　兩漢南北隋唐同　酷吏傳　兩漢南北
隋唐同　游俠傳　前漢同　佞幸傳　前漢同　滑稽傳　日者傳　龜策傳　前漢同　貨殖
傳　前漢同　夷狄傳　前漢西南夷匈奴西域等列名　後漢蠻夷等列名　恩澤侯表　前漢
合狄等列名　晉隋唐突厥北狄東夷等列名　自序　前漢敘傳

前漢新立

百官公卿表　後漢志　晉隋唐百官志　古今人表　刑法志　晉隋唐同　五行志　後漢
隋唐同　晉地理志　後漢郡國志　隋唐五代戰亡志　藝文志　唐同　經籍志　外戚傳
晉同　唐

後漢新立

皇后紀　魏晉南北隋唐后妃傳　諸王二王妃子傳　五代家人傳　獨行傳　唐卓行　五
行志　興服志　唐曰輿服　車服　宦者傳　唐五代同　藝文　南史隋唐文藝　方術傳
魏晉唐方伎　晉北史方伎　逸民傳　晉南北隋唐隱逸　列女傳　晉同　北史

吳志新立

宗室傳　晉國　南北史宗室　諸王　唐諸王

晉書新立

孝友傳　唐同　南史隋孝行　孝忠義傳　唐同　北史節義　隋志　五代死節死事

逆臣列傳　南史賊臣　北史僭偽　唐姦臣　叛臣　逆臣　僭附

載記

唐書新立

儀衛志　選舉志　兵志　公主傳　藩鎮傳

義兒傳　伶官傳　雜傳　即列傳也以其合五朝之雜傳六臣故謂之雜傳

五代史新立

史書五例

史記五例昭然見帝紀表書世家傳後來作史此為宗亦有隨時畧更變今將諸史參究來一例一詩覩覽便

帝紀

馬遷作史有帝紀不應項籍亦在裏厥後諸史皆有

之吳蜀志中獨無此前漢呂后唐則天漢皇后俱立矣

表

史記中間十表陳先後區分無有倫前漢八表却倣異姒中又有古今人唐書四表五代一其餘諸史例雖均

書志離合

馬遷八書載史記班固改名為十志諸史因循以志名中間離合有同異禮樂律曆元四書逮至前漢併為二後漢又祇載禮儀晉隋禮樂分兩處律曆祗未作一志此是後漢與晉隋唐書禮樂合為一止有曆志不言律義例隨時難強底法秤停由史筆

書志因革

史記天官書具存兩漢晉隋唐天文五代史有司天考其餘諸史無人造史記所載封禪書兩漢郊祀祭祀殊史記河渠書獨立兩漢却改作溝洫史記書以平準名漢晉隋唐食貨更西漢百官公卿表立百官志後漢鏊隋唐百官志相仍惟晉獨以職官稱西漢新立刑法志晉及隋唐由此意西漢詹志有五行東漢晉隋唐不更西漢藝文唐承襲隋朝改却為經籍

西漢地理隋唐因東漢郡國名又新五代職方改名目東漢與服唐車服名號雖殊寔一般請參諸史子細看

書志獨有

唐書獨與諸史異像術選舉及兵志其他亦有倣倣者惟此三志無人繼

世家

史記世家有三十後來諸史無人襲歐陽公作五代書十國世家名沒立

列傳

史記所立循吏傳兩漢南北俱不變隋唐二史亦如之晉稱良史一字轉史記傳以儒林名兩漢兩晉皆因行南北隋朝同此例唐稱儒李一字更史記佞幸與游俠止有西漢与相協南北亦倣佞幸意改佞為姦一字別史記貨殖傳肇與惟有西漢史相仍史記夸狄傳明倣後來列名還各異史記酷吏傳詳陳兩漢北史隋唐因史記自序附末卷西漢亦後有敘傳外戚傳從西漢編西晉唐書亦沒然東漢皇后獨立紀魏晉元妃立傳尔南北隋唐皆后妃吳曰妃嬪蜀妃子五代沒變為家人諸王併在其中矣宦者始于

東漢書、唐与五代意不殊、文苑起後東漢世、晉史北史皆相継、其間亦或有不同、南隋文李唐文藝東漢獨行傳始成唐曰卓行又異名、逮及五代稱一行、不過一字畧改更、東漢方術傳初出魏唐方技其寔一至如両晉与北朝又復変名為藝術、東漢立傳有逸民晉南北隋唐隠逸、東漢立傳有烈女、晉朝北朝唐一律、宗室之傳始自吳、晉南北唐同規模、書立傳揭孝友、唐列傳中亦復有南隋邦以孝義稱、北史孝行名不枚、晉立忠義与唐同節義傳、載北史中、隋書改名為忠鄽死節死事五代通、晉傳逆臣初起例、南史賊臣北僭偽、唐書傳後列姦臣、叛臣逆臣各詳僞

列傳獨立

史記列傳有刺客滑稽日者及龜筴、黨錮東漢獨有之、晉史載記亦随時、唐書特立公立傳、藩鎮有傳寔開見五代伶官与義兒六臣雜傳皆創為

唐四庫書

唐朝聚集四庫書甲乙丙丁部各殊甲庫經録類十一書詩礼樂春秋易孝経論語讖緯小経解小学皆載籍乙部史録類十三正史編年偽史雜史起居注故事復有職官雜傳記儀注刑法目録分譜牒更

無地理丈丙部子録類十七儒道法名墨家藉縦横雜家并小說天文曆算兵書悉五行雜藝無類書明堂経脉泊醫術丁部集録其類三楚詞別集総集参家数最多首宋玉通該七百三十六景龍文館記馬怪期知史庫武平一知子庫薛稷知集庫通謂之四庫書

七畧七志七録

劉歆七畧有義例、輯畧居先次六藝諸子詩賦與兵事、数術方技七畧備、

王儉七志見齊朝、経典諸子文翰異、復有軍書與陰陽六藝圖譜皆有志

梁朝七録更詳明、経典記傳子兵暨文集技術道佛書阮孝緒編各以類

欽求撮要卷十

天文律呂節候　月捂劉寶挍

四天九天　鳳捂劉芃寶註

春蒼夏昊秋為旻冬曰上天各有倫九天曄東陽東南赤南朱西南興成西幽西北玄北鴬北東以及鈞

兩曜三光五星七政十一曜

天垂兩曜日月明三光日月星同称楊子雲作校獵賦及羅睺計都炁孛月孛列十一星曜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別

五星木是歲星火熒惑水辰土鎮金太白太陽太陰

五行支干相配附

舜撫五辰載虞書天生五材載左傳黃帝紀中治五氣五部律曆志中見人非五物不能生看五行志宜詳辨水火木金土生成此是五氣順序行水火金木土相剋金水火土相生金生世巳死于子木生在亥至午死火死于酉生在寅水土死卯長生申金墓在丑木墓未火戌水土墓辰位舍旺到酉絕于寅木旺到卯絕于申火絕在亥旺于寅木生于亥火生于寅土生于巳金生于申水生于子土生于巳死于子木生在亥至午死火死于酉生在寅水土死卯長生申金墓在丑木墓未火戌水土墓辰位舍旺到酉絕于寅木旺到卯絕于申火絕在亥旺于寅木生于亥火生于寅土生于申金生于巳水生于申土生于巳死于申木生在亥至午死火死于酉生在寅水土死卯長生申金墓在丑木墓未火戌水土墓辰位舍旺到酉絕于寅木旺到卯絕于申火絕在亥旺于寅木生于亥火生于寅土生于申金生于巳水生于申土生于巳死于子

昭三穆為六宗

七星八神

七星梢璇璣權衡閒陽瑤光北斗名八神天地及兵
主陰陽日月四時并始皇東遊謁祠祀漢武帝朝亦
舉行

五帝執五則司四時五神五帝兆

太皞執規首司春炎帝執衡立夏令少皞執矩元司
秋顓頊執衡專冬柄黃帝執繩司命下土分旺四季
得中正五神名號各不同春曰句芒夏祝融后土獨
處中央位寓取值秋去冥冬宗伯五帝禮兆所感雲

仰東而赤採怒南金樞紐中及白招搖西計先紀北
号坐域五

四風

四風應時各以其方東谷南凱西泰北涼

二氣五氣六氣六化

二氣交感陰陽判五氣順布即五行鄭子太叔論六
氣陰陽風雨及晦冥厥陰木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太陰土
陽明金太陽水精朝霞平旦正陽日中飛泉日入異沆瀣夜半
天玄地黃并六氣所化各有主風木熱火暑相火清金
寒水濕土

五雲五露

五雲青白赤黑黃青為虫芳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
水黃為豐年乃嘉祥朱丹玄青黃五露如此奇瑞寶
非常

干支合

甲己乙庚丙辛丁壬戊癸情相親子丑寅亥并卯
戌辰酉巳申午未均支神橫對是合處請君試向掌
中輪

三時四時

三時春夏秋務農四時春夏及秋冬魯昭元年季孫
說君子四時又不同朝晝夕夜節宣氣四時盡在一
日中朝聽政晝訪問夕修令夜安身

十干歲陽

甲氣元來號開泰途須知在乙是旃蒙丙為柔兆丁
強圉六戊之年乃著雍已昭屠維庚上章六辛歲
號是重光壬為玄黓涒昭陽癸此是十干名歲陽

十二歲名

在子之年號困敦丑年却是赤奮若寅攝提格卯單
閼辰執徐巳大荒落午為敦牂未協洽申是涒灘酉
作噩戌閹茂亥大淵獻十二歲名宜牢記著

月陽

甲畢乙柳丙修丁星戊屬已則庚室辛奎壬終癸柳

元無差忒

月名

一陳二如三窮四余五皐六且七相八壯九玄十陽

子辜丑涂

十二月律吕

太簇夾鍾及姑洗中吕蕤賓更林鍾夾則南吕又無

射應鍾黃鍾大吕終造律分為三統異黃鍾天統林

鍾地太簇都以人統名謂其統紀一歲事

八音配八節

金石木革絲主匏竹周禮八音依次序讀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今呼八音多稍流俗八音配節各有攸屬

四立分至順排其目匏立春竹春分木立夏絲夏至春夏主之

土立秋金秋分石立冬革冬至秋冬無忒

五音律吕相生

徵音生商商音生角角音生宮宮又生徵元無

息五音相生迭終始黃鍾林鍾及太簇南吕姑洗南

應鍾蕤賓大吕并夾卅夾鍾無射中吕通上下循環

皆陽八律吕相生本不窮見南書圖說

三正三朔

夏以寅月為歲首周正建子商建丑三正元分子丑

寅子天丑地寅為人三代改正必改朔三朔不同頒

記着周用夜半商鷄鳴夏朔却是用平旦秦正建亥

甚無謂正改平蔽緣避諱始皇名政夏時四季不亂倫由

漢迄今無不遵

五運

甲巳土運乙庚金丙辛水運丁壬水戊癸木戊癸歲運火

統之五運元来各有屬

歲首八日

歲首八日可卜災祥一鷄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馬

七日人當八日為穀晴則吉康

置運法

羲和以閏定四時周天一歲為一春三百六旬又六

日每年常有六日畸更將小月六日計一年餘日十

有二三年三十六日餘三十日積一閏置猶餘六日

待兩年二十四日餘併前湊成一月為再閏成歲之

功自曉然閏位安排須得兩冬至後將零日數

二社伏臘分至啟閉

社在立春立秋後以曆推尋當在戊初伏夏至後三

庚第四庚為中伏候立秋之後第一庚此是末伏其分明冬至節後第三戌臘為大蜡為嘉平歌知分至啓閉義春秋分與夏冬至立春立夏則為啓立秋立冬斯曰閉

晦朔弦望

日為太陽月太陰太陰明魄何由生蓋以月行速于日每月一會辰次并初一為朔月離右離至初三月生明初七八間離日遠加于上弦因以名十五日月兩相望故謂之望月景盈十六月又遣生明行迎日左消光精二十三三明已缺下弦之義于斯稱三十日月同相合是名為晦月昏冥

時刻

一晝夜間有百刻一時八刻可推刷尤餘四刻何所嵗子午卯酉多占得或云晝夜六千分刻六十分時五百八刻二十分為時如此勻停元不忒

四時事

祠禴烝嘗四祭祀蒐苗獮狩四田獵祈因奏臘四農業時耕耘斂藏四農業

敏求機要卷十一

月梧劉　實撰

鳳梧劉茂實註

地理華夷山澤

九州

嵩岌青徐揚與荆豫梁及雍九州名肇自帝堯時創置洪水蕩然禹始平水後禹分為十二冀分幽并青幽營徐中間卽鉄梁并青九州范、幾萬里名殊寔一耳九圖九百見詩書九域之說載周禮東京分營周禮職方氏所紀無徐增梁州有幽并兩雅篇載

知不足齋正本

賦中稱九隩九縣職回先武紀陸士衡謝云九區九王載在文選裏

天九州

天下八十有一分中國居一名赤縣赤縣止晉禹九州有大九州名別見正東陽州南昌迎南或曰於又變更正西拾州正北玄北稱宮齊非一名東南神州地廣莫東北咸州亦云薄西南戎州更悠西北柱州又括州中央一州名曰冀卽衍誤說見傳記

五服六服九服

禹服侯甸綏要荒商服侯甸男采衛周加要服是為

元天行人中排次第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九服司馬制

晉一百五十、隋唐一百九十、

秦三十六郡又置四郡（郡邑始于秦、西漢一百三十、東漢一百五十、西

內史三川及河東南陽九江與河東會稽潁川更上谷泗水潁陽并鉅鹿遼西遼東涓郡太原九原上黨閒隴門隴西連比地漢中黔中齊代是郡馮翊郡薰郡琅東南上郡又長沙右北平郡巳與蜀此是秦郡三十六後平百越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通

晉十九州

（缺）

司冀兗豫荊徐揚青幽平并雍及涼秦梁益寧更交廣十有九州晉土強

唐十道三十八州五十

關內河南及河東河北淮南并隴右山南江南分東西劍南嶺南黔土裏

唐十望州六雄州宋十緊州

唐十望州宋滑亳許汝晉虢衛相洛鄭陝汴徐陳衛州稱為六雄非小弱宋十緊州蔡耀邠虢楚壽蜀彭梓鄂

漢三輔宋三輔

京兆馮翊與扶風漢時三輔最為雄鄭滑汝州元近汴天宋三輔地不同

後漢四閉唐四輔

四閉成皐東及西谷（西伊閉南孟津北勢卷曲同華岐蒲近長安唐朝四輔相聯屬

三吳三楚三齊三秦三蜀三都始開基分三亳南北兩異名南京南亳宋州（南京數縣亳州曹州（亳州縣京考更西京邠州（邠三號東西南雜錯滎陽東虢縣西與虢畧南

三吳東中與西吳東蕪西蜀中潤西在湖三楚南楚東西楚江陵南徐州西以及蕪東三齊東齊（臨淄今青州并濟北（濟膠東之地在即墨萊州三蜀二都始開基分置廣漢及犍為三秦廢丘櫟陽地更有高奴名各異（知不足齋正本

三都

左太沖作三都賦形容三國觀蜀最詳

五都洛陽與邯鄲宛及臨淄成都閒五漢雄橫燕辰商此是辰州武陵蠻又有龍溪敘柱武是為九溪民最頑

五都五溪九溪

地成都新都及廣都

五陵
西漢長安有五陵自高至昭各有名文帝霸陵獨不
與長陵高安陵惠陽景茂武平昭又有阬陵東更息
慎南威夷亟朱脣中羌并西隃此
五岳
東泰西華南曰衡北恒中嵩各異名泰山兗州華山
華衡潭恒定嵩西京
九山
無閭東醫無閭梁南霍西及幽都北會稽東斥東華西
崙虛西此中國岱岳泰山是一名九山財寶區
五嶺
天庾始安萌渚臨賀桂陽揭陽五嶺名東坡說首大
庾廣州臨源桂州白芒道州臘嶠永明道州
三湘
湖南澤郡有三湘：源湘潭及湘鄉、瀟湘蒸湘沅湘
別湘與瀟蒸沅水合
三峽
歸峽又曰巴峽又曰瞿塘巫峽西峽即明月峽參蜀中三峽最閒閉
宜春亦自有三峽牛棚昌山及鍾山
三臺
三臺在羅縣始興相州銅雀滑測景鄴中相州獨自有
銅雀金獸及水井
八陘
軹關太行白與鐘更有井陘及飛狐蒲陰軍都名各
別八陘綿亘路崎嶇
八閩
八閩西谷及輦轅廣城大谷更旋門平津孟津八閉
塞漢靈帝時都尉屯洋州洋川八閩足掫閉五渡并
捆木水碓翦嶺與三嶺重陽華陽勢連屬
九塞
[illegible]識襄中九塞名天汾晉荊阮楚及方城楚鄧阮沔
浥阮弘農并句注雁門雁遠西居庸上谷更井陘常
山
十藪
十藪天野魯興孟諸宋大陸晉雲夢楚更具區吳揚
陵秦昭余祁燕焦護周以及圃田鄭并海隅齊
九疑峯道州營道縣
九疑相似以疑名朱明石樓更石城姚皇蕭韶桂林
列舜源梓林與女英
五湖
湖州烏程縣五湖秦屠隔湖俱或云泰湖通五

水是謂五湖名又殊世稱五湖又各別鄱陽饒州太湖蓁青草洞庭曾在鄂縣一句

四鎮四瀆

四鎮會稽在揚州、沂山屬青無問幽霍山郎是冀州境職方紀載可攷求四瀆江河及淮濟江出松州派演迤河出崑崙淮出唐濟出孟州王屋傍

三河

三河地在天下中河南同都河內商都与河東晓都河南豫州河內冀河東兗州域不同

九河在滄流州

九河在滄流州

徙駭太史及馬類覆釜胡蘇簡与絜更有鈞盤并鬲津禹疏九河派分別

九澤

九澤源派各分區天陸雷夏及孟諸大野彭蠡更雲夢荷澤震澤名迥殊

九江在江州

烏江蚌江及烏白、嘉靡畎江各區畫源江廩江菌与提此是九江分界隔

三湟三江三川

三湟三江三川

句湟漳湟及雍湟三湟地名皆水陰中江自岷入海南江自嶓冢入江又北江自漢入江此是三江排次第三川本是洛河伊或以洹洛渭名之

三島三臺五山十洲

三島三臺五山十洲

海中三島名可考扶桑蓬萊嶕嵺三臺神山列仙遊方丈蓬萊更瀛洲、勃海五山出列子岱與員嶠方壺是更有瀛州及蓬萊十五巨鰲戴山峙巨海中間有十洲、祖瀛玄炎長元流生洲鳳麟及聚窟一任神仙自在遊

十二溪

五雲溪在越州境更有苧羅及浣沙霅州亞峽廣清遠峨山嶓冢皆出嘉、台州桐柏派分析鄂州武陵利州滌北地有溪曰崑崙洛京汚池今具存

敏求機要卷十二

月梧劉 寶挨

鳳梧劉茂實註

官制沿革

五官

伏羲龍師元有五青赤白黑南黃龍炎帝名官皆以火火鳥火西北黃帝名官紀雲瑞縉雲青白黑黃異木正火金水土官顓頊獨命以民事分掌春夏與秋冬更有中官代天工

少昊鳥官

以鳥名官少昊氏鳳鳥歷正最先繫玄鳥司分伯趙至青鳥司啓丹鳥閉五土官正以雉名鷷雉翟鶡鶡鶉翬并東南西北與伊洛五方分任職非輕治民之官理區夏祝鳩司徒雎鳩司馬鴡鳩司空爽鳩司寇鶻鳩司事凡五者九扈農正主教民春夏秋冬各有人棘扈行霄桑老扈春扈鴳鳩趨首為輔夏扈竊玄秋竊藍冬扈竊黃棘竊丹桑扈竊脂行嗜：老扈鷽宵啼：

虞九官周九府

司空禹后稷棄與司徒契士師陶納言龍以及虞伯秩宗伯夷典樂夔共工垂說虞廷九官如是夫太府王府及內府外府天府泉府俱職內職金更職幣周家九府貨財儥

商官

司徒司馬與司空司士司寇五官充六太分職司六典先建太宰次太宗太史太祝與太士太卜一官却居終六府與司各有職土水草罷貨同六工與制材有六土金石木獸草工

三公

古者三公本無職太師太傅太保同漢立丞相及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自後改作大司徒大司馬與大司空

五服五爵五圭

天子公卿大夫士五服五章辨君臣公侯伯子男五爵公執桓圭侯執信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有等倫

九卿

奉常即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併以及少府漢九卿太常宗正與光祿司農鴻臚更太僕大理太常府尉卿此是宋朝九卿名

三老五更

三老五更各一人年高更事已致仕文王世子註分明取衆三辰五星義樂記註釋又不同謂知三德與五事知三才事及五行乃出孝經援神契宋均註道成三才訓五品蓋本前漢禮儀志更當作叟蔡邕云古今論者多乖異

漢七校

中壘屯騎與步兵越騎長水及射聲虎賁胡騎八校尉胡騎不常止七名

漢爵二十級

公士上造簪裊殊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上有公乘五大夫官亦相近左右庶長等級明左更中更至右更少上造與大上造以上駟車庶長號大庶長次閑內侯又有徹侯居上頭

三獨坐八坐

漢三獨坐尚書令司隸校尉御史丞八坐常侍二千石民曹客家曹客尚書僕射稱客曹二千石分二常侍後漢改為吏吏部左民各有司客曹五兵與度支二僕射官更一令魏制八坐職如斯

漢封皇女魏封庶子三等

漢長公主縣公主皇女鄉亭翁主諸王女魏封庶子首鄉公王庶子卿侯嗣王庶子亭伯公庶子以次封

唐三寺三衛三銓

大唐三寺首家令率更大僕職不同三衛親勳更翊衛三銓尚書中西東

隋十二衛唐十六衛

隋十二衛分左右翊衛驍武屯禦侯唐十六衛左右分禦與驍武及鎮軍金吾監門千牛衛兵制近古有統攝

唐六軍十率府

唐朝六軍左右伍羽林龍武及神武唐十率府皆統兵分為左右各有名左衛右衛與司禦清道監門內侍并

兩府兩揆兩地兩制

朝廷東西分兩府中書主文樞密武兩揆左相及右相兩地參政樞密處兩制內外分司存詔誥皆代天子言翰林李士職司內中書舍人制曰知制誥職司外

兩省三省五省六省

兩省左右各分事門下中書齊乃位更添尚書是三省南朝隋制五省異尚書中書更門下秘書集書南朝倣隋制內與尚書門下內史秘書暨累朝因革

制不同、六省却是唐朝置、尚書門下中書省、祕書殿中及內侍、

三臺三院三司三館四衙四廟

中臺尚書令在是、外臺謂者憲御史、御史三院又異名、臺院侍御史殿院殿中侍御史察院監察御史、并三司鹽鐵度支使、諸戶部使掌財利、文臣三館首昭文史館秘閣職任分、武臣三衙亦尊貴、殿前侍衛馬步軍、

五監五伏五坊

國子監官掌訓導及少府掌百工將作掌營造軍器掌兵器都水掌河渠五監國子止丞簿四監有少監丞簿改軍器監作長秋隋朝五監畧變古五伏供奉獸與親翊仗散手名有倫五坊主養禽獸者鷹鸇鷂鵰狗監均

四轄六院六部

四轄文思左藏庫、權貨務都場茶與雜貨務六院登聞鼓閤、檢進奏院與諸院官誥附、幹辦諸軍審計司、粮料院官足員數六部尚書次侍郎吏戶禮兵刑工具

女官

天子一后三夫人自此以下列九嬪、世婦止有二十七、女御却有八十一、或云以次復有妃員數一百有二十、漢家制度立女官、等第分為十四級、昭儀比諸侯王、婕妤比列侯、娙娥比閨侯、傛華比大上造、美人比上造、各列班

八子比中更、充依比左更、及七子、比右更、長使比五大夫、與少使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更無淆、共和娛靈保林聯職各別宮儀服食寢工列、晉三夫人制不同、貴嬪夫人貴人談齊姞妃以貴名、貴淑德妃隋又更周制九姬稱嬪一分為九等始晉室、淑妃淑媛與淑儀、脩容脩華更脩儀、婕妤容華職九姬次序別尊卑、

文武制度法禁

五門四朝六宮六寢即周禮朝位寢廟圖

第一皐門近皐鼓此是外朝三公所第二庫門寶藏居左為王府右天府第三雉門乃中門內有中朝名堂存第四應門是應鼓又曰朝門治朝所第五路門路鼓存一號畢門大寢門是即虎門太僕掌內朝燕朝居至尊大寢燕寢寢後分二后正宮與後宮倫左二小寢春秋居右二小寢夏冬憩左二小宮進御所右二小宮更衣位

三社五社

天子三社名各別大社王社毫社設諸侯三社又不同禮侯社亳社列國家五社祀勾龍太社松東柏西栗及南梓北槐

三朝三臯三雍三駕三市三翼

周制三朝天子蓝外朝治朝燕朝位天子之制有三臯靈臯時臯圃臯置漢光武立三雍宮明堂辟雍靈臯地三駕卤簿天子車大駕法駕小駕倫大市朝市夕市殊三市有時通貨利三翼元大艘名大翼中翼小翼異

五學四學六學

周制国家五學倫太學東西南北異太學居中是辟雍東學東序西瞽宗成均南學上庠北禮樂詩書于此得宋文帝時四學分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制又殊国子太學四門律書算大宋五學制又殊国子太學武律箕俱

王五冕五路后六服五路五几五席

袞鷩毳希冕五冕外有大裘冕祀天享先袞鷩四望毳社稷服希小社玄天子五路裝飾異玉金象革木路金玉大于金為大路金于先路象前象次于金路居象前象次于金革次象革因名次路焉惟有木路獨綴素故為綴路義貽然后服褖衣褕翟狄鞠衣展衣緣衣畢五路安車更翟車輦車重翟與厭翟玉彤雕漆素五几莞藻次蒲熊五席

十二章

十二章服日月星山龍華蟲宗彝火粉米黼及黻作會繡繢載書經周制三辰畫旗上衮服九章仍古魏山龍華蟲宗彝以此五章繢于衣藻與粉米

并補敝下裳却繡此四物鷖晁降殺無山龍七章毛毳晁
又無火華蟲五章希晁更去宗彝藻三章玄晁繡黻制可
考一章

六摯

六摯有三請詳考天子執皂諸侯圭卿黑大夫鳧士
雉鷖即晁庶人執周禮以禽作六摯皮帛乃是三孤
貴卿羔大夫鳧士雉庶人執鷖工商鶩婦人六摯還
各別棋榛脯脩棗栗

三帛二生一死

世子公孤卿庸君三帛纁玄黃色分二生卿黑大夫

三閭九閈

黃帝鑄三閭象與三才俾大禹鑄九鼎又以象九州
空足曰鬲象三德夏衰遷商；湯遷周秦衰淪伏竟不
見漢郊祀志可考求

九府

九府圜法本太公周官制度均且通大府王府內外
府職內職幣天官同泉府地官司市天府春職金獨在秋
官申

王畿卿遂都鄙井田

千里之地曰王畿四方相距五百里成周立法內外
分六鄉六遂及都鄙近郊百里為六鄉二百里間六
遂是鄉遂近畿多力役十夫受田出稅矣都制力役
稅皆無八夫同巷八田耳

井田大畧

井田之法最均潔六尺為步立定例百步為畝百畝
夫三夫乃以一屋計三屋是為一井井田一井九夫一
里地八家各受百畝私各分公田十畝藝為田八百
八十畝二十畝餘廬舍計；口授田民業均什一取
民出征稅二十受田六十歸七十以上；所食民相
交助相扶持乃是井田之大意自秦孝公用商鞅阡

鳳一死士之執雉云

六瑞五王

鎮圭王執桓圭公侯執信圭伯執躬子執穀璧男蒲
璧六瑞五玉本來同五王鎮圭不與

六器

禮天以蒼其色蒼禮地以璧其色黃東用青圭西白
琥北用玄璜南赤璋

六尊六彝

犧象著壺太與山六尊名號載周官鷄鳥蟇黃彝虎
蜼六彝次序更參看

陌始開井田廢豪强兼併患迄今無復能修古人制
井田軍賦
欲同井田置軍賦方里為井十井通十通為成方十
里十成為甸十終同一同為方百里地十同之地是
為封十封為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寓于中
乘馬法
四井為邑邑為立四丘戚一甸六十四井
均出馬四足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干戈備具常供
應夫是之謂乘馬法井田軍賦于斯定
比閭族黨
徒大司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
為鄉自比而鄉各有長
隣里酇鄙縣遂
人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
為遂人經制有條理
井邑丘甸
徒小司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
為都井牧田野經制定
伍兩卒旅
徒小司
五人為伍五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
軍司徒會氏有統緒
天子萬乘
一畿提封百萬井六十四萬井賦車戎馬四萬兵車
萬此是萬乘天子搢
諸侯千乘
一封三百六十里提封十萬井疆連出賦六萬四井
戎馬四千兵車千
卿大夫百乘
一同提封萬井田六千四百井賦全戎馬四百兵車
百此百乘家乘地焉
籍田
籍田黍稷奉粢盛天子諸侯始躬耕籍者終于借民
力甸師所掌起周成
屯田
漢武兵連食匱年弘羊奏遣卒屯田張宣以後因便
利饋運無勞可足邊
名田
名田五限塞兼并漢武帝朝董子陳限以吏民三十
頃孝哀詔諒竟因循
均田

後魏均田始講明隋文發使又均平狹鄉丁止二十里唐祖租庸調法行

及貢商助周徹

貢法民田五十畝中抽五畝為公田既耕還又貢常額取盈不問豐凶年助法民田畝七十其中七畝公田立農家但為公助耕年有豐凶隨所入徹法百畝公田意亦均公事畢後治私事所納亦隨豐歉分三法其實皆什一龍子惟譏貢法及辟廱失

唐府衛士

西魏後周立府兵隋唐相因增舊制驍騎翊武屯禦侯衛分左右十有二諸府分統有將軍府有郎將并副貳坊主團主排等倫又有驃騎及車騎高祖後廢十二軍驃騎車騎各更置統軍別將名號殊太宗改作都尉異更號統軍為折衝別將復更為果毅諸府折衝府天下六百三十四關中三百六十一皆隸諸衛相統治十有六衛各有名分為左右見兵赴衛與驍武減領軍金吾千牛千牛倫府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千二百人為中人百下折衝都尉即主帥果毅都尉左右分長史兵曹別將暨校尉每府

註六員大小相繼聯職位士以三百人為人七加以朱戶八及納陛九

四書六制

天子下書凡有四策制誥誡書各異臣上書亦四狀有章奏式有表議自下逮上唐制殊制敕冊令款與符制敕冊乃天子命皇太子頒是為令赦自親王公主宣符出官府遞相傳由下達上制又別表狀箋啓及辭牒

孔門四科孟子四科

孔門四科德行先言語政事文學今孟子四科世少識事君人者安社稷更有天民有大人趨岐註解甚詳悉

三科

漢世明經有三科甲即中乙太舍人子丙科文學掌固登仕籍復有茂材異等科明經明律能治劇沈既濟議唐三科德與才劣遷爵秩宋朝三科又異名高踦立團最可稱更取沉淪草澤者茂材異等以次稱國初取士法已條制舉三科各分類聆良方正能直言經學優深

閑吏事

唐辟士四科宋制舉六科

唐朝辟士四科格德行高妙志清白學通行修及習令剛毅明勇皆可辟宋朝制舉六科賢良方正通典瓊才識兼茂明吏事識洞韜器任邊寄

唐六科八科

六科秀士明經進士明法書算全武后八等別科目持刑官人及知賢去疑招諫并勸賞息兵安宗子終焉陳子昂奏八科議中者張鷟貢半千

唐八科

即中考課僧負外四善二十有七最德義清慎更公平加以恪勤四善并二十七最先近侍遜司考校又

其次禮官樂官及判事宿衛督領法官異校正宣納并學官軍將政教文史暨糾正句檢監掌參役使屯官倉庫類曆官方術又閑津市司牧官領防倫

八政

洪範八政掌貨祀司空司徒司寇繁復有賓師以次排更參王制八政例飲食衣服與事為異別度量及數制

七事

朝廷舉行有七等祭祀為先朝覲次會同賓客與軍旅田役喪喪條目異

五刑

五刑墨劓剕宮辟別有野軍鄉官國秦具五刑劓與黥斬比梁皆更菴骨漢文帝時除肉刑後世五刑又異名笞杖徒流并死罪有司于此酌重輕笞刑五等一十至五十杖刑五等六十至百極徒刑五等一年半二年一年半三年流刑三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死刑有二絞與斬罪有大小由增減

虞刑三就三居

三就原野朝與市倫見書注分明記三居大罪流四夷次九州外次千里康某云三就乃輕重與輕重之間三居乃遠近之與遠近之間

周家刑法有三典輕重中與要平均三剌定罪先訊問群臣群吏及萬民三赦昔憐幼弱者以及老耄愚人不識過失暨遺忘此為三宥最寬仁

漢七科謫

吏有罪及亡命者募以贅婿并賈人故有市籍亦在列祖與父母市籍均

五兵五戎

五兵弓矢戈矛戟夏官司兵車上執戈矛戟與酋夷矛月令五戎步卒習

五度

五度分寸尺丈引一黍一分以此準分寸皆由十為率較量長短無窮盡

五量

五量龠合升斗斛一龠千二百黍足兩龠為合十合升斗斛相加以類屬

五權

五權銖兩斤鈞石一銖之重百黍積四十八銖為一兩一斤十有六兩一鈞三十斤石四鈞二十四兩為一鈕

五則

五則權衡規矩繩權與物鈞乃生衡；運生規；生矩；司矩之方繩始生；以繩之直又生準；可取正且揆平。

綱常德行道藝

三綱三行四維四德四端五品

君臣父子及夫婦人倫大要為三綱孝與友順三行倫禮義廉恥四維張元亨利貞乾四德仁義禮智四端章父子君臣夫婦並長幼朋友共五品或云五典又五教名稱不一更詳審

社稷五祀

晉魏獻子問蔡墨社稷五祀官為誰對以少皞有四叔曰重曰該及修熙重為勾芒該蓐收玄冥修與熙代為后土白龍共工子祝融顓頊子曰犁前有三祀後二祀此其五祀名可知后土為社所當祀稷為田正祀尤宜烈山氏子柱為稷周棄為稷亦稱職夏商以來寔祀之載在經典垂法式

左昭二十九年

封社茅土

天子之社廣五丈諸侯半之二丈五色色按東西南北封青赤白黑冒黃土建侯割土色隨方分土立社焉以黃苴以白茅；取潔黃取王者覆四疆

帝王樂四夷樂

黃帝咸池頌六莖帝嚳之樂曰五英堯作大章舜韶樂夏濩武勺三代更禮樂志禮樂周公作勺亦有意能酌祖道餘太平周禮樂六名有七雲門大卷黃帝并大咸是堯大磬舞大夏濩武三代救却謂咸池亦堯樂大咸之下註分明別有昧南朱離禁四夷音樂各異名

三夏九夏

大司樂中奏三夏肆夏昭夏俱左傳所紀三夏曲襄四年却與周禮又差殊肆夏名樊註明白韶夏名遏納夏渠肆夏繁遏渠交奏國語解註誠參究肆夏即是時邁云繁遏執競渠思文鍾師九夏列名曰王肆昭納章齊族祓該夏鰲夏實居終皆是歌詩可類觸

八音器物

金鐘石磬土為塤革鼓絲為琴瑟絲木是柷敔匏是笙竹是簫管八音全

周六舞唐三大舞五舞

周家六舞名可數帗羽皇旄干人舞七德九功及上元唐三大舞已變古徒軟字花馬舞名樂舞唐朝別有五

五射五御

五射白矢及參連剡注襄尺井儀全五御亦各有名日鳴和鸞與逐水曲逐君表更舞交衢逐禽左弓五御足

馬十二閑射五侯

馬十二閑并二鹿閑有六名分左右飛黃吉良與龍媒駒駼騄駬六苑就祥麟鳳苑是鹿名增置飛龍却在後射有六侯各不同虎熊豹麋豻及獸

六書六辭

六書義例甚分明字有六辭各異名象形會意與轉注處事假借更詣藪古文奇字篆書体隸書繆書蟲書異

字五變

古文肇自蒼頡製大篆史籀小李斯隸字却是程邈作草書漢初乃有之

九數

方田粟布差分殊少廣商功及均輸盈朒方程更勾股所得九數如斯夫

月捂劉　寶撰
鳳捂劉茂寶註

人品身體

二親四親三族九族

二親指父母而言四親祖父母俱存三族父母與妻屬或者又云父子孫六戚呂氏春秋議父母兄弟妻子倫買誼以奉六親說應劭註釋初無異父母兄弟與姑姊甥甥舅婚婿姻姬姪類妻父曰婚婚父姻姬者兩婚之相謂婿之為義乃重婚左傳分明標義例

九族高曾祖父身子孫曾孫及玄孫更衆左傳杜註讀謂皆外親之有服外祖父母從母子妻父妻母皆族屬姑子以及姊妹子女子之子已同族杜預雖是如此云父母妻族又區分稍而言之父族四母族有三妻族二父族屬出嫁姑姊妹之夫與女夫次族父與母姓母之姊妹夫家併妻族父姓母姓俱宜將九族辨等殊

四民四窮民五儀十等

士農工商為四民鰥寡孤獨人聖賢君子庶人判家語五儀各有倫十等王公大夫士皂與隸僚僕

輦輿左昭七年又云王公岳牧率侯卿大夫士庶類揚子太玄

九流

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并小說古今諸子有十家九家可覩一可缺

六家之指曆卜七家

六家之指陰陽儒墨法名道意趣殊曆卜亦有七家者首以五行次堪輿天地建除叢辰曆家與天人太乙各有書

六腑九藏

六腑三焦并膀胃大腸小腸更膀胱胆九藏肝心脾肺腎膀胱胆胃與大小腸

敏求機要卷十六

月捂劉　寶換

鳳梧劉茂寘註

物產服食器用

五穀六穀六盛九穀

五穀黍稷麻麥菽或云黍稻菽麥豉

芯周禮舂名為六穀小宗伯中辨六盛黍稷稌麥菰

芯爲九穀黍稷稌稻菽麻麥豉小豆麥四穀足

七賦九貢

中国之民七賦加麥黍稷稌稻菽麻妃鮑魋幣財貨

服物九貢起周家

四象四靈五靈五蟲

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四象昭；名可數四

靈名不同麟鳳及龜龍五靈添一種騶虞列其中五

蟲鱗介羽毛羸三百六十最繁夥羽長鳳凰毛麒麟

蒼龍爲長其中鱗介蟲邦以爲龜長羸蟲之長是爲

人

三牲五畜六牲六畜六禽六獸五物食

三牲止是牛羊豕五畜還加犬與雞六牲六畜更添

馬六禽六獸名不齊禽鴈鶉鶉雉鳩鴿獸熊兎豕鹿

庸麋主父偃傳五鼎食牛羊豕與麋魚芍

鳳文狐德

鳳文首德最爲貴翼順膺仁背合義或云順德是首

文背文信義膺仁智狐有三德云如何第一可取色

中和小前大後亦堪貴死正丘首誠足多

玉鷄蟬五德

玉有五德最可取智仁義禮信堪比鷄有五德非虛

傳文武勇仁信俱全蟬有五德亦奇異文清廉儉信

俱備

五果五菜五辛五藥五形五方

五果李杏栗桃棗五菜葵藿薤韭錖葱五辛葱薑荽錖

韭五藥草木石穀蟲五形曲銳直方圜五方東南西

北中

三爵五爵

禮器有三行酒酌夏殷爵周曰爵三爵用接賓主

献其名却是献疇酢五爵大小隨器盛爵觚觶角散

異名

二劒三劒五劒六劒

吳人夫妻共鑄成二劒干將鏌鋣是越歐冶子三劒

名龍泉太阿及工市魏丈三劒却不同飛景流彩與

華鋒五劒純鈞湛盧弱寒曹魚腸并巨闕後有六劒
出自吳不知名號又何如白虹紫電更辟邪流星青
冥百里珠

八肘

珠玑衆琛金錂石磨木刻玉琢羽折華剔

三品金五品金七寶

貢金三品金銀銅五金金銀銅錢錫七寶五金加鈴
鉛二十四兩為一鈺

四載

禹乘四載行刊木乘舟行水車行陸泥行乘輴山乘
檋漢書乘檋作乘樏改樏為橋史記殊以擬代輴出
漢書服虔謂擬木箕似澤行乘蔈本脫字、

八珍

八珍淳音諄熬及淳母音模炮豚炮牂音臧擣酒珍俱漬熬
肝膋聒已具足又有名罷逅然殊龍肝為上鳳髓亞
兎胎熊蹯并鴞炙更煎酥酪與猩唇鯉魚尾倫數為
下、

此係下面三月份圖子監學正任如意所進本秘閣副
本校

〔一〕

步算家以月道規轉黃半名人轉
最高名月宮　月道交于黃道白南北
北四中交步算家名計都　白北而南四
正交步算家名羅睺非實有星可指
名此誤　壬寅春日校
記于石民園中

五七九

北宋本事類韻會校正蜀本　嚴可均藏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卷第三

忠（忠孝之忠）　忠（忠怒之忠）　忠（忠厚之忠）

昆蟲　華蟲　雕蟲（詩賦）

揚雄　熊　弓（造弓附）　六弓（三弓弧弓夾弓庾弓形弓弛弓）

蓋弓　彤弓（詩）　大弓（見繁弱門）

曆數在爾躬　化民以躬

黃鐘之宮（見黃鐘門）　王宮（見宮室門）

射宮　澤宮　新宮（逸詩）

行宮　閟宮（詩）　三宮

合宮　東宮　大安宮

忠（忠孝之忠）韓詩外傳忠之道有三有大忠有次忠有下

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子胥於夫差可謂次忠子孫多以功名於恒公可謂次忠子孫多以功名）

君於仁（見上）犯顏陳忠言（長樂公主傳安次陛下有所言猶當候顏色況臣下情隔礼知无不言也並左傳）

君之小心（礼）王臣匪躬（易）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孝經）見危致命（論語）

穆之臣（柳莊死公曰非寡人之臣是也）忠臣累至而行明（貞臣難至而節見史）

義主（忠者義之主不忠君後鮑來）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

忠良毗闕政　國之心脊忠賢武將
忠臣不私覆正奉公臣子之節並後有殺身以成仁論鑿丹
府辨正選永肩一心事君書五忠而不犯无違政教是非
出不逃難左忠而能力中能應外忠也國勤營其君十五
身不見疑史身爲戮沒忠言未卒著于甲令吳前四殺身
靡骨十七孤特寡助柳厥遂退揭力盡能以報其上二十以死爲歸臣忠
盡節一死不忘國遠不忘君國有忠臣叔邪爲之不起忘身奉主
破家爲國一後五精貫白日上八剖心摩腫頸報所天忠無不報信不
見疑盡忠竭誠拳拳之忠二十奮不顧身死職之
臣二十畏威失正若畏威失正世忘生觸死三十五厲志竭精三十七
竭忠盡節卑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多求少與隕首喪
元必无志雖死不易志抗節致忠死有餘榮託名忠臣

抗情伊稷五十三死心社稷正身无疑五十六忠臣不私六十
守節不傾竭公懷憂端誠於國不顧患難越職
觸罪忠誠協符千載同契晉言合稷契史稱揚崇公激俗決无所偏辜含忠
事王唐志捐身徇物體國忘家韓琮粉骨糜躰忠規武節二十七納忠効信
覆絜選忠志之心忘身於外十九忠規武節二十
二十臨患不忘國忠左二十極身無二慮史列八盡公不顧
身私不得害公十九讒不得蔽忠十七畎不忘君走臣
逸政多忠臣後八遠隙以全忠三十三掃國家之難四十六
蒙誅以顯君四十七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史二十三下懷忠信以事其
上紀五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後三十一忠臣除姦王道以清
五十剖心之讒復議於世四十七風霜以別草木之性
四十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子胥盡忠而亡三十五忠以衛上君
念其賞楊五忠膽輕逆鱗唐張玄素貴曰言爲身不有安忠純悟主臣
失倚欹臣矣忠爲人教白虎通三教篇教所以三而備也即法天
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者與人無

後十八徇其節則失身許其艱則乖義三十四不先其存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四十二猶考子之事父忠臣之事
君四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仁傑進退得閑其忠忠
十八一不二心之臣書注十一欲安存而惡危人情之然忠臣云云前在朝
以正議嬰戮後有持忠入地之恨非獨惡榮而好辱惡生
而好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史二十三下懷忠信以事其
上紀五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後三十一忠臣除姦王道以清
五十剖心之讒復議於世四十七風霜以別草木之性
四十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子胥盡忠而亡三十五忠以衛上君
念其賞楊五忠膽輕逆鱗唐張玄素貴曰言爲身不有安忠純悟主臣
失倚欹臣矣忠爲人教白虎通三教篇教所以三而備也即法天
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者與人無
隱左氏傳文十八年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
八元疏此亦揔言其德於義亦得相通忠者與人无隱名爲
忠直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申屠剛策忠於君利社稷景公立崔杼
爲右相夔爲左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夔者死晏子仰天曰
嬰所不獲惟者是從不肯盟夔封欲殺晏子崔杼神明之奧詢獻納之
曰忠臣舍之正言勝則爲忠辨謗書曰至於勳舍乎邪正之一端
爲讜邪言勝則爲讒爲諫忠亮憲誓有不吐茹之節霊帝策陳蕃
忠則是上負霊鑒守節死義二臣不敢隱忠避死三十沮心忠臣
直告四十七養忠治親親之義上同朴忠六十九輸忠六十陳忠
死節六十九悉力盡忠克已奉公憂國後十帰忠奉圖
十端心向公十六愚慤十二不隱之忠三十一忠臣報國五十
六以身徇國四十六竭忠報國五十一忠國疾亂五十六忠
衛國建忠抗節抗憤五十七忠勤王室六十三世濟忠義
六十憂國受王十舉以公心不私其體四十忠能十二

六有奉公疾姦之心五十孤立羣邪之間四十勤心納忠六十懷忠發憤六十八奮發忠義一一忠勞王室輔國以忠思竭忠赤唐瑩爵末光增輝日月岑文本一一愚忠效丈選丹誠二以忠而非邪徑敗也蓋以謂似信而詐一一辨謗書忠絶為人臣殺其身有益於君者則為之禮說死曰卑身賤躬夙興夜寐進賢不避數稱往古以厲尚主意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又曰逆命利君謂之忠高行箕子之一一石碏純臣左傳犯主顏色漢書袒背左傳齊襄公田于貝丘喪屨反誅屨子瑕无以自賊衛君來弔問之其公室孤三君來無私積史鰌冕諫史記史鰌寢曰五子以告立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也上思利人忠也傳丑父與君易位晉韓厥逐齊侯既及逢丑父與公易位使公下如華泉注丑父代公居位故公得下車而免韓厥獻丑父欲獻子將戮之曰代其君任患者紀信乘車以詐楚項羽戕之不祥舍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紀信乘王車詐降漢王遂從城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去矣遂燒殺信圍漢王於成皐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秉王車詐降漢王遂王蠋縊樹史燕入齊聞一一在晝令軍中環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將封子萬家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耕今国亡無義自固遂繫頸於樹奮絶而死齊士大夫曰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況食祿者乎相率以從王於莒也卜式佐軍呂嘉反卜式上書曰主辱臣死皆當盡節其驚下者宜出財以佐軍黃權歸蜀無路蜀黃權軍敗降魏魏文帝謂曰卿去無路歸義欲効曲逆乎對曰臣降吳不可解則止事君不忠非孝也為臣不全忠節之稱荀息竭股肱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之力仁豈匹夫之為諒死已亡豈同親昵之義晏子曰国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其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則為己亡非其親昵誰敢任之言親昵則當及私難耶卜式上書事見上注處不避汚出不避難左傳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謂幼君死衛衛國有難公叔文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中行誠古人之重死將期激節嘗志士之求生君臣土風敢以鼓子曰可謂受君矣君子謂子重死之難也鬻拳納刑愛君強諫楚子而自刑君子曰可謂愛君矣其所非察勿從宿沙蹙以其擊行從鼓以鼓子死文來哭墓後漢鮑君長使過更始墓下車哭盡哀帝問公卿曰何如張堪曰忠者孔義之宗也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乃說常心如金石後漢光武語王常曰輔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拜為漢忠將軍孔達利衛請說以死左傳孔達伐陳晉討之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悅遂自縊而死安于寧趙將焉用生傳智白請趙氏殺董安于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吾死暮矣乃縊而死秭紹端晏晉後亂百僚奔散唯秭紹端晏以身衛帝兵及衛輦血前御衣而死申胥斷臂崔豹古今注莊公一一與門者入是奪劒呼天而死弘演內肝呂氏春秋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唯捨其肝弘演使還哭畢自取出肝內懿公之肝仇牧碎首公羊宋万弒閔公後牧聞之趨而手劒叱之万批牧首碎齒著于闔收可謂不畏強禦懸衣冠後漢一一有志節王莽亂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龔勝推印綬後漢王莽篡逆使奉璽書印綬迎勝勝挂而不受曰吾受漢家大恩豈忍事二姓也地下復見故主哉不食而死山甫補過衮職亦闕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季文子無私積傳季文子卒宰否家器為斂備無副金玉無重器用君子知文子之忠於公室孤三君來無私積史鰌冕諫史記史鰌寢曰五子以告立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也上思利人忠也傳丑父與君易位晉韓厥逐齊侯既及逢丑父與公易位使公下如華泉注丑父代公居位故公得下車而免韓厥獻丑父欲獻子將戮之曰代其君任患者紀信乘車以詐楚項羽戕之不祥舍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紀信乘王車詐降漢王遂從城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去矣遂燒殺信圍漢王於成皐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秉王車詐降漢王遂王蠋縊樹史燕入齊聞一一在晝令軍中環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將封子萬家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耕今国亡無義自固遂繫頸於樹奮絶而死齊士大夫曰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況食祿者乎相率以從王於莒也卜式佐軍呂嘉反卜式上書曰主辱臣死皆當盡節其驚下者宜出財以佐軍黃權歸蜀無路蜀黃權軍敗降魏魏文帝謂曰卿去無路歸義欲効曲逆乎對曰臣降吳不可解則止事君不忠非孝也為臣不全忠節之稱荀息竭股肱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之力仁豈匹夫之為諒死已亡豈同親昵之義晏子曰国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其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則為己亡非其親昵誰敢任之言親昵則當及私難耶

反圍齊齊使路中大夫告急於天子天子復令齊王堅守二国合圍无從而入二國與盟矣若反言漢已破齊促降許之既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與發百万軍使太尉救齊大夫乃誅臣克艱厥臣書李固忠正不回忠德之正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不可況不令乎並傳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可移於君君子之事親孝並孝經孝慈則忠君能上一於親下忠未至也能上一於民一民一矣事君而不爲君所知忠未至也仲長昌言及義晉楚談之子周適国事還襄公立無疾見無還聽无聲言无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義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忠不可棄時不可失忠不可棄並國語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爵祿滿則忠衰管子禍比干剖心子胥抉目忠之一也莊子忠臣不生聖君之下傷子晁錯盡忠爲國遂使冠帶不解朝服不以用刑之暴頓阬籍忠不忘君見孝門事雖受金行緩非直士之如此也並陸景典論阮籍忠不忘君見孝門事雖受金行緩非直士之操肯王一非忠臣之節唯耳高帝用陳平齊桓用管仲節主○一心事兩君臣何哉雖其一一而已新唐書顏眞卿烈突通贊盡節於隋而爲唐忠新唐書李靖料敵明臨機采一一一一忠臣之貴景典論班固漢書論贊論則飾主過而抑忠臣傳子○一心忠臣新唐書顏眞卿其二十四期於无上人所爲五原太守祿山反河朔盡陷明皇歎曰河那及眞卿使至帝曰不識眞卿何如人乃如此又薛仁貴万年宮呼水以警衆高宗曰始知有忠臣也又李綽曰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要在忠力新唐書馬周傳太宗賜飛白書曰殷肱之寄一一不撓可請忠矣○帝在蜀思其忠張九齡○蒙恥舊忠以權大謀狄仁傑○異忠納誠以屏王室張鎬武正○事三王一納以忠韋處厚以弄事君○暴忠王室張鎬武元衡○納忠憯憯張說○忠賢王肅○其謀事近忠李汲並左○親之信之新唐書李栖筠傳太宗嘗○人憐其忠新唐書杜甫爲歌詩時號一一○忠臣謂之骨鯁李栖筠○李晟慕魏公新唐書曾曰魏正以弱一一○忠臣義門

長衆使民之道一一國語教人以善謂之忠孝經司徒以鄉三物教民民一日一知仁聖義忠和注言以中心曰忠由中信不由中質无益也左一疏六德忠論思無二心推誠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語三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語爲人謀善道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一一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語忠焉能勿誨乎語○韋貫之忠賓唐贊○餘見忠恕門

忠 忠厚之忠漢宜用夏忠仲舒策今漢維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救僿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朴人承之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一一莫如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注僿苟習文法无囿誠也史紀皆一一如驌訟之時也詩三教王者設三教何承爽也以敬法地文法天並白虎扣文尚質下見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並白虎扣文尚質下見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文尚質發奢長險表實去僞杜欽策親而不尊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撰而後威先賞而罰也大朴素質去僞秦之敝宜抑秦承衰也行本三教所以先忠者一之虎也忠形於悃誠故失野白虎○恭謹朴忠新唐書宋務光上言○以篤實稱新唐書鄭絪不爲垣赫事○訓以敦庬新唐書宋務光上言久弊之極一一一一

非孝也禮貳心懷貳

昆蟲 蜡祭昆蟲郊特牲一之一也曰一一毋作注此蜡祝辭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螣之屬爲害者也八神昆蟲八也暑生寒死螟螣之屬爲害者也八以上昆蟲未蟄不火田王制動物周蟲類無害田稼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稼注食心曰螟食葉曰螣有足謂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紆行仄行周禮外骨內骨鼈鼉內骨鼈邻行蛇蜃之屬仄行蟹蜃連行魚鼈紆行蛇蜃語氷莊子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淮南凡有一一之蟲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無齒有毒者蟄有蹄者趹有翼者以飛有鱗者以游有甲者以守有羽者以走有毛者以養有介者以閉藏有足者以趨有力者以使有知者以謀有氣者皆有知以上貿鳴股鳴周禮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鳴蜩蜺蜀翼鳴祭皇蜀股詩蟋蟀股蜀智鳴榮原蝎角戰于蠻觸莊子有國蝸之左角曰觸國於蝸之右角者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蚊睫集乎焦螟列子江浦之間生麋蚊焉旦暮而集於蚊睫蚊睫反謂之焦螟焉蚋蚊睫之小者也楚辭招魂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注蝮蛇大腹有毒蓁蓁積貌楚王食蛭而疾愈賈誼書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人問疾王曰吾食

一一畫華蟲於衣服旌旗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云云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注華猶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之衣服旌旗書益稷彝樽以華蟲爲飾一一疏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爲飾周禮春官司尊彝鄭司農云畫雲氣山龍華蟲爲飾者帝王華易所尚不同益稷注合爲一雉則合華蟲爲一畫於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大章一一一一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取象則同一一畫以作繪六者一一施於衣也三章九章次三章日華蟲五色之蟲華蟲七章華蟲爲之首並書陸璣疏鷸鷸晃專先公饗射則一一注鷸鳥也周禮司服王之服注一一一一鳥獸蚰注所謂華蟲也在衣蟲之毛鱗有文采考工記象物華蟲一一龍雕蟲辭賦壯夫不爲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吾子雕蟲之小技也注俳優戲弄之具也揚子童子篆刻倡言優戲之具上惑亂聖典賦雖巧而一一上注雅愛屬辭有梁取士一一一陳氏簡賢時珍賦詠逮至隋室其風尚有開皇中李諤論之於文帝曰秦王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露月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故擢士亦多浮華之人閭閻衍之辭競爲斷虛浮之飾辭伏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一一一一用之良莠不齊不取无措之說必求忠讜之言云云小道末足以揄揚大義辭賦云云不亦悲乎梅類倡故華爲賦乃俳見視如倡一一一故其方朔又自詆娸其文散散曲隨嫚戲北一一陽衍之辭揚子爲後麗一一一設其諷諭之義是以悔之云云設其風諭之義以小文取譬舉蔡邕傳一一一收是不可讀俳視詆娸散曲隨嫚戲北一一陽衍之辭揚子爲後麗一一一設其諷諭之義是以悔之云云設其風諭之義以小文取譬舉蔡邕傳一一一收是小藝上不足起其文王仲宣誄伏滔北征賦惜其辭弱一一一一一注火心星火伏在今十月昆蟲小道末足以揄揚大義辭賦云云不亦悲乎注昆蟲暑生寒死螟螣之屬爲害也禮郊特牲祭蜡祝辭也喘耎之蟲至死人之賦麗以淫或問唐勒景差宋玉枚乘之賦也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一一一一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相勝不歸於正上並上一一如其不用何注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並楊子奢侈雕蟲爲後科多淫靡薄蓋上聲曰天授中選舉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啓聖陛下朝廷之望臣竊以爲於今先覩名行之原考其鄉邑之稱采其文辭以驗其情信以敦朴爲先撮以一一一一故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

華蟲 華蟲象文明唐楊炯儲華蟲者雉也身被五彩象聖七德兼文明也身被五彩

蠅 蠅蚋姑蘇蠅蚋姑蘇蠅蚋姑蘇

行潤身之小計去輕浮之行並上○稍厭雕琢新唐書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元慶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余風緯章繪句揚合低昂故王勃為之伯元崇雅黜浮氣益雄渾黜許撰其宗好經術羣臣稍一一一素理致宗元倡和全然為一王法也云云藝文志○壯而不為新添劉知幾云楊雄好雕虫小技老而為悔吾幼喜詩賦一一一

祝融 南郊祭祝融後漢志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辨祝融祀梨魏獻子問於蔡墨對曰火正曰祝融注一一明皃也一一焉梨為火正顓頊氏有子曰梨為祝融注一一並昭二十九年顓頊德立功月令火官自古立功並上五行之官昭二十九年光明四海梨為高辛氏火正以焯耀敦大一一一故命之曰祝融甚明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亦以夏氣為之名耳並昭公疏屬續祝融者一白虎食於火顓頊氏之子曰梨為祝融注一一大宗伯注則麟至昭公○餘見五官門

揚雄 自守泊如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麗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一一一也本傳揚雄好古而樂道雄實如此於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大於論語作法言揚子不詭於聖人桓譚曰一一之書文義至深而後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必反趣諸子矣並漢本傳人性善惡混塞路后之塞路者有矣藉自此於孟子並法言少好學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多人所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云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之無儲石之儲曼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絕倫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匊之唯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愛樂誦吾始不為弘大之言以驚愚俗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以文章得譽祝談以為愚雄著書多仿周易作太玄法言模擬論語作方言多古文奇字以上高翔見人則顛倒投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

熊 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翔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內蟄始春而出帝師之兆周大王卜徙曰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乃太公呂望也男子之祥詩吉夢維何惟熊惟羆一一射通簡子病五日及寤曰我之帝所見一熊欲攫我帝令射之中熊熊死滅二熊之象冬蟄說文曰熊居山春出一一如熊如羆武王誓師五百歲蟄獸熊羆之屬周禮云云逸才之獸得人則止元凱帝時幸虎圈有熊云云上問昭儀昭儀曰猛獸得人則止冀不及乘輿帝歎之批熊碎掌七啓食踦梵太子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踦而死不聽乃繫而死注熊踦難熟冀外救也宰夫左氏晉靈公不踦不熟殺之冀諸奮迸使婦人載以過朝也捨魚而取熊掌孟子魚我所欲也二者不得兼云似子越椒傳楚司馬子越椒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赤熊瑞應孝經援神靈滋液百珍實用有赤熊瑞獸也周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黃熊獻紂免西伯之難又東胡獻黃熊見也黃熊生得黃熊獻紂免西伯之難又東胡獻黃熊蜚蛾上天念反下七塹反蠹光毀賦玄熊蟠蜘蛛斷斷却負玄蟲蛾戴而蹲踞齊首月以瞪眄洗腹服而循循一一視皃熊熊之動以驗福愛熊而食之臨愛頓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並准南熊羆狐狸織皮獸之皮織金毳則鯀其神化為黃熊嫄釋文詳義為能則理勝左傳昭七年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

弓 附造弓修身為弓楊子一一以一一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質而後發發必中矣注云的莫審也夏鄧乃三代而祀之六獸包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游其名物注六獸麋鹿熊羆野豕兎圍人一一掌圃游之獸集牧百獸注猛獸虎豹熊羆之屬孔曾至於狐狸鳥獸自熊虎一一一一之書文義至深而後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注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教習使之馴服穴弋掌攻禮獸各以其物火之注蟲獸之蜀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注蟲獸之非一一掌圃游聖人為弓楚世家以一一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封父之繁弱注古之良弓名傳一張一弛禮材官引強周勃常以一一一一注能引強弓弩官也強其兩反前五兵張弓尚筋弛弓尚角曲禮弓以招士左一一一引司弓矢一一一引中春獻弓弩注弓弩成於和揮始作弓釋名曰弓穹也張之穹崇然也按世本揮作弓夷注云揮思以為矢立義以為弧剡木為矢剡利也剡木為弧弧木為弓弦木為弧作弓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孫卿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墨弓三禮圖云彤弓天子所用墨弓大夫所用

弓鄉已下所用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弭今角弓類以為名釋名又曰弓未曰簫言簫邪也邪以骨爲之滑弭弭也中央曰跗孚于反跗撫也所撫持也簫附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典也又說文弭丁昆反盡弓也弭厖全反角弓也弧木弓也韋弓曲也繇舒招反弓便利也定準莊子法訓曰善拑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君子善養其人足周晉平七扎列女傳晉平公使工人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扎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弓亦勞矣幹生太山之阿一日三覩陰陽三覩陰陽傅燕牛之角纏以荊槧之筋附以阿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反欲殺夫妻聞射之道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公以其言爲儀而穿七札弓工得出賜金三鎰往札鎧札也燕角善楚筋細河膠粘二十石羊侃梁書羊侃傳侃善射弓力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三百斤蓋延延東觀漢記蓋延彎弓一石又曰終那貫三百斤弓宛轉淮南一弓今之弭弓也穹隆見上般揮海經少昊生般始爲弓矢般音班世本云牟夷作矢揮作弓弓矢一器作者兩人於義有疑此言般作之是也弦木易人一爲弧刻木爲矢以威天下和之弭弓天子賜有功諸侯諸侯專征伐象弭弓飾也弓矢既調詩六鈞顏高之弓一每鈞三十斤百八十斤弛張禮記文武不能也弛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以文武喻弓矢張則失其力久弛則失其躰招我以弓爲號弓名也駢辛駢角弓其矢天之道其猶張弓者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老子良弓藏高鳥死漢書良弓之子必學爲箕禮載櫜弓矢燕弧盈庫而委勁文選既張我弓挑弧傳曰凡啓冰室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桑弧禮士初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示有事於四方也美材周禮燕之角荊之幹此材之美者可作弓弩尚角左手承弭右手執簫尚弭頭也弭把中也獻弓孔凡獻弓則以左手屈轉執弭轉弓遺人弓張弓尚筋弛弓者客之左接下承弭簫弭頭也弭把中也交韔二弓交二弓於一韔中詩二矛重弓重弓備壞不得挾弓矢公孫弘奏云云吾丘壽王語楚人以繁弱弓徵繳加歸鴈之上戰國策

無弓韔無矢齊桓公九合諸侯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弓人以金古之良弓罷置弓弩後漢六康字季寧除高城令在邊舊制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康皆罷遣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矣長八尺後魏書奚康生能引強弩梁聞之遣大弓長八尺兩把中圍尺有一寸箭箙大如今之長笛送与康康集文武射之猶有餘力竊寶玉大弓傳暘虎凡爲弓方其峻而高栝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以應注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立掌應弦言不罷零也峻謂菁敝讀爲藏謂弓人所握持者上注无栝側骨下木弓末應將以注末蕭也以弦則栝將動句弓侯弓深弓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筋至謂之侯弓覆之而深弓注句於三躰材皆惡不用之弓也覆察也謂用射而察之至善也但角善則矢疾而不能遠侯弓射侯之弓也幹又善則矢疾而遠又深並冬官弓人敦弓既堅注畫弓詩十七授子高祺之前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礼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祺之前注天子所御帶以弓韣受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礼月令林官引強周勃常以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礼月令林官引強周勃常以已能用彊弓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孰能用是注中門至於一半而止門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孰能用是注中門至於一半而止呂氏春秋○寶韜唐書太宗射郤突厥突厥得箭傳視以爲神後絳大引一張箭五藏之府庫世宝之重礼陳儀物之首以識武功劉黑闥傳○胥鞬兩弓韜唐書薛仁貴傳太宗征遼東仁貴白衣一時而馳突陣往來如飛注水中不可弓矢史匈奴傳撥弓曲矢見射門涉水多弓注水中不可引弩淮南子弓人離筋則知牛長丿子不能無弦而射烏号之弓絡子之弩云云淮南子三石齊宣王好射常語人之謂皆古之巧人爲弓矢皆中法歷代寶注能引強弓弩官也強音其兩反漢書弛弓脫紇注紇所以扞弦管子紇音扞長兵凶物其長兵則

古之良弓罷置弓弩後漢六康字季寧除高城令在邊舊制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康皆罷遣以恩信爲治寇盜亦息矣長八尺後魏書奚康生能引強弩梁聞之遣大弓長八尺兩把中圍尺有一寸箭箙大如今之長笛送与康康集文武射之猶有餘力竊寶玉大弓傳暘虎凡爲弓方其峻而高栝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以應注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立掌應弦言不罷零也峻謂菁敝讀爲藏謂弓人所握持者上注无栝側骨下木弓末應將以注末蕭也以弦則栝將動句弓侯弓深弓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筋至謂之侯弓覆之而深弓注句於三躰材皆惡不用之弓也覆察也謂用射而察之至善也但角善則矢疾而不能遠侯弓射侯之弓也幹又善則矢疾而遠又深並冬官弓人敦弓既堅注畫弓詩十七授子高祺之前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礼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祺之前注天子所御帶以弓韣受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礼月令林官引強周勃常以已能用彊弓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孰能用是注中門至於一半而止門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孰能用是注中門至於一半而止呂氏春秋○寶韜唐書太宗射郤突厥突厥得箭傳視以爲神後絳大引一張箭五藏之府庫世宝之重礼陳儀物之首以識武功劉黑闥傳○胥鞬兩弓韜唐書薛仁貴傳太宗征遼東仁貴白衣一時而馳突陣往來如飛注水中不可弓矢史匈奴傳撥弓曲矢見射門涉水多弓注水中不可引弩淮南子則知牛長丿子不能無弦而射烏号之弓絡子之弩云云淮南子三石齊宣王好射常語人之謂皆古之巧人爲弓矢皆中法歷代寶注能引強弓弩官也強音其兩反漢書弛弓脫紇注紇所以扞弦管子紇音扞長兵凶物其長兵則

周禮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角筋膠絲漆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凡析幹射遠者用勢曲者和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凡析幹射遠者用勢曲者薄傳牛之角直而長大結而澤畏不撓撓欲其堅畏當爲威威烏回反威謂弓淵角中央与淵相當也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本白中青末豐爲三色牛戴一牛也此良角也凡相膠欲朱色而昔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

漆欲測（測猶清也）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凡爲弓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三材謂膠絲漆）寒

奠體則張不流（奠讀爲定至夏膠堅內縶中定往來之躰也）温

（灂謂筋膠之和也審定也環如環之曲也）故張如流水（言疏難易）材美工巧爲之以

時謂之參均（均者三謂之九和（謂材幹躰力之和均）上制（六尺六寸上士之服）中制（六尺三寸中士之服）下制（六尺下士之服人各有形自大小爲三等）上工下工（謂巧拙）安危之名（速也安遲也危速也）環

弓有往來之體（謂控弦之浅深也）

灂（謂筋角之躰相得如環之均平）擊摩（欲張弓先摩之謂拂之摩之）和既乖於巧言（射乃奠於臧弓）合材（奠躰）合規（中矩）矩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

隨人情性）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茶紓）者爲之危弓安矢骨直則人安弓安矢

以立忿摯以奔者爲之安弓危矢（骨直則人毅人也）

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三舒不能疾中且不深也）人危弓危矣危

莫能以愿中（愿慤也三疾不能慤而中言矢行疾而過去也）燕角荊幹此材之美

者九年成（閔子曰宋景公使弓工作弓九年成公曰矢遲對曰臣之精力尽矣獻弓三日乃死公登其山而射矢踰西嶺之山集於城之東餘力遒勁飲羽於石梁也）

朝南西川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

弩（弓孤弓夾弓庾弓附）

弓形弓旅弓附）六物爲三等（夏官槀人掌弓（注三等者上中下人各有所宜）槀人上中下（並上異）異體之名（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注躰寡來躰多來躰寡曰夾庾往躰來體若一曰唐大司弓法）往體來體（上往躰寡來躰多曰上制弓門）句直（句者謂之弊句者惡則直者善矣司弓）周官弓矢掌六

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

六弓王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是也中春獻弓

弩中秋献矢服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

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

學射者使者勞者○王弓弧弓

諸侯射大侯（用王弧（並司弓疏）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司弓

上制（弓長六尺六寸）射深用直（往躰寡來躰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

與質注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堅

宜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革謂干

質木椹天子射侯亦用此弓並弓人）

射豻侯（司弓矢掌頒夾弓庾弓以授射

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近射

用弱（上）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者用執夾庾之彎利射侯与弋注射

侯非必遠顏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

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弋繳射此弓人）大夫合五

成規材薄矢不深中侯不落（並上）射豹侯（天子用夾庾射

士用夾庾射豻侯（弓人疏）下制（弓長六尺）六尺（上）利攻守（凡弩

夾庾利攻守注相近迫弱弩發疾也司弓弱則發疾（上）○形弓旅弓賜晉侯（王命

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晉侯爲伯賜之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注旅衆也

公与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答賦陳行人私焉對曰曰

以爲肆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

天子當賜諸侯用命也諸侯歆王所賜而獻其功王於是乎

子孫藏（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賓将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

賤之役我先君文公猷功于衛維受彤弓于襄王以爲

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襄八年）唐弓（司弓注大路唐弓大弓若以邑言之則

形弓旅弓是也）錫鈚公（選珊魏公九錫文君龍旗

弓矢千）農夫得形弓以驅鳥（前城得衆衣以負新菌出人

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形弓一形矢百旅弓十

王之廟（管子西見天子曰敝邑之君欲率諸侯而

見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入於周室

者不得不以形弓石壁不以形弓石壁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形弓

石壁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形弓（弧弓夾弓庾弓唐弓大弓

言藏之注（弊弓注弊惡也）以（弧弓夾弓庾弓附）

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也以（弧弓夾弓庾弓附）

錫有功（形弓（諸侯也注諸侯敵王所賜而獻其功王嚮

孔之於是賜形弓一形矢百旅弓矢千踰敵當賜旅弓矢千踰敵當賜唐弓也

謂夷狄不用王命王心恨之

命諸侯有德者使征之）往（往躰寡來躰多）

曰唐大邑以赤者周之

所尚者黒也形弓疏）赤者旅（上）往來一體（形弓旅弓當周礼唐弓

大弓也往躰來躰若一）

錫晉文侯（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注諸侯有大方賜弓

矢然後專征伐形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文侯之

命示子孫上天子用唐大射熊侯大夫用唐大射參侯弓人疏利射深唐弓之屬一一一注射深直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弓人合七成規上中制弓長六尺三寸授學射司弓矢掌唐弓大弓以一一一者使者勞者注李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用中上餘見九錫之弓矢門

蓋弓 金瑣蚤讀曰爪謂表頭如爪形王莽傳大載禮二十八撩以象列星撩蓋弓也蓋如規象天二十八撩音老象列宿通典賈誼書曰古之為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星○金華施撩末有二十八侯即蓋弓也金作華形並皆低曲並後漢志周禮考工輪人為蓋達常蓋三十弗云達常蓋斛柄入杠中也抴蓋柄弓蓋撩也漢舊名蓋弓為撩子也蓋十尺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疏星則二十八宿一面有七角六之等是也若據日月合會於其處則名宿亦名辰次亦名穹若不據會宿即指星躰而言星也賈誼曰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星故曰觀文於天礼記外傳蓋有二十八箇以穹高象二十八箇注蓋以常在車上但繫着兩角耳

歌詩 報功歌彤弓文四年寧武子來聘公与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辝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彤弓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覜報宴注朝正朝而受政教也敵當也旅眾也言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也宴樂上中心貺之詩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一一一鐘鼓既設一朝饗之注況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殷勤歎於賓故歌序之一朝猶早朝三章章六句小雅彤弓廢則諸侯衰矣六月序

大弓 見繁弱門

仲弓 仲弓以德行著名家語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不肖之父伯牛仁而不佞一一一可使南面子曰雍也一一一雖有其角子謂仲弓曰云云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注父雖不善不害子之美雍也子貢曰一一一使其臣如借不迭恐不深怨不錄舊罪是用雍之行孔子論其材曰有士之君子家語使臣如借

不遷怒不錄舊罪有士之君子上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語

曆數注疏 鄭玄云曆數謂列次也書大禹謨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注曆謂天道舜善禹有治水大功言天道在汝當終昇為天子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困極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永終後魏溫子升廟碑曰亦既登庸以之納麓九功咸若百揆時序有大功於當世集曆數之在躬

化民以義 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語修己以安百姓書修身而天下服史五帝紀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重而信一一一師下以德前漢敘傳太宗穆二民以躬一一一農不供貢罪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漢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上見率以正而遇民信公孫弘曰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罰罪而民知恥今陛下已躬為之宴為賊湛露及彤弓不辝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云云末世貴爵賞而民不勸深戒重罰而民不犯躬云云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謹身前漢循吏傳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以身啓者從後漢王倫上疏曰諸王王貴戚驕奢不正雖令不從以身啓者從以言啓者公躬率以儉所在皆移風變俗蜀志董和傳劉璋以和為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一一一悉依漢舊防遏踰僭為之軌制一一一○動人以行不以言陛下已躬為之古語云一一一但及正觀初天下幸甚○五漸新唐書魏鄭公一一一云上奢而望下朴素不可得已新唐書宋務光神龍上言頃陛下坦然更化以身先之○人不勸而自立新唐書劉黃裳兼德以修已教以導人修之也一一一導之也人不教而率從又欲人之化在修之以先之

宮 五聲中和之道宮為君宮之為言中也一一一无往而不理焉晉樂志徵商為臣角為民微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无悖懘之音比終始之序以象行事注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疏若商象臣宮象君角象民徵象物是以象行事也並孔樂記其音宮月令中央上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无悖懘之音比終始之序以象行事注終始謂始於宮終於羽疏若商象臣宮象君角象民徵象物是以象行事也並孔樂記其

舉旌以宮 優者坐而獲者坐旌以商義禮記大射義音之主也 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羽其周語 凡樂圜鍾爲宮 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靈鼖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也 凡樂函鍾爲宮 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靈鼓靈鼖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並周禮六 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宮動脾而和正聖並史記樂書 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 宮爲土爲信四聲爲宮紀夫声中於宮綱於角社於徵章於商守於羽故一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皃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礼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也 五聲上宮以九唱六 注黃鐘陽九林鐘陰六言陽唱陰和並漢律歷志 宮者容也含容四時者也 白虎通 命宮而商應易略例 土音宮 數八十一爲声之始蜀土者以其最尊宮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声調宮乱之象故言君臣位事之躰也 五唱和有象 以君臣民事物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躰也 五聲上宮 天之中數五五爲声上宮五声莫大焉 宮以九唱六 注黃鐘陽九林鐘陰六言陽唱

其君驕黃鐘之宮律最長也 琴瑟尚宮 注凡樂輕者洪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国語 黃鐘爲宮 史曆書 和聲 見五音門 聲極濁者爲宮宮者君也 注月孕云宮爲土土居中央撥四方君之象又土爰稼穡播君能滋生万物民又五音以絲多聲重者爲尊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故宮爲君催氏云五音之次以宮最闊自宮已下則稍清 宮亂則荒其君驕 荒傾敗也崔氏云宮声所以敬者由君驕也若君驕則万物荒散樂記疏音始於宮 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命曰一一窮於角史記案書 五行宮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宮聲正方而好義宮者中和之道 无往不利焉 ○嗣眞得鐸 唐太常典故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声甚麗嗣眞曰宮声也市以婦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拘之得鍾衆樂遂和

黃鐘之宮 附黃鐘門

類宮泮水須僖公能脩泮宮也 疏諸侯之国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今僖公能脩其化民皆思往泮宮所致也類宮楚曽之地李故欲脩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惟在類宮類半也水環其半又類頭也可以頒布政教之道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疏国人美之志詩樂往泮宮觀僖公行禮兼於泮宮水上采芹菜泮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飲酒 行鄉一一之礼以能服也 獻馘獻囚 既伐淮夷使武吕一一又使馘者一一白虎通諸侯郊之學也 類宮班政教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注類班也所以班政教也王制 類半天子之宮一一也諸侯半一一皆所以立學垂教也後崔駰傳注 立學垂教 上臨雍泮以恢儒崔駰 周學 類宮周學也明堂位 半水 東西門 並上觀化 魯人之樂泮水意在一一 一學 諸侯止有泮宮一一魯之所立非獨泮宮而已 行禮養老 泮宮者行礼養老之宮疏 在泮獻馘 注言伐有功皃詩泮水 象璜 諸侯曰泮水耳白虎也半者象璜也獨南回礼儀之方有

射宮 畫卦圭

射義也 在廟 上故 散軍郊射 武王克殷士衆以習穀梁昭八年狄蒐于紅鉤鍾十焉二十六餘與一一 否先習於澤 並見下門 講武

澤宮 卜郊聽命于澤 郊特牲郊之宮既卜必到澤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注澤所以擇賢之宮擇可與祭祀者習禮之處 射義 唐太常典故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声甚麗嗣眞曰宮声也市以婦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拘之得鍾衆樂遂和 澤射揖質 司弓矢澤共射揖質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 上 澤射擇士 並上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擇士也所以擇士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注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 處試弓習武 並上 擇士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注澤所以擇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 近水爲之 疏澤於宮閉之處近水澤而爲之非惟祭而澤士余甘在其中並礼射義 寬閑 上試武 士選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射義疏

新宮 逸詩燕禮管新宮也 **堂下笙入三成小雅逸篇** 並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注上逸詩 **制禮所用** 新宮一一必在孔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 **王宮** 壇 **王宮祭日** 禮也日 **大射管新宮** 三終注管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儀禮 **吹簫以播** 上 **君宮管域君壇** 題注 **爲壇三成** 注爲壇於國外以命士宮謂遺土以爲壇營域也疏曰神尊故壇曰 **爲墻廓壇遺加方明而祀方三百步四門十二尋深** 四尺並注上 **起埠坪** 壇遺土起埠坪以爲宮亦出司儀疏 **中管** 日月在中管內南至日在東月在西後漢志 **非於東郊** 非月與風師於西郊疏故觀 **上介置旂** 謂王既在方明諸疾上界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 **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也** 降拜升成拜明臣礼也既乃升堂授王玉並司儀注 **在壇**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注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既月爲幽日爲明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一一月 **管三部幕** 奉御云凡行幸領設三部帳幕其外置誹版以之帳爲古帳大帳次帳小次帳小帳孔穴等三部 **排城爲蔽扞** 上 **壇之東南** 凡有事於郊壇則先詔行宮於一一向隨地之宜 **王舍** 土方氏王巡則樹王舍周礼 **王次**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 **楹杚再重** 掌舍 **會同之舍設一一注一一行焉一一者以備衛有內外列 帷幕幄帟** 幕人掌一一綏之事凡祭祀供具一一綏並周礼 ○ **上齋行宮** 唐書礼儀注高宗即位公卿數請封禪儀注云云一一於一一四日致齋京東巡守詔礼官博士撰封禪儀注云云一一於一一四日致齋三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祀群官各本司公館清齋一宿 ○ **設幄** 唐職官志凡致齋則一一於正殿 **正殿** 上 **閎宮** 詩 **閎宮有侐** 魯頌一一僖公能一一也注閟閉居也疏謂復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 **復宇**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也方七百里境界特大伯禽之後君德漸衰境界狹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 **姜嫄神所依**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傳恤清淨也實遂合鄉樂注新宮小雅逸篇三成三終義皆士无以知其意也昭二十五年 **逸詩** 上逸詩疏辨成王詩也 **制禮所用** 新宮一一必在孔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 **大射管新宮** 三終注管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儀礼 **吹簫以播** 上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注** 逸詩疏辨 **王宮祭日** 礼記祭法王宮祭日也注王宮曰壇君王所立祭日也疏曰神尊故壇曰 **爲壇三成** 注爲壇於國外以命士宮謂遺土以爲壇營域也疏曰神尊故壇曰 **爲墻廓壇遺加方明而祀方三百步四門十二尋深** 四尺是也並秋官司儀 **爲壇於國外遺土** 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一一者爲一一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礼 **圜鍾禮天神** 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一一者爲一一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礼 **函鍾禮地示** 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礼 **黃鍾禮人鬼**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礼並大司樂 **三宮用聲類求** 大司樂注圜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明堂函鍾林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一一者爲一一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礼 **圜鍾禮天神** 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一一者爲一一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礼 **函鍾禮地示** 凡樂函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礼並大司樂 **天宮夾鍾** 陰聲其初生從陽數其陽無射上生中呂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无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蕤賓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蕤賓之 **無配合之歌** 此三調宮凡下神或後生先用故云聲類求之 **各於本宮上相生** 此三者爲宮云云爲角徵羽麤細須品或先生後用並大司樂注 **明尊卑** 此祭皆以礼大故取宮調用其聲類況其法義以明尊卑既云云是以音律之用便有相降之義並三礼義宗 **爲法度以** 前漢礼樂志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 **竹宮** **竹宮拜神光** 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旦祠至明夜嘗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注以竹爲宮天子居中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也 **天子居中去壇三里** 並 **竹宮揖月** 十一月天子親郊見朝日 **合宮** **黃帝有合宮之聽** 文中子問易篇議其尽天下之心乎久月汴漢儀郊泰時皇帝平旦出一一東向揖日出夕西向一一武紀 **尚有衡室之問**

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注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

明堂異名　并謀兼智題下御製承寶曆一一合宮一唐志一通

神靈感天地牛洪議曰切謂明堂者所以云云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洽由來尚矣

隋志出教崇德興治上並○路寢之驗唐紀志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撫皆

曰陽館周曰明堂撫皆一一一一知非別處創規上代合呂虛待一朝萬方黃帝

一一一一於一一合宮並上○合宮調元氣章奕備忠類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

東宮署補闕唐書皇太子雖一一一一量一拾遺一一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地在震方唐六典文帝急召太子出龍樓門注曰門樓

戟崇福門一鳴一十張銅扉文帝急召太子出龍樓門注曰門樓敵晉東宮舊事云云鈴扉樓上有一龍許槙說文曰一戶也

春闈望苑徐齊聃疏云鶴禁白鶴太子所居凡人不得輒入故云一漢疏○不願希恩唐書岑文本太宗欲兼攝宮官文本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

與岑文本馬周一一直東宮

獻禽大安宮

○高祖別建唐書武德五年營洪義宮初秦王居宮中一一以秦王有功待殊一一此宮居之云

山林勝景新唐至七年高祖以其有一一雅好武德之至觀三年乃徙居之改爲大安宮

年營洪義見上門闕方紫極○在城之西見上太宗獻鹿

唐書太宗紀正觀五年大蒐於昆明池番夷君長成從景子一一於一一一一

正觀四年十月校獵於魚龍川自射麋獻於大安宮○馬周上疏伏見大安宮

在宮城右墻宇門闕方紫極爲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宮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藩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者臣願營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唐書新唐書

重添校正圖本書林事類韻會卷第三

○上平聲

冬

冬立冬冬至附迎冬見迎氣門黑帝孟冬仲冬

季冬秋冬農三農

勤農惰農勞農務農

勸農祈農司農神農

大宗小宗相宗贊宗

學爲儒宗三宗太宗中宗

高宗唐太宗唐元宗唐德宗

憲宗總唐帝附六宗新唐駙宗

大琮黃宗璧琮琮圭璋璧琮

冬

立冬冬至附釋名曰冬終也萬物所以終成也續漢書曰攻見攻守門火攻

行北陸謂之冬冬尚書大傳曰北方者物之伏方也

何以謂之冬冬中也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

北方者冬物中也中者藏也陽氣否閉而成冬俊漢和帝時曾恭上疏言盛陰在上地凍冰冰一一

凍冰冰一一器閉以掩爲器閉雜冬爲玄英一曰安寧汉寒歲將暮玄律窮氣職升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令習紛三餘董遇讀書當以一一冬歲之餘夜漫之餘雨日之餘執權司冬魏相曰北方之神顓頊也宵室

秉鼠塞向壁戶向北牖也穿空空塞也壁全泥人帶戶爲此四者入此室處並圖詩玄冬梁元帝纂要云冬冬景夏夏景亦曰三冬天曰上風曰寒風厥風寒風景曰冬景寒景時曰時民鳥曰寒鳥候舍亦曰寒舍草曰寒卉寒草木曰寒木寒條距曰冬至四

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也懷氣而未揚注自立冬到冬至皆未動淮南于冬無逆陽夏无伏陰春无妻風秋无苦雨左傳昭五年冬夏致日見日門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周礼大司馬注大閱簡軍實也冬教大閱周礼六凡以神仕者章注地祇亦如之鄭司農云祭地祇謂祭社稷五祀五嶽也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詩窮陰殺節急景凋年舞鳥賦天高地涸木落水凝北征賦冬取楹檀之火鄭禮小寒之日命將帥講武習射角力大寒之日水澤腹堅冬見日遇見遇門冬興離治則洩魏相傳陰常居大冬一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一而積於上而主歲功不任刑也天使陽出而施於陰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前董仲舒策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書盛德在水月令司寒冬日可愛左平朔易申命和仲一在朔易注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冬爲權淮注北方曰冬同上注太陰者北方伏北方冬終也物終藏乃可致八能之士者言選於人衆之中取習時律志閉藏助天地之禮記隆冬選慘裂淒寒冬不一。趙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後漢志易緯通卦驗曰立冬不周風至水始冰蔡邕獨斷曰立秋。冬至蚯蚓結冬至之日一水泉動月令百官皆衣皁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燕雀入水爲蛤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也築城郭禮曰立冬一逆信宿修固全天子迎冬於北郊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迎冬祭叶光紀於北郊之兆某日盛德在水天子並上司閉丹鳥氏一以立夏來立冬至書雲物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之一一逆在上者也音石其風不周並隱五年疏啓閉立秋。冬至日短至陰極陽生冬至一陽生偉五日一候一候應一氣三候共成一節八節乾坤艮震巽坎離兌也每節四十五日有餘天子常以冬夏日至之日祀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所以報陰陽之德也景德傳天子常以冬夏日御前殿令八能之士言選於人衆之中取習時律志閉藏助天地之禮記隆冬選慘裂淒寒冬不一。趙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後漢志易緯通卦驗曰立冬不周風至水始冰蔡邕獨斷曰立秋。冬至蚯蚓結冬至之日一水泉動月令百官皆衣皁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燕雀入水爲蛤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也築城郭禮曰立冬一逆信宿修固全天子迎冬於北郊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迎冬祭叶光紀於北郊之兆某日盛德在水天子並上司閉丹鳥氏一以立夏來立冬至書雲物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之一一逆在上者也音石其風不周並隱五年疏啓閉立秋。冬至日短至陰極陽生冬至一陽生偉五日一候一候應一氣三候共成一節八節乾坤艮震巽坎離兌也每節四十五日有餘天子常以冬夏日至之日祀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所以報陰陽之德也景德傳天子常以冬夏日御前殿令八能之士言選於人衆之中取習時律志閉藏助天地之禮記隆冬選慘裂淒寒冬不一。趙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後漢志易緯通卦驗曰立冬不周風至水始冰蔡邕獨斷曰立秋。冬至蚯蚓結冬至之日一水泉動月令百官皆衣皁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燕雀入水爲蛤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也築城郭禮曰立冬一逆信宿修固全天子迎冬於北郊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迎冬祭叶光紀於北郊之兆某日盛德在水天子並上司閉丹鳥氏一以立夏來立冬至書雲物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之一一逆在上者也音石其風不周並隱五年疏啓閉立秋。冬至日短至陰極陽生冬至一陽生偉五日一候一候應一氣三候共成一節八節乾坤艮震巽坎離兌也每節四十五日有餘天子常以冬夏日至之日祀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所以報陰陽之德也景德傳

禮也書雲物爲備注同上冬寢大閱周礼大司馬注大閱簡軍實也冬教大閱周礼六凡以神仕者章注地祇亦如之鄭司農云祭地祇謂祭社稷五祀五嶽也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詩窮陰殺節急景凋年舞鳥賦天高地涸木落水凝北征賦冬取楹檀之火鄭禮小寒之日命將帥講武習射角力大寒之日水澤腹堅冬見日遇見遇門冬興離治則洩魏相傳陰常居大冬一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一而積於上而主歲功不任刑也天使陽出而施於陰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前董仲舒策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書盛德在水月令司寒冬日可愛左平朔易申命和仲一在朔易注易謂歲改易於北方曰冬同上注太陰者北方伏北方冬終也物終藏乃可致八能之士者言選於人衆之中取習時律志閉藏助天地之禮記隆冬選慘裂淒寒冬不一。趙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後漢志易緯通卦驗曰立冬不周風至水始冰蔡邕獨斷曰立秋。冬至蚯蚓結冬至之日一水泉動月令百官皆衣皁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燕雀入水爲蛤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也築城郭禮曰立冬一逆信宿修固全天子迎冬於北郊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迎冬祭叶光紀於北郊之兆某日盛德在水天子並上司閉丹鳥氏一以立夏來立冬至書雲物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之一一逆在上者也音石其風不周並隱五年疏啓閉立秋。冬至日短至陰極陽生冬至一陽生偉五日一候一候應一氣三候共成一節八節乾坤艮震巽坎離兌也每節四十五日有餘天子常以冬夏日至之日祀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所以報陰陽之德也景德傳

禮也書雲物爲備

不起纖塵不飛冬至夜半黃鐘以應獲珪鼎史黃帝獲珪鼎死的問於史區對曰帝得珪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日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鬳風至曰冬至東北方五日之樂易通卦驗見上懸土炭史記。磬立冬冬之音新唐書樂志云磬動也立冬之音萬物皆堅勁也

迎冬　見迎氣及黑帝門

孟冬　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其日壬癸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北行從黑道閉藏萬物懷姙於壬癸然萌芽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顓頊高陽氏玄冥高陽氏之子曰修曰熙爲水官之臣十月爲陽故以名之禮成長樂宮史記叔孫通斗杓指亥月令龍豕陬雅云豵大无藏万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姙於壬癸然萌芽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顓頊高陽氏玄冥高陽氏之子曰修曰熙爲水官之臣十月爲陽故以名之禮成長樂宮史記叔孫通斗杓指亥月令龍豕陬雅云豵大无藏万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姙於壬癸然萌芽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高陽氏之子曰修曰熙爲水官之臣十月命有司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亥日祭之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備邊境塞蹊徑飭畏紀辦衣裳審棺槨之厚薄陳祭器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高必行其罪秫稻必齊新穀必時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調用六物酒官監之无有差貸良月十月也陬也盈數也左十月之交詩立冬之日水始氷十月節也後五日虹藏不見十氣也後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謹門閭脩關鍵慎守備固封疆備邊境完城郭戒門閭修鍵閉備邊境塞蹊徑飭畏紀辦衣裳審棺槨之厚薄陳祭器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高必行貔貅在前鋒以啓行貙虎在後以闭奸凶百官各守其職以聽冢宰命有司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亥日祭之坏

中氣也後五日鷹鳥鷹疾後五日水澤腹堅　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　氷方盛命取而藏之　氷已入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修耒耜具田器注云農事將興修田器也　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見立春注土牛芒神也　飾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儀注正月懸芒神以示勸農之意公卿先飾之　制百縣合諸侯制一歲之法典　咸獻凡在天下九州之人元不一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宗廟及山林川澤之祀注人非神孰不生大習吹而罷收以待時左傳三十二王法必本於農漢貨志相傳農不出則之食秦夏梁魯好農田農拙業秦陽以蓋一州並史貨殖傳農殖為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晉石苞傳詔農相與稼穡於田墾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漢殖貨志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管子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注二耜為耦國語吳良農能稼不必能穡注能種之未必能穫之家語五　世善農稼樊重字君雲後漢傳二十二　農服先疇之畴畔也　畎畝之畝　財謂之農夫周禮考工記　農者興德之本也漢官紀詔一夫不耕受其餒一婦不織受其寒　農民失業成紀詔　農務穀殖貨志　農祥辰政天駟星也立春見於南方以興農故曰農祥　學稼樊遲請子曰吾不如老農　俶載南畝田事既飭注見載事　土膏脈起謂農時　五種之一穀　播時百穀歲計權節權量時節以務農事　東作西成播種不待秋冬成天時　刈穫兼倍穀梁傳　西北之神少昊執矩之神顓頊乘坎一司冬魍相傳　西北方　分至見立冬門　和仲和叔分命一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出堯典　星虛星昴上文　背秋涉冬　農天下之大本民所以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也　本務殫身從事農天下之本本務莫大焉今殫身從事而有租稅並漢文紀詔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閻師職周禮　庶農就田野　令夫農羣萃而州處擊菓除田及寒一謂季冬大寒之時注擊菓蘇之儀注正月懸之以待時此菓蓏草也　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注敏由材也　首戴茅蒲注蓋笠　野處而不暱注暱近也並國語齊語管子　民之大事在農虢文公諫周語　望歲王請滅虢周曰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左傳三十二　王法必本於農漢貨相傳　農不出則之食秦夏梁魯好農田農拙業秦陽以蓋一州並史貨殖傳　農殖為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晉石苞傳詔　農相與稼穡於田墾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漢殖貨志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管子　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注二耜為耦國語吳　良農能稼不必能穡注能種之未必能穫之家語五　世善農稼樊重字君雲後漢傳二十二　農服先疇之畴畔也　畎畝之畝　財謂之農夫周禮考工記　農者興德之本也漢官紀詔一夫不耕受其餒一婦不織受其寒　農民失業成紀詔　農務穀殖貨志　農祥辰政天駟星也立春見於南方以興農故曰農祥　學稼樊遲請子曰吾不如老農　俶載南畝田事既飭注見載事　土膏脈起謂農時　五種之一穀　播時百穀歲計權節權量時節以務農事　東作西成播種不待秋冬成天時　刈穫兼倍穀梁傳　西北之神少昊執矩之神顓頊乘坎一司冬魍相傳　西北方　分至見立冬門　和仲和叔分命一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出堯典　星虛星昴上文　背秋涉冬　農天下之大本民所以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也　本務殫身從事農天下之本本務莫大焉今殫身從事而有租稅並漢文紀詔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閻師職周禮　庶農就田野　令夫農羣萃而州處擊菓除田及寒一謂季冬大寒之時注擊菓蘇之儀注正月懸之以待時此菓蓏草也　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注敏由材也　首戴茅蒲注蓋笠　野處而不暱注暱近也並國語齊語管子　民之大事在農虢文公諫周語　望歲王請滅虢周曰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左傳三十二　王法必本於農漢貨相傳　農不出則之食秦夏梁魯好農田農拙業秦陽以蓋一州並史貨殖傳　農殖為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晉石苞傳詔　農相與稼穡於田墾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漢殖貨志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管子　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注二耜為耦國語吳　良農能稼不必能穡注能種之未必能穫之家語五　世善農稼樊重字君雲後漢傳二十二　農服先疇之畴畔也　畎畝之畝　財謂之農夫周禮考工記　農者興德之本也漢官紀詔一夫不耕受其餒一婦不織受其寒　農民失業成紀詔　農務穀殖貨志　農祥辰政天駟星也立春見於南方以興農故曰農祥　學稼樊遲請子曰吾不如老農　俶載南畝田事既飭注見載事　土膏脈起謂農時　五種之一穀　播時百穀歲計權節權量時節以務農事　東作西成播種不待秋冬成天時　刈穫兼倍穀梁傳　西北之神少昊執矩之神顓頊乘坎一司冬魍相傳　西北方　分至見立冬門　和仲和叔分命一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出堯典　星虛星昴上文　背秋涉冬　農天下之大本民所以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也　本務殫身從事農天下之本本務莫大焉今殫身從事而有租稅並漢文紀詔　凡任民任農

我烝民（十九上帝粢盛於是乎出也）民之蕃庶（於是乎生）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阜）從事於野（管衣食之原）選民（武紀）農傷則國貧方今之務在力農（前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孝相高下視磽肥孚五種（荀四）○春秋二社本于農（張文琮傳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琮下教云云於是建祠場）

三農三農生九穀（大宰職任万民一曰一注三農原隰平地）○原隰平地（上善相所宜（田畯）一注相視也月令）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周師）一之法一稼穡（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一曰一注謂三農生九穀也）土會辨五地（司徒以一）載師掌任土之濕（以物地事以授地職注物色之以知其所宜）地職土示（樂五物而致土示注原隰及平地之神）樂土均之濕辨五物（以作民職注五物九地之物也民職民九職也並周）受夫田（筋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注三農受夫田地考工）飭力長地財○祠后土爲三農祈穀（張說傳說兒帝曰京師有漢睢上祠此孔竪關歷代莫舉頓爲三農祈穀誠因海之福帝納其言遏祠后土）

勸農勤則不匱力於農穡小人用力以事其上擾而不輟樂事勸功懋力於耘耔暴背而耕若農服田畝力穡乃亦有秋勤勞稼穡（必有豐年）不知稼穡之艱難深耕均種耘耔以旦暮從事於田農身衣褐襍沾體塗足暴其髮膚少而習焉不見異物遷焉（管子云云）服勤畎畝（盡力播殖）小人勞力矻矻終日服勤於錢鎛（敦業於田疇）趨以天時（務其穀計）苟能敦業（必是專生）朝疲夕倦（春作秋成）趨望歲美鄭伯之沃（志沮弱之勞）必資人力（以長弟財）躬稼力食力（庶人一一謂農工）畎畝之中三時之務（志四肢之勤）就緒（三事一一三時務農）作苦（楊倞書曰作耕田家一一作而一一是蕉是荼不敢告勞）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詩）

遺憲游食緣南畝（漢食貨志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一一之民轉而一一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慮也注言自趨農也）末民近戰國者（末技之民上）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淫侈之俗一一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離鄉輕家（不地著則一一民如鳥獸也）邑亡敖民（亡曠土敖遊也）流民稍還（益闢並食貨志）鄉無游手（邑不廢時）禁商勑戒鄰國守相（今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賈並農貨志）游民無所（無曠土無一一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王制）去末（傳崔寔）務末自休（游遊知反一一自志）浮食奇民（前志）浮游出夫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食貨志）垂綏五寸（之士也禮玉藻）敗業維莠（詩曰无田甫田維莠驕驕）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憧憧農自安不昏作勞（鬷不服勤於田畝越其罔有黍稷（越於也）苟蒿來之不除（何黍稷之能藝）稺父（斲力虧於東作）八月其穫（倫元望於西成）不能償種（言所收不能充不種子也漢書）里布（周禮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有屋粟罰以勸人務農）屋粟（周禮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樹者）四體不勤（田則甚无）四體不逮（周禮以理刑上功一一功農功也力勤也糾察）弊無樽（糾力）糾力（禮記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治（既失天時）必懲浮憧（以勸作勞）罔有黍稷（唯見蓬蒿）當于耜之日（不稼不穡奚）曾莫（從云種徒）及其穫之時（不能償種）農祥晨正（農祥晨正日在房心之間可以種穀詩）罔侯

農昏作書五拙業史六十九憧游疏惡客土一一報作裂蔀莫四游食之民敖民前成紀一一徙憧後紀三舍我嗇事不殖黍稷周頌鄉本者少前成紀野不加辟從事於末游蕩知反晉志人力未竭耕耘未詰梁失一時之作三終成之功元紀生穀之未盡前食志

勸農黃冠而祭息田夫郊特牲黃衣云云也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勞農以休息上注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孟冬之月黨正屬民飲酒一一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礼一一而一一于序以正齒位者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礼至此農報之制宜遣緣蠟酺行詰當均其土宜與其所有饗則勞賜農夫陳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焉閭礼福烝稽梁農夫之慶報以介福万壽无疆注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烝稽加以稻梁報者為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同上烝烝農夫之慶上命曰勞酒觀耕籍田也饗公卿大夫休力息勤事勸農休老勞農礼休息一日之澤子貢觀猶一國之人皆若在焉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借一一非朝所知一一報勞春作秋成劉陵斗酒自勞楊倞書曰田家作歲時伏臘耳羊炮羔一一一一載酒勞勤者後漢王丹每至農時輒以其婦子自勸也田臧農夫之慶我一一既一一也田事已畢則慶賜農夫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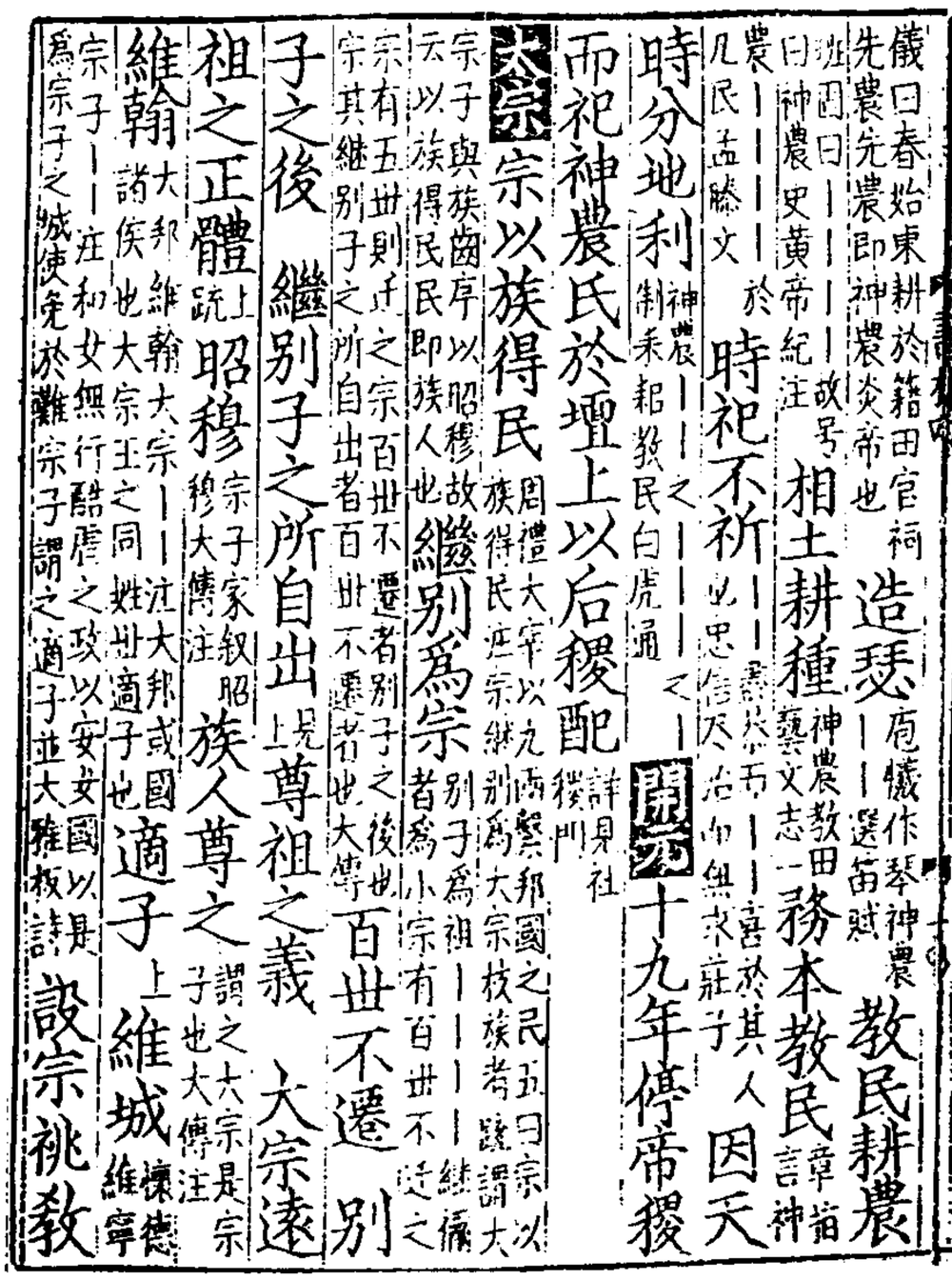
豳農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漢文詔云云脫親率天下農十一一一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不奉吾詔不勤勸民不明也鹽彼南畝田畯至喜曾孫來止以其婦子云云饟其左右嘗其旨否注嘗孫謂成王成王出觀農事親与后稷子行為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同嘗至則又加之以酒食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為嘗其饋之美否詩周頌噫嘻成王既冬命彼倍人云云注倍人主駕者是雨止星見衛文公雨下命主駕者為我晨駕欲為我辟說於桑田教民豫備急務也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家語孔子云政之急務楊雄書曰田家有理矣農為本文詔寵強力與孝悌同科先帝勸農課其組績一一令一一成帝詔下本務莫大焉大司農部丞一十三人部州縣農桑漢平帝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議太平李勃必有豐年親耕勸農勸於種麥勸於勉人勸農郡國後漢蔡揆以好農使人地利李悝作一一之教勸則收有益五斗不勸損亦如之務本抑末宿麥漢武使遏者勸有水災勸種一

懲勸 孔信臣爲南陽守吏家子弟不以田作爲事者輒斥罷之莫不耕勸力田帶牛佩犢見史記 重麥 董仲舒曰春秋麥禾不熟則書之以此知聖人於五穀重麥與禾也今關內不好種麥是失春秋所重而勸民種麥也 游食之人轉緣南畝 俗不知耕人常苦糸王延眞長爲守乃令民以口賦錢口十二爲率以補用度又令男子以三人爲率出一人錢以補車馬過更之費百姓充給也 奪漁獵具 魏鄭渾文約爲下蔡長所在其民好耕桑也 抶生稻 農桑絲麻更能否今具依舊 夫布穴作 王莽時民浮游无事出夫布一匹不能出者沒作縣官衣食之 復耕織 史衛鞅法民戮力耕織致粟帛爲效 徵墮游 史漢武時富人或問雖走徇乱齊民乃徵多將復其身息而貧者率爲效 詣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沐猴得補郎郎選舉矣往株根本也送徒入財者 ○上行九推 新唐書肅宗紀有事于籍田 ○開籍田 新漢文詔天下農天下之本也其開 勸農率下所恨不總千畝耳 給示朝榮盛民謫作縣官父貧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注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爲飯食也又詔農天下之大本也云云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郡國勸農桑 後明帝紀詔曰朕親正月始耕躬事告祠先農漢舊儀祠以太牢

祈農 耕籍 新唐書 漢景詔其令二千石勸農務 益種樹

祈穀于上帝 北周令孟春祈穀于上帝 祭川 見祠祭門 泰畤 天子乃以郊祭大地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郊祀后稷 上琴瑟 擊鼓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胡福以穀我士女注御迎介助穀養也 乃求万斯倉 箋云倉萬章凡國祈年于 用田 籥章 籥以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去其螟螣 乃其蟊賊 及高我田 大田 詩 多黍多稌 並詩 黍稷 有秋百穀用 左有年以喜書 羊 成 並書 大有年以喜書 羊 祭天田 左角爲天田官三訓注 祭司中 祭川 祭坊 祭水庸 祭墉 祭井 祭爨 祭門 祭行 祭厲 祭泰 祭先牧 祭馬祖 祭先蠶 祭司寒 祭風師 祭雨師 祭星 祭山林 祭川澤 祭四方百物 祭社稷五祀 祭五嶽 祭四瀆 祭四海 祭四方 祭四望 祭山川 祭百神 祭先王 祭先公 祭先妣 祭日 祭月 祭星辰 祭司命 祭風伯 祭雨師 祭司中 祭司民 祭司祿 祭靈星 祭日 祭月 祭星辰 祭司命 祭風伯 祭雨師 祭山林 祭川澤 祭四方百物 祭社稷五祀 祭五嶽 祭四瀆 祭四海 祭四方 祭四望 祭山川 祭百神 祭先王 祭先公 祭先妣

大庭氏以火德王號曰神農播穀因苗以爲教管子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五穀厲山即炎帝礼祭法母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注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發民上神曰神農以其主於稼穡礼月令土神主於稼穡上蜡之祭主先嗇注神農也見礼郊特牲孟夏之月其帝炎帝注此亦指之若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炎帝大庭氏月令三墳見三皇門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易系辭刈子曰炎帝以火紀爲火名注姜姓之祖亦有火瑞以火紀名百官左傳昭十七年火瑞上凡國祈年于田祖注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周禮籥章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畫野分疆爰封衆子選詩贈陸機詩食貨興神農之世見食貨門皇德著易繫辭後皇而后傳劉毅疏地皇作耒耜播百穀下爲禮三皇先農漢舊儀



儀曰春始東耕於籍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班固曰神農史黃帝紀注故号曰神農凡民孟勝文於時分地利神農之制耒耜教民白虎通時祀不祈也選笛賦造琴庖犧作琴神農教田藝文志一務本教民章昭言神相土耕種神農教田藝文志一務本教民章昭言神

太宗宗以族得民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宗子與族齒序以昭穆故族得民注宗繼別爲大宗枝族者疏謂大云以族得民民即族人也繼別爲宗別子爲祖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繼別爲宗別子爲祖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其繼別子之後也百世不遷者也大傳百世不遷別子之後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大傳百世不遷別子之後自出見上尊祖之義大宗遠祖之正體上疏昭穆宗子家叙昭穆大傳注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大傳注維翰大邦維翰大宗一注大邦或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適子上維城懷德維寧宗子一注和女無行醋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免於難宗子謂之適子並大雅板詩設宗祧教民反古復始礼祭法聖人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迩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宗有功見祖門

小宗繼禰者爲小宗禮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爲宗一注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別子之後也宗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云注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疏禰別子之庶子所生良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別子之庶子與兄弟爲小宗也父之適兄弟尊之五世則遷此大宗爲小故云小宗也父之適兄弟尊之五世則遷此大宗爲小故云小宗也父之兄弟一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几五一祖宗有功德曰祖宗唐太子建成傳贊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別子之庶子繼高祖別子之庶子繼高祖

名百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聖唐郊景郊景祖太祖而宗大宗皆在不遷之典不遷之典上存至公顯眞卿曰祖有功而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礼之本也三代立禮之本上國之常典禘郊祖宗報五者国之常典祖宗皆不毀之祖宗有功德曰祖宗唐太子建成傳贊有功曰祖有德曰宗名百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聖唐郊景郊景祖太祖而宗大宗皆在不遷之典不遷之典上存至公顯眞卿曰祖有功而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礼之本也三代立禮之本上國之常典禘郊祖宗報五者国之常典祖宗不在七廟數祭七廟天子上

祖功宗德不在其數祖祖宗盛烈傳之於後百代不毀並唐志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注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疏祖始也言爲道德之始宗尊也以其有德可尊始尊道德並漢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祖高祖而宗太宗高祖神堯宗劉歆唐皇帝太宗文皇帝杜黃裳議配至重劉歆議祖宗之存多少之數經傳明文難以疑文遽說定也制禮樂孝景皇帝制詔作樂各有由歌舞發明上作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樂各有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樂上承王者以祖宗下以化兆民史樂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遠邪俊七廟有德之主又多祖宗其廟不毀故可以觀德威有一德○尊之大義功可久傳注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合德漢書李尋傳帝嘗稱太宗之高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予終曰陛下誠能正身關尊道德遠邪俊一号撟中興夫何遠之有

贊宗贊宗詔弦誦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贊宗秋孝礼執礼者詔之礼在贊宗注周立三代之

李李礼於勢之李功成治定與己同也學禮樂三代之學殷學並上祭樂祖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注瞽樂人樂人所供宗也或曰祭於瞽宗殷李也以此觀之祭於李宮中祭於學宮上樂師所宗明堂位注一也在國夏殷之李亦一立四代之李於國文王世子疏周瞽矇之一也毛詩有瞽始作樂而合于祖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論語師晃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告之曰某在斯周禮眡瞭視扶工扶工相瞽師瞽者相師之道也瞽爲詩一蒙瞍以奏公瞽奏鼓書○餘見瞽矇及樂祖門

學通儒宗 業垂後嗣前漢刑法志成帝時劉向說上曰初叔卒爲漢儒四方瞻仰一冊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間然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罰太重京師議者咸以爲宜復丹邑使奉朝請曰一上從下語賜丹爵關內侯博物識古後漢曹褒一爲儒宗五經從橫周宣光周不博李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謂之曰云云爲友吳祐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當開諷誦之音可而厚平原禮震上書曰歐陽亦之亦與一卒成儒宗八世博士之指摸國之幹曹撫曰故北部中尉盧植名著海內王肅傳注魏略以董遇及鄭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一爲儒宗名冠華夏魏志楊俊傳注王象字義伯象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一一稍爲儒宗七人魏北海鄭康成當時之李一一爲世儒宗京師歸美魏高貴鄉公紀注華歆表曰故漢大司農時爲儒宗庾純博學有才義爲一世儒宗晉一時之俊晉儒林范平文立等傳史臣曰范平等李府儒宗含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爲未及古人故亦一也質疑是屬師範攸歸見上一門三相唐王播王炎王鍔傳史臣曰王氏儒宗博雅好古唐鄭餘慶傳史臣曰鄭正公一一一代儒宗荀顗以制度賛惟新鄭沖以儒宗督保傳茂先以博物參朝政晉儒林傳武帝受終之李校臨幸辟雍而云云鄉飲明揚亦非設辜仲舒爲世儒宗漢劉向寫又畫仲舒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籍師傳之恩肅望之傳贊望之歷位將相一一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之臣也○唐正元元和間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贊○燕許擅其宗閻文藝傳序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雅始興沿江左餘風綺靡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揚爲之伯明皇好經術羣臣猶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一一一

三宗無逸舉三宗 前劉敞議曰於商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一一之戒一商一勸成王勸成王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傳矣勸成王上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四人迪哲商王明德以臨下並見四人門行善得壽得久年言一而一長一舉前代之王敢荒侮中宗商宗一一審祖甲不敢一緜寡並書無逸存其廟殷之三宗宗其德而一一亦不以爲數王成王畏相白成湯咸至于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制疏尊其德故稱宗非酒誥賢聖之君由湯至於武丁一一一江後湯至帝乙一一一六七作天下歸附久矣注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孟二明士○甚盛者詳書十八王亦一一一另精三宗

太宗祖甲不侮鰥寡 與在祖甲不義惟王言爲小人作哀即位乃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注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伊尹放之桐在桐三年思集用尤起就王位並上享國三十有三年並無逸思庸上一一也名冠華夏宗京師歸美王肅傳注魏志楊俊傳注王象字義伯象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一一稍爲儒宗七人魏北海鄭康成當時之李一一爲世儒宗晉一時之俊晉儒林范平文立等傳史臣曰范平等李府儒宗含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爲未及古人故亦一也質疑是屬師範攸歸見上一門三相唐王播王炎王鍔傳史臣曰王氏儒宗博雅好古唐鄭餘慶傳史臣曰鄭正公一一一代儒宗荀顗以制度賛惟新鄭沖以儒宗督保傳茂先以博物參朝政晉儒林傳武帝受終之李校臨幸辟雍而云云鄉飲明揚亦非設辜仲舒爲世儒宗漢劉向寫又畫仲舒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籍師傳之恩肅望之傳贊望之歷位將相一一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之臣也○唐正元元和間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贊○燕許擅其宗閻文藝傳序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雅始興沿江左餘風綺靡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揚爲之伯明皇好經術羣臣猶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一一一

三宗無逸舉三宗 前劉敞議曰於商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一一之戒一商一勸成王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勸成王上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四人迪哲商王明德以臨下並見四人門行善得壽得久年言一而一長一舉前代之王敢荒侮中宗商宗一一審祖甲不敢一緜寡並書無逸存其廟殷之三宗宗其德而一一亦不以爲數王成王畏相白成湯咸至于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制疏尊其德故稱宗非酒誥賢聖之君由湯至於武丁一一一江後湯至帝乙一一一六七作天下歸附久矣注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孟二明士○甚盛者詳書十八王亦一一一另精三宗

太宗祖甲不侮鰥寡 與在祖甲不義惟王言爲小人作哀即位乃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注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伊尹放之桐在桐三年思集用尤起就王位並上享國三十有三年並無逸思庸上一一也名冠華夏宗京師歸美王肅傳注魏志楊俊傳注王象字義伯象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一一稍爲儒宗七人魏北海鄭康成當時之李一一爲世儒宗晉一時之俊晉儒林范平文立等傳史臣曰范平等李府儒宗含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爲未及古人故亦一也質疑是屬師範攸歸見上一門三相唐王播王炎王鍔傳史臣曰王氏儒宗博雅好古唐鄭餘慶傳史臣曰鄭正公一一一代儒宗荀顗以制度賛惟新鄭沖以儒宗督保傳茂先以博物參朝政晉儒林傳武帝受終之李校臨幸辟雍而云云鄉飲明揚亦非設辜仲舒爲世儒宗漢劉向寫又畫仲舒復爲太中大夫膠西相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爲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籍師傳之恩肅望之傳贊望之歷位將相一一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之臣也○唐正元元和間韓愈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贊○燕許擅其宗閻文藝傳序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雅始興沿江左餘風綺靡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揚爲之伯明皇好經術羣臣猶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一一一

中宗懼桑穀之異 戊湯之玄孫也有一一一儼而修慎不敢荒寧書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注殷王大甲顯之謚爲中宗修己上畏天命即祖祀中宗也注一一一自恐自懼不敢荒寧書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注殷家中興故稱宗言大戊嚴恪恭敬一一用法度嚴恭寅畏

不敢荒寧　中世尊德　用法度　並上伊陟臣扈　在太戊時
則有若　一一一一　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君奭篇　妖不勝德　是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一一一　臣曰聞　一一一一　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史紀　修德　上　○以桑穀
昌　新唐書　柳宗元正符　商之王　一一一一

高宗　高宗消鼎雉之異　吳志賀邵疏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云云　一一一一　修己　一一一一　宋景素
德以退禍　惑之變也　高宗夢寐得賢　上　高宗謀祖己　見祖己門　高宗舊學于甘盤　見甘盤門　高宗夢得說　注德高可尊　故號高宗　德高可尊　上
恭默思道　蔡帝齋予良弼其代予言並說命　玄鳥祀高宗　也注高宗殷王武丁有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　別道復興商頌　懼而修德　上　不敢荒寧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一一一一　嘉靖彭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一一一一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書無逸　舊勞于外　嘉靖彭邦
肆高宗　新唐書　王珪等贊贊曰太祖贊云云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籍扶持　拱宗元正符　商之王　一一一一
邦　並上　彭之賢士　有高宗　○以雉雊大　新唐書　拱宗元正符　商之王　一一一一
書疏

高宗　太宗能求天命而能來天命歟　風節下士　紀太宗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而能　一一一一　時天下已亂盜賊起知隋必亡乃推財養士　並上　致治幾成康　贊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　天命歟　士結幼豪除秦之亂比迹湯武　一一一一　之表　一一一一　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比迹湯武　功德兼隆　見上　崇儒術　選舉志太宗即位益　一一一一　乃於門下別置弘文館　英武定天下　刑法志太宗以
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恕　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寬仁治　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於刑名尤慎　天姿仁恕　於刑名尤慎　見上　有仁
義之德　一一一一　陸贄傳諫曰大宗　一一一一　治致太平之功　撥亂立極　辛替否傳薦裴寬立　上疏曰請以有唐　推財養士　治生於憂危　李絳傳憲宗問元宗
治道得失陛下所又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　一一一一　得至治之躬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受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　一一一一　得至治　功官必　得才　得至治之體　上　銳情經術　儒學傳贊太宗身纂鞬風
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　太宗寬仁厚物　吳武陵傳　留心聽斷　酷吏傳亭太宗定天下　一一一一　二上並　新唐書　即王
杜黃裳議　文皇功成守正　蕭穎士傳稱　太宗未嘗數赦　見赦門　○魏徵勸帝以寬仁為治　唐紀史臣曰　一一一一　望帝祠惠方

證勸行仁義　新唐書　魏鄭公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罪二十九　一一一一　米十三錢謂羣臣曰此　一一一一　我　一一一一　既安矣
○神武撥亂　新唐書　白居易對策曰　一一一一　之姿　一一一一　乎天下之　一一一一　○太宗以上聖之
才取孤隋攘群盜　房杜　贊　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　二
進善人共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　褚遂良傳　保三鑑　魏謐傳　情偽無不嘗　杜正倫傳　以神武定四方　唐儉傳　德參三
王而能容鄭公之直　陳子昂疏　○陸贄奏議　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　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　略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云云已上並　新唐書　德高可尊　上
言斯聽　新唐書　王珪等贊贊曰太宗之責任也　一一一一　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　○謀斯從
太平矣

唐元宗　明皇　新添　勵精政事　新唐書　贊　一一一一　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　神武　張廷珪開元中上疏陛下　一一一一　掃迅氛垢日月所燭无不懷澤　尊憚元老　張九齡贊靜明皇開元初勵精求治元老魁舊
動所　一一一一　故姚崇　宋璟言聽計行　開元文物彬彬　張說力任姚崇以政
傳崇常於帝前次序郎吏帝不主其語曰我大事吾常預決至用郎吏頗不能而重煩幾耶崇聞乃安　天下肥　韓休拜平章事常攬苑中或大張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帝曰吾雖　一一一一　矣　一一一一　極盛而豐　功　一一一一　矣　張說力任姚崇以政
三君　唐二十世其可稱者　一一一一　太宗元宗憲宗　姚宋納君於道　崔涯傳明皇在天后時身殘憂患既
即位得姚崇宋璟早夜孜　璟常手寫無逸圖以獻
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後　一一一一　以山水圖獻怠于勤以致于
敗　治生於憂危　李絳傳憲宗問元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
元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泊林甫國忠云云此皆小人啓導縱逸而驕
繫時主所行无常治无常亂　性英武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　焚
錦繡珠玉于前殿　開元二年　合祭天地于南郊　天寶元年　詔天
下家藏孝經　天寶三年　好經術　文志　號稱太平人罕犯法　刑志　已上
並　新唐書　賜九十以上　一一一一　八十　唐紀史臣曰　一一一一　望帝祠惠方
唐德宗　德宗去無名之費　唐紀史臣曰　一一一一　望帝祠惠方

傷擬旒延納於讜言側席思求於名士其始也
急之官出求巷之嬪嬙放文單之馴象減太官之膳誠服玩之奢
解鷹犬而放伶倫比雉酤而絶貢奉御正殿而
冊賢良輟庭臣而治饑匍率趾而行夫何敢議
治道　思政若渴　視民如傷　凝旒納言　側席
求士　罷不急之官　減太官之膳　絶貢奉　御
正殿而冊賢良並上停冗食　梨園使及伶官之
認一天下不得一者三百人　禁貢珍禽
異獸銀器勿以金飾　罷嶺南採珠鳴鏑
未遣者常數百人於客省檢納　右銀臺門客省歲給稟料萬三
千斛自永泰已來或四方奏計
給食橫費已甚故罷之　減服御　宮中一
丁酉詔国用未給其宣王
已下開府俸料皆罷給　節用有司供膳並宜減省不急
色之用使長宮商量減罷以救凶荒　停餘貢餘貢
丁亥詔曰文單所敝舞象　放舞象
故于荊山之陽並德宗紀　○德宗躬聽斷段平仲傳德宗春秋
秋朔自聽斷
書　○本贊　德宗倩忌刻薄以彊明自任耻見屈於正論
賣直而不能容用盧杞趙贊則終於敗亂而終不悔又奉天之難
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亡
其患以此　○折服臣下　段平仲傳德宗察而欲
沉猜自謂明而卒陷不明　裴延齡贊德宗倚
剛明果斷　揔唐帝附　自為聰明而治愈踈
不惑羣議卒收成功白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
而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免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　惟斷乃
成　韓愈碑凡此蔡
功一　庶幾二祖　李絳傳憲宗嘗擇太宗明皇之
盛賦欲一之道德風化
絳曰誠能正身勵己遠邪使進忠直如是則可与祖宗合德帝曰
朕將書諸紳詔絳等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焉運屏張便坐
逢萊池　帝嘗田苑中至一李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　問元宗時治亂　見元
聖英武　韓愈表陛下一數千百年未有倫比　講天下事　帝嘗盛夏對延英
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宮女
子欲與卿一一乃其樂也　李絳宰相　李吉甫嘗盛贊
然一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文帝是時貴誼以為措火積薪下
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云云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一
也　可稱者三君　唐太宗贊唐二十　長而仁聖　元稹上書自高
聖生而神明　百度修舉　裴垍傳選任精明故元和之
治一一稱朝廷无幸人　問前王

治亂　帝嘗問杜黃裳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不得其要因進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帝以言忠
嘉納之由是平夏剪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
宰相紀律設張赫然号中興自黃裳啓之　用刑喜寬仁　刑
得人致中興　黃裳裴垍李藩韋貫之等贊憲宗中興一並
帝　附　高宗　新唐書本紀贊溺愛禍席不戒覆
霸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也　外劫讒言　長孫
无忌等贊高宗之不君可与為治耶內牽嬖陰　太
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北牝鳴晨　頗奉至尊　宗
常命皇太子遊觀晉射　○　中宗　本贊至中宗則禍不旋踵然其
辭以非所好一一　○　親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
下愚之不　○　肅宗　本贊因其子之功而
移者歟　○　代宗　肅宗贊自高祖以來三
獨睿宗上畏天戒發於誠心溫恭好孝　孫于位以授其子而
兵討賊真　○　德宗　性仁恕　常以用刑為戒
得其職矣　召見李唐　張皇后与李輔國從上皇西內端午日帝
之无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
帝泣然涕下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　○　代宗　嫡皇孫
元宗諸孫百餘人代　聰明寬厚喜愠不形於色　平亂守
宗最長焉一一
成亦中材之主　贊責辨端目皆出禁中　訶元
嶽狀　刺李輔
國告泰陵　自李輔国徙上皇天下疾之
帝在東宮積不平嗣位云云　性仁恕　常以用刑為戒
縣獄无　○　順宗　本紀贊在東宮二十　即位五年
重囚　年天下陰受其賜　頗有
非常之物　大和　延英歎治之難　李石曰陛下非起人
三年　間而知人情僞積十年而盛德日新恭儉儒雅出於
天性　贊　銳意於治　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　除吏
召見詠問親察能否　大和政事修飾號為清明然
仁而少斷　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　李固
武宗　用一李德裕　本紀贊昔武丁得一傅說為商高宗武
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
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　帝性剛而果　德裕知一一
率宰相見

延英帝爲放嗣復等○**宣宗**性嚴重寡言笑或以爲不惠本紀精於聽斷以察爲明無復仁恩之意本紀贊**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帝**　遜位已上並新書

六宗六宗之生角尺羊僖三十一年注牲六宗五岳四瀆角尺舜禋六宗舜典六宗注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祭尊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星也水旱也周制祀昊天上帝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注平帝元始中王莽孔光等奏曰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艮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幼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後漢安帝初立六宗祀天地四方之中於洛陽注焉蟄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魏明帝立六宗祀皆有別非祭有常曰牲用少牢至孝文改祀太極中和之氣注劉邵以爲万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後魏明帝改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於郊天壇注特高閭曰六宗是祭帝之事故稱埋以闕其地鄭玄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天皇大帝五帝唐李翰曰諸說皆非後魏孝文帝以爲六宗於義爲當著爲貴祀魏相精意以享

琮琮以享之也大夫聚來曰瓚寡來曰聘琮有斤鄂琮起注享獻也聘問也諸侯以享夫人注琮文師也規覜也聘問也**攻**見攻守門

大琮宗后守內鎮玉人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注如王之鎮圭也射其外鉏牙玉人十二寸如王鎮圭　射外鉏牙者據八角鋒也用玉人疏**對鉏琮**爲大對上駔琮五寸爲大疏云無好賈疏云大琮一者欲明諸琮皆一也三禮圖

黃琮琮八方象地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黃琮禮地注一黃者中之色長八寸厚寸祀中央黃帝亦用黃琮然其琮宜九十以別於地禮地上抵並禮圖以夏至日祭崐崘昆侖之神於澤中之方丘六器薦神坐告神禮神者象其類器門玉人之事牲幣放其器之色宗伯注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崘上

璧琮璧琮享天子玉人之事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注享獻也聘禮君以璧享夫人以琮享夫人以聘后夫人寸子男當五寸周踣寸玉人之事並上璧琮以行享儀疏上公

琮圭璧璧琮繅二采一就典瑞璽琮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規聘注璋以聘后夫人琮以享之也大夫聚來曰瓚寡來曰聘琮有斤鄂琮起注琮文師也聘問也諸侯以享王之事琮圭璋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也並周禮八寸以覜享王人之事琮圭璋八寸璧琮注享獻於所朝聘君之夫人注又琢圭璋璧琮以享天子注享獻也聘禮君以璧琮享夫人以琮

火攻公羊焚咸丘火攻也疾始火攻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水火之盛疾其暴而不仁也縱火救火漢李陵循龍城行四五日抵大澤陂葦中寬處縱火自救注自燒營旁草令虜火不及也折松爲炬孫權攻合肥新城滿寵上風放火燒賊攻具殺權弟子權遂退兵燒舟船吳志周瑜救劉備與曹公遇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舟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遙以旌旗又豫備走舸各繫火船走舸小船也上蓋人馬燒潰軍遂退敗也執燧象以奔吳師狀昭王出繫大艖於象尾火發象奔觸吳師浮橋公羊哀六年伐公孫述事見水戰門攻即墨田單火牛事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卷四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卷第五十

上聲
止下

上巳　巳附十二辰門　祭祀　祈禱福應　祓禊附　薄祀　潠祀　不祀　逆祀　雜祀　郊祀　見郊天門　四時祀　望祀　四望附　陽祀　郊禋附　陰祀　時祀　七祀　五祀　臘五祀　見臘先祖門　三祀　大祀　次祀　小祀　月祀　方祀　太姒　婦姒　未耜　見耒耜門　良耜　詩同　徵五聲　羞恥　閭里　鄉黨同　九里　十里　三十里　四十里　五十里　七十里　百里　二百里　三百里　四百里　五百里　千里　萬里　木連理　政理　見政門　表裏　李　皇矣　詩　喜　杞　祖己　叶光紀　見帝門　綱紀　五紀　漢紀

上巳　巳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　上除　徐幹齊都賦　晉陽季月一之辰無大小祓於水陽　祓灑　漢書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女十餘人師置家一一上而過焉應劭注云祓除於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禊也　金堤　中三月三日石季龍及皇后百官臨他會石壇西征記天泉之南有東西漕水冰冰之北有一一三月三日御坐流杯之處　雜五行書欲知蠶善惡以三月三日天陰而無日不見雨蠶大善　上巳　漢書禮儀志曰三月一一巳宮人並禊飲於東流水上　元

矣（豈弟君子神所依也）敬之吐之（神其依之吐猶不食也）來顧來饗誰其尸之（有齊李女）依德享義禮不下常祀正月修祭典國祭故歲首修之月令）祭祀之式（周禮太宰以九式均節祭祀之用一曰）燕飫曰（燕飫一曰）從生（祭為生者少豫大夫子以士尸祝過時（祭過時不祭祀）首義於彼於此（禮曰不知神之所在）乎（）誣祭（今之祭者不）其（）也（）謂失禮也）乎蘋藻之薦鼎俎既陳（邊豆既設）十倫（兄事鬼神之道貴賤之等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親疎之殺君臣之際政事之門父子之倫祭統）納約（易曰樽酒簋貳用缶）（）自牖終無咎（）鬼享（祭則）之（）執爨豆神事（天及諸侯合）（）於內朝）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

而外順於道也無不受休慶也國祭則受福見誠門謹抑抑之儀降福穰穰降時萬福錫以純嘏純大也嘏福也致福謂行祫祀豐備不蒙○

誠敬祭如在祭神如在語二敬也周禮書苟失其儀是誣於祭祭之以禮无違之義祭思敬齊敬之心禋祀克禋克祀是享禮克是宜儼恪之儀敬齊之色正容而美取受福得其道子曰我祭則不福非謂鬼神享非謂望神之報以祭祀礼備為福非禮不誠禱祠祭祀供給思慮不莊中心敬貴氣至敬不享味而臭也齋莊之色民食喪祭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義祭義鬼神用饗祭祀為誠孝因順立備以備成儼齋恂慄孝思維則

想像然之聲必聞其數仲尼奉薦趨以行音促故少舒儀之臨尸齊齊其敬音齊禮明禋致敬書九洞洞質慤也屬屬專一親位必身一不惰臨祭一禮一豐潔享祀一五潔誠以祭也紀禋潔國敕備禮敬無有詘慝已所自親視拼非無良以為農一不若公共承尊祀前四十三欽修百祀選結諸心形諸色禮有嘉德無違心左一心怵而奉之以禮禮慎制祀以為國典法也國二十四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盡其道則仁端其義君臣上之義禮盡於已外順於道如或臨之國祀一純二精純語先王之一也一純心純而潔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舜典注一也一生於心也盡志外則盡物內則一注言一盡信若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而信焉並祭義依德惟馨香德非馨香書明德惟馨中心嚮之嚮者鄉也鄉而吐之禮以少為貴者物已儡卑儡尪也太平薄也謂物禮將福下

君子不以菲廢禮菲薄也以美沒禮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故少薄儀之隣之論祭寔受其福注東隣謂紂西隣謂文王論奢而殺不若儉而敬也二簋可用享曰明禋明潔致書九洞洞質慤也屬屬專一親位必身一不掩豆曼平仲祀其先人矣注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薦不多品君子曰祭祀不祈不蠲不潔蠲以為潔大一君子以為隱注以禮之義有以少小為貴也並同禮器菲薄大不善嘉事性不及肥不若公共承尊祀前四十三欽修百祀選結諸心形諸色禮澗谿之毛隱三年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一藻蘩蘋藻之菜薄物也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詩昭忠信也注蘩菜也行潦流行潦水也蘋大萍也鬼神享非人實親依德惟馨香書明德惟馨黍稷非馨明潔之為馨也祭統不踰節不侵官不越職不待備物不求備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君子以自強不息也注曠空也侵官越職謂物禮將茅筵大路越席大羹不致味貴其質也清廟茅筵大路越席大羹不致味貴其質也祭統鄭子張有疾命宗人禱宗人禱官薄祭君子曰善哉傳仲尼曰難為下也譏平仲福下也祭統苟諂祭祭如不祭祭義

既豐省之有差何貴賤無別是爲殺禮（無乃厭冲）孝貴饗親（愈中禮）禮明貴賤（爲陳之品有差）孝備蒸嘗（追養之心宜勉）奉能貧之戒不可求豐（鄭子張命黙言薄能資可以後亡曲禮曰非示儉之時亦宜盡物小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語物祭物備也既昧（昧爽）蚤（早）興（起）儉不中禮（亦非得之同爲）儉不中禮（亦非得之同爲）祀不期豐

【瀆祀】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語非所祭而祭之名曰瀆祀無福）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之（見方祀門）申生見狐突曰我將以晉畀秦秦將祀子狐突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犯非族君祀無乃殄乎鬼神非族不歆其祀（見上注）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此其先亡矣（祭非其鬼）其禮先亡矣（祭非其鬼）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之（見方祀門）申生見狐突曰我將以晉畀秦秦將祀子狐突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犯非族君祀無乃殄乎鬼神非族不歆其祀（見上注）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此其先亡矣（祭非其鬼）其禮先亡矣（祭非其鬼）

人乎又用諸（遙昏之鬼主雖社非命祀故曰遙昏也）邾子無道（用鄫君於雩瞰社）文仲不智（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臧武仲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用人於亳社（以人祭居於魯門）伍倫易會稽之俗宋均移辰陽之風（並禁淫祀）傑（魏晉弘與臨分公主侍者共事）魯用人於亳社（以人祭社祀）臧武仲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也）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媚奧（媚竈）鬼雖求食宜秩無文（不就非類）不在祀典（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苟異（淫）瀆（褻）祭之誠（捍之禮）漢武禁巫祠道中者　無間神（魏晉弘與臨分公主侍者共事）傳曰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五牲不相爲用（祭馬祖不用馬之類）神君（武帝求見神於先後死若宛若往祠之及上即位尊禮致祠內中閣共言不見其人注先後妣如宛若宛若往祠之及上即位尊禮致祠內中閣共言不見其人注先後妣如宛若）營信巫史（季末淫祀）

【瀆祀】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瀆祭不敬則瀆祭主敬）禮無遺神（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敬則禮無遺神）祭不欲疎疎則怠怠則忘禮明貴賤（爲陳之品有差）孝備蒸嘗（追養之心宜勉）奉能貧之戒不可求豐（鄭子張命黙言薄能資可以後亡曲禮曰非示儉之時亦宜盡物小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語物祭物備也）既昧（昧爽）蚤（早）興（起）儉不中禮（亦非得之同爲）儉不中禮（亦非得之同爲）祀不期豐

【瀆祀】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語非所祭而祭之名曰瀆祀無福）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之（見方祀門）申生見狐突曰我將以晉畀秦秦將祀子狐突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犯非族君祀無乃殄乎鬼神非族不歆其祀（見上注）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此其先亡矣（祭非其鬼）其禮先亡矣（祭非其鬼）

【不祀】葛伯不祀湯始征之（孟子不祀祝融）夔子不祀（祝融）忽諸君祀無乃殄乎（孤突謂申生曰）相之不享（云鄫舒不祀晉滅之路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若敖在楚）餒而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義辰昏棄厥肆祀弗答書云）宗廟不享（祭義也）忘祭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言苟明祭義雖使人祭不失其義也）宗廟弗祀（惟受命有後心乃敢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

【瀆祀】傳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躋當在閔公下今夏父弗忌爲宗伯以僖公文公之父陽順時君故尊僖公於閔公上故曰逆祀）臧文仲不仁者三縱逆祀（左傳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既灌之後則序昭穆而書）

逆祀譚喜公亂昭穆故不欲偶並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若義禮曰子荐之徙祭首也若順也五廟本仁禮明昭穆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廟也四時首義孝備蒸嘗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烝冬祭也祀而不止也

臘祀 月令正月其祀戶祀之於戶內順陽氣也祭先脾春宜脾故祖戶祭之先進大澤馬祖星也季春冶妃齊戒享先蠶而躬桑先蠶大駟也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高辛氏帝官驚祥故立祠焉也孟夏其祀竈祭先肺夏陽氣熟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竈祭先進肺也大雩帝祭天祈雨命有司祀雨師於南郊祀皇地祇地祇之於方丘命有司祭先牧於大澤用剛日孟冬其祀行祭先脾行道也陰氣盛寒於道也祀道之神也孟秋其祀門祭先進氣出也門先進肝仲秋祀夕月於西郊秋分日祭也命有司祭先賢命有司祭司寒於北郊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司命有司祭司中雷中雷中室也仲冬命有司祭馬步步先牧也又祭馬祖先道及馬之所生也宋大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四門之外以壅火災鄭火災壅火於玄冥四神祈于四墉祈水火二神夫聖人之制祭祀也法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墠也埋於泰坎祭地也壇祭墠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膰漢書曰祭歌王者出獵祭宗廟也又後漢蔡邕曰猛獸以立秋日還毋王者以此日祭也酺周禮族師春秋祭酺之神又漢文紀五日司寒傳曰共藏冰也黑牲祈寒

以享又祭司寒而藏之謂藏冰也同巷玄冥此方之神孔悝鼎銘曰祠建興陳寶祠晉書曰秦文至今七百餘歲漢興祠而見音聲碑隱野初始立陳寶祠祭祀色赤黃長四五丈直雞皆雊每見雊遺太牢奏請立王毋祠南山巖下太牢祠以太牢王見西王母樂而志歸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璣鏤錦燠若神宮宜立王毋祠以俾朝廷無疆之福也遠方神祠史記黃石張良死并葬良死伏臘祠具伏臘門祀先賢貢任延長孫會以郡卒史署功曹先選請祀延陵季貢愛祠賈逵梁道為豫州刺史又卒魯人思之為刻石立祠詔追美云云祀皇系謠志云故事於廷尉新禮移祠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孝故事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以應秋政筆橐以皐陶作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徽官禮其神郡縣遠祠方神祠民各自奉祠不令於天子之祝官之祠繫者致其祭功在始也太孝之設義重太常故祭太學律署甲於廷尉移祀於署徽之成不在律令法重而就輕也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以孟秋以流以應刑殺理不可以相易宜如舊制可蚩尤漢令祝官立巫祠皆山來中來二人皇帝也餘見立祠門

郊祀 見郊天門

四時祀 天子四祭祖入年正月已卯郊祭天祠夏曰為秋曰嘗冬曰烝者何為薦尚麥魚嘗薦尚黍肺烝薦尚稻雁無性而祭謂之烝也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為祭於室求之於明祭於彷求之於遠皆孝子傳求之意也疏數之節疏則怠怠則忘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禮上下為士制茲此也四者四時祭也祈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上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忘怠則忘畏故君子合諸天道感物思親並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忘怠則忘畏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往志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祭義因變化上陰陽之義牲六享大宗伯以祠春禴夏享先王注宗廟之祭有此享先王注宗廟之祭有此朝踐饋獻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鬱鬯為灌者皆有舟其實鬱鬯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四時之田為宗廟穀植其所獻用禽以習射也先得為乾豆上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吉善潔絜也饎酒食也享獻也謂時祭也于公先王並上祭名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則改之祭名周則改之

春曰祠夏曰礿以下四時前四時間祀禘祫祭有四時禮○四時祭于寢新唐書王珪傳珪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爲有司所劾太宗爲立廟視之不罪也貶以珪儉以珪儉不中禮少之餘見蒸門

望祀 四望附望祀之牲以玄方色地官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注望祀五嶽四鎮四瀆望郊之細倩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牲不卜日日牲牲成而卜郊上帝亦非禮也禮不卜日郊上帝祀帝也其牲日也不郊無望可也海岱淮穀梁曰猶三望主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岱淮穀梁山川之名也謂海岱及淮以其方望之事注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秦山河海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爲祭祭之注此皆助天宣氣布川有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功故祭天及之五岳四瀆牲角尺並羊傳三十一年爲祭社稷五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嶽之或省文也助天宣氣牲角尺並上血祭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注此皆地祇祭地可神望者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志西地官牧人凡祭地祇共其犧牲以時祭祀之牲毛之注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毛之注望祀祭四望四類亦如之兩圭有邸以祀地祇祭社稷七祀於四望四類注謂四望也地官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天子巡守及岱宗柴望山川也禮器四時遍頌望也周頌

陽祀 郊廟附陽祀用騂牲毛之注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秩給郊廟之服見爾門饗帝饗親惟聖人爲能孝子本天本祖萬物乎人乎此義脩禮藏故曰郊祀之禮運天神人鬼吉禮以事鬼神祀五帝注謂五帝運天神人鬼吉禮事鬼神祀天地宗廟于庶事謂祀之祭之享之並大宗伯祀享上玉帛牲牷注陽祀祭地北郊報本反始禮血腥郊大饗食始祭先王也禮器

陰祀 陰祀用黝牲毛之注陰祀祭地北郊社稷上陰祀自血起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注不言祭地祇可知也貴氣臭也地祇自血起毛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貴氣臭也地祇上大司樂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注地祇所祭之注此非大神所祈報祇上大司樂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注地祇所祭之神州之神及社稷云云肆師掌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注大祀天地次祀社稷之屬王殷弔則以前王建國則以

時祀 四時祭之牲用牷物牧人凡四時所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之屬司服肆師掌立小祀用牲幣注小祀司命司中風師雨師山川百物地祇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不言祭地此祭地可知也貍沈疈辜上一獻質位謂祭羣小祀最卑但質器而已其禮質器最卑其禮質略並上

七祀 王爲羣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祭小過作譴告者簡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祀謂此與疏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司命主生生之神居人之間司祭小過作譴告者簡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祀謂此與疏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司命主生生之神雷注主堂室居奧國門出入國行主主道路行作泰厲注主主飲食之竈注主飲食之法宮正執燭凡邦之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中門之外也依祭法王爲群姓立七祀者不在宮中王自爲立七祀者此則擇祀在中宮也

五祀 五祀之禮簡社稷後祭志國家亦有司掌之其有司命中雷司中國門司行公厲有司掌之其有司命中雷司中國門司行公厲祭先王也禮器祀所以本事也疏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教降於下也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正法則禮行於五祀而一馬疏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各得其正也制度謂教令也五祀下若並運諸侯爲國立五祀諸侯自爲立五祀注陰祀祭地北郊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雷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戶祭先腎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祀五祀五祀注不言祭地可知也五祀疏其神稍尊亞羣小祀禮儀爲文餘祀禮器希冕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天子乃

臘先祖五祀注臘讀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月令順五行祭五祀所以報一也牛羊五祀天子諸侯大夫以下各異注謂社稷五祀之萬物大夫祭五祀注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戶也竈也孔王制地宗社稷五祀之謂制度注謂歲令白虎通五祀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皆為宮室制度嵗徧孝子祭天地祭山川祭五祀一曲禮文疾病禱於五祀儀禮士喪禮注用牲幣注社稷五祀也幣帛也春宮肆師小神作讓告者祭法注大夫祭一五祀注此謂歲令白虎通五祀中也者其無此者大割祠天子乃祈永年于天一于公門閭腏先祖五祀月令孟冬是尊是奉注稷五祀一左昭二十九年

臘五祀 見臘先祖門

三祀 三祀皆實牲大宗伯以煙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祭日月星辰以槱燎祠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一注槱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一射馬或有王帛槱燎一作文之意也陽上互相備注司中司命等言槱燎則亦用煙也祭日月星辰以實柴祭昊天上帝言煙祀則三祀皆實牲至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岳大宗伯

全於昊天 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大上帝具之實柴則有牛羊無玉帛是一於三祀之中或有或無天神之三禮此祀以尊卑先後為次歌神始上大小次祀正祭一注序第次其先後大小一肆師

師並積共牛牲 注積積柴煙禮祀用牲彼雖各據于地燎實柴牛人職用犢用羊二者以牛牲通但祭一注言用牲互相備其日月已下牛人職

大祀 大祀用玉帛春官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大祀羞牛牲一祭一共其牛牲以薦鄭司農云羞進也謂祭祀進牛牲也一祭一注大祭三貳凡祭祀之禮以酒正大祭正服大裘衮冕

大祀羞牛牲 共其牛牲以薦鄭司農云羞進也謂祭祀進牛牲也一祭一注大祭三貳凡祭祀之禮以酒正大祭正服大裘衮冕

大祀展犧牲 祭一注展省也犧純也純色牛可以祭牲者一祭一注大祭三貳凡祭祀之禮以酒正大祭正服大裘衮冕

大祀羞牛牲 共其牛牲以薦鄭司農云羞進也謂祭祀進牛牲也一祭一注大祭三貳凡祭祀之禮以酒正大祭正服大裘衮冕

大祀 祀與尸人受舉奠之爵而飲之祭之日通者燔燎于王宮小宗伯攝酌大祭祀夜

雞人嘑旦以嘑百官 大祭祀夜

典瑞共王器 大祭祀凡祭五祀所以歲一也牛羊豕各一牢一注謂祭祀之萬物大夫祭五祀注謂司命中霤門戶行也地宗社稷五祀之謂制度注謂歲令白虎通五祀中霤也門也行也戶也竈也孔王制

命降於五祀之謂制度 注謂歲令白虎通五祀中霤也門也行也戶也竈也孔王制

歲徧 孝子祭天地祭山川祭五祀一大祭五祀一諸侯方祀山川祭五祀一大祭五祀

歲時序其祭祀 見次祀門

國之大事祀與戎 國之大事祀與戎一曲禮文

氣 氣謂雲雨也一春官肆師注

歲時序其祭祀 注序第次其先後大小一肆師

小祀用牲 春官肆師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小宗伯小祀用牲一注小祀謂司命司中風師雨師

三酒壹貳 凡祭祀以法共其五齊三酒之摩而酒正

希冕玄冕 上小宗伯掌事一祭一注希冕玄冕所祭也壹貳者以實八尊一貳之也酒正

以歲時序其祭 注序第次其先後大小一肆師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以槱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一注山林川澤日月星辰以實柴祭一注槱燎祭天之禮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

山林川澤 以貍沈祭一注貍謂瘞埋牲也沈謂牲沒水也

四方百物 以疈辜祭一注疈辜者磔攘之謂磔攘乃蜡祭也

凶荒 凶荒札喪之禮一大司徒注

疾服者祀 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者祭疾服謂服者祭一注大祭三貳凡祭祀之禮以酒正

曾高月祀 日祭月祀時享一祭一注祭其所祀時享謂四時常祭

親親之殺 上月祭於廟京師自高祖至宣帝各有寢廟四時祭於寢一時祭於廟一注小宗伯

二十五祠 上卿大夫舍月一祀注舍日

有月享合月有時祭國語諸侯月享上不祀則修言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一一於此乎有所不祭伐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周語

方祀 諸侯方祀偏云云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跡一既不得祭天又不得祭四一故方祀一當方故云方祀一者注魯人祭太山晉人祭河是也王制三代命祀不越望注主謂所主祭大一一一者注魯人祭河是也王制三代命祀不越望詩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川星辰江漢睢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說絅不德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左傳江漢睢章楚之望楚昭王封內則不祭諸侯山川有云云公羊僖三十二年注公魯國王山川注主謂所主左傳成五年

人祭太山晉人祭河亟前

太姒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箋云文王聞太姒之賢女可以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礼也聖人謂天之配也箋云問名之一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親迎于渭文王親迎于渭也篤生武王箋云天降嘉于大姒一聖子一並詩大明思齊大任之母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注太姒文王之妃也大姒賢女也百子也箋云徽美也嗣大姒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刑於寡妻注刑法也箋云寡寡有之妻言賢思齊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注天既順文王又為之主賢也言大王以礼法擇其妻也並詩

婦姒 姒婦姆婦源伯之母不明稽其妻三五一注兄弟之妻相謂為姒一謂長婦為姒婦一謂雅曰長婦謂稚婦為婦有德行姒雖門高與都氏相望重都不以賤下琅琊不以貴陵都時人稱鍾夫人之孔那夫人之法也

未耕 見出器門

良耜 詩秋報歌良耜時年穀興豐於以為田社稷宗廟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樂焉樂歌良耜報社稷也注良耜報秋報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大平之

社稷 社稷單出里郊時性家主中雷帝國主社示社稷同孤黨社事祭祀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人里作琉社事祭祀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稷為國之本故昔祭社則合里之家並盡故云單出里也此惟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里宰合耦于耡見耦門宅不毛者有里布見廛門桑下士

禮黑羊每里一人　里仁爲美　注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論二　五家爲比使之相保　保任也　五黨爲州使之相諗　五州爲鄉使之相宥　鄉帥猶其鄉吏也　同里　漢盧綰與高祖同里　入里門　車萬石君聞之對按不食　下馬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父母之國　後漢荀氏舊里名西豪　才子八人荀氏亦八子故改其里爲　卿大夫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　賊不入閭　義感門　無閉　月令孟夏門閭　龐公　後漢張龐之里　軾于木閭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　必步　門閭里閈鬻井得鋼渠　比長　各長其比之五家相受相和　必式　曲禮入里　父母之國　後漢張湛子業　必有忠信之人　必恭敬止詩　與鄉人處　由由然不去　惟桑與梓　桑梓也　鄉黨　恂恂如也語　里旅　齊景公欲更晏子宅辭云敢煩　市有候館　市凡國野之道　武紀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於　先者艾　古之道也　鄉黨莫如　齒　王制　故家　舊恩恪舊政孟三　生長　上曰豐者吾所　不忘耳高紀　居業　書劉子玄嘗曰吾嘗得封必以居業紹司徒　舊邑後累封　居業騶子鄉人號其里曰　鳴珂里　張籍贈賈島　傳爭嘉佑方嘉貞爲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　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曰　三桂里　閻圖　書劉仁軌傳咸亨五年爲大總管東伐新羅進爵爲公子　及兄子　餘　授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爲　見　閭門

沉里　公城方九里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疏上公九命國家宮室以九爲節侯伯子男已下皆依命數閒城方一里此云九里疾伯七里子男五里天子　人營國　上　九井　夫爲一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匠人注　老陽　數九乾卦疏　潤九里　莊子雜篇

十里　十里爲成　冬官匠人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上注　十里有廬　廬有飲食　地官遺人　野候　候若今斥候者　徒有亭　五族爲黨使之相葬　五黨爲州使之相救　州鄉使之相賓　鄉帥猶五州爲鄉使之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勢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亭有三老　十里有亭　秦法　長漢因之光武紀注　亭　十里爲一亭　長漢因之光武紀注　一成　十里爲一成　小司徒注　一里一亭　秦法　一亭有長漢因之光武紀注　一里　遺人注　一宿遺人職　候館有三廬一宿　並上　近郊　三十里　師行三十里　前王吉諫獵疏臣聞古者一日　吉行五十里　委　三十里　路室　宿有路室　地官遺人　路室　上　稍溝廣倍　而　三十里　注稍　有宿有　十里　有宿　三十里　有委　三十里　有積　三十里　注委積　郊關之　四十里　諸侯圍四十里　靈臺注圍所以城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郊　內　齊宣王問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以爲大何也孟　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　大不亦宜乎　孟二　爲阱　見上　四縣爲都　方四十里　小司徒注　五十里　子男田方五十里　王制公侯田方百　男五十里不能五　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不能曰附庸　上　一市　凡國野之道　市有候館　七十里　文王之囿七十里　葬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　之　伯田　公侯田方百里　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　湯王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行　鸞旗在前鳴車在後　日五十里　賈捐之傳　政於天下　孟子對齊宣王曰臣聞七十里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孟　縣內　方七十里之國　二十有一王制　小國　褅伯子男注　里子男五十里羊隱五年　天子之　分土　天子之卿各受五十　里采地並載師疏　采地　天子之　國稱伯　見七十　里門　三品　分土爲三注列地封國公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三品　見五十　里門

百里　百里之內以共官　王制天子云云千里之內以爲御注　謂此地之田徵所給也官謂其文書　財用衣食　百里不過九命　見九命門　大國稱侯　注大國百里　男之地　針疆方百里其食者一　同　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爲一大司徒注　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

方百里為一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
積萬井九萬夫　十終　終十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
積萬井九萬夫　十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積萬井九萬夫　十終　終

表裏 八卦九章爲表裏 漢五行志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
相爲經緯 詩 內外 禮書 爛然可觀 國家表裏 詩疏 並行 而不雜是儀之中流
也史 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 梅福 相須而成 後漢盧植傳今毛詩
立不宜以助後來以瀆聖意 表裏 左傳 必無害也 禮刑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 相爲表裏後陳寵 律度量衡
左傳 八年 樂書 樂志序 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
李 許慎說文李果也從木子聲 李 注一名 趙李 座接處李 今之麥 執亦李桃李醜核棗李
實李 白處 孫炎曰桃李類皆該 處之去祇也音帝 西京雜記漢武初修上林苑
多者來歲爲穰 得蔭食 韓詩外傳子貢此疑文 罪而北遊 詩閒詁王曰吉 辟臣遠方獻名果有朱黃紫綠等盬鐵論曰桃李實
堂上之士半朝廷之大夫半 君朝廷之士半 君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一與之不 而公不容先嘗 齊書王僧 好李常賣之恐人得
其種乃 而賣 答曰道傍而子多 必苦李果然也 若桃李 選 伐樹 晉書和嶠性儉家有李好李帝求之不與數
以苦李 十王武子因其自率少年將斧伐 命若 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政說 於法邊境之人劫我矣簡王曰夫秦
而用使材實多注 聲子 朝之子 南山有杞 北山有李 湛湛露斯在彼
立信 布德 訓道諫王 高宗謀祖己 五行志下之下人君有賢明之材是天 賢臣 上 降年有永有不永 祖己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
作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王以 典祀義云天非天民民中絕
命 祀無豐于昵 注祭仁有常不當時豐 於近朝並書彤日宜 綱紀 善政者綱舉而綱疎 晉劉頌上疏故 綱舉則所羅者廣則
以備所羅者廣則爲政 不可以爲政之要也 大作綱小作紀 有羅綱不紀如綱不紀雖
正諸 陽大 有條不紊 若綱在綱各有條理而 上 紀散而衆亂 召子之行禮也衆 有條理而不亂也盤庚
譬 舉其宏綱 書序 經緯 三辰五星相 也前作志 梵 衆作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 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

道也日月爲天綱選樂者中和之紀禮疏紀謂綱紀總繩束物之名與要之所言紀是細衆物爲總要一綱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綱大繩也作結繩爲罔罟取諸離紀綱既正信爲繩者直之至斗爲星紀綱○太宗制度紀綱之法新唐書高祖貴寬在周隋之際世雖貴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特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樂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出有以攝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後○明紀綱爲萬世法新唐書百官志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而常至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謹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職業而卒不能復後○賞罰軍國之綱紀新唐書魏元忠賞貴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鴻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一政教之樂石

五紀五紀明歷法前律志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一次四曰協用五紀注協和也範九疇用五紀注用五紀協用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

歲注所以紀一歲一日月注紀一月三旬一日日注紀一日四曰星辰注紀一星辰

叙氣而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五曰歷數注歷數節氣之度以爲歷數授民時五物之紀漢紀二十篇詔向書給筆札辯多奏御所傳依左氏體三十篇給筆札辯約事詳論辨多奏御所傳依左氏體三十篇給筆札辯約事詳論

事之經也五紀若五用天象五物之紀紀也

不同民心不壹公曰何謂日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注各異時異時

見黑門

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爲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上班固文繁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文繁難省乃令荀悦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二十篇詔向書給筆札辯多奏御所傳依左氏體三十篇給筆札辯約事詳論

辨多奏上立典有五志通古今四曰著功動五曰表賢能達道義章法式上撥亂反正漢四百有餘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辨多奏上立典有五志通古今四曰著功動五曰表賢能達道義章法式上撥亂反正漢四百有餘載興文永推祖宗大洪業昭光啓千萬嗣統武興文祖宗洪業上級叙舊書聖上獨然云天開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罔失之軌亦足以觀矣並漢紀序國典明主賢臣

得失之軌上○賜荀悦漢紀新唐書李大亮出爲梁州都督大宗賜書一部下書曰然此書叙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爲治之舉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上聲

尾

尾星　鶉尾　貢篚　黼袞

博依　蟻蟻　五臆見五氣門　行葦詩

葦　仲虺　鬼星　人鬼

語

論語　孝經論語　國語　譏語

隱語　譯語見象譯門　言語見言語門　敔

柷敔　捍禦　舉秒牲　盛饌

薦舉　朋友推薦舉賢坐舉失舉　公舉舉主　自舉

更相舉　筍虡　白招拒見白招拒門　里諺

六叙　序　庠序　東序附

險阻　呪詛　俎　尊俎

鼎俎　折俎見殽門　梡俎　嶡俎

相俎　房俎　楚　暑燠附

寒暑　祭寒暑　鼠　黍

秬黍　華黍詩　宁　積貯見儲蓄門

律呂　六律六呂　吹律律管附　南呂　大呂

中呂　夏呂　妙氏姜氏　伊呂　心膂附腹心門

旅五卒　軍旅見軍門　振旅附大閱門　旅官

旅卦　行旅　逆旅　女星

女

尾星　尾星妃后之府　九星後宮之場　九子星　尾亦為色欲均

小大相承則後宮有叙多子孫並晉天文　幽州　尾其星曰析　漢天文

東方曰蒼天　其星曰房心尾　十月建尾

曰析　丙之辰　龍尾伏辰　注龍尾星日在尾故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

為燕分　燕陽是也　後尋竟傳　龍豵　日月合於辰　尾星　鬼星

二音國語楚　天漢起東方　見天河門　孟冬之月日在尾　禮月令

鶉尾　鶉尾周楚之分　左襄二十八年注鶉火　疏

孟秋日月會　斗建申之辰也日月之次禮外傳　鶉尾而　五月會於未　鶉火

初張十八度　鶉尾　秋中翼十五度　立秋處暑　終於軫十一度　立秋

前律歷志　自張至軫　謂之鶉尾之次　立秋處

鶉尾之次於辰　於律為夷則　斗建在申今楚　分野後郡國志　荊州之分

後天文志　鶉尾之次　鶉尾之次　鶉尾之次

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　周太師注鶉尾　鶉尾　鶉尾

戌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已為鶉尾　鶉尾

鳥尾故以為名　義宗

貢篚　遠都之國有貢篚　書禹貢土境界甚遠　必

大略而言也　兗州織文　惟　敬貢漆絲　又宜桑蠶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　青

州檿絲　惟　敬篚　注　敬貢桑蠶絲中琴瑟弦　徐州

中明二物皆當細　揚州　惟　敬篚織貝水物　荊州　惟　敬篚玄纁璣組　注此州染

善故貢之璣珠　豫州　惟　敬篚玄纁　注玄黑繒白繒織細也織在

生於水組綬類　織之其寶於篚者　故以篚貢別之　入於女功　貢者百功之府受而

織貝　供衣服之用　捡篚之所盛皆

黼袞　當依覲諸侯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　斧依　注依如今綉素屏風也有繡

西當戶牖之間　曰覲疏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繡為斧文也　斧文　上　設為戶牖之

間　儀覲禮天子　斧依　斧文所以示威也　示

威　上　南鄉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　左右几天子袞冕負

而立注天子周公也周公於前立為禮九　無

柄從黼八尺畫斧一一說命用之義禮圖一馮玉几
聽斷號令天下撥助傳方版天官葦以土大孤上帝說皇邸注皇羽覆上邸後版也疏後版者謂為大一一於坐後畫為斧文明堂位及司几筵皆云黼依不得云黼依故別名皇邸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注六斧謂之黼其繡白黑文以絳多作斧字若據采色而言即繢人職白與黑謂之黼若據繡於物上即為金斧之文近刃白近銎黑則曰斧取金斧斷割之義屏風之名於漢世故引為況天子負黼依襲被玉几而處其中前漢西域傳贊徐樂曰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

牖戶之間謂之扆爾雅

康依博依能安詩學記夫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廣譬喻也疏若不廣譬喻則不能安弦博依能安詩廣譬喻上善其詩廣譬喻上知美惡然後能博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一其一一為師注美惡說之是非也同上博喻然後能為師上比興教六詩曰一注比取一類以言之一取善事以喻勸之周禮太師

[illegible]

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一一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云云趙岐注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辭詩人之志是所得其實孟子之所引以興事上

蟻玄駒一禮學記一一者也亦見古今注蕪弱之智抱朴子蛾子時術之一一羊肉也莊子曰蟻蟻一羊肉一也莊子問莊子曰螻蟻惡乎在曰在稊稗曰何為愈下曰在瓦甓曰何為愈甚曰在屎溺周禮注蟻子蟻一悉乎曰一螻蟻饋食之豆屑蚳醢周禮

[illegible]

術之一禮學記日月如磨君子蟻封於蟻垤莊子蟻葉智莊子慕羶羊肉不慕道在東郭子問莊子曰惡乎在曰在螻蟻一悉乎曰一螻蟻饋食之豆屑蚳醢周禮注蟻子揚雄方言蚍蜉齊南之間謂之玄駒秦晉之間謂之蟻蚍蜉大蟻小者楚郢以南蟻土謂之蚜蚍蜉其子蛵注云蚍蜉甘蛵蚜谷呼馬蚳蛵

人鬼 可得而禮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路鼓路鼗鼓鼙晉鼓鞉牘柷敔旅竽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之注皆謂大祭也人鬼謂先公先王也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宗廟之祭有先公之神有先王之神有先祖之神有五帝之神有山川之神有四方百物之神有人鬼之神有天地之神有四望之神有社稷之神有五祀之神有三辰之神有五嶽之神有四瀆之神有四海之神有四類之神有四方之神有四會之神有四維之神有四極之神有四時之神有四方之神有四維之神有四極之神有四時之神有四方之神有四維之神有四極之神有四時之神有四方

注水車中不敢出狠隱語故爲難於泛中郭舍人請東方朔隱語

譯語 見方言譯門

敔 止樂用敔 見祝注 鼓也 首其名伏虎銅鋙刻木 上 偃蹇戛敔而後止木楬 見下門 皆有驫胤 敔 述刮之以止樂也周樂志 碎竹擊首逆刮 上 祝敔 乾音 祝敔也 木音 敔並白虎 戛擊 愛戹 揩拊琴瑟以詠 合止 下管鼓 掌播 祝敔官 節樂 播擊四代之樂器也注播擊也 祝敔皆所以 堂上下 上 小師掌教 敔瞽矇 萬物祝 柷控椌 荀 希聲 祝和選陸士衡運連珠 清明風 五日聲之音上其風謂之清明通典樂門 舉虡偃虡 唐職官 掌宗祀 鼓 北周 在周 之庭 有瞽有瞽 牙樹羽應田縣 鼓敔謂之甄 注同前 釋樂 柷控楊 禮樂記聖人作為柷敔 德音之音也注六者為本以其聲貌 柷敔也 德音之音 上 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 虎

揖讓 御禦寇 需 卦 前 守境積粟 唐 天旋 璧 選四 省禁防 務 而 知其不足恃也前 脩障隧以遏略書 師干之勢 泉 用詩十 如川之流 可禦 不備不虞 不可以 師左 外攻無入 國 守則有財禁暴整亂 前 撫寧遐荒 四十 單兵固守 後 嚴勅障塞 語 繕設屯備制御上略以遏寇虐 在上五百公作此以成 古之善經 掌備 倉廩補 以守則固 荀 深壘固軍 選 死不更其守 禮十 九 軍衛不 左十 未至而豫禦 左十 旅賁

注水車中不敢出狠隱語故爲難於泛中郭舍人請東方朔隱語

譯語 見方言譯門

敔 止樂用敔 見祝注 鼓也 首其名伏虎銅鋙刻木 上 偃蹇戛敔而後止木楬 見下門 皆有驫胤 敔 述刮之以止樂也周樂志 碎竹擊首逆刮 上 祝敔 乾音 祝敔也 木音 敔並白虎 戛擊 愛戹 揩拊琴瑟以詠 合止 下管鼓 掌播 祝敔官 節樂 播擊四代之樂器也注播擊也 祝敔皆所以 堂上下 上 小師掌教 敔瞽矇 萬物祝 柷控椌 荀 希聲 祝和選陸士衡運連珠 清明風 五日聲之音上其風謂之清明通典樂門 舉虡偃虡 唐職官 掌宗祀 鼓 北周 在周 之庭 有瞽有瞽 牙樹羽應田縣 鼓敔謂之甄 注同前 釋樂 柷控楊 禮樂記聖人作為柷敔 德音之音也注六者為本以其聲貌 柷敔也 德音之音 上 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 虎

揖讓 御禦寇 需 卦 前 守境積粟 唐 天旋 璧 選四 省禁防 務 而 知其不足恃也前 脩障隧以遏略書 師干之勢 泉 用詩十 如川之流 可禦 不備不虞 不可以 師左 外攻無入 國 守則有財禁暴整亂 前 撫寧遐荒 四十 單兵固守 後 嚴勅障塞 語 繕設屯備制御上略以遏寇虐 在上五百公作此以成 古之善經 掌備 倉廩補 以守則固 荀 深壘固軍 選 死不更其守 禮十 九 軍衛不 左十 未至而豫禦 左十 旅賁

御災害 諸侯 國 御戎無上策 漢 尤 守禦之備 南充國 守圉扞敵之臣 誡至 選十 七 桷其前椅其後 選 無事則用之禮義有事則用之 武備以秉其威 後五十二 安居則寄之內政 有事則用之 牢旅

犧 殺牲盛饌 王齊曰三舉 注齊必變食 王曰一舉 舉首謂一日一以朝食也疏 舉 以朝食也疏 舉 注加增也舉人名朔望之盛饌 朔望之饌 上 太牢 祀以會會三太牢舉四方之奠 牛羊豕 上 諸侯舉以特牛 祀以太牢 卿舉以少牢 祀以特牛 大夫舉以特牲 祀以少牢 上 公食禮九舉 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注牲牢九飪也秋官大行人 樂 先鄭云舉舉樂也後鄭易之以為舉中可以 舉 王舉之饌也膳夫注 內饔食陳鼎俎 注見鼎俎門

書林事類韻會卷五十一

犧牷 朋充 牲 主 失舉 公羊附 白虎通諸侯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也天子聘求之者貪義也治國之道得賢即治失賢則亂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失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可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 黃書傳七言晉第子五十人復其身郡國貢有奴文學二千石謹察可常與計偕詣于一歲皆輸學訖能通經以上補文學掌故缺以補之學官弟子補滿百人又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人丙科二十人補太學掌故先升又命列侯相及長吏舉所治民有孝弟力田若能帥導衆民為善者各一人以其秩次為右職以勸元年詔曰朕承天地之序以養庶民其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以其職對朕之不逮朕親覽焉二年詔曰古之明王設庠序以教導之舉賢以輔之崇德以先之勸農以務之二千石勉帥以孝弟有能修孝弟之義順於鄉里者上其名令天下明知朕意其務興於孝弟之行以篤俗化三輔太常舉孝廉若時登庸 書 舉 漢武貢之天朝 漢禎晉書何朝

為弘農郡守薦郡文楊囂珥筆丹墀杜預舉賢良表論道紫宮陸賈薦張瞻文擢笭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輝日月陳商劉賢上疏薦徐璆子垂光虹蜺孔融薦禰衡表百僚景式後漢書忠上疏薦劉愔賢才載貢稽諸虞典審九德而擇賢考彼漢章縣四科而進賢達公孫枝得之獻繆公曰請屬事焉公曰賈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公孫枝得之矣乎枝曰信賢任之君明也讓賢而下臣之志也境內將服誰暇笑哉史記王稽使魏問鄭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稽知是范雎乃載入秦漢書韓安國為人多大略所推舉皆薦士賢於己者薛宣知翟方進有宰相器深結之方進竟代宣為丞相免二歲方進薦宣明習文法可復進用後漢書宣傳宣子復復爵何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稱人之善為禁門下賓客富貴在身烈士不舉是有狐白求而反衣之譏平原臣衡材智有餘遭縣遠方高乃辟衡為儀曹吏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注兩龔龔勝龔舍唐林唐遵吏吳良上章以示公卿薦曰蕭何韓信設壇即拜又復考試以良為議郎又陳寵為尚書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樂書為禹稱善人不善人遠矣舉不失德振廢滯祁奚舉善舉善曰能舉子君子刈其翹楚務在擇人選於衆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烝烝我髦士孫毓也詩夫舉無他唯善所在選於衆傳有所舉言共有之矣無求備于一人待舉待取傳有薦士之言以待聘也以待舉力行善不次用之急賢推士鄭當時好推擇故賓客滿門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可設雀羅下邽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善不可失取節於對非對揚紫殿劉昆非常之才薦之不舉雜學小道雖須得才之路海瞻政日令公卿先議選舉各言故能一顯忠遂良旁求上薦登庸群材於驗人代天工雍熙可致賢為闕賓飭必揚當次席之求之選道既日彰進賢達賢才載貢稽諸虞典審九德而擇賢考彼漢章縣四科而取士漢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二曰通經學二曰曉法令四曰剛毅多略各也漢書進賢達吏大宰以八統詔王御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察舉動勤勞之小吏也周禮注及門進士之門君子千時實惟難進注司取士亦不易知俊造士之秀者始於名稱終因上舉舉賢使能禮既升歌於鹿鳴將授武請效禹稱善人庶衛多君子無行韓信家貧不得推擇為吏漢王方崇矢石諸生寧能鬬乎狐裘反衣曰將軍新舉不義而反衣之譏處士嵩門下賓客富貴在身烈士不舉是有狐白求而反衣之譏平原臣衡材智有餘遭縣遠方高乃辟衡為儀曹吏人筒雖公府辟皆不應太守馮代有名稱到官請署衡卒孔伷三人因緣自往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寧韓卓孔伷三人因緣自往薦達郡士范寧韓卓孔伷三人因緣自往孤士朱穆曰薛宣國之操不能一一況其下乎為將用儒士後漢朱穆傳曰薛宣國之操不能一一況其下乎為將用儒士後漢朱穆傳術有私或問弟五倫公有私乎對曰人有鬼神公有所選舉必不能忘所親公山公有所選舉必不能忘所親達賢後杜畿為北海相管寧子魚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也言相亞耳舉主張使與吳良上章以示公卿薦曰蕭何韓信設壇即拜又復考試以良為議郎又陳寵為尚書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樂書為禹稱善人不善人遠矣舉不失德振廢滯祁奚舉善舉善曰能舉子君子刈其翹楚務在擇人選於衆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烝烝我髦士孫毓也詩夫舉無他唯善所在選於衆傳有所舉言共有之矣無求備于一人待舉待取傳有薦士之言以待聘也以待舉力行善不次用之急賢推士鄭當時好推擇故賓客滿門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可設雀羅下邽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善不可失取節於對非對揚紫殿劉昆非常之才薦之不舉雜學小道雖須得才之路海瞻政日令公卿先議選舉各言故能一顯忠遂良旁求上薦登庸群材於驗人代天工雍熙可致賢為闕賓飭必揚當次席之求之選道既日彰進賢達賢才載貢稽諸虞典審九德而擇賢考彼漢章縣四科而取士漢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二曰通經學二曰曉法令四曰剛毅多略各也漢書進賢達吏大宰以八統詔王御萬民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七曰達吏察舉動勤勞之小吏也周禮注及門進士之門君子千時實惟難進注司取士亦不易知俊造士之秀者始於名稱終因上舉舉賢使能禮既升歌於鹿鳴將授武請效禹稱善人庶衛多君子無行韓信家貧不得推擇為吏漢王方崇矢石諸生寧能鬬乎狐裘反衣曰將軍新舉不義而反衣之譏處士嵩門下賓客富貴在身烈士不舉是有狐白求而反衣之譏平原臣衡材智有餘遭縣遠方高乃辟衡為儀曹吏人筒雖公府辟皆不應太守馮代有名稱到官請署衡卒孔伷三人因緣自往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寧韓卓孔伷三人因緣自往孤士朱穆曰薛宣國之操不能一一況其下乎為將用儒士後漢朱穆傳曰薛宣國之操不能一一況其下乎術有私或問弟五倫公有私乎對曰人有鬼神公有所選舉必不能忘所親公山公有所選舉必不能忘所親達賢後杜畿為北海相管寧子魚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也言相亞耳舉主張使與吳良上章以示公卿薦曰蕭何韓信設壇即拜又復考試以良為議郎又陳寵為尚書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樂書為禹稱善人不善人遠矣舉不失德振廢滯祁奚舉善舉善曰能舉子君子刈其翹楚務在擇人選於衆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烝烝我髦士孫毓也詩夫舉無他唯善所在選於衆傳有所舉言共有之矣無求備于一人待舉待取傳有薦士之言以待聘也以待舉力行善不次用之急賢推士鄭當時好推擇故賓客滿門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可設雀羅下邽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善不可失取節於對非對揚紫殿劉昆非常之才薦之不舉雜學小道雖須得才之路海瞻政日令公卿先議選舉各言

功見鄉邑尤異者皆以名奏於才者隨缺先
知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義朝廷從之　同舉　魯非為中牟令
薦名士王方帝
即載方與公卿所舉同　薦兒節　張輔為東郡守郡吏王青祖父
起兵攻王莽莽殺之父隆為都尉功曹
青為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降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郡尉遂死於
難青亦被矢貫喉前太守以青有金夷不能舉輔數其一門忠義
而爵賞不及遂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　辟舉　郎倣伯道祖父勑有陽官勑倣受
之後太守勸倣官欲舉為孝廉倣
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之　明世務者與計偕　武帝元光五年詔吏民有明
以給食令與計偕注計者上計簿書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
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　十
室有忠信　夫一之邑必三人並行然有我師今或圖
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棄於上
聞也　進賢受上賞　蔽賢蒙顯戮
古之道也　非常之人　詔曰蓋有非常之
功必待非常之人
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妓騾馬之
踶跂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今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
相及使絕域者並武紀　賓興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方民而興賢能鄉大比則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興賢能入使治之　歲獻　古者天子
道藝而興者一者鄉老及鄉大夫舉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興賢能入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試之於射宮則議觀名行　甲古之源
深詔執事一一應幾成風紹休聖緒武紀　士宜以才行為先　顏俊書
名聞　漢令諸侯舉賢良方正之士秀才異等輒以
能不待次而舉　荀貢士起於刎敢紀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易
賢斂才焉　事舉或以德舉或以言揚鄉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於司
馬曰進士論辨然後使之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
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各署其所長也　舉不失選　傳
議牛　高詔中丞訪法郡守舉有明德者選仲舒對策明孔氏抑百家立學校州郡舉孝廉茂才皆
詣相府一德一年學三適　試方集五經文理優富并帖經文通四其
高者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為上中文高理平理為中第一
州及國子監貢舉人試官頒對長官判官共定考試至省及第不
成分數者其罪以長官為從雖未成分落第人內有帖試俱不通
一者亦依不成分例　以貊以言宣父尚云有先　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子羽
防請計

惠則哲帝堯亦曰其難州叛廢舉孔垣君平策問曰吳越徐熙為賊殺羣料今選舉考試乃今分級為過河妨一郡之賢也陳雷後漢雷義仲公舉茂才讓於陳重剡史不聽義遂洋任放髮走鄉里曰膠漆自有堅不知陳與雷位列春官職司貢舉天官天子求賢諸侯貢士懸甲乙之科恰青紫之士敷求多士精選羣才盛矣會府直哉主司精鑒才握靈蛇而來中正鵠禮闈之司重其任文部郎之王難其人楊綰不穿雖十上而下第桂枝可折以三遷而登科鶚明試難撞鍾之鳴以待下問止水之鑒寧遺上才當文思之代得賢獻賢能之書若今之解狀也職當可試於司徒武子請其儒守明試之司豈貢失士敖賢之責經苟未明雖用拾芥○朋友講習不遺其友隨身有爵位相待遠相致其任舉有如此若儔蕭朱結綬蕭育與朱博為友若閻當王貢彈冠漢貢禹與王陽為友並舉不位言取捨同也樂則思之白虎通行不修身之罪也家語義之與比德必不孤伸於知己越石父語子知己人惟求舊官責知舊類聚彙征管仲囚於堂阜鮑叔薦於桓公自叶彙征之吉象曰鶴鳴之義舉不失職義在有孚能舉善也商頌之義舉善惟微知人則哲文舉之升一鶚商頌之義舉不失德人所貴舉善進賢之賞人思類用毛玠當仁導之德採非常國著進賢之賞人思類用毛玠當仁導之德徐孔融明敏無弁邊幅傷俗以德建一官而三物克成舉十室四方為歌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文選晏嬰舉穢首田忌進孫臏李克貢吳起蕭何獻韓信遷喬求友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友朋引喻友有餘家生不交朋死不弔馮驩舉一小吏以為士大夫管仲取盜孔子曰管仲有三歸人所用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置之節以葬菲趙岐引晏子所舉於晉國之士十七十管庫趙文子所舉於晉國之士十七人之智而欺之罪薦之名然之所以為盜取人

為誕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轉顧其言用之後有得失則公誠舉者百僚由是慎其所舉也擇善得人必聞其行觀行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論事而稽功考所舉事實始聽言而信行人焉及取而失人何面欺而進責雖入貢於鹿鳴非才而舉聽言觀行其行不可無辨始聽言而信行人焉及取而失人何面欺而進責雖入貢於鹿鳴

語一苟於人而聽言觀行其行不可無辨始聽言而信行人焉及取而失人何面欺而進責雖入貢於鹿鳴

宜舉身於朝退謝失舉宋弘薦嚴光其繫聲弘聞召譚責之譚後於帝前故琴見弘大其常度帝怪問之弘光冠謝曰臣本舉譚望以忠直導王而令朝廷依說鄭聲臣之罪也帝乃改容謝弘席藁

侯范雎任鄭安平為將擊趙為趙所困遂以二萬人降趙唯受請罪又舉王稽為河東守三年不上計坐誅唯曰不擇人而舉之臣罪也

失舉之謗陳寔仲弓為鄉部督郵人綸新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曰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曰太守高倫不宜用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署免

明德從之人望寔失舉寔終不言

坐制失舉削戶縑○受謝荀紀羊祜板子每薦舉人未嘗知之祜亦不言去後謂邑子曰此賢

尋卒因誄曰縑

薦門人孔光晉恭事員師門公言得失魏諸葛誕為吏部尚書多所薦拔其言用之後有所舉人有所舉也擇善得人必聞

絕書屬後知多借貴非豈有私謝不復為通

覽累書諸生疏書書請之疏大怒擲生殺而付獄者役人所說人一日老臣以能守職免今所說人一不敢奉命也○拟官多親舊自己能乾元以來天下兵討啓丐慎委敘官貢舉非賄謀不與官劉寬公路閹紀大臨載詐稱病綿相未幾辛索當當事非賄謀不與官劉寬公路閹紀大臨載詐稱病綿相未幾辛索當當

詔書徵之以扇扇羽儀冀以大扳為之謂之葉部尚平定而元載用

其龍鱗注仡仡壯勇之貌嶡開張貌選甘泉賦簨虡四十周梓人爲簨虡天下大獸五肫者賁者京賦贏者羽者鱗者並謂畫於樂懸也以勞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脅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故擊其外骨肉骨却行反行連行紆行以肫鳴者以注鳴者以旅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脅鳴者謂之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簨削爲鐻並于曰梓匠輪輿秀才文設虡待賢注之于曰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虡曰敎我以道者擊鼓敎我以義者擊鐘告語寡人以鉦者振鐸語寡人以鐸者揮輝業然東都賦

見白帝門

白招拒

刻鴈齒上樹羽設業設崇牙樹羽設業設崇牙詩有瞽龍首爲銜璧望下有

見里宰門附

里宰

六叙六叙正胥吏小宰掌以官府之注叙次秩也謂先尊後卑也小宰長先尊後卑以叙正其位並上謂若卿大夫士朝位尊卑次列以叙進其治並上謂功狀文書進于上有治以叙作其事並上謂有所執掌記事以叙制其食並上謂制祿依之爵命授之以叙受其會並上謂有所受之亦先尊後卑也以叙聽其情並上謂聽斷之時聞情實則獄訟之情受納訪詢於王也六叙六叙也納訪聽其情

謝用鹿中

謂國都郷注郷射於有室無室曰謝謝即州序也

飲酒

熏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射于序以正齒位

有堂無室上古之教者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序者也明堂位

術有序

注序次序王制也明堂位

次序王事上會民射州長春秋以禮射于州序注州讀爲序

論訟在東序注論訟謂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釋奠先老天子視學適東序於一也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並丈王世子

學干羽於東序見干於門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王制

在國在郊上學舞上謂

附西序

合語之禮詔東序

正齒上序以明教貨食

有堂無室上古之教者一也學記

注序次序王制也明堂位

夏后氏之序

大司成

以二者之盛德也養老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賢者因從乞善

學干羽於東序見干於門

夏后氏養國老

五更舉老之席位焉並丈王世子

學舞上謂

附西序

釋奠先老天子視學適東序於一也設三老

合語之禮詔東序

正齒上序以明教貨食

有堂無室上古之教者一也學記

注序次序王制也明堂位

夏后氏之序

大司成

以二者之盛德也養老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賢者因從乞善

論訟在東序注論訟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禮也論訟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釋奠先老天子視學適東序於一也設三老

學干羽於東序見干於門

夏后氏養國老

五更舉老之席位焉並丈王世子

學舞上謂於東序養燕老於西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王制

在國在郊上學舞上謂

附西序

合語之禮詔東序

正齒上序以明教貨食

有堂無室上古之教者一也學記

注序次序王制也明堂位

夏后氏之序

大司成

以二者之盛德也養老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賢者因從乞善

論訟在東序注論訟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禮也論訟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釋奠先老天子視學適東序於一也設三老

學干羽於東序見干於門

夏后氏養國老

五更舉老之席位焉並丈王世子

學舞上謂於東序養燕老於西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王制

在國在郊上學舞上謂

附西序

合語之禮詔東序

正齒上序以明教貨食

有堂無室上古之教者一也學記

注序次序王制也明堂位

夏后氏之序

大司成

以二者之盛德也養老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賢者因從乞善

論訟在東序注論訟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禮也論訟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釋奠先老天子視學適東序於一也設三老

學干羽於東序見干於門

夏后氏養國老

五更舉老之席位焉並丈王世子

學舞上謂於東序養燕老於西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王制

在國在郊上學舞上謂

附西序

合語之禮詔東序

正齒上序以明教貨食

有堂無室上古之教者一也學記

注序次序王制也明堂位

夏后氏之序

大司成

以二者之盛德也養老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賢者因從乞善

論訟在東序注論訟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禮也論訟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釋奠先老天子視學適東序於一也設三老

學干羽於東序見干於門

夏后氏養國老

五更舉老之席位焉並丈王世子

學舞上謂於東序養燕老於西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王制

在國在郊上學舞上謂

附西序

合語之禮詔東序

正齒上序以明教貨食

有堂無室上古之教者一也學記

注序次序王制也明堂位

夏后氏之序

大司成

以二者之盛德也養老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賢者因從乞善

論訟在東序注論訟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禮也論訟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釋奠先老天子視學適東序於一也設三老

學干羽於東序見干於門

夏后氏養國老

五更舉老之席位焉並丈王世子

學舞上謂於東序養燕老於西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王制

在國在郊上學舞上謂

附西序

合語之禮詔東序

正齒上序以明教貨食

有堂無室上古之教者一也學記

注序次序王制也明堂位

夏后氏之序

大司成

以二者之盛德也養老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賢者因從乞善

論訟在東序注論訟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禮也論訟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釋奠先老天子視學適東序於一也設三老

學干羽於東序見干於門

夏后氏養國老

五更舉老之席位焉並丈王世子

學舞上謂於東序養燕老於西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王制

在國在郊上學舞上謂

附西序

合語之禮詔東序

正齒上序以明教貨食

有堂無室上古之教者一也學記

注序次序王制也明堂位

夏后氏之序

大司成

以二者之盛德也養老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賢者因從乞善

論訟在東序注論訟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禮也論訟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釋奠先老天子視學適東序於一也設三老

學干羽於東序見干於門

夏后氏養國老

五更舉老之席位焉並丈王世子

學舞上謂於東序養燕老於西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王制

在國在郊上學舞上謂

附西序

合語之禮詔東序

正齒上序以明教貨食

有堂無室上古之教者一也學記

注序次序王制也明堂位

夏后氏之序

大司成

以二者之盛德也養老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賢者因從乞善

論訟在東序注論訟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禮也論訟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釋奠先老天子視學適東序於一也設三老

學干羽於東序見干於門

夏后氏養國老

五更舉老之席位焉並丈王世子

學舞上謂於東序養燕老於西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王制

在國在郊上學舞上謂

附西序

合語之禮詔東序

正齒上序以明教貨食

有堂無室上古之教者一也學記

注序次序王制也明堂位

夏后氏之序

大司成

以二者之盛德也養老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賢者因從乞善

論訟在東序注論訟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禮也論訟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釋奠先老天子視學適東序於一也設三老

學干羽於東序見干於門

夏后氏養國老

五更舉老之席位焉並丈王世子

學舞上謂於東序養燕老於西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王制

在國在郊上學舞上謂

附西序

合語之禮詔東序

正齒上序以明教貨食

有堂無室上古之教者一也學記

注序次序王制也明堂位

夏后氏之序

大司成

以二者之盛德也養老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賢者因從乞善

論訟在東序注論訟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禮也論訟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釋奠先老天子視學適東序於一也設三老

學干羽於東序見干於門

夏后氏養國老

五更舉老之席位焉並丈王世子

學舞上謂於東序養燕老於西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王制

在國在郊上學舞上謂

附西序

合語之禮詔東序

正齒上序以明教貨食

有堂無室上古之教者一也學記

注序次序王制也明堂位

夏后氏之序

大司成

以二者之盛德也養老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賢者因從乞善

論訟在東序注論訟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禮也論訟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釋奠先老天子視學適東序於一也設三老

學干羽於東序見干於門

夏后氏養國老

五更舉老之席位焉並丈王世子

學舞上謂於東序養燕老於西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王制

在國在郊上學舞上謂

附西序

合語之禮詔東序

正齒上序以明教貨食

有堂無室上古之教者一也學記

注序次序王制也明堂位

夏后氏之序

大司成

以二者之盛德也養老乞言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賢者因從乞善

論訟在東序注論訟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禮也論訟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釋奠先老天子視學適東序於一也設三老

學干羽於東序見干於門

夏后氏養國老

五更舉老之席位焉並丈王世子

學舞上謂於東序養燕老於西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王制

在國在郊上學舞上謂

三代之學——於夏后氏之學又武中也文王世子注文武中三代之學並上

險阻王公設險以守國習坎卦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其——民和貴於天地古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章指言——貴——故曰得乎丘民為天子也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不以兵革之利並孟子四在德不在險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南脩政不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吳起傳得百二田肯曰——若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吳起傳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琅邪南有泰山之固西有勃海之利北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北東西秦也高祖本紀贊之過秦論之業也人有金城注國家安固不可毀也賈誼始皇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金湯非粟而不守注本秀才非孫之定王曰王孫有斬為足有折俎注折俎謂解節折升之於俎左宣十六年籩豆大房俎注大房半胖之俎也食云大房者舜之有折俎也詩云籩豆有踐解節折升大房也周語定王云尚腥魚粢醴粢盛也醴甜酒也醴酪之醴也非議禮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王天子公諸侯飫宴禮之立成者為飫房大俎也詩云籩豆有踐烝在俎解折升之於俎左宣十六年籩豆大房俎注大房半胖之俎也食云大房者舜之有折俎也詩云籩豆有踐解節

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一也注一謂一
故古也此以象太古時皆貴本之義荀禮說折衝尊俎間
制勝在衎遙選張景陽雜詩陸機詩保章氏注楚地豐
陸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築遠者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
素曰已死矣子曰通聞遠者降遠者來折衝尊俎可矣何必
臨邊也
文中

俎 牲體實鼎俎天官內饔王舉則陳其鼎俎以
鼎曰孟貞實俎曰載之注取於饌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
祀 陳其鼎俎實之物皆有俎外饔掌外祭
祀之牲豺魚腊閭共祭器注鼎俎之屬鄉師奇偶鼎俎一而邊豆
郊特牲陰陽之義也
負以干湯 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莘氏媵臣
陳其犧牲備其鼎俎云云注鼎俎名
注此言今禮一禮運

俎 見殺蒸門

梡俎 有虞氏以梡俎見俎門斷木為四足上未有餘飾
虞氏尚質一始有四足夏世漸文故橫木以距於足中此明堂位頭
尚質 上如字案虞俎名梡氏注四

以有虞尚質禘祀周公於太廟季夏六月以一禮一
虞氏尚質一組用梡嚴注梡始有四足
堂位**赤兩端** 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
高一尺漆兩端赤中央黑**高一尺長二尺四寸**
並同並三禮圖**漆飾** 四代之俎其間雜有小異高下
上**天子犧飾** 案禮圖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
雲氣一禮明堂位疏

嚴俎 夏后氏以嚴俎見俎門**中足** 上**禘祀周公於太廟**
季夏六月以一禮一組用梡嚴注梡始有四足嚴為
之距頭虞氏尚質未有餘飾始有四足嚴中央為
於足中**橫木以為距夏世漸文** 並上**象雞有距** 俎足中央為
以一外物者也明堂位頭**增以橫木** 有虞氏尚質俎始有四足夏世漸
文嚴飾梡一距中央也
有舟 自嚴俎已下皆同一也並三禮圖**如梡而橫木** 嚴亦如梡而橫注四
直有脚曰梡加脚中央橫木曰嚴明堂位頭

棜俎 商以棜俎曲撓並見俎門**樹有枝** 棜摩之一多曲撓
來業殷俎似之故云曲撓者也明堂位頭**有舟** 見嚴俎門**餘制度** 並見梡俎門

楚 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江漢濉漳楚之望
也襄二十九年鶉尾楚也周禮保章氏注楚地鄭詩
陸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築遠者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
漢川澤山林之饒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
河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詰窳偷生亡積聚飲
食還給不憂凍餓注詰短窳弱**東有雲夢**並漢志**楚望不過**
江漢注祀其山川為望**楚地千里地方五十里**並史世家**楚介江淮**
史年表**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臣聞楚有七澤嘗**
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小者名曰雲夢雲夢

暑 燠附逆暑歙鬱詩春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歙鬱以迓
陽迎以晝求陽並上須冰天官凌人掌夏一注
夏始絺注初服暑服**玉潤**季夏一潤辱謂塗溫也**盛氣**注暑氣盛乃
書鈔卷十五

注暉熱氛翳六月徂暑詩長物暑一成物書暑一和
則景短多暑見氣暑門**當暑袗衣**袗辨詩外傳曰延陵季子遊
取之牧者曰何子若之高而現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
臣有友不友當暑袗衣案暑袗當更金者手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
者曰子文相之七何足語姓字哉**暑無寒衾**禮曲
特暖頌之**時暖**上**洪範九疇**八庶徵曰燠云云

燠 暑哲時燠若注君能照哲則
寒暑 大火寒暑之候幽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注火大火
逸陵則恒暖暖之也一注君行也一者一也火星中而寒暑
暑而言燠者燠足一暑是熱之極也**六氣**左傳云天有
之一陰陽也明是燠也**視之不明**並洪範疏**日以烜之**烜況晚
足謂不晉厥罰恒燠惟水沴火**燠屬火燠火氣也**反易說
卦**戒暄**時暑一選**或煦**或吹**餘見**五氣

寒暑 大火寒暑之候幽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注火大火
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火中寒暑乃退**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
咨夏暑雨小民惟曰一一冬祁寒小民亦惟曰一一君牙**寒暑不時則疾**樂記**往來**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一寒一暑相推而成焉春秋傳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上春秋迎寒暑門見暑

饗帝於郊則風雨節寒暑時郊特牲有冬有夏禮三光全寒暑平仲舒策聖人之道如寒暑文中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鼓弊也覆豐其出退也物莫不備而不知其由也

教猶寒暑禮樂記禋于六宗尚書周萇弘進二人能變寒暑載離寒暑詩歷以考寒暑漢賈誼寒暑相避以成物後漢銅鍱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改節有似士君子之行晉志累土聚薪寒則禮運注暑則在陽則西京賦陰陽上炎涼選一刑罰寒暑劉子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易繫景短景長日南則多暑日北則多寒大司徒信若寒暑唐宸翰畫柳公綽奏大醫箴曰天布品類既一高卑以均寒暑不私於人

祭寒暑坎壇祭寒暑祭法瘞埋于泰壇祭地也祷祠之事以致福祥曰瘞埋祭寒暑唐宸翰畫生物成物見門見暑門○

以刀穿衣如鼠齒狀失意兒有憂太祖曰妄言耳俄而庫子乃挽見中以報一太祖曰衣在側猶被一況一懸於柱乎乃挽見

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嗑齒奮魏志太祖馬騌死獄王沖曰洪待三日

得千鈞之弩鼷鼠齒豫失意兒有憂太祖曰妄言耳俄而庫子乃挽見中以報一太祖曰衣在側猶被一況一懸於柱乎乃挽見

月有一見于東宮又齊武帝白鼠似常鼠而穴居一齒竹見芳林園民又抱朴鼠壽三百歲滿則色白善憑人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之事吉凶也

養會稽山中有人姓蔡隱山中一鼠千頭解虫捕淮南子俶呼之即來遣之便去時人謂之謫仙也解

不為鼷鼠發機嗑齒奮魏志太祖馬騌死獄王沖曰洪待三日

以刀穿衣如鼠齒狀失意兒有憂太祖曰妄言耳俄而庫子乃挽見中以報一太祖曰衣在側猶被一況一懸於柱乎乃挽見

月有一見于東宮又齊武帝白鼠似常鼠而穴居一齒竹見芳林園民又抱朴鼠壽三百歲滿則色白善憑人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之事吉凶也

養會稽山中有人姓蔡隱山中一鼠千頭解虫捕淮南子俶呼之即來遣之便去時人謂之謫仙也解

升仙騎大並去唯鼠惡其不淨不肯上騎上鼠乃悔一月三一故號之穴虫虫鼠良為鼠易猫食大蜡迎貓為食王鼠也犬捕使一鼠狸狌脾腦賦使之捕鼠不如一狌食煙火飲泉南越志嵩鼠似常鼠而穴居一齒竹鼠壽三百歲滿則色白善憑人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之事吉凶也

養會稽山中有人姓蔡隱山中一鼠千頭解虫捕淮南子俶呼之即來遣之便去時人謂之謫仙也解

升仙騎大並去唯鼠惡其不淨不肯上騎上鼠乃悔一月三一故號之穴虫虫鼠良為鼠易猫食大蜡迎貓為食王鼠也犬捕使一鼠狸狌脾腦賦使之捕鼠不如一狌食煙火飲泉南越志嵩鼠似常鼠而穴居一齒竹鼠壽三百歲滿則色白善憑人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之事吉凶也

如牛似鼠身赤尾一異物志鼠毋頭脚似鼠一中銳大如牛而畏狗水田有水災即毋鼠起也

背膝用無所為雅神所憑辟毒魏略曰大秦國出一鼠如狗異苑曰大者如牛似鼠身赤尾一異物志鼠毋頭脚似鼠一中銳大如牛而畏狗水田有水災即毋鼠起也有皮無肉

背膝用無所為雅神所憑辟毒魏略曰大秦國出一鼠如狗異苑曰大者如牛似鼠身赤尾一異物志鼠毋頭脚似鼠一中銳大如牛而畏狗水田有水災即毋鼠起也有皮無肉

記晉大康中會稽縣蜥蜴及羊皆化為鼠大食稻及災始成者有毛亦無肉食鳥

注江東呼鼠而大食鳥在樹木上也魏文與王朗書鼷鼠至微猶毀一也魏

山海經曰重之山有獸其狀如鼠兔首鹿耳其名曰一鼢鼠一賛曰或以毛翔或以影舞

飛名曰一鼢鼠一賛曰或以毛翔或以影舞

常穴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賦後魏盧元明剝鼠一耳若兎毛如酒杯餘滴坏

為鼠山西隴西首陽鼠尾短如豹形大於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

為鼠山西隴西首陽鼠尾短如豹形大於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

終朝轟轟竟夕頌其聲當依依奕奕徘徊鼠在樹木上又鼷鼠夷由狀如小狐似豹皆善飛旦乳亦謂之飛生青如人呼

終朝轟轟竟夕頌其聲當依依奕奕徘徊鼠在樹木上又鼷鼠夷由狀如小狐似豹皆善飛旦乳亦謂之飛生青如人呼

益六畜肉捧朱異苑曰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水來狀望喜夫如此小吏延入庭人

益六畜肉捧朱異苑曰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水來狀望喜夫如此小吏延入庭人

襲夜有鼠浮水來狀望喜夫如此小吏延入庭人

襲夜有鼠浮水來狀望喜夫如此小吏延入庭人

記晉大康中會稽縣蜥蜴及羊皆化為鼠大食稻及災始成者有毛亦無肉食鳥

注江東呼鼠而大食鳥在樹木上也魏文與王朗書鼷鼠至微猶毀一也魏

山海經曰重之山有獸其狀如鼠兔首鹿耳其名曰一鼢鼠一賛曰或以毛翔或以影舞

飛名曰一鼢鼠一賛曰或以毛翔或以影舞

常穴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賦後魏盧元明剝鼠一耳若兎毛如酒杯餘滴坏

為鼠山西隴西首陽鼠尾短如豹形大於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

為鼠山西隴西首陽鼠尾短如豹形大於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

終朝轟轟竟夕頌其聲當依依奕奕徘徊鼠在樹木上又鼷鼠夷由狀如小狐似豹皆善飛旦乳亦謂之飛生青如人呼

終朝轟轟竟夕頌其聲當依依奕奕徘徊鼠在樹木上又鼷鼠夷由狀如小狐似豹皆善飛旦乳亦謂之飛生青如人呼

益六畜肉捧朱異苑曰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水來狀望喜夫如此小吏延入庭人

益六畜肉捧朱異苑曰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水來狀望喜夫如此小吏延入庭人

襲夜有鼠浮水來狀望喜夫如此小吏延入庭人

襲夜有鼠浮水來狀望喜夫如此小吏延入庭人

食煙火飲泉南越志嵩鼠似常鼠而穴居一齒竹鼠壽三百歲滿則色白善憑人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之事吉凶也

養會稽山中有人姓蔡隱山中一鼠千頭解虫捕淮南子俶呼之即來遣之便去時人謂之謫仙也解

升仙騎大並去唯鼠惡其不淨不肯上騎上鼠乃悔一月三一故號之穴虫虫鼠良為鼠易猫食大蜡迎貓為食王鼠也犬捕使一鼠狸狌脾腦賦使之捕鼠不如一狌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寶卷第五十三　上聲　廣下

父　君父　金　麌同　武　偃武　文武　武詩　文武二王　光武　大武　真武星　接武　舞雜武附　王者舞　歌舞　帗舞　皇舞雩舞同　旄舞　象舞　文武之舞　武德舞　文始舞　孚舞　雲翹舞　瓦鼏　鸚鵡　賓主　木主　七制之主　公主　三柱　高柱　鞻鞮　漢廟舞　昭德舞　育命舞　主見賓王門　社主　天柱星　柱

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儀禮父當無容有以素服質者禮器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所以教諸侯之孝義並尔嚴君家有一長父母之謂也易家人配天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孝經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並孝經云王尊父至王尊也儀父與父言義齊語王者父

有皮　相鼠刺無禮也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相鼠有齒人而無止相鼠有體人而無禮注相鼠一鈔與高誘之與作倒貪苟得不知羞恥衛鄘物并　苟偷上　貪而畏人　頍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垂食於民不恤其政一苦大鼠也　食黍食麥　頍鼠無食我黍頍鼠頍鼠無食我麥頍鼠頍鼠無食苗我云碩鼠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身此之謂一並擾風鼠憑社鼠憑高顯之與作倒貪苟得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一父怒笞湯湯握熏得鼠及餘肉勃鼠掠治傳受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牒堂下父見之視文絆如老鼠吏大驚遂使書獄前漢　五技　詩傳　慎　黍南方　周書禾之黍也今注黍者暑也種而後作為寧將事之非鼠何拘乃弗與田云左傳　盜肉　張湯御暑先夏至三日祀腊之書云　黍曰鄰合禮殺鷄為黍　語及黍離離　苗芃芃　並語　燕谷暖生黍　鄭衍吹律於燕谷寒不生黍而谷暖地美而合黍以為上盛也　飯黍　無以飯黍見詩　顑頷　無食我黍見詩　蹙年　多黍多稌　見爾雅　稌華　陵苗　並揚華　寒谷　黍　吹律暖生黍五穀之主鄒衍吹律於燕谷寒不生黍而谷暖地美而合黍以為上盛也　孟冬天子食黍　與禮命並異　秋薦黍仲夏農乃登黍　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並禮月令　大火中則種黍　菽　見詩　黃鳥　利宣王也　無啄我黍詩　渭水多力而宜黍　淮南　餘見　黍及詩門　稃　二米　上　薦宗廟　古今注稃米一名二實左傳申豐對季武子貢藏冰北方之冥之神故物皆用黑也　維秬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注秬黑黍一稃二米也詩生民　嘉種　上　○

事三老（見老更門）○天下之父（孟子二老一一一六）○父召（老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父命（止稱祖如所父言）

無諂（新唐書韋嗣立兄承慶恩議子也武后謂曰爾父嘗稱一一且一）○稱二子忠孝（新唐書）

學詩事君父（父論語子曰小子何莫一夫一詩近之一）

左氏義深君父（賈逵條奏上曰臣謹摭出左氏三十事凡者明者斷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綱紀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爲一一於一一公羊多任於權變）

家國（一齊而後一治）仁慈（爲人君止於一並大孝）人之大倫（景子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一一一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孟四）

主恩主敬（上孔子作春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而亂臣賊子懼）

楊墨（一氏爲我是無君也一氏兼愛是無父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無父無君是一一一也並孟）

尊親（仁者無親不親）

義不（乾爲）（禮記乾稱父坤稱母）

忠可移於君（新唐書孝經事父孝）○忠孝可以立身（新唐書王珪爲魏王泰師王問珪何以爲忠孝曰臣聞事思盡忠盡下王之父事思盡孝）

事君父（左氏）

左氏崇君父（後漢賈逵曰今一一一一平臣子疆弱枝勁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王順注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大其諱子委貢策名二乃辟也父教子二何以事君又曰齊父之命惡用弗從又有無父之國則可是一一甲臣子也）義深（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試衛之蜀左氏一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祭仲（左傳宋人執鄭一一一曰不立宋將死一一詩之逐出莒公而立厲公社預注云一一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微拘脅以鄰入于齊紀侯去其國賈逵以爲一一一一以鄰入于齊紀侯去其國賈逵以爲）

紀季（左傳一一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皆兄歸讎書以一一之）

伍子胥（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尚伍員曰來吾一一一也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可成不可以莫之報不可弃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平王既死昭王立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賦無衣七章七日不食而泣秦乃出師擊吳敗之昭王反國乃賞申包胥而封子胥子胥辭曰吾爲子復讎而反受賞是以父謀子也乃與之爵祿子胥復歸是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戒已是以君子動則思孔行則思義公羊曰冬築郿脅以盜來奔文而何以無邪婁逼湯也曷謂逼湯賢者之子孫宜有地賢者當封謂一一也何賢乎一一讓於國也並賈逵傳云）

宋宣公可謂知人（隱三年宋穆公病召大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和與夷人莫敢忘君以大夫之位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以與夷爲有利社稷也吾豈敢愛死而棄國命一一一一

經不敢而倫武之善經武不違敵違避也桓桓貌武車不式我武惟揚以亂易亂不武神武不殺古之聖人一者夫易繫辭武貴止戈唐盡夷武一尽善也論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伊訓成功武功成文前修君六注威四夷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一方叔是也魏曹植武論法常德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一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六經奮剔去厥後余大弓一大○右識武功前漢五世實之郊立重礼以陳儀物之首一一元陸淳議武成王罷上元退封立○太宗神武定四方唐儉傳○憲宗好武功前漢柳公綽傳使五吾兵甲一國輕侵前二十二國堪命民不一左耀武殘民鈍斃一一忿兵兵貪兵者敗四十四貪兵者破殘夷後漢紀六剽奪厭兵也嘗身三十七敝甲凋兵史動亦耗病耘鉏海內前傾國殫貨情見力屈兵連禍結背本爭末貪外虛內力并萬國暴兵露師武五窮兵黷武帝窮兵武力後并兵窮討折箠笞之單用天財慘如逢蝥蠆荀屈國喪師楊湯海夷岳選二殛者濊夷敗國殘民痍傷者未瘳史二十六禍孽而不解兵休而不息商事煩而憲生兵久而變起日月為之籠光列星為之黮昧後鼓洪鑪燎毛髮武帝窮兵武力後并兵窮討折兵以示威也恃衆晉軍耀武耀佳兵夫兵者凶器云云見上文果而勿矜勝而不美制勝而已不為美也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可得志於天下阻兵安忍阿所窮弄凶器落泊禍結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年隱四年衆好戰必亡主父偃見上文我武惟揚陳若林之衆詩如震之餘騎兵文子曰侍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謂之一驕兵者成惟甲胄起兵言兵不可易用則敗易用則敵惟干戈省厥躬省審也不可任以非才且昧善經是生禍非暴而不戢謀動干戈於邦內師必有名詩燕之名戎容戎昭武烈取威○宋璟不肯賞邊臣武帝一一桓桓貌武車不式我武惟揚以亂易亂不武神武不殺古之聖人一者夫易繫辭武貴止戈唐盡夷武一

以保成功　○帝嘉納　○戢藏干戈　新添天下既定——教以文德　○弗戢自林父　新添兵猶火也弗——是以蒼頡作書止戈爲武　○亦止戈之風　新添後漢光武太子——也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爲又賀復等剽甲兵教儒學　○止戈爲武　新增高麗傳帝曰蓋蘇文取之易不欲勞人——者也　○魏證勸偃武修文　今頡利成禽茜長宿衛證力也　太宗云云

武備物之饗以象德　見鬻門二柄元忠上廿事曰臣聞理——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以歸其一揆——上文備武備　家語魯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亦必有文備　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　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謂修己自勸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也言能明其文使之昭——定其武使之威　國語三　兼才　李大亮傳定臣曰大亮——真確成性　隨時　文武之道——有文武二柄　文武並用　唐功德　文德昭則可以兵固禦——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

武周頌上奏大武　武——公作樂所爲舞也　維烈　於皇武王無競——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注於乎君哉武王也注大武周——其強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無疆乎其克——翩武受之勝殷遏劉——注嗣子武——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汲汲於詩紂——頌假五年　一章叶臣工之什樂歌　見大雅門

武詩大廟下管象　明堂位魯公季夏六月——升歌清廟——注象謂周頌武也　周頌上奏大武　武——公作樂所爲舞也注大武周——公於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亦必有文備　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　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謂修己自勸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也言能明其文使之昭——定其武使之威　國語三　兼才　李大亮傳定臣曰大亮——真確成性　隨時　文武之道——有文武二柄　文武並用　唐功德　文德昭則可以兵固禦——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

武王文武始終於憂樂　詩魚藻——逸樂注文王以此九篇治於內外其始——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憂勤也今　天保治內——采微治外　見上聰明　昔在文武——齊聖同命　文武興則民好善子起——於后稷　文武之——生民詩　重光　昔君文——之苗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長久之計　新添文武並用——後孔傳　文武興於酆鄗　○文武備足　新添詢後　○長久之術　新添文武並用——前陸賈云　○宰相兼文武　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張仁愿馬——兼者時編　○兼備　新增裴度文武——故相之　○謀包　新添裴——文武——長孫無忌兼　○德宗賜馬燧台衡銘曰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伯入作申甫　新添——餘見文武　相須

武神武電斷　後漢邊讓作章華賦曰惠風——斷火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亂理也——以晉觀情以律——所宜——難以二人——議諸仁義諸侯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智神武　雄圖　內篇——選　專生殺之柄　生殺之柄人主——富貴人主之——賈山　臨事制變　選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聖主無所——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書馬謖　獨見　權者聖人之——以——定四方　○高祖神武　新增書　任璫謂——公天付——仗順而起　○湯布昭聖武　新添尚書　○漢高祖聖武　新添後漢宋浮　○魏武神武明哲　新添魏——志荀彧　○太宗神武　新增書裴——駿云陛下

武詩大廟下管象　明堂位魯公季夏六月——升歌清廟——注象謂周頌武也　周頌上奏大武　武——公作樂所爲舞也注大武周——公於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亦必有文備　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　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謂修己自勸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也言能明其文使之昭——定其武使之威　國語三　兼才　李大亮傳定臣曰大亮——真確成性　隨時　文武之道——有文武二柄　文武並用　唐功德　文德昭則可以兵固禦——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

武王文武始終於憂樂　詩魚藻——逸樂注文王以此九篇治於內外其始——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憂勤也今　天保治內——采微治外　見上聰明　昔在文武——齊聖同命　文武興則民好善子起——於后稷　文武之——生民詩　重光　昔君文——之苗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長久之計　新添文武並用——後孔傳　文武興於酆鄗　○文武備足　新添詢後　○長久之術　新添文武並用——前陸賈云　○宰相兼文武　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張仁愿馬——兼者時編　○兼備　新增裴度文武——故相之　○謀包　新添裴——文武——長孫無忌兼　○德宗賜馬燧台衡銘曰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伯入作申甫　新添——餘見文武　相須

武王二文武始終於憂樂　詩魚藻——逸樂注文王以此九篇治於內外其始——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憂勤也今　天保治內——采微治外　見上聰明　昔在文武——齊聖同命　文武興則民好善子起——於后稷　文武之——生民詩　重光　昔君文——之苗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長久之計　新添文武並用——後孔傳　文武興於酆鄗　○文武備足　新添詢後　○長久之術　新添文武並用——前陸賈云　○宰相兼文武　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張仁愿馬——兼者時編　○兼備　新增裴度文武——故相之　○謀包　新添裴——文武——長孫無忌兼　○德宗賜馬燧台衡銘曰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爲方伯入作申甫　新添——餘見文武　相須

武神武電斷　後漢邊讓作章華賦曰惠風——斷火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亂理也——以晉觀情以律——所宜——難以二人——議諸仁義諸侯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智神武　雄圖　內篇——選　專生殺之柄　生殺之柄人主——富貴人主之——賈山　臨事制變　選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聖主無所——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書馬謖　獨見　權者聖人之——以——定四方　○高祖神武　新增書　任璫謂——公天付——仗順而起　○湯布昭聖武　新添尚書　○漢高祖聖武　新添後漢宋浮　○魏武神武明哲　新添魏——志荀彧　○太宗神武　新增書裴——駿云陛下

武詩大廟下管象　明堂位魯公季夏六月——升歌清廟——注象謂周頌武也　周頌上奏大武　武——公作樂所爲舞也注大武周——公於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亦必有文備　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　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謂修己自勸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也言能明其文使之昭——定其武使之威　國語三　兼才　李大亮傳定臣曰大亮——真確成性　隨時　文武之道——有文武二柄　文武並用　唐功德　文德昭則可以兵固禦——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

…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代不敢自專…灼見三有俊心…
…文王武王使得其道大行能知居三有聚人之心居之皆服其…
…羅物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服其德之審也夙夜基命宥密命郊祀昊…
…天上帝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性宥寬密也詩文王以…
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樹德而濟同欲在門成二年注謂立濟成也德成於文武吾丘壽王字子贛…
…東觀漢…
於文武設容難周公能歌文武之德前漢上丞于畢史周本紀九年武王…
…兵於盟津注畢文王墓地名又後漢蘇章傳是時月入于畢畢…
…武王將伐紂上求助天德典神天多方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基用…
…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誠信忠厚…
…之五十三
…循更傳序周文武…
…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文武王之謚王不能去界而治○積…
功累仁…
…紂質周自右揖…
…其為性質故…
…湯武者民之父母…
…海秀…
…成也善於…
反性…
…湯武反之也…
身仁…
…克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止之…
人歌之…
…湯武之隆…
…太史公書…
…則太史公…
…以國語義…
…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
…人治定始斷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龔行天罰…
…有殷宗中興之到焉即土之中…
…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

…行勝人之道…
…下莫忿湯武是也強國篇…
所好…
…義詳讓忠信是也注首…
聖達節…
…左傳注聖人應天命…
…人達於天命試已知分若以歷數在已則當奉…
…若舜然見三有賢俊之心用之皆服其德之審也…
…天上帝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性宥寬密也詩文王以憂…
為大…
…武王伐紂…
湯武善御衆故無咎孰為之師注謂…
…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如伐而已故無咎而擊此後漢杜詩…
湯武受命是非前漢韓…
…固與黃…
已…
…宗室傳贊…
…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成商…
…也○得伊呂而四海安…
…臣曰湯武…
比跡…
…之亂比跡湯武…

…帝始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三十稅一…
…詔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軍士屯田邊郡收見田租二年令人田租…
…如舊制注景帝…
…今依景帝故云曰…
柔道…
…幸章陵置酒作樂…
…宗室諸母因酣悅…
…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
…梁其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
…行之耳…
封太山禪于梁父醴泉湧朱草生京師故水生…
…都國頻上甘露講論經理每見視朝日仄乃罷…
…夜分乃寐…
光武明明高謨赴趙於赫…
…武…
…命宣尼…
…深器練文事…
…四百萬親兆為郡…
…縣三百…
沈幾先物…
…自號…
…傳光武皇帝受命中興…
…奏不能…
…貫分…
…漢…
…傳光武…
…民間頌…
…見孫穆鄭…
…帝宗室天下已安務…
…身衣大練色無重采…
…之若不…
…民傳…
投戈講藝…
…藝…
…循吏…
…循更…
…之行…
…孤之君身也…
…盡心章詩…
…馬論…
…光武…
…字動兼乎在昔…
…統業也…
達情偽…
…東觀…
…帝事勤乎三五注漢…
…書光武…
人不欲回偽直…
…統民開…
…緒茂育群生…
…改復壇…
…帝宗室天下已安務…
…身衣大練色無重采…
…之若不…
…民傳…
光武側席幽…
…珍…
…被皇…
…帝大…
…統業也…

…人命不拘常禮節…
…之間性命合者其分聖…
…本律聖節不得…
…言達節也…
禮時…
…注…
…黃…
…漢…
…武…
…帝…
…之…
…之…
…之

已復禮以奉然始允恭乎孝文　憲章稽古封伯勒成儀垂乎世宗並班固東都賦　世祖光武皇帝傳贊文叔注光武中興故廟　追述祖業紹前業曰大雅一一詩大雅紹繼也一一中興頌曰有嘉承天一盛九德因名光武曰秀因名曰秀上求民瘼記以若馬實劍陽騎士以手迹陽方國乘時龍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引公卿以一一循吏傳　而御天哉本紀○自我復之劉昭續漢書曰為中興光武是也○全功臣馬周傳非我失之一一○全功臣馬周傳　舞大武明堂位魯公以禘祖祀周公於大廟朱一玉一晃而一損揚而舞大夏注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　武以功定天下一一武王作武一一前樂記言一一矣未盡善也論二和鸞步中武象見大韶門　武奏大武也注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既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既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為舞也　除暴謂之武一一矣未盡善也論二和　蟠首於後行天文志　霄中星虛以正仲秋霄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霄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　而後玄武孔此四獸為軍陣象天也疏軍後須殿前玄一一龜也有甲能禦侮用玄一一玄龜也有甲能禦侮　承蒼物光武一一哲宗元正符後有賢帝曰德宗赤伏云　千戚一一也史李斯傳周樂見舞大周樂也言教化流行則逆亂之徒不交設也前樂志文舞武舞見樂門六　乘時龍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一一而御天哉

北宮真武三十五星後漢郡國志　北方真武之象靈龜蜷首於後行天文志　霄中星虛以正仲秋霄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靈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　而後玄武孔此四獸為軍陣象天也疏軍後須殿前玄一一龜也有甲能禦侮用玄一一玄龜也有甲能禦侮　北方玄武符隋書天文志　北方七宿以室壁二星為龜體三礼義宗龜者神知之獸北方者水水亦知也故龜在北方云陽法寬舒故以多宿為躬北方二宿或危依星躬亦得陽奇陰耦之法　以多宿為體上畫於闕上魏朝信幡元武詔北方群國一一古今注龜蛇象營室冬官朝人一一西將以一一也龜東壁連躬而四星臨營室玄武宿者玄武龜也有甲能禦捍故曰武水色玄　二蟲西首東尾龜蛇共為真武之宿是真武之星也七星一一左襄二十八年傳　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注武迹也相人之令迹尺二寸布武相接孝經守則每步迹相接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本迹既不欲亂趨故相曲礼移足半躡中人之迹上進六寸　不欲疾趨上君與尸行接武並玉藻也中武迹間容迹　尊者尚除躐半亦迹上足容重注舉步遲也　口逞接武者二足相躡每間於半未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也尊者一一故君及尸並步遲徐以求合　下武繼文詩大雅命能昭先人之功上世有哲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積大世有明知之王謂大王王季文王紹成大王王季文王也此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作為未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也　成王之孚永言配命成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孚信也成為武王道之信也

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曰民無信不立也孝思維則永言孝思維則心之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爲孝經本篇言武王益其明智經六章皆配先王之道成其孝思遷廟祔祫之禮皆是繼述之事能紹先人之功焉見積德之深遠經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則武王所繼自大王王季皆是矣而序獨云繼文者作者以周道積累故本之於三后言此有哲王其實美武王能繼唯在文王也

舞 舞者樂之容也有倘張翁行綴長短之制禁邑月令章句

陶唐氏之作關故爲一舞以宣導上古帝堯之始陰多伏人氣壅

婆娑舞雅二八齊容起鄭舞杜若交竿撫案下辟鼓

舞者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也被風則動多正也淮南子路枝劒而舞語家言其弱也

動其容也禮三步以見方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將舞之漸也進旅退

旅言進退齊也舞之蹈之嗟嘆之不足不知手之足之言歌之至也飾喜舞行

舞詠選脩袖繚繞而滿庭羅韤躡蹀而容與選大射

詔諸侯以弓矢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周禮釋采合舞王子類

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備禮備用六代之舞振萬舞振動也左三恒舞伊訓曰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也書獻舞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竹樂記獻入

招武持干戚若翔若行選若竦若順冠帶秉翟翟翳也

袖低卬與心聲相應禮疏舞者德之容故飾玉捎以舞

歌所持竿以轉曰轉則時人

體輕能爲掌上舞漢酔舞後漢書王智絕之酒歸舞鬱林觀志並

秘舞更奏振朱屣白鶴

飛兮翩曳緒言舞似之文選踧踖踧踖舞貌長袖善舞韓文選曰

舞以盡意是以聽其聲不如察其形致右憲左憲言讀爲軒發

揚蹈厲並武貌若流風之回雪彩鸞之對鏡野舞謂野人學舞者

受舞器樂以舞爲主魏名臣奏柘枝舞樂苑曰用二女童相施金鈸折轉有聲其來也於一蓮花中藏之花折而後見對舞相占舞容選

紆長袖左思蜀都賦柳揚崔駰七依以

土地名之有周舞鄭趙舞淮南舞燕舞古之舞曲

有回燕舞七盤舞並戚夫人所作

翹袖舞折腰舞並戚夫人所作

榮塵舞集羽舞見王子年拾遺記並

舞於庭孔子謂季氏八佾舞

李延年漢書馮肅善舞

酔舞後漢書王智絕之酒歸舞鬱林觀志並

百獸率舞沐猴狗鬬黃平恩侯許伯入第長信少府

拂衣而起

奮袖低卬（揚雄書云）高祖作巴渝舞（以回轉）荊豔楚舞（選鸛鵠舞（箋云王導備謝尚爲揚州尚更者衣幘而舞今座上擊節者應備卿有中興若無人）白紵舞（劉琨聞雞鳴而起舞象則結風（後漢傳毅舞賦云宋王對楚襄王曰臣聞激楚結風）十三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周禮）王曰臣聞激楚結風（後漢傳毅舞賦云宋王對楚襄王曰臣聞激楚結風）舞材人之能觀天下之至妙（楊阿之言一一上召見實妙極而善舞也）馬上舞（袁譚破公孫瓚軍中無以爲樂請一一欲殺沛公項伯亦知舞常翼誠之）賓抜巴渝之舞（晉禮樂志云巴郡閬中一一三巴）劒舞（鴻門會飲酒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舞意天道兼盡骨之力以要鍾鼓府會之節（並荀子）九磬之舞（見上注門）舞莫重於武宿夜（見歌門）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見下羽注門）諸舞（見下羽注門）

王者舞

朝奏（高一一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朝奏昭德文舞孝武弭奏咸德文始五行之舞者高祖所以象天下樂已行舞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其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前漢樂志天子用八（八佾）年傳）

宴舞（高祖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舞武德舞武名並舞）所以樂德象功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以舞大夏（見文武之舞門）吳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有戚謂文王樂也恨功不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注謂武王樂也）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知天命之難也注謂湯樂也言治水之勤）見舞韶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注謂舜樂也）見舞大夏者（曰聖人之勤非禹其誰能脩之注謂禹樂也言治水之勤於始用代也）見舞大武（舞孝文廟舞作見下門）大武舞（光武廟舞名）始咸熙（並舞名）韶武之舞（以上並魏朝舞名）春夏學干戈（萬舞以象武）秋冬學羽籥（舞以象文）

學羽籥（舞以象文）故鼓舞而天下從之易

習舞

仲春習舞（禮記月令一一之月上丁命樂正一一釋菜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氣而舞也）順萬物始出地（上注樂正樂之長也命習舞必一一祝之注於春夏）釋菜先師（一一紀一一萬物出地故二丁者習舞以悉之）應春陽動（以重爲主）應春陽動（以重爲主）樂正入學（孟春命一一習舞比仲春又云釋菜者以陽氣動故比仲春舉之習舞至仲春習而合之）春夏常合（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並疏也）使應節奏（春始以學士入於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一一於一一大胥注）以六樂正舞位（春爲陽陽土動舞亦動春合舞一一故舞大胥也）

歌舞

師樂用歌舞（文王世子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注師樂爲用前歌後舞）歌儛象功德見功德門）咏聲動容（動其容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樂氣從之）本於心上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之舞之是歌舞之本於心上文王之功也）堂上堂下歌舞之觀（三重見三門）九德（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見上）賡帝誕敷（賡續也帝堯也誕大也敷布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前漢樂志天子用八（八佾）年傳）

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黃帝雲門周王大武並舞名）所以樂德象功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以舞大夏（見文武之舞門）吳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有戚謂文王樂也恨功不終）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注謂武王樂也）見舞大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知天命之難也注謂湯樂也言治水之勤於始用代也）見舞大夏者（曰聖人之勤非禹其誰能脩之注謂禹樂也言治水之勤）見舞韶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注謂舜樂也）見舞大武（舞孝文廟舞作見下門）大武舞（光武廟舞名）始咸熙（並舞名）韶武之舞（以上並魏朝舞名）春夏學干戈（萬舞以象武）秋冬學羽籥（舞以象文）

籥舞（同）羽舞祭四方（地官舞師之祭祀謂四方之祭祀也）羽舞（羽舞者所執以舞也）形如帗（帗舞也）形如帗也皇羽五采羽爲之形如帗而舞之亦如帗也皇舞（舞師掌教羽舞帥而舞四方山川用兵舞一一）有秉舞者所執（舞師掌教羽舞帥而舞四方山川用兵舞一一）舞師掌教（國子小舞凡舞有羽舞一一籥者所謂籥舞）祈（祭祀謂四望也）祈（祭祀謂四望也）形如帗（帗舞也）形如帗也皇羽五采羽爲之形如帗而舞之亦如帗也皇

羽籥皆於東序注羽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文王世子　象文上路鷺羽值其反路鷺也拍塵值共驚羽注值持也驚鳥之羽可以為舞者也拍塵舞也塵共驚羽注值持也驚鳥之羽可以為舞者也拍塵舞也並詩宛丘　毊縣毆羽也舞者所持以自翳毊也毊縣也拍塵行綴舞也毊縣也拍塵行綴

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大饗酒君相見升堂而樂闋云周
武武德之舞勞而決之舞門見武德昭德之舞閑而泰
○餘見上舞門○唐志昭德之舞閑而泰曰明功也高
人文武左籥右翟執羽而舞曰治康武武舞曰觀安舞各六十四
居前者二人郊廟初獻作文舞亞獻終獻作武舞云云
漢廟酌奏舞舞前漢景帝詔曰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
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象功也高祖
廟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酌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酌奏
昭德之舞以明休德注酌三重釀酒也大
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不失節能以樂終並上大抵皆因秦故事並前
漢禮樂志有制有法樂已所自作明一也出樂
景帝紀舞人皆服方山冠三禮圖
武德舞高廟奏武德舞見漢廟舞門行舞除罰武德舞者文
天下樂已所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文中子曰昔者文武之
本注不如昭德之善也文中子曰昔德則功有焉一舞人服方山冠
三禮圖昭容出武德舞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礼容樂
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魏證諷切忘經器四夷也故證侍宴奏破陣武德
舞則兼有不積至要善樂則如此餘事前舞
文始舞孝惠廟奏文始舞見漢廟舞門本舞招舞文始舞者
以示不忘本也高祖六年人作礼容樂注出禮容高祖六年人作礼容樂注出文始五行
舞餘見漢廟
昭德舞孝文廟奏昭德舞見漢廟舞門尊太宗廟奏昭德舞以明盛德承相申屠嘉請曰
昭德以一以明盛德永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帝之盛德和神
定氣綏天下乎文中子曰昭德之善又曰一則功有
昭德之善一也

舍也孔疏曰淮辭回淮之水○辯惠之性閉以雕籠翦其翅羽並亦賦也黃山青胡越也籠鳥有山藪之思自然之性漢異域志獻之乃曰洛此性下不聞有鳥名曰雉人皆能言語名之曰鸚鵡此鳥有一性能言語但有小慧不識大體安可使之在坐疑洛誤也諸葛洛在吳主前有鳥飛過洛指謂之曰鸚鵡賦曰鸚鵡母白頭翁父黑背有請貧白頭母恣睢洛誤周鳥有一隻鸚父鄙不能對雉示也並作周諺曰賓有禮主擇之傳主人恩賓恩也患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東道主鄰謂秦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往來共其乏困主禮榮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亦先拜主人則速賓孔主人速賓也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亦不背客謂賓相傳辟兩向而已歌詩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徵為博士既至請博士持酒驩駒式聞之曰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卿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曰恥為賢子所辱遂免歸鄉朝服而謀賓介注將卿人謂卿大夫也朝服冠玄端細帶素韠白屨義卿跪席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正○客跪撫席而辟注謂講問之客曲禮賓必南鄉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也注言禮之所由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注言禮之所由

升歌發賓主之德見升歌門賓者○○以德聖聖通人以仁義賓主有事相與有數曰聖賓主之○也道德聖者也故坐於西南也主人於東介傑輔賓主百拜而作主○賓主用桑練主用栗喪主於練作主壞廟有時曰祔而作主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慄論語云主人○入門而右主人入門而左孟曲禮云客○入門而右主人入門而左孟曲禮云客讓登主人與客○讓登主人與客○東主士虞禮桑主不文吉主皆刻為文重主道也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士去聲乃理之殷士○周紀周禮司巫匱主鬯器也偽主士自桓公始也廟有二主見廟門廟無虛主群廟之主○作僖公主藏於夾室庫志不敢自專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殷也周禮大祝辨六祈以事鬼神祇社稷五祀五帝先王先公先嶽○天子巡守以主行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太祝為主諸侯從行載於齊車以出入必告反必告至必有尊也並上出入必告反必有尊也並上鄉飲酒

…[illegible]其里縣…
周屬也　周主重徹焉注周人作主徹重…
丞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祫祭祖廟而祭之謂之祫注祫祭祖禰…
主注神者也主命曾子問曰古者…
主作主虞而祔祔而作主注祔猶送…
也作主謂刻木…
…設奠卒斂帝王殯諸…
主柘鄭大…子產使祝史…
…函周廟爲王廟也有大災故合群主於祖廟易故…
八寸左主七十廣厚三十穿中央達四方天子…
注長尺二寸諸侯主長一…
子主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見上毀廟之主八月丁卯大…
…倍公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
…陳于太祖夫…
…其在軍則守於…
…行主也文王世子

注社樹田主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注社稷后土及…
田王之神謂壇與壝…之田祖后稷田主謂若松柏…
…別方面軍社奉主車用石弗用命戮于社主陰亞見軍社

門太師涖釁主社若…
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卜下謀…
及社主主軍者也軍器注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
…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
…釁器皆神之大司馬…
以松殺人以…周人以栗…
乳曰乳建邦立社…其土…
…語餘見門軍社

七制之主七制之主可即戎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
武之功業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漢之賢君立文仁義公恕統天下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
其刑清君子樂其通小人樂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亞盡矣於邹人賈逵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
結人心三王之舉亞盡矣於邹人子曰制其…
…注漢七主本以…
…民而作制　蔡然可見兩漢之制矣道斯盛矣七制之主
有大功杜俞問七制之主也亞文中子

公主昔堯有娥皇女英舜妹有敖手敖音…
…及宮人不得視事帳為已司收客部…
公主乘龍下嫁隨鳳上升主第也車服不…
…等在市與販及即店沽賣者出…
仙人吹簫於秦樓弄玉李吹而鳳至遂升仙而去貴主平陽列仙…
…皇
後漢館陶公主…

爲高門仁與　未嫁教於公宮女之車服不繫於夫
棠棣之華桃李之色詩指言天子之女容止義絶傍私屢恭正匹
詩指言天子之女容止義絶傍私屢恭正匹
匹公主封邑亦置官屬漢分國之榮孰敢不敬
清沁水之園棗綵舟於夜月晉書沁水公主封沁水之園夏侯湛
清河公主位上侍中董偃与母主寡後為公主寵遇彼月斯望在
豹惟縕詩天子之女於月之在望詩言以縕豹也縕若豫侯之子要平王之孫也築館於魯春秋
帝乙歸妹易○王女附公主門何彼穠矣美王姬也見上注華
如桃李王姬之車平王之孫天孫金枝亭公主後漢諸王狀皆
封亭公主晉宗室封東平王蒼女為縣公主封公主者所生子襲母封為乳使專國租稅則不傳之也○皇孫
○王珪行舅姑禮新唐書帝以皇后所生故勑所司裝齋視長公主一日分開其言納王於義一
百人以應高祖分定京師一武德六年詔齎帛四百匹錢一
四請齎帛四百匹錢一十万助嫁家勑之○娘子軍新唐書長樂公主下嫁長孫紹
公主發家號娘子軍公主發家號娘子軍○孝睦新唐書襄城公主性一
為可喜事新唐書但宗為諸王低昂一敬公主一人聞一一回家○開元新制
禮高宗女下嫁韋玄貞○開元新制
為民年二十五丁二十五中二十一老五十六免課役

上聲
姥
浦
主簿
乙部
祖
腷先祖 五祀同
漢高祖
馬祖
組
唐高祖
烈祖 詩
組
睹
土 音見八音門
水土
土 見五行門
曠土
后土
爵土
園土
杖杜 詩
魯
齊魯
商魯
鄒魯
王魯 春秋
斄
白虎 星
熊虎
白琥
苦 味
太古
三古 附三墜門
譏變古 春秋
鼓
六鼓
雷鼓
路鼓
鼖鼓 鼙鼓附
晉鼓
鼛鼓 亦作鞉鞀
應鼓 鼙同
鍾鼓
瞽 見瞽朦瞽宗樂祖門
商賈 守業抑商市籍附
祀户
五
午 附十辰門
浦 水濱 說文浦水一也
美人兮南浦 亚楚亂
廣州記曰云口有蒲母養龍所以捕龍時人見之則土竟大豐而利涉之
見珠注門
場圃 場圃任園地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壄里任園中之地以
圃謂樹果蓏之圃 田首之界 圃樹果蓏之屬者此謂樹果蓏之種樹果蓏之屬載師
家有二畝半以爲井竈葱韭 上場圃納禾稼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注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場圃同地耳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囷倉也 九月築場圃 上滌場斯饗 見滌場門 場圃
樹果麻 場人掌國之一一而一之一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 畔上 中國有麤疆場有瓜瓞農人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詩信南山
園圃 老圃 樊遲請學爲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不窺園 董仲舒勤學至三年一園園 毓草木 周孔九職二曰一園圃一一 樹之果瓜 見場圃門 悉與貧人 後漢和 不窺 後漢注 眞隱大澤講論藝術歷年一一園圃 外圃 左傳孔氏之一一 九畹 楚辭至一一又樹之百畝 樹果蓏 說文園一一園 樹藝 周孔 不樹者 无撓罰之 樹事 周禮以一一頁
主簿 職員令掌付事勾稽省視抄目糾正縣內非違 史王莽改爲秦伐梵請美田宅明圃使其衆○餘見園并圃門
自漢已來皆令長自調用 王隋始置紀職 見周禮 徐浩 以文孝爲張說所

獻之皇祖曾孫壽考注皇君也駿
仁已續妣祖者已成其宮廟也似先妣姜嫄也祖先妣並詩
文祖廟告書辭典舜格于文祖注舜賜先堯三年
鼎將即政故復至
遜豫之怠情也佑我烈祖格于皇天注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无所能及者書說命乃
祖乃父書君牙惟乃有成績紀于太常注旌旗畫日月曰太常受命於
祖孔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于學注受命告祖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
故收族禮太傳喪從先祖且志曰云云史掌邦國之志曰吾有所承受之也注志記也周禮小
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已身獨改更也孟子五
宜將祖孔官議不合止○憲宗不稱祖新唐書穆宗立李奏
已身獨改更也孟子五
始祖始封之君爲大祖實應元年議以神堯爲受命之主不得以百世
非○餘見祖宗祖禰門
祖見魯高門
始封之君爲大祖經綸草昧夫始祖者云云躬大則天所以正元氣廣大萬物之
始祖景皇帝始受命於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經綸
尊而不疑見下殷契周棄左襌所自出禮不王不禘于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天也王
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唯則靈威仰莫則含樞紐白
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月正元氣大禹物之
之正月郊祭之孟特尊焉大德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注祝宗卜史之屬藏先祖之
祝冊及祭器禮有三本見三本門始封
必爲祖殷梁傳十五年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德厚者流光德
殷相襲爲周祖號始受封之君所以貴之者由是德之本也言有
大德故受高位由之而來故始封之君必爲祖矣祖謂廟不
毀也貴始德之本受封之君有大德受高位勢大爲商祖
棄爲周祖並上道德之始祖始也言爲道非始封之君比日
其後裔繼體君商之云也諸侯王表開迹於子孫○太祖新唐書
下建諸侯高帝太祖諸侯王列
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
帝爲始祖則我唐神堯爲始祖法及則漢承堯何嫌○東向新唐書建中二年陳京上號
曰禘祫之時布先於大廟大
祖者以太祖全其尊而不疑

臘先祖五祀同孟冬臘先祖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
以田獵所得禽祭也田獵得禽祭上已親皇氏云先祖○故謂祭也
疏建亥之月息民之祭注獵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疏息曰夫也注祭謂既竣
臘先祖五祀卽特牲大蜡之後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語疏
祖御田祖以祈甘雨謂南曰琴瑟擊鼓以迎送先嗇謂郊后始耕也以求甘雨佈助我稼我穡以養士女也先嗇設樂迎祭上秉畀炎火田祖有神○注炎火盛陽也螟螣之屬陽氣贏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与炎火使自消之詩大田祈年春官籥章凡国于田
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薅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周礼六
入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所祭有八神農有司嗇焉是也疏以先嗇爲主司嗇也
從祭上○餘見神農門
祖神新唐書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先嗇若
樂正考中聲並上祭於瞽宗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居之注若
樂祖神瞽知天道周語伶州鳩對景王曰律所以立均出度
鍾百官軌儀注○古樂正○○者也死則以爲樂祖祭於古
瞽宗謂之神瞽考合也謂合中和之声而量度之以之樂制也
神農有司嗇也注所祭有八神農
從祭上○餘見神農門
漢高祖高祖納善若不及後諫若不考其轉圜言其順也梅福亦寬仁愛人商書湯誥如也常有大度明達
斷蛇者符漢承堯運德於巳盛○○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
下吾以布衣○○此非天命乎撥亂反正群臣曰之○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
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並紀
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舊布衣大大漢之開元也位由數基而割万代並兩都賦○從
諫如順流新唐書班彪高祖之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仁恕五曰

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德受見書如不及用人如用己（一之緒實天生德聖明神武前紀○朱敬則諫武后羅織狀云陸賈叔孫通事漢祖未嘗吐一奇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趣時如響起○）能用三傑約法三章除秦苛法（新唐書高祖紀元年生於長安七歲開王道此（一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則復道爭功枚劒擊柱罵刻之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之久于）

唐書高祖寬仁容衆（高祖紀高祖和元年生於長安七歲寬仁容衆貶嗇周公及長洞簫諳達任性真率）貶嗇得其權心（史臣曰高祖審獨夫之運法知新主之勃興必云云潛神龍曜而屈己求）運雄圖（李密之書史神機）決神機（上）寘懷生於仁壽（高祖神堯皇帝統極歷類於塗炭云云礼儀志）同周文王（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作高桑）大明之舞（上）受命之主（寶應元年議以神堯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拔出群雄（我神堯（一）之中鄭清隋室拯生人於塗炭則夏禹之勳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之間而漢祖之功不足比並唐志○）作民父母（新唐書李晟傳德宗詔曰昔我烈祖乘乾坤盪滌掃隋季荒弗躬元御極（一）則有不二心之臣（一）也杜黃裳議（一）之所承得（一）神堯（獻用大明之舞

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捧朱浮與彭寵書曰亦猶河濱之人一土以塞孟津十仞韓詩見王部與塊重耳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子犯受而載之注有土之象也飾土築阿房土被朱紫土宜見冠門也○萬畫九土新唐書杜牧

水土民風繫水土見風俗門句龍平水土見龍門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俗修尚謨禹平帝曰咨汝水土惟時懋哉舜典仲尼下襲水土注謂夏之事山川之異山川之異上一撮一勺今天地一土之多今夫水一土之多亦中庸司空掌水土事後百官志地平天成注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成禹謨五行上水土演而民用也注水土氣通爲演演猶開也演則生物上演則生物上

曠土隙地宋鄭之間有一焉無曠土無民耕土曠人稀田萊多荒詩念緡戶之人散成梗況數無時之叛轄爲逢高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震旁之間田有餘而人不足君子

恥之謂多曠土○田疇開廣開墾生荒給○貿土闢倍多開墾干祿守舊而食常不足貿土

本土敬桑梓附父母之國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父去父母之邦柳下惠去魯桑梓之敬桑梓之敬鄉里之敬樂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孰正丘首仁也丘首仁不忘本信美而非吾土鍾儀楚奏鍾儀南冠而絷於晉侯晉侯聽之操楚音不忘舊也

故鄉舊貫又陵統公孫爲偏將軍過本縣門又出入其中見長懷三版恭敬盡禮規諷故人忍死隆恩娛樂酣廣利翁告老歸鄉里日令其家共設酒食請於人故舊賓客老人相與至塗邯里王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者相謂曰王先生所評里有爭田者相與質文於烈或至塗邯里而反或望廬而返南陽諸郡不敢到縣庭以正之

蓬撫之知歸捷地著故鄉舊貫一葉本逐末吾所生長敬父母之國並見里門

工氏有子見匈奴傳曰匈奴爲后土注共工氏之子匈奴故祀而見祀並昭二十九年地官土法施於民則祀之龍見匈奴傳曰匈奴爲后土注共工氏之子匈奴故祀而見祀並昭二十九年地官土法施於民則祀之

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郊祀志自漢武後廢而不修成帝時匡衡張譚上疏皆宜奉后土之祀玄宗祀后土○如方丘儀開元二十年冬將祀汾陰有司草儀注十卷在野則爲社

群物主土爲群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爲后土注共工氏之子句龍爲后土注共工氏之子句龍既爲后土又配社神也

大封先告大宗伯之職大封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春官大宗伯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后土爲社句龍爲后土注后土社神也

后土食於火正大宗伯注后土食於火正伯注后土謂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但句龍爲配社之人又爲后土之官

官后土中央之神地官通典后土用牲幣后土注后土社神也大封先告大宗伯之職大封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后土注后土社神也

太學選京下荊祠后土
土親祠于壝

爵土 德功高者倍爵土禮記外傳德高者倍其爵功高者倍其土人臣有大動天子報以土地開國土者獄城也圜者一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而出之同上注以仁心求其情上 **配** 國立家進 **臣有大功世官邑** 謂下落注古者一其一 **五等三品** 列爵為五分七懸三等爵五等地二品也武成 **列分** 上 **絀削**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君絀以爵王制 **天子之有** 並于三年喪畢必上天何明爵土者一以土地開封功臣無土選 **錫命** 一左公 **分茅** 上 **胙** 上一等之爵前王侯表 **疏壤** 天子之尺寸立錐尺寸之白虎 **錫符** 王褒頌 **世功** 官有一則有官族 **增進** 小國考之有一土賢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正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選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 **尊號人所任** 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后黜其土衆氏故先削其土地也白虎○周地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削地后亦如之 **公大啓土宇開地七百** 周後 ○ **王制所重** 諸侯云列土封侯

方色土附 **封侯授茅土** 漢舊事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一諸侯受以其方色以立社於其國謂之云云 **五色土苴以白茅** 苴藉也 **授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 上 **以立社** 並上 **受於天子之社** 諸侯云云歸立之以為國社也 **分茅錫土** 選 **五行之主** 土云云 **制土立社** 作州牧貢惟土五色土為社則為云云 **受茲赤社** 黃陵高王建尊國家封于 **受茲元社** 旦 **受茲青社** 齊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閎 **受茲黃社** 北土世為漢藩輔 **受茲白社** 漢蕭輔 **受茲玄社** 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與之苴以白茅 **封皇子** 漢興惟王者得茅土不立社也后土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之以歸國以立社 **歸以立社** 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 **侯** 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 **諸侯** 則為 **分茅錫土** 選 **五行之主** 諸侯云云 **制土立社** 作州牧貢惟土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 **受茲青社** 齊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閎 **受茲元社** 旦 **受茲赤社** 黃陵高王建尊國家封于 **受茲白社** 漢蕭輔 **受茲玄社** 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與之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 **歸以立社** 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 **封皇子** 漢興惟王者得茅土不立社也后土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之以歸國以立社 **諸侯** 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 **隋器而授** 新唐書馬周云賦以有才行 **獄城** 上 **囹圄** 土教罷民 大司寇以聚罷民其中囹圄而施教之 **害人者寘之** 國中害人者弗使冠劇而加明刑恥之大司寇 **無授無節則繫之** 注鄉中無授出鄉中無節則阿 **圄繫之圄** 土考辟之也此長 **規主仁** 上 **以仁心求其情** 上注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必圜者一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而出之同上 **配** 比長 **東方仁** 踈 **司圜掌收教** 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劇而加明刑恥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不齒 **不坐嘉石** 此罷民入圜土者云 **罷民** 一年不齒 **不任** 三年不齒 **三罰而歸** 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一于圜土司扶 **圄圜** 成康之隆一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誠之流非 **刑人入** 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不齒 **不麾豐** 月圜土之一並司圜 **圜土** 上 **教罷民** 新唐書馬周云賦以有才行 **隋器而授** 不可 **笙磬同音** 律呂各聖君必生賢輔尚書二公宣力四海 **俱立大功** 房杜為 **顯相** 房杜為 **唐** 俱 **立大功** 房杜 一 **○君臣遇合** 新唐書 詳見房杜 **不言功** 大宰所職乃功有言 **獄城** 上 **害人者寘之** 國中害人者弗使冠劇而加明刑恥之大司寇 **無授無節則繫之** 注鄉中無授出鄉中無節則阿 **圄繫之圄** 土考辟之也此長 **規主仁** 上 **以仁心求其情** 上注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必圜者一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而出之同上 **配** 比長 **東方仁** 踈 **司圜掌收教** 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劇而加明刑恥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不齒 **不坐嘉石** 此罷民入圜土者云 **罷民** 一年不齒 **不任** 三年不齒 **三罰而歸** 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一于圜土司扶 **圄圜** 成康之隆一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誠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 **圜牆** 暴肌膚受撲鑒幽泣中注一獄也司馬遷書 **築土表牆** 謂之圜土 **之言一之** 其刑圜也釋名 **象斗運合** 春秋元命包曰為獄圄者一宋均注曰作獄圜者一此 **圜扉** 稀鳴桴於磎路禰茂草於一江一獄也選曲水詩序

杕杜 詩 **杕杜勞還役** 也注役成役也 **杕杜勤歸** 注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 **歌以休息** 上 **有睆其實** 有杕之杜一王事靡時商旅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王事靡盛不堅固戎行役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 **四章小雅文武以采薇以下治外** 注外謂夷狄也 **鹿鳴之什杕杜廢則師衆缺** 六月文王之詩武事 **征伐之事** 並見采微門

房杜 房杜皆命世之才 漢之甫哲信矣然乘成之易朋主謀臣昭圖雪則曰非如晦吳能篤之及如晦之所與也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決東里潤色和順而成俾無晦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 **方之往哲** 若以往哲方之房則魏叔牙管仲子產杜則魏相國房玄齡與杜如 **同心勠力** 房玄齡與杜如 **功窮不賞** 神通曰余房玄齡杜如晦刀筆之吏功窮一臣 **良相** 社如晦與 **社稷之** 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此所定其後當代之譽談一者至今稱房杜焉 **綱紀** 德宗賜馬燧台衡銘云云曰房與杜 **之功** 不可 **笙磬同音** 律呂各聖君必生賢輔尚書二公宣力四海 **顯相** 房杜為 **俱立大功** 房杜 一 **○君臣遇合** 新唐書 詳見房杜 **不言功** 大宰所職乃功有言 **獄城** 上 **害人者寘之** 國中害人者弗使冠劇而加明刑恥之大司寇 **無授無節則繫之** 注鄉中無授出鄉中無節則阿 **圄繫之圄** 土考辟之也此長 **規主仁** 上 **以仁心求其情** 上注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必圜者一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而出之同上 **配** 比長 **東方仁** 踈 **司圜掌收教** 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劇而加明刑恥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不齒 **不坐嘉石** 此罷民入圜土者云 **罷民** 一年不齒 **不任** 三年不齒 **三罰而歸** 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一于圜土司扶 **圄圜** 成康之隆一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誠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 **圜牆** 暴肌膚受撲鑒幽泣中注一獄也司馬遷書 **築土表牆** 謂之圜土 **之言一之** 其刑圜也釋名 **象斗運合** 春秋元命包曰為獄圄者一宋均注曰作獄圜者一此 **圜扉** 稀鳴桴於磎路禰茂草於一江一獄也選曲水詩序

杕杜 詩 **杕杜勞還役** 也注役成役也 **杕杜勤歸** 注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杕杜以休息之 **歌以休息** 上 **有睆其實** 有杕之杜一王事靡時商旅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王事靡盛不堅固戎行役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 **四章小雅文武以采薇以下治外** 注外謂夷狄也 **鹿鳴之什杕杜廢則師衆缺** 六月文王之詩武事 **征伐之事** 並見采微門

房杜 房杜皆命世之才 漢之甫哲信矣然乘成之易朋主謀臣昭圖雪則曰非如晦吳能篤之及如晦之所與也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決東里潤色和順而成俾無晦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 **方之往哲** 若以往哲方之房則魏叔牙管仲子產杜則魏相國房玄齡與杜如 **同心勠力** 房玄齡與杜如 **功窮不賞** 神通曰余房玄齡杜如晦刀筆之吏功窮一臣 **良相** 社如晦與 **社稷之** 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此所定其後當代之譽談一者至今稱房杜焉 **綱紀** 德宗賜馬燧台衡銘云云曰房與杜 **之功** 不可 **笙磬同音** 律呂各聖君必生賢輔尚書二公宣力四海 **顯相** 房杜為 **俱立大功** 房杜 一 **○君臣遇合** 新唐書 詳見房杜 **不言功** 大宰所職乃功有言

直史術古與西房杜輔以文脩脫君明曰○同心圖國

魯　魯有聖人之教　周興以為周公之教以少昊之虛曲阜周公正其民有望人之教比故孔子生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魯地奎婁之分墊　地理　魯者大庭氏之虛　詩疏降婁　魯也保章氏注降婁魯門　泰山巖巖　魯邦　魯者　奄有龜蒙　注流大東注荒蔡也　東蕃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上田附庸注東蕃魯國也並魯頌　洙泗之間　斯斯和也　魯三年而報政　並魯頌　少皞之虛　十魚曰昔武王分魯公以大路六族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魯公以伯禽而封於　土田陪敦　周封魯公之子伯禽之玄孫並孔明曰魯公伯禽也武公也　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　注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　注魯公伯禽之廟有平王武王之廟

齊魯　齊魯有賢聖之化　見齊門　齊魯禮義之鄉　世家　玄　齊地　拘降婁　魯也保章氏注降婁魯門　齊魯千畝桑　漢貨殖傳　虛危奎婁　地　報政　注春秋王魯之公羊傳曰何休注魯之君臣上下也　近政　至於適言　也前漢地理　齊魯有賢聖之化　見齊門　齊魯禮義之鄉　世家　玄　齊地　拘降婁　魯也保章氏注降婁魯門　齊魯千畝桑　漢貨殖傳　虛危奎婁　地　報政　注春秋王魯之公羊傳曰何休注魯之君臣上下也　近政　至於適言　也前漢地理

魯詩　魯詩序書繫秦魯　韓文策問曰夫仁之一帝王之一以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斟頌焉秦魯之君不賢予齊魯具在明當先自詳正躬白學而博責於人故略外也宋魯者春秋王魯記隱公為始受命王周義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貶之法去惡就善曰進譬言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發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后也　公會戎于潛　隱二年經春　內務特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曰詳正躬白學而博責於人故略外也宋魯者春秋王魯記隱公為始受命王周義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貶之法去惡就善曰進譬言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發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后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眛　注春秋王魯之公羊傳曰何休注魯之君臣上下也　近政　至於適言　也前漢地理　宋公和平　隱三年經春　內務特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曰詳正躬白學而博責於人故略外也宋魯者春秋王魯記隱公為始受命王周義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貶之法去惡就善曰進譬言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發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后也　公會戎于潛　隱二

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礼嗣子得以其禄祭故稱侯見其義宿男卒隱八年經辛亥一江宿本小國不常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与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不名不書葬者与故者嗣功薄褒之爲小國故從小國例公敗宋師于竹隱十年經十月壬戌一注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戰者諱内不言師敗績内不言戰言乃敗矣注春秋託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与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滕侯薛侯來朝隱十一年經一公羊些人來聘也注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謝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礼受正朔當進之故使稱人當繫国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齊侯來獻戎捷莊三十一年六月一注言戰捷繫戎者春秋王魯因見王義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搭而戰者詐絶其国獻捷於王者正月者刺齊桓橋樑待盈非所以就霸功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僖三年經一公羊注盟曰往盟於齊涖臨也時因魯故言涖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表明歸以法度卒定四年經一公羊注劉卷即上會劉子也王之者因上王魯文王之張義也疏而云我王之者以春秋王魯因魯之文故言我王之不言主我也言張義者欲張魯君爲王之義及齊師戰于鞌成二年經六月一齊師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師敗績公羊注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者適從王者征伐不義者適從王者討之大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適從王者討之大夫大夫敵君不貶

磐鞮名曰磐怒也有執怒之鉤弦者牙以齒牙也牙外曰郭爲牙也含秸曰機言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門闔有節○黃帝作弩古史考文萬弩夾道淮南脩務訓黃帝作弩以威天下蚩尤之時以銅爲兵威振天下故黃帝作弩以威之也史記一弩十矢蘇秦爲楚合從說韓宣惠王曰韓卒劒戟皆自冠軍所出冠軍今汝南宜陽也韓卒超足而射遠及敵近者射甲徹堅革當者無不洞胸破腹韓卒之勁天下莫能當也秦舉兵而攻宜陽三年而後得之韓卒之事秦也譬猶孟賁之與怯夫烏獲之與嬰兒也以重力壓之無不勝者也今以韓卒之勁而以事秦是皆不出於計也臣竊爲大王羞之大王之卒已有當兵者矣韓卒超足而射遠及敵近者射甲徹堅革當者無不洞胸破腹韓卒之勁天下莫能當也秦舉兵而攻宜陽三年而後得之韓卒之事秦也譬猶孟賁之與怯夫烏獲之與嬰兒也以重力壓之無不勝者也今以韓卒之勁而以事秦是皆不出於計也臣竊爲大王羞之大王之卒已有當兵者矣

遠望大史兵法云司弓掌四弩周礼一八矢之法辯其名物仲春獻弓弩凡弩夾庾利守唐大利車載野戰以守相迫近弱弩發疾戰進退非强疆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又疆弩在前也史民不得挾弓弩八孫弘奏韓延壽東郡負轝轝承矢如今木掬李廣大黃射匈奴大黃參連弩名者黃金鎧弩食其筋以爲糧耿恭守疏勒城天下勁弩皆自韓出射六百步之外蘇秦說韓王云云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十一弩十矢俱發也貢弩諸葛亮長於巧思一一謂之連弩平原君信陵君又司馬相如奉使一前驅迎縣令負弩前驅一

虎於烏莫音徒楚人謂虎於莫猛噬哮闞火攖切咆哮爪牙鉤爪鋸牙鮮食鮮肉也耽耽之視逐逐之欲不義自斃雖猛可爲渡河劉琨爲弘農守有異政猛於虎孔子過太山聞婦人哭子曰何夢澤之乳今尹子文初生弃於一虎乳之楚人謂乳爲穀奴斗切謂虎爲於菟命之曰鬬穀於菟徒搏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蹈尾履虎尾一莊子曰前相如曰今兩虎鬬勢不俱全苛政猛於虎孔子過太山聞婦人哭子曰何問之曰昔吾舅與夫及子俱死於虎子曰何不去曰無苛政孔子曰一莊子曰一去曰無苛政孔子曰一莊子曰一去曰無苛政孔子曰一莊子曰一

右師續

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語論七月而生家三九二十七主星虎

猛虎行晉陸機

猛虎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軒鬐靈光殿賦奔虎攫拏以梁倚仗舊豐而魚之切

攫拏上女子搤其喉揚豐為人齒有女年十四手鉏刀直搤虎頭免父難信市

有虎甘茂曰今有一人言市有虎信之乎曰二人乎色白迴井子曰還之言猶疑三人言信人今讒臣豈非三人乎

為虎牛哀成虎壽千歲五百年

放虎自衛先主入蜀至巴郡附巴而嘆曰此所謂獨坐空山者也

陰精魏志夫虎君子陰牛本長嘯疑而注矢許飛將軍之後大人虎變象曰

勇者不懼人之所畏也風嘯雨嘯乳血食膚貌足畏色單嘯乎

執文執郭虎以弒虎也虎嘯而谷風生樞星運斗樞散而為虎百獸之長風谷通山獸之君說文般虎有文考異郵刺虎絕纍漢書曰

勇上各使引出禹以劒斫懸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壯地有足虎不可使

在檻穽漢書馬遷書曰虎欲刺虎上緣木淮南子曰蛇不可使

馮婦善搏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趨而迎之採穴吳志呂蒙欲從軍母止之蒙曰不拜

養虎列子梁鴦曰之法凡物之有爪牙者之性也夫食肉者不敢以生物與之怒之怒也毀檻穽不得言捕是後虎害稍息

修德政逾月虎悉出界劉陵安得虎子食牛之氣尸子曰虎豹之成文已有

聖人虎別貌文居北君子豹變則豹變則虎注如虎之別百獸從然殊異揚

二文炳取虎真照反圖羸物虎生而文炳

彪外縟彩皮門風從虎易虎生風

許四皓何故揚文策思樂頌乎安春曰假文漢之盲場乎云云夫

意何文漢之盲場乎云云夫

自師畫戟夫性自然也君子能文德柔遠其何假以假文題云耽耽

則載貔貅之猛此謂虎貔之猛此孔

虎視眈眈欲逐逐貌

執鳥猛之蟲耽耽虎視

欲逐逐貌

挚獸

禮

虎豹

虎門

有

文

虎

虎門

白虎

星

虎在西方虎者極蕭之獸秋陰氣之嚴故

參二星為虎體義宗西宮咸池天官書五十一星後漢郡國志白

虎猛據於右後漢天文志西方為白虎之象南首北尾能

旗六斿以象伐也能虎為旗師都所建伐屬白虎宿与參連斿而六星蹏西方六宿畫其虎金色白孟

夏日月會則日宿參伐六星為上下見連体也考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以正冬之二節右白虎曲礼上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蹏四方宿名也右為陰陰流能殺虎沉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變威猛如龍虎畫於關上魏朝信幡畫白虎詔四方郡國古今注西方白虎符隋書文帝

游圃人掌之獸收百戰注圃之苑囿之屬備禽地宮觀處也養獸以宴樂視之能虎之屬備禽地宮

召虎瓚圖鼈召虎江漢尹吉甫美宣王公平淮夷云云龍旂承

文人注召公召穆公也名虎文人先祖土田錫召虎命注周故周也渡江宋均為九江郡江漢之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王注命召公以王法征伐閒祖康公王命召虎來句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注旬當作營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偏勞理衆國勤勞上楊王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云云並詩江漢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白虎享琥以繡見六幣門白琥禮西方牲器皆如琥色注云以白繒為虎文人先祖

擊獸

商有

欲逐逐貌

猛象秋嚴上秋杀也白精之帝而少昊薄收食焉虎猛象秋杀嚴刻伏虎以玉長九寸

三形高三寸玉長九寸上義獸白虎西方白色黑文一名騶尾倍其身故閒元礼避諱而云礼西方白帝騶虞也並礼圖白色黑文尾倍其身騶虞上六器大宗伯以

王伯六關以北大地四方以白虎礼西方

苦 味苦以長養白虎通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一一也值五味須苦可以養也**火味**上**炎上作苦**洪範焦氣之味注味苦臭焦其一一注火之臭味也**夏多苦**禮曲云一一酒則苦也本草**以苦養氣**一一一一藥醫凡藥一一注苦者一一萬物形似氣並天宮**火性勤苦之義**一一長育於南方勤苦以養之義**時味**見辛門

鑒古 檻古同 **古鑑知興替**見鑑門**前事乃後事之師**史記**前車覆**後車誡賈誼書**據舊鑒新**漢武詔曰賊害忠良而樂殷周而禹戒**追舊跡以知新政**上一一以一一注追觀舊亦以知新政一一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言古者驗於今**書注**視前世已行之事**並舒**以古非今者族**始皇紀**順考古道而行之**注書**將體道**而師古**唐虞稽古**若稽古帝舜以今說古**憲章文武**景行先哲**孝宗師仲尼**制宜於今**舊古注古**博學**好古**欽明**尚古並選**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若**信而好古**語**遠奉**一一功詩疏**潛心**于聖揚**前躅**留徽蕭選**前言往行**易**追配前人**書**率由舊章**詩**祖述堯舜**禮**憲章文武**景行先哲**孝宗師仲尼**制宜於今**舊古注古**博學**好古**欽明**尚古並選**執古之道**以御今**憲章古始**祖述前修**好古聚道**中庸**陋今**榮古**選**希高慕古**九一一仰監唐興中述祖則俯躡宗**軌**宗祖文軌則也**抗心希古**十三一一便國不法古**史**傳先王之道**前**蹈稽古之蹤**後**服先人之義**中**師五帝而式三王**前四十二**耽然思唐虞之風**九十五**○元龜**圖唐書諸遂良傳太宗曰服行有三一鑑前仕成敗以為一一○往事所知今**新漆後漢馬援傳一一一一**志後事之師也**御注**願以無逸為元龜**崔植頓宗**無逸圖

宋璟為連舜李絳憲宗詔與白居易等拔次君臣成敗五十種一一張便坐**並新唐書**○**臨事不惑**張上之帝曰使我稽古一一一一公等力也

跋毛 **血毛法太古**見毛門**茹毛飲血**式觀元始耽玄風冬穴夏巢之時一一之世世質民淳其文末作選序**元始世質民淳**並上**塗民耳目**或問太古一一見也揚**太上責德**注太上皇帝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曲禮**上世**帝王一一書序**寂漠**清雄其之始也和順而一一注太清無為之始者謂三皇之時淮南**無為之始**上**朴略**朴其風一一序經**反本**禮也者一一不忘其初也禮器**祭祀之興**擊柝大古人所飲食如毛飲血則有血毛之薦未有爨鼎汙樽杯飲先王一一一一注結繩而治後代志**未有宮室**昔者**營窟**累其土以為一一**橧巢**聚其薪以為之**皇帝之世**上注**結繩**而治易**簡上古**自今本昔日古書疏**唐虞**以上曰太古禮注**以德撫民**太上一一左三皇一一以治後代志**民朴事約**古者一一而一一前**皇德教民**太上一一家**獨觀昭曠**史**民朴事約**古者一一而一一前**皇初之首起者吁吁**卧者該寃二**雲官之世**教清乎一一晉**以靜為本**太上務德一一唐宇大融**朴略洪荒**養神養化**太上一一其次正法注**鶉居鷇飲**莊**醇醲之化**時晉**德懷不禮懷**太古一一之教**太古之**德懷不禮懷**太古一一揚○**有初為近**新書天地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也然則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其初與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人不能揜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必爭爭必就其能斷曲直而聽命焉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折宗元封建論**○**孰稱古初朴蒙倥侗而無爭惟人之初揔揔而生林林而群**新書云云**大復古**春秋後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往以復古為**初獻六羽**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一一一一大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

始爲禦矣注言時諸侯皆修後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殺而始用六尸子言其始降疏几言初者有二種之意若尸子所言者則是復正之初也若初稅畝是譏事之初也

胥命于浦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一｜穀梁曰胥之爲言猶相也約言以相達不敢食言而退以是爲近古謂五帝時相命而信論謹言而敬無忘前誓盟古也

注一｜公羊曰舍者何復古也舍爲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據正作三軍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中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

師師墮費 定十二年春一｜公羊曰舍中軍昭五年春王三月一｜穀梁曰舍之爲言猶相也舍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

注一｜公羊曰舍者何復古也舍爲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據正作三軍時益中軍不可言中軍者五亦有

公如齊 宣九年春王正月一｜汪月者善宣公事齊舉墮城爲重

舉墮城爲重

歸粟于蔡 定五年夏一｜公羊曰諸侯相歸粟正也

注蔡侯比年在楚又爲楚所伐饑故諸侯歸之粟

天王使石尚來歸賵 隱元年春王正月一｜汪月者善宣公事齊舉墮城爲重

舉墮城爲重

公如齊 宣九年春王正月一｜汪月者善宣公事齊舉墮城爲重

舉墮城爲重

歸粟于蔡 定五年夏一｜公羊曰諸侯相歸粟正也

注蔡侯比年在楚又爲楚所伐饑故諸侯歸之粟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桓十五年春二月云公羊曰天下常一人之獄矣今世益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注古謂之法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車非禮也注王者十里畿內租稅足以供費四方各以其職共貢足以共辦天下不常求求則諸侯貪下有龍頭大概中太夫謂士庶竊盜云

丹桓宮楹 莊二十三年秋一｜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車非禮也注王者十里畿內租稅足以供費四方各以其職共貢足以共辦天下不常求求則諸侯貪下有龍頭大概中太夫謂士庶竊盜云

丹桓宮楹 莊二十三年秋一｜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車非禮也注王者十里畿內租稅足以供費四方各以其職共貢足以共辦天下不常求求則諸侯貪下有龍頭大概中太夫謂士庶竊盜云

刻桓宮桷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一｜非禮也穀梁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

刻桓宮桷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一｜非禮也穀梁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

之加密石爲諸侯之桷斲之大夫斫之士斲不刻桷非正也

初稅畝 宣十五年一｜公羊曰一者何始也古者什一而藉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休曰古者什一大貉小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貉小桀寡乎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寡生於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上變古易常注上謂宣公變易公田古常舊制而稅畝

作丘甲 成元年三月一｜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始使丘民作鎧也古者有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古者有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甲鎧也

注四井爲邑四邑爲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古者有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甲鎧也

用田賦 哀十二年春一｜穀梁曰古者公田什一藉而不稅用足民有餘則輕之不用足則重斂之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注周公制井田之法而田賦並賦之

新作南門 僖二十一年春一｜穀梁曰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一｜非正也

作三軍 襄十一年春王正月一｜

鼓 鼓者鄣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田而出故謂之鼓

說文靈鼉建一｜之鼓上林賦**敢諫** 堯有一｜之鼓**始奏以文** 世文謂鼓也樂**黃帝**

殺虆以其皮爲鼓聲聞五里 帝王世紀**中春殺振旅王執** 鼓路**諸侯執** 質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聲** 同禮路鼓

鸛鼓 古今樂錄曰吳王夫差移於建康之高臺上作鸛鼓中而飛下入雲中又曰鸛者鼓精也鸛一作鶴**馬**

上之鼓曰提鼓 見周禮有提執木可提執**施於朝曰登聞鼓** 鼓即此也**施於府寺曰朝晡在村野曰抱昭** 抱一作捕音浮晡申時擊鼓物**在邊徼曰警鼓黃門鼓** 崔豹古今注漢有一吹一名情華**鼓吹有龍頭大概中方叔率止征人鼓獨揭** 音桀小鼓皆有飾天子以瑇瑁諸侯以黃牙及軍旅用之古今樂錄**伐鼓陳師鞠旅** 詩不鳴于岡一｜陵曰鞠告也注言丹桓宮楹非禮也注黝堊黑色雘黃色也

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曹劌**擊鼓其鏜** 鏜聲**鼓以警衆鼓方叔入于河播鼙武入于漢** 鼓方叔皆鼓師名言也詩**雷門之鼗** 會稽雷門鼓白鶴來**昭其聲也** 聲以發之一｜周衰不能用樂故去**雷以聽治** 一｜曰教飛入於是鳴洛陽聞其聲人或去之鶴還飛夫人以頌者擊鼓**伐鼓淵鼓** 幹鼜之音**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未絕鼓聲

鼓咽咽然也無施布鼓於雷門漢書殷人以楩樹其鼓也鏗鎗之響坎坎之音簫嗚鼓而攻之可也丼有夫子責人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象雷之發聲也以革蒙鼓即禮以革蒙鼓上短聞遠聞見六鼓辨人注良鼓斑如積環求鼓也辨人冬至夏至冬至至夏至鼓用牛皮圜徑五尺一寸鄭曰馬商類牛坎類易陰卦驗小鼓謂之應大鼓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徒擊鼓謂之咢杜注不擊玉鼓春秋傳馬援銅鼓鮮明南漢記以為山名又劉敬叔異苑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打之無聲以木刻作魚形扣之則鳴如言果聞鼓十里聖鼓杜注王詔之始興記曰奉鑒始興郡桂陽縣閣下鼓淀白奔逆於臨武逐之洛陽因名一所今臨武有一一城也節鼓傳一一賦獻銅冀嘉志荊曰南康郡男子獻鼓有記一一座右曰吳質荅曹植書頃氣滿盈震動而生醫以損篤疾於華豫章作鼓始興郡桂陽縣有一一名聖鼓秦時戈此木果忽自奔

鼓鼓　鼓鼓軍事　注大鼓謂之鼓鼓長八尺跋大鼓謂之鼓鼓是則鼓為大鼓名也唯所面人為鼓　長八尺鼓四尺圍加三之一謂之鼓鼓是也鼓人職云以鼓鼓為大鼓注故書鼓四尺謂華所蒙者廣四尺考工蒙革諸侯執晉鼓　晁路鼓門　教眡瞭　見六鼓門　三鼜　鼜師掌凡軍之夜三鼓之守鼜亦如之注守鼜謂備守一夜三擊　並軍動則鼓其衆一夜三擊　擊備守也　備守一夜三擊　並軍動則鼓其衆　注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晦疏在軍鼓昏戒急在於夜故軍於夜鼓其鼜鼓以警衆也言鼜者声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故名戒守鼓為鼜也　警衆同聲憂戚　並號戒　憂管掌固夜三鼜以一一聲疾　擊鼓一一數跳曰鼜周注鼓小而長則其声舒而遠　鼓小而長　則其声舒而遠聞鞮人　合二十版　鞮人　鼓角　晉樂志一一鼓角横吹曲有黄門鼓吹角作龍鳴以樂之　命吹角作龍鳴以樂之

鼜鼓　鼜鼓役事　注鼜鼓長丈二尺蹙鼓謂擊鼓赴役事謂擊鼓赴役也　役事与徂赴役注役皆用一一鼓一一鞮人為皐鼓　長尋有四尺皐鼓鼓很事鼜折中曲之不參正也　倨句鼜折中

晉鼓　晉鼓金奏　注一一謂樂作擊編鍾鼓人一一鞮人　為皐鼓　皐鼜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十寸考者三之一上三寸注三讀為參正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晉鼓也大而短近晉鼓也　參正　並注此鼓一二尊師掌金奏之鼓　並冬官　蒙革　見鼜鼓門　教眡瞭　見六鼓門　曲不參正　並上鼓小而長　則其声舒而遠聞並化冬官

鼗鼓　鼗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焉為衆鼓之節　通礼義纂　湯在建鼓之間　注湯竹也謂笙簧之屬倚於堂　貫木　建鼓在阼階西南建鼓注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謂之建鼓注晉鼓也晉鼓小鼓也小師職　樹跗　上鼓注應鼜也應与棘及柱貫中上出　房楹　鼓注楹謂之柱貫上出　金天氏作　建鼓少昊一一之作也刻虎為柱貫上重十二皆以青絳之裳以朱綱下牛四角各出龍首皆銜鼓上重十二皆以青絳之裳以朱綱下牛四角各出龍首皆銜流蘇如冕之旒上有翔鷺礼　刻虎為趺　並礼　流蘇上有翔鷺

土鼓　土鼓迎寒暑　禹章掌一一幽冬祁中春昼擊土鼓歙幽詩以迎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注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面可擊也　籥章掌革為兩面　並上鼜鼓門　伊耆之樂　土鼓貫桴韋籥本一一氏一一也明堂位　中古之器　土春云土鼓以瓦為匡後鄭不從者上鼓因於一一神農一一黄帝已前未有瓦器故不從也　籥章疏云云以致其敬於鬼神桴以擊鼓之物礼運　致敬鬼神　上土制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一一鼓事依故以將伯子男之命節樂　上鼗鼓將之注所謂節以致命鼓　鼗者震之氣也　上應卯星以通王道　上小師掌教鼓鼜　注云謂王道故應卯星也　貫桴　夫礼之初一一有齐敬之心而上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桴以擊鼓之物礼運　質略雖一一有齐敬之心而上鼓猶若可以薦羞於鬼神上古之樂一一明堂位　質聽規　宫李密移晉夏禹縣韜時一一之美　樂師脩　仲夏命一一韜鞮鼓月令一一　事播鼜鼓鼜瞽矇掌播鼜　並春官　導聲　故知宿至搖之以奏樂也　聲鼜　所以節樂宿至搖之以奏樂也　聲　故控揭揱篤此六者一一之事是也鼓人職云以鼜鼓又一一鼓一一礼圖　德音　並人作為鞉鼓控揭揱篤此六者一一之事是也注六者是為本以其声質也樂記聲一一单木一一死清濁之變周語　下管鼜鼓　鼜鼓書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　注猗歎辞那多也鞉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箎大鞉　置設周人縣鼓箎大鞉時一一之美　樂師脩　仲夏命一一一鞉鞮鼓月令一一　鼜鼓淵淵樂之所以成曰鼜鼓　見詩　鼜鼓應鼓亦曰鼜鼓鼓亦曰棟鼓　大鼓也鼜要又見礼器　鼜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　祝敔希声以諧金石之和云云選陸士衡演連珠　鍾師掌鼜鼓縵樂　注謂作縵樂鼜鼜之　千人之師執鼜　司馬旅師執鼓鼜　大司馬中春教一一東廟堂之下　注礼樂之器尊西也礼器　廟堂之下思將帥　君子斤斨執鼓鼜之臣樂記　為坎鼓鼜　樂記疏　大鞉應鼓在大鼓側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鞉之鞮注帝王世紀曰帝嚳命主作鞮通典云云　命倕作鞮　上

樂師脩鞉　月令仲夏　下管擊應鼓　注應鼜也應与棘及朝皆小鼓也小師職

禮注以御田祖擊土鼓以樂田畯春官

鍾鼓雷霆之聲可似象鍾鼓文子以鑄鼓｜｜也禮書道志｜｜荀樂論樂云樂云鍾鼓奏九夏鍾師環拜以鍾鼓為節樂師縣之筍虡明堂位注廣大象地疏謂鍾鼓鏞鏞寬｜｜也以｜｜於｜｜也鏞鍾大鏞也所以節樂器鍾鼓管磬｜之也並樂記金革坎之音上在庭琴瑟在堂鍾鼓｜｜德盛之樂鼓大鏞鍾統宕鼓｜｜鍾似｜｜樂論子有鍾鼓不考不擊詩刺晉昭公九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見鍾師飾眡瞭賓射皆祭其鍾鼓賓射奏鍾鼓｜｜皆｜｜其飾喜鍾鼓冒鼚干戚羽毛所以｜｜也淮南欽欽｜鍾鼓｜｜鍾鼓伐鼜淮南三洲鍾鼓將之並詩鍾鼓非樂本｜｜後漢丁鴻傳亡之｜｜而器不可去也○大雅之言猶鍾鼓之言牖天地也人襲喜而生焉｜｜徐彥伯樞機論上言者下斤也下言者上用也眷鼓

金鼓叩金擊玉鼓見鼓門擊玉注金鼓節聲樂金鼓和軍旅金鼓正田役並見六鼓注音聲和合｜｜本疏六鼓四金与｜｜故連言音声也節止鼓以金鐃｜鼓｜｜也注鼓以佐士衆之氣疏謂士衆聞金鼓滿盛能致勇武之志令進退｜｜晉祀志魏王金鼓三官一曰鼓｜所以｜｜也注所以｜｜也所以進也二曰金｜所以退也所以坐也所以止也三曰旗｜所以進退之謂｜｜有三令而兵法治也管｜｜兵也此之謂｜｜前六十一追時好取世資交徑後司馬弁用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之陳如戰之辨鼓鐸鐲鐃之用文武始奏以｜｜復乱以｜注｜｜謂鼓也｜｜謂金也樂記聞聲縱止｜鼓｜而｜聞｜｜李陵傳以金鐃止鼓如兵舌以金鐸通鼓擇大鈴振之以通鼓吾聞鼓而已不聞金也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齊湣書云

旗鼓師之進退從旗鼓成二年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耳目所在

上中軍自執｜｜將｜｜旗鼓本注三官見前門春辨秋辨鐸｜｜鼓旗物司馬注羣吏帥民大司馬中冬教大閱｜｜以致物鼓鐸鐲鐃各｜其｜｜旗鼓所以｜｜也龍旂所以｜｜也中孔書昭聲昭明錫鸞和鈴｜其｜也桓二年拍摩周考擊詩

聲樂見聲聽鼓智宗條門

有聲詩有聲始作樂周頌｜｜治定制礼功成則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有聲有聲在周之庭｜｜應田縣鼓鞉磬祝圉注業大板也所以飾捕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縣鼓周鼓也鞉鼓也祝木柷也圉揭也聲聽也以為樂官者自元所見於音声審也有示聽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捕（小鼓在大鼓旁應鼙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既備乃奏｜｜｜簫管倫幸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注既備者縣也天也告畢已也乃奏謌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遂併而吹之求觀厥成｜｜我客戾止注我二王之後也

商賈守業神商市籍附行曰商慤曰賈注周礼萬貨以臨｜前｜兼贏食志豪奪｜｜吾民食志擅會專｜｜賈人之禁也二十三占未者增捻唐雀號折閱不為｜前｜國求｜｜給矣慤慤｜商賈｜｜曰商｜｜曰賞注商｜｜相示以賴國察察盡財乘民不給通財粥萬貨食志滯財貨通財｜前七商通難得之貨｜前六十一追時好取世資交徑捷之欲速各徇通則崖險相美惡辨貴賤｜前四商毋廢利管子市賤粥貴注市賤也粥賣也揣子鬬出其路矣孟子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襄三十三年秦師及滑云云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牛師注曰商行賈欲乘四韋先牛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掌市之治大市曰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市夕市｜｜夕市夕時而市賈大販婦為主比財｜子農夫比栗商賈｜

列士此義蠻者兼贏求者不選而京賦不出鹽鐵論工不出則農用之商一則宅貨絕乘時射利通天下之財以日中之市喻利小人一放於利而行多擇利而行欲贏惡踖貴賤晏子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小人之利也公曰近市識貴賤乎易資求豐爭之朝夕識貴賤晏子曰晉公文示信於是人一不一焉明徵其辭也倚市門史記夫用資求富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一倚市門大賈賤人之利子管子曰四人者國之一一也四人各業雜處四人不可一異物雜於一市小人一雖刀之末貴賤之相示修族代之蠻業貴不遷苟能爭利安可抑其浮業石人言守業不移如柱石也四人各業雜處四人不可一異物雜於一市小人一雖刀之末貴賤之相示修族代之蠻業貴不遷苟能爭利安可抑其浮業石人曰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一而遷焉故商之子恒為商業易代守業代守其業工賈不變抑其浮業石人

商賈百族裨販裨夫販婦買賤賣貴以自裨益贏優懋遷書三倍詩曰如賁一利一也大賈賤賣史記呂不韋濮翟大賈以賤賣貴為事家累千金市井相語以利子管曰處商就市井合羣萃而利其都之貨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荷以周四方利多少貴賤以有易無是以奇怪珍異以時相陳以知價其公凡從事於此以教子弟相示以利子弟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孝不勞而能故商之子相為商商有十倍之價文選識其貴賤遷有無爭利於市通財市事又曰任商以市事貴則貨賈也百貨操其奇贏利也曰游都市貿遷有無通四方之貨阜通太宰九賦六曰商賈一曰邦賄注賄布帛貨金玉也鄭商周賈彊賈鄭相公與商人俱世自周軼遂高而共處一不尤叛我我无一不有利市宝貨伐勿与知楮中晉荀勗裁剪賈人將寘諸一一以出未行而楚人歸之後賈人如晉荀瑩待之如資出已者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国語言賈人也桑弘羊賈人子以心計言利事祈秋毫為軍正承盟軍御史穿軍壁而一一漢新之一一立處頃旁賣物以商賈自蘇王列貨財以便人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賈尸利家皆不得一一賈區朝建之賈區為市吏清廛一一長之孟冬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時漢發七科謫戍邊身有市籍父母及大父母有市籍者皆謂貿易有市宝貨伐勿与知楮中晉荀勗告桓譚君山上疏言可令閭閻貿白相紐告非身力所得皆以贓畀告者如此則力穡而歸田舉選令諸官人身乃国貨財以便人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市無索索不探索令孝春通商一衛文公一惠二通五都之貨賄以商通浚農二以生利五招損急開市之稅貨則不通輕其關市利以貨迁流通商賈一一後六十六○餘見商門

蠻語 附

敢有二事謂無他業商修族代之所鄙萬文選不敗其業代守其業不變抑其浮業石人言守業不移如柱石也四人各業雜處四人不可一異物雜於一市小人一雖刀之末貴賤之相示修族代之蠻業貴不遷苟能爭利安可抑其浮業石人曰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一而遷焉故商之子恒為商業易代守業代守其業工賈不變抑其浮業石人

管子曰四人者国之一一也四人各業雜處四人不可一異物雜於一市小人一雖刀之末貴賤之相示修族代之蠻業貴不遷苟能爭利安可抑其浮業石人言守業不移如柱石也四人各業雜處四人不可一異物雜於一市小人一雖刀之末貴賤之相示修族代之蠻業貴不遷苟能爭利安可抑其浮業石人

曰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一而遷焉故商之子恒為商業易代守業代守其業工賈不變抑其浮業石人

求利相示修族代之蠻業貴不遷苟能爭利安可抑其浮業石人

籍 周禮司閽掌貨賄之節以聯門故有閽市之征謂稅商也專市之商策人之利鬻良雜苦良善也若惡也素封之富史諸富者無秩祿爵邑之人與封君比者命曰素封卓鄭倚陶並富者不鬻斜斜不中尺度物專利奪人急商緩農去末反本通四方之財試宜加惠專三倍之利何法損多閔市之征必專其利商旅不至則貨於財政貴得中法惟經久如欲贏之罔極下必兼并儻知懼而莫求上當用縱則不可無之亦難漢制漢高制賈人無得衣錦誘綺穀乘車策馬也履絲曳縞履絲曳縞良雜苦乘堅策肥眩其邊鄙弛律孝惠高后時以天下初定後一商賈之一子孫不得為吏漢孝惠高后時市井子孫亦不得官為吏名田賈人有市籍父母及大家皆不得一一滯財假貨賄乘時射利漢發七科謫戍邊身有市籍父母及大父母有市籍者皆謂貿易有市宝貨伐勿与知楮中晉荀勗告桓譚君山上疏言可令閭閻貿白相紐告非身力所得皆以贓畀告者如此則力穡而歸田舉選令諸官人身乃国貨財以便人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市無索索不探索令孝春通商一衛文公一惠二通五都之貨賄以商通浚農二以生利五招損急開市之稅貨則不通輕其關市利以貨迁流通商賈一一後六十六○餘見商門

蠱 卦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注有為而大亨非天下治而何北有為而大亨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注蠱者有事而得能之時也可以有為其在此時矣物已說隨則大亨矣故元亨利涉大川往則有始天之以舊故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使令治而後乃誅也因事申令終則復始若天之行用四時也利涉大川終則有始有事待能之時若天之行四時物已說隨上並巽而止注既巽又止不競爭此有事而無競爭之患故可以有為也有為而大亨無競爭之患上剛上而柔下彖曰蠱可以斷制下柔可以施令注上則蠱以振民育德象曰山下

有風一君子一一一一注罹者有事而待能之時也故君子以濟民養德也有事而後可大彖傳云云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注可大之業由事而生序卦整治其事隨無故也蠱則飾也注隨時之宜不係於故也隨則有事受之以蠱蠱所以整治也雜卦巽宮一一卦釋文

網罟

附

祝網

羅氏中春羅春鳥以養國老行羽物注謂陳玄之月此時大蟄伏者畢矣對既發歐可以羅網圍取禽也周礼鳥獸孕水蟲成歐孕水虆於是禁罝羅設穽於是乎禁罝羅獵魚鼈以爲夏犒注歐虆掌鳥獸之禁令罝兎罟羅鳥罟此禁不得施也獵擸也鼈乾也烏獸成水蟲孕水虆於是禁罝罻設穽鄂以實廟庖禽功用也注罝當作眾罻小網也穽陷也鄂柞格所以誤歐也謂立夏禁取魚之網設取獸之物也並国語魯語峭格周施罻羅結罝罘瑣結罠連網注莊周曰峭格罻羅結罝罘瑣結罠連網以在兎得兎而忘蹄峭格周施張網之木也罻東都賦云云天畢前驅注畢網也象畢星形前銳載之韓詩曰伯也執分爲王前驅罻東都賦曾罟以道獲豺賦斧戕以時一一一一雷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

莊子八

余且之罔得白龜莊子九宋元君令一一會朝臣曰漁何得對曰臣一一一一解

罘麟選二放一一網也結罝百里一一雲罕飛罕微罟舉天網頓八紘後五十振天維衍地絡選姜魚不如結網仲長統古人有言曰臨淵一一一退而影治十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善治網漏吞舟之魚注言其疏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注一一盛網也有條不紊若罔在綱一一盤庚一一大綱小紀一一作一一知綱不紊紀一一作一一紀雖有羅罔惡得一目而正諸揚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用必審物之所麗也魚蓋取諸離離麗也罔罟之山也下系佃漁取離上大疎小數後漢龐參上一一罔一一罔罔皆可以爲捕飛者可以爲綸矣傳三連紘罟曰罘罦罟曰罘西都賦云里革斷罟宣公夏滥於泗淵一一一一里革斷罟乐平講衆留取名魚發川禽而弃之一一而弃之曰大蒐上蒐發水禽於魚罔留苛也魯語○祝網湯德及禽獸商本欲左欲右不用命者八吾岡並見網罟罝羅門天乙弛罟慕一一之一一因教以壞人張衛賦天下歸仁三驅之禮並上去羅崇天德湯崇天德去三面羅晉志去不一一一一天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非敎殺將焉百里除害○餘見罝罘門

祀戶

祀戶內陽氣孟春其祀戶祭先脾注陽春氣出祀之於戶廟用特牲有主有戶皆先設帝于奥祀戶之礼南面設王千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乃祖奠于主北又設成于祖西祭黍稷祭肉祭醬皆三祭肉脾一腎弃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一饌于室前近戶署如祭宗廟之儀祭用特牲南面設主如祭宗廟並上天子爲羣姓立七祀曰戶見司命注門戶一一一一或立灶或立竈祭法一祀賤人立一一或立注一一也白虎大夫祭門戶漢郊祀志春祭戶祭戶以大並白○餘見五祀

米戶

附九門

九扈九扈爲農正左傳昭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我知之云云我高祖少皞帝摯之立也云云乃左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也一一九一一注戶有九種也春色爲鵙夏鳥爲扈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戶鵙玄秋戶竊藍冬竊黃辣戶竊分行戶趙昭老戶鶻鵴以九戶爲九農之号各隨其宜以教民事陵郭璞曰諸戶皆因其毛色音声以爲名少皞名官九種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並上扈民無搖者也注戶止也止民使不搖故鳥龍居位晉職官志一一一一秩比千石尚矣黃帝置三公之職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戶之名以爲農正致賓加田畋之匪懈行一一於九戶農正知其事言天子行慶福一一於九戶使民不搖放東都賦農之官先農神先農者蓋神農之神功能作耒耜教農耕穫農至少昊之世置一一一一

五子男以五爲節見男門子天之中數五成數十但言王者以生爲本月令注五五爲声声上宮五上宮土生數五五爲声声上宮五土以生爲本月令注合地六天之中數六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六六爲虛五爲声声上宮五周流爲六虛前漢志陽位三奠五同功三多功賢賤之柔非其位要之則危以剛健勝其任也天地奇耦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五數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並同易繫辭云云九疇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洪範

午

附十二門

重校書林事類韻寶卷第五十九

上聲

彌

秋彌　朝踐　善附善人

三善　世子　五善　皇華　膳　加膳附

饍膳　見徹樂門　壇墠　辯　附言門

五冕　六冕門　衮冕　十二章九章附　鷩冕

絺冕　玄冕　上公衮冕

麻冕　玄端附　韋　夏篆

篠

鳥　雜鳥　朱鳥

小

鼏瞭

靈沼　見三靈門　趙　占兆

四兆　旐　附旌旗門　表　附大閱門

三兆

旌表

巧

巧　卯　附十二辰門　昴　星

秋彌

彌卜來歲之戒　四師一之日狝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降注始習

彌于既烝　注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犧殺既升謂仲秋國語　秋彌以治兵

弊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彌田如蒐田之禮注秋田為獮獮殺也一曰獮止也秋田主殺而罔止秋田主殺四也皆殺而罔止報成万物詩曰以社以方　致禽祀祊秋田中殺者多　上並

順殺氣　秋彌為獮注一也雅　惟君有事蒲裘以捍　注省當為獮國君有事獮裘捍言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禮王藻　不忘戰　習民數也

獸人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　見蒐門○餘見四時彌門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寶卷第五十四

造百索　風俗通五月五日以五采絲繫臂者辟兵災鬼今人不病瘟又曰亦因屈原　一名長命縷　一名續命縷　俗曰益人命　一名辟兵繒　一名五色縷　一名五色絲　一名朱索　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　續齊諧記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祭之漢建武元年長沙人見一自稱三閭大夫曰常居蛟龍所竊駕以五色絲纏臂畏此二物蛟龍所畏　後漢陳臨為豬婆令以五月五日祠康城門外令小童絜潔而舁竟渡

浴蘭　大戴禮云五月五日以蘭湯沐浴　懸艾　荊楚歲時記曰五月五日採艾為人　繡艾　荊楚歲時記曰五月五日門戶以蘸毒氣亦見玉燭寶典　朱索　續漢書曰五月五日一五色為門懸於門戶以禳毒氣亦見玉燭寶典　祭酒　續齊諧記曰五月五日著一靈一於心前貯米祭之建武元年長沙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祭之建武元年長沙人見一自稱三閭大夫曰常居蛟龍所竊駕以五色絲纏臂畏此二物蛟龍所畏　後漢陳臨為豬婆令以五月五日祠康城門外令小童絜潔而舁竟渡

彌

秋彌　朝踐　善附善人

三善　世子　五善　皇華　膳　加膳附

饍膳　見徹樂門　壇墠　辯　附言門

五冕　六冕門　衮冕　十二章九章附　鷩冕

絺冕　玄冕　上公衮冕

麻冕　玄端附　韋　夏篆

篠

鳥　雜鳥　朱鳥

小

鼏瞭

靈沼　見三靈門　趙　占兆

四兆　旐　附旌旗門　表　附大閱門

三兆

旌表

巧

巧　卯　附十二辰門　昴　星

秋彌

彌卜來歲之戒　四師一之日狝兵戒不虞也卜者問後歲兵寇之降注始習

彌于既烝　注烝升也月令孟秋乃升犧殺既升謂仲秋國語　秋彌以治兵

弊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彌田如蒐田之禮注秋田為獮獮殺也一曰獮止也秋田主殺而罔止秋田主殺四也皆殺而罔止報成万物詩曰以社以方　致禽祀祊秋田中殺者多　上並

順殺氣　秋彌為獮注一也雅　惟君有事蒲裘以捍　注省當為獮國君有事獮裘捍言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禮王藻　不忘戰　習民數也

獸人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　見蒐門○餘見四時彌門

造百索　風俗通五月五日以五采絲繫臂者辟兵災鬼今人不病瘟又曰亦因屈原　一名長命縷　一名續命縷　俗曰益人命　一名辟兵繒　一名五色縷　一名五色絲　一名朱索　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　續齊諧記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江而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祭之建武元年長沙人見一自稱三閭大夫曰常居蛟龍所竊駕以五色絲纏臂畏此二物蛟龍所畏　後漢陳臨為豬婆令以五月五日祠康城門外令小童絜潔而舁竟渡

浴蘭　大戴禮云五月五日以蘭湯沐浴　懸艾　荊楚歲時記曰五月五日門戶以蘸毒氣亦見玉燭寶典　朱索　續漢書曰五月五日一五色為門懸於門戶以禳毒氣亦見玉燭寶典　祭酒　續齊諧記曰五月五日著一靈一於心前貯米祭之建武元年長沙人見一自稱三閭大夫曰常居蛟龍所竊駕以五色絲纏臂畏此二物蛟龍所畏　後漢陳臨為豬婆令以五月五日祠康城門外令小童絜潔而舁竟渡

荊楚歲時記　屈原此日投汨羅死後人以舟楫救之遂因而為俗傳云起於越王勾踐　續齊諧記　云此日一以蠲除毒氣也　採艾　南史帝以五月五日未雞鳴時一見以人如雙鵝達　荊楚歲時記曰宗則文也風衆未分　艾葉　象陰陽相交　繞臂　採艾為人　繡艾

朝事　朝事報氣　穆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一一端埽埋也二禮一一與薦黍稷也一一時也一一以氣報魄以實也一一也注二端氣也魄

行事　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秋嘗冬烝其朝踐用兩大尊注朝踐謂薦血

腥一一始一一祭一一后於室及主禮器言祝坐尸於室一一於室注謂朝事

是薦朝事之豆遵也注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腥時所制者召祝延尸於室主人

制肝洗於爓爵以祭於室又出以埋于主人北以謂神於室又出以埋于主人北以謂其肝所

時朝事延尸于户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脾臂膚于爓爵以祭於室及主

于爓爵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埋于主人北以謂其肝所

謂制祭也　邊人掌朝事之籩　其實棗栗形鹽膴鮑魚鮮魚醢人掌朝

事之豆　其實非菹醢臨昌本之屬一一豆遵也注若天子諸侯則有室中二灌一一朝踐

善　善人附　積善在身猶長　日加益而人不知也董仲舒　吉人爲善日

不足　泰誓我聞一一古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一一紂也孟子曰其爲人也好善

正子爲政孟子曰其爲人也好善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孟十

服膺　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　**禹聞善言則拜**　樂取

於人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一一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无非取於人者孟三　**成名**　善不

足以**餘慶**　積善之家必有一一餘慶一一並易雞鳴而起　孳孳爲善蹠之徒一一也孟十三　**天爵**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一一也孟一　**聖人**　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終其孝慎而

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終其孝慎而寢明寢昌之道也　**作善降之百祥**

一一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昌之道也　**善無常主**　協于克一一並書　**可欲**　之謂善注已之一一乃使

善爲咎　左　爲善最樂　後東平王蒼傳　**見善如不及**　孔子曰一一見不

善如探湯論語　**從善如流**　左二十二　**湯日**　一一以爲善書六注　**樂告**　道訴三

善左十九　**如登**　從善一一閻　若驚　聞一善一一前五十五　**育類**　長善不倦　樂

一一熙廣十八　**成德**　積善一一荀一　**無厭**　欲善一一選二十　**日熙**　也後三十

願無伐善　書三　**安中之善**　民有一一七注　**同歸于治**　爲善不同

其心休休　樂善也十三　**擇而固執**　一一禮十六　**民猶則之**　匹夫爲善

左二十一　自視欽然　此言　**兼善天下**　三　若決江河　見一善行

沛然一一用德彰厥善書五　知止而後能定　知止於至善禮十九　好善

而忘其勢　孟十三　**舜好問好察邇言**　禮二　**出諸己**　後十六　**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也**　易

動惟厥時　干髦美好善　衛文公詩　**章善示民厚**　善者

衆之主　善人天地之紀　鄰於善者民之望禹稱善人

祁奚能舉善一人　刑善而百姓和　爲善不改其度

並左傳　**美善及子孫**　公羊　**天道與善人**　史　**善善及後世**

求善無厭　食並前漢　**善人國之紀**　見善若驚　致教必由

進善並後漢　○**改過以終善道**　開國書　帝曰朕行有三　○**康乂國家**　開國書　魏鄭公諫

過矣願改之一一進善人一一　○**共成政道**　開國書　魏鄭公書天下之事

曰共興化致治以一一習對曰東平王一一顧王志之

爲善最樂　開國書　土珪傳魏王泰問所以　**福善**　天道　**政善天福**　尚書湯誥天道福善禍

者由進善而弃惡　○**國安**　開國書　魏鄭公諫有善有惡任善

助者順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一一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孫

惜　貢若章木兆民允殖注惜若貢駿之道不若天下德除煥然成飾若章木同

天孚信　注三一信之天信在下民孟書湯誥　**眷佑有商**　皇天

德　非天私我有商一一以爲善人孟十四　**訪問於**

災祥在德　惟吉凶不惜在人一一行善則吉行

善無**常主**　一協于克一一並書　**可欲**　之謂善注已之一一乃使

善爲咎　左　爲善最樂　後東平王蒼傳　**見善如不及**　孔子曰一一見不

善如探湯論語　**從善如流**　左二十二　**湯日**　一一以爲善書六注　**樂告**　道訴三

善左十九　**如登**　從善一一閻　若驚　聞一善一一前五十五　**育類**　長善不倦　樂

一一熙廣十八　**成德**　積善一一荀一　**無厭**　欲善一一選二十　**日熙**　也後三十

願無伐善　書三　**安中之善**　民有一一七注　**同歸于治**　爲善不同

其心休休　樂善也十三　**擇而固執**　一一禮十六　**民猶則之**　匹夫爲善

左二十一　自視欽然　此言　**兼善天下**　三　若決江河　見一善行

沛然一一用德彰厥善書五　知止而後能定　知止於至善禮十九　好善

而忘其勢　孟十三　**舜好問好察邇言**　禮二　**出諸己**　後十六　**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也**　易

動惟厥時　干髦美好善　衛文公詩　**章善示民厚**　善者

衆之主　善人天地之紀　鄰於善者民之望禹稱善人

祁奚能舉善一人　刑善而百姓和　爲善不改其度

並左傳　**美善及子孫**　公羊　**天道與善人**　史　**善善及後世**

求善無厭　食並前漢　**善人國之紀**　見善若驚　致教必由

進善並後漢　○**改過以終善道**　開國書　帝曰朕行有三　○**康乂國家**　開國書　魏鄭公諫

過矣願改之一一進善人一一　○**共成政道**　開國書　帝曰朕行有三　○**康乂國家**　開國書　魏鄭公諫

曰共興化致治以一一習對曰東平王一一顧王志之

爲善最樂　開國書　土珪傳魏王泰問所以　**福善**　天道　**政善天福**　尚書湯誥天道福善禍

者由進善而弃惡　○**國安**　開國書　魏鄭公諫有善有惡任善

助者順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一一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孫

惜　貢若章木兆民允殖注惜若貢駿之道不若天下德除煥然成飾若章木同

天孚信　注三一信之天信在下民孟書湯誥　**眷佑有商**　皇天

德　非天私我有商一一以爲善人孟十四　**訪問於**

災祥在德　惟吉凶不惜在人一一行善則吉行

善**無常主**　一協于克一一並書　**可欲**　之謂善注已之一一乃使

善爲咎　左　爲善最樂　後東平王蒼傳　**見善如不及**　孔子曰一一見不

善如探湯論語　**從善如流**　左二十二　**湯日**　一一以爲善書六注　**樂告**　道訴三

善左十九　**如登**　從善一一閻　若驚　聞一善一一前五十五　**育類**　長善不倦　樂

一一熙廣十八　**成德**　積善一一荀一　**無厭**　欲善一一選二十　**日熙**　也後三十

願無伐善　書三　**安中之善**　民有一一七注　**同歸于治**　爲善不同

天報以福　一一者天報之以一一前景帝詔　**篤佑**　爲非

善天立應之　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　**民猶則之**　匹夫爲善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爰云一一其命厥有所依就則踰福助之於文王　**天助**

福　成王如有万年之壽天又助汝　**祐命**　天乃一一成

以大福謂五福也詩既醉注　**爲善**　湯書太甲言

天報以福　者天報之以一一前景帝詔　**篤佑**　爲非

善天立應之　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　**民猶則之**　匹夫爲善

左二十一　自視欽然　此言　**兼善天下**　三　若決江河　見一善行

沛然一一用德彰厥善書五　知止而後能定　知止於至善禮十九　好善

而忘其勢　孟十三　**舜好問好察邇言**　禮二　**出諸己**　後十六　**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也**　易

動惟厥時　干髦美好善　衛文公詩　**章善示民厚**　善者

衆之主　善人天地之紀　鄰於善者民之望禹稱善人

祁奚能舉善一人　刑善而百姓和　爲善不改其度

並左傳　**美善及子孫**　公羊　**天道與善人**　史　**善善及後世**

求善無厭　食並前漢　**善人國之紀**　見善若驚　致教必由

進善並後漢　○**改過以終善道**　開國書　帝曰朕行有三　○**康乂國家**　開國書　魏鄭公諫

過矣願改之一一進善人一一　○**共成政道**　開國書　帝曰朕行有三　○**康乂國家**　開國書　魏鄭公諫

曰共興化致治以一一習對曰東平王一一顧王志之

爲善最樂　開國書　土珪傳魏王泰問所以　**福善**　天道　**政善天福**　尚書湯誥天道福善禍

者由進善而弃惡　○**國安**　開國書　魏鄭公諫有善有惡任善

助者順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一一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孫

惜　貢若章木兆民允殖注惜若貢駿之道不若天下德除煥然成飾若章木同

天孚信　注三一信之天信在下民孟書湯誥　**眷佑有商**　皇天

德　非天私我有商一一以爲善人孟十四　**訪問於**

災祥在德　惟吉凶不惜在人一一行善則吉行

笑爲善惡一時立應之○得吉常多【閩監毛本】影響也爲善者○不求而至【閩監毛本】高郢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得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積善以致福【閩監毛本】高郢明王○【閩監毛本】紀贊夫凶之於人猶

三善 世子行一物而三善得其商於學之謂也故世子商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商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祇然於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商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祇然於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商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父君長上得而國治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世子家國之肥父子篤兄弟睦之肥也君臣相正○並文王世子○十義並禮運入有親出有詔入有君臣上下之詔董策達道天下之一也仁與勇三者所以行之也公孫弘傳人道之常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孝經傳孝忠順君子之事親也故可移於長孝經六順左七教王制

五善 皇華拜皇華而獲五善襄四年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章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獲五善咨諏不倦也注五善爲諮諏度詢謀必諮於周上訪問於善爲咨注問親戚之義咨禮爲度注問禮宜咨事爲諏注問政事咨難爲謀注問患難並本文中和兼此五者雖有當白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於此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成於六德也中和謂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成於六德也中和謂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

膳 加膳附具食曰膳孰食曰饔○【閩監毛本】紀贊夫凶之於人猶膳夫之職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不會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王之世子○注不會謂計多少優尊者其后世子之膳考是其正故世子亦不會王下庖人王及后不會則世子會之彼舍獸是其加故會之又依宰夫職會是歲計故云不會計之少云優尊者謂羞計則似限尊者有多少若不計則任所用故云不會優尊者也○膳夫王之下大夫四人○膳夫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王之世子○注凡養王及世子亦如羞服之式注羞謂飲食之物太宰職○

為壇墠掃地而祭之去祧王立七廟一壇有二祧一壇壇墠有禱焉祭之先禱乃止去墠為鬼注封土為墠祭法封土除地有禱祭之並上七廟之外又立壇墠上為壇除地曰墠近者起近遠親上受祭夫祧為壇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王遠親除地示將去然地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即寄藏文王祧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一也去壇為墠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墠一也高祖之父既祧寄在祧而不得於祧中一故曰去祧也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也不得享嘗在壇墠者一祭有祈禱於壇墠者此前在墠者乃祭之也遷入石函去墠曰祧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雖有祈禱亦不得又唯禘祫乃出也並祭法疏

辯晃

附言門

晃取天地之色三禮圖論語云麻一礼也蓋以舞大武明堂位魯公以布衣版上玄下纁一礼周昭庸注庸功也晃服旗章所以昭其功也周語服周之晃文而備取其莊纁塞耳不任視聽論語禮冠上長尺六寸晃制皆一廣八寸天子已下皆同俯俛之形晃者俛也後高前下有此晃令一三礼圖前圓後方制晃者皆一故因名焉貴者下賤蓋以在位者失於驕珍欲令位弥高而志弥下故制朱裏玄上並礼圖昭度衣晃散斑帶裳韜舄衛統紘縰一其一也注尊卑各有制受相二年朱紘天子晃下晃前小后大如爵頭之色廣七寸長二寸晉志周黑而赤前小后大商黑而微白前大后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后大周晃規模不一端晃則有敬色君子裹絰云玄礼記太宰以王命命晃服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三命而後卿晃服圖卷晃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王公卿助祭於郊廟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祖為纁裳自餘與服志純晃元服儀垂旒染繢彤有玄晃朱裏延組注晃服有旒此詩十旒文之以山晃天子晃者冕也前垂後高垂以繫五色旒深遂也冕前也以龍為首以龍德神異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智卷舒神化也

五晃

六晃同

弁師掌王之五晃皆玄晃朱裏延組注晃服有旒六而言五晃者大裘之晃蓋無旒不聯數也延晃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一鼻在武上笄所貫也夏官朱裏延紐上玄下纁一礼

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晃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晃享先公饗射則鷩晃祀四望山川則毳晃祭社稷五祀則絺晃祭群小祀則玄晃註晃者首飾尊也春官首飾天子備六晃之服六者祭服也

皆玄衣纁裳六晃皆玄為上覆纁為裏皆象天地玄天色纁地色晃以木板為材前圓後方六寸廣八寸長尺二寸

衮晃

十二章九章附

被衮象天部之祭也祭之日王一以袀玄即位于大次一守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穀梁文章表德王藻疏文備故天子龍衮一衮衣繡裳衮晃三公之門晃文章龍章也自龍而下益稷疏更服衮章漢明帝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一十二章天子衮晃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粉米黼黻宗彝藻火粉米繡刺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尊服汝明注欲觀示法象之服制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益稷疏畫者刺天之大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會其文也餘見上公衮晃門○餘見上公衮晃門○十二章天子備章唐輿服志長孫无忌奏曰漢明帝永平二年奏天子衮晃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益稷五采彰施作尊藻也火也粉米也黼黻也絺繡也五采青赤黃白黑也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作繪也宗彝藻也火也粉米也黼黻也絺繡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二物謂虎雉也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晃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晃享先公饗射則鷩晃祀四望山川則毳晃祭社稷五祀則絺晃祭群小祀則玄晃註晃者首飾尊也春官弁師掌王之五晃皆玄晃朱裏延組注晃服有旒六而言五晃者大裘之晃蓋無旒不聯數也延晃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一鼻在武上笄所貫也夏官

觀古人之象

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會其文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注欲觀示法象之服制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益稷疏畫者刺天之大數

畫者刺天之大數

畫者為繪刺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地日月星取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蟲取文章華取其飾藻取有文采火取炎上取其明粉米取潔白蔽取介黼取斷割黻取背惡向善絺取能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注欲觀示法象之服制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益稷疏

宗彝

謂虎雉也周禮司服掌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晃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晃享先公饗射則鷩晃祀四望山川則毳晃祭社稷五祀則絺晃祭群小祀則玄晃註晃者首飾尊也春官

藻

取有文

火

取炎上

粉米

取潔白

黼

取斷割

黻

取背惡向善

絺繡

取能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注欲觀示法象之服制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益稷疏

九章法陽數

唐輿服志建有

以龍

爲首上王者相變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一一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祭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日月星辰畫於旌上衣五嶽四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以爲繢則衮之一一章凡九也並司服註爲繢爲繢上

鷩冕鷩鳥冕祭先公雉唐與服志又制一一以一一一一也鷩者介之節也鄉射司服掌王之吉服享先公則鷩冕注畫以雉雉也有取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節也蟲並上又唐揚州議一一者雉也身被五采象聖舜兼文明七章鷩冕一一鷩衣之冕繅九旒亦以五采繅纊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玉垂於冕前後一曰華蟲二曰火三曰粉米六曰黼七曰黻皆刺於衮三禮圖宗彝皆畫於衣四曰繅五曰藻並上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司服鷩衣之冕九旒並師自華蟲以下一一也鷩雉也有取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節也

毳冕毳冕祀四望司服掌王之吉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注毳畫虎雖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畫虎雌上吉服五章並上山林所生唐與服志又制一一毳冕以祭四望山川宗廟社稷五嶽則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司服鷩衣之冕七旒毛毳冕一一亦合五采絲爲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玉前後共十二一一二日繡五曰黻皆繡於裳並禮圖畫衣畫於衣四曰雉米皆畫於衣五曰黼皆繡於裳並禮圖初曰宗彝故此五章一一也明其象也七旒毛毳冕一一亦合五采絲爲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玉前後共十四旒初曰宗彝畫於衣四曰雉米皆畫於衣五曰黼皆繡於裳並禮圖畫衣繡裳上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司服如衮冕也蘆衣一一注衮冕之初生者也敢反五色上如璔毳衣一一注璔類也音門並詩三公八命而下服毳冕三圖

冕冕祭五嶽自宗彝而下一一也四望岳瀆之神也武雉者一一也明其象也七旒毛毳冕一一亦合五采絲爲貫五采玉每旒各十二玉前後共十四旒初曰宗彝故此五章一一二日藻三曰粉米皆畫於衣四曰黼五曰黻皆繡於裳並禮圖畫衣繡裳上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司服如衮冕也蘆衣一一注衮冕之初生者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祭社稷五嶽爲大夫者毳衣之冕衣繡而裳繡行邦國而冕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毳衣之冕衣繡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言者知與衮上敢反五色上如璔毳衣一一注璔類也音門並詩三公八命而下服毳冕三圖

絺冕絺冕祭五嶽自宗彝而下一一也凡三也刺粉米無畫三章吉服絺冕掌王之吉服祭社稷五祀則絺冕注絺刺粉米无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土穀之神也粉米田之成也象其功也絑刺上吉服並上象功唐與服志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五祀以五采藻繩十有二就礼圖也其絺名則黼黻二章準繡於裳也其衣是不可畫之物一一乃刺於衣以謂玄焉

玄冕祭小祀司服掌王之吉服祭群小祀則玄冕注群小祀林澤墳衍四方之屬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是以謂玄焉衣無文裳刺黻而已下如王之服注公之衮冕又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司服掌王之吉服享先公一一章並禮圖以下上有降無升觀礼注公衮有賢才能守正事繅旂皆就玉璪玉笄玄衣纁裳其服一一朱綠終辟偏山玄玉朱組綬赤舄黑約纏純其方伯及王之子弟之出封侯伯皆得服之朝王助祭爲礼圖繡裳一一注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衮衣卷龍也詩九罭卷衮帝以公卿衮衣繡龍之飾疑於至尊乃始制天子服繡文公卿服繡成文晉輿服志子之雖死子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注玄衮卷龍也詩采菽

裨冕大夫裨冕荀冨国籍一一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裨之言埤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已下服焉鷩冕繡冕皆是也卑服鷩冕繡冕上諸侯以朝一一注衣裨衣而服謂祭服之下服焉鷩冕繡冕皆是也卑服鷩冕繡冕上諸侯以朝一一注朝天子也王藻公衮侯伯鷩冕繡冕上山龍以下山龍子男毛毳冕一一注裨衣裨冕之下服焉鷩冕繡冕皆是也卑服鷩冕繡冕上諸侯以朝一一注朝天子也王藻公衮侯伯鷩冕繡冕上山龍以下山龍子男毛毳冕一一注裨衣裨冕之下服焉鷩冕繡冕皆是也

出視朝聽国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祈廟受釋幣于禰侯氏裨冕一一注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裨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士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大裘爲裘觀礼

麻冕玄端附麻冕女工之始虎一一也史記礼書注周礼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祭社稷五祀則衮冕祭五嶽四望山川則毳冕祭其餘小祀則玄冕注群小祀林澤墳衍四方之屬玄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是以謂玄焉衣無文裳刺黻而已下如王之服注公之衮冕又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司服掌王之吉服享先公一一章並禮圖以下上有降無升觀礼注公衮有賢才能守正事繅旂皆就玉璪玉笄玄衣纁裳其服一一朱綠終辟偏山玄玉朱組綬赤舄黑約纏純其方伯及王之子弟之出封侯伯皆得服之朝王助祭爲礼圖繡裳一一注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衮衣卷龍也詩九罭卷衮帝以公卿衮衣繡龍之飾疑於至尊乃始制天子服繡文公卿服繡成文晉輿服志子之雖死子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注玄衮卷龍也詩采菽

韋弁冕韋弁祭事之服一一注韋弁冕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已下服焉鷩冕繡冕皆是也卑服鷩冕繡冕上諸侯以朝一一注衣裨衣而服謂祭服之下服焉鷩冕繡冕皆是也卑服鷩冕繡冕上諸侯以朝一一注朝天子也王藻公衮侯伯鷩冕繡冕上山龍以下山龍子男毛毳冕一一注裨衣裨冕之下服焉鷩冕繡冕皆是也卑服鷩冕繡冕上諸侯以朝一一注朝天子也王藻公衮侯伯鷩冕繡冕上山龍以下山龍子男毛毳冕一一注裨衣裨冕之下服焉鷩冕繡冕皆是也

冕弁冕弁師自華蟲而下一一也裨衣鷩司服注

爵弁冕爵弁冕士助祭於君之服一一注爵弁冕也士祭其先祖之服助祭於君之服一一注爵弁冕也士祭其先祖之服

皮弁冕皮弁冕視朝於内朝諸侯一一也

以玄狐青裘謂玄衣之裘疏玄衣之裘者玄衣謂玄端也爵韠齊則綃結佩而下皆以玄端齊者而以爵韠為韠並礼玉藻注齊服玄端也周之三制有玄端素端注衣有緇裳者為端玄玄衣素裳其冠玄玄齊服周礼司服掌王吉凶服之命以祀天地以享先王以饗燕以賓客以軍事以田以喪以荒服之事凡祭祀則綃衣玄裳冕祭服國語王命冕服注衣玄端冠委貌兒諸侯祭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立端素裳吳子請冠端而襲欲因喪而捷注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上音紛下音忕卯既生矣翼而張之載飛載鳴一飲一啄仲尼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排虛空而飛三年不鳴齊威王曰有大鳥止于王庭三年不飛飛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相彼鳥矣友聲出自幽谷詩伐木友聲求友之聲也有山雉雊雄雉鳴求其牝雞雄曰雊雞之鳴曰喈喈雞以晨鳴為候故詩以為興焉雞有五德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勇四曰仁五曰信頭戴冠文也足傅距武也敵在前敢鬬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信也鳥宿水裔劉公幹公宴詩歸鳥赴喬林翩翩隨羽翼曹子建公宴詩靈龜雖曳尾猶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一一而澤好則牟追章甫委貌王虎詩並選拚飛維鳥詩翻翻其羽注翻翻飛貌拚拚其羽莊子山木篇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一一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則俱飛俱集見利而進不顧其後是以行列不離而無相忘之患鳥宿水裔劉公幹公宴詩歸鳥赴喬林翩翩隨羽翼曹子建公宴詩靈龜雖曳尾猶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一一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則俱飛俱集見利而進不顧其後是以行列不離而無相忘之患鳥宿水裔劉公幹公宴詩歸鳥赴喬林翩翩隨羽翼曹子建公宴詩靈龜雖曳尾猶

韠蔽膝也以韋為之韠有前後上廣下狹如今之蔽膝韠人所以蔽前人所以蔽後韠氏未代一韠按韠人所佩也夏后韠曰余車商曰胡奴車周曰輜車氏二十人而韠韠殺十八人而韠周十五人而韠雕玉韠秦韠為之方經漢因秦制上方經六尺或使人執或駕車下馬並通典漢因秦制上方經六尺或使人執或駕車下馬並通典

尺或輓或駕上乾象而人荷之不施輪通憲朱絡人荷上舊制唐玄宗以韠不中禮廢而不用大禮則御唐高宗不喜乘輦韠有十二大鳳韠二大勃三五芳亭六大玉十小玉則常御焉唐史輅每有則天以為常唐書韠受言唐文帝韠過一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具以實言一一隋制韠帝後飾金隋制韠帝不施輪通憲而朱絡以將命委其餘加錯彩女伏禮記者不殉殉烈丈夫也男贄鄭注曰男贄大者玄帛小者禽鳥注大夫執雁士執雉臣上大吉並易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于飛集木黃鳥于飛于灌養鳥之遺音宜下不宜鳥秋官翨掌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與鳥言秋官冥氏養鳥者宜捷之深林視莊子曰海鳥止于魯侯御而觴之奏九韶具太牢鳥乃一一憂悲不食一臠三日而死非以鳥養養鳥者也聞樂莊子曰昔堯觀乎洞庭張於壑水鳥以異覆之詩有鳥一乃生之異焉始生一一說寓之異覆之高飛詩附其翼翼者兩其足漢書翼后穫詩姜嫄始生一一說寓於之異冰鳥以異覆之高飛詩附其翼翼者兩其足漢書翼后卿飛鳥一一依其所生適至家語少昊立鳳鳥氏歷正也鳳鳥適至故以鳥名官跡莊子云芥聆之一一鳥徒深一一八竅者卯生羅之一日大子得鳥一反悲鳴送子恒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分飛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鳥生於陰屬於陽故卯生鳥社瑞應帝王世紀禹葬會稽有鸛除其蕉臧故謂之一一鳥應氏春耕鳥銜去草根啄書化家語孔子與子夏講道德有赤氣貫天孔子曰曾帥門當

以玄狐青裘謂玄衣之裘疏玄衣之裘者玄衣謂玄端也爵韠齊則綃結佩而下皆以玄端齊者而以爵韠為韠並礼玉藻注齊服玄端也周之三制有玄端素端注衣有緇裳者為端玄玄衣素裳其冠玄玄齊服周礼司服掌王吉凶服之命以祀天地以享先王以饗燕以賓客以軍事以田以喪以荒服之事凡祭祀則綃衣玄裳冕祭服國語王命冕服注衣玄端冠委貌兒諸侯祭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立端素裳吳子請冠端而襲欲因喪而捷注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上音紛下音忕卯既生矣翼而張之載飛載鳴一飲一啄仲尼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排虛空而飛三年不鳴齊威王曰有大鳥止于王庭三年不飛飛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相彼鳥矣友聲出自幽谷詩伐木友聲求友之聲也有山雉雊雄雉鳴求其牝雞雄曰雊雞之鳴曰喈喈雞以晨鳴為候故詩以為興焉雞有五德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勇四曰仁五曰信頭戴冠文也足傅距武也敵在前敢鬬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信也鳥宿水裔劉公幹公宴詩歸鳥赴喬林翩翩隨羽翼曹子建公宴詩靈龜雖曳尾猶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一一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則俱飛俱集見利而進不顧其後是以行列不離而無相忘之患鳥宿水裔劉公幹公宴詩歸鳥赴喬林翩翩隨羽翼曹子建公宴詩靈龜雖曳尾猶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一一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則俱飛俱集見利而進不顧其後是以行列不離而無相忘之患

羅氏掌羅鳥鳥注罝罟網之屬掌高共膳獻之鳥注雉及鶉鴿之屬掌鳥獸之政令周礼夏官白鳥鶴鶴孟子注鳥肥飽則一一而澤好好鳥鳴高枝曹子建公宴詩靈龜曳尾于泥之中神龜知以曳尾為貴王虎詩並選拚飛維鳥詩翻翻其羽注翻翻飛貌拚拚其羽莊子山木篇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一一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則俱飛俱集見利而進不顧其後是以行列不離而無相忘之患鳥宿水裔劉公幹公宴詩歸鳥赴喬林翩翩隨羽翼曹子建公宴詩靈龜雖曳尾猶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一一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則俱飛俱集見利而進不顧其後是以行列不離而無相忘之患

羽族擇木仲尼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排虛空而飛三年不鳴齊威王曰有大鳥止于王庭三年不飛飛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相彼鳥矣友聲出自幽谷詩伐木友聲求友之聲也有山雉雊雄雉鳴求其牝雞雄曰雊雞之鳴曰喈喈雞以晨鳴為候故詩以為興焉雞有五德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勇四曰仁五曰信頭戴冠文也足傅距武也敵在前敢鬬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信也鳥宿水裔劉公幹公宴詩歸鳥赴喬林翩翩隨羽翼曹子建公宴詩靈龜雖曳尾猶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一一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則俱飛俱集見利而進不顧其後是以行列不離而無相忘之患

載好其音有篤其羽篤文絲也珍禽羽物周礼獻鳥者佛思載好其音有篤其羽篤文絲也珍禽羽物周礼獻鳥者佛

其首畜鳥者則勿佛礼記執禽者左手不

有血書西飛爲烏也具變化門街丹書呂氏春秋周文王時見大赤鳥集周社文王大悅其色尚赤也從南方來晉平公時有烏一一一一謂叔向曰吾聞師曠曰西方有烏赤質五色曰翬南方有烏亦質五色曰翬今來爲君瑞也悲楊震後漢一一段翳華陰遭亭先葬十日有大鳥大如車蓋集震墓前俯仰悲鳴冀州下沾地葬畢飛去時人立鳥象於墓前入帳中宋紀高祖代斡華夜有大蒼鳥如鵬飛入高祖一一從事胡蕃曰蒼者胡勇之色勇歸我也明旦攻城大破之也小鳥生大鳥宋紀土地開闢則一一有一一一條支之鳥爾雅如一一一一鳥野鳥號東廂上有特栖鳥王粲詩列敷丹榮上有玄玄命起西都賦曰一一鳥駭一一鳥薄天懷春向我鳴客鳥思故鄉翔鳥薄天飛越鳥巢南枝願隨越鳥飛而知還帝江傳抄鳥於一一一一注天山有鳥如一一一一魚吾知其能游於龍也吾則不能知明其龍乎不厭高同聲揔雅文選殊聲文選朝隻棲者擇木淮者擇音鳥聲春寄言楚辭南覽其志而吹北也見離騷毛羽昨夜鳥聲春未成不可以高飛史傷弓之鳥落於發史孔子見

老子曰鳥吾一一一一魚吾知其能游於龍也吾則不能知明其龍乎不厭高同聲揔雅文選殊聲文選巢探卯毋得一一一一彈射飛鳥前橫絕四海羽翼已就一一一一奇翰善芳之鳥後資長風以舉翰唐太宗戾天儛而遠翔威鳳眄八極以遐着翮臨九天而高峙抱清廻之明心鶴匝日域以廻鶩窮天步以高尋西者翡則煙氛閉色唐東飛則日月騰光翩翻逸飛翕翼交頸短羽相鳴接翼巢居翔翔理翮觸絲冲天斂翼高飛並影側足纓繳窩居短聲登翰聯翩濯翼疏風奮飛○自加憐愛親昵貴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　卷五九

負土築墳每哭一一鳥一一一一

雜鳥鳶飛戾天詩一一鳶一一紙鳶有秋爲在梁充鵝也墓門有鴞有鴞萃止鴞似鴟也怪鳥晉書翔翔相川有似一一一一肅肅鴈羽集于苞栩詩鴛鴦在梁戰其左翼七月鳴鵙鵙鳴于垤戴勝降于桑六鵙退飛過宋都鷁鵙巧婦鳥也燒鴆鳥鴆石崇爲荊州刺史得鴆鳥鴆與將軍王詡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爲司隸傅祗所劾詔原罪一一一於都街鷹鸇之逐鳥雀縣蠻黃鳥丘隅止于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朱鳥鼓象朱鳥後漢輿服志曰一一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劍之在前朱鳥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南宮一一一一朱鳥朱雀一一一一後天文志軍前宜捷行前朱鳥而後玄武蹏一一一一故用鳥鄭注四獸爲軍陣則是軍陣之法也曲礼四獸南宿正仲春之氣日中星鳥以正仲春一一一一節仲春日在奎婁則初昏南方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一一一一南方一一一一七宿正仲春之氣日中星鳥以正仲春疏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一一一一旨之時并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

畢鬼春分之昏見上星火馬融鄭玄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一一一一之星王肅以星鳥之屬爲一一一一正尚書疏輿鬼抑南方曰炎天其星一一七星惟南子也鳥旐七旒象鷁火注鳥一一爲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七後志鷁一一六規翔巽羽雉雲之一一一一靈音綷羽孔安國注一一一一揔集五鷹也吻飢鷹一一六規翔巽羽雉雲之靈表一一七勁翮翩翮小飛也翰飛戾天匪鶉匪鳶一一一一十二摘巢探卯毋得一一一一彈射飛鳥前橫絕四海羽翼已就一一一一奇翰善芳之鳥後資長風以舉翰唐太宗戾天儛而遠翔威鳳眄八極以遐着翮臨九天而高峙抱清廻之明心鶴匝日域以廻鶩窮天步以高尋西者翡則煙氛閉色唐東飛則日月騰光翩翻逸飛翕翼交頸短羽相鳴接翼巢居翔翔理翮觸絲冲天斂翼高飛並影側足纓繳窩居短聲登翰聯翩濯翼疏風奮飛○自加憐愛親昵貴

眡瞭擊堂頌眡瞭一一一一掌凡樂事播鼗一一一一鼓鼗小鼓有柄持而搖之以發聲播鞉武又擊磬磬在東方曰生笙磬西面其南鍾其南鎛鍾皆南陳其南鍾其南鎛鍾皆南陳樂事播鼗上大師自奏之鼜愷獻奏鍾鼓賓射奏鍾鼓賓射一一一一注謂飲射擊辒以奏之其登歌清廟及下管新宮皆奏其鍾鼓鼜愷獻功也大射禮獻功亦如之夏頌之戚謂戚揚也擊鼓聲疾數欲曰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是也

趙鼜沼見三一一一靈門趙松栢之塞秦其在趙者剗然有參而據一一一一注謂連樹松栢以秦爲塞荀子十一大梁趙也章注周礼保昴畢之分墜其俗鄙朴少禮文好射獵並漢

地理志　常代寶符　史趙簡子盡召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未无所得襄子无恤曰已得符矣徙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果有代也　易士　見燕門　趙分晉　得趙國　紛餘民　中山地薄人衆俗雜漢興號為難治　當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並漢志○韓魏趙之南蔽　蘇秦說蕭侯曰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国秦不敢伐也史　觀國象之吉凶　上玉兆注頌之其象似瓦　原兆　注有周之兆原田也並大卜職　三代兆其異　大卜疏體繇之數同　頌謂繇也三法一曰方兆二曰已兆注開開出其占異耳百二十每辭十繇辭有五色又重之以墨拆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圛曰蒙曰剋注帥兆象也墨兆廣也

龜卜筮占體　周礼占人凡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帥兆象也墨兆廣也

四兆卜師掌四兆　春官一開龜之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注開龜之坼也先注開開出其占書也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　**若易之二篇**　經兆百二十辭此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　**分之為四部**　上方功義弓　**開龜占書**　並上○餘見前門

旌　附旗門　**表**　附大閱門

旌表有司旌門　後魏楊引三歲父母亡孀過礼追服十三年縣郡三百餘人上狀獨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旌其純孝　**太守表墓**　安城記縣有孝子孝聞天下太守王府君樹雙土闕以表墓　**旌善**　情因哀見名以孝聞　**封比干墓**　武王入商旌賢者

○六闕相望　朱敬則唐忠臣之門　焉元常唐○六君良觀六年表異其閭正　○弟妹相全養　新唐書　親亡流涕也　刺史給資○孝門銘　新唐書　壽州安豐李興有至行柳宗元為作　儲署孝友童子○孝門銘　新唐書　許法慎廬于墓有白烏甘露記河制曰○甘露嘉禾之瑞　新唐書　天寶中表異其閭○闕下林家　新唐書　林慎盛于墓有白烏甘露記作二闕于墓前時号

○六院共一宅　新唐書　陳饒奴年十二孀淹沸丐

巧　智譬則巧　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內其至不力也中非尒力也注以智譬由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　**人之有技若己有**　之書　**大巧若拙**　老子之巧不以規矩使人巧而知工礼　**匠輪輿**　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注人之巧在心盡心下　**公輸子之巧不能使人巧**　孟七　**述物智者**　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考工制　**彫琢之巧**　選　**匠人輮成風之妙**　巧　**般匠施巧**○杜預武庫　新晉　晉杜預奏上二元乾度歷不亡占玉兆原之名至亡故亡然也並本疏　**以八**

湯心　毋或作偽淫巧以上上月令　**奇技**　作以規泉殺王　**觀器**　而知工礼　**梓**　梓人飾諸侯之筍虡　**觀器**　而益之　**拙**　老子　**觀器**　而知工礼　**梓**　梓人飾諸侯之筍虡

工徒擬譎而聘　行於世又以孟津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橋成帝舉朝屬預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又朮意造欹器損益万機不可勝數朝野是為

一一〇造欹器 訓纂 古法備指南史祖冲之稽古有機思造新法歷追冲之造鬻之與周廣不異以諸葛有巧思造欹器三攷不成水機滅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日行百餘里雕鍾律義差子目之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垂无以過也云云○有思 訓纂 閻立德弟立本皆機巧有思也

卯 附十二辰

昴 星

星昴正仲冬 堯典申命和叔平在朔易曰短一以一一注昴白虎之中星 白虎

中星上昴畢爲天綱 晉志

耳上天街 畢昴爲一一天之耳也主西方以前驅此其義也黃道所經也 昴明則天下牢

獄平 晉志 昴畢舆州 前志 趙地 昴畢之分野漢地理 昴宿垂芒 注漢

祖蕭何昴星精先王文憲集序 昴主邊兵 後志 西方曰昊天 其星謂昴淮南天

廩 四星在昴南 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北晉天文志 昴曰旄頭胡星也 爲白

衣會 漢志 出冰 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注謂夏三月日在昴畢左昭四年 畢昴出於東方 注畢昴之星晨見東方秋時也選長門賦 大梁 昴西陸昴也注昴西方之宿別名旄頭亦雅 西方之宿 西陸上 畢昴爲獄事 並後漢志

重校書林事類韻會卷第五十九

重校書林事類韻會卷第六十

上聲

皓

少昊 鎬 鄫鎬

祖考 見祖攷門 攷 寶 寶貨之寶 以賢爲寶 賞寶 附賞門雜八寶

鴇 天保 詩天保以上附 太保

太子師傅保 傭保

芝草 見芝門 草 朱草

萱草 藻 藻火附 玉藻 附昆蘭門 祈禱 附祭祀及備旱門 道

天道 附天門 君道 附君門 臣道 附臣門 神道

大道

棗

雜草

灑掃

師保

濯魄寶

果

雜果 火 藻火之火 龍火

火 附五行門 明火 明水火

出火內火 附火禁門 權火 火星附五星門

水火

坐 帝坐 贏

鵁火 星

果蓏

少昊 鵁配白帝 見白帝門 白精之君 秋其帝少皞注此以下古以來著

火 国火火災 救火 附

水燎 附水門

德立功者也曰令著德立功上修黃帝法少昊氏一之後王无所取焉徐法注九黎亂德少皞氏之衰也梵語西方之神少昊孰挚之立也一司秋類相傳乘允執矩司秋上並鳳皇至少昊摯之立也一適一故紀於鳥名注少昊黃帝之子已姓之祖也昭十七年已姓之祖上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頡頏高辛唐虞一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書序

鎬鎬京行辟雍之禮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无不歸服者武王作邑上龜正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是鎬京之地一則正之謂得吉兆注文王有聲豐水之東見下門豈樂王在在鎬一飲酒樂豈一豐豐鎬相近即此宗周百里之地見鎬門赫赫宗周宗周鎬京也多方蹟近豐豐鎬京也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武王也王能配行其道詩正月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三后既沒登遐精氣在天矣武於京京鎬京也周宗鎬京所在也

鄗鎬文武興於鄗鎬前祀志張敬曰周祖始乎后稷封于邰公劉遂亦酋大王建國於豳遷岐周自武王克殷都於鄗鎬雍州爲王畿晉地理志今昆明池北陂是也在豐水之東後漢地理志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舊有穡務本業前地理好稼舊有先王遺風一好稼穡恐衣食以致畜藏一上林苑中鎬在玄玄後漢郡国志

帝王之都鄗鎬之間一也史記上有聲京邑上近畢文王生於畢郢西東之人注周自武王克殷都於鄗鎬雍州爲王畿晉地理志豐水西東豐亦在豐水之東文王所都京也百里之地上天下之中一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裁民人衆都國諸侯所會聚故其俗繳儉習事史殖貨寶高辛建都一即亳于亳晉地理志先王居湯始居亳從一注契父帝嚳都亳尚丘遷焉故曰一一焉徼征虺孟子稱湯自葛征一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重厚多君子湯止亳故其民樸一諸侯爲民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无他故焉以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鎬皆由百里之地天下之一也

亞旅司徒司馬司空一注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書立政王臣見前

寶寶貨之寶黃金蒲簍漢待賈子藏諸名山傳之賢注之說一者也語五蒲堂金玉一老子被褐懷寶即顏回千金之寶注之說一者也希代之寶非常之寶並選文美珠左十九大器重之器一圭璋也龍輔玉名也二十六琦珍六十六寶璧郊志琳琅畾采美玉每旦有白虹氣二十七玉幣管子珠璣一選一青熒玉光也環寶貨環麗虧全與月一鍾利銅山天琛六寶殖九奇璞十二隋掌美珏二十一希世兼金碧碧金鎰二十四兩曰一金華銀樸紫貝素玉瓊瑤琅玕瑜潤玉光觸珠瓊藥天琛和璧精鍊金水玉水晶玉樹珍瑰文犀丹礫祕寶不鬻於市錦文珠玉一九四金能炤物露見其情七雕磨益光美質一旋相爲賓主一注契父帝嚳都亳尚丘遷焉故曰一一焉徼征虺孟子稱湯自葛征一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重厚多君子湯止亳故其民樸一諸侯爲民通達之屬莫不從服无他故焉以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鎬皆由百里之地天下之一也

為寶一一美一一不貴重器十以調盈虛錢也前侯服食玉敗俗傷化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後南金和寶六十八盈物珍藏藏山隱海之靈物七十六沈沙棲陸之寶珠玉金碧之類也公私寶用昂貴之一一唐志鄭玉毀珠小盜不起莊四玉之章章一一帋之彰明不如一一南六十流耀含英選一一陸海珍藏秦一一價越万金二十貴重都域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碎結緑之鴻輝二十七玉水記方流選十三琁源載圓折瑜瑕夸輿瑂十五納龍叙之圖天球河圖在東序二十八不佐公家之急累万金而一一前寶於金利於刀食志沙礫化為南金後四十七尾石變為和玉窮山海之瓌富選六地不愛其寶注言嘉瑞出礼礼運無總于貨寶求位書盤庚四器惟寶注珪璋璧琮儀礼錫爾介圭以作爾寶王遣申伯路車乘馬古玄袞赤舄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詩大雅松高餐東野之祕寶注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然野當為杼古字也餐美也選褚淵碑王于伯叔之國時庸一一注以寶王分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書旅獒山之府則琛賮溢目琛賂注一一寶也賮亦賂也並選吳都賦胡瓶新唐書一一舜非千鎰乃肱所自御○金芳鏡新唐書張九齡李輔光清鑒○蠻琛夷寶踵相逮于廷秋蕭○千秋金鑑新唐書傅千秋節並勸寶鑑九齡上事十章号一一

寶至寶不同衆門見耳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語五慈儉我有三宝一曰一二曰一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老席上之珍忠信儒不寶金玉而一一以為寶並儒行大玉為寶而一一論九大富之器今有人於此之寶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被寶也若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賣害也人謂之富可也豈不儒效寸晷惟寶備正權詩惟善為寶左傳襄十五年戎得王厥諸也句耳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良寶也不若人有其寶以不貪為寶寶以保民也昭十八年子太叔云

以賢為寶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緊惠王寧其昭業之珠齊威王與一一魯恭以四臣夫威王問曰亦有寶乎威王曰寡人一一以為一一與王異有檀子守城南則楚人不敢東漁河焄以千里豈特以十二乘哉古弼為國瑶後漢書所寶惟賢物則遠人格一一則近人安書珣璵摽器吳志陸機文武實兼幹相連華而賤以廊廟才一一湘中之琳琅晉羅含湘中記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南金晉顗榮時南土之士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一一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甘季思榮族兄公讓會稽賀循行言皆服膺馬教足為公望寶生沈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維珠兼棄不如一言賜黃金四十挺新唐書薛收

寶寶附雜寶門

新唐書改為八璽天子有八璽卓服志一一傳國璽又一一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鎮万国藏而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王公書黃帝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皆泥封大朝會則符璽郎進神璽于御座行幸則合八璽為五輅画曰封從于黃鉞之力神璽鎮萬國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天子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勞四

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行幸則合爲五輦黃鉞之內並上

耀魄寶 佩寶御群靈並見上河海之命紀 唐禮儀志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上帝也大帝其精 上犧牲以享皇天上帝季夏令民大雩帝用盛樂六變冬至祀天於圜丘奏大鈞之樂以祭五帝亦如之孟夏龍門山南嶽霍山於廣野中央嵩高山於四郊四望山林川澤之官月令曰孟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其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其谷菽其畜彘其穀黍其祀先肺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其律中黃鍾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脾其谷稷其畜牛其穀稻其祀先肝孟秋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其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其谷麻其畜犬其穀麥其祀先肺孟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其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其谷豆其畜豕其穀菽其祀先心祭於圜丘上與通極爲一體前漢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一天皇大帝之上九星曰天帝也故曰通極帝紀李尋傳蓋覆大帝坐太帝之上九星曰所以蔽之

鴻鵠 詩刺時也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猶征役不得養父母肅肅鴻羽集于苞栩肅肅鴻翼集于苞棘羣飛侶俗戲廣浮深文連軒翔鴻淺淺

太保 詩天保以上附天保歸以報上詩小雅下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美上以上治諸夏文王詩並見微門六篇治內見下門天保廢則福祿不興如陵注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月如日如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无不爾或承六章治內天保廢則福祿不興如陵注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月如日如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无不爾或承

禄鈇 詩六月武王不寧以上治諸夏文王詩並見微門六篇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岡如陵注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月如日如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无不爾或承

天保 詩天保以上附天保歸以報上詩小雅下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美上以上治諸夏文王詩並見微門六篇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岡如陵注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月如日如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无不爾或承六章治內見下門天保廢則福祿不興如陵注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月如日如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无不爾或承其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樂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同上如山如阜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岡如陵注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月如日如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无不爾或承

鹿鳴 詩燕羣臣嘉賓也以上附天保歸以報上詩小雅下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美上以上治諸夏文王詩並見微門六篇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四牡 詩勞使臣之來也以上附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四牡勞使臣之來也君遣使臣也常棣燕兄弟也代木燕朋友故舊也天保下報上也小雅下下報上也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華廢則忠信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六月文事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群臣之事也鹿鳴疏

作非一人 詩志也

太保 漢官儀云太保古官應劭云保者保安天子於德義者也齊職儀云殷太甲時伊尹爲太保周成王時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召公奭以告之注尊之曰君也相洛宅相並見周公相成周召告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君奭篇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故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光武中興不置魏初不置 操傳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修礼任真自守不要鄉典之譽晉武初踐阼以王祥爲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祥以年老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礼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清精朕所倚服含素飡暮王祥賛曰鄭冲中興祥俱曾爲太保清達王祥冀亦君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矣何曾明允晉詔太保一篤誠翼亮先皇光濟帝業對掌朝政晉衛瓘字伯玉注辭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讓父爵楊駿專權與黃門等毀之瓘乃告老避位詔進位太保以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惠帝即位復瓘子兵又楊駿誅遂以瓘錄尚書事與太宰汝南王亮一初瓘爲廷尉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給兵千人至是而復章綬佩服冠秩與太傅同給千兵見上官不必備惟其人見太師門佐王論道國語周語太保太師天子三公一汎濫衆官並見太況監衆官上八公同辰攀雲拊翼周之三公傅門贈刀見三公注中賜絹晉録曰咸寧三年制故太保王祥司空王基各一五百疋保也者保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當垂拱之代居論道輔翼見上入則有保禮周寵元勳任先邵奭晉推碩德之司選在王祥召公後百官志注賈生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叙音聲不中進退失降以礼衛仰周旋无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一職之訓護人主太保所以一導以德義者也通典保保其身體賈誼傳餘見三公及下門

師保 周召爲師保書君奭篇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相成王爲左右一人是爲三師新唐書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總職百官志上大臣本疏成王即政之初召公周公輔相成王爲左右一也相成王爲左右周語注太保太師天子三公一也佐王論道周語注太保太師天子三公一也

臨衆官汎太公昔保安也言太公與民爲法而民得以安也襄十四年使能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教喻而德成也注謂燕呂時並礼世子不必備惟其人語出入則有保出入則有師是以掌以嫉詔王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藝六儀師氏以道者之傳也保安也以道安人者書叙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受師保秦誓云師保傳保古官也銀章青綬承華太子門名也文選曰遵彼汝墳又曰父師少師實惟爾輔翼礼曰凡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礼樂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已之令歸諸道入則有元良万國以貞注貞正也司主也言衆正皆正教以樂父師教以成元良之輔教諭之司並見上注禮保之訓賈誼疏曰古之王者太子在中置三公導之以教訓去邪人選端士太子見正言行正道三公導之以礼樂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已之令歸諸道入則有元良万國以貞注貞正也司主也言衆正皆正教以樂父師教以成元良之輔教諭之司並見上注禮保之訓賈誼疏曰古之王者太子在中置三公導之以教訓去邪人選端士太

太子師傅保師傅保古官也銀章青綬承華太子門名也文選曰遵彼汝墳又曰父師少師實惟爾輔翼礼曰凡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礼樂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已之令歸諸道入則有元良万國以貞注貞正也司主也言衆正皆正教以樂父師教以成元良之輔教諭之司並見上注禮保之訓賈誼疏曰古之王者太子在中置三公導之以教訓去邪人選端士太

高步一者尊望太子太傅命皇太子一往一之東朝太子朝也文選曰既建教事諭德謂太子諸官博望苑名東朝太子朝也文選曰既建教事諭德

輔翼礼曰凡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礼樂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一之令歸諸道入則司業父師一一有元良万國以貞注貞正也司主也言衆正皆正教以樂父師教以成元良之輔教諭之司並見上注禮保之訓賈誼疏曰古之王者太子在中置三公導之以教訓去邪人選端士太

有保出則有師是故教諭而德成也司業司成禮記曰凡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礼樂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一之令歸諸道入則司業父師一一有元良万國以貞注貞正也司主也言衆正皆正教以樂父師教以成元良之輔教諭之司並見上注禮保之訓賈誼疏曰古之王者太子在中置三公導之以教訓去邪人選端士太

尊敬詩曰尊敬師傅又漢詔曰國之將興尊師重傅也迎於宗賢晉賀循守彭城先迎師傅講於宣武晉山濤爲太傅一一堂乘步輦導太子親拜晉宗除太子太傅命皇太子一往一之嘉之漢疎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宣帝置酒太子第一以爲壽士甚榮漢疎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廣宇仲翁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

漢擇名儒任先生之司晉崇碩德選在山濤之父師之選當元良之日屬輔翼之司屬監撫之餘敎師貧之本鮑魚賈誼書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發嗜一一無其人則闕之三少教太子望曰鮑不食于俎安有非礼之物養太子哉

庶職官志東宮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各一員三師一一之職掌一諭一一無其人則闕之出入有師保凡三王教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注以有四人維持之教事慎身師者人之以一以輔上大夫中於是爲置三少皆

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端士有道術者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上左右前後皆正人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一一也保傳之嚴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太子之傅作焉則有記過之史云云並置少傅少傅也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則有記過之史云云並置少傅少傅也小弁刺幽王也

保傳之嚴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太子之傅作焉則有記過之史云云並置少傅少傅也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則有記過之史云云並置少傅少傅也小弁刺幽王也

喻德歸道見太子師保傳門掌嫉惡師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藝六儀師氏以道者之傳也保安也以道安人者聖賢兼官地官序職今併諸官餘見大子六傳門○輔導謂三師坐太子乃坐與○見子每見迎拜毀門三師荅拜每門必讓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太子出乘路備鹵簿以從○見

輒先拜新唐書師傳一一一一迎拜新唐書劉洎傳聞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資保傅而已○明哲慈惠之師新唐書元禎傳王叔文等蒙幸太子爲傳召公爲保是以與礼樂朝諸侯教之至也正觀以來保傅不疾發晚晚宰相兼領比來師資保傅不疾發晚晚辟帶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夫以匹夫之愛其子猶求一一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乎○太子有保出則有師是故教諭而德成也司業司成禮記曰凡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礼樂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也保也者慎其身而已之令歸諸道入則司業父師一一有元良万國以貞注貞正也司主也言衆正皆正教以樂父師教以成元良之輔教諭之司並見上注禮保之訓賈誼疏曰古之王者太子在中置三公導之以教訓去邪人選端士太

儒保高漸離爲人儒保匿作輒死一一變姓名一一一一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告其主滕公爲太子客高祖見之心作於宋子久之作若聞其家堂上而歎不求其直魏國老自作一堌舍掃掃其中呻吟獨吳閑澤貧常爲人一一以供飧筆所寫既畢誦之亦徧越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一一游窮困債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一一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乎○太子伊尹酒保立爲世師鶡冠子一一一一市沽酒使文君當壚一一衣憤鼻一一相一一滌器汪儒人之可保儒者也相如與傭保雜作司馬相如於臨邛

耕於隴上而歎不求其直魏國老自作一堌舍掃掃其中呻吟獨吳閑澤貧常爲人一一以供飧筆所寫既畢誦之亦徧越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一一游窮困債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一一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乎○太子伊尹酒保立爲世師鶡冠子一一一一市沽酒使文君當壚一一衣憤鼻一一相一一滌器汪儒人之可保儒者也相如與傭保雜作司馬相如於臨邛

傭耕陳勝少時嘗與人一一輟耕之壟上悵然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人笑而應曰若爲庸耕安得富貴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傭書鄭當時字莊征匈奴招四夷吳閑澤貧常爲人一一以供飧筆所寫既畢誦之亦徧越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一一游窮困債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一一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乎○太子

僦賃鄭當時字莊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賞多財用益屈當時爲大司農任人賓客一一夕通負此以陋罪貶爲庶人注一一受雇賃而載運也言當時保賃其賓客於司農載運僕賃傳申鮮虞一一於野執事周禮太宰以九職任人九曰閒人無常職移一一之庸人閒人轉移注一一閒人若今轉相助人雇代也挾以日時計傭挾胡頰反日廢事食力

灑掃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取其兩手捧箕恭也謂初執事

時禮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謂掃時也以袂攏帚之前令塵不揚以箕自向而扱之不向尊者亦示之恭也灑掃進退則可矣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本者謂禮也云云糞除先人之敝廬張揖廣雅謂掃也糞除也灑掃詩子有庭內不灑不掃掃地而埽徐埽門魏勃埽丞相曹參門埽室陳蕃字仲舉所居一室不掃人問曰孺子何不埽除蕃曰大丈夫當掃天下安能事一室乎擁彗退門執帚所過糞除陌上人号為道上備灑埽灑埽進退則可矣糞除先人之敝廬張揖廣雅謂掃也云云灑掃詩子有庭內不灑不掃掃地而埽徐埽門魏勃埽丞相曹參門埽室陳蕃字仲舉所居一室不掃人問曰孺子何不埽除蕃曰大丈夫當掃天下安能事一室乎擁彗退門執帚所過糞除陌上人号為道上備灑埽

除第五倫字伯魚不起客河東襄陵人名猶王伯齊載記云倫性嗇太原上黨所過輒為糞除陌上人号為道上

細女於大夫礼○乘輿臨幸漢唐書曰天子車駕所至為行宮觀風俗元齡敕子弟汎掃廷唐曰一日有須帝果幸其第因載還宮

草

青苔

揩選江淹雜體詩注苔草名豐茨注茨草名百卉含芝見芝門

芭

張衡思玄賦天地烟煴也

碧色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

綠滋

張協雜詩寒花發已綠滋黃彩秋草含采芙蓉

千計

九歌之草一莖周而復始大戴礼千計簡牘頭陀寺碑王琰古詩多芳草

蘭澤

古詩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

圓丘有奇草

郭璞遊仙詩注外國圖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

糜蕪

洪範廢草一莖一莖豐注茲

百卉含英

魏勃掃丞相曹參門

埽室

陳蕃字仲舉所居一室不埽人問曰孺子何不埽除蕃曰大丈夫當埽天下安能事一室乎

擁彗退門

執帚所過糞除

備灑埽

蜀書

房元齡避位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元齡敕子弟汎埽廷唐曰一日有須帝果幸其第因載還宮

芝草

見芝門

朱草

朱草萌生

後漢光武中元年郡國類上甘露朱草生

日生一葉

朱草日生一葉日落一葉周而復始大戴礼

德至草木則朱草生

百草之精

朱草者一名忘憂

枝莖如珊瑚

張協雜詩寒花發已綠滋枝莖如珊瑚

隨月晦朔

其華生落一日一葉至十五日已後日生一葉上

為服

朱草有赤草也可以為服朱草有赤草也可以為服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養周而復始大戴礼

應德而生

嘉瑞

生永崖

百卉含英

蕃蕪

碧色

綠滋

千計

蘭澤

圓丘有奇草

糜蕪

上下也唐楊炯議逐水上下上繡於裳六章並見粉米門粉米尊於藻火粉米藻火加以粉米也藻火為四章故炎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

在下上

藻附見藻門

棗壺棗尒雅注今江東呼大而銳上者為壺棗壺猶瓠也遵羊棗實小而負紫黑色洗大棗今河東猗氏出大棗棗如雞卵大也蹴洩苦棗子味苦也居術反哲無實棗不著子還味稔棗短味棗子曰棗之去其核婦人之贄並禮春祠用棗油盧諶祭法其實如瓶尹壹內傳老子西遊省太王母共食玉文棗三月熟在衆果之先梁國夫人棗大白棗名曰蜜容小核多肌三皇棗駢白棗灌棗獲此四者官園所種棗有雞心牛頭獼猴細腰之名廣志九月採本早凡棗補中益氣久服神仙三子一尺石季龍園有羊角棗鄴中記百歲一實王子年拾遺記北極岐峯之陰多棗魏文帝詔曰凡棗味之美莫如之御棗也等弱枝閑居賦曰周栗棗脩以告虔也邊實周礼其實海上見安期先生食棗八月棗詩剖如瓜漢書李少君曰臣往請吉吉乃還婦里人語曰東家棗完所植邪遂鮑焦歐風俗通曰拼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此棗子文詠棗曰風搖而死也活人韓子秦飢應侯曰秦王五苑之棗梁以活人請王發與之惠王依之羊角簡心枝已開安忌美未茂玉門垂

祈禱附祭祀及備旱門

道軻死無傳道韓原道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率性天命之謂性一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中庸君子

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修身以道脩道以仁並中庸道者古今之正權荀正名論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委大聖而好諸子者惡其識道也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大人之學為道小人之學為利適正適也正道也者通也无不通或曰可以適他欤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並揚子變通之謂道欤之謂器文中子道在迩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孟至德為道本周礼擇兩法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強為之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從聽先聖一注擇奔法用呂氏春秋五扶持衆物道者云云使得生育而各終性命者也管相續不墜薛收自天子失道則諸侯修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得時則龍蟠此先王之道所以一而一也文中子中若涂塹若川或問道曰卑污混混不捨晝夜渾渾乎聖人之道隱括之光群目之用也群心之用也並揚子群心之用上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侈也道不費則仕礼中庸可以神會文中子或問道之說子曰汎汎其跡純其心然一難以事不顧燕爵明主務在行道一小者也故曰燕爵之小物一作之誦文中子太原府君曰疑於先王之道行則思坐則誦食不甘寢不寐君子行思坐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中庸善人之寶道者万物之奥老子群心之用也並揚子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孔子曰無相造乎水一注造成也莊子思誠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誠者未之有也不誠者未有能動者也人相造乎道一注工能成物宰能生物心之於道亦然道者古今之正權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正如權之知輕重離道則不知禍福並荀子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淮南子得道之人偷自君閒顏闔一也世之人主多以福貴驕一其不相知豈不悲哉其緒餘以為國家並呂氏春秋治民者表道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亂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貴聖人者道之極也並荀子忠恕違道不遠注遠去也中庸純脩易乾卦注誠身禮中庸道若大路孟子覺民以斯道一隆道有三一斯道一也九有獻有為書會

其有中注循性行之曰道治而廣之人倣曰教礼注復踐而行十疏六戒
慎不睹一乎其所一恐懼乎其所不聞出入動作注淡而不厭君子之道
一一遠之有望近之不厭若則一倦開通濟物之名一以貫之語二進退周旋惟道也從孟十三道若登天聖道高遠孟十三久而不
易前樂而不亂復而不厭知淵知默守道之拙五十七南面之術道者一一非地一道之所道也道不在位德不在年一中九仁不勝道侯諸
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軌跡夷易易遵也選二十四宅心道祕道德深遠之奥芳猷蘭祕道如蘭而積身道不偶物二十九萬世無弊前亮行而不
流易守約而施博善道也十四詘身而信道揚體六體常而盡變道者一一物一化道者無不通萬物由一以通道者以天下
爲一後三十二引繩以持曲直正道而辨姦苟一六德曰起而大有功

前二十六道之大原出于天述正道而稍邪哆若有矣○可以久大韓琬上言政以德終治○德者道也道可以久大皇者也○篤道君子韓愈皇於仁義可謂○好已之道勝地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
道若不勝則○嘒嚌道真美才華出一一
大韻
強名曰大強字曰道靈貨真一自然經訣曰大道者
聖人之至賾晴書經籍志蓋万物之奥一一也帝先蒙帝之先老子道生一
老子孫登注玄一宅於太虛之內玄化資於至道之用故因其所由謂之曰生淵兮似萬物之宗
湛兮似或存大象執大象天下往注大象大道也水幾於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夫
道不爭夷衆人之所惡故一一希微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
混而爲一注三者將以詰道道非聲色承法故詰不可得但得寄夷一一耳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注
道於上非上在上亦不明於下非下在下亦不昧恍无狀之狀无物之象一一大道廢有仁義道之爲物唯恍唯
惚兮寃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
殆可以爲天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
大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一一而王居其一爲道常無名大道汎兮
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道之出兮淡兮其无味太玄
道常无爲而无不爲道可道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退夷道若類注上士勤行於明若昧進若退於夷若頹若昧道隱无名注功用不彰无名氏
善貸且成注以中和之妙用資貸万物且成熟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注一者中氣也損
之又損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一一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道者萬物之奧善
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並老子至道之極昏昏默默道窈窈冥冥其真至道之精
無終始道未始有封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則不救
唯道集虛卜梁倚無聖人之道女偊曰一一有聖人之才而一一我人
有聖人之道而无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云云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
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知道者必達於理失道而後德
以虛无爲本道家无爲又无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一一以因循爲用无成勢无常形故能究萬
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无法因時爲業一一時變是守屢者道之紀也因
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虛者謂之德德者謂之得得者
以虛无爲用一焉並莊子道家无爲
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一道家无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大道
立俗施事道家无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大道
之要去健羨絀聰明注知雄守心不亂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是去聰明也絀聰明是去健羨也並史太史公自敘道
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知秉要執本一謙而四益
有長去短去健去嗇去泰也並史太史公自敘夫道有情有信
无爲无形注有无情之信故无形也在大極之先而不爲高在
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並莊子形埒

嘗之而无味視之
刑呼北胏夫道者覆天載地亭四方析入極高不可察深不可測包羣天地稟授无形原流泉孛冲而徐清故植之充塞而无所朝夕舒之弥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淸甚濁而微散也混芳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滄芳其若深淵汎芳其若浮雲若無而不器不施於物礼十一微妙不測一疏無名之樸芏芏大道三應變不窮大道一二十必也無至大方无隅而神无方中一來無所從去無所視似萬物之宗淵芳一老子湛芳似或存萬物由之而不自伐無形而生有形道者開通濟物之名礼疏○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夫心自所見損之而不自生有形孟注虛無寂寞隨物推移新唐書司馬承禎嘗宗問其術對曰一吾爲老子混成有物先天地而存並南子混一五不器大不極无微不究糸注大道三應礼十一微妙不測一疏無名之樸芏芏大道三應變不窮大道一二十必也無至大方无隅而神无方中一來無所從去無所視似萬物之宗淵芳一老子湛芳似或存萬物由之而不自伐無形而生有形孟注虛無寂寞隨物推移新唐書司馬承禎嘗宗問其術對曰一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夫心自所見損之而不自生有形孟注虛無寂寞隨物推移新唐書司馬承禎嘗宗問其術對曰一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夫心自所見損之

自冥運逆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无主所以然而況之神是以言變化則耕千不可傳於人注化之道知神之所爲者其神德行注由神以成其用並易係輝光於外日月星辰之神礼運注

家道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人易家家有嚴君人母之謂也爲父夫子之家事理隨武子萬石君漢石奮子孫爲小吏來謁必朝服見之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子孫相責因長老謝改之乃許子孫在側雖宴必冠申申如也注便坐非正寢也閨門自守魏司馬朗父防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則不敢進不命坐不敢坐不指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整肅晉何曾至孝閨門自少及長無樂嬰幸之好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如此既畢便出一歲如此又更其號字叔孝不過再三曾字叔孝又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或以互文佚泰初陳長文之倫人憚其方嚴莫敢造率子抱孫王羲之率諸子抱弱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日前教養子孫敬厚退讓依陸賈班固楊王孫之類世也家人嗃嗃剛嚴者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免冠自責見注上○餘見家門○一門孝友新唐書崔邠等傳崔氏四世總麻同爨父宣宗歎曰鄴可爲士族法因号德星堂云○學識禮法新唐書穆寧居家嚴事姊恭甚訓厥子孫敏而好學博通經義寧之日君子事親訓子姪嚴正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謙寶之次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者以遊黃道近西黃道之東謂行青道日躔不從青道之上故太春終始相巡注巡讀如沿謂更相從道月令疏太春東方四表中間爲天闕黃道之內與赤道外所經也七曜一乎一則天下和平東交於角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黃道內半在赤道外七曜所行天庭也東方角二星爲天門其間天門也其內昴畢間爲天街黃道之所經也南方來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也斗建之間三光道也並晉天文明

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尔治国若何對曰帝堂味曰廣成之言也○老子五千文新唐書吳筠玄宗常問道對曰深於道者无如

天道 所門天
神道 神道設教易觀卦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而天下服矣注神則无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百姓自服也无形上微妙无方道體者不見聖人使百姓自服也

君道 附君門
臣道 附臣門

知目不可見並不須威刑恐逼在下不假言語教戒不下而自然觀化服從故曰天下服矣並疏不言而行天既之神道唯身自行若垂化於天下不爲而成聖人法則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法則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不爲而成聖人法則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不係形器神无方注方者皆係於形器神則陰陽不測陰陽不測之謂神注神也者變化之極妙万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變化之德万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然於然不而自造矣數

王在上則日月皆乘黃道保章疏天關角中聞名關日月五星皆從行此爲黃道入陽道爲旱入陰道爲水五星所遊日卯七星十一度日月一度去極一十五度於赤道北廿二度出後志

清道　王者清道而行戴禹傳臣聞動設先置止則交戟後清宮而後御注舊典

清道　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羣非常後行猶時有銜橛之變注衛馬勒也橛謂車之鈎心也言馬勒或斷鈎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司馬相如傳吉行五十里詔曰驚旗在前屬車在後師行三十里注蹕旗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賈捐之傳野廬掃路旬師清畿野廬氏掌道路淄安仁藉田賦犯屬車之塵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敢之地清注塵謂行而起塵也相如傳風伯清塵雨師洗道東都賦奉塗蒼靈注謂前驅以清道執殳戒道注殳戒道謂清淨其路殳兵器也並曲木亭環轂騎而清路飛輶軒以戒道主驚驛弓驛也言戒道清

馳道　絶馳道成帝爲太子謁急召太子太子出龍樓門不敢上挽後乃著令令也發民黃霸字次翁自潁川太守徵守京兆尹坐馳道不先聞沒入車馬翟方進遷丞相司直從士廿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鈞止丞相據沒入其車擢孚幸相下御史中丞至司隸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捕縛詣寺曹植子建雀棄車馬行馳道令坐開司馬門出太祖怒公車令坐

馳道　見射獵門

侯道　見侯門

稻　六物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大酋監之注大酋監酒之官也月令四簋注稻粱詩權輿不遺今吳稻解蟲食種子國語芊芊稻栽肅安仁選播漠漠蜀都賦牛宜耘凡會膳食之宜注徐緬也周禮醫師六盜見穀門豐年詩豐年秋冬報也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注秭多黍多稌多徐稻也多黍多稌多徐稻也見麥門江水肥仁而宜稻文選九孰抱朴子曰南海有九穀之稻弄熟交趾有一歲再熟之稻薦名聞日月皆乘黃道保章疏天關角中聞名關日月五星皆從行此爲黃道入陽道爲旱入陰道爲水五星所遊日卯七星十一度日月一度去極一十五度於赤道北廿二度出後志規牛初黃道一度日月五星皆從行此爲黃道入陽道爲旱入陰道爲水五星所遊日卯七星十一度日月一度去極一十五度於赤道北廿二度出後志

老　舊德爲元龜後漢讓傳華髮舊德爲元龜注謂年高有德者也並見下門耄期倦于勤注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禮曲禮二十曰艾注艾養也五福一曰壽考終命書黃髮君子式曲禮古之道也六十曰耆五十曰艾前紀耆艾氣衰血少之在得論飽煖思淫欲人之情也耆艾之士選高年先耆艾養者並見下門耄期倦于勤注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禮曲禮二十曰艾注艾養也五福一曰壽考終命書黃髮君子式曲禮古之道也六十曰耆五十曰艾前紀耆艾氣衰血少之在得論飽煖思淫欲人之情也耆艾之士選高年先耆艾養者元老稱也並見下門耄期倦于勤注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禮曲禮二十曰艾注艾養也五福一曰壽考終命書黃髮君子式曲禮古之道也六十曰耆五十曰艾前紀耆艾氣衰血少之在得論飽煖思淫欲人之情也耆艾之士選高年先耆艾養者

稻梁門

南海有九穀之稻弄熟交趾有一歲再熟之稻薦名聞日月皆乘黃道保章疏天關角中聞名關日月五星皆從行此爲黃道入陽道爲旱入陰道爲水五星所遊日卯七星十一度日月一度去極一十五度於赤道北廿二度出後志規牛初黃道一度日月五星皆從行此爲黃道入陽道爲旱入陰道爲水五星所遊日卯七星十一度日月一度去極一十五度於赤道北廿二度出後志

十月獲稻詩嘗稻季秋天子嘗稻先薦寢廟生人歌曰引漳水灌鄴旁古斥鹵生稻梁稻語藉稻左傳鄢人籍談郤人注郤人籍談郤人注君藉盡穫稻而行也食夫稻梁門認苗鍾郤收事○餘見上注

倪齒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易離　旄荒　旄亂也荒忽也　日暮塗遠　主父偃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也　鍾鳴漏盡　翼奉曰漏盡位司馬宣王以豫壯未聽豫報書曰年過七十而吾位猶卑夜行不止罪人也拜大中大夫　鄉祿而終　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老人星　月令仲秋於南郊　松柏之姿經霜彌茂　顧悅與晉簡文帝同年而髮早白帝問之對曰蒲柳之質望秋先落　尚齒　膂力既愆　書　減年從之　劉平爲全椒令百姓感化　苦　劉弘爲荊州嘗夜起聞城上者歎甚之兵年過六十矐疾无祿乃諭主者悉給壽衣復帽　雞皮　鮐背　釋名六旬如之　凍梨　老人又曰梨皮有斑　濁鏡　陸機百年歌曰殘日如　餘見　五十歲至二百歲及養老等門　○九老圖　新唐書白居易與盧貞張渾狄兼謨劉真盧貞張兼謨貞燕集皆高年人慕之繪爲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與裴度云　○元老甿舊　新唐書勅所　有司徒奏請老以下皆聽一日宴會　養老　三老附　養老見孝悌之道　地官鄉大夫三時務農時閑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也　終之以仁　養老幼于東序也　有虞深衣　而養老冠燕衣而養老衣周玄衣　致孝　成教　六十者三五七十者四五八十者五五九十者六五　所以成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　○賜粟　新唐書正觀二年賜老人正月以來產子者一斛六年賜民八十以上粟帛正觀十二年十月獵始平賜高年粟帛　○安車駟馬　授几有綏御注兄弟之子也君子之於讓孝者非家至而日視之也合諸鄉射敬之鄉飲酒之禮而考論之行立矣禮記　四筵設席　老者既爲設重席設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之筵史　春秋入學　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貴讓　異粻宿肉　十　六　貳膳常珍　七十八十　授以玉杖餔之糜粥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一之八十者一之　賜玉杖　八十九十者礼有加一等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也杖末玉飾蓋上刻鳥爲鳩　○示人禮化　後漢蔡邕上封事清朝祭祀追往孝敬養於辟雍　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　教將行於邦國　弟先達於卒序　率逢尚齒之朝

頃之吐谷渾寇邊太宗曰靖能爲師乎靖見元齡曰吾銓老尚堪一行帝喜　○祿食　新唐書張方福年九年始終

宜守燕毛之禮　時若播弃　老將喻依　仲秋養衰老　授几杖行粥糜歛食　乞言　善也　商王播弃黎老　言紂敬禮老者不如書　無遺老耆　公子鮑　引年　禮曰凡三王養老皆　無不饋詒　宋劒年七十者一公子鮑　尚齒　順少長也禮　以年也　不徒食　君子耆老不徒行燕人耆老　徒空也　用虞之典既衰　禮於上庠　從周之文乃乞言於東序　凡養老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養終之以仁　禮　秩膳　秩常膳也　獻鳩　周禮羅氏仲春羅鳥以養國老凡有秩酒以書契授之　秩膳　膳也　獻鳩　伊耆氏共王之共杖齒尚敬齒其秩也　大合樂　大祭　必遂養老　秋釋奠也　六十非帛不暖　禮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布帛酒肉之賜　漢文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縣令何以佐天下孫子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粟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其賜物稟粟長吏閱視丞若尉及注云致遠也不滿尺千醬夫令吏致二千石遣卑脩行不稱者督之云云　三王四代或有遺年　禮　燕毛　所以序齒毛　秋食耆老　春享孤子而班序顛毛以爲

紀統　類統也國語　靈壽杖　漢賜　○三老兼愛　皇家者處養三老五更長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天下順也君子之於讓孝者非家至而日視之也　○賜粟　新唐書正觀二年賜老人正月以來產子者一斛六年賜民八十以上粟帛正觀十二年十月獵始平賜高年粟帛　○安車駟馬　新唐書太宗賜李靖　○賜几杖　新唐書張方福元二　行帝喜　○餘見　新唐書李靖足疾乞骸骨加賜　三老五更　漢藝文志　父事三老　漢禮樂志頌宗祀光武于明堂養老更於辟雍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長以　行享禮　建初二年冬以伏恭爲三老　三老凍餒　不養老傳　乞言　晉書　天子幸大學命王祥爲三老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以弟子禮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　尊養　三老　示孝也　○餘見三老五更門　○以教孝弟　新唐書李昭德疏養老　成教　六十者三五七十者四五八十者五五九十者六五　所以成養老也　致孝　司徒奏請老以下皆聽一日宴會　養老　三老附　養老見孝悌之道　地官鄉大夫三時務農時閑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也　終之以仁　養老幼于東序也　有虞深衣　而養老冠燕衣而養老衣周玄衣　致孝　成教　六十者三五七十者四五八十者五五九十者六五　所以成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　○賜粟　新唐書正觀二年賜老人正月以來產子者一斛六年賜民八十以上粟帛正觀十二年十月獵始平賜高年粟帛　○安車駟馬　授几有綏御注兄弟之子也君子之於讓孝者非家至而日視之也合諸鄉射敬之鄉飲酒之禮而考論之行立矣禮記　四筵設席　老者既爲設重席設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之筵史　春秋入學　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貴讓　異粻宿肉　十　六　貳膳常珍　七十八十　授以玉杖餔之糜粥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一之八十者一之　賜玉杖　八十九十者礼有加一等長尺端以鳩鳥爲飾鳩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也杖末玉飾蓋上刻鳥爲鳩　○示人禮化　後漢蔡邕上封事清朝祭祀追往孝敬養於辟雍　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　教將行於邦國　弟先達於卒序　率逢尚齒之朝

宜守燕毛之禮　時若播弃　老將喻依　仲秋養衰老　授几杖行粥糜歛食　乞言　善也　商王播弃黎老　言紂敬禮老者不如書　無遺老耆　公子鮑　引年　禮曰凡三王養老皆　無不饋詒　宋劒年七十者一公子鮑　尚齒　順少長也禮　以年也　不徒食　君子耆老不徒行燕人耆老　徒空也　用虞之典既衰　禮於上庠　從周之文乃乞言於東序　凡養老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養終之以仁　禮　秩膳　秩常膳也　獻鳩　周禮羅氏仲春羅鳥以養國老凡有秩酒以書契授之　秩膳　膳也　獻鳩　伊耆氏共王之共杖齒尚敬齒其秩也　大合樂　大祭　必遂養老　秋釋奠也　六十非帛不暖　禮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布帛酒肉之賜　漢文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縣令何以佐天下孫子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粟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其賜物稟粟長吏閱視丞若尉及注云致遠也不滿尺千醬夫令吏致二千石遣卑脩行不稱者督之云云　三王四代或有遺年　禮　燕毛　所以序齒毛　秋食耆老　春享孤子而班序顛毛以爲

帝八十不俟朝而弟矣謂稽待物也達於道路見老者則車徒避班白者不提挈矣達於州巷達於蒐狩鄉也達於軍旅軍旅什伍同齒則尚老而民興孝老尊老也上長長而民興弟老也敬少長有禮則民興於齒所道路州巷軍旅云云況當尚齒之朝難許遺年之議○厚風俗宗謂厚風俗莫如尊老

恤老 不提挈班白者不加刑八十九十曰耄雖有加惠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君子不禽二毛愛其二毛終縣人事見上注五十不從力政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以伯舅耆老之年宜申在有之典年既迫於桑榆禮宜加賜一級先下拜

敬老 鄉老以禮賓賢能鄉門賓賓客也使老有所終大道之行也教將達於邦家鄉閭甚見上況遇引年之朝宜從加惠之典矧過及耆老之年宜申在有之典年既迫於桑榆禮宜加賜一級先下拜○賜常春藤漢書音義曰藤已數百歲召至東都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黑則長生可致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者臣因記帝遣使者至太湖

**鄉

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九寸六寸有宇曲之減可覆軹不及幹其一注三分之持長挩短一爲宇曲也六尺之弓近部二尺分也瓜瓣一寸十五分寸之一並考工記

長者爲宇曲並上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注蚤揣爲瓜瓣以弓鑿之廣爲股圍則寸六

短者近部而平參分弓長而捝

行潦

行潦可薦於鬼神見蘋藻門

洞酌雅有行葦一昭忠信也注一篇

義取雒行潦可以奉祀也隱三年

蘋藻行潦之一賓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注薦宗廟取一之菜於阿澤之中使

服蘭之女爲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左十八

挹注洞酌之德酸食有道也洞酌彼行潦一彼一茲

可以餚饎注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餘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

餚饎水之薄酌大器之中並上

濯罍可以一詩

濯濯注溉行潦可以溉祭器也並詩

溉洞酌彼行潦一注溉既清也並詩

流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曰流潦也詩疏

送葬不辟塗潦送喪不由徑一禮曲禮

水潦見水門

辯說

有口才宰予字子我魯人一以言語著名家語

言語著名上利口辯辭宰子一史記

吾聞鬼神之名宰予曰一不知所記禮祭義書寢

宰予一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汚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氏以松對人以栢周人以栗語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

堯舜賢於堯舜宰予晝寢則放子欲改之矣家語

言辭取人

左

賛幣自左詔辞自右注自由也謂爲君受幣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

琴瑟尚左一其執之皆一手注左手上陽也祭之法欲右背上陽也並

上陽七

周尚左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注一

吉事尚左注左陽也陽知則發生故

凶事尚右注右陰也陰知則殺生故

主動動則左史書之靜左陽一故

玉藻

乘車不式敬一君之左必式一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並曲禮

君子平居則貴左者記動也

軍尚左注行師之法欲右背高崇左次之舒卉

主生注左陽也陽主生將軍有庶勝之義

君子有庶勝之義一左陽也

君也物

龍火 龍火尊神明春官司服注見服九章登一於山登火於宗彝一其一也**登山**登弊上昭其文火龍麟獸以文章明貴賤一一也注**舉衣之所盡**龍先於火今火光於龍後聖有作然後斯火之利一一唐輿服志**火**火災救火**火尊而不親**表記水親而不尊一一注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与恩所尚異色火以圖水以龍注為圖形似也**范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合土以炮以燔以為甘苦以飲食以烹以炙以為醯醬以為醴酪一一考工記**在宋在衣**畫繪之士雜五**原**若火之一于一不可撲滅盤庚**火**為敘弗其絕絡詰**南方**還其猶可撲滅盤庚**炎**夫火一一陽光輝為明者也聖人闇明而治取其象也風俗通**救時疾**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一一注行用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也**鑽燧改火**論語**火人始燔炙**遂人初作遂一一故書古史考古者茹毛飲血**其言委隨**元命包曰火之為言一一委隨人散二者為火**嘆柔桑火也爨盆中火也**標火飛也顯炎

火光也說文**火從井出有賢士從人起**火明賢者象賢者屈潭已云**火在天上大有**離象依井出春秋繁露若火由王者說不明也**外照**德方生論公孫景之能內鑒无惑聞之力**內陰**張隱博曰聖人火陰居內故鑒之可明**讀書**趙敬侯讀書其光也不外離乎**更火**馬牛云周月令有一一**配五行**而修孔疏**備六府**而修**燒券**馬援一一市義於薛人**焚山**晉侯一一見於介子推**一炬火**論衡曰夫然一一燎原一一求**焚裘**晉帝一一冰火一一門一冰在**愛火**韓詩易非一一**天曰災俱焚**火炎崑崗玉石一一**不戢**將自焚**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夷陵**白起攻楚一一**禍之釁**

大一並莊子无迷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並文中子**竹木有火不鑽不熏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一指之所能息也**又至火之熾孟諸而炎雲臺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待薪火爝**

人反先之熱注以火投人先自熱懶也並淮南子**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詩**兵**猶火也**曾子居衛三月不舉火**莊子**赫之烈烈火流金**不能焚景並選連珠**竄火於灰不覩洪**在明其火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並淮南子**災燀**國語火无**井中**操鈞上山**燿蟬**昔務**丹丘**拾遺云**彼**火氣**陽精炎德生木尅金**

回祿火神**陽精上騰**炎氣**餘燼內火出火**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注云順火星藏見而出納火也**火令**時則**不戢**將自焚**厩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夷陵**白起攻楚一一**禍之釁**

燔柴祭天**蜀井**蜀都賦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焰飛煬**楚炎**傳曰一昭王使執燧一以奔吳師以火繫炎尾**燒秦宮室**史項羽一一三月火不滅**燒棧**張良勸漢王**焚舟**秦孟明**爝火不息**莊子堯讓許由曰日月出矣而一一**焚裘**晉帝一一冰火一一求**焚山**晉侯一一見於介子推**一炬火**論衡曰夫然一一燎原一一**愛火**韓詩易非一一**吐火**葛仙公別傳曰公與客談話時天寒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炉火請作一火火以共暖焉仙公因吐氣炊赫然從口而出須臾火盛滿室坐客皆熱脫衣矣**災人火曰火**

必始於火 商人闕其禍敗必始於火是以知天道將有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本出而作火火出而象之 鳥鳴于亳社 詔曰語請 書焚室而覽其征與之財 鄭子產 宋伯姬介子推哭 禮有焚先人之廟者則一三日拜 既焚孔子一拜 人之爲火來者 劬飛出 晉武庫火 累代寶壺焚見 漸蛾一晨 池魚 災及池魚一晨 忠臣咎及於火 春秋繁露曰若人君感於義邪內離骨肉外陳則火旱必有火 延及北閣 新平三家失火一 范曄後漢書章帝時宋衛陳鄭 災及於火 於義邪內離骨肉外陳一 華者以一火祥 焚彝器子孫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左 庫以望之左 火焚彝器子孫 爲嚮田王者蔑弃五則 則常也 失牲爲災 見上 天火 蜀麋竺子 鍾刑書 鄭一士丈 鑄刑書 鄭一士丈 宋廟焚吳宮鳥鳴 或曰宋大廟 曰譙譙出出 川 宋廟焚吳宮鳥鳴 或曰宋大廟曰譙譙出出 宋伯姬介子推哭 禮有焚先人之廟者則一三日拜 既焚孔子一拜 人之爲火來者 劬飛出 晉武庫火 累代寶壺焚見 漸蛾一晨 池魚 災及池魚一晨 忠臣咎及於火 春秋繁露曰若人君感於義邪內離骨肉外陳則火旱必有火 延及北閣 新平三家失火一 范曄後漢書章帝時宋衛陳鄭 災及於火 於義邪內離骨肉外陳一 華者以一火祥 焚彝器子孫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左 庫以望之左 火焚彝器子孫 爲嚮田王者蔑弃五則 則常也 失牲爲災 見上 天火 蜀麋竺子

仲自洛歸去家數十里路旁有好新婦求載行二十餘里告曰我天使也使燒東海糜竺家竺因懃請之婦曰不得不燒但君驅去我緩行日中火必發竺乃急歸出期物日中果火大發 官署失火近廟 晉尚書前顗曰近太史署失火 燒三閭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牆之內又即已滅頗爲詔言尋干亮至所問主者以詔聞顗責尚書不救行禁止此節皆爲過當 償財 梁鴻家貧牧豕誤燒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一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一願以身備力償之 失火 仲自洛歸去家數十里路旁有好新婦求載行二十餘里告曰我天使也使燒東海糜竺家竺因懃請之婦曰不得不燒但君驅去我緩行日中火必發竺乃急歸出期物日中果火大發 官署失火近廟 晉尚書前顗曰近太史署失火 燒三閭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牆之內又即已滅頗爲詔言尋干亮至所問主者以詔聞顗責尚書不救行禁止此節皆爲過當 償財 梁鴻家貧牧豕誤燒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一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一願以身備力償之 失火

有刑 司燧掌行火之政令凡國一野焚一則一罰焉注野焚燒萊也 撲滅 撲滅一 注野焚燒萊也 行火所煞 撲滅一 注野焚燒萊也 抱薪 救火文子 焚 薪一表之一 注表火道葉草也 曲突徙薪 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賞 時人有上書論徐福光言蹇氏也 先言 說苑曰失火之家鄰家見竈突直而積薪在傍謂曰此且有火災即更爲曲突而遠一其一 越東家 崔鴻前趙錄劉殷曾祖母救在窯西 降雨 江陵令劉昆向火叩頭能一一滂火微拜議郎 三雩 郭憲救火 雩 酒 一者也 降雨 江陵令劉昆向火叩頭能一一滂火微拜議郎 三雩 郭憲救火 雩 酒 焚 宋樂喜使祝宗用馬於四墉 墉城也積陰之氣故祝之祀盤庚 西門之外 天災有眚无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玄冥回祿 鄭子產禳火於一一玄冥水神也回祿火神也 祈于四鄘 子產三日哭國不市大爲社 技禳於四方振除大災礼 祭 宋樂喜使祝宗用馬於四墉 墉城也積陰之氣故祝之祀盤庚 西門之外 天災有眚无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玄冥回祿 鄭子產禳火於一一玄冥水神也回祿火神也 祈于四鄘 子產三日哭國不市大爲社 技禳於四方振除大災礼 祭 爝火 明火取於日 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共明燭注明燭以照經陳 荷畝 沈約宋書曰敗星之爲圓泉下又五行 夫遂 荷畝 沈約宋書曰敗星之爲圓泉下又五行 明火 明火取於日 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共明燭注明燭以照經陳 荷畝 沈約宋書曰敗星之爲圓泉下又五行 夫遂 荷畝 沈約宋書曰敗星之爲圓泉下又五行 明燭照饌 並見上 陽燧 並見下門 照末明 司烜 明燭照饌 並見上 陽燧 並見下門 照末明 司烜

祭 宋樂喜使祝宗用馬於四墉 墉城也積陰之氣故祝之祀盤庚 西門之外 天災有眚无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玄冥回祿 鄭子產禳火於一一玄冥水神也回祿火神也 祈于四鄘 子產三日哭國不市大爲社 技禳於四方振除大災礼 祭 爝火 明火取於日 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共明燭注明燭以照經陳 荷畝 沈約宋書曰敗星之爲圓泉下又五行 夫遂 荷畝 沈約宋書曰敗星之爲圓泉下又五行 明火 明火取於日 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共明燭注明燭以照經陳 荷畝 沈約宋書曰敗星之爲圓泉下又五行 夫遂 荷畝 沈約宋書曰敗星之爲圓泉下又五行 明燭照饌 並見上 陽燧 並見下門 照末明 司烜 明燭照饌 並見上 陽燧 並見下門 照末明 司烜

疏祭日之且饌陳於堂陳未明須燭照之

明水火 水火陰陽之潔氣 司烜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盛明燭共明水注取日之火月之水故得陰陽之潔氣也 取於日月 上 司寇奉祭祀 司寇大祭祀奉其明水火 大祝執而號祝 大祝凡大禮執其號祝注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爨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也號號祝就明水火明主人主潔之德春官 司烜所共給爨

享圭潔之德 並鹽 燧唐戰官志太官令月祭之日取 仁甚於水火 子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飲食所由 上 性不相入 水火相逮主性殊不相入而氣相逮及也 水火 下 上 求无弗與 民非水火一民望布畏之則多死焉昭二十年 尊親 火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十三 烈燔 火一民望布畏之故鄭死焉水一 相資 水火不相入而一一陰陽之氣 見前 六府 三事允治書 異尚 見火門 相濟 新唐書王義方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其才火一一鹽梅相成而得獨是獨非也

火 出火內火 郊見通權火 漢郊祀志三年郊泰以十月為歲首紀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注權火謂之權火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烽火如享曰權舉也師古曰祭火也漢若井欽皋也其濟去類稱故謂

通衆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坐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時薦享宜知早晏故以火爲節度也**蓬火**狀若**潔皐**鷹雲類稱光明遠照通於祀所宜知早晏爲之**節度**五十里一**逢**並上光輝屬天據火衆而向若然也漢志**左昂**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以敏上也沈掃反道星附五星門**右伍**曲禮注鄉爲田燭爲照路恐王卿郊之早也礼

鶉火日月會鶉火月令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注季夏者於柳星張鶉火星也僖公疏**烏旗**象鶉火翰人之躰也左信五年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心爲大火農九年云**未之氣**林鍾也大暑中張三度大暑終於張十七度晉律歷志**古成周虢鄭**之分見鶉尾門**自柳至張**鶉火星者謂公疏**味爲鶉火**名午爲鶉火張主火又是鳥躰**雲漢上源之東**全安南諸川宜屬鶉火唐天文志之**合火管鄔東密滑焦唐申鄧皆鶉火分也祝融氏之都**新舊皆

坐坐尸於堂郊特牲詔祝於室注謂朝事時**坐如尸**注視線正**坐毋箕**注易常處論五**論道**坐而王公考工記謂之**倨見**長者**專席**而坐四面之坐以象四時**四坐**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詘乍盡後謙也盡前爲汁席敷守也**執客踐**席乃坐注講問而坐**必安顏盡後**並上同等**不起**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濁至起上客起並礼**居必遷坐**注易常處論五六十者坐五十者侍**宋公宴魯叔孫昭子使昭子右坐**使居己之右必近不依賓主之位**漢丞相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侯東向自南向**自以漢相尊抗不以私謁公**又平恩侯許伯入第蓋寬饒從西階上東面坐**自尊抗无所屈**危坐**後漢宋弘字仲子餘杭於野時與侍

果蓏天子樹瓜華郊特牲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国不斂藏之種也注詔從姊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趨利也**果蓏**外曰野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殖於疆場**還廬做桑菜菹有畦瓜瓠注張晏曰至此十餘條於野時與侍易主故曰易師吉曰詩小

重校正書林事類韻會卷第六十

無核張曼曰一曰絲果一曰絲稚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邵謂此也食貨志木實草實應劭曰一曰絲果一曰絲有核果一曰絲木地上曰樸一曰蔬並食貨志注云